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一　不

失譯人名今附秦録

初誦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弥絺羅國菴婆羅園尒時尊者善生初始出家剃除鬚髮来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佛告諸比丘此族姓子善生有二種端嚴一容貌瓌偉天姿挺特二能剃除鬚髮身服法衣深信家法會歸無常出家學道盡諸煩惱具足無漏心得解脫慧得解脫身證無為生死永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佛說是已即說偈言

比丘常寂定　除欲離生死　住寂後邊身
能破於魔軍　修心斷諸結　端正無等倫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與無央數大衆圍遶說法當于尒時有一比丘容色憔悴無有威德来詣佛所頂礼佛足叉手合掌向諸比丘在一面坐時諸比丘皆作是念今此比丘何故如是顏容毀悴

無有威德世尊尒時知諸比丘心之所念即告之言汝諸比丘見彼比丘礼我已不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唯然已見佛復告言汝等今者勿於彼所生下劣想何以故彼比丘者所作已辦獲阿羅漢捨於重擔盡諸有結得正解脫而令汝等不應於彼生輕賤想汝等若當知見如我然後乃可籌量於彼若妄稱量則為自損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孔雀雖以色嚴身　不如鴻鵠能高飛
外形雖有美儀容　未若斷漏功德尊
今此比丘猶良馬　能善調伏其心行
斷欲滅結離生死　受後邊身壞魔軍

佛說是已諸比丘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陁竹林尒時提婆達多獲得四禪而作是念此摩竭提國誰為最勝覆自思惟今日太子阿闍世者當紹王位我今若得調伏彼者則能控御一國人民時提婆達多作是念已即往詣阿闍世所化作象寶從門而入非門而出又化作馬寶亦復如是又復

化作沙門從門而入飛虛而出又化作小兒衆寶瓔珞莊嚴其身在阿闍世膝上時阿闍世抱取嗚唼唾其口中提婆達多貪利養故即嚥其唾提婆達多變小兒形還伏本身時阿闍世見是事已即生邪見謂提婆達多神通變化踰於世尊時阿闍世於提婆達多所深生敬信日送五百車食而以與之提婆達多與其徒衆五百人俱共受其供時有衆多比丘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飲食已訖往詣佛所白佛言世尊向以時到入城乞食見提婆達多招集遠近大獲供養佛告諸比丘汝等不應於提婆達所生願羡心所以者何此提婆達必為利養之所傷害辟如芭蕉生實則死蘆竹葦獹騾懷妊等亦復如是提婆達多得於利養如彼無異提婆達多愚癡無智不識義理長夜受苦是故汝等若見於彼提婆達多為於利養之所危害宜應捨棄貪求之事審諦觀察當作是解莫貪利養即說偈言

芭蕉生實死　蘆竹葦亦然　貪利者如是

必能自傷損　而此利養者　當爲衰損滅
猥惡爲利養　能害於淨善　辟如多羅樹
斬則更不生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衆多比丘食時已到著
衣持鉢入城乞食時諸比丘聞釋子
爲首比丘在於城內遇病命終食訖
迴還往至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
白佛言世尊我等比丘晨朝著衣持
鉢入城乞食聞爲首比丘其命已終
唯願世尊爲我解說爲首比丘爲生
何處受何果報佛告諸比丘夫能增
長三非法者身壞命終必墮地獄去
何名爲三種非法所謂增長慳貪愚
癡瞋恚今此比丘犯三非法比丘當
知墮於地獄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生不善心　成就貪瞋癡　此身自作惡
還復害於已　如芭蕉生實　自害於其身
若無貪瞋癡　是名爲智慧　不害於已身
是名勝丈夫　是以應除斷　貪瞋癡大患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長老難陁著鮮淨衣執持好鉢意氣憍慠陵蔑餘人自貢高言我是佛弟姨母之子尒時衆多比丘往至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難陁比丘著鮮潔衣手持淨鉢稱是佛弟云是姨子內自憍慠陵蔑餘人佛聞語已遣一比丘往名難陁時一比丘受佛勑已往至其所語難陁言世尊喚汝難陁聞已即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立佛告難陁汝實著鮮潔衣手持好鉢稱是佛弟姨母之子憍慢於人有是事不難陁荅言實尒世尊佛告難陁汝今不應作如是事汝今應當樂阿練若處𥨊閑樹下納衣乞食若是我弟姨母所生應當修行如是等事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我當云何見　難陁樂苦行　如彼阿練若
𥨊閑坐乞食　山林閑靜處　捨欲而入定

佛說是偈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尊者難陁往至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尒時世尊告諸比

丘善說法中難陀比丘最為第一容
儀端正豪姓之子難陀比丘最為第
一能捨盛欲難陀比丘最為第一扠
攝諸根飲食知量於初後夜精勤修
道修念覺意常現在前難陀比丘最
為第一云何名難陀比丘能攝諸根
不著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難陀能攝
諸根云何名難陀比丘飲食知量食
以止飢不為色力為修梵行裁自取
足如似脂車又如治瘡不為色力肥
鮮端正是名難陀飲食知量云何名
難陀比丘於初後夜精勤修道晝則
經行夜則坐禪除陰蓋心於其初夜
洗足已訖正身端坐繫念在前入于
禪定訖於初夜又於中夜右脇著地
足足相累繫心在明修念覺意於後
夜初正身端坐繫念在前而此難陀
於初後夜專心行道等無有異族姓
子難陀得最上念覺難陀比丘撿心
不散正觀東方南西北方亦復如是
撿心觀察不令錯乱苦受樂受不苦
不樂受悉知緣起知此諸受起滅久
近亦知諸想起滅因緣亦知諸覺當

住起滅因緣令諸比丘當作是學守攝諸根飲食知量初中後夜精勤修習修㝡上念覺當如難陀佛告諸比丘我令教汝學難陀比丘所修之行設有比丘所修之行猶如難陀我今亦當教汝等學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能善攝諸根者　亦能繫念節飲食
是則名為有智人　善知心起之體相
難陀如是我所歎　汝等應當如是學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有比丘名曰室師是佛姑子恃佛故恒懷憍慢不敬長老有德比丘無有慚愧每常多言若諸比丘少有所說便生瞋恚時諸比丘見其如是往詣佛所合掌礼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室師比丘常生憍慢自說我是佛姑之子輕慢諸餘長老比丘恒多言說若諸比丘少有所說便生瞋忿佛告諸比丘汝等令者可往喚彼室師比丘諸比丘等受佛教已往喚室師室師受勑即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立如来尒時告室師

言汝見諸長宿比丘無恭敬心無慚無愧自多言説若諸比丘少有所説便生瞋忿為實尒不窒師白言實尒世尊佛告窒師汝今若是我姑之子應於宿德長老諸比丘深生恭敬有慚有愧應自少語聞他所説宜應忍受尒時世尊即説偈言

恒應修善莫生瞋　若生瞋恚名不善
窒師汝今於我所　宜應斷瞋及憍慢
習行諸善修梵行　若如是者我慶悦

佛説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説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跋舍佉沙門般闍羅子於講堂上集諸比丘而為説法言辭圓滿所説無滯能令大衆聞者悦豫聽之無猒即得悟解時諸比丘聞其所説踊躍歡喜至心聽受供養恭敬撿心專意聽其説法不為利養及與名稱應義才辯無有窮盡能令聞者憶持不忘時會大衆皆如是聽有諸比丘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跋舍佉比丘般闍羅子在講堂上為衆説法不為利養名稱

讚嘆應義辯才無有窮盡能令聞者憶持不忘佛告諸比丘汝可往喚彼眦舍佉般闍羅子時諸比丘受教往喚眦舍佉既受勅已來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立佛問眦舍佉言汝實集諸比丘為其說法乃至令諸比丘至心聽受有是事不荅言實尒佛讚之言善哉善哉眦舍佉汝集諸比丘在講堂上為其說法又復不為利養名稱言辭圓滿聞者歡喜至心信受汝自今已後常應如是說法饒益汝諸比丘若多若少應行二事一者應說法要二者若無所說應當默然不得論說諸餘俗事汝等今者莫輕默然而默然者有大利益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諸大衆中　愚智共聚集　若未有所說
人則不別知　若有所顯說　然後乃別知
是故汝今者　常應說法要　熾然於法炬
豎立仙聖幢　諸阿羅漢等　咸妙法為幢
諸仙勝人等　以善語為幢

佛說是已諸比丘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當于尒時有衆多比丘集講堂中各作衣服時有一年少比丘出家未久新受具戒在僧中坐不作僧衣時諸比丘作衣已訖往至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比丘在講堂中裁作衣服此年少比丘在僧中坐不為衆僧造作衣服佛告年少比丘言汝實不佐衆僧而作衣耶比丘白佛言世尊我隨力所能亦為僧作尒時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告諸比丘汝等勿嫌年少比丘無所作也彼比丘者所作已辦得阿羅漢諸漏已盡捨於重擔獲於正智心得解脫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我涅槃法　終不為彼　懈怠無智
之所獲得　猶如良馬　上大丈夫
斷除愛結　盡諸煩惱　除袪四取
獲于寂滅　能壞魔軍　住最後身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比丘名曰長老獨止一房讚嘆獨住時諸比丘往詣佛所

頂札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此長老比丘讚嘆獨住獨行獨坐佛告比丘汝可喚彼長老比丘時一比丘往至其所語長老言世尊喚汝長老比丘受教勅已来詣佛所頂札佛足在一面立佛告長老汝實獨住讚嘆獨坐行法耶長老白佛言實尒世尊佛復告言汝今云何樂於獨住讚嘆獨住長老白佛言世尊我實獨入聚落獨出獨坐佛復告言更有獨住勝汝獨住何等是耶欲奉乾竭来欲不起現欲不生是名婆羅門無我我所斷於疑結遠離諸入滅於煩惱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一切世間　我悉知之　捨棄一切
盡諸愛結　如此勝法　名為獨住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長老僧鉗從驕薩羅國遊行至舍衛國到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本二知僧鉗来至舍衛國著衣服瓔珞種種莊嚴擕將其子至僧鉗房時尊者僧鉗露地經行到尊者所而

語之言我子稚小不能自活故来相
見尊者雖與相見不共其語第二第
三亦作是說尊者僧鉗雖復相對了
不顧視亦不與語夲二即言我来見
尒不共我語此是尒子尒自養活者經
行道頭棄之而去遠住遥看尒時尊
者亦復不共子語本二復自思念令
此沙門善得解脫能斷愛結彼仙所
斷盡以獲得不滿所願還来取兒負
還向家尒時世尊以淨天耳過於人
耳具聞僧鉗夲二所說尒時世尊即
說偈言

見来亦不喜　見去亦不憂　捨除愛欲者
家上婆羅門　来時既不喜　去時亦不憂
離垢清淨行　名智婆羅門

說是偈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善生及惡色　提婆并爲首　二難隨室師
般闍羅少年　長老并僧鉗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仙人山
中時尊者阿難處於閑靜嘿自思惟
世尊昔来說三種香所謂根莖華香
一切諸香不出此三然三種香順風
則聞逆風不聞尊者阿難思惟是已

即從坐起往至佛所礼佛足畢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我於向者獨處閑靜思惟世尊所說根莖華等三種之香衆香中上然其香氣順風則聞逆則不聞世尊頗復有香逆風順風皆能聞不佛告阿難如是如是世有好香順逆皆聞何者是耶若聚落城邑若男若女修治不煞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若諸天及得天眼者盡皆稱歎彼城邑聚落若男若女持五戒者如是戒香順逆皆聞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栴檀沉水　根莖及花葉　此香順風聞
逆風無聞者　持戒香丈夫　芳馨遍世界
名聞滿十方　逆順悉聞之　栴檀及沉水
優鉢羅拔師　如此香微劣　不如持戒香
如是種種香　所聞處不遠　戒香聞十方
殊勝諸天香　如此清淨戒　不放逸為本
安住無漏法　正智得解脫　衆魔雖欲求
莫知其方所　是名安隱道　此道寂清淨
永離於諸向　擯棄於衆趣

說是偈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摩竭提國與千

比丘俱先是婆羅門耆舊有德獲阿羅漢諸漏已盡諸有結所作已辦捨於重擔逮得已利如來往至善住天寺祠祀林中頻婆娑羅王聞佛到彼祠祀林間時頻婆娑羅王即將騎隊有万八千輦轝車乘万有二千婆羅門居士數千億万前後圍遶往詣佛所至佛所已捨爲馬車釋其容飾往至佛所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我是摩竭提王頻婆娑羅三自稱說佛言如是如是摩竭提王頻婆娑羅時頻婆娑羅礼佛足已在一面坐摩竭提國諸婆羅門及以長者礼佛足已各前就坐時此坐中或有舉手或嘿然坐尒時優樓頻螺迦葉坐於佛所摩竭提人或生疑惑而作是念爲佛是師爲優樓迦葉是師耶尒時世尊知摩竭提人深心所念即以偈問迦葉曰

汝於優樓所　久修事火法　今以何因緣
卒得離斯業

優樓頻螺迦葉以偈荅曰

我先事火時　貪著於美味　及以五欲色
此皆是垢穢　以是故棄捨　事火祠火法

尒時世尊復說偈言
我知汝不樂 五欲及色味 汝今所信樂
當為人天說
尊者優樓頻螺迦葉復說偈言
我先甚愚癡 不識至真法 祠祀火苦行
謂為解脫因 辟如生盲者 不見解脫道
今遇大人龍 示我正見法 今日始覩見
無為正真迹 利益於一切 調御令解脫
佛出現於世 開示於真諦 令諸含生類
咸得觀慧光
尒時世尊復說偈言
汝今為善來 所求事巳得 汝有善思力
能別寂勝法 汝今應觀察 大衆之深心
為其現神變 使彼生敬信
尊者優樓頻螺迦葉即時入定起諸神通身昇虛空坐臥經行即於東方行住坐臥現四威儀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入火光三昧出種種色光於其東方現其神變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神足巳在佛前住頂礼佛足合掌而言大聖世尊是我之師我於今者是佛之子佛言如是如是汝從我學是我弟子佛復

命言還就汝坐時摩竭提頻婆娑羅
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
竹林尒時有陁驃比丘力士之子世
尊于時勅陁驃比丘料理僧事陁驃
比丘奉命與知後於一時有一比丘
名弥多求於衆僧次應當受請陁驃
尒時即依僧次遣弥多求比丘應請
詣彼值彼設供飲食麁澁如是再三
私自惆悵生大苦惱向其姊妹弥多
羅比丘尼說陁驃所老因緣每得麁
澁苦惱於我即語弥多羅比丘尼言
姊妹陁驃比丘三以惡食苦惱於我
而汝今者寧不為我設諸方便報彼
怨耶弥多羅比丘尼言我當云何能
得相徒弥多求比丘言為汝計者汝
徃佛所言陁驃比丘先於我所作非
梵行我當證言實尒實尒弥多羅比
丘尼言我當云何於淨戒人而作毀謗
弥多求言姊妹汝若不能為我作此
事者我自今後更復不能與汝言語
比丘尼言汝意必尒我當從汝弥多求
比丘言姊妹我今先去汝可後來弥

多比丘往至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
坐弥多羅比丘尼復詣佛所礼佛足
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去何陁驃
力士子乃於我所作非梵行弥多求
比丘言實尒世尊時陁驃比丘在大
衆中佛告陁驃比丘言聞是語不尒
時陁驃比丘白佛言世尊佛自知我
佛告陁驃汝今不應作如是語若作
是事汝當言憶若不作者當言不憶
即白佛言世尊我實不憶有如此事
時羅睺羅白佛言世尊此陁驃比丘
共弥多羅比丘尼作非梵行弥多求
比丘證言我見陁驃比丘於弥多羅
比丘尼所作非梵行陁驃比丘欲何
所道佛告羅睺羅若彼弥多羅比丘
尼誣謗於汝言羅睺羅今於我所作
非梵行弥多求比丘亦復證言我
實見羅睺羅於彼弥多羅比丘尼
所作非梵行汝何所道羅睺羅白佛
言世尊我若被誣唯言婆伽婆自證
知我佛告羅睺羅汝尚知尒況彼清
淨無有所犯而當不知作如是語佛
告諸比丘汝等可為陁驃比丘作憶

念羯磨弥多羅比丘尼以自言故為
作滅擯尒時諸比丘受佛勑已於弥
多求比丘苦切撿挍語弥多求比丘
言陁驃比丘共弥多羅比丘尼作非
梵行為何處見為獨見耶為共人見
如是責問弥多求比丘不能得對方
言謹謗陁驃比丘先於僧次差我受
請三得麁食我今實以貪瞋癡故而
生此謗尒時世尊出於靜室在衆僧
前敷座而坐諸比丘等白佛言世尊
已為陁驃比丘作憶念羯磨復為弥
多羅比丘尼作滅擯竟已為問弥多
求知其虚謗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成就一切　所謂虚妄語　則為棄後世
無惡而不造　寧當以此身　吞食熱鐵丸
不以破戒身　而受淨信施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
竹林尒時陁驃比丘往詣佛所於大
衆中頂礼佛足白佛言世尊我於今
者欲入涅槃唯願世尊聽我滅度如
是三請佛告陁驃汝入涅槃我不遮
汝時陁驃比丘於如来前作十八種

變踊身虛空即於東方現四威儀青黃赤白種種色像或現為水或現火聚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現大身滿虛空中或復現小身水如地履地如水南西北方亦復如是作是事已即於空中入火光三昧光炎熾然如大火聚即入涅槃無有遺燼猶如酥油一時都盡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譬如熱鐵　椎打星流　散已尋滅
莫知所至　得正解脫　亦復如是
已出煩惱　諸欲淤泥　莫能知彼
所趣方所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化摩竭陀國枇河樹林見放牧人稱此林中有鴦掘魔羅賊或傷害人佛告牧人言彼賊或能不見傷害即便前進復見牧人亦作是語佛如前荅至於再三佛故荅言彼惡人者或不見害佛到林中鴦掘魔羅遥見佛來左手持鞘右手拔刀騰躍而來彼雖奔走如來徐步不能得及鴦掘魔羅極走力盡而語

佛言住住沙門佛語之言我今常住
汝自不住鴦掘魔羅即說偈言

沙門行不止　自言我常住　我今實自住
令言我不住　云何尒言住　道我行不住

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我於諸衆生　久捨刀杖害　汝惱亂衆生
不捨是惡業　是故我言住　汝名為不住
我於有形類　捨諸毒惡害　汝不止惡業
常作不善行　是故我言住　汝名為不住
我於諸有命　捨除衆惱害　汝害有生命
未除黑闇業　以是我言住　汝名為不住
我樂於已法　攝心不放逸　汝不見四部
一切所不住　是名我實住　汝名為不住

鴦掘魔羅復說偈言

我久處曠野　未見如此人　婆伽婆來此
示我以善法　我久修惡業　今日悉捨離
我今聽汝說　順法斷諸惡　以刀內鞘中
投棄於深坑　即便稽首礼　歸命於世尊
信心甚猛利　發意求出家　佛起大悲心
饒益諸世間　尋言汝善來　便得成沙門

尒時鴦掘魔羅族姓子鬚髮自落被
服法衣已得出家處於空靜心無放
逸專精行道勤修精進以能專精攝

心正念修無上梵行盡諸苦際於現法中自身取證明知已法自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尒時尊者無害已成羅漢得解脫樂即說偈言

我今字無害　後為大殘害　我今名有實
真實是無害　我今身離害　口意亦復然
終不害於他　是真名無害　我本血塗身
故名鴦掘摩　為大駛流漂　是故歸依佛
歸依得具戒　即逮得三明　具知佛教法
遵奉而修行　世間調御者　治以刀杖捶
鐵鉤及鞭轡　種種諸楚撻　世尊大調御
捨離諸惡法　去離刀杖捶　真是正調御
渡水須橋船　直箭須用火　匠由斤斧正
智以慧自調　若人先造惡　後止不復作
是照於世間　如月雲翳消　若人先放逸
後止不放逸　正念離棘毒　專心度彼岸
作惡業已訖　必應墮惡趣　蒙佛除我罪
得免於惡業　諸人得我說　皆除怨結心
當以忍淨眼　佛說無諍勝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中尒時有一比丘天未明曉往趣河邊褻疊衣服安著一處入河洗浴露形出水於河岸上晞乾其身有

天放光照彼河岸語比丘言汝出家
未久盛壯好鬒何不受五欲樂非時
出家比丘荅言我今出家正是其時
獲於非時天語沙門云何出家是時
獲於非時沙門荅言佛世尊說五欲
是時佛法是非時五欲之樂受味甚
少其患滋多憂惱所集我佛法中現
身受證無諸熱惱諸有所作不觀時
日種少微緣獲大果報天復問言佛
云何說五欲是時云何佛法名為非
時比丘荅言我既年稚出家未久學
日又淺豈曰能宣如來至真廣大深
義婆伽婆今者在近迦蘭陁竹林汝
可自往問其疑惑天荅之言今佛侍
從大威德天盈集左右如我弱劣不
能得見汝今為我往白世尊如來慈
矜若垂聽許我當詣彼諮啓所疑比
丘荅言汝若能往我當為汝啓白世
尊天復荅言我隨汝往詣世尊所尒
時比丘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
立具以天問而白世尊尒時世尊即
說偈言

名色中生相　謂為真實者　當知如斯人

是名爲死極　若識於名色　本空無有性
是名尊敬佛　永離於諸趣
佛問天曰汝解已未天即答言未解世
尊佛復說偈言
勝慢及等慢　并及不如慢　有此三慢者
是可有諍論　滅除此三慢　是名不動想
佛告天曰汝解已未天答佛言未解
世尊佛復說偈言
斷愛及名色　滅除三種慢　不觸於諸欲
滅除於瞋恚　拔除諸毒根　諸想願欲盡
若能如是者　得度生死海
天白佛言我今已解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
竹林尒時有一比丘於清晨朝往趣
河邊脫衣洗浴還出岸上晞乾其身
有天放光照于河岸問比丘言比丘
此是巢窟夜則烟出晝則火燃有婆
羅門見是事已破彼巢窟并掘其地
時有智人語婆羅門言以刀掘地見
有一龜婆羅門言取是龜來復語掘
地見一蚖虵語令捉取復語掘地見
一肉段語令攪取復語掘地見一刀

舍婆羅門言此是刀舍語令掘取復
語掘地見楞祇芒毒虫語令掘取復
語掘地見有二道復語掘出語更掘
地見有石聚語令出石復語掘地見
有一龍婆羅門言莫惱於龍即嬈彼
龍天語比丘言莫忘我語可以問佛
佛有所說至心憶持所以者何我不
見若天若魔若梵有能分別者除佛
及以聲聞弟子比丘無能得解如是
問者尒時比丘往至佛所頂礼佛足
在一面立所聞天語具向佛說世尊
云何巢窟夜則烟出晝則火然誰是
婆羅門誰是智人云何是刀云何是
掘云何為龜云何頸䖒云何肉段云
何刀舍云何楞祇芒毒虫云何二道
云何石聚云何名龍佛告比丘諦聽
諦聽當為汝說巢窟者所謂是身受
於父母精氣四大和合衣食長養乃
得成身而此身者會至散敗膖脹虫
爛乃至碎壞夜烟出者種種覺觀晝
火然者從身口業廣有所作婆羅門
者即是如來有智人者即諸聲聞刀
喻智慧掘地者喻於精進龜者喻於

五蓋蝮虵者喻瞋惱害肉段者喻慳
貪嫉妬刀舍者喻五欲楞祇芒毒虫
喻如愚癡二道者喻於疑諸石聚者
喻於我慢龍者喻於羅漢盡諸有結
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巢窟名為身　覺觀如彼烟　造作如火然
婆羅門如佛　智人是聲聞　刀即是智慧
掘地喻精進　五蓋猶如龜　瞋恚如蝮虵
貪嫉如肉段　五欲如刀舍　愚癡如楞祇
疑者如二道　我見如石聚　汝今莫惱龍
龍是真羅漢　善答問難者　唯有佛世尊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波羅奈國仙人
鹿野苑中尒時世尊著衣持鉢入波
羅奈城見一比丘身意不定諸根散
乱時彼比丘遥見佛已低頭慙愧佛
乞食已洗足入僧坊中出於靜室坐
僧衆中語諸比丘言我於今朝見
一比丘不攝諸根時彼比丘遥見我
已有慙愧色低頭撿情為是誰耶時
彼比丘即於坐起以欝多羅僧著右
肩上叉手合掌白佛言世尊心意不
定諸根散者即我身是也佛言善哉

比丘見我乃能撿情攝意見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亦當如是撿情攝意如似見我汝能如是於長夜中安樂利益有一比丘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比丘乞食入聚落　心意縱乱不暫定
見佛精進攝諸根　是故佛稱為善哉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波羅奈國古仙人住處鹿野苑中尒時世尊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有一比丘在天祠邊心念惡覺耆欲在心時佛世尊語比丘言比丘比丘汝種苦子極為鄙穢諸根惡漏有漏汁處必有蠅集尒時比丘聞佛所說知佛世尊識其心念生大怖畏身毛皆竪疾疾而去佛乞食還食已洗足還僧坊中入靜房坐從靜房出在衆僧前敷座而坐佛告諸比丘我今入城乞食見一比丘在天祠邊心念惡覺耆欲在心我即語言比丘比丘汝種苦子極為鄙穢諸根惡漏有漏汁處必有蠅集是時比丘聞佛所說生大驚怖身毛皆竪疾疾而去佛說是已有一比丘從坐

而起叉手合掌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種苦子云何名為鄙穢云何名為惡漏云何名為蠅集佛言諦聽諦聽當為汝說瞋恚嫉害名種苦子縱心五欲名為鄙穢由六觸入不攝戒行名為惡漏煩惱止住能起無明憍慢無慙無愧起諸結使所謂蠅集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有不攝諸根者　增長欲愛種苦子
作諸鄙穢常流出　親近欲覺惱害覺
若在聚落空閑處　心終無有暫樂時
若於已身修正定　修集諸通得三明
彼得快樂安隱眠　能滅覺蠅使無餘
能脩得行住健處　履行聖迹到善方
得正智迹終不還　入於涅槃寂滅樂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有一比丘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已迴還洗足攝持坐具入得眼林中在一樹下敷草而坐起惡覺觀貪嗜五欲得眼林神知比丘念念於不淨在此林中不應嗜惡作如是念我當寤寤即作是言比丘比丘

何故作瘡比丘荅言我當覆之林神復語汝瘡如坻以何覆之比丘荅言我以念覺用覆此瘡林神讚言善哉善哉今此比丘善知覆瘡真實覆瘡佛以清淨天耳聞彼林神共比丘語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世間著欲　邪意所作　瘡疣巳生
衆蠅妄食　著欲即瘡　覺觀即蠅
我慢依貪　鑽丈夫心　貪利名稱
疑惑所著　不知出要　內心修定
具學諸通　此不作瘡　安隱見佛
能得涅槃

說此偈巳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衆多比丘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尒時有一年少新學比丘不以時節入於聚落時諸比丘處處見彼新學比丘而語之言汝今新學未知對治法門去何處處經歷諸家新學比丘白諸比丘言大德諸長老等皆往諸家去何遮我不至諸家時諸比丘乞食食巳収攝衣鉢洗足巳往至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諸比丘

等白佛言世尊我等入城乞食見一
年少新學比丘不以時節往至諸家
我等語言汝是新學未知對治何緣
非時往至他家荅我等言諸老比丘
亦到諸家何故獨自而遮我耶尒時
世尊告諸比丘大曠野中有一大池
有諸大象入彼池中以鼻拔取池中
藕根淨抖擻已用水洗之然後乃食
身體肥盛極得氣力諸小象等亦復
食藕不知抖擻并及水洗合淤出食
後轉羸瘦無有氣力若死若近死尒
時世尊而說偈言

大象入池時　以鼻拔藕根　抖擻洗去泥
然後方食之　若有諸比丘　具修清白法
若受於利養　無過能染著　是名修行者
猶如彼大象　不善觧方便　後受於過患
後受其苦惱　如彼小象等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難與結髮　及以二陁驃　賊并散倒吒
拔弥慙愧根　昔子并穫稻　小大食藕根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二

失譯人名今附秦録

初誦第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住寒林中尒時佛告諸比丘人生壽淺會必歸終應勤行道淨修梵行是故汝等不應懈怠應修善行修於法義及以真行尒時魔王聞是說已即作是念沙門瞿曇在王舍城住寒林中為諸聲聞而說法要我當至彼而作壞乱尒時魔王作是念已化為摩納往至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立而說偈言

人生壽長　無諸嬈惱　常得安隱
無有死徑

佛作是念魔王波旬来作嬈乱即說偈言

人命短促　多諸嬈害　宜急修善
如救頭燃　當知波旬　欲来惱觸

尒時魔王聞說偈已即作是念沙門瞿曇知我心念愁憂苦惱深生悔恨便即隱形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寒林之

中尒時佛告諸比丘諸行無常迸速不停無可恃怙是敗壞法應當速離趣解脫道尒時魔王波旬復作是念沙門瞿曇住王舍城在寒林中為諸聲聞說如是法我當往彼而為嬈乱尒時魔王作是念已化為摩納往至佛所在一面立而說偈言

晝夜恒在　命常迴來　如輪車軸轉
周迴無已

佛知魔王来作嬈乱即說偈言

命欲日夜盡　壽者多患難　猶如陷下河
速盡無遺餘　是故汝波旬　不應作壞乱

魔作是念佛知我心愁憂苦惱懊生悔恨隱形而去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尒時世尊於夜後分經行林中於其晨朝洗足已正身端坐繫念在前尒時魔王作是念言沙門瞿曇在王舍城於夜後分林中經行於其晨朝洗足已入於靜室正身端坐繫念在前我今當往而作嬈乱作是念已即便化為摩納之形在佛前立而說偈言

我心能化作　羅網遍虛空　沙門於我所

終不得解脫

佛作是念魔来嬈乱即說偈言

世間有五欲　愚者為所縛　能斷此諸欲
永盡一切苦　我已斷諸欲　意亦不染著
波旬應當知　我又壞欲網

尒時魔王聞說偈已不果所願憂愁苦惱隱形而去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陁竹林尒時世尊於初夜後分坐卧經行於其晨朝洗足入房右脇著地足足相累繫心在明脩於念覺而生起想尒時魔王波旬即作是念沙門瞿曇在王舍城迦蘭陁竹林中經行坐卧於其晨朝洗足入房右脇著地足足相累繫心在明脩於念覺作於起想我當至彼而作嬈乱作是念已化為摩納在佛前住而說偈言

何以睡眠　何以睡眠　云何睡眠
如入涅槃　知所作辦　而自安眠
乃至日出　故復眠也

佛知天魔来作嬈乱即說偈言

愛網著諸有　遍覆一切處　我今破斯網
諸愛永已斷　一切有生盡　安隱涅槃樂

波旬汝今者　於我復何為
尒時魔王聞說偈已憂愁苦惱即便隱形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值天雲霧降少微雨電光曄赫處處晃耀尒時世尊即於其夜露地經行魔王波旬而作是念沙門瞿曇在王舍城耆闍崛山值天雲霧降少微雨電光曄赫處處光耀於其夜中露地經行我當往彼而作壞亂尒時魔王作是念已在其山上推大石下欲到佛所時彼大石自然碎壞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汝壞靈鷲山　令如糏微塵　巨海及大地
悉皆分碎裂　欲使正解脫　生於怖畏相
欲令毛髮竪　終無有是處

尒時魔王作是念言沙門瞿曇知我所念憂愁苦惱即便隱身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尒時世尊於其中夜露地經行洗足已入靜房中整身端坐繫念在前魔王波旬作是念言瞿曇沙門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露地經行我當往

彼而作嬈乱尒時魔王即自變形作蟒虵身其形長大猶如大船雙目晃朗如憍薩羅鉢吐舌炎炎又如掣電出入息聲如大雷震住於佛前以身遶佛引頸舉頭當佛頂上尒時世尊知魔嬈乱而說偈言

我處于閑寂　繫心正解脫　安禪修其身
如昔諸佛法　毒虵極猛暴　狀貌甚可畏
蚊虻及蚤蝨　種種諸惱觸　不動我一毛
況能令我畏　假使虛空裂　大地皆振動
一切諸衆生　皆生大驚懼　欲令我怖畏
終無有是處　設復有毒箭　中于我心者
當于被箭時　終不求救護　然復此毒箭
亦不能中我

尒時魔王聞佛說偈而作是念瞿曇沙門已知我心生大怖畏憂愁悔恨即變形去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直林中佛於初夜坐禪經行初夜以訖洗足入室右脇著地足足相累繫心在明作於起想魔王波旬知佛心已而作是念沙門瞿曇在王舍城耆直林中於其初夜坐禪經行至中夜前洗

足入房右脇著地足足相累繫心在
明作於起想我今當往而作壞乱尒
時魔王化作摩納在如来前而説偈言
去何無事務　而作於睡眠　安寢不寤寤
如似酔人眠　人無財業者　乃可自恣睡
大有諸財業　歡樂快睡眠
尒時世尊知魔来嬈乱而説偈言
我非無作睡　亦非酔而眠　我無世財故
是以今睡眠　我多得法財　是以安睡眠
我於睡眠中　乃至出入息　皆能有利益
未嘗有損減　寤則無疑慮　睡眠無所畏
辟如有毒箭　人射中其心　數數受苦痛
猶尚能得睡　我毒箭已拔　何故而不睡
魔聞是偈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
心心懐憂惱於即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毗婆波
世山七葉窟中尒時有一比丘名曰
求惪獨住仙山黒石窟中處於閑靜
勤行精進以不放逸斷於我見得時
解脫自身作證復還退失第二第三
乃至第六亦還退失比丘念言我今
獨處修行精進六返退失若更退失
以刀自割魔王波旬知佛在王舍城

毗婆波世山七葉窟中瞿曇弟子名
曰求惠亦在王舍城獨住仙山黑石
窟中勤行精進心不放逸得時解脫
自身作證得已退失如是六返尒時
魔王而作是念求惠比丘若第七得
必自傷害出魔境界作是念已捉琉
璃琴往到佛所扣琴作偈

大智大精進　有大神通達　於法得自在
威光極熾盛　汝聲聞弟子　今將欲自害
人中最上者　汝今應遮斷　云何樂汝法
何故學他死

尒時魔王說是偈已佛告魔言波旬
汝今乃是諸放逸者之大親友汝今
所說自為說耳乃不為彼比丘說也
尒時世尊復說偈言

若人不怯弱　堅修行精進　恒樂於禪定
晝夜修衆善　乾竭愛欲使　壞汝魔軍衆
今捨後邊身　永入於涅槃

尒時魔王憂悲苦惱失琉璃琴愁毒
悔恨還本宮殿
佛告諸比丘當共汝等詣仙人山求
惠比丘所佛將諸比丘詣求惠所見
求惠尸東猶如煙聚佛告諸比丘汝

等見此煙聚已不諸比丘言已見世
尊尸南西北亦如是聚佛告比丘此
是波旬隱形撻求惠所覓其心識佛
告比丘求惠比丘以入涅槃無有神
識無所至方尒時魔三化形摩納而
說偈言

上下及四方　推求求惠識　莫知所至方
神識竟何趣

尒時世尊告波旬言 如此使夫破汝
軍衆以入涅槃佛說是已諸比丘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優樓比螺聚落
尼連禪河菩提樹下成佛未久尒時
魔王而作是念佛在優樓比螺聚落
尼連禪河菩提樹下成佛未久我當
詣彼伺求其便作是念已往詣佛所
而說偈言

汝獨處閑靜　閇默常寂然　光顏顯神體
諸根悉悅豫　辟如失財者　後還獲於財
汝今獲禪寂　歡喜亦如是　既能遺國榮
亦不悕名利　何不與諸人　而共為親友

尒時世尊以偈荅言

我久獲禪定　其心常寂然　破壞汝欲軍

得於無上財　我根恒恬豫　心中得寂滅
以壞汝欲軍　修道情歡喜　獨一離憒閙
安用親友為
尒時魔王復說偈言
汝已獲正道　安隱向涅槃　既以得妙法
宜常戢在懷　誡應獨了知　何以教衆人
尒時世尊復說偈言
人不屬魔者　諮吾彼岸法　我為正分別
諦實得盡滅　止心不放逸　魔不得其便
尒時魔王復說偈言
辟如白石山　其色類脂膏　群鳥不別知
飛来而欲食　既不得其味　殘傷而虛還
我今亦如是　徒来無所為
尒時魔王說是偈已憂愁苦惱極生
悔恨向一空處蹲踞獨坐以箭畫地思
作方計時魔三女一名極愛二名恱
彼三名適意時魔三女往至魔邊向
父說偈
父今名丈夫　何以懷憂愁　我當以欲羂
羂彼如捕鳥　將来至父所　使父得自在
尒時魔王說偈荅言
彼人善斷欲　不可以欲牽　已過魔境界
是故我懷憂

彼魔三女化其形容極為端嚴往至佛所即札佛足在一面立三女同聲俱白佛言我故來供養與佛策使尒時世尊無上斷愛了不顧視第二第三亦作是語佛不觀察時魔三女退在一處自共議論男子之法所好各異或愛小者或愛中者或愛大者即時一女化作六百女人或作小女或作童女或作未嫁女或作已嫁女或作已產女或作未產女化作如是衆多女已俱往佛所白佛言世尊我等今來供養世尊為其策使給侍手足佛不觀察第二第三亦如是說都不顧視時魔女等復退一處更共語言此必得無上斷愛欲解脫故若不尒者應見我等狂乱吐血或能心裂我等當往其所以偈問難魔女極愛以偈問曰

端拱樹下坐　閑靜獨思惟　為失於財寶
為欲求大財　城邑聚落中　都無愛著心
何不與衆人　而共作親友

尒時世尊說偈答言

我以得大財　心中得寂滅　我壞愛欲軍

妙色都不著　獨處而坐禪　寂受第一樂
以是因緣故　都不求親友
魔女適意復說偈言
比丘住何處　能度五駛流　六駛流亦過
入何禪定中　得度大欲岸　永離有攝縛
尒時世尊復說偈言
身獲柔軟樂　心得善解脫　心離於諸業
意不復退轉　得斷覺觀法　得離瞋愛掉
得住此處住　能度五駛流　并度第六者
作如是坐禪　能度大欲結　并離有攝流
魔女悅彼復說偈言
已斷於愛結　離衆所著處　多欲度駛流
多欲度死岸　唯有黠慧者　能度如斯難
尒時世尊復說偈言
大精進濟拔　如來正法度　如法得度脫
智者莫不欣
三女不果所願還至父所尒時魔王
呵責三女因說偈言
三女占壞彼　形容猶如電　向彼大精進
如風吹兜羅　亦以欲壞山　齒齚於鐵丸
嬰愚以藕絲　欲懸於太山　佛已度衆者
欲共彼講論　羂撻欲捕風　欲下虛空月
以手撓大海　望欲得乾竭　佛已離諸著

欲往共講論　擧脚度須弥　大海中覓地
佛已出諸者　而往共講論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鷲山尒時佛與諸比丘讃嘆涅槃法魔王作是念佛在王舍城與諸比丘讃涅槃法我今當往而作壞乱作是念已即便化形作一百人五十人極為端正五十人極為醜惡時諸比丘皆生驚怪今以何故極為端正復有極醜佛知魔來欲作壞乱尒時世尊告波旬言汝於長夜生死之中具受如是好惡之形汝當云何得度苦岸如是變化復何用為若有愛著於男女者汝當變化作衆形相我今都無男女之相何用變化作衆形為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長壽何帝及窮蹤　睡眠經行大毒虵
無所為求惠魔女　壞乱變形及好惡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堅持七行必得帝釋何以故昔者帝釋為人之時發初履行孝順父母恭敬尊長所

言柔軟斷於兩舌好施無慳恒修實
語終不欺誑不起瞋恚設生嫌恨尋
思滅之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於父母所　極能孝順　於諸尊長
深心恭敬　恒作軟善　恩柔好語
斷於兩舌　慳貪瞋恚　三十三天
各作是語　如是行者　勝我等輩
應當別住　以為天王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毗舍離獼猴彼
岸大講堂中有一離車名摩訶離
來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白佛
言世尊頗曾見帝釋不佛言我見離
車白佛言有夜叉鬼狀似帝釋世尊
所見將無是彼夜叉鬼耶佛告離車
是帝釋身我善識之夜叉之形如帝釋
者我亦識知帝釋本行及所行事我
亦盡知帝釋本為人時極孝順父母
敬於尊長所言柔軟斷於兩舌除去
慳嫉常好布施口常實語除於瞋恚
不起嫌恨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於父母所　極能孝順　於諸尊長
深心恭敬　恒作軟善　恩柔好語

斷於兩舌　慳貪瞋恚　三十三天
各作是語　如是行者　勝我等輩
應當別住　以為天王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有一比丘往到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帝釋云何作帝釋相佛告比丘帝釋本在人中所有布施生純信心信心施於貧窮沙門婆羅門等其所施時施漿飲食種種餚饍種種華鬘種種諸香燒香塗香財帛牀褥以是因緣時諸天等名為帝釋比丘復白佛何故名帝釋為富蘭怛那佛告比丘帝釋昔在人中施無猒足數數施故諸天号名為富蘭怛那以何因緣復名帝釋為摩佉婆佛告比丘帝釋本作婆羅門名摩佉婆又問復何因緣名婆娑婆佛言數數常以衣服施沙門婆羅門以是緣故名婆娑婆又問復何因緣名憍尸迦佛告比丘帝釋本為人時姓憍尸迦故名憍尸迦復何因緣名舍脂夫佛告比丘帝釋娶

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女名舍脂

又問復以何緣名為千眼佛告比丘帝釋本為人時極大聰明斷事之時須臾之間能斷千事以是因緣故名千眼復以何緣名因陁羅佛告比丘帝釋居天王位斷理天事故名因陁羅尒時世尊告比丘能具上七事以是緣故諸天号曰帝釋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昔所有一夜叉形狀甚小顏色鄙惡身形又黑人不喜見坐帝釋座上尒時三十三天見是夜叉坐於釋處皆大瞋忿種種毀罵尒時夜叉惡相漸滅善色轉生漸漸長大諸天罵詈瞋恚轉多夜叉遂復身形長大顏色鮮盛諸天相將至帝釋所白帝釋言有一夜叉極為醜陋身形甚小坐帝釋處我等諸天盡共罵詈而夜叉子顏色轉好身形漸大帝釋語言有是夜叉得諸罵詈形色轉好名助人瞋尒時帝釋還向坐所偏袒右肩手擎香爐語夜

又言大仙我是帝釋我是帝釋三自稱名夜叉轉小形色轉惡於是消滅帝釋還復帝釋坐告諸天言自今以往莫生瞋恚若有惡對慎莫加瞋即說偈言

若他来侵欺　莫還侵欺彼　於来侵害者
皆生於慈心　無瞋無害者　常應親近之
彼即是賢聖　亦賢聖弟子　諸有瞋恚者
為瞋山所障　若有瞋恚時　能少禁制者
是名為善法　如轡制惡馬

佛告諸比丘帝釋居天王位受諸欲樂猶能制瞋又常讃嘆禁制瞋者況汝比丘信家非家出家入道剃除鬚髮被服法衣而不制瞋讃離瞋者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尒時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晨朝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已洗足攝坐具詣得眼林中遍觀察已於閑靜處在樹下結加趺坐住於天住尒時者陁精舍中有二比丘於僧斷事時共生忿諍一小嘿然忍一瞋熾盛彼熾盛者自

見已過而來歸向嘿忍比丘求欲懺悔嘿忍比丘不受其懺如是展轉諸比丘等共相論說出大音聲如來尒時住於天住以淨天耳過於人耳遥聞是聲即從坐起至於僧中在於僧前敷座而坐佛告諸比丘我於今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乃至來入林中靜坐聞諸比丘高聲大喚為作何事尒時比丘即白佛言世尊耆陁精舍有二比丘僧斷事時共生忿諍一比丘者小自嘿忍其一比丘熾盛多語熾盛比丘自知己過歸誠懺悔嘿忍比丘不受其懺展轉共道出大音聲佛告比丘云何愚癡不受他懺諸比丘當知昔日釋提桓因在善法堂諸天衆中而說偈言

譬如用瓢器　斟酥以益燈　火然轉熾盛
反更燒瓢器　瞋心亦如是　還自燒善根
我終不含怒　瞋已尋復散　不如水漩流
迴復無窮已　雖瞋不惡口　不觸汝所諱
所諱如要脉　我終不傷害　調伏於身已
於己即有利　無瞋無害者　彼即是賢聖
亦賢聖弟子　常應親近之　諸有瞋恚者

重障猶如山　若有瞋恚時　能少禁制者
是名為善業　如轡制惡馬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處天王位天中自在尚能修忍讚嘆忍者況汝比丘出家毀形而當不忍讚嘆於忍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昔釋提桓因將諸天衆將欲往與阿脩羅戰時釋提桓因語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言我等今者不必苟須多將人衆共相傷害但共講論以决勝負毗摩質多羅語釋提桓因言憍尸迦我等講論若有勝負誰當分別釋提桓因言我等衆中并阿脩羅亦有聰哲智慧辯才能當善惡决勝負者毗摩質多言帝釋汝今先說帝釋荅言我亦能說汝是舊天應當先說毗摩質多即說偈言

今我見忍過　愚者謂忍法　彼怖故生忍
便以己為勝
釋提桓因復說偈言
隨彼言怖畏　己利寂為勝　財寶及諸利

無勝忍辱者
毗摩質多羅復說偈言
愚者無智慧 要當須止制 譬如彼後牛
騰陌先牛上 是故須刀杖 摧伏於愚者
釋提桓因以偈荅言
我觀止制愚 嘿忍最為勝 極大瞋恚忿
能忍彼自息 無瞋無害者 彼即是賢聖
亦賢聖弟子 常應親近之 諸有瞋恚者
瞋重障如山 若有瞋恚時 能少禁制者
是名為善業 如轡制惡馬
諸天及阿脩羅衆有智慧者詳共評議量其勝負以阿脩羅說諍鬪為本釋提桓因止息諍訟心無忿競以阿脩羅負帝釋為勝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天中自在長夜忍辱讚忍辱法汝等比丘若能忍辱讚嘆忍者稱出家法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往昔之時釋提桓因共阿脩羅將欲戰鬪治嚴已辦尒時釋提桓因告諸天言我等諸天若得勝者必以五縛繫阿脩

羅將詣天宮時阿脩羅亦勅已衆我等若勝亦以五縛繫釋提桓因詣阿脩羅宮尒時諸天衆勝即以五縛繫毗摩質多羅將詣天宮毗摩質多見帝釋時瞋恚罵詈極出惡言帝釋尒時親聞罵聲嘿不加報尒時御者摩得伽即說偈言

釋脂之夫摩佉婆　汝為怖畏無力耶
毗摩質多面前罵　極出惡言云何忍

尒時帝釋說偈荅言

我不怖畏而生忍　亦不以我無力故
而畏毗摩質多羅　我以勝智自修忍
愚者淺識智無及　而常諍訟心不息
若我以力用禁制　與彼愚者同無異

御者復說偈言

嬰愚若放縱　轉劇不休息　如彼後行牛
騰陌前牛上　健者為以力　禁制彼愚者

帝釋復說偈言

我觀制禁愚　莫過於忍嘿　瞋恚熾盛時
唯忍最能制　愚者謂有力　而實是無力
愚不識善惡　無法可禁制　我身有勇力
能忍愚劣者　是名第一忍　忍中之善者
微者於有力　不得不行者　是名怖畏忍
不名為實忍　威力得自在　為他所毀罵

嘿然不加報　是名為勝忍　微劣怖威力
嘿然不能報　是名為怖畏　不名為行忍
嬰愚無智等　惡害以加他　見他嘿然忍
便以己為勝　賢聖有智者　謂忍最為勝
是以聖賢衆　恒讃忍功德　除己并與他
滅除諸難畏　見他瞋恚盛　但能行嘿忍
彼瞋自然滅　不煩刀杖力　彼此得大利
自利亦利他　愚者謂忍怯　賢智之所讃
忍於勝己者　怖畏患害故　若於等己諍
畏俱害故忍　能忍卑劣者　忍中最為上
佛告諸比丘帝釋於三十三天最為自在行於王法尚能修忍讃嘆於忍況諸比丘毀形入法應當修忍讃嘆於忍若能修忍及讃嘆者是出家法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佛告比丘昔釋提桓因欲詣遊戲園勅御者摩得梨伽汝駕千馬車時摩得梨伽疾駕車已即白釋言嚴駕已訖宜知是時帝釋出毗禪延堂上叉手合掌東面向佛摩得梨見帝釋東向合掌心生驚懼失所捉鞭并所執轡帝釋語言汝見何事

驚怖乃尒失馬鞭轡摩得梨言摩佉釋脂之夫我見汝叉手東向以是心懼故失鞭轡一切有生皆敬於汝一切地主盡屬於汝四天王及三十三天皆礼敬汝誰復有德勝於汝者叉手合掌東向而立帝釋荅言一切敬我信如汝言一切人天所恭敬者号之為佛我今恭敬礼向於佛尒時帝釋即說偈言

㝡大名稱世間尊　汝摩得梨應當知
我今於彼生敬信　是故叉手合掌立

摩得梨即說偈言

尒時敬礼世間勝　我亦隨汝恭敬礼

作是語已合掌礼敬乘輦而去佛告諸比丘帝釋自在處天王位猶尚恭敬礼於佛汝諸比丘剃除鬚髮出家學道勤當敬佛應出家法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昔釋提桓因欲詣遊戲園勑御者摩得梨汝駕千馬車時摩得梨尋駕車已詣帝釋所即白釋言嚴駕已訖宜知是時

尒時帝釋出毗禪延堂合掌南向時摩得梨見巳心亦驚怕失鞭及轡帝釋語言汝見何事驚怖乃尒摩得梨言摩佉釋脂之夫我今見汝合掌南向心懷懼故致失鞭轡一切有生皆敬於汝一切地主盡屬於汝四天王天及三十三天皆礼敬汝誰復有德勝於汝者又手合掌南向而立帝釋荅言一切敬我信如汝言一切天人所恭敬者名之為法我今恭敬礼具足戒法尒時帝釋即說偈言

有諸出家者　以脩不放逸　長夜入寂定
脩冣上梵行　捨棄於三毒　能得解脫法
有如是等法　我今恭敬礼　諸大阿羅漢
遠離於欲者　能滅無明闇　斷除諸結使
并在家脩善　不作惡業者　如是正法子
今我皆敬礼

摩得梨言汝礼冣勝我願隨礼尒時帝釋作是語巳合掌敬礼乘輦而去佛告諸比丘帝釋處於人天而得自在尚能恭敬礼敬於法况汝比丘剃除鬚髮出家學道而當不勤恭敬於法佛說是巳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比丘昔釋提桓因欲詣遊戲園勑御者摩得梨汝嚴駕千馬車時摩得梨駕車已訖詣帝釋所白帝釋言嚴駕已訖宜知是時尒時帝釋出毗禪延堂合掌西向時御者摩得梨見是事已亦生驚懼失鞭及轡帝釋語言汝見何事驚怖乃尒摩得梨言摩佉釋脂之夫我今見汝合掌西向心懷懼故致失鞭轡一切有生皆敬於汝一切地主盡屬於汝四天王天及三十三天皆礼敬汝誰復有德勝於汝者又手合掌敬向西方帝釋荅言一切敬我如汝所言一切天人所恭敬者名之為僧令我恭敬信向於僧

尒時摩得梨說偈問言

人身膿汙滿　劚於露死屍　恒患飢渴苦
豈羨彼無家　汝今以何故　極能恭敬彼
彼有何威儀　及以道德行　願汝為我說
我今至心聽

尒時釋提桓因即說偈言

以彼無家故　我實羨於彼　彼亦無庫藏

倉庫及穀米　離諸衆事務　節食諸全命
善護於禁戒　辯說美妙法　勇健無怯心
行聖嘿然法　諸天阿脩羅　恒共有戰諍
一切諸人中　悉各有忿競　令我所敬者
悉皆離刀杖　一切皆積聚　彼悉能遠離
世間所愛著　彼心皆捨棄　我今敬禮者
遠離一切過　摩得梨汝今　應當知此事
尒時摩得梨復說偈言
汝礼者寂勝　我亦隨恭敬　摩佉之所礼
我今隨汝礼
說是偈已帝釋乘輦而去佛告諸比
丘彼帝釋者處人天自在尚能敬僧
況汝比丘出家脩道各宜敬僧佛說
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帝釋摩訶耶　以何因夜叉　得眼得善勝
縛繫及敬佛　敬法礼僧十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三　下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初誦第三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昔阿脩羅集諸四兵象馬車步悉皆嚴備鬬戰之具欲詣忉利天宮與諸天共鬬尒時帝釋聞阿脩羅莊嚴四兵即告須毗羅天子我聞阿脩羅莊嚴四兵汝亦莊嚴四兵往與共鬬須毗羅白言此事最善作是語已縱逸著樂不憶此事帝釋聞阿脩羅已來出城復告須毗羅言阿脩羅今已出城汝可莊嚴四兵往彼共鬬須毗羅白言憍尸迦此是善事須毗羅仍尒著樂不修戰備阿脩羅莊嚴四兵已至須弥山上漸欲近來帝釋復言我聞阿脩羅漸來逼近汝將四兵可往擊之須毗羅即說偈言

若有清閑無事處　唯願與我如此處

帝釋即說偈荅言

若有如此閑樂處　汝當將我共至彼

須眦羅復說偈言

我今懈怠不欲起　雖具闘知不莊嚴
天女五欲光四塞　唯願帝釋與此願

帝釋以偈答言

若有如此懈惰處　百千天女而圍遶
五欲自恣受快樂　汝若往彼與我俱

須眦羅復說偈言

天王若無事役處　與我無苦受斯樂

帝釋以偈答言

汝須眦羅有如是　我當與汝同是樂
頗曾見聞無事業　而得生活受樂者
汝今若有如是處　可疾速往可隨汝
汝當畏事好閑處　應當速疾向涅槃

聞是語已須眦羅即集四兵出與阿脩羅戰時諸天得勝阿脩羅退壞阿脩羅已種種莊嚴而来還宮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處天王位得大自在猶自精勤讚嘆精進況復汝等信心出家被服法衣而當不勤精進讚嘆精進若能精進讚嘆精進如是為應出家之法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孫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往昔之
時遠於聚落阿練若處多有諸仙在
中而住離仙處不遠有天阿脩羅而
共戰鬪尒時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
著五種容飾首戴天冠捉摩尼拂上
戴華蓋帶於寶劒衆寶革屣到仙人
住處行不由門從壁而入亦復不與
諸仙言語共相問訊還從壁出尒時
有一仙人而作是語毗摩質多羅等
無恭敬心不與諸仙問訊共語從壁
而出復有一仙而作是言阿脩羅等
若當恭敬問訊諸仙應勝諸天今必
不如有一仙問言此為是誰有一仙
言此是毗摩質多阿脩羅王仙人復
言阿脩羅法知見微淺無有法教無
尊敬心猶如農夫諸天必勝阿脩羅
負尒時帝釋後到仙邊即捨天王五
種容飾從門而入慰勞諸仙遍往觀
察語諸仙言盡各安隱無諸惱耶問
訊已訖從門而出復有一仙問言此
為是誰安慰問訊周遍察行然後乃
出甚有法教容儀端正一仙答言此
是帝釋有一仙言諸天極能敬順為

行調適諸天必勝阿脩羅貪毗摩質多羅聞諸仙讚嘆諸天毀呰阿脩羅甚大瞋恚諸仙聞已往詣阿脩羅所語言我等聞尒甚大瞋忿即說偈言

我等故自來　乞索所願　施我等無畏
莫復生瞋忿　我等若有過　願教責數我

毗摩質多以偈荅言

不施汝無畏　汝等侵毀我　卑遜求帝釋
於我生毀呰　汝等求無畏　我當與汝畏

尒時諸仙以偈荅言

如人自造作　自獲於果報　行善自獲善
行惡惡自報　譬如下種子　隨種得果報
汝今種苦子　後必還自受　我今乞無畏
逆與我怖畏　從今日已往　使汝畏無盡

諸仙面與阿脩羅語已即乘虛去　毗摩質多羅即於其夜夢與帝釋交兵共戰生大驚怕第二亦尒第三夢時帝釋軍衆果來求戰時毗摩質多即共交兵阿脩羅敗帝釋遂進至阿脩羅宮尒時帝釋種種戰諍既得勝已詣諸仙所諸仙在東帝釋在西相對而坐時有東風仙人向帝釋即說偈言

我身久出家　腋下有臭氣　風吹向汝去

移避就南坐　如此諸臭氣　諸天所不喜
尒時帝釋以偈答言
集聚種種華　以爲首上鬘　香氣若干種
能不生猒離　諸仙人出家　氣如諸華鬘
我今頂戴受　不以爲猒患
佛告諸比丘帝釋居天王位長夜恭敬諸出家者汝諸比丘以信出家亦應當作如是欽敬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釋提桓因顏色殊妙過於人天於其中夜來至佛所稽首佛足在一面坐時祇洹中晃然大明踰於晝日尒時釋提桓因即說偈言
除滅何事安隱眠　滅除何物無憂愁
滅何一法瞿曇讚　唯願爲我決衆疑
尒時世尊說偈答言
滅除瞋恚安隱眠　滅除瞋恚無憂愁
去除瞋恚棘毒根　汝今帝釋應當知
如是瞋恚壞美善　除滅上事聽所讚
釋提桓因聞佛所說遶佛三匝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月八日四
天王遣使者案行天下伺察世間有
慈孝父母敬順尊長奉事沙門婆羅
門脩於善法及行惡者是故宜應脩
行善法滅除衆惡撿情守戒至十四
日四天王復遣太子案行天下至十
五日四天王自案行伺察亦復如是
時四天王旣伺察已往帝釋善法堂
上啓白帝釋并語諸天世間人中多
有不孝父母不敬沙門婆羅門者不
奉事師及家尊長乃至無有多持戒
者尒時帝釋及諸天衆聞斯語已慘
然不樂諸天咸作是言損諸天衆益
阿脩羅若世間中有人常能孝順父
母供養沙門婆羅門乃至多能持戒
四天王上啓帝釋時諸天等極大歡
喜咸作是言世間人中脩行善事極
爲賢善作所應作增益諸天損阿脩
羅帝釋歡喜即說偈言

月八十四日　及以十五日　并及神足月
受持清淨戒　是人得生天　功德如我身

佛告諸比丘帝釋所說不名善說所
以者何若漏盡阿羅漢所作已辦應

作是偈

月八十四日　及以十五日　并及神足月
受持清淨戒　斯人獲勝利　功德如我身

佛與羅漢應說斯偈名稱實說名為
善說佛說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往昔之時
質多阿脩羅王病患委困時釋提桓
因往詣其所阿脩羅語帝釋言願汝
使我病差安隱身得平健肥鮮如前
帝釋語言汝可教我阿脩羅幻化之
法我當使汝安隱病差歡樂如前阿
脩羅言待我問諸阿脩羅等若可尒
者我當教汝阿脩羅王即問諸阿脩
羅尒時其中有一諂偽阿脩羅語毗
摩質多羅言帝釋長夜行直善行無
諸諂偽汝可語帝釋言諸學阿脩羅
諂偽幻者當入盧樓地獄帝釋若語
汝言我不學彼阿脩羅者汝但捨去
汝患必愈阿脩羅王即用其語說偈
語帝釋言

千眼帝釋舍脂夫　若知幻法必當墮

於彼盧留地獄中　滿足一劫被燒煮
尒時帝釋聞斯語已即言止止不須
幻法尋即願言令汝病差安隱無患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雖處天位尚
不諂曲真實行事况汝出家剃除鬚
髮而當不離諸諂偽事行質直乎若
行質直應出家法佛說是已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帝釋來詣佛所將欲還
時請受一戒何謂一戒若我還宫見
諸怨憎設來害我我於彼所終不加
害毗摩質多羅既聞帝釋持如是戒
便捉利劒於路而待時釋提桓因聞
阿脩羅在於路側捉劒而待還語阿
脩羅言止止汝今自縛毗摩質多語
帝釋言汝於佛所受一戒言若我還
宫見諸怨憎設彼害我我於彼所終
不加惡豈可不受如是戒耶帝釋荅
言我雖受戒語汝住住汝今自縛如
是之言於戒無犯毗摩質多羅言憍
尸迦放我帝釋語言汝作呪誓更於
我所不為怨疾我當放汝毗摩質多

羅即說誓言
貪瞋妄語謗賢聖　如是惡報使我得
尒時帝釋聞斯誓已即語毗摩質多羅言我今放汝釋提桓因還至佛所頂礼佛足白佛言世尊毗摩質多羅聞我受戒即捉利劒在於路側伺當於我時我還語阿脩羅言止止汝今自縛毗摩質多即語我言汝於佛所受於一戒若我還宮見有怨憎設来宮我我於彼所終不加惡豈可不受如是戒耶我即答言我雖受戒但語汝住汝今自縛如是之言於戒無犯毗摩質多羅即語我言憍尸迦放我我即語言汝可重誓更於我所莫生憎疾我當放汝時毗摩質多羅聞我語已即說誓言
貪瞋妄語謗賢聖　如是惡報使我得
我聞其誓即放令去帝釋復白佛言此阿脩羅作重誓已從今已後更不作於怨憎惡耶佛告帝釋阿脩羅設不作誓猶不為惡況作誓已尒時帝釋聞佛所說踊躍歡喜即於坐沒尋還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昔於一時
帝釋與阿脩羅戰當于尒時諸天不
如阿脩羅勝尒時帝釋見已不如尋
即迴駕欲還天宮於其道中見苦婆
羅樹時樹上有金翅鳥巢尒時帝釋
即勑御者摩得梨言此巢中有二鳥
卵脫能傷損汝可迴車避於此樹帝
釋即向摩得梨而說偈言

汝觀樹上巢　巢中有二卵　令車若往彼
必衝而傷破　我若以此身　入阿脩羅陣
喪失於身命　終不傷鳥卵

說是偈已尋即迴車時阿脩羅衆見
帝釋迴生大恐怖各作是言帝釋向
者詐現退散今復迴者必破我軍阿
脩羅衆即時退諸天逐退迫到其城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居天王位猶
能長夜修於慈忍汝等比丘當如是
學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
尒時釋提桓因與拔利婆婁支阿脩
羅夜詣佛所威光熾盛礼佛足已在

一面坐時彼帝釋毗妻支光明普照
祇洹猶如晝日時拔利毗妻支在一
面坐而說偈言

夫人常精進　所求必使得　既求得義理
安隱受快樂

帝釋亦說偈言

夫人常精進　所求必使得　既求得事業
修忍最為勝

尒時帝釋白佛言世尊我等所說何
者利益何者無利佛告帝釋善分別
者皆是善說汝等今當聽我所說即
說偈言

一切衆生皆為利　各各隨心之所欲
等同利欲適願樂　夫人精勤求必得
既得事業忍最勝　是故應當修行忍

帝釋毗妻支聞佛所說礼佛足已即
於彼處而沒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
竹林尒時王舍城中有一貧人極為
窮困甚可憐愍於佛法中生清淨信
能淨持戒少讀誦經亦能小施有此
四事因緣果報身壞命終生忉利天
勝妙善處此新生天有三事勝一色

貌勝二名稱勝三壽命勝諸天見已皆共恭敬往帝釋所白帝釋言有新生天有三事勝於餘諸天帝釋言我先曾見彼新生天本為人時貧窮困苦擾為寒悴直以信心向於三寶能淨持戒少多修施今得生此忉利天上尒時帝釋即說偈言

若於三寶生淨信　其心堅固不動轉
持所受戒不毀犯　當知此人不名貧
名為智慧壽命人　以敬無上三寶故
得生天上受勝樂　是故應當作斯學

尒時諸天聞此偈已歡喜信受作礼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尒時王舍城有九十六種外道遊各各祠祀設有檀越信心於外道遊勒者言當先供養我師遊勒若信外道婆羅婆寔是者亦言先當供養我師婆羅婆寔若信外道乹陁者咸言先與我師乹陁大觀後與餘者若信外道名三水者言當供養我師三水若信外道名老聲聞者言先供養我師老聲聞若信外道大聲聞者亦言供

養我師大聲聞若信佛者咸言應先
供養我師如來及以衆僧時釋提桓
因作是念言今王舍城人生大邪見
佛僧在世若生邪見名為不善帝釋
尒時尋自變身為老婆羅門容貌端
正乘以白車駕以白馬諸摩納等圍
遶左右向於寺塲當中直過時王舍
城人咸作是念今此老婆羅門先向
何處我等隨從尒時帝釋知諸人等
心之所念迴車南旋向靈鷲山到諸
乘駕所住之處於中而止下車前進
往至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尒時
帝釋即說偈言

轉法輪聖王　能度苦彼岸　無怨憎恐怖
我今稽首礼　設人欲修福　當於何處施
又欲精求福　應生淨信敬　今日修布施
来世得善報　於何福田中　少施獲大果

尒時世尊在耆闍崛山中為天帝釋
敷演祠中最為勝者以偈答言

四果及四向　禪定明行足　功德力甚深
猶如大海水　此名為實勝　調御之弟子
於大黑闇中　能然智慧燈　常為諸衆生
說法而示道　是名僧福田　廣大無邊際

若施斯福田　是名為善與　若祀斯福田
是名為善祀　焚物而祭天　徒費而無補
不名為善燒　若於福田所　少作諸功業
後獲大富利　乃名為善燒　帝釋應當知
是名良福田　施僧次一人　後必獲大果
此事是時說　世間解所說　無量功德佛
以百偈讚僧　祠祀中最上　無過僧福田
若人種少善　獲報無有量　是以善丈夫
應當施於僧　能總持法者　是則名為僧
譬如大海中　多有衆珍寶　僧海亦如是
多饒功德實　若能施僧實　是名善丈夫
已獲歡喜信　若能信心施　當知如此人
得三時歡喜　以三時喜故　能度三惡道
除袪諸塵垢　離煩惱毒箭　淨心手自施
自利亦利彼　能設如此祠　是人則名為
世間明智者　信心既清淨　得至無為處
世間之極樂　智者得生彼

帝釋聞是偈已踊躍歡喜於坐處沒還於天宮帝釋還宮未久之間王舍城中長者婆羅門即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比丘僧於明晨朝受大祠歡喜請介時如來默然許之時王舍

城婆羅門長者知佛默然受已請已頂礼佛足各還所止時諸人等既還家已各各辦諸香美飲食清淨香潔供設辦已晨朝敷座具行淨水遣使往詣靈鷲山中白世尊言食時已到尒時如來著衣持鉢衆僧圍遶世尊在前往詣彼城到大祠所既至彼已如來敷座於僧前坐彼城中人敷好床座與僧而坐尒時諸長者等察衆坐定各行淨水諸婆羅門長者手自斟酌種種香美飲食時諸人等各各勸益

尒時世尊觀諸衆僧飯食已訖即時取鉢付於阿難時諸人等各自敷座在佛前坐專心敬仰求欲聽法尒時如來讚其所施而說偈言

婆羅門經書　祠祀火為最　外道典籍中
婆比室為最　於諸世人中　王者最為首
百川衆流中　巨海名為最　星辰諸宿中
月光名為最　於衆明之中　日光最為最
上下及四方　世間及天人　諸賢聖衆中
佛最第一尊

尒時世尊為王舍城人種種說法示

婆利喜諸人踊躍從坐而退佛說是
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須毗羅仙人　滅瞋見八日　病并持一戒
烏巢及婆梨　貧人及天祠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俱薩羅國漸次
遊行至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時波
斯匿王聞佛來至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往詣佛所稽首問訊在一面坐
而白佛言世尊我昔聞汝出家求道
要成無上至真等正覺汝為實有如
是語耶將非他人謗傳者乎為是譏
嫌致於毀呰作此語也佛告波斯匿
言如此語者是真實語非為毀呰亦
非增減實是我語實如法說非非法說
一切外人亦無有能譏嫌我者波斯
匿王復作是言我雖聞汝有如此語
猶未能信何故不信自昔諸人有久
出家者耆宿舊諸婆羅門富蘭那迦
葉末伽梨俱賒梨子刪闍耶毗羅邳
子阿闍多翅舍欽婆羅迦擾多迦栴
延尼乾陀闍提弗多羅彼諸宿舊尚
自不信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況
汝年少而出家未久而當得乎佛言

大王世有四事小不可輕何者為四一者王子雖小亦不可輕二龍子雖小亦不可輕三火雖小亦不可輕四比丘雖小亦不可輕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王者雖為小　具智諸技藝　生處既真正
亦不雜鄙穢　有大美名稱　一切悉聞知
如此雖言小　其實不可輕　欲護己命者
不應輕於小　剎利雖云小　法應紹王位
既紹王位已　法當行誅罰　是以應敬順
不宜生輕慢　於諸聚落中　及以閑靜處
若見小龍子　形狀雖微細　能大亦能小
亦復能興雲　降注於大雨　若以小故輕
必能縱毒螫　欲護身命者　不宜輕於彼
為於己利故　宜應自擁護　亦如有小火
若具於衆緣　猛炎甚熾盛　遇於大暴風
能焚燒山野　既焚林野已　還時還復生
欲護己命者　不應輕小火　若於淨戒所
惡口加罵辱　其身及子孫　一切皆毀謗
於未來世中　當同受惡報　是故應自護
莫以惡加彼　剎利具技藝　龍子及與火
比丘持淨戒　此四不可輕　為護己命故
謹慎應遠離

尒時波斯匿王聞此語已其心戰慄身

毛為竪即從坐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我於今者實有過罪自知毀犯辟如嬰愚狂癡無知所作不善唯願世尊憐愍我故聽我懺悔佛告波斯匿王言我今愍汝聽汝懺悔時波斯匿王既蒙懺悔心大歡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波斯匿王禀性仁孝母初崩背哀號戀慕不自堪勝燒葬母已便自沐浴衣髮故濕於日中時往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佛告王曰王從何來衣髮故濕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我之慈母情特尊敬一旦崩背我送母喪遠至曠野殯葬已訖新浴洗故衣髮猶濕佛告大王汝於母所極愛敬不王即答言實為愛敬設令有人能使我母還得活者我以為軍車軍馬軍步軍悉以與之續我母命心無悔恨設以半國賞之亦不生恨王復言曰佛語誠實一切生者會必歸死佛言實尒實尒生必有死五趣四生無不終者王者臣民婆羅

門衆會歸當死灌頂人王威力自在統領國土會歸終沒轉輪聖王王四天下七寶具足亦會當死五通神仙在於山藪飲水食果亦歸於死三十三天極受快樂光色熾盛處天宮殿壽命延長亦歸終沒諸羅漢等捨於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心得自在正智解脫後邊之身亦歸散滅諸辟支佛獨一無侶常在閑靜亦當散滅諸佛正覺具於十力有四無畏得四無礙能師子吼身亦無常會歸散滅佛言大王我為大王種種分別生必有死略而言之無生不終佛即說偈言

一切生皆死　壽命必歸終　隨業受緣報
善惡各獲果　修福上昇天　為惡入地獄
修道斷生死　永入於涅槃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脫之不受死
諸佛與緣覺　菩薩及聲聞　猶捨無常身
何況諸凡夫

時波斯匿王聞佛所說心開意解更不憂愁歡喜而去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波斯匿王在空閑處獨靜思惟夫為人者云何愛己云何惡己復作是念若身口意行於善業遠離諸惡是名愛己若身口意行不善業作衆惡行名不愛己波斯匿王思惟是已從靜處起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即白佛言世尊我獨靜處作是思惟云何名愛己云何不愛己若能於身口意行善是名愛己若身口意行不善業名不愛己佛言大王實尒若人身口意行惡者是名不愛己何以故彼為惡者雖有怨讎不必速能有所傷害自造惡業毀害甚深是以自作惡業名為不愛己又有為己故作煞盜婬是為損己若人身口意行善者設作是念我捨所愛居家妻子名不愛己實是愛己何以故如此之人雖有親友父母兄弟恩徹骨髓至其衰老不能得救要自身口意修行善能自濟度是名愛己佛即說偈言

若人自愛己　不以惡加彼　無有造作惡

得於快樂者　若人自愛己　應修諸善業
速疾能獲得　種種諸快樂　夫欲愛己者
應當自擁護　譬如邊表城　曠野多賊盜
得值無難時　應當自隱藏　若其失無難
值難苦無窮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波斯匿王於空閑處作
是思惟云何護己云何不護己復自
念言若人修善名為護己若人行惡
名不護己思惟是已即從坐起往詣
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
尊我於靜處作是思惟云何護己云
何不護己復作是念若修善行名為
護己若行不善名不護己佛告大王
實尒實尒若以四兵為兵馬兵車兵
歩兵圍遶自身不名護己何以故非
內護故若人身口意善雖無四兵是
名護己何以故有內護故此內護者
勝於外護故名護己佛即說偈言
若人欲自護　當護身口意　修行於善法
有慙亦有愧　不護三業者　邪見及眠睡
障蔽諸善法　隨從於惡魔　則為自毀傷

是以應自護　修定及智慧　常念佛所教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波斯匿王於閑靜處作
是思惟世界之中少有能得富貴財
業設得財業不尚驕奢貞廣知足節
有衆人得勝財業驕逸自恣貪著於
欲加惱衆生如是人多波斯匿王於
閑靜處思惟是已從坐而起往詣佛
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即白佛言世
尊我於靜處作是思惟世界之中若
設有人得勝財業心自知足能不驕
恣不著於欲不惱於人如是人少若
復有人得勝基業憍逸自恣貪著於
欲加惱衆生如是人多佛言大王實
尒實尒世界之中多有衆人得封祿
已憍慠自恣貪著於欲苦楚衆生如
是愚人長夜受苦得大擯滅命終之
後必入地獄佛言大王譬如魚師及
其弟子於捕魚法善巧方便以細密
網截流而拖魚鼈黿鼉水性之屬為
網所得此水性等入網之者悉皆集

在魚師之手寧挠旋轉任魚師意世間之中多有衆人得勝封祿憍慢自恣貪著五欲加惱衆生亦復如是所以者何如斯愚人即入魔網為網所獲周迴舉動住魔所為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縱逸著事業　荒迷著五欲　不知有惡果
如魚入密網　此業已成就　極受大苦惱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波斯匿王於閑靜處作是思惟世界之中少有於人得勝封祿而不憍恣不著五欲不惱衆生世界之中多有衆人得勝基業憍慢自恣貪著五欲加惱衆生思惟是已從坐處起即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今靜處作是思惟世界之中少有衆人得勝基業不憍恣不貪五欲不惱衆生多有衆人得勝基業貪著五欲加惱衆生佛言大王如是如是實如汝語辟如獵師鑿穽捕麁驅入穽中隨意而取世界之中多有衆人得勝基業憍逸自恣貪著五欲苦楚衆生亦復如是如斯愚人入於魔穽

從魔所為當入地獄　長夜受苦尒時
世尊即說偈言
縱逸著欲業　荒迷嗜五欲　不知後惡果
如鹿入深穽　極受諸苦惱　行此惡業者
悲苦受苦報　悔恨何所及　修於善業者
後獲妙果報　臨終情歡豫　後則無悔恨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即白佛言世尊有一長者名摩訶南其家巨富多饒財寶佛問王曰云何大富王白佛言彼長者家金銀珎寶數千万億不可稱量況復餘財雖有財富不能飲食所可食者雜糠麁澁若作羹時渾煮薑罷煮已還取賣為財用所可衣著唯著麁布五総踈弊以為內衣乘朽故車連綴樹葉以為繖蓋未曾見其施沙門婆羅門貧窮乞兒若欲食時要先閉門恐諸沙門婆羅門等來從其乞佛言大王如此之人非善丈夫何以故得斯財富不能開意正直受樂又復不能孝養供給妻子亦不賜與

奴婢僕使又不時時施諸沙門婆羅門亦復不求上崇生天之報譬如鹵地有少汪水以鹹苦故無能飲者乃至竭盡世間慳夫亦復如是大得財業不能施用身自受樂亦復未能供養父母及與妻子并其眷屬奴婢僕使親友知識悉不惠與雖豐財寶都無利益佛言大三善丈夫者得於財業能自施用正直受樂亦能供養師長父母及與妻子并其眷屬奴婢僕使親友知識乃至供養沙門婆羅門貧窮乞匄悉能惠施如斯善人所得財寶名為上業作快樂因生天之緣此人聚財成就大善譬如近城村邑聚落有清冷池流出好水四邊平正多饒林樹種種華果育柔軟草遍布其地一切眾人皆得洗浴并獲好飲飛禽走獸翱翔嬉樂善健丈夫亦復如是乃至生天成就大善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譬如鹹鹵土　中有冷汪水　鹹苦不可飲
後自煎洄盡　慳夫亦復尒　雖有多財寶
不能自衣食　亦不施他人　是名為慳者

有財能布施　辟如平博地　有好清流池
林木甚蔚茂　人獸同快樂　是名為智者
如似大牛王　生則受快樂　死則生天上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城中有大長者名摩訶男無有子胤遇患命終尒時國法若不生男命終之後家財入官以是之故摩訶南所有財產應入國主時波斯匿王身體坌塵往詣佛所既頂礼已却坐一面佛告王曰今日何故身體坌塵顏容改常而來至此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舍衛城中有大長者名摩訶南昨日命終以無子故所有財寶稅入于官視其財寶冒涉風塵是以坌身佛問王曰摩訶南寶巨富耶王即答言實尒世尊云何大富金銀珍寶數千億万不可稱計況復餘財雖有珍寶多諸儲積以慳貪故惜不食敢所可食者秋稗雜糠摳為麁澁若作羹臛薑一羅煑已還取賣為財用所可著者唯衣麁布五緫麁弊以為內衣乘朽故車連綴樹葉以為繖蓋未曾見其修少布施沙門婆羅門貧窮乞兒

佛言如此愚人非善丈夫何以故雖有財寶不能開意正直受樂又復不能供養父母及與妻子亦不賜與奴婢僕使不時時施與沙門及婆羅門亦復不求生天善報佛告王曰此摩訶南乃往昔時已曾於多伽羅瑟辟支佛所種少善根尒時布施飲食不至心施不信心施不手自施不恭敬施擯擲而與布施已訖後復生悔作是念言我之飲食去何與此剃頭沙門不如自與家中僕使於其捨身得生舍衛城第一巨富大長者家雖復生彼富長者家由先施食有悔心故自然不憙著好衣裳亦復不喜食於美食鞍馬車乘嚴飾之具悉不憙樂大王當知摩訶南於昔往日其家豪富為錢財故煞異母弟以是因緣入於地獄無量年歲受諸苦惱由是之故錢財亡逐常沒於官摩訶南於多伽羅瑟辟支佛所施食因緣受福已盡如大罪人捨身之後入于地獄摩訶南捨身亦復如是入大叫喚地獄時波斯匿王復白佛言世尊彼摩訶

南捨身實入大叫喚地獄耶佛言實
入時王聞已悲泣流淚王整衣服偏
袒右肩合掌說偈

錢財穀帛并珎寶　奴婢僕使及眷屬
一切無隨無隨者　亦不能取其少分
為死所侵捨故尸　一切財寶雖羅列
都無一物是儲有　亦復不能持少去
為有何物隨逐人　譬如有影隨其形
善惡受報必不失　唯此隨人猶如影

尒時世尊以偈荅言

善惡隨逐人　譬如影隨形　隨其所趣向
未曾相捨離　譬如少資粮　越險增苦惱
行惡亦如是　不能至善徑　譬如豐資粮
安樂越險道　修福者亦尒　安隱至善處
譬如久別離　至於曠遠處　安隱得還家
其心甚悅豫　妻子及眷屬　歡喜極快樂
修善者亦尒　善業來迎接　亦如離眷屬
會合得歡喜　是以應積善　當為後世故
欲得後世福　應修行正行　今不被譏呵
後受於快樂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當于尒時波斯匿王欲設大

祀養千牛王皆繫於柱并及犛牛水牛乳牛犢及小牛盡各數千羖羊等亦復數千種種畜生皆繫祀塲時餘國中諸婆羅門聞王大祀自遠而至進集舍衛城時衆多比丘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聞波斯匿王欲設大祀養千牛王并及犛牛水牛乳牛小牛及犢盡各數千羖羊等亦復數千如是種種諸畜生等皆悉繫著於彼祀塲又聞餘國諸婆羅門聞波斯匿王施設大祀一切雲集在王舍城諸比丘乞食已訖攝於衣鉢洗足已去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等今日入城乞食聞如是事尒時世尊聞是語已即說偈言

月月百千祀　脩此以求福　不如一信佛
十六分中一　月月百千祀　脩此以求福
不如一信法　十六分中一　月月百千祀
脩此以求福　不如一信僧　十六分中一
月月百千祀　脩此以求福　不如一慈心
十六分中一　月月百千祀　脩此以求福
不如憐衆生　十六分中一　月月百千祀

修此以求福　不如憐鬼神　十六分中一
月月百千祀　不如一善心　憐愍畜生類
十六分中一　月月百千祀　不如於佛說
生信而愛樂　十六分中一　假使修諸祀
及與事火法　修此欲求福　行此諸祠祀
滿足一年中　不如正身立　一礼敬向佛
四分中之一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波斯匿王叔攝剎利眦舍首陁羅沙門婆羅門持戒破戒出家乃至伎兒旃陁羅等悉皆繫閉[illegible]諸比丘入城乞食聞如是事食已洗足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等入城乞食聞波斯匿王叔攝剎利眦舍首陁羅沙門婆羅門出家持戒破戒及伎兒旃陁羅等悉皆繫閉尒時世尊聞斯語已即說偈言

王者繫縛人　以鐵木及繩　賢聖觀斯事
深知非牢縛　若戀於妻子　錢財及珎寶
如是繫縛人　堅牢過於彼　妻子及財寶
愚人生繫著　其實如瀑流　漂沒諸凡夫

是以宜遠逝 逝向於解脫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菩提及母 愛已及護己 捕魚并麞鹿

慳并及命終 祠祀及繫縛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四　不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初誦第四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摩竭提國阿闍世王將領四兵來共波斯匿王交陣大戰時阿闍世王韋提希子破波斯匿王所將軍衆波斯匿王單乘一車獨得入城時諸比丘入城乞食見是事已乞食訖洗足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我等晨朝入城乞食見阿闍世王及波斯匿王各嚴四兵極大鬪戰波斯匿王所將四兵爲彼所破唯王一身單乘一車獨得入城尒時世尊聞斯事已即說偈言

勝則多怨疾　負則惱不眠　若無勝負者
寂滅安睡眠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摩竭提阿闍世王及波斯匿王各嚴四兵交兵大戰波斯匿王大破阿闍世王所將兵衆并復擒得

阿闍世王身波斯匿王既得勝已與阿闍世王同載一車來詣佛所頂礼佛足時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此摩竭提阿闍世王韋提希子我於彼所初無怨嫌彼於我所恒懷憎嫉然其是我親友之子以是之故我今欲放令得還國佛言大王可放令去若能放彼王於長夜有大利益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力能破他軍　還為他所壞　力能侵掠人
還為他所掠　愚謂為無報　必受於大苦
若當命終時　乃知實有報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波斯匿王於閑靜處作是思惟佛所教法極有義利能得現報無有熱惱不待時節能將於人到于善處語諸人言汝等來善示汝妙法夫為智者自身取證深得解達須善友須善同伴恒應親友如是善友不向惡友并惡知識遠離惡伴思惟是已從坐處起往詣佛所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於閑處作是思惟佛

所教法有大義利能招現報無諸熱惱不待時節乃至不與惡友交遊佛告王曰實尒實尒佛所教法有大義利能招現報乃至不與惡伴交遊我於往時在王舍城耆梨跋提林尒時阿難比丘獨在靜處作是思惟善知識者梵行半體阿難起已来至我所頂礼我已而作是言善知識者梵行半體非惡知識惡伴惡友我告阿難止止莫作是語所以者何夫善知識善友善伴乃是梵行全體又善友伴者不與惡知識惡友惡伴而為徒黨何以故我以善知識故脫於生死是故當知善知識者梵行全體如是之事應分別知佛所說法有大義利能招現報乃至不與惡友惡伴惡知識等而為伴黨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於諸善法中　不放逸最勝　若當放逸者

賢聖所譏嫌　若不放逸者　獲於天帝位

於諸天中勝　於作無作中　不放逸最勝

若不放逸者　坐禪盡諸漏　速得於勝果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介時波斯匿王於閑靜處作是思惟頗有一法能得現利及後世利作是念已往詣佛所頂礼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頗有一法能得現利後世利不佛告王曰我有一法修行增廣現在未来多所饒益所謂修行不放逸法現得利益来世亦利辟如大地能生百穀一切草木一切善法亦因不放逸生不放逸增長不放逸廣大大王猶如大地一切種子因地而生因地增廣一切衆生因不放逸亦復如是一切根香中黑堅實香最為第一此事亦介一切善法因不放逸堅實香中赤栴檀為第一此事亦介一切善法因不放逸為本不放逸者是實法因不放逸者善法生處一切華鬘中乹陁婆梨琴華鬘最為第一一切善法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説一切水生華中青蓮華第一一切善法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説一切畜生跡中為跡最大一切善法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説如與賊戰能先出鬪名為第一一切善法不放

逸第一餘如上說一切獸中師子第一善法之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說一切樓觀高波鄰寫寂為第一善法之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說一切閻浮提樹閻浮提界上樹寂為第一善法之中不放逸為第一餘如上說一切詹婆羅樹中鳩羅苦婆羅寂為第一諸善法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說一切波吒羅樹中錦文芭吒羅為第一諸善法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說一切樹中波利質多羅為第一諸善法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說一切山中須弥山第一諸善法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說一切金中閻浮檀金第一諸善法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說一切妙衣迦尸衣第一諸善法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說一切色中白為第一諸善法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說一切鳥中金翅為第一諸善法中不放逸第一餘如上說一切明中日光為第一不放逸法亦復如是餘如上說如上說諸修行善行不放逸者是其根本是其生因是故大王汝今

應脩不放逸法亦應依止不放逸法
王若如是王之夫人及以妃后亦不
放逸王子大臣及諸官屬亦復如是
若不放逸即是守護中宮內外以不
放逸故倉庫盈滿王不放逸則為自
護并護一切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不放逸最勝　放逸多譏嫌　今世不放逸
後世得大利　現利他世利　解知二俱利
是名為健夫　明哲之所行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波斯匿王於閑靜處作
是思惟世有三法　一者可憎二不可
愛三不可追念何謂可憎所謂老也
何謂不可愛所謂病也何謂不可追
念所謂死也波斯匿王思惟是已即
從坐起往詣佛所頂礼佛已在一面
坐白佛言世尊我於靜處作是思惟
世有三法一者可憎二者不可愛三
者不可追念何謂可憎所謂老也何
謂不可愛所謂病也何謂不可追念
所謂死也佛告王曰如是如是此三
種法實如王言佛言大王世間若無

此三佛不出世亦不說法以有此三故佛出世為衆說法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王車嚴飾盛　莊挍甚奇妙　久故色毀敗
如身必歸老　實法無衰老　展轉相付故
出哉老賊惡　端正殊妙色　汝能壞敗也
設壽滿百年　必入于死徑　病來奪其力
老將付與死　是故常樂禪　撿心勤精進
了知生邊際　勝彼魔軍衆　度有生死岸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布施之時應與何處佛荅王曰隨布施者隨意所樂布施於彼王復問佛布施何處得大果報佛荅王曰汝問異前我今問汝隨汝意荅如出軍陣欲鬪戰時如東方有剎利剎利盛壯有力然其不能善解兵法亦復不知善調其身及以射術畏憚前敵生于驚懼每常先退不能住其所止之處射箭不遠設復射箭終無所中不堪處彼大陣之中大王若鬪戰時有如此人王當

安慰汝親近我當重賞賜王能尒不王言世尊我實不用如是之人何以故鬪戰之時所不須故南方有婆羅門西方有毗舍北方有首陁亦復如是如此人等王當用不王言若鬪戰時皆所不用佛言若鬪戰時東方有刹利來年在盛壯身體丁大驍勇有力善解兵法兼知射術種種諸術多諸手伎善能調身勇於向敵大膽不懼心無驚畏見敵不退住所住處彎弓遠射能中於物箭不虛發勇捍直進能壞大陣大王若鬪戰時當用何者王荅佛言用勇健者何以故鬪戰之法須勇健故南西北方亦復如是佛告大王如是大王若有沙門婆羅門五支不具不任福田復有五支滿足堪任福田施得大果得大利益極為熾盛果報增廣云何名為具於五支斷恚睡眠調悔及疑自知除五欲名斷除五蓋云何斷除五蓋斷除欲盖瞋除五蓋云何滿足五支滿足無學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若能滿足如是五支沙門婆羅門施得大果名大熾然果報深廣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辟如有一人　驍勇有大力　兼善解射術
衆技悉備知　鬪戰須此人　當厚賜財寶
并與其爵賞　不擇其種姓　但錄其功勲
大王應如是　若能行善者　柔和修忍辱
能見四真諦　得入於聖位　供養黠慧者
不應擇種姓　住處悉應有　飲食并卧具
如此之供養　應有具戒者　於大洪流中
應作浮囊栰　并造作橋船　自渡亦濟他
安直多聞者　辟如有密雲　遍覆於世界
電光甚赫曜　雷音聲遠震　降注于大雨
土地普沾洽　衆卉木藂林　無不蒙潤者
禾稼既滋茂　農夫生悦慶　如是信施主
多聞能惠施　無有慳嫉者　潤澤踰飲食
勸讓益進與　如雷音遠震　辟如降注雨
大獲於子實　能修布施者　大獲於功德
後得涅槃樂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婆羅門種常生婆羅門家剎利種常生剎利家不佛告王曰汝今不應作如是語何以故有四種人一者從明入明

二者從明入冥三者從冥入明四者從冥入冥何謂從冥入冥若有衆生生於下賤貧窮之者或生魁膾技巧之家或身羸瘦其形極黑顮盲瘖瘂諸根不具為他作使不得自在如此之人或身行惡業或口作惡業或心念不善身壞命終墮於地獄是名從冥入冥如從廁出復入一廁我說此人從冥入冥若如此人生於下賤及魁膾技巧或身羸瘦其形極黑顮盲瘖瘂諸根不具為他走使不得自在是名為冥若如此人能身行善能口行善能意行善身壞命終得生天上如此人從地而起得昇於床從床而起得乘於車從車而起得乘於馬從馬而起得乘於象從象而起得昇宮殿以是緣故我說從冥入明何謂從明入冥若有人生於刹利家或復生於婆羅門家或生大長者家多饒財寶巨富無量庫藏盈溢多諸僕從輔相大臣親友眷屬亦甚衆多身形端正有大威力如是之人是名為明若此之人身行惡業口行惡業意行惡

業身壞命終墮於地獄如人從宮殿下墮於象上從象上下而乘於馬從馬上下而乘於車從車上下而坐於床從床而下墮落於地從地而墮墜於糞坑我說此人從明入冥何謂從明入明若有人生於剎利大婆羅門家或生長者多饒財寶巨富無量庫藏盈溢多諸僕從輔相大臣親友眷屬亦甚衆多身形端正有大威力此名為明如此之人身行善業口行善業意行善業身壞命終得生天上如似從一宮殿至於宮殿從象至象從馬至馬從車至車從床至床如此之人我說從明入明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大王沒當知　貧窮不信者　瞋恚懷嫉妬
恒起惡覺觀　邪見無恭敬　沙門婆羅門
持戒及多聞　見則加罵辱　設有少財物
無有奉施心　毀罵施與者　如此之業緣
必墮於地獄　是業墮地獄　名從闇入闇
大王今當知　貧窮好施者　有信無瞋恚
慚愧而好施　沙門婆羅門　持戒及多聞
起敬禮問訊　常行正善行　自施讚施者
受者亦讚嘆　如是至後世　生三十三天

此名從此闇　將入於明處　大王又當知
大富而不信　心常懷瞋恚　常起貪嫉妬
邪見不恭敬　沙門婆羅門　持戒及多聞
見則加罵辱　無有奉施心　從此而命終
墮於惡地獄　名從明入闇　大王又當知
大富信無瞋　慙愧得具足　能捨大慳心
沙門婆羅門　持戒及多聞　起敬而問訊
常行於正善　自施讃施者　受者所歎譽
捨此身命已　以是果報故　生三十三天
此名從於明　而入於明處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波斯匿王於日中時乘駕輦轝往詣佛所身體塵坌尒時世尊而問王言大王何故以日中來至於此身體塵坌王白佛言世尊國事廣大衆務猥多斷理穌訖來詣佛所以是之故身體坌塵佛言大王我今問汝隨汝意荅大王辟如有人從東方來稟性正直未曾虛欺為衆所信設語王言今者東方有大石山上連於天下達於地從東方來其所歷處所有林卉有生之類悉皆摧碎南西北方

亦復如是皆為衆人深生信心亦相謂言今者四方有大石山一時俱至又無孔穴可逃避處天龍人鬼有生之類咸皆碎滅甚可怖畏佛告王曰當於尒時設何方計而得免難王言世尊當尒之時更無方計唯信佛法修行真行更無餘方佛言大王如王所說乃至除信佛法更無餘計大王何故作如是語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設如灌頂受王位者為兵馬兵車兵步兵各嚴戰具如此大山無可共鬪刀箭弓矟無可用處若以呪術錢財貢獻如此之事無如之何亦復無有求名捔力諍勝之處是故世尊我言應修善法遠離虛妄除信佛法更無餘計佛言如是大王如是大王老山能壞壯年盛色病山能壞一切強健死山能壞一切壽命衰耗之山能壞一切榮華富貴妻子喪沒眷屬分離錢財亡失大王有如是四方碎壞世間隨逐於人實如汝言唯有修行真法除於佛法更無餘計尒時世尊即說頌曰

辟如四方有大山　廣大深厚無涯際
從四面来一時至　憧惶奔走無避處
為車馬兵不能拒　咒術財寶不能却
如是大王無常山　老病死山衰滅山
殘滅一切有生類　刹利首陁婆羅門
乃至下賤真陁羅　在家出家修梵行
及以全戒至毀禁　悉皆殘滅無遺餘
是以智人應修善　尊崇三寶行衆福
身口及意常清淨　現得名譽後生天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波斯匿王往詣佛所稽
首佛足在一面坐時祇洹中有長髮
梵志七人復有裸形尼乹七人復有
一衣外道七人身皆長大波斯匿王
見諸外道在祇洹中經行彷徉時波
斯匿王從坐而起合掌敬心向諸外
道自說我是波斯匿王如是三說佛
告波斯匿王何故見此長髮裸形一
衣之人如此恭敬王言世尊我國有
此三人何羅漢中名為最勝佛告王
言汝不善知他心所趣云何知是羅
漢非羅漢也如共久處用意觀察尒

乃可知持戒破戒雖復久處聰智能知愚者不知若其父母親里眷屬有死亡者可分別知若無此事難可了知若遭厄難為人強逼令行殺害或為女人私處逼迫而不犯戒可知堅實隨逐觀察乃能可知淨行不淨欲試其智聽其所說唯有智者善能分別唯有智人久處乃可知王即讚佛言善哉世尊如佛所說久處共住尒乃可知持戒破戒臨難別人觀察其行知淨不淨講說議論乃別其智凡此上說有智能知愚者不知久處乃知非可卒知何以故我所使人亦使着如是形服使遠至他國察彼國中或經八月或至十月作種種事已還來歸國五欲自恣一切所作如前無異是以知佛所說實是善說王又白言世尊我亦先知有如是事但卒不觀察便起恭敬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不以見色貌　而可觀察知　若卒見人時
不可即便信　相貌似羅漢　實不攝諸根
形貌種種行　都不可分別　如似塗耳鐺

亦復如塗錢　愚者謂是金　其内實是銅
如是諸人等　癡闇無所知　外相似賢善
内心實毒惡　行時多將從　表於賢勝者

佛説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説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有五國王共集一處各相謂言五欲之中何者最妙一王説曰色為第一次王説言聲為第一次王説言味為第一第四王言香為第一第五王言細滑第一諸王心意人各不同各見第一乃相謂言我等心意所美不同各競其理可詣佛所禀受分別波斯匿王而為上首共詣佛所五王尒時禮佛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我等五王私共議論五欲之中何者第一一王説言色為第一如此五王所説不同各稱第一所説不同故來詣佛所諮問斯義何者第一佛説若於色中取其像貌心意封著稱適其意當於尒時設有妙色勝於此者但以所著為勝不顧色妙聲香味觸亦復如是乃至於觸受其相貌心意計著以為最勝尒時有一婆羅

門名曰昇嶷即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欲有所說唯願聽許佛告昇嶷宜知是時昇嶷即說偈言

央伽大王畜寶鎧　摩竭提主得大利
佛出其國最上寶　名稱普聞如山王
辟如蓮華新敷榮　光暎泉池香遍至
佛亦如日處虛空　光明周普照世界
諦視如來智慧力　猶如猛火炎熾盛
開諸眼目作大明　諸有疑惑來稟化
一切悉得決所疑

五王皆讚美偈訖各以上衣以用賞之尒時五王聞佛所說皆大歡喜從坐而去王去已後昇嶷合掌向佛即以五衣奉上於佛唯願納受佛即納受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波斯匿王身體肥大喘息極麁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佛告王言王今身體極為重大至於動轉出入息時極為大難王白佛言如是如是如世尊教今患此身以

為慙愧用自識可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夫人常當自憶念　若得飲食應知量
身體輕便受苦少　正得消化護命長

尒時烏帶摩納在於衆中王告摩納言汝能受持此偈於我食時常能為我誦此偈不若能誦者我當賞汝日百金錢我之所食常當聽汝先我前食烏帶摩納尒時荅言我能佛重為波斯匿王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嘿然而住波斯匿王礼佛而退烏帶摩納小在後住受持此偈佛告摩納王若食時恒為王說如此上偈尒時波斯匿王日日減食身體日日轉小漸得輕便波斯匿王後至佛所身體輕便轉得端正白佛言世尊我於今者奉佛勅教現身之中受無量樂南無佛婆伽婆至真等正覺知我現報現前利益由節食故

得勝毀壞從佛教　一法福田可猒患
明闇石山著一衣　諸王喘息名跋瞿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摩納名阿脩羅揾往詣佛所不善口意面於佛前加諸罵辱

尒時如来見聞是已即說偈言
行善不瞋恚　布施常實語　不瞋不害者
勝於懷惡忿　慳貪及妄語　親近惡人者
當知此衆生　積瞋如丘山　瞋恚如逸馬
制之由轡勒　控轡不名堅　制心乃名堅
是故我今者　名為善調御
尒時摩納即白佛言我實愚闇所為不善面於佛前加諸罵辱唯願世尊哀受我懺佛言摩納知汝至心憐愍汝故受汝懺悔使汝從今善法增長無有退轉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摩納名曰畀嶷往詣佛所面於佛前不善口意罵詈世尊加諸誹謗種種麤惱尒時如来見聞是已語畀嶷言辟如世間於大節會餚無提日當於其夜汝於彼時願以衣服瓔珞種種餚饍餉親戚不畀嶷荅言實尒餉與佛告畀嶷若彼不受汝之所餉此餉屬誰畀嶷荅言若彼不受我還自取佛言如是如是畀嶷汝於如来至真等正覺所面加罵辱作

諸謗毀種種觸惱汝雖與我我不受取辟如世人有所捨與前者受取是名捨與亦名受取有人雖施前人不受是名為捨不名為受若人罵詈瞋打毀呰更還報者是名為捨是名為受若人罵詈瞋打毀呰忍不加報是名為捨不名為受昇嶷言瞿曇我聞先舊長老宿德咸作是言世若有佛無上正真等正覺面前罵詈終不生惱我今罵汝汝便生惱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無有瞋恚者　於何而得瞋　調順正命者
無瞋汝當知　若瞋不報瞋　鬪戰難為勝
若不加報者　是則名為上　不瞋勝於瞋
行善勝不善　布施勝慳貪　實言勝妄語
不瞋不害者　常與賢聖俱　近諸惡人者
積瞋如丘山　瞋恚如狂馬　制之由轡勒
轡勒未為堅　制心乃名堅　是故我今者
名為善調乘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在祇洹外露地經行時婆羅突邏闍極為惡性往詣佛

所面於佛前惡口罵辱生大瞋惱加
諸毀謗望佛慚恥尒時世尊見聞是
已默然而住時婆羅突邏闍見佛默
然復作此言汝今嘿然我已知汝墮
於負處尒時如来即說偈言
除祛勝負者　寂滅安隱眠
婆羅門言瞿曇我實有過嬰愚無智
所為不善今我自知唯願世尊聽我
懺悔佛告婆羅門汝於面前毀罵如
来阿羅呵三藐三佛陁加諸誹謗種
種觸惱汝實愚小癡惑無智所作不
善我隨汝故受汝懺悔使汝善法增
長履行不退受懺悔已婆羅門甚大
歡喜頂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世尊於其晨朝著衣持
鉢入城乞食時婆羅門突邏闍遥見
如来疾走往趣到佛所已覆於佛前
面加罵辱毀謗世尊種種觸惱又復
掬土欲以坌佛然所掬土風吹自坌
不能汚佛尒時如来見是事已即說
偈言
無瞋人所橫加瞋　清淨人所生毀謗

如似散土還自坌　譬如農夫種田殖
隨所種者獲其報　是人亦尒必得報
婆羅門言我實有過愚癡無智所為
不善唯願如來聽我懺悔佛言汝
於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陁所面加
毀謗癡惑之甚如汝所說我愍汝故
受汝懺悔使汝不退善法增長婆羅
門蒙佛聽許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俱薩羅國還至
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有婆羅
門名曰違戾聞世尊遊俱薩羅還舍
衛祇樹給孤獨園時婆羅門而作是
念我當往至沙門瞿曇所彼有所說
我當返戾時婆羅門作是念已即詣
佛所尒時世尊數千億衆前後圍遶
而為說法世尊于時遥見彼婆羅門
来嘿無所說時婆羅門来到佛所語
佛言何不說法我欲聽之尒時世尊
即說偈言
若求過短者　意欲譏彼闕　汝不清淨心
瞋恚極懷忿　諸佛所說法　終不能解悟
善順離諍訟　并祛不信心　遠離諸惱害
及以嫉妬想　若能如此者　善聽為汝說

時婆羅門而作是念瞿曇沙門已知我心即起礼佛而作是言我實有過所念不善唯願世尊受我懺悔尒時世尊以憐愍故受其懺悔返戾歡喜頂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無害摩納往詣佛所問訊安慰情報脩到致問周訖在一面坐白佛言瞿曇我名無害因此名故得無害不佛言汝身口意都不生害故稱無害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身不毀害　口意亦然　是故号汝
名為無害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次第乞食次到婆羅突邏闍大婆羅門家時婆羅門清淨澡手即取佛鉢盛滿美飯以奉世尊於第二日及第三日亦次乞食至婆羅突邏闍婆羅門作是念今此剃髮沙門數來乞食似我知舊佛于尒時知婆羅門心之所念即說偈言

天雨數數降　五穀數數熟　道人數數乞
檀越數數與　數數生天上　數數受果報
婦女數懷妊　數數生子息　數數犂牛乳
數數得酥酪　數數受於生　數數消滅盡
數數至於死　數數悲苦惱　亦復數數燒
數數埋塚墓　得斷後有道　則止不數數
若不數數生　亦不數數死　得不數數憂
亦不數號哭　尒時婆羅門　聞說是偈已
心生寂上信　踊躍甚歡喜　即取世尊鉢
盛滿種種食　欲以授與佛　佛不為其受
所以不受者　為說法偈故
時婆羅門白佛言世尊我於今者所
施之食奉上如來世尊不受當以與
誰佛言我不見沙門婆羅門若魔若
梵若食此食有能如法得消化者佛
復言此食冝應若置無虫水中無虫
草中時婆羅門承佛教勅尋以此食
置無虫水中即時熾然烟炎俱出涊
涊振爆聲大叫裂婆羅門作是言沙
門瞿曇所為神足實為希有於少食
中尚作此變婆羅門見斯事已即詣
佛所頂礼佛足白佛言唯願世尊聽
我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

衣著身便成沙門獲具足戒此族姓子信家非家出家修道晝夜精勤正念覺意在前志念堅固所作已辦梵行已立自身取證不受後有成阿羅漢心善得解脫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舍衛城中婆私吒婆羅門女於佛法僧前心信清淨歸依三寶心不生疑若習滅道亦不生疑得見四諦逮第一果見法同等其夫婆羅門姓婆羅突邏闍為夫所使足趺倒地從地起已叉手合掌向佛方所而作是言南無佛陁如来至真等正覺真金之色圓光一尋身體方整如尼拘陁樹說法第一第七仙聖解脫世雄我之世尊尒時其夫婆羅門聞婦此語極生瞋忿而罵詈言汝是顛狂旃陁羅也誰令為此癡旃陁羅作蠱道也更無如汝極下賤者汝於三明大婆羅門所不能恭敬方礼禿頭瘦黑之人如此沙門共耶挪邏延斷人種者極相讚嘆汝若信樂極深厚者留我於今請與汝師共相講論婦語

夫言我都不見若沙門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有能與佛共議論者其婦復言南無佛陀如來至真等正覺真金之色身體方整圓光一尋如尼拘陀樹說法第一第七仙聖解脫世雄我之世尊汝自知時婆羅門即詣佛所問訊已訖在一面坐說偈問曰

摧壞何物得安眠　除却何法獲無憂
是何一法能死滅　瞿曇沙門為我說

尒時世尊說偈答言

摧壞瞋恚得安眠　除滅瞋恚得無憂
瞋恚詐親能死害　摩納如是應當知
滅除瞋恚聖所讚　能害彼者得無憂

尒時世尊為婆羅門如應說法亦教利喜次第為說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苦惱之本出要為樂廣示衆善白淨之法時婆羅門聞佛所說心開意解踊躍歡喜佛知摩納心意調濡踊躍歡喜心無狐疑堪任法器為說一法堪任解悟如諸佛法為說四諦苦習盡道廣為說已時婆羅突邏闍聞佛所說如白淨氎易受染色即於坐上見四真諦了達諸法得法

眞際度疑彼岸不隨於他得無所畏即從坐起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已出離今欲歸依佛法僧寶盡我形壽為優婆塞不煞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即於佛所得不壞信礼佛歸家其婦見夫如上歎佛我師如是汝共語耶夫荅婦言我不見世間若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有能與佛共論議者復語婦言與我衣來婦即與之既得衣已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唯願聽我於佛法中出家學道佛即然許命一比丘度使出家既出家已稱出家法獨已專精餘如婆羅突邏闍經中廣說乃至得阿羅漢心得好解脫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有一婆羅門名曰摩佉從至佛所問訊佛已在一面坐尒時摩佉白佛言世尊今我家中若有一人來及三人來衆多人來我盡施與瞿曇我行如是施獲大福不也佛時荅有實獲大福若施一人及衆多人

悉皆施與獲得無量阿僧祇福摩佉
婆羅門即說偈言

我今樂設祠　所以施復施　為求福德故
我今問牟尼　願聞佛所說　我今謂世尊
與梵天齊等　云何得解脫　云何至諸趣
云何階梵天　云何作正礼　及以為祠主
得生於梵天　壽命長無極

尒時世尊說偈答曰

欲使設祠時　歡喜而施與　作已三時善
緣善故心喜　隨其安心施　悉能離過患
善除於貪欲　正斷欲解脫　若修慈無量
是名具足祀　便得心具足　於善趣亦生
如是祠祀者　是名為正祀　得生梵天上
壽命極長久

時摩佉婆羅門聞佛所說作礼而去歡
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剎利波羅毗空婆羅門
往詣佛所問訊世尊在一面坐即說
偈言

剎利久修諸苦法　終不能得名為淨
婆羅門讀三圍陁　如是得名為清淨

尒時世尊說偈答言

汝謂爲清淨 其實爲不淨

婆羅門問佛 汝說清淨道 亦說無上清淨云何是淨道 云何是無上清淨

佛偈答言

乾竭欲淤泥 亦竭于瞋癡 是名無上淨
正見正思惟 正語及正業 正命憑正志
正念及正定 如是婆羅門 是名清淨道
數數習正觀 數數修正定 增廣於正定
得斷於貪欲 亦斷瞋恚癡

婆羅門言汝說淨道已亦說無上清淨我今家事所經辭退還歸 佛言婆羅門宜知是時 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作礼而去

第一阿脩羅 昇疑二瞋罵 返臭及無害
羅闍婆私吒 摩佉與刹利 是名爲十種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五

不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初誦第五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有一婆羅門往詣佛所問訊佛已在於佛前而說偈言

云何戒具足　威儀不闕減　修習何等業
成就何等法　而能得名為　三明婆羅門

尒時世尊說偈答曰

能知於宿命　見天及惡趣　盡於生死有
三通并三明　心得好解脫　斷欲及一切
成就上三明　我名為三明

時婆羅門聞佛所說踊躍歡喜退坐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阿難從佛向舍衛城時於糞聚窟中見夫妻二人年幾老大拄杖戰慄如老鸛雀佛遥見已告阿難言汝見夫妻二人極為老朽在糞窟中不阿難白佛言唯然已見佛告阿難如斯老人若年少時在舍衛城中應為第一長

者剃除鬚髮被服法衣應得羅漢若少年時聚積財錢應為第二長者若出家者剃除鬚髮被服法衣應得阿那含若第三時聚錢財應為第三長者剃除鬚髮被服法衣應得須陀洹如今老熟亦不能聚財不能精勤亦不得上人法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少不修梵行　亦不聚財寶　猶如老鵠雀
栖止守空池　不修於梵行　壯不聚財寶
念壯所好樂　住立如曲弓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有一老婆羅門年耆根熟先於往日多造衆惡極為麁弊毀犯所禁不信福善不先作福臨終之時無所依止往詣佛所問訊佛已在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我於往日多造衆惡極為麁弊毀犯所禁不能修福又不修善亦復不能先作福德臨終之時無所依止佛言實如汝語老婆羅門言善哉瞿曇當為我說使我長夜獲於安樂得義得利佛言實如汝說汝於往日身口意業不作善行

毀犯禁戒不修福德不能先造臨命
終時作所怙恃汝於今者實為衰老
先造衆罪所作麁惡不造福業不修
善行不能先造可畏之時所歸依處
辟如有人將欲死時思願逃避入善
舍宅以自救護如是之事都不可得
是故今當身修善行意口亦然若三
業善臨命之時即是舍宅可逃避處
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人生壽命促　必將付於死　衰老之所侵
無有能救者　是以應畏死　唯有入佛法
若修善法者　是則歸依處
佛說是已第二經無異別應求歸依
處大人宜修善第三長行別偈則不
同偈言
壯威及衰老　三時皆過去　餘命既無幾
常為老所患　近到閻王際　婆羅門欲生
二間無住處　汝都無資粮　應作小明燈
依憑於精勤　前除於諸使　不復生老死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有一老婆羅門往至佛
所問訊佛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

吾今朽邁往昔已來不造作衆惡未曾

作福未更修善又所不行離於怖畏救護之法善哉瞿曇為我說法使我命終有所救護屋宅歸依迯避之處佛告婆羅門世間熾然何謂熾然謂老病死以是之故應身修善口意亦然汝都不修身口意善汝今若諸於身口意修於善者即是汝之船濟乃至死時能為汝救護為汝屋宅為汝歸依迯避之處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譬如失火家　焚燒於屋宅　宜急出財寶
以置無火處　生老病死火　焚燒於衆生
宜應修惠施　賑恤於貧窮　世間金寶等
王賊水火侵　死時悉捨離　無有隨人者
施逐人不捨　猶如堅牢藏　王賊及水火
無能侵奪者　慳貪不布施　是名常睡眠
修施濟匱乏　是名為覺悟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摩納梵志至佛所問訊佛已在一面坐而作是言瞿曇我如法乞財供養父母又以正理使得樂處正理供給得大福不佛言如是供養實得大福佛言摩納不限汝也

一切如法乞財又以正理供養父母
正理使樂正理供給獲無量福何以
故當知是人梵天即在其家若正理
供養父母是阿闍梨即在其家若能
正理供養父母正理得樂一切皆還
敬其家若能正理供養父母正理使
樂正理供給當知大天即在其家若
能正理供養父母正理與樂供給當
知一切諸天即在其家何以故梵天
王由正理供養父母故得生梵世若
欲供養阿闍梨者供養父母即是阿
闍梨若欲礼拜先應礼拜父母若欲
事火先當供養父母若欲事天先當
供養父母即是供養諸天尒時世尊
即說偈言

梵天及火神　阿闍梨諸天　若供養彼者
應奉養二親　今世得名譽　來世生梵天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有一摩納名優北伽往
詣佛所稽首問訊在一面坐白佛言
世尊婆羅門如法乞財聚設大祀教
他設祀如是之祀為當作祀為當不
作尒時世尊說偈荅言

馬胎及人胎　牛胎并美食　吸風開祀門
此六名大祀　作業雖廣大　仙聖所毀呰
牂羊及羖羊　牛王諸小牛　一切煞生類
此不為正祀　如是是邪祀　衆聖所不過
若設正祀者　終不惱群生　不害有生命
設祀斷諸有　是名為正祀　若設如是祀
大仙必往彼　施及祀湯餘　宜與彼應供
清淨心恩施　時施施何處　當施勝福田
云何勝福田　所謂修梵行　若能如是施
斯名廣大祀　設如是大祀　以如法聚財
淨水手自與　若能如是施　諸天生信敬
名為自他利　必獲大果報　如是設大祀
唯有智者能　能生於淨信　亦得心解脫
惱害不能加　得世間衆樂　得生於勝處
是名為智者　所設之大祀

佛說是已優北伽摩納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摩納名優北伽往詣佛所稽首問訊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婆羅門如法乞財聚斂大祀教他設祀如是之祀為當作祀為當不作尒時世尊說偈答言

施設大祀具　不撓害群生　若能如是祀
所作皆清淨　是名祀深隱　梵行者所受
現於世間中　名聞極遠者　遠離於戰諍
如是祀可讚　諸佛所稱善　祀及祀之道
以清淨惠施　亘施彼應供　施時施何處
斯名廣大祀　諸天所信敬　以如法聚財
淨水手自與　若能如是祀　名為自他利
必獲大果報　如是之大祀　唯有智者能
能生於淨信　亦得心解脫　惱害不能加
得世間寂樂　得生於勝處　名為有智者

佛說是已優北伽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介時有一摩納名曰佛移徙詣佛所稽首問訊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為有幾法教在家人處於家中得現報利并得利樂佛告摩納有四法使在家人得現世報獲利益樂何謂為四一能精勤二能守護諸根三得善知識四正理養命云何精勤隨所作業家計資生或為王臣或為農夫或復治生或復牧人隨其所作不憚劬勞寒暑風雨飢渴飽滿蚊虻蠅蜂雖有勤苦不捨作業為成業故終

不休廢是名精勤云何名為守護諸
根若族姓子如法聚財設有方計不
為王賊水火之所劫奪怨憎之處悉
不得侵不生惡子是名守護云何名
為近於善友若族姓子近於善友而
此善友資性賢良終不好盜亦不放
逸飲酒醉乱出出實言不為欺誑與
如此人共為親友未生憂惱能令不
生已生憂惱能使滅除未生喜樂能
使得生已生喜樂能使不失是名善
友云何名為正理養命若族姓子知
其財物量其多少節其財用入多於
出莫苟輕用辟如有人食優曇果初
食之時樹上甚多既食之已醉眠七
日既醒悟已方覺失果宜處以理奢
儉得中若有錢財不能衣食不能惠
施極自儉用衆人咸言如此之人死
如狗死宜自籌量不奢不儉是名正
理養命摩納復白佛言修何等法令
在家人現受其利後世得福佛告摩
納有四種法能獲福報何謂為四所
謂信戒及施聞慧云何名戒能行不
煞乃至不飲酒云何名施施沙門婆

羅門師長父母貧窮之者乞與衣食
牀敷卧具病瘦醫藥種種所須盡能
惠與名之為施云何聞慧如實知苦
知苦諦如實知習知習諦如實知道
知道諦如實知滅知滅諦是名聞慧
具足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精心修事業　勤守護不失　親近於善友
能正理養命　信戒施聞慧　除斷於慳貪
若能如是者　逮獲清淨道　如是八種法
能得現利喜　於未來之世　亦得天上樂

佛說是已佛移摩納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弥絺羅國菴婆
羅園尒時婆私吒婆羅門女新喪第
六子為喪子故心意錯乱裸形狂走
漸走不已至弥絺羅菴婆羅園尒時
世尊與無央數大衆圍遶說法時婆
私吒婆羅門女遥見世尊還得本心
慚愧蹲地佛告阿難與其欝多羅僧
汝可將来我為說法阿難受勅即與
欝多羅僧婆私吒婆羅門女尋取衣
著往詣佛所頭面礼足尒時世尊為
婆羅門女宣種種法示教利喜如昔

諸佛為說法要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
為不淨苦惱之本出要為樂尒時世
尊廣為說法知彼至心欲離蓋纏為
說四諦苦習滅道此婆私吒女聰明
解悟聞法能持辟如淨白疊易受染
色婆私吒女即於坐上見四真諦見
法到法知法度疑彼岸自已證法不
隨他教信不退轉於佛教法得無
所畏即從坐起合掌礼佛白佛言世
尊我今已得度於三惡盡我形壽歸
依三寶為優婆夷盡壽不煞清淨信
向不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亦復
如是時彼婦女聞法歡喜礼佛而去
更於異時婆私吒喪第七子心不愁
憂亦不苦惱亦不追念裸形狂走尒
時其夫婆羅突邏闍說偈問言

汝昔喪子時　追念極荼毒　愁憶纏心情
弥時不飲食　今者第七子　遇患而命終
汝倫為慈母　何故不哀念

時婆私吒即便說偈答其夫言

從無量劫來　受身無涯際　由於恩愛故
子孫不可計　處處皆受身　喪失亦非一
生死曠路中　受苦無窮已　我了於生死

往来之所趣　是故於今者　都無哀念情
其夫婆羅門復說偈言
如汝所說者　自昔未曾有　於誰得解悟
而能忘所憂
時婆私吒復以偈答
婆羅門當知　往日三佛陁　於彼弥絺羅
菴婆羅園中　說斷一切苦　并與盡苦道
修八聖道分　安隱得涅槃
時婆羅門復說偈言
我今亦欲詣　菴婆羅園中　諮問彼世尊
除我念子苦
時婆私吒復說偈言
佛身真金色　圓光遍一尋　永斷衆煩惱
超度生死流　如是大導師　能調伏一切
衆生咸蒙化　故号為真濟　汝今宜速往
詣彼世尊所
時婆羅門聞婦所說歡喜踊躍即時嚴駕詣彼園中遥見世尊威光顯赫倍生恭敬到已頂礼在一面坐介時世尊以他心智觀察彼心知其慇重即時為說苦習滅道及八正道如此等法能至涅槃
時婆羅門聞是法已悟四真諦已得

見法尋求出家佛即聽許既出家已
修不放逸於三夜中具得三明佛記
彼人得阿羅漢是故更名為善生也
已得三明勅其御者婆羅提言汝可
乘於所駕寶車還歸於家語婆私吒
汝於我所可生隨喜所以者何佛令
為我說四諦法又蒙出家獲於三明
是故於我應生淨信時婆羅提乘車
還家時婆私吒見車已還問御者言
彼婆羅門見於佛不御者白言婆羅
門即於坐上見四真諦既見四諦求
索出家佛聽出家得出家已於三夜
中獲阿羅漢尒時其婦語御者言汝
今能傳是善消息當賜汝馬及千金
錢御者白言我今不用馬及金錢我
欲願往詣佛所聽受妙法婆私吒言
汝若如是實為甚善若汝出家速能
獲得阿羅漢道婆私吒語其女言汝
善治家受五欲樂我欲出家女孫陀
利即白母言我父尚能捨五欲樂出
家求道我今亦當隨而出家離念兄
弟眷戀之心如大為去小為亦隨我
亦如是當隨出家執持瓦鉢而行乞

食我能修於易養之法不作難養婆私咤言汝所欲者真為吉善所願必成我今觀汝不久必當得盡於欲離諸結使時婆羅門婆羅闍婆私咤并孫陀利毘共相隨俱時出家皆得盡於諸苦邊際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毗舍離國大林之中尒時如來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訖攝其衣鉢并復洗足坐一樹下住於天住時有一婆羅門名觜湊羅突邏闍失産乳牛遍處推求經於六日不知牛處次第求覔趣大林中遥見如來在樹下坐容貌殊特諸根寂定心意恬靜獲於最上調伏之意如似金樓威光赫然見是事已往詣佛所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云何比丘樂獨靜　如是思惟何所得

尒時世尊說偈答言

我於諸得失　都無有愁憂　汝莫謂於我
與汝等無異

時婆羅門復說偈言

此中真是梵住處　實如比丘之所說
我欲論我家中事　唯願少聽我所說

沙門汝今者　寞坐林樹閒　亦無有失牛
六日之憂苦　當知此沙門　真為寂然樂
汝亦不種稻　何憂於灌水　亦不憂稻穗
有出不出者　如是等衆苦　汝今久捨離
亦不種胡麻　又不恐荒穢　汝亦無如是
於稗之苦惱　當知彼沙門　實為寂然樂
我家有草敷　敷來經七月　中有衆毒虫
蝎蟄生苦惱　汝無如是事　沙門為快樂
汝無有七子　㦬悷難教授　舉貸負他債
汝無如是事　沙門為快樂　汝又無七女
或有產一子　或有無子者　寡夫來歸家
無有如是事　當知沙門樂　亦無諸債主
晨朝來至門　債索所負者　無有如是事
沙門為快樂　汝無有朽舍　適中諸空器
鼷鼠在中戲　摚觸出音聲　擾乱覺我眠
適夕不得眠　汝無有惡婦　醜陋目黃睛
中夜強駈起　日夕常罵詈　或說家寒苦
或去負他債　沙門無此事　當知為快樂

尒時世尊復說偈言

婆羅門當知　汝言為至誠　無賊偷我牛
已經於六日　無有如斯事　真實為快樂
我實無稻田　而生之水想　又不憂稻穗
有出不出者　我無如是苦　當知為快樂

我無胡麻田　生草而荒穢　我無如是事
真實名為樂　我實無草穢　經歷於七月
又無毒虫出　蝎螫家眷苦　我無如是事
真實為快樂　我無有七子　憹快而難教
各自而債負　為他所敦慼　我又無七女
或產不產者　喪夫還歸家　我無如此苦
我亦無債主　晨朝來扣門　徵索所負物
又亦無朽舍　滿中諸空器　鼷鼠戲其中
撞觸出音聲　擾乱廢我睡　竟宿不得眠
亦無有惡婦　黃眼而醜陋　中夜強駈起
日夕常罵詈　或說家貧苦　或云負他債
都無如斯苦　真實為快樂　婆羅門當知
汝不斷愛憎　不得免是苦　斷欲離諸愛
然後得快樂

尒時世尊為婆羅門種種說法亦教利喜廣說如上乃至盡諸有結不受後有時尊者鬱湊羅突邏闍得阿羅漢得解脫樂踊躍歡喜而說偈言

令我極情樂　大仙所說法　聞法得解悟
都無諸取捨　不虛見世尊　還佛獲道果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婆羅婆羅門聚落尒時世尊於其晨朝著衣持鉢欲入婆羅聚落乞食有非時雲起天降

於雨如來避雨至彼聚落時聚落中婆羅門長者共集論處遥見佛來咸作是言剃鬚道人知何等法佛聞其言即告之曰汝婆羅門有知法者不知法者刹利居士亦復如是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終不於親友　令其生屈伏　王者亦不敢
不應伏者伏　妻不求夫伏　父母衰老至
子應致敬養　不宜生勃逆　無有衆聚處
而無賢良人　無有善丈夫　而不說法語
斷於貪瞋癡　所說皆如法

時諸婆羅門言汝善知婆羅門法來入此衆即時敷座請佛就座為我說法我等樂聽尒時世尊入其衆中坐其座上為說種種法示教利喜而說偈言

若默無所說　莫知其愚智　要因於言說
然後乃別知　若說妙法者　說法趣涅槃
是以應言說　熾然於法燈　已立仙聖幢
皆由於言說　言說即聖幢　是以不應嘿

佛說是已從坐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拘薩羅尒時彼國有婆羅門名曰天敬其聚落中有

止客舍尒時尊者優波摩耶爲佛侍者止客舍中如来于時微患風動苦於背痛尊者優婆摩耶著衣持鉢詣天敬婆羅門家尒時天敬在於門中剃鬚而坐彼婆羅門遥見尊者即説偈言

落鬚服法衣　手中執應器　住立我門側
將欲何所求

時尊者優波摩耶以偈荅言

大羅漢善逝　牟尼患背痛　須少煗藥水
故来從汝乞

時婆羅門即取鉢盛滿油黒石蜜一篋煗藥水一車而以與之尒時尊者既得之已賫詣佛所即以此油并煖藥水洗塗佛身飲黒蜜漿背痛即愈時天敬婆羅門於後日朝往詣佛所問訊世尊在一面坐尒時世尊以偈問婆羅門言

云何婆羅門　行婆羅門法　施何獲大果
何者是施時　於何福田中　獲得於勝報

時婆羅門復以偈荅言

有多教學者　多聞能總持　父母真正淨
顏容甚端嚴　如是等名爲　三明婆羅門

若施如斯處　能獲大果報　隨時施衣食
是名勝福田
時婆羅門復以偈問佛
瞿曇說何種　名為婆羅門　云何為三明
施何得大果　何者是施時　云何勝福田
尒時世尊以偈答言
明知於二世　見人天惡趣　得盡於生死
并獲諸神通　心智得解脫　是謂為三明
施彼得大果　是名勝福田
時天敬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拘薩羅國夜止
婆羅林尒時有一婆羅門近林耕殖
由晨行田因到佛所白佛言世尊我
近林耕故樂此林汝今亦樂此婆羅
林將非此中而耕種耶時婆羅門即
說偈言
汝將欲種殖　而樂此林耶　無侶憘空寂
以此林樂耶
尒時世尊說偈答曰
我於斯林中　都無有所作　拔斷其根本
一切盡枯摧　於林而無林　已得出於林
我永棄所樂　禪定斷深著
時婆羅門復說偈言

汝實名佛陀　於諸世間尊　善能滅諸結
離於諸畜積　世間之最上　盡後有邊際
汝傾欲華幢　故號為世尊

婆羅門說是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拘薩羅國在娑羅林時有一婆羅門去林不遠五百摩納從其受學時彼婆羅門每念世尊如來何時來遊此林當往詣問釋我疑滯時婆羅門遣諸摩納詣林採薪欲以祀火時諸摩納既至林已見於如來在樹下坐端正殊特容貌和弈如真金樓暉光赫然時諸摩納覩如來已尋負薪歸白其師言和上昔曰每思見佛令者如來近在此林若欲見者宜知是時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即詣佛所問訊起居在一面坐即說偈言

深林極茂盛　其中甚可畏　何故獨宴坐
修禪無懼心　又無眾音樂　可以娛自身
去何樂閑居　實為未曾有　汝為求大梵
世界自在主　為求於帝釋　三十三天尊
何故樂獨處　可畏深林中　常修於苦行
將欲何所求

尒時世尊說偈答言

著有所欲者　多懷諸疑惑　於無數境界
各各生染著　一切諸結使　皆因無智起
我斷無智根　吐結欲渥乾　悉斷於志求
亦無諸諂曲　於諸善法中　證知得清淨
正得無上道　修禪離欲者

尒時婆羅門復說偈言

我今稽首礼　歸依牟尼尊　於諸禪自在
解悟無量覺　於天人中尊　具三十二相
端正無與等　猶彼雪山王　於林得解脫
而不著於林　清淨解脫者　無生拔毒箭
如來所說法　於諸論中上　言說最第一
人中師子吼　敷演四真諦　廣度於一切
自離於大苦　亦度諸群生　咸令得安樂
願為說此法　我今歸命礼　得度於彼岸
離諸怖畏者　善來住此林　令我得值遇
天人大導師　能除滅衆生　一切諸苦惱

尒時婆羅門說是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拘薩羅國尒時世尊止於孫陁利河岸時彼岸側有住婆羅門往詣佛所問訊已訖在一面坐即白佛言汝欲入此河中浴耶佛問之曰入此河浴有何利益婆羅

門言今此河者古仙度處若入洗浴
能除衆惡清淨鮮潔名為大吉佛聞
是已即說偈言
非彼孫陀利　得門及恒河　蜎闍婆鉢提
入是諸河浴　終不能洗除　已作之惡業
大力鉢健提　并與愚下劣　設共於中洗
乃至百千年　終不能除惡　煩惱之垢穢
若人心真淨　具戒常布薩　能修淨業者
常得具足戒　不煞及不盜　不婬不妄語
能信罪福者　終不嫉於他　法水澡塵垢
宜於是處洗　雖於孫陀利　蜎闍等諸河
此皆是世水　飲之及洗浴　不能除垢汙
并祛諸惡業　飲浴何用為　實語而調順
捨瞋不害物　此是真淨水　若入淨戒河
洗除諸塵勞　雖不除外穢　能祛於內垢
凶嶮殘害者　礙愚造諸惡　如是等不淨
穢汙垢惡者　水正洗身垢　不能除此惡
時婆羅門聞佛所說讚言善哉善哉
誠如所言夫洗浴者能除身垢為惡業
者非洗能除
如是我聞　一時佛遊拘薩羅孫陀利
河岸尒時世尊新剃鬚髮宿彼河岸
後夜早起以衣覆頭正身端坐繫念

在前時彼河岸有祀火婆羅門祀火之法餘應施與諸婆羅門於天欲曉即持祀餘求婆羅門欲以施之過值於佛尒時世尊聞其行聲即發却覆磬咳出聲此婆羅門既見佛已而作是言此非婆羅門乃是剃鬚道人尋欲迴還復作是念夫剃鬚者不必沙門婆羅門中亦有剃鬚我當至彼問其因緣所生種姓時婆羅門即至佛所問訊言汝生何處為姓何等尒時世尊以偈答言

不應問生處　宜問其所行　微木能生火
卑賤生賢達　亦生善調乘　慚愧為善行
精勤自調順　度韋陁彼岸　定意㪷其心
具足修梵行　晨朝應施與　祠祀之遺餘
汝今婆羅門　若欲修福者　宜當逮施與
如是善丈夫

時婆羅門說偈答言

我今遇善祀　此處真祀火　我今觀察汝
實度韋陁岸　昔來祠祀殘　每施與餘人
未曾得如汝　勝妙可施處

婆羅門即以此食奉上世尊佛不為受即說偈言

先無恚施情　說法而後與　如斯之飲食
不應為受取　常法如是　故我不應食
所以不受者　為說法偈故　現諸大人等
盡滅於煩惱　應以衆飲食　種種供養之
欲求福田者　斯處亦應施　若欲為福者
我即是福田
時婆羅門重白佛言今我此食當施
與誰佛言我不見世間沙門婆羅門
若天若魔若梵能受是食正理消化
無有是處佛言宜置于彼無虫水中
時婆羅門受佛教已即持置彼無虫
水中烟炎俱起忩忩作聲時婆羅門
見是事已生大驚怖身毛為竪以驚
懼故更採取新以用祀火尒時世尊
即到其所而說偈言
汝齊整薪橪　謂為得清淨　薄福無智人
乃然於外火　婆羅門應當　棄汝所燃火
宜修內心火　熾然不斷絶　增廣如是火
斯名為真祀　數數生信施　汝應如是祀
汝今情慯重　非車所能載　瞋毒猶如烟
亦如油投火　舌能熾惡言　心為火伏藏
不能自調順　云何名丈夫　若以信為河
戒為津濟渡　如是清淨水　善人之所讚

若入信戒洗　即汝毗陁呪　能滅衆惡相
得度於彼岸　以法用為池　瞿曇真濟渡
清潔之淨水　善丈夫所貴　諸能洗浴者
毗陁功德人　身體不汗濕　得度于彼岸
實語調諸根　隱藏於三業　具脩於梵行
忍慚愧寂上　信向質直人　斯是法洗浴
是故汝今者　應當如是知

時婆羅門聞佛所說棄事火具即起礼佛合掌白言惟願聽我於佛法中出家受具得為比丘入於佛法脩于梵行佛即聽許令得出家受具足戒時彼尊者勤修剋己専精獨一樂于閑靜離於放逸不樂親近出家在家所以者何此族姓子剃除鬚髮服於法衣正信出家為脩無上梵行現在知見自身證故時此比丘脩集定慧得羅漢果盡諸有漏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有一縛髮婆羅突邏闍婆羅門往詣佛所問訊已訖在一面坐即說偈言

外髮悉被縛　內有縛髮不　世間髮所縛

誰有能除者
尒時世尊復說偈言
明智堅立戒　心修於智慧　專精能勤學
年少除髻髮
時婆羅門復說偈言
外髮悉被髻　內有髻髮不　世間髮所髻
誰能斷除者
尒時世尊復說偈言
眼耳鼻舌身　及與於意法　名色都無餘
心意盡滅度　若能如是者　斷除於髻髮
旃陀婆私吒　失牟讎集處　天敬婆羅林
聚薪二綵陀　一髻髮為十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優樓頻螺聚落泥連河岸菩提樹下成佛未久尒時世尊獨坐思惟而作是念夫人無敬心不能恭順於其尊長不受教誨無所畏憚縱情自逸永失義利若如是者衆苦纏集若人孝事尊長敬養畏慎隨順不逆所願滿足得大義利若如是者觸事安樂復作是念一切世間若天若人若天世界若人世界若魔世界若梵世界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有生類中若有戒定慧解脫解

脱知見勝於我者我當親近依止於彼供養恭敬遍觀察已都不見於世間人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有勝於我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見為我依止復作是念我所覺法我今應當親近供養恭敬誠心尊重何以故過去諸佛一切皆悉親近依止供養恭敬尊重斯法未來現在諸佛亦復親近依止斯法供養恭敬生尊重心我今亦當如過去未來現在諸佛親近依止供養恭敬尊重於法尒時梵主天王遥知世尊在優樓頻螺聚落泥連河岸菩提樹下而作是念觀察世間若天若人若魔若梵沙門婆羅門一切生類若有勝我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見者我當依止然都不見有能勝我者又復觀察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悉皆親近依止於法供養恭敬生尊重心我今亦當隨三世佛之所應作親近依止供養恭敬尊重於法時梵主天復作是念我當從此處没往到佛所時梵主天譬如壯士屈申臂頃来至佛所白佛言世尊實如所

念誠如所念即說偈言

過去現在諸如來　未來世中一切佛
是諸正覺能除惱　一切皆依法為師
親近於法依止住　斯是三世諸佛法
是故欲尊於己者　應先尊重敬彼法
宜當憶念佛所教　尊重供養無上法

尒時梵王讃歎世尊深生隨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優樓頻螺聚落泥連河側菩提樹下成佛未久佛於樹下獨坐思惟而作是念唯有一道能淨衆生使離苦惱亦能除滅不善惡業獲正法利所言法者即四念處云何名為四念處耶觀身念處觀受念處觀心念處觀法念處若人不修四念處者為遠離賢聖之法遠離聖道若離聖道即遠離甘露若遠離甘露則不免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是等人我說終不能得離於一切諸苦若修四念處即親近賢聖法者若親近賢聖法即親近賢聖道若親近賢聖道即親近甘露法若親近甘露法即能得免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若免

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是等人即說靜苦時梵主天還知如來心之所念作是念言我於今者當至佛所隨喜勸善思惟是已譬如壯士屈申臂頃來至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誠如世尊心之所念唯有一道能淨衆生乃至得免憂悲苦惱時梵主天即說偈言

唯此道出要　斯處可精勤　欲求遠離苦
唯有此一道　若涉斯道者　如鶴飛空逝
釋迦牟尼尊　逮得於佛道　一切正導師
當以此覺道　顯示於衆生　常應數數說
咸令一切知　出有之邊際　唯願說一道
愍濟諸衆生　過去一切佛　從斯道得度
未來及今佛　亦從此道度　云何名為度
能度瀑駛流　究竟於無邊　調伏得極淨
世間患生死　解知一切界　為於具眼者
宣明如此道　譬如彼恒河　流赴於大海
聖道亦如是　佛為開顯現　斯道如彼河
趣於甘露海　昔來未曾聞　轉妙法輪音
唯願天人尊　度老病死者　一切所歸命
為轉妙法輪

時梵主天頂礼佛足即沒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梵主天於其中夜光明倍常來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梵主威光照於時會赫然大明即於坐上而說偈言

剎利二足尊　種姓真正者　明行已具足
人天中最勝

佛告梵主言誠如是言誠如是言剎利二足尊種姓真正者明行已具足天人中最勝時梵主天聞佛所說踊躍歡喜頂礼佛足於彼坐沒還於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拘薩羅國時彼國中有一阿蘭若住處尒時世尊與諸大衆比丘僧俱在彼止宿於時世尊讚斯住處說阿蘭若住處法時梵主天知如來遊於拘薩羅與比丘衆止宿阿蘭若住處讚歎阿蘭若住處說阿蘭若住處法梵主天王作是念言我今當詣佛所讚歎隨喜時梵主天即於彼沒譬如壯士屈申臂頃來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即說偈言

處靜有數具　應斷於結縛　若不能愛樂
還應住僧中　恒應正憶念　調根行乞食
具足禁戒者　應至空靜處　放捨於怖懼
堅住於無畏　斷除憍慢者　堅心處中住
如是我所聞　不應懷疑惑　一千阿羅漢
於此斷生死　學者二五百　千一百須陀
隨流修正道　終不趣邪徑　不能具宣說
諸道得果者　所以不能說　畏懼不信謗
時梵王大說是偈已頂礼佛足還於
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釋翅迦毗羅衛
林與五百大比丘衆俱皆是阿羅漢
諸漏已盡所作已辦捨於重擔逮得
已利盡於後有無復結使正智解脫
復有十世界大威德諸天來至佛所
問訊佛僧於時世尊說於隨順涅盤
之法有四梵身天各作是念今佛在
釋翅迦羅衛林與五百比丘僧俱皆
是大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辦捨
於重擔逮得已利盡於後有無復結
使正智解脫復有十世界大威德天
來至佛所問訊佛僧世尊為其說於
隨順涅盤之法我於今者當往於彼

佛世尊所時梵身天作是念已即於
彼沒譬如壯士屈申臂項來至佛所
頂礼佛足在一面立時第一梵身天
而說偈言

今於此林中　集會於大衆　是故我等来
正欲觀衆僧　不以不善心　壞僧破和合

第二梵身天復說偈言

比丘誠實心　宜應務精勤　猶如善御者
制馬令調順　比丘亦如是　應制御諸根

第三梵身天復說偈言

譬如野馬被羈繫　拔柱蹋壍安隱出
諸比丘等亦如是　拔三毒柱斷欲壍
世尊導師之所調　能出是等大龍爲

第四梵身天復說偈言

諸有歸依於佛者　人中捨形得天身

時四梵身天各說偈已在於僧中敬
心戰慄作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
竹林時梵主天於其中夜威光甚明
来至佛所尒時世尊入火光三昧時
梵主天作是心念今者如來入於三
時我來至此甚為非時當尒之時提
婆達多親友瞿迦梨比丘謗舍利弗

及大目連此梵主天即詣其所扣瞿迦梨門喚言瞿迦梨瞿迦梨汝於舍利弗目連當生淨信彼二尊者心淨柔耎梵行具足汝作是謗後於長夜受諸衰苦瞿迦梨即問之言汝為是誰荅曰我是梵主天瞿迦梨言佛記汝得阿那含耶梵主荅言實尒瞿迦梨言阿那含名為不還汝云何還梵主天復作是念如此等人不應與語而說偈言

欲測無量法　智者所不應　若測無量法
必為所燒害

時梵主天說是偈已即往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以瞿迦梨所說因緣具白世尊佛告梵言實尒實尒欲測無量法能燒凡夫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夫人生世　斧在口中　由其惡口
自斬其身　應讚者毀　應毀者讚
如斯惡人　終不見樂　迦梨偽謗
於佛賢聖　迦梨為臺　百千地獄
時阿浮陁　毀謗賢聖　口意惡故
入此地獄

時梵王天聞是偈已礼佛而退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五

此卷末五經及第六卷初五經皆國宋本所無而丹本獨有者前九是梵問經第十是度須跋經今撿梵問經者與彼大本雜阿含經第四十四卷之初同本異譯度須跋經與大本第三十五卷十六幅已下同本異譯則國宋二本無此經者脫之耳今依丹藏加之分入二卷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六　不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二天一名小勝善閑梵二名小勝光梵光梵欲来詣佛時婆迦梵見此二梵即問之曰欲何所至二梵荅言我等欲往詣世尊所問訊礼敬時婆迦梵即說偈言

四梵字鶴雀　三梵名為金　七十二五百
名曰為餘眠　汝觀我金色　赫然而明盛
所有威光明　暉光蔽梵天　云何不觀我
乃欲詣佛所

尒時二梵以偈荅言

汝今有少光　暎蔽手梵天　當知此光色
皆有諸過患　明智得解脫　不樂斯光色

尒時二梵說是偈已来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二梵白佛言世尊我等欲来見佛時婆迦梵因問我言欲何所至我等荅言欲詣佛所時婆迦梵說此偈言

四梵名鶴雀　三梵名為金　七十二五百
名曰為餘眠　汝觀我金色　赫然大熾盛
所有身光明　暉光蔽梵天　云何不觀我

乃欲詣佛所

我等即便說偈答言

汝今有少光　暎蔽於梵天　當知此光色
皆有諸過患　智者得解脫　不樂斯光色

佛言梵天實尒實尒彼梵雖復少有光色暎蔽梵天當知光色皆有過患智者解了不應樂此佛為二梵種種說法示教利喜二梵聞法歡喜頂礼還於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婆迦梵生於邪見言此處常堅實不壞不復往来於其生死若有過此不往来者無有是處尒時世尊知婆迦梵心之所念如来尒時譬如壯士屈申臂頃尋即往彼婆迦梵宮時婆迦梵語佛言大仙此處是常堅實不壞都無往来若有過此無往来者無有是處佛語梵言此處無常汝今云何横生常想此處敗壞而復横生不敗壞想此處不定横生定想此處往来汝今横生不往来想更有勝處都無往来汝便横生更無勝想時婆迦梵即說偈言

七十二梵作勝福　悉皆於此而終沒
一切諸梵皆知我　唯我在此不退沒
尒時世尊復說偈言
汝謂為長壽　其實壽短促　我知汝壽命
百千尼羅浮
時婆迦梵說偈答曰
婆伽婆世尊　汝智實無盡　過於生老憂
為具眼者說　我先造何業　修何等戒行
在此梵天上　壽命得延長
尒時世尊復說偈言
往昔有群賊　劫掠壞聚落　剝脫繫縛人
大取於財物　汝當於尒時　甚有大勇力
救解於諸人　然復不加害　尋共彼諸人
一劫中修善　慈仁好惠施　復能持戒行
汝於睡及寤　宜憶本所行　又有人乘船
於彼恒河中　惡龍提船人　盡欲加毒害
汝時為神仙　救濟於彼命　此汝昔日時
修戒之所致
時婆迦梵即說偈言
汝實能知我　壽命之脩短　更有諸餘事
汝亦悉知之　汝光甚熾盛　能蔽於諸梵
靡所不了達　故名婆伽婆
尒時世尊為婆迦梵說種種法示教

利喜尋復於彼沒還祇洹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衞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梵起大邪見而作是言我此處常不見有能生於我宮況復有能過於我上者尒時世尊入於三昧從閻浮提沒現於梵頂虛空中坐尊者憍陳如以淨天眼觀於世尊爲至何處即知如來在梵頂上虛空中坐時憍陳如亦入是定於此而沒現梵頂上處如來下在於東面

時尊者摩訶迦葉以淨天眼觀於如來爲至何處尋知世尊在梵頂上復入此定於此處沒在如來下現梵頂上在於南面

尊者目連以淨天眼觀於如來爲至何處尋知世尊在梵頂上即入是定於此處沒現梵頂上處如來下現於西面

時尊者阿那律復以淨天眼觀察如來爲至何處尋知世尊在梵頂上亦入是定於此處沒現梵頂上處如來下在於北面

尒時世尊告梵天言汝今所見爲捨

已不復告梵天汝本心念我不見有能生我宮者況能出過汝今試觀此等天身容貌光明勝汝已不時梵白佛唯然已見而今見之斯等光明昔所不見而今見之斯等光明真為殊勝自今已後更不敢言此處常恒無有變易佛告梵天此處無常空不自在佛為彼梵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入如是三昧從彼梵沒還於祇洹尊者憍陳如摩訶迦葉阿那律等亦為彼梵種種說法示教利喜亦入是定從彼處沒還於祇洹唯尊者大目揵連在彼而坐尒時彼梵問目連言世尊弟子頗有如汝有大威德神足者不目連荅言諸餘聲聞亦有如是威德神足尊者目連即說偈言

牟尼弟子大羅漢　有大威德具三明
得盡諸漏知他心　能現神變化群生
如是聲聞甚眾多　是故汝今宜恭敬

時尊者目連說是偈已種種說法示教利喜亦入是定從彼梵沒還於祇洹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尸那竭力士

告阿難曰汝可為我於雙樹間北首
敷座於時阿難受佛勅已於雙樹間
北首敷座既敷座已還至佛所頂礼
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於雙
樹間北首敷座所作已竟尒時世尊
即從坐起往趣雙樹敷上北首右脇
而卧足足相累繫心在明起於念覺
先作涅盤想尒時拘尸那竭國有一
梵志名須跋陁羅先住彼國其年朽
邁一百二十時彼國中諸力士輩供
養恭敬尊重讚歎是阿羅漢時須跋
陁羅傳聞人說婆伽婆於今日夜當
入涅盤作是念言我於法中有所疑
惑唯有瞿曇必能解釋決我所疑作
是念已即出拘尸那竭往詣娑羅林
尊者阿難在外經行時須跋陁見阿
難已即詣其所白阿難言我聞他說
沙門瞿曇於今日中夜當入無餘涅
盤吾今須見諮決所疑阿難荅言梵
志佛身疲惓汝今擾惱須跋陁羅白
阿難言我聞如来今日中夜入無餘
涅盤我昔曾聞宿舊仙言若如来至
真等正覺出現於世如優曇鉢花難

可值過我有少疑思得諮決願聽我見如是三請阿難答言莫擾惱佛尒時世尊以淨天耳遥聞阿難遮須跋陀不聽前進佛告阿難莫遮彼人聽其前進隨意問難時須跋陀羅聞佛慈矜聽令前進踊躍歡喜即至佛所問訊已訖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有少疑聽我問不佛言恣汝所問須跋陀羅既蒙聽許白佛言世尊外道六師種種異見富蘭那迦葉末迦梨俱賒梨子阿闍耶毗羅坻子阿闍多翅舍婆羅迦尼陀迦旃延尼乾陀闍提子斯等六師各各自稱已為世尊竟為實得一切智不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三十一出家　尒来過五十　推求諸善法
戒定行明達　一切諸世間　不知實方所
況知實法者　若修八正道　能獲於初果
乃至第四果　若不修八正　初果不可知
況復第四果　我於大衆中　説法師子吼
如此正法外　亦無有沙門　及與婆羅門

佛說是時須跋陀羅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時須跋陀羅整齊多羅僧合掌

向佛白佛言世尊我今已得過三惡道時須跋陀羅白阿難言善哉阿難汝獲大利為佛弟子給侍第一我於今者亦得善利於佛法中願得出家阿難合掌白佛言須跋陀羅於佛法中願樂出家尒時世尊即告須跋陀羅善来比丘鬚髮自落法衣著身即得具戒得具戒已即成羅漢須跋陀羅即作是念我今不忍見於世尊入般涅盤我當先入須跋陀羅即時先入涅盤如來於後亦入涅盤尒時衆中有一比丘而說偈言

雙樹入涅盤　枝條四遍布　上下而雨花
繽紛散佛上　所以雨花者　世尊入涅盤

釋提桓因復說偈言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乃名涅盤

時梵主天復說偈言

世間有生類　捨身歸終滅　今者大聖尊
具足於十力　世尊無等倫　今入於涅盤

時尊者阿那律復說偈言

法主意止住　出入息已斷　如來所成就
行力悉滿足　今入於涅盤　其心無怖畏

都捨於諸受　如油盡燈滅　滅有入涅槃
心意得解脫
時泉覩已身毛皆竪佛入涅槃始經
七日尒時阿難闍維如來右遶說偈
大悲梵世尊　體同眞淨寶　有大神通力
火出自然身　千氎用纏身　內外二不燒

二誦第一

佛在王舍城迦蘭陁竹林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皆當勤修善行漸漸增長如月初生時有比丘初始受戒漸修慚愧善持威儀往返人間柔和恭順不為佷戾能制身心如明眼人避深空井及山峻岸比丘亦尒如月初生漸漸增長善行日新佛復告諸比丘今此會中迦葉比丘勤修善行如月初生漸漸增長漸修慚愧往返人間能制身心柔和恭順終不佷戾如明眼人能避深井遠離峻谷迦葉比丘亦復如是佛告比丘何等比丘與法相應堪至諸家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來則是諸法根本諸法之導法所依憑善哉世尊願為我等敷演斯義我等聞已至心受持佛復告諸

比丘諦聽諦聽至心憶念若有比丘
無所染著不愛縛家不生增減心無
嫉恨亦不嫉妬見他利養心生歡喜
見他施彼亦不忿恨於修福者咸皆
隨喜又不自讚已有德行諸所言說
恒為一切見餘比丘同至他家終不
譏毀於自他所心無高下若諸比丘
能修善心如向所說乃名隨順如法
周旋往返人間介時世尊於虛空中
而自運手告諸比丘今我此手不著
於空不縛於空無有嫌隟亦無瞋恚
此手寧有縛著增減已不諸比丘即白
佛言世尊此空中手無縛無著無有增
減佛告比丘如是如是若有比丘心無
縛著如空運手乃可出入往返諸家
不生增減不生懊惱亦不嫉妬見他
利養心生歡喜見他布施不與於已
亦不忿恨見修福者普皆隨喜乃至
心無高下佛告比丘迦葉比丘亦復
如是往返人間心無縛著乃至心無
高下佛復空中第二運手告諸比丘
如上所說乃至迦葉比丘亦復如是
佛告比丘云何比丘出入諸家為人
說法云何得名清淨說法云何名為

不清淨說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
來則是諸法根本法之所導法所依
憑善哉世尊願為敷演我等聞已至
心受持佛告諸比丘諦聽諦聽至心
憶念若有比丘為人說法作如是念
我為彼人而說於法當令彼人信敬於
我能多與我飲食衣服病瘦醫藥若
作是說者是名不淨若有比丘為人
說法欲令聽者證解佛法除現在苦
離諸熱惱不擇時節導亦善趣為其
顯現乃至能令知者自知不從他教
離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能令聽者聞
其所說如法修行為令聽者於長夜
中得法得義得利得安如是說者名
為清淨慈悲之說憐愍利益欲使正
法得久住故如是說法名為清淨是
故比丘應作是念為人說法當作是
學第三亦如上所說迦葉比丘能如
是說為令聽者證解佛法乃至欲令
正法得久住故憐愍利益作如是說
是名清淨稱可佛法時諸比丘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若有比丘
將欲往詣於檀越家先作是念若有
所施當速與我勿令遲晚至心施我
莫不至誠願使多得勿令稟少惠我
精細勿得麁澁若作是念決定意者
往檀越家檀越雖與不至心施不恭
敬與雖施飲食不令豊足與其麁澁
不與精細設有施與遲緩不速而此
比丘不稱意故著恥愁憂生損減心
而此比丘應作是念至檀越舍彼非
已家云何而得稱遂其心何故生念
欲令檀越速施不遲乃至精細不用
麁澁若作是念設無所得心不悔恨
雖於增減無有怨嫌設彼檀越少有
所施不至心與遲晚不速乃至與麁
不與精細如是比丘心不嫌恨亦不
愧恥心無增減迦葉比丘作如是心
至檀越所斯非已家云何而得自稱
其意望彼至心速施不遲乃至精細
莫得麁澁迦葉比丘作如是念至檀
越家雖不得施都無慚恥心不損減
是故比丘應作是心至於他家不應
生念速施於我乃至精細是故汝等

當作是學如迦葉比丘往檀越家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尊者摩訶迦葉在彼舍衛舊園林中此舍法講堂時尊者摩訶迦葉即於其夜從定而起從定起巳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佛告迦葉汝當教授諸比丘等指導教照禪定之法為說法要何以故我恒教授是比丘等汝亦應尒我常為諸比丘說於法要汝亦應尒迦葉白佛是諸比丘不能受語難可教授佛告迦葉汝於今者以何因緣不為說法迦葉復白佛言今二比丘一是阿難共行弟子名曰難荼二是目連弟子名阿毗浮是二弟子手諍勝負各自稱言我知見勝我所說勝手共相引欲决知見及以言說為我說妙為汝說妙為我句義具足為汝句義具足尒時阿難侍於世尊以扇扇佛尒時阿難語迦葉言止止尊者聽我懺悔如此比丘新入佛法愚無智慧不有所解尊者迦葉語阿難言尒止阿難汝莫僧中作偏黨語尒時世尊告一比

丘汝可往喚彼二比丘時彼比丘奉教往喚語二比丘言世尊喚汝時二比丘承佛勅命即往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尒時世尊告二比丘汝等二人實作是語我讀誦多我所知多我所說言句偈不聞欲決勝負為有是不時二比丘白佛言實尒世尊佛復告言汝若解我所說修多羅祇夜授記說偈優他那尼他那伊帝目多伽本生毗佛略未曾有優波提舍本事是十二部汝若讀誦令通利者是等經中為有勝負以不時二比丘白佛言世尊是十二部實無是說佛復告二比丘言說十二部經為欲除滅諍訟勝負汝今云何作如是說汝等若生諍訟此非佛法又復不應出家之法我佛法中終不如是我勝汝負愚人作如是解我豈可有如是說耶乃至我所說法句義具足汝之所說句義不足如是諍訟實非我說汝二比丘如斯之事汝應作不時二比丘即禮佛足白佛言我等聞佛所說自知有過實如瓔愚無所知解作不應

作所作不善乃共相凌種種勝負實
有是過唯願世尊憐愍我故聽許懺
悔佛言知汝誠心懇重懺悔汝實癡
愚無所知解所作不善不如佛教非
出家法乃諍勝負各云多知乃至我
所言說句義具足汝不具足如是勝
負實不應作吾今受汝誠心懺悔使
汝善法增長無有退失何以故若能
至心實知有罪然後懺悔後莫復作
如是懺者善法增長無有退失諸比
丘聞佛所說歡喜頂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尊者摩訶迦葉住舊園
林眠舍依講堂中時尊者迦葉於日
沒時從禪定起往至佛所礼佛足已
在一面坐佛告迦葉汝可教授諸比
丘等當為說法所以者何我恒教授
汝亦應尒我常為諸比丘說法汝亦
應尒迦葉白佛是諸比丘難可教授
不能受語佛告迦葉汝於今者見何
因緣而不為說迦葉對曰若不信者
退失善法便生懈怠無有慚愧愚癡
無智貪著他物有恚害心瞋蓋所覆
掉動不得於法疑惑深著我見具於

煩惱垢汙之心喜瞋失念無暫定有如是等種種不善惡法決定具有如斯等人尚無少善況復增進善法無有退失若復有人具於信心不退善法精進不倦能修慚愧有智之人具行善法無有貪想遠離瞋嫌除睡眠蓋心不掉動無有疑惑不著身見心淨無染不善瞋恚能住心念具於禪定善法不退若有具上種種善法我尚不說彼人善法停住況不增長如斯等人於日夜中善法增長佛告迦葉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若不信者退失善法乃至如斯等人尚無少善況復增長若復有人具信心者不退善法乃至我尚不說彼人善法停住況不增長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摩訶迦葉住舊園林毗舍佉講堂時尊者迦葉於日沒時從禪定起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佛告迦葉汝可教授諸比丘等為其說法所以者何我常教授汝亦應爾我常為彼而說法要汝亦應爾迦葉白佛言世尊是諸比丘不能

受語難可教授佛告迦葉汝何以故而不教授為其說法迦葉對曰世尊是法根本是法之導法所依憑善哉世尊願為敷演我聞語已至心受持佛告迦葉汝今善聽受持憶念吾當為汝分別解說迦葉白佛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迦葉昔有比丘自修阿練若行讚嘆修阿練若行者自行乞食著糞掃衣讚嘆乞食著糞掃衣者少欲知足常樂空閑寂靜之處勤修精進心不馳散恒樂禪定自盡諸漏讚盡漏者以是之故一切比丘咸來親近而問訊之爾此比丘語諸來者善來比丘可就此坐汝名為何是誰弟子履行賢良應慼沙門法夫出家者宜應如汝作於沙門若見汝者學汝所為不久必當獲於已利新學比丘覩斯事已而作是念彼有比丘共相恭敬我今亦當習學其行自修阿練若行讚嘆修阿練若行者自行乞食著糞掃衣讚嘆乞食著糞掃衣者少欲知足常樂空閑寂靜之處勤修精進心不馳散恒樂禪定自盡諸漏

讃盡漏者以是之故一切比丘咸來
親近安慰問訊而此比丘語諸來者
善來比丘可就此坐汝名為何是誰
弟子履行賢良應沙門法出家之人
宜應如汝作於沙門若見汝者學汝
所為不久必當獲已義利諸新學者
若生是念長夜利益得義得樂名自
濟拔能令正法得久住世是人進趣
終不退没佛告迦葉若有比丘生則
有福初始出家多得利養衣服湯藥
牀敷卧具四事豐饒復有比丘見是
比丘親近談語安慰問訊時此比丘
語彼比丘汝名何等是誰弟子坐則
有福多得利養衣服湯藥牀敷卧具
四事豐饒若有比丘親近汝者四事
不乏若有新學比丘覩斯事已應作
是念彼有生福比丘共相恭敬我今
亦當修如是行衣服卧具飲食湯藥
四事供養亦常豐饒若新學比丘作如
是意學如是事已是名長夜衰耗無
利益及以利樂非沙門法受諸苦惱
名自輕毀梵行不立没于淤泥為惡
所欺具於結使數受諸有名生熱惱

獲得苦報必當受於生老病死時大
迦葉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尊者摩訶迦葉住舊園
精毗舍佉講堂時大迦葉於日沒時
從禪定起往至佛所頂礼佛足却坐
一面尒時世尊告迦葉言汝今朽老
年既衰邁著此商那糞掃納衣垢膩
厚重汝今還可詣於僧中食於僧食
檀越施衣截割壞色而以著之迦葉
白佛言世尊而此納衣是我久服我
亦讚嘆著納衣者云何可捨佛告迦
葉汝見著納衣者有何義利長夜服
說自行阿練若行讚嘆阿練若行者
自行乞食讚嘆乞食者迦葉白佛言
世尊我見納衣者有二種利於現在
世安樂而住未來之世為諸比丘作
照明法為後世人之所習學後世人
輩當發是意昔佛在世大德比丘久
修梵行善樂佛法深達法式少欲知
足自行阿練若行讚嘆阿練若行讚
著糞掃衣讚嘆著彼糞掃衣者次行
乞食讚嘆乞食者未來世人多生此心

欣慕斯法為作救拔義利安樂佛讚迦葉善哉善哉汝若如是於長夜中憐愍世間利益弘多為作救濟義利安樂若有沙門及婆羅門毀頭陀者是等即為毀呰於我若有讚嘆頭陀功德是等即為讚嘆於我所以者何我以種種因緣無數方便讚嘆頭陀所得功德安立頭陀讚嘆頭陀諸行中勝汝從今日已後常應自行阿練若行讚嘆能行阿練若行者時大迦葉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尊者摩訶迦葉在於邊遠草敷而住衣被弊壞染色脫黷鬚亦長來詣佛所尒時世尊大衆圍遶而為說法時諸比丘見迦葉已皆生是念彼尊者不知出家所有威儀衣色變壞鬚髮亦長威儀不具尒時世尊知諸比丘心之所念為欲令彼生欽尚故還見迦葉即語之言善来迦葉尋分半座命令共坐我當思惟汝先出家我後出家是故命汝與尒分座摩訶迦葉聞斯教已即懷惶悚便

起合掌頂礼佛足白佛言世尊是我
大師我是弟子云何與師同共同坐
第二第三亦作是言佛告迦葉實如
汝言我是汝師汝是弟子即命迦葉
汝可於彼所應坐處於中而坐時尊
者迦葉即奉佛教敷座而坐介時世
尊為欲令彼諸比丘等益增猒惡自
可責故為欲讚嘆摩訶迦葉功德尊
重與佛齊故告諸比丘我修離欲之
定入于初禪作意思惟迦葉比丘亦
欲離惡不善有覺有觀入于初禪亦
復晝夜欲入初禪二禪三禪及第四
禪亦復如是我若發心欲入慈心無
嫌怨心無惱心遍廣心善修無量於
其東方作如是心南西北方四維上
下亦作是心我於晝夜欲修是心摩
訶迦葉亦復如是欲入慈心無嫌怨
心無惱心遍廣心善修無量於其東
方作如是心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
作是心我若修於悲喜捨心我於晝
夜常入此心摩訶迦葉亦復如是於
晝夜中常入此心我欲滅除惱壞却
於色想除若干想入無邊虛空亦欲

晝夜常入此定識處不用處非想非非想處亦復如是我亦欲入神通等定能以一身作無量身以無量身還作一身我欲觀察諸方上下入于石壁無有障礙猶如虛空坐卧空中如彼鴈王履地如水履水如地身至梵天手捫日月若我晝夜欲修是定迦葉比丘亦復如是欲入於彼神通等定能以一身作無量身以無量身還為一身觀察四方四維上下能以此身入于石壁無有障閡猶如虛空坐卧空中如彼鴈王履地如水履水如地身至梵天手捫日月亦欲晝夜常入此定天眼天耳及他心智宿命漏盡亦復如是尒時世尊於彼無量大衆之中稱讃迦葉功德尊重如是種種與已齊等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迦蘭陀竹林尒時尊者摩訶迦葉尊者阿難在耆闍崛山中于時阿難食時已到語尊者摩訶迦葉言大德食時已到可共乞食於是摩訶迦葉

著衣持鉢與阿難出耆闍崛山入王舍城乞食阿難語摩訶迦葉言日時猶早我欲至彼比丘尼精舍觀諸比丘尼等所行法式迦葉答言可尒即時共詣比丘尼精舍尒時諸比丘尼遥見二尊者來即敷牀座既敷座已白二尊者可就此坐時二尊者即就其坐諸比丘尼既見坐已稽首礼足在一面立尒時摩訶迦葉為比丘尼種種說法示教利喜於彼衆中有比丘尼名偷羅難陀聞說法要心不甘樂即出惡言今者去何長老迦葉在阿難前為比丘尼而說法要如賣針人至針師門求欲賣針終不可售今者迦葉亦復如是去何乃在阿難前而說於法作是語已嘿然而住時摩訶迦葉以淨天耳聞其所言語長老阿難汝見是偷羅難陀比丘尼心不喜樂悅心出麁言不是時阿難語迦葉言彼說何事迦葉答言彼作是說去何迦葉在阿難比提醯子牟尼之前而說法要以汝同彼針師之子以我名為賣針之人尊者阿難語迦葉言

止止尊者嬰愚少智不足具責唯願大德聽其懺悔迦葉即語長老阿難言如來世尊多陁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陁為教導故引彼月喻日漸增長能具慚愧離於無慚忍于罵辱禁制身心往返人間為導於我為說於汝同彼月耶阿難荅言如來世雄實不說我同於彼月迦葉復言唯佛世尊多陁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陁等正覺知者說我同彼月初生時日漸增長能具慚愧離於無慚忍于罵辱禁制身心往返諸家阿難白言實尒尊者迦葉語阿難言如來世尊於無量百千大衆之前稱我名字言是大德有慚愧人智慧深遠喻似於己佛告比丘我今離於欲惡不善有覺有觀喜樂一心入於初禪晝夜常在如是定中迦葉比丘亦常離於欲惡不善有覺有觀喜樂一心入於初禪晝夜恒在如是定中阿難荅言實尒迦葉二三四禪慈悲喜捨及四禪定三明六通亦復如是尒時尊者摩訶迦葉於比丘尼大衆之前作師

子乳已從坐而起即還所止
尒時如來將欲涅槃尊者阿難摩訶迦葉在耆闍崛山時世飢儉乞食難得於是尊者阿難將諸新學比丘向于南山聚落新學比丘之中有諸年少樂著嬉戲躭著飲食不攝諸根無有威儀初夜後夜不勤行道讀誦經典左脇著地自恣睡眠既違彼已諸比丘中三十餘人罷道還俗以是之故徒衆減少遊行已竟還至於彼王舍大城耆闍崛山収攝衣鉢洗手足已往詣尊者大迦葉所礼尊者足在一面坐時大迦葉告阿難曰汝從何來徒衆減少阿難荅言我從至彼南山聚落弟子之中三十餘人昔日盡是童真出家罷道還俗以是事故徒衆減少摩訶迦葉語阿難言如來何故制别衆食而聽三人共一處食如是之意為欲擁護於諸人故使不損減復為制伏惡欲比丘斷除於人多眷屬故稱僧名字多有所求減損諸家破壞衆僧使作二部故令如法比丘不得供養衣服飲食非法比丘多

獲利養惡欲比丘旣得供養與淨行
者而共諍訟汝以何故於飢饉世將
彼新學年少比丘以為徒衆而此比
丘樂著嬉戲貪嗜飲食諸根馳散無
有威儀貪嗜睡眠無有猒足初夜後
夜不勤行道讀誦經典云何而此如
是徒衆遊行至彼南山聚落旣達彼
已三十餘人昔日盡是童子出家罷
道還俗汝於今者徒衆破壞汝今無
智猶如小兒阿難荅言我已年邁去
何而言猶如小兒迦葉復言我非無
故稱汝名字以為小兒今世飢饉乞
匃難得而汝云何多將人衆遊行至
被南山聚落汝弟子中有諸年少樂
著嬉戲貪嗜飲食諸根馳散無有威
儀貪好睡眠無有猒足初夜後夜不
勤行道讀誦經典使三十餘人休道
還俗如是所作豈非同彼小兒者乎
尒時帝舍難陁比丘尼聞大迦葉呵
責尊者阿難比丘作小兒行心中不
悅生大憂惱即出麁言此大迦葉本
是外道而今云何毀呰阿難比提醯
牟尼作小兒行是時迦葉以淨天耳

聞比丘尼出斯麁言毀罵已已於是
迦葉告阿難曰帝舍難陀比丘尼身
心中不悅生大苦惱發是惡言斯大
迦葉本外道師云何毀呰尊者阿難
比提醯牟尼作小兒行即時阿難語
迦葉曰此比丘尼稚小兒智猶如嬰
孩唯願大德聽其懺悔摩訶迦葉語
阿難言我出家時作是要誓世間若
有阿羅漢者我當歸依自出家來未有
異趣唯依如來無上至真等正覺我
先在俗未出家時觀諸世間生老病
死憂悲愁惱衆苦聚集如是之事競
来逼切我於尒時猒家迫迮無有可
處樂出家法能離塵垢觀於在家衆
事憒內猶如入於鈎棘之林鈎刺
牽傷毀形服難可得出在家亦尒緣
務纏縛沒於欲泥不得修於清淨梵
行晝夜思惟不見一法能勝於彼剃
除鬚髮被服法衣棄捨家業信心出
家欲出家時選擇家中衆下衣裳得
一弊衣其價猶直十万兩金即便取
之為僧伽梨先所營業一切悉捨眷
屬親戚亦悉捨離復作是念世間若

有阿羅漢者我當歸依隨其出家時彼王舍大城中間有羅羅健陀羅羅健陀中間有多子塔我端嚴殊妙諸根寂定心意惔怕得於無上調伏之心相好光錺如真金樓我既見已心中踊躍即作是念我昔推求出世之師今所見者真是我之婆伽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也作是念已心不散乱專念觀佛更正衣服右遶三匝䠒跪合掌白佛言佛是我世尊我是佛弟子如是三說佛亦復言如是迦葉我是汝世尊汝是我弟子亦復三說佛告迦葉世間若有聲聞弟子都無至心實非世尊而言世尊實非羅漢而言羅漢非一切智言一切智如是之人頭當破壞作於七分我於今日實是知者實是見者實是羅漢而言羅漢實等正覺言等正覺我所敷演實有因緣非無因緣而說法要實有乘出非無乘出實有對治非無對治實有精進非不精進能斷結漏非不能斷迦葉汝今應作是學諸有所聽是善法儀應當至心受持莫忘尊

重憶念捨於乱心宜應專意觀五受陰增長損減常應觀彼六入生滅安心住於四念處中修七覺意轉令增廣證八解脫繫念隨身未曾放捨增長慚愧尒時如來為我種種分別法要亦教利喜我於尒時尋隨佛後未曾捨離每作是念佛若坐者我當以此僧伽梨價直十万兩金者與如來敷之佛知我心之所念故出道而住我疾襞衣以敷坐處白佛言世尊願就此坐佛即坐上既坐上已語迦葉言此衣輕軟迦葉白佛實尒世尊唯願世尊憐愍我故當受此衣佛告迦葉汝能受我傐郗納衣不迦葉荅言我能受之尒時如來即受迦葉所著大衣我於是時自從佛手受是傐郗糞掃之衣佛授我已即便起去我隨佛後逺佛三匝為佛作礼即還所止我於八日學得三果至第九日盡諸有漏得阿羅漢阿難當知若有人能正實說者應當言我是佛長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持佛法家禪定解脫諸三昧門中出入無导辟如轉輪聖

王所有長子未受王位五欲自恣我於今者亦復如是佛長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持佛法家禪定解脫諸三昧門出入無导如轉輪王所有爲實甚爲高大持一多羅樹葉覆其身體欲令不現可得尒耶阿難即言如是樹葉終不能覆彼大爲身尊者迦葉語阿難言彼猶易覆無有人能障覆於我六通之者若有人於如意通中生疑惑者我悉能爲演說其義令得明了天耳通知他心通宿命通生死智通漏盡通若復有人於此通中生疑惑者我亦能爲演說其義使得明了阿難答曰我於長夜每敬尊者心生淨信時二尊者作是說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迦蘭陁竹林尒時尊者舍利弗及大迦葉俱在彼山時彼國中有諸異見六師徒黨來詣尊者舍利弗所問訊已訖在一面坐而作是言如來世尊頗說於我死此生彼如是說不舍利弗答言如斯之事佛所不說外道

六師復作是言若如是者說於我身在此閻耶更不生耶舍利弗言如斯之事佛亦不說外道復言我於此死亦生於彼亦不生彼如是說耶舍利弗言佛亦不說外道復言我死之後非生非不生耶舍利弗言佛亦不說外道復言我先問汝死此生彼乃至非生非不生悉不見荅汝若名為宿舊出家應廣辯義為我分別今者觀汝不能荅我便是童蒙無智愚人時彼外道作是語已即從坐起還其所止尒時尊者摩訶迦葉去舍利弗不遠外道去後舍利弗即詣於彼大迦葉所以外道問向迦葉說如来何故如是四問嘿然不荅何以故不引相似比類而荅於彼我昔曾聞有人問佛於此死已受後有不佛嘿然不荅又問死後不受有耶佛亦不荅又問我此死已亦受後有亦不受耶佛亦不荅又問我死之後非受於有非不受有耶佛亦不荅尊者迦葉語舍利弗言如来亭可說色滅已生於後有乃至非生非不生世尊於彼色所盡處

正智解脫然都無有死此生彼死此不生彼亦生亦不生非生非不生是故不答如斯之義甚深廣大無量無邊無有等數乃至盡滅受想乃至識死此生彼乃至非生非不生亦復如是此是動轉此是憍慢此是放逸此是有為造作之業此是愛結此愛生彼愛不生彼愛亦生彼亦不生彼愛非生彼非不生彼如來愛盡得善解脫愛盡生彼有亦無也不生彼有亦無也生彼不生彼亦無也非不有生彼非不無生彼亦無也此義甚深廣大無邊無有等數至於盡滅大德舍利弗當如以是因緣故如來於問中而不正荅死此生彼此死不生彼亦生彼亦不生彼非生非不生 此二大人爭相讚美各還所止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尊者摩訶迦葉住舍衛國西園林中毗舍佉講堂彼大迦葉於日没時從檀定起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如來初始制戒之時極為勘少

修行者多今日何故制戒轉增復行者少佛告迦葉如是如是衆生命濁結使濁衆生濁劫濁見濁衆生轉惡正法亦末是故如來為諸弟子多制禁戒少有比丘能順佛語受持禁戒諸衆生等漸漸退沒辟如金寶漸漸損減乃至相似金出如來正法亦復如是漸漸損減像法乃出像法出故正法滅沒迦葉當知辟如海中所有船舫多載衆寶船必沉沒如來教法亦復如是以漸滅沒如來正法不因地沒亦非水火風之所壞若我法中生於惡欲行惡威儀成就衆惡法言非法非法言法非是毗尼說言毗尼犯說非犯非犯說犯輕罪說重重罪說輕如斯之事出於世者皆由像法句味相似令佛正法漸漸滅沒迦葉當知有五因緣能令法滅一切咸共忘失章句善法退轉何等為五不恭敬佛不尊重佛不供養佛不能至心歸命於佛然復依止佛法而住不敬法不尊重法不供養法於正法中不能至心然依法住不恭敬戒不尊重戒不供養戒

不能至心持所受戒然依戒住不恭敬教授不尊重教授不供養教授不能至心向教授者以不恭敬尊重供養亦不至心向教授故然復依此教授而住於同梵行佛所讚者不恭敬不尊重不供養不能至心礼拜問訊然猶依彼而得安住迦葉以此上来五因緣故能令正法漸漸滅沒衰退忘失迦葉復有五因緣故能令正法久住於世不沒不退不忘不失何等為五恭敬世尊尊重於佛供養於佛常能至心歸依於佛於法於戒及以教授同梵行者亦應供養恭敬尊重至心向之以此五種善因緣故能使正法久住於世不沒不退不忘不失以是義故應當恭敬佛法教授同梵行者諸比丘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月喻施與　角勝無信　佛為根本

極老納衣重　是時眾減少　外道法損壞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七　　　　不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二誦第二

尒時世尊在王舍城迦蘭陁竹林時彼城中有伎人主号曰動髮往詣佛所到佛所已頭面礼足却坐一面而作是言瞿曇我於昔者曾從宿舊耆老伎人邊聞於伎場上施設戲具百千万人皆来覩看彈琴作倡鼓樂絃歌種種戲笑所作訖已命終之後生光照天如是所說為實為虛佛告之曰止止汝今莫問是事時彼伎主第二第三亦如是問佛悉不荅尒時如来語伎主言我今問汝隨汝意荅若有伎人於伎場上施設戲具彈琴作倡鼓樂絃歌以是事故百千種人皆悉来集如此諸人本為愛欲瞋恚愚癡之所纏縛復更造作放逸之事豈不增其貪恚癡耶譬如有人為繩所縛以水澆之逾增其急如是諸人先為三毒之所纏縛復更於彼伎場之上作倡伎樂唯當增其三毒熾盛如

是伎主汝為斯事命終得生光照天者無有是處若有人計於伎場上作衆伎樂命終生於光照天者我說是人名為邪見邪見之果生於二處若墮地獄或墮畜生佛說是已時彼伎主悲泣墮淚佛告伎主以是因緣故汝三請我不為汝說尒時伎主白佛言世尊我今不以聞佛語故而便涕泣我愍如斯諸伎人等戇愚無智所作不善彼於長夜作如是見於未来世當受大苦常被欺誑為人所輕若有伎人作如是言於伎場上作倡伎樂命終生彼光照天者如是之言名大妄語若以此業生光照天無有是處世尊我從今日更不造彼如是惡業佛即告言汝今真實於未来世必生善處尒時伎主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城中有善鬪將為聚落主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問訊已訖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於昔者曾從宿舊耆老邊聞若欲戰時要當莊嚴所

持器仗牢自防護勇猛直進無有怯弱能破前敵傷殺物命使餘軍衆皆恚退散作是事已命終得生箭莊嚴天彼時鬪將作如是問佛告之曰止不須說汝於今者所問義趣甚為不善第二第三亦如是問佛復告言汝已慇懃三問於我汝若能受當為汝說諸有戰者牢自莊嚴善知鬪術家為陣首勇猛前進如是戰將豈不作意方便欲得傷害彼諸軍衆作是念言云何當繫縛於彼傷害於彼令其壞盡寧可不生如是念耶戰將汝於衆生所起三邪惡業何等名為三邪惡業所謂即是身口意也若以如是三不善業身壞命終得生天者無有是處戰將汝今若如是見者即是邪見邪見之業必生二處或在地獄或墮畜生介時鬪將聞佛語已悲泣流淚佛復告曰我以是故三請不說令為汝說何故涕泣時彼鬪將白佛言世尊我不為聞是說故而生悲惱憐愍諸鬪戰者長夜愚闇覆蔽無智所作不善常為此事於未來世當受大

告如是惡業而實不得生於天中若
以此業而生彼箭莊嚴天者實無是
處世尊我從今更不作於如是邪見
佛即讚言善哉善哉汝所說者甚爲
希有尒時鬪將聞佛所說頂禮還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竹
林尒時善調馬師聚落主往詣佛所
頂禮佛足在一面坐佛告調馬師曰
以幾因緣令馬得調馬師言瞿曇以
三事故能令馬調一者一向須濡二
者一向須麁三者亦濡亦麁佛語之
言若斯三事不能調者復當云何馬
師對曰打令命終馬師即言瞿曇汝
爲無上調御之師調丈夫時以幾事
調佛言我亦以三事調御一須濡語
二者麁語三者不濡不麁而得調伏
云何名爲一向須濡如佛告比丘汝
若修三業善者獲善果報此是天此
是人是名一向以濡而得調伏云何
名麁如說三惡道此是身口意業造
惡果報云何名爲麁濡說身口意
有諸善業得生人天此是身口意善
所獲果報亦說身口意有諸惡業當

墮三塗斯亦身口意所獲果報是則
名爲亦麁亦濡而調衆生馬師白佛
若以此三不調伏者當云何調佛告
之曰與其切言若不調者深加毀害
馬師對曰今汝沙門常說不煞云何
言害佛言馬師如是如是言如来者
實不應殺所不應作如来世尊以此
三事用調衆生若不調者終不與語
亦不教誨亦不指授佛告馬師於汝
意云何如来若不教授設不與語設
不指授如是者則名毀害是真毀害
馬師對曰實尒瞿曇如来若當不與
其語不教授法實成毀害甚於世害
馬師復言瞿曇我自今已後當断毀害
更不造惡佛即讃言馬師如汝所說
實爲真正尒時馬師聞佛所說歡喜
頂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
竹林時聚落主名曰惡性往詣佛所
頂礼佛足在一面坐即白佛言世尊
如世有人無所脩集惱觸於他作惱
觸語是故諸人咸稱其人名爲擬惡
佛告聚落主設有一人惱觸於彼作

惱害語出惱語故令他瞋忿以是之故名為惡性不修正見正業正語正命正念正方便正志正定不修正定故惱觸於彼以惱觸故極生瞋忿以瞋忿故出瞋忿語出瞋語故名為惡性時村主言希有瞿曇實如所言以惱觸故實名惡性我以不修正見故為彼觸惱以惱觸故稱我惡性一切世人咸皆稱我以為惡性從是已來名為惡性村主復言瞿曇云何得不惱觸無惱觸故得無惱語雖復為彼之所惱觸不惱於他雖復為彼之所惱語而不惱語以惱於彼雖為他惱不生心惱以不惱故世人咸稱能忍善者亦復於彼生忍善想若如是者能修正見修正見故正業正語正命正志正方便正定正念修正定故為他所觸而不生惱不生惱故名為忍善村主言希有瞿曇所說甚善實如所言我以不修正見故為他所惱為他惱故出惱觸言是以世人稱我惡性皆生惡想故名惡性不修八正道故為他所觸出惱觸語遂至瞋忿有是

想故世人稱我以為惡性村主言瞿曇我從今已後如是惡性卒暴我愓凶險我當捨棄佛讃之曰汝若如是實為甚善時彼村主聞佛所說歡喜頂礼而去

尒時有聚落主名如意珠頂髮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即白佛言世尊我於往日在王宮殿與諸輔相共一處坐群臣眷屬評議講論所謂作沙門者為得捉於錢寶以不得捉金不時彼衆中有一人言縱令捉者竟有何過應當得捉有一人言不應得捉沙門釋子不捉金寶世尊如是二語為得名為稱法而說為不稱說若作斯語非為毀佛非過言耶為是佛說為非是乎佛告聚落主若作是說斯名謗我為不稱說名為過說然我所說實不同彼何以故為比丘者沙門釋子法不應捉金等錢寶若捉金等錢寶彼非沙門釋子之法佛之教法轉勝端嚴佛如是說為比丘者不應捉於金等錢寶設有捉者非沙門法村主言我於彼時於大衆中亦

作是說沙門釋子實不應捉金等錢寶若有捉者宜應自恣放逸五欲時彼村主聞佛所說頂礼而去當於尒時阿難比丘侍立佛側以扇扇佛佛告阿難曰汝可召諸比丘依此王舍城而住止者盡集講堂尒時阿難奉佛教已如佛所命新諸比丘盡集講堂時諸比丘各來集已阿難詣佛頂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諸比丘僧依王舍城迦蘭陁竹林者皆來集在講堂之中唯願世尊宜知是時尒時世尊即往講堂於衆僧前敷座而坐佛告比丘有如意珠頂髻聚落主来至我所頂礼我已而作是言我於往日在王宮殿與諸輔相共議講論沙門之法為應捉持金等錢寶為不捉耶時彼衆中有一人言假令沙門捉持錢寶及金銀等有何過咎但捉無若復有人言沙門之法法不應捉金等錢寶如斯二人其語不同此二人言何者稱法我即答言沙門釋子不應捉持金等錢寶時聚落主而作是言我於昔時於彼衆中亦作是語

如斯沙門得捉金等及以錢寶亦應恣令受於五欲時彼村主聞我所說歡喜而去佛告諸比丘汝等當知彼如意珠頂髮聚落主於衆人前作師子吼言沙門法不應受取金銀錢寶汝諸比丘從今已後若有所須欲捉之者當作草木及捉糞想享捉糞穢不捉寶物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頂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瞻波國竭城祇池岸時聚落主号王頂髮来詣佛所頂礼尊足在一面坐佛告之曰此世間中多有衆生依二種法一貪欲樂二名習於無益身事非聖之法徒受無益損減習於欲樂是名下賤縈累之法受欲樂者凡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聚非法財残害物命自樂已身而為已身作正樂因此亦不名供養父母亦不名與妻子及其僮僕亦非親友知識眷屬輔弼已者亦復不名為供養供給沙門婆羅門諸福田等若如是者不脩上道不作樂因不得樂報是名第一欲樂設受欲樂或時如

法或不如法或為殘害或不殘害以樂已身安樂父母妻子僮僕親友眷屬輔弼已者悉皆供養供給與正安樂然不施與沙門婆羅門及諸福田亦復不修正道不作樂因不求樂報不作生天因緣是名第二欲樂佛復告聚落主若有集於財寶如法而聚而為殘害以如法故不造殘惡故修自已身正受其樂亦名正理供養父母及與妻子僮僕親友眷屬輔成已者皆名正與安樂正事給養時時供養沙門婆羅門修立福田修於上道種於樂因求樂果報作生天因緣是名第三受於欲樂我今為諸受欲樂者皆悉同說設受欲樂我說下賤設受欲樂我說為中設受欲樂我說為上何者下賤非法聚財又不非法聚財自樂已身而為已身作正樂因此亦不供養亦不名與妻子僮僕親友眷屬亦不隨時供養沙門婆羅門諸福田等不修上道不作樂因不得樂報不作生天因緣是名為下何等名中設受欲樂或時如法或不如法或

為殘害以自樂身亦復安樂父母妻子僮僕親屬乃至不作生天因緣是名為中云何名上所謂如法聚財不作殘害身正受樂正理供養父母及與妻子僮僕親友乃至能作生天因緣是名為上何等無益三種苦身所謂苦非聖法無有義利若有苦身心已變壞初犯禁戒身心內外一切俱熱追念此事無時暫離現在之世不離煩熱終不能得過人之法是名初無益苦身法若復有人雖不犯戒心亦不變然復稱於身心二業內外俱適脩學是事現在之世不離煩惱終不能得過人之法是名第二無益苦身復次若更有人雖不犯戒心不變異然復稱於身心二業內外俱適脩念此事現在之世不離惱熱有少增進過人之法或得少智或得見法或少禪定是名第三無益苦身聚落主我亦不說無益苦行都為一種有一苦行名為下品復有苦行名為中品又有苦行名為上品云何名下初毀戒時心已變壞身心內外一切俱熱

追念此事無時暫離於現在世不離
煩惱終不能得過人之法是名為下
云何名中若復有人雖不犯戒心亦
不變然復羇於身心二業內外俱適
修學此事於現在世不離惱熱亦不
能得過人之法是名為中云何名上
若更有人雖不犯戒心不變異然復
羇於身心二業內外俱適修學此事
於今現在不能永斷一切煩惱有少
增進過人之法或得少智或得見法
或觸禪樂是名為上為聚落主除是
二邊趣向於道所謂三種欲樂及以
三種無益苦身趣向中道何等名為
捨於三種欲樂之事及以三種無益
苦身向中道耶聚落主貪染欲樂惱害
自身亦惱害他自他俱害現集諸惡
於當來世亦集諸惡以此因緣心煩
悲憂受諸苦惱設盡欲結亦無自苦
亦不苦他亦復無有自他之苦現在
之世不集諸苦於未來世亦復不集
一切衆苦以是義故得現法樂離衆
惱熱不擇時節得近涅槃於現在世
能得道果智者自知明了無滯不隨

他教是名初中道聚落主復有中道離於惱熱不擇時節得近涅槃智者自知不隨他教所謂正見正語正業正命正定正方便正志正念是名第二中道說是法時王頂髮聚落主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尒時王頂髮聚落主知法見法得法度疑彼岸離於疑惑不隨他教不受異見於佛法中得自在辯即從坐起整衣服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我於今日已得出過歸依於佛亦復歸依法僧二寶我持優婆塞戒從今盡壽歸依三寶尒時王頂髮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踊躍頂礼而去

尒時世尊遊行於末罕村邑漸次至於優樓頻螺聚落在鶵鵡閣無果林中時驢姓聚落主還聞世尊遊末罕邑至優樓頻螺聚落鶵鵡閣無果林作是思惟我聞世尊瞿曇所說之法能滅現在一切苦習我亦欲滅現在一切苦習宜應詣彼聽斯妙法彼或為我說於盡滅苦習之道時彼驢姓思惟是已即出聚落往世尊所頂礼

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聞如
来所說之法能滅衆生現在苦習善
哉世尊垂哀矜愍願為敷演現在能
滅苦習之義尒時世尊即告之曰我
若為汝說於過去曾更無量衆苦滅
苦習法汝或時信或不信或樂不樂
我今亦欲為汝說於未来無量衆苦
滅苦習法而汝或信或不信或樂不
樂佛復告曰我於今者即於此處為
汝說於滅苦習法汝當諦聽至心受
持諸有衆生起小苦處而此苦中種
種差別是等衆苦因欲而生皆習於
欲欲為根本欲為因縁時聚落主復
白佛言善哉世尊今我根鈍不解略
說唯願垂愍廣演斯義令我開悟佛
復告言今我問汝隨所樂荅此優樓
頻螺聚落中所有民衆假設有人盡
繫縛之加諸罵辱皆悉斬戮汝頗於
中生苦惱不聚落主言雖復憂慘不
必一向生大苦惱復白佛言世尊此
優樓頻螺聚落之中是我愛者則能
生我憂悲苦惱心不悅豫非我愛者
非我所欲非我所念於斯等邊我則

無有憂悲苦惱佛告之曰聚落主是故當知一切種種苦惱之生皆由於欲恚因於欲欲為根本佛復告言聚落主於汝意云何若汝子未生未依於母未見聞時頗於彼所有欲親昵愛念心不對曰無也佛復告言汝子依母而生長已汝若見時頗生欲親愛念以不對曰實尒佛言汝子依母生已漸大設當敗壞王賊劫奪若如是者汝生苦惱憂悲念不聚落主曰若遣是事當于尒時我心愁毒若死若近死况復不生憂悲苦惱佛復告言是故當知一切種種苦惱之生皆因於欲恚從欲生欲為根本聚落主言希有世尊所説甚善巧為方便復白佛言我子設當在于遠處遣使往看使若還遲我與其母心意不安怪使遲晚我子將不平安耶佛言聚落主是故當知衆生苦惱種種憂悲皆因於欲由欲而生欲為根本假使四愛敗壞變異便生四種憂悲苦惱若三亦皆生於憂悲苦惱若有一愛便生一憂悲苦惱若無愛者是則無有

憂悲苦惱離於塵垢如池蓮華不著於水說是法時驢姓聚落主遠離塵垢得法眼淨見法得法解法知法度疑離惑不從他心不趣異道於佛教法獲得辯力即從坐起整衣服合掌白佛而作是言世尊我已出離歸依三寶從今日夜為優婆塞盡我形壽生清淨信聞佛所說歡喜頂礼而去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尒時世尊與千二百五十大比丘僧千優婆塞五百乞兒而自圍遶遊行摩竭提國從一聚落至一聚落從城至城乃至到彼鄰羅健陀城竇疊園林於中止住時閉口姓聚落主是尼乾陀弟子聞佛在摩竭提遊乃至是中到此園林作是念言我當往白師尼乾陀然後往詣瞿曇邊時閉口姓即往尼乾陀所頂礼其足在一面坐時尼乾陀即告之言汝能以二種論難瞿曇不如兩鍱鈎鈎取於魚既不得吐又不得嚥斯二種論亦復如是能令於彼不得吐嚥聚落主言唯願教我我當往問何等二論能令瞿曇

不得吐嚥尼乾隨言汝詣彼所如我辭曰汝今瞿曇頻欲利益諸家不若不利益與諸凡愚有何差別若言利益汝今云何將千二百比丘千優婆塞五百乞兒從一聚落至一聚落從城至城破壞諸家所經之處為汝踐蹈摧壞傷毀如雹害禾是名破壞非為利益尒時聞口受其教已詣賣疊林往詣佛所粗相問訊在一面坐即白佛言瞿曇汝今寧可不欲增長利益於諸家耶汝豈不常讚嘆增長利益者乎佛告之曰我於長夜恒欲增長利益之法時聚落主而作是言汝若利益何故今者於飢饉世與千二百比丘千優婆塞五百乞兒俱從一聚落至一聚落從城至城破壞諸家斯非增長利益之法所為損減如雹害禾汝壞人民亦復如是佛告之曰我憶九十一劫已來無有一家以熟食施而致損減汝今且觀一切諸家多饒財寶眷屬僮僕象馬牛羊是富基業有不從施而得者不盡從施我獲斯果報有八因緣能壞諸家若為

王賊所侵為火所燒大水所漂失所伏藏生於惡子不解生業威逼用財惡子無理用於財貨一切世人皆云八事能破居家我今更說第九之破言第九者所謂無常離是九種外言沙門瞿曇能破諸家無有是處若棄如是九種因緣言沙門瞿曇能破諸家不增長者無有是處不捨是語不捨是欲如斯等人猶如拍毱必墮地獄時聞口姓聚落主聞是語已心生驚怖憂惱猒惡身毛為竪起礼佛足歸命於佛而作是言我今誠心向佛懺悔我甚愚癡猶如嬰兒所作不善今於佛前虛妄不實下賤妄語唯願哀愍聽我懺悔佛告之曰知汝至心汝實知罪實知愚癡猶如嬰兒所作不善汝於如來阿羅呵作大虛妄鄙賤之業今自知罪誠心懺悔善法增長惡事退滅我今愍汝受汝懺悔令汝善法增長常不退失時聞口姓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頂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鄰羅乾陁城寶疊林中尒時聞口姓聚落主而作是

念我今欲見沙門瞿曇不見我師尼乹陀者不得往彼即時往詣尼乹陀所頂礼其足在一面坐時尼乹陀即告之曰今我教汝作二種難令彼瞿曇既不得吐又不得嚥問口姓即問之曰阿闍梨以何二難能令瞿曇不得吐嚥復告之曰汝當往詣彼瞿曇所作如是言汝可不為利益安樂一切衆生汝亦讃嘆利益安樂一切衆生之法若言不為利益安樂一切衆生與世凡愚有何差別若言我欲利益安樂衆生何不一切等同説法云何而有不為説者時聚落主受其教已往詣佛所粗相問訊在一面坐即白佛言汝實不欲利益安樂諸衆生耶豈不常讃如是法乎佛告之曰我於長夜常欲利益一切衆生亦恒讃嘆如是之法問口姓言若如是者何不為諸衆生等同説法有不説者佛告之曰我今問汝隨所樂荅譬如世人有三種田有一上田良美沃壤極為上好第二田者適處其中好第三田者曠野邊遠沙鹵鹹惡有諸田夫

先於何田而下種子聞口姓言為利益者先種良田墾穫大利佛告之言若良田盡次種何田聞口姓言次種中者種中田已次種下田亦復擲子亦望後時少有所獲佛告之曰欲知上田如我弟子諸比丘比丘尼我為說法初中後善成於已利句義微妙滿足利益具足清白顯發梵行彼比丘比丘尼聽我法已依止我住歸依於我依憑於我我為舟主而濟渡之我為開眼令得視瞻住於安樂彼等聞已各作是言佛為我說我等咸當盡心修行便於我等長夜利益得義得樂彼中田者如我弟子優婆塞優婆夷我為說法初中後善成就已利句義微妙滿足利益具足清白顯發梵行彼優婆塞優婆夷聽我法已依止於我歸依於我依憑於我我為舟主而濟渡之我為開眼令得視瞻住於安樂彼等聞已各作是言佛為我說我等咸當至心修行便於我等長夜利益得義得樂欲知下田沙鹵惡者如諸外道我亦為說初中後善乃

至顯發梵行彼諸外道各能聽受隨
其所樂乃至一句解其義趣亦為彼
等於長夜中救濟利益得義得樂時
閉口姓聞佛所說而作是言希有瞿
曇善說美喻佛告之曰為成斯義更
說譬喻如世人有三種瓮有一水瓮
堅完不損無有孔裂亦無滲漏其第
二瓮亦完不破無有孔裂少有滲漏
第三瓮者亦破亦漏彼人注水應先
何器對曰先於不破漏者完器滿已
注第二器其第二器雖完不破然小
滲漏佛復告言滿是瓮已更注何處
其第三瓮雖復漏破亦應注水為未
漏間暫得用故其第一瓮喻我弟子
諸比丘比丘尼我為說法乃至令其
得義得樂其第二瓮喻我弟子諸優
婆塞優婆夷我為說法乃至得義得
樂其第三瓮喻諸外道我為說法若
少聽受乃至令其得義得樂時閉口
姓聚落主聞佛所說心生驚怖憂愁
猒惡身毛為竪起礼佛足而作是言
我今誠心向佛懺悔我甚愚癡猶如
嬰兒所作不善面於佛前虛妄不實

下賤妄語唯願哀愍聽我懺悔佛告之曰知汝至心汝實知罪實知愚癡猶如嬰兒所作不善汝於如來阿羅呵所虛妄下賤作斯妄語汝今知罪誠心懺悔善法日增惡事退减令我愍汝受汝懺悔令汝善法增長常不退失時聞口姓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奉行頂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那羅健陁城貴疊林中尒時結集論者聚落主作是思惟我今不應往見尼乾當到佛所作是念已尋往詣佛問訊已訖在一面坐尒時佛告結集論者聚落主彼尼乾陁若提之子為諸弟子說何等法時聚落主白佛言世尊彼尼乾陁常作是說若作煞業隨煞時多必墮惡趣入于地獄偷盜邪婬及妄語等亦復如是隨作時多必墮地獄尒時世尊告聚落主若如尼乾之所說者衆生都無墜墮惡趣入于地獄所以者何如尼乾說若作煞業隨煞時多必墮惡趣入于地獄偷盜邪婬及妄語等亦如是者一切衆生煞生時少

不然時多若以時多入地獄者然生時少不然時多是故不應墮惡趣中。入于地獄偷盜邪婬及妄語等亦復如是作業時少不作時多悉皆不應墮墮惡趣入于地獄佛復告聚落主如汝說者都無有人入於地獄時聚落主即白佛言實尒瞿曇佛復告聚落主世間若有教導者出能善量有慧分別在思量地以己言辯才是凡夫地為諸弟子說如是法若然生者盡墮惡道入于地獄隨作業時多以是多業牽入地獄盜竊邪婬并妄語時亦復如是隨作業時多墮於惡趣入于地獄其諸弟子尊心信樂彼師所說至心受持作如是言我教導主知彼前境見彼所見此諸弟子復有弟子而語之言我教導主作如是說若有煞生時隨煞時多墮於惡趣入于地獄彼孫弟子作是念言我先煞生必墮地獄偷盜邪婬及妄語時必墮惡道入於地獄因此作見即得是見是名邪見不捨是見不解疑惑不悔所作惡業之因而猶常作如是惡

業心不肯改不能滿足心所解脫亦不滿足慧解脫亦不滿足以心解脫慧解脫不滿足故誹謗賢聖謗賢聖故即是邪見佛復告聚落主設有一人作是邪見墮在惡道入於地獄一切衆生皆有因緣染汙心垢以是緣故一切衆生得業結使設有佛出如来應正遍知阿羅呵三藐三佛陁佛以種種因緣呵於煞生偷盜邪婬及妄語等亦復如是兼讃歎彼勝法有決定信解復白佛言我之世尊真實知見種種說法令我得與弟子說如是法種種因緣呵責煞生讃歎不煞生種種因緣讃不妄語不邪婬不偷盜我於昔時已曾煞生偷盜邪婬及妄語等我以此因緣常自悔責雖自悔責而得名為不作罪業是故深自悔責如是惡業以懺悔故皆除疑悔增進善業更不煞生偷盜邪婬及妄語等悔責先造後更不作種種惡業以是之故心得滿足而獲解脫亦能滿足慧解脫心慧滿故不謗賢聖不謗賢聖故便得正見佛告聚落主

以能修於正見緣故身壞命終得向
善趣生于天上以能懺悔正見之故
能淨一切衆生之心亦能淨於衆生
結業煩惱罪垢賢聖弟子得聞此事
即時修學若時及時分時分中間
中間晝夜已過如是時中為煞時多
不煞時多以義推之煞生時少不煞
時多我於彼時故作煞生我實不善
所作非理我從今已後更不復煞我於
一切更不生嫌更不生恨亦不生嫉
深生歡喜生歡喜故深生愛樂生愛
樂故深得猗樂深猗樂故得受於樂
以受樂故其心得定賢聖弟子心得
定故得與慈俱與慈俱故無怨嫌恨
得於無嫉其心廣大志趣弘博無量
無邊善修慈故於彼東方一切衆生
都無怨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
如是於一切世界普生慈心作是意
解當修立如是善心於善中住尒時
世尊取地少土置於爪上問造論姓
聚落主言大地土多爪上土多聚落
主言爪上之土極為尠少不可方喻
大地之土百分千分千億分不得比

喻共相挍量佛告聚落主所有罪業
如爪上土大地之土等數譬喻不能
量度聚落主言如是如是惡業挍量
可知如是少業不能牽人令墮惡道
亦不能住亦不可計夫行慈者所得
功德如大地土煞生之罪如爪上土
悲之功德如大地偷盜之罪如爪
上土喜之功德如大地土邪婬之罪
如爪上土捨之功德如大地土妄語
之罪如爪上土如來分別如是法時
造論姓聚落主聞佛所說遠塵離垢
得法眼清淨得法證法見法知法得
法邊際度諸疑惑不隨他信尋得巳
辦即起離坐整衣合掌白佛言世尊
我巳得度我巳得度令歸依佛歸依
法僧為優婆塞盡其形命信心清淨
聚落主復白佛言世尊譬如為利養
故作於惡罵日日轉惡尚失巳財況
復得利我亦如是為得利故親近愚
癡不善尼乾我以狂惑親近於彼供
養恭敬我於彼所不得善利為其所
陷將墮地獄世尊拔我得離惡趣今
重歸佛法僧我盡形壽為優婆塞我

先於彼愚癡尼乹所有信心愛念恭
敬悉皆捨棄我今第三亦重歸依佛
法僧寶盡我形壽為優婆塞不生不
信時造論姓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
頂礼而去
動揺及鬪諍　調馬與惡性　頂髮并牟尼
王髮及驢姓　飢饉與種田　説何論為十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八

不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時此天光甚爲熾盛普照祇洹悉皆大明尒時此天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住阿練若處　寂滅修梵行　日常食一食
顏色極和悅

尒時世尊復說偈言

不愁念過去　亦不求未來　現在正智食
纔欲爲存身　欲於未來世　追念過去事
六情皆怡悅　是以顏色和　如新生茅葦
剪之置日中　凡夫自燋乾　其事亦如是

天復說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久捨於嫌畏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時此天光甚爲熾盛普照祇洹悉皆大

明尒時此天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諸有憍慢人　終不可調習　詐現修禪定
放逸在空林　由是放逸故　不能度死岸
尒時世尊復說偈言
捨慢常入定　別想盡知法　一切處解脫
不放逸空林　由不放逸故　能度彼死岸
天讚偈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怖畏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時此天光甚為熾盛普照祇洹悉皆大明尒時此天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云何於晝夜　福業常增長　如法而持戒
何人趣天道
尒時世尊復說偈言
種植園苑林　洪流置橋船　曠野造好井
要路造客舍　是人於日夜　福業常增長
正法淨持戒　如是趣天道
天讚偈曰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時此天光甚為熾盛遍照祇洹悉皆大明尒時此天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云何得大力　并獲於妙色　施何得安樂
何緣得淨眼　云何一切施　願為我說之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施飲食得力　施衣得盛色　施乘得安樂
燈明得淨目　屋宅一切施　如法教弟子
能作如是施　是名施甘露

天讃偈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光熾盛遍照祇洹悉皆大明尒時此天礼佛足已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世間天及人　飲食生歡喜　世間都無有

飲食不生善
尒時世尊復說偈言
若有能信施 使心極清淨 今世若後世
飲食福隨逐
尒時此天聞佛所說白佛言世尊實
為希有善說斯偈
復白佛言世尊我憶過去有一人王
名曰遲緩然彼國王於四城門施於
飲食城中及市亦施飲食時王夫人
白於王言王今作福願聽我等助王
為福王聞其言以城東門所施之食
迴與夫人王之太子亦白父言父母
修福我亦樂修王聞其言以城南門
所施之食迴與太子輔相後来啓白
王言王今修善夫人太子皆修福業
唯願聽我助修福業王聞其言以城
西門所施之食迴與輔相時有諸臣
復白王言夫人太子及以輔相咸修
福德我等今者亦樂助修王聞其言
即以北門所施之食迴與諸臣時國
中人復白王言夫人太子輔相咸修
福德願聽我等助修福業王聞其言
復以布施迴與人民時典施人白於

王言王之所有於四城門及以布施悉皆迴與夫人太子輔相大臣國中人民斷於王施義竭庫藏王即告言先所與者已尒與盡自今已後他方小國所可貢獻半入庫藏半用脩福世尊我於尒時長夜脩福我於長夜獲得勝報常懷喜樂所受福報無有窮盡不見邊際如我所受得大果報乃知世尊善說斯偈時遲緩天子聞佛所說歡喜踊躍頂礼佛足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甚為熾盛遍照祇洹却在一面而說偈言

如遠至他國　誰為可親者　於其居家中
復以誰為親　於其資財中　復以誰為友
若至後世時　復以誰為親

尒時世尊說偈答曰

若遠至他國　行伴名為親　於自居家中
慈母最為親　於生財利所　眷屬乃為友
能脩功福者　是名後世親

天讃偈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熾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
中来詣佛所威光顯赫普照祇洹悉
皆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人生壽不定 日日趣死徑 無常所侵奪
壽命甚短促 老来侵壯色 無有救護者
恐怖畏向死 作福得趣樂
尒時世尊以偈荅言
人生壽不定 日日趣死徑 無常所侵奪
壽命甚短促 老来侵壯色 無有救護者
恐怖畏向死 欲得寂滅樂 應捨世五欲
不宜深生著
天讚偈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嫂怖久捨棄
能度世間愛
時此天子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
中来詣佛所威光顯赫遍照祇洹悉
皆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四時不暫停 命亦日夜盡 壯年不久住

恐怖死来至　為於涅槃故　應當勤修福

尒時世尊以偈荅言

四時不暫停　命亦日夜盡　壯年不久住

恐怖死来至　見於死生苦　而生大怖畏

捨世五欲樂　當求於寂滅

天讃偈言

徃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嬚怖久捨棄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夜中有一天子光色倍常来詣佛所威光顯赫遍于祇洹悉皆大明却在一面而說偈言

當思於何法　應棄捨何法　修行何勝事

成就何等事　能渡駛流水　得名為比丘

尒時世尊以偈荅言

能斷於五蓋　棄捨於五欲　增上修五根

成就五分法　能渡駛流水　得名為比丘

天讃偈言

徃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嬚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
中來詣佛所威光顯照遍于祇洹赫
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誰於睡名寤 誰於寤名睡 云何染塵垢
云何得清淨

佛以偈荅言

若持五戒者 雖睡名爲寤 若造五惡者
雖寤名爲睡 若爲五蓋覆 名爲染塵垢
無學五分身 清淨離塵垢

天復說偈讃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嬈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阿練若橋偈 修福日夜增 云何得六力
何物生歡喜 遠至強親逼 日夜有損減
思惟及眠寤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
中來詣佛所威光顯赫照于祇洹赫
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若人有子孫 則便生歡喜 財寶及六畜
有則皆歡喜 若人受身時 亦復生歡喜
若見無身者 則无歡悅心

尒時世尊以偈荅言

若人有子孫　則能生憂惱　財寶及六畜
斯是苦惱本　若復受身者　則為憂惱患
若不受身者　則名寂滅樂

天復說偈讃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嬾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世有三種不調之馬一切世人現悉知之或有馬行步駿疾然無好色是則名為乘不具足或復有馬行步駿疾雖有好色是亦名為乘不具足或有良馬行步駿疾然有好色是則名為乘得具足人亦三種如彼三種不調之馬此三種人於佛教法現所知見何等為三有人駿疾具足色及可乘然不具足或復有人駿疾具足顏色具足乘不具足或復有人駿疾顏色及以可乘悉皆具足何者是駿疾具足色不具足乘不具足如法中人如實知苦如實知苦集如實知苦滅如實知

向盡苦道如是知見已斷於三結所謂身見戒取疑斷此二結得須陁洹不墮惡趣於道決定乃至人天七生盡于苦際是名駿疾具足云何色不具足若有問難阿毗曇毗尼不能善通於深問難不能了達句味相順不能稱說不能如理而為具說是名色不具足云何可乘不具足少於福德所生之處無有福德不得利養衣服飲食卧具湯藥是名乘不具足是名駿疾具足色不具足乘不具足云何駿疾具足顏色具足乘不具足何者駿疾具足如法中人如實知苦如實知苦集如實知苦滅如實知苦滅道知見是已斷於三結所謂身見戒取疑斷三結已得須陁洹不墮惡趣於道決定乃至七生人天盡於苦際是名駿疾具足云何名色具足若有問難阿毗曇毗尼能善解說句味相應稱理顯說是名色得具足云何名為乘不具足少於福德不能生便有大福德不得利養衣服飲食卧具湯藥是名駿疾及色得于具足乘不具足

云何名為駿疾色乘悉皆具足何等駿疾如此法中如實知苦如實知苦集如實知苦滅如實知苦滅道既知見已斷於三結得須陁洹七生人天不墮惡趣是名駿疾具足云何色得具足若有問難阿毗曇毗尼能為通釋句味相順稱理顯說是名色得具足云何名為乘得具足若多福德生便有福能得利養衣服飲食卧具湯藥是名乘得具足是名第三駿疾色乘悉皆具足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世有三馬良善調順或有馬駿疾具足色乘不具或復有馬駿疾及色二俱具足乘不具足或復有馬三事具足人亦三差如彼三馬是三種人佛教法中現所知見或有駿疾具足色乘不具足有人具足於二不具足一有人三事具足何者具足於一不具於二如佛法中如實知苦如實知苦集如實知苦滅如實知苦滅道斷五下分結得

阿那含是人不還不墮惡趣云何色不具足若有問難阿毗曇毗尼不能解釋句味順理不能稱說是名色不具足云何名為乘不具足少於福德不能生便有大福德不得利養衣服飲食卧具湯藥是名乘不具足云何弟二三事具足一不具足是人於佛法中見四真諦乃至斷五下分結得阿那含若有問難阿毗曇毗尼能為解演說餘如上說一不具足亦如上說是名第二具足於二不具足一云何第三三事具足是人於佛法中如實知已見四真諦已得阿那含乃至多有福德獲於利養是名第三三事具足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譬如世間善乘之馬凡有三種人亦如是有三種人其第一者駿疾色乘悉皆具足若有人於佛法中如實知見四真諦已斷於三漏所謂欲漏有漏無明漏解脫知見具足盡諸有結心得自在生

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得阿羅漢是名駿疾具足餘如上說云何第二事具足一不具足於佛法中如實知見四真諦已乃至得阿羅漢若通問難餘如上說云何第三三事具足是人於佛法中如實知見四真諦已乃至有福德能得利養是名三事具足佛說是已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如是三種善調乘馬應為王者及王子乘何等三種所謂駿疾具足色具足乘具足三種比丘如彼三馬若比丘具足三事宜應礼拜供養合掌讚嘆是名三事具足云何色具足具持禁戒於波羅提木叉善能護持往返出入具諸威儀於小罪中心生大怖堅持禁戒無有毀損是名色具足云何力具足惡法未生能令不生惡法已生方便令滅善法未生方便令生善法已生方便令增廣是名力具足云何駿疾具足若佛法中如實知見四真諦已

是名駿疾具足佛說是已諸比丘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有四良馬
王者應乘何等為四善調駿疾能忍
善住不鬪比丘如是成就四種當應
歸依供養礼拜合掌恭敬於世間中
無上福田何等為四所謂善調駿疾
能令善住不鬪佛說是已諸比丘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種
馬賢人應乘是世間所有何等為四
其第一者見舉鞭影即便驚悚隨御
者意其第二者鞭觸身毛即便驚悚
稱御者意其第三者鞭觸身肉然後
乃驚隨御者意其第四者鞭徹肉骨然
後乃驚稱御者意丈夫之乘亦有四
種何等為四其第一者聞他聚落若
男若女為病所惱極為困篤展轉欲
死聞是語已於世俗法深知猒惡以猒
惡故至心修善是名丈夫調順之乘
如見鞭影稱御者意其第二者見於

巳身聚落之中若男若女有得重病遂至困篤即便命終覩斯事巳深生猒患以猒患故至心修善是名丈夫調順之乘如觸身毛稱御者意其第三者雖復見於巳聚落中有病死者不生猒惡見於巳身所有親族輔弼巳者遇病困篤遂至命終然後乃能於世間法生猒惡心以猒惡故勤修善行是名丈夫調順之乘如觸毛肉稱御者意其第四者雖復見之所有親族輔弼巳者遇病喪亡而猶不生猒惡之心若身自病極為困篤受大苦惱情甚不樂然後乃生猒惡之心以猒惡故修諸善行是名丈夫善調之乘如見鞭觸肉骨隨御者意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馬有八種過世間所知現在可見何等為八一者乘馬之人控轡秉策將即遠路而彼惡馬齒銜跳躑頓絕羈勒破碎乘具傷毀形體是名馬過其第二者御者乘之不肯前進而此惡馬騰躍

亘制破碎乘具其第三者御者乘之
不肯著路但踰坑塹其第四者若乘
之時不肯前進返更却行其第五者
部不畏於御乘之人鞭策之痛其第
六者御馬之人以鞭策之方便距地
二足雙立其第七者御馬之人意欲
馳驟返更卧地不肯進路其第八者
御馬之人意欲令行而返停住於佛
法中修學丈夫亦有如是八種過患
何等為八若比丘同梵行者有見聞
疑事覺觸已身即語彼言汝於今者
稚小無智不善不了汝今應當覺觸
餘人云何乃欲覺觸於我汝自有過
反舉他事如是之人猶第一馬其第
二者見他比丘有見聞疑罪同梵行
者即便語彼有罪人言汝於今者犯
如是罪時有罪人復語彼言汝今自
犯如是之罪若懺悔者然後乃可糺
舉我罪如是之人猶第一馬所有過
失其第三者若有比丘作見聞疑罪
為他所舉便作異語隨於愛瞋及以
怖癡心生忿怒如是之人猶第三馬
所有過失其第四者若有比丘亦復

作於見聞疑罪爲他所舉即便諍彼
舉事人言我都不憶犯如是罪當知
此人同第四馬所有過失其第五者
若有比丘亦復犯於見聞疑罪同梵
行者而来舉之時犯罪人即攝衣鉢
隨意而去其心都無畏忌衆僧及舉
事者當知斯人同第五馬所有過失
其第六者若有比丘亦復犯於見聞
疑罪同梵行者而舉其事時犯罪人
即便於彼高處而坐與諸長老比丘
諍論道理舉手大喚作如是言汝等
諸人悉皆自犯見聞疑罪而更說我
犯如是罪當知斯人同第六馬所有
過患其第七者若有比丘亦復犯於
見聞疑罪清淨比丘糺舉其事彼有
罪人嘿然而住亦復不言有罪無罪
惱乱衆僧當知斯人同第七馬所作
過失其第八者若有比丘亦復犯於
見聞疑罪清淨比丘發舉其事彼犯
罪人即便捨戒退失善根罷道還俗
既休道已在寺門邊住立一面語諸
比丘我今還俗爲滿汝等所願以不
汝今歡喜極快樂不當知是人同第

八馬所有過患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八種
馬為賢所乘所言賢者轉輪聖王何
等為八賢乘所生是名第一賢馬之
相其第二者極為調善終不惱觸其
餘凡馬是名第二賢馬之相其第三
馬所食之草不擇好惡悉盡無遺是
亦名為賢馬乘相其第四者有穢惡
物生不淨相大小便處終不於中止
住眠卧是名第四具賢馬相其第五
者能示御者惡馬之過能教御者治
於惡馬所有疵態是亦名為賢馬之
相其第六者能忍重擔而不求輕恒
作是念我常見於餘馬擔時當為代
之是名第六賢乘馬相其第七者常
在道中初不越逸道雖微淺明了知
之是名第七賢馬之相其第八者病
雖困篤乃至臨終力用不異是名第
八賢乘馬相丈夫賢乘亦有八事何
等為八其第一者若有比丘善持禁
戒具足威儀往返人間無所毀犯設

誤犯於微小罪者心生大畏持所受戒猶如瞎者護餘一目當知是人同彼初馬生賢乘處其第二者若有比丘具足善法終不惱觸同梵行者共住安樂如水乳合當知是人同第二馬生於賢處其第三者復有比丘受飲食時不擇好惡悉食無餘當知斯人同第三馬生於賢處其第四者若有比丘見諸惡法不清淨者心生猒患悉皆遠離三業不善可責惡法鄙陋下賤當知是人同第四馬生於賢處其第五者若有比丘既犯罪已親於佛前陳已過罪亦復於彼梵行所說自發瑕疵當知是人同第五馬生於賢處其第六者若有比丘具足學戒見同梵行諸比丘等於戒有犯心每念言我當修學令無所毀當知斯人同第六馬生於賢處其第七者若有比丘行八正道不行邪徑當知此人同第七馬不行非道生於賢處其第八者若有比丘病雖困篤乃至欲死精勤無懈志性堅固不可輕動恒欲進求諸勝妙法心無疲倦當知是

人同第八馬至死盡力生於賢處佛
教法中能得真實佛說是已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那提迦國瓮寔
迦精舍尒時世尊告大迦旃延定意
莫乱當如善乘調攝諸根勿同惡馬
諸根馳散猶如惡馬繫之槽上唯念
水草餘無所知若不得食斷絕羇靽
亦如有人多與欲結相應以貪欲故
多有嫌恨之心多起欲覺以有欲覺
生諸惱害種種惡覺由斯而生以是
事故不知出要終不能識欲之體相
若復有人躭好睡眠以常眠故多起
乱想種種煩惱從之生長以是義故
不知出要對治之法若復有人多生
掉悔以其常生掉悔心故於諸法相
不能分明當知掉悔為散乱因以是
因緣不知出要對治之法若復有人
多生疑心以疑心故於諸法中猶豫
不了以斯義故不知出要對治之法
如善乘馬繫之櫪上其心都不思於
水草不絕羇靽辟如有人心無欲結恒
有淨想以不染著是欲想故亦復不

生掉悔疑等睡眠之蓋以其不生五蓋之心因緣力故便知出要對治之法比丘如是不依於彼地水火風亦復不依四無色定而生禪法不依此世不依他世亦復不依日月星辰不依見聞不依識識不依智知不依推求心識境界亦不依止覺知獲得無所依止禪若有比丘不依如是諸地禪法得深定故釋提桓因三十三天及諸梵衆皆悉合掌恭敬尊重歸依是人我等今者不知當依何法則而得禪定尒時尊者薄迦梨在佛後立以扇扇佛即白佛言世尊云何比丘修諸禪定不依四大及四無色乃至不依覺觀之想若如是者諸比丘等去何而得如是禪定釋提桓因及諸大衆合掌恭敬尊重讚嘆得斯定者而作是言此善男子丈夫中上依止何事而修諸禪佛告薄迦梨若有比丘深修禪定觀彼大地悉皆虛偽都不見有真實地想水火風種及四無色此世他世日月星辰識知見聞推求覺觀心意境界及以於彼智不及

處亦復如是皆悉虛偽無有實法但以假号因緣和合有種種名觀斯空寂不見有法及以非法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汝今薄迦梨　應當如是知　習於坐禪法
觀察無所有　天主憍尸迦　及三十三天
世界根本主　大梵天王等　合掌恭敬礼
稽首人中尊　咸皆稱斯言　南無善丈夫
我等不知汝　依憑何法則　而得是深定
諸人所不了

說斯法時大迦旃延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薄迦梨比丘煩惱永滅不受後生盡諸有結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惡馬調順馬　賢乘三及四　鞭影并調乘
有過八種惡　迦旃延離垢　十事悉皆竟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迦毗羅衛國尼拘陁林時釋摩男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為優婆塞義唯願如來為我敷演佛告釋摩男在家白衣歸依三寶以是義故名優婆塞汝即其人時釋摩男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信佛

告釋摩男於如來所深生信心安住信中終不為彼沙門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不信所壞是名優婆塞信時釋摩男復白佛言云何優婆塞戒佛告釋摩男不殺不盜不婬不欺及不飲酒等是名優婆塞戒又問云何施具足佛告釋摩男優婆塞法應捨慳貪一切衆生皆恚為彼貪嫉所覆以是義故應離慳貪及嫉妬意生放捨心躬自施與無有疲猒是名施具足又問云何智慧具足佛告釋摩男優婆塞如實知苦如實知苦集如實知苦滅如實知苦滅道知此四諦决定明了是名慧具足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迦毗羅衛國尼拘陁林時釋摩男與五百優婆塞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優婆塞義在家白衣具丈夫志歸命三寶自言我是優婆塞者云何而得須陁洹果乃至阿那含耶佛告釋摩男斷除三結身見戒取及疑網等斷三結已成須陁洹更

不復受三塗之身於無上道生決定信人天七返盡諸苦際入於涅槃是名優婆塞得須陀洹又問云何而得斯陀含果佛告摩訶男斷三結已薄婬怒癡名斯陀含又問云何而得阿那含果佛告摩訶男若能斷三結及五下分成阿那含時摩訶男及五百優婆塞聞斯法已心生歡喜而白佛言世尊甚為希有諸在家者獲此勝利一切咸應作優婆塞時摩訶男及諸優婆塞作是語已禮佛而退諸比丘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迦毗羅衛國尼拘陁林時釋摩男往詣佛所修敬已畢在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具丈夫志願說如上復當云何滿足諸行佛告摩訶男優婆塞雖具足信未具禁戒是名有信不具於戒欲求具足信戒之者當勤方便求使具足是名信戒滿足優婆塞佛復告摩訶男優婆塞雖具信戒捨不具足為具足故勤修方便令得具足時摩訶男白佛言世尊我於今者具信

戒捨具足三支佛告摩訶男雖具三事然不數往僧坊精舍以是因緣名不具足應勤方便數往塔寺時摩訶男言諸優婆塞我今應當具足信戒及以捨心詣於塔寺佛告摩訶男若能具足信戒捨心數詣塔寺親近衆僧是名具足佛告摩訶男雖復具足如上四事若不聽法名不具足摩訶男言我能聽法佛復告摩訶男雖能聽經若不受持亦名不具雖能受持不解其義亦名不具雖解義趣而未能得如說修行亦名不具若能具足信戒捨心數往塔寺聽法受持解其義趣如說修行是則名為滿足之行摩訶男雖復具足信戒捨心數詣塔寺親近衆僧然猶未能專心聽法是亦名為行不具足以斯義故應當方便專心聽法雖能聽法若不受持亦名不具是故應當受持正法雖能受持若不解義亦名不具是故應當解其言趣雖解義味若復不能如說修行亦名不具是故應當如說修行若能具足信心持戒及捨心等數往僧

坊專心聽法受持莫忘解其義趣信
戒捨心往詣塔寺聽受經法受持不
忘解其義趣若復不能如說修行是
亦名為不具足也摩訶男優婆塞以
信心故則能持戒以持戒故能具捨
心具捨心故能往詣僧坊往詣僧坊
故能專心聽法專心聽法故則能受
持能受持故解其義趣解其義趣能
如說修行能如說修行故勤作方便
能令滿足時摩訶男復白佛言世尊
云何優婆塞具足幾支自利未利於
他佛告摩訶男具足八支能自利益
未利於他何等為八優婆塞自已有
信不能教他自持淨戒不能教人令
持禁戒自修於捨不能教人令行布
施自往詣塔寺親近比丘不能教人
往詣塔寺親近比丘自能聽法不能
教人令聽正法自能受持不能教人
受持自能解義不能教人令解其義
自能如說修行不教他人如說修行
是名具足八支唯能自利不能利他
時摩訶男復白佛言具足幾法能自
利益亦利於他佛告之曰若能具足

十六支者如是之人能自他利自生
信心教人令得自行受持教人受持
自行捨心亦復教人令行捨心身自
往詣僧坊塔寺亦復教人往詣僧坊
親近比丘自能聽法亦復教人令聽正
法自能受持亦復教人令受持法自
解義趣亦復教人解其義味自如說
行亦復教人如說修行若能具足十
六支此則名為自利利他如斯之人
若在刹利衆若婆羅門衆若居士衆
若沙門衆隨所至處能為此衆作大
照明猶如日光除諸闇冥當知是人
甚為希有佛說是已釋摩男礼佛而
退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迦毗羅衛國尼
拘陁林尒時釋摩男往詣佛所頂礼
佛足却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此迦
毗羅人民熾盛安隱豐樂我常在中
每自思惟若有狂象奔車逸馬狂走
之人來觸於我我於尒時或當忘失
念佛之心或復忘失念法僧心復自
念言若當忘失三寶心者命終之時
當生何處入何趣中受何果報佛告

之曰汝當尒時勿生怖畏命終之後生於善處不墮惡趣不受惡報譬如大樹初生長時恒常東靡若有斫伐當向何方然後墜落當知此樹必東向倒汝亦如是長夜修善若墮惡趣受惡報者無有是處時釋摩男聞佛所說頂礼佛足還其所止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迦毗羅衛國尼拘陁林尒時釋摩男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在於學地所作未辦常欲進求阿羅漢果入於涅槃云何比丘修習幾法盡諸有漏心得無漏心得解脫慧得解脫於現在世獲其果證得無漏戒決定自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佛告摩訶男若有比丘在於學地未得無學意恒進求欲得涅槃常修六念譬如有人身體羸瘦欲食美饍為自樂故諸比丘等亦復如是為涅槃故修於六念何等為六一者念於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

夫天人師佛世尊當于尒時無有貪
欲瞋恚愚癡唯有清淨質直之心以
直心故得法得義得親近佛心生歡
喜以歡喜故身得猗樂以身樂故其
心得定以得定故怨家及已親族於
此二人無怨惜想心常平等住法流
水入於定心修念佛心趣向涅槃是名
念佛二者念法所謂法者即是如来
所有功德十力無畏必趣涅槃應當
至心觀察是法智者自知聖弟子者
應修念法尒時離於貪欲瞋恚愚癡
唯有清淨質直之心以直心故得義
得法以親近法心生歡喜以歡喜故
身得猗樂得猗樂故其心得定以得
定故於怨憎所其心平等無有愛瞋
住法流水入於定心修念法觀趣向涅
槃是名念法三者念僧所謂僧者如
來弟子得無漏法能為世間作良福
田何等名為良福田耶有向須陁洹
有得須陁洹已有向斯陁含有得斯
陁含有向阿那含有得阿那含有向
阿羅漢有得阿羅漢是則名為良祐
福田具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應當

合掌恭敬其人以念僧故得法得義得親近僧心生歡喜故乃得快樂得快樂故其心得定以得定故於怨憎所其心平等無有貪欲瞋恚愚癡唯有清淨質直之心住法流水入於定心修念僧趣向涅槃是名念僧云何念戒所謂不壞戒不缺戒不雜戒無垢戒離恐懼戒非戒盜戒清淨戒具善戒念如是等諸禁戒時即得離於貪欲瞋恚愚癡邪見離諸惡故得法得義得親近戒心生歡喜以心喜故乃得快樂心得樂故其心得定以得定故於怨憎所其心平等清淨質直住法流水入於定心修念戒想是名念戒云何念施念已所施獲得善利一切世間為慳嫉所覆我於今者得離如是慳貪之垢住捨心中於一切物心無悋惜持用布施既布施已我心應喜猶如大祠分已財物捨與他人若能如是修施心者於現世中得法得義得親近施無有貪欲瞋恚愚癡唯有清淨質直之心應生歡喜以歡喜故身得快樂身快樂

故其心得定以心定故於怨憎所心無高下住法流水入於定心修念施想是名念施云何念天所謂四天王三十三天炎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此諸天等若當信心因緣力故生彼天者我亦有信戒施聞慧亦復如是以此功德生天上者我亦具有如是功德當生彼天念如斯天以念天故離於貪欲瞋恚愚癡唯有清淨質直之心於現世中得法得義得親近天心生歡喜心歡喜故身得快樂得快樂故其心得定心得定故於怨憎所心無高下住法流水入於定心修念天想是名念天摩訶男若有比丘住於學地所作未辦常欲進求阿羅漢果入於涅槃應當至心修是六念以能修習斯六念故盡諸有漏心得解脫慧得解脫於現在世獲其證果即得證已作是唱言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時摩訶男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尒時世尊在迦毗羅衛國尼拘陁林夏坐安居尒時衆多比丘於夏欲求

在講堂中為佛縫衣諸比丘等縫衣
已訖作是思惟我等於今縫衣已竟
當逐佛遊行時釋摩男聞諸比丘縫
衣已訖欲隨佛遊行聞斯語已即往
佛所稽首礼足在一面坐而白佛言
世尊我今身心甚為重鈍迷於諸方
雖復聽法心不甘樂所以者何我聞
諸比丘等縫衣已竟當隨佛遊行即
生念言何時當復還見世尊及以修
心諸比丘等佛告之曰我及比丘雖
去餘處汝若恒欲見於如來及比丘者
應以法眼至心觀察常修五事何等為
五所謂以具信故能隨順教非是無
信能隨順教持淨戒故能隨順教非
是毀禁能隨順教也以多聞故能隨順
教非以少聞能隨順教非以慳悋能
行布施以捨心故能行布施非以愚
癡能修智慧以慧心故能識法相是
故摩訶男若欲見佛及比丘者恒應
修習如是五事并六念法若如是者
我及比丘便常在前所謂僧者名為
和合時摩訶男聞佛所說歡喜礼足
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迦毗羅衛國尼
拘陁園林中尒時摩訶男釋往詣佛
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
如我解佛所說之義獲定心故而得
解脱若如是者爲先得定後解脱耶
爲先解脱後得定耶定與解脱爲俱
時耶所未曾得所未曾行過去未來
所未曾生現在亦無尒時世尊嘿然
不荅第二第三亦如是問如來嘿然
卷皆不荅時尊者阿難侍如來側以
扇扇佛于時阿難作是念令釋摩訶
男以此甚深之義諮問世尊世尊今
者所患始除氣力尚微未堪說法我
當爲彼略說少法令其還去時尊者
阿難作是念已即語釋摩男如來所
說說於學戒亦說於彼無學之戒說
於學定亦說於彼無學之定說於學
慧亦說於彼無學之慧說學解脱亦
說於彼無學解脱時摩訶男白阿難
言云何如來說於學戒及無學戒學
定無學定學慧無學慧學解脱無學
解脱阿難言如來聖衆住戒持波羅提
木叉具足威儀行所行處於小罪中心

生大怖畏持禁戒是則名為持戒具足猒於欲惡及諸不善離生喜樂入於初禪乃至入第四禪是名為禪如實知苦如實知苦集如實知苦滅如實知苦滅道如是知見斷五下分結身見戒取疑欲愛瞋恚彼斷五下分結便得化生即於彼處而得涅槃名阿那含更不還來至此欲界是則名為學戒學定學慧解脫復次更於異時盡諸有漏得於無漏心得解脫慧得解脫現法取證逮得無生自知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復受有當于尒時得無學戒無學定無學慧無學解脫摩訶男以是緣故佛說於學及以無學時摩訶男聞其所說歡喜頂礼而去時摩訶男既去不遠佛告阿難此迦毗羅衛國諸比丘等頗共諸釋講論如是深遠義不阿難白佛此迦毗羅衛諸比丘等每與諸釋共論如是甚深之義佛告阿難迦毗羅衛比丘與諸釋等獲大善利能解如是聖賢慧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迦毗羅衛國尼
俱陁園林中時麁手釋往詣摩訶男
所語摩訶男言如來說須陁洹有幾
不壞信摩訶男釋答言如來所說須
陁洹人有四支不壞信所謂於佛不
壞信於法不壞信於僧不壞信聖所
授戒得不壞信麁手釋言汝今不應
說言如來說四不壞信所以者何如
來唯說三不壞信所謂於三寶所得
不壞信第二第三亦作是說摩訶男
亦作是答汝莫說言三不壞信如
是如來實說四不壞信二人紛紜各
競所見不能得定往詣佛所頂礼
佛足在一面坐請決所疑時摩訶
男白佛言世尊彼麁手釋來至我
所作是言如來為說幾不壞信我
即答言如來說於四不壞信所謂三
寶聖所授戒麁手釋言如來唯說三
不壞信云何言四所謂三寶第一第
二亦作是說第二第三我亦答言如
來說四實不說三彼之所說我不能
解我之所說彼亦不解時麁手釋即
從坐起白佛言世尊假設佛不說我

僧不教我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若
天若魔若梵此諸人等都不教我向
於佛者我亦一心迴向於佛法僧亦
然佛告摩訶男言麁手釋作如是語
汝云何答摩訶男白佛言世尊若如
是者我更無答異於佛法更無善處
離於佛法更無真處無異處善無異
處真佛復告摩訶男汝從今日應如
是解具足四事名不壞信所謂於佛
法僧聖所念戒麁手釋以不解故作
如是語即聞佛說即得解了時摩訶
男及麁手釋聞佛所說歡喜頂礼而去
尒時佛在迦毗羅衛國尼倶陁園林
中當尒之時彼國諸釋集講論處既
集坐已於其中閒各共談論語摩訶
男言無有前後汝意謂誰以為後耶
麁手釋者如來記彼得須陁洹於人
天中七生七死得盡苦際彼麁手釋
毀犯禁戒飲彼酒漿佛尚記言得須
陁洹若如是者有何前後復語摩訶
男言汝可往詣於世尊所問如斯義
時摩訶男釋尋如其言即往佛所頂
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迦毗

羅釋集講論處於其中間作如是論語我言誰為前後時鹿手釋其命已終如来記彼得須陁洹於人天中七生七死得盡苦際彼鹿手釋毀犯禁戒飲放逸櫱若記彼得須陁洹當知是則無有前後佛告之曰皆稱我為善逝世尊作是語者亦名善逝稱善逝故生善逝心賢聖弟子生正直見稱言善逝復次摩訶男如来弟子一向歸佛亦復歸依法僧三寶得疾智利智猒離智道智不墮地獄餓鬼畜生及餘惡趣得八解脫獲於身證具八解脫住於具戒以智慧見盡於諸漏是則名為得俱解脫阿羅漢也復次摩訶男賢聖弟子亦如上說慧解脫阿羅漢不得八解脫復次摩訶男一向歸佛餘如上說身證阿那含成就八解脫未盡諸漏復次摩訶男一向歸佛餘如上說不墮地獄餓鬼畜生不墮惡趣如来教法彼隨順不逆是名見到復次摩訶男賢聖弟子一向歸依佛餘如上說佛所教法彼隨順解脫是名信解脫復次摩訶男若

信佛語欣尚翫習忍樂五法所謂信精進念定慧是名賢聖弟子不墮三塗是名堅法復次賢聖弟子信受佛語然有限量忍樂五法如上所說是名賢聖弟子不墮三塗是名堅信摩訶男我今若說娑羅樹林能解義味無有是處假使解義我亦記彼得須陁洹以是義故麁手釋我當不記彼釋得須陁洹所以者何彼麁手釋不犯性重犯於遮戒臨命終時悔責所作以悔責故戒得完具得須陁洹人少有所犯悔責完具何故不記彼麁手釋得須陁洹摩訶男釋聞佛所說歡喜頂禮而去

云何優婆塞　得果一切行　自輕及住處
十一與十二　解脫并舍羅　麁手為第十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九 丹本第九卷初准 息

失譯人名今附秦録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来詣佛所身光顯照遍於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不生歡喜園　終不能得樂　是三十三天
名稱满世間　常是彼天人　之所居住處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汝如小嬰愚　非尒智所及　如斯之妙法
乃是羅漢語　諸行斯無常　是生滅之法
其生滅滅已　寂滅乃為樂

天復以偈讃曰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嬚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宫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来詣佛所身光顯照遍於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能捨於家業　断諸一切法　常教授於他

不名善沙門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夜叉汝當知　若諸種姓中　有違苦難者
諸有有智人　不應不毀彼　善逝以大悲
安慰而教導　羅漢法應尒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来詣佛
所身光顯照遍於祇洹赫然大明却
坐一面而說偈言
若有賢善人　能具修慙愧　譬如彼良馬
不為巃快惡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一切世間人　少能修慙愧　能遠離諸惡
猶彼調乘馬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来詣佛
所身光顯照遍於祇洹赫然大明却
坐一面而說偈言
不善知已法　好欲習他法　是名睡不寤
有時必得寤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既善知已法　不憙習他教　漏盡阿羅漢
棄惡就正法
天復以偈讃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嬈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来詣佛
所身光顯照遍於祇洹赫然大明却
坐一面而說偈言
不善調於法　依止於異見　是名睡不寤
有時或得寤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於法善調順　不依止邪見　度愛之彼岸
佛知已涅槃
天復以偈讃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嬈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來詣佛所身光顯照遍於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比丘得羅漢　盡諸有漏法　如是滅結者
住於最後身　偽說言是我　偽說言非我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比丘得羅漢　盡諸有漏法　如其滅結者
住於最後身　內心終不著　我及以非我
隨順世俗故　亦說我非我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嬔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羅睺羅阿脩羅王手障於月時月天子極大驚怖身毛為竪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即說偈言

如來大精進　我今歸命礼　能於一切處
悉皆得解脫　今遭大艱難　願作我歸依
世間之善逝　應供阿羅漢　我今來歸依

如來愍世間　使彼羅睺羅　自然放捨我
尒時世尊說偈答曰
月處虛空中　能滅一切闇　有大光明照
清白悉明了　月是世明燈　羅睺應速放
羅睺聞偈已　心中懷戰慄　流汗如沐浴
即速放彼月
時跋羅蒲盧旃見阿脩羅王速疾放
月即說偈言
汝何故驚懼　速疾放於月　身汗如沐浴
掉動如病者
時阿脩羅復說偈言
我聞佛說偈　若不放月者　頭當破七分
終不見安樂
時跋羅蒲盧旃復說偈言
佛出未曾有　見者得安隱　阿脩聞說偈
即時放於月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來詣佛
所身光顯照遍於祇洹赫然大明却
坐一面而說偈言
汝手為有杻　及有鞾桁不　不處於牢獄
乃至繫閉不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我都無手杻　及以諸桁械　羇靽繫閉等
一切皆永滅　夜叉汝當知　我脫如是事
天復以偈問曰
云何名為杻　云何是桁械　云何是羇靽
云何為繫閉
佛復以偈答曰
母即名為杻　婦名為桁械　子名為羇靽
愛名為繫閉　我無母之杻　亦無妻桁械
無有子羇靽　復無愛繫閉
天復說偈言
善哉得無杻　亦無有桁械　善哉無羇靽
無繫閉亦善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　時佛在釋翅鳩羅脾大
斯聚落尒時世尊剃除鬚髮未久之
間晨朝早起正身端坐以衣覆頭時
彼鳩羅脾大斯聚落之中有一天神
來至佛所而問佛言汝憂愁耶佛言
我無所失何故憂愁天神復言汝歡

喜耶佛荅之曰我無所得何故歡喜
復言沙門汝不憂愁不歡喜耶佛言
誠如所言天即說偈言
比丘汝云何　得無煩惱耶　汝無少歡喜
獨坐於林野　是處難忍樂　而汝於今者
不為不忍樂　之所覆蔽障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我都無煩惱　安住得解脫　亦無有歡喜
不樂所不乱　天神應當知　是故能獨住
天神復以偈問言
比丘汝今者　何故無煩惱　云何無歡喜
而獨住林野　不為彼不樂　之所覆蔽障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歡喜即煩惱　煩惱即歡喜　我無喜煩惱
天神應當知
天神復說偈言
比丘快善哉　而無諸煩惱　亦無有歡喜
無歡喜善哉　善哉處閑獨　不樂所不乱
天神復以偈讃言
往昔已曽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来詣佛所身光顯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端坐百千鍐　頭上赤火然　應勤思方便
而斷於欲結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端坐百千鍐　頭上赤火然　念覺之比丘
應勤思方便　而斷於邊見　及以吾我見

天復以偈讃曰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嬿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是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来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天女侍左右　眡舍闍充滿　愚癡黑闇林
云何得過去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正直名為道　無畏名方便　無聲名快樂
能覆善覺觀　慚愧為拘靷　念為諸翼從

智慧為善乘　正見為引導　男子若女人
能乘是乘者　必捨棄名色　離欲斷生死
天復以偈讚曰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燋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来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九門四輪轉　内感滿重銅　深於泥之中
云何而得去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斷於喜愛結　及以欲貪恚　拔於愛根本
然後安隱出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燋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来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

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云何外結縛 內亦有結縛 世界俱結縛
我今問瞿曇 云何令結縛 作於不結縛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堅持立禁戒 修心及智慧 懃行於精進
具念名比丘 速能令結縛 作於不結縛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 時有一天 光色倍常 於其夜
中来詣佛所 威光普照 遍于祇洹林
然大明 却坐一面 而說偈言
出家甚爲難 極難難可見 愚者作沙門
多有諸事難 怖畏懈怠者 常無歡喜心
云何而得行 於彼沙門法 不能禁其心
數生不歡喜 想欲得自在 云何而除滅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比丘覆惡覺 譬如龜藏六 比丘无所依
亦不惱害彼 比丘入涅槃 都無有譏論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慚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
中来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
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睡卧欠頻申　頻申而不樂　飲食不調適
并心下狹劣　五事来覆障　不得見賢道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若人睡卧欠　頻申而不樂　飲食不調適
并其心下劣　精進捨五事　後必見聖道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慚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
中来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
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池水云何竭　有何流還返　世間之苦樂
何處都消盡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眼耳與鼻舌 并及於身意 名色都消盡
如是池枯竭 盡於諸結業 世間之苦樂
於斯盡無餘 亦無有還返
天復以偈讃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嫵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
中来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
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牟尼之世雄 猶如伊尼延 少食不嗜味
寂然處林坐 我今有少疑 欲問於瞿曇
苦從誰出要 云何解脫苦 苦於何處盡
願為決所疑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世間有五欲 意第六顯現 除斷於喜欲
遠離一切苦 是名苦出要 亦名苦解脫
斯處名盡滅 是事汝當知
天復以偈讃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嫵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来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精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都無所緣攀 又無安足處 甚深洪流中
誰能不沉没 誰有勤精進 能度瀑駛流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淨持於禁戒 修智及禪定 觀察內身念
難度而得度 得離於欲結 出過色有使
盡於歡喜有 如是能履深 而不為没溺
能度瀑駛流

天復以偈讃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燋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宫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赫然大明遍于祇洹来詣佛所頂礼足已在一面坐問言瞿曇汝今能知一切衆生所著所縛及知一切衆生得解脫者并淨解脫不尒時世尊即告天曰我實盡知一切之所縛著及得解脫盡解脫淨解脫者天復問言瞿曇云

何能知一切衆生之所縛著得解脫盡解脫淨解脫耶佛復告言我盡觀見有汝天當知今我之心得善解脫得解脫故能知衆生之所縛著得解脫盡解脫淨解脫亦悉知之天即讚言善哉善哉瞿曇知縛著乃至能知得淨解脫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懼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光顯照遍于祇洹晃然大明却坐一面而問佛言瞿曇汝為能度瀑駛流耶尒時世尊荅言實尒天言瞿曇如此駛流深廣無際傍無攀縁中无安足而能得度甚為奇特佛言實尒天復問曰瞿曇汝今云何於此駛流無可攀挽无安足處而能得度佛荅天曰若我懈怠必為沉没若為沉没必為所漂若我精進必不沉没若不沉没不為所漂我於如

是大洪流中無可攀挽無安足處而能得度此大駛流天即讚言善哉善哉比丘於此駛流無所攀挽而能得度甚為希有

天復以偈讚言

我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久捨於嫌怖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牟鞞及天女　四轉輪髻髮　騁獸極難盡
伊尼延駛流　無縛著解脫　而能得濟度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來詣佛所身光顯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世間常驚懼　衆生恒憂惱　未得財封利
及已得之者　於得不得中　能无喜懼心
如斯之等事　唯願為我說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若有智慧者　若行攝諸根　棄捨一切務
除如此等人　更無出生死　若不捨諸務
常處於生死　驚畏而怖進　憂愁等諸患
若惱所纏逼　若捨於一切　能除上諸患
則離於生死　憂怖等諸惡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嬉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誰得色最勝　誰乘和合遊　當於其處住

習學何事業　是何等種類　而能供養天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持戒有智慧　善能修已者　念禪不放逸

除去四熱惱　正法意解脫　如此得上色

美妙獲最勝　和合斯乘道　應形彼處住

習學於善法　若有如是人　名知供養天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嬉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羅吒國賈估　財產極巨富　各各相貪利
貪求无猒足　為財產鬪諍　愛欲結流漂
如斯之等類　誰能捨欲愛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棄捨於衆緣　妻子及六畜　一切所飬愛
除去欲貪癡　捨欲而出家　此能斷欲結
永捨於一切　漂没及諍訟

尒時天復以偈讃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爍怖久棄捨
能度世閒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於往昔時俱薩羅國有五百乘車而以為伴行到曠野險難之處無有水草有五百賊尋逐其車規欲摽掠時有天神住曠野中知賊欲劫而作是念我今當往詣彼車所我當問之彼若能荅當為救護設有不通我當放捨思惟是已尋即来到行客車前身光遍照五百乘車盡皆大明即便以偈問賈估言

誰於寤者名為睡　誰於睡者名為寤
誰能解達如斯義　宜知是時應荅我

時賓佉中有優婆塞於三寶所深得
淨信歸佛法僧於佛法僧得了決定
無有狐疑又於四諦亦無疑心已得
見諦獲於初果晨朝早起正身端坐
繫念在前高聲誦經誦法句偈及波
羅緣種種經偈彼優婆塞說偈答言

我於寤者名為睡　我於睡者名為寤
我知斯事悉明了　是故今者以偈答

尒時天神以偈問言

汝今云何作是言　我於寤者名為睡
我於睡者名為寤　云何如此而答我

優婆塞以偈答言

斷除貪欲瞋恚癡　諸漏已盡阿羅漢
彼稱為寤我名睡　不知苦習及滅道
我於彼睡名為寤　天神汝今應當知

天神復說偈問言

善哉於寤名為睡　汝能善解答我問
久來不見法兄弟　今得相見大歡悅
令尒眾伴為汝故　一切安隱得歸還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乃往古昔
輸波羅城有優婆塞所居住處諸優

婆塞咸共集會於其堂上訶欲之過欲現外形如露白骨又如肉段衆鳥競逐欲如糞毒亦螫亦汙又如火坑亦如疥人向火癢痛愈增其疾又如向風執炬逆走若不放捨必為所燒亦如夢幻又如假借亦如樹果又如鉾戟欲為不淨穢惡充滿如食不消噦臭可惡雖復共集種種言說訶欲之過然其還家各自放逸時優婆塞所集堂神而作是念諸優婆塞集會此堂說欲過患及其還家嗜欲滋甚不名清淨不依法行我今為彼作諸觸惱令其覺寤作是念已時彼堂神於優婆塞集會之時即說偈言

優婆塞集論　說欲是无常　汝等還自為
欲流所沉没　辟如深淤泥　老牛墜在中
如今我觀察　優婆塞衆多　多聞持禁戒
唯說一欲過　言欲是无常　但空有是言
實無棄欲心　貪著男女相　貪著名非法
汝等宜捨弃　於佛教法中　應如法修行

尒時天神說如是偈諸優婆塞聞是偈已皆悉解悟猒惡於欲剃除鬚髮信家非家出家學道勤行精進修戒

定慧悉皆獲得阿羅漢果佛說是已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竹林時須達多長者有少因緣從舍衛國至王舍城詣護弥長者家見其家中竟夜不睡破薪然火辦諸供具安置高座敷諸牀榻須達多長者見是事已作是思惟今此長者施設供具為欲結婚歡樂宴會為欲屈彼頻婆娑羅王及大臣乎復更思念若請國王及以宮屬婚姻宴會而此長者不應躬身而自捆捆執於勞苦然火作食必有勝人不審是誰我今當問思惟是已即以所念問於長者時護弥長者即荅之曰我亦不為婚姻歡會亦不屈請頻婆娑羅王及大臣等亦不為此會我於明日將欲請佛及比丘僧故設斯供須達多長者初聞佛名身毛為竪驚喜問言云何名佛護弥荅言釋種出家剃除鬚髮成於无上正真之道号曰為佛須達又問云何名僧長者荅曰若剎利子剃除鬚髮逐佛出家婆羅門種居士種首陁

羅種如是之等信家非家隨佛出家
是名為僧我於今者請佛及僧須達
多問言今日如來為可見不護弥荅
言如来近在迦蘭陁林尒令小待佛
當自来受我供養時須達多内心踊
躍思覲世尊便小睡眠眠已尋寤天
猶未曉意謂平旦即便早起趣於城
門然彼城門初夜後夜二時常開時
須達多既至門下見城門開謂天已
曉即出門外欲詣佛所先以念佛故
有光明来照其身到城外已見一天
祠即時繞祠恭敬礼拜還復黒闇心
自念言天大黒闇若人非人或能害
我當還入城時尸婆天神放光照曜
乃至祇洹悉皆大明天神即語須達
多言汝可前進不宜退還尒時天神
即說偈言

假使百匹馬　載滿衆珎寳　并及百金人
以持用布施　如是展轉施　遍滿閻浮提
如是功德聚　以用為一分　不如有一人
發心向佛所　擧足行一步　十六分中一
假使雪山中　所有大力象　其數足滿百
金寳莊挍身　其體甚姝大　其行極迋疾

象迭倍有力　滿載諸雜寶　以此用布施
不如向佛所　一步之功德　十六分中一
假使紛摩者　所出之寶女　顏容甚端嚴
其數足滿百　瓔珞以嚴身　真金為首飾
頭著寶鐶瓔　以此用布施　所得之功德
不如向佛所　舉足行一步　十六分中一
是故我勸汝　於此莫退還

時須達多即問之曰　汝是誰耶　天即答言　我是汝昔日親舊善身摩納　於舍利弗大目連所臨終之時生歡喜心　命終生天　得為北方天王毗沙門子　我於如來弟子所發心隨喜　尚獲此福　況復佛也　時須達多復自念言　今此天神稱讚乃尒　以此量之　必知彼人功德尊勝　尒時世尊露地經行　須達多長者即詣佛所　初見世尊　不知禮敬輙前直坐　時彼天神化作婆羅門　來至佛所　繞佛三匝　頂禮恭敬　然後就坐　時須達多既見之已　方效於彼禮敬而坐　問訊不審聖體安樂以不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一切事安樂　婆羅門涅槃　無為欲所汙
解脫於諸有　心斷諸欲求　心除熱惱病

其心得清淨　寂滅安隱眠
尒時世尊即將長者須達多入於房
中敷座而坐時須達多礼佛足已在
一面坐佛為種種說法示教利喜施
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出要為
樂佛知須達多心意專正踊躍歡喜
佛為說四真諦即於座上見四真諦
如新淨氎易受染色須達多易悟亦
復如是見法證法斷八十億洞然之
結得須陁洹即從座起整衣服礼佛
足已白佛言世尊我名須達多我以
布施貧乏之故諸人稱為給孤獨氏
佛言汝是何國人出生何種族須達
白言我所出生舍衛國唯願世尊往
詣彼國我當終身施設供養佛告須
達多彼國為有僧坊以不須達多白
佛言世尊但往於彼我當營造使諸
比丘來往於彼尒時如来默然受請
時須達多聞佛所說并受其請頂礼
佛足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須達多長者遇病困篤
於時世尊聞其病甚即於晨朝著衣

持鉢往詣其家須達長者遥見佛來
動身欲起佛告長者不須汝起尒時
世尊別敷座坐佛告長者汝所患苦
為可忍不醫療有降不至增乎長者
白佛令所患苦甚為難忍所受痛苦
遂漸增長苦痛逼切甚可患猒譬如
力人以繩繫於羸劣者頭援搣摮頭
揉捺其頭我患首疾亦復如是譬如
屠家以彼利刀而𢭃牛腹撓攪五內
我患腹痛亦復如是譬如二大力士
捉彼羸瘦極患之人向火燎炙我
患身體煩熱苦痛亦復如是佛告長
者汝於今者應於佛所生不壞信法
僧及戒亦當如是長者白言如佛所
說四不壞信我亦具得佛告長者依
四不壞尒今次應修於六念汝當念
佛諸功德憶佛十号如來應供正遍
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无上士調御
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是名念佛云何
念法如來所說勝妙之法等同慶善
現在得利及獲得證離諸熱惱不擇
時節能向善趣現在開示乃至智者
自知是名念法云何念僧常當憶念僧

之德行如来聖僧得向具足應病授藥正真向道所行次第不越限度能隨於佛所行之法須陁洹果向須陁洹斯陁含果向斯陁含阿那含果向阿那含阿羅漢果向阿羅漢是名如来聲聞僧具足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見為他所請如是等僧宜應敬礼合掌向之是名念僧云何念戒自念所行滿足之戒自淨戒不瑕戒不缺戒不穿漏戒純淨戒无垢穢戒不求財物戒智者所樂戒無可譏嫌戒次應自念是名念戒云何念施已所行施我得善利應離慳貪行於布施心无所著悉能放捨若施之時手自授與心常樂施無有猒倦捨心具足若有乞索常為開分是名念施云何念天常當護心念六欲天念須陁洹斯陁含生彼六天須達多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六念之法我已具修須達白佛唯願世尊在此中食佛默受請日時既到須達長者為於如来設衆餚饌種種備具清淨香潔設是供已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出世難可值遇佛

為長者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從座而
去須達長者於佛去後尋於其夜身
壞命終得生天上既生天上尋還佛所
須達天子光色倍常照于祇洹悉皆
大明頂礼佛足在一面坐而說偈言
此今猶故是　祇洹之園林　仙聖所住處
林池甚閑靜　法主居其中　我今生喜樂
信戒定慧業　正命能使淨　若能修如是
向來之上行　非種姓財富　能得獲斯事
智慧舍利弗　寂然持禁戒　空處樂恬靜
最勝无倫疋
佛告天曰如是如是尒時世尊即說
偈言
信戒定慧業　正念能使淨　非種姓財富
能獲如斯事　智慧舍利弗　寂滅能持戒
空處樂恬靜　最上無倫疋
須達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礼於座
上没還於天宮
尒時世尊於天未曉入講堂中敷座
而坐告諸比丘向有一天光色倍常
來詣我所其光暉耀普照祇洹悉皆
大明礼我足已却坐一面而說斯偈
此今猶故是　祇洹之園林　仙聖所住處

林池甚閑靜　法主居其中　我今生悅樂
信戒定慧業　正命能使淨　若能修如是
向来之上事　非種姓財富　能獲如斯事
智慧舍利弗　寂然持禁戒　空處樂恬靜
最勝無倫疋
尒時尊者阿難在如来後聞天說偈即白佛言此必是須達長者得生天上是故還来讚舍利弗佛言如是如是彼須達多生天上来至我所說如斯偈尒時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曠野園第一林中時首長者身遇困疾尒時世尊聞其患已後日晨朝著衣持鉢往詣其家時首長者遥見佛来動身欲起佛告長者不須汝起佛即慰問汝所患苦為可忍不醫療有降不至增耶長者白佛令我患苦極為難忍所受痛劇遂漸增長苦痛逼切甚可猒患辟如有力之人以手擾搣無力者頭揉捺牽掣我患頭痛亦復如是辟如屠者以彼利刀挑攪牛腹腸胃寸絶我患腹痛亦復如是辟如二大力人捉

一羸病向火燎炙身體燋爛患體熱痛亦復如是佛告長者汝今應於佛所生不壞信法僧及戒亦當如是長者白佛如佛所說四不壞信我已具得佛告長者依於如是四不壞信應修六念長者白佛如此六念我已具修時首長者即白佛言唯願世尊在此中食佛默然受請日時已到彼首長者為於如來設衆餚饍種種備具清淨香潔設是供已尋便奉施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出世難可值遇佛為長者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從座而去時首長者如來去後尋於其夜身壞命終生無熱天既生天已即作此念我於今者應往佛所作是念已尋來佛所光色倍常照于祇洹悉皆大明頂礼佛已却坐一面身滲入地譬如蘇油佛告天子汝可化為麁身當作住想時首天子受佛勑已即便化作欲界麁形不復滲没佛告首天子言汝行幾法不生猒足身壞命終生無熱天首天白佛我行三法心无猒足故得生天見佛聽法供養衆僧

無䏺足故命終得生無熱天上時首天子即說偈言

我樂常見佛　不捨於聽法　供養比丘僧
受持賢聖法　調伏貪嫉心　得生無熱天

時首天子說是偈已歡喜頂礼即從座没還於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来至佛所光色倍常威光暉曜遍照祇洹悉皆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七比丘解脫　生於无煩天　盡於善受有
度世間愛著　誰使度駛流　而此駛流者
死極得自在　甚難可得度　誰救死羂縛
出過天境界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優比羅建陁　第三佛羯羅　跋直羯提婆
婆睺提毗紬　如是等比丘　盡度於駛流
能度死自在　盡斷生死羂　出過於天界
言說極深遠　難識難可解　所說無不善
汝是何天耶　来問我此事

尒時此天以偈答曰

我不還此有　名為無煩天　是故我盡知
七比丘解脫　斷棄於愛有　度世之縛結

我生天先緣　今日當具說　梵行盡於漏
迦葉優婆塞　瓦師養父母　遠離於婬欲
迦葉及父母　愛眷摩納等　彼是我親友
我亦與彼眤　淨身守口意　盡住最後身
如是諸大人　我共為善伴
尒時世尊復荅天曰　如是如是實如
所說
瓦師如尒言　本毗婆陵伽　難提婆瓦師
迦葉優婆塞　孝事於父母　梵行盡於漏
彼與我親友　我亦為彼親　如是諸大人
本日相親近　善修身口意　住於最後身
尒時彼天　聞佛所說歡喜頂礼而去
常驚恐顏色　羅吒國估客　輸波羅須達
須達多生天　首長者生天　又有无煩天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九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 息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丹本第十八卷初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陁竹林介時犢子梵志往詣佛所慰問如來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有少疑將欲請問汝若多聞願垂聽察佛告犢子若有所疑隨汝所問犢子問曰身之與我為是一耶佛言如此之事我所不荅又問身我異耶佛言如此之事我亦不荅犢子復言今我問汝我身一耶汝不見荅身我異耶汝復不荅如斯等問尚不見荅云何而能記諸弟子死此生彼天人之中汝若記彼死此生彼寧可不是身留於此我往於彼五道之中若如斯者身之與我則為別異佛告梵志我說有取記彼受生若無取者則无受生復次犢子譬如彼火有取則然若無取者火則不然犢子言瞿曇我亦見火無取而然佛告犢子汝見何火無取而然犢子復言譬如見大火甚為熾盛猛風絕炎離火見然佛告犢子如

此絶炎亦復有取犢子言離火見然以何為取佛言如斯絶炎因風而然以風取故炎得暫停以風力故絶炎可見犢子言瞿曇火尚可尒人則不然所以者何身死於此意生於彼於其中間誰為其取佛言當於尒時以愛為取愛取因緣衆生受生一切世間皆樂於取一切皆為取所愛樂一切志皆以取為因衆生見取則生歡喜一切衆生皆入于取如来阿羅呵以無取故而得成於无上正覺犢子言我於今者大有所作欲還所止佛言梵志宜知是時尒時犢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竹林尒時犢子梵志往詣尊者大目連所既到彼已問訊尊者在一面坐尒時犢子梵志問目連曰何因緣故若沙門婆羅門来問於佛死此生彼乃至非生非不生默然不答其餘沙門婆羅門若見有人来問難者隨意為說我昔曾問沙門瞿曇死此生彼默不見荅死此不生彼死此亦生彼

亦不生彼非生彼非不生彼悉不見
荅如斯之義其餘沙門婆羅門皆悉
荅之沙門瞿曇為何事故默然不荅
目連對曰其餘沙門婆羅門不知色從
因生不知色滅不知色味不知色過
不知色出要以不能解如是義故著
色我生彼色我不生彼著色我亦生
彼亦不生彼著色我非生彼非不生
彼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如來如實知
色從因生色從因滅知色味知色過
知色出要如來如實知故色生彼心
無取著乃至色非生非不生亦不取
著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如斯之義甚
深無量无有邊際非筭數所知无有
方處亦無去来寂滅无相尒時犢子
梵志聞尊者目連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陁
竹林尒時犢子梵志往詣佛所問訊
佛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以何因
緣諸餘沙門及婆羅門若有所問皆
稱順荅說我死此生彼我死此不生
彼我死此亦生彼亦不生彼我非生
彼非非生彼犢子復言瞿曇如斯之

難何故不能稱順而荅佛告之曰諸餘沙門婆羅門不知色從因生不知色滅不知色過不知色味不知色出要以不能知色從因生乃至不知色出要故而於色我死此生彼死此不生彼死此亦生彼亦不生彼非生彼非非生彼悉皆取著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復告犢子如來不尒知色因知色滅知色味知色過知色出要如實知之如來如實能知色因色滅色過色味色出要能知色我死此生彼乃至非生非非生彼悉皆不著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佛告犢子是故此義甚深廣大无量無邊非筭數所及復告犢子以是因緣諸餘沙門婆羅門等不達義趣隨問強荅若問如来我色生彼不生彼亦生彼亦不生彼非生彼非非生彼以無義理置而不荅我已生彼乃至非生非非生悉皆不荅犢子言希有瞿曇汝及弟子義與義句及與句味所說之事等無差別犢子復言我於異時至沙門目揵連所我於尒時以

此句味問彼目連彼以此義句味而
答於我瞿曇汝今所可宣說與彼無
異是故我今稱為希有如此教法昔
所未有亦未曾說義理相順善答斯
問犢子梵志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尒時尊者僧提迦旃延在那提城群
寔迦所住之處尒時犢子梵志以緣
事故往詣彼城既至彼已營事已訖
即便往彼尊者僧提迦旃延所相問
訊已在一面坐白尊者言我有所疑
欲相諮問汝若閑裕聽我所問願為
解說尊者告言犢子我聽汝問然後
乃知犢子問言以何因緣故諸餘沙
門婆羅門有人來問死此生彼死此
不生彼乃至非生非非生彼悉皆
能答沙門瞿曇為以此問色死此生
彼乃至非生非非生彼無義理故
置不答乎尊者告言我今問汝隨汝
所解而答於我於汝意云何若因若
緣若行若根本若行所從生若色若
無色若有想若無想以此因以此緣
以此行以此根本以此行所從生無
餘寂滅無想盡處若如是等无有因

緣無行无相及盡滅法如來寧可說
死此生彼乃至說非生彼非非生彼
耶犢子言迦旃延如是因如是緣如
是行如是根本如是行所從生是色
是無色是想是無想此等諸法皆至
無餘盡滅无想滅盡是等諸法無有
因緣如來云何而當說之犢子聞已
心懷歡喜問尊者言汝為佛弟子從
來久近尊者答言我為佛弟子始過
三年犢子言迦旃延汝獲大利能於
衆中身口智慧辯才如是於少時中
能具斯事實為希有犢子言我今緣
事欲還所止尊者言宜知是時犢子
梵志聞尊者語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
竹林尒時犢子梵志往詣佛所問訊
佛已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有少
疑今欲諮問若有閑豫願為解說佛
言隨意問難犢子言以何緣故諸餘
沙門婆羅門等有人來問死此生彼
乃至非生彼非非生彼悉皆能荅沙
門瞿曇以斯問死此生彼乃至非生
彼非非生彼無無義理故置而不荅佛

告犢子吾今問汝隨汝所解而荅於我於汝意云何若因若緣若行若根本若行所從生若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以此因以此緣以此行以此根本以此行所從無餘寂滅无想盡處若如是等無有因緣无行無想及盡滅法我寧於此無因緣等盡滅法中說死此生彼乃至說非生彼非非生彼耶犢子復白佛言如是因如是緣如是行如是根本如是行所從生是色是無色是想是無想斯等諸法皆至無餘盡滅无想滅處如是諸法無有因緣吾當云何而能荅之尒時犢子聞佛所說心生歡喜而作是言希有瞿曇汝今弟子說義句味等无差別犢子復言我於異日以少緣事曾至于彼鄉提城群寔迦所住之處問沙門僧提迦旃延如斯之事彼以此義而荅於我然義句味及其文字與今所說等無有異都无錯謬是故我今翻為希有如此教法昔所未有亦未曾說義理相順善荅斯問犢子梵志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迦蘭陀竹林彼時犢子梵志往詣佛所問訊佛已在一面坐白佛言瞿曇一切衆生爲有我不佛默然不答又問爲无我耶佛亦不答尒時犢子作是念我曾數問沙門瞿曇如是之義默不見答尒時阿難侍如來側以扇扇佛彼時阿難聞其語已即白佛言世尊何故犢子所問默然不答若不答者犢子當言我問如來都不見答增邪見耶佛告阿難於先昔彼問一切諸法若有我者吾可答彼犢子所問吾於昔時寧可不於一切經說无我耶以無我故答彼所問則違道理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無我故云何以我而答於彼若然者將更增彼昔來愚惑復次阿難若說有我即墮常見若說無我即墮斷見如來說法捨離二邊會於中道以此諸法壞故不常續故不斷不常不斷因是有是因是生故彼則得生若因不生則彼不生是故因於無明則有行生因行故有識因識故有名色因名色故有六

入因六入故有觸因觸故有受因受故有愛因愛故有取因取故有有因有故有生因生故有老死憂悲苦惱衆苦聚集因是故有果滅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衆苦聚集滅盡則大苦聚滅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竹林尒時犢子梵志往詣佛所問訊佛已在一面坐問佛言瞿曇汝頗作是見作是論世界是常唯我解了餘人不知作是說不佛告犢子我不作是見不作是說唯我能知餘人不解犢子又問汝若不作如是說者一切世界悉無常耶佛告犢子我亦不作如是說言世界無常唯我能知餘人不解犢子又問汝頗復作如是論言世界亦常無常唯我能知餘人不解作是說耶佛告犢子我亦不作如是

說言一切世界亦常無常唯我獨了餘人不知犢子又問汝頗復作如是說言一切世界非常非无常非非常非非無常唯我能解餘人不了作是說耶佛告犢子我亦不作如是說言一切世界非常非無常非非常非非無常唯我能知餘人不解犢子復問世界有邊世界無邊亦有邊亦无邊非有邊非無邊非非有邊非非無邊身即是命命即是身身異命異衆生神我死此生彼為有為無亦有亦无非有非無非非有非非無瞿曇汝今作是說耶佛告犢子我不作是見不作是論說言世界有邊無邊乃至非非有非非無犢子復言瞿曇汝今於斯法中見何過患不取一見佛告犢子我亦不言世界是常唯此事實餘皆愚闇彼見結障彼見所行及所觀處彼見塵埃垢穢不淨見結與苦俱能為害能與憂惱能令行人受欝燋熱生諸憂患若與見結相應即是嬰愚亦名無聞亦名凡夫能令生死迴流增長復告犢子世間常无常亦常

無常非常非无常世界有邊及以無邊亦有邊亦無邊非有邊非无邊來生神我死此生彼若有若無亦有亦無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無若有人計斯見者名為攫愚亦名無聞亦名凡夫增長生死煩惱垢汙能令行人受欝燋熱生諸憂患无有安樂以是義故我於此見無所執者犢子又問汝若不計如是見者汝今所計為是何見佛告犢子如來世尊於久遠來諸有見者悉皆除捨都无諸見雖有所見心無取著所謂見苦聖諦見苦集諦見苦滅諦見至苦滅道諦我悉明了知見是巳視一切法皆是貪愛諸煩惱結是我我所名見取著亦名憍慢如斯之法是可患猒是故皆應當斷除之既斷除巳獲得涅槃寂滅清淨如是正解脫諸比丘等若更受身於三有者无有是處犢子言瞿曇汝於今者見何因緣說無生處佛告犢子我還問汝隨汝意荅辟如有人於汝目前然大火聚汝知是火然不知此火聚在汝前滅汝知滅不若復

有人來問汝言此火滅已為至東方南西北方乃至下方亦復如是斯諸方中為至何處若是者當云何荅犢子言瞿曇若人問我當如實荅若有草木及牛馬糞此火與薪相得便然不滅草木牛糞若都盡者此火則滅不至方所

佛告犢子如是如是若言色是如來受想行識是如來者無有是處何以故如來已斷如斯色故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皆悉已斷辟如有人斷多羅樹斷已不生如來亦尒斷五陰已不復受生寂滅無想是無生法犢子言瞿曇我於今者樂說辟喻唯願聽說佛告之曰隨汝意說犢子即言辟如去於城邑聚落不遠平博之處有娑羅林是娑羅林已百千年枝葉悉墮唯貞實在汝今瞿曇亦復如是已斷一切煩惱結縛四倒邪惑皆悉滅盡唯有堅固真法身在瞿曇當知我今緣務將欲還歸佛言宜知是時犢子梵志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

竹林。尒時犢子梵志来詣佛所問言瞿曇若有愚癡起如是見作斯論言世間是常唯此事實餘則无實乃至我不生彼非非生彼佛告犢子不知色者作是見作是論說言世間色恚皆是常自執此見以為真實謂諸餘者以為虛妄常無常亦常亦无常非常非非常世間有邊无邊非有邊非無邊非非有邊非非無邊身一神一身異神異我死此生彼死此不生彼我死此亦生彼亦不生彼我死此非生彼非非生彼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犢子言瞿曇若有智者不取是見不取是論亦復不應起如此見作如斯論言世界是常此見為是餘見為非佛告犢子若能知色解其性相如斯等人不起是見不作是論言世界常無常亦常亦無常非常非非常見亦復如是世界有邊無邊亦有邊亦無邊非有邊非非有邊亦復如是身一命一身異命異我死此生彼死此不生彼亦生彼亦不生彼非生彼非非生彼亦復如是受想行識亦如上說

若了知識解其性相如斯等人不起是見不作是論言識是常此見爲是餘見爲非識爲無常亦常亦非常非非常見亦復如是識有邊无邊亦有邊亦無邊非有邊非非有邊亦復如是身一命一身異命異我死此生彼死此不生彼亦生彼亦不生彼非生彼非不生彼亦復如是不知者如知者說見者不見者如知者說解不解亦如上說通徹不通徹亦如上說有相無相亦如上說其義深淺亦如上說寤寤不寤寤亦如上說犢子梵志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尒時犢子梵志往詣佛所問訊佛已在一面坐白佛言瞿曇我有少疑若蒙聽察乃敢發問佛默然不荅第二第三亦如是問第二第三佛亦默然犢子言瞿曇我於長夜與汝親厚我有少問唯願荅我佛作是念犢子梵志長夜已来稟性質直無有諂僞諸有所問皆求解故不爲惱乱吾當聽之若何毗曇毗尼隨其所問佛告犢子恣汝

所問諸有所疑無得疑難犢子白佛言瞿曇一切世間有不善不佛荅言有又問頗有善不佛荅言有犢子言瞿曇願為我說善不善法令我解了佛告犢子吾能多種說善不善今當為汝略說其要佛復告犢子欲為不善離欲為善瞋恚愚癡是名不善離瞋恚癡是名為善殺生不善離殺為善偷盜邪婬妄語惡口兩舌貪恚邪見是名不善離如是等正見為善吾為汝說三種善三種不善十種不善十種善復告犢子若我弟子解此三種善不善及十種善不善如實能知便能盡欲瞋恚愚癡亦能永盡貪欲諸惡都滅無餘能盡貪欲愚癡故諸欲漏都盡以盡漏故成就無漏心得解脫慧得解脫於見法中自身解了證知得法自知生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犢子白佛頗有一比丘於佛教法成就無漏心得解脫慧得解脫於見法中自身解了證知得法自知生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為有是不佛告犢子得是法者

不但一二及以三四乃至五百多有比丘心得解脫慧得解脫於現法中自身取證犢子復問佛教法中頗有一比丘尼心得解脫慧得解脫不佛告犢子我教法中比丘尼等得斯法者非一二三乃至五百其數衆多犢子又問除彼比丘及比丘尼頗有一優婆塞度疑彼岸以不佛告犢子我佛法中諸優婆塞度疑彼岸非一二三乃至五百其數衆多斷五下分結成阿那含不還欲界犢子又問除比丘比丘尼修梵行者除優婆塞頗有一優婆夷除於疑悔度疑彼岸不佛告犢子我佛法中得斯法者非一二三乃至五百其數衆多斷五下分結成阿那含不還欲界犢子梵志復白佛言置比丘比丘尼并優婆塞優婆夷修梵行者是佛法中頗有優婆塞獨在居家受五欲樂度疑彼岸不佛告犢子是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其數衆多如斯等人乃與男女群居逼迮共住香華瓔珞著細縉衣用好旃檀衆妙雜香以塗其身受畜金

銀種種珎寳奴婢僮僕其數衆多處斯憒閙逼隘之中能斷三結得須陁洹決定必至於三菩提盡諸苦際極鈍根者任運七生不墮三惡人天流轉自然得盡諸苦邊際犢子又問且置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修梵行者又置優婆塞在欲得須陁洹頗有女人在佛教法作優婆夷在於欲中度疑彼岸者不佛告犢子我佛法中諸優婆夷在欲度疑非一二三乃至五百其數衆多諸優婆夷雖處居家如優婆塞斷於三結得須陁洹犢子言瞿曇汝於菩提已得正覺設當修梵行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處欲優婆塞處欲優婆夷若如是等不具道行便為支不滿足犢子言瞿曇汝今既得成等正覺得果比丘比丘尼修梵行優婆塞優婆夷處欲優婆塞處欲優婆夷悉獲果證於佛教法是名具足犢子復言瞿曇我今樂說譬喻願聽我說佛告之曰隨汝意說譬如天降大雨隨下水流注于大海汝之教法亦復如是男女長幼及

以衰老蒙佛法雨於長夜中盡趣涅槃善哉瞿曇善哉妙法善哉能入佛教法者犢子言我今相問設得出家修梵行者為久近成佛告犢子若有外道異學於佛法中求出家者先剃其鬚髮滿足四月於衆僧中心意調濡然後受戒不必盡尒亦隨人心犢子梵志聞佛語已心生喜樂若蒙出家得受戒者假設四年我尚為之况四月也佛告犢子吾先為汝說二種人不必一切悉皆如是犢子言瞿曇先者實作是說佛告比丘汝等今者與彼犢子剃鬚受戒尒時比丘受佛勑已即剃其鬚并與受戒如比丘法尊者犢子精勤修道於半月中具於學地知法到法見法覺法既得學果知已解已得證法已尊者犢子作是念我今應詣佛所作是念已即往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我於學地都證知已唯願世尊重為我說令我聞法心得解脫佛告犢子汝若速求心得解脫應脩二法當學二法增廣二法言二法者所謂智定

若能如是修習增廣是則名為知種種界通達諸界知無數界佛告犢子比丘若欲離欲惡不善者有覺有觀入於初禪如是比丘應修二法定及智慧乃至四禪慈悲喜捨空處識處不用處非想非非想處亦復如是犢子欲得須陁洹斯陁含阿那含者悉皆應學如是二法欲學身通欲知他心智欲知宿命欲得天眼耳欲得漏盡智應修二法增廣二法知種種界通達諸界知無數界尊者犢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礼而去大悲如來種種因緣教導犢子受佛教已於閑靜處獨坐精懃心不放逸常處禪定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正欲為修無上梵行故於現法中自身取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時衆多比丘往至佛所尒時尊者犢子見諸比丘即問之言汝等欲何所至比丘荅言我等將詣佛所親近供養犢子比丘語諸比丘言汝等今者往至佛所因以我語問訊世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并可為我白世尊言犢子

比丘已報佛恩為法供養順佛所行時衆多比丘往至佛所札佛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尊者犢子比丘稽首世尊足下問訊世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犢子比丘又作是言為我白佛我已修行隨順佛說世尊所行我已具得佛告比丘先汝有天來至我所言犢子比丘已得羅漢我已先知天在後導汝等今者復在天後尓時世尊記彼犢子已成羅漢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身命及目連　希有迦旃延　未曾有有我
見及於愚癡　犢子所出家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一　息

丹本第十九卷作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時有梵志厥名優陟来詣佛所問訊佛已在一面坐即問佛言瞿曇一切世界為有邊耶為無邊耶佛告優陟如斯等問吾初不荅優陟言瞿曇我問世界有邊無邊悉不見荅若然者汝常說法解釋問難為何所荅佛言優陟吾於諸法悉善知已為聲聞弟子分別正道獨除衆苦盡其邊際優陟言瞿曇汝於諸法悉善知已為聲聞弟子說於正道獨除衆苦盡其邊際若如是者汝所得道為一切人盡行是道為有多少而行斯道尒時如来默然不荅第二第三亦如是問如来默然悉不加報尒時阿難執扇侍佛以扇扇佛聞彼優陟所諮已即語之言汝後所問與前無異是以世尊默然不荅汝我且為汝說一方喻譬如邊守有城牆壁牢實欄楯窓牖悉皆堅固街巷里陌官府市肆周障布置不相

干錯而此城中唯有一門時守門人聰明智慧有大念力善能分別客舊諸人識者聽入不識則遮時城中人欲有出者不知出要周匝遍觀更无孔穴唯此一門乃從求出而此守門智慧之人雖不具知城中種類然知其中將出城者皆由此門如是優陂如來亦尒雖不具悉思惟分別然知出入皆由此門如來亦然知過去苦現在未來苦之邊際皆由斯道得盡於苦優陂梵志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林尒時尊者富那在靈鷲山多諸異學外道梵志來至其所問訊尊者富那在一面坐白尊者富那言我等皆聞沙門瞿曇說衆生断更不受生此事云何尊者荅曰如我解佛所說義者佛終不說衆生死已更不復有死此生彼佛實不見衆生之相所以者何凡夫妄想以有慢故言有衆生如來断慢讃歎断慢故无衆生想時諸外道聞尊者說不生歡喜亦不嫌毀即便還歸其去未久富那即便往

詣佛所到佛所已頂礼佛足在一面立以諸外道所問具白世尊是諸外道皆言世尊說衆生斷更不受生此事云何我即答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佛終不說衆生死已更不復有死此生彼佛實不見衆生之想所以者何凡夫妄想以有慢故起於衆生如来斷慢讚歎斷慢是故不起於衆生想富那復言我為外道作如是說將不違佛所說教法致於謗毀生增減耶為同世尊之所宣說為當異耶為如法說為不如法為似法說不似法說不為同佛法者所譏呵耶佛告富那汝說真實非為毀謗不增不減如我所說等無差別是如法說非非法說無有同佛法者能譏呵汝何以故從本已来一切皆為我慢所害衆生煩惱皆因我慢而得生長喜樂我慢不知我慢以不知故辟如循環不知端緒亦如乱織莫知其首亦如麻緼亦如軍衆被破壞時擾攘乱走衆生於何擾乱不定此世他世流馳不止生死流轉不能得出復告富那如是

我偈一切衆生無盡盡滅无相至於
盡滅悉皆散壞若知如是於人世界
天世界魔世界梵世界沙門婆羅門
天人大衆之中長夜得義救拔得樂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
竹林介時尊者阿難於是夜中詣多
跋河脫其衣裳置于岸上入河澡浴
著一浴衣即出于水待自身乾時有
外道名俱迦鄰提往至彼河尊者阿
難聞彼行聲及謦咳聲外道亦聞尊
者之聲外道問言汝為是誰阿難荅
言我是沙門沙門甚多汝今為是何
等沙門阿難荅言我是釋子外道言
我欲問難汝若閑暇聽我所問阿難
荅言欲問便問聽已當知外道問言
我死此生彼以不阿難言如來不說
又問我死此不生彼亦生亦不生非
生非非生彼不阿難又言如斯等問
佛悉不荅外道言我今問汝死此生
彼乃至非生非非生悉不見荅汝寧
不知如此事乎阿難言如是之事我
悉知見非不知見外道言汝所知見

為何謂也阿難荅言我所知見見彼處所見衆生行乃至知見彼所從生知見結業舉動所作見煩惱結如墨聚集無闇凡愚與見結相應順於未来長處生死我所知見其事如是豈可謂為不知見乎外道俱迦那即問之曰汝名何等阿難荅言我名阿難外道復言善哉善哉大師弟子我今乃至共相談論而不知汝乃是阿難我若知汝終不能得共相抗對時彼外道聞阿難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介時長者須達多好欲詣佛親近供養復作是念我若往彼日時故早如来猶未從禪定起我今應先至彼外道所住之處即往其所既至彼已共相慰問在一面坐異學外道問須達言汝可為我說彼沙門瞿曇為作何見須達荅言如来所說我不能及其所知見在吾分外外道言汝若不知佛之所見頗復能知比丘見不須達荅言如斯之事我亦不知外道復言汝若如是竟何所見若少所

見請闡其說須達復言汝當先說汝
之所見然後我當自說所見尒時外
道語須達言我所見者衆生之類是
常是實餘皆妄語復有外道語須達
言我之所見一切無常唯此為實餘
皆妄語又復有言亦常無常非常非
無常唯此為是餘皆妄語世界有邊
世界無邊亦有邊亦无邊非有邊非
无邊身即是命命即是身身異命異
衆生神我死此生彼死此不生彼死
此亦生彼亦不生彼如是長者我所
見者死此非生彼非不生彼時諸外
道各各自說已所見已語須達言仁
者當說須達答言如我所見一切衆
生悉是有為從諸因緣和合而有言
因緣者即是業也若假因緣和合有
者即是無常无常即苦苦即無我以
是義故我於諸見心無存著汝諸外
道作如是言一切諸法常唯此為實
餘皆妄語如此計者乃是衆苦之根
本也以貪著斯諸邪見者與苦相應
能忍大苦於生死中受無窮苦皆由
計有世界是常乃至死後非生於彼

非不生彼如斯諸見實是有為業集因緣之所和合以此推之當知無常無常即苦苦即无我復有外道語須達言長者衆生若是業集因緣和合而有悉皆無常无常即苦苦即無我若如是者汝今亦復作諸苦本與苦相應於生死中受無窮苦須達荅言我先已說一切諸見心無所著是故我今亦復不著如斯之見時彼外道讃須達言如是長者汝亦應當作如是說尒時須達於彼外道異見衆中作師子吼令諸外道邪見之心皆悉息已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以已所見共外道談論向如來說佛即讃言善哉應當如是摧諸外道令墮負處應憾感正法之論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竹林尒時長爪梵志往詣佛所在一面坐而作是言如我今者於一切法悉不忍受佛告長爪梵志汝於諸法悉不忍者見是忍不長爪復言如此之見我亦不忍佛告長爪梵志汝若

不忍如是見者何故而言我於諸法悉皆不忍誰為汝出不忍之語佛復告大姓汝若知若見不忍是見即斷是見已棄是見辟如有人既嘔吐已若如是者於餘見中即不次第便為不取便是不生長爪梵志復作是念汝所言我已斷是見已棄是見辟如人吐便於諸見無有次第不取不生佛告長爪若如是者多有衆生同汝所見亦復如是論者諸有異道沙門婆羅門若捨是見更不受異見是名少智極為尠薄亦名愚癡梵志當知世間衆生皆依三見初言我忍一切第二言一切不忍第三言我少忍少不忍賢聖弟子觀察初見能起貪欲瞋恚愚癡常為如是三毒纏縛不得遠離能生患害能生結使不得解脫憙樂於欲守護縛著是名為忍若不忍者能生貪欲瞋恚愚癡常為如斯三毒所纏不能遠離獲得解脫憙樂於欲常為愛取守護縛著是名不忍若見少忍少不忍亦復如是忍如上忍中說不忍如上不忍中說賢聖弟子

若說言忍便為與彼二見共諍若言不忍亦復與彼二見共諍若言少忍少不忍亦與二見共諍以己所見違於他故便起諍論若起諍論必相毀害以共諍論生毀害故以見是過生諸諍論故便棄是見不受餘見以是義故能斷是見棄離是見猶如人吐於諸見中無有次第不取不生賢聖弟子若言忍及以不忍少忍少不忍亦有是過如是梵志此色顯現四大所成賢聖弟子見是身無常既見無常便能離欲見此身滅即便捨離若見身無常便離身欲便離身愛離身麁宅除身逮定想梵志當知受有三種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如此三受以何為因云何為習因何而生從何處出以觸為因因觸生習習從觸生因觸所生若觸滅則受滅離熱得凉辟如日沒身邊命邊受身邊時知是身邊受命邊命邊時知是命邊如實而知无有錯謬賢聖弟子若受樂受知身必壞若受苦受不苦不樂受知身必壞若受樂受非和合受苦受不

苦不樂受亦復如是云何名為與受不和合所謂貪欲瞋恚愚癡不與生老病死而共和合憂悲苦惱衆苦聚集尒時尊者舍利弗出家半月侍如来側以扇扇佛于時如来為説斷於離欲之法時舍利弗如是觀察諸法無常即便離欲證成棄捨諸見无生漏盡心得解脱長爪梵志於諸法中得法眼淨如上所説既得信心即白佛言唯願世尊聽我出家尒時如来即聽出家既出家已懃修精進得阿羅漢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須摩竭陁池岸尒時奢羅浮梵志在大衆中而作是言我知釋子所説教法我所知見勝彼釋子當于尒時有衆多比丘入城乞食見奢羅浮梵志在彼池岸聞其所説作如是言我知釋子所有法教我所知者出過於彼時諸比丘聞此語已還至僧坊収攝衣鉢洗手足已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等今日入城乞食食訖已還歸於其中路經須摩竭陁

池彼池岸上有一梵志名奢羅浮在大衆中唱如是言我知釋子所有教法我所知者出過於彼善哉世尊唯願當往彼池岸尒時如來默然許之與諸比丘前後圍遶往詣於彼須摩竭陁池時奢羅浮遥見佛来即從坐起敷置高座尋白佛言可就此坐佛即便就座坐已而告之曰汝實作是言我知釋子所有法教我所知者出過於彼如是說不時彼梵志默然而住佛復告曰何故默然而不荅我汝若解者隨汝意說若不解者吾當為汝分別宣說令汝具足汝今若能具足說者吾助尒喜梵志當知世若有人說言如來非阿羅呵三藐三佛陁者如是說者我稱善哉當問彼言汝以何事說言如来非阿羅呵三藐三佛陁此衆生等於理不决不能正荅更說世間其餘談論以諸雜語閙錯其中憍慢矜高生毀害心以不能荅如斯問故默然而住慚愧低頭失於機辯奢羅浮汝今亦尒設復有人作如是言沙門瞿曇能善顯示是有過

法如是說者我亦稱善當問於彼以何智知如斯之事彼不能荅更說其餘世間談論錯乱其中辭窮理屈慚愧低頭默然而住失於機辯亦如汝今無有異也若復說言沙門瞿曇所有弟子無善迴向不具持戒我亦稱善而問於彼汝以何法驗知斯事彼不能荅更說世間其餘談論錯乱其中辭窮理屈慚愧低頭默然而住失於機辯汝今亦尒當于尒時奢羅浮同梵行者語奢羅浮汝今何故默然不荅汝昔日時恒於大衆多人之中而言我所知見出過瞿曇所有教法汝今宜問沙門瞿曇云何乃使沙門瞿曇反問於汝詰汝使說作如是言汝所說者若能具足吾助尒喜稱慶善哉如其不具吾當為汝分別宣示令得具足時奢羅浮聞斯語已亦復默然無所陳說尒時世尊在須摩竭陁池岸作師子吼已即從坐起還王舍城佛去不久彼諸同行種種呵責作如是言汝於今者如截角牛在屛處吼汝亦如是於閑靜處作師子吼

於沙門瞿曇前默然無所說亦如童女欲作男子聲然不能作還為女聲汝亦如是欲學瞿曇作師子吼而不能成亦如雌野干欲作師子吼然其出聲故作野干終不能成師子之聲諸同行者如是種種呵責奢羅浮已各四散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有梵志名曰重巢居在於彼須摩竭陀池岸上於彼衆中作是唱言我所說偈若有人能具足分別顯示其義我當為其而作弟子時諸比丘食時已到著衣持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乞食已訖即便還歸於其中路經須摩竭陀池岸聞彼梵志作是語已即還僧坊収攝衣鉢洗手足已徃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須摩竭陀池岸有重巢梵志作如是語我所說偈若有人能具足分別顯示其義我當為彼而作弟子唯願世尊徃至彼池尒時如来默然許之與諸比丘前後圍遶徃詣彼池尒時重巢梵志遥見佛来即從坐起

敷置高座語佛言瞿曇可就此座于時如来即就其座而告之曰云汝自言我所作得若有人能具足分別顯示其義我當為彼而作弟子為有是不梵志對曰實尒瞿曇佛復告曰汝所作得今當為我誦其章句吾當為汝分別解說尒時重巢梵志復敷高牀而坐其上自說偈言

若是比丘　釋種子者　應當如法
清淨活命　不宜燒害　於諸衆生
宜應遠離　不善諸法　守意清淨
護所受戒　如是調伏　隨順定智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若稱如是外　隨順而履行　於善丈夫中
汝得為㝡勝　比丘處閑靜　清淨自調順
不惱害衆生　遠離一切惡　如是調伏者
隨順於定智　柔和善濡心　身口不造惡
能攝三業者　亦名順定智　為世福田故
持鉢諸家乞　撿心修念處　謙下處卑劣
除欲棄貪求　故獲无所畏

尒時重巢梵志聞斯偈已即生念言沙門瞿曇實知我心我今宜應歸依三寶作是念已即白佛言唯願如来

聽我出家佛即聽許出家爲道受具足戒便成沙門精懃修習斷諸煩惱得阿羅漢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中當於是時摩竭提國諸外道輩相與聚集須摩竭陁池上作斯論言此是婆羅門諦此是婆羅門諦尒時如来在于精舍以禪淨天耳聞其所說即從定覺往詣於彼須摩竭陁池上諸婆羅門遥見佛来悉從座起爲佛敷座白佛就坐佛即就坐而告之曰汝等聚集作何談論諸婆羅門各白佛言瞿曇當知我等今日共相聚集作是說言此是婆羅門諦此是婆羅門諦佛告之曰如是如是我昔求道初成正覺巳證知竟取要言之一切世間不過三諦吾當分別何等爲三所謂一切不煞此語是實非虛妄說此事若實應勤精進於諸衆生恒生慈心此是婆羅門初諦我知是巳廣爲人說復次婆羅門一切苦集是生滅法如斯之言眞實不虛此事若實應懃精進於其中間常宜修心

作生滅相應如是住是名婆羅門第
二諦我以知此生滅相故成等正覺
常為衆生說如是法復次婆羅門第
三諦者離我我所真實無我若離如
是三法相者便能遠離一切諸惡此
事若實麁懃精進求離衆惡應如是
住佛說是巳衆多外道聞佛所說黙
然而坐尒時世尊而作是念斯愚癡
人常為諸麁之所覆蔽是大衆中乃
至無有一人能信斯語生志學想修
持梵行于時如來作斯念巳從坐起
去佛去不久尒時須摩竭陁池神而
說偈言

譬如畫水欲求迹　下種鹵地求苗稼
如以芳香熏臭穢　水浸注波求濡弱
吹彼鐵杵求妙聲　如於盛冬求野馬
彼諸外道亦如是　雖聞妙法不信受

尒時諸婆羅門聞此池神說是偈巳
覺隨佛後求索出家佛即聽許既出
家巳精懃修道得阿羅漢果佛說是
巳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尒時尊者阿難在拘睒弥國瞿師羅
園時有梵志名曰闍陁詣阿難所問

說已訖在一面坐而作是言汝以何事於彼沙門瞿曇法中出家學道阿難答言我今為欲斷惡生善以是義故於佛法中出家學道梵志復言斷何等惡阿難答言我今欲為斷除貪欲瞋恚愚癡梵志復言汝等亦知斷除貪欲瞋恚癡耶阿難答曰唯佛法中有斷如是貪欲瞋恚愚癡之法禁制身心梵志又言如此貪欲瞋恚愚癡有何過患汝等法中禁制之耶阿難對曰欲愛染著能生惱亂於現在世增長惡法憂悲苦惱由之而生未來世中亦復如是瞋恚所著愚癡所著能壞己心亦壞他心自他俱惱於現在世增長諸惡未來世中亦復如是增長諸惡復次若有染著此貪欲者能令衆生盲無慧眼貪欲因緣能令智慧微翳損減諸善不趣涅槃不得三明及六神通離菩提道如貪欲瞋恚愚癡亦復如是我等見斯貪欲瞋恚愚癡有如是過患以是義故禁斷貪欲瞋恚愚癡梵志又問頗復有道修集增廣能斷貪欲瞋恚愚癡耶

阿難答言有八聖道所謂正見正語
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定正念正志能
斷貪欲瞋恚愚癡趣向涅槃梵志復
言如斯之道極為甚善修集增廣能
斷貪欲瞋恚愚癡阿難當知我今緣
務極為猥多今欲還歸阿難告曰宜
知是時梵志聞阿難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尊者舍利弗往詣佛所
頂礼佛足在一面坐于時如來為舍
利弗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已默然而
住時舍利弗見佛默然即從坐起頂
礼佛足還其所止未到所住處道逢
梵志名曰優陟問舍利弗從何處來
舍利弗言梵志當知我於今日詣世
尊所聽法來還優陟復言汝今故未
離於教法猶如孾兒未離乳耶舍利
弗言我今聽法無有猒足不同孾兒
何以故孾兒轉大則離母乳
優陟復言我已久離聽法教誡舍利
弗言如汝法中雖復教誡无有義利
行於非道不名乘出不至菩提是壞
敗法無有一法可恃怙者汝之師尊

非是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法今
宜應速疾離彼邪師教法譬如弊牛
志性輕躁好為抵突加復少乳所生
犢子其形甚小數數離母隨意放逸
如汝師尊无義教法亦復如是志性
輕躁所有教法無有義利所有弟子
稚小無智遠離其師隨意放逸各自
說言我已離於教誡之法如來法中
有義教誡有義教誡有善乘出趣向
菩提不為邪見之所破壞有諸善法
而可恃怙我之世尊是如來多陀阿
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諸弟子等
隨逐不捨猶如善牛志性不輕不為
抵突加復多乳其犢身體日日長大
隨逐其母終不捨離優陂梵志讚舍
利弗善哉善哉汝獲善利所受教誡
是出世法趣向菩提有善乘出至於
涅槃不可沮壞有所依憑汝師世尊
是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作是語
已各還所止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梵志名曰優陂往詣佛
所問訊已訖在一面坐而作是言瞿

曇於昔日時諸外道等相與聚集彼大講堂作種種論沙門瞿曇在於閑靜修攝其心智慧辯才我於是時亦共論議作如是言此相應此不相應辟如老牛加復无目我等亦介所有教法甚為鄙陋盲無慧眼沙門瞿曇有大智慧在於閑靜修攝其心瞿曇汝今云何教諸弟子佛告之曰我佛法中童男童女共相聚會歡娛燕會隨意倡戲是名相應辟如有人年過八十頭白面皺牙齒墮落然猶歌倡作木牛馬作於琵琶箜篌箏笛亦作小車及蹹鞠戲如斯老人作如是事名不相應其有見者當名此人為作智人為作癡人梵志對曰如是之人名為嬰愚無有智慧佛告之曰我佛法中相應相順如童子戲梵志當知聖賢法中如童子戲優陟白佛云何比丘修集善法佛告之曰比丘之法應當遠離諸惡不善修諸善法不調伏者為調伏故應勤懃修集不得定者為得定故應懃修集不解脫者為解脫故應懃修集所未斷者為令斷故

應懃修集所未知者為令知故應懃修集所不修者為欲修故應懃修集所未得者為欲得故應懃修集梵志白佛言世尊何等不調欲令調故應懃修集佛言眼不調乃至意不調為令調故應懃修集梵志言何等不解脫欲令解脫應懃修集佛言心不解脫為令解脫應懃修集梵志言何等為斷惡應懃修集佛言斷欲无明與愛故應懃修集梵志言何等不知為知故應懃修集佛言未知名色為令知故應懃修集梵志言何等不修為修故應懃修集佛言未修定慧不得八道應懃修集梵志白佛比丘之行甚為真實我今事多欲還歸家佛告之曰宜知是時優陂梵志即從坐起還其所止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竹林尒時國中有一梵志名曰尸蔔往詣佛所問訊已訖在一面坐而作是言瞿曇所言學者云何名學佛告之曰學故名學梵志又問云何學故名為學也佛言時時修學增上戒故

名之為學時時修學增上心故名之為學時時修學增上智故名之為學梵志復言瞿曇若有阿羅漢盡諸有漏所作已辦捨於重擔逮得已利心得自在無復煩惱正智得解脫時當何所學佛言若有羅漢盡諸煩惱正見心得解脫當于尒時貪欲瞋恚及以愚癡一切悉斷無有遺餘是名无學若彼羅漢盡於貪欲瞋恚愚癡更不造作身口意惡無所追求以是義故名為無學尒時尸蔔梵志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竹林尒時尸蔔梵志往詣佛所問訊已訖在一面坐而作是言瞿曇若有婆羅門作是說隨所作業悉是過去本所作因於現在世所作諸業能增過去不善之因現在之世若不造業則能破壞生死之橋四流永絕更不流轉以業盡故苦亦得盡苦盡則苦邊際盡瞿曇此事云何佛告尸蔔如汝所言彼諸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說隨所造業悉是過去本業因緣乃

至盡苦邊際若如是者以何因緣於現在世而有種種風冷病等四大增損若如是者為自所作為他所作尸蔔白佛他之所作佛告尸蔔云何自巳所作常拔鬚髮或舉手立不在床坐或復蹲坐以之為業或復坐臥於棘刺之上或邊椽坐臥或坐臥灰土或牛屎塗地於其中坐臥或翹一足隨日而轉或夏之月五熱炙身或食菜或食稗子或食舍樓伽或食糟或食油滓或食牛糞或日三事火或於冬節凍氷襯體有如是等无量苦身法是名自巳所作云何名為從他作苦為他手足及以力杖瓦石打擲如是等苦是則名為從他得苦一切世人四大增損或為風冷而起是患如是等患現所見事云何彼諸婆羅門等若作是見言以此故能盡苦際即是自作過咎如是等咎一切世人皆共知之彼自虛說以五因緣故能令身心受諸苦惱何等為五所謂貪欲瞋恚掉悔疑如斯五法能令衆生現在之世身心苦惱復有五因緣故於

現在世能令身心常得快樂不受苦惱何等為五所謂能斷貪欲之心則於現在能令身心受法快樂何以故以有貪欲瞋恚掉悔故能令衆生受諸苦惱若能斷除則受快樂無有憂患是故應當斷除如是貪欲瞋恚掉悔若斷除者無熱無惱不待時節當得解脫必趣涅槃尸蔔是名現在所得法復有現前所得法所謂正見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志正念正定說是法時尸蔔梵志遠離塵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既得道已即整衣服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慈哀憐愍聽我出家如來即聽出家既出家已於空靜處懃懃精進得阿羅漢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那羅健陀置疊聚落菴婆羅林時聚落中有一梵志名那利婆力在彼村住其年衰邁已百二十彼聚落中所住人民咸謂是人真阿羅漢悉共恭敬而供養之然斯梵志有一親友福盡命終得生天上尒時此天作是思惟我今若勸是

鞞利婆力詣佛所者必不信受我今當教脫能信我作是念已即往於彼老梵志所威光炎熾遍照其人所住之處即至彼已語梵志言云何於已實是怨家詐現親相云何於自善親友所覩之如已云何說斷云何無熱惱汝今應當心中默念不應發言若有能解如斯義者當往其所而求出家淨修梵行尒時此天作是語已即没不現於是鞞利婆力梵志聞斯語已即往於彼富蘭鞞迦葉所心中默念如斯問難云何於已實是怨家詐現親相云何於自善親友所覩之如已云何說斷云何無熱惱然富蘭鞞迦葉尚不能知彼心所念況能荅之復至刪闍耶毗羅胝子所亦作如是心中所問乃至尼揵陀若提子所亦復如是作心中難彼若提子尚不能知是念況復能荅時鞞利婆ヶ梵志遍至六師悉不能知如斯之難若不能荅我今何為於其法中出家修道不如還俗受五欲樂我今家業甚為豐饒寧在家居布施作福復作是念

我當往詣沙門瞿曇所作是念已即往佛所於其中路復作是念沙門瞿曇年少出家而富蘭那六師之徒悉是耆舊宿德之人尚不能知況彼沙門瞿曇既是年少出家未久學日又淺而當能解如斯之義作是念時於其中路迴車欲還復更思惟我昔曾從耆舊宿德老梵志所聞如是說出家之人年雖幼稚不應輕蔑何以故年雖幼稚有大神通及大智慧作是念已即往佛所至佛所已恭敬問訊在一面坐心中默念如是四難云何於已實是怨家詐現親相云何於自善親友所視之如已云何說斷云何無熱惱尒時世尊知彼梵志心之所念即說偈言

屏處極毀罵　百千種誹謗　面前而讚歎
言是善好人　齊能辦諸事　詐爲而不實
智者應當知　此是怨詐親　出言詐親善
所作無利益　智者應當知　此是怨詐親
云何於親友　愛重如已身　不應於親友
伺覓其過失　親友心頗同　相念常不忘
如是之親友　不爲他沮壞　應當恒敬念

愛盡如己身　何故說於斷　斷能生喜樂
亦能得勝利　至於寂滅所　能修於勝果
丈夫向正道　以是義故斷　云何得无熱
得於寂靜味　獲得大智慧　尒時得無熱
遠離於諸惡　入法歡喜味　是名為无熱
尒時梵志聞是得巳即整衣服而白
佛言唯願世尊聽我出家于時如来
即聽出家既出家已精懃修道得阿
羅漢

須跋陁羅者如集得頌中說

優陟分匿俱迦耶　須達長爪沓羅浮
盡牀三諦及闍陁　二不留得尸蔔根
尸蔔耶羅婆力迦　須跋陁羅第十五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二　丹本第六卷十二張後准　息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比丘尼名曰曠野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訖洗鉢將欲向彼得眼林中時魔王波旬作是心念瞿曇沙門今在舍衛得眼林中其弟子曠野比丘尼入城乞食食訖洗鉢收攝坐具將欲往詣於彼林間我當為其而作擾亂尒時波旬化作摩納於彼路側問曠野言欲何所詣比丘尼荅言我今欲詣閑靜之處尒時摩納聞是語已即說偈言

一切世間中　无有解脫者　汝詣空靜處
將欲何所作　汝今年盛美　不受於五欲
一旦衰老至　後莫生憂悔

時比丘尼而作是念此為是誰欲惱乱我甚為欺詐為是人耶是非人乎作是念已入定觀察知是波旬欲来惱乱即說偈言

世間有解脫　我今自證知　波旬汝愚鄙
不解如斯跡　欲如摽利戟　陰賊拔刀逐

汝言受五欲　欲苦可怖畏　欲能生憂惱
欲能生追念　欲能生百苦　欲是衆苦本
斷除一切愛　滅諸無明闇　遠離於盡滅
住於无漏法

尒時波旬而作是念曠野比丘尼善知我心懊惱悔恨慚愧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蘇摩比丘尼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訖洗鉢収攝坐具向得眼林魔王波旬作是念今蘇摩比丘尼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訖洗鉢収攝坐具向得眼林尒時波旬化作婆羅門在路側立而作是言阿梨耶欲何所至比丘尼荅言我今欲詣彼寂靜處尒時波旬即說偈言

仙聖之所得　斯處難階及　非汝鄙穢智
獲得如是處

時比丘尼作如是念此為是人是非人乎而欲惱我入定觀察知是波旬即說偈言

女相無所作　唯意修禪定　觀見於上法
若有男女相　可說於女人　於法無所能
若無男女相　云何生分別　斷除一切愛

滅諸無明闇　逮證于盡滅　住於無漏法
以是故當知　波旬墮負處
尒時波旬而作是念蘇摩比丘尼善知我心憂愁悔恨慚愧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翅舍憍曇弥比丘尼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訖洗鉢収攝坐具至得眼林坐一樹下住於天住尒時魔王波旬作是心念沙門瞿曇在於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比丘尼名翅舍憍曇弥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訖洗鉢収攝坐具至得眼林坐一樹下住於天住作是念已化作摩納欲為擾乱即說偈言
汝今者何為　懐憂坐樹下　歔欷而流涙
將不喪子乎　獨處於林中　欲求男子耶
時比丘尼而作是念此為是誰甚為欺詐為是人耶是非人乎而欲為我作大擾乱入定觀察知是魔王即說偈言
我斷恩愛已　無欲无子想　端坐林樹間
無愁无熱惱　斷除一切愛　滅諸無明闇
逮得於滅盡　安住無漏法　以是故當知

波旬隨喜覆處

尒時波旬而作是念翅舍憍曇弥比丘尼善知我心憂愁悔恨慚愧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蓮華色比丘尼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訖洗鉢收攝坐具并洗足已入得眼林坐一樹下端坐思惟住於天住尒時魔王而作是念沙門瞿曇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蓮華色比丘尼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訖洗鉢收攝坐具至得眼林中坐一樹下住於天住我當為其而作擾乱作是念已化為摩納往至其所而說偈言

娑羅樹下坐　如華善開敷　獨一比丘尼
汝今坐樺郎　更無第二伴　能不畏愚癡

尒時蓮華比丘尼即作是念此為是誰擾乱於我甚為欺詐為是人耶是非人乎入定觀察知是波旬即說偈言

百千姧偽賊　皆悉令如汝　不動我一毛
故獨无所畏

尒時魔王復說偈言

我今自隱形　入汝腹中央　或入汝眉間

令汝不得見

時比丘尼復以偈答

我心得自在　善修如意定　斷絶大繫縛
終不怖畏汝　我已吐諸結　得拔三垢根
怖畏根本盡　故我無所畏　我今住於此
都無畏汝心　汝軍衆盡來　我亦不怖畏
斷除一切愛　滅諸無明闇　逮得於盡滅
安住无漏法　以是故當知　波旬墮負處

尒時波旬而作是念蓮華色比丘尼善解我心憂愁悔恨慚愧還宫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石室比丘尼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訖洗鉢収攝坐具向得眼林尒時魔王而作是念沙門瞿曇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中有石室比丘尼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訖洗鉢収攝坐具向得眼林我當為其而作擾乱作是念已化為摩納往至其所而說偈言

衆生是誰造　衆生造作誰　云何名衆生
衆生何所趣

時石室比丘尼聞是偈已而作是念此為是誰甚為欺詐為是人耶是非

人乎入定觀察知是魔王以偈荅言

衆魔生邪見　謂有衆生想　假空以聚會
都無有衆生　辟如因衆緣　和合有車用
陰界入亦尒　因緣和合有　業緣故聚會
業緣故散滅　斷除一切愛　滅諸無明闇
逮得於盡滅　安住於无漏　以是故當知
波旬隨負處

尒時魔王而作是念此比丘尼善知我心憂愁悔恨慚愧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比丘尼名曰鼻梨在舍衛國王園精舍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訖洗鉢收攝坐具向得眼林於時魔王而作是念沙門瞿曇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鼻梨比丘尼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訖洗鉢收攝坐具向得眼林我當為其而作擾乱作是念已化為摩納即於路側而說偈言

誰造於色像　色像造作誰　色像從何出
色像何所趣

時比丘尼聞斯偈已而作是念此為是誰惱乱於我甚為欺詐為是人耶

是非人乎入定觀察知是魔王 說偈
報言
色像非自作 亦非他所造 衆緣起而有
緣離則散滅 譬如殖種子 因地而生長
陰界諸入等 和合是色像 因苦故生長
因苦故散壞 斷除一切愛 滅諸无明闇
逮得於盡滅 安住無漏法 以是故當知
波旬墮負處
尒時波旬而作是念 此比丘尼善知
我心憂愁悔恨慚愧還宮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 尒時眦闍耶比丘尼從王園
精舍著衣持鉢入城乞食 食訖洗鉢
收攝坐具至得眼林坐一樹下住於
天住 尒時魔王而作是念 沙門瞿曇
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王園精舍
眦闍耶比丘尼著衣持鉢入城乞食
食訖洗鉢收攝坐具至得眼林坐一
樹下住於天住 我當為其而作擾乱
作是念已 化為摩納 往詣其所而說
偈言
汝今極盛壯 我年亦復少 五欲共歡娛
放意而受樂 何以獨坐此 而不與我俱

時比丘尼聞是偈已而作是念此為是誰來惱於我甚為欺詐為是人耶是非人乎入定觀察知是魔王說偈報言

作樂縱歌舞　及餘五欲樂　盡迴用與汝
非我之所宜　人間一切樂　并及天五欲
盡迴用與汝　都非我所宜　我斷一切愛
滅諸无明闇　逮得於盡滅　安住无漏法
以是故當知　波旬墮負處

尒時波旬而作是念此比丘尼善知我心憂愁悔恨懊惱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有一比丘尼名曰折羅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訖洗鉢收攝坐具入得眼林在一樹下正身端坐入於天住尒時魔王作是念言沙門瞿曇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中有一比丘尼名曰折羅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已洗鉢收攝坐具入得眼林中在一樹下坐入於天住我今當往而作擾乱尒時魔王作是念已化摩納形往至其所而語之言阿利耶欲生何處比丘尼

言如我今者都無生處尒時摩納即
說偈言
有生必得樂　生必受五欲　汝受誰教勅
言不用復生
折羅比丘尼說偈報言
生者必有死　衆苦所纏縛　一切苦應斷
是以不求生　具眼牟尼尊　說斯真諦法
苦因生於苦　皆應捨離之　修聖八正道
安隱趣涅槃　世尊教導我　我樂是教法
我證知彼法　是故不樂生　斷除一切愛
滅諸无明闇　逮得於滅盡　安住無漏法
以是故當知　波旬墮負處
尒時波旬而作是念此比丘尼善知
我心憂愁悔恨慚愧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優波折羅比丘尼住王園
精舍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
乞食乞食已洗鉢洗足攝持坐具詣
得眼林在一樹下正身端坐入於天
住尒時魔王作是念言今瞿曇沙門
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王園精舍
有比丘尼名曰優波折羅於其晨朝
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訖洗足

収攝坐具詣得眼林在一樹下正身
端坐入於天住我今當往而作擾乱
作是念已化作摩納即往其所問比
丘尼言阿利耶欲何處受身比丘尼
荅曰我都无受身處尒時摩納即說
偈言
忉利及炎摩　兜率與化樂　他化自在天
是處極快樂　汝應願樂彼　受於勝妙事
優波折羅比丘尼復說偈言
忉利及炎摩　兜率與化樂　他化自在天
諸處雖受樂　不離於我見　必為魔所縛
世間皆動搖　彼亦歸還謝　無有諸凡夫
離魔之境界　世間皆熾然　世間皆烟出
離於動搖者　我樂如此處　斷除一切愛
滅諸無明闇　逮得於滅盡　安住無漏法
以是故當知　波旬墮負處
尒時魔王而作此念此比丘尼善知
我心憂愁悔恨慚愧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王園精舍有一比丘尼
名曰動頭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入城
乞食乞食已洗鉢洗足攝持坐具詣
得眼林在一樹下正身端坐入於天

住尒時魔王作是念言瞿曇沙門在
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有一比丘尼
名曰動頭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入舍
衛城乞食乞食已洗鉢洗足收攝坐具
入得眼林中在一樹下正身端坐入
於天住我今欲往而壞亂之作是念
已化作摩納往詣其所語比丘尼言
九十六種道汝樂何道比丘尼荅言
此道我都不樂尒時波旬即說偈言

受誰教剃髮　自号比丘尼　不欲樂外道
汝為甚愚癡

動頭比丘尼復說偈言

此外諸異道　悉為邪見縛　種種諸見縛
終竟墮魔網　釋種大世尊　無比之丈夫
一切種中勝　降魔坐道場　悉過一切上
諸塵皆解脫　能調盡有邊　彼佛教於我
是我之世尊　我樂彼教法　我今知彼已
盡除諸結漏　斷除一切愛　滅諸無明闇
遠得於滅盡　安住無漏法　以是故當知
波旬墮負處

尒時波旬而作是念此比丘尼善知
我心憂愁悔恨懊惱還宮

曠野象弥　蘇瞿曇　蓮華石室

及毗羅　毗闍析羅　憂波析羅

第十名動頭　此下丹本第七卷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薩婆國竭闍池岸尒時世尊月十五日在僧前坐說戒當於是夜月初出時婆耆奢在彼衆中作是念言我今欲以月為喻讚歎於佛作是念已從座而起合掌向佛言世尊我今欲有所說唯願善逝垂哀聽許佛告婆耆奢聽汝所說尊者婆耆奢即說偈言

猶如盛滿月　無雲處空中　光明照世界
一切皆樂見　釋迦牟尼尊　世間大導師
端嚴甚殊特　名聞悉充滿　月出白蓮榮
日現紅蓮敷　從佛受化者　譬如華敷榮
開彼宿善根　悉令見道跡

時婆耆奢說此偈已歡喜踊躍還于所止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與無央數大衆圍遶而為說法尒時尊者憍陳如從餘處來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時尊者婆耆奢亦在會中作是念言我今欲在佛前以偈讚憍陳如作是

念已從坐而起白佛言世尊唯願聽
我少有所讚佛告婆耆奢隨汝所說
尊者婆耆奢即說偈言

上座比丘憍陳如　安處實語住利樂
常樂空閑寂靜處　聲聞所求佛教法
悉皆逮得不放逸　有大威德具三明
知心差別諸善根　如來長子憍陳如
歸命稽首礼世尊

時婆耆奢說此偈已歡喜踊躍還于
所止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尊者舍利弗在講堂中
為衆說法言音滿足能使聽者心意
喜樂言辞正直聞者開解心無所為
所說辯了諸比丘衆至心聽受聽者
悅豫尊重恭敬至心憶念等同歡喜
聽受其法尒時尊者婆耆奢在於會
中心作是念我欲以偈讚舍利弗作
是念已即正衣服從坐而起合掌白
舍利弗言唯願尊者聽我所說尒時
尊者告婆耆奢言若有所說恣聽汝意
即說偈言

善哉舍利弗　明知道非道　為諸比丘僧

略廣而宣說　此優波室駛　出於微妙音
聞者皆悅豫　出聲和雅妙　可樂甚可愛
大衆聽无猒

時婆耆奢說此偈已歡喜踊躍還于所止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住龍山側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辦捨於重擔盡諸有結心得解脫尒時尊者目連觀察時坐五百比丘皆離愛欲尒時世尊在衆僧前敷座而坐當於尒時月半說戒時尊者婆耆奢亦在衆中而作是念我今在於佛僧之前欲有讃說即從坐起整其衣服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唯願世尊聽我所說佛言婆耆奢隨汝所說尒時尊者婆耆奢即說偈言

無上之商主　在於龍山側　智慧能撫慰
五百比丘僧　目連神足者　觀察五百心
知此諸比丘　咸斷欲結使　一切皆具足
牟尼大聖尊　能度於苦岸　世間最後身
我今歸命礼　瞿曇之大師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

竹林夏坐安居尒時世尊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辦捨於重擔盡諸有結正智心得解脫唯除一人如来記彼現身盡漏於七月十五日自恣時到佛於僧前敷座而坐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知我是婆羅門於般涅槃受冣後身無上良醫拔苦毒箭汝等皆是我子悉從於我心口而生是我法子從法化生我今欲自恣我身口意無過失不尒時尊者舍利弗在衆中坐從坐而起整其衣服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如佛所說我是婆羅門於般涅槃受冣後身無上良醫拔於毒箭汝等皆是我子悉從於我心口而生是我法子從法化生我等不見如来身口有少過失何以故世尊能使不調者調不寂滅者使得寂滅苦惱之者能使安隱未入涅槃者使得涅槃如来是知道者是示道者是說道者是導道者將来弟子相續不絕世尊教法次第修道恒相教習隨順正法常應擁護親愛善法我等不見世尊

若身口意有少過失舍利弗言世尊自恣說我若身口意有所闕短垂哀教勅佛告舍利弗我不見汝有少過失何以故汝舍利弗堅持淨戒多聞少欲知足遠離憒閙樂於閑靜有精進具足定心智慧疾智捷智展轉智有大種智別智唯除如來諸餘智慧无能及汝深遠之智成就實智示教利喜心無嫉妬見他有能示教利喜隨喜讚歎若為四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說法無有疲猒是故汝今若身口意無有少過舍利弗白言世尊頗見是五百比丘於身口意有少過不佛告舍利弗我不見五百比丘於身口意有少過失何以故是五百比丘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辦捨於重擔逮得已利盡諸有結正智心得解脫以是義故我不見是五百比丘若身口意有少過失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雖不譏彼小闕亦不見五百比丘若身口意有少過失世尊此五百比丘幾具三明幾得俱解脫幾得慧解脫佛言此比丘衆中九十比

丘具於三明有百八十得俱解脫其餘之者盡意解脫舍利弗言此五百人離諸塵垢無有腐敗悉皆貞實尒時婆耆奢在彼衆中而作是念佛令自恣我今欲說讚自恣偈婆耆奢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唯願聽我所說佛言婆耆隨汝所說婆耆奢即說偈言

此十五日清淨朝　五百比丘同共處
皆悉斷於結使縛　盡於後有之大仙
識心親近淨世尊　悉得解脫離後有
斷於生死所作辦　諸漏已盡滅掉悔
除貪憍慢斷有結　拔愛毒箭滅愛有
人中師子離諸取　盡諸有結滅怖畏
如似轉輪大聖王　群臣翼從而圍遶
遊行大地至巨海　辟如鬪戰得大勝
無上商主弟子衆　悉具三明滅於死
斯等皆是佛真子　離諸垢穢純清淨
如日親友今敬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尊者婆耆奢在空靜處時欲撿心繫念思惟卒起異想生不喜樂即自覺知我於今者便失善利夫出家者名為難得若有是心不名

難得我今便為退失善心得于惡心今當說心多諸過惡說厭患偈時彼尊者即說偈言

棄捨樂諸著　及不樂著者　捨衣貪嗜覺
不造煩惱林　欲枝下垂布　衆生樂緣著
能斷於欲林　是名為比丘　不垂下著欲
无林名比丘　第六意出覺　然此欲覺者
世間所樂著　若得出覺意　能離非結著
不樂於勝欲　樂出麁惡言　不名為比丘
樂嗜於受身　因見聞意識　想著生五根
能離欲想著　不受塗汙辱　是名得解脫
大地及虛空　世間有色處　悉皆歸散壞
一切同盡滅　知見是事已　行法已決定
諸處不生受　質直不諂偽　雖求念存身
為有所利益　若能如是者　同彼入涅槃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尊者婆耆奢與阿難俱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見一女人年在盛壯容貌端正便起欲想尒時婆耆奢自覺知極自呵責我今名為不得出家之利我之壽命極為難得若生是心名為不善寧捨壽命不作欲想我於今者不名出家何以故見於盛壯端正

女人即起愛心若生此心非我所宜
即向阿難而說偈言
為欲結所勝　燋然於我心　唯願為我說
除欲善方便
尒時阿難即說偈言
起於顛倒想　能燒然其心　淨想能生欲
應修不淨觀　獨處而坐禪　速滅於貪欲
莫數受燒然　當觀察諸行　無常无有樂
并及无我法　安心念此身　多猒惡生死
修習正智慧　除七慢結使　若知斷慢已
苦則有邊際（此下丹本第八卷六張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
中来至佛所威光顯照遍于祇洹悉
皆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云何義利勝　誰為最親友　衆生依何等
而得自濟活　修造何事務　而能得聚斂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種田為義利　妻為最親友　衆生依熟苗
而得自濟活　若能勤作者　斯業勝聚斂
尒時天復說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爊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中夜來詣佛所威光顯照遍于祇洹悉皆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愛中子第一　財中牛第一　明中日第一
潤中海第一
尒時世尊以偈荅言
所愛无過身　能教第一財　慧為第一明
雨為第一潤
尒時天復說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光顯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於其二足中　剎利最為勝　於彼四足中
牛最為勝者　若於娶妻中　童女為最勝
於諸兒息中　長子為最勝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兩足最勝正覺是　四足中勝善乘是

娶妻中勝貞女是　兒子中勝孝者是
尒時天復說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嬿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中
夜來詣佛所威光顯照遍于祇洹林
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何物生為勝　何物入地勝　種子何者勝
擲種誰為勝
時有天子先身從種田中得因以為
名以偈荅言
苗稼生為勝　子入地第一　擁護於耕牛
兒擲種為勝
尒時彼天語此天言我不問汝我欲
問佛復以偈問佛
何物生為勝　何物入地勝　種子何者勝
擲種誰為勝
尒時世尊以偈荅言
明生最勝苗　無明滅為勝　親近供養佛
擲種僧最勝
尒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
中来詣佛所威光顯照遍于祇洹赫
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云何生世間　云何得和合　幾愛世間有
何物苦世間
尒時世尊以偈荅言
六愛生世間　六觸能和合　六愛能得有
六情生諸苦
尒時天復以偈讃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
中来詣佛所威光顯照遍于祇洹赫
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云何刼世間　云何名苦惱　云何是一法
世間得自在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意刧將諸趣　意苦惱世間　意名為一法
世間得自在
尒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嬈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
中來詣佛所威光顯照遍于祇洹赫
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何物縛世間　云何得解脫　斷於何等法
得至於涅槃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欲縛於世間　捨欲得解脫　能斷於愛縛
是名得涅槃
尒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嬈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
中來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
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何物覆世間　何物能圍繞　何物縛衆生
云何世間住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老能覆世間　死能為圍繞　愛縛於衆生
如法住世間
尒時天復以偈讃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説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
中來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林
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説偈言
何物迷世間　何物和合有　何誰汙衆生
云何竪於幢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無明迷世間　愛著和合有　瞋汙染衆生
我慢竪為幢
天復以偈問言
何誰無蓋障　何誰斷於欲　誰出於汙染
誰能倒大幢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如來無蓋障　正智得解脱　彼无有蓋障

能盡于愛結　出離於塵垢　傾於我慢幢
尒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斷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
中來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却
坐一面而說偈言
人財何者勝　修行何善行　能得快樂報
味中何最勝　云何諸壽中　壽命得最勝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於諸財物中　信財第一勝　如法修善行
能獲快樂報　於諸滋味中　實語爲第一
於諸壽命中　慧命爲最勝
尒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斷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
中來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林
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人於生死中　何者是二伴　誰為教授者
歸向涅槃道　比丘樂何法　而斷於結縛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於諸生死中　信為第二伴　智慧如教授
能樂涅槃者　斷諸結使縛　是則名比丘
尒時天復以偈讃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嬾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
中來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林
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何善能至老　何善寂安住　何寶為第一
何物賊不劫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持戒善至老　信寂為安住　智慧人勝寶
福財賊不劫
尒時天復以偈讃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嬾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
中來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
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衆生誰所生　云何常馳求　云何於生死
流轉不解脫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愛生于衆生　意馳於諸塵　一切有命類
輪轉於生死　恒受於諸苦　云何得解脫
尒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嬿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
中來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
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衆生誰所生　云何常馳求　於生死輪轉
何者為怖畏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衆生從愛生　心意馳不停　衆生處生死
苦為大怖畏
尒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嬿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
中來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林
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衆生誰所生　云何常馳求　生死常輪轉
何者大怖畏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愛能生衆生　意識馳諸塵　衆生處生死
業為大怖畏
尒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爐怖久捨棄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
中来詣佛所威光普照遍於祇洹林
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云何名非道　何物日夜逝　梵行誰為垢
誰惱害世間　云何名澡浴　而能不用水
唯願佛世尊　為我分別說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欲名為非道　人命日夜逝　女為梵行垢
亦惱害世間　專修梵行者　絜淨勝彼水
尒時天復以偈讚言
徃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
中來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
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何物為第一　諸物中最勝　云何在處處
而得於最上　有何一種法　於世間自在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於諸世物中　四陰名最勝　善於彼處處
皆得為最上　四陰名一法　於世間自在
尒時天復以偈讚言
徃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
中來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
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偈為何者初　云何為分別　偈何所依止
偈以何為體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偈以欲為初　字為偈分別　偈依止於名
文章以為體
尒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嬿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以何知王車　云何知於火　云何分別國
云何知女人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以幢知王車　以烟知有火　以主知有國
以夫別女人
尒時此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嬿怖久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信及第二及至老

種種生世間　非道寂上勝　偈為何者初
別事為第十

別譯雜阿含經第十二卷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三　息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丹本第七卷六張已後准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長者請佛及僧施設大會尒時世尊與諸大衆圍遶至彼大長者家時彼尊者婆耆奢於僧直次守于僧坊當於尒時有多女人詣彼僧坊時時女人中有一端正美色之者時婆耆奢見斯事已為色壞心生於欲想復自思念我今妄想失於大利期於非利人身難得命終亦然若生是心名為不善寧捨壽命不作欲想我於今者不名出家何以故見於少壯端正女人不自制心便生欲想我今當說厭惡之患即說偈言

我今捨俗累　住於出家法　無明欲所逐
將失本善意　如牛食他苗　甘味無制者
五欲亦如是　貪嗜无慚愧　若不禁制者
必害善法苗　譬如剎利子　具習諸伎藝
設有善射術　具滿一千人　如是剎利子
戰鬪力勝彼　比丘念具足　如彼剎利子
常持智慧力　斷滅於欲覺　既除欲覺已

快樂常寂滅　我親佛前聞　二種之親友
趣向涅槃道　是我心所樂　我脩不放逸
處林住空寂　我熟讃於心　是名立正法
後必趣於死　若得涅槃時　當知是惡心
云何能見我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尒時尊者婆耆奢於有德者謙順柔軟諸比丘所心生憍慢　尋自覺知呵責於已　我極失利都无饒益　人身難得出家難遇　我既得之不能謹慎　輕於出家輕於受命　以已智能輕蔑於彼謙順柔軟有德比丘　我今當說猒惡慢心　即說偈言

汝恚捨諸慢　不應自貢高　莫以慢自退
後悔无所及　一切諸衆生　皆爲慢所害
爲害墮地獄　是故我今者　不應恃才辯
而生憍慢心　若遠憍慢者　能捨諸障蓋
淨心懷恭恪　獲得於三明　謙卑如是者
名得念比丘

憍陳如舍利　龍勝及自恣　不樂及欲結
出離及憍慢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尒時尊者婆耆奢獨處閑靜善能脩已　勤行精進終不放逸　住如

是地逮得三明時尊者婆耆奢作是念我今獨處閑靜逮得三明我欲讚已所得三明即說偈言

我昔如荒醉　經歷諸城邑　遊行得值佛
即蒙大福利　瞿曇大悲愍　為我說正法
我聞正法已　即得清淨信　思惟出家者
世間大導師　導化無不普　男女及長幼
中年及老病　佛曰是親友　能示善方所
衆生無明盲　將導示其門　云何名為門
所謂四真諦　從因則生苦　從苦得出家
見於八正道　拔出諸衆生　安隱趣涅槃
我修不放逸　林野空寂處　獲得於三明
作佛教已訖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我今欲演說四句偈法汝等至心諦聽諦聽我今當說云何名為四句義

善說最為上　仙聖之所說　愛語非麤語
是名為第二　實語非妄語　是名為第三
說法不非法　是名為第四　是名演四句
四句之偈義

尒時婆耆奢在衆會中而作是念佛今演於四句之法我今欲於一句以一偈讚尒時婆耆奢即從座起合掌

問佛白佛言世尊我今婆耆奢欲有所說唯願聽許佛告之言恣聽汝說尒時婆耆奢即說偈言

諸有所說不惱巳　亦不害他名善說
常當愛語令他喜　亦不造作諸過惡
從諸佛口有所說　必得安樂趣涅槃
能斷諸苦讃善說　實語甘露最无上
實語應語得大利　安立實說善丈夫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世有良醫能治四病應為王師何謂為四一善能知病二能知病所從起三者病生巳善知治愈四者巳差之病令更不生能如是者名世良醫佛亦成就四種之法如來至真等正覺無上良醫亦拔衆生四種毒箭云何為四所謂是苦是苦習是苦滅是苦滅道佛告比丘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此毒箭非是世間醫所能知生苦因緣及能斷生苦亦不知老病死憂悲苦惱因緣及能斷斷除唯有如來至真等正覺無上良醫知生苦因緣及以斷苦乃至知老病死憂悲苦惱知其因緣

及以斷除是以如来善能拔出四種毒箭故得稱爲無上良醫尒時尊者婆耆奢在彼會坐作是念言我今當讃如来所説拔四毒箭喩法即從座起合掌向佛而説偈言

我今歸命佛　慜於群生類　最上第一尊
能拔出毒箭　世有四種醫　能治四種病
所謂療身疾　瓔兒眼毒箭　如来治眼病
過於彼世醫　能以智慧鉀　決無明眼膜
如来治身患　過於彼世醫　世醫所療者
唯能治四大　如来善分別　六界十八界
以此法能治　三毒身重病　能治瓔悬病
最勝无有上　故我今敬礼　瞿曇之大師
醫王名迦留　多施人湯藥　復有一明醫
名爲婆呼盧　瞻毗及耆婆　如是醫王等
皆能療衆病　是等四種師　治者必得差
雖差病還發　亦復不免死　如来無上醫
所可療治者　拔毒盡苦際　畢竟離生死
終更不受苦　無量德聚由　阿僧祇衆生
佛治今盡苦　畢竟不還發　我今白大衆
諸賢盡會者　甘露不死藥　咸當至心服
諸人應受信　最上治目者　療身拔毒箭
諸醫無與等　是故宜至心　歸命瞿曇尊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竹林尒時尼瞿陁刧波比丘住彼第一曠野林中而此野中復有一林時此比丘於彼遇病尊者婆耆供給彼病尼瞿陁刧波比丘因此病故即入涅槃尒時尊者婆耆耶自供養和上尼瞿陁刧波已漸次遊行至王舍城迦蘭陁竹林時婆耆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乞食已洗鉢收攝坐具往詣佛所整其衣服合掌向佛說偈問曰

我今欲問佛　無量之解慧　現在斷疑惑
於曠野城中　比丘入涅槃　生來有福德
守攝身口意　萬有大名聞　尼瞿陁刧賓
佛為作是名　佛為婆羅門　立如是名字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諸大聲聞耆舊之等於佛左右各造菴室於其中住時憍陳如頞發耆賢跋滿摩訶南耶舍那毗摩羅牛司尊者舍利弗摩訶目連摩訶迦葉摩訶俱絺羅摩訶刧賓那尊者阿那律尊者難陁迦尊者鉗比羅耶舍睺羅俱毗訶富那拘毗羅拘婆尼

泥迦他毗羅如是等輩及諸餘大聲聞各於草菴諸窟中住於月十五日布薩尒時如來於衆僧前敷座而坐尊者婆耆奢亦在會中即從座起叉手合掌白佛言聽我所說佛言我今恣汝所說尒時婆耆奢即說偈言

諸大比丘等　必乾竭欲愛　棄捨諸積聚
勇捍无怖畏　知時知節量　不貪嗜五欲
離一切垢穢　深心有黠慧　有如斯事故
名爲大比丘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尊者婆耆奢來至毗舍佉鹿子母講堂中遇病困篤尒時富匿於彼瞻病時尊者婆耆奢告富匿言汝可往詣於世尊所如我婆耆奢頂礼世尊足下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無諸苦不尒時富匿受尊者教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合掌白佛言世尊婆耆奢比丘在毗舍佉講堂中病疾困篤而語我言往世尊所稱我名字頂礼佛足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無諸苦不尒時富匿復白佛言此婆耆奢或困困

疾即入涅槃唯願世尊屈意往彼如
來默然受富匿語尒時富匿即還詣
尊者婆耆舍所白言和上我問訊已
復啓世尊婆耆舍或因困病入于涅
槃世尊默然聽受我語尒時世尊從
禪定起即往毗舍佉講堂婆耆舍所
時婆耆舍遥見佛來自力欲起佛告
之曰不須汝起尒時世尊別敷座坐
告婆耆舍汝今身體苦痛為可忍不
能飲食不時婆耆舍白言此痛轉增
無有瘳損今我所患辟如力士捉停
人髮挼搣揉捺我患頭痛亦復如是
又如大力煞牛之人以刀剌腹剖其
腸肚我患腹痛亦復如是又如瘦人
為有力者強捉火炙身體燋然我苦
體痛亦復如是我於今日欲入涅槃
我於最後欲讚於佛佛告之曰隨汝
所說即說偈言 本元少偈

本如酒醉四　句　讃　龍腸拔毒箭
尼　瞿　陁　劫賔入涅槃　讃大聲聞
婆耆舍滅盡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俱薩羅還至舍
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摩納名曰

極憍其所承藉七世以来父母真正博通多聞既自讀誦亦教他人其所聞者聞則能持四圍陁典已達其趣娑羅乾陁論及與聲論毗伽羅論戲笑之論毗陁羅論善解決句義趣通達如是種種諸論容貌端正才藝過人難可儔疋氣生豪族又處富貴自恃才力生大憍慢於父母所不生敬順及和上阿闍梨師長親屬斯不敬礼時極憍慢摩納聞佛從俱薩羅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將往佛所而作是念我至彼時若沙門瞿曇接待我者我當問訊若不問我我當默然還介時摩納作是念已即詣佛所于時世尊大衆圍遶而為說法極憍摩納雖往於彼如來當時聊不顧視時彼摩納默作是念沙門瞿曇都不以我而遷於懷尋欲歸徐介時世尊知其心念即說偈言

為義来至此　未得便欲還　何不便獲得
彌汝所来心

極憍摩納作是思惟沙門瞿曇知我所念即生信心欲礼佛足佛告摩納

我録汝心不必礼敬所為已足尒時大衆覩斯事已得未曾有咸作是言沙門瞿曇有大神足此極慢摩納於已父母和上阿闍梨所尚無恭敬今見瞿曇能自謙下恂恂恭順尒時極慢摩納見諸大衆言音暫止在一面坐端身正意而説偈言

當於何等所　不應起憍慢　復更於何所
而當生謙讓　孰能却衆苦　何者與剎樂
供養何者勝　為賢智所讃

尒時世尊以偈答言

供養於父母　以空淨滿月　敬順兄諸親
和上阿闍梨　及餘尊長等　於彼不應慢
宜當自謙下　都應崇恭敬　若見憂惱者
應為除諸苦　亦與其快樂　普皆應供養
若斷貪欲瞋　并離愚癡者　漏盡阿羅漢
正智得解脫　於斯上人所　除慢不自高
應當向歸依　合掌而敬礼

尒時世尊為極慢説諸法要乃至不受後有餘如波羅蜜闍經中説佛説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説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俱薩羅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優竭提舍利

婆羅門施設大祀七百牛王繫之於柱牸牛犢子羖羊等如是種種所有畜生不可稱計在祀場中處處繫之設諸餚饍種種飲食尒時餘國諸婆羅門聞彼設祀悉来雲集時優竭提舍利婆羅門聞佛從俱薩羅到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欲往佛所作是念言我今設祀所作會具當問瞿曇將不少耶時婆羅門乘羽葆車所著衣裳上下純白提三岐金叉持金澡盥滿中淨水諸摩納衆圍遶左右餘國種種諸婆羅門亦為翼從来詣佛所問訊已訖在一面坐具白佛言世尊我恭今者設斯大祀繫七百牛王及諸畜生乃至餘國婆羅門等悉来雲集辦具已訖欲設大祀願佛教我滿足有勝無少減不佛言婆羅門汝為祀主大施求福亦大得罪竪三種刀斯名不善作於苦因亦得苦報得於苦剎受報亦苦云何名為三種刀意口身刀也何名意刀汝若祀時意業不善戀諸畜生以為大祀是名竪於意刀何者口刀汝欲祀時而作是言

我於明日當殺介許種種生命是名堅於口刀云何名為身刀汝若祀時手牽牛王及諸畜生受於呪願是名豎於身刀佛言又有三種火宜勝宜妙宜應謹慎亦當恭敬非汝所事邪見火也何謂為三一名恭敬火二名苦樂俱火三名福田火云何名為恭敬火應當供養尊重恭敬擁護父母何以故父母求子禱祀神祇然後得子父母赤白和合成身生育長養以是之故名恭敬火如是之火應正供養與衆快樂令无乏苦云何名為苦樂俱火若族姓子起於精勤積集錢財於其妻子并諸眷屬奴婢僕使知友輔相及諸親族皆應供養供給所須與其刹樂如是等輩皆同苦樂是名苦樂俱火云何名為福田火若沙門婆羅門能斷貪欲解脫貪欲能斷瞋恚解脫瞋恚能斷愚癡解脫愚癡如是等沙門婆羅門名福田火上趣諸天能招樂報此名福田火是以族姓子應當至心供養恭敬使得快樂又有三種火必應滅之何者三火所

謂貪欲愚癡瞋恚火不如世間火有
時須然有時須滅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恭敬須福田　此三火應祀　若勤心供養
獲得三種樂　云何為三樂　施戒及脩定
三種之果報　人天涅槃樂　若人於一切
善解於方法　於祠祀時節　能養其眷屬
供養應供者　能供養應供　終竟必獲得
永離灾患處
尒時優竭提舍利婆羅門聞佛所說
即語烏荅摩納汝可往詣彼祀場中
先所繫養諸畜生等以係祀者令悉
散放隨逐水草盡其壽命莫作拘身
烏荅摩納言和上如所教勑我能為
之即往祀場宣告諸人我受優竭提
舍利教勑一切畜生悉皆解放任意
令去烏荅摩納往祀場所未久之間
如来於後即為優竭提舍利婆羅門
如諸佛法為說法要示教利喜時婆
羅門即受禁戒乃至見諦餘如突羅
闍品中所說時優竭提舍利婆羅門
即整衣服頂礼佛足白佛言世尊唯
願明日與諸大衆往祀場中受我供
設尒時世尊默然受請時婆羅門聞

佛所說又見受請歡喜而去時婆羅門至祀場已通夜辦具種種餚饍乃至敷座又具淨水後日晨朝往詣佛所白佛言時到尒時如來與諸大衆著衣持鉢往詣祀場在衆僧前敷座而坐時婆羅門覩佛大衆寂然坐定手行淨水施設種種餚饍飲食食訖攝鉢時婆羅門在世尊前敷座而坐願樂聽法尒時如來即為呪願

於諸大祀中　祠祀火為上　婆羅門書中
薩婆底為上　一切國土中　人王最為上
百川衆流中　海水最為上　列宿麗于天
月光最為上　一切衆明中　日光最為上
十方世界中　佛為第一尊

尒時世尊為婆羅門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從座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有摩納名僧伽羅往詣佛所問訊佛已在一面坐即白佛言世尊云何觀不善丈夫佛言辟如觀月又問云何觀察善勝丈夫佛復荅曰亦如觀月尒時摩納復白佛言云何不善丈夫觀之如月佛言不善

丈夫如十六日月光漸減圓滿轉虧乃至於盡損減不現如佛法中不能信心受持禁戒少所讀誦若脩少施於其後時懈怠不勤漸失信心毀犯禁戒復不布施親近惡友不至僧坊諮受於法不聽法故身口意業造於不善以造惡故身壞命終墮於惡道是故當知惡丈夫者猶如彼月漸漸損減乃至滅盡又問云何善勝丈夫亦復如月佛言譬如初月光明纖然漸漸增長至十五日圓滿具足如佛法中能有信心修行禁戒習於多聞修於布施却除邪見脩於正見於佛法中得絕信心堅持禁戒善修多聞能施不慳具於正見信心持戒多聞惠施以漸增長是善丈夫身口意行親近善友具脩諸善身壞命終得生天上是故當知善丈夫者亦復如月

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譬如盛滿月　處於虛空中　圓光甚暉曜
映蔽於諸星　亦如具信人　戒聞捨貪嫉
於諸嫉妬者　如月蔽衆星

時僧伽羅摩納聞佛所說踊躍而去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有婆羅門名曰生聽往詣佛所問訊已訖在一面坐即白佛言我曾聞人說世尊言但施於我莫施餘人但施我弟子莫施他弟子若能施我及我弟子得大果報若施他人及餘弟子不得果報實說是不將非世人誹謗者乎佛言此實虛妄誹謗於我都無此語若如是說作二種難一者遮難二者受者得減損難若如此說作大損減身壞命終墮三惡道汝今應知乃至洗鉢之水我尚說言施與虫蟻獲大福報況於施我實作是語施持戒者得福甚多施破戒者得福尠少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一切布施處　我常生讚歎　破戒得福少
持戒獲大果　黑白赤青牛　生犢各差別
駕用取其力　不擇其產種　人亦復如是
剎利婆羅門　毗舍首陁羅　真陁羅富旦
能持於淨戒　施之得大果　如似賣麻幹
捨之取珎寶　嬰愚無智者　未曾聽聞法
不能修梵行　施之獲少果　若親近賢聖

正覺及聲聞　能信於善逝　信根立堅固
生處恒尊貴　最後得涅槃
尒時生聽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有一老婆羅門捉杖持鉢而行乞食時佛見已語婆羅門言汝今極老何以捉杖持鉢而行乞食婆羅門言我有七子各為妻娵分財等與我今無分為子驅故而行乞食佛告之言我今為汝說偈汝能於大衆中說此偈不荅言我能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生子太歡喜　為之聚財寶　各為娶妻子
而便驅棄我　此等無孝慈　口言為父母
如彼羅刹子　垂死驅棄我　辟如馬槽櫪
滿中置糓麥　少馬無敬讓　驅蹹於老者
此子亦如是　無有愛敬心　棄我使行乞
不如杖愛我　我今捉此杖　御狗及羊馬
行則依我力　闇夜為我伴　指水知深淺
若跌扶杖起　蒙杖除多闇　是杖愛念我

婆羅門受此偈已誦讀使刹尒時七子在大會中時婆羅門於大衆中而

作是言汝等今當聽我所說大衆默然即說上偈七子慚愧起來抱父各共修敬將父歸家置本坐處諸子各出妙氎二張奉上於父時婆羅門即作是念我今得樂是瞿曇力瞿曇即是我阿闍梨婆羅門法法應供養和上阿闍梨選取好衣往至佛所問訊佛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今家中得諸利樂是汝之恩我經書中說阿闍梨者應與阿闍梨分和上者應與和上分瞿曇汝今是我阿闍梨應憐愍我受我此衣尒時世尊以憐愍故為受是衣婆羅門踊躍從座而起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有一老婆羅門捉杖持鉢而行乞食還見佛已往至佛所而作是言我捉杖持鉢從他乞食汝亦乞食我之與汝俱是比丘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不必從他乞　得名為比丘　雖具在家法
正修於梵行　福果及惡報　俱斷無相著
乾竭諸有結　是名比丘法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尒時王舍城北有耕作婆羅門名豆羅闍尒時世尊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往至彼所時婆羅門遥見佛来即至佛所白言世尊我種作人耕種而食不從人乞瞿曇汝今亦可耕種而食佛言我亦耕種而食時豆羅闍婆羅門即說偈言

汝自說知耕　未見汝耕時　汝若知耕者
為我說耕法

尒時世尊說偈荅言

吾以信為種　諸善為良田　精進為調牛
智慧為轅轄　慚愧為犁具　念為御耕者
身口意調順　持戒為鞅子　耕去煩惱穢
甘雨隨時降　芸耨為善心　大獲善苗稼
趣向安隱處　可以尅永安　吾所耕如是
故得甘露果　超昇離三界　不来入諸有

婆羅門言汝耕實是耕無上之勝耕婆羅門聞是得心生信解感滿鉢飲食来用奉佛佛不受餘如上豆羅闍婆羅門所說乃至不受後有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有一比丘名曰梵天遊行央伽國來到瞻波至健伽池邊後日晨朝著衣持鉢入瞻波城次第乞食到於本家尒時尊者梵天母在中門中以蘇米胡麻以投火聚望生梵天尊者梵天在門中立其母不識尒時毗沙門天王敬信梵天即與無數夜叉之衆乘虛而行見梵天母祠祀於火不見其兒唯見道人不謂己子毗沙門天王即為其母而說偈言

婆羅門家女　梵天去此遠　祀火望梵世
斯非其逕路　不解趣梵天　勤苦事火為
梵天中梵天　在汝門中立　都無有取著
亦無所養育　遠離諸惡趣　結使塵不著
遠離諸欲求　不染汙世法　如龍象善調
而無所惱觸　勝念之比丘　心善得解脫
如是應真者　今來受汝供　汝應然意燈
淨心速施與

尒時其母聞毗沙門說心即覺悟母即施食與梵天食已為其作照明後世安樂因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有一婆羅門往詣佛所

問訊佛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世人稱汝為佛陁佛扶如是之名從何而生婆羅門說偈問言

佛陁是勝名　名生津濟義　為父母别名
故名汝為佛

尒時世尊　以偈荅曰

今我當為汝　當為分别說　所以有是稱
汝今善諦聽　佛知過去世　未來世亦然
現在普悉知　諸行壞滅相　明達了諸法
應修者悉修　應斷盡斷除　以是故名佛
總相及别相　分别解了知　一切悉知見
是故名為佛　婆羅門當知　無量劫觀察
諸行之苦惱　受生必終没　遠塵離垢習
拔毒箭煩惱　得盡生死際　以是故名佛

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憍薩羅國遊行至沙林聚落尒時世尊捨於道次在一樹下正身端坐繫念在前時有婆羅門姓日煙氏在佛後來見佛跡中千輻輪相極未曾有即自思惟我未見人有如是跡我當推尋是何人跡作是念已即尋其跡往至佛所瞻仰尊顏容色悅豫觀者信敬諸相寂

定心意亦定得最上調心寂滅之寂身真金色猶如金樓即白佛言世尊汝當得天也佛言婆羅門我不得天也婆羅門言當得阿修羅爲得龍揵闥婆夜叉緊那羅摩睺羅伽也佛言我皆不得婆羅門言汝得人也佛言我不得人也婆羅門言我問汝爲得天及龍阿修羅揵闥婆夜叉緊那羅摩睺羅伽及人汝皆言不得爲何所得也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我非天龍阿修羅　緊那摩睺乾闥婆
亦非夜叉及以人　我漏已盡斷煩惱
我雖調馴如龍象　終不爲他所制御
不爲他制斷疑故　斷愛解脫離諸趣
一切盡知斷後生　如芬陁利善開敷
處於水中得增長　終不爲水之所著
清淨香潔人所樂　八法不汙如蓮華
我亦如是生世間　同於世法不染著
無量劫來常觀察　諸行所緣受苦惱
諸受生者皆終沒　遠塵離垢斷衆習
拔出毒箭斷煩惱　皆得盡於生死際

以是之故号之爲佛　煙姓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偈優竭提　生聽極老　比丘種作
及梵天　佛陀輪相為第十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尒時世尊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到火姓達賴殊婆羅門家尒時火姓達賴殊於中門前祀祠於火佛來至門達賴殊遥見佛來而語之言住住旃陀羅莫來至此佛告之言汝識旃陀羅知旃陀羅法不婆羅門答言不識不知旃陀羅旃陀羅法汝識旃陀羅知旃陀羅法耶佛告之言我識旃陀羅知旃陀羅法時婆羅門於坐處起為佛敷座而白佛言汝為我說旃陀羅法尒時世尊即坐其座而說偈言

惡性喜瞋久嫌恨　為人剛惡懷憍慢
行於倒見及幻惑　當知此是旃陀羅
含忿嫉妬好惡欲　難可調化無慚愧
行如是者旃陀羅　傷害胎生及卵生
心無慈愍害生類　傷殘毀害於四生
當知是此旃陀羅　若人貪物涉道路
聚落空處有財寶　悉能劫奪并害命
行如是者旃陀羅　造行衆惡無悔恨
是則名為旃陀羅　捨自己妻及婬女

邪姧他婦無所避　如是亦名旃陀羅
於己種姓及親友　如是之處造邪惡
不擇好惡而姧婬　是亦名為旃陀羅
以理問義為倒說　如是亦名旃陀羅
自欺己德毀呰他　貪著我慢下賤行
如是亦名旃陀羅　攅加誹謗極愚癡
為小利故生誹謗　如是亦名旃陀羅
自己有過推與他　專行欺誑謗毀人
如是亦名旃陀羅　多有財寶饒親族
自食好美與他惡　如是亦名旃陀羅
已到他家得美食　他若來時與麤惡
如是亦名旃陀羅　父母衰老離威壯
而不孝順加供養　如是亦名旃陀羅
父母兄弟及姊妹　罵詈惡口无遜弟
如是亦名旃陀羅　沙門及與婆羅門
中時垂至不施與　更加罵詈而瞋恚
如是亦名旃陀羅　沙門及與婆羅門
貧窮乞匃請向家　不與飲食亦不施
如是亦名旃陀羅　毀罵於佛及聲聞
出家在家加毀罵　如是亦名旃陀羅
竟非羅漢詐稱是　於天人中為寇賊
生於大家婆羅門　韋陀典籍悉通利
數數造作諸惡業　種姓不能遮誹毀

亦不能遮地獄報　現前為人所罵辱
未來之世墮惡趣　生旃陀羅須陁延
得好名稱必不聞　又得感樂生梵處
種姓不能遮梵處　現在稱歎終生天
我今為汝顯示說　如是之事應當知
種姓不是婆羅門　種姓不是旃陀羅
淨業得作婆羅門　惡行得為旃陀羅

婆羅門聞是偈讚言如是如是大精進實如所說大牟尼不以種姓是婆羅門不以種姓旃陀羅善能修行是婆羅門作惡行者旃陀羅婆羅門聞是偈已歡喜信解盛滿鉢飲食持以奉佛佛不為受何以故以是說法食故婆羅門白佛言此食當以施誰佛言我不見沙門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能消此食者無有是處當以此食著淨無虫水中婆羅門即以此食著無虫水中烟炎俱起滑滑大聲尒時婆羅門生未曾有想佛世尊尚於食所出大神足婆羅門還至佛所白佛言唯願世尊聽我出家得及道次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即得具戒如出家法於空靜處獨已精

脩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被服法衣者為正脩無上梵行故族姓子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成阿羅漢得解脫樂而說偈言

我昔迷正真　愚惑造邪行　不識清淨道
又不知死路　妄想生横計　劬勞承奉火
空為虛妄事　徒損無所獲　今遇天中天
黑闇蒙慧光　獲得樂中樂　具戒得三明
於佛教法中　所作皆已說　本雖婆羅門
實是旃陀羅　今日真實是　淨行婆羅門
遠離於淤泥　淨自澡浴已　過壽隨彼岸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二

自極慢已下十一經皆丹藏所無於大本經中亦無同本異譯者然其文相不異當經前後則丹藏無者脫之耳故此仍之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四 丹本第十卷初准 息

失譯人名今附秦録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尼山中有一天女名求迦尼婆本是波紽提女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威光暉曜普照此山悉皆大明頂礼佛足在一面坐即說偈言

口意宜修善　不應作諸惡　身不以小惡
加害於世間　觀欲空无實　修於念覺意
設自不樂苦　莫作損减業

尒時世尊讚天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說

口意宜修善　不應作衆惡　身不以小惡
加害於世間　觀欲空无實　修於念覺意
若自不樂苦　莫作損减業

時波紽提女聞佛所說歡喜頂礼即於坐沒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阿難告諸比丘我今欲演四句之法咸當善受至心諦聽憶持莫忘云何名為演四句法

口意宜修善　不應作諸惡　身不以小惡
加害於世間　觀欲空无實　修於念覺意

若自不樂苦　莫作損減業
時有一婆羅門去阿難不遠聞說斯偈即便思惟如此偈義義味深遠非是人作必是非人之所宣說當往問佛作是念已時婆羅門即詣佛所問訊已就在一面坐白佛言瞿曇我從阿難聞說此偈如我思惟此偈句義非人所作佛告婆羅門實介實介實是非人之所宣說非人所造我於往時在王舍城耆尼山中求迦尼娑天女来詣我所頂礼我已在一面坐即說斯偈而斯偈者實非人說時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尼山中時求迦尼娑天夲是波紇提女身光晃曜猶如電光淳誠至信歸依三寶来詣佛所在一面坐以此光明普照此山悉皆洞然求迦尼娑天女即說偈言

我今以種種　讃詠佛法僧　今但略宣說
隨意所樂足　口意宜修善　不應造衆惡
身不以八過　加害於世間　觀欲性相空
修於念覺意　若自不樂苦　莫作損減業

尒時世尊告天女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求迦尼天女聞佛說已歡喜頂礼於此處沒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毗舍離比獼猴彼岸精舍之中時波紇提天女拙羅天女光色倍常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時此二天女放大光明遍照獼猴及毗舍離悉皆大明時拙羅天女即說偈言

世尊瞿伽婆　無上等正覺　在於毗舍離
住於大林中　求迦尼婆天　并及於拙羅
波紇提女等　稽首尊足下　我往昔曾聞
能善稱說法　牟尼世尊者　今現在演說
諸有生譏毀　如斯深法者　是則名愚癡
後必墮惡趣　有能讃聖法　成就具於忍
是名有智者　後必生善處

時求迦尼婆天女復說偈言

口意恒修善　不應造衆惡　身不以小惡
加害於世間　觀欲性相空　修於念覺意
若自不樂苦　莫作損減業

尒時世尊告天女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時天女等聞佛說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於其夜中來詣佛
所威光大明遍照祇洹頂礼既已退
坐一面而說偈言
不觸者勿觸　觸者必還報　以如是事故
不應妄有觸　若非津濟處　不應作渡意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可瞋而不瞋　清淨无結使　若欲惡加彼
惡便及已身　如逆風揚土　塵來自坌身
欲以瞋加彼　彼受必還報　是二並名惡
兩俱不脫患　若瞋不加報　能伏於大怨
尒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久棄捨嫌怖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顏熾盛容色殊
常來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而
說偈言
嬰愚少智者　造於諸惡業　為已自作怨
後受大苦報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所作業不善　作已自燒煑　愚癡造惡
受報悲啼哭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久棄捨嫌怖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頂礼還于
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威容光赫顏色殊
常來詣佛所既頂礼已退坐一面而
說偈言
不以言說故　得名為沙門　此實趣向道
成就堅履跡　若有勇健者　能深修禪定
獲得於解脫　壞於魔結縛　作及不作業
二俱稱實說　詐偽无誠信　智者所棄捐
已身實無得　虛讚以自憍　詐偽虛誑說
世間之大賊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不顯已功德　不知他心行　知已復涅槃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聞佛偈已而白佛言我於
今者實有罪過唯願聽我誠心懺悔
時佛默然天復說偈言
我今說罪悔　汝不受我悔　懷惡心不善
不捨於怨嫌

世尊以偈復荅天曰

說罪言懺悔 內心實不滅 云何除嫌隙
云何而得善

天又說偈重問曰

人誰無愆過 人誰无誤失 何誰離愚癡
何誰常具念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如來婆伽婆 正智得解脫 彼無諸愆過
亦復无得失 彼巳離愚癡 能具於正念

天復以偈讚言

我昔巳曾見 婆羅門涅槃 久棄捨嫌怖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巳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尒時提婆達多友瞿迦梨往詣佛所在一面立佛告瞿迦梨汝於舍利弗有緣莫生嫌想舍利弗目連淨修梵行心意柔軟汝莫生嫌恨長夜受諸苦惱瞿迦梨言我信佛語我隨於佛然舍利弗目連實有惡欲 惡欲於彼實得自在彼隨惡欲佛復告瞿迦梨汝今勿於彼二人所生嫌恨心如是至三而瞿迦梨難闍佛言惡心不改

捨佛而去去佛不遠身生惡瘡初如芥子須臾之頃猶如豆許復漸長大如毗梨果身體爛潰膿血流出身壞命終墮大蓮華地獄時有三天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至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立第一天白佛言世尊瞿迦梨是夜命終第二天言墮大蓮華地獄第三天即說偈言

夫人生世　斧在口中　由其惡言
自斬其身　應讃而毀　應毀而讃
口出綺語　後受苦殃　綺語奪財
是故小過　謗佛聖賢　是名大患
受苦長遠　具滿百千　入尼羅浮
及三十六　入阿浮陁　乃至墮彼
五阿浮陁　誹謗賢聖　口意造惡
入斯地獄

時彼三天礼佛足已還於天宮

尒時佛告諸比丘汝等欲聞彼阿浮陁地獄壽命長短以不比丘白言願為我說我等聞已信受憶持尒時世尊告諸比丘二十佉利胡麻得波羅捺滿溢一車有長壽人足滿百年取其一粒如是胡麻一切都盡此阿浮

陁地獄所得壽命猶故未盡此二十
阿浮陁舡成一尼羅浮陁二十尼羅
浮陁舡一呵吒吒二十呵吒吒舡一睺
睺二十睺睺舡一蓮華地獄二十蓮
華地獄舡一大蓮華地獄瞿迦梨比
丘以謗舍利弗目連故墮是大蓮華
地獄中佛告諸比丘被燒燋柱尚不
應謗況情識類佛說是已諸比丘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威顏晃
曜遍照祇洹来詣頂礼退坐一面而
說偈言
云何輕賤他　及不輕賤他　為他所輕賤
以何為首目　我今問如来　大仙為我說
尒時世尊　以偈答曰
善知不輕賤　不知名輕賤　樂法名恭敬
慢法名不恭　不近善知識　是名不敬首
樂行於非法　親友生怨嫉　與怨為親友
是為不敬首　如有婦女人　履行不貞良
好與姧婬通　作於無理行　男子違礼度
其義亦復然　如是等名為　輕賤之元首
斗秤欺誑人　巧僞不均平　苟且懷貪利

是名輕賤首　博弈相侵欺　損喪錢財盡
如是等名為　輕賤之首目　嗜睡著美味
早眠而晚起　懈怠於事務　而復喜瞋恚
如斯之等人　亦名輕賤首　耳璫及鐶釧
輦蓋錦屣履　貧窮自嚴飾　是名輕賤首
財物既尠少　愛著情愈濃　雖生剎利種
冀求得王位　如是愚癡人　是名輕賤首
財寶甚豐大　多眷屬親友　自食於美味
不分施與他　受他好飲食　及得財寶利
彼來至己家　都無報荅心　乃至不與食
是名輕賤首　父母等朽邁　衰老既至已
自食於甘美　終不知供養　如斯之等人
是名輕賤首　父母及兄弟　親屬并姊妹
打罵出惡言　是名輕賤首　沙門婆羅門
中時來至家　不請不施食　是名輕賤首
沙門婆羅門　及貧窮乞匃　罵辱不施食
是名輕賤首　謗佛及聲聞　出家在家人
為此非法事　是名輕賤首　實非是羅漢
自稱是羅漢　天人婆羅門　沙門中大賊
若為如是者　是名輕賤首　如斯之等類
為他所輕賤　世間可輕賤　我悉知見之
宜應遠捨離　如怖畏嶮道
天復以偈讚言

我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久棄捨嬈怖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顏容暉赫光色甚
明遍于祇洹來詣佛所頂礼足已退
坐一面而說偈言
誰名為敬順　誰名為陵邈　誰為嬰愚戲
如小兒拤土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男子若敬順　女人必陵邈　男子若陵邈
女人必敬順　女人嬰愚戲　如小兒拤土
天復以偈讚言
我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久棄捨嬈怖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身光晃曜猶如電
光遍照祇洹赫然甚明來詣佛所頂
礼足已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覺觀意欲染　遮止應遮止　一切盡遮止
不造生死塵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覺觀意發來　遮止應遮止　不應一切遮
但遮惡覺觀　惡惡應遮止　遮止能遮止
若能如是者　不為生死遮
天復以偈讚言
我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久棄捨嬈怖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身光晃曜遍照祇
洹來詣佛所禮佛足已退坐一面而
說偈言
云何得名稱　云何得財業　云何得稱譽
云何得親友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持戒得名稱　布施得財寶　實語得稱譽
普施眾皆親
天復以偈讚言
我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久棄捨嬈怖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顏晃曜赫然甚
明遍于祇洹來詣佛所頂禮佛足退

坐一面而說偈言

云何至為人　如晃極明了　集諸財寶利
多少義云何

介時世尊以偈答曰

先學眾技能　次集諸財寶　集財為四分
一分供衣食　二分營作事　一分俟匱乏
種田是初業　商估是為次　畜息養羊群
羔羊并六畜　復有諸子息　各為求妻婦
出女并姊妹　及六畜家法　調和得利樂
不和得苦惱　作事令終訖　終不中休廢
智者善思惟　深知於得失　善解作不作
財寶來趣己　如河歸大海　勤修於事業
如蜂採眾華　日日常增長　晝夜聚財業
如彼蜂增長　財不寄老朽　不與邊遠人
惡人作鄙業　勢力勝己者　終不以財寶
與如是等人　與財為親厚　債索時忿諍
植栽財義利　失財失親友　但如法聚財
不應作非法　丈夫如法作　端嚴極熾盛
既能自衣食　又復惠施人　調適不失度
命終得生天

天復以偈讚曰

我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久棄捨嫌怖
以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乃往古昔俱薩羅國有一善彈琴人名俱彘羅涉路而行時有六天女各乘宮殿陵虛而行天等出宮語此人言曷可為我彈奏清聲我當歌舞時彈琴人觀其容貌光明異常生希有想問言姊妹作何功德得生斯處尒先為我說其先因我當為尒彈奏清琴天女荅曰汝今但當為我彈琴我於歌中自說往緣時俱彘羅於六天前即鼓琴時第一天女而說偈言

諸能以上衣　用施於他人　人中上尊勝
處天如我今　身如真金聚　光色甚悅怡
天女有數百　我為最尊勝　施於所愛物
其福勝如是

第二天女復說偈言

若以諸上味　餚饍飲食施　生人為男女
男女中最勝　若生於天上　猶如我今日
以捨所愛故　隨意受快樂　汝觀我宮殿
乘空自在行　身如真金聚　光顏甚殊妙
天女有數百　我為最尊勝　施上味飲食

獲勝報如是

第三天女復說偈言

若以勝妙香　布施而修福　生人得尊勝
處天如我身　以捨所愛故　隨意受快樂
汝觀我宮殿　乘空自在行　身如真金聚
光顏甚殊妙　天女有數百　我為最尊勝
以施勝香故　獲報得如是

第四天女復說偈言

我本人中時　孝事難舅姑　罵詈麤惡言
我悉能忍受　是故於今者　獲得此天身
以能孝順故　隨意受快樂　汝觀我宮殿
乘空自在行　身如真金聚　光顏甚殊妙
天女有百數　我為最尊勝　以能孝事故
獲勝報如是

第五天女復說偈言

我於先身時　屬人為婢使　奉侍於大家
隨順不瞋恚　精勤不懈怠　早起而晚臥
若於大家所　得少飲食時　分施於沙門
及與婆羅門　是故得天身　隨意受快樂
汝觀我宮殿　乘空自在行　身如真金聚
光顏甚殊妙　天女數百中　我最為尊勝
處賤修福田　獲勝報如是

第六天女復說偈言

我於先身時　得見於比丘　及以比丘尼
生大歡喜心　彼教我精勤　得聞彼說法
一日受齋法　是故今生天　隨意受快樂
汝觀我宮殿　乘空自在行　身如真金色
光顏甚殊妙　天女數百中　我為最尊勝
汝今且觀我　以用善教故　獲勝報如是
時彈琴者復說偈言
我今擬善行　可樂薩羅林　我今見天女
晃曜如雷光　見聞如斯事　還歸造功德
尒時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來至佛
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是天威德光
明熾盛普照祇洹悉皆大明彼天尒
時即說偈言
云何起必壞　云何遷不生　云何捨所畏
云何成法樂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瞋恚起時滅　貪欲生必遷　棄無明无畏
證滅最為樂　盡恚捨貪欲　出於諸結使
不著於色名　觀諸法空林　欲為生死根
欲能生諸苦　斷欲得解脫　諸苦亦復然
苦得解脫故　苦本亦解脫　瓔愚無智者

放逸不觀苦　是故沒苦海　纏縛無窮已
智者捨亂心　不宜著諸欲　夫為放逸行
能壞禪定樂　是故應攝想　勿得著欲染
辟如巨富者　守護其珎寶
尒時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煩怖已棄捨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有天光色倍常來至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是天威德光明熾盛普照祇洹悉皆大明彼天尒時即說偈言
雖到於五塵　不名為貪欲　思想生染著
乃名為貪欲　欲能縛世間　健者得解脫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欲性本無常　斷滅則悟道　著欲生繫縛
永不得解脫　若以信為伴　不信莫由起
名稱轉增長　壽終得生天　若復斷除欲
不數數受有　不還來生死　永入於涅槃
知身空無我　觀名色不堅　不著於名色
從是而解脫　亦不見解脫　及以非解脫
哀愍剎群生　廣饒益一切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離
能度世閒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有天光明倍常來至佛所頭面礼佛在一面坐而說偈言

應共誰止住　復應親近誰　從誰所受法
得利不生惡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應共善人住　親近於善者　從彼人受法
得利不生惡　應共善人住　親近於善者
從彼人受法　智者得利樂　應共善人住
親近於善者　從彼人受法　智者得名譽
親近於善者　從彼人受法　智者得解慧
是故應共住　親近於善者　從彼人受法
親族中尊勝　能離於憂慼　於一切苦中
而能得解脫　遠離諸惡趣　能斷一切縛
純受上妙樂　得近於涅槃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棄捨
能度世閒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有天光明倍常普照祇洹悉皆大明來詣佛所頂礼佛足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貪悋貧窮苦　皆由不惠施　若欲求福德
智者應施與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可怖莫過貪　貧乏恒飢渴　恐貧不布施
不施畏甚大　今世若後世　飢窮苦難計
若得少能施　得多亦能施　生時得快樂
壽終得生天　難施而能施　是名難作業
癡愚不知解　諸佛賢聖法　愚智俱命終
生處各別異　愚者墮地獄　受於種種苦
智者生人天　乃可得解脫　貧窮拮拾活
以用養妻子　淨心割少施　其福無有量
設百千大祀　供養於一切　不及貧布施
十六分中一　大祀有鞭打　侵掠他財寶
種種苦惱人　以成大祀業　以惡取財寶
衆皆不歡悅　如是不淨施　及以小淨施
受報有好醜　不可以相比　如法聚財物
終不非法求　得財捨用施　正直而施與
具戒修禪定　正直者受取　福聚布四方
猶如大海水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燋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毗婆山側七葉窟中時佛為佉陀羅刺脚極為苦痛如来默受雖復苦痛無所請求尒時有八天子顏容端正来詣佛所中有一天言沙門瞿曇實是丈夫人中師子雖受苦痛不捨念覺心無惱異若復有人於瞿曇大師子所生誹謗者當知是人甚大愚癡第二天亦作是說瞿曇沙門丈夫龍象雖受苦痛不捨念覺心无惱異若復有人於瞿曇龍象所生誹謗者當知是人甚大愚癡第三天復作是言沙門瞿曇如善乘牛第四天復作是言沙門瞿曇如善乘馬第五天復作是言沙門瞿曇猶如牛王第六天復作是言沙門瞿曇無上丈夫第七天復作是言沙門瞿曇人中蓮花第八天復作是言沙門瞿曇猶如分陁利觀彼禪寂極為善定終不矜高亦不卑下止

故解脫解脫故止時第八天即說偈言

非彼清淨心　假使滿百千　通達五比施
為於戒取縛　沒溺愛欲海　不能度彼岸

尒時八天說此偈已頂礼佛足還其所止

垂下及遮止　名稱及技能　彈琴并棄捨
種別善丈夫　慳貪不惠施　八天為第十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顏色殊常來詣佛所赫然大明頂礼佛足在一面坐而說偈言（丹本殘函第十一卷相准）

譬如彼大地　廣大無有邊　又亦如巨海
甚深无崖際　須弥極高峻　無以能踰及
誰如那羅延　男子中無比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無物廣於愛　深大不過腹　憍慢高須弥
唯有佛世尊　於諸男子中　寂勝无倫疋

天復以偈讃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於其中夜来詣佛所威光照曜赫然甚明頂礼佛足在一面坐而說偈言

何物火不燒　旋嵐不能壞　刼盡大洪水
一切浸爛壞　何物於彼所　而得不爛潰
男子若女人　所有諸財寶　以何方便故
王賊不能侵　是何堅牢藏　無能毀壞者

尒時世尊以偈苔曰

福聚火不燒　旋嵐不吹壞　刼盡洪水浸
不能令腐朽　男女有福聚　王賊不能侵
福是堅牢藏　無能侵毀者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嫃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於其夜中来詣佛所威光照曜赫然大明頂礼佛足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誰能具踾路　涉道之資粮　以何因緣故
賊所不能刼　設復遊好惡　云何得守護
云何被刼奪　而生大歡喜　云何常親近
智者生欣悅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信為遂資粮　福聚非賊劫　賊劫戒遮然
沙門劫生喜　數親近沙門　智者生欣悅

天復以偈讃言

徃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離
能度世閒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宫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於其中
夜來詣佛所威光赫然悉皆大明頂
礼佛足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樂者所思念　稱意盡獲得　一切諸樂中
欲樂最為勝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樂者無思念　苦者有願求　若人捨思願
是為最為勝

天復以偈讃言

徃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離
能度世閒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宫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顏殊特赫然大
明來詣佛所頂礼佛足退坐一面而

說偈言

佛為天人師 於諸物中勝 能知一切法
利益諸世間 一切諸難中 何物最為難
唯願大仙尊 為我分別說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於他得自在 忍彼觸惱難 貧窮能布施
危厄持戒難 盛年處榮貴 捨欲出家難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嫶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來詣佛所威光晃曜赫然大明頂礼佛足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車為云何生 誰將車所至 車去為遠近
車云何損滅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從業出生車 心將轉運去 去至因盡處
因盡則滅壞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嫶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倍常來詣佛所身光晃曜遍照祇洹悉皆大明時此天子却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瀆多蜜耆鋁隨女生子佛言斯是不善非是善也
尒時此天即說偈言
子生世喜樂　生子擬欣慶　父母漸老朽
何故說不善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我知生子者　必有愛別離　陰聚和合苦
此都非是子　是名與諸苦　凡愚謂為樂
是故我說言　生子為不善　不善作善想
不愛作愛想　苦作於樂想　放逸所極熟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光顏暉曜威色倍常赫然大明來詣祇洹頂禮佛足在一面坐而說偈言

云何自思惟　不爲煩惱覆　云何復名爲
永離於衆數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若善斷諸者　二漏不流轉　名色永已滅
彼名離衆處　悉斷不覆藏　已去於總數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光色暉曜赫然大
明來詣祇洹頂禮佛足退坐一面而
說偈言
何物重於地　何物高於空　何物疾於風
何物多草木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持戒重於地　憍慢高於空　心念疾於風
亂想多草木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嫌怖久捨離
能度世間愛
爾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威顏晃曜光色殊
常来詣祇洹赫然大明頂礼佛足退
坐一面而說偈言
修行何戒行　復作何威儀　有何功德力
造作何業行　具足何等法　得生於天上
願世尊悲愍　為我開顯說
介時世尊以偈荅曰
我今為汝說　汝當至心聽　諸欲生天者
先當斷煞生　善修於禁戒　守攝於諸根
不害有生類　便得生天上　不盜他財物
彼與樂受取　斷於對盜心　便得生天上
不姧他婦女　度邪婬彼岸　自足已妻色
便得生天上　為利自已身　亦欲利于彼
并為財利故　遠離諸放逸　實語不虛妄
便得生天上　除去於兩舌　不鬪乱彼此
樂出和合語　以此因緣故　便得生天上
斷於麁惡言　讒刺觸惱故　吐辞皆柔軟
聞者生欣悅　以是業緣故　得生于天上
除斷於綺語　不談无益事　知時而說法
便得生天上　若聚落曠野　不生貪利想
於他財物所　不起恚癡心　便得生天上
慈心不害物　不挾怨憎心　向於群生類
心無怨害想　便得生天上　信業及果報

能修信施者　二事俱生信　具足得正見
便得生天上　如斯衆善法　白淨十業道
悉能修行者　必得生天上
天復以偈讚言
往昔已曾見　婆羅門涅槃　久捨於嬈怖
能度世間愛
尒時此天說此偈已歡喜還宮
大地火不燒　誰齎粮所願　甚能及車乘
鋸陁女等數　何重并十善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四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五 丹本第十一卷第五張准 息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有一天子名曰因陁羅光色倍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身光暐曜遍照祇洹赫然大明頂礼佛足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云何不知壽　云何覺了壽　云何貪著壽
云何繫縛壽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色不能知壽　行不覺了壽　貪著已身壽
愛壽為繫縛

時因陁羅天子復說偈言

如佛之所說　色非壽命者　云何共意識
而得成身聚

世尊復以偈答曰

識依歌羅羅　歌羅羅寂初　歌羅羅生胞
從胞生肉段　肉段生堅鞕　從鞕生五胞
從胞生髮爪　由是生五根　男女相別異
遷變不暫住　以是因緣故　云何有壽命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礼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天子名曰釋迦光色倍
常於其夜中來詣佛所身光暉曜遍
照祇洹赫然大明頂礼佛足却坐一
面而說偈言
斷於一切結　當捨衆事務　若有教授他
不名善沙門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夜叉應當知　諸種苦惱逼　智者宜悲愍
說法而教導　不應放捨彼　墜墮於苦道
羅漢懷慈慧　救拔無過咎
時釋迦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礼還
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天子名曰寂勝長者神
光暉赫遍照祇洹頂礼佛足却坐一
面而說偈言
常學說善偈　親近敬沙門　恒樂空靜處
寂定於諸根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常學說善偈　親近敬沙門　恒樂空寂處
寂定於心意
時寂勝長者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
礼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名曰尸毗威光顯曜顏色殊常遍于祇洹赫然大明頂礼佛足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應共誰止住　宜與誰和合　於誰得正法
獲勝無過患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應共賢聖住　宜與賢和合　從賢諸正法
獲勝無愆過

時尸毗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礼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天子名月自在威光顯照遍于祇洹頂礼佛足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修禪至盡處　食草離慮戒　成就於棄樂
逮得於四禪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雖復修彼禪　猶在生死網　能具正念者
獨處心恢怡　遠離於生死　如鵠出網羅

時月自在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礼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天子名曰毗忸威光炳
耀赫然大明来詣祇洹頂礼佛足却
坐一面而說偈言
諸親近佛者　無不得歡喜　咸令一切人
樂於汝法教　能令修學者　獲得不放逸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此法善教誡　知時不放逸　於魔得自在
魔不得其便
時毗忸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礼還
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天子名般闍羅光色暉
曜赫然甚明威儀詳序來詣佛所頂
礼佛足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在家纏衆務　出家甚寬博　牟尼由專精
從禪出覺了　廓然而大悟　開發顯大智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雖處衆緣務　亦能獲得法　能具念力者
由能專定故　唯有明智人　逮證於涅槃
時般闍羅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礼
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天子名須尸摩與其眷

屬五百人俱来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尒時世尊告阿難言世若有人能稱實說彼當應言舍利弗比丘持戒多聞少欲知足樂於閑靜精勤修定有大念力成就智慧速疾智利智善知出要深解出乘滿足實智阿難白佛言世尊誠如聖教若稱實說彼應當言舍利弗比丘持戒多聞最為第一乃至成就實智時諸天子聞於如来及與阿難讚舍利弗天之容貌轉復端嚴其身光曜倍更殊常遍照祇洹赫然大明時須尸摩天子顏貌威光轉熾盛已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舍利弗多聞　咸稱為大智　持戒善調順
世尊所讚歎

世尊復以偈荅曰

舍利弗多聞　咸稱為大智　持戒善調順
世尊所讚歎　得無生寂滅　破魔住後身

時須尸摩聞佛所說歡喜頂礼還于天宫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天子名曰赤馬光色倍常来詣佛所頂礼佛足却坐一面白佛

言世尊當於何處而能得有不生老死不没不出衆生盡處如是邊際為可知不尒時世尊告赤馬天子言不生老死既不終没亦不出生無有人能行至邊際亦無有能往詣於彼盡其崖限時赤馬天子白佛言世尊世尊所說甚善希有不生老死乃至無能得其邊際所以者何念我過去曾為仙人号名赤馬斷於欲結得世五通神力駿疾過於日月舉足一蹴能渡大海而作是念我今神力駿疾如是我當行盡衆生邊際我於尒時志欲專求衆生邊故心意怱怱都無閑暇唯除洗手并飲食時及大小便於百年中竟不能得衆生邊際而便命終以是故知如來善說不生老死不出不没欲往於彼知其邊際都無是處佛告赤馬天子曰如是如是若有不生老死不出不没衆生邊際實無是處若欲知者衆生邊際即是涅槃若盡苦際是即名為得其邊際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雖有是神力　終無有能得　行盡衆生邊

若不得邊際　何能盡苦際　是故我牟尼
得名善知世　唯有勝智人　能曉了邊際
梵行已得立　正智衆生邊　度邊之彼岸
時赤馬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礼還
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
竹林當于尒時有六天子本是外道
六師徒黨一名難勝二名自在三名
顯現四名決勝五名時起六名輕持
此六天子咸於其夜來詣佛所在一
面坐斯諸天光倍勝於常遍照祇洹
赫然大明尒時難勝即說偈言
可譏毀比丘　四時自禁制　見聞其住已
是人離諸惡
自在天子復說偈言
苦行可譏毀　捨攝於己身　斷惡口忿諍
苦樂同世尊　於其法主所　不造作衆惡
顯現天子復說偈言
斬截及傷害　祠祀火燒等　皆無善惡報
迦葉之所說
決勝天子復說偈言
尼乾若提子　常說如是言　長夜修苦行
斷除於妄語　離羅漢不遠　隨於世尊數

尒時世尊以偈荅言

從今令汝等　獨已若多衆　我觀皆鄙穢
悉同於死尸　云何以野干　同彼師子王
汝尊倮形衆　極惡喜妄語　如斯外道等
彼去羅漢遠

時有天子復說偈言

作彼苦行者　深為可譏毀　雖處於閑靜
徒為勞苦事　顛當擁護彼　為其作教導
必趣於色有　生梵世歡喜

尒時世尊復以偈荅

世界所有色　此處及他處　并在虛空中
有大光明者　如是等一切　悉入魔羂撿
辟如捕魚師　以網掩衆魚

又有一天復說偈言

說有及欲過　并諸癡幻惡　一切悉斷除
讚歎斷欲結　應向彼礼拜　供養以稱讚
所以如是者　彼即世尊故

有一天子復說偈言

說有及瞋過　并諸癡幻惡　一切悉斷除
讚歎斷瞋結　應向彼礼拜　供養以讚歎
所以如是者　彼即世尊故

時一天子復說偈言

說有及癡過　并諸癡幻惡　一切悉斷除

讚歎斷癡者
時一天子復說偈言
說有憍慢過　并諸慢幻惑　一切悉斷除
讚歎斷憍慢
時一天子復說偈言
說有諸見過　并諸見幻惑　一切悉斷除
讚歎斷見者
時一天子復說偈言
說有愛著過　并諸愛幻惑　一切悉斷除
讚歎斷愛者
有一天子復說偈言
王舍城諸山　毗富羅最上　大地諸山中
雪山王最上　四方諸世界　上下及四維
一切天人中　如來最為尊
時諸天子聞佛所說各說偈已歡喜
頂礼還于天宮
因陁羅問壽　斷於一切結　說善稱長者
尸毗問共住　遠疾問邊際　婆睺諮大喜
大喜毗忸問　般闍羅揵持
須深摩問第一有外道問諸見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天子名曰摩佉來詣佛
所光色熾盛赫然大明礼佛足已却

住一面而說偈言

害誰安隱眠　害誰不憂愁　滅何等一法
為聖所稱歎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害瞋安隱眠　害瞋得無憂　瞋恚之毒根
詐親傷害人　滅是等一法　賢聖所稱歎

尒時摩佉聞佛所說歡喜頂礼還于
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天子名曰弥佉来詣佛
所威光顯耀赫然大明頂礼佛足已
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云何於世間　顯發於照明　何者是無上
第一之照明　如是甚深義　願佛為我說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於一切世間　凡有三照明　云何三照明
所謂日月火　能於晝夜中　處處為照明
天上及人間　唯佛無上明

時弥佉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礼還
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天子名曇摩尸來詣佛
所威光暉赫遍于祇洹却坐一面而

說偈言

婆羅門今者　斷三有欲結　不願求諸有
竟何為所作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婆羅門無作　念作已終訖　涉水足盡底
以至于彼岸　若足不盡底　不能到彼岸
手足必運動　是名有所作　以此為方喻
以明無作義　曇摩汝當知　已盡於諸漏
住於最後身　諸有愛欲過　一切悉斷除
超渡生死海

尒時曇摩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礼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天子名多羅揵陁來詣佛所光顔曄赫明遍祇洹却坐一面而說偈言

斷除於幾法　棄捨於幾法　增進修幾法
比丘成幾法　凡修除幾法　得度於駛流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除五欲愛陰　棄捨於五蓋　增進修五根
成就五分身　如是之比丘　超渡生死海

尒時多羅揵陁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礼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天子名曰迦默來詣佛所光色暉赫明照祇洹礼佛足已却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為難為難作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學者為難作　具足於戒定　得離衆緣務
恬靜而快樂

尒時迦默天子復白佛言誠如聖教默靜為難尒時世尊復以偈荅

迦默汝今者　難得而欲得　晝夜修定意
必能安靜默

時迦默復白佛言心意難定世尊復以偈荅

定攝擾乱心　决定根難住　壞於死羅網
能獲於聖智

迦默復白佛言深嶮道岨難何由得濟度世尊復以偈荅

非聖必墮嶮　顛墜莫由過　賢聖履嶮途
安隱從中度

尒時迦默聞佛所說歡喜頂礼還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天子名曰迦默来詣佛

所光明赫然遍照祇洹礼佛足已却
住一面而說偈言
貪欲及瞋恚　以何為根本　樂不樂恐怖
為是而誰耶　攖孩捉母乳　意覺從何生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從愛至我心　如尼拘陁樹　根鬚從土生
然後入于地　各各於異處　愛者生於欲
亦如摩樓多　纒縛覆林樹　若知其根本
夜叉當捨離　能渡生死海　度更不受有
時迦默天子　聞佛所說歡喜頂礼還
于天宮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天子名曰痲擅來詣佛
所光顏熾盛明照祇洹却住一面而
說偈言
我今問瞿曇　種別大剎智　除去諸障蔽
知見悉明了　止住於何處　為習何法教
於後世不畏　得善之果報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除棄口意惡　身不行非善　若處於居家
布施如流水　信心數受戒　攝念分財與
天當住此處　習學如上事　若能勤心行
後世都無畏

時栴檀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礼還
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天子名曰栴檀来詣佛
所光顔熾盛明照祇洹却立一面而
說偈言
云何度駛流　晝夜恒精進　如此駛流中
濤波甚暴急　無有攀挽處　亦無安足地
誰能處深流　而不為漂没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一切戒完具　定慧充其心　思惟内心念
此能度難度　除去於欲想　度有結使流
盡於喜愛者　處深不沉没
時栴檀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頂礼還
于天宮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天子名曰迦葉身光倍
常来詣佛所所出光明遍照祇洹却
坐一面而白佛言比丘我今欲說比
丘勝利佛告迦葉恣汝所說尒時迦
葉即說偈言
比丘能具念　心得善解脱　諸欲有所求
逮得無垢處　能知於世間　有垢及無垢

捨離一切有　亦無諸蓄積　是名為比丘
有勝利功德
時迦葉天子說此偈已歡喜頂礼還
于天宫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天名曰迦葉光色倍
常即於其夜来詣佛所身光顯照
遍于祇洹却坐一面白佛言比丘
大德我今亦復欲說比丘所得功德
佛言迦葉隨汝意說迦葉即說偈言
比丘能具念　心得善解脫　願求得涅槃
已知於世間　解有及非有　深知諸法空
是名為比丘　離有獲涅槃
時迦葉天子說此偈已歡喜頂礼還
于天宫
摩侯問所害　弥侯諮照明　曇摩誦應作
多羅論所短　極難及伏藏　迦默决二疑
實智及滾流　栴檀之所說　無垢有非有
斯兩迦葉說
此中章次因陁羅夜叉與上因陁羅天子
所說不異以其繁重故闕而不傳次章釋
迦夜叉與上釋迦天
子不別亦闕不書
此下丹本第十二卷初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摩竭提國將欲
向彼崛默夜叉宮中時崛默夜叉往

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唯願如来及比丘僧於今日夜在我宮宿尒時世尊默然許之時崛默夜叉為欲安置佛徒衆故即時化作五百宮殿牀敷卧具皆悉備足又復化作五百火爐中火熾然都無烟氣請佛詣宮奉以上房五百比丘以次取房尒時如来入房坐已崛默夜叉在一面立而說偈言

得正憶念樂　憶念正亦樂　志念常不忘
正念得安眠　正念得賢樂　不害不杖撾
不勝亦不負　於一切衆生　普皆生慈愍
離一切怨憎　斯乃為大樂　更無有過者

時崛默夜叉說此偈已歡喜頂礼而還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白山尒時尊者象護為佛侍者於時世尊夜中經行天降微雨電光晃曜時天帝釋即便化作琉璃寶堂以覆佛上作是事已来詣佛所頂礼佛足如来經行猶未休止時彼國人若小兒啼泣不時止者輙以薄俱羅鬼而以恐之然諸佛常法師不入室弟子不得在前入房而先眠睡尒時象護作是心念今夜

既久世尊不眠我當作薄俱羅鬼恐其令眠作斯念已尋便反被俱執至經行道頭而語佛言沙門沙門薄俱羅鬼来尒時佛告衆護汝甚愚癡以薄俱羅鬼恐怖於我汝寧不知如来久斷驚懼毛竪一切畏耶時釋提桓因見聞是已白佛言世尊佛法之中亦有如是出家人也佛告天帝憍尸迦瞿曇種姓極為寛廓多所容納如是之人不久亦當得清淨法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於自己法　具行婆羅門　到于彼岸者
盡諸有結漏　若於自己法　具行婆羅門
名到于彼岸　觀諸受滅没　若於自己法
具行婆羅門　到于彼岸者　觀因之盡没
若於自己法　具行婆羅門　能度于彼岸
觀結使寂滅　若於自己法　具行婆羅門
度于彼岸者　觀生老病死　若於自己法
具行婆羅門　度于彼岸者　能度毗舍闍
薄俱羅彼岸

尒時帝釋聞佛所說歡喜頂礼還于天宮

尒時尊者阿那律從佛遊行至彼摩竭

提國鬼子母宮時阿那律中夜早起正身端坐誦法句偈及波羅延大德之偈又復高聲誦習其義及修多羅等時鬼子母所愛小子字賓伽羅帝泣墮淚時鬼子母慰撫子言道人誦經汝莫啼泣即說偈言

汝賓伽羅止尒聲　聽道人誦法句偈
聽是偈已除破戒　獲得清淨能守禁
汝賓伽羅止尒聲　聽道人誦法句偈
聽是偈已得不煞　汝賓伽羅止尒聲
聽道人誦法句偈　聽是偈已得實語
汝賓伽羅止尒聲　聽道人誦法句偈
聽是偈已離鬼胎　是故汝應止啼聲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竭提國富那婆修夜叉母宮佛於其夜在彼宮宿其子夜叉婆修及安優怛羅夜中啼泣其母尒時慰撫男女欲令不啼即說偈言

富那婆修　及優怛羅　汝等今者
宜止啼聲　佛之世雄　所說法要
使我得聞　非父非母　能脫苦惱
唯有世尊　善巧說法　能令聞者
永離諸苦　一切衆生　隨於欲流

沒生死海　我欲聽法　斷斯欲流
富那婆修　及優怛羅　是故汝等
宜應默然
時富那婆修即說偈言
我今隨母教　更不生音聲　小妹優怛羅
尒今亦默然　願聽彼沙門　說於微妙法
佛於摩竭提　人中最為上　廣為諸衆生
演說斷苦法　說苦能生苦　說苦出要道
說賢聖八道　安隱趣涅槃　善哉聞沙門
所說法之要
母以偈荅
汝是知見者　所說稱我心　汝善讚歎彼
世間之導師　以汝等默故　令我見四諦
優怛羅後時　亦當見四諦
如是我聞　一時佛遊摩竭提國至摩尼行夜叉宮時摩尼行夜叉共諸夜叉不在已宮集於餘處有一女人持好香花并賷美酒來至於此夜叉宮中尒時世尊處彼宮坐諸根寂定時此女人見於如來在宮中坐顏色悅豫志意湛然諸根寂定得上調心辟如金樓見斯事已即生此念我於今者便為現見摩尼行夜叉時此女人

前礼佛足　而說偈言

汝實應供養　請與我所願　使汝得賢善
此摩竭提人　咸從汝求願　汝常稱其心
能與福慶祐　汝今稱我願　令我現在樂
来世得生天

尒時世尊　以偈荅曰

汝慎莫放逸　而生於憍慢　常當樂信戒
汝當自化度　請求摩尼行　彼將何所為
未若汝自修　生天之業緣

時彼女人　聞斯偈已　復作是念　彼必不是摩尼夜叉　乃是瞿曇沙門　即此女人尋以香花酒瓶　屏於一處　頂礼佛足　合掌向佛　而說偈言

云何能獲得　現樂後生天　趣向於何事
能得受快樂　當作何業行　我今問瞿曇
云何今得樂　命終得生天　施與調諸根
能生於快樂　正見賢善俱　親近於沙門
正命自活者　何用生于彼　三十三天中
彼即苦羅網　汝除於欲愛　至心聽我說
我今當為汝　說無塵垢法　汝諸夜叉衆
善哉聽甘露

尒時世尊即為說法　示教利喜　如諸佛法說施論戒論生天之論　欲為不

淨出世為要佛知其心志意調順為
說四諦苦集滅道女人意聡聞法信
悟如新淨氈易受染色即於座上見
四聖諦法知法逮得於法盡法崖底
斷於疑網渡疑彼岸不隨於他即起
礼佛合掌而言世尊我已得出我已
得出我盡形壽歸依三寶成就不煞
時此女人聞法歡喜頂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摩竭提國至箭
毛夜叉宮於夜止宿時箭毛夜叉與
諸夜叉餘處聚會不在宮中時箭毛
同伴其名為炙此炙夜叉見佛在於
箭毛舍中詣箭毛夜叉所而語之言
汝得大利如来至真等正覺今在汝
宮於中止宿箭毛夜叉言彼云何在
我宮宿時夜叉復語之言彼雖人類
實是如来至真等正覺箭毛復言我
今還宮足自別知為是如来至真等
正覺為非是耶箭毛夜叉聚會既訖
尋還己宮以身欲觸佛身轉遠即
問佛言沙門今者為驚懼耶佛言我
不畏汝觸搖惡箭毛復言沙門我今
問難汝若解釋甚善無量若不答我

當破汝心令熱沸血從面而出又拔
汝髆擲置婆耆河岸佛言我不見世
間若天魔梵沙門婆羅門有能令我
心意顛倒破我之心面出沸血能拔
我髆擲置于彼婆耆岸者尒時箭毛
即說偈言

貪欲瞋恚　以何為本　樂及不樂
怖畏毛竪　為是何耶　彼意覺者
住在何處　孾孩小兒　云何生使
知捉於乳

尒時世尊　以偈荅曰

愛從以我生　如尼拘陁樹　欲愛隨所著
亦如摩樓多　纏縛尼拘樹　夜叉應當知
若知其根本　必能捨棄離　知彼根本者
能度生死海　度於有駛流　更不受後有

時箭毛夜叉聞佛所說　心開意解歡
喜踊躍即受三歸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優婆夷有一男兒受持
八戒於戒有缺以犯戒故鬼著而狂
時優婆夷即說偈言

十四十五日　及以月八日　如來神足月
清淨持八戒　修行不缺減　鬼神不擾亂

我從羅漢所　得聞如是事
時有夜叉而說偈言
十四十五日　及以月八日　神足月齋日
持戒不毀缺　具受八支齋　鬼神不擾乱
汝於羅漢所　所聞皆稱實　我今必當放
夜叉作是語　毀戒鬼擾持　若有所毀缺
現在鬼神惱　將來獲惡果　受戒如執刀
急緩俱能傷　智者須善提　得中則無害
不持法沙門　後受地獄苦　如彼拙用刀
必傷於其手　善捉者不傷　能護沙門法
後必得涅槃　夜叉捉兒竟　捉已尋復放
時彼優婆夷　尋語其子言　汝今當聽我
夜叉之所說　諸有遲緩業　梵行不清淨
邪命并諂曲　彼不成大果　辟如拙用刀
必自傷害手　善持沙門法　後必近涅槃
如似善捉刀　不自傷其手
爾時優婆夷為子種種說是法已其
子尋即生於猒惡既猒惡已便求出
家剃除鬚髮即著法服年少出家不
能深樂出家之法以不樂故便還歸
家時優婆夷遙見子來舉手大喚而
說偈言
舍既被燒　烟炎熾盛　善出諸物

何以復来　而欲入火　舍既焚燒
烟炎熾盛　何縁復来　欲被燒害
尒時其子復說偈言
一切世人死　必應悲號哭　現在若不見
亦復應啼泣　母今以何故　如彼餓鬼哭
其母復說偈言
汝以先捨欲　出家為沙門　汝今欲還家
恐為魔所縛　我今以是故　是以哭於汝
時優婆夷　如是種種　呵責其子
使生猒惡
尒時其子即向阿練若處精勤修道
晝夜不廢獲阿羅漢
如是我聞　一時佛遊摩竭提國從至
於彼曠野夜叉所住之宮於夜止宿
時彼夜叉與諸夜叉餘處聚會不在
巳宮時有夜叉名曰驢駒見於如来
在曠野宮宿即往於彼曠野鬼所而
語之言汝獲大利如来至真等正覺
在汝宮宿曠野荅言彼人云何在我
宮宿時驢駒夜叉復語之言雖是人
類實是如来至真等正覺曠野復言
汝審真實是如来至真等正覺為非
是耶　尒時曠野聚會巳訖還于巳宮

既見佛已而作是言出去沙門如來尒時以彼住處故隨語出復語佛言沙門還入佛斷我慢復隨語入第二第三語佛出入佛恚隨之第四亦言沙門出去佛言汝已三請我於今者不為汝出曠野即言我欲問難汝若解釋當聽汝坐若不荅我當令汝心意倒錯又破汝心使熱沸血從面而出挽汝之膊擲置婆耆河岸佛言不見世間若天若魔若梵沙門婆羅門有能以我如汝語者汝欲問者隨汝所問時曠野鬼即說偈言

一切財寶中　何者最為勝　修行何善行
能招於樂報　於諸美味中　何者最為勝
於諸壽命中　何者壽命勝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於諸人中財　信財第一勝　修行於法者
能得於快樂　實語最美味　智慧壽命勝

時曠野夜叉復說偈言

誰渡於駛流　誰渡於大海　誰能捨離苦
誰得於清淨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信能渡駛流　不放逸渡海　精進能離苦

智慧能清淨

曠野夜叉復說偈言

云何能得信　云何能得財　云何得名稱
云何得善友

尒時世尊復以偈言

阿羅漢得信　行法得涅槃　順行所應作
精勤能聚財　實語名遠聞　廣施得親友
汝可廣請問　沙門婆羅門　誰邊得實語
離我誰有法　九十六種道　汝觀察諦問
誰法有不害　能具調順者

尒時曠野復說偈言

何須更問彼　沙門婆羅門　大精進顯示
善分別說法　我今念汝恩　由汝示我故
令我今得見　無上大商主　我從於今日
隨所行來處　城邑及聚落　常當歸命佛
顯示於正法

時曠野夜叉聞佛所說歡喜踊躍歸依三寶并受禁戒為佛弟子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尒時王園精舍有比丘尼名曰毗梨（毗梨秦言雉也）時彼國人一切共為俱塞頭星會七日七夜歡娛聚集無有延請比丘尼者時有夜叉於

彼毗梨比丘尼所生信敬心知諸國
人都無請者於里巷中說斯偈言
王舍城諸人　一切咸醉眠　毗梨比丘尼
寂然入善定　行者實是雄　成就於雄法
而此比丘尼　善能修諸根　永離於塵垢
寂滅到涅槃　如斯大德人　宜勤加供養
汝等今云何　都無請命者
時彼城中諸優婆塞聞是偈已各持
衣服及諸餚饍而來施與彼比丘尼
于時夜叉見諸人等各各供養復說
偈言
毗梨比丘尼　斷除一切結　優婆塞有智
能施於彼食　以施彼食故　得大福增長
毗梨比丘尼　斷一切結使　優婆塞有智
能施毗梨衣　以施彼衣故　得大福增長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
竹林時王園精舍有比丘尼名曰白
淨尒時國人一切共作倶蜜頭星會
七日七夜歡娯聚集無有請彼比丘
尼者時有夜叉於白淨比丘尼所生
信敬心知諸國人都無請者於里巷
中說斯偈言
王舍城諸人　一切皆醉眠　不請比丘尼

修於諸根者　白淨白淨法　比丘尼善定
永離於塵垢　寂滅到涅槃　如斯大德人
宜勤加供養　汝等今云何　都無命請者
時彼城中諸人聞是偈已各持衣食
施比丘尼千時夜叉見得衣食復說
偈言
白淨比丘尼　斷除於愛結　優婆塞有智
能施於彼食　以施彼食故　獲於無量福
白淨比丘尼　斷除於慳貪　優婆塞有智
能施於彼衣　以施彼衣故　獲於无量福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
竹林時二夜叉一名七岳二名雪山
此二夜叉共為親友而作誓言若汝
宮中有妙寶出當語於我若我宮中
有妙寶出亦當語汝時雪山夜叉宮
中有千葉蓮花大如車輪紺瑠璃莖
金剛為鬚雪山夜叉覩斯事已即便
遣使語彼七岳言我宮中有是異物
汝可來觀佘時七岳夜叉聞是語已
即作心念如來世尊近在不遠可使
詣雪山夜叉所言我當必詣彼往看
寶華作是念已即復遣使言我此中
有如來至真等正覺在此現形汝宮

雖有如是寶華為何所益尒時雪山夜叉聞其使語侍從五百夜叉往詣于彼七岳夜叉所止宮中雪山夜叉向於七岳而說偈言

十五日夜月　圓足極淨明　聞命將徒衆
令故来相造　應當親近誰　誰是汝羅漢

七岳夜叉說偈荅曰

如来世所尊　王舍城最上　說於四諦法
斷除一切苦　說苦從因生　能生苦名習
賢聖八正道　趣向於寂滅　彼是我羅漢
汝當親近之

雪山夜叉復說偈言

普於群生類　若有慈等心　於愛不愛覺
為得自在不

七岳夜叉復以偈荅

心意極調柔　於諸群萌類　了知一切法
為世大導師　於愛不愛覺　心皆得自在

雪山夜叉復說偈言

若能真實語　終不虛妄言　慈愍衆生類
除斷於煞生　遠離於放逸　於禪而不空

七岳夜叉復說偈言

終不虛妄語　遠離於煞害　常捨諸放逸
佛无不定時

雪山夜叉復說偈言
若不著於欲　心無諸擾乱　為有法眼耶
盡於愚癡不　能捨諸煩惱　得於解脫不
七岳夜叉復以偈荅
超出欲淤泥　心淨無擾乱　法眼甚清徹
得盡於愚癡　永離衆結使　獲得於解脫
雪山夜叉復說偈言
誰無別離惱　誰能不綺語　誰見物不貪
誰不生想見
七岳夜叉復以偈荅
久斷愛別苦　未曾無義言　除捨貪欲心
永无邪見想
雪山夜叉復說偈言
頗具於諸明　戒行清淨不　為能盡諸漏
不受後有耶
七岳夜叉復以偈荅
明行悉具足　持戒行清淨　久斷諸結漏
永不受後有
雪山夜叉復說偈言
如来三業中　頗具衆善行　汝今得遵行
讃歎真實法
七岳夜叉復以偈荅
如来身口意　具足衆善行　明達悉充備

我讚真實法
雪山夜叉復說偈言
牟尼天世雄　蹲如伊梨延　少食不耆味
仙聖處林樹　我等可共往　礼敬瞿曇尊
介時七岳夜叉共雪山等將千夜叉
同時俱往既到佛所各整衣服合掌
敬礼而說偈言
婆伽婆世雄　佛陀兩足尊　諸天所不知
具眼悉明了
介時雪山七岳等說此偈已在一面
坐雪山夜叉以偈問佛
云何苦出要　云何捨離苦　世尊為我說
苦於何處盡
介時世尊以偈答曰
五欲意第六　於此處離欲　解脫於諸苦
斯是苦出要　如斯解脫苦　即於苦處滅
汝今問於我　為汝如是說
雪山夜叉復以偈問
云何池流迴　何處无安立　苦樂於何處
滅盡无有餘
介時世尊以偈答曰
眼耳鼻舌身　意根為第六　此處池流迴
此無安立處　名色不起轉　此處得盡滅

雪山夜叉復以偈問
云何世間生　云何得和聚　幾為世間受
幾事為苦求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世間從六生　因六得和集　從六生於受
六事恒苦求
雪山夜叉復以偈問
云何修善法　晝夜不懈怠　云何度駛流
無有安足處　亦無所攀緣　處深不沉沒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一切戒无犯　智慧具禪定　思惟眾過患
具足於念力　此能度難度　遠離欲和合
捨諸有結使　盡於歡喜有　如是人名為
處深不沉沒
雪山夜叉復以偈問
誰度於駛流　孰能越大海　誰能捨於苦
云何得清淨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信能度駛流　不放逸越海　精進能捨苦
智慧能使淨　汝詣諸沙門　及諸婆羅門
各各種別問　誰有知法者　誰能說實捨
離我誰能說
雪山夜叉復以偈問

我今聞佛說　疑網皆已除　何須種別問
沙門婆羅門　世雄善顯示　具實分別說
七岳恩深重　能使我得見　无上大導師
我今所至處　城邑及聚落　在在并處處
日夜常歸依　如來三佛陁　法中之正法
一千諸夜叉　心各懷踊躍　皆合掌向佛
咸求為弟子　歸依佛世尊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竹林尒時尊者舍利弗大目揵連在靈鷲山時舍利弗新剃髮竟晨朝早起正身端坐以衣覆頭當于彼時有二夜叉一名為害二名復害尒時復害見舍利弗語為害言我於今者欲以拳打剃頭沙門為害荅言而此比丘有大神德汝勿為此長夜受苦第二第三亦如是諫復害故欲以拳打舍利弗以不用其所諫曉故乃至以身躬自抱捉尒時復害惡心熾盛雖聞他諫乃至抱捉都不從順即以拳打舍利弗頭既打之已復害夜叉語為害言今打比丘便為燒煑於我汝今應當救拔於我作是語時地自開裂現身陷入無間地獄尒時尊者大

目揵連去舍利弗坐處不遠坐一樹下尋聞打於舍利弗聲往詣尊者舍利弗所而語之言不能堪忍受如是苦將無驚怖散壞身耶舍利弗言我身忍受都無苦痛亦不散壞尊者即讚歎言實有神德假令復害以手打彼耆闍崛山猶當碎壞而舍利弗都無異相斯二尊者作是語時尒時世尊晝在房坐以淨天耳遥聞其言即說偈言

正心如大山　安住无動揺　諸所可染著
染不染著去　遠離於愛樂　所謂愛樂者
即是塵欲法　若來加惱觸　不報惱觸者
是名不惱觸　若如是修心　終不受於苦

尒時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因陁羅釋迦崛摩白山賓迦羅富那婆修摩遮尼羅　箭毛受齋曠野及雄淨七鬼并雪山害及於無害是名第十四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六 丹本第十七卷初准　悳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尒時世尊在毗舍離獼猴陂岸大講堂中時有四十波利虵迦比丘皆阿練若著糞掃衣盡行乞食悉在學地未離欲法咸至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尒時世尊作是念此諸比丘皆阿練若著糞掃衣盡行乞食悉是學人未斷諸結吾當為彼如應說法令諸比丘不起于坐心得解悟盡諸結漏佛告之曰比丘當知生死長遠無有邊際無有能知其根源者一切衆生皆為无明之所覆蓋愛結所使纏繫其頸生死長途流轉無窮過去億苦無能知者辟如恒河流入四海我今問汝汝處生死所出血多為恒河多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我處生死身所出血多彼恒河四大海水佛告諸比丘善哉善哉汝從往世所受象身為他截鼻截耳或時截足鐵鉤鄧頭及以斬項所出之血無量無邊又受牛馬騾驢駱

駝賭雞犬豕種種禽獸如受雞形截其羽翼及其項足身所出血是諸禽獸各被割截所出之血不可計量復告諸比丘色為是常是無常乎諸比丘白佛言世尊色是無常佛復問言色若無常為當是苦為非苦乎比丘對曰無常故苦佛復告言若無常苦是敗壞法於此法中賢聖弟子計有我及我所不比丘對曰不也世尊佛復告曰受想行識為是常耶為无常乎比丘對曰斯皆無常佛復問言若是無常為是苦耶為非苦耶比丘對曰無常故苦佛又問言若无常苦是敗壞法賢聖弟子寧計是中我我所不比丘對曰不也世尊佛告比丘善哉善哉色是無常无常故即無我若無有我則無我所如是知實正慧觀察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故比丘若有是色乃至少時過去未來現在若內若外若近若遠此盡無我及以我所如是稱實正見所見若受想若行若識若多若少若內若外若近若遠過去未來現在都無有我亦無我所

如實知見賢聖弟子見是事已即名多聞於色猒惡受想行識亦生猒惡以猒惡故得離欲得離欲故則解脫得解脫故則解脫知見若得解脫知見即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佛說是時四十波利䞂迦比丘不受後有心得解脫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汝等當知生死長遠無有邊際無有能知其根源者一切衆生皆為無明之所覆蓋愛結纏縛流轉生死无有窮已過去億劫無能知者辟如恒河流注四海復告比丘生死長遠於昔過去受形已來憂悲哭泣所出目淚為多為恒河多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生死長遠目所出淚踰彼恒河亦多四海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所集目淚實多四海誠如汝言過去來世父母棄背伯叔兄弟姉妹兒子宗親眷屬悉皆死喪及失錢財象馬牛羊或受鞭杖或被傷刑侵毀形

體乃至繫閉如斯衆苦悲惱流淚不可稱計辟如瀑流漂衆草木聚沫塞路愛之聚沫遮賢聖道血滴受身數受地獄餓鬼畜生及餘惡趣佛問比丘色為是常是無常乎比丘對曰色是無常佛復問言色若無常為當是苦為非苦耶比丘對曰無常故苦佛告比丘若無常苦是敗壞法於斯法中賢聖弟子寧計有我及我所不比丘對曰不也世尊佛又問言受想行識為是常耶是無常乎比丘對曰斯皆無常佛又問言若是無常為是苦耶為非苦乎比丘對曰無常故苦又問若無常苦是敗壞法賢聖弟子寧計是中我我所不比丘對曰不也世尊佛告比丘善哉善哉色是无常無常故苦苦即無我若無我者則無我所如是知實正慧觀察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故比丘若有是色乃至少許過去未来現在若內若外若近若遠此盡無我及以我所如是稱實正見所見若受想行識若多若少若內若外若遠若近過去未来現在都无

有我亦無我所如實知見賢聖弟子見是事已即名多聞於色解脫受想行識亦得解脫憂悲苦惱一切解脫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言生死長遠無有邊際無有能知其根源者一切衆生皆為無明之所覆蓋愛結經縛流轉生死無有窮已過去億苦無能知者復告比丘辟如恒河流注四海於昔過去生死曠遠飲於母乳比恒河水何者為多比丘白佛如我解佛所說義者過去久遠所飲母乳多彼恒河及四海水受形已来無量无邊或受象馬駝驢牛羊麞等種種畜獸所飲母乳不可稱計辟如瀑流漂諸草木合成聚集妨塞途路愛之聚沫亦復如是能遮聖道餘如上說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生死長遠無有邊際无有能知其根源者一切衆生皆為無明之所覆蓋愛所纏縛流轉生死無有窮已過去億苦无能

知者假設有人斬截天下大地草木
悉以為籌盡此諸籌欲數過去无量
世来所生之母亦不能盡其邊際假
設斬於大地草木悉皆以為四指之
籌欲筭過去所生之父終不能得知
其邊際復告比丘生死長遠邊不可
得餘如上說汝諸比丘當作是學斷
於生死斷於諸有更不受有時諸比
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生死長遠
無有邊際无有能知其根源者一切
衆生皆為無明之所覆蓋愛所纏縛
流轉生死無有窮已過去億劫恒受
衆苦一切无有能得知者復告比丘
假設有人丸大地土猶如豆粒以此
豆粒欲數過去所受生母盡此地土
亦不能得盡其邊際餘如上說是故
汝等應作是學學斷後有懃求方便
斷於後有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生死長遠

無有邊際无有能知其根源者一切衆生皆爲無明之所覆蓋愛所纒縛流轉生死無有窮已過去億數所受衆苦一切無有能得知者佛告比丘汝觀世間喜樂之衆受上樂者汝等決定應作是念我從過去以来受如此樂數受斯樂亦皆敗失如是生死長遠餘如上說汝等今者當作是學懃修方便斷於後有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生死長遠餘如上說若見衆生受極苦毒憂愁懊惱當作是念我從昔来無量刧中亦受如是無量苦惱生死長遠餘如上說汝等比丘當作是學應懃方便斷於後有莫作起有因縁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生死長遠餘如上說汝等比丘若見有人心生驚怖身毛爲竪當知前身曾作怨害是故生死長遠餘如上說汝等比丘

應作是學當懃方便斷於後有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生死長遠餘如上說若見衆生自然愛樂起於欲心心極親愛汝等當知先身之時必為父母兄弟妻子或作和上阿闍梨師長所尊是故當知生死長遠餘如上說汝等比丘應作是學懃修方便斷於後有莫作生有因緣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婆羅門往詣佛所問訊世尊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未來當有幾佛出世佛荅之言未來當有恒河沙諸佛出現於世時婆羅門聞佛所說作是念我當於未來佛所修梵行迴還不遠復作是念我竟不問過去之世幾佛出世作是念已還至佛所白佛言世尊過去之世幾佛出世佛荅之曰過去有無量恒河沙諸佛已出於世時婆羅門復作是念過去未來諸佛出世我不值遇今得值

佛云何空過我當於佛法中出家學道即起合掌白佛言世尊唯願慈愍聽我出家於佛法中修行梵行佛即聽許尋得出家既出家已獨處閑靜精勤修習斷於生死得阿羅漢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毗富羅山足佛告諸比丘若有一人於一劫中流轉受生取其白骨若不毀壞積以為聚如毗富羅山賢聖弟子隨時聞如實知苦聖諦如實知苦集知苦滅知趣苦滅道如是知見已斷於三結所謂身見戒取疑名須陀洹不墮惡趣決定菩提趣於涅槃極至七生七死得盡苦際說是事已復說偈言

一人一劫中　流轉受生死　積骨以為聚
集之在一處　使不毀敗壞　猶如毗富羅
若觀四真諦　正智所鑒察　說苦因從生
苦滅八聖道　安隱趣涅槃　流轉生死輪
往還過七生　得盡於苦際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頂礼而去

血淚及母乳　土丸如豆粒　恐怖及彼愛

恒沙及骨聚。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生死長遠亦如上說尒時衆中有一比丘從坐而起整衣服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劫為久近佛告比丘吾可為汝敷演而說恐汝不解比丘白佛頗可方喻說不佛言可作方喻以鐵為城縱橫正等高一由旬設盛芥子滿中流溢假設有人百年之中取一芥子城中芥子可得都盡劫之邊際不可得知復告比丘劫之長遠其喻如是如斯長劫百千億万乃至百億万苦惱無量无邊麁惡痛苦意所不憙猶如聚沫血滴受身數受地獄餓鬼畜生惡趣之中人中惡趣是故應斷後有宜勤方便遠離諸有汝等比丘當作是學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生死長遠餘如上說於彼衆中有一比丘即從坐起偏袒右肩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劫為久近佛告比丘可為汝說汝

不能解比丘白佛為可作方喻以不佛言可作方喻佛告比丘如有硬石無有孔穴共同一體縱廣高下滿一由旬假使有人以細羅縠衣或初摩細濡或以細氎百年一拂令其壞盡刼猶未盡是故我說刼之長遠邊際難得刼之久近其喻如是如是長刼數百數千數万數千億万衆生於斯長刼之中受大苦惱麁澁痛苦意所不憙如似聚沫血滴所受數受地獄餓鬼畜生入於惡趣是故汝等當斷後有勤修行道離於諸有因緣應作是學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衆中有一比丘從坐而起整衣服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從昔已来多少刼過佛告比丘吾可說之汝不能解比丘白佛言可作方喻說不佛言可作方喻假設有人年滿百歲於一日中晨起日中及日暮三時各憶百千刼事如是日日憶念滿足百年猶不能得過去刼數邊際刼數長遠亦復如是衆生於是長遠刼中受衆苦極麁澁痛苦心不生患數受地獄

餓鬼畜生入於惡趣是故比丘應斷
後有勤修方便絕離諸有汝等比丘
應作是學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生死長遠
餘如上說乃至過去億數之劫不可
得知於此大地無有不是汝等故身
生處死處復告比丘生死長遠邊際
難知汝等比丘應勤方便斷離諸有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生死長遠
乃至如上所說復告比丘此世間中
無有一人不作汝父母兄弟姊妹妻
子眷屬及以和上阿闍梨所尊之者
此世間中無一衆生不煞害汝為汝
怨亦復無有一衆生等不食於汝身
肉之者如是无始生死餘如上說是
故比丘應勤方便斷離諸有當作斯
學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譬如天雨

既至於地即便生泡速生速滅生死
之法速生速滅亦復如是無始生死
長遠若斯是故比丘應勤方便斷離
諸有當作是學佛說是已諸比丘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死生長遠
如上所說復告比丘天雨容緻如縛
掃篲東西南北及以四維間無空處
東方無量世界衆生熾盛安樂无量
世界悉皆碎壞無量世界衆生滿中
無量世界悉皆空虛無有衆生在中
居止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
生死無始餘如上說是故比丘當勤
方便斷離諸有應作是學諸比丘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生死長遠
如上所說乃至無始生死亦如上說
復告比丘譬如擲杖或根著地或頭
著地或墮不淨穢惡之處或復墮於
清淨之處一切衆生亦復如是為無
明所覆或生天上及在人中或墮地

獄餓鬼畜生或復墮於阿修羅有以
是義故生死長遠廣說如上是故比
丘當斷諸有應如是學諸比丘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佛告諸比丘辟如五輻
車輪其有力者旋轉速疾一切衆生
亦復如是為無明覆輪轉五道所謂
人天地獄餓鬼及以畜生如是無始
生死是故比丘當斷諸有應作善法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毗富羅
山下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諸行无常
是生滅法無有住時不可保信是壞
敗法以是義故汝諸比丘於諸行所
應知止足生猒惡想離於愛欲而求
解脫復告比丘此毗富羅山徃昔之
時名曰黳耆半闍尒時此城名帝弥
羅彼時人民壽四万歲諸人民等欲
上此山經於四日然後乃能至彼山
頂時世有佛号迦孫如來應供正遍
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
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為諸弟子而說

法要初中後善其義深遠其語巧妙
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比丘
當知尒時婆耆半闍山相於今已滅
人民盡死是佛世尊入涅槃後人壽
轉減以是義故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無有住時不可保信是壞敗法是故
比丘於諸行所應知止足生猒惡想
離於愛欲而求解脫復告比丘乃往
昔時此山名曰朋迦于時此城名阿
毗迦時彼世人壽三万歲此諸衆生
若欲上山經於三日便得往還時世
有佛世尊号迦那含牟尼如來應供
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
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尒時如來
普為大衆演說法要所演說者初中
後善其義深遠其語巧妙具足清淨
顯發梵行之相比丘當知彼佛世尊
入涅槃後人民轉減于時山相於今
已滅人民死盡是故比丘諸行無常
是變易法不可恃怙會歸磨滅汝等
應當於諸行所宜知止足生猒惡想
離於愛欲而求解脫佛復告諸比丘
乃往古昔此山名曰善邊尒時國土

名曰赤馬于時人民壽二万歲當尒
之時有佛出世号曰迦葉如來應供
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
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廣為大衆
敷演分別諸法秘奥其所說者初中
後善其義深遠其語巧妙純一無雜
具足清白梵行之相比丘當知善邊
山名於今已滅人皆終沒彼佛世尊
入般涅槃人命轉減以是義故諸行
無常是變易法無有住時不可恃怙
會歸磨滅是故宜應於諸行所生於
止足猒惡之想離於愛欲而求解脫
此山今復名毗富羅而斯國土名摩
竭提是中衆生壽命百年或增或減
此諸衆生若欲上山須臾之頃即便
往還我釋迦文出現於世十号具足
為衆演說無量經典其所說者初中
後善其義深遠其語巧妙純一無雜
具足清白梵行之相復告比丘此山
名字并及國人不久亦當悉皆滅盡
我亦不久當入涅槃以是義故諸行
無常是變易法無有住時不可恃怙
會歸磨滅是故比丘宜應至心於諸

行所生止足想猒惡之心離於愛欲
而求解脫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婆耆半闍帝弥羅　阿毗迦羅朋伽迦
善邊之山赤馬國　毗富羅山摩竭提
諸山悉滅人亦終　佛入涅槃壽命滅
以是義故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
滅已寂滅為樂時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城山過去　無地方所　衆生無不是
麁　雨　涕　雨如縛榻篙　擲杖還轉輪
毗　富　羅　此下與丹本第二十卷同
尒時衆多比丘在俱薩羅園竹林中
夏坐安居彼園林中有天神住天神
愁念而作是言今僧自恣月十五日
已復欲去更有天神即問之言汝今
何故愁憂如是即說偈言
天神汝今者　何以懷愁憂　淨戒諸比丘
今日當自恣　得還如是事　宜應自欣悅
彼林天神以偈答言
我亦知彼等　今日當自恣　非是無慚愧
同諸外道等　斯等皆精懃　具有慚愧者
收斂衣鉢已　自恣各散去　比丘既散已
此林空无人　更無所聞見　是故我愁憂

時諸比丘既自恣已各散出林還其所止尒時天神見其四散心懷憂悴即說偈言

諸比丘去已　但見遊居處　牟尼諸弟子
多聞有知見　善能具分別　種種清淨說
如斯持法人　今者安所詣

時餘天神復說偈言

此諸比丘等　四散道不同　有向摩竭提
或有詣跋耆　亦復有向彼　𠰥舍離國者
此阿練若處　集會諸比丘　辟如野鳥鹿
栖止無恒所　此諸比丘等　捨棄於緣務
常求空閑處　靜坐得安樂

有一比丘從俱薩羅國詣俱薩羅林於中止住晝日睡眠時彼林中有天神作是念言今此比丘處林而睡甚非所宜非沙門法汙辱此林我於今者當覺悟之作是念已即往其所謦咳彈指而說偈言

咄比丘汝起　無得著睡眠　如是睡眠者
竟有何義利　身遭極重病　云何而安眠
毒箭中汝心　求拔云何眠　汝既能出家
捨離衆緣務　當滿本願求　勿為睡所覆
夢瞢无覺了　失於昔所願　欲體性無常

掉動不停住　眴息不可保　凡夫愚惑著
汝今已出家　離於在家縛　云何離縛已
而復樂眠睡　若未斷愛欲　其心未解脫
未得寂上智　不具斯事者　不名為出家
云何安睡眠　欲稱出家法　應當勤精進
晝夜不懈惓　堅固求涅槃　所求既未獲
出家為何眠　慧識却無明　盡於諸漏結
善調於心行　獲寂後邊身　能具如上事
乃可安眠睡

尒時復有一比丘亦住於彼俱薩羅林晝入房坐起於惡覺依於貪嗜時林天神知彼比丘起於惡覺依於貪嗜不能稱可出家法或是不善事處此林中起於惡覺我於今者當寤悟之作是念已即往其所而說偈言

比丘惡怖欲　故來處此林　形雖坐林間
心意出林表　馳騁逐外塵　起于惡覺觀
若滅諸欲者　然後得解脫　既得解脫已
乃尒知快樂　汝應捨不樂　安心樂此法
我今寤悟汝　令汝還得念　欲如惡焦山
煎烟諸善法　惡焦无猒足　難可得小離
勿貪於欲樂　坌汙已淨心　如鳥為塵坌
奮翮振塵穢　比丘亦如是　禪思去塵勞

塵垢來染心　正念能除捨　愛欲即塵垢
非謂外埃土　欲覺及瞋癡　謂之為塵勞
攝心有智者　尒乃能除去

尒時復有一比丘亦住於彼俱薩羅
林晝入房坐而於欲所起淸淨想彼
林天神知其所念為覺悟故即說偈言

汝思欲淨想　欲覺之所吞　捨欲不淨心
妄取欲淨想　比丘汝今者　處林獨閑坐
應念佛法僧　及已所受戒　多獲歡喜心
便知苦邊際

尒時復有一比丘遊俱薩羅國止一
林中於其日中盛熱之時心生不樂
時此比丘即說偈言

日中既盛熱　林木甚欝烝　衆禽以熱故
各自停不飛　布穀厲其聲　我聞生驚懼

彼林天神聞此偈已即說偈言

日中盛熱時　衆鳥皆停住　布穀厲聲鳴
汝應生快樂　不應生怖懼　此處當畏誰

尒時尊者阿那律遊俱薩羅國止住
一林時阿那律天上本妻來至此林
礼尊者足在一面坐即說偈言

汝昔天上時　善乃奏琴樂　又復能歌舞
縱意受快樂　汝當發心願　還向本宮殿

處三十三天　彼天豊諸欲　天女恒翼從
極樂甚奇樂
尊者阿那律說偈答曰
天女極為苦　依止於身見　諸樂生天者
一切無不苦　我不受後有　更不生彼天
天女汝當知　我盡於生死
尒時復有一比丘在俱薩羅國止一
林住晝夜誦習精懃修道得阿羅漢
已得阿羅漢止不誦習彼時天神而
說偈言
汝常誦法句　精懃不休廢　今何故默然
都無所誦習
比丘說偈答言
我先求法句　未得離欲結　吾今既離欲
法句義已成　我今已知見　不墮於諸道
所其得出要　何用文字為　世間諸所有
一切聞見事　悉皆都捨離　不受於後有
尒時復有一比丘在俱薩羅國依止
彼林眼視不明請醫占之醫語之言
比丘若能嗅蓮華香眼還得明彼比
丘即信其言又語之曰我於何處得
斯蓮花醫即答言汝若欲得蓮花香
者當詣蓮花池所時彼比丘即用其

言至彼池所端坐嗅香尒時天神見
其如是即說偈言
池中所生華　香氣甚馚馥　汝都不見主
云何偷花香　而汝於今者　真實得名盜
大仙汝何故　而盜於彼香
比丘說偈荅言
天神汝當知　蓮花生池中　我不傷根莖
亦不偷盜取　但遠嗅香氣　以何因緣故
名為偷香者　我不受此語
天神復說偈言
池中有香花　不問其主取　擅越不施與
世人名為盜　大仙汝偷香　一向成盜罪
時有一人來入此池　以鐮芟截蓮花
根莖皇負而去　比丘見已復說偈言
斯人入池中　斬拔花根子　狼藉而踐蹈
董擔而齎歸　何故不遮彼　語言汝盜取
天神說偈荅言
彼人入池者　恒作於惡業　辟如乳兒母
而著於黑衣　雖有諸涎唾　都不見汙辱
汝如白淨衣　易受其點汙　是故止制汝
不能遮于彼　惡人如衣黑　造惡不譏呵
鮮白上有點　猶如蠅脚等　世人皆共見
設諸賢智人　有少微細過　其喻亦如是

珂貝上黒點　人皆遠見之　若斷結使者
諸業皆潔淨　有如毛髮惡　人見如丘山
比丘復說偈言
天今利益我　為欲拔濟故　隨所見我處
數數覺悟我
天神說偈答言
汝今應自忖　諸有損益事
汝不以錢財　而用市我得　又不破他國
虜掠見擒獲　損益汝自知　誰逐汝覺悟
尒時尊者十力迦葉在俱薩羅國栖
泥窟中有一獦師名連迦去尊者不
遠施鹿羂撥尒時尊者憐愍獦師為
其說法彼不解法尊者迦葉指端出
光獦師雖見亦不猒離如此惡事但
自思念鹿來入羂為不入羂尒時栖
泥窟神而說偈言
獦師處深山　少智盲無目　非時又所說
徒自失其言　假令汝十指　一時都出光
終不能令彼　得見於四諦　彼都無智故
造作諸非法　不樂及睡眠　猒離倒淨想
安住闍利那　誦習花迦葉
尒時跋耆子遊俱薩羅國住止彼林
時彼國人一切皆作拘蜜提大會七

日七夜尒時跋耆子見是事已心小
退壞即說偈言
我在林樹間　譬如彼棄木　我今如棄木
獨處寗空林　今日到滿月　誰苦劇於我
尒時天神知其所念說偈問言
汝今處空林　云何似棄木　地獄羨忉利
大慕汝亦然
尒時有一比丘在俱薩羅止住彼林
修持禁戒已為滿足更不求勝時彼
天神即說偈言
不應以持戒　多聞及禪定　住於空靜處
未盡諸漏結　不應作是事　用智自損減
遠離凡夫法　逮得菩提樂
尒時俱薩羅國有一比丘号曰龍與
住止彼林好樂家法晨入聚落日暮
乃還尒時天神作是念言此年少比
丘親近憒閙朝往暮還我於今者為
作覺悟即說偈言
去時何太早　迴還何逼暮　瞻形觀相貌
如似在家者　數數常往返　苦樂同世俗
龍與汝當知　宜應自思量　勿貪著居家
以損清淨行　汝今慎勿為　無自在所牽
尒時復有衆多比丘在俱薩羅國止

住彼林衆多比丘掉動不停少於慚恥輕躁很戾識念不定心意惶惶諸根馳散尒時天神作是念比丘之法不應如是斯甚不善我當爲其說覺悟偈即說偈言

瞿曇諸弟子　正命用自活　乞食及住時
常思於無常　於彼住坐卧　亦復思无常
已自難將養　很戾心馳散　譬如世俗人
食訖皆睡眠　棄於自巳舍　親近着他家
如爲人所迫　强逼作沙門　無實无信心
亦不求出家　強著僧伽梨　如老牛駕犁

尒時諸比丘即答之言今者汝欲譏我等耶天復說偈答言

我不見種姓　亦不稱名字　我今敬礼僧
譏毀作過者　若能住精進　我今亦礼足

尒時憍薩羅國有一比丘林中止住與一長者共爲親友是時長者有一兒婦年少端正時此比丘少共語言衆人皆謗謂爲非法是時比丘聞是語巳心中懊惱欲向林中而自刑戮天神念言彼比丘實無過患於此林中若自刑害甚爲非理我當令其使得覺悟時此天神即便化作彼兒婦

形至比丘所比丘見已即向化婦而
說偈言
如市在四衢　甚為寬僞處　唯有染汙語
三四人衆中　親近生誹謗　汝知是事已
宜應速疾去　勿得此鬧忦
時化天神復說偈言
出家應忍受　譏毀誹謗言　謗語是不實
不宜生愁惱　空聲不著己　但是虛妄語
自省無過咎　不應生惱苦　聞謗而恐畏
云何處深林　譬如彼野鹿　終身行不立
能忍諸音聲　善惡上中下　有識之佳人
成就具正行　不以他語故　得名賊牟尼
汝今自審己　既無諸過咎　賢聖及諸天
亦知汝無過
時化天神說是偈已即於其處隱沒
不現彼時比丘晝夜精勤心不懈息
斷除煩惱得成羅漢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大般涅槃經卷上

東晉平陽沙門釋法顯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毗耶離大林中重閣講堂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世尊而與阿難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還歸所止食竟洗漱収攝衣鉢告阿難言汝可取我尼師壇来吾今當往遮波羅支提入定思惟作此言已即與阿難俱往彼處既至彼處阿難即便敷尼師壇於是世尊結跏趺坐寂然思惟阿難尒時去佛不遠亦於別處端坐入定世尊須臾從定而覺告阿難言此毗耶離優陁延支提瞿曇支提菴羅支提多子支提娑羅支提遮波羅支提此等支提甚可愛樂阿難四神足人尚能住壽滿於一劫若減一劫如來今者有大神力豈當不能住壽一劫若減一劫尒時世尊既開如是可請之門以語阿難阿難默然而不覺知世尊乃至慇懃三說阿難溠然猶不解悟不請如來住壽一劫若減一劫利

益世間諸天人民所以者何其為魔王所迷惑故尒時世尊三說此語猶見阿難心不開悟即便默然

尒時魔王来至佛所而白佛言世尊今者宜般涅槃善逝今者宜般涅槃所以者何我於往昔在尼連禪河側勸請世尊入般涅槃世尊尒時而見荅言我四部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猶未具足又未降伏諸餘外道所以未應入般涅槃世尊今者四部之衆無不具足又已降伏諸餘外道所為之事皆悉已畢今者宜應入般涅槃于時魔王如是三請如来即便荅言善哉我於往昔在尼連禪河側已自許汝以四部衆未具足故所以至今今已具足却後三月當般涅槃是時魔王聞佛此語歡喜踊躍還歸天宮

尒時世尊即便捨壽而以神力住命三月是時大地十八相動天鼓自鳴以佛力故空中唱言如来不久當般涅槃諸天人衆忽聞此聲心大悲懷遍體血現是時世尊即於彼處而說

偈言
一切諸衆生 皆隨有生死 我今亦生死
而不隨於有 一切造作行 我今欲棄捨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默然而住是時
阿難見大地動心大驚怖而自念言
今者何故忽有是相如此之事非為
小緣我今當往諮問世尊作此念已
即從座起到於佛前頭面礼足白言
世尊我向於彼別處思惟忽見大地
十八相動又聞空中天鼓之聲心大
怖懼不知此相是何因緣佛言阿難
大地震動有八因緣一者大地依於
水住又此大水依風輪住又此風輪
依虛空住空中有時猛風大起吹彼
風輪風輪既動彼水亦動彼水既動
大地乃動二者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優婆夷有修神通始成就者欲自試
驗故大地動三者菩薩在兜率天將
欲來下降神母胎故大地動四者菩
薩初生從右脅出故大地動五者菩
薩捨於王宮出家學道成一切種智
故大地動六者如來成道始為人天
轉妙法輪故大地動七者如來捨壽

以神通力住命而住故大地動八者如来般涅槃時故大地動阿難當知地動因緣有此八事阿難有八部衆一者刹利二者婆羅門三者長者居士四者沙門五者四天王六者忉利天七者魔王八者梵王此八部衆我觀其根應得度者隨所現形而為説法彼亦不知是我所説阿難有八勝處一者内有色想外觀色少境界二者内有色想外觀色無量境界三者内無色想外觀色少境界四者内無色想外觀色無量境界五者觀一切色青六者觀一切色黄七者觀一切色赤八者觀一切色白此是行者上勝之法復次阿難有八解脱一者内有色想外觀色二者内無色想外觀色不淨思惟三者淨解脱四者空處解脱五者識處解脱六者無所有處解脱七者非想非非想處解脱八者滅盡定解脱此亦復是行者勝法若能究竟此等法者即於諸法自在無礙阿難知不我於往昔初成道時度優樓頻螺迦葉在尼連禪河側尒時

魔王来至我所而請我言世尊今者
宜般涅槃善逝今者宜般涅槃何以
故所應度者皆悉解脫今者正是般
涅槃時如是三請我即答言今者未
是般涅槃時所以者何我四部衆未
具足故所應度者皆未究竟諸外道
衆又未降伏如是三答魔王聞已心
懷愁憒即還天宮向者又来而請我
言世尊今者宜般涅槃善逝今者宜
般涅槃所以者何我於往昔在尼連
禪河側勸請世尊而般涅槃世尊尒
時即答我言我四部衆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猶未具足又未降伏
諸餘外道是以未應入般涅槃世尊
今者四部之衆無不具足又已降伏
諸餘外道所為之事皆悉已畢今者
宜應入般涅槃魔王乃至如是三請
我即答言我於往昔在尼連禪河側
已自許汝以四部衆未具足故所以
至今今已具足却後三月當般涅槃
魔王聞我作此語已歡喜踊躍還歸
天宮我既於此受魔請已即便捨壽
住命三月以是因縁大地震動尒時

阿難聞佛此語心大悲濃遍體血現
涕泣流淚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哀愍
我等住壽一劫若減一劫利益世間
諸天人民如是三請尒時世尊告阿
難言汝今非是請如來時所以者何
我已許魔却後三月當般涅槃汝今
去何而請住耶阿難汝侍我來頗曾
聞我說二言不阿難白佛實不曾聞
天人之師有二言也我於往昔曾聞
世尊為四部衆而說法言四神足人
則能住壽滿足一劫若減一劫況復
如來無量神力自在之王今更不能
住壽一劫若減一劫而便捨壽住命
三月唯願世尊哀愍我等住壽一劫
若減一劫尒時世尊答阿難言我今
所以便捨壽者正由汝故所以者何
我前於此向汝說言四神足人尚能
住壽滿足一劫若減一劫如來今者
有大神力豈當不能住壽一劫若減
一劫乃至如是慇懃三說開勸請門
而汝默然曾不請我住壽一劫若減
一劫是故我今住命三月汝今云何
方請我住尒時阿難聞佛此語決定

知佛入般涅槃不可勸請心生苦痛
悶絶懊憹泣涕流連不能自勝尒時
世尊既見阿難生大苦憹而以梵音
安慰之言阿難汝今勿生憂悲有為
之法皆悉如是一切合會無不別離
世尊即便而說偈言
一切有為法　皆悉歸無常　恩愛和合者
必歸於別離　諸行法如是　不應生憂憹
於是阿難流淚而言天人之師無上
大尊不久應當入般涅槃我今云何
而不憂憹即便拍頭高聲唱言嗚呼
苦哉世間眼滅衆生不久失於慈父
尒時世尊又告阿難汝今不應生於
憂憹設住一劫若滅一劫會亦當滅
有為之法性相如是汝勿於我獨生
苦也我今欲還重閣講堂汝可取我
尼師壇來於是世尊即與阿難俱共
還歸重閣講堂
尒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可語此大
林中重閣講堂諸比丘衆皆悉令往
大集講堂阿難奉勑即便普語諸比
丘衆世尊皆令往大集堂比丘集已
阿難白佛諸比丘衆悉皆已集唯願

如来自知其時介時如来從重閣講堂往大集堂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我昔為汝所說諸法常思惟之誦習勿廢淨修梵行護持禁戒福利世間諸天人民諸比丘我昔為汝說何等法汝思惟之勿生懈怠三十七道品法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聖道分汝應修習精勤思惟此法能令到解脫處復次比丘一切諸法皆悉無常身命危脆猶如驚電汝等不應生於放逸汝等當知如来不久却後三月當般涅槃介時世尊即說偈言

我欲棄捐此　朽故之老身　令巳捨於壽
住命留三月　所應化度者　皆悉巳畢竟
是故我不久　當入般涅槃　我所說諸法
則是汝等師　頂戴加守護　修習勿廢忘
汝等勤精進　如我在無異　生死甚危脆
身命悉無常　常求於解脫　勿造放逸行
正念清淨觀　善護持禁戒　定意端思惟
攝情於外境　若能如此者　是則護正法
自到解脫處　利益諸天人

介時諸比丘聞佛此語心大苦痛涕

泣交流遍體血現迷悶懊憹而白佛言世尊唯願住壽勿般涅槃利益衆生增長人天唯願住壽勿般涅槃開諸衆生智慧之眼一切衆生墮於黑暗唯願如来為作明照一切衆生皆患漂浸生死大海唯願如来為作舟航舉手拍頭捶胷大叫嗚呼苦哉如来不久當般涅槃一切衆生何所歸依尒時世尊告諸比丘一切諸法皆悉無常恩愛合會無不別離汝等不應請我住世何以故今者非是勸請我時向為汝等略說法要當善奉持如我無異日既晚暮世尊即與阿難俱共還歸重閣講堂尒時世尊既至明旦著衣持鉢而與阿難入城乞食既得食已即便還歸重閣講堂食訖澡漱與諸比丘往毗荼村路經毗耶離城世尊迴顧向城而笑阿難即便頭項礼足而問佛言無上大尊非無因緣而妄笑也佛即荅言阿難我今所以向城笑者正為最後見此城故當於如来說此言時虚空之中無雲而雨於是阿難復白佛言世尊甚為

奇特虛空清淨無有氣翳忽然而降
如此密雨佛告阿難汝知之不虛空
諸天聞我說言最後見於毗耶離城
心大懊憹悲感涕泣此是天淚非為
雨也尒時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此語
心復悲懷悶絶躃地而白佛言今者
天人極大苦痛世尊云何而欲委捨
般涅槃耶尒時如來即以梵音而安
慰之汝等不應生於憂苦諸比丘言
世尊今者最後見於毗耶離城不久
便當入般涅槃我等云何而不憂苦
如是展轉人人相告乃至聲徹諸離
車等時諸離車聞此語已心懷悲憹
遍體血現舉手拍頭搥胷大叫嗚呼
苦哉世間眼滅衆生於今無所歸依
乎相語言我等今者應往佛所勸請
世尊住毗耶離住壽一劫若減一劫
利益世間諸天人民即便嚴駕疾往
佛所既出城門遥覩如來又見阿難
及諸比丘涕泣流連悶絶懊憹諸離
車等倍增悲慟前詣佛所頭面礼足
而白佛言世尊今者欲般涅槃一切
衆生失智慧眼方當在於黑暗之中

云何能見所應行處唯願世尊住壽一刼若滅一刼如是三請佛即荅言有為之法皆悉無常設住一刼若滅一刼亦歸無常尒時如來即說偈言

須弥雖高廣　終歸於消磨　大海雖渊曠
會亦還枯竭　日月雖明朗　不久則西沒
大地雖堅固　能負荷一切　刼盡業火然
亦復歸無常　恩愛合會者　必歸於別離
過去諸如來　金剛不壞身　亦為無常遷
今我豈獨異　諸佛法如是　汝等不應請
勿偏於我上　而更生憂惱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離車汝等可止啼泣之情諦聽如來最後所說諸離車言善哉世尊願樂欲聞於是如來敕尼師壇結跏趺坐諸比丘衆及以離車強自抑忍各坐一面尒時世尊告離車言汝等當知有七種法日就增進而不減損一者歡悅和同無相違逆二者共相曉悟講論善業三者護持禁戒及持礼儀四者恭敬父母及餘尊長五者親戚和睦各相承順六者國內支提修理供養七者奉持佛法親敬比丘及比丘尼愛護

優婆塞及優婆夷如是七法若受行者令人威德日就增進國土熾盛人民豐樂汝等從今至盡形壽當奉持之無得懈怠時諸離車即白佛言我等若於此七法中修行一事尚能令我威德增進況復具足修行七法善哉世尊我等今者便得福利當盡形壽奉持不忘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從今亦當修習七法之行一者歡悅和諧猶如水乳二者常共集會講論經法三者護持禁戒不生犯想四者恭敬於師及以上座五者料理愛敬阿練比丘六者勸化檀越修營三寶所止住處七者勤加精進守護佛法汝等當知若有比丘行此七法功德智慧日就增進復次比丘更有七法汝等當修一者不如白衣營貲生業二者不作戲論調譺之言三者不樂睡眠廢於精勤四者不論世間無益之事五者遠惡知識近於善友六者正念不生邪想七者若於佛法有所得者更求勝進汝等若能行此七法功德智慧日就增長復次比丘更

有七法汝等當行一者於佛法僧生堅固信二者有慚三者有愧四者心常樂於多聞五者心不輕躁六者樂閑經義七者樂修智慧汝等若能修此七法功德智慧日就增長復次比丘更有七覺意法汝等當行一者擇法二者精進三者喜四者念五者定六者猗七者捨汝等若能行此七法功德智慧日就增長復次比丘更有七法一者觀於無常二者觀於無我三者觀於不淨四者觀苦五者不樂世間六者不著五欲七者勤修寂滅汝等若能行此七法功德智慧日就增長復次比丘更有七法汝等當行一者身常行慈二者口常行慈三者意常行慈四者若有檀越種種布施平等分與無使有偏五者於深妙法樂說不厭六者不以世間典籍而教於人七者見非同學不生憎嫉汝等若能修此七法功德智慧日就增長復次比丘更有七法汝等當行一者於九部法善能分別二者善解其義三者行道誦習皆得其時四者行住

坐臥善得儀中五者為人說法並自量忖以其所長而以教人六者若婆羅門剎利長者居士來欲聽法當善籌量隨根為說七者善別愚智汝等若能行此七法功德智慧日就增長則能守護我之正法

尒時國中諸離車妻聞佛不久當般涅槃令者最後見毗耶離心大懊憹悲泣流連各與五百眷屬各辦五百乘車載供養具種種莊嚴車牛白者懸素幡蓋如是玄黃各隨牛色次第出城往至佛所尒時世尊遙見彼來告諸比丘汝等見此諸離車妻前後導從極嚴麗不比丘答言唯然見之佛告比丘此毗耶離離車長者及以其妻出入之儀甚為光飾與忉利天等無異也時離車妻既到佛所頭面礼足悲泣流連不能自勝以諸供具而供養佛白言世尊唯願住壽教化衆生世尊今若般涅槃者我等盲瞑永無開悟受生薄福為此女身恒有限礙不得自在無緣而數親近世尊世尊便欲般涅槃者我等善根日就

滅損尒時如來而荅之言汝等從今
至盡形壽精勤持戒如人護眼意念
端直勿生諂嫉此便即是常得見我
諸離車妻聞佛此語倍增悲絕不能
自勝却坐一面

尒時菴婆羅女顏容端正世界第一
聞佛不久當般涅槃最後見於毗耶
離城心懷悲懊涕泣交流即與五百
眷屬嚴五百乘車次第出城往詣佛
所尒時世尊遥見彼來告諸比丘菴
婆羅女今來詣我形貌殊絕舉世無
雙汝等皆當端心正念勿生著意比
丘當觀此身有諸不淨肝膽腸胃心
肺脾腎屎尿膿血充滿其中八萬戶
虫居在其內髮毛爪齒薄皮覆肉九
孔常流無一可樂又復此身根本始
生由於不淨此身所可往來之處皆
悉能令不淨流溢雖復飾以雕綵熏
以名香譬如寶瓶中藏臭穢又其死
時膖脹腐爛節節支解身中有虫而
還食之又為虎狼鵄梟鵰鷲之所呑
噬世人愚癡不能正觀戀著恩愛隨
之至死損於其中而生貪欲何有智

者而樂此耶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雖復佩瓔珞　香華自嚴飾　屎尿及唾洟
不淨藏其內　衆生保惜之　迷惑不覺悟
猶如灰覆火　愚人蹈其上　智者當遠離
勿生染著心

尒時菴婆羅女到於佛前頭面礼足以諸供具而供養佛歔欷嗚咽而白佛言唯願世尊住壽住世不般涅槃利益世間諸天人民世尊若定般涅槃者一切衆生無復歸道猶如嬰兒失於慈母尒時世尊而告之言一切諸行性相如是汝今不應生於悲懷世尊即便普為來衆而說法言汝等從今護持禁戒勿得虧犯破戒之人天龍鬼神所共憎厭惡聲流布人不憙見若在衆中獨無威德諸善鬼神不復守護臨命終時心識怖懼設有微善悉不憶念死即隨業受地獄苦經歷劫數然後得出復受餓鬼畜生之身如是轉轉無解脫期比丘持戒之人天龍鬼神所共恭敬美聲流布聞徹世間處大衆中威德明盛諸善鬼神常隨守護臨命終時正念分明

死即生於清淨之處當於如來說此法時六萬八千那由他天人八部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六十比丘漏盡意解成阿羅漢尒時世尊告諸離車及與其妻并菴婆羅女我今欲進乾荼村中汝等可各還歸所止當知諸行皆悉無常但當修行我所說法勿如嬰兒涕泣悲懊世尊即便從座而起時諸離車及與其妻菴婆羅女聞佛此言搥胷拍頭號咷大叫緣路隨佛不肯旋返世尊既見戀慕情深非是言辭所可安慰即以神力化作河水涯岸深絕波流迅疾時諸離車及以眷屬菴婆羅女既見如來與比丘衆在彼河岸倍增悲慟悶絕躃地而以微聲共相謂言是處那忽有此大河而復乃尒波瀾驚急當是如來見於我等隨從不捨而故作此絕行道耳時諸離車及以其妻菴婆羅女既不得度心倍踊躍俛仰哽咽絕望乃還尒時如來至乹荼村北林中住告諸比丘汝等當知有四種法一戒二定三慧四解脫若不聞知此四法者斯

人長夜在生死海我於往昔若不聞
知此四法者不能疾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於是世尊即說偈曰
戒定慧解脫　我若不久聞　不能疾得證
無上正真道　汝等宜精進　修習此四法
能斷生死苦　天人上福田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為諸比丘分別
廣說此四法義當於如來說此法時
千二百比丘即於諸法漏盡意解成
阿羅漢
尒時世尊與諸比丘即從座起趣於
象村菴婆羅村閻浮村乃至到於善
伽城到彼城已與諸比丘前後圍繞
在一處坐於是世尊告諸比丘有四
聖諦當勤觀察一者苦諦二者集諦
三者滅諦四者道諦　比丘苦諦者所
謂八苦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
苦五所求不得苦六怨憎會苦七愛
別離苦八五受陰苦汝等當知此八
種苦及有漏法以逼迫故諦實是苦
集諦者無明及愛能為八苦而作因
本當知此集諦是苦因滅諦者无明
愛滅絕於苦因當知此滅諦實是滅

道諦者八正道一正見二正念三正思惟四正業五正精進六正語七正命八正定此八法者諦是聖道若人精勤觀此四法速離生死到解脫處汝等比丘若於此法已究竟者亦當精勤為他解說我若滅後汝等亦應勤思修習當於如來說此法時五百比丘漏盡意解成阿羅漢虛空諸天其數四萬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決定說一者若有比丘樂欲說法作如是言我親從佛聞如是法善解其義受持讀誦極自通利汝等宜應請之令說應隨所聞善自思惟為修多羅為是毗尼法相之中有此法耶若修多羅及以毗尼法相之中有此法者宜應受持稱讚善哉若修多羅及以毗尼法相之中無此法若不應受持亦勿稱讚當知此法非我所說二者若有比丘樂欲說法作如是言我於某處比丘僧衆聞如是法善解其義受持讀誦極自通利汝等宜應請之令說隨

所聞法善自思惟為修多羅為是比
丘為是法相有此法耶若修多羅及
以比丘法相之中有此法者宜應受
持稱讚善哉若修多羅及以比丘法
相之中無此法者不應受持亦勿稱
讚當知此法非我所說亦復非彼比
丘衆說三者若有比丘樂欲說法作
如是言我親從彼某僧伽藍某阿練
若住處衆多上座比丘悉皆多聞聡
明智慧聞如是法善解其義受持讀
誦極自通利汝等宜應請之令說應
隨所聞善思惟之為修多羅為是比
丘為是法相中有此法耶若修多羅
及以比丘法相之中有此法者宜應
受持稱讚善哉若修多羅及以比丘
法相之中無此法者不應受持亦勿
稱讚當知此法非我所說四者若有
比丘樂欲說法作如是言我親從某
僧伽藍某阿練若住處有一上座比
丘智慧多聞如是法善解其義受
持讀誦極自通利汝等宜應請之令
說應隨所聞善思惟之為修多羅為
是比丘為法相中有此法耶若修多

羅及以毗尼法相之中有此法者宜應受持稱讚善哉若修多羅及以毗尼法相之中無此法者不應受持亦勿稱讚當知此法非我所說汝等宜應善分別此四決定說又亦以此分別說法傳授餘人設我在世及般涅槃虛偽真實以此知之時諸比丘而白佛言善哉世尊我等從今當能分別佛說魔說

尒時世尊與諸比丘從座而起趣鳩婆村到彼村已與比丘衆前後圍繞坐一樹下時彼村中諸婆羅門長者居士聞佛至已皆悉馳競來詣佛所頭面札足却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今者與諸比丘故來此村別有餘趣於是如來即荅之言我却後三月當般涅槃從毗耶離城遍歷村邑次第到此尒時諸人聞佛此語悲泣懊憹悶絶躃地舉手拍頭搥胷大叫唱如是言嗚呼苦哉世間眼滅我等不久失所歸導垂涕白言唯願世尊住壽一劫若減一劫尒時世尊而荅之言汝等不應生此悲懷所以者何有爲之

法性相如是汝等可捨憂愦之情靜心聽我說後所說於是諸人強自抑忍低頭默聽時彼座中有一婆羅門名弗波育帝聰明智慧博聞強記尒時如来即告之言汝等當知在家之人有四種法冝應修習一者恭敬父毋盡心孝養二者恒以善法訓導妻子三者慈念僮僕知其有無四者近善知識遠離惡人汝等若恒行此四法現世為人之所愛敬將来所生常在善處復次弗波育帝在家之人有四樂法一者不負他財無慙愧色二者極大巨富自惜不用父毋妻子親戚眷屬皆不給與又不供養沙門婆羅門三者極大巨富身著麗服口恣上味供養父毋親戚眷屬皆悉給與奉事沙門及婆羅門四者身口意業並不為惡聡明智慧樂欲多聞汝等當知在家之人雖復有此四種之樂而不負他債及以慳貪此法名為㝡下之樂好行布施名為中樂身口意業不造於惡聡明智慧樂於多聞此法名為上勝之樂尒時如来而說偈言

不負債及慳　斯名為下樂　有財行布施
此名為中樂　身口意業淨　智慧樂多聞
此則為上樂　慧者之所行　汝等從今日
乃至盡形壽　長幼手相教　行此中上法

大般涅槃經卷上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般涅槃經卷中　　測

東晉平陽沙門釋法顯譯

尒時弗波育帝等而白佛言世尊我等從今以中上法互相開導於是弗波育帝等五百人即於佛前受三歸依并及五戒弗波育帝等重白佛言唯願世尊及比丘僧明受我供于時如來默然許之弗波育帝等知佛許已即從座起與其来衆礼佛而退還到其舍通夕辦好香美飲食既至明日食時將到遣信白言唯願世尊自知其時於是如來與比丘僧前後圍繞往詣其舍次第而坐弗波育帝見佛及僧悉安坐已便起行水手自斟酌諸美飲食餘婆羅門長者居士有五百人各賷美饌亦在其舍共供養佛時諸比丘當於食上有不善攝身威儀者諸婆羅門長者居士既見之已心不歡喜尒時世尊知衆人心而普告言汝等當知如來正法深曠如海不可測量又復大海有諸衆生身體極大長万六千踰闍那或復身長

八千踰闍那或復身長四千踰闍那或復身長千踰闍那或復身長一寸半寸乃至極微如來法海亦復如是其中或有得阿羅漢具足三明及以六通有大威德福天人者其中亦有得阿那含者斯陁含者須陁洹者亦復有得四果向者乃至亦有凡夫之人未得法利者是故汝勿於法海中而生疑心於是世尊而說偈言

一切衆川流　皆悉歸大海　若飲佛及僧
福歸已亦然

尒時如來說此偈已又爲衆人說種種法子時弗波育帝等五百人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尒時世尊與比丘僧從座而起更復前行趣波波城弗波育帝等五百人悲號啼泣奉送如來徘徊顧慕絶望乃返

尒時世尊既至彼城彼城之中有工巧子名曰淳陁其人有園極爲閑靜如來即便與諸比丘前後圍繞往住彼園是時淳陁聞佛及僧來其園中歡喜踊躍不能自勝與其同類俱詣佛所頭面礼足却住一面而白佛言

不審世尊何緣来此有他趣耶尒時世尊即荅之言我今所以来至此者不久應當入般涅槃是以故来㝡後相見是時淳陁及其同類聞佛此語心大悲懊悶絶於地良久微聲而白佛言世尊今者捨諸衆生不慈念耶云何便欲入般涅槃唯願世尊住壽一劫若減一劫即又拍頭捉胷大叫作如是言嗚呼苦哉世間眼滅一切衆生從今以後没生死海未有出期所以者何無上導師般涅槃故尒時世尊告淳陁言汝今不應生苦懊也一切諸行法皆如是悉為無常之所遷變合會恩愛必有別離是故汝今勿生憂懊尒時淳陁即白佛言我今亦知諸行無常合會恩愛皆悉別離然無上尊當般涅槃我今云何而不悲懊尒時世尊即為淳陁説種種法淳陁聞已憂悲小歇便從座起整身威儀偏袒右肩頂礼佛足白言世尊唯願明日受我薄供世尊即便默然許之尒時淳陁知佛許已礼足而退淳陁還舎通夕辦於多美飲食至明

食時違信向佛唯願世尊自知其時於是如來與諸比丘前後圍繞往詣其舍次第就坐是時淳陀見佛坐已即便行水手自斟酌下諸精饌世尊及僧食竟洗鉢還歸本座淳陀亦坐尒時世尊告淳陀言汝今已作希有之福最後供飯佛比丘僧如此果報無有窮盡一切衆生所種諸福无有能得等於汝者宜應自生欣慶之心我今最後受汝請訖更不復受他餘供飯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汝今已建立　希有之功德　最後得供飯
佛及比丘僧　功德日增長　永無窮竭時
汝今宜自應　深生欣慶心　一切所造福
無有等汝者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即語阿難我今身痛欲疾往彼鳩尸那城尒時阿難與諸比丘并及淳陀聞佛此語生大苦痛號泣流連不能自勝於是世尊即從座起與諸比丘前後圍繞趣向彼城尒時淳陀亦與眷屬隨從如來世尊中路止一樹下語阿難言我於今者極患腹痛即將阿難去樹不遠

而便下血既還樹下而勑阿難汝可取我僧伽梨衣四疊敷地我欲坐息不堪復前阿難受勑世尊即便坐息樹下又告阿難我今患渴汝可往至迦居㗌河取淨水来阿難荅言向有商人五百乘車從河而過其水必濁恐不堪飲如是再三勑於阿難阿難然後持鉢而去既到河上見水澄清心大怖懼身毛皆竪而自念言我於向者見諸商人五百乘車經此水過意謂猶濁不言便清致令屢逆如来之勑即持水歸而以供奉作如是言甚奇世尊向見商人五百乘車從河而度妨於前後十日之中猶未應清世尊神力俄尒之頃而便澄潔世尊即便受水飲之

尒時有一滿羅仙人之子名弗迦婆是彼迦蘭仙人弟子從鳩尸那詣波波城忽於中路而見如来坐息樹下合掌問訊却坐一面而白佛言夫出家法坐禪之業寂爲第一調伏情根使心不亂專精寂靜莫能驚恐所以者何憶念往昔隨從我師迦蘭仙人行

於道路既患疲乏近於路側止息樹下我師即便坐禪思惟當尒之時有諸商人乘五十乘車從前而過我師尒時猶故寂黙身不動揺如是良久方從禪起我即便往而白師言尊向在此坐禪之時有諸商人五十乘車經前而過聲如雷震不審尊向為見之不師荅我言都無所見又復問言聞其聲不亦荅不聞即復白言尊今衣上所以有此塵土污者是彼車過故致尒耳我於尒時深生奇特知坐禪法極可敬重善攝情根無能亂者尒時世尊荅弗迦婆娑向所說非為奇特所以者何若復有人非是熟眠亦復不入於滅盡定端心坐禪五百乘車從其前過此人于時不覺不聞如是乃可名為奇特復次弗迦婆斯亦未足為大奇特若復有人正念坐禪過天霹靂雷電震曜時有耕者兄弟二人聞此驚怖應聲而死又有四牛亦皆頓絶而坐禪者不覺不聞斯可得名為奇特不弗迦娑言五百乘車從前而過不覺不聞已為奇特況

復霹靂震曜動地而不聞覺極爲希
有尒時世尊告弟迦婆我於往昔在
阿車摩村於一樹下端坐思惟時有
商人五百乘車經我前過而我禪思
不覺不聞諸商人等經過良久我方
出定時彼商人遥見我起皆忩竟來
見我身上塵坌污衣即便拂之而問
我言我等向者五百乘車從此而過
世尊見不即便答言我不見也彼復
問言世尊自可閉目不視爲聞聲不
我又答言亦不聞聲商人又問世尊
爲眠爲是入於滅盡定耶我又答言
我向不眠亦非入定但在禪思故無
聞見彼諸商人聞我此言極生奇特
歎未曾有而作是言坐禪之力乃能
如此我即爲其說種種法時彼商衆
悉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復次
弟迦婆我於往日在彼村側田間獨
坐寂默禪思不久忽然天大霹靂雷
電風雨震動天地時有耕者兄弟二
人忽聞此聲同共怖死又有四牛亦
復頓絶時彼村人聞有耕者二人怖
死或是父母妻子知識合村相隨涕

泣来看我於尒時方從禪覺見地泥
水又有衆人集聚骈尖有一人来我
即問言何故人衆聚此悲泣彼人荅
言世尊向者不覺雷電霹靂聲耶我
村之中兄弟二人在此而耕同時為
於霹靂所煞及以四牛亦皆倶死云
何世尊而不覺知如来向者為是得
眠為是入於滅盡定耶即荅之言我
向不眠亦不入定端寂坐禪故不聞
耳是時彼人聞佛此語深生奇特歎
未曾有心自念言坐禪乃有如此之
力我即為其種種說法既聞法已於
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時弗迦
娑聞佛此言生希有心而白佛言本
見我師坐禪之時五十車過而不聞
知謂為奇特今者如来說此二事百
千万倍不可為比如来禪力不可思
議即便從佛受三歸依如来為說種
種妙法其聞法已心開意悟遠塵離
垢得法眼淨即語侍人汝可取我金
色劫貝二張持来我欲上佛侍人奉
勑即取將來時弗迦娑手執劫貝長
跽佛前而作是言我今以此奉上世

尊唯願哀愍即賜納受尒時世尊荅弗迦婆我今為汝受取一張可以一張施於阿難所以者何阿難日夜親侍我側且又今日看我疾病若有施主施於病人及看病者斯則名為滿足大施時弗迦婆聞佛此語歡喜踊躍即以一張曡佛足下又持一張至阿難所長跪白言我今以此奉施尊者唯願納受阿難荅言善哉善哉汝今能信天人師言令汝長夜永得安樂我為汝受於是弗迦婆還至佛所如来即復為說諸法其聞法已得阿那含果時弗迦婆復白佛言我今欲於佛法出家佛即嘆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得阿羅漢尒時如来從其面門放種種光青黄赤白頗梨紅色於是阿難頂礼佛足長跪叉手而白佛言不審世尊有何因縁而現此瑞佛即荅言阿難當知我有二時放大光明　一者在菩提樹欲成佛時放大光明二者欲般涅槃放大光明阿難知不我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盡於夜分般涅槃時亦

復如是汝今當知我於今者後夜分
盡在鳩尸那城力士生地熙連河側
娑羅雙樹閒入般涅槃說此語已諸
比丘衆虛空諸天悲號啼泣不能自
勝尒時世尊與比丘衆到迦屈蹉河
世尊即便入河洗浴洗浴訖已共比
丘僧坐於河側尒時淳陁心自咎責
世尊因受我之供飯而患腹痛欲般
涅槃尒時世尊知淳陁心告阿難言
汝今當知一切衆生勿自責言如来
因受我之供飯致使身患而般涅槃
所以者何如来出世有二種人獲福
㝡上一者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時而来奉施二者如来臨欲般涅
槃時㝡後供飯此二人福正等無異
所獲果報不可稱計如此二施難可
值遇如優曇鉢花時時乃有尒時世
尊即告淳陁汝今心意正有此念不
應自生如此悔責已獲無上難得之
寶宜應自生慶幸之情百千万劫佛
名難聞雖得聞名見佛又難雖得見
佛供養又難雖得供養在此二施亦
又甚難汝今已果不久當獲辯才智

慧色力壽命尒時淳陁聞佛此語心生歡喜不能自勝而白佛言快哉世尊我今巳得如此大利尒時世尊而說偈言

布施者獲福　慈心者無怨　為善者消惡
離欲者無惱　若行如此行　不久般涅槃

尒時世尊說此偈巳告淳陁言汝今應以衆後施福廣為人說令得聞者長夜獲安尒時世尊告阿難言我今欲進鳩尸那城力士生地凞連河側娑羅雙樹間阿難白言唯然世尊於是如来與諸比丘前後圍繞而便進路渡凞連河往鳩尸那城力士生地娑羅林外語阿難言汝可往至娑羅林中見有雙樹孤在一處灑掃其下使令清淨安處繩牀令頭北首我今身體極苦疲極尒時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此語倍增悲絕阿難流淚奉勑而去至彼樹下灑掃敷施皆悉如法還歸白言灑掃敷施皆悉巳畢尒時世尊與諸比丘入娑羅林至雙樹下右脅著牀累足而卧如師子眠端心正念尒時雙樹忽然生花墮如来上

世尊即便問阿難言汝見彼樹非時
生花供養我不阿難荅言唯然見之
尒時諸天龍神八部於虛空中雨衆
妙花曼陁羅花摩訶曼陁羅花曼殊
沙花摩訶曼殊沙花而散佛上又散
牛頭栴檀等香作天伎樂歌唄讃歎
佛告阿難汝見虛空諸天八部供養
我不阿難白言唯然巳見世尊又復
告阿難言欲供養我報於恩者不必
以此香花伎樂淨持禁戒讀誦經典
思惟諸法深妙之義斯則名為供養
我也尒時有一比丘名優波摩那如
来昔日未取阿難為侍者時其恒執
事看視如来時優波摩那既見如来
臥雙樹下心大苦懷在佛前立尒時
世尊而告之言汝今不須當我前倚
優波摩那即却一面尒時阿難心生
疑念我侍佛来經歷年載未曾見佛
作如此語今日何故不聽前立如来
今者不久便當入般涅槃而復不聽
在前悲泣於是阿難即礼佛足長跪
叉手白言世尊我從昔来侍佛至今
數數在於世尊前立而未曾聞令我

却退今者何故語優波摩那使避前耶佛言阿難諸天龍神八部之衆聞我在於娑羅雙樹右脅而卧皆悉競来瞻視於我從虛空中累至于地四面充滿各三十二踰闍那此優波摩那比丘當我前立天龍八部生不喜心作如是念如来今者在雙樹間不久便當入般涅槃我等最後瞻視之時而此比丘當佛前立以是因緣故令之却阿難知不令此八部或有悲泣不能自勝或有懊憹迷悶欲絶或有以手自拔頭髮或有牽絶嚴身具者悉皆同聲唱如是言如来今者入般涅槃何其速哉如来出世難可值遇如優曇鉢花時時乃現而今不久入般涅槃嗚呼苦哉世間眼滅我等從今誰為歸導離欲諸天皆悉歎言嗚呼世間極為無常無有受生不歸滅者又彼諸天共相謂言世尊昔日或在毗耶離城或在王舍城或在舍衛國并及餘處安居訖已諸比丘衆從四方来問訊世尊我等因此得於路側見諸比丘礼拜供養聽受經法

長獲福利世尊今者既般涅槃諸比丘僧安居竟已無復問訊遊行處所我等不復得於路側見諸比丘礼拜供養聽受經法從今永失如此福利尒時如来告阿難言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於我滅後能故發心往我四處所獲功德不可稱計所生之處常在人天受樂果報無有窮盡何等為四一者如来為菩薩時在迦比羅旆兜國藍毗尼園所生之處二者於摩竭提國我初坐於菩提樹下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三者波羅榛國鹿野苑中仙人所住轉法輪處四者鳩尸那國力士生地熈連河側娑羅林中雙樹之間般涅槃處是為四處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并及餘人外道徒衆發心欲往到彼礼拜所獲功德悉如上説尒時阿難聞佛此語白言世尊我從今者當普宣告諸四部衆知此四處若往礼拜功德如是尒時阿難復白佛言若有善心諸優婆夷善持戒行樂聽經法欲見比丘我等從今當云何耶

俟言汝等從今勿與相見阿難言若
脫遇會與之相逢當復云何佛言勿
與共語阿難言若不共語其脫諮請
欲聞經法當復云何佛言應為說法
但當善攝汝身口意尒時阿難而白
佛言我等從今如是奉行
尒時阿難而白佛言世尊入於般涅
槃後供養之法當云何耶佛言汝今
不應逆憂此事但自思惟於我滅後
護持正法以昔所聞樂為人說所以
者何諸天自當供養我身又婆羅門
及以諸王長者居士此等自當供養
我身阿難言雖復天人自興供養然
我不知應依何法佛言阿難供養我
身依轉輪聖王阿難又問供養轉輪
聖王其法云何佛言阿難供養轉輪
聖王之法用新淨綿及以細㲲合纏
其身如是乃至積滿千重內金棺中
又作銀棺盛於金棺又作銅棺盛於
銀棺又作鐵棺盛於銅棺然後灌以
衆妙香油又復棺內以諸香華而用
塗散作衆伎樂歌唄讚頌然後下蓋
造大寶輿極令高廣軒蓋欄楯衆妙

莊嚴以棺置上又於城中作闍維處掃灑四面極令清淨以好栴檀及諸名香聚為大積又於積上敷舒繒氎施大寶帳以覆其上然後昇舉至闍維處燒香散華伎樂供養遶彼香積周迴七匝然後以棺置香積上而用香油以澆灑之然火之法從下而起闍維既竟收取舍利內金瓶中即於彼處而起塔婆表刹莊嚴懸繒幡蓋諸人民等恒應日日燒香散華種種供養阿難當知供養轉輪聖王之法其事如是闍維我身亦與王等然起塔婆有異於王表刹莊嚴應懸九繖若有眾生懸繒幡蓋燒香散華及然燈燭禮拜讚歎我塔婆者此人長夜獲大福利將來不久他人亦復起大塔婆供養其身阿難當知一切眾生皆無塔婆唯有四人得立塔婆一者謂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慈愍眾生堪為世間作上福田應起塔婆二者謂辟支佛思惟諸法自覺悟道亦能福利世間人民應起塔婆

三者謂阿羅漢隨所聞法思惟漏盡
亦能福利世間人民應起塔婆四者
謂轉輪聖王宿殖深福有大威德王
四天下七寶具足自行十善又復勸
於四天下人亦行十善應起塔婆阿
難當知若有衆生以諸供具而以供
養此塔婆者其所得福漸次差降
尒時阿難聞佛此語心生懊惱悲號
啼泣隱於佛後相去不遠而以微聲
作如是言我今猶是學地之人於諸
法中未得深味而天人師一旦捨我
入般涅槃我當何時踐解脫路即便
舉手攀一樹枝拒胷拍頭悶絕懊惱
尒時世尊問餘比丘阿難即時爲在
何處比丘荅言阿難今者在如來後
於一樹下啼泣懊惱又告比丘汝可
往彼語阿難言天人之師今欲見汝
比丘便往說如來旨阿難既聞即便
來還至於佛所頭面礼足倚立一面
世尊於是問阿難言我於近日已爲
汝說一切諸行皆悉無常合會恩愛
必歸別離汝今何故猶生悲懷復次
阿難汝從往昔侍我至今左右執事

進止去来及通賔客皆得冝節又復見汝身口及意[illegible]悉清淨無有瑕穢汝獲福利不可稱計尒時世尊告諸比丘阿難不應作此悲懷所以者何不久當得到解脫處比丘當知過去諸佛皆有侍者如今阿難未来諸佛亦復如是比丘當知今此阿難智慧深妙聰明利根我從昔来所説法藏阿難皆悉憶持不忘復次比丘阿難善知進止時節若有人客欲来見我阿難即先思量其時世尊或應某時見諸比丘或應某時見比丘尼或應某時見優婆塞或應某時見優婆夷或應某時見婆羅門或應某時見於刹利或應某時見長者居士或應某時見諸外道如是等衆若来見我及聞説法皆悉多獲功德福利所以者何悉是阿難適進見我得其善根成熟時故復次比丘轉輪聖王有四奇特希有之法一者若婆羅門来至轉輪聖王之所既到見王顔容端正威德高顯心生歡喜次聞王語音辞清徹亦生歡喜乃至見王黙然無言又

懷踊躍及與王俾還歸所止迴戀顧慕步步悵怏如飢渴人不得飽滿二者諸小剎利三者毗舍四者首陀羅亦復如是此為轉輪聖王四奇特事當知阿難亦有此四奇特之事一者若諸比丘從遠方來欲問訊我次見阿難皆生歡喜聞其說法及見默然亦復欣悅辤別而退戀德情深不能有已二者比丘尼三者優婆塞四者優婆夷亦復如是汝等當知阿難有此四奇特事

尒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不應自生苦惱而作是言天人之師將般涅槃我今無復解脫之期所以者何凡我所說一切法藏於我滅後思惟奉持勤行精進不久自當得於解脫尒時阿難既得如來梵音安慰憂懷小除而白佛言我今心意如小醒悟欲有所請唯願哀愍佛即荅言欲請何事阿難言此鳩尸那城比餘大國極為邊狭人民又復不能熾盛唯願世尊往餘大國王舍城毗耶離城舍衛國城婆羅㮈城阿踰闍城瞻波城俱睒

弥城德又尸羅城如是諸城所處正中人民熾盛國土豐樂皆多信心智慧聰明唯願世尊往彼諸城而般涅槃廣利其中諸衆生等尒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不應作是請我言此鳩尸那城為邊狹也汝當諦聽今為汝說阿難過去久遠此鳩尸那城有轉輪聖王名大善見七寶具足王有千子能伏怨敵皆以正法化諸人民尒時此城名鳩尸婆帝城東西二門其間相去十二踰闍那南北二門其間相去八踰闍那其城四面周匝七重其內一重淳以黃金其第二重淳以白銀其第三重淳以琉璃其第四重淳以頗梨其第五重淳以車渠其第六重淳以瑪瑙其第七重雜以衆寶其城樓櫓皆悉七層牕牖欄楯七寶雕飾懸衆寶鈴寶網羅上其間相去盡一箭道其城四門門各九重莊校嚴飾光麗悅目七重城外各有塹水其水澄潔具八功德皆以七寶而為階陛諸雜類鳥鸚鳳孔雀鳧鴈鴛鴦翻翔飛儛鳴集其中其水復有鳧令

頭華鉢波羅華分陁利華青黄赤白
雜色蓮華又其岸上有七行寶樹行
各異寶微風徐起吹彼樹枝條葉相
觸音如天樂城中人民皆悉盈滿安
隱豊樂極爲熾盛諸五欲具如忉利
天道路之中懸諸明珠人民行上初
無晝夜此城恒有十種音聲一者象
聲二者馬聲三者車聲四者鼓聲五
者螺聲六者琴瑟等聲七者歌聲八
者扣鍾擊磬設大會聲九者讚嘆持
戒人聲十者手共說法語論之聲大
善見王有諸威德端正第一衆人見
者無不愛敬長壽歡樂身無小疾王
性慈仁慇念一切猶如慈父憐愛其
子一切人民親敬於王亦復如父阿
難大善見王別於一時欲出園林遊
觀嬉戲嚴四種兵各八万四千又復
後宮夫人婇女亦嚴八万四千乘車
欲隨遊看時王又復勅於國中諸婆
羅門長者居士令隨出遊嚴駕辦已
時主兵臣入白王言四兵已辦願王
知時時王即便昇白鳥輿與婆羅門
長者居士大臣眷屬及以四兵前後

圍繞出往園中爲行駿疾猶如風馳
尒時諸臣及婆羅門長者居士共諫
王言大王久在深宮之中外諸人民
無緣見王今者既往園林遊觀諸人
民衆充塞路側皆悉瞻仰欲見大王
以是事故願勑御者不須迅速王聞
此語即勑御者令徐徐行路邊人民
恣意瞻仰如子見父尒時彼王見諸
衢巷無不平坦又七寶樹羅列蔭映
而無池水即勑一臣共諸路側造七
寶池其間相去皆一百弓又令栽植
種種名華又復勑令一一池間給諸
侍人有來浴者供以香華又與飲食
恣意取足如是供給不捨晝夜又勑
彼臣自今已後四遠人民有來求乞
隨須給與既到園林與婆羅門長者
居士幷餘大臣遊觀嬉戲乃至日暮
珠光明曜如晝無異不見日影乃知
是夜時王與諸婆羅門衆長者居士
幷餘臣民嬉戲訖已還歸宮城別於
他日時婆羅門長者居士及與大臣
持衆名寶共來獻王王即語言我於
近日園林遊戲勑於某臣自今已去

有来求索隨意給與我之布施乃至如是卿等云何反以眾寶而来獻我時王即便心自思惟此諸人等所以持寶来獻我者皆緣國中共貴之故如此之事由民貧来即勑藏臣出諸珎寶及資生具置四衢道撾鍾擊鼓唱令四遠大善見王令開寶藏以用布施若有所須隨意来取王恒如是廣行布施利益眾生不捨晝夜

尒時國中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及以大臣而白王言大王常可所居宮殿極為褊狹我等每来問訊王時諸侍從者不相容受唯願大王開拓令廣王聞此語默然許之心自念言我今宜應開闊住處時天帝釋知王心念呼一天子名毗首建磨極為妙巧無事不能而語之言今閻浮提轉輪聖王名大善見其今欲更開拓宮城汝便可下為作監匠使其居處嚴麗雕飾如我無異彼天奉勑即便来下猶如壯士屈伸臂頃到閻浮提當王前立時王既見彼天子形風姿端正必知非凡而問之言汝是何神而忽来

下天即答言大王當知我天帝釋之
大臣也名毗首建磨極關工巧大王
心欲開廣宮殿故天帝釋遣我来下
為作監匠以助於王王聞此言心懐
歡喜時彼天子即便經始開廓宮城
城之四門其間相去二十四踰闍那
為王起殿高下縱廣各八踰闍那七
寳嚴麗如帝釋宮其殿凡有八万四
千間隔住處皆有七寳床帳卧具又
復為王起說法殿高下縱廣亦八踰
闍那七寳莊嚴無異於前其殿四面
有七寳樹及以名華列植蔭映又造
寳池其水清潔具八功德其殿中央
施師子座七寳莊嚴極為高廣覆以
寳帳垂七寳鈴又為四遠来聽法者
設四寳座黄金白銀琉璃頗梨其數
凡有八万四千毗首建磨既為彼王
造作宮城皆悉竟已與王辭別忽然
不現還歸天上時大善見王既見宮
城皆悉修立即勅擊鼓唱令國界大
善見王却後七日當為一切說種種
法若欲樂聞皆可来集說法殿上時
婆羅門長者居士大臣人民聞此唱

令至於其日皆悉来集時王即便上
說法殿登師子座一切来衆亦皆坐
於四寶之座尒時彼王先為諸人說
十善法然後又為開餘法門乃至經
於万二千歲其國衆生若有曽聞彼
王法者命終生天不墮三塗阿難彼
王恒作如此利益一切衆生阿難時
大善見王於靜室中心自念言我過
去世有何行業修何善根生世尊貴
有大威德色力壽命人無等者正當
由於過去世中廣修布施忍辱慈悲
故今獲得如此報耳我今宜應更修
進勝而便思惟不久之間即得初禪
乃至得於第四禪復更修習四無量
心阿難大善見王又教夫人及以婇女
令修四禪

大般涅槃經卷中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大般涅槃經卷下　渊

東晉平陽沙門釋法顯譯

尒時雪山有八萬四千白為日日来到列王殿前時王心念此諸白為恒来我所經由道路踐踏衆生即便勑語主兵臣言自今已後不須此為日来我所經一千歲可令一来但令四萬二千便足不必其滿八萬四千王玉女寶名曰善賢與餘夫人及以婇女八萬四千人於靜室中坐禪思惟經四萬歲共相謂言我等在此坐禪思惟經四萬歲不見大王今者宜應礼拜問訊作此言已即便相隨到於王所其餘宮人入白王言善賢今與八萬四千女人来問訊王時王聞已即便往於說法殿上昇師子座俄尒之須善賢等至王即喚前時善賢等相隨而進到於王所頭面礼足次第而坐即作是言我等共在靜室之中坐禪思惟經四萬歲不見王久故来問訊欲有所說唯願聽許王即荅言善哉隨意善賢即便而白王言此閻

浮提西瞿耶尼北欝單越東弗婆提四方人民極為熾盛富樂安隱皆行十善並是大王德化力也此閻浮提如鳩尸婆帝城者其數凡有八萬四千此諸城等國王臣民及婆羅門皆悉来此欲見大王而王坐禪經多年歲来朝謁者皆不相見辟如孝子不見慈父又四天下不見大王遊歷甚久唯願大王善將時宜撫接民人我等女弱於國無益所以坐禪適意久遠大王處貴統攝内外一切人民莫不宗仰豈得如我女人所行自為車馬其數各有八萬四千大王宜應乘之遊觀大王昔日恒為一切說種種法授以十善頃来坐禪斯事頓廢于時善賢以如此事種種諫王大善見王聞此語已而荅之言汝於前後每以善事而諫勸我今聞汝言殊乖昔意尒時善賢聞王此誨心生懊惱垂涕念言我向所以諫大王者正以所見謂為得中不圖乃復更生罪咎即從座起頂礼王足而白王言今我愚癡不識正理乃以此事而用上諫唯

願大王聽我懺悔尒時大善見王荅善賢言一切諸行皆悉無常恩愛合會亦復別離此四天下雖尒熾盛我亦不久當捨棄之我於往昔八萬四千歲而為嬰兒八萬四千歲而為童子八萬四千歲為灌頂太子八萬四千歲為灌頂王然後得成轉輪聖王領四天下七寶具足八萬四千歲統理民務八萬四千歲為諸人民講說諸法八萬四千歲坐禪思惟從尒已来五十八萬八千歲雖復如此壽命延長會歸於盡我今已老死時將至古昔諸王尊貴快樂如我不異亦復遷謝歸於無常鳩尸婆帝城及餘八萬四千大城會亦磨滅不應於此獨生愛著長放逸心我今所以獲此尊勝皆由往昔積諸善業今者宜應廣植諸善造來生因是故坐禪經積年歲尒時善賢等聞王此言心大歡喜頂礼王足退還所住如是不久王得篤疾自知命盡即立太子而以為王集餘大臣及婆羅門長者居士以四海水灌太子頂事既畢竟王即命終

上生梵天阿難大善見王王四天下
而其所居唯閻浮提大城雖有八萬
四千而其所處唯鳩尸婆帝重山之
中有八萬四千白象之寶而王所乘
不過一爲雖有八萬四千駿馬而王
所騎不過一疋雖有八萬四千七寶
之車而王常駕不過一乘雖有八萬
四千夫人王之所愛唯在一人雕飾
寶殿八萬四千王之所處不過一室
身之所須飽足而已而王侵處四方
經心物務徒勞精神於身無益阿難
大善見王豈異人乎我身是也我於
往昔獲此尊貴所居國城即在於此
我於此城作轉輪王不可稱數成就
利益無量衆生今者諸天充滿虛空
皆是我昔爲王之時以諸善法教化
所成其於今日復在此城見般涅槃
當令其獲般涅槃果阿難以是事故
汝去何言此鳩尸那城爲邊狹耶我
今決定住於此城而般涅槃當於如
來說此事時諸天及人億那由他於
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即共同
聲而白佛言世尊往昔無量无邊阿

僧祇劫以諸善法利益我等今又於此以般涅槃樂安立於我即散名華并作天樂歌唄讚嘆供養如来尒時阿難而白佛言奇哉世尊此鳩尸那城過去乃有斯奇特事我今不復生小心也

尒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可入鳩尸那城語諸力士道我今日於後夜分入般涅槃皆悉令来與我相見若有所疑恣意請問莫令於我般涅槃時不及相見後生悔根尒時阿難聞佛言已悲泣懊惱頂礼佛足攝身威儀與一比丘俱共入城時鳩尸那城諸力士等男女大小始共集聚論叙如来當般涅槃各各皆欲往詣佛所會見阿難即便問言我聞世尊在雙樹間將般涅槃正共言論欲至佛所於是阿難具以如来所勅之辞告諸力士力士聞已悲號懊惱悶絶躃地乎共微聲而相謂言嗚呼苦哉世間眼滅我等從今何所歸依猶如嬰兒失於慈母從今已去人天轉減三惡道趣日就增感白阿難言我等眷屬今

欲拒隨往至佛所是時阿難還白佛言以世尊語入城宣示諸力士衆莫不驚絶涕泣歔欷皆悉當来瞻奉世尊諸力士等男女大小一切相隨流涙嗚咽縁路而進是時阿難見諸力士人數甚多心自念言若此人衆一一礼佛無有竟時我今當令家家一時礼諸力士衆至佛所已阿難即便普語之言汝等来衆既為不少若人人礼佛不卒得竟今可家家一時礼也力士奉旨即便礼佛退住一面而白佛言唯願世尊住壽一刼若減一刼不般涅槃利益一切諸天人民令諸衆生無有慧眼唯願世尊為作開導尒時如来告力士言汝今不應作此請我所以者何一切諸行皆悉無常恩愛合會必歸别離設我住世若滿一刼會亦當滅我所説法但當憶持誦念勿忘此則不異我在世也諸力士等聞佛此言不果所請心懐愁悴悲泣懊惱嘿然而住

尒時鳩尸那城有一外道年百二十名須跋陁羅聦明多智誦四毗陁經

一切書論無不通達為一切人之所
宗敬其聞如来在娑羅林雙樹之間
將般涅槃心自思惟我諸書論說佛
出世極為難遇如優曇鉢花時一現
耳其今在於娑羅林中我有所疑試
往請問瞿曇若能決我疑者便是實
中說佛興世極難值遇億千萬劫時
於林外逢見阿難即語之言我書論
得一切種智作此念已往到佛所在
時乃出如優曇鉢華不可數覩在世
教化我初不見今聞在此娑羅林中
當般涅槃我有所疑欲往請問汝可
為我白世尊言道我今者欲希相見
尒時阿難聞其此語心自思惟世尊
今者四大不和接對来久已自增惡
若復與此外道相見必有言論容致
損劇即荅之言世尊今者四大不和
寢卧林中極苦身痛汝今不須見如
来也莫惱世尊般涅槃時而作障礙
須跋陁羅如是三請阿難亦復如是
三荅尒時世尊以淨天耳聞須跋陁
羅請阿難聲又覩其根是可度時即
以梵音告阿難言汝莫於我最後弟

子獨作留礙聽須跋陀羅前來我欲見之此人質直聰慧易悟所以求進欲決疑難非為故來論勝負也於是阿難即承佛教語須跋陀羅世尊今已勅聽汝前須跋陀羅聞佛許前歡喜踊躍不能自勝而心念言沙門瞿曇決定是得一切種智即前佛所乎相問訊坐於一面而白佛言瞿曇欲有所問唯願聽許佛言善哉善哉須跋陀羅恣汝所問須跋陀羅即問佛言今者世間沙門婆羅門外道六師富蘭那迦葉末伽梨拘賒梨子刪闍夜毗羅胝子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迦羅鳩馱迦旃延尼揵陀若提子等各各自說是一切智以餘學者名為邪見言其所行是解脫道說他行者是生死因乎相是非云何而得知其虛實何師應得沙門之稱何師定是解脫之因尒時如來即答之曰善哉善哉須跋陀羅乃能問我如此之義諦聽諦聽善為汝說須跋陀羅諸法之中若不見有八聖道法當知無有一沙門名二及三四亦復不有既無沙

門亦無解脫解脫既無非一切種智須跋陁羅若諸法中有八聖道法當知必有四沙門名有沙門名則有解脫既有解脫是一切種智須跋陁羅唯我法中有八聖道有四沙門名是解脫道是一切種智彼諸外道富蘭那迦葉等其說法中無八聖道無沙門名非是解脫及一切種智若言有者當知必是虛誑之說須跋陁羅一切衆生聞我所說信受思惟當知其人必不空聞要得解脫須跋陁羅我在王宮未出家時一切世間皆為六師之所迷醉初未見有沙門之實須跋陁羅我年二十有九出家學道三十有六於菩提樹下思八聖道究竟源底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一切種智即往波羅㮈國鹿野苑中仙人住處為阿若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其得道跡尒時始有沙門之稱出於世間福利衆生須跋陁羅當知我法能得解脫如來實是一切種智尒時須跋陁羅既聞如來說八聖道心生歡喜舉身毛竪渴仰欲聞八聖

道義而白佛言唯願世尊為我分別八聖道義於是世尊即便為其分別廣說須跋陀羅既聞佛說八聖道義心意開朗豁然大悟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即白佛言我今欲於佛法出家於是世尊即便嘆之善来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世尊又為廣說四諦即獲漏盡成阿羅漢

尒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當知我於道場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最初說法度阿若憍陳如等五人今日在於娑羅林中臨般涅槃最後說法度須跋陀羅諸天及人無復更應聞我說法而得度者若有善根應得解脫當来皆是我之弟子展轉相教阿難須跋陀羅雖是外道而其善根應成熟時唯有如来能分別知我般涅槃後若有外道欲於我法求出家者汝等不應便聽許之先令四月誦習經典觀其意性為虛為實若見其行質直柔軟於我法中實有深樂然後方可聽其出家阿難所以然者汝等小

智不能分別衆生之根是故令汝先觀之耳尒時須跋陁羅而白佛言我於向者欲求出家世尊若令先於佛法四十年中讀誦經典然後聽我而出家者我亦能尒豈況四月尒時世尊即告之言如是如是須跋陁羅我觀汝意於我法中慇懃渴仰今作此言非為虛說尒時須跋陁羅前白佛言我今不忍見天人尊入般涅槃我於今日欲先世尊入般涅槃佛言善哉時須跋陁羅即於佛前入火界三昧而般涅槃

尒時如来告阿難言汝勿見我入般涅槃便謂正法於此永絕何以故我昔為諸比丘制戒波羅提木叉及餘所說種種妙法此即便是汝等大師如我在世無有異也阿難我般涅槃後諸比丘等各依次第大小相敬不得呼姓皆喚名字互相伺察无令衆中有犯大戒不應關求覓他細過事匿比丘應與重罰阿難問佛與何重罰佛言阿難與重罰者一切比丘勿與共語於是阿難如教奉行尒時世

尊告諸比丘汝等今者若有疑難恣
意請問莫我滅後生悔恨言如來近
在娑羅林中我於尒時不往諮决致
令今日情有所滯我今雖復身體有
疾猶堪為汝等解釋疑惑若欲於我
般涅槃後奉持正法利益天人今宜
速來決所疑也世尊乃至如是三告
諸比丘等嘿然無有求決疑者尒時
阿難即白佛言奇哉世尊如是三誨
而此眾中無有疑者佛言如是如是
阿難今此眾中五百比丘未得道者
我般涅槃後未來世中當得盡漏汝
亦當在此中數也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若見我身
口意脫相犯觸汝當語我時諸比丘
聞佛此語流淚懊惱而白佛言如來
豈當有身口意微細過耶於是如來
即便說偈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尒時如來說此偈已告諸比丘汝等
當知一切諸行皆悉無常我今雖是
金剛之體亦復不免無常所遷生死

之中極為可畏汝等宜應勤行精進速求離此生死火坑此則是我最後教也我般涅槃其時已至時諸比丘及餘天人聞佛此誨悲號涕泣悶絶躃地如來即便普告之言汝等不應生此悲惱諸行性相皆悉如是於是如來即入初禪出於初禪入第二禪出於二禪入第三禪出於三禪入第四禪出第四禪入於空處出於空處入於識處出於識處入無所有處出無所有處入於非想非非想處出於非想非非想處入滅盡定尒時阿難既見如來湛然不言身體肢節不復動搖即便流淚而作是言世尊今已入般涅槃尒時阿㝹樓馱語阿難言如來即時未般涅槃所以湛然身不動者正是入於滅盡定耳尒時世尊出滅盡定更還入於非想非非想處乃至次第入於初禪復出初禪入第二禪出於二禪入第三禪出於三禪入第四禪即於此地入般涅槃尒時阿㝹樓馱語阿難言世尊已於第四禪地入般涅槃於是阿難及四部衆

閻阿㝹樓馱作此言已悲號嗚咽悶絶躃地其中或有舉手拍頭搥胷大叫共相謂言世間眼滅一何速哉一切衆生從今已去誰為導者人天方減惡道日增時虛空中天龍八部滿泣滂沲猶如驟雨互相謂言我等從今誰為歸依猶若嬰兒失於慈母三惡道逕日就開闊解脫之門方巨重關一切衆生沉淪苦海亦如病人遠於良醫又似盲者失所牽導我等既去無上法王煩惱之賊日見侵逼唱此言已悶絶懊惱不能自禁時鳩尸那城諸力士衆皆悉勇健猶如香象既見如来入般涅槃神情憔悴如病新起當於尒時大地震動天鼓自鳴四大海水波浪翻倒須弥山王自然傾搖狂風奮發林木摧折蕭索枯悴駭異於常尒時大梵天王即說偈言

過去與未来　及以今現在　無有諸衆生
不歸無常者　如来天人尊　金剛身堅固
猶不免無常　而況於餘人　一切諸衆生
愛惜保其身　薰餘以香華　不知當毀滅
如来金色身　相好以莊嚴　會亦當棄捨

應入般涅槃　永断諸煩惱　成一切種智
猶尚不得免　况餘結累者
尒時天帝釋即說偈言
一切諸行性　實是生滅法　兩足寂勝尊
亦復歸於盡　三毒熾然火　恒燒諸衆生
無有大悲雲　誰能雨令滅
尒時阿㝹樓駄即說偈言
如来於今日　諸根不搖動　心意會諸法
而棄於此身　恬然絶思慮　亦復無諸愛
如燈盡光滅　如来滅亦然
尒時阿難即說偈言
大地忽震動　狂風四激起　海水波翻倒
須弥寶山摇　天人心悲痛　泣淚猶如雨
皆忘大恐怖　如被非人執　由佛般涅槃
故有如此事
尒時衆中有未得道比丘人天既見
如来已般涅槃心生懊惱宛轉于地
已得道者深歎世間無常之苦悲號
啼泣不能自勝是時阿㝹樓駄語諸
比丘及以天人汝等不應生大憂惱
如来前已為汝等說諸行性相法
皆如是云何猶故而悲泣耶尒時阿
難即便普語四遠来衆如来今已入

般涅槃尒時衆人聞阿難言悲號啼
泣悶絶懊惱而以微聲語阿難言今
此人衆極為闐塞三十二踰闍那皆
悉充滿唯願尊者各令我等次第得
前親見如來𡨥後瞻仰礼拜供養如
來出世難可値遇如優曇鉢華時時
乃現今者親在此般涅槃願必哀愍
令我得見尒時阿難聞衆人言心自
思惟如來出世極為難値𡨥後供養
亦復甚難我今當令誰在於先供養
佛者今者宜使諸比丘尼及優婆夷
得在前來供養佛身所以然者斯等
女弱普來之時不必得到如來之所
以是因緣故宜在先作此念已即便
普唱諸比丘尼及優婆夷皆聽前於
如來身所諸比丘尼及與無量優婆
夷等俱到佛所既見如來已般涅槃
啼泣懊惱圍繞礼拜種種供養尒時
有一貧窮優婆夷年一百歲見諸婆
羅門并及剎利長者居士力士妻女
長幼大小以妙香華種種供養自傷
貧乏獨絶此願心自思惟如來出世
極為難値𡨥後供養復為甚難而今

窮蹙無以自表作此念已倍增悲慟臨佛足上心大懊惱涕泣流連汙如來足願我將來所生之處常得見佛諸比丘尼及優婆夷供養畢已即還本處尒時阿難又復普告諸餘人言諸比丘尼及優婆夷供養已畢汝等可前次第供養時諸人衆以次而來到佛身所既見如來已般涅槃號泣宛轉心大悲惱以諸供具而用供養

尒時諸力士衆皆悉集聚共相謂言我等今者云何闍維如來之身世尊臨欲般涅槃時應有遺勅即便共往問阿難言我等今者欲共闍維如來之身其法云何世尊臨可般涅槃時當有遺言唯願見告尒時阿難語力士言如來遺勅闍維之法令與轉輪聖王等無有異阿難即便具說佛向所勅之事諸力士等聞阿難言皆共嚴辦闍維之具先造寶輿雕鏤莊嚴以如來身置寶輿上燒香散華作衆伎樂歌頌讚歎於音樂中而說苦空無常無我不淨之法時諸力士白阿難言如來今者既般涅槃最後供養

極為難遇我等請留如来之身七日七夜恣意供養令諸天人長夜獲安阿難即便以力士言問阿㝹樓馱阿㝹樓馱荅阿難言善哉隨意阿難尒時告諸力士聽留佛身七日七夜恣意供養時諸力士聞阿難言心大悲慶即於林中種種供養滿七日已時諸力士以新淨綿及以細㲲纏如来身然後内以金棺之中其金棺内散以牛頭栴檀香屑及諸妙華即以金棺内銀棺中又以銀棺内銅棺中又以銅棺内鐵棺中又以鐵棺置寶轝上作諸伎樂歌唄讚歎諸天於空散曼陁羅花摩訶曼陁羅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并作天樂種種供養然後次第下諸棺蓋時力士等共相謂言七日之期今者已滿我等宜應舁如来棺周匝繞城令諸人民恣意供養然後往於城南闍維作此言已即便共舁如来之棺盡其身力而不能起各共驚怪不知何故而以問於阿㝹樓馱我等諸人欲舁佛棺周匝繞城還趣南門供養闍維盡竭身力

而不能舉不知此是何等事相唯願尊者為我說之時阿㝹樓䭾語衆人言所以然者虛空諸天欲令佛棺周匝繞城從北門入住於城中聽諸天人種種供養然後應從東門而出往於寶冠支提之所而闍維之彼諸力士聞此語已共相謂言諸天意尒宜應順從即舁佛棺繞城一匝從北門入住城之中聽諸天人恣意供養作妙伎樂燒香散華歌唄讚歎諸天於空雨曼陁羅花摩訶曼陁羅華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并作天樂種種供養供養訖已即便從城東門而出往於寶冠支提之所既到彼處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八部咸結悲哽不能自勝而便聚積牛頭栴檀及諸雜香又於積上敷舒繒氎施大寶帳以覆其上舁舉寶棺繞彼香積周迴七匝燒香散花作衆伎樂而以寶棺置香積上取妙香油周澆灑之時四部衆并諸天人戀慕懊憹不能自勝即便以火從下燒之火不肯然乃至再三亦復不然時諸人衆不

知所以即以此事問阿㝹樓駄三燒
香積何故不然阿㝹樓駄言所以然
者尊者摩訶迦葉在鐸叉那耆利國
聞於如來欲般涅槃與五百比丘從
彼國來欲見世尊是以如來不令火
然尒時大衆聞此語已深歎奇特
尒時摩訶迦葉在鐸叉那耆利國還
聞如來在鳩尸那城欲般涅槃心大
悲戀與五百比丘緣路而來去城不
遠身患疲極在於路邊與諸比丘坐
於樹下見一外道手執曼陁羅華迦
葉問言汝從何來答言我從鳩尸那
城來迦葉又問汝知我師應正遍知
不其即答言識汝大師在鳩尸那城
娑羅林中雙樹之間已般涅槃得今
七日即時正在寶冠支提將欲闍維
天人充滿爭競供養故我於彼得此
天華尒時迦葉聞此言已悲噎哽咽
諸比丘衆悶絕躃地而以微聲共相
謂言嗚呼苦哉世間眼滅於是迦葉
而安慰之汝等不應作此苦惱諸行
性相皆悉如是如來天尊猶尚不免
況復餘人而得脫耶宜應精進求離

世若今可速起前於寶冠支提之所
礼拜瞻仰尒時衆中有餘比丘晩暮
出家愚癡無智共相謂言佛在世時
禁呵我等不得縱意既般涅槃何其
快哉是時迦葉與諸比丘進鳩尸那
城到於寶冠支提之所見如来棺在
香積上悲泣流淚圍繞七匝而登香
積至寶棺所在於足處號哭嗚咽頭
面作礼尒時如来於寶棺内而出雙
足迦葉見此倍增悲驚時諸天人既
覩奇特希有之事莫不嗟歎深生苦
戀尒時迦葉見佛足上而有點汙即
便迴顧問阿難言如来足上何縁有
此阿難荅言如来初可般涅槃時四
衆充滿我時思惟若令大衆同時進
者女人羸弱不必得前即便先聽諸
比丘尼及優婆夷到如来所礼拜供
養尒時有一貧窮優婆夷年一百歳
見諸婆羅門及以剎利長者居士力
士妻女長幼大小以妙香華種種供
養自傷貧乏無以表心作此念已倍
增悲慟臨佛足上心大懊憹涕泣流
連汙如来足尒時迦葉既聞此語心

懊惆悵嗟責阿難曾不呵止致此點
汙即以香華供養佛禮拜讚歎皆
悉畢已於是雙足自然還入迦葉即
便還下於地以佛力故香積自然四
面火起經歷七日寶棺融盡於時諸
天雨火令滅諸力士衆收取舍利以
千張氎纏佛身者最裏一張及外一
重如本不然猶裹舍利當尒之時虛
空諸天雨衆妙華并作伎樂歌唄讚
歎供養舍利時諸來衆及以力士皆
悉各設種種供養諸力士衆即以金
甖收取舍利置寶輿上燒香散華作
衆伎樂還歸入城起大高樓而以舍
利置於樓上即嚴四兵防衛守護唯
聽比丘及比丘尼得入禮拜種種供
養其餘國王及婆羅門長者居士一
切人民皆不聽前

尒時韋提希子阿闍世王聞彼力士
收佛舍利置高樓上而嚴四兵防衛
守護心大悲惱又復忿怒諸力士輩
即便遣信語力士言世尊在世亦是
我師般涅槃時恨不臨見我之族姓
及與世尊皆是刹利汝今云何獨收

舍利置高樓上而嚴四兵防衛守護
不分餘人汝便可以一分與我我欲
於國起妙塔婆興諸供養若能見許
永通國好不見許者興兵伐汝餘七
國王及毗耶離諸離車等遣使之法
皆亦如是時婆羅門長者居士亦各
遣信白力士言世尊亦是我等之師
願能哀愍賜舍利分時諸國使到力
士所具宣王意力士聞已深懷不平
荅諸使言佛來我國而般涅槃舍利
自然應屬我等欲於國界興造塔婆
莊嚴供養此不可得若塔婆成恣汝
等意使共來此供養禮拜若欲興兵
而見向者此國軍衆亦足相擬時彼
諸使各歸本國人人向王說如此事
諸王聞已益懷瞋忿各嚴四兵而往
攻伐時諸力士亦嚴戰具以擬來敵
鳩尸那城中有一婆羅門名徒盧那
聰明多智深信三寶心自思惟彼八
國王及諸離車身力壯健軍衆精銳
又且力士勇猛難當若交戰者必無
兩全而即便語諸力士言汝等雖復
勇銳果敢彼八國王齊力同心人衆

雲集軍陣猛威若戰鬪者理無兩全
鋒刃既交必有傷害如来在世教人
行慈而於今日忽相煞戮汝等不應
悋惜舍利宜分諸國及離車等各於
其界造立塔婆稱於世尊往昔之訓
又使汝等普獲福利諸力士衆聞此
語已心意解悟即荅之言汝之所說
實得於理聽如汝言彼婆羅門見力
士衆皆悉解甲即便出城語諸王言
汝今爲法何故興兵諸王荅言我爲
法故遠求舍利而見非逆不肯分與
是以今者興兵共来時婆羅門復語
王言我已相爲和諸力士皆悉與汝
舍利之分可取寶瓶爲汝分之八王
歡喜奉授金瓶彼婆羅門受諸金瓶
持以還歸於高樓上而分舍利以與
八王于時八王既得舍利頭頂戴
還於本國各起塔婆彼婆羅門從諸
力士乞分舍利瓶自起塔婆諸力士
等取其一分於闍維處合餘灰炭而
起塔婆如是凡起十處塔婆如来從
始欲般涅槃及般涅槃後至於闍維
起諸塔婆其事如是其後迦葉共於

阿難及諸比丘於王舍城結集三藏

大般涅槃經卷下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般泥洹經卷上 測

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國鷄山中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摩竭國王号名阿闍世與越祇國不相得欲往伐之自與羣臣共議越祇國富人民熾盛多出珎寶不首伏於我寧可起兵伐其國國有賢公公名雨舍雨舍公者遊心種也公言唯命王告雨舍公言佛去是不遠若持王聲往至佛所頭面著足問佛消息身體平安不飡食如常不問佛礼竟自持着意白佛言越祇國大輕易王王欲往伐之寧能得勝不公受王教即嚴車五百乘騎二千步人二千往到王舍國得步徑止車下到佛所見佛前頭面著佛足佛與机使坐問國丞相從何所來公言王使臣來稽首佛足問佛消息身體平安不飡食如常不佛即問王及國人民寧安和不穀米平賤不公言得佛恩皆自安和風雨時節國中豐熟佛言公行道人馬皆平安不公言

得佛恩行道皆平安無他公白佛言王與越祇國有嫌欲往伐壞之於佛意何如可得勝不佛言是越祇國人民持七法者王不能得勝不持七法者可勝佛言我昔嘗往到越祇國國有急疾神舍我止頓其中越祇國中諸長老皆來語我言阿闍世王欲來伐我國我曹謹勑自守國佛言我即告諸長老莫愁莫恐若曹持七法阿闍世王來者不能勝汝雨舍問佛七法者何等時佛坐阿難從後扇佛佛告阿難汝寧聞越祇國人數相聚會講議政事修備自守不對曰聞其數相聚會講議政事修備自守佛言如是彼爲不衰汝聞越祇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轉相承用不對曰聞其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轉相承用汝聞越祇國奉法相率無取无願不敢有過不曰聞其奉法相率無取无願不敢有過汝聞越祇礼化謹敬男女有別長幼相事不曰聞其礼化謹敬男女有別長幼相事汝聞越祇孝於父母遜弟師長受誡教誨不曰聞其孝

於父母遜弟師長受誡教誨汝聞越
祇承天則地敬畏社稷奉事四時不
曰聞其承天則地敬畏社稷奉順四
時汝聞越祇尊奉道德國有沙門應
眞及方遠来者供養衣被牀卧醫藥
不曰聞其尊奉道德國有沙門應眞
及方遠来者供養衣被牀卧醫藥佛
言夫有國者行此七法難可得危爾
舍公對言使越祇持一法者尚不可
攻何況七法公曰國事多故當還請
辭佛言可宜知時即從坐起礼佛而
去去未久佛呼阿難勅之往至鷂山
中請諸比丘僧皆聚會著講堂中阿
難即受教詔至鷂山中勅諸比丘僧
佛請諸比丘比丘悉来皆為佛作礼
佛即在前至講堂中設座已皆坐佛
告諸比丘若曹當持七戒法何等為
七比丘當數相聚會誦經法可久上
下相承用坐起法可久坐起不得念
家室妻子法可久在山阻閒若在深
林樹下塜閒當自思惟五滅法可久
少年奉道當先問長老比丘敬畏承
用受教莫猒法可久心當奉法敬畏

經戒法可久持二百五十戒具以得阿羅漢道欲來學者莫却入者相承用來者所有衣被飲食當共用病瘦當相瞻視比丘持是七法法可久復有七法皆聽比丘諾受教比丘不得貪卧卧者不得思他事法可久樂守清淨不樂有為法可久樂賢共坐守忍辱行慎無諍訟法可久不得責望人礼敬為人說經不用作恩德法可久小得道頭角莫自憍恣法可久不思諸情欲心不投餘行如此者法可久不貪利養常樂隱處草蓐為牀比丘持是法可久復有七法皆聽諸比丘言受教人有恵彼物餘人不得有恨意法可久當知羞慙法可久不懈於經戒法可久坐起心不忘經法法可久坐起不相猒苦法可久坐起當明經法法可久學讀經當諷誦惟其深義比丘持是七法法可久

復有七法佛在世間為比丘作師比丘敬佛所說戒勑持受戒法不惕念師恩持師戒法法可久不得下道當隨佛決約束法可久敬比丘僧受其

教戒得當孝用無猒法可久當重持
戒能忍辱者法可久隨經戒心無所
貪愛常念人命非常法可久晝日不
得貪飲食夜卧不得貪好牀法可久
自敕頻思惟世間擾擾所念莫懈莫
隨惡心莫隨邪心邪心來至自戒莫
隨當端心世間人為心所欺比丘莫
隨天下愚人心持是七法法可久
復有七法比丘僧言受教比丘當重
經如愚人重珍寶持經當父母當用
經生活父母活人一世耳經度人無
數世令人得泥洹道用是故法可久
不得貪食嗜味食不得多多者病人
少者復飢趣可而已不得味飯法可
久當持身比土日當憂死不樂在生
死中生者多憂憂父母兄弟妻子親
屬奴婢知識畜生田宅是曹憂者皆
愚癡憂耳如人有罪為吏所取雖有
宗親不得前附用是識故身當以比
丘獨來獨去當與身覺法可久勤修
精進端身口意行無過失取道不難
法可久懼降心意不聽六情抑婬怒
癡無有邪行法可久坐衆人中不著

衆人為人所敬心淨端故不恐不畏
取道不邪如人為人所讒為吏所捕
吏雖執之其人不恐用无所犯故清
淨持戒畏佛戒語坐衆人中不恐心
淨故法可久敬慎不自憍慢從慧者
受經戒見癡者當教經戒比丘持是
七法法可久
復有七法比丘言受教比丘常當念
經棄貪婬之態常當念度世之道自
思惟身體法可久常持佛所說經用
著心中既著心中當端其心棄惡心
受好心如人衣多垢以淳灰浣之垂
三適垢便去念佛語當持戒去惡就
善法可久當與心諍不當隨心心欲
婬怒癡不得聽常自戒於心不得隨
心如人從軍健者衆人共特蹴在軍
前鋒難得復還意欲悔卻著其後人
莫得在後可先得道法可久當知所
入法行多少深淺熟與初頭志當日
勝樂經不猒昔不擇食不擇牀臥以
道自勸樂法可久當敬同學當持同
學作兄弟當端外內外者身口過內

老心過當思惟是二事法可久坐自思惟九孔惡露無所不有一孔主内九孔皆出不淨飢飽寒熱皆為苦極身體難得冝適皆不淨嚢内懐不淨風寒熱見外有不淨反自覆鼻見唾寒熱心皆不喜有臭者亦不惡不意比丘當端心内外法可久視天下人帝王亦死貧富貴賤無有離死者同死生之道如人夢見好舍好園豪貴快樂寤則不見世間所有貧富貴賤如人夢耳自思惟世間譬如人夢比丘持是七法思惟莫失法可久

復有七法比丘僧當有慈心於天下有慈心於佛人罵不得應不得恨持慈心向天下如獄中有繫囚常慈心相向人處世間亦當慈心轉相慇念比丘執心人罵無怒將蹴无喜生有是心可以無憂所以不與世人諍者譬如牸牛食芻草出乳乳出酪酪出酥酥成醍醐持心當如醍醐奉佛戒法可久端舌莫妄語語莫傷人意舌當端舌不端使人不得道舌致刀杖或致滅門為道常當端舌法可久端

心莫念惡莫思婬有婬心者不成阿羅漢道夜臥婬欲態欲來者當念女人惡露婬意即解恨怒心來當念生在地上不久法可久若有將請比丘飲食餘人不得念言是比丘獨得我不得不得有是會念比丘病人儻有義持醫藥來與之餘人不得念言獨視彼不視我不得念是人持衣物遺比丘餘人不得念言我獨不得何以所行乞匃得者以在鉢中不得言多少心如是者法可久持戒法慎戒法不知者當問知戒比丘念佛念法念比丘僧莫得休息展轉相承用於衣中得虱當有慈心向之法可久見死人言此人既死不知經道舉家啼哭及知識親屬不知此人獨如去比丘以得道能知死人魂神所趣向佛經不可不讀道不可不學天下經道衆多王道最大佛道亦今最上道也如數十人各持弓箭射埻中有前中者有後中者射不休息必復中埻行佛經道如此莫懈莫念前以得道今我不得道不得有是恨如人射不休息會中埻

為比丘不止會得道法可久坐起當
相承用佛經當讀諷誦思惟其義除
饉清信士清信女如此七法可久奉
是七七四十九法如天下水小溪水
流入大溪大溪水流入江江流入海
比丘當如水流入海為道不止會當
得阿羅漢道

佛從王舍國起呼阿難去至巴鄰聚
阿難言諾即從摩竭國行未至巴鄰
聚中聞有為羅致聚佛至呼比丘僧
皆聽比丘諾受教佛言天下有四痛
佛所知人皆不知用人不知故生死
不止無休息時何等為四生痛老痛
病痛死痛人不思惟是四痛強力忍
之故生死不絕無休止時佛故發是
四痛以告人雖有父母妻子皆當別
離轉相憂思啼哭不止諸所惡見日
在目前用是故佛出經當離是四痛
奉八戒身亦可猒佛言一者受佛語
二者當遠離愛欲就道無所貪諍三
者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四者不得
殺盜犯人婦女五者不得嫉妬瞋恚
愚癡六者坐自思惟四痛著意中七

者思念身體皆不淨八者視生死身
體皆當作土去佛亦念是四痛來佛亦
念是四痛去佛亦出是八戒來佛亦
出是八戒當念佛經深義諸比丘有
念於父母妻子念世間生活者不得
度世道樂世間心不樂道道從心起
心正者可得道心小端可得上天明
經者可得作人當斷地獄畜生餓鬼
道佛為天下正生死道諸比丘當思
惟之
佛從羅致聚呼阿難去至巴隣聚阿
難言諸即隨佛去時比丘僧有千二
百五十人佛至巴隣聚樹下坐巴隣
聚鬼神即往告逝心理家皆出有持
席者持餅餌者持燈者皆往至佛所
前為佛作礼卻在一面坐佛告逝心
理家人在世間其有貪欲自放恣者
即有五惡何等為五一者財產日耗
減二者不知道意三者衆人所不敬
死時有悔四者醜名惡聲遠聞天下
五者死入地獄三惡道中人能伏心
不自放恣者即有五善何等為五一
者財產日增二者有道行三者衆人

所敬至死無悔四者好名善譽遠聞天下五者死生上福德之處不自放恣有是五善汝等自思惟之佛為逝心理家說經竟皆歡喜為佛作礼而去

佛起到阿衛聚坐一樹下持道眼見上諸天使賢善神營護此地佛從宴坐起出阿衛聚更坐一處賢者阿難正服從坐起稽首畢一面住佛問阿難誰為此巴隣聚起城郭者對曰摩竭大臣雨舍公為起此城欲以遏絕越祇佛言善哉阿難雨舍公之賢乃知為此吾見忉利天上諸神妙天共護此地其有土地為天上諸神所護持者其地必安且貴又此地者天之中也主此四分野之天名曰仁意仁意所護者其國久而益勝必多聖賢智謀之人餘國不及亦無有能壞者是巴隣城欲壞時當以三事一者大火二者大水三者中人與外人謀乃壞此城大臣雨舍聞佛與比丘衆從摩竭國轉遊到此即乘王威嚴車五百乘出巴隣聚往到佛所前為佛作

禮却坐一面前白佛明日寧可與諸
比丘俱於舍小食佛嘿然不應雨舍
公言如是者三佛法嘿然者如言可
雨舍公即去嚴舍中為佛及諸比丘
僧施設牀座然燈火飯食具明日雨
舍公往請佛佛時與比丘僧千二百
五十人俱往飯食訖竟佛即呪願言
使若得道莫樂國公位雖令世不得
離於縣官者若今飯佛及比丘僧使
若後世脫於縣官世有明者當飯食
賢善道人道人呪願不棄仕官求官
不可有貪心酷心進心樂心勸心去
是五心事縣官者可得無他死後可
得除地獄之罪雨舍公若自思惟公
言諾受教佛及比丘僧皆起去佛出
城門公即隨佛後視佛從何城門出
欲名佛所出門為佛城門所度小溪
水名為佛溪佛至江水邊時人民大
衆多欲度中有乘舫舡者小舡者竹
桴度者佛坐思念我未作佛時度此
曺水乘桴舩度今我身不復乘桴舩
度水佛自念言我是度人師使人得
度世道不復從人受度念適已諸比

丘皆已度佛呼阿難俱至拘隣聚阿難言諾佛即與千二百五十比丘悉俱至拘隣聚佛言諸比丘皆聽持善心與天下無諍自思惟當知無常以慧憂身持善心與天下無諍自思惟以即明明者即去貪婬瞋恚愚癡之態三態去即得度世道不復生死心不復走一心無所著如國王樂獨思若千人衆中我獨主得道者度世者亦自思心有若干千万端令皆主是心如國王典主人民

佛復從拘隣聚呼阿難俱至喜豫國阿難言諾佛與諸比丘俱至喜豫國揵提樹下坐佛遣諸比丘僧於喜豫國分衛以還白佛言喜豫國多病者人民多死者中有優婆塞名玄鳥時仙初動戎賢淑賢快賢伯宗兼尊德舉上淨等十人皆優婆塞持五戒令皆死諸比丘俱問佛是諸優婆塞死者皆趣何道佛言玄鳥等十人死皆在不還道中佛告諸比丘僧若曹但見十人死佛持天眼見見優婆塞死者五百人皆生不還道中復有二百

優婆塞如難須提等生時無嫉態无怒
態無癡態死皆生忉利天上得溝港
道當復七死七生便得阿羅漢道去
鳥等五百人皆得不還道自於天上
得應真道佛告諸比丘若行分衛來
還何為道是十優婆塞若曹故欲擾
佛謂佛不欲聞是惡佛亦當何所畏
難其有生者皆當死過去當来現在
諸佛皆般泥洹今我作佛亦當般泥
洹用是身故作佛若干劫求佛止生
死之道作佛絕生死之本知是人本
從癡故從癡為行從行為識從識為
字色從字色為六入從六入為栽從栽
為痛從痛為愛從愛為求從求為有
從有為生從生為老死憂悲苦不如
意惱如是合大苦陰墮習佛故思惟
生死本如車有輪車行無休息時人
從癡故得生死以去癡便癡滅以癡
滅便行滅以行滅便識滅以識滅便
字色滅以字色滅便六入滅以六入
滅便栽滅以栽滅便痛滅以痛滅便
愛滅以愛滅便求滅以求滅便有滅
以有滅便生滅以生滅便老死滅以

老死減便憂悲皆不如意惱滅如是合大陰隨習爲盡佛故先爲若曹說癡故有生死慧者持道不復生死佛言若曹當念奉佛法聖衆淨戒相承用教佛經當思惟端心不復更生死無憂哭之患

佛從喜豫聚呼阿難至維耶梨國阿難言諾佛從喜豫聚至維耶梨國未至七里佛止㮈園中有婬女人字㮈女有五百婬女弟子於城中聞佛以來在㮈園中皆勑五百婬女弟子令好莊衣嚴車從城中出至佛所欲見佛爲佛跪拜時佛在㮈園中與千比丘俱爲諸比丘說經佛見㮈女與五百婬弟子俱皆好莊衣佛勑諸比丘汝曹見㮈女與五百婬弟子俱皆低頭端若心雖好莊衣來譬如畫瓶外有好畫中但有不淨封結不可發解解者不淨臭即至㮈女皆是瓶輩其有比丘當見力何等爲見力去惡就善不聽婬態寧自破骨破心燔燒身體終不隨心作惡不但力士爲多力能自端心勝於力士佛與心諍以來其

劫無數不聽隨心勤力精進自致作
佛比丘可自齊端其心心久在不淨
中今亦可自拔擢自思惟身體五藏
亦可齊止生死之法視外亦皆視中
亦皆端若心㮈女到下車至佛所為
佛作礼却坐一面諸比丘皆低頭佛
言若何緣來㮈女言我數聞佛尊於
諸天故來跪拜佛言㮈女若樂作女
人耶㮈女言天使我作女人耳我不
樂也佛言汝不樂作女人者誰使汝
畜五百婬弟子者㮈女言是皆貧民
我養護之佛言不然若不猒女人之
病月期不淨拘絆攝杖不得自在不
猒汝身又更從五百人㮈女言我癡
所致慧者不為是佛言審如是者善
㮈女即長跪白佛明日請佛及比丘
僧佛嘿然不應㮈女大喜即起為佛
作礼而去去未久維耶離豪姓諸理
家聞佛比丘僧俱來去城七里在㮈
園中即乘王威皆嚴駕乘而出欲覲
見供養佛中有乘青馬青車青衣青
蓋青幢青幡官屬皆青中有乘黃馬
黃車黃衣黃蓋黃幢黃幡官屬皆黃

中有乘赤馬赤車赤衣赤蓋赤幢赤幡官屬皆赤中有乘白馬白車白衣白蓋白幢白幡官屬皆白中有乘黑馬黑車黑衣黑蓋黑幢黑幡官屬皆黑佛遥見車騎數十万人来即告諸比丘汝欲見忉利天上帝釋花中侍從出入者如此諸理家無有異也諸理家行到道口皆下車至佛所前者為佛跪中央者皆伍頭取後者但叉手皆坐佛問若曹所從来諸理家言聞佛在是故出城跪拜中有一人字賓自起至佛前熟視佛佛問若何等視賓自言舉天上天下皆為佛傾動我視佛無猒極佛言賓自宜當熟視佛久遠乃復有佛耳𦕅有佛時當受佛教命中有四五百理家言賓自有大德與佛共談賓自言我還聞佛經我念作是經久我遺令日乃得見耳我有慈孝心於佛佛言天下人少有如賓自革慈孝於師佛告賓自佛出於天下知天下生死之道說經開化天上天下及鬼龍無不傾側者是佛第一威神其有讀佛經自端心得道

者是佛第二威神佛於天下說經賢
者無不喜聞者無不喜學者轉相教
轉相授導轉相端心是佛第三威神
其學佛經者皆喜如愚人得金上智
者得應眞道第二者可得不還第三
者可得頻來第四者可得溝港第五
持優婆塞五戒者可得天上持三戒
者可得作人佛出在天下因現此道
是佛第四威神佛告賓自若來熟視
佛若說數聞佛名希見佛時坐中有
數十万人皆不問佛若獨問是佛第
五威神佛告賓自天下智慧者少無
反復者多受佛經道受師好語持師
戒法諸鬼神龍無不護視者吏不敢
妄召呼當慈孝於師師不從弟子有
所求索在師前當敬師背後當稱譽
師師死常當憶念於今賓自者人中
雄善樂法清戒維耶梨遊心理家請
佛明日旦寧可與諸比丘入城飯食
佛言捺女朝旦來請佛及比丘僧諸
遊心理家皆俱去捺女明日旦來至
佛所白佛言已設座飯食具皆已辦
願天尊屈威神佛言若徑去我今隨

後佛起著衣持鉢與比丘俱入城城
中觀者數十方人中有賢善優婆塞
皆言佛如明月弟子如明星與月相
隨時佛好如是佛至棕女家就坐行
澡水佛及諸比丘僧飯食竟澡手已
畢棕女持小机於佛前坐佛告棕女
聖人及天下尊豪富貴唯尚戒淨明
佛諸經中語言無不好聽其所行
處無不敬愛者今在天下作人不貪
財色奉佛神化死無不生天上者佛
告棕女善自愛重持五戒佛與比丘
俱去

佛從維耶梨國出告阿難寧可俱至
竹芳聚阿難言諾又聞竹芳聚米糓
大貴諸比丘求分衛難得佛坐思惟
維耶梨國飢饉糓糴騰貴其衆狹小
不能供諸比丘分衛佛思念欲遣諸
比丘分布餘國賤米糓處行分衛佛
告諸比丘僧是竹芳聚米糓騰貴求
分衛難得彼間有沙羅提國豐熟是
維耶梨四界米糓皆貴我自與阿難
俱留此竹芳聚諸比丘受佛教皆去
至沙羅提國佛與阿難俱至竹芳聚

身皆大痛欲般泥洹佛自念諸比丘皆去我獨般泥洹不事無教戒阿難從一樹下起至佛所問佛聖體不和寧差不佛言未差大劇欲般泥洹阿難言且莫般泥洹須比丘僧聚會佛告阿難我已有經戒若曹但當案經戒奉行之我亦在比丘僧中比丘僧皆已知佛所教勅事師法皆以付諸弟子弟子但當持行熟學令我身皆痛我持佛威神治病不復持心思病如小差狀佛語阿難今佛年巳尊且八十如故車無堅強我身體如此無堅強我本不爲若曹說無有墮地不死者㝡上有天名不想入壽八十億四千万劫會當復死用是故起經於天下斷生死之根本我般泥洹以後無得棄是經戒轉相承用自思中外端心正行當持戒法中外令如常其有四輩弟子持戒法者皆佛弟子其有學佛經道者皆是佛弟子佛棄轉輪王憂天上天下人亦可自憂疾去婬態怒態癡態

佛從竹芳聚呼阿難且復還至維耶

梨國阿難言受教佛還維耶梨國入城持鉢行分衛還止急疾神樹下露坐思惟生死之事阿難逮在一樹下思惟陰房之事起至佛所爲佛作禮已住白佛言何以不般泥洹佛告阿難維耶梨國大樂越耶國大樂急疾神地大樂沙逵諱城門大樂城中街曲大樂社名浮沸大樂閻浮利天下大樂越祇大樂遮波國大樂薩城門大樂摩竭國大樂滿瀆大樂醬提大樂醯連溪出金山大樂閻浮利內地所生五色如畫人在其中生者大樂

佛告阿難其有比丘比丘尼持四法熟思正心不隨心外亦思善中亦思善心亦無所復貪樂心不驚恐不復走比丘比丘尼其有持意意如是四法名四神足欲不死一劫可得魔時入阿難腹中佛復言可難如是尚可阿難復言佛何以不般泥洹時足可般泥洹佛復言閻浮利大樂其有知是四神足者當可在天地間一劫有餘佛告阿難如是者再三阿難不應四神足事佛告阿難若却於樹下自思

惟佛起至醯連溪水邊樹下坐魔來
至佛所言何以不般泥洹佛言出弊
魔未可般泥洹須我四輩弟子黠慧
得道須我天上諸天世間人民遠及
鬼神智慧得道須我經法遍布天下
未可般泥洹魔知佛當般泥洹歡喜
而去佛坐自思惟亦可放棄壽命意
欲放棄壽命時天地大動諸鬼神皆
驚阿難於樹下驚起至佛所前以頭
面著佛足却在一面住白佛我於樹
下坐天地大動我驚衣毛為起我生
不更是曾地動佛為阿難說天地動
有八事何等為八地在水上水在風
上風持水如從地上望天或時風動
水水動地地因動是為一動有阿羅
漢尊貴自欲試威神意欲令地動因
以手兩指案地天地為大動是為二
動中有天威神大意欲動地地即為
大動是為三動佛為菩薩時從第四
兜術天來下入母腹中時天地為大
動菩薩從右脇生時天地為大動菩
薩得道為佛時天地為大動佛起本
經時天地為大動佛放棄壽命天地

為大動佛告阿難令佛却後三月當
般泥洹天地為當復大動是為八動
阿難聞佛自期三月即啼而問得无
以棄壽命佛告阿難是以棄壽命阿
難白佛言我從佛聞口受若比丘有
是四法名四神足欲不死一劫可得
佛德過四神足何以不止過一劫佛
告阿難是若過是若所作我再三告
言閻浮利內大樂若徑然不應我
見若頭角若何以聽魔使得入若腹
中我今不得復止却後三月當般泥
洹阿難即起語諸比丘僧佛却後三
月當般泥洹佛告阿難皆聚會諸比
丘著大會堂中阿難白言比丘僧皆
在大會堂中佛即起到大會堂中諸
比丘皆起為佛作礼佛告諸比丘天
下無常堅固人愛樂生死不求度世
道者皆為癡父母皆當別離有憂哭
之念人轉相恩愛貪慕悲哀天下無
生不死者我本經說生者皆當死死
者復生轉相憂哭無休息時須弥山
尚崩壞天上諸天亦死作王者亦死
貧富貴賤下至畜生無生不死者莫

恠佛却後三月當般泥洹佛去亦當
持經戒在者亦當持經戒趣至度世
不復生死無復憂哭佛經當使長久
佛去後天下賢者當共持經戒天下
人自正心者天上諸天皆喜助人得
福佛經可讀可諷可學可持可思可
正心可端意可轉相教有四事端身
端心端志端口復有四事欲怒者忍
惡念者棄貪欲者棄常當憂死復
有四事心欲邪者莫聽心欲婬者莫聽
愚欲惡者莫聽思欲豪貴莫聽復有
四事心常當憂死心所欲當惡者莫
聽當撿心心當隨人人莫隨心心者
誤人心煞身心取羅漢心取天心取
人心取畜生虫蟻鳥獸心取地獄心
取餓鬼作形貌者皆心所為壽命三
者相隨心寂是師命隨心壽隨命三
者相隨令我作佛為天上天下所敬
皆心所為當念生死之痛與家室別
離當念八事思惟佛經一者當棄妻
子求度世道不與世鬬諍無貪心二
者不得兩舌惡口妄言綺語吟嘯歌
戲三者不得煞生盜人財物思念婬

淡四者不得懷怒癡貪五者不得嫉彼慯人六者不得思念作惡加痛於人七者無作恣態不得懈怠著卧存味飲食八者當憂身坐老病死持是八事自端心可與天下無諍當趣度世道諸比丘當思惟是八事本四痛佛經可長久

佛從維耶梨國呼阿難去至拘隣聚阿難言諾佛從維耶梨國出迴身視城阿難即前問佛佛不妄轉身視城佛告阿難我不妄轉身夫作佛不得妄還向視阿難言佛還向視者何意佛言我今日壽竟不復入是城故還顧耳隨佛有一比丘前問佛於今不復還入是城中佛言我當般泥洹不復還見維耶梨國當至華氏鄉去佛至拘隣聚聚中有國名尸舍洹佛皆呼諸比丘令作心淨潔坐自思惟知生中意者使心端心端者婬怒癡態三態皆解其比丘自說以斷生死之根得羅漢道一心無所復憂不復憂生死畢更苦得不生死之道佛從拘隣聚呼阿難去至揵梨聚阿難言諾

佛與比丘僧俱至揵梨聚從揵梨聚佛呼阿難俱至金聚與比丘僧俱佛告諸比丘其有比丘淨心思心智心自思惟其有智知經者是慧心本婬心怒心癡心皆滅去三心清淨欲得度世道不難以得羅漢道諸婬怒癡皆消滅去當自說已棄是三事不復作生死之法佛從金聚呼阿難且復至授手聚阿難言諾即與諸比丘俱至授手聚佛告比丘淨心思心智心有淨心意者心即生智心即生智心即生開解不念婬不念怒不復癡心乃開解比丘自說言我所求皆得因見羅漢道佛從授手聚呼阿難去至擔滿聚阿難言諾即與諸比丘俱至擔滿聚佛告諸比丘僧淨心之法思心智心至無婬怒之態得淨心之道思心智心即生思心之道淨心智心即開解智心之道淨心思心即明人有穀與漆者作色穀布淨潔作色皆好是穀淨故比丘有是三心淨心思心智心淨心爲尸大思心爲三摩提智心爲嶇慢若尸大心者不婬不怒

不貪三摩提者攝心令不走崩慢若
者心無愛欲持佛經戒如人有褺布
褺布有垢人欲染作色以著染中色
不明比丘不定在淨心思心智心欲
得道者難坐心不解故比丘心自解
坐思即見天上狊知人心所念亦見
地獄餓鬼畜生善惡所趣如清水下
有沙石青黃白黑水中所有皆現但
水清故求度世道如是心清淨譬如
溪水濁下沙石不見亦不知水深淺
比丘心不淨不能得度世道坐心濁
故佛從揵滿聚呼阿難俱至喜豫聚
阿難言諾即與諸比丘俱至喜豫聚
佛告比丘若有淨心思心智心師所
教授弟子當學思師同不能入弟子
心中端弟子心比丘當自淨心端是
心端則得度世道當自說已得度
世道斷生死之根本佛呼阿難至華
氏聚阿難言諾即與諸比丘俱至華
氏聚佛告諸比丘心有三垢婬垢怒
垢癡垢持淨心却婬垢持思心却怒
垢持慧心却癡垢比丘自說以得度
世道斷是生死常哭憂思之本佛復

從華氏衆呼阿難俱至夫延城阿難
言諾即與諸比丘俱至夫延城北樹
下坐阿難坐邊樹下精思內觀地大
動阿難起至佛所白佛言地何以大
動佛言地動有四因緣一動者地在
水上水在風上上下風動搖水水動搖
地地因動是為一動其有阿羅漢欲
自試道以手兩指案地地為動是為
二動中有天威神大意欲動地地即
為動是為三動佛不久當般泥洹地
當復大動是為四動阿難言佛威神
乃如是佛般泥洹地為大動
佛告阿難佛威神巍巍甚尊明化无
量若欲知佛威神不阿難言願欲聞
知佛言我行遍諸天下所至郡國中
人民知者來至佛所佛身自變化作
其國邑衣服語言我視其人民行何
等法知有何經戒佛即益其經戒其
人民皆不知我我為誰亦不知我從天
上來地中出人民大恭敬我我化遍
至諸國王所國王問我言卿為何等
人我言是國中道人國王問我作何
經我言欲問何等經所問者我皆應

蓉國王所可喜者我皆為廣說已我即化沒去不見國王從後皆不知我為誰我至諸逝心國我亦化作逝心衣服語言我問若作何等經或我知子曹心知子曹語言我引經與教誡便化沒去子曹皆從後思我自相與語是何等人天鬼神乎子曹皆不知我誰我亦不道是佛我行一天下授經道遍已我上第一天上四天王所我作天上衣服言語我問天若作何等經天言我不知經我即為說經竟便化沒去天亦不知我為誰我復上第二忉利天上化作忉利天上衣服語言我問忉利天若作何等經忉利天言不知經我為說經竟便化沒去天亦不知我為誰我復上第三鹽天上化作鹽天上衣服語言我問鹽天若作何等經天言我不知經我為說經我復上第四兜術天上化作其天上衣服語言我問天作何等經其天言彌勒為我說經我重復為說經我復上至第五不憍樂天上作其天上衣服語言我問天若知經不其天言不

知經我為說經化沒去天天皆不知我為誰我復上第六化應聲天上作其天上衣服語言我問天若作何等經天言不知經我為說經即復化沒去第六天從後皆不知我為誰我亦不語言是佛我復上梵天梵衆天梵輔天大梵天水天水行天水微天無量水天水音天約淨天遍淨天淨明天守妙天近際天快見天無結愛天諸天皆来視我我悉問若寧知經不中有知經者有不知經者我皆為說生死之道說斷生死根本之道子曹所樂經者我皆為說之我效作天上衣服語言餘四天其天皆不能語我欲上者其天不能應答我第二十五名空慧天第二十六天名識慧入第二十七天名無所念慧入第二十八天名不想入佛言吾無所不見泥洹寂為樂佛告阿難佛威神不但能動地二十八天皆為大動佛但以正心所致佛告阿難我般泥洹後阿難從佛口受聞經戒師法阿難當道言我從佛口聞是法當為後比丘僧說之阿難若

不得藏匿佛經極可列露經中無所
疑我般泥洹已後諸比丘當共持法
其有他比丘妄欲作師法其經中無
禁戒者棄勿持壞佛法其有他比丘
妄增減佛經戒者阿難若當言我不
從佛聞是經法若何以妄增減佛經
戒比丘有不解佛經者當問尊老比
丘阿難所見佛經戒所從佛口聞者
為比丘僧說之勿增減其有欲增減
經戒者阿難若當正處非法者棄勿
用阿難若當言佛不出是語當謂之
言若何以欲壞佛經戒中有癡比丘
不解經戒者當問尊老比丘比丘不
得怒其有比丘不了是經中有比丘
知經戒知佛所說當往參問其有比
丘疑於經戒者來問比丘僧當說言
從其師聞各自說其師名字比丘說
經戒者不得疑言非是佛所戒勑比丘
僧皆在結經中在中者用在結經外棄
勿用疑不解經戒者當問何處有長
老比丘明經戒者當往問其經問者
不得言非是其有疑者阿難口解言
我從佛聞不入結經中長老比丘所
不說棄勿用諸比丘當處經戒諸比

丘處經戒之後當共持其有比丘疑言是非眞佛經不樂經者諸比丘當逐出之天下禾中生草草敗禾實人當誅拔草去之禾乃成好實比丘惡者不樂經不持戒壞敗善比丘諸比丘當共逐出中有賢善比丘好經戒從諮比丘所佛語諸比丘所持所知所學當授與比丘經戒當言佛在時於某國某縣某聚某處時與某比丘相隨說某經戒持是經戒不得呵言非佛所語當轉相教轉相承用長幼當相撿押無得以佛般泥洹去故不相承用相承用諸天人民助喜皆得福可使佛經長久我般泥洹後阿難當道某處有明經持戒比丘某新作比丘當往長老明經比丘所當從受經戒新來比丘聞經戒不得言非持佛經戒當相承用比丘和持戒者外有清信士清信女聞比丘僧和持佛經戒皆樂供養比丘僧飯食衣被病瘦與醫藥佛經可長久比丘僧和相承事上下相撿押天下人趣地獄禽獸餓鬼道者但坐相與不和故趣是三

道諸比丘持經戒當相和不得相形笑言我智多若智少智多智少各自行比丘和持佛經可長久使天下人得福天上諸天皆喜不在經戒中者棄在佛語中佛所說比丘所受當奉行佛告阿難且復前至波旬國阿難言諾佛與比丘僧從夫延國至波旬國止禪頭國中波旬國人民名諸華諸華人民聞佛来止禪頭國中皆来出前為佛作礼皆却坐佛皆為說經時有一人名淳淳父字華氏華氏子時在坐中諸人民皆去淳獨留須臾起持繞佛三匝却叉手住白佛明日寧可與諸比丘僧俱於舍飯食佛嘿然不應淳即前為佛作礼繞佛三匝而去歸家為佛諸比丘施座然燈火明日淳来白佛言以辦佛起持鉢與諸比丘俱至淳家飯比丘中有一惡比丘取所飲水器壞之佛即知之淳亦見之佛飯竟淳取小机於佛前坐白佛言我欲問一事天上天下智無過於佛天下為有幾輩比丘佛言有四輩一者為道殊勝二者解道能言

三者依道生活四者為道作穢何謂為道殊勝所說道義不可稱量能行大道最勝無比降心態度憂畏為法御導世間是輩沙門為道殊勝何謂解道能書佛所貴第一說又奉行無疑難亦能為彼演說法句是輩沙門解道能言何謂依道生活念在自守勤績學業一向不迴孜孜不勸人法自覆是輩沙門為依道生活何謂為道作穢但作所樂依恃種姓專造濁行致彼論議不念佛言亦不畏罪是輩沙門為道作穢凡人聞者以為弟子在清白知有善者有惡者不可皆同以為一也彼不善者為善致謗毀譬如禾中有草草敗禾實天下人家有惡子一子敗家一比丘惡并敗餘比丘人用比丘皆為惡佛言人不用顏貌衣服為好清淨意端者是乃為好人不可妄相佛告淳若飯佛及比丘僧死當生天上知經者去婬心去怒心去癡心不可用一人故非責衆人也

佛般泥洹經卷上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般泥洹經卷下

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

佛去淳家呼阿難去至鳩夷那竭國阿難言諾即與比丘僧從華氏國至鳩夷那竭國佛道得病下道止坐呼阿難阿難言諾佛言近是間有溪水名鳩對持鉢往取水滿鉢來我欲飲澡面阿難即往到溪水邊時有五百乘車上流厲度水大濁阿難即取濁水持來白佛溪上流有五百乘車過水大濁但可澡面澡足不可飲是間更有一溪名醯連水大清去是不遠可往取飲佛即取濁水澡面足病即小差時有華氏國人中大臣名胞罠賢道而來遥見佛威神形貌端正安靜而坐大臣胞罠前趣佛為佛作礼却坐佛為說經胞罠淚出佛言何等比丘為若說經若聞經何以故哭啼胞罠言有一人名羅迦壇為我誦經時我淚出佛言為若誦何等經胞罠言羅迦壇坐樹下自思惟身體有五百乘車過未久有一人問言適有五百乘車過寧聞車聲不荅言我不聞其人言

近在是間匈匈如是何以不聞荅言忽然不聞其人言時比丘瞋耶荅言不瞋人言何以不聞車聲荅言我念道自思惟身體五藏人言車過如是不聞車聲胞罠言我於道中逢一人為我說經比丘羅迦搵持道深不聞五百乘車聲我用是故帶佛告胞罠五百乘車聲何如雷聲胞罠言正使千乘車聲不如雷聲佛告胞罠我昔在優曇聚坐思天下生死之根本時天暴雨雷電霹靂殺四牛耕者兄弟二人時有衆人往觀有一人來到我所前為我作礼我問是間何以聚人其人言屬者霹靂殺四牛兄弟二人佛何以不聞佛時瞋耶佛言我不瞋坐思道耳其人言佛道深乃如是不瞋而不聞霹靂聲佛思道甚深其人亦即淚出大臣胞罠言佛道深乃如是從今以往當持佛經戒胞罠即呼從者来使歸取黃金織成氎布一張來我以上佛從者即歸取來胞罠持上佛白佛言同知佛不用當哀我為受之佛即受之胞罠為佛作礼而去

去來久佛呼阿難持金織成氎布來
色大好正黃阿難言我侍佛二十餘
年未曾見氎好乃如是佛言有是甚
好阿難言佛今日面色如是氎色佛
告阿難佛有是曹色者有兩時佛初
得道為佛時面色好如是我今日夜
半當般泥洹面色好當復如是佛復
呼阿難去至醯連溪水邊我欲洗浴
身體阿難言諾佛獨與阿難俱至醯
連溪水邊佛解衣自取水灌浴佛告
阿難朝華氏子淳家飯我今日夜半
當般泥洹若告淳言佛從若飯已夜
半當般泥洹若當歡喜語淳莫啼哭
若一飯佛得五福若飯佛佛持若飯
食氣力用般泥洹淳得長壽得端正
得富貴尊豪得生天上佛可敬一飯
佛得五福阿難白佛有一比丘名梢
禮比丘急性喜罵數鬪諸比丘佛般
泥洹以後我曹諸比丘當云何共事
佛經戒佛語阿難我般泥洹已若曹
莫復與語諸比丘不與語梢禮比丘當
思惟懷重慙愧悔數鬪諸比丘佛告
阿難施牀使北首我背大痛欲臥阿

難即施牀著机佛偃右脇臥屈膝累
脚臥思無爲之道佛呼阿難若知
七意之事不何等爲七一者有志二
者明經三者不懈於經四者不貪臥
當憙經五者政心六者淨心七者視
身中惡露比丘有是七法以自知得
度世道阿難意念佛懈臥佛告阿難
若意念佛懈臥耶佛告阿難人不懈
於經不懈於坐起欲作佛者可得佛
語已即起坐時有一比丘名劫賓來
語阿難言我欲問一事阿難言佛聖
體不和且莫佛即從裏知比丘欲問
事佛告阿難呼比丘來入入與佛相
見佛言所欲問者當問比丘言佛有
疾且置經不須復說佛說七事者我
曹以聞當持佛且止莫說經佛告比
丘我向臥阿難念佛有懈惰之意何
以臥我以是故起說七事比丘言佛
是天上天下之尊云何不從天請藥
可使病愈佛言如人舍宅久故皆當
壞地續安如故佛心安如地身如故
舍心無病但身有病耳佛言憂七事
憂身持戒比丘言今佛當般泥洹有

身病何況凡人比丘言鵜生子怙父母得食以生活今佛捨我曹般泥洹我曹當依誰

世尊又曰吾經不說無生不死者比丘當念持佛重戒比丘旋出佛告阿難疾去為佛於鹽呵沙施北首

今日夜半佛當般泥洹阿難奉命之彼施牀牀頭北首畢還白言施牀已竟佛起至鹽呵沙得牀猗右脅目有一比丘名優和洹當佛前立佛言無當吾前阿難白言自吾親侍二十五年未曾見比丘直自來進不問阿難佛言是比丘於彼諸天衆有威神鬪佛滅度故直自前貪欲見佛阿難問言獨是天知佛當滅度復有餘天佛告阿難從鳩夷那竭國境界四百八十里中頭頭相附間不容鍼皆是諸天聞佛當滅度悲哭且來中有攪頭髮者自裂衣者塞心絕尸視者哀云柰何佛捨我曹滅度永逝何其疾乎佛為大明三界中眼今般泥洹三界眼滅佛告阿難吾本經不說無生不死者天地無不壞敗者愚人以天地為常

佛以為虛空天地有成敗無不棄身者善惡隨身父有過惡子不獲殃子有過惡父不獲殃各自生死善惡殃咎各隨其身阿難白佛言佛滅度後吾等葬佛身體法當云何佛告阿難汝默無憂當有逝心理家共憂吾身阿難言彼以何法憂佛尊體佛告阿難葬法如飛行皇帝殯葬之法佛復踰彼阿難言甚聖帝法云何佛告阿難葬法用錦衾以纏身劫波育千張交纏其上著假棺中以澤香膏灌劫波育上其有好香皆以著上以栴薪擣薪榻薪以蓋覆棺以薪著上下熟維訖畢斂舍利於四交道起塔立剎以繫著上懸繒鼓華香燃燈飛行皇帝葬法若斯佛復勝之佛說此時阿難在後慷慨啼以頭拄牀角從後白言滅度太疾去天下眼四面郡國諸比丘俱聞佛欲滅度啼哭且來自相謂恐不見佛比丘俱到佛問比丘阿難所在乎對曰阿難近在牀後角住頭哽噎諸比丘流淚而言世尊滅度何其太疾佛言吾本行諸墟聚勝告

若曹却九十日當般泥洹四輩弟子在數千里外者悉至佛告阿難若莫悲哀所以然者若盡心侍佛二十餘年慈仁於佛敬身慎口大孝於佛過去佛侍者亦如阿難當來佛侍者亦如阿難若知佛意若去某時可見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某時不可見所供飲食若言可食可飲可卧可起常会佛意未嘗失儀某比丘某逝心樂經不樂經若所言皆誠於佛寂孝帝哭何為佛告諸比丘聽飛行皇帝有四難及之德何謂四德諸小國王及諸逝心理家并諸梵民詣帝闕下飛行皇帝皆見之和心軟教為諸王說治國法知足無求逝心之行清淨為首理家及民出詣佛廟聽採沙門正真之化歸當修孝隨其所定慈心賜之諸王逝心理家庶民靡不欣豫稱嘆聖帝感動諸天飛行皇帝有斯四德阿難比丘亦有四德其有除饉男除饉女清信士清信女之阿難所從問經戒阿難為具廣陳演之四輩弟子靡不欣懌退坐出去尋塗稱歎斯謂阿難第一

四德復有四輩弟子不解經與至阿難所啓質所疑阿難釋結无不開解聞者不猒出無不歎斯謂阿難第二四德四輩高德覲阿難侍佛左側無不吟詠斯謂阿難第三四德佛所說經言無多少阿難所聞皆識諷誦宣授四輩一無增減是為阿難第四四德阿難白佛言云是不遠有郡國舍衛國沙枝國栴波國三舍國波羅㮈國維耶梨國斯諸大國明義俗志佛當滅度何不於彼既於小縣復處城外薄聚鄙縣而般泥洹

佛告阿難無云小聚所以然者惟昔往古鳩夷那竭名鳩夷越王國大樂時無疾病米穀豐沃黎民熾盛家有孝子城東西長四百八十里南北廣二百八十里其城七重皆以焦墼累集作城黃金白銀琉璃水精以著城壁亦以四寶為瓦覆城城高六丈四尺上廣二丈四尺城中寶樹華光五色行有三道兩邊皆以四寶瓦覆其上兩邊居家舍宅彫文刻鏤服如天上琴瑟衆樂男女不離歌音以德道樂

益明民無憂怖心常歡喜頭上不鋑
明香遠達其聖王名曰大快見号飛
行皇帝勒兵光世都無齊雙相率
以道無違王法民欲飛行念即身往
王有七寶自然生黃金飛輪神力白
象紺色神馬明月珠天王女妻主寶
聖臣典兵聖臣王有四德為小兒時
為太子時即帝位時捐國絕欲為沙門
時各八萬四千歲斯即大快見王一
難及之德飲食時化體無長疾寒溫
調適身意常安斯二德容觀堂堂顏
華絕世微下帝釋以為不如斯三德
普天率土民無巨細慈愛於王猶至
孝之子願令親安王亦赤心慈愛衆
生等之於子貧給財寶飢者飯之渴
者飲之窮老幼孤令之合居為親為
子屋舍車乘疾濟以藥斯謂四德其
國常聞十二種聲象聲馬聲牛聲車
聲鏍聲鼓聲儛聲歌聲諸絃樂聲誦
仁義聲歎佛尊行聲黎民服鋑衆寶
織成明月雜珠瓔珞光道飲食伎樂
猶忉利天居民欣樂无日不喜王欲
出遊呼御車臣臣名須達勑之曰今

車徐行言久不見逝心理家今欲見之逝心理家聞王當出有持明月珠者白珠碧珠青珠珊瑚栴檀名香輙貢聖王王不欲受皆稽首求哀王乃受之勑掌寶臣倍願其直黎民巨細亦以衆寶華香散地播壽无極諸小國王有八萬四千聞飛行皇帝欲布施皆来翼從至大殿所帝欲與諸王俱昇正殿諸王辭曰臣等諸國皆有寶殿帝曰尒等小殿未足以玄且觀明殿遂無敢昇者諸王各有寶車車高十丈皆有四輪自下以上悉是七寶上施幢幡色明相照車駕六馬馬皆飛行時有一車駕兩駱爲車名俱羅竭聖帝所乘矣八萬四千車皆在前導至明殿所殿名波羅沙檀縱廣四十里以黄金白銀琉璃水精塹爲壁亦以四寶爲柱黄金瓦白銀瓦琉璃瓦水精瓦陛五十重皆以黄金白銀琉璃水精爲陛黄金梁白銀梁琉璃梁水精梁黄金楯白銀楯琉璃楯水精楯殿中有八万四千牀黄金牀白銀牀琉璃牀水精牀黄金帳白銀

帳琉璃帳水精帳黃金織成白銀織
成琉璃織成水精織成赤蜀織成皆
以布於上以天上降織成爲扰阿難
宮墻四重黃金墻白銀墻琉璃墻水
精墻作四寶浴池周匝四十里黃金
池白銀陛白銀池黃金陛琉璃池水
精陛水精池琉璃陛池中自然生四
色蓮華青紅紫白華冬夏常生池中外
有香華樹殿下有四道亦以四寶爲步
欄楯各長二十里殿陛之前有四寶樹
樹高四十里蔭地亦介黃金樹白銀葉
白銀樹黃金葉琉璃樹水精葉水精
樹琉璃葉帝於殿下自思惟不冝上
殿辭讓諸王諸王皆不敢昇大快見
勑令近臣請諸沙門逝心明經持戒
者先上殿具設美食重賜明寶沙門
逝心去帝即深惟壽命非常與一侍
人俱昇明殿曰吾欲遣諸夫人伎女
傍臣諸王各還令去帝坐黃金牀足
蹈白銀机深自思念婬泆之行何益
於已愚人多貪不知其禍吾今雖壽
三十三万六千歲夫盛有衰合會有
離身爲朽種會成灰土斯四寶殿孰

能久保乎曰吾一身耳小屋足安何用四十里殿八萬四千牀為從黃金牀至白銀牀足蹈金机惟人作意必當清潔貪婬恚癡邪婬之心以四非常滅令無餘觀世無常吾焉得久從白銀牀至琉璃牀足蹈水精机曰吾後宮玉女有八萬四千人各遣令去用之為狗女聚惡藏當棄繖意從琉璃牀至水精牀足蹈琉璃机重思天下衆事皆惡唯無為快除吾濁志當求無為令辟為飛行皇帝豪貴如斯何潤於身侍者前白諸王女寶問王處殿何其稽久皆欲進前帝告侍者曰勅掌寶臣遣諸夫人各歸其家著身衆珍名寶皆各自隨諸王群臣天馬寶爲皆遣令去

大快見王即昇高觀遥聞衆聲喧吵呼天帝曰何聲侍者白言天玉女聲諸王群臣頓躄于地舉哀呼天寶爲天馬呼嗥淚出戀慕天王靡不損躃帝曰持小机來安置殿下請王女寶諸王群寮進諸爲馬寶車從者第一嫡后就坐帝側帝更以女妹之愛侍

諸夫人嫡后擧手指諸女寶曰天女之容煒煒光世著身天服世所希覩顏留微心以副其意寶爲天馬馬名桓青白珠夜光衆寶瓔珞弈弈光國四方諸王皆有聖人之明度奉稱臣孝順慈忠愛慕天王快見王曰吾世世有慈心於世女人更相嫉妬殃惡流被延及王身惟斯重禍吾欲遠之自令以往若曹女等皆我女妹諸夫人皆擧哀去當奈何生離棄我去皆脫身衆飾投之于地嫡后自摑推心悲哭呼去天王吾當依誰帝曰人命致短命憂反長身爲朽器死在无期自令執心尚沙門德遠女親賢唯道是尊修身自憂不能憂餘告諸王曰令短憂長當自愛身無生不死當正心行慈愛孝順熱難久保諸王稽首至誠辭曰四天諸國皆侍天王常聞諸聖容豈斯土以爲無喻帝及群寮无不神聖國土殊實譬如天上天王加哀宜還聖恩帝告諸王人壽致短憂餘反長當自憂身命在呼吸无生不死當去貪婬熾濁之行帝起上殿坐

黄金牀持弭慈之心向諸夫人群寮諸王庶民爲馬十方勤苦者悲心傷之欲使知佛從金牀至銀牀思無爲之道從銀牀至琉璃牀思慈家之行以濟衆生從琉璃牀至水精牀思大孝行欲度無數劫之親自椎五藏九孔惡露帝曰吾昔尚得一病如有竹索絞頸木鑿鑿身身爲器安足可恃乎佛告阿難飛行皇帝大快見者吾身是也王後壽終昇生梵天誰知佛身作飛行皇帝修行正法又有四德七寶自然從鳩夷那竭境界長四百八十里廣二百八十里皆在城中吾前以七持身置此地中今得斷求念空無相之定絕生死之原自今之後不復作身也

阿難汝往入城告諸民去今日夜半佛當般泥洹若等所疑急諮決之無爲後悔長懷悒悒恨佛在小聚違於稟戒阿難如教民僉然曰佛以何緣處于小聚滅度去乎民皆頓地叩頭者搏頰者搥心剺面搣鬢裂衣躄地啼哭呼當奈何其王聞之愕然曰斯

者何哀王遣近臣問外何哀民哽咽
曰阿難勅言佛當滅度心所疑結令
諮質之以斯哀矣臣還啓太阿難勅
民佛當般泥洹令質所疑以故來耳
王即召太子阿晨命之曰汝詣佛所
稽首佛足敬問消息伏願世尊於正
殿上昇泥洹道無於小聚般泥洹也
太子白言若世尊遂不汝翔者當去
何王曰受教疾還太子到佛所阿難
白言鳩夷國王遣太子來未敢通之
佛言呼進太子五體投地稽首佛足
却長跪諸王遣阿晨稽首佛足敬問
消息衆生沒溺唯佛拯濟今當滅度
何其大疾當於宮中而於小聚佛告
阿晨謝汝父王吾往以說昔為飛行
皇帝家後聖帝名大快見吾以七反
以身喪此并今為八吾今道成不復
以身著斯地中謝汝父王往告太子
太子還宮晦冥適至太子見王本末
自陳王愕然流涕勅國梨民率土皆
往受佛明法王以人定時到佛所與
民十四萬衆俱往在外王白阿難曰
吾與民十四萬人欲受佛戒阿難向

佛具陳王意世尊即曰當王及民阿難白言寧可遣王佛言不可當與相見王與國中高德賢者俱進皆以頭面稽首佛足却叉手立時佛前无燈火佛放頂中光光照二千里佛謝王及其臣民勞枉尒来王稽首曰佛有何誡所當奉行

佛言吾告使者去得佛說經四十九歲王國諸賢皆自執行王且還宮吾今夜半當般涅洹王及臣民莫不舉哀佛告王曰吾聞有生無不衰喪噫央何為慈伏猛心上法天聞遠惡自愛勤心修德親賢事來重恩无加卒暴人命難得當哀萬姓明者可責愚者原赦世多諸邪自愛自慶王及賢者皆自退出王去佛五里所止宅住國有耆年字曰須拔年百二十時在城中夜卧覺寤見佛光明照一城中家無一人即出城疾到佛所向阿難曰以吾啓聞吾有疑心於世尊阿難曰夜以且半佛當善逝且莫煩擾須拔對曰不可以聞乎吾聞無數世乃有一佛耳今詣質疑而不以聞吾之所疑唯

佛而釋餘莫能也阿難曰且止不須問矣佛知須拔在外欲質所疑呼阿難問何以不啓須拔疑事阿難對曰見夜且半佛當滅度懼其來入語言煩擾佛今當棄三有欲界就無為道佛言將須拔入有疑當問阿難即將須拔入須拔聞當入其心喜踊身皆為動前以頭面稽首佛足佛見須拔年老息微賜扤使坐佛問須拔今有何疑對曰佛為三界天中之天神聖無量至尊難雙開化導引四十九年仙聖梵釋靡不稽首吾有同志八人有故龜氏有無先氏有志行氏有白鷺子氏有延壽氏有計金契氏有多積願氏有尼揵子彼八人智無瑩燭之明善無沛生絲髮之潤內懷三毒外為欲走坐作虛論妄書非真不詣稟化將有緣乎佛告須拔予會經意與佛經違為生死之路求富貴之耶吾道之志斷求念空不願世榮淡泊無為以斯為樂須拔曰何謂无為之道乎佛言滅有歸本不復生死謂之無為也吾曹志趣皆有八惡何謂為八

祠祀鬼神卜問虛欵是為一覆家貪
餮不奉孝道貪愛邪欲无合止是
為二兩舌惡罵妄言綺語未常陳善
令愚去惡是為三欵盜婬泆是為四
常懷慾心不孝二親輕慢兄弟妻子
九族心邪行穢無善勸導常自憍大
欲人畏敬是為五晝夜懷邪不畏法
律輕慢賢者尊貴穢濁遠避真正交
隨惡人是為六聞有賢智明經沙門
梵志豫懷憎嫉虛僞作讒是為七不
敬先祖盡孝于親棄賢明而反賊毀
仁正不覺流俗穢濁可耻斯謂八惡
若自陳去世尊說經四十九載有八
人不詣稟化子書皆懷斯八惡豈
樂清化乎正使來者佛亦不受須拔
若心有斯八惡慎無聞佛執斯八戒
可得溝港頻來不還應真行斯八戒
當正尒心乃為佛弟子其有凡人攝
作師導教化之者違斯八戒皆是嬈
蠱當遠棄避慎無聽受世尊曰吾今
於三界中獨言獨步莫有等雙尒之
所疑便問無嫌須拔稽首長跪而曰
誠如佛言殺士吾身又墮堊狂愚世尊

又曰若解八戒未乎對曰已解重稽首曰吾欲捐下賤之操執沙門清淨之行世尊又曰佘誠不對曰願佛加哀受我為沙門須拔長自然墮地袈裟著體精心思教霍然無想一心清淨譬明月珠即得應真道重自思念吾不能使吾師於前泥洹也即時先佛取泥洹道

佛呼比丘入言吾滅度後其有世人棄家去穢欲作沙門入比丘僧中先試三月知行高下世有四輩人一輩貧窮不能自活欲為比丘一輩負債無以償之欲作比丘一輩在役當時無用欲作比丘一輩高士行淨無穢開無數世乃有一佛覩佛經典欣然心寤捐家棄欲不貪世榮來作比丘吾泥洹後凡諸來者覩于志趣視于坐起探于語言察于蹈步知于施行善惡所趣求道用心精進樂不三月審察志高行淨可眾乃用作比丘身既作比丘當選耆舊明於法律為之作師授其十戒奉戒三年兢兢不虧眾賢咸可當授與二百五十戒十戒

為本二百四十戒為礼儀若曹後世施行是法天神地祇靡不敬善佛所戒法諸比丘熟思之無得以佛般泥日去懈怠違法佛之所行弟子所思長幼相奉無為不孝有不樂得道慕尊榮者當讀是經求壽欲生天上者讀是經佛之大要趣無為道吾泥日後無得以佛去故言無所復怙當怙經戒吾泥日後轉相承用諷經奉戒執二百五十戒轉相敬奉猶孝事親耆年比丘當教後嗣猶吾在時後進比丘若得疾病耆舊比丘當有乃心消息占視明教讀經喻誨以和順持佛戒吾道可久吾泥日後賢者子賢者婦女壽後思念吾世有佛有妙經典佛於世始般泥洹日子曹皆有至孝於佛慈心于經至其壽終皆當昇天尒等無得以吾去故不奉經戒慎無懈惕諸比丘尒等熟視佛顏色佛不可復得起却後十五億七千六十万歲乃復有佛耳佛世難值經法難聞衆僧難值唯佛難見也閻浮提內有尊樹王名優曇鉢有實无華優曇

鉢樹有金華者世乃有佛吾正於今
當般泥洹介曹於經有疑結者及佛
在時當决所疑今不釋結後莫轉爭
勇我在時急質所疑阿難時在佛後
稽首白佛自佛教化諸比丘僧無疑
結者弟子自說吾等無疑天中天佛
告比丘夜已且半勿復有聲佛起正
坐深思道原棄是善惡都及三界年
亦自至七十有九惟斷生死迴流之
淵思惟深觀從四天王上至不想入
從不想轉還身中自惟身中四大惡
露無一可珍北首枕手猶右脇卧屈
膝累脚便般泥日天地大動諸天散
華香悲哭嗥竟法涅滅度吾等依誰
國王十四萬衆躃身呼佛衆生長棄
當奈痛何或有絕而復穌者第二帝
釋告諸天曰佛常云生無不死者介
等當念非常皆空非身之諦莫復啼
哭第七天王亦奔下日佛光以冥佛
尚棄身介曹何望啼哭躃身者寧可
復得乎諸比丘有死轉地帝哭且去
三界眼滅何其疾乎自今之後世為
長冥有住哭者息絕尸視者中有深

思佛在常云無生不死啼哭為身何益明法哉有一比丘字阿那律語阿難曰止諸比丘無使重哀止王及臣民止上諸天莫復哀慟阿難問曰視上諸天能有幾人曰周匝四百八十里中比首相附皆是尊天以一小鍼於上授之鍼不墮地阿那律上止諸天諸天哀慟倍悲阿那律語阿難曰佛不使吾等棺斂尒赴往告逝心理家吾等自能殯斂世尊有命令逝心理家棺斂殯葬無令有恨阿難即往至逝心理家所如其事說逝心理家舉哀去世尊滅度吾等孤露智士歎嘆唯特世尊某等五百人詣王諮曰乞獨殯葬王曰佛去衆生孤露和心無諍必盡孝心佛愍諸子令得景福王說斯事無不哽噎理家及民舉佛金牀還入王城諸天以名寶蓋覆佛牀上幢幡導從華香雜寶其下如雪十二種樂皆從後作天人龍鬼莫不舉哀理家問曰世尊在時勅令殯葬棺斂其法云何阿難曰佛在時云如飛行皇帝法佛復踰之理家問曰聖

帝殯法其則云何曰用新㲲錦䌤纏
身體新刧波育復以纏上著假棺中
以澤香膏灌令徹身以蓋覆上擣檀
香薪欑香薪梓薪樟薪若楯上下四
面高廣各三十丈投火燒維十二部
樂同時俱作以好香華皆以散上竟
取舍利擇去灰炭以好香汁熟淨洗
之著金甖中以甖著金牀上當著宮
中齋戒殿上九十日訖當於四交道
起塔立刹懸繒旛蓋華香作樂飛行
皇帝葬法如是佛當勝之諸逝心理
家揮涣曰諾必如明教願假七日理
家俱啓王吾等欲棺斂天尊聖體願
王臨之王曰敬諾理家俱舉佛黃金
牀却還從城西門入於城中央至七
日得三十万衆皆共棺斂民衆皆持
十二部樂晝夜燃燈燈火去城面十
二里步步有之第二帝釋將十万衆
天人來下持十二部天名樂來華香
衆寶懸在空中去地三里帝釋獨下
問阿那律佛有何令阿那律具以佛
教告釋釋曰以具衆寶伎樂華香莫
吾欲殯葬其宜可乎答曰吾當質之

阿那律具以釋意向阿難說阿難答
曰佛在時不有令乎諸天及王無令
棺斂勑令逝心理家殯𦮓謝諸梵釋
願明佛意即還具以阿難意告諸天
諸天曰吾上帝𦮓具不如民間乎答
曰斯何言與世尊蹤跡有重責令慎
無相非逝心理家即曰舉佛舍利牀
欲從城西門入牀為不舉理家俱曰
牀不動搖從得出城乎阿難問阿那
律牀何以不搖答曰諸天欲得棺斂
故令牀不舉阿那律曰吾方上曉梵
釋諸天即上告梵釋曰阿難謝諸天
𦮓儀之趣自是佛意梵釋諸天曰吾
等以持𦮓具來至此亭可令吾等於
牀右面國王黎民于牀左也使樂華
香送世尊乎答曰吾當還報阿那律
還以天意具報阿難阿難曰欲棺斂
者上違佛教為孝送者可即報梵釋
其事見聽諸天咸喜皆下在佛金牀
右面王及民衆在牀左面理家問曰
可舉佛牀出西城門去阿難曰可帝
釋前以手持牀右面前足梵王持牀
右面後足阿難持牀左面前足國王

持牀左面後足遊心理家以繒縛牀
前兩足天人哀慟共挽金牀諸天龍
鬼神散華雜寶名香伎樂幢幡華蓋
各皆導從王及梨民供具亦尒天人
挽歌歎德於上梨民紹之哀歌於下
天神鬼龍帝王梨民同時哀慟擗心
呼佛滅度如之衆生何怙出西城門
趣周梨波櫝殿有大講堂以佛著堂
上遊心理家如佛遺教以劫錦纏身
劫波育千張央纏其上著假棺中以
澤香膏灌令徹身天蓋覆上理家俱
舉棺下殿於其中庭以栴檀香薪積
香薪梓樟薪𦾰薪高廣三十丈天神
鬼龍諸王人民皆以華香散薪上理
家燃薪火爲不燃問阿那律曰火何
緣燃之不燃答曰佛有耆舊弟子名
大迦葉周行教化今者來還將弟子
二千人諸天無央數欲究見佛令火
不燃理家曰諾教待迦葉與四輩弟
子各五百人俱來於道止息有異學
者名優爲從佛所來持天華華名男
隨勒見大迦葉與弟子二千人相隨
優爲進爲大迦葉稽首揖讓畢迦葉

問子從何来曰吾從鄒竭國来迦葉
曰識吾大師佛不諸吾識之滅度巳
来今為七日吾從彼得斯天神華也
時諸弟子有未見諦者聞佛滅度靡
不驚愕躃踊搥心宛轉自滅呼曰奈
何衆生何怙有見諦者深存佛誠世
皆無常恩愛猶幻誰獲長存者衆比
丘中有一比丘年耆闇昧不達聖意
見衆比丘哀慟痛至住止之曰顧莫
哀也世尊在時法戒重沓此非法也
彼非義矣持此行是無違无犯今世
尊逝吾等自由不亦快乎衆比丘皆
共非之因共告天天取老比丘捎著
衆外大迦葉勑諸比丘使急就道四
輩弟子天人無數悲哭且行俱到佛
所繞殿三匝頭面著地蹹面奄土吐血
而絶者迦葉熟視佛黄金棺意自念
曰吾来晚矣不及吾師不知世尊頭
足所在佛便應聲雙出兩足迦葉即
以頭面著佛足陳佛功德説偈言
彼為不生老　亦為不死　彼為不復會
無有相逢憎　彼為不復令　愛欲相別離
當為來方便　令致得是處　彼為是五陰

以畢不復受　亦不復為爲　有受是五陰
皆為以盡畢　有本亦以除　當為求方便
令致得是處　佛為斷世間　愛欲為以畢
便名為忍　亦捨所世間惱　佛為自安
亦致世間安隱　但當為叉手　當為謙礼佛
佛為所說法　為世間寂明　佛為寂見道
安隱无所导　亦為活天下　令不復老死
當何為世間　人不受佛恩　月為以出
但為夜去冥　日為以出　但為晝作明
電為以出　但能照明雲　佛明為以出
令為明三界　一切所河　為无過崐崘河
一切所大水　為無過於海　一切星宿明
月寂為明　佛為世間　天上天下寂尊
佛為以度世　為施福至今　佛為教誡行
為至今分明　亦為至今　為佛弟子受行
一切天亦人　恭敬叉手行礼
迦葉讀畢天神鬼龍帝王黎民皆礼
佛足衆礼訖畢足還入棺天人鬼龍
見足還沒踰為哽噎同時悲哭哭畢
迦葉與諸比丘更相予唁逝心理家
放火爇維天散華香皆大驚衆生
為窮乎佛光徹照第七梵天十方幽
隱陰冥之處生不相見得佛光影一

時炳然依面談曰斯何明也諸理家商佛肌肉盡即以香乳澆火令滅熟洗舍利盛以金甖佛內外衣續在如故所纒身劫波育為燋盡取舍利甖著金牀上以還入宮頓止正殿天人散華伎樂繞城步步燃燈燈滿十二里地阿難語阿那律謝諸天龍且各還居天龍鬼神各流淚去亡三界之日月世為長衰臨衰之絕當能幾閒急逐吾等令去何為荅曰民衆擾擾欲上華香且宜暫還以展民心帝釋問阿那律何日當興世尊宗廟乎阿那律問阿難阿難曰却後九十日當於四交道中立剎興廟諸天咸曰待九十日將有緣乎阿那律曰四輩弟子其在遠者必當奔赴以副其望也諸天同時頭面著地帝釋處前諸天翼從繞殿三匝悲哭而去

比丘二万留衛舍利又謝國王且自還宮及群臣稽首于地悲哭繞殿三匝還宮勑諸夫人婇女皆令奉戒畢九十日逝心理家齊肅亦令四遠皆聞佛以滅度鴆夷國四輩弟子皆賫

華香悲哭塞路繞殿三匝稽首于地
項蹌哀慟呼當奈何千里内王皆從
太子千里外者違其太子率從臣民
皆詣佛所繞殿哀慟華香供養先至
先退後至後退諸比丘俱問阿難差
法云何答曰當東出去城三十里彼
土有鄉鄉名衛致有四衢峙剎立廟
以玉作墼墼之縱廣其方三尺塔縱
廣丈五尺矣舍利金甖止者中央興
塔樹剎高懸繒幡燒香燃燈淨掃散
華十二部樂朝夕供養逝心理家當
共成塔釋梵鬼龍王及臣民送佛舍
利理家敬諾如阿難教
大迦葉及諸羅漢與阿那律共議斯
三十万衆并王臣民終當生兜術天
上弥勒所弥勒成佛第一說經九十
六億比丘得羅漢弥勒當為衆生說
經云斯諸神通皆是釋迦文佛時作
塔者懸繒燒香燃燈執行佛戒皆清
信士清信女也大迦葉與阿難及諸
應真共議鳩夷國王壽終當趣何道
大迦葉言斯王壽終當生十二水微
天上後弥勒來下作佛時當字須達

為弥勒興造宮殿講授道堂論閣物精舍孤獨聚園衣食疾藥供比丘僧阿難問大迦葉鳩夷國王何以不於弥勒佛所取應真道大迦葉曰斯王欲心未厭生老病死憂悲之苦故不取應真道矣迦葉語阿難其有不厭生死患者終不得道阿難答曰吾久猒之何以不得道乎大迦葉曰尒但執戒不惟內外身身之惡轉流生死但以食故邊境八國聞佛滅度舍利在鳩夷國中皆發兵來索舍利分鳩夷國王曰佛在吾國今者滅度吾當供養遠者枉顧舍利不可得八王答曰吾等叉手索舍利分了不與我必當以命極取之耳天帝見八王共諍欲得舍利還國供養化為梵志自名屯屈叉手前曉八國王曰聽吾一言惟佛在時諸王奉尊教常慈惠夫為民主無宜有諍當行四等分佛舍利令諸國土皆有宗廟開民盲冥令知有佛以為宗緒使得景福天神鬼龍諸王梨民僉曰善哉屯屈普施衆生福田也共請屯屈作平八分屯屈自

以天上金罌中以石蜜塗裏成量舍
利各與一罌諸王得之悲喜交集皆
以香華懸繒雜綵燒香燃燈朝夕作
樂也屈長跪乞罌中餘著蜜舍利吾
欲立廟諸王恵之遂入罌道士名曰
桓違從王索舍利王曰已分不可復
得唯有燋炭便自往取道士取炭香
華供養復有遮迦竭人來索舍利曰
已分唯有餘灰可自往取即復取灰
奉九十日
大迦葉阿那律迦栴延共議阿難臨
佛哀久於佛獨親佛所教化施為孔
撰阿難賢心無微不照可受阿難法
律委曲載之竹帛比丘僧議阿難白
衣恐有貪心隱蔽妙語不肯盡宣比
丘僧曰當說取之設一高座處諸聖
上會以比丘僧以慈諮問三上下因
問經要可得誠實鳩夷國王立佛宗
廟精房禪室凡有三千比丘處其
中誦經坐禪王遣大臣名摩南將
兵三千宿衛佛廟大迦葉與阿那律
共報比丘僧佛經結律名四阿含阿
難從佛獨為親密佛以衆生婬泆无

度作一阿含四惑悖逆作一阿含愚
冥遠正作一阿含不孝二親遠賢不
宗受佛恩不惟上報作一阿含沙門
衆曰唯阿難知夫四阿含當由阿難
出大迦葉曰阿難白衣恐有貪意不
盡出經衆比丘曰可以前事詰責阿
難當上阿難者于高牀諸賢者衆自
下問經僉曰善哉誠合大冝直事沙
門即會聖衆逐阿難出聖衆皆坐復
命阿難令疾進進爲聖衆稽首作礼
得應眞者皆坐如舊未得者皆起直
事沙門令之昇坐中央高座阿難辭
曰非吾座也聖衆僉曰以佛經故尊
尒于彼從尒受佛之上法阿難乃坐
賢衆問之尒有七過寧知之乎世尊
在時去閻浮提之内大樂尒嘿然爲直
事沙門呼阿難阿難即對曰佛爲无
上正眞聖尊將不得自在耶當須吾
言乎設佛在世一劫之間弥勒至尊
從得作佛聖衆黙然阿難无懼衆聖
僉曰且還復坐知子宣法典衆所聞
正法同不如斯三上阿難復三下之
阿難復上言伊焰摩須檀伊焰摩須

檀者吾從佛聞諸比丘僧聞阿難法言伊焰摩須檀吾從佛聞咸哽噎云何當奈此何佛適處世而今更云吾從佛聞說如是天神鬼龍帝王臣民四輩弟子莫不舉哀大迦葉賢聖衆選羅漢得四十人從阿難得四阿含一阿含者六十疋素寫經未竟佛宗廟中自然生四名樹一樹字迦栴一樹字迦比延一樹字阿貨一樹字尼拘類比丘僧言吾等慈心寫四阿含自然生四神妙之樹四阿含佛之道樹也因相約束受比丘僧二百五十清淨明戒比丘尼戒五百事優婆塞戒有五優婆夷戒有十寫經竟諸比丘僧各行經戒轉相教化千歲千歲之中有持戒者應在第四弥勒佛所弥勒世尊當為天說經法言令之會衆皆是釋迦文佛時持戒者來會斯上弥勒佛言尒曹勤心加於精進行難倫急多少持之佛泥曰後作八宗廟第九瓶塔第十炭塔第十一灰塔經曰佛以四月八日生八日棄國八日得道八日滅度以沸星時去家學道以

沸星時得道以沸星時般涅曰尊去
復更華葉舉國樹木皆更茂盛佛般
涅日去三界天中天光明以滅一切
十方皆自歸於佛

佛般泥洹經卷下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般泥洹經卷上

樹

不載譯人附東晉錄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王舍鷄山從大衆比丘比丘千二百五十時摩竭王阿闍世與越祇不相得衆臣議言越祇自恃國富民衆地沃野豐多出珍寶不首伏我當往攻伐國賢大臣名曰雨舍梵志種也王命使行稽首佛足敬問消息興居輕強氣力遊步德化日昇言阿闍世與越祇有憾衆臣之議欲往攻伐願聞衆祐有以教之大臣受命即嚴車五百乘騎二千步人二千行詣鷄山到小道口下車步進見佛歡喜貌色恭肅氣重損讓畢長跪言摩竭王阿闍世稽首佛足敬問消息興居輕強氣力遊步德化日昇佛言甚善王與國人及汝皆安不雨舍自言王與越祇有憾衆臣之議以彼自恃國富民衆地沃野豐多出珍寶不首伏我欲往伐之願聞佛教佛報大臣昔吾一時曾遊越祇正躁神舍見其國人皆多謹勅我時爲說治

國七法不危之道其能行者曰當興盛未之衰也即又手言願聞七法蓋何施行佛言諦聽對曰受教時賢者阿難住後扇佛佛言阿難汝寧不聞越祇國人數相聚會講論政事修備自守對曰聞其數相聚會講論政事修備自守佛言如是彼為不衰汝聞越祇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轉相承用對曰聞其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轉相承用汝聞越祇奉法相率無取無願不敢有過對曰聞其奉法相率無取無願不敢有過汝聞越祇礼化謹敬男女有別長幼相事對曰聞其礼化謹敬男女有別長幼相事汝聞越祇孝於父母遜悌師長受識教誨對曰聞其孝於父母遜悌師長受識教誨汝聞越祇承天則地敬畏鬼神敬順四時對曰聞其承天則地敬畏鬼神敬順四時汝聞越祇尊奉道德國有沙門應真及四方來者供養衣食臥牀疾藥對曰聞其尊奉道德國有沙門應真及四方來者供養衣食臥牀疾藥佛言夫有國者行此七法難可

得危雨舍對曰使越祇人持一者尚
不可攻何況有七國事多故當還請
辭佛言可置知是時即從坐起礼佛
而去是時佛勅賢者阿難請鷂山中
諸倚行比丘令會講堂即請悉會稽
首畢一面坐佛告諸比丘聽我所言
善念行之皆曰受教佛言比丘有七
教則法不衰何等七教一當數會講
誦經道無有懈怠二當和順忠正相
教轉相承用三當無取無願於他准
樂山澤四當絕望長幼先後相事以
礼五當慈孝承事師長受識教誨六
當奉法敬畏經戒以修梵行七當遵
道供養聖衆開解童蒙來學者受給
施衣食卧牀疾藥如是七法可得久
住又比丘有七守則法不衰當善念
行一守清淨不樂有為二守無欲不
貪利養三守忍辱無所諍訟四守空
行不入衆聚五守法意不起衆想
六守一心坐禪定意七守約損衣食
麤疎草蓐為牀如是七法可得久住
又比丘有七敬則法不衰當善念行
一為敬佛善心礼事無他倚行二為

敬法志在道意無他倚行三為敬衆依受教令無他倚行四為敬學事持戒者無他倚行五為敬聞事講授者無他倚行六為敬淨無欲无他倚行七為敬定事坐禪寂无他倚行如是七法可得久住又比丘有七財則法不衰當善念行一當有信見正喜樂二當有戒慎護不犯三當有慙毀過自悔四當有愧順所言行五當多聞諷誦無猒六當智慧深行微妙七當法施勿望礼貺如是七法可得久住又比丘有七覺意則法不衰當善念行一志念覺倚淨無婬捨分散意二法解覺倚淨无婬捨分散意三精進覺倚淨無婬捨分散意四愛喜覺倚淨無婬捨分散意五一向覺倚淨无婬捨分散意六惟定覺倚淨无婬捨分散意七行護覺倚淨无婬捨分散意如是七法可得久住又比丘有七知則法不衰當善念行一當知法佛十二部經諷受誦論二當知議求諸法慧慱解其要三當知時可誦可步可禪可卧無失時宜四當自知所入

法行多少深淺熟與初始志當曰勝五當知節勿貪羨妙適身節食无以自病六當知衆入比丘衆梵志聖人君子及士民衆分別知可敬可住可坐可默可語七當知人觀其所好察其志能隨意勸導令知聖化如是七法可得久住又比丘有七惟則法不衰當善念行一惟經道當如人念父母父母生子思極一世惟法活人無數世度人生死二惟人生無不有苦憂念妻之家屬所有死各離散不知所墮若身有罪親不能解知與非常當念行道三惟精進端身口意取道不難四惟讒虛無自憍大承事明哲矜誨未聞愍傷教之五惟降意不馳六情抑婬怒癡態無有邪行六惟軀中但臧臭穢風寒熱血无可貪者七惟自觀形如糞土日當念死天地開闢生民以來無不死者世間如夢所見歡愛不知為化悟乃覺空當知是幻勿以自欺如是七法可得久住又比丘復有六重法當善念行可得久住一為修身以起慈心依聖句通諸

清淨者行此重任和一愛敬施於同學無取無諍勉共守行行二為修口善行以起慈心三為修意善行以起慈心四為所見法際若得衣食應器餘物終不愛藏五為持戒不犯不以撰質能用勸人六為若從正見得出正要受道皆盡度知見了行此重任皆以聖句通清淨用和愛敬施於同道無取無諍轉相建立共守道行又復比丘當為愍傷一切蠕動至於蜎蜚必加慈心人之死亡當為悲哀彼得為人如不聞道家室啼哭亦不知死魂神所趣唯得道者能知之耳佛為是故數陳經法經不可不學道不可不行天下多道王道為大佛道如是寂為其上辟數十人俱共射准有前中者有後中者要射不止必復中准又如天下衆流不息皆歸于海比丘如此行道不止會得解脫如佛法教轉相承用諷詠佛語常用時誨四輩弟子展轉相教如是佛經可得久住彼時佛請賢者阿難俱之巴連弗邑即受教行佛攝衣鉢歷王舍城去

行半道所頓止王園佛告諸比丘皆聽其為道道者當知四諦凡人不知故走長塗宛轉生死無休止時吾是以啓汝意何等四一曰知苦苦是謂真諦二曰苦由習生是謂真諦三曰苦習盡滅是謂真諦四曰苦習盡受道是謂真諦於苦不慧不知故走長塗生死不休當以知此苦諦苦者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以要言之五盛陰苦已覺斯苦能斷愛習是謂得眼為極是生後不復有苦從習者從愛苦習都盡受道之諦得眼見證為盡是生後不復有已見真諦得道眼者无復生死長塗永絕如是比丘又當復知道得八行何等八一以專心受佛經法二棄愛欲與世無諍三終不為煞盜婬行四不欺說佞飾惡罵五不嫉妬貪餮不信六念非常苦空非身七觀形中臭穢不淨八不貪身知當歸土諸往古佛皆見此四諦諸當來佛亦見此四諦其有貪慕家居恩愛及樂世間榮名之壽者終不得是度世

之道道從心生心淨者乃得道其次心端不犯五戒可得上天其次信道好學經法後可得作人若都欲斷絕地獄畜生餓鬼道者當以一心奉行經戒今佛為天下解脫生死開現正道其欲學者當諦思惟佛與賢者阿難前到巴連弗止城外神樹下諸梵志居士聞佛從諸弟子來皆出城外欲覲見供養佛有持席蓐有持氍毹有持水漿及錠燈者行詣佛所稽首畢一面坐佛告諸梵志居士人在世間好貪欲恣意者有五消耗一自放恣財產日耗二自放恣危身失道三自放恣眾人不敬死時有悔四自放恣醜名惡聲周聞天下五自放恣身死魂神墮三惡道人能降心不放恣者有五豐德一自撿攝財產日增二自撿攝得近道意三自撿攝眾人所敬至死無悔四自撿攝好名善譽周聞天下五自撿攝身死神生天上福地人不自恣有此五善宜思念之佛為眾人說法正化若干要語无不歡喜皆前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於是

佛起到阿衛隈坐一樹下持神心道
眼見上諸天使賢神守護此地賢者
阿難從燕坐起稽首畢一面住佛問
阿難誰當此巴連弗起城郭者對曰
是摩竭大臣雨舍所建所其欲以遏
絕越祇佛言善哉善哉雨舍之賢乃
知當此吾見忉利諸神妙天共持此
地其有立地為天神所護必安且貴
又此地者近天之中主此地神名曰
人意人意所護其國久而益勝必多
聖賢仁智豪傑餘國弗及亦莫能壞
此城久久如欲壞時當以三事一者
大火二者大水三者中人與外人謀
乃壞此城雨舍聞佛與衆弟子俱遊
到此即乘王威嚴車五百乘出城欲
覲見供養佛到即下車步入園門見
佛歡喜貌色恭靜氣重揖讓畢一面
坐佛為說法正化若干要語雨舍歡
喜乃避坐言欲設微食願與聖衆俱
屈威神佛以默如可之即起稽首繞
佛三匝而歸大臣歸乃通夜具作好
食嚴室內施牀座早行白佛食具已
辦唯聖知時佛即攝衣持鉢與衆弟

子俱到其舍就高座於衆前坐雨舍
手自斟酌醆美奉鉢致漿行澡水畢
住白佛言巳所施福願佛呪願此國
土民一切天人使長得安佛呪願言
佛助尒喜為天人供養士民作導飯
佛比丘僧稱譽正法受道慧語奉行
經戒都呪願此可敬知敬可事知事
博施兼愛有慈哀心使汝一切常獲
福利得見正道大臣歡喜佛復言汝
於今世雖有官事緣由此福後必解
脫若人得飯佛及真賢持戒者沙門
呪願終不徒棄又當以知若欲在官
及居位者不可有貪心不可侈心不
可憍心不可虐心不可快心去此五
者後無吝悔死得上天除惡道罪佛
說巳從坐起出東城門雨舍追侍曰
當名此門為瞿曇門佛度津渚又追
名之為瞿曇津是時人民有乘舫舟
渡者有乘小船或乘竹簿及木桴渡
渡者甚衆佛坐定意自思往昔亦作
佛時身所更來乘此桴舡不可復數
令以解脫不復乘此亦使我諸弟子
得離是佛從定覺自說頌曰

佛為海舩師　法橋渡河津　大乘道之輿
一切渡天人　亦為自解脫　度岸得昇仙
都使諸弟子　縛解致泥洹
彼時佛請賢者阿難俱之拘利邑受
教皆行到坐樹下佛告諸比丘皆聽
當持淨戒當思定意當解慧行此三
者禪譽既豐又得離於婬怒癡垢是
謂正度欲疾望此當力自解用盡是
生入清淨行務如應作而知一心以
善其性與世無諍已知世事宜自憂
身靜居内思意志即明三垢已除便
自得道心不復走亦無所著辟如國
王為万姓主比丘自思惟能万端皆
心為主佛與阿難俱到喜豫邑上河
水邊揵祇樹下諸弟子且入城乞食已
澡洗畢還礼佛住白佛言是國多度
到有死者朝所共問有清信士文
時仙初動或震叔良快賢伯宗兼篤
德稱淨高十人皆死是輩喪身當趣
何道佛告諸比丘此十人者已斷自
然魂神上生十八天上到不還地不
復來下受世間法又是國死非但此
也佛天眼見五百清信士悉如難提

等離三垢五道斷死皆上生不還之地上取泥洹又有三百清信士已斷三結無婬怒癡昇頻来地後来下生當見苦際復有五百清信女皆得四喜三結盡得溝港離三惡道生天人中不過七世當得應真於是佛謂諸比丘汝說彼死者為撓擾佛也然吾為佛不復受此亦當何懼微哉妙矣生死有時夫諸佛興雖曰生於世不佛法情矣何則如来法情已止無所不覺已了是生現說分明所謂妙者從有是令得是無有是不得是從是起令是生是滅者乃都滅所以者何用有欲求故為不明緣不明行緣行識緣識名色緣名色六入緣六入更樂緣更樂痛緣痛愛緣愛受緣受有緣有生緣生老死憂悲苦懣惱致是具足苦性習有生死之本轉如車輪行無休息從癡不明故有生死假令不明無餘無欲以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更樂滅更樂滅則痛滅痛滅則愛滅愛滅則受滅受滅則

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差死憂悲
苦惱惱致是具足苦性習有為都
滅矣故先先為若說癡者有生死慧者
持道不復生死當思念此挫其心乃
不持復更生死之道又欲近道當有
四喜宜善念行一曰念佛意喜不離
二曰念法意喜不離三曰念衆意尊
不離四曰念戒意喜不離念此四喜
必令具足而自了見當望正度來解
身要可以除斷地獄畜生鬼神之道
以致瀟港不墮惡地雖往來走天上
人中不過七生自得苦際彼時佛請
賢者阿難俱之維耶離國即受教行
佛樂拘利歷城中去到止城外故壁
女柰氏園柰女聞佛從諸弟子自越
祇來即嚴車衣服從五百女弟子俱
出城詣柰園欲踞拜侍覲佛遥見其
五百女來勑諸比丘見是皆當俉頭
內觀自端汝心彼好莊衣譬如畫瓶
雖表彩色中但屎尿當知好女皆畫
畫瓶輩也夫為道者不當惑彼故當
健制志惟分別是柰女來亦從我教
何謂健制已生惡法能即斷却治性

精進自攝意端未生惡法能令不起治性精進自攝意端未生善法意能發生治性精進自攝意端已生善法志立弗忘能使增廣治性精進自攝意端是以當爲守破筋骨自碎身體不隨心而爲惡是爲健制何謂志惟惟內身循身觀惟外身循身觀以內外觀思念分別斷不使意惟內痛循痛觀惟外痛循痛觀以內外觀思念分別斷不使意惟內意循意觀惟外意循意觀以內外觀思念分別斷不使意惟內法循法觀惟外法循法觀以內外觀思念分別斷不使意是爲志惟何謂分別知可行不可行從其正能別行是爲分別夫能健制志惟分別乃爲有力非謂壯士多力而爲健也能去惡就善是謂寂健自吾求佛與心諍以來其劫無數用不聽邪心故今得爲若世間作佛亦可休止汝意久在不淨之中可自拔擢免斯衆苦見是女來當如我教於是柰女到稽首畢一面坐佛問言今汝諸女意何如對曰受佛大恩得聞法教愚

癡醒悟夙夜自勑不敢邪心佛告柰女好邪婬者有五自妨一者多聲不好二者王法所疾三者懷異多疑四者死入地獄五者地獄罪竟受畜生形皆所致能自滅心不邪婬者有五增福一者多人稱譽二者不畏縣官三者身得安隱四者死上天生五者從立清淨泥洹道是以當自患猒母人生病月期不淨拘絆捶杖不得自在受行經戒可得如佛清淨之道佛為柰女說法正化若干要語柰女歡喜避坐長跪白言欲設微食願佛聖衆俱屈威神佛以默然可之即作礼而去去未久維耶離豪姓有諸離車聞佛從諸弟子來去城七里即乘王威嚴四色車出欲見佛諸離車中有乘青馬青車青衣青蓋青幢青幡官屬皆青有乘黃馬黃車黃衣黃蓋黃幢黃幡官屬皆黃有乘赤馬赤車衣蓋幢幡官屬皆赤有乘白馬白車衣蓋幢幡官屬皆白佛見車騎數十万衆填路而來即告諸比丘汝欲見忉利天上天帝苑中侍從出入者如此無

異耶諸離車到皆下車步入奈園作礼畢一面坐佛為大衆說法正化有一人字并覺避坐起整衣服向佛自陳言每聞佛功德巍巍甚大天上天下無不傾動常從在所夙夜敬仰服重清化不敢有惱佛語并覺天下欽哲乃知敬佛夫敬佛者自得其福死皆上天不墮惡道於是并覺說頌

讃曰

敬謁法王來　心正道力安　最勝号為佛
名顯若雪山　譬華淨无疑　得喜如近香
方身觀无猒　光若露燿明　唯佛智高妙
明盛無瑕塵　願奉清信戒　自歸於三尊

是時坐中五百豪姓各解身上衣以授并覺并覺持衣前白佛言是諸尊者聞善言喜共以五百上衣奉獻世尊願哀受之佛受巳告言傳士當知佛為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号佛衆祐出興於世有五難有自然之法何等五佛出教化天下釋梵沙門梵志龍神帝王以自然慧為世現證開說真道上語亦善中語亦善下語

亦善至要義具清淨究暢一切敷演
是一難有自然法也佛說經於天下
聞者皆樂信學諷誦端身口意去邪
入正是二難有自然之法也天下人
民聞佛經道意去開解深之思惟皆
得明慧是三難有自然之法也天下
人民聞佛教誡多以愛敬出三惡道
生天人中獲大利是四難有自然之
法也天下人民聞佛道與深妙法言
解本生死緣之事斷情絕欲皆得出
要第一精進得應真道第二精進得
不還道第三精進得頻來道第四精
進得溝港道是五難有自然之法也
凡人於佛而有反復之心以施少善
者皆得大福不唐棄也是故并饗當
自勗勉以學此得佛說已諸離車從
坐起整衣服叉手言本欲請佛而㮈
女以奪我先願須後日我等多務欲
還請辭佛言可當知時時即皆稽首
佛足繞三匝而去㮈女通夜作濃美
食嚴飾堂內晨施牀座行白佛言食
具足辦唯聖知時佛與衆弟子俱到
其舍就高座於衆前坐㮈女手自斟

酌奉鉢致槃行澡水畢取小牀坐佛
前欲問法佛言我代若喜好布施者
後無怨畏多得稱譽善名日增衆人
愛敬人能無慳仁慧爲智如是無垢
安隱生天上諸天相娯樂佛爲柰女
說法正化若干要說已皆歡喜佛請
賢者阿難俱至竹芳邑止城北林樹
下是歲竹芳邑飢饉穀糴騰貴佛告
諸比丘是間飢饉乞求難得汝等宜
分部行別到維耶及越祇諸聚邑可
以無乏受教當行佛言比丘當知自
損得善無喜得惡勿憂食取支身勿
貪求美但坐嗜味愛求之故生死不
絕夫知節身能自損者可得定意佛
爲說法正化若干要語皆歡喜礼佛
去各分部行到諸國邑佛獨與阿難
俱到衛沙聚是時佛身疾擧軀皆痛
佛念痛甚而弟子皆不在當須衆來
乃取涅洹宜爲是疾自力精進以受
不念衆想之定即如其像正受三昧
思惟不念衆想之定以是忍意而自
得聞賢者阿難從一樹下起詣佛稽
首畢一面住問佛消息疾寧療損聞

聖體疾實用憂懼世尊得无欲取泥洹願有教令於衆弟子佛報阿難佛豈與衆相違遠乎吾亦恒在比丘衆中所當施為教誡以具前後所說皆在衆所但當精進案經行之向吾疾生舉軀痛甚即思不念衆想之定意不著疾故忍中正要者阿難我所說法中外脩志佛為法師无所遺忘所當施行自足可知我亦已老年且八十形如故車無牢無強吾本說生死有時無生不終極上有天名不想入其壽八十四千万劫彼亦有死是以佛起經於天下咸亦泥洹大道以斷生死之本我令都為有身作錠令身歸為法教錠令法自歸彼何謂錠何謂自歸謂是專心在四志惟一惟觀身二惟觀痛三惟觀意四惟觀法健制思念斷不使想是為一切作法教錠當以自歸吾為此已重說如欲解者當精進行中外戒法必使如常其有自歸覺佛經道皆佛子孫令我委棄轉輪王位為天下作佛憂度三界汝等亦宜自憂其身以斷衆苦彼避雨

時補繕衣畢佛請賢者阿難俱至維
耶離受教即行既到止猨猴館行乞
食畢滌鉢澡洗又與阿難俱到急疾
神地佛言阿難維耶離樂越施亦樂
今此天下十六大國其諸郡邑皆樂
㶇連然河多出黃金閻浮提地五色
晝人生於世以壽為樂若比丘比丘
尼知四神足是為拔苦多修習行當
念不忘在意所欲可得不死一劫不
奮如是阿難佛四神足已多習行專
念不忘在意所欲如來可止一劫有
餘佛重說是至再三時阿難意沒在
邊想為魔所蔽曚曚不悟默而不對
佛言阿難汝去到一樹下靜意自思
即受教一處坐時魔波旬來曰佛意无
欲可般泥洹教誨已周已訖可滅度
矣　昔者佛遊傴留河上解說諸老
曰吾為佛雖得自在不貪久住非謂
今也所度亦畢可般泥洹佛報波旬
吾所以至於是未滅度者須我衆比
丘及比丘尼令皆智慧承用經戒勸
請未入使學者成亦以須我請清信
士及清信女令得智慧承用經戒未

入者入受法者成如是波旬吾以待此四輩弟子皆得法意展轉相教解諸童蒙使學成就是以至今未滅度耳魔曰可足時已畢矣佛言汝黙如来不久是後三月當取泥洹魔心乃悦歡喜而去佛即正坐定意自思於三昧中不住性命棄餘壽行當此之時地為大動空中清淨佛之光明徹照無窮諸天神来側滿虛空佛從定覺自說偈曰

無量衆德行　有為吾今捨　近遠應度者

已度應度者

賢者阿難心驚毛竪疾行詣佛稽首畢一面住白佛言甚哉世尊地動乃尒是何因緣佛語阿難凡世地動有八因緣何等八天下地在水上水上於風風上於空空中大風有時自起則大水擾大水擾則普地動是為一也有時得道沙門及神妙天戒德隆盛欲自試力手按少地則普地動是為二也若始菩薩從第四天下入母胎明哲慈意欲見道化開發愚曚乃放神光震動天地令梵釋魔沙門梵

志一切見明是為三也若菩薩生出母胎時德感諸天淨無雲曀神光遠照則普地動是為四也至於菩薩得無上道正真佛時普地大動天神四布稱揚佛名是為五也及巳作佛初大會時法輪三轉天人則解此彼菩薩昇成大道光明遠照時普地動是為六也佛教將畢欲棄壽行不住性命乃大放光勸發天人則普地動是為七也如佛衆祐臨當棄身般泥洹時明無不照天神衆至則地普動是為八也阿難言今佛巳為捨性命耶佛言巳捨阿難曰昔聞佛說若有弟子知四神足多修習行專念不忘在意所欲可止不死一劫有餘而佛道德過殊於此亦不可久止乎佛報阿難令汝言之豈不過耶吾與汝言四神足者乃至再三而若徑默沒在瘖昧不發明想為魔所蔽而復何去具佛所說言一出口寧自違乎對曰不也如是阿難夫不智者既自發言而退違之我無是也阿難垂涕曰亦何駛哉佛取泥洹一何疾哉世間眼滅

彼時佛勑賢者阿難請維耶離國猗
行比丘受教即請悉會講堂稽首畢一
面住佛告諸比丘世間無常无有牢
固皆當離散無常在者心識所行但
為自欺恩愛合會其誰得久天地須
弥尚有崩壞況于人物而欲長存生
死憂苦可猒已矣佛後三月當般泥
洹勿悵勿憂且夫一切去来現佛皆
從法得經法且存但當自勉勤學力
行持清淨心趣得度脫心識情休則
不死不復生亦不復走於五道捨一
身受一身也五陰已斷乃無飢渴寒
熱憂悲苦惱之患人知正心天上諸
天皆代人喜當以降心柔弱自損勿
隨心行心之行無不為得道者亦心
也心作天心作人心作鬼神畜生地
獄皆心所為也從心行得趣諸法心
作識識作意意轉入心心也者取為
長心志為行行作為命賢愚在行壽
夭在命夫志行命三者相須所作好
惡身自當之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
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獲福惡自受
殃佛為天上天下所尊敬者皆悉

所為是故當以正心行法唯行法者能現世得休現世得安宜善取持諦受諷誦靜意思惟然則我清淨法可得久住可以慈度世間衆苦道利綏寧諸天人民比丘當知何等為法謂是四志惟四意端四神足四禪行五根五力七覺八道諦如受行可得解脫令法不衰彼何謂四志惟惟內身循身觀惟外身循身觀以內外觀分別思念斷癡惑意惟痛之觀及意與法皆如初說何謂為四意端已生惡法能即斷却治性精進自攝意端未生惡法制使不起治性精進自攝意端未生善法即能發生治性精進自攝意端已生善法志立不忘能使增踰精進意端何謂為四神足思惟欲定以滅衆行具念神足其欲不邪不取無捨常守清行惟精進定惟意志定惟戒習定皆同文如初說何謂四禪棄欲惡法但念但行志樂無為成一禪行念行已滅內守一心志在恬靜成二禪行惟觀無婬心安體正分別見真成三禪行已斷苦樂无憂喜

想意已清淨成四禪行何謂五根一為信根意向四喜二為精進根治四意端三為念根念四志惟四為定根思四禪行五為智根見四真諦何謂五力一為信力喜意不墮二為精進力常能健制三為念力得志惟觀四為定力禪意不亂五為智力以道自證何謂七覺志念覺意法解覺意精進覺意愛喜覺意一向覺意惟定覺意行護覺意何謂八道正見正思正言正行正命正治正志正定是為度世清淨之法彼時佛請賢者阿難俱至拘利邑即受教行佛樂維耶過國中出城門迴身右轉視門而笑賢者阿難即整衣服右膝著地長跪問曰自我得侍二十餘年未曾見佛行以無緣如迴身視門而笑是何因緣佛言如是如是阿難佛之儀法不妄迴身虛而笑也是我最後見維耶離故視笑耳於是佛自頌曰

是吾之最後　遊觀維耶離　將遊彼泥洹
不復受有身

有異比丘亦讚頌曰

佛稱此末後　身行極於斯　若遂淪清虛
於何覩聖來
佛與阿難俱到拘利止城北林樹下告諸比丘當護淨戒當思定意當解智慧夫以守戒有定慧者成大德致豐譽永離貪婬瞋恚愚癡可得應真欲以現世望正度者當加自解令盡是生入清淨道已如應行乃自知身後不復受佛復請賢者阿難俱之犍持邑止城北樹下坐告諸比丘當守淨戒思惟定意求解智慧守淨戒者不隨三態惟定意者心不放散已解慧者去離受欲行無罣礙有戒定慧德大豐譽又離三垢終得應真欲以是身望得正度當勤求解令盡是生入清淨道作如應行乃自知滅後不復受佛又與阿難俱過掩滿邑及出金邑授手邑華氏邑至善淨邑處處為弟子說此三要曰當護戒當思定當解慧守此三者德豐譽大消婬怒癡是謂正度已有戒心則定心成定心已成則智心明如淶淨潔受色明好有此三心則道易得但當一意勤

身求解令盡是生巳入清淨行如應者自知極此不復受生若不能具戒定慧行欲度世難有此三者意自開解坐而思惟便見五道天上人中地獄畜生鬼神分明悉知衆生意志所念辟如溪水清其中沙礫青黄白黑所有皆見得道之人但心清故所視悉見欲得道者當淨其中心如水渾濁則無所見持心不淨不得度世師所見說弟子當行師同不入弟子心中就正其念意端者道自得矣佛巳樂善淨又請賢者阿難俱之夫延邑止城北樹下坐晡時阿難從燕坐起到佛所稽首畢叉手問曰倉卒欲知地動幾事佛語阿難有三因緣一為地倚水上水倚於風風倚於空大風起則水擾水擾則地動二為得道沙門及神妙天欲現感應故以地動三為佛力自我作佛前後巳動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無不感發天人鬼神多得聞解阿難歎曰妙哉佛為無倫以自然法無不感動至德至道巍巍乃尒佛言如是如是阿難佛德不

心乃從無數劫積累功德奉行諸善自致作佛有是神妙自然法化一切知一切見無不入無不化憶念我昔以慈悲心若千百千人天下諸王君子衆化住相見隨其像貌為安慰說經道周流教化使得善意如是現化遍於八方隨其國俗服飾語言相其人行何法知何經而為演說授以正道樂義言者為設典教解道理者為說上要堅立其志已而捨沒設王君子莫知我誰後皆躭味敬承法化是為佛之清妙自然法也又我阿難得佛力遍入現化以佛儀法入沙門衆為之師導已後化入梵志之衆又居士儒林異學隨其被服聲音語言授與經道一切成就為錯攅法已而捨歿子曹皆受我教而莫我知是佛之難有自然法也佛亦上入第一四天王遍上第二忉利天第三焰天第四兜術天第五不憍樂天第六化應聲天周印魔又上第七梵天第八梵衆天第九梵輔天第十大梵天第十一水行天第十二水微天第十三水無

量天第十四水音天第十五約淨天第十六遍淨天第十七清明天第十八守妙天第十九玄妙天第二十福德天第二十一慧淨天第二十二近天第二十三快見天第二十四無結愛天我皆周遍若干百千人是諸天隨形貌與相見樂清淨者為說清淨違道意者勸使布化在清人者立以大莫解法情即授以要誘勸導利化使得道訖輒捨發彼諸天輩莫知我誰是佛之難有自然法也上餘四天皆無形聲故佛不往第二十五空慧入天第二十六識慧入天第二十七不用慧入天第二十八不想入天如是何難佛恩廣大無不成慘然而難值佛出世間如優波羅華時時有耳佛所說法亦難聞聞已聞經法當受護持護持云何我滅度後若有比丘言我見佛口受是法是律是教然其言所言律所見為解說之若經不入與說不近不經而損法當持法句經法意諍則當諫曰賢者且聽佛不說是吾子妄受與法意違非法非律不

如佛教當知棄是若有比丘言我所
止得依聖衆有法戒者面受是法是
律是教然其言說不近不經虧損正
法當持法句經義律語為解說之若
經不入與法意諍則當諫謂賢者且
聽比丘衆者知法曉律此非法律吾
子妄受不應於經與法意違不如佛
教當知棄是若有比丘言我面從耆
舊長老者口受是法是律是教然其
言教不近不經虧損正法當持法句
經義語為解說之若經不入與法意
違則當諫謂賢者且聽耆舊長老知
法曉律此非法律吾子妄受不應於
經與法意違不如律教當知棄是若
有比丘言我得近賢者高明智達福
慧衆所宗事面從受是經法律教然
其言說不近不經虧損正法當持法
句義解說之若經不入與法意諍則
當諫謂正賢者且聽賢哲高明曉法
律此非法律吾子妄受不應於經與
法意違不如教佛知棄是又復阿難
若有言我得從佛受是法語而其言
謬不合經法若有言我從依聖衆奉

法者受而其言謬不合經法若復言我口從耆舊長老受是其言錯謬不合經法若言我從賢才高明智大福慧面受是語而其言非不合經法當舉佛語以解曉之趣使其人入經承律以為詳說佛經法教聖衆所承長老所明賢才所識賢者諦受如律教無得諍當知持是四若彼阿難有是四暗虧損正法當為分別令棄邪媚受四正意是為受持護法者也其不承經戒者衆比丘當黜之穢稗不去害善穀苗弟子不善壞我道法當相撿挍無得以佛去故不承用教世有沙門奉行經戒則天下得福天神皆喜若闓在所有明經比丘長老比丘新人學者當從諮受如是則清信之士清信之女樂供衣食牀卧疾藥比丘同道不可不和其墮地獄三惡道者皆不和故耳比丘不可轉相形笑言我知經多汝知經少知多知少各自行之言說應經者用不合者棄是佛所說比丘所受必善持之若令如後凡講論經當言聞如是一時佛在

某國某處與某比丘俱說是經若其經是不得爲言非佛所說相承用如是者比丘法可得久住彼時佛請賢者阿難俱之波旬國弟子皆行佛以樂夫延歷城中去到止城外禪頭園中波旬豪姓有諸華氏聞佛來到皆出作礼稽首畢一面坐佛告諸華氏智者居家恭儉節用所奉有四用得歡喜一為供養父母妻子二為贍視人客奴婢三為給施親屬知友四為奉事君天正神沙門道士是謂知生全身安家得力得色富足老聞死得上天佛為諸華氏說法正化若干要語皆歡喜去有華氏子淳獨留起整衣服長跪白佛欲設微食願與聖衆俱屈威神佛以慈哀默而可之淳喜為礼而歸調作濃美嚴飾室內晨敷牀座畢行白佛食具已辦唯聖知時佛與弟子俱到其舍就高座於衆前坐淳手自斟酌奉鉢致漿有惡比丘已欲取器佛知之淳念聖恩善意供養行澡水畢取小牀坐佛前說頌問曰

請賢聖慈智　已度到彼岸　法御為折挑
將幾沙門輩

佛告淮沙門有四當識別之一曰行道殊勝二曰達道能言三曰依道生活四曰為道作穢何謂殊勝佛所說法不可稱量能行無比降心能度愛畏為法御導世間是輩沙門為寂殊勝何謂能言佛所稱貴微妙之法體解其情行之不疑亦能為人演說道迹是輩沙門為慇能言何謂依道念在自守勤綜學業一向不迴孜孜無倦以法自養是輩沙門為知生活何謂作穢恣意所樂依恃種姓尊為穢行為衆致議不敬佛語亦不畏罪是輩沙門為道作穢凡人見聞將謂在道學淨智者如此而已當知是中有真有偽有善有惡不可齊同以為一也彼不善者為賢致謗是故佛律黜夫惡者辟如苗中生草不去害禾世多此輩內懷穢濁外如清淨若知福者信心奉道終不為彼起恨想也識善之人修已遠惡除欲怒癡故得道疾佛說已淳歡喜

般泥洹經卷上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般泥洹經卷下

不載譯人附東晉錄

彼時佛請賢者阿難俱之拘夷邑已樂波旬歷城中度行半道所佛疾生身背痛止樹下坐勅賢者阿難持鉢到拘遺河取水則受教行是時五百乘車屬渡上流水濁未清阿難行取水還住白佛言向羣車過水濁未清適可澡洗有熙連河去此不遠請取可飲佛取鉢水澡面洗足於是以忍疾又得問時諸華大臣字福罽行遥見佛諸根寂嘿得上調意之滅淨具顏色明好心歡喜前礼佛揖讓畢一面住佛問福罽汝於何得法喜對曰由於比丘力藍昔我行道見力藍坐樹下是時道上五百乘車過有人後到下車問比丘見前羣車不荅言不見又曰寧聞車聲不荅言不聞曰時卧耶言我不卧自思道耳其人歎言車聲哅哅覺而不聞用心何專難有乃尒五百車聲尚且不聞豈他聞哉即施之以一涤布衣我時聞此甚加其志

遂得法喜至于今日佛問福罽汝知雷電霹靂孰與五百車聲對曰正使千車疾馳同響猶不能暨佛言曩昔一時吾遊阿沉其日晡時天暴雷雨震電霹靂殺四特牛耕者兄弟二人世尊獨不聞乎吾言我定意覺彷佯經行一人來稽首作礼隨我而步吾問是何忿忿其人言向者霹靂殺四特牛耕者兄弟二人世尊獨不聞乎吾言不聞曰時卧耶答言不卧自三昧耳其人亦歎言希聞得定如佛者也夫名霹靂聲聒天地而得寂定不聞者哉其人心悅亦得法喜福罽

讃曰

遇哉覩佛者　何人不得喜　福願與時會
令我獲法利

佛答頌言

愛法者卧安　得喜志念清　賢人所說法
賢者常樂行　法護行法者　如雨之潤生

於是大臣勑其僕歸取新織成黃金氎手奉獻曰知佛不用願哀納之佛受其氎為說法之正化若干要語福罽避坐言從今日始身自歸佛自

歸道法自歸聖衆受清信戒身不煞
不妄取不婬妷不欺偽不飲酒不啖肉
不敢有犯國事多故當還請辞即稽首
佛足遶三匝而去佛勅賢者阿難取
福罽黄金織成㲲來受教奉進佛取
被身阿難見佛光顔從容飾懌明好
殊紫金色長跪白言自我得侍二十
餘年不識有如今日佛面光潤顔色
發明願聞其意佛言阿難有二因緣
佛色發明何等二謂初夜得佛无上
正真之道妙正覺時及至終夜棄所
受餘無為之情取滅度時吾今夜半
當般泥洹故色發明阿難啼言何其
駛哉佛取泥洹何其疾哉世間眼滅
於是佛請賢者阿難至漂連河佛到
河邊著衣入水兩手舉衣自澡浴身
已乃渡河於彼岸住整衣服告阿難
朝從弟子淳飯夜當滅度汝解淳意
佛從汝飯即夜滅度天下有二難得
值若得遭值面供養者既解疑畏且
有正報何等二一為若施飯食令彼
得以食之氣力成無上正真為至聖
佛二為若施飯食令彼得以食之氣

力棄所受餘無無爲之情而滅度者今
淳飯佛當得長壽得無欲得大富得
極貴得宿屬終生天上獲此五福語
淳勿憂豆用歡喜汝一飯佛而獲多
報當知佛者不可不敬經法不可不
學聖衆不可不事阿難白佛如挻比
丘性弊悷急好罵數說佛涅日後當
如之何佛語阿難我涅日後爲挻比
丘作梵檀罰令衆默屏莫復與語彼
當爲慙而自改悔
彼時佛勅賢者阿難施牀枕我背疾
即施牀枕佛倚右脅屈膝累腳臥思
至真正智之道於是佛請賢者阿難
令說七覺意阿難言唯昔從佛聞一
志念之覺佛用自覺成無以聖猗无
爲上不婬捨分散意二法解之覺佛
用自覺成無比聖猗无爲止不婬捨
分散意三精進之覺佛用自覺成无
比聖猗無爲止不婬捨分散意四愛
喜之覺佛用自覺成無比聖猗無爲
止不婬捨分散意五一向之覺佛用
自覺成無比聖猗無爲止不婬捨分
散意六惟定之覺佛用自覺成無比

聖猗無為止不婬捨分散意七行護無覺佛用自覺成無比聖猗無為止不婬捨分散意佛言阿難已能言之宜必精進對曰唯能言者當精進如是阿難仂行者得道疾佛起基坐思惟法意有比丘說頌曰

甘露化從佛出　疾如聽弟子陳
教以此勸後學　七覺妙宜諸賢
由佛興使我得　清白行無玷缺
學當知正志念　愛喜法精進入
一向專護定意　如法解為淨智
有疾者宜聞斯　覺微想除邪思
是疾者為法王　道寶出自此源
彼猶尚請聆法　况凡夫而普聞
勝上首明弟子　來問疾務聽真
在聖哲猶不猒　何況餘欲廢聞
若過時闇道俗　起他想心乖異
如彼為非愛喜　佛之教無雜思
愛喜者一向法　為無為心行寂
已正止無閒想　是名為法解覺
衆行滅智已淳　自歸此三世尊
願一切人天神　共學慈大道真
令聖師滅度後　衆賢必紹繼明

尊時講誦法言　願神骨助化行
彼時佛勅賢者阿難汝於雙連雙
樹間施繩牀令北首我夜半當滅度
受教即施還白已具佛到雙樹就繩
牀側右脅而卧阿難在牀後垂頭啼
悅慷言一何駛哉佛取泥洹一何疾
哉世間眼滅我諸同志從四方來欲
見佛者望絕已矣佛難復覩難復得
侍來而不見皆當悲慕子何心哉佛
問比丘阿難胡為對曰在後悲泣佛
謂阿難汝莫啼也何則自汝侍佛已
來身行常慈口行亦慈心行亦慈恕
以施安念慮詳審有心於佛雖彼往
昔過佛侍者為最供養不得踰汝亦
彼當來及現在佛之有侍者盡心供
養不得踰汝何者汝達於佛而知宜
適若衆比丘每詣佛時可通見者常
得時宜若比丘尼及清信士清信女
輩每詣佛時可通見者常得時宜每
衆異學及諸梵志居士之輩來詣請
現可通見者常得時宜佛告諸比丘
天下極貴轉輪聖王有四難及自然
之德何等四若其屬國諸剎利王來

親詣朝覲者聖王歡喜現為說法皆樂聽受遵承奉行是一德也若諸奉道梵志之輩来親詣朝覲者歡喜引現為之說法皆樂聽受遵承奉行是二德也若諸理家居士之輩来親詣朝覲者歡喜引現為之說法皆樂聽受遵承奉行是三德也若彼儒林異學之徒来親詣朝覲者聖王輙現為之說法皆樂聽受遵承奉行是四德也

又此比丘賢者阿難亦有四美難及之德何等四若諸比丘詣阿難所即歡喜與相見為說經法無不開解樂受奉行諸比丘尼諸清士諸清信女詣阿難所即歡喜與相見為說經法無不開解樂受奉行是其第一四德復有四賢者阿難為諸比丘比丘尼諸清信士諸清信女說經法時心端言正無有二意聞者恭肅寂然聽受以寂靜故阿難博識無所忘忽是其第二四德復有四若諸比丘諸比丘尼諸清信士諸清信女有不解經及法律義以問阿難阿難即分別說

皆得解釋出後無不譽何難者是其
第三四德復有四佛所說十二部經
賢者阿難皆諷誦念識傳為四輩
弟子說如所聞無所增減亦未曾倦
是為阿難第四四德為難可及世間
無比是時有化比丘當佛前住佛言
比丘避莫當吾前賢者阿難白佛言
我得奉侍二十五載不自識有如此
比丘無所開啓而直前者佛言阿難
是化比丘又若干劫為大尊天致神
妙有威德憂長已除知佛期在夜半
所以來者自今已後永不見佛故阿
難言獨是天知佛當滅度耶佛言從
拘夷城東西南北縱廣四百八十里
諸天側塞無空缺處皆憂歎驚擾不
安其心念言佛滅度疾

賢者阿難問佛言近此左右有閑物
大國王舍大國滿羅大國維耶大國
佛不於彼般涅洹何正於此褊陋小
城佛言阿難無謂此城為褊陋也所
以者何古者是國名拘鄉越大王之
都城長四百八十里廣二百八十里
嚴好如畫城垣七重下基四層起高

八尋上廣三尋皆作黃金白銀水精琉璃四寶瓦甓其壁牒尉彫文刻鏤地集甎瓴及民室屋皆四寶成侯道自生長多鄰樹樹亦四寶其金樹者銀葉華實其銀樹者金葉華實水精琉璃樹亦如是微風動樹常出五音其聲濡悲如五絃琴樹閒浴池池邊集甃步渚相承中四寶臺基陛欄楯屋壁牀机一切四寶池中常有雜種蓮華青蓮遲鉢紫蓮拘恬黃蓮文鄁紅蓮芙蓉四顧成行其邊道上又有七種奇華香氣馥芬冬夏常生五色光明其國常聞十二種聲爲聲馬聲牛聲車聲象聲鍾聲鈴聲鼓聲儛聲歌聲諸絃樂聲誦仁義聲歎諸佛尊行聲時有轉輪聖王名大快見主四天下以正法治自然七寶一金輪寶二白爲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理家寶七聖導寶王有四神德爲童儒時八萬四千歲爲太子時八萬四千歲爲轉輪王八萬四千歲退服法衣八萬四千歲凡壽三十三萬六千歲是其一神德也王能飛行遊四天下七寶導

從所至臣屬是其二神德也端正姝
色強健少疾身中和適不寒不熱是
其三神德也威神殊勝心常和悅明
見正道以法化民是其四神德也王
每出遊布施興福恣人所欲求禁與
禁求食與食衣被車馬華香錢寶不
逆人意慈於民物如父愛子士民慕
王如子仰父王每出遊勑御徐行使
國士民久得覲見體性尊仁四方太
平又是其至德也所部諸國凡八萬
四千小王每朝覲時王大快見皆請
上殿歡喜安慰為說正法問國所之
諸王答讓受天重賜自足為樂王又
勑使各嚴所治令如我殿以正法化
勿枉天民輒賜諸王衣冠履韈車轝
寶物受詔辭出莫不歡喜是時大王
所治法殿長四十里層陛四重悉黃
金白銀水精琉璃屋壁欄楯柱梁楣
櫨枌榱棟孚其上覆及下地牀座机
楗皆是四寶又法殿上有八萬四千
交露轝拼悉施斗帳金交露枰前楯
銀陛銀枰金陛水精琉璃枰陛亦然
其文露閒每華懸果四寶雜廁所覆

帳上金銀織成赤罽文繡綾綺雜色
四角珊瑚交露中施四寶獨座其殿
四面浴池各縱廣一由延俠池生多
斲樹八萬四千株長一由延諸交露
枰大王出者即以駕爲彼時快見以
其所有施福甚衆日旦常請沙門梵
志上殿飯食王自思念日月流逝而
吾將老當用是五所欲寶舘作等欲
自約損修清淨行即但與一侍士俱
升法殿入金交露坐銀御牀思惟天
下貪婬無奇生者要死形骸歸土所
有萬物一切無常王起入銀交露坐
金御牀念合會者皆當別離戀慕无
益當棄恩愛淨修梵行已又起之水
精交露坐琉璃牀自念當與老病死
競跛心易行除婬怒癡思无爲道已
又起入琉璃交露坐水精牀專精自
思當棄世間貪欲惡法思無爲道守
惟清淨成一禪行如是至久周遍諸
枰於是八萬四千玉女共白第一玉
女寶言天后所知我等闊者未復親
侍守情執敬願欲朝見答言諸弟還
自嚴飾當俱朝見即告聖導我等婦

女久未親侍敬仰之心皆欲朝見導
臣即駕八萬四千爲犀甲金鋳絡用
寳珠白爲王朱𨽻尾爲第一八萬四
千馬犀甲金鋳絡用寳珠力馬王紺
青身朱𨽻尾爲第一八萬四千車犀
革之甲鋳用四寳聖導臣爲第一八
萬四千女女載一車玉女寳爲第一
爲車夫人小王皆来欲見王勅侍士
諸王導從詣法殿下侍士白言諸爲
施牀殿下王下法殿見八萬四千女
服餝靡麗時民歎曰是難言也王者
嚴女乃至於此玉女對曰我等久遠
不得親侍故嚴服來願得朝見
於是王坐諸女皆前稽首畢一面坐
玉女寳前白言今是一切諸爲馬車
玉女小王自天所有願小願意留心
娛志又八万四千國天王都爲第一
八萬四千秤大正秤爲第一願天留
意以養性命王荅曰弟吾所以宿夜
約已自撿正心行慈旹但欲遠離此
貪欲耳何則女人嫉妬之態殃及吾
身是以捨欲願離斯荅玉女寳垂泣
言天王何爲獨割愛欲謂我爲弟離

并恩情絶羣女望願聞天王所以戒
之正心行慈為之柰何我等亦願相
率修之王曰慈心正行不墮諸漏棄
損貪欲修德守淨念生日少而命逝
疾人物輩非常唯道為真吾是以於
諸爲馬轝枰郡國小王婦女愛欲一
切遠離不復繫意欲自憂身觀天地
間無生不終諸弟各宜正心行慈無
以放恣墮諸漏也王女寶乃杖淚言
今天王約巳自損不欲墮漏念生日
少而命逝疾滔居憂身守修清淨計
諸人物無生不終違遠所有不以汙
意願奉明戒不敢有忘王以慈心答
謝諸女皆遣去還升法殿入金交露枰
坐念慈心都忘怨恨無所嫉惡進思
大道無量德行普慈世間而自約省
巳復起入銀交露枰坐念悲心都忘
怨恨無所嫉惡進思大道無量德行
普悲世間而自約省巳復起入水精
交露枰坐念喜心都忘怨恨無所嫉惡
進思大道無量德行普和世間而自
約省巳復起入琉璃交露枰坐念護心
都忘怨恨無所嫉惡進思大道无量

德行一切欲護而自約省以惟行此
四大梵行却愛欲意多修清淨王行
如是便得自在死時安隱身無痛痒
辟如力士美飯一飡之頃䰟神逝生
第七梵天時轉輪王大快見者則故
世我身也如是阿難誰能知此昔我
宿命作轉輪王自然七寶行正法有
四德常能不貪彼時拘夷城傍行四
百八十里皆在天王城中吾前是時
又為剎利王已六投骨於此地中并
彼為七今得作佛已斷生死從是已
後不復造身我亦一切皆已周竟現
於東方南方西方北方隨方教化三
月輙移終措骨此

賢者阿難白佛言佛滅度後當作何
埜佛言汝嘿梵志居士自樂為之又
問梵志居士為埜法當云何佛言當
如轉輪王法用新劫波錦纏身體已
以五百張疊次如纏之內身金棺灌
以麻油澤膏畢舉金棺置於第二大
鐵槨中衆香積上而闍維之訖收舍
利於四衢道立塔起廟表剎懸繒奉
施華香拜謁礼事是為轉輪王之埜

法也佛勅阿難汝行入城告諸華氏
佛中夜當滅度所欲施作當易時為
無從後悔欲面從佛得開解者宜及
是時即受教行入拘夷城見五百諸
華氏慕會議語阿難報諸尊者佛夜
半當滅度所欲施作當易時為無從
後悔欲面從佛得開解者宜及時行
衆人皆驚而悲歎言何其大駛佛取泥
洹何其大疾世間眼滅哀慟之聲聞
于宮中王遣太子并諸華氏各將家
屬俱詣雙樹到白阿難欲前礼問阿
難入啓太子阿晨與諸豪姓家屬俱
来受三自歸不遠是夜佛請入即皆
前稽首畢一面坐太子言佛身滅度
何其太疾佛報言吾本已說世間非
真無可樂者凡人貪壽恩戀五欲惑
而無利但增生死更苦無量今我為
佛以得自然無欲於此又亘自勉天
下智者常願見佛樂聞經法已有是
意當務立信立戒布施多聞廣學智
慧建此五志以離垢慳然則世世當受
富貴名譽遠聞生天安樂可得泥洹
佛說已太子及諸華氏皆作礼去於

是王與國中男女大小十四萬衆以人定時出詣雙樹到白阿難請見受誨前啓佛請入王將國中賢善者進稽首畢一面坐前無燈火佛放頂光照二千里佛言勞苦大王與群臣来王曰佛當滅度有何勑誡佛報王自念王國賢才皆已採取王與群臣僚我得佛四十九歲所說經戒一切具然皆悲佛告王自古已来天神人物無生不死死而不滅唯泥洹快王胡為啼但當念善改往修来以政治國無加卒暴厚待賢良赦宥小過務行四恩以綏衆心何等四一當布施給護不足二當仁愛視民如子三當利人化以善正四當同利與下共歡王如是者常得其福我宿命時行此四恩積無數世故得作佛初得佛已見泥洹喜自說頌曰

今覺佛極尊　捨婬淨無漏　智為天人導
從者得喜豫　夫福報至使　妙願志皆成
勇疾得上脫　吾將逝泥洹

王與来者皆起礼佛遶三匝而去

是時城中有老異學年百二十名曰

須跋聞佛夜半當取滅度自念吾有
法堅之疑常願瞿曇一解我意當及
是時即起自力行到雙樹白阿難言
吾聞瞿曇期在夜半請見決疑阿難
言止止須跋無擾佛也須跋固請至
再三曰吾聞佛爲如來至真正諦覺
明行成已善逝世間解無上士導法
御天人師号佛衆祐甚難遭值如漚
曇華百千萬世時時一有願一見析
所疑阿難以爲勞擾如來故不欲通
佛神心徹聽清淨過人從裏知之即
勅阿難勿禁止聽使入是爲最後當
度異學須跋者也須跋得入忻然悅
豫善心生焉見佛歡喜礼問恭辞氣
重揖讓畢一面住白佛言欲有所問
豈有閑暇一決其疑佛言便問恣汝
所欲聞可得解須跋問曰今世學者
各自稱師有古龍氏有無失氏有志
行氏有白鷰子氏有延壽氏有計金
樊氏有多積願氏有尼揵子彼八子
者有所述乎自知之也佛告須跋彼
與佛異予曹自作貪生猗想以邪之
道一曰邪見不知今世後世所作自

得好以卜占享祀求福二曰邪思念
在愛欲有諍怒心三曰邪言虛偽詐
諛佞讒綺語四曰邪行煞生貪取有
婬泆意五曰邪命求利衣食不以正
道六曰邪治惡不能止善不能行七
曰邪志志貪常樂痛身謂淨八曰邪
定專意所望不見出要如是須跋昔
我出家十有二年道成得佛開說經
法但五十載自從捨家有戒有定有
慧有解得度知見說正道者唯佛沙
門非凡異也吾本所履有八真道第
一沙門亦從是得二三至四皆從是
成若不見此八真道者彼為不得沙
門四道所謂八真道者一為正見見
令世後世作善有福為惡得殃知苦
知習滅行得道二為正思思樂出家
去諍怒心三為正言言諦至誠柔軟
忠信四為正行行不煞不邪无有婬心
五為正命求利衣食以道不邪六為
正治抑制惡行發起善意七為正志
志惟四觀身痛意法解非常苦非身
非淨八為正定一向無為成四禪行
沙門梵志履此八正乃成四道能師

子吼我賢弟子行無放逸世間意滅
故得羅漢於是須跋謂阿難言快哉
賢者是利弥美寔未曾有盖上弟子
得值此者不亦契乎令受聖恩乃聞
是法願得捨家受成就戒阿難白佛
異學須跋願受衆祐自然法律捨家
就戒沙門之行佛以可其就戒之志曰
是吾未後得證見淨者異學須跋也
即授戒為比丘一心受不放逸以健
制以志惟以斷却如所欲下鬚髮被
袈裟以家之信離家為道得法意具
淨行自知作證成解究暢為行如應
已意通知賢者須跋已度世得應真
坐自念吾不能待佛般泥洹便先滅
度而佛後焉

彼時佛告諸比丘我滅度後儻有如
此外學他術在異生輩欲棄束髮來
踐法渚沐浴清化捨家就戒當聽可
彼以為沙門何則用彼有大意故當
先試之三月知能自損用心與不若
言行相應者為能捨罪先授十戒三
年無失乃與二百五十戒其十戒為
本二百四十戒為禮節威儀能行此

者諸天代喜又凡怖望受律就戒作沙門者有四因緣皆有慕樂遵道之意我滅度後或離縣官求作沙門或年老耆求作沙門或貧困劣求作沙門或習正行求作沙門若夫賢才習正者老貧困及離縣官來為道者其於衣食趣得而已受誦法言如有梵行可得久住猶為從是令多人安多人得度世間得依利諸天人是故曰從法者現世得安現世得解當善諦受彼為何法令現世安得解度者謂佛所說十二部經一丈二歌三記四頌五譬喻六本記七事解八生傳九廣博十自然十一道行十二兩現是名為法若以奉持護如法者即現世安可得解度但當諷受護持諷誦正心思惟令清淨道得以久住汝諸弟子當自勗勉無以懈惕謂佛已去莫可歸也必承法教常用半月望晦講戒六齋之日高座誦經歸心於經令如佛在又族姓子族姓女所當追念為有四事一曰佛為菩薩初下生時二曰佛始得道妙正覺時三日上頭

說經轉法輪時四日棄所受餘無為
之情般泥洹時當論思此念佛生時
福德如是佛得道時神力如是轉法
輪時度人如是將滅度時遺法如是
次中末時有思念此起意行者皆生
天上若以受此而有疑望非意在佛
所問令如我在為以是語面所問佛
及法聖衆苦習盡道汝諸比丘當解
亦真弟子自所問告及從我解說之
賢者阿難在後扇佛應曰唯諾皆已
願樂無一比丘有疑非意於佛法衆
四諦者也佛語阿難其已願樂如來正
化於佛法衆苦習盡道無所疑者當
棄貪欲憍恢之心遵承佛教以精進
受嘿惟道行是為寂後佛之遺令必
共順之汝諸比丘觀佛儀容難復得
覩却後一億四千餘歲乃當復有弥
勒佛耳難常遇也天下有優曇鉢不
華而實若其生華則世有佛佛為世
間日恒憂除衆冥自我為聖師年至
七十九所應作者亦已究暢汝其勉
之夜已半矣
於是佛作一禪之思惟通第一禪又

起二禪之思惟通第二禪又起三禪之思惟通第三禪又起四禪之思惟通第四禪又起空無際之思惟通空無際又起識無量之思惟通識無量又起無所用之思惟通無所用又起不想入之思惟通不想入又起想知滅之思惟通想知滅是時阿難問阿那律佛已滅度耶荅言未也佛方思念想知滅之思惟阿難言昔聞佛說從四禪思惟至於無知棄所受餘無為之情乃般涅日時佛捨想知滅還思不想入捨不想入思無所用捨無所用思識無量捨識無量思空无際捨空無際思第四禪捨於四禪思第三禪捨於三禪思第二禪捨於二禪思第一禪從一禪思復至三禪便從四禪又於無知棄所受餘涅洹之情便般涅洹當此之時地大震動諸天龍神側塞空中散華如雨莫不歎慕而來供養時第二天帝釋下說頌曰

陰行無有常　但為興衰法　生者無不死
佛滅之為樂

第七梵天下說頌曰

妙哉佛已棄一切世間猗　廣遺清淨教
三界中無比　神真力無畏　光明滅於茲
賢者阿那律說頌曰
佛已無為住　不用出入息　本由自然來
靈耀於是沒　意淨無所著　為人受斯疾
施惠教已遍　乃退歸寂滅　惟慈遇佛者
莫不蒙恩澤　今已淪清虛　求了時復出
是時諸比丘皆驚擾俳佪呼言駛哉佛般泥日一何疾哉世間眼滅中有憂歎自悲念世間苦不得是道中有尸梘惟心猗有從因緣起以作復作受非常苦生輙有死死則復生生死往來精神不滅莫致是處賢者阿那律言止止阿難曉衆比丘上天見此以為荒迷安有捨家入自然律而不能用法利自解阿難拭淚而問上有幾天荅曰從威耶越至惡茶廟及㵵連河四百八十里諸天充滿無有空缺徘佪驚愕皆言駛哉佛般泥日亦大疾哉世間眼滅中有憂歎自悲念世間苦貪欲所蔽不見斯道或相曉言佛說生死本從緣起意作復作受非常苦生輙有死死則復生識隨行

走莫知泥洹佛已度世宜各精進夜至過半阿難律令阿難入告城中佛已滅度所欲施作宜及時為阿難入告城中諸華聞之莫不驚愕躃踊悲言何其駃乎佛般泥曰何其疾乎世間眼滅舉城中相會聚奉持華香詣佛舍利稽首作礼承事供養共問阿難葬法云何答如教說轉輪王法佛當復勝諸豪姓言寧可假期七日欲奉伎樂華香燈燭展我曹心阿難答言恣聽所欲諸華即共作黃金罌黃金轝牀黃金棺為鐵槨具新劫波錦五百張氎是時四面人衆周滿四百八十里中皆賫伎樂華香來詣雙樹共舉佛身置黃金牀上而以伎樂礼事供養

於是諸華選衆童男使扶持轝牀欲至漚茶神地如闍維之而諸童子不能得前近佛舁牀又復更進至于再三了不得持賢者阿那律語阿難言所以不得舁佛牀者是諸天意欲使諸華童子倚牀左面諸天右面國人隨後共舉牀入東城門遍住城中施

天樂供養訖出西城門置遝荼地累
積衆香乃閣維之阿難言諸欲如天
願以告諸華皆日敬從即使諸僮左
面屬若干種繒繫牀左角天於右面
屬諸天繒繫牀右角而綷之餘無數
天於虛空中散天雜華而雨澤香是
時婆賢大臣與拘夷大臣議欲以人
樂讃紹天樂俱送舍利即如所議徐
行入東城門周遍城中四衢道里巷
處處住施幢香伎樂出西城門到遝
荼地持劫波錦纏佛身體五百張氎
次纏千過麻油澤膏灌滿金棺已内
佛身舉黃金棺置鐵槨中庫藏既殯
積衆香畢遝蘇大臣執火而欲燃佛
積火至輙滅二進不然賢者阿那律
語阿難言火所以不然者是諸天意
見大迦葉將五百衆從波旬來已在
半道欲面礼佛故使火不燃耳阿難
言諸敬如天願是時有異道士名阿
夷維見佛滅度得天華郁羅華去至
半道迦葉見之就車問子知我所事
聖師佛乎即荅言我舉知之般泥曰
已七日天人普會供養其身吾從彼

来得此天華於是迦葉愴然不樂五
百比丘中有徘徊騃擾仰天呼悉佛
般泥日一何巨疾世間眼滅中有憂
歎悲傷念世間苦為恩愛縛不見斯
道迦葉曉言諸賢者釋憂當知有身
皆從緣起心作復作致非常苦生者
輙死死則有生五道無安唯泥洹樂
未得道者當求法利捨有為無所會
則得矣攝衣疾行可見佛身其衆中
有名檀頭者亦釋家子與佛同出止
諸比丘言何為復憂我曹從今已得
自在彼老常言當應行是不應行是
今彼長逝不甚徃耶迦葉不悅行到
雙樹至觀佛積謂阿難言及未闍維
請見佛身阿難對曰佛身已纒淹用
麻油藏在金棺外積衆香匝灌澤膏
雖未闍維固已難見迦葉請至三阿
難荅如初以為佛身難復得見於是
佛尸從重棺裹雙出兩足一切見者
莫不歎喜迦葉稽首作礼見佛足上
而有異色仰問阿難佛身金色是何
故異阿難荅言有老母稽首佛足
墮淚其上故異色耳大迦葉又不悅

乃喟然讚頌曰

彼為滅不生 不復受老死 亦為不復會
無有相逢憎 本已捨恩愛 不為別離憂
當為求方便 令致得是處 佛為五陰淨
已斷不復有 亦又不為為 有受是五陰
昔為已畢盡 有本亦已除 當仂求方便
令得如是安 佛已斷世間 愛欲一切解
亦為悉能忍 得離諸患難 為已自安隱
亦致天下安 當為稽首是 永得度三界
佛所說經戒 為世間最明 已廣現正道
審諦无所疑 亦遍活天下 令得度老死
諸得值佛者 誰不受引恩 辟月照於夜
為除陰冥闇 如日照於晝 能使天下明
亦如電光現 為與照厚雲 佛明一時出
都已明三界 一切所名河 無過崑崙河
一切名大水 亦為無過海 一切星宿中
月為第一明 佛為世間導 天上天下尊
佛所以度世 福施已周匝 所說教戒行
在在悉分明 亦以法流布 弟子樂受行
令天人鬼神 龍敬承行礼

迦葉說已稽首佛足遶積三匝却住一面諸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天龍鬼神王天樂神質諒神金翅鳥

神愛欲神勉軀神各前稽首佛足遶
積三匝一面住畢於是佛積不燒自
燃賢者阿難時說頌曰
佛以中外淨　為梵世之身　本乗精神下
而今措於是　錦纏疊千過　不用衣著軀
亦不以浣濯　如一淨鮮明
至終其夜佛積燒盡自然生四樹蘇
禪屋樹迦維屠樹阿世鞞樹屋拘類
樹國諸豪姓共撿佛骨盛滿黃金甖
置于轝牀舁入城中著大殿上共作
伎樂散華燒香礼事供養時波旬國
諸華氏可樂國諸拘鄰有衛國諸滿
離神州國諸梵志維耶國諸離揵聞
佛止雙樹般泥日各嚴四種兵為兵
馬兵車兵步兵到拘夷止城外遣使
者言聞佛衆祐止此滅度彼亦我師
敬慕之心並來從君請佛骨分欲還
本土立起塔廟拘夷王言佛自來此
我當供養遠苦諸君舍利分不可得
赤澤國諸釋氏亦嚴四兵来到報言
聞佛衆祐止此滅度是釋聖雄出自
我親實我諸父敬慕之心來請骨分
還立塔廟王荅如初不肯與分摩竭

王阿闍世又嚴四兵度河津來使梵
志毛歷入問消息致慇懃言吾本宿
夜信心友汝無取無諍令佛衆祐止
此滅度是三界尊實我所天敬慕之
心來請骨分汝其與我則我與汝所
有重寶願終共之王答曰佛自來此
我當供養謝汝大王舍利分不可得
也於是毛歷聚衆人作頌告言

今各撰躬　遠來拜首　謙遜求分
如我不與　舉止動衆　四兵在此
義言不用　必命相室

拘夷國人亦荅頌曰

遠勞諸君　辱屈拜手　佛來遺形
不敢相許　如欲舉衆　吾斯亦有
俱命相座　則未為恐

梵志毛歷曉衆人言諸君皆宿夜承
佛嚴教日誦法言心服仁化一切衆
生尚念欲安且佛大慈故燒形遺骨
欲廣祐天下何宜當為毀本惠意舍
利現在但當分耳衆咸稱善皆詣舍
利稽首畢一面住乃共使毛歷分之
於是毛歷持一甕受石許蜜塗其裏
分為八分已白衆言吾既敬佛亦嘉

衆意願得著髮舍利歸起塔廟皆言智哉是為知時即共聽與又有梵志名温違白衆人言竊慕善意乞地燋炭歸起塔廟皆言與之後有衛國異道士求得地灰於時八國得佛八分舍利各還起塔皆甚嚴好梵志毛蹷種邑道人大温違還俾賁邑衛國道士得地灰歸皆起塔廟舍利八分有八塔第九髮塔第十炭塔第十一灰塔佛從四月八日生四月八日捨家出四月八日得佛道四月八日般泥洹皆以佛星出時此時百草華英樹木繁盛佛已般泥洹天下光明滅十方諸天神莫不自歸佛

既分舍利又為遠方諸四輩弟子未悉聞故留九十日乃起塔廟諸來國王豪姓人民家屬傑從皆齋戒九十日在所遠方四輩弟子衆普會拘夷共問阿難於何起塔阿難答言當出去城四十里於衛致鄉四衢道中作塔廟拘夷豪姓共作甎瓴石墼縱廣三尺集用作塔高及縱廣皆丈五尺藏黃金髮舍利於其中置立長表法

輪枰蓋懸繒燃燈華香伎樂礼事供
養舉國人民得共興福大迦葉阿那
律衆比丘會共議一日三十萬衆及
諸國豪姓群臣得值佛時敬意行福
終皆當生第四天上與弥勒會而得
解脫拘夷國王當生第十二水音天
上至弥勒作佛時當下為佛造立精
舍勝今給孤獨園阿難問大迦葉拘
夷王何以不於弥勒佛求應真道荅
言是王未猒生死苦故未猒苦者不
得應真阿難言我已患猒身苦不得
離世間奚不得道迦葉荅言汝但持
戒不行身觀坐猗生死飯食想而生
死行未休故也至九十日大迦葉阿
那律衆比丘會共議佛十二部經有
四阿含獨阿難侍佛久佛之所說阿
難志諷當從書受恐其未得道尚有
貪心欲持舊事詰責阿難與設高座
三上三下如是者可得誠實皆言大
善衆會坐定直事比丘逐阿難出須
臾又請阿難入礼衆僧未得道者皆
為之起直事比丘處著中央高座於
是讓言此非阿難座衆比丘言用佛

經故處汝高座欲有所問阿難就座衆僧問曰汝有大過宿自知不昔者佛言閻浮提樂汝曩不對直事比丘勒阿難下即下對言佛為不得自在當須我言耶衆僧默然直事比丘又令阿難上衆復問曰佛為汝說得四禪足者可止一劫有餘汝何以嘿阿難下言佛說弥勒當下作佛始入法者應從彼成設自留者如弥勒何僧又嘿然阿難心愶衆比丘言賢者當如法意具說佛經對曰唯然如是三上阿難宿後上言聞如是一時座中未得道者皆垂泣言佛適說經令何以疾大迦葉即選衆中四十應眞從阿難受得四阿含一中阿含二長阿含三增一阿含四雜阿含與四文者一為貪婬作二為喜怒作三為愚癡作四為不孝不師作四阿含文各六十疋素衆比丘言用寫四文當興行於天下故佛闍維處自生四樹遂相撿覈分別書佛十二部經戒律法具其在千歲中持佛經戒者後皆會生弥勒佛所當從彼解度生死履

般泥洹經卷下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人本欲生經序　渕

人本欲生經者照于十二因緣而成四諦也本癡也欲愛也生生死也略擧十二之三以為目也人在生死莫不浪滯於三世飇縈於九止稠繆八縛者也十二因緣於九止則第一人亦天也四諦所鑒鑒乎九止八解所正正于八邪邪正則無往而不恬止鑒則無往而不愉無往而不愉故能洞照傍通無往而不恬故能神變應會神變應會則不疾而速洞照傍通則不言而化不言而化故無棄人不疾而速故無遺物物之不遺人之不棄斯禪智之由也故經曰道從禪智得近泥洹豈虛也哉誠近歸之也斯經似安世高譯為晉言也言古文悉義妙理婉覩其幽堂之美闕庭之富者或寡矣安每攬其文欲罷不能所樂而玩者三觀之妙也所思而在者想滅之辭也敢以餘暇為之撮注其義同而文別者無所加訓焉

佛說人本欲生經

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拘類國行拘類國法治處阿難記所聞並教之法治處三歲也是時賢者阿難獨閑處傾猗念如是意生未曾有是意是微妙本生死亦微妙中微妙但為分明易現現當為見也是意微妙本句倒便賢者阿難夜已竟起到佛已到為佛足下礼已訖一處止已上一處賢者阿難白佛如是我為獨閑處傾猗念如是意生未曾有是意是微妙本本癡也解癡者口諦之所照也生死亦微妙生死極末也微明之諦達于本也中微妙中者本末之間九用諦獨之之亦甚微妙也但為分明易現現當作見也言四諦觀十二因緣了了分明不難知也佛告阿難勿說是分明易知易見深微妙阿難從有本生死是阿難從本因緣生死如有不知不見不解不受令是世間如織機躡撰往來言從癡者有是生死至涅槃至妙何得言易見乎自有癡學經劫累身傷毀者比丘有不了諦反覩如有者者萬無一人爲云分明邪從是世後世從後世是世更苦世間居令不得離世間此說生死苦為苦諦也今死則後身生生死精晝夜而居者以生而感死類以成苦如是因緣阿難可知為深微妙從有本生死明亦微妙由生有死故故曰因緣達今世後世累縛生死故曰更苦明照三世故曰微妙也結苦諦也若有問有老死因緣問是便報有因緣何因緣

阿難老死便報生故死因于生習生有十上知若此推習也若
有問有生因緣問是有生因緣備生有所因不也便報
有因緣何因緣生有故為生生因乎三有也若
有問有因緣有便報有因緣有何因
緣有報受因緣有因四受有三有若有問有因
緣受報有因緣受何因緣愛報為愛求
因緣受言從前身習入愛故中營有四愛四受旣受別有今身二世現故略而止適也常習諦皆貴上二問緣具三世癡人不知今世後世故令還以綸三世令知輪迴有四諦也故曰癡人以校計校計來本未為無為藥諸斷四諦也如是阿難從愛求因緣受從
受因緣有從有因緣生從生因緣老
死憂悲苦不可意惱生如是為具足
最苦陰如是五事展轉相因則名習也知五事苦為苦諦也愛別離著在有胎著生老悲惱
真為苦藪也從是有習分別倒也言從習有是苦也生因緣阿難
為老死是故說是為從是致有是
是故從習說從癡致行從生有是老死當從是阿難分明為生
因緣老死分明者諦了了知習也諸言因緣皆習也持彼反畫故更補習併土也若
阿難無有生為無有魚有蕉種無有飛
鳥飛鳥種為無有蚕蚕種為無
有龍龍種為無有神神種為無有鬼
鬼種為無有人人種各各種假知盡諦無有生者
何從有五道也若如有如有生無有亦無應有
令有生解盡諦真如以則生無有也亦無有能令生有一切阿難無
有生為有老死不阿難白佛言不

（無生則無死。誠哉此言也）佛便告阿難：從是因緣當知為從是本、從是習、從是因緣老死，為生故。生因緣，阿難，為老死。（從是因緣從是因緣發也上也）（解緣無生則不老死苦不了無者從四習生便有苦也此四習與上至愛還下異也句是下結句皆互覆而成也）

生因緣，阿難，為老死。（立論也）若有問：有因緣生可報有因緣？生何因緣生？為有因緣故。從是阿難因緣當知，令從是有有因緣生。（墮胎三有更有生十二因連之一世也）若阿難，有因緣无有，寧有魚魚種、飛鳥飛鳥種、蚉䖟蚉䖟種、龍龍種、神神種、鬼鬼種、人人種、各各種？（解盡答有則無五逆也）如應應有，無有，亦無有者，為有无有一切。阿難，無有為有生不？阿難言：不。（待真如諦則便應有無有亦復有也既以）（無有者爲時有識無有為令難有一切無有為有生不反以類阿難阿難要無也）是故阿難，從是發、從是本、從是習、從是因緣生為有。有故從有因緣，阿難，為生。（以作是四習論）（生以有為本也）若有問：有因緣有，便言有何因緣？阿難，有可報：為受因緣有。因緣有因緣有，如是令明為受因緣有。（因四受則有三有也）設阿難受因緣無有，亦無有受，有一切。阿難，無有受為有現不？阿難報：不。（無有受緣亦無）（有受現當為見也一切無受為有可見不也）如是阿難為從是起，從是本、從是習、從是因緣，令有受。受

因緣阿難為有有因緣阿難受（若不造無便從）（四冒也今有受倒宜言今受有也）有因緣阿難受如是問對為有何因緣有受可報受因緣從是因緣阿難當知為受因緣受（有因緣阿難受）（何倒也盡有受因緣也入愛心是則受膳也）若阿難無有受亦無有受亦無有當受無有愛一切阿難無有愛為有愛不亦有愛名不阿難言不（斷無無愛）（則無愛及當受也又反反以質文之常也）如是阿難為從是發從是本從是習從是因緣為愛因緣受愛因緣阿難為愛如是阿難為愛因緣求求因緣利利因緣計計因緣樂欲樂欲因緣發求以往愛因緣便不欲捨慳以不捨慳因緣便有家以有.家因緣便守（不解則從是致是也重結也）從守行本阿難便有刀杖從有刀杖便有鬬諍言語上下欺侵若干兩舌多非一致弊惡法（多非弊法從守始起也八愛之一也）若阿難本無有亦無所守亦無有守一切阿難無有守為有刀杖鬬諍語言上下欺侵若干兩舌多非一致弊惡法不阿難言不（若解滅不守於色寧致若干弊惡不發以明理也云無所護故無所守也下亦無二字重合句耳）如是阿難是從是發是為本是為習是為.因緣刀杖鬬諍語言上下欺侵若干

兩舌多非一致弊惡法非守不守一理已現欲貫舉四習合為守也從守故阿難便有刀杖鬬諍語言上下欺侵若干兩舌多非一致弊惡法如是但為多苦為從五陰習致不守者不了色兩寺之也刀杖非一惡即知大苦苦諦也思惟十二因緣緣十二事二皆有四諦也諸習諦於本非一端也不極十二而止十六無無為習盡二諦五耶於本叶則八變盡有口習以此推之則可知也又變為鐵海泉原歸為何但入耶言八奉其廉耳欲界囊蠱何於無姓至乎不還乃舉別耳家因緣令有守是故為說是當從是知阿難為家因緣守由有棄室則有重門擊柝之守也何使暴逕高岸擊柝何施也故說者云是上言令也若家因緣無有已無有受當何因緣有家一切家因緣無有寧有家不寧有刀杖鬬諍語言上下欺侵若干兩舌多非一致弊惡法不阿難言不不受此色人無緣有家無緣有家寧有守而惜刀大苦集不如是阿難從是有從是本從是習從是因緣令有守為守故從家阿難令有守上從是有者從家起有守也以家本習結因家守成守因於家亦顛倒相明也難捨慳因緣令有家從是因緣有是當從是因緣知阿難為難捨慳因緣令有家貽因色欲恩存不捨由之為家也故曰是緣有是也若難捨慳阿難無有亦無有受已無有受寧當有慳難捨不一切阿難慳難捨已無有寧當有家不阿難白佛言無有無有受不捨受也已無有受寧當有慳難捨慳難捨已無有慳有家不如是

阿難從是起從是本從是習從是因緣受家慳難捨故阿難令有家是是慳惜心也從往受阿難因緣令有慳難捨是故是因緣阿難可解為從發受從是受有是言亦從是因緣有是如是當從慳難捨即彼好仗因之甚惜故曰往受令有難捨也是故上說說從往有是慳也若阿難發受無有寧有受亦何因緣往受一切阿難無有發受寧當有慳難捨不阿難白佛言不解無發往則不有受與至彼也世不往受豈慳惜也答未上

如是阿難從是起從是本從是習從是因緣令慳難捨為發往受故亦為發有因緣故阿難令有慳難捨從發習發遂至不捨也欲貪因緣阿難令有發是故說是當從是因緣阿難知為從欲貪因緣令發婬貪內足則發而適彼也若欲貪阿難無有已无有因緣亦何因緣當有欲貪一切阿難欲貪无有寧當有發往不阿難言不若行人解婬無有因緣亦何計當有婬貪耶普無貪心何有往受也凡上云無有皆明因無有也一切已下皆以因及緣無有

如是阿難從是發從是本從是習從是因緣令發為有欲貪故為從欲貪阿難令發令欲為有欲貪句倒也已發從發往令有欲貪是故為說當從是因緣知為從發往令有欲貪此發往計按欲相連也陰梗入曰願根往

相也即第三對也故說者是故上說因對生貪也若無有發往阿難亦無有令發往一切阿難雖發往若有貪欲不阿難言不假解無住之因亦住貪有生不也如是阿難為從是有從是本從是習從是因緣貪欲為有發往因緣令有欲貪解無如上若不解則如上為習也若皆結句反復少發往無害也從是利故阿難令發往為從是說是當從是因緣知為從利因緣令發往解利若則思存往也是上說是當了利為往緣也若阿難以無有利亦無有求亦何因緣有求一切阿難已無有利寧當有發往不阿難言不既解知利則無有利之本何當有利求因緣離意無有利豈有發往乎如是阿難從是有從是本從是習從是因緣發往利故利故亦發求從求因緣故令有利故說是從是因緣當知令從求因緣有利此入愛道寺故說或云是說義不異也以異文於上此二解之說云是故首言亦也若求因緣阿難無有亦何因緣有求亦從何因緣求一切阿難以無有求若有見利不阿難言不若求本無所因亦何從求也若無求者利可見不如是阿難從是有從是本從是習從是因緣為有利為有求故求故阿難令有利或曰發因生或曰起或曰有義同文別耳從愛故令有求是故說當從是知令從愛求愛心內癡求之由生若阿難無有

愛亦無有求亦無有因緣求亦無有愛一切阿難愛無有寧當有求不阿難言不諸因緣唯此一義反上愛受中即是無有受下曰二無有愛耳餘皆在一切上故曰一切下說以已及愛如是阿難從是有從是本從是習從是因緣有愛故令有求求故令有愛愛之滋長成乎入也彼阿難欲愛亦有愛是二皆痛相會此推愛本文終也欲愛色愛也亦有愛非一也經曰心可則為欲也是痛受痛為本為習為因緣從痛發貪欲有別無也相會猶相因也有痛因緣阿難若有問是便言有何因緣有便言更因緣有從是因緣阿難亦當知令更因緣痛設問數卷也者六更故三痛生也若阿難眼不更亦無有應當更眼亦不得更一切阿難眼已不更寧有眼更不亦有眼當因緣生不為樂為苦為亦不樂亦不苦阿難應不若眼知如有不更眼亦無有應作眼更者一復不得此更也昔眼已不更豈有眼更因緣生三痛不也如是阿難從是有從是本從是習從是因緣令眼更痛眼更因緣阿難令眼知痛耳亦如是鼻亦如是舌亦如是身亦如是心不更阿難亦無有當更亦無更因緣令心更一切阿難心無有更寧當有心更入因緣令有痛不令有樂不令有苦不令有不苦不樂不阿難應不如是阿

難是為有是為本是為習是為因緣痛令有更心更因緣阿難令有痛(果即有三)(痛此阿難重結於上顛倒相明結言也)若有問有因緣更不對為有何等更有因緣對為名字因緣當從是阿難可知令從名字因緣更(更本應是六入而今是名字六入同出六更六更同出六情六情之本則名字是故總曰名色也亦應出經時失次也)若從所處有亦從所處應受令名身聚有(句倒云在所處四身為在所處三有也將欲說無色故云受之與有也有受有有乃有名色也)若阿難從所處有亦從所處應受無有為有更有名字不阿難言不(如有知無)(受之與有豈有更有因名字耶)若阿難從所處有亦從所應受無有令名身有無有字當有對更不阿難言不(反覆明之上句云豈有更因名字不此句言寧有名字與更對為因也)一切阿難名字亦色身無有為有更不為從有更不阿難言不(此上三反問於此一)(問云普無名色阿從有更乎夫豈言從無倚其差也)如是阿難為從是是發為從是本為從是是習為從是是因緣從是是更令從是名字名字因緣阿難令有更(凡上云是因緣是有次云無是則無取彼)(云從發習因緣即成上句從是有是故皆如是也)阿難有名字因緣設有問便對為有何因緣名字謂識因緣為有當從是因緣阿難解知為識因緣名字(中陰逕識遂處胎有五陰)若識阿難不

下母腹中當為是名色隨精得駐不阿難言不（設無中陰淫識當有何精住成名色不名色已後至有中世也識已前前世也三世成十二也）若識阿難毋腹已下不得駐去為有名字得致不阿難言不識阿難為本若男兒若女兒已壞已亡令無有為得名字令增長令所應足不阿難言不（縱使中陰乘精入胎或一二七日而亡以有此身耶或減報男女及命便墮傷胎事得五陰身不爭自下母胎則淫識也二三七日男根女根已是名字之成）如是阿難從是起有從是本從是習從是因緣為名字從識識因緣阿難為有名字（無至語句）（釋言者五名色從識注識為名色因緣反覆言也）有因緣阿難識若問是便對有從何因緣有識名字因緣有識當從是因緣阿難分別解為名字因緣識（惟識之本本當是行而今言名字五大名識也即六大癡也有六大癡心作淫行淫行中有識共出六大故名字也）若阿難識不得名字駐已識不得駐得增上為有生老死苦習能致有不阿難言不（省文有似上來望識入胎受有名字身或七日或三操成而胎傷墮滅長成十二緣不也若當介者與上不畢也又此說無名字是無常之說非盡諦言也而今少行又文亂似出經時未度缺也就而通之者云大不任無癡豈得望行與望識不也夫萬有存乎癡乃照存乎緣故此經以癡為本以詐對也）如是阿難從是致（致生也從六大生染識也）從是本（望識以六大為）從是習（習癡以成識也）從是因緣（因癡有識）（緣也上二十事實有十八皆然也）識令有名字名字因緣有識（十二事窮此）是如是為識因緣名字名字

因緣識止是說名止是處對止是諦

本現當從有慧莫受稱名字反覆而結之云止是者十二事終是說名字處也對止是者上諸云便對也諦本見者三耶見也隨耶見則失正觀正觀四慧也現當見也故曰諦本見當從慧受也幾因緣阿難為計痛是為身阿

難言是法本從佛是法正本佛自歸

本佛願令佛說令從佛說是說受解

利佛言聽阿難善哉善哉諦受念佛

便說賢者阿難應唯然從佛聞佛便

說是或阿難有見是痛為身失要三更而墨隨為身

或有見是痛計非身但為身更痛法

見是為身但為已上稱痛而云無也此云身更痛法與漏分布三痛身更知同也上三痛亦皆云更知也以身更為異耳或一身為是痛見不為身

亦不為痛法見痛法計是不為身但

為見是身為身但為已上亦稱上二事云無也見後解中云不覺乃後聞解三事亦云見也覺見義同耳但有有為異也不不解也覺悟之稱也漏分布曰三痛心更知似其事也若不介者宜言三痛覺由身也上言心痛更由身也猶六覺六更也此下散說為三痛病其文亡而錯樓下慧心解三事之重釋以次此非其事也彼阿難或為在是痛計為身由痛而脩身也此即下道慧解痛文也而逆續此為痛病也當為對說是此文意繙上計痛為身者辟而執之也下色重解不稱為實至也是痛賢者為三輩

有樂痛有苦痛有不樂不苦痛是賢

者三痛見何痛應作身樂痛時阿難

是時二痛已為滅為苦亦不樂亦不

苦是時但為樂更樂痛阿難非常苦

要滅樂阿難痛已滅離身不在身計（樂時無身故云痛有三而身一何適為身耶欲言樂痛是身當其觀樂則無苦與不樂不苦三痛而今一樂非身明矣又令痛識觀其常身死敗滅以諦照之復非身明的矣）是如是是時阿難苦痛便時是時為兩痛已滅為樂亦苦是時但為更苦痛苦阿難痛非常苦盡法苦阿難痛已盡身不復更知是時阿難（與樂謂同義不別解也此中樂亦苦苦上少三字宜言樂亦不樂不苦也從字從宜為更也）亦不苦亦不樂不更是痛是時兩痛滅痛亦苦但為是時不苦不樂更是痛不苦不樂阿難痛法非常苦盡不苦不樂阿難痛已盡應無有身自有是計或阿難為行道（本同上二義也是下不字衍也）（云痛亦苦宜云樂亦苦也又大樂不大苦中中人也）為是非常法痛為計見身或有阿難為行道（常觀三痛計身之見也）放散樂苦痛為自見計身如是阿難因緣不應可為痛作身見身（得以慧觀則三痛散）（散因緣是息本無痛之作身想）彼阿難或不痛計見是身但為身法更痛（但為上繫痛而云無也但云身更痛者身歷三痛而作身也漏）（分布曰三痛身更知即與事也）便可報若賢者無有痛更亦不見所更寧當應有是不（上更痛計為身佛數審曰）（尚不痛計身若猶有身更可謂身耶上痛更繫反身更法身更法言所更約耳言二不見似盡滅也設聞對計非身寧應是法更）是時阿難比丘不痛為見計非

是身寧應是法更痛亦見是身不阿難言不既教苦無痛更無緣像身又反以質阿難也不痛為見計非是者害第二身更痛無第一痛計身也二與三都無非常盡滅直言寧應者此二事皆仍上三痛故云寧寧者既兩痛滅安得獨稱身耶雅理並羅義不變立也如是阿難是因緣亦不應亦不可令或一無有痛計是身但為身要痛但為已上亦辨也反稱結句也彼阿難所不計痛為身亦不見是痛非身將說第三云無第一也亦不身更痛亦痛法不見不計是身云無第二也但為計我為不覺是身是身覺見也覺三痛計為身也云不覺覺也便可報一切賢者自計身計獨覺也覺是身也不更痛句倒也即無第二也寧應有身不此言自覺身為身不更痛法又不痛計身三名並寧應獨覺身是身耶獨上三痛何痛應作身也當一兩滅何得並稱也是時比丘不痛為身身亦不更痛痛法亦不為身有身二無第一第二也但為不覺身耳如是觀身寧應身不阿難言不云三事並列何得獨有身也上設問對與阿阿難如是因緣阿難不應令無有痛為身亦不身為更亦不應法為身亦不應不覺身為身如是阿難一切痛為作身已痛見見是身事無適作身也幾因緣阿難或為行道不為痛作身為是不見身阿難報是法本從佛教令亦從佛願佛為說佛說已弟子當受令是說當為解利佛告阿難聽是

受是諦受重受念是當為說如是賢者阿難從佛聞佛便說是有阿難比丘不為痛作身亦不見痛為身（行者得四非常解盡諦覺者不計三痛而有身也既不計三痛則不快痛之是著身想也）亦不為身更亦不痛法計為身（分為法耳實合痛法亦上三痛從身更知心更知望得知為異也）亦不見身見為身（見覺也上身要此身覺為異耳）亦不從或有是身亦不從是見見是身已如是見不復致世間令不復受世間（有是身者故上計痛有是身也攝三事之二云既無半剎不致更世間也致至也）已不復受致世間便不復憂已不復憂便無為度世便自知為已盡生老病死憂已畢（三痛身盡則不致不受十一苦也）行已足所應作已作不復還在世間齊是阿難或為行道不計痛為身自方便作亦不見為身（齊至也至此身最後無形也身則畢於此不受更身故曰不還世間也）幾因緣阿難或為行道為色作身阿難報法本從佛教令亦從佛願佛為說佛說已弟子當受令是說當為解利備告阿難聽是受是諦受重受念是當為說如是賢者阿難從佛聞佛便說是有阿難或為行道為少色行為身（少貪身不乃蕯）勤阿難或為行道為不少色行為身（勝及二勝一無也）亦色無有量行為身但為少不色

行爲身（但爲二字宜上在色無量上也不爲少不色重騰高也無量者癡勤貪內外色也）或有阿難爲行道亦不爲少色亦不爲無有量色（騰無第一第二及三也）亦不色少行爲身（不色小及第一也內不少貪外微著也）或有阿難爲行道亦不爲少色亦不爲無有量色亦不無有少色行爲身（騰無上三）但爲不色無有量行爲身（反第二也內不色無有量外穀勤也）彼阿難或爲行道少色行爲身現在阿難或爲行道少色行爲身巳身壞死令復見身相像如是不爲是對行對如是致亦如是齊是（現在猶是計貪少計貪少色以趣者身時雖身死主續貪身思存想像未知繫癡行道不應與此爲匹而愚與俱以致此身此而還也對匹也俱也齊至也死而不解無常也）阿難或爲行道色少行爲身自方便叶作齊是阿難或爲行道色少行爲身自方計作齊是阿難或爲行道色少行爲身令結使（自計方便方便貪色令終不絕也不自妨閉至此而止故爲身結身使也上自計方便如當過下寧也可無一餘耳此説有耳而云行道道當知也）彼阿難或爲行道不少色爲作行身但爲色無有量計作爲是身現是阿難或爲行道色無有量爲計作身身巳壞死令復現身相像如是不爲是對行對如是致亦如是齊是阿難或爲行道爲計身色無有量齊是阿難或爲行道令

色無有量為身令使結彼阿難或為
行道不少色亦無有量色計但為念
少色為身現在阿難或為行道不色
少為計身身壞死令復見身相像如
是不為是對行對如是致亦如是齊
是阿難或為行道不色少自計為致
身齊是阿難或為行道不色少令身
使結彼阿難或為行道亦不色少亦
不色無有量亦不無有色少亦不無
有色無有量為墮行身現在阿難或
為行道亦不色少亦不色無有量亦
不無有色少亦不無有色無有量為
計墮身已身壞死令復見身相像如
是不為是對行對如是致亦如是齊
是阿難或為行道不色无有量自計
為致身齊是阿難或為行道令不色
為使結齊是阿難或為行道自計為
致身身幾因緣阿難為行道色不行
作身阿難報是法本從佛教令亦從
佛願佛為說佛說已弟子當受令是
說當為解利佛告阿難聽是受是諦
受重受念是當為說如是賢者阿難
從佛聞佛便說是或阿難為行道或

不為色作身 計四大有身細也都曰也 亦不為色計為身 少色也從少字去解道行者不起小色而滯身也 亦不為色無有量 量多謂四大急此多色也 亦不為色少 為下小謂字也作巳小反第一也亦息此結也十報內無有小色外見小端正也 亦不為色無有量計為身 為下亦少宋字也此反第二也行謂亦愛之也十報內不欲不觀端正外見色不㒳端正色也 彼阿難為行道不少色為作身亦不為計是身 如道行道行謂一也得此總者意少謂四大色也 現是阿難為行道不為少色作身亦不為墮是身已身壞死令不復見是身相像 現是謂是時也是行時不貪小色見身非常識盡永絶止身著色亡想也 不為是對行對如是是无有齊是 對令身後也無有身猗之至此一也 阿難為行道為不少色為身亦不計為是身齊是阿難為行道為不少色為身不使結 云至此無身之相對無貪身之七使九結也 彼阿難或為行道不為色无有量為身亦不作色為身現在是阿難為行道不色無有量為身亦不計是身已身壞死令不復見是身相像不為是對如是如是是為无有是齊是阿難為行道不色無有量為身亦不墮身計如是阿難齊是或為行道不色无有量為身不使結彼阿難或為行道不為不色少為身亦不墮身計現是阿難為行

道不色少為身計已身壞死令不復見身相像不為是對如是如是是為無有是齋是阿難為行道不為不色少為身亦不墮身計如是阿難齋是為行道不為不色少令不使結彼阿難或為行道不行不色无有量為身亦不墮計是身現是阿難為行道不為不色阿難為身亦不墮計為成身已身壞死如是身令不復見是計不為是對如是如是是為無有是齋是阿難為行道不行不色無有量為身亦不墮計是身齋是阿難為行道不行不色无有量亦令不使結齋是阿難或為行道不行不色无有量為身亦不成身亦不墮計是身亦有是七處阿難令識得駐亦有二受行從得解五道則張欲界為五并三界天為一九神止處則令色無色合受為一也論王道者以決浪受者為失故精說三思消餘天為一也識九止者論節弘教受三觀者故自人結不及三苦也分一受者精粗相犍觀法不異也二受皆居滿畢之位故有解名也有色為令從是有若干身若干思想辟或人或天是為第一識止處

有色為令從是一身若干思想辟天名為梵天長壽本在處是為第二識

止處
有色爲令從是一身若干思想辟天
名爲明聲是爲第三識止處
有色爲令從是一身一像思亦一辟
天名爲遍淨是爲第四識止處
有不色爲令從是一切從色想度多
想滅爲無有量空慧受意止辟天
名爲空慧行是名第五識止處
有不色爲令從是一切從空行竟過
無有量識從慧受意止辟天名爲識
慧是名爲第六識止處
有不色爲令從是一切從識慧過度
無有量不用從是慧意受止辟天名
爲不用從受慧是爲第七識止處
何等爲阿難亦有二受行從得解有
從色因緣行道令不更思想辟天名
爲不思想是爲一受行從得解有從
不色因緣行道一切從不用得度爲
受不思想亦有思想受行止辟天名
爲不思想亦有思想是爲二受行從
得解彼阿難所第一識止處爲從色
行因緣行道若干身若干思想辟名
爲人亦一處 色身也有也有欲也形故曰色也由欲界身行道諦故曰行道也 六天已下

其形非一故曰若干也心亦各異故曰若干想也辟行字也若阿難行道是識止處已知知欲天及人陰持入身為本也亦知是識從是習習天及人識不能捨也知者慧也亦知從是沒沒盡也得天及人身天下滅者諦知如盡曰盡也亦知是所樂七處結曰味也貪樂天及人身故曰樂也知之為盡亦知是更苦天及人身由之受苦也知一苦則熱也亦知是從得出要如有知出要法句言得要生盡也故七處曰欲能治能棄能度也盡諦有四事出要是其一也凡六事皆可知行道諦之基也六事皆曰是是六天已下及人身滅所依也七處三觀經一皆知五陰之一而陰有六情也一一皆知陰陰有習三四知陰盡行道又曰亦知色味亦知也皆覺此七處也三觀若觀身意觀五陰觀六情也六說即七處之每第一陰入也言以道諦盡諦苦卅要諦所入及樂而陰之也五陰[illegible]經以五陰為五習盡為七處昧苦出要為三觀文小異大同身三經唯七處三觀經有道諦二經皆七章而已然俱曰行道亦道諦也皆曰知知亦諦也如至識知或曰如本末知非諦何也知觀同義也九九止即足身為觀地習天之習天之身會滅行道味禁天禁天樂禁必有皆能斷天貪可名活道故曰出要也皆四諦觀觀九處也所謂微而顯約而異也十報畢用陰習盡而止也是時阿難為行道所識止處可應求可應望可應住處阿難言不若行道慧以四諦觀觀人身會有貪求望想此住止處不荅曰無也彼阿難第二識止處為從色行因緣行道若干身一想辟天名為梵身長壽本第一在處始行一禪生四梵名梵小梵梵福量大梵梵輔身不相類故曰若干身猶此人之優劣也心未就一故曰非一想也若阿難行道是識止處以知亦是識止處從是習亦知從是沒亦知是所樂亦知是更苦亦知是從得出要如有知是時阿難為行道所識止處可應求可應望可應住

處阿難對言不彼阿難第三識止處為從色行因緣行道一身若干想辟天名為明若阿難為行道是識止處已知亦是識止處從是習亦知從是沒亦知是所樂亦知是更苦亦知是從要得出如有知是時阿難為行道所識止處可應求可應望可應住處阿難對言不進行二禪以知覺猗實爭念持生此曰明天身色光相濕然大齊心猶不一故曰若干也彼阿難第四識止處為從色行因緣行道一像身一思想辟天名為遍淨若阿難為行道是識止處已知亦是識止處從是習亦知從是沒亦知是所樂亦知是更苦亦知從是要得出如有知是時阿難為行道所識止處可應求可應望可應住處阿難對言不此是第三天也宜言淨天天也密是釋定四天若一其心恬然恒遊禪思故曰一彼阿難第五識止處為從不色行因緣行道一切從色得度地想已沒無有量空空慧行受止辟天名為空慧若阿難為行道是識止處已知亦是識止處從是習亦知從是沒亦知是所樂亦知是更苦亦知從是要得出如有知是時阿難為行道所識止處可應求可

應望可應住處阿難對言不地若慧識心如地也
想已沒斷求也無量空也彼阿難第六識止處為從不色行因緣行道一切從空慧度識無有量受慧行止辟天名為識慧若阿難為行道是識止處已知亦是識止處從是習亦知從是沒亦知是所樂亦知是更苦亦知從是要得出如有知是時阿難為行道所識止處可應求可應望可應住處阿難對言不空識定者觀對識空不本來也彼阿難第七識止處為從不色行因緣行道一切從識慧度无有量不用已捨受慧行辟天名為不用受慧行若阿難為行道是識止處已知亦是識止處從是習亦知從是沒亦知是所樂亦知是更苦亦知從是要得出如有知是時阿難為行道所識止處可應求可應望可應住處阿難對言不色意來生生而知遠不條縣日觀而後知也不用觀也彼阿難第一受行從得解有從色因緣行道無有想亦不受辟天名不思若阿難為行道已知是從受亦知從受習亦知從是沒亦知是所樂亦知是更苦亦知從是要得出如有知是時阿

難為行道是愛行從得解可應求可
應望可應住處阿難對言不不爲染結受天丘四阿那
含之第四天也四阿那含愛身生第四禪六增之第二巳上四天此無漏第四禪居也四禪之第六天名愛勝天無
思天共在一天上耳彼阿難第二愛行從得解有
從不色因緣行道一切不用從慧得
度過無有思想亦未離思想為受行
止正受定也辟天名為無有思想解若阿難
為行道是受行從得解已知為是解
從是習亦知從是沒亦知是所樂亦
知是更苦亦知從是要得出如有知
是時阿難為行道是受行從得解可
應求可應望可應住處阿難對言不
無想者知定而制想不令起也此上入止皆知應知此八處亦知八處習亦知八處盡亦知八處樂亦知八處苦亦
知八處要得出義同故不二訓也若阿難為行道如是知如
是見說為不知不見若有是結使是
時應說為常是時應說非常婆羅門五斷滅見常見也
是時應說世間有本是時應說世間
无有本本要也有是無要耳是時應說得道以死
復生是時應說得道不得死或見七反墮見者故曰死
損生或至泥洹先天者故曰不死也為有無有或曰有度世或曰無度世度世
死從是結使是時阿難為行道是七
識止處二愛行從得解如是如有從
諦慧見從是意已解已得解脫是名

為阿難為行道無所著從慧得解脫(不精得道不得既是至耶結使經事九止行者以四諦觀之長得息解成阿羅漢也)亦有阿難
八解脫處何等為八色觀色是為第
一解脫處(內外身著觀兩事也)內觀色不想外觀
色是為第二解脫處(徧著外身也)觀三十六
物淨身受觀行止是為第三解脫處
(道著已身則牢六物觀也從第一禪至四禪皆三觀也人兵不同或貪已身或貪外色內外俱貪故有三觀也四意止觀亦復如是畢舉禪要用王觀也耳其轉除對四禪也)一切從色想已
度(已過四禪色天次及空也)滅地想(滅意心無土處故曰如地也)若干想
不念無有量空慧已受竟辟天名為
空慧是名為第四解脫處(四空定文同故不一一解也)
一切從空慧已度無有量識慧受竟
辟天名為識慧是名為第五解脫處
一切從識慧得度無所有不用受
慧竟行辟天名為不用无所用意行
是為第六解脫處一切從不用慧得
度無有思想亦不無有思想竟受止
辟天名為思想是名為第七解脫處
一切從無有思想竟得度(精已竟四空次及滅定也)滅
思想亦覺盡身已更竟受止是為第
八解脫處(心之瀰放由息生滅之間弄攝宇宙之表寒身之所從集不待行行應定者滅心根身知屈如根株寞如死灰雷霆不能駭其念山燎不能傷其慮蕭然與太虛齊量恬然與造化俱遊曰滅定也)若
已阿難行道七識止處二受行從得

解脫亦是八解脫處是如有智是慧已
更見從是竟戰却不用已得解脫如
是本福已身更竟止是名阿難行道
無所著從兩行得解脫佛說如是阿
難受行

佛說人本欲生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尸迦羅越六方禮經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佛在王舍國鷄山中時有長者子名尸迦羅越早起嚴頭洗浴著文衣東向四拜南向四拜西向四拜北向四拜向天四拜向地四拜佛入國分衛遥見之往到其家問之何為六向拜此應何法尸迦羅越言父在時教我六向拜不知何應今父喪亡不敢於後違之佛言父教汝使六向拜不以身拜尸迦羅越便長跪言願佛為我解此六向拜意佛言聽之內著心中其有長者黠人能持四戒不犯者今世為人所敬後世生天上一者不煞諸羣生二者不盜三者不愛他人婦女四者不妄言兩舌心欲貪婬恚怒愚癡自制勿聽不能制此四意者惡名日聞如月盡時光明稍冥能自制惡意者如月初生其光稍明至十五日盛滿時也

佛言復有六事錢財日耗减一者喜飲酒二者喜博掩三者喜早卧晚起

四者喜請客亦欲令人請之五者喜與惡知識相隨六者憍慢輕人犯上頭四惡復行是六事妨其善行亦不得憂治生錢財日耗減六向拜當何益乎

佛言惡知識有四輩一者內有怨心外強為知識二者於人前好言語背後說言惡三者有急時於人前愁苦背後歡喜四者外如親厚內興怨謀善知識亦有四輩一者外如怨家內有厚意二者於人前直諫於外說人善三者病瘦縣官為其征忪憂解之四者見人貧賤不棄捐當念求方便欲富之惡知識復有四輩一者難諫曉教之作善故與惡者相隨二者教之莫與喜酒人為伴故與嗜酒人相隨三者教之自守益吏多事四者教之與賢者為友故與博掩子為厚善知識亦有四輩一者見人貧窮卒乏令治生二者不與人諍計挍三者日往消息之四者坐起當相念善知識復有四輩一者為吏所捕將歸藏匿之於後解吏之二者有病瘦將歸養

視之三者知識死亡棺斂視之四者知識已死復念其家善知識復有四輩一者欲鬪止之二者欲隨惡知識諫止之三者不欲治生勸令治生四者不喜經道教令信喜之惡知識復有四輩一者小侵之便大怒二者有急倩使之不肯行三者見人有急時避人走四者見人死亡棄不視佛言擇其善者從之惡者遠離之我與善知識相隨自致成佛

佛言東向拜者謂子事父母當有五事一者當念治生二者早起勑令奴婢時作飯食三者不益父母憂四者當念父母恩五者父母疾病當恐懼求醫師治之父母視子亦有五事一者當念令去惡就善二者當教計書蹄三者當教持經戒四者當早與娶婦五者家中所有當給與之

南向拜者謂弟子事師當有五事一者當敬難之二者當念其恩三者所教隨之四者思念不猒五者當從後稱譽之師教弟子亦有五事一者當令疾知二者當令勝他人弟子三者

欲令知不忘四者諸疑難悉為解說之五者欲令弟子智慧勝師

西向拜者謂婦事夫有五事一者夫從外来當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當炊蒸掃除待之三者不得有婬心於外夫罵言不得還罵作色四者當用夫教誡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休息蓋藏乃得卧夫視婦亦有五事一者出入當敬於婦二者飯食之以時節與衣被三者當給與金銀珠璣四者家中所有多少悉用付之五者不得於外邪畜傳御

北向拜者謂人視親屬朋友當有五事一者見之作罪惡私往於屏處諫曉呵止之二者小有急當奔趣救護之三者有私語不得為他人說四者當相敬難五者所有好物當多少分與之

向地拜者謂大夫視奴客婢使亦有五事一者當以時飯食與衣被二者病瘦當爲呼醫治之三者不得妄撾捶之四者有私財物不得奪之五者分付之物當使平等奴客婢使事大

夫亦有五事一者當早起勿令大夫呼二者所當作自用心爲之三者當愛惜大夫物不得棄捐乞匃人四者大夫出入當送迎之五者當稱譽大夫善不得說其惡

向天拜者謂人事沙門道士當用五事一者以善心向之二者擇好言與語三者以身敬之四者當戀慕之五者沙門道士人中之雄當恭敬承事問度世之事沙門道士當以六意視凡民一者教之布施不得自慳貪二者教之持戒不得自犯色三者教之忍辱不得自恚怒四者教之精進不得自懈慢五者教人一心不得自放意六者教人黠慧不得自愚癡沙門道士教人去惡爲善開示正道恩大於父母如是行之爲知法父在時六向拜之教也何憂不富乎尸迦羅越即受五戒作禮而去

佛說頌偈

鷄鳴當早起　被衣來下牀　澡漱令心淨
兩手奉花香　佛尊過諸天　鬼神不能當
低頭遶塔寺　叉手禮十方　賢者不精進

譬如樹無根　根斷枝葉落　何時當復連
採華著日中　能有幾時鮮　放心自縱意
命過復何言　人當慮無常　對來无有期
犯過不自覺　命過為自欺　今當入泥犁
何時有出期　賢者受佛語　持戒慎勿疑
佛如好華樹　無不愛樂者　處處人民聞
一切皆歡喜　令我得佛時　願使如法王
過度諸生死　無不解脫者　戒德可恃怙
福報常隨己　現法為人長　終遠三惡道
戒慎除恐畏　福德三界尊　鬼神邪毒害
不犯有戒人　墮俗生世苦　命速如電光
老病死時至　對來无豪強　無親可恃怙
無處可隱藏　天福尚有盡　人命豈久長
父母家室居　譬如寄客人　宿命壽以盡
捨故當受新　各追所作行　無際如車輪
起滅從罪福　生死十二因　現身遂免乱
濟育一切人　慈傷隱衆邪　流沒于深淵
勉進以六度　修行致自然　是故稽首礼
歸命天中天　人身既難得　得人復嗜欲
貪婬於意識　痛想无猒足　豫種後世栽
歡喜詣地獄　六情幸完具　何為自困辱
一切能正心　三世神吉祥　不與八難貪
隨行生十方　所生輒精進　六度為橋梁

廣勸无極慧一切蒙神光

佛說尸迦羅越六方礼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開解梵志阿颰經

渕

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與五百沙門俱遊於越祇到鼓車城外樹下坐比聚有豪賢梵志名費迦沙明曉經書星宿運度所問皆荅有五百弟子弟子中第一者名阿颰阿颰問師言今有佛来人稱其德名蓋天地不識斯何人也費迦沙言吾聞是釋種國王太子厭興無師自著經化阿颰言若無師者名譽何美又國王子多情婬好樂安肯塗行降志乞食誨人不倦將是真人乎願師可行觀其道德費迦沙言不然我世豪賢聰敵多才彼為新出義當來謁吾不宜往阿颰言我聞天帝釋與第七梵皆下事之所教弟子恙得五通輕舉能飛達視洞聽知人意志及生所從来死所趣向此蓋天師何肯来謁費迦沙言經說帝王生子有三十二相者立即當為飛行皇帝王四天下自然七寶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玉女寶五神珠寶

六理家寶七賢將寶當有千子皆才
明勇武一人當千兵杖不用其世泰
平若棄天下當為自然佛以無為為化
度人得道彼豈是耶汝且往觀有此
相者其審是佛吾當事之阿颰言願
與同志共行師言大善即與五百弟
子俱到皆下車揖讓佛佛使就座五
百人盡坐獨阿颰左右彷徨微觀佛
相佛知其意亦起併行阿颰住佛亦
住阿颰坐佛亦坐阿颰乃問佛言本
佛言吾求道已来歷世久遠不可稱
事何等道除鬚髮披袈裟持鉢何應
紀常奉諸佛行菩薩道所事師友無
復央數除鬚髮者為終身戒捐棄貪
愛無復飾好使人不欲已已亦不欲人
袈裟法服古聖旌表解釋垢結无復世
念鉢為應器宜道人用節身約省非
義不受也斯皆無為清淨之像今我
作佛為天下師自恣汝意欲問勿難
阿颰言我等所事師貴迦沙世世聡
明名昇遐遠又是梵種特勝餘人天
下雖貴為王亦有不仁而我種者獨
不好煞佛言吾本用惡煞故求佛无

一正真之道汝梵志種但口貴仁雖手不煞心皆有煞今我為佛身口意淨一切不煞用天下人皆好煞故教以仁義阿颰問言今佛棄捐妻子自絶種嗣殆不若我師世世繼嗣也佛言天下人状本末各異衆人前世曾為我子吾亦曾為一切人子會輙有離種姓無常或時寃仇相從為親或時親屬復為寃仇因緣離合一切如幻父母妻子本非我親吾亦非彼有世人但以是我我非我而為罪惡為後受苦昔我古世時曾為刹利王名為鼓摩牀有四子一名郁鉗二名虔足三名庋四名凙王尚未崩四子爭位王聞愁憂念四子爭當煞人民即委國東去行行自念人生無幾無憂乃長今我為王欲得子姓既已有子還欲相伐有嗣如是何益於人吾不忍見恐煞無草但當捨家作沙門耳即北入山就道人迦比披上草廬又有道人摩離王問其本何緣學道摩離自說娶妻無子顏愁諸家故作沙門王言異哉吾為國王有子四人身尚未死而

子國亂不忍見之故為道耳摩離意解乃遂精進如是阿颰假使子賢父老病亡子不能却生時為惡死入地獄子不能代用是故我常以慈心救濟人物道成得佛度脫天下阿颰言佛為難及今天下有四種人君子梵志田家工伎獨我梵種為真且貴其餘三輩皆事我種佛言假使汝種為真貴者儻婦無子婢而生男當舉之不曰當舉之今汝祖母現取婢子為後可為真貴耶阿颰嘿然五百弟子皆起住言瞿曇沙門何毀我種阿颰才智亦能相難佛言皆嘿然若其才智當自辯之佛問其祖至三無對金剛力士舉大杵言佛重問汝何故不對阿颰懼曰實如佛言五百人言佛聖智明阿颰母者信釋家婢我等從今請不復敬佛言不然世或母賤而子賢貴阿颰賢人不可毀也若使梵種娶剎利女生子長大當學父家學母家耶皆曰當學父家佛言如是母賤何損若子長大明經行高踰於父者汝加敬之若梵志女為剎利婦生子長大知

外家賢而不肯學自效父家射獵煞
生汝當敬不皆曰不欲佛言如是用
為悶毋若使阿颰有子復賢才秀絕
世汝當柰何皆曰當著上坐設父毋俱
是梵種生子不肖無所中直汝當柰
何皆曰當著下坐佛言如是貴是有
常耶若梵志子煞盜犯法吏當捕不曰
當捕之汝何不非言我種貴不應收
捕曰現有罪何得言種佛言今我為
佛師民仁孝告之正言去欲怒癡有
常之態諸為惡者我輙教令不煞盜
婬妄語飲酒祠祀事邪人宿為惡身
當受罪熹煞祠天為過滋甚无所補
也且夫天意清仁豈食人食乎有德
致祐非煞為福是以天下賢智世主
聞佛經戒皆自割絕願不為惡其持
戒死精神上天若能至心清淨即得
沙門四道一曰灊港二曰頻來三曰
不還四曰應真又天下君王雖行政
欲平亦責民租稅貪意不除今我為
佛都使天下無復情欲得無為道我
求道以來其劫無數每生有願願棄
愛欲修沙門行無適无莫於天下人

賢明君子聞佛經戒靡不奉行其不
承者後皆有悔能制意志無復貪欲
便斷生死憂炎之道不追相戀焉得
離苦痛天下無常人如水泡一成一壞
莫能自存佛問阿颰汝師以何教戒對
曰師戒不得煞人煞牛不得盜金銀
不婬師家及弟子婦不得飲酒年四
十八乃得娶妻我師教人盡此八戒
未知佛戒復何義也佛言樂聞者聽
若族姓子来自陳說貪樂佛戒我隨
其能而授與戒欲居家修道者名曰
清信士當持五戒一不好煞禽獸蝖
動之類無所䘏傷以巳況彼不加刀
杖心念為仁口不及煞二不偷盜貪
殆人財斛斗秤尺如圭銖分不得侵
人心存于義口不教取三不好欲婬
犯人婦女不觀華色不聽好音樂心
修礼禁言不失法四不妄語譖入人
罪時而後言言必誠信心不漏慢口無
毀譽五不飲酒縱情酗酥心不好嗜
口無味嘗酒有二十六失勿以勸人
是名為我清信士之戒也佛言我不
呼人人自來請敬受戒轉教教去惡

就善天下賢智欲作沙門我每先問
何緣覺悟夫為人子當以孝敬安養
為務而欲為道當報父母父母聽許
然後為說沙門之戒有二百五十終身
清淨得無不能中道而廢失供養恩
若人故請信意不轉堪奉法律尒乃
與戒沙門之戒慈仁為本不得殘煞
蜎動之類衆念人物踰於赤子亦不
悪訟求直於人常念所生及師友恩
精進求道欲度父母沙門不得貪欺
妄取人財見諸寶貨當如糞土人與
不受受者不留轉周窮乏常為人說
不貪之德沙門不得有婦繼嗣防遠
女人禁閉情態行見好色目不逆送
老者比母次如姊妹若心不止當觀
悪露以却婬行行起生死皆由癡愛
沙門不得妄言綺語讒入人罪見聞如
實非義勿傳和解諍者兩說其善徐
言惟正無宣人私沙門不得吟詠歌
曲排儛調戲及論倡優當勤精思溫
故知新沙門所說言必法師其所不
聞不得蔑造晨夜誦經不得謬誤精
行道要以除衆穢為人說法思合義

意沙門不得安卧好牀衣不文綵食不著味不用金銀朱漆之器但應瓦鐵之鉢沙門不得飲酒嗜肉思嘗氣味不得服藥酒及詣酒家沙門不得以諸華香塗身燒熏衣服思念持戒沙門不得買使奴婢借貸僮客受人進輿一不得受沙門不得畜養六畜車轝騎乘快心恣意沙門不得儲貯米糓朝朝乞食不過七家一家不得乃到二家匝七家不得應但飲水沙門入聚當如鳥食飽而棄去不顧其餘若不得食心亦不恨沙門捨家止不懐安不慕好舍其唯山澤樹下而已沙門不得稗販求利思念此彼何貴何賤沙門不得田廬園圃墾殖苗稼思樂種作沙門不得論說樂地水香華一心惟道不應念餘沙門不得議道國邑墟聚好惡有所高下沙門不得評論同門不得卧談食語不得豫知國家政事治罪行師攻奪可否沙門不得說其衣服飲食精美及廉泉水好惡沙門不得說諸畜生形態好惡此愚人談非道法

語沙門不得自稱解經說彼不通自
伐作賢不當貢高沙門講法不得言
我經利汝經辱我戒行淨汝戒行
穢不得言我師明汝師不明佛經一
統其歸無二壯志自抗不容毀譽不
得言我世大姓汝種孤寠不得自說
曾與某講已不如我沙門不得轉自相
平某好牀机被枕卧具某有弊蹤不得
照鏡摩鬚念著細滑不得觀長者鬪
諍賤人及畜生鬪不得效以手拳相
加不得摴蒱博弈觀效諸戲態嘲謔
食不得念到某方某郡從彼還此計
其道里不得作男女醫及牛馬醫不
得教人當吐下莫吐下不得習持兵
仗彈丸擲戲不得學相男女貧富貴
賤有相無相及相六畜儀形之狀不
得考占水旱災變歲之豐儉沙門不
得仰觀曆數推步日月盈虛薄蝕星
殞變見山崩地動歲中風雨一不得
知沙門過日中不得食衣食麤踈心
不以惡鉢常佩左脅下其所行處不
憂飢寒身常與鉢俱如鳥有翅口不
妄食六情常端恥志不昇不假身皆

願在經戒目不明色耳鼻口身所更好惡其心不動節食將身不飢不飽臥起息體假寐不久抗志清邈恒在泥洹譬如孝子早喪父母哀號思慕無須臾忘斯我沙門守志行道坐即禪思興則諷誦寤寐精進匪遑戒行是為佛弟子佛告阿難如此戒者有二百五十今粗說耳沙門攝意不使放逸閑居靜處去婬怒癡以趣智慧常用慈心愍傷天下捐棄眠臥貪欲之態一心信法不復疑惑乃得羅漢羅漢者為已應真譬如人居常貧負債浴生獲利歸畢歡喜復有罪人久繫獄中有好長者方便得出亦如奴婢免為良民及病違年醫療得愈又如商人從遠難道得重貨歸此五譬喻人皆歡喜而我沙門亦猶若此自念生死久繫五陰更苦無量今得解脫何謂五陰一色二痛三想四行五識此五覆人令不見道沙門自思覺知無常身非其身愚癡意解心无所著色陰已除是第一喜沙門思念自見身中五藏不淨貪欲意解善惡无二痛

陰已除是第二喜沙門精思見恩愛皆不為漏習無更樂意想陰已除是第三喜沙門思惟身口意淨无復喜怒寂然意定不起不為行陰已除是第四喜沙門自念得佛清化斷諸緣起癡愛盡滅識陰已除是第五歡喜也

佛告阿颰我沙門捐棄諸欲奉行經戒以斷生死則於今世無復憂央相戀之意吾不貪人人亦不貪我而吾以道慈念一切欲使度脫夫人為道一世皆耳不為道者其苦彌長如人沐浴但可外淨心垢不除得應真者衆惡都除凡人志心道人心一如石在地日炙不消雨漬不釋風吹不動出其凡俗得成至道心意已冷無復熱婬譬如蓮華出於淤泥根莖常冷塵水不著沙門自念父母養子恩極一世佛開天下使人得道自見本末五道生死知人壽命意志已正所為自恣欲上天即上入海即入譬如以香塗浴死人不能使香教惡人善不能必善人心惡者身口俱惡外學家言但恣則

耳無有真道道人聞此終不應吞知九
人意想見皆倒愚不解道以正為邪
不別真偽聖人愍之故加慈愛沙門
持意如人衣新衣坐起慎護不欲點
污故持戒者常與心爭使百惡來終
不聽受父母生子幼化以道長犯罪
死不可怨親譬如器林有木無繩不
能得坐子無明師亦不得道如此佛
士吾前世時多事賢聖所受非凡皆
無為師也得羅漢者能自陳說於某
處得溝港於某處得頻來及不還至
應真為都解脫不復生死具知閑狭
如觀好畫分別五綵見天下人皆有
三毒惝惕放逸貪味之態自知已解
不復貪天上生亦不樂人中但念衆
生欲令解脫凡人未聞宜諦受學如
持綵絲貫瑠璃珠五色悉現道眼見
人魂神生所從來死趣何道知某人
死神墮地獄某墮畜生某墮鬼神某
入人形某死上天道成自知斷此五
處已得所願視身如土聽取我身破碎
亦可以明真偽如入清水沙礫珠寶
所有悉見豫知天下一人為百百人

為一所以然者一人生子轉至玄孫
興感為百或時百人死亡空竭更餘
有一沙門得道具見好惡知何人死
當生善道亦知何人當墮惡道自見
身中四氣分數知人壽命苦樂長短
本從不明心識為行行受名色但因緣
寄託生母腹中更相憂念父母言我
子子言我父母精神展轉皆不自識宿
命善者復生為人則富貴長壽其不
善者則苦短命各由本業天地人物
一仰四氣一地二水三火四風人之
身中强者為地和淖為水溫熱為火
氣息為風生借用此死則歸本計其
本末各自為他凡人不覺天地之間
生者如夢命祿至短擾擾而死譬如
風吹海水波浪相逐生死亦然往來
無休沙門得道悉知天地成敗終始
一刧中事身所更來亦知久遠无數
刧事乃知天下得道神仙無及佛者
自知意志本有萬端令事成一常
悲衆人為貪欲迷婬怒癡醉交乱胃
中或作恩愛不知此要得道達視如
人鏡鏡飛行無㝵石壁皆過能上須

弥手捫日月能令身中別出水火能
沒地下從一方出能行空中坐臥自
在能使魔王梵釋諸天無不傾側辟
如陶家燒作瓦器盛水不漏凡人如
坏得道如瓦可燔可濕潛漬不碎如
鍛金師在作何器得神足者亦復如
是在所變化陶冶之家爇火盛器我
沙門亦爇意成道如乾牛皮卷之有聲
舒亦有聲濕以脂膏卷舒皆軟道意
如是一切柔軟無復剛強辟於高樓
見聞下人歌儛鍾鼓諸六畜聲道耳
如是亦聞天上音樂亦聞餓鬼地獄
飢渴痛聲具見人心有欲態者无欲
態者有諸喜怒憎愛愚智強弱易化
難化好道不好道皆分別知之如人
喜沐浴摩身不適復更熟摩道眼觀
知可度者即持佛經開解授與意志
善者復得為人行小高者死得上天
若持戒淨便得沙門四道其得道
者皆知一世十世百世無數世事亦
知天地終始劫成敗時知無數劫身
所從生彼彼時生父母姓字彼彼時
異壽數多少知彼彼時從人道上作天

從天道下作人或從人入地獄從地
獄作畜生作餓鬼從餓鬼作人或
從人復作鬼神從鬼神入地獄上作
天悉分別知自思惟如人遠客憶念
故鄉異識所有覩見五道自知已解
道力自在欲壽百歲千歲萬歲至无
數劫皆能欲不食十日百日一歲百
歲可至無數欲食即食如登高樓聽
視下人東西南北坐立語聲一切聞
見道人自知意志已淨善惡皆棄如
人好過誤犯法吏以死狗掛頸徇令
其人羞慙欲疾免離得羅漢者著身
如是羅漢有二輩一輩為滅一輩為
護所謂滅者自憂得道即取泥洹護
者憂人度脫天下譬如水清其中沙
石魚鱉自現道意已淨悉見天下心
識所有沙門如是汝師教誡寧能尒
不阿颰對曰此實難及佛言我見世
間亦有道士不知佛法隱居藪澤食
於果蓏言不用師當得自然此得道
乎對曰不得佛言道從心得當有師
法是為癡妄信道一也復有道士採
取百草枝葉華實服食方藥自用可

仙汝師弟子亦信此乎對曰不信是為癡妄信道二也或有道士委棄父母著鹿皮衣卧止草蓐被髮不食拜天求道徒自困苦無所成獲汝效此乎對曰不效是為癡妄信道三也亦有道士深居閑處題門有道祭事水火日月五星烹煞祠天愽頬求福汝為此乎對曰不為是謂為癡妄信道四也

佛告阿颰天地開闢已来有大梵志道士二十三人名為耆屠留秏盡陁迦夷阿柔迦晨譸夷頻起炎毛巴蜜監化阿倫裹曇耆頼譸淚迦葉暴伏阿般揆頭優察波利僥頭陂佉天下城郭皆是此二十三人共所造也今費迦沙何如此輩人對曰不及佛言汝師何長能為帝王作師令帝王得道耶對曰不能汝等能為太子大臣長吏作師使得道耶對曰不能汝師能教士農工商長中少年男子婬女及令汝等皆得道乎對曰不能汝師先祖頗得道乎對曰不聞師教汝等趣何等道曰師言持八戒者死上梵

天寧見我輩持是八歲昇梵天耶曰
聞師言耳
佛告阿颰我沙門得應真者知劫中
生死分別衆人彼時為其從其作某
知天下人及天上事飛行在所至到能
在能亡能動天地移須弥山出入無間
變化恣意父母死亡知墮何道追求
開導能令解脫子得道者父母皆度
又我沙門持一正意行二百五十戒
就無為道佛告阿颰我棄國捐王行
作沙門憂斷生死令得自然為如来
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
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号佛衆祐都
為天上天下作師其持我經戒無不得
道者我常慈心教化天下去惡就善善
可常行惡不可久苦可長處樂不可
保樂者當時快意久後受苦罪至而
悔無所及矣於是阿颰熟視佛身心
念佛相有三十二我殊不見一相何
也佛知其意即為出舌先舐左耳却
舐右耳復舐鼻際以舌覆面徐引舌
下阿颰歎曰如佛者難值萬世時有
舌相乃尓安得不知佛言汝等来久

歸謝汝師五百人皆前接佛足而去
賁迦沙乘車而出見諸弟子來即住
待之諸弟子至下車作礼師言瞿曇
沙門名聞天下有其相乎住何以久
盡說何事阿颰言朝來所語無有一
失還舍飯已徐當說之師言佛不能
讓留汝飯乎對曰佛坐樹下了無所
有知可飯時故遣我還即俱歸飯已
阿颰向師具說佛語師言汝道佛語
得無增減欲使我重之耶阿颰言聽
佛所語勝我梵志但恐我種不能事
耳師即怒蹹地曰我累世為師何用
不如阿颰言師試自往觀其智能師
廣作五百人供具鷄鳴師自行至通姓
名佛請相見作礼畢一面坐叉手言
今設微食願佛與眾沙門俱屈威神
佛以嘿然可之賁迦沙歡喜辭歸辦
食日未中又遣阿颰行迎佛與五百
沙門俱就舍坐已定施飯食行澡水
畢賁迦沙問佛言昨阿颰還道說佛語
不審諦願重聞之佛言皆是无所增
減便復為說昨時所語聞佛語喜即

自稽首言我非無故瞋阿颰所語佛言汝雖怒者是賢弟子辟如善馬知人心意佛呪願阿颰言使汝壽身無病於是師讚佛言

火能照於冥　江海百谷王　聖人廣教授
如國有明君　摩尼寶第一　月為星中明
如日照天下　三界雅佛尊

佛知其心歡正無邪為說偈言

人當仁義　布施作福　覺識非常
守行經戒　世間危嶮　樂少苦多
當自憂身　不宜懈怠　務斷貪欲
致畏之習　生老病死　憂哭之痛
恩愛別離　一切皆苦　是故聖人
求無為道

貴迦沙意解起礼佛足舜淚言曰念我先祖皆無有知佛者願佛愍傷我有昆弟妻子諸家今欲將來使受佛法佛言可即皆來礼佛足受三自歸與阿颰等俱持五戒後貴迦沙以其命終弟子問佛是師死者趣何道乎佛言已得弟三不還生十九天阿那含中當於彼般涅洹阿颰等五百人欲作沙門佛言各自歸家善持

五戒意志已固乃可捨罪佛說經已
皆大歡喜一作礼而去

佛開解梵志阿颰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寂志果經

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耆域柰園與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俱時王阿闍世七月十五日過新歲臘與群臣百官俱眷屬圍繞上寂安觀謂群臣言諸卿當知如是我修非時愁悒不政雖得此歲憒憒不次當何方便除其怵惕有臣白王當以五樂消散憂慮有臣當作名倡巧妙異妓鼓樂絃歌可以療憂有臣白王宜以四種爲馬車步勇猛兵士消除悒憒有臣白王不蘭迦葉莫軻離惟瞿樓阿夷耑其耶今離迦旃先比盧持屖棲子等是諸師者各與五百之衆在此大城可嚴大駕造與相見談聽歡娛可離所患時有童子醫王名曰耆域晉言固活持扇侍王王顧謂言卿何故默獨無所陳耆域白王欲蠲灼惕忘憂除患今佛世尊與弟子衆俱在柰園可到佛所稽首致敬諮啓疑惑乃得開解時王阿闍世便即欲見天中之天

潤

㝹耆域言善哉大佳當俱往覲耆域
受教嚴五百烏五百乘女嚴訖白辦
宜知是時王乘駕烏名曰仁調與五
百侍從俱導衛前後出王舍城然大
炬火時王恐懅住止不前謂耆域言
佛與幾比丘俱在㮈園荅曰有千二
百五十王曰卿得無詐令吾出國道
相危乎每至異道諸惑志所其衆五
百音聲揚逸令比丘多而不聞聲耆
域曰王莫恐莫懅不敢謀王不造逆
害及后貴人惟佛世尊長夜寂然弟
子志學法則靜然願王前覩上妙光
明見佛世尊諸弟子衆意尒乃悅於
是王阿闍世遥見世尊便下所乘屏
兹五事脫王冠幘纓絡寶服幢花羣
羽去蓋収刀步到講堂問耆域曰佛
為所在荅曰衆比丘前坐者是也咸
神光光切德魏魏王前詣佛問訊占
對却住一面觀佛比丘衆悉寂定
無量清淨甚深微妙其心欣然叉手
向佛白世尊言佛心寂然微妙無念
弟子亦尒願令我心志于微妙隱定
如是有一童子名曰帛賢白其王言

大王願欲得是行耶王白佛言唯然
世尊願樂衆僧其心歡悅
於是王阿闍世白佛言願欲有所問
儻有聽者乃敢發言佛言便問在意
所欲王言所可供事及諸所欲娛樂
睡眠合聚計挍筭術印綬大臣百官
羣從太史占變知人終始受人恭敬飲
食伎藝或爲已身父母妻子奴婢供
養沙門梵志施以上供求索安隱吉
祥之利願有立於是佛法律得道證
不乎佛言大王曾聞諸外異道如是
誼不王白佛言曾到不蘭迦葉所問
所有爲馬乘車步行財寶侍從庫藏
力士勇猛大爲車娛樂睡眠合會天
人印綬大臣百官羣從太史占變知
人終始所可恭敬有所作爲或爲已
身求索安隱或爲父母妻子奴婢供
養沙門梵志施以上供是我寧得法
律之正入寂然道乎即報我言無有
是也亦無世尊無荅善恩亦無罪福
無有父母亦無羅漢得道之人供養
無福亦無今世後世亦無尊行一心
道志於是雖有身命壽終之後四事

散壞心滅歸無後不復生辟若王藏各自腐敗悉盡如空無所復有唯然世尊我問外師以是見答我心念言無去何而無罪福報應譬如有人問柰何類以瓜答之問瓜以柰答之不蘭迦葉亦如是也言語顛倒無有本末雖聞彼說不以為解

王阿闍世白佛言我復至莫軻離瞿耶妻所問何謂小處欲處人無因緣得淨人為有罪福不為無無知無見亦答我言無今世後世無力不力無精進一切人得其苦樂若問六以七答世尊譬如問柰以瓜答問瓜以柰答此異道人如是在我國內問其所問以是見答問其所言不以開解即便捨去

我復至阿夷耑所問何謂所住處欲處去何於是法律得至道證答我言唯大王他人往問亦作是答言有後世復生我問之亦言有後世設有後世復生世間為有為無如我意想為有後世或無後世或有人往問言儻有後世儻無後世或有是或無是譬

如人問柰以瓜荅問瓜以柰荅阿夷
耑亦如是問沙門得道之證持異術
多事荅我言語無次我心念言一切
王舍城所有異道不能開解除我愁
意嘗於何所得沙門梵志令解我意
使不憂悒見阿夷耑所說無益便起
捨去
我復至波休迦旃所問何謂所住處
粗問畜生所由於是法律去何得道
證荅我言唯大王其有人得受身者
無因亦無緣無有想亦無貢高積累
賤害於往立而得住處於是得身無
有失者所想知想而自流行謂罪福
善惡其有人所斷截目所觀見無有
諍訟有身壽盡不憂命死彼無有說
是欲我當死及諸天用人故說壽終
浸已於是人間愛欲勞塵天人見欲
其欲及便有王賊六十二種其六十
二種者無種性俱說六十二事與種
性俱無用思想入其八難皆當棄捐
常得增益便得安隱已得安隱常在
於天已在於天便有八十四大念與
幻術俱與微妙俱便老者病苦無有

道人亦無梵志所說如是我戒清淨
又離愛欲於欲已盡常隨逐身譬如
燈然已然其事如是無得道梵志譬
如有人問柰以瓜答問瓜以柰答其
波休迦旃如是我問沙門得道之證
通持老病人答我我心念言問於道
證反以是答聞其所言不以為悅不
用作解便起捨退
我復至先比盧持所而問之問所住
欲於是法律云何成道答我言唯大
王人所作教人所當為所斷所奪所
見離見所求皆默愁憂自推毀瓶甕
離慳貪破壞國城敗害人民煞盜婬
泆妄言兩舌飲酒鬪亂舉祀是事無
有罪殃所布施者無有福報殘害悖
逆作衆不善無罪無福亦無所取所
作無因緣無有至誠亦無質朴縱行
義理善惡無應譬如問柰以瓜答問
瓜以柰答比盧持亦如是問行法當
得道證更答斷絕無有罪福我心念
言何緣如是不以為解即便捨退
我復至尼揵子所問尼揵子何謂得
所住處欲處有人無耶所受罪福去

何為前世事乎學道為得道不荅我言唯大王一切現人有所見者所得罪福皆是前世之事因緣愛欲而生因緣有老病於是學道有因緣想因生子孫然後得道辟如問柰以瓜荅問瓜以柰荅我問得道之證反以虛妄見荅我聞其語不悅不樂即起捨退

王阿闍世白佛言遍問諸師不得開解敢問世尊財寶所在處唯以所問願荅其疑云何寂志梵志於是法律逮得道證佛告王言在所欲問吾當為汝事事分別令心結解我先問王王以意荅之云何大王若有人者好衣服供侍王以自娛樂其人不樂居處及本土心自念言阿闍世王是人我亦是人王以五樂自娛衣服自嚴不樂本土不懷居處我當立德辭諸罪殃我不如除鬚髮被袈裟作沙門以家之信捨家為道便受法戒奉行道禁不煞盜婬不妄言兩舌惡口罵詈不慾嫉癡於王意何如往詣王所白言其人好莊嚴供侍王者不樂居

處亦不懷土以家之信捨家為道護身口意不犯衆悪修行十善王柰之何王白佛言我見其人當歡喜問訊恭修礼敬供養衣服飲食床卧具病瘦醫藥佛語王其人未行大法得道果證王白佛言取其說法佛語王我興世間為如来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号佛世尊便即說法初語亦善中語亦善竟語亦善誼慧妙具講清淨行若尊長者有子聞佛所講說經於如来法律得信善利自見於佛法中有大善利即得法忍念念止居家逼於垢塵其出家者為無罣礙便一其心止除欲樂盡其形壽奉清淨行念言我欲棄家財産門室眷屬下鬚髮被袈裟以家信出導道捨所樂立家志奉比丘戒二百五十不犯道禁護得度法行止礼節不失儀撿怨除所有請恭畏慎一心平等修習正戒也遠離於煞不執刀杖心懷慙愧普安一切不施恐怖其心清淨無所加害遠離盜竊除不與取樂喜恵施心欲

放捨所思念安常自護已其心清淨
不與不取遠離婬行淨修梵行志于
貞絜消滅濁欲其心清淨不為色惑
遠離妄語不尚虛誕未曾詐殆志存
誠信所住安諦不違世擔其心清淨
不懐欺僞不樂兩舌讒謗敗徳未曽
傳說鬪亂彼此和解變諍散除怨害
其心清淨不仇兩舌遠離悪口不好
罵詈每制自在未曽放恣出不善言
所說柔順無麁獷辭聽服踊躍歸仰
其心清淨曽不罵詈遠離綺語發言
應節無所毀害詳在誼法所說安詳
寂靜無失分別情理其心清淨志不
綺語遠離無黠除去愚心不貪他有
不求人短已身及人常求大止其心
清淨不懐愚癡遠離瞋怒无恚害意
常懐慈心志存善權衆護踊動著愧
安慰一切衆類其心清淨不懐恚怒
遠離睡眠心習空行常行寂然未曽
安寢欲思見明想欲得起其心清淨
志不睡眠遠離調戲嘲談嬈語行無
所著無有卒暴其心清淨志不調戲
遠離狐疑心不猶豫秉意一定在於

善法其心清淨志不狐疑遠離邪見
令世後世信施得福孝順父母尊敬
賢聖奉修善道信人壽命後當復生
得道六通平等之行其心清淨無有
邪見遠離諛諂其心質朴不懷巧僞
不用斤斗尺寸侵欺削人不行繫縛
及與牢獄無毀無望求欲得明其心
清淨志不諛諂遠離男女不樂居家
妻子愛欲省除匿疑其心清淨無所
榮冀不畜奴客僕從婢妾不樂治家
其心清淨不妄執事不畜象馬牛羊
雞鶩狗犬豬豕無所利求其心清淨
不樂畜獸其心清淨不志車乘不畜
不在雞豬遠離廬館不飾屋宇不畜
田宅園圃果蓏其心清淨不在田舍
遠離金銀高廣之座不樂綺麗鹵搏
凡筵其心清淨不寢高牀遠離七寶
不畜珎琦捨除玩弄無所榮冀其心
清淨不貪財色遠離花香不樂雜馨
身不芬薰無所希求其心清淨不志
花香遠離非時飯食中節恒以一食
終為期限其心清淨飯不失時犁地
下種莊嚴中間見所為行行沙門事

嚴淨其心光燄憂愁除諸穢害常行真正節度知足一心在道然後為沙門梵志受信施食在土地郡國縣邑所行如法根本常淨莖節枝葉華實亦淨具足種種清淨其種像如是在郡國縣邑作沙門遠離是若有沙門梵志是應食信施所住處善思念其人行常如應若有沙門梵志所在受信施食所止住處所行不應求索飯食挍計合會求索香華衣被牀臥藏去珍寶求索其處沙門道人皆遠離是若有沙門梵志食信施食坐高廣綺牀處於寶牀所行求應莊挍擒蹉彩畫文辟錦繡若好繒綵驚起毛竪執持幢拂乘爲車馬志求好食常在名色沙門道人皆遠離是若有沙門梵志食信施食沐浴自在所行不應所行斷絕香華自薰求索供養不以道理手執刀蓋挍以真珠瓔珞辟脘頸脚身著白淨衣服短截樹木如此住行沙門道人當遠離是

若有沙門梵志受信施食自綺其身所往之處其行不應鬬象牛馬雞羊

犬豕鬪亂於人男女大大小往觀戰鬪及衆大會如是之行所可求往沙門道人遠離如是若有沙門梵志受信施食自莊嚴身所住以非其行不應但行聽爲聲羣馬車行人牛羊撾鼓妓樂歌儛調戲話語如是之法異道道行沙門道人已遠離此若有沙門梵志受人信施食行樗蒱愽戲所住非法其行不一便共競諍犍撅兜揄君犢塞摴盧如是之行非法所住沙門道人已遠離此若有沙門梵志受信施食常共鬪諍遙掖言語所行非法所住非法其行不應此爲是法是爲非法是不如是是爲一法不如卿語我所行法汝所爲不應我所爲應汝有因緣我無因緣汝自前往在後妄語我得卿勝卿無所種但行衆惡當見危害我得度脫卿見棄捐不得自在如是諍訟非法之言沙門道人已遠離此若有沙門梵志食信施食生共嬰語其行不應王者去何盜賊去何戰鬪去何飲食去何衣被男女大小去何說世事因事好事如是之

像非法之言沙門道人已遠離此沙門梵志受信施食妄說非事其行不應說王者婆羅門事說樹木人事說國事於此彼當如是彼國當有是此人當往彼彼人當来此如是句所言非法沙門道人已遠離此沙門梵志受信施食而行諛諂所為非法其行不應坐共語言是為得利是為棄折治生買販財物之人如是諛諂非法之事沙門道人已遠離此沙門梵志受信施食學修幻術興起邪見說日履度術所學呪欺詐術乾陁羅呪孔之㤥逢占觀相妄語有所奪學品術雀呪雜碎呪術是異術欺詐迷惑如是之像非法之術沙門道人已遠離此也沙門梵志受信施食學迷惑呪欺詐之術觀人面像星宿灾變風雲雷霧求索良日夏月之時某聚落當雨不雨其地當吉不吉說國王事如是之行非法之術沙門道人已遠離此沙門梵志受信施食學有若干種非取之法畜生之業履方行藥住在所欲令人短氣吐下淚出動人血脉

志不思正說欺詐術占安隱事如是之像畜生之業沙門道人已遠離此沙門梵志受信施食所行非法以斷饒口說嫁娶事其有居跱某舘某舍某堂懐軀某堂燃處某有宮殿爲精進行某有堂舘無精進行說王者雜事如是之像畜生之業沙門道人已遠離此沙門梵志受信施食作若干種畜生行邪見之業有占相珠寶牛馬居家刀刃所見相男子女人大小如是之像邪見之業沙門道人已遠離此沙門梵志受信施食或有奴妾之本行非法業無智之事自以爲智卜問行符呪如是之像邪見之業沙門道人已遠離此沙門梵志受信施食或見善或見惡豫說米穀當飢貴當平賤當有恐怖當有安隱當大疫當死亡如是之像邪見之業沙門道人已遠離此沙門梵志受信施食說某國王戰鬪當得勝某國王當不如某國王當出遊觀他國他國王不得自在此當得勝彼當敗壞此王象馬六畜車乘多彼王象馬車乘少如是

之像邪見之業沙門道人已遠離此
沙門梵志受信施食共說日月順行
日月差錯星宿順行星宿差錯日月
運行遲疾不順當有災異無常之變
日月當蝕或雨霜雹或當霹靂如是
之像邪見之業沙門道人已遠離此
沙門梵志受信施食便說日月是故
順行以是不順行星宿順有因緣不
順亦有因緣有所望尋變怪日月西
行或言東行或言當蝕又去何不蝕
當雷電霹靂如是之像常見證驗沙
門道人已遠離此是謂賢聖我弟子
沙門以是奉賢聖戒品行知止足衣
取蔽形食裁充口所遊至處衣鉢隨
身無所顧戀辟如飛鳥飛行空中兩
翅隨身比丘如是奉賢聖戒心知止
足無所希望一曉節度其行安隱盡
行安詳視眄觀眄不失儀範屈伸
進止依法從宜坐起安雅行無所壞
持是戒品第一知足根門寂定心在
安跡諸根不亂守護其心救使無想
在道目見好色不想求以為好斷截
所受奉行善本其心內住遠離內色

守護眼根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更
不以想求亦無所著除諸不可棄癈
愚癡斷不善法其意內住救使不亂
令心根定其比丘奉是賢聖戒第一
知足其心寂定札節根定於內無起
而行安隱閑居寂然山藪避猥巖穴
野處身燕其中離世無黙心念無想
不貪他有不起愚癡不侵亂人常行
慈心其意清淨無有癡想所在遊行
心無所著快善安隱譬如有人遠行
求利經過惡道得度嶮難多獲盈利
無所遺亡供給妻室男女親族其人
自念心甚歡喜比丘如是遠離愚癡
其心清淨無有垢濁已除恚害喜悅
無穢譬如有人得疾著牀連年羸頓
後日得愈安隱有力飲食消釋心自
念言我本委厄今得除愈比丘如是
除瞋恚心熱自思惟心亦歡喜譬如
有人為他下使羇繫作役終無休閑
不得自在然後得免脫為良民心自
念言我本屬人今得脫出心亦踊悅
比丘去疑心無猶豫立在清淨欣喜
踊躍譬如有人拘閉牢獄楚痛苦毒

然後得出心自念言我本幽閉今已
得脫亦自僥愛比丘如是除去狐疑
心淨無瑕歡喜比丘除不正心正心
無瑕想清淨其志譬如有人遭值穀
貴恐怖飢餓得濟安隱救攝其命值
得豐殖穀米平賤逆豫無畏心自念
言我本飢匱危困難言今得飽安心
亦歡喜比丘如是除不正心無眾想
行却本清淨無疑心除五蓋遠塵勞
心力得智慧而脫眾厄刑獄飢餓已
去愛欲眾不善去有想有行寂而清
淨行第一禪譬如有人入水洗浴清
潔無垢度在岸邊心亦歡喜比丘如
是寂然獨處安靜喜悅觀視一切身
本所起觀無有身普觀無根心用寂
然喜悅安隱第一一心以是定其
心清淨寂然住立得無有異愛欲以
盡除去想行內以具足所念安隱為
善行第二一心復以是身得三昧定
歡喜安隱以無罣㝵觀視具足無有
身類咸無所與當定欲喜譬如青蓮
芙蓉衛華生於汙泥長養水中雖在
水中其根莖華實在水無著亦无所

汙比丘如是於是身與三昧安隱歡喜彼以是正受之心至于堅住得無有異清淨其心無有欲塵第三一心彼以是心身安隱意定安隱無著設無有身普觀遍無所有亦不復歡喜安隱不亂辟如有山完具無缺廣普無邊東方風来而不能動南西北風亦復如是所以者何其下根堅不可動故中有流水清凉且美無能汙者用依山故流滿具足周普遍流无所不至用水清淨之故比丘如是於是觀身無所愛樂所倚安隱其行具足觀視無身介乃普見彼以是心安隱之行清淨無瑕堅住無異除去愛欲無苦無樂當行第四禪一心辟如有人月七八日著新衣服首面悅懌觀視其無有裸形欲著上好妙衣之故也比丘如是身行清淨其心無垢歡喜得度行無所處不見有身普觀無處用心清淨無有衆穢辟如郡國縣邑不遠有大講堂有人在上然火然明其明等炤不高不下風不能滅爲不能覆及餘衆類不能翳明堅住不

動比丘如是其心不亂堅住不動已
得空淨比丘作是了知已得正受其
身寂然是四大身從父母生䰟神所
依棄身不樂常立身心是可患厭不
復更受使心無色除去一切形類身
諸有種不失根本立身心化現諸身
具足衆好無所毀減譬如拔草木根
株明者見知如拔根本不復更生比
丘如是曉了如此其身所有見有名
色四大合成從父母生衣食所養爲
盧僞覆有何堅固爲摩滅法䰟神所
依使住不亂亦不動搖我當立身心
化現衆身無有色心具足形容諸根
無毀從三昧起化若干身形容具足
譬如有人出篋中虵明者見之知爲
四虵之篋比丘如是曉了如此是有
形之身依所濕爛四大合成從父母
生䰟神依之當立身心變現衆形无
有名色具足形容諸根無毀從三昧
起化無數身譬如有人從鞘拔刀明
者見之是鞘中有利鐵刀令拔出耳
比丘如是曉了如此普觀其人化無
數形衆好具足令不毀減

比丘以是三昧正受其心清淨無有
瑕穢除去塵勞柔濡无欲堅住不動
神足之慧已逮得證神通之慧心無
增減其行平等尊大自在心念無異
以一身化無數身無數身還令為一
獨立現變若干之慧出徹墻辟而無
导跡辟如飛鳥遊於虛空出無閒入
無孔入地無墨如出入水經行水
上辟如履地在虛空中正跏趺坐如
飛鳥雲於是日月威神廣遠以手捉
持而捫摸之變身上至第九梵天辟
如巧黠陶師調和其泥摸好摸像埏
埴作器無所不成比丘如是得神通
在所變化至于梵天辟如調為馬師
調諸為馬皆令成就比丘如是神通
變化身至梵天辟如金師所鍛工巧
取紫磨金作辟環瓔璖印步耀勝蘧
意志成比丘如是神通變化身至梵
天比丘持三昧正受心淨無瑕至于
證智逮得神通心無所著眼能徹視
見天上天下善惡所趣耳能徹聽聞
諸天人所語及敍行喘息人物之聲
辟如達士丈夫吹大鳴鑛立大臺上

盡力吹之其聲四聞比丘如是道耳徹聽諸天人善惡所歸皆悉聞知用得道證神通普徹知他人心所念善惡有欲無欲有怒無怒有慈無慈有癡無癡有黠無黠有塵勞无塵勞得道證不得證乱心靜心進者怠者功德智慧有量無量皆悉知之譬如郡國縣邑不遠有大棚閣若高樓人住其上見無數人行来出入智者見之觀出入者比丘如是見他人心所念善惡是非普及一切世間形類

佛言其比丘得神通者念過去無央數世事慧心癡心見一世十世百世千世万世千万世無數世往来周旋天地成敗是人本生彼来生此其所在處土地名字種姓名色長短好醜善惡彼沒生此此沒生彼悉了知之譬如有人從此聚落到某聚落坐起言語卧眠不語從彼聚落来還至此坐起言語經行皆識見之比丘如是識知如海見過去無數世事佛言比丘得神通者其心清徹道眼洞視過於人本見人沒生善惡好醜歸善道

惡道是人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正觀無邪見緣是之本壽終得生天上是人身行惡口言惡心念惡緣是之本身死之後墮惡道中譬如有人住高樓上視行人往來出入及坐歡喜悲哀比丘如是逮得神通道眼徹視清淨無瑕見去來事

佛言比丘逮得神通諸漏已盡慧證三達不以戲疑解知習盡諦道諦除流無流無有癡心恚見其本深諦無異見知如是已度欲漏所有癡漏其心淨脫則度脫已度智具足生死已斷已逮梵行所作已辦知名色本佛言大王是為現在沙門道果於是摩竭王阿闍世起坐稽首佛足自首悔過唯願世尊原其罪釁譬如小兒愚癡無智迷惑失志無有善權佛為法王一切父母常立正法殺逆立法無怨害陰蓋今若更生願世尊受身歸命自見過惡更受勑誡懲改既往修順將來佛言大王如仁所言實如小兒愚癡無智迷惑無權害其父母命今歸法王為得更生自見罪過於

是法律為得善利不為有損時王阿
闍世叉手向佛唯願世尊受我供施
及比丘衆時佛默然即已受請王知
受請其心喜躍繞佛三匝稽首而退
時王既退去佛不遠告耆域童子卿
之於我多所饒益令吾詣佛咨受法
誨得覲世尊免吾罪尤令重谷微輕
佛告諸比丘王阿闍世已得生忍雖
害法王了除瑕穢無有諸漏已住於
法而不動轉於是坐上遠塵離垢諸
法眼生王還歸宮即夜設百種飯食
餚饍精細明旦往詣佛所稽首佛足
白佛言時以到願尊自屈佛即與比
丘僧俱眷屬圍繞往詣王宮佛衆坐
定行澡水訖便布飯食手自斟酌食
澡畢竟王取小榻而坐佛前聽佛說
經王白佛唯然世尊願受我一夏之
請於王舍宮供養所乏及比丘衆當
為佛立五百精舍令千二百五十人
寢息有所倉庫米穀中宮小大當進
所供養佛言大王喜悅則所施具足
前已受舍衛國長者須達之請一夏
矣王白佛言彼國長者為得善利佛

天中天先受其請故時佛爲阿闍世王說法令心開解佛說偈言

有作火祠者　一切自謂上　王者人中尊　海爲衆流本　星宿中月明　日者晝垂光　上下所往來　所事謂萌類　天上及世間　佛道爲最尊

佛說經已王阿闍世諸比丘衆諸天阿須倫聞經歡喜作禮而去

佛說寂志果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梵網六十二見經

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俱留國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異道人須卑及弟子梵達摩納隨佛及比丘僧異道人須卑謗佛無央數及謗法比丘僧弟子梵達摩納嗟歎佛及法比丘僧無央數是師弟子便共諍言各自非其所說常隨佛比丘僧受請是時佛從俱留國往至舍衛國止在祇樹給孤獨園時諸比丘會於迦梨羅講堂上坐共議言是事當去何異道人須卑及弟子梵達摩納常隨佛及比丘僧受請異道人須卑謗佛及法比丘僧無央數弟子梵達摩納嗟歎佛及法比丘僧無央數佛徹聽遥聞諸比丘共議說是事佛便起往至講堂佛則坐佛問諸比丘言屬者會迦梨羅講堂所議何等諸比丘白佛言向者會共議言異道人須卑及弟子梵達摩納常隨佛及比丘僧受請異道人須卑謗佛及法比丘僧

無央數弟子梵達摩納嗟歎佛及法比丘僧無央數佛言善哉諸比丘會常當行二事何等為二一者說法一者思惟佛告諸比丘若有謗我及法比丘僧汝曹不瞋恚念惡愁憂者為善若有謗我及法比丘僧卿曹便瞋恚愁憂者為有衰比丘若有嗟歎我及法比丘僧者汝便當不喜亦不愁憂亦不憘憘者汝便有衰若復有謗我及法比丘者汝意便當念言彼人所說非至誠言佛無有是事比丘若有嗟歎我及法比丘僧者汝當念言實有是事所以者何其少知者但有誠不能多聞者便嗟歎佛諸比丘問佛言何所是少知但有誠不多聞嗟歎佛者佛言其人說言佛不殺生無怨結不持刀杖教人為善慈哀一切及蜎蜚蠕動之類亦不取他人財物但欲布施心亦念布施見人劫掠人者哀念之身自行清淨不入人罪法修清淨梵行樂清淨行不樂惡愛欲之法亦不妄語所言至誠樂實無虛世間人皆信其言無有異意亦不妄念不

兩舌傳語鬪人若有諍者和解各令安隱不罵詈亦不惡口所說令衆人歡喜但說善不欺言知時至誠有義行法所言柔軟不坐高綺好牀亦不著香花不聽歌儛不飲酒亦不著金銀珍寶常以法食不失其時不受男女奴婢不絕生穀亦不受鷄羊猪無有舍宅亦不市買不行斤斗寸尺欺侵人皆離於刀杖撾捶恐怖人辟如異道人貪著食以是比著行多居穀食酒畜生衣被醫沙門瞿曇皆無是

譬如異道人受人信施食以是故常作癡業徐行出入誹謗嫉妬但欲得自恭敬佛常離是癡業

辟如異道人受人信施食畜聚落舍宅穀食樹木果蓏菜園自取食之佛皆離是事有異道人受人信施食在高廣綺牀上卧起以金銀好畫之上布施綖及諸烏馬畜生諸飛鳥之毛以布座上佛皆離是事辟有異道人受人信施食便共相問言王者云何賊云何兵云何鬪云何大臣云何郡

國縣邑去何女人去何婬妷者去何
說世間事說閙事海事佛皆離是事
有異道人受人信施食行虛現實應
表裏不相副示光法明以求財利常
貪餘佛皆離是癡見有異道人受人
信施食便共諍訟言我知法律卿不
知法律卿為邪見豈能知法耶我為
正見語言前後顛倒我以為正見卿則
見邪卿為負我得勝卿惡卿邊至無
復受其言卿當學行為有保任不佛
離是畜生果有異道人受人信施食
常行摶蒱博掩便言我以得韈撫兜
摶蒱君犢塞盧佛皆離是事有異道
人受人信施食便沐浴以雜香塗身
自莊嚴以鏡自照持高織蓋著履結
鬘以珠珞毦佛皆離是事有異道人
受人信施食常行現惡事便持手鬪
足以頭面相觸鬪為馬牛羊鬪男子
女人及小兒鬪雞豬鴨佛皆離是邪
惡見有異道人受人信施食作畜生
業以自給活別知刀舒弓箭別相男
女大小別知相為馬牛羊佛皆離是
事有異道人受人信施食作畜生業

以自給活作男女小兒醫作爲馬牛羊之醫佛皆離是事有異道人受人信施食作畜生業自給活作鬼神事作衣被作自醫作女人座醫作呪嬈女人往来之時持草化作美食與人食之便詐隨索好物化盧服與人能令飛行佛皆離是事有異道人受人信施食以作畜生業自給活持藥與人使吐佛皆離是事有異道人受人信施食以畜生業自給活呼人言使東西行呪令共鬭諍訟相撾搥人墮人著地呪女人使傷胎以草呪著人臂佛皆離是事有異道人受人信施食以畜生業自給活持薪然火呪衆皮毒蒲萄子作烟呪鼠傷殺人學呪知人生死時佛皆離是事有異道人受人信施食以畜生業自給活一人言當大雨一人言當小雨一人言米穀當豊熟一人言不熟一人言米穀當貴一人言當賤一人言當大病疫一人言不一人言當有賊來破壞此國一人言當有大死亡一人言當有崩王當有立王一人言地當大動一人

言不一人言月當蝕一人言月不蝕
一人言日當蝕一人言日不蝕一人言
日從東西行一人言從西東行一人
言月星宿從東西行一人言從西東
行用是故有吉凶一人言用是故日
月星宿從東西行一人言用是故日
月星出一人言用是故日月星入一
人言雲當覆日一人言當出於雲一
人言天當清無雲佛皆離是事有異
道人受人信施食以畜生業自給活
一人言此國王當往破彼國彼國王
當來破此國一人言此國王車馬畜
少為人解夢呪人使不能語令人口
噤為人書取其價為人持校計取其
價分別好惡色取其價佛皆離是事
佛言沙門一飯暮不食以時食離不
時食行知止足於衣鉢食取足而已
所行至處皆賷衣鉢自隨身譬如飛
鳥所行至處兩翅隨其身比丘亦如
是於衣被飯食鉢取足而已所行至
處衣鉢皆隨身比丘亦如是受賢者
誡奉行自觀身不諍訟思惟道所作
安諦見色不作想亦不手相見鬪人

鑿者續寂寞不癡乱諸不可意惡不善之法不能乱其志皆護眼根是為比丘奉賢者誡品賢者如是寂定根門於內不念鬪乱飯食取足而已食亦不多亦不少適得其中常佘一食不增減趣支命不用作筋力但欲令身安不甞痛有氣力得定行若有當來比丘當以是賢善奉行戒當以是賢善飯食取足而已思惟道初夜後夜行道應妙不傾動行道念晝日若坐若經行不念惡法初夜若經行若坐中夜猗右脇累兩足而卧意即念起常欲見明後夜復坐念道若經行不念惡法若入郡國縣邑分衛明旦起著衣持鉢入郡國縣邑分衛皆護身諸根常念著意分衛訖出飯食已澡手洗足去鉢便入在獨夜坐若空閑樹下若露處山間巖石間若萓庐水所湿處正坐不左右顧視離世間癡意念行不作惡意以慈心哀傷一切人民及蜎飛蠕動之類意亦不念惡去愛欲去離睡眠常念疾得定行意而不念睡眠去離猶豫衆想不說

惡亦不作想內意寂定去離外疑去離衆想行不行惡法意亦不念衆想皆棄五蓋及塵勞意譬如人舉息錢行賈作如意還本償息常有餘未饒足自活其人自念心亦歡喜譬如人久行作奴婢得脫奴身出入自在自念言我本作奴今得脫為民其人自念心亦歡喜譬如人拘閉牢獄遇赦得脫其人自念心亦歡喜譬如人得重病連年累歲遭遇良醫攻治得愈時病累歲今得除愈有氣力飯食出有氣力行步出入飯食其人念言昔入其人自念亦歡喜譬如人持重財經過惡道財物畜甚安隱得至善道其人自念亦歡喜比丘亦如是去離五蓋譬如負債以償拘閉得脫久病除愈奴免為民經過惡道以脫是心歡喜佛言其少知或不多聞者便誇如來佛言我所解法深妙我所知所了者賢者弟子聞者便嗟歎如來佛言何所是深妙之法我所可了知賢者弟子聞之便嗟歎如來佛言若有異道人於過去劫中見過去

事於無央數道各各學其事知其中
事皆在十八見中若有異道人於當
来劫中見當来事學當来事於无央
數道各各了其事皆在是四十四見
中彼異道人於過去劫中見過去事
於無央數道各各了其事悉在十八
見中者有異道人行常見常自為世
間說有常在是四見中佛言其異道
人何以在四見中各見常說自為世
間人說有常若有異道人斷愛欲行
禪即如其像三昧正受能念過去二
十劫事其人言我與世有常所以者
何我知過去劫成敗時不知當来劫
成敗時其人便念知過去事捨當来
事是為第一見第二若有異道人斷
愛欲即如像三昧正受能念當来四
十劫事其人言我與世有常所以者
何我不知過去劫成敗時但知當來
劫成敗時其人便捨過去事不知之
念當来事是為第二見第三若異
道人斷愛欲精進行寂即如其像三
昧定意念過去當来八十劫事其人
便言我與世有常所以者何我知過

去當来劫成敗時其人便念過去當来之智是為第三見第四若有異道人精進寂一心行断悪行即如其像三昧定意念寂根住癡念其人自為世間說有常所以者何我不知過去劫成敗時亦不知當来劫成敗時是為第四見所可謂異道人說常見常自為世間人說有常者皆在是四見中不能復過上如来皆知是復過是上微妙知是以不誠之離於誠得無為如来知痛痒所更樂盡滅知所従起佛見以無所受意善解佛言我所解法深奥深照若有賢者弟子聞之便嗟歎佛其有異道人於過去劫中見過去事念過去事於无央數道各樂說知其中事皆在十八見中其異道人何謂於過去劫中見過去事念過去事於無央數道各樂說知其中事者若有異道人各說常見常各自為世間人說有常皆在四見中其異道人何謂說常見常為世間人說常其劫壞敗時下人民便上生第十二阿衛貨羅天上劫壞敗時其天福德

薄命盡展轉來下有梵天在上虛空中生便於彼為大尊梵自謂我皆作諸事於其上尊為一切作父解義子人之上其梵天自念言當於何所得人來生此適發意頃餘下人即解生其上尒時其梵天因發見言我皆化作是諸人其人民亦自生見言梵天皆化作我曹所以者何梵天先生我曹後生是故化我曹其先生梵天豪端正好潔威神巍巍其餘諸天隨法福德薄命盡皆稍稍下生人間行精進離愛欲行一心即如其像三昧定意念昔所生處其人言上先所生梵天得常在終不轉移亦不死常在尊上梵天化作我曹非常轉移死是謂為說常非是是為第一見第二若有異道人彼有梵天發見如是言其有色法痛痒思想行識是法為常亦不轉移不死其有地種水種火種風種空種此非常不堅固其梵天人祿相福德薄者終亡來下生人間其人精進離愛欲一心即如其像三昧定意念昔梵天是其人言彼色法痛痒思

想行識其法常堅固此人間地種水種火種風種空種是法非常无堅固有終亡是為第二見第三若有異道人所說何謂有天名幾陁波居在其上相娛樂快樂以後常不復念身病著牀其人法祿相福德薄終亡下生人間其人行精進離愛欲一心即如其像三昧定意念昔所生處其人便言彼天人相娛樂快樂者得常在不動轉終亡此人間相娛樂非常无堅固有終亡彼天有常此人間無常是為第三見第四若有異道人所說有天名散提彼居上共止頊平相向生瞋恚離本座其天人祿相福薄者終亡下生人間其人行精進離愛欲一心即如其像三昧定意念昔所生天上其人言彼諸天共止相娛樂者得常在堅固不終亡我生人間者非常無堅固有終亡彼天有常我人間無常是為第四見佛言諸異道人各各所說有常各各為世間人說有常者皆在是四見中不能過是四見佛皆知是復過是上一絕妙知是以不識亦

不毀得無為佛知痛痒更樂知方便所從起起以見佛無所受意善解佛所知法深與深照我悉了若有賢者弟子聞知之便嗟歎如來若有異道人於過去劫中見過去事念昔時行於不可計道各樂說解知其事皆在十八見中其道人所知何謂有異道人言我於此自然生不從他方來生念無所從生見謂本無世間今有世間皆在二見中其異道人所知何謂無世間今有世間者有天名無想入言我於此自然生不從他方來生念無有思想無有痛痒其天人若念思想祿相福德便薄盡終亡來下生世間其人行精進離愛欲一心定意意即如像像其三昧不能復念昔時所從來生其人便言本無有世間今適有世間我昔時無今自然生是第一見第二若有異道人意念癡其癡人念言本無世間今適有世間我本無今自生有所以者何我本無今自生有是謂為本無有世間是為第二見其異道人所可謂我本無所從來生

念無所從生見謂本無世間今適有世間者皆在是二見中是二見不能復過上佛皆知是復過其上絕妙知是以不識亦不毀得無為佛知痛痒所更樂知方便所從起以見佛無所受意善解佛言我所知法深奧深照我悉曉了之若有賢者弟子聞知者便嗟歎佛若有異道人於過去劫中見過去事念昔時行於可計道各樂說解知其事者皆在十八見中有異道人一人言我所見有崖底一人言我所見無崖底一人言我所見有崖底無崖底一人言我所見不有崖底亦不無崖底皆在是四見中其異道人所知何謂若有異道人行知是自為世間人說有限我所言至誠其餘者為癡虛妄言自為世間人說無限作是說有言我與世間有限無限我與世亦不有限亦不無限者後亦為虛妄語作是說者為誑語所以者何我所見世間有限是為第一見第二若有異道人所知何謂言我所行所見無限謂知我與世無限其異道人見

如是行如是謂我與世無限其人說言我與世無限我至誠其餘者為癡反言我與世有限無限我與世亦無有限亦不無限作是說者為誑語所以者何我與世無限是為二見第三若有異道人所知何謂其異道人見如是行謂知我與世有限無限我所言至誠其餘為癡虛妄語反言我與世有限無限我與世亦不有限亦不無限作是說者為誑語所以者何我與世有限無限是為第三見第四若有異道人所知何謂其人言我念如是行如是見謂知我與世亦不有限亦不無限我所言者至誠其餘者為癡虛妄語反言我與世有限我與世無限我與世有限無限作是說者為誑語所以者何我與世亦不有限亦不無限是為第四見佛言諸異道人有言有限有言無限有言有限无限有言亦不有限亦不無限我及世間者皆在是四見中不能復過是四見上佛皆知是復過是上絕妙知是以不識不毀得無為佛知痛痒所更樂

知方便所從起不受著佛善解佛言我所知法深奧深照若有賢者弟子聞知之便嗟歎佛若有異道人於過去劫中見過去事念昔所生處於不可計道各樂說解其事者皆在是十八見中各異道人共諍說所言各異若有問事者便共諍所言各異言教我某當如是教彼人當如是教餘人當如是教人當如是不如是皆在是四見中其異道人共諍說所言各異者何謂各有異道人見如是行如是言我不知亦不見為有後世為無後世我不知一切無有後世我亦不見我所可不見不知不念是事如我所說不如餘者所說其人獨語自用我所見至誠其餘為癡佛言受取癡邪見人身死至泥犁惡道若有沙門婆羅門所行多知黠慧解說其義諦觀所語無異名聞遠方棄捐他見來到其所安諦問之不能發遣其異道人死墮惡道是為第一見第二若有異道人所知何謂其異道人見如是所說如是我不知為有善惡之殃福亦不知

為無善惡之殃福我亦不知亦不見若作是語有善惡之殃福我為善无善惡之殃福我為離著若我不著為轉還受若沙門婆羅門所行多知黠慧解說其義諦觀所語無異名聞遠方棄捐他見來到其所安諦問之不能發遣其異道人疑恐畏來問若有問者便共諍說教某人當如是教餘人當如是當如是不如是亦當如是不如是是為第二見第三若有異道人所知何謂其異道人所見如是所說如是不我知何所善何所惡當行何等不行何等何所惡道何所善道何所是現世實何所是後世寶常當作何等行為當當作何等行為樂若有沙門婆羅門所行多知解其義諦觀所語無異名聞遠方棄捐他見來到其所安諦問之何所善惡當行不行何等何所善惡之道何所是現後世寶常當作何等行為當樂來問之不能發遣恐畏惡道若有問事者便共諍所言各異教某人當如是教餘人當如是教人當如是亦當如是不

如是為第三見第四若有異道人所知何謂其異道人意念癡若有問事者便共諍所言各異教某人當如是教餘人當如是當如是不如是亦當如是亦不不如是不如是亦當如是亦不如是是為第四見所謂異道人共諍亦說各異若有問事者便共諍語教某人當如是教餘人當如是當如是不如是亦當如是亦不如是者皆在四見中不能過是四見上佛皆知是所知復過上絕妙知是以不識亦不毀得無為佛知痛癢更樂方便知所從起佛現所受意善解佛言我所知法深奧深照我意了若有賢者弟子聞知者便嗟歎佛若有異道人於過去劫中知過去事念昔時行於不可計道各樂說解其事者皆在是十八見中是十八見不能復過上佛如是所知復過上絕妙知是以不識亦不毀佛現無所受意善解佛言我所知法深奧深照我意了若有賢者弟子聞知之便嗟歎佛若有異道人於當來劫中見當來事念當來事行

不可計道各樂解說其事者皆在四十四見中其異道人所知何謂於當来劫中知當来事行不可計道各樂說解其事若有異道人行想見想自為世間人說想在十六見中其異道人所知何謂行想見想為世間說想在十六見中其異道人所見如是行如是有我色為有後世想言我至誠其餘為癡是為第一見若有異道人言無色為有我無後世言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是為第二見若有異道人行想見想自為世間人說想者言有色無色有我我所語至誠其餘者為癡是為第三見若有異道人言亦不有色亦不無色為有我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是為第四見第五若有異道人言有限為我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是為第五見第六若有異道人言無限為有我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是為第六見第七若有異道人言有限無限為有我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是為第七見第八若有異道人言亦不有限亦不無限為有我我至誠其餘者

為癡是為第八見第九若有異道人
言一想為有我我至誠其餘者為癡
是為第九見第十若有異道人言少
思想為有我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是
為第十見第十一若有異道人言種
種思想為有我我至誠其餘者為癡
是為第十一見第十二若有異道人
言無央數思想為有我我至誠其餘
者為癡是為第十二見第十三若有
異道人言一樂為有我我至誠其餘
者為癡是為第十三見第十四若有
異道人言苦為有我我至誠其餘者
為癡是為第十四見第十五若有異
道人言苦樂為有我我至誠其餘者
為癡是為第十五見第十六若有異
道人言亦不苦亦不樂為有我我至
誠其餘者為癡是為第十六見佛言
其異道人行想見想自為世間說想
者皆在是十六見中不能復過上佛
皆知是所知復過上絕妙佛知是以
不譏亦不毀得無為佛知痛痒更樂
知方便所從起佛現無所著受意善
解佛言我所知法深奧深照我悉了

若有賢者弟子聞知之便嗟歎佛若有異道人於當来刧中見當来事念昔時行於不可計道各樂解說其事悉在四十四見中其異道人何謂若有異道人行無常見無常自為世間人說無常悉在八見中其異道人所行何謂行無想見無想自為世間人說無想其異道人見如是行如是有色為有我無想死無後世言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是為第一見第二若有異道人所知何謂行無想見無想自為世間人說無想謂無色為有我無想死無後世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是為第二見第三見若有異道人言有色無色為有我無想死無後世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是為第三見第四見若有異道人亦非有色亦不無色為有我及世死無後世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是為第四見第五見若有異道人言我為與世有限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是為第五見第六見若有異道人言我與世無限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是為第六見第七見若有異道人

有限無限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是為
第七見第八見若有異道人言亦不
有限亦非無限我至誠其餘者為
癡是為第八見佛言若有異道人於
當來劫見當來事所知言各異皆在
四十四見中其異道人所知何謂見
無想行無想亦不無想見謂知我與
世無有想皆在是八見中第一見若
有異道人見如是行如是有色為有
我亦不有想亦不無想死有後世我
至誠其餘者為癡是為第一見若有
異道人言有色無色為有我亦不有
想亦不無想死有後世我至誠其餘
者為癡是為第二見第三見若有異
道人言有色無色為有我亦不有想
亦不無想於後世我至誠其餘者為
癡是為第三見第四見若有異道人
亦不有色亦不無色為有我亦不有想
亦不無想於後世我至誠其餘者為
癡是為第四見第五見若有異道人
言有限為有我亦不有想亦不无想
於後世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是為第
五見第六見若有異道人言無限為

有我亦不有想亦不無想於後世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是為第六見第七見若有異道人言有限無限為有我亦不有想亦不無想於後世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是為第七見第八見若有異道人言亦不有限亦不無限為有我亦不有想亦不無想於後世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是為第八見佛言若有異道人亦不有想亦不無想行亦不有想亦不無想見亦不有想行亦不有想見皆在是八見中不能復過是八見上佛皆知是所知復過上絕妙知是以不譏亦不毀得無為佛知痛痒所更樂方便知所從起佛現無所著意解脫佛言我所知法深奧深照我悉了若有賢者弟子聞知便說佛功德佛言若有異道人當來劫見當來事於無央數道所知言各異皆在四十四見中其異道人所知何謂若有異道人言無行無有見無有人念空知皆在七見中其異道人言無行無有見無有人念空者所知何謂若有異道人見如是如是諸我色

四大父母所生以飲食而長在非常沐浴衣身死在地骨節解墮別離異處風吹其身破碎壞敗以後世不復生死如是便滅盡是為第一見第二見復有異道人言死非如此破敗更有我復過其上何所是我踰上者其我者色天及欲行天彼我者若死壞敗後世不復生死是為第二見第三見若有異道人言我者死非如此壞敗更有異我復過其上其我者色無意故彼我若死壞敗後世不復生死是為第三見第四見復有異道人言我者非如此死壞敗更有我復過其上其我者何謂其我皆過諸色想天恚踰瞋恚想天念種種無央數虛空知行其我若死壞敗後世不復生死是為第四見第五見復有異道人言我者不如死壞敗更有我復過其上其我者何謂其我皆踰一切虛空知天無央數名識知天所念行其天若不壞敗時後世便不復生死是為第五見第六見復有異道人言我者不如此死壞敗更有我復過其上其我

者何謂皆踰一切識知天不復著名無識知念行其天我者死壞敗後世不復生死是為第六見第七見復有異道人言我者非如此死壞敗更有我復過其上其我者何謂皆踰一切無識知天其天人無想有想念行其天我者死壞敗時後世便不復生死是為第七見佛言所可謂異道人行滅壞見無行無有想無人念空皆在是七見中於七見中不復能過上佛皆知是所知復過其上絕妙知是以不識亦不毀之得無為佛知痛痒所更樂故便知所從起起以現佛無所著意善解我所知法深奧深照悉了知若有賢者弟子聞知便說佛功德佛言若有異道人於當來劫中見當來於無央數道所說各異皆在四十四見中復有異道人自說令現念行無為現在見無為若人至其所便為說現在無為皆在五見中有異道人見如是說行亦介其在殿舍自快以五欲自娛樂其人言我現在得无為是為第一見第二見復有異道人言

不如餘者言有我現在無為也更有
現在得無為何謂現在無為若比丘
離欲脫惡不善之法意念行善安樂
便第一禪其人滅盡我者後世不復
生死是我現在得無為是為第二見
第三見復有沙門道人復言不如餘
者所說不用此我現在得無為更有
現無為復過其上何謂現在無為其
比丘滅意內寂定其志一不念亦不
行三昧喜樂便行第二禪其人滅盡
現在得無為是為第三見第四見復
有沙門道人言不如餘者言不用此
我現在得無為更有現無為復過其
上何謂現在無為其有比丘喜離婬
泆悅觀行常寂悅身行如賢者所觀
行常安使行第三禪是為第四見第
五見復有沙門道人言不如餘者言
不用此現在得無為更有現在无為
復過其上何謂現在無為其有比丘
斷樂斷苦無有昔時可意不可意亦
不苦亦不樂常奉清淨便行第四禪
其人現在得無為滅盡以後世不復
生死是為第五見佛言所可謂有沙

門道人說現在無為見現在無為者念現在無為者皆在是五見中不能復過是五見上佛皆知是所知復踰上絕妙知是以不識亦不毀得無為佛知痛痒所更樂方便知所從起以現佛無所著意善解我所知法深奧深照我忠了知若有賢者弟子聞知之便說佛功德佛言彼異道人念常見常為人說我世有常在是四見中者用不知不現故不得道行精進乃知是習因緣不習因緣用是成因緣用是不成因緣不得其處佛言彼異道人說上中行各現所各自為大說世常在二見中者用不知不見不得道行精進乃知是習因緣不習因緣用是成因緣不得其處佛言若有異道人各念常見常各為人說我與世有常在四見中者用不知不見故不得道習因緣不習因緣是用因緣成用是因緣不成不得其處佛言彼諸異道人有言有限又言無限有言有限無限又言亦不有限亦不無限我及世在四見中者用不知不見不得

道行精進乃知是習因緣不習因緣
用是因緣成用是因緣不成不得其
處佛言彼諸異道人共諍言所說各
異在四見中者用不知不見故不習
道行精進乃知是習因緣不習因緣
用是因緣成用是因緣不成不得其
處佛言彼諸異道人說想行想為人
說我與世有想在十六見中者用不
知不見故不得道行精進乃知是習
因緣不習因緣用是因緣成用是因
緣不成不得其處佛言彼諸異道人
念無想見無想為人解說我與世有
想在八見中者用不知不見故不得
道行精進乃知是習因緣不習因緣
用是因緣成用是因緣不成不得其
處佛言彼諸異道人亦不念想亦不
無想為人說我與世無想在八見中
者用不知不見故不得道行精進乃
知是習因緣不習因緣用是因緣成
用是因緣不成不得其處佛言彼諸
異道人說滅壞常為人說我與世滅
壞在七見中者用不知不見故不得
道行精進乃知是習因緣不習因緣

用是因緣成用是因緣不成不得其處佛言彼諸異道人說現在無為見現在無常為人說現在無為在五見中者用不知不見故不得道行精進乃知是習因緣不習因緣用是因緣成用是因緣不成不得其處佛言若有異道人於過去劫中見過去事於無央數道各異在十八見中彼諸異道人於當來劫中見當來事於无央數道所說各異在四十四見者合皆在是六十二見往還其中於彼往在厭中生俱會行於網中生死不得出佛言譬如工捕魚師若捕魚弟子持細目網下著小泉中下以便前往若坐其人念言水少諸魚浮游皆上網上往往在其中不得出佛言如是諸異道人於過去劫中見過去事識昔時行於無央數道所說言各異在十八見者若有異道人於當來劫中見當來事念說當來事於無央數道所說各異在四十四見中者皆在是六十二見往還於其中住在其中生死俱合會行在羅網中不得出佛言

比丘佛身皆斷諸著常在厥往諸天及人民悉見佛般泥洹後不能見也

佛說是經時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尒時郁耶和留比丘在佛前住以扇扇佛於是賢者郁耶和留長跪叉手白佛未曾有天中天是經深乃如是深照天中天是經名為何等云何持名佛告郁耶和留拘樓秦佛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是經時名為法網迦葉佛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是經時名為見網今我亦說是經名為梵網佛說如是諸比丘皆歡喜前為佛作礼而去

佛說梵網六十二見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起世經卷第一　　澄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閻浮洲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在舍婆提城迦利羅石室時諸比丘食後皆集常說法堂一時坐已各各生念便共議言是諸長老未曾有也今此世間衆生所居國土天地云何成立云何散壞云何壞已而復成立云何立已而得安住

尒時世尊獨在靜室天耳徹聽清淨過人聞諸比丘食後皆集常說法堂共作如是希有言論世尊聞已晡時出禪從石室起往法堂上在諸比丘大衆之前依常敷座儼然端坐於是世尊知而故問汝等比丘於此集坐向來議論有何所說時諸比丘同白佛言大德世尊我等比丘於此法堂食後共集大衆詳議作如是言是諸長老未曾有也云何世間如是成立云何世間如是散壞云何世間壞已復立云何世間立已安住大德世尊

我等向来集坐言論正議斯事

尒時佛告諸比丘言善哉善哉汝諸比丘乃能如是如法信行諸善男子汝以信故捨家出家汝等若能共集一處作如是等如法語者不可思議汝等比丘若集坐時應當修此二種法行各為已業不生怠慢所謂論說法義及聖默然若能尒者汝等當聽如来所說如是之義世間成立世間散壞世間壞已而復成立世間立已而得安住

時諸比丘同白佛言大德世尊今正是時修伽多今正是時若佛世尊為諸比丘說此義者我諸比丘聞世尊說當如是持

尒時佛告諸比丘言汝等比丘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次第演說

時諸比丘同白佛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佛言比丘如一日月所行之處照四天下如是等類四天世界有千日月所照之處此則名為一千世界諸比丘千世界中千月千日千須弥山王四千

小洲四千大洲四千小海四千大海四千龍種姓四千大龍種姓四千金翅鳥種姓四千大金翅鳥種姓四千惡道處種姓四千大惡道處種姓四千小王四千大王七千種種大樹八千種種大山十千種種大泥犂千閻摩王千閻浮洲千瞿陁尼千弗婆提千欝單越千四天王天千三十三天千夜摩天千兜率陁天千化樂天千他化自在天千摩羅天千梵世天諸比丘於梵世中有一梵王威力最强无能降伏統攝千梵自在王領我能作能化能幻去我如父於諸事中自作如是憍大語已即生我慢如來不尒所以者何一切世間各隨業力現起成立諸比丘此千世界猶如周羅周羅者隋言髻名小千世界諸比丘尒所周羅一千世界是名第二中千世界諸比丘如此第二中千世界以為一數復滿千界是名三千大千世界諸比丘此三千大千世界同時成立同時成已而復散壞同時壞已而復還立同時立已而得安住如是世界周遍燒已名

為散壞周遍起已名為成立周遍住
已名為安住是為无畏一佛剎土衆
生所居
諸比丘今此大地厚四十八万由旬
周闊无量如是大地住於水上水住
風上風依虛空諸比丘此大地下所
有水聚厚六十万由旬周闊无量彼
水聚下所有風聚厚三十六万由旬
周闊無量諸比丘此大海水甚極深
廣深八万四千由旬周闊無量諸比
丘須弥山王下入海水八万四千由旬
上出海水亦八万四千由旬須弥山
王其底平正下根連住大金輪上諸
比丘須弥山王在大海中下狹上闊
漸漸寛大端直不曲大身牢固佳妙
殊特甚勝可觀四寶合成所謂金銀
琉璃頗梨須弥山上生種種樹其樹
欝茂出種種香其香遠熏遍滿諸山
多衆聖賢甚大威徳勝妙天神之所
止住
諸比丘須弥山王上分有峯四面挺
出曲臨海上各高七百由旬殊妙可
愛七寶合成所謂金銀琉璃頗梨真

珠車璖瑪瑙之所莊挍諸比丘須弥
山下別有三級諸神住處其最下級
縱廣正等六十由旬七重牆院七重
欄楯七重鈴網復有七重多羅行樹
周帀圍遶端嚴可愛其樹皆以金銀
琉璃頗黎赤珠車璖瑪瑙七寶所成
一一牆院各有四門於一一門有諸臺
垜重閣輦軒却敵樓櫓臺殿房廊苑
園池沼具足莊嚴一一池中並出妙華
散衆香氣有諸樹林種種莖葉種種
花果悉皆具足亦出種種殊妙香氣
復有諸鳥各出妙音鳴聲閑雜和雅
清暢其第二級縱廣正等四十由旬
七重牆院七重欄楯七重鈴網多羅
行樹亦有七重周帀齊平端嚴可愛
亦為七寶金銀琉璃頗黎赤珠車璖
瑪瑙之所挍飾所有莊嚴門觀樓閣
臺殿園池果樹衆鳥皆悉具足其最
上級縱廣正等二十由旬七重牆院
乃至諸鳥各出妙音莫不具足諸比
丘於下級中有夜叉住名曰鉢手第
二級中有夜叉住名曰持鬘於上級
中有夜叉住名曰常醉

諸比丘須弥山半高四万二千由旬有四大天王所居宮殿須弥山上有三十三天宮殿帝釋所居三十三天巳上一倍有夜摩諸天所居宮殿夜摩天上又更一倍有兜率陁天所居宮殿兜率天上又更一倍有化樂諸天所居宮殿化樂天上又更一倍有他化自在諸天宮殿他化天上又更一倍有梵身諸天所居宮殿他化天上梵身天下於其中間有摩羅波旬諸天宮殿倍梵身上有光音天倍光音上有遍淨天倍遍淨上有廣果天倍廣果上有不麁天廣果天上不麁天下其間別有諸天宮殿所居之處名无想衆生倍不麁上有不惱天倍不惱上有善見天倍善見上有善現天倍善現上有阿迦尼吒諸天宮殿諸比丘阿迦尼吒巳上更有諸天名無邊空處无邊識處无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此等皆名諸天住處諸比丘如是處所如是界分衆生居住是諸衆生若來若去若生若滅邊際所極此世界中所有衆生有生老死墮

在如是生道中住至此不過是名娑婆世界無長剎土諸餘十方一切世界亦復如是諸比丘須弥山王北面有洲名欝單越其地縱廣十千由旬四方正等彼洲人面還似地形諸比丘須弥山王東面有洲名弗婆提其地縱廣九千由旬圓如滿月彼洲人面還似地形諸比丘須弥山王西面有洲名瞿陁尼其地縱廣八千由旬形如半月彼洲人面還似地形諸比丘須弥山王南面有洲名閻浮提其地縱廣七千由旬北闊南狹如婆羅門車其中人面還似地形諸比丘須弥山王北面天金所成照欝單越洲東面天銀所成照弗婆提洲西面天頗棃所成照瞿陁尼洲南面天青琉璃所成照閻浮提洲諸比丘欝單越洲有一大樹名菴婆羅其本縱廣有七由旬下入於地二十一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垂覆五十由旬諸比丘弗婆提洲有一大樹名迦曇婆其本縱廣亦七由旬下入於地二十一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垂覆五十由旬諸比丘

瞿陁尼洲有一大樹名鎮頭迦其本縱廣亦七由旬乃至枝葉垂覆五十由旬於彼樹下有一石牛高一由旬以此因緣名瞿陁尼(隋言牛施)諸比丘此閻浮洲有一大樹名曰閻浮其本縱廣亦七由旬乃至枝葉垂覆五十由旬於此樹下有閻浮那檀金聚高二十由旬以此勝金出閻浮樹下是故名為閻浮那檀閻浮那檀金者因此得名

諸比丘諸龍金翅所居之處有一大樹名曰拘吒賒摩利其本縱廣亦七由旬乃至枝葉垂覆五十由旬諸比丘阿修羅處有一大樹名善晝華其本縱廣亦七由旬乃至枝葉垂覆五十由旬諸比丘三十三天有一大樹名曰天遊其本縱廣亦七由旬下入於地二十一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垂覆五十由旬

諸比丘須弥山下次復有山名佉提羅高四万二千由旬上闊亦尒端嚴可愛七寶合成所謂金銀琉璃頗梨赤珠車渠瑪瑙諸比丘其須弥山佉

提羅山二山之間闊八万四千由旬
周帀无量優鉢羅華鉢頭摩華拘牟
陁華奔茶利迦華等諸妙香物遍覆
水上諸比丘佉提羅外有山名曰伊
沙陁羅高二万一千由旬上闊亦介
端嚴可愛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佉
提羅山伊沙陁羅二山之間闊四万
二千由旬周帀无量優鉢羅華鉢頭
摩華拘牟陁華奔茶利迦華等諸妙
香物遍覆水上伊沙陁羅山外有山
名曰遊乾陁羅高一万二千由旬上
闊亦介端嚴可愛乃至瑪瑙等七寶
所成伊沙陁羅遊乾陁羅二山之間
闊二万一千由旬周帀无量優鉢羅
花鉢頭摩花拘牟陁花奔茶利迦花
等諸妙香物遍覆諸水遊乾陁羅山
外有山名曰善見高六千由旬上闊亦
介端嚴可愛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
遊乾陁羅與善見山中間相去一万
二千由旬周帀无量優鉢羅華鉢頭
摩華拘牟陁華奔茶利迦華等諸妙
香物遍覆諸水善見山外有山名曰
馬半頭高三千由旬上闊亦介端嚴

可愛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其善見山與馬半頭二山之間闊六千由旬周帀無量優鉢羅華鉢頭摩華拘牟陀華奔荼利迦華等諸妙香物遍諸水上馬半頭外有山名曰尼民陀羅高一千二百由旬上闊亦尒端嚴可愛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其馬半頭尼民陀羅二山之間闊二千四百由旬周帀无量優鉢羅華鉢頭摩華拘牟陀華奔荼利迦華等諸妙香物遍覆於水尼民陀羅山外有山名毗那耶迦高六百由旬上闊亦尒端嚴可愛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尼民陀羅毗那耶迦二山之間闊一千二百由旬周帀无量四種雜華乃至諸妙香物遍覆諸水毗那耶迦山外有山名斫迦羅（隋言輪圍即是鐵圍山也）高三百由旬上闊亦尒端嚴可愛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毗那耶迦及斫迦羅二山之間闊六百由旬周帀无量四種雜花及諸妙香物遍覆於水去斫迦羅山其間不遠亦有空地青草遍布即是大海於大海北有大樹王名曰閻浮樹身

周圍有七由旬根下入地二十一由旬
高百由旬乃至枝葉四面垂覆五十
由旬邊有空地青草遍布次有菴婆
羅樹林閻浮樹林多羅樹林那多樹
林亦各縱廣五十由旬間有空地生
諸青草次有男名樹林女名樹林刪
陁那林真陁那林亦各縱廣五十由
旬邊有空地青草彌覆次有呵梨勒
果林鞞醯勒果林阿摩勒果林菴婆
羅多迦果林亦各縱廣五十由旬邊
有空地青草彌覆次有可殊羅樹林
毗羅果林婆那婆果林石榴果林亦
各縱廣五十由旬邊有空地青草彌
覆次有烏勃樹林奈樹林甘蔗林細
竹林大竹林亦各縱廣五十由旬邊
有空地青草彌覆次有荻林葦林割
羅林大割羅林迦奢文陁林亦各縱
廣五十由旬邊有空地青草彌覆次
有阿提目多迦華林瞻波華林波吒
羅華林薔薇華林亦各縱廣五十由
旬邊有空地青草遍覆復有諸池優
鉢羅華鉢頭摩華拘牟陁華奔荼利
迦華等彌覆池上復有諸池毒蛇充

滿亦各縱廣五十由旬間有空地青草遍覆次復有海名爲襌那迦闍十二由旬其水清冷味甚甘美輕軟澄淨七重砌壘七寶間錯七重欄楯七重鈴網外有七重多羅行樹周帀圍遶珠妙端嚴以瑪瑙等七寶莊飾周遍四方有諸階道悉皆端嚴亦以金銀琉璃頗梨赤珠車𤦲瑪瑙等之所合成復有无量優鉢羅華鉢頭摩華拘手陁華奔荼利迦華等遍覆水上其華火色即現火光有金色者即現金光有青色者即現青光有赤色者即現赤光有白色者即現白光婆无陁色現婆無陁光華如車輪根如車軸其根出汁色白如乳味甘若蜜

諸比丘烏襌那迦海中有轉輪聖王所行之道亦闊十二由旬閻浮提中轉輪聖王出現世時此中海道自然涌現與水齊平諸比丘次爲襌那迦海有山名曰烏承伽羅諸比丘此爲承伽羅山莊嚴端正殊妙可觀一切樹一切葉一切華一切果一切香種種草種種鳥獸但是世間所出之物於

彼山中无不悉備諸比丘烏承伽羅山如是端正殊妙可觀汝等應當善持此也

諸比丘次復有山名曰金脇於此山中有八万窟有八万龍象在中居住並皆白色如拘牟陁華七支拄地悉有神通乘空而行其頂赤色似因陁羅瞿波迦虫六牙具足其牙纖利雜色金塡諸比丘過金脇已即有雪山高五百由旬闊厚亦尒其山殊妙四寶所成謂金銀琉璃頗梨其山四面有四金峯挺出山外各高二十由旬復有高峯衆寶閒雜逈然秀出高百由旬於山頂上有池名曰阿耨達多阿耨達多龍王在中居住其池縱廣五十由旬其水涼冷味甘輕美清淨不濁七重塼壘七重板砌七重欄楯七重鈴網周帀圍遶端嚴殊妙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復有諸華優鉢羅華鉢頭摩華拘牟陁華奔荼利迦華其華雜色青黃赤白大如車輪下有藕根麁如車軸汁白如乳味甘如蜜諸比丘此阿耨達多池中有阿耨達

多龍王宮其殿五柱殊妙可愛阿耨達多龍王與其眷屬在中遊戲受天五欲快樂自在諸比丘阿耨達多池東有恒伽河從象口出與五百河俱流入東海阿耨達多池南有辛頭河從牛口出與五百河俱流入南海阿耨達多池西有薄叉河從馬口出與五百河俱流入西海阿耨達多池北有斯陁河從師子口出與五百河俱流入北海諸比丘以何因緣此龍名為阿耨達多諸比丘有三因緣何等為三諸比丘閻浮洲中有諸龍住處唯除阿耨達多龍王其餘諸龍受快樂時便有熱沙墮其身上諸龍尒時即失天形現虵形相諸龍時時受斯等苦阿耨達多龍王無如此事是名第一因緣諸比丘閻浮洲中除阿耨達多龍王其餘諸龍遊戲樂時有熱風來吹其身體即失天形現虵形相有如是苦阿耨達多龍王无如此事是名第二因緣諸比丘閻浮洲中所有諸龍遊戲樂時金翅鳥王飛入其宮諸龍既見金翅鳥王心生恐怖以

恐怖故即失天形現虵形相具受衆
苦阿耨達多龍王无如此事若金翅
鳥王生如是心我今欲入阿耨達多
龍王宮內彼金翅鳥以報劣故即自
受苦永不能入阿耨達多龍王宮殿
諸比丘此是第三因緣是故說名阿
耨達多

諸比丘雪山南面不遠有城名毗舍
離毗舍離北有七黑山七黑山北有
香山於香山中有無量无邊緊那羅
住常有歌舞音樂之聲其山多有
種種諸樹其樹各出種種香熏大威
德神之所居止諸比丘彼香山中有
二寶窟一名雜色二名善雜色珠妙
可愛乃至瑪瑙七寶所成各皆縱廣
五十由旬柔軟滑澤觸之猶若迦旃
遮提迦衣諸比丘有一乾闥婆王名
无比瑜與五百緊那羅女在雜色善
雜色二窟中住具受五欲娛樂遊戲行
住坐起諸比丘二窟之北有大娑羅
樹王名爲善住別有八千娑羅樹林
周帀圍遶彼善住娑羅林下有一龍
象亦名善住遊止其中色甚鮮白如

枸牟陁華七支柱地騰空而行頂骨隆高如因陁羅瞿波迦垂其頭赤色具足六牙其牙纖利金沙廁填復有八千諸餘龍象以為眷屬其色悉白如枸牟陁華七支柱地乃至悉以金填其牙於善住娑羅林北為善住大龍象王出生一池名曷隨吉尼縱廣正等五十由旬其水涼冷甘美澄清無諸濁穢乃至藕根大如車軸破之汁出色白如乳味甘若蜜諸比丘曷隨吉尼池側周帀更有八千諸池四面圍遶一一皆如曷隨吉尼无有異也諸比丘其善住龍象王意若欲入曷隨吉尼池中遊戲之時即念八千龍象眷屬時彼八千諸龍象等亦起是心善住象王心念我等今者當往善住王處諸象到已皆在善住龍象王前低頭而立尒時善住大龍象王知諸象集即便發引向曷隨吉尼池八千龍象前後圍遶隨從而行善住象王從容安步諸龍象中有持白蓋覆其上者有以鼻持白摩尼拂拂其背者有諸樂神歌舞作倡在前引導

尒時善住大龍象王到已便入曼陁吉尼池出沒洗浴歡娛遊戲從心適意受諸快樂中有龍象洗其鼻者或有龍象磨其牙者或有龍象揩其耳者或有龍象灌其頭者或有龍象淋其背者或有龍象摩其脇者或有龍象洗其髀者或有龍象洗其足者或有龍象浴其尾者或有龍象拔取藕根淨洗鼻擎內其口者或有龍象拔優鉢羅華鉢頭摩華拘牟陁華奔茶利迦華等繫於善住象王頭者

尒時善住大龍象王於曼陁吉尼池中恣意洗浴遊戲歡娛自在受樂歡諸龍象所奉藕根頭上莊飾優鉢羅等種種雜華是事訖已從彼池出上岸倚住八千龍象然後散入八千池中隨意洗浴遊戲自在受快樂已各食藕根食竟亦以優鉢羅等種種雜華繫其頭上用自莊嚴復共集會善住王所四面圍遶恭敬而住尒時善住大龍象王與彼八千諸龍象等前後導從還詣善住娑羅樹林所象王行時諸龍象等或擎白蓋或執白拂

隨從如前諸神作樂導引亦尒

尒時善住大龍象王到善住娑羅大林巳在樹王下隨意卧起受諸安樂八千龍象亦各詣彼八千樹下行住卧起自在安樂於彼林中有娑羅樹其本或復周圍六尋有娑羅樹其本或復周圍七尋八尋九尋十尋有娑羅樹其本周圍十二尋者唯此善住娑羅樹王其本周圍十有六尋彼八千娑羅樹林之中若有萎黃及所落葉即有風來吹令外出不穢其林八千龍象所有便利穢汙之物有諸夜

叉隨擇擲棄

諸比丘閻浮提中有轉輪聖王出現世時八千象中一最小者日日晨旦至輪王前供給承事調善象寶因此得名彼善住大龍象王每十五日晨旦往詣天帝釋所在前住立承奉駈使諸比丘善住象王有此神通有此威德雖復生於象畜之中然是龍輩乃有如是大威神力汝等比丘應當念持

起世經欝單越洲品第二之一

諸比丘欝單越洲有无量山彼諸山中有種種樹其樹欝茂出種種香其香普熏遍彼洲處生種種草皆紺青色右旋宛轉如孔雀毛香氣猶如婆師迦華觸之柔軟如迦旃遅提迦衣長齊四指下足則偃舉足還復別有種種雜色果樹樹有種種莖葉華菓出種種香其香普熏種種諸鳥各各自鳴其聲和雅其音微妙彼諸山中有種種河百道流散平順向下漸漸安行不緩不急无有波浪其岸不深平淺易涉其水清澄衆華覆上闊半由旬水流遍滿諸河兩岸有種種林隨水而生枝葉映覆種種香華種種雜果青草弥布衆鳥和鳴又彼河岸有諸妙船雜色荘嚴殊妙可愛並是金銀琉璃頗黎赤珠車𤦲瑪瑙等七寶所成

諸比丘欝單越洲其地平正无諸荊棘深邃稠林坑坎屏廁糞穢不淨礓石瓦礫純是金銀不寒不熱時節調和地常潤澤青草弥覆諸雜林樹枝葉恒榮華果成就諸比丘欝單越洲

復有樹林名曰安住其樹皆高六拘
盧奢（一拘盧奢五里）葉密重布次第相接如
草覆屋雨滴不漏彼諸人等樹下居
住有諸香樹亦高六拘盧奢或復有
高五拘盧奢四三二一拘盧奢者其
最小樹高半拘盧奢悉有種種枝葉
華果此諸樹上隨心流出種種香氣
復有劫波婆樹亦高六拘盧奢乃至
五四三二一拘盧奢如是最小半拘
盧奢悉有種種枝葉華果從其果邊
自然而出種種雜衣懸置樹間復有
種種瓔珞之樹其樹亦高六拘盧奢
乃至五四三二一拘盧奢者如是最
小半拘盧奢悉有種種枝葉華果從
其果邊隨心流出種種瓔珞懸垂而
住復有鬘樹其樹亦高六拘盧奢乃
至五四三二一拘盧奢者如是最小
半拘盧奢亦有種種枝葉華果從其
果邊隨心而出種種鬘形懸著於樹
復有器樹其樹亦高六拘盧奢乃至
五四三二一拘盧奢者如是最小半
拘盧奢亦有種種枝葉花果從其果
邊隨心而出種種器形懸著於樹復

有種種衆雜果樹其樹亦高六拘盧奢乃至五四三二一拘盧奢如是寂小半拘盧奢皆有種種枝葉華果從其樹枝隨心而出種種衆果在於樹上又有樂樹其樹亦高六拘盧奢乃至五四三二一拘盧奢者如是寂小半拘盧奢亦有種種枝葉花果從其果邊隨心而出種種樂器懸在樹間其地又有自然秔米不藉耕種鮮絜白淨无有皮糩欲熟食時別有諸果名曰敦特用作鐺金燒以火珠不假薪炭自然出焰隨意所欲熟諸飲食食既熟已珠焰乃息

諸比丘欝單越洲周帀四面有四池水其池皆名阿耨達多並各縱廣五十由旬其水涼冷柔軟甘輕香絜不濁七重塼壘七重板砌七重欄楯周帀圍繞七重鈴網周帀懸垂復有七重多羅行樹四面周圍雜色可愛金銀琉璃頗梨赤珠車𤦲馬瑙等七寶所成於池四方各有階道一一階道亦七寶成雜色綺錯復有諸華優鉢羅花鉢頭摩華拘牟陁花奔荼

利迦花等青黃赤白及縹碧色一一
花量大如車輪香氣氛氳微妙最勝
復有諸藕大如車軸破之汁出其色
如乳食之甘美其味如蜜
諸比丘阿耨達多池之四面有四大
河闊一由旬雜華弥覆其水平順直
流无曲不急不緩無有波浪奔逸衝
擊其岸不高平淺易入諸河兩岸有
種種林交柯映覆出衆妙香有種種
草生於其側色青柔軟宛轉右旋略
說乃至高齊四指下足隨下舉足還
復亦有諸鳥出種種聲於河兩岸又
有諸船雜色可樂乃至車𤦲瑪瑙等
七寶之所合成觸之柔軟如迦旃隣
提迦衣
諸比丘欝單越洲恒於半夜從阿耨
達多四池之中起大密雲周帀遍布
欝單越洲及諸山海悉弥覆已然後
乃雨八功徳水如搆牛乳頃雨深四
指當下之處即沒地中更不滂流還
於半夜雨止雲除虛空清淨從海起
風吹此甘澤清涼柔軟觸之安樂潤
彼欝單越洲普令調適肥膩滋濃如

巧鑄師及鑄師弟子作鑄既成以水灑散徹鑄被灑光澤鮮明諸比丘鬱單越洲其地恒潤悅澤光膩亦復如是常如有人以酥油塗諸比丘鬱單越洲復有一池名曰善現其池縱廣一百由旬涼冷柔軟清淨无濁七寶塼砌乃至藕根味甘如蜜諸比丘善現池東復有一苑亦名善現其苑縱廣一百由旬七重欄楯七重鈴網多羅行樹亦有七重周帀圍繞雜色可樂乃至悉是車𤦲瑪瑙七寶所成一一方面各有諸門於一一門悉有却敵雜色可樂亦是金銀瑠璃珊瑚赤珠車𤦲馬瑙等七寶所成諸比丘彼善現苑平正端嚴无諸荊棘丘陵坑坎礓石瓦礫及屏廁等諸雜穢物唯多金銀種種異寶節氣調和不寒不熱常有泉流四面弥滿樹菓敷榮華果成熟有種種香隨風芬馥復有種種異類衆鳥常出妙聲和雅清暢有草青色右旋宛轉柔軟細滑如孔雀毛香氣皆似婆利師華觸之如觸迦旃隣提迦衣以足蹈之隨足上下復有

諸樹其樹各有種種根莖華葉果實咸
出衆香普熏彼地諸比丘善現苑中
亦有樹林名為安住樹並舉高六拘
盧奢葉密重布雨滴不下更相鱗次
如草覆舍諸人於下居住止宿復有
香樹劫波娑樹瓔樹鬘樹器樹果樹
又有自然秔米熟飯清淨美妙諸比丘
彼善現苑无我无主亦無守護欝單
越人欲入此苑自在遊戲受諸樂時
於其四門隨意所趣入彼苑已遊戲
澡浴恣情受樂欲去即去欲留即留
隨心自在諸比丘為欝單越人故於
善現池南復有一苑名曰普賢其苑
縱廣一百由旬七重欄楯周帀圍繞
乃至熟飯清淨美妙諸比丘此普賢
苑亦无守護欝單越人若欲須入普
賢苑中澡浴遊戲受快樂時從其四
門隨意而入入已澡浴遊戲受樂既
受樂已欲去即去欲留即留諸比丘
為欝單越人故善現池西復有一苑
名曰善華其苑縱廣一百由旬七重
欄楯周帀圍繞略說乃至如善現苑
等无有異亦復无有守護之者欝單

越人若欲須入善華苑中澡浴遊戲受快樂時從其四門隨意而入入已澡浴遊戲受樂既受樂已欲去即去欲留即留

諸比丘為欝單越人故於善現池北復有一苑名曰喜樂縱廣正等一百由旬乃至无有守護之者欝單越人若欲須入喜樂苑中澡浴遊戲受快樂時從其四門隨意而入入已澡浴遊戲受樂既受樂已欲去即去欲留即留略說如前善現苑等

諸比丘為欝單越人故於善現池東接善現苑其間有河名易入道漸次下流无有波浪不緩不急雜華遍覆闊二由旬半諸比丘易入道河於兩岸上有種種樹枝葉映覆出種種香普熏其處生種種草略說乃至飜之柔軟如迦旃隣提迦衣高齊四指以足蹈之隨足上下或舉或伏又有種種雜色果樹枝葉華果悉皆具足亦有種種香氣普熏種種異鳥各各和鳴其河兩岸有諸妙船雜色可樂七寶所成金銀琉璃頗梨赤珠車璖瑪瑙

等莊嚴挍飾
諸比丘爲欝單越人故於善現池南
有一大河号曰善體漸次下流略說
皆如易入道河此處所有種種樹林
與彼无異乃至諸船雜色所成柔軟
猶若迦旃隣提迦衣諸比丘於善現
池西爲欝單越人故有一大河名曰
等車乃至略說漸次而下諸比丘於
善現池北爲欝單越人故有一大河
名曰威主漸次而下略說乃至兩岸
有船七寶莊飾柔軟猶若迦旃隣提
迦衣此中有欝陁那偈
善現普賢等　善華及喜樂　易入并善體
等車威主河
諸比丘欝單越人若欲入彼易入道
河善體等車威主等河澡浴遊戲受
諸樂時即皆至彼河之兩岸脫其衣
裳置於岸側各坐諸船乘至水中澡
浴身體遊戲受樂既澡浴已隨有何
人在前出者即取上衣著已而去亦
不求覓所服本衣何以故欝單越人
无我我所無守護故是諸人等又復
往詣衆香樹下到樹下已其樹自然

任枝垂屈為彼諸人出衆妙香令其自手攀擎得及彼人於樹取種種香用塗身已復各往詣劫波娑樹到已其樹亦復如前任枝垂下出種種衣令彼諸人手所擎及彼人於樹復取種種上妙衣服著已而去轉更往詣瓔珞樹下既到彼已瓔珞樹枝亦皆垂屈為彼諸人流出種種上妙瓔珞手所擎及彼人於樹牽取種種瓔珞之具繫著身已更轉往詣諸鬘樹下既到樹已鬘樹自然為彼諸人垂枝下曲流出種種上妙寶鬘令彼人等手所擎及便於樹枝取諸妙鬘繫頭上已轉更往詣諸器物樹既到樹已器樹自然枝亦垂下令其手及隨意所欲取彼器已持詣果樹時彼果樹亦為諸人枝垂下曲出生種種勝妙甘果令手擎及彼人於樹隨心所欲取其熟果適意食之於中或有搦取其汁器盛而飲食飲既訖乃復往詣音樂樹林到彼林已為諸人故音樂樹枝亦皆垂下為出種種音樂之器手所擎及彼人於樹各隨所須取衆樂器

其形殊妙其音和雅取已抱持東西
遊戲欲彈則彈欲舞則舞欲歌則歌
隨情所樂受種種樂其事訖已各隨
所好或去或留

起世經卷第一

此經宋藏題爲起世因本經闍那崛
多譯却之爲後經編入取函丹藏題
爲起世經進之爲前經今撿開元錄
丹藏爲正故今題中除因本二字進
之爲澄函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起世經卷第二　　登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欝單越洲品第二之餘

諸比丘欝單越人髮紺青色長齊八指人皆一類一形一色無別形色可知其異諸比丘欝單越人悉有衣服无有裸形及半露者親疎平等无所適莫齒皆齊密不齾不疎美妙淨潔色白如珂鮮明可愛諸比丘欝單越人若有飢渴須飲食時便自取取不耕不種自然粳米清淨鮮白無有糠糩取已盛置敦持果中復取火珠置敦持下眾生福力火珠應時忽然出焰飲食熟已焰還自滅彼人得飯欲食之時施設器物就座而坐尒時若有四方人來欲共同食即為諸人具設飯食飯終不盡乃至食人坐食未竟所設之飯器常盈滿彼人食此无有糠糩自然粳米成熟飯時清淨香美眾味俻具不須羹臛其飯形色猶若諸天蘇陁之味又如華叢潔白鮮明彼人食已身分充盈无减無缺

湛然不改無老无變是食乃至資益彼人色力安辯無不具足諸比丘欝單越人若於女人生染著時隨心所愛迴目觀視彼女知情即来隨逐其人將行至於樹下所將之女若是此人母姨姉妹親戚類者樹枝如本不為下垂其葉應時萎黃枯落不相覆苦不出華果亦不為出牀敷卧具若非母姨姉妹等者樹即低枝垂條覆蔭柯葉欝茂華果鮮榮亦為彼人出百千種牀敷卧具便共相將入於樹下隨意所為歡娯受樂

諸比丘欝單越人住於母胎唯經七日至第八日即便産生其母産訖隨所生子若男若女皆將置於四衢道中捨之而去於彼道上東西南北行人往来見此男女心生憐念為養育故各以手指内其口中於彼指端自然流出上妙甘乳飲彼男女令得全活如是飲乳經於七日彼諸男女還自成就一色類身與彼舊人形量无異男還逐男女還逐女各依伴侶相隨而去

諸比丘欝單越人壽命一定无有中夭命若終時皆得上生何因緣故欝單越人得此定壽命終已後皆復上生諸比丘世或有人專事殺生偷盜邪婬妄言兩舌惡口綺語貪瞋邪見以是因緣身壞命終墜墮惡道生地獄中或復有人不曾殺生不盜他物不行邪婬不妄言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貪不瞋亦不邪見以是因緣身壞命終趣向善道生人天中何因緣故向下生者以其殺生邪見等故何因緣故向上生者以不殺生正見等故或復有人作如是念我於今者應行十善以是因緣我身壞時當得往生欝單越中彼處生已住壽千年不增不減彼人既作如是願已行十善業身壞得生欝單越中既於彼處復得定壽滿足千年不增不減諸比丘以此因緣欝單越人得定壽命

諸比丘何因緣故皆得上生諸比丘閻浮洲人以於他邊受十善業是故命終即得往生欝單越界欝單越人以其舊有具十善業欝單越中如法

行故身壞命終皆當上生諸天善處諸比丘以此因緣欝單越人上生勝處諸比丘欝單越人命行終盡捨壽之時无有一人憂戀悲哭唯共輿置四衢道中捨之而去

諸比丘欝單越人中有如是法若有衆生壽命盡時即有一鳥名憂承伽摩（隋言高逝）從大山中疾飛而至銜死人髮將其尸骸擲置餘方洲渚之上何以故欝單越人業行清淨樂淨潔故樂意喜故不令風吹臭穢之氣來至其所諸比丘欝單越人大小便利將下之時為彼人故地即開裂便利畢已地合如故何以故欝單越人樂淨潔故樂意喜故

復次彼處有何因緣而得說名欝單越洲諸比丘彼欝單越洲於四天下中比餘三洲最上最妙最高最勝故說彼洲為欝單越也（欝單越正音欝怛囉究瑠隋言高上作謂高上於餘方也）

起世經轉輪聖王品第三

諸比丘閻浮洲內轉輪聖王出現世時此閻浮洲自然具有七種瑞寶轉

輪王身復有四種神通德力何者七寶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主藏寶七兵將寶是為七寶諸比丘云何名為轉輪聖王輪寶具足諸比丘轉輪聖王出閻浮洲以水灌頂作刹利主於十五日月盛圓滿受齋之晨洗沐清淨不擣白氎以為衣服解髮垂下飾以摩尼及諸瓔珞在樓閣上親屬羣臣前後圍遶是時王前有金輪寶忽然來應輪徑七肘千輻轂輞衆相滿足自然成就非工匠造尒時灌頂刹利轉輪聖王即作是念我昔曾聞有如是說若灌頂刹利王於十五日月盛圓滿受齋之晨洗沐清淨身著不擣白氎之衣服諸瓔珞在樓閣上親屬羣臣前後圍遶是時王前忽然而有天金輪寶千輻轂輞衆相滿足自然來應非工匠成輪徑七肘內外金色得是瑞時彼則成就轉輪王德我今得此亦應定是轉輪聖王

尒時灌頂刹利轉輪聖王意欲試彼天輪寶故勑令嚴備四種力兵所謂

象兵馬兵車兵步兵四種力兵既嚴
備已王即往詣天金輪所偏露右臂
在金輪前右膝著地申其右手捫摸
輪寶作如是言汝天輪寶我身定是
轉輪王者未降伏處為我降伏彼天
輪寶應聲即轉為欲降伏未伏者故
諸比丘是時灌頂剎利王既見輪寶
如是轉已即命嚴駕向東方於是
輪寶及四種兵一時皆從諸比丘於
輪寶前復有四大天身引導而行彼
天輪寶所到諸方住止之處轉輪聖
王及四種兵悉於彼處停住止宿
尒時東方一切國土所有諸王各取
金器盛滿銀粟又取銀器盛滿金粟
既辦具已皆共持詣轉輪王前啓言
天王善來善來今此奉獻是天王物
東方人民豊樂安隱无所怖畏民戶
殷多甚可愛樂惟願大天垂哀納受
憐愍臣等細小諸王臣等今日承奉
天王一心無二尒時輪王告諸王曰
汝等誠心能如是者汝當各各於自
境界如法治化攝養羣生莫令國內
有不如法所以者何汝等若有令我

國內非法惡事顯現流行我當治汝罪无所捨令教汝等自斷殺生教人不殺不與勿取邪婬妄語乃至邪見皆不應為汝等若能斷於殺生教人不殺不與勿取不行邪婬實語正見者我即信知汝等諸王合國降伏

尒時東方諸國王等聞轉輪王如是誠勑一時皆受十善業行受已遵承各於國土如法治化轉輪聖王自在力故所向之處輪寶隨行如是聖王天金輪寶降伏東方一切國已盡東海岸周遍遊行然後迴旋次第經歷南方西方乃至北方依於古昔轉輪聖王所行之道引導而去轉輪聖王及四種兵次第行時其前復有四大天身先輪寶行若此輪寶所住之處隨其方面轉輪聖王及四種兵即皆停宿

尒時北方一切國土所有諸王亦各賫持天真金器盛滿銀粟天真銀器盛滿金粟俱共來詣轉輪王所到已長跪作如是言善哉天來善哉天來我等北方蒙天王力人民熾盛豐樂

安隱无諸怖畏甚可愛樂願天留此施行治化臣等隨順无敢二心時轉輪王勑諸王言若能尒者汝等各於自境治化一依教命莫令國界有不如法所以者何若令我境有非法人及諸惡行我當治汝又復汝等莫自殺生教人莫殺不與勿取邪婬妄語乃至邪見汝等皆斷若離殺生乃至自他修行正見能如是者我當信知汝等國土已善降伏尒時諸王同聲共啓轉輪王言如天誡勑臣等奉行尒時北方諸國王等聞轉輪王如是誡勑各各遵受十善業行受已奉持皆令如法各於國土依律治化轉輪聖王自在力故所行之處輪寶隨逐此金輪寶如是次第降伏北方盡北方海際所有諸國既周遍已還來本處尒時輪寶乃於閻浮提中選擇寬上威德形勝極妙之地當於其上東西經度闊七由旬南北規畫十二由旬如是規度爲界分已尒時諸天即於其夜從空來下爲轉輪王造立宮殿應時成就既成就已妙色端嚴四

寶莊校所謂天金天銀頗梨琉璃此金輪寶爲聖王故當宮內門於上空中巍然停住如輪在軸不搖不動轉輪聖王當於是時生大歡喜踊躍无量作如是念我今已得金輪寶耶諸比丘轉輪聖王有如是等天金輪寶自然具足

諸比丘轉輪聖王復有何等白色象寶應當具足諸比丘是轉輪王於日初分坐正殿時即當王前出生象寶名爲逋沙他（隋言齋）形體勝妙其色純白如拘物頭華七枝拄地有大神力騰空而行頭色紅赤如因陁羅瞿波迦虫具有六牙並皆纖利一一牙上具足莊嚴雜色廁鈿猶如金粟轉輪聖王見象寶已作如是念白象難現未知調時堪受諸事成賢乘不尒時象寶一日之間即善調伏一切事中悉堪駕馭猶如餘象无量千歲極調伏已端嚴賢善適意隨順如是如是此白象寶於一日中暫受調伏堪任衆事亦復如是時轉輪王爲試象故於其晨朝日初出時乘此象寶周迴

巡歷遍諸海岸盡大地際既周遍已是轉輪王還至本宮乃進小食以是因緣彼王尒時內心自慶歡喜踊躍為我故生如此象寶諸比丘轉輪聖王有如是等白色象寶自然具足

諸比丘何等名為轉輪聖王馬寶具足諸比丘是轉輪王日初分時坐正殿上即於王前出紺馬寶名婆羅訶（清言長毛）色青體潤毛尾悅澤頭黑髮披有神通力騰空而行時轉輪王見馬寶已作如是念此馬雖現未知調時堪受諸事可得為我作善乘不是時馬寶一日之中即善調伏堪受諸事猶如餘馬无量千歲極調熟已賢善閑習如是如是調此馬時一日之內堪任受行一切諸事亦復如是時轉輪王欲試馬故於其晨朝日初出時乘此馬寶周歷大地還至本宮轉輪聖王乃始進食以是因緣生大歡喜踊躍无量我今已得紺馬之寶諸比丘轉輪聖王有如是等馬寶具足

諸比丘何等名為轉輪聖王珠寶具足諸比丘轉輪聖王有摩尼寶瑠璃

璃色具足八楞非工匠造端嚴特妙
自然流出清淨光明時轉輪王見珠
寶已作如是念此摩尼寶衆相滿足
我今應當懸置宮內令現光明時轉
輪王為欲試此摩尼寶故嚴偹四兵
所謂象兵馬兵車兵步兵具四兵
已即於夜半天降微雨重雲黑暗電
光出時轉輪聖王取此珠寶懸置幢
上出遊苑中何以故意欲遊觀驗珠
德故諸比丘此摩尼寶在高幢上普
照四方及四種兵悉皆明了光明周
遍如日照世尒時彼地所有一切婆
羅門居士等皆謂天明日光已出並
即驚起作諸事業以是因緣轉輪聖
王受大歡喜踊躍无量念言此寶為
我出生諸比丘轉輪聖王有如是等
珠寶具足

諸比丘何等名為轉輪聖王女寶具
足諸比丘轉輪王世出生女寶不麁
不細不長不短不白不黑㝡勝寂妙
進止殊妍色貌具足令人見之樂觀
无猒又此女寶熱時身涼寒時身煖
於其體上出妙香氣猶若栴檀口中

恒出優鉢羅香為輪王故晚卧早起勤謹恭敬凡有所作无失王心此女意中尚无惡念况其身口而有過失以是因緣轉輪聖王受大歡喜踊躍无量心自念言此已為我生女寶耶諸比丘轉輪聖王有如是等女寶具足

諸比丘何等名為轉輪聖王主藏臣寶威力具足諸比丘轉輪王出世生主藏臣寶大富饒財多有功德報得天眼洞見地中有主无主一切伏藏皆為其眼之所鑒識若水若陸若遠若近於中所有珎奇寶物此主藏臣皆為作護如法守視不令毀失无主之物應時収取擬為輪王資須受用尒時藏臣即自往詣轉輪王所到已啓言大聖天王若天所須資財寶物惟願勿憂臣力能辦天所用者皆令具足時轉輪王為欲驗試主藏臣寶乘船入水中流而住勅藏臣曰汝藏臣來我須財寶宜速速備具藏臣啓言惟願大天假臣須臾待船至岸當於水側収取財寶以供天用王告藏臣我今不須岸上財物但當

於此為我辦之藏臣啓言謹奉天勑不敢有違尒時藏臣受王勑已偏袒右臂右膝著舩手托大水指如蠏鼇撮聚金銀滿諸器内即於舩上持用奉獻啓言大王此諸金銀皆是天寶天以此物供給於王以為財用時轉輪王告藏臣言我不須財但試汝耳時主藏臣聞王語已還取金銀置於水内以是因緣轉輪聖王受大歡喜踊躍无量心自念言我今已得藏臣寶耶諸比丘轉輪聖王有如是等藏臣具足

諸比丘何等名為轉輪聖王主兵臣寶威力具足諸比丘由轉輪王福德力故自然出生兵將之寶巧智多能善諸謀策洞識軍機神慧成就轉輪聖王所須兵力悉能備具欲走即走欲行即行欲散即散欲集即集尒時兵將便自往詣轉輪王所到已啓言王若須兵教習駈役惟願勿慮臣當為王教習兵馬皆令如心調柔隨順時轉輪王為欲試此主兵寶故便勑所司嚴備四兵所謂象兵馬兵車兵

步兵王知四兵悉嚴備已告將寶言汝兵將来當善為我惣領四兵教令隨順善走善行善集善散如法勿違時兵將寶聞轉輪王如是勑已啓言大王謹奉天勑臣不敢違便惣四兵莊嚴器仗教走教行教集教散如王所勑欲走即走欲行即行欲集即集欲散即散隨意自在以是因緣轉輪聖王生大歡喜踊躍无量心自念言我今已得主兵將寶諸比丘轉輪聖王有如是等主兵將寶威力具足諸比丘若有如是七寶現者然後得名轉輪聖王

諸比丘何等名為轉輪聖王四種自在神通具足諸比丘轉輪聖王壽命長遠久住在世於一切時一切世間无有人類能得如是安隱久住與轉輪王壽命等者是則名為轉輪聖王第一壽命神通具足

復次諸比丘轉輪聖王所受身體少病少惱衆相具足其腹平滿不小不大寒熱冷煖隨時調適進止輕便食飲消化安隱快樂於一切時一切世

閻浮有餘人世間受生少病少惱能
如是者是則名為轉輪聖王第二身
力神通具足
復次諸比丘轉輪聖王報生形貌端
正殊特常為世間樂觀无猒色身清
淨具足莊嚴最勝最妙无有倫疋於
一切時一切世間人中受生無有如
是端正殊特為諸世間樂觀无猒如
轉輪王形相備者是則名為轉輪聖
王第三色貌神通具足
復次諸比丘轉輪聖王業力因緣有
大福報世間種種資產豐饒珎奇衆
寶无不具足於一切時一切世間人
中受生无有如是富樂自在資財服
玩衆妙寶物充溢府庫此輪王者是
則名為轉輪聖王第四果報神通具
足諸比丘若具如是四種神通无缺
減者然後得名轉輪聖王
諸比丘又此福德轉輪聖王為諸人
民之所愛敬心常喜樂如子愛父又
諸人民亦得輪王之所憐念意恒慈
育如父愛子
諸比丘轉輪聖王或於一時乘大寶

車出宮進觀歷諸勝地處及林苑當於是時一切人民悉得面見轉輪聖王皆大歡喜咸共同聲告馭者曰汝善馭者惟願持轡從容徐行勿令速疾所以者何汝若持車徐徐緩進則令我等多時得見轉輪聖王介時輪王聞此語已亦復如是勑馭者言汝善馭者徐徐緩步慎勿速疾所以者何汝若持車安詳漸進則亦令我多時遊歷周遍觀視一切人民諸比丘時諸民衆見輪王已各各自持所有寶物車前胡跪奉獻輪王啓言大王民等今者以此奉天此物屬天願天受取隨意所用何以故如此寶物唯應天用故

諸比丘轉輪聖王出現世時此閻浮洲清淨平正无有荊棘及諸稠林丘墟坑坎廁溷雜穢臭處不淨礓石凡礫沙鹵等物悉皆无有金銀七寶自然具足不寒不熱節候均調諸比丘又轉輪王出現世時此閻浮洲自然安置八万城邑皆悉快樂无諸怖畏人民熾盛穀食豐饒聚落報多甚可

受樂諸比丘又轉輪王出現世時此
閻浮洲王所治處聚落城邑比屋連
村鷄飛相到人民安樂不可思議諸
比丘又轉輪王出現世時此閻浮洲常
於夜半從阿耨達多池中興大雲
氣遍閻浮洲及諸山海應時雨注亦
遍閻浮如搆牛乳間雨深四指其水
甘美具八功德下處即沒更不傍流
浸潤地中水潦不現至夜後分雲霧
消除有清涼風從大海出吹其潤澤
流散閻浮人民觸之皆受安樂又彼
甘澤潤漬此洲普使肥良鮮明光膩
譬如世間善作鬘師鬘師弟子造鬘
既成以水灑散令其悅澤花色光鮮
此亦如是又轉輪王出現世時此閻
浮洲一切土地自然沃壤欝茂滋液
譬如有人以蘇油塗物其地肥美膏
腴津潤亦復如是諸比丘轉輪聖王
既出現已住世久遠經无量年於此
時閻亦復雜受人中皆觸譬如細軟
丈夫其體柔弱食美食已遲動施為
受少疲觸乃得消化如是如是彼轉
輪王處世久遠於生死中受少皆觸

亦復如是諸比丘轉輪聖王壽命終時捨此身已必生天上與三十三天同處共生諸比丘轉輪聖王當命終時爲供養輪王故於虛空中自然普雨優鉢羅華鉢頭摩華拘物頭華分陁利華等種種香華亦雨天沉水末多伽羅末栴檀香末及天曼陁羅等種種諸華復有天樂其音微妙不鼓自鳴亦有諸天歌讚之聲在虛空中爲供養此轉輪王身作福利故

諸比丘尒時女寶主藏臣寶主兵將寶等則以種種淨妙香湯洗輪王身香汁洗已先用劫波娑氎纏身裹之然後乃以不擣氎衣於上重裹次復更以殊妙細氎足五百段就二氎上次第纏之裹纏畢已又取金棺滿盛蘇油持轉輪王身置之棺內又以銀槨盛此金棺內銀槨已從上下釘令其牢固又復集聚一切香木積成大積然後闍毗轉輪王身既闍毗已收其灰骨於四衢道中爲轉輪王作蘇偷婆（隋言大聚舊云塔者訛略也）高一由旬闊半由旬雜色莊挍四寶所成所謂金銀琉

禱顧梨其蘇偷婆四院周圍五十由旬七重垣牆七重欄楯略說如上乃至衆鳥各各自鳴時彼女寶及主藏主兵寶等爲轉輪王作蘇偷婆既成就已然後施設上妙供具諸來求者種種供給所謂須食與食須飲與飲須乘與乘須衣與衣須財與財須寶與寶盡給施之悉令滿足

諸比丘轉輪聖王命終已後始經七日輪寶象寶馬寶珠寶皆即自然隱沒不現女寶主藏主兵將等悉亦命終四種寶城稍稍改變還爲塼土所有人民亦皆隨時漸次減少諸比丘一切諸行有爲无常如是遷改无有常住破壞離散不得自在是磨滅法暫須臾間非久停住諸比丘應當捨於有爲諸行應當遠離應當厭惡應當速求解脫之道

起世經地獄品第四之一

諸比丘於四大洲八万小洲諸餘大山及須弥山王之外別有一山名斫迦羅（前代舊譯云鐵圍山）高六百八十万由旬縱廣亦六百八十万由旬弥密牢固金

剛所成難可破壞諸比丘此鐵圍外復有一重大鐵圍山高廣正等如前由旬兩山之間極大黑暗无有光明日月有如是大威神大力大德不能照彼令見光明諸比丘於兩山間有八大地獄何等為八所謂活大地獄黑大地獄合大地獄叫喚大地獄大叫喚大地獄熱惱大地獄大熱惱大地獄阿毗至大地獄

諸比丘此八大地獄各各復有十六小地獄周帀圍繞而為眷屬是十六獄悉皆縱廣五百由旬何等十六所謂黑雲沙地獄糞屎泥地獄五叉地獄飢餓地獄燋渴地獄膿血地獄一銅釜地獄多銅釜地獄鐵磑地獄函量地獄雞地獄灰河地獄斫截地獄劒葉地獄狐狼地獄寒氷地獄

諸比丘何因緣故名活大地獄諸比丘其活大地獄所有衆生生者有者出者住者手指自然皆有鐵爪長而纖利悉若鋒芒彼諸衆生既相見已心意濁亂心濁亂故各以鐵爪自斷其身令皆破裂或自擘身擘已復擘

乃至大擘裂巳復裂乃至大裂割巳復割乃至大割諸比丘彼諸衆生自割裂巳作如是知我今巳傷我今巳死以業報故即於是時復有冷風来吹其身須臾復生肌體皮肉筋骨血隨生巳還活既得活巳業力因緣復起東西更相謂言汝諸衆生願欲得活巳勝我耶諸比丘當知此中少分說故名為活耳然於其中更有別業受極重苦痛惱逼迫楚毒難堪乃至先世或於人身或非人身所起所造惡不善業未盡未滅未除未轉未少分現未全分現於其中間命報未盡求死不得

復次諸比丘活大地獄所有衆生生者有者乃至往者手指復生純鐵刀子半鐵刀子極長鐵利各各相看心意濁乱既濁乱巳乃至各各鬪裂擘割破截而死冷風来吹須臾還活諸比丘如是如是少分說故名為活耳諸比丘復有別業而於其中極受苦惱苦未畢故求死不得乃至往昔或於人身或非人身所作所造惡不善

業未盡未滅未除未離如是一切次
第具受
復次諸比丘活大地獄所有衆生於
无量時苦報未盡已從此獄出東西
馳走更求餘處屋舍室宅求救護處
求歸依處如是求時以罪業故即自
往入黑雲沙小地獄中其獄縱廣五
百由旬既入獄已上虛空中起大黑
雲雨諸飛沙其焰熾燃極大猛熱墮
於地獄衆生身上至皮燒皮至肉燒
肉至筋燒筋至骨燒骨至髓燒髓出
大烟焰洞徹熾燃受極苦惱以其苦
報未畢盡故求死不得乃至往昔人
非人身所作所造惡不善業不滅不
除不轉不變不離不失次第而受經
无量時
諸比丘彼諸衆生如是受苦經无量
時已從黑雲沙地獄出更復馳走求
屋舍宅求救求覆求歸依處如是求
時又復自入熱糞屎泥小地獄中其
獄亦廣五百由旬罪人入已自咽已
下在糞泥中其糞熱沸烟焰俱出燒
彼罪人手足耳鼻頭目身體一時燋

燃乃至往昔若人非人所起所造惡
不善業未盡未滅未除未轉不離不
失次第而受
復次諸比丘於糞屎小地獄中有諸
鐵虫名爲針口在糞泥中鑽諸衆生
一切身分悉令穿破先鑽其皮既破
皮已次鑽其肉既破肉已次鑽其筋
既破筋已次鑽其骨既破骨已住於
髓中食諸衆生一切精髓令其遍身
受嚴劇苦然彼壽命亦未終畢乃至
是人惡不善業未滅未盡如是次第
具足受之
諸比丘彼地獄中諸衆生等於无量
時受苦痛已從糞屎泥小地獄出又
復奔走求窟求宅求護求洲求歸依
處尒時即入五叉小地獄中其獄亦
廣五百由旬彼諸罪人入此獄已時
守獄卒執取罪人高舉撲之置於熾
燃熱鐵地上烟焰洞起罪人在中悶
絶仰臥獄卒乃以兩熱鐵釘釘其二
脚熱焰熾燃又以二釘釘其兩手焰
亦熾燃於臍輪中下一鐵釘焰轉極
熾獄卒於是復以五叉磔其五體極

受苦毒乃至彼處壽命未終惡業未盡徃昔所造人非人身一切惡業於此獄中次第而受

諸比丘彼諸衆生受此苦痛經无量時從於五叉小地獄出還復馳走求救求室求洲求依求覆求護即更來詣飢餓地獄其獄亦廣五百由旬罪人入已時守獄卒遥見彼人從外而來即前問言汝等今者來至此中有何所欲彼諸衆生皆共答言仁者我等飢餓時守獄卒即執罪人撲置熾燃熱鐵地上尒時罪人悶絶仰卧便以鐵鉗拆開其口取熱鐵丸擲置口中彼人脣口應時燒燃既燒脣已即燒其舌既燒舌已即燒其腭既燒腭已即燒其咽既燒咽已即燒其心既燒心已即燒其胷既燒胷已即燒其腸既燒腸已即燒其胃既燒胃已經過小腸從下部出其丸猛熱尚赤如初彼諸衆生當於是時極受苦毒命亦未終略說乃至若人非人先世所作如是次第此地獄中種種具受

諸比丘彼諸衆生於无量時受是苦

已從此飢餓小地獄出復更馳走略說如前求守護處然後來詣燋渴地獄其獄亦廣五百由旬入此獄已時守獄卒遥見彼人從外而來即前問言汝等今者何所求須罪人荅言仁者我今甚渴時守獄卒即捉罪人撲置熾燃熱鐵地上在猛焰中仰卧悶絶便取鐵鉗磔開其口鎔赤銅汁灌其口中彼諸衆生脣口應時悉皆燋爛脣口爛已次燒其舌如是燒腭燒喉燒心燒胷燒腸燒胃直過小腸從下部出彼諸衆生各於是時受極重苦受極重痛其苦特異難可思議然彼壽命未終未盡略說如前乃至若人非人所造惡業未滅未離如是次第具足受之

起世經卷第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起世經卷第三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地獄品第四之二

復次諸比丘彼地獄中諸衆生等經无量時受極苦已然後從此還百由旬飢渴獄出奔走如前略說乃至求救護處即復往詣膿血地獄其地獄亦廣五百由旬膿血遍滿深至咽喉悉皆熱沸地獄衆生入其中已東西南北交橫馳走彼諸衆生如是走時燒手燒足燒耳燒鼻手足耳鼻既被燒已一切支節皆亦燒燃其身支節被燒燃時諸罪人等受大苦惱嚴酷楚切不可思議乃至人非人身所造所作惡不善業未畢已來命亦不盡復次諸比丘膿血地獄復有諸虫名嚴猛勝此諸虫等爲彼地獄受罪衆生大作惱害從身外入先破其皮既破皮已次破其肉既破肉已次破其筋既破筋已次破其骨既破骨已拔出其髓隨而食之彼諸衆生當於是時受極重苦乃至若人非人所造所

作惡不善業未盡未滅盡命不盡皆
悉具受

復次諸比丘膿血地獄所有衆生飢
渴逼急或時以手掬取如是熱沸膿
血置於口中置口中已彼人脣口應
時燒燃燒脣口時即燒其齶既燒齶
已即燒其喉如是燒胃燒心燒腸燒
胃既燒胃已直過小腸從下分出彼
諸衆生於此地獄受如是等嚴切重
苦命報未終乃至未盡人非人身曾
所造作惡不善業如是次第具足受之

復次諸比丘彼地獄中諸衆生等經
无量時受極苦已然後從此五百由
旬膿血獄出如前馳走乃至追求救
護之處即復來入一銅釜獄其獄亦
廣五百由旬罪人入已獄卒見之即
前捉取擲置釜內頭皆向下脚皆在
上是諸衆生在湯中時地獄猛火極
相煎迫逐沸上時亦煎亦煑逐沸下
時亦煎亦煑在中間時亦煎亦煑交
横往来隨轉動時亦煎亦煑湯沫覆
時亦煎亦煑若見不見一切時煑譬
如世間或煑小豆大豆豌豆置之釜

内著水令滿下燃大火於是湧沸湯豆和合浮向上時亦煎亦煑沉向下時亦煎亦煑住於中時亦煎亦煑交横動時亦煎亦煑為沫覆時亦煎亦煑若見不見一切時煑諸比丘如是如是一銅釜獄其中守卒取彼罪人以頭向下以脚向上擲置銅釜在釜中時地獄猛火之所煎逼熱沸既盛罪人逐沸或上或下隨煑隨煎略說乃至若見不見一切時煑亦復如是彼諸衆生於此獄中受嚴劇苦乃至往昔人非人身所作惡業如是次第於此地獄具足而受

諸比丘彼地獄中諸衆生等經無量時受此苦已從一銅釜五百由旬小地獄出奔走如前乃至欲求救護之處尒時即入衆多銅釜小地獄中其獄亦廣五百由旬罪人入已時守獄者即來執之捉取罪人以脚向上以頭向下擲銅釜中地獄猛火熾燃煎逼湯沸上時亦煎亦煑湯沸下時亦煎亦煑在中間時亦煎亦煑縱横捲覆若見不見一切煎煑譬如煑豆以

火煎逼湧沸上時亦煎亦煮略說乃至若見不見一切煎煮諸比丘如是如是此多銅釜五百由旬小地獄中諸衆生等為守獄卒捉其兩脚到竪其身以頭向下擲銅釜内彼人于時被地獄火之所煎逼或上或下縱横轉動略說乃至若見不見一切煎煮亦復如是

諸比丘此多銅釜五百由旬小地獄中諸衆生等又為獄卒以其鐵叉漉取罪人從釜至釜次第煮之從此釜出詣餘釜時膿血皮肉縱横流散於是皆盡唯餘骸骨罪人介時受極重苦仍未命終乃至若人非人一切身中所作惡業不盡不滅於此獄中一切悉受

諸比丘彼地獄中諸衆生等經无量時受此苦已從多銅釜五百由旬小地獄出馳走如前乃至欲求救護之處介時即入鐵磑地獄其獄亦廣五百由旬既入中已時守獄卒即前捉取受罪衆生仰撲置於鐵砧之上熾燃猛焔一時洞燃於是罪人悶絶仰

卧時守獄卒更取大石從上墜之墜
已復墜因更研之研已復研遂成碎
末成碎末已又更重末末已復末轉
成細末取其細末又更研之研已復
研於是乃成末中之末冣微細末當
於尒時罪人身體膏血脳髓一邊攢
流微細骨末猶尚存在而於其間命
報未終一切時中受極重苦乃至人
非人身所作惡業未失未滅如是次
第具足受之

諸比丘彼地獄中諸衆生等經无量
時受此苦已乃從鐵磑五百由旬小
地獄出馳走如前欲求室宅欲求歸
依覆護之處尒時即入函量地獄其
獄亦廣五百由旬既入中已時守獄
卒執取罪人付以鐵函令其量火其
函猛熱光焰熾燃地獄罪人量彼火
時燒手燒脚燒耳燒鼻燒諸支節乃
至遍燒一切身分於被燒時此諸罪
人受極重苦受重痛苦然其壽命未
得終盡乃至往昔若人非人一切身
中有所造作惡不善業不滅不没不
離不失如是次第具足受之

諸比丘彼地獄中所有衆生經无量時受此苦已得從函量五百由旬小地獄出馳走如前求室求覆求救求洲求歸依處尒時即入雜小地獄其獄亦廣五百由旬彼地獄中純生諸雞遍滿彼獄其雞身分乃至膝脛一切猛熱光焰熾燃是諸衆生處在其中東西馳走足蹈熱焰四向顧望無處可依大火熾燃燒手燒脚燒耳燒鼻如是次第燒諸支節大小身分一時洞燃罪人尒時受極重苦痛切苶毒然於其處命報未終乃至人非人身所造惡業未滅未盡如是次第一切具受

諸比丘彼地獄中諸衆生等經无量時受此苦已得從如是雞地獄出馳走如前乃至欲求救護之處尒時即入灰河地獄其獄亦廣五百由旬諸比丘時彼灰河流注漂疾波浪騰湧其聲吼震灰水沸溢弥盈兩岸罪人入已隨流出沒灰河之底悉是鐵刺其鋒纖利皆若新磨於河兩岸復有刀林森竦稠密極可怖畏刀林之中

復有諸狗其形烟黑皮毛垢汙又甚
可畏岸上復有衆多獄卒守彼地獄
又其兩岸別生无量奢摩羅樹其樹
多刺並皆纖長其鋒若磨尒時地獄
諸衆生等既入河中欲趣彼岸當於
是時便為大波之所淪沒遂至河底
即為河中所有鐵刺仰刺其身舉體
周遍不得移動罪人在中受大重苦
受嚴毒苦受之既久方得浮出從滂
灰河渡至彼岸既上岸已復入刀林
其林甚闇枝葉稠密經歷林間見突
利刀處處經過去去不已割手割脚
割耳割鼻割支割節遍割身體无處
不破尒時彼人受荼毒苦受極重苦
乃至未盡人非人身往昔所作一切
惡業命亦未終於此林中皆悉受之
復次諸比丘灰河兩岸諸守獄者見
彼罪人即前問言汝等今者欲得何
物時彼罪人同聲荅言我等甚飢我
等甚飢時守獄者即捉罪人撲置地
上其地猛熱光焰熾燃罪人在中悶
絶仰卧又以鐵鉗開張其口持熱鐵
丸置其口內應時燒爍彼諸衆生脣

口燋破略說乃至從咽喉下徑至小腸直過无㝵彼人尒時受嚴切苦受極重苦命亦未終乃至未盡往昔所作人非人身惡不善業即於此中具足皆受

復次諸比丘又此灰河兩岸之上所有諸狗其身烟黑垢汙可畏睚眦嘷吠出大惡聲瞰彼地獄衆生身分擘體支節所有肌肉段段齧食不令遺餘彼人在中受嚴切苦乃至受於痛極重苦未得命終乃至未盡惡不善業往昔人身及非人身有所作者一切具受

諸比丘彼地獄中諸衆生等既為如是熱沸灰河之所逼切又復困於鐵刺鐵刺刀刃稠林諸守獄者烟黑垢汙惡狗之類種種厄急无處隱藏乃復走上奢摩羅樹彼樹枝莖純是鐵刺其鋒纖利皆若新磨頭悉向下剗刺其身欲下樹時是諸鐵刺頭則向上彼諸衆生在奢摩羅樹上時復有諸烏名為鐵嘴飛來樹上啄彼罪人先啄其頭破陷頂骨噉食其腦彼人

尒時受極重苦受痛切苦不堪忍故即還墮落沸灰河中彼人於是還為波浪之所漂沒直至河底已復為鐵刺之所劖刺既被刺已鐵刺遍身不能復去還於其中受極重苦大猛酷苦不能堪忍困苦多時力極得起從灰河渡走趣此岸到此岸已得入刀林入刀林時復為刀刃割其身體割手割脚乃至遍割一切支節復於其中具足受苦命亦未終略說乃至從於往昔人非人身所作惡業未滅未盡次第悉受

復次諸比丘灰河此岸諸守獄者既見地獄受罪衆生從彼岸來即前問言汝等今者何為遠來欲得何物彼諸衆生各各答言我等渴乏時守獄者即復捉取彼諸衆生撲置熾燃熱鐵地上推令仰卧於仰卧時彼人身上火焰洞起便以鐵鉗開張其口融赤銅汁灌其口中時彼地獄諸衆生等既飲銅汁即燒脣口乃至小腸直過無碍從下部出彼人尒時受極重苦乃至壽命未盡未滅彼於過去人

作人身所作惡業未滅盡者悉皆受之

復次諸比丘彼地獄中諸衆生等受此罪報經无量時苦惱長遠乃有風來名為和合吹彼地獄諸衆生等至於岸邊如是次第乃得從彼灰河獄出出已馳走乃至求於救護之處尒時即入斫截地獄其獄亦廣五百由旬罪人入已其守獄者即取罪人撲置熾燃熱鐵地上乃至推令仰卧於地執大鐵鈇熾燃猛熱炎赫可畏斫彼地獄受罪衆生斫手斫脚并斫手脚斫耳斫鼻并斫耳鼻斫支斫節并斫支節如是次第舉身皆斫彼諸衆生當於尒時受極重苦命亦未終乃至未盡惡不善業人非人身所造作者如是次第一切具受

復次諸比丘彼地獄中諸衆生等經无量時受此苦已得從斫截小地獄出出已馳走求歸依處乃至求室求宅求覆求洲求救護處尒時即入劒葉地獄其獄亦廣五百由旬入其中已惡業果故忽有風來吹諸鐵葉猶如利劒從空而墮割截罪人一切身

分所謂截手截脚并截手脚截耳截鼻并截耳鼻截支截節并截支節尒時罪人受極重苦受嚴切苦命亦未終略說如上乃至人非人身所作惡業未滅未盡於此地獄一切具受

復次諸比丘又彼劒葉小地獄中諸衆生等惡業果故有鐵嘴烏忽然飛來在彼衆生兩膊之上足蹈其膊翅覆其頭便以鐵嘴啄彼罪人兩眼之睛口銜而去尒時罪人受極重苦痛惱嚴切不可思議然其壽命亦未終盡略說如上乃至人非人身所作惡業如是次第一切悉受

復次諸比丘彼地獄中諸衆生等經無量時受此苦已乃從劒葉小地獄出出已馳走欲求室宅求覆求洲求歸依處求救護處尒時復入狐狼地獄亦廣五百由旬是諸衆生入此獄已惡業果故於地獄中出生狐狼嚴熾猛惡瞋眦號吼所出音聲甚可怖畏齩齧地獄諸衆生身所有肌肉及諸筋脉脚蹋口掣嚌而食之尒時罪人受極重苦痛惱酸切命亦未終略

說如前人非人身所作惡業如是次第皆於其中一切具受

復次諸比丘彼地獄中諸眾生等經无量時受此苦已得從狐狼小地獄出出已馳走乃至求室求宅求覆求洲求救護處求歸依處尒時復入寒氷地獄其獄亦廣五百由旬是諸罪人入彼獄已惡業果故忽有冷風從四面來吹大寒氣麁澁嚴毒觸彼地獄眾生身分體觸著處皮即破裂皮破裂已次破其肉破裂肉已次破其觔破裂觔已次破其骨破裂骨已次破其髓破裂髓時彼諸眾生受極重苦嚴切苦乃至大苦不可堪耐便於彼中壽命終盡是爲第一活大地獄及餘十六諸小地獄

復次諸比丘第二黑繩大地獄者亦有十六五百由旬諸小地獄而相圍繞從黑雲沙乃至寒氷後第十六者名寒氷獄爲一眷屬諸比丘如是地獄有何因緣名爲黑繩大地獄也

諸比丘於彼黑繩大地獄中所有眾生生者有者出者住者以其往昔不

善之業得果報故於虛空中忽然出生麁大黑繩熾燃猛熱譬如黑雲從空中出黤黮充塞下撲於地如是如是於彼黑繩大地獄中所有衆生以其宿世不善之業得果報故從虛空中出大黑繩熾燃猛熱亦復如是此諸黑繩墮在地獄衆生身上隨身上時即燒罪人一切身分先燒其皮既燒皮已次燒其肉既燒肉已次燒其筋既燒筋已次燒其骨於燒骨時徹至其髓髓即流出爲火所燃骨髓燃時出大猛焰介時罪人受嚴切苦受極重苦以罪業故命亦未終乃至從昔人非人身所有造作惡不善業未滅未變未除未畢於此獄中一切悉受復次諸比丘又彼黑繩大地獄中所有衆生生者有者住者化者以其宿世不善果故諸守獄者執取罪人撲置熾燃熱鐵地上光焰猛盛舉身燋熱推令仰卧以熱鐵繩處處拼度拼度訖已以熱鐵斧熾燃赫奕交横而斫彼地獄中衆生身分或作二分或作三分四分五分乃至十分或二十

分或五十分或復百分譬如世間善
巧木匠若木匠弟子取諸材木安置
平地便用墨繩縱橫拼度拼度既訖
即以利鈇隨而斫之或作二分或作
三分四分五分乃至十分或二十分
或復百分如是如是諸比丘於彼黑
繩大地獄中所有衆生亦復如是諸
守獄者執取罪人撲置熾燃熱鐵地
上推令仰卧以黑鐵繩拼度開解即
以鐵鈇斫破其身作諸分段亦復如
是尒時罪人乃至痛惱酸切受極重
昔所造不善諸業於此獄中一切具受
苦命亦未終若未盡彼人非人身往
復次諸比丘又彼黑繩大地獄中所
有衆生有者化者乃至住者諸守獄
卒執取彼人撲置熾燃熱鐵地上乃
至推令仰卧於地以黑鐵繩拼度其
身既拼度已又以鐵鋸熾燃猛熱依
所拼處鋸解其身鋸已復鋸乃至大
鋸次更破已復破破乃至大破或割或
截既割截已復更割截極細割截譬
如世間善巧鋸師若鋸師弟子取諸
材木安置平地即以黑繩縱横拼度

拼度訖已便以利鋸隨而鋸之鋸已復鋸乃至大鋸次復細破破已復破乃至大破又更割截既割截已復重割截極細割截如是如是諸比丘於彼黑繩大地獄中所有衆生生者有者乃至住者諸守獄卒執取彼人撲置熾燃熱鐵地上乃至推令仰卧於地以黑鐵繩拼度開解即以鐵鋸熾燃猛焰鋸解其身鋸已復鋸乃至大鋸破已復破乃至大破割已復割乃至大割截已復截乃至大截彼人尒時乃至具受極嚴重苦命亦未終略說如上乃至人非人身所作惡業於中備受

復次諸比丘又彼黑繩大地獄中所有衆生生者有者乃至住者諸守獄卒以大鐵椎熾燃猛熱光焰暉赫付諸罪人令其各各自相椎打於相打時燒手燒脚遍燒手脚燒耳燒鼻遍燒耳鼻燒支燒節遍燒支節彼人尒時乃至受於極嚴重苦命亦未終略說如上乃至往昔人非人身所作之業一切具受

復次諸比丘又彼黑繩大地獄中所有衆生生者有者乃至住者惡業果故於虛空中有大黑繩從空而出烟焰熾燃極大猛熱乃至墮在地獄衆生身分之上黑繩著時隨即絞縛罪人身體絞已復絞乃至大絞縛已復縛乃至大縛既絞縛已復有風來吹令開解繩開解時彼諸衆生身皮皆剥皮既剥剥已肉亦隨剥肉既剥已次抽其筋乃至破骨筋骨破已吹其精髓隨風而去罪人尒時乃至受於極嚴重苦命亦未終略說如上乃至未盡惡不善業如是次第一切具受

復次諸比丘彼地獄中所有衆生經无量時受長遠苦乃從黑繩大地獄出出已馳走乃至求室求宅求覆求洲求歸依處求救護處尒時復入黑雲沙獄其獄縱廣五百由旬罪人入已略說如上乃至次第入第十六寒氷地獄入諸獄已乃至命終受種種苦

復次諸比丘合大地獄亦有十六諸小地獄並皆縱廣五百由旬自相圍遶從黑雲沙略說乃至寒後名為寒

氷地獄諸比丘有何因緣彼大地獄說名為合諸比丘彼地獄中所有衆生生者有者出者化者乃至住者由彼衆生惡業果故有兩大山名白羊口熾燃猛熱光焰炎赫尒時獄卒驅逼罪人入此山內入山間已兩山遂合更手相突更手相打更手相磨時彼二山如是共合相突相打相揩磨已還住本處譬如眛佉羝與羅眛佉羝（此二是鬥羊之名）相合相突相打相磨彼既相合相突相打相磨已各還本處如是如是諸比丘彼之二山相合相突相打相磨極揩磨已各還本處亦復如是彼地獄中所有衆生被山合突打磨之時身體一切膿血流迸唯碎骨在彼人尒時乃至受於極嚴重苦命亦未終略說如上次第皆受當如是知復次諸比丘又彼衆合大地獄中所有衆生生者住者其守獄卒取彼地獄諸衆生等撲置熾燃大熱鐵上其焰猛盛暉赫可畏推令仰臥更取大鐵亦甚猛熾以覆其上猶如世間磑磨之法如是磨之磨已復磨又更大

磨末已復末又更大末研已復研又更細研遂成塵末既作塵已又復細塵如是展轉成極微塵作塵末時一切身分皆為膿血流迸出盡唯有骨壓猶在彼處尒時彼人乃至受於極嚴重苦命亦未終略說如上次第應知

復次諸比丘又彼衆合大地獄中所有衆生生者有者乃至住者其守獄率取彼衆生撲置猛熱大鐵槽中其槽熾燃一向炎赫置槽中已猶如世間壓諸甘蔗及胡麻法如是壓時壓已復壓遂至大壓既被壓已唯見膿血流在一邊所有骸骨皆為末滓罪人尒時乃至受於極嚴重苦略說如上命亦未終隨其所作一切具受

復次諸比丘又彼衆合大地獄中所有衆生生者有者乃至住者其守獄率取彼衆生擲鐵臼中其臼熾燃猛焰赫奕又熱鐵杵亦甚猛熾擣彼罪人擣已復擣乃至大擣研已復研乃至大研既擣研已遂成研末如是等末末已復末更為微末於研末時唯

見膿血一畔湧流一邊猶有碎骨末
在尒時罪人乃至極受嚴切重苦略
說如上乃至尒時命亦未終具受衆苦
復次諸比丘又彼衆合大地獄中所
有衆生生者有者乃至住者尒時於
上虛空之中有大鐵象自然出生熾
燃猛壯乃至光焔一向赫弈以其兩
脚蹋彼地獄諸衆生身從頭至足次
第蹋之先蹋髑髏後蹋餘處蹋已復
蹋乃至大蹋於象蹋時彼地獄中衆
生身分膿血逆流散在諸處唯有碎
骨獨在一邊尒時罪人受大重苦略
說如上命亦未終如是次第於中具受
復次諸比丘又彼衆合大地獄中諸
衆生等經无量時受長遠苦此苦畢
已乃從衆合大地獄出出已一向馳
奔而走乃至求於救護之處尒時復
入彼黑雲沙五百由旬小地獄中入
已復入諸餘小獄如是乃至寒氷地
獄具足受苦

復次諸比丘又更入於叫喚地獄此
地獄中亦有十六五百由旬諸小地
獄以爲眷屬從黑雲沙乃至冣後寒

氷地獄諸比丘如是地獄有何因緣
名為叫喚諸比丘如是叫喚大地獄
中所有衆生生者有者乃至住者其
守獄卒一時驅逼是諸衆生令入鐵
城其城熾燃熱鐵猛焰光甚炎赫尒
時罪人在鐵城中乃至受於極嚴重
苦衆苦逼切不堪忍故恒常叫喚是
故名為叫喚地獄又彼獄中以鐵為
屋房室葦韋亦皆是鐵樓觀園池一
切皆是猛熱炭火熾燃光曜上下洞
徹獄卒驅逐受罪衆生令入其中諸
苦逼切不可忍耐即便叫喚是故名
為叫喚地獄罪人在中受大重苦略
說如上命亦未終若未盡彼惡不善
業如是次第具足而受諸比丘彼地
獄中諸衆生等受苦長遠經无量時
乃得從此叫喚獄出出已馳走略說
如前乃至求於救護之處即復往詣
黑雲沙等五百由旬諸小地獄入已
如前具受諸罪略說乃至寒後方入
寒氷地獄具受衆苦乃得命終
復次諸比丘彼大叫喚大地獄中亦
有十六諸小地獄以為眷屬皆悉繞

廣五百由旬從黑雲沙乃至㝡後寒
氷地獄諸比丘如是地獄有何因緣
而得名為大叫喚也諸比丘彼大叫
喚大地獄中所有衆生生者有者乃
至住者諸守獄卒取彼衆生亦皆擲
置鐵城之中熾燃大熱乃至上下光
焰猛徹罪人在中受極重苦衆惱逼
切不堪忍故遂大叫喚以是因緣名
彼地獄為大叫喚彼地獄中亦以熱
鐵為屋宇房舍輦閣樓觀悉皆是鐵
炭火熾燃充滿炎赫罪人在中受極
重苦略說如前命亦未盡如是次第
具足受之諸比丘又彼地獄諸衆生
等受長遠苦經无量時乃得從此大
叫喚大地獄出出已馳走乃至略說
求救護處於是復詣黑雲沙等小地
獄中入已受苦乃至㝡後寒氷地獄
具受衆苦乃得命終

復次諸比丘於彼熱惱大地獄中亦
有十六諸小地獄以為眷屬其獄各
各如前縱廣五百由旬從黑雲沙乃
至㝡後寒氷地獄諸比丘如是地獄
有何因緣名為熱惱大地獄耶

諸比丘於此熱惱大地獄中所有衆生生者有者乃至往者諸守獄卒取彼衆生擲置熾燃熱鐵鑊中頭皆向下脚皆向上騰波沸湧一向猛熱罪人於中被煎被煮極受熱惱是故名爲熱惱地獄又彼獄中多諸鐵釜鐵甕鐵盆鐵坑鐵鑊鐵鼎及諸鐵鏊並皆熾燃一向猛熱罪人在中被燒被煮是故名爲熱惱地獄於此獄中乃至受於極嚴重苦命亦未終未盡彼人惡不善業如是次第一切悉受

諸比丘彼地獄中諸衆生等經无量時受長遠苦乃從熱惱大地獄出出已乃至馳奔而走欲求救護歸依之處尒時復入黒雲沙等小地獄中略說乃至寒氷地獄具受衆苦乃得命終

復次諸比丘彼大熱惱大地獄中亦有十六諸小地獄各各縱廣五百由句從黒雲沙小地獄爲始乃至最後寒氷地獄諸比丘如是地獄有何因緣名大熱惱大地獄耶諸比丘彼大熱惱大地獄中諸衆生等生者有者

乃至住者諸守獄卒取彼衆生以頭向下以脚向上到擲釜中其釜猛熱湯大俱熾衝擊罪人隨沸上下當於是時受極熱惱極大熱惱大大熱惱是故名為大熱惱獄又彼獄中所有鐵甕鐵盆鐵鑊鐵鼎鐵鐺亦皆熾燃極大猛熱又以罪人擲置其中罪人尒時為地獄火或煑或煎受諸苦惱惱已復惱極大遍惱是故名為最熾猛熱極惱地獄罪人於中受極重苦略說如前乃至命終如是次第具受衆苦諸比丘彼地獄中諸衆生等經無量時長遠道中受諸苦已乃從如是熾燃猛盛極大熱惱大地獄出出已馳走乃至略說欲求救護歸依之處於是復詣黑雲沙等小地獄中乃至最後寒氷地獄命若未盡受諸苦惱次第如前

起世經卷第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地獄品第四之三

復次諸比丘彼阿毗至大地獄中亦有十六諸小地獄而為眷屬以自圍繞其獄各廣五百由旬初黒雲沙乃至寒忿發寒氷地獄諸比丘如是地獄有何因緣名阿毗至耶諸比丘此阿毗至大地獄中所有衆生生者有者出者住者是諸衆生惡業果故自然出生諸守獄卒各以兩手執彼地獄諸衆生身撲置熾燃熱鐵地上火焰直上一向猛盛覆面於地便持利刀從脚踝上破出其筋手捉挽之乃至項筋皆相連引貫徹心髓痛苦難論如是挽已令駕鐵車馳奔而走其車甚熱光焰熾燃一向猛盛將其經歷无量由旬所行之處純是洞然熱鐵險道去已復去隨獄卒意无暫停時欲向何方穩意即去隨所去處隨所到處獄卒挽之未曾捨離如是去時隨所經歷銷鑠罪人身諸肉血无復

遺餘以是因緣受嚴切苦極重劇苦
意不憙苦命亦未終乃至未盡惡不
善業未滅未散未變未移若於往昔
人非人身所作來者一切悉受
復次諸比丘此阿毗至大地獄中所
有衆生生者有者化者住者以其不
善業果報故從於東方有大火聚忽
尒出生熾燃赤色極大猛焰一向炎
赫如是次第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各
各皆有極大火聚熾燃出生光焰炎
赫罪人尒時以此四方諸大火聚之
所圍繞漸漸逼近觸其身故受諸痛
苦乃至受於大嚴切苦命亦未終略
說如上於彼獄中一切具受
復次諸比丘此阿毗至大地獄中諸
衆生等生者有者乃至住者惡業果
故從於東壁出大光焰直射西壁到
已而住從於西壁出大光焰直射東
壁到已而住從於南壁出大光焰直
射北壁從於北壁出大光焰直射南
壁從下射上自上射下縱橫相接上
下交射熱光赫弈騰焰相衝尒時獄
卒以諸罪人擲置六種大火聚內是

諸罪人乃至受於極嚴切苦命亦未終略說乃至彼不善業未畢未盡於其中間具足而受

復次諸比丘此阿毗至大地獄中諸衆生等生者有者乃至住者惡業果故經无量時受長遠苦尒時即見地獄東門忽然自開是諸衆生既聞開聲復見門開便走趣之走已復走大速疾走各言我等至彼處已決應得脫我等今者若到彼處應大吉祥彼諸衆生如是走時走復走時速疾走時其身轉更熾燃光焰譬如世間有力壯夫將大火炬逆風而走而彼火炬更復轉燃焰熾猛盛如是如是彼諸衆生如是走走時速疾走時身諸支節轉復熾燃舉足之時肉血離散下足之時肉血還生又彼衆生如是奔走欲近門時罪業力故門還自閉罪人尒時於彼獄中熾燃光焰熱鐵地上悶絶倒卧覆面而踣既覆倒已即燒其皮既燒皮已次燒其肉既燒肉已次燒其筋既燒筋已次燒其骨既燒骨已徹至其髓徹至髓時唯見烟

出出已復出烟燧火出罪人於中乃至次第受極嚴苦命亦未終略說如前未盡彼人惡不善業乃至往昔人非人身所作來者於中具受

復次諸比丘此阿毗至大地獄中諸衆生等生者有者乃至往者以諸不善業果報故經无量時長遠道中受諸苦已地獄四門還復更開於門開時彼地獄中諸衆生等聞聲見開向門而走走已復走乃至大走作如是念我等今者當於此處必應得脫我等於今定當訖了彼人如是大馳走時其身轉復熾燃猛烈譬如壯夫執乾草炬逆風而走彼炬既燃轉復熾盛如是如是彼諸衆生走已復走乃至大走如是走時彼人身分轉更熾燃欲舉足時肉血俱散欲下足時肉血還生及到獄門其門還閉彼諸衆生於此熾燃熱鐵地上一向馳走既不得出其心悶亂覆面倒地既倒地已遍燒身皮既燒皮已次燒其肉既燒肉已復燒其骨乃至徹髓烟焰洞燃其烟蓬㶿其焰炎赫烟焰相雜熱

惱復倍彼人於中受極嚴苦略說如前乃至壽命未得終盡惡不善業未滅未離未變未散乃至往昔人非人身所造作者一切悉受

復次諸比丘此阿毗至大地獄中所有衆生乃至住者以不善業果報力故為地獄火熾燃燒之尒時眼所見色皆是意所不憙有意憙者皆不現前非意所好不可愛色不善之色而恒逼惱耳所聞聲鼻所聞香舌所知味身所覺觸意所念法皆是心意所不喜者非意所喜非可愛法恒來現前凡有境界皆是不善彼人於中以是因緣恒受極重麁澁苦惱其色惡故其觸亦然乃至壽命未得終盡惡不善業未沒未滅若於往昔人非人身有所造作一切惡業悉皆具受

復次諸比丘有何因緣阿毗至獄名阿毗至耶諸比丘此阿毗至大地獄中於一切時无有須臾暫受安樂乃至得如一彈指頃是故名此大地獄者為阿毗至如是次第具足受苦諸比丘此大地獄諸衆生等經无量時受

長遠苦乃至得從此阿毗至大地獄
出出已馳走走已復走乃至大走欲
求屋宅求覆求洲求歸依處求救護
處尒時復入黑雲沙等五百由旬諸
小地獄入已乃至略說寅後到第十
六寒氷地獄具受衆苦然後乃於彼
處命終此中世尊說如是偈

若人身口意造業　作已入於惡道中
如是當生活地獄　寅為可畏毛竪處
經歷无數千億歲　死已須臾還復活
怨讎各各相報對　由此衆生更相殺
若於父母起惡心　或佛菩薩聲聞衆
此等皆墮黑繩獄　其處受苦極嚴熾
教他正行令邪曲　見人友善必破壞
此等亦墮黑繩獄　兩舌惡口多妄語
樂作三種惡重業　不修三種善根芽
此等癡人必當入　合大地獄久受苦
或殺羊馬及諸牛　種種雜獸雞豬等
并殺諸餘虫蟻類　彼人當墮合地獄
世間怖畏相多種　以此逼迫惱衆生
當墮磓山地獄中　受於堆壓舂擣苦
貪欲恚癡結使故　迴轉正理令別異
判是作非乖法律　彼為刀劒輪所傷

倚恃強勢劫奪他　有力無力皆悉取
若作如是諸逼惱　當為鐵象所蹴蹋
若樂殺害諸眾生　身手並塗心嚴惡
常行如是不淨業　彼等當生叫喚處
種種觸惱眾生故　於叫喚獄被燒煑
其中復有大叫喚　此由諂曲姧猾心
諸見稠林所覆蔽　愛網旅窟所沉淪
常行如是卑下業　彼則墮於大叫喚
若至如是大叫喚　熾燃鐵城毛竪處
其中鐵堂及鐵屋　諸來入者悉燒燃
若作世間諸事業　恒當惱亂諸眾生
彼等當生熱惱獄　於无量時受熱惱
世間沙門婆羅門　父母尊長諸耆舊
若恒觸惱令不喜　彼等皆墮熱惱獄
生天淨業不樂修　所愛至親常遠離
意作如是諸事者　彼人當入熱惱獄
惡向沙門婆羅門　并諸善人父母等
或復害於餘尊者　彼墮熱惱常熾燃
恒多造作諸惡業　不曾發起一善心
是人直趣阿毗獄　當受无量眾苦惱
若說正法為非法　說諸非法為正法
既无增益於善事　彼人當入阿毗獄
活及黑繩此兩獄　合會叫喚等為五

熱惱大熱共成七　阿毗至獄為第八
此八名為大地獄　嚴熾苦切難忍受
惡業之人所作故　其中小獄有十六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諸比丘應當知彼世界中間別更復有十地獄處何等為十所謂頞浮陁地獄泥羅浮陁地獄阿呼地獄呼呼婆地獄阿吒吒地獄搔揵提迦地獄優鉢羅地獄波頭摩地獄奔荼梨地獄拘牟陁地獄諸比丘於彼中間有如是等十種地獄諸比丘何因何緣頞浮陁地獄名頞浮陁耶諸比丘頞浮陁獄諸衆生等所有身形猶如泡沫是故名為頞浮陁也
復次於中有何因緣泥羅浮陁地獄名泥羅浮陁耶諸比丘彼泥羅浮陁地獄中諸衆生等所有身形譬如肉段是故名為泥羅浮陁復次於中何因何緣阿呼地獄名為阿呼諸比丘阿呼地獄諸衆生等受嚴切苦逼迫之時叫喚而言阿呼阿呼甚大苦也是故名為阿呼地獄
復次於中何因何緣呼呼婆獄名呼

呼婆耶諸比丘彼呼呼婆地獄中諸
衆生等爲彼地獄極苦逼時叫喚而
言呼呼婆呼呼婆是故名爲呼呼婆
也復次於中何因何緣阿吒吒獄名
阿吒吒耶諸比丘彼阿吒吒地獄中
諸衆生等以極苦惱逼切其身但得
唱言阿吒吒阿吒吒吒然其舌聲不能
出口是故名爲阿吒吒也復次於中
何因何緣搔揵提迦名搔揵提迦耶
諸比丘搔揵提迦地獄之中猛火焰
色如搔揵提迦花是故名爲搔揵提
迦復次於中何因何緣優鉢羅獄名
優鉢羅耶諸比丘彼優鉢羅地獄之
中猛火焰色如優鉢羅華是故名爲
優鉢羅也復次於中何因何緣拘牟
陁獄名拘牟陁耶諸比丘彼拘牟陁
地獄之中猛火焰色如拘牟陁花是
故名爲拘牟陁也復次於中何因何
緣奔荼梨迦獄名奔荼梨迦耶諸比
丘奔荼梨迦地獄之中猛火焰色如
奔荼梨迦花是故名爲奔荼梨迦復
次於中何因何緣波頭摩獄名波頭
摩耶諸比丘彼波頭摩地獄之中猛

火焰色如波頭摩花是故名為波頭摩也諸比丘如憍薩羅國斛量如是胡麻滿二十斛高盛不槩而於其間有一丈夫滿百年已取一胡麻如是次第滿百年已復取一粒擲置餘處諸比丘如是擲彼憍薩羅國滿二十斛胡麻盡已尒所時節頞浮陀獄我說其壽猶未畢盡且以此數略而計之如是二十頞浮陀壽為一泥羅浮陀壽二十泥羅浮陀壽為一阿呼壽二十阿呼壽為一呼呼婆壽二十呼呼婆壽為一阿吒吒壽二十阿吒吒壽為一搔揵提迦壽二十搔揵提迦壽為一優鉢羅壽二十優鉢羅壽為一拘牟陁壽二十拘牟陁壽為一奔荼棃迦壽二十奔荼棃迦壽為一波頭摩壽二十波頭摩壽為一中劫

諸比丘波頭摩地獄所住之處若諸衆生離其處所一百由旬便為彼獄火焰所及若離五十由旬所住衆生為彼火燻皆盲无眼若離二十五由旬所住衆生身之肉血燋燃破散諸比丘瞿迦梨比丘為於舍利弗目揵

逆所起誹謗心濁心惡心故死後即生波頭摩獄生彼處已從其口中出大熱焰長餘十肘於其舌上自然而有五百鐵犂恒常耕之諸比丘我於餘處未曾見有如是色類自損害也所謂於梵行人邊生垢濁心故損惱心故毒惡心故不利益心故無慈心故无淨心故諸比丘是故汝等應於一切梵行人所起慈身口意業如我所見晝夜起慈身口意者常受安樂是故汝等一切比丘皆當如我所見所說應於晝夜常起慈心汝等常當如是習學尒時世尊說此伽他曰

世間諸人在世時　舌上自然生斤鈇
所謂口說諸毒惡　還自衰損害其身
應讃歎者不稱譽　不應讃者反談美
如是名為口中諍　以此諍故无樂受
若人博戲得資財　是為世間微諍事
於淨行人起濁心　是名口中大鬪諍
如是三十六百千　泥羅浮陁地獄數
五頞浮陁諸地獄　及墮波頭摩獄中
以毀聖人致如是　由口意業作惡故

諸比丘世界中間復有諸風名曰熱

惱諸比丘彼等諸風若来至此四洲界者此四洲界所有衆生生者住者一切身分悉皆散壞消滅无餘辟如葦荻若薮刈已不得水灌皆當乾壞無有遺餘如是如是諸比丘世界中間所有諸風名熱惱者若来至此四洲界時此四洲界所有衆生一時皆悉乾壞无餘亦復如是但以内鐵圍山大鐵圍山二山所障是故彼風不来到此

諸比丘彼鐵圍山大鐵圍山能作如是衰大利益為此四洲四世界中諸衆生等作依止業

復次諸比丘世界中間所有諸風吹彼地獄燒煑衆生身肉脂髓種種不淨臭穢之氣甚可畏悪諸比丘其風若来至此四洲世界中者四洲世界所有衆生乃至住者一切盲冥無復眼目以其臭氣極猛盛故然由鐵圍及大鐵圍二山為障遮㝵彼故不来至此

諸比丘彼内鐵圍及大鐵圍二種大山乃能為此四洲世界諸衆生等作

如是比丘大利益成諸衆生依止業故復次諸比丘世界中間更有大風名僧伽多諸比丘彼風若来至此世界則此世界四種大洲及八万四千諸餘小洲并餘大山須弥山王悉能吹舉去地或高一俱盧奢舉已能令分散破壊乃至二三四五六七俱盧奢既擎舉已悉能令其星散破壊乃至擎舉高一由旬星散破壊亦如前説如是二三四五六七由旬擎舉破壊悉令分散乃至一百由旬既擎舉已分散破壊二三四五六七百由旬既擎舉已分散破壊亦復如前乃至一千由旬二三四五六七千由旬擎舉之已分散破壊諸比丘譬如壮夫手把麦麩把已高舉末令粉碎於虚空中分散棄擲令无遺餘如是如是諸比丘彼世界中間有大猛風名僧伽多其風若来至此四洲尒時此界四種大洲及八万四千諸餘小洲一切諸山并須弥山王悉能高舉至一俱盧奢分散破壊略説如前乃至舉高七千由旬分散破壊亦復如是諸比

丘但由內鐵圍山大鐵圍山二山障故不來至此諸比丘彼內鐵圍山大鐵圍山二山威德有大利益乃能如是為此四洲四世界中諸衆生等作依止業

復次諸比丘當閻浮洲南二鐵圍山外有閻魔王宮殿住處縱廣正等六千由旬七重牆壁七重欄楯七重鈴網其外七重多羅行樹周帀圍遶雜色可觀七寶所成所謂金銀琉璃頗黎赤珠車𤦲馬瑙等之所成就於其四方各有諸門一一諸門皆有却敵樓櫓臺殿園苑花池是諸花池及園苑內有種種樹其樹各有種種衆菓種種妙花種種美果弥滿遍布種種諸香隨風遠熏種種衆鳥各各和鳴

復次諸比丘彼閻魔王以其惡業不善果故於夜三時及晝三時自然而有赤融銅汁在前出生當於是時其王宮殿即變為鐵於先所有五欲功德在目前者皆沒不現若在宮內即於宮內如是出生時閻魔王見此事已怖畏不安諸毛皆竪即便出外若在宮外即復於外如是出生時閻魔

王心生怖畏顫動不安身有諸毛一
時皆竪即走入內時守獄者取閻摩
王高舉撲之置熱鐵地上其地熾燃
極大猛盛光焰炎赫撲令臥已即以
鐵鉗開張其口以融銅汁寫置口中
時閻摩王被燒脣口燒脣口已次燒
其舌既燒舌已復燒咽喉燒咽喉已
復燒大腸及小腸等次第燋燃從下
而出當於尒時彼閻摩王作如是念
一切衆生以於往昔身作惡行口作
惡行意作惡行是故彼等皆受如是
種種異色无量苦惱心不憙事如地
獄中諸衆生等今我此身并餘衆生
與閻摩王同作業者亦復如是嗚呼
願我從今捨此身已更得身時俱於
人間相逢受生令我尒時於如來法
中當得信解得信解已我於彼處復
當更得信解具足剃除鬚髮著袈裟
衣得正信解從家出家我於尒時既
出家已和合不久便於善男子爲何
事故得正信解從家出家无上梵行
所盡之處現見法中自得通證具足
證已願我當言我今生死已盡梵行

已立所應作者皆已作訖更不復於後世受生

諸比丘彼閻摩王復於是時發如是等熏習善念即於尒時彼閻摩王所住宮殿還成七寶種種出生猶如諸天五欲功德現前具足尒時閻摩王復作是念一切衆生以身善行口意善行便得快樂唯願彼等各各皆受如是安樂辟如空居諸夜叉輩所謂我身及餘閻摩王諸有衆生同集業者

諸比丘有三天使在於世間何等為三所謂老病死也諸比丘有一種人以自放逸身行悪行口行悪行意行悪行如是等人身口及意皆行於悪以此因縁身壊命終趣於悪道生地獄中諸守獄者應時即来駈彼衆生至閻摩王前白言天王此等衆生昔在人間縦逸自在不善和合恣身口意行於悪行以其身口及意行悪行故今来生此唯願天王善教示之善可責之

時閻摩王問罪人言汝善丈夫昔在

人間第一天使善教示汝善呵責汝
豈得不見彼初天使出現生耶荅言
大天我實不見時閻摩主重復告言
丈夫汝豈不見昔在世間爲人身時
或作婦女或作丈夫衰老相現摩訶
羅時齒落鬚白皮膚緩皺黑黶遍
體狀若胡麻膊傴背曲行步跛蹇足
不依身左右傾側頸細皮寬兩邊垂
緩猶若牛胡脣口乾枯喉舌燥澁身
體屈弱氣力綿微喘息出聲猶如挽
鋸向前欲倒恃杖而行盛年衰損
肉消竭羸瘦形弱趣來世路舉動沉
滯无復壯形乃至身心恒常顫掉一
切支節疲懈難羸汝見之不彼人荅
言大天我實見之時閻摩王復告之
言汝愚癡人无有智慧昔日既見如
是相貌云何不作如是思惟我今此
身亦有是法亦有是事我亦未離如
是等法我今具有如是老法未得遠
離我當於身口意亦可造作微妙善
業使我當有長夜利益安樂之報
尒時彼人復荅言大天我實不作如
是思惟何以故以心縱蕩行放逸故時

閻摩王又更告言汝愚癡人若如是者汝自懈怠行放逸故不修身口及意善業以是因緣汝當長夜得大苦惱无有安樂是故汝當具足受此放逸之罪得如是等惡業果報亦如諸餘放逸衆生受此罪報又汝諸人此之苦報惡業果者非汝母作非汝父作非汝兄弟作非姉妹作非國王作非諸天作亦非往昔先人所作是汝自身作此惡業令還聚集受此報也尒時閻摩王具以如是第一天使善加教示呵責彼已復以第二天使善教示之善呵責之告言諸人汝豈不見第二天使世間出耶荅言大天我實不見王復告言汝豈不見昔在世間作人身時若婦女身若丈夫身四大和合忽尒乖違病苦所侵纒綿困篤或卧小牀或卧大牀以自糞屎汙穢於身宛轉其中不得自在眠卧起坐仰人扶侍洗拭抱持與飲與食一切須人汝見之不

彼人荅言大天我實見之王復告言癡人汝見如是若巧智者云何不作

如是思惟我今亦有如是之法我今
亦有如是之事我亦未離如是之患
法我亦自有如是患事既未免脫應
自覺知我今亦可作諸善業若身若
口若意善業令我當來長夜得於大
利益事大安樂事彼人荅言不也大
天我實不作如是思惟以懈怠心行
放逸故
王復告言癡人汝今既是行放逸者
懶墮懈怠不作善業若身若口若意
善業汝何能得長夜利益及安樂報
是故汝當修行善事若行放逸隨放
逸故汝此惡業非父母作非兄弟作
非姉妹作非王非天亦非往昔先人
所作非諸沙門及婆羅門等之所造
作此之惡業汝既自作汝還自受此
果報也
時閻摩王次以如是第二天使善加
教示呵責彼已更以第三天使善教
示之善呵責之語言汝愚癡人汝昔
人間作人身時豈可不見第三天使
世間出耶荅言大天我實不見時閻
摩王復告之言汝愚癡人在世間時

豈復不見若婦女身若丈夫身隨時命終置於牀上以雜色衣而蒙覆之舁出聚落又作種種斗帳軒蓋周帀莊嚴眷屬圍遶絶棄瓔珞舉手散髮灰土坌頭極大悲惱號咷哭泣或言嗚呼或言多多或言養育舉聲大叫提胸哀慟種種語言酸哽楚切汝悉見不荅言大天我實見之時閻摩王復告之言癡人汝昔既見如此等事何不自作如是思惟我今亦有如是之法我身亦有如是之事我既未脫如是事者我亦有死亦有死法未得免離我今宜可作諸善業若身若口若意善業為我長夜得大利益得安樂故尒時彼人荅言大天我實不作如是思惟何以故以放逸故

時閻摩王復告之言癡人汝今既是放逸行者以放逸故不作善業亦不為汝長夜利益長夜安樂故聚集其餘身口意善是故汝今有如是事謂放逸行以放逸故汝自造此惡不善業汝此惡業非父母作非兄弟作非姊妹作非王非天亦非往昔先人所

作又非沙門婆羅門作汝此惡業是汝自作自聚集故得此果報汝還自受時閻摩王具足以此第三天使教示呵責彼諸罪人呵責訖已勅令將去時守獄者即執罪人兩足兩髀以頭向下以足向上遥擲置於諸地獄中尒時世尊說此偈言

衆生造作惡業已　死後墮於惡趣中
時閻摩王見彼來　以悲愍心而呵責
汝昔在於人間時　可不見於老病死
此是天使來告示　云何放逸不覺知
縱身口意染諸塵　不行施戒自調伏
如此云何名有識　而不造作利益因
尒時如法閻摩王　作是呵責罪人已
彼人喘息心驚怖　舉身顫掉白王言
我昔由隨惡朋友　闕諸善法心不喜
貪欲瞋恚所纏覆　不作自利故損身
王言汝不修善因　唯造種種諸惡業
癡人今日當得果　受彼業故來地獄
如此一切諸惡業　非父非母之所作
亦非沙門婆羅門　又非國王諸天造
此但是汝自所作　諸惡業種不淨故
自既作此諸惡業　今當分受此惡果

彼王以是三天使　次第教示呵責已
於是獄主閻摩王　棄捨罪人令將去
閻摩世中居住者　即前執取諸罪人
牽將趣於地獄所　極大可畏毛竪處
四邊相向有四門　四方四維皆齊整
周迴院牆悉是鐵　四面復以鐵為欄
熾燃熱鐵以為地　光焰猛盛烟火合
遥見可畏心破裂　嚴熾炎赫不可向
猶如一百由旬內　大火熾燃悉弥滿
其中所燒衆生類　皆由往昔作惡因
被三天使之所訶　而心放逸无覺察
彼等於今長夜悔　皆由往昔下劣心
諸有智慧衆生等　若見天使来開導
應當精勤莫放逸　此聖法王善巧說
既見聞已當驚恐　諸有生死窮盡處
一切无過於涅槃　種種患盡无有餘
至彼安隱則快樂　如是見法得寂滅
所謂已度諸恐怖　自然清淨得涅槃

起世經卷第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起世經卷第五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澄

諸龍金翅鳥品第五

復次諸比丘一切龍類有四種生何等為四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濕生四者化生此等名為四生龍也諸比丘金翅鳥類亦四種生所謂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此名四生諸比丘大海水下有娑伽羅龍王宮殿縱廣正等八万由旬七重垣牆七重欄楯周帀嚴飾七重珠網寶鈴間錯復有七重多羅行樹扶踈蔭映周迴圍繞妙色樓觀衆寶莊挍所謂金銀琉璃頗梨赤珠硨磲瑪瑙等七寶所成於其四方各有諸門一一諸門並有重閣樓觀却敵復有園苑及諸泉池園池之內各各皆有衆雜花草行伍相當復有諸樹種種枝葉種種花果種種妙香隨風遠熏種種諸鳥和鳴清亮諸比丘須弥山王佉低羅山二山中間復有難陁優波難陁二大龍王宮殿住處其處縱廣六千由旬七重垣

牆七重欄楯略說如上乃至衆鳥各各和鳴

諸比丘大海之北為諸龍王及一切金翅鳥王故生一大樹名曰居吒奢摩離(隋言鹿聚)其樹根本周七由旬下入地中二十由旬其身出高一百由旬枝葉遍覆五十由旬樹外園院縱廣正等五百由旬七重牆壍乃至衆鳥各各和鳴略說如上

諸比丘居吒奢摩離大樹東面有卵生龍及卵生金翅鳥等宮殿住處其宮縱廣各六百由旬七重垣牆乃至衆鳥各各和鳴略說如上居吒奢摩離大樹南有胎生龍及胎生金翅鳥等宮殿住處亦各縱廣六百由旬七重垣牆乃至衆鳥各各和鳴略說如上居吒奢摩離大樹西面有濕生龍及濕生金翅鳥等宮殿住處亦各縱廣六百由旬七重垣牆乃至衆鳥各各和鳴略說如上居吒奢摩離大樹北面有化生龍及化生金翅鳥等宮殿住處亦各縱廣六百由旬七重垣牆乃至衆鳥各各和鳴略說如上

諸比丘彼卵生金翅鳥王若欲摶取卵生龍時便即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東枝之上觀大海已乃更飛下以其兩翅扇大海水令水自開二百由旬即於其中銜卵生龍將出海外隨意而食諸比丘卵生金翅鳥王唯能取得卵生龍等隨意食之則不能取胎生濕生化生龍等

諸比丘胎生金翅鳥王若欲摶取卵生龍者即便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東枝之上下觀大海亦以兩翅扇大海水令水自開二百由旬因而銜取卵生諸龍將出海外隨意而食又胎生金翅鳥王若欲摶取胎生龍者即便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南枝之上下觀大海以其兩翅扇大海水水為之開四百由旬遂於其中銜胎生龍將出海外隨意而食諸比丘此胎生金翅鳥王唯能取得卵生諸龍及胎生龍隨其所用則不能取濕生化生二種龍也

諸比丘濕生金翅鳥王若欲摶取卵生龍時即便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

東枝之上以其兩翅扇大海水水為之開二百由旬開已銜取卵生諸龍隨意而食又濕生金翅鳥王若欲搏取胎生龍時即便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南枝之上以其兩翅扇大海水水為之開四百由旬開已銜取胎生諸龍隨意所用又濕生金翅鳥王若欲搏取濕生龍者即便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西枝之上以其兩翅扇大海水水為之開八百由旬即便銜取濕生諸龍隨意而食諸比丘諸濕生金翅鳥王唯能取得卵生胎生濕生龍等恣其所用隨意而食則不能取化生諸龍

諸比丘其化生金翅鳥王若欲搏取卵生龍者即時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東枝之上以其兩翅扇大海水水為之開二百由旬即便銜取卵生諸龍隨意而食又此化生金翅鳥王若欲搏取胎生龍者即時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南枝之上以翅扇海水為之開四百由旬海既開已化生鳥王即便銜取胎生諸龍隨意而食又此

化生金翅鳥王若欲摶取濕生龍者即便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西枝之上以翅扇海水為之開八百由旬即時銜取濕生諸龍隨意而食又此化生金翅鳥王若欲摶取化生龍者即復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北枝之上下觀大海便以兩翅飛扇大海水為之開一千六百由旬即便銜取化生諸龍隨意而食諸比丘彼諸龍等悉皆為此金翅鳥王之所食噉諸比丘別有諸龍金翅鳥王所不能取謂娑伽羅龍王未曾為彼金翅鳥王之所驚動復有難陁龍王優波難陁龍王此二龍王亦不為彼金翅鳥王之所能取復有提頭賴吒龍王阿那婆達多龍王金翅鳥王亦不能取諸比丘其餘龍王亦有不為金翅鳥王摶取食者謂摩多車迦龍王德叉迦龍王羯勒拏擣多摩伽龍王熾婆陁弟知棃迦龍王商居波陁迦龍王甘婆羅龍王阿濕婆多羅龍王等諸比丘更有餘龍於其住處境界之中亦復不為諸金翅鳥之所食敢

諸比丘此等衆生有何因緣在如是趣生於龍中諸比丘有諸衆生熏修龍因受持龍戒發起龍心分別龍意作是業已為彼因緣所成熟故生在龍中復有衆生熏修金翅鳥因受持金翅鳥戒發起金翅鳥心分別金翅鳥意以是因緣身壞命盡生在如是金翅鳥中復有衆生熏修野獸因受持野獸戒發起野獸心習行野獸業分別野獸意以如是等種種熏修諸獸戒因發起行業成就心意衆因緣故身壞命盡即生如是諸雜獸中復有衆生熏修牛因牛戒牛業牛心牛意略說如前乃至分別以是緣故生於牛中復有衆生熏修雞因雞戒雞業雞心雞意略說如前乃至分別以是因緣生於雞中復有衆生修鵄鵂因受鵄鵂戒發鵄鵂心行鵄鵂業分別鵄鵂意以是熏修鵄鵂之業受鵄鵂戒起鵄鵂心分別鵄鵂意故捨此身已生鵄鵂中

諸比丘復有衆生熏修月戒或修日戒星宿戒大人戒或有熏修默然戒

或有熏修大力天戒或有熏修大丈夫戒或有熏修入水戒或有熏修供養日戒或有熏修事行火戒或修苦行諸穢濁處既熏修已作如是念願我所修此等諸戒謂月戒日戒星辰戒默然戒大力天戒大丈夫戒水戒火戒苦行穢濁如是等戒令我因此當得作天或得天報發如是等邪思惟願諸比丘此諸丈夫福伽羅等起邪願者我今當說彼所趣向必生二處若生地獄若生畜生

諸比丘或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我及世間常此事實餘虛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我及世間無常此事實餘虛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見作如是言我及世間亦常无常此事實餘虛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見作如是言我及世間非常非无常此事實餘虛妄

諸比丘或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我及世間有邊此事實餘虛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

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我及世間无邊此事實餘虛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我及世間亦有邊亦无邊此事實餘虛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我及世間非有邊非无邊此事實餘虛妄

諸比丘或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命即是身此事實餘虛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命異身異此事實餘虛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有命有身此事實餘虛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无命無身此事實餘虛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如來死後有有此事實餘虛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如來死後无有此事實餘虛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如來死後亦有有亦无有此事實餘虛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

作如是言如来死後非有有非無有
此事實餘虛妄
諸比丘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
如是見如是說言我及世間常此事
實餘虛妄者彼諸沙門婆羅門等於
諸行中當有我見當有世見離諸行
中當有我見當有世見以是義故彼
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說我及世間常
此事實餘虛妄
諸比丘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
如是見如是說言我及世間无常此
事實餘虛妄者彼諸沙門婆羅門等
於諸行中當有无我見無世間見離
諸行中當有無我見無世間見以是
義故彼等作如是說我及世間無常
此事實餘虛妄
諸比丘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
如是見作如是說言我及世間亦常
亦无常此是實餘虛妄者彼諸沙門
婆羅門等於諸行中當有我見及世
間見離諸行中當有我見及世間見
以是義故彼等作如是說我及世間
亦常亦無常此事實餘虛妄

諸比丘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如是說言我及世間非常非非常此事實餘虛妄者彼諸沙門婆羅門等於諸行中當有我見及世間見離諸行中當有我見及世間見是故彼等作是說言我及世間非常非非常此事實餘虛妄

諸比丘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如是說言我及世間有邊此事實餘虛妄者彼諸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說命有邊人有邊從初託胎在母腹中名命死後殯埋名人上人從初出生受身四種七逐墮落七度流轉七走七行成就命及入命聚是故彼等作如是說我及世間有邊此事實餘虛妄諸比丘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如是說言我及世間無邊此事實餘虛妄者彼諸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說命無有邊人無有邊從初託胎在母腹中名命死後殯埋名人上人從初出生受身四種七逐墮落七度流轉七走七行成就命及入命聚是故彼等作如是說

我及世間无邊此事實餘虛妄諸比丘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言我及世間亦有邊亦无邊此事實餘虛妄者彼諸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說命亦有邊亦无邊是人從初託胎在母腹中死後殯埋上人從初受身四種七返墮落七度流轉七走七行成就命及入命聚是故彼等作如是說我及世間亦有邊亦无邊此事實餘虛妄

諸比丘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言我及世間非有邊非无邊此事實餘虛妄者彼諸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說世間非有邊非无邊從初受身四種七返墮落七度流轉七走七行已成就命及入命聚是故彼等作如是言我及世間非有邊非无邊此事實餘虛妄

諸比丘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見說言命即是身此事實餘虛妄者彼諸沙門婆羅門等於身中見有我及見有命於餘身中亦見有我及見有命是故彼等作如是

言即命是身此事實餘虛妄諸比丘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言命異身異此事實餘虛妄者彼諸沙門婆羅門等於身中見有我及見有命於餘身中亦見有我及見有命是故彼等作如是言命異身異此事實餘虛妄諸比丘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言有命有身此事實餘虛妄者彼諸沙門婆羅門等於身中見有我及見有命於餘身中亦見有我及見有命是故彼等作如是言有命有身此事實餘虛妄

諸比丘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言非命非身此事實餘虛妄者彼諸沙門婆羅門等於身中不見有我不見有命於餘身中亦不見有我不見有命是故彼等作如是言非命非身此事實餘虛妄諸比丘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言如來死後有有此事實餘虛妄者彼諸沙門婆羅門等於世作如是見從壽命當至壽命

亦當趣向流轉是故彼等作如是言如來死後有有此事實餘虛妄

諸比丘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如是說言如來死後无有此事實餘虛妄者彼諸沙門婆羅門等於世作如是見此有壽命至彼後有壽命即斷是故彼等作如是言如來死後无有此事實餘虛妄

諸比丘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如是說言如來死後亦有有亦无有此事實餘虛妄者彼諸沙門婆羅門等於世作如是見此處命斷往至彼處趣向流轉是故彼等作如是言如來死後亦有有亦无有此事實餘虛妄

諸比丘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如是說言如來死後非有有非无有此事實餘虛妄者彼諸沙門婆羅門等於世作如是見人於此處命斷壞已移至彼處命亦斷壞是故彼等作如是言如來死後非有有非无有此事實餘虛妄

尒時佛告諸比丘言諸比丘我念往

昔有一國王名曰鏡面彼鏡面王曾於一時意欲觀諸生盲以為戲樂即便宣勅普告國內生盲丈夫皆令集會既集會已語彼羣盲作如是言汝等生盲頗亦能知象之形相其狀云何彼諸生盲同聲荅言天王我等生盲實不能知象之形相王復告言汝等先来既未識象今者欲知象形相不時彼羣盲復同荅言天王我實未識若蒙王恩我等或當知象形相時鏡面王即時降勅喚一象師而告之言卿可速往我象廐內取一象来置於我前示諸盲人時調象師受王勅已即將象来置王殿前語衆盲言此即是象時諸盲人各各以手摩觸其象尒時象師復語衆盲汝觸象已以實報王時衆盲人有觸鼻者有觸牙者有觸耳者有觸頭項背脇尾脚諸身分者時王問言諸生盲輩汝等已知象形相耶諸生盲人同荅王言天王我等已知象之形相尒時彼王即復問言汝等諸盲若知象者象為何相時羣盲中有觸鼻者即白王言天王

象形如繩觸其牙者答言天王象形如橛觸其耳者答言天王象形如箕觸其頭者答言天王象形如甕觸其項者答言天王象形如屋狀觸其背者答言天王象如屋脊觸其脇者答言天王象形如篙觸其髀者答言天王象形如樹觸其脚者答言天王象形如臼觸其尾者答言天王象如掃箒時衆盲人各各答言天王象形如是天王象形如是作如是白已時王即告衆盲人言汝亦不知是象非象況能得知象之形相時彼衆盲各各自執共相諍鬪各各以手自遮其面乎相諠覺乎相呰毀各言已是時鏡面王見彼衆盲如是諍竟大笑歡樂王於彼時即說偈言

是等羣盲生无目　横於此事乎相諍
曾无有人教語之　云何能知象身分

諸比丘如是如是世間所有諸沙門婆羅門等亦復如是既不能知如實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聖諦既不實知當知彼等方應長夜共生諍鬪派轉生死乎相呰毀乎相

罵辱既生諍鬪執競不休各各以手自遮其面如彼羣盲共相惱乱於中有偈

若不能知苦聖諦　亦復不知苦集因
所有世間諸苦法　此苦滅盡无餘處
於中是道尚不知　況知滅苦所行行
如是其心未解脫　未得智慧解脫處
彼既不能諦了觀　但知趣向生老死
未得免離諸魔縛　豈能到於无有處

諸比丘若有沙門婆羅門等能知如實苦聖諦苦集苦滅苦滅道聖諦如實知者應當如是隨順修學彼等長夜和合共行各各歡喜无有諍競同趣一學猶如水乳共相和合一處同住亦現教師所說聖法安樂處住此中說偈

若能知是諸有苦　及有所生諸苦因
既知一切悉皆苦　應令盡滅无有餘
若知此滅由於道　便到苦滅所得處
即能具足心解脫　及得智慧解脫處
則能到於諸有邊　如是不至生老死
長得免脫於魔縛　永離世間諸有處

起世經阿修羅品第六之一

尒時佛告諸比丘言比丘須弥山王東面去山過千由旬大海之下有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國土住處其處縱廣八万由旬七重城壁周帀圍繞七重欄楯普遍莊嚴乃至七重金銀鈴網周圍挍飾外有七重多羅行樹雜色可觀皆是七寶所共合成謂金銀琉璃頗梨赤珠硨磲瑪瑙一一城壁高百由旬厚五十由旬城壁四面各各相去五百由旬則置一門其門並高三十由旬闊十二由旬於一一門悉有種種却敵樓櫓園苑陂池諸園苑中各各皆有種種果樹其樹各有種種葉種種花種種果其果各有種種異香其氣遠熏復有種種雜類衆鳥各各和鳴出種種聲其音哀雅諸比丘彼阿修羅大城之中為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別立宮殿其宮名曰設摩婆帝宮城縱廣一万由旬七重城壁並是七寶之所合成高百由旬厚五十由旬於城四面各各相去五百由旬便置一門諸門並高三十由旬闊十二由旬其一一門亦有樓

樓却敵臺閣園苑陂池諸花沼等復有種種衆雜果樹其樹各有種種葉種種花種種果種種香其香普熏有種種鳥各各和鳴出種種聲其音哀雅

諸比丘設摩婆帝城内正處中央為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置集會處名曰七頭其處縱廣五百由旬七重欄楯周匝校飾亦有七重金銀鈴網其外七重多羅行樹四方圍繞雜色莊嚴甚可愛樂悉是金銀頗梨珊瑚赤珠硨磲瑪瑙七寶所成其處四面各有諸門一一諸門樓櫓却敵亦是七寶之所合成雜色間錯令人樂觀其地皆是紺青琉璃柔軟細滑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迦衣

諸比丘彼阿修羅七頭會處當中自然有一寶柱高二十由旬於寶柱下為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安立寶座高一由旬方半由旬硨磲瑪瑙七寶所成雜色間錯甚可愛樂柔軟細滑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迦衣其座兩邊各有十六小阿修羅所坐之處亦以

七寶之所成就所謂金銀乃至瑪瑙雜色可觀柔軟細滑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迦衣

諸比丘彼阿修羅七頭會處東面有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宮其處縱廣一千由旬七重垣牆七重欄楯七重鈴網外有七重多羅行樹四面周帀莊嚴圍繞雜色間錯甚可愛樂亦是七寶之所成就所謂金銀琉璃頗梨赤珠硨磲瑪瑙於四方面各有諸門一一諸門皆有樓櫓却敵臺閣園苑陂池諸花沼等復有諸樹其樹各有種種葉種種花種種果種種香其香普熏有種種鳥各各和鳴出種種聲其音哀雅

諸比丘彼阿修羅七頭會處南西北方各有宮殿皆是諸小阿修羅王所住之處其處縱廣或九百由旬或八百七百六百五百四百三百二百由旬其最小者猶尚縱廣一百由旬七重垣牆略說乃至種種眾鳥各各和鳴復次諸比丘彼阿修羅七頭會處四面復有一切最小阿修羅等所住宮

殿其處縱廣或九十由旬或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由旬最極小者猶尚縱廣十二由旬七重垣牆略說乃至有種種鳥各各和鳴

諸比丘彼阿修羅七頭會處東面有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苑名娑羅林其林縱廣一千由旬七重垣牆七重欄楯七重鈴網皆瑪瑙等七寶所成於四方面各有諸門一一諸門樓櫓却敵雜色可觀亦是七寶之所成就所謂金銀乃至瑪瑙

諸比丘彼阿修羅七頭會處南面復有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苑名奢摩梨林其林縱廣亦千由旬七重垣牆七重欄楯七重鈴網並瑪瑙等七寶所成於四方面各有諸門一一諸門皆有樓櫓雜色可觀亦為七寶之所成就所謂金銀乃至瑪瑙

諸比丘彼阿修羅七頭會處北面亦有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苑名難陀那林其林縱廣亦千由旬七重垣牆七重欄楯七重鈴網皆瑪瑙等七寶所成於四方面各有諸門一一諸門

並皆具有樓櫓却敵雜色可觀乃至悉是硨磲瑪瑙諸珎寶物之所成就然此諸門准无臺閣自餘莊嚴與前同等諸比丘其娑羅林奢摩黎林二林之間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有一大池名曰難陁其池縱廣五百由旬水甚涼冷澄潔輕美常不渾濁七種寶塼廁填閒錯七重板砌七重欄楯七重鈴網周帀懸垂其外七重多羅行樹四面圍繞雜色可觀皆瑪瑙等七寶所成於四方面各有階道雜色閒錯令人樂觀亦為七寶之所成就復有諸花遶生池中所謂優鉢羅花鉢頭摩花究牟陁花奔荼利花形如火者火色火光形如金者金色金光其形青者青色青光其形赤者赤色赤光其形白者白色白光其形綠者綠色綠光團如車輪其花光明照一由旬香氣所熏亦一由旬池中又出无量藕根大如車軸割之汁出色白如乳其味甘美猶如上蜜

諸比丘其俱毗陁羅及難陁那二林中間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有一大

樹名蘇質怛邏波吒羅其本周圍滿七由旬根下入地二十一由旬其身上出高百由旬枝葉蔭覆五十由旬其院周迴五百由旬其外亦有七重垣牆略說乃至周帀圍繞雜色可觀及車渠瑪瑙等七寶所成於四方面亦有諸門並皆七寶之所成就一一諸門亦有樓櫓却敵略說乃至種種衆鳥各各和鳴

起世經卷第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起世經卷第六　澄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阿修羅品第六之餘

諸比丘彼阿修羅七頭會處有二歧道為通彼王往来遊戲故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宮殿之處有二歧道亦復如是諸小阿修羅王宮殿之處亦二歧道諸小阿修羅住止之處亦二歧道娑羅園林亦二歧道奢摩黎園林亦二歧道俱毗陀羅園林亦二歧道難陀那園林亦二歧道難陀池側亦二歧道蘇質怛邏波吒羅大樹之下亦二歧道悉皆如前與七頭會處相通来往

諸比丘若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意欲向彼娑羅園林奢摩黎俱毗陀羅難陀那等園林澡浴嬉戲遊行受樂者

尒時彼王即便心念諸小阿修羅王及念諸小阿修羅衆是時諸小阿修羅王并及諸小阿修羅等亦生是念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心念我等如

是知已即以種種衆寶瓔珞莊嚴其身各嚴飾已乘種種乘俱共來詣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宮門之外到已下乘至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殿前而住

尒時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見此諸小阿修羅王及諸小阿修羅衆來在殿前亦即自以種種瓔珞莊嚴其身既莊嚴已便起就乘是時諸小阿修羅王及諸小阿修羅衆等左右侍衛周帀圍繞前後導從相將往詣婆羅園林及奢摩黎園林俱睒陀羅園林難陀那園林到其處已先在難陀園林前駐駕而息諸比丘難陀園內有三風輪自然吹動莊嚴彼園何名為三謂開淨吹何者名開有風輪來開彼諸門名之為開何者為淨有風輪来掃彼園林令地清淨名之為淨何者為吹有風輪來吹動彼園林樹衆花飄零四散名之為吹諸比丘難陀園中風散種種上妙衆花積至于膝有種種香其香氛馥遍滿園林當於是時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即與諸

小阿修羅王及小阿修羅衆圍繞共入難陁園林隨意洗浴觀看遊戲諸阿修羅等於此園林或經一月或二三月澡浴嬉戲各隨所欲住止遊行恣情受樂

諸比丘有五阿修羅恒常住在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側為欲防遏諸惡事故何者為五一名隨喜二名常有三名常醉四名手眞陁五名鞞呵多羅諸比丘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有如是等五阿修羅恒常在側守衛防護諸比丘彼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宮殿之上有大海水深万由旬住在其上然彼水聚有四種風輪自然持之何等為四一名住二名安住三名不墮四名牢固由此風持常住不動

諸比丘須弥山王南面過千由旬大海之下有踴躍阿修羅王宮殿住處其處縱廣八万由旬七重城壁略說猶如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住處一切所有此中一一亦如彼說汝應當知乃至此王宮殿之上所有大水聚

亦爲四風輪之所住持所謂住及安住不墮牢固等諸比丘須弥山王西面亦千由旬大海水下有奢婆羅阿修羅王宮殿住處其處縱廣八万由旬七重城壁略說亦如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住處一切所有此中一一亦如彼說汝應當知乃至此王宮殿之上所有水聚亦爲四種風輪之所住持住及安住不墮牢固等

諸比丘須弥山王北面亦千由旬大海水下有羅睺羅阿修羅王宮殿住處其處縱廣八万由旬七重城壁諸門臺閣樓櫓却敵園苑花池乃至種種樹種種葉種種花種種果種種香熏有種種鳥各各和鳴皆如上說

諸比丘於彼城內有羅睺羅阿修羅王所住之城其城名曰摩婆帝縱廣莊嚴亦如前說七重城壁七重欄楯外有七重多羅行樹七重鈴網周帀圍繞雜色可觀皆是硨磲瑪瑙等七寶所成此之城壁高下縱廣亦如前說城壁四面亦有諸門一一諸門高下縱廣並亦如前彼一一門皆有樓

樓櫓却敵臺閣園苑諸池沼等亦有諸樹其樹各有種種葉種種花種種果種種香熏亦有種種諸雜類鳥各各和鳴

諸比丘摩婆帝城王所住處有羅睺羅阿修羅王聚會之所亦各七頭其處縱廣如上所說欄楯七重及諸鈴網多羅行樹周帀圍繞雜色可觀乃至亦是硨磲瑪瑙等七寶之所莊嚴於四方面各有諸門彼一一門亦有樓櫓雜色可觀乃至硨磲瑪瑙等七寶所成以天硨磲遍布其地柔軟細滑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衣當處中央有一寶柱高下縱廣如上所說於其柱下為羅睺羅阿修羅王置一高座其座高下縱廣莊挍一一如前雜色可觀七寶所成所謂硨磲瑪瑙等柔軟細滑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衣其座左邊為十六小阿修羅王亦各別置諸妙高座七寶所成雜色可觀右邊亦為十六小阿修羅王置諸高座如上所說柔軟細滑觸之如迦旃隣提衣

諸比丘彼阿修羅王七頭會處東面

為羅睺羅阿修羅王別置宮殿其處縱廣一一如前七重垣牆七重欄楯七重鈴網乃至七重多羅行樹周帀圍繞雜色可觀乃至硨磲瑪瑙等七寶所成於四方面各有諸門彼一一門悉有樓櫓臺觀却敵重閣園苑諸池衆花泉沼有種種樹其樹各有種種葉種種花種種果種種香熏復有種種異類衆鳥各各和鳴其音哀雅甚可愛樂

諸比丘彼阿修羅王七頭會處西南北面有諸小阿修羅王宮殿住處其諸宮殿或有縱廣九百由旬或有八百或有七百乃至六百五百四百三百二百由旬其最小者尚百由旬各各皆有七重垣牆七重欄楯略說乃至種種衆鳥各各和鳴

諸比丘彼阿修羅王七頭會處四面復有小阿修羅衆宮殿住處其處縱廣或九十由旬或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由旬極最小者猶尚縱廣十二由旬七重垣牆略說乃至種種衆鳥各各和鳴

諸比丘彼阿修羅王七頭會處東面復有羅睺羅阿修羅王園苑名娑羅林其林縱廣一一如前七重垣牆七重欄楯乃至馬瑙等七寶所成於四方面各有諸門彼一一門皆有樓櫓雜色可觀乃至亦為硨磲瑪瑙等七寶所成甚可愛樂

諸比丘彼阿修羅王七頭會處南面亦有羅睺羅阿修羅王園苑名奢摩梨林縱廣莊嚴皆如上說七重垣牆乃至七重多羅行樹雜色可觀亦為七寶之所成就所謂硨磲瑪瑙等於四方面各有諸門彼一一門皆有樓櫓亦瑪瑙等七寶所成

諸比丘彼阿修羅王七頭會處西面亦有羅睺羅阿修羅王園苑名俱毗陁羅林縱廣一一皆如上說七重垣牆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於四方面各有諸門彼一一門皆有樓櫓雜色可觀乃至亦是硨磲瑪瑙等寶之所成就甚可愛樂

諸比丘彼阿修羅王七頭會處北面有羅睺羅阿修羅王園苑名難陁那

林其林縱廣如上所說七重垣牆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於四方面各有諸門彼一一門亦有樓櫓種種挍飾雜色可觀乃至硨磲瑪瑙等寶之所莊嚴甚可愛樂

諸比丘奢摩梨及娑羅林二苑之間為羅睺羅阿修羅王出一池水名曰難陁其池縱廣如上所說其水凉冷柔軟輕甘清淨不濁以七寶塼七重砌累七重寶板間錯莊嚴七重欄楯七重鈴網亦有七重多羅行樹周帀圍繞雜色可觀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於池四方各有階道其可愛樂亦為七寶之所莊嚴池生諸花所謂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牟頭花奔荼利花其花火形火色火光略說如上乃至水形水色水光明照四方香氣氛氳普熏一切又有藕根汁白味甘食之香美猶如上蜜諸比丘俱毗陁羅及難陁鄰二苑之間為羅睺羅阿修羅王出一大樹其樹亦名蘇質怛羅波吒羅樹形縱廣種種莊嚴皆如上說乃至七重牆院七重欄楯皆是硨磲

瑪瑙等七寶所成甚可愛樂略說乃至種種衆鳥各各和鳴其音哀雅聽者歡喜

諸比丘彼阿修羅王七頭會處一切莊嚴如上所說亦有歧道去來徑路爲通羅睺羅阿修羅王遊宮殿故又爲諸小阿修羅王及諸小阿修羅衆亦有歧道通其往來向奢摩梨及俱毗陁羅亦有岐道向難陁那及難陁池蘇質怛邏波吒羅樹等皆有歧道通其往來遊戲受樂

諸比丘羅睺羅阿修羅王若欲往詣娑羅林苑及難陁那林等澡浴遊戲遍觀看時尒時即念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時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便作是念羅睺羅阿修羅王心念於我欲得遊戲尒時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作是念已復自念其諸小阿修羅王及其諸小阿修羅衆時彼諸小阿修羅王并其諸小阿修羅衆咸生是心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垂念我等我等當往便以種種衆寶瓔珞莊嚴其身既莊嚴已各乘騎乘共詣鞞

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所到已在宮門外齊行而立尒時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既見諸小阿修羅王及小阿修羅衆皆已集會即自嚴身服諸瓔珞御種種乘與諸小王及阿修羅衆左右侍衛前後圍繞往詣羅睺羅阿修羅王所到已止住尒時羅睺羅阿修羅王復更起心念踊躍奢婆羅二阿修羅王時踊躍奢婆羅二阿修羅王亦作是念羅睺羅阿修羅王今念我等如是知已即各念其諸小阿修羅王并其諸小阿修羅衆如是念時彼等各知咸亦嚴飾聚集来詣踊躍奢婆羅二大王所到已亦復嚴身瓔珞乘騎將從前後圍繞来向羅睺羅阿修羅王住處各隨所安住在一面尒時羅睺羅阿修羅王見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等並已雲集即自念其諸小阿修羅王及其諸小阿修羅衆其衆知已亦各嚴飾服乘而来至羅睺羅阿修羅王前儼然住立時羅睺羅阿修羅王見衆集已便著種種妙寶瓔珞莊嚴其身駕種種乘前後圍

繞與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踊躍阿
修羅王奢婆羅阿修羅王并諸小王
及阿修羅衆一切雲集前後導從往
詣娑羅林奢摩黎林俱毗陁羅林難
陁那林等到已少時逡巡而住諸比
丘難陁苑中自然而有三種風輪何
者為三謂開淨吹是中開者有風輪
来開苑諸門名之為開淨者有風輪
来掃除其地令皆清淨名之為淨吹
者有風輪来吹諸花樹令花布散名
之為吹諸比丘難陁苑中上妙好花
遍散地上積至于膝其花香氣普熏
園林莊嚴具足種種可樂
尒時羅睺羅阿修羅王及鞞摩質多
羅阿修羅王踊躍阿修羅王奢婆羅
阿修羅王等并諸小王羣衆眷屬小
修羅等圍繞共入難陁那園入已澡
浴遊戲受樂種種觀看或行或住或
卧或坐隨所欲樂恣意遊行諸比丘
羅睺羅阿修羅王亦有五阿修羅常
隨侍衛護諸惡事名字如前宮上海
水縱廣厚薄四種風持令不墮墜並
如上說

起世經四天王品第七

諸比丘須弥山王東面半腹有山名日由乾陁山頂去地四万二千由旬其山頂上有提頭賴吒天王城郭住處城名賢上縱廣正等六百由旬七重垣墻七重欄楯七重鈴網復有七重多羅行樹周帀圍遶雜色可觀悉以七寶而為莊飾所謂金銀瑠璃頗棃赤珠硨磲瑪瑙等之所成就於四方面各有諸門一一諸門皆有樓櫓却敵臺觀園苑諸池有諸花林種種異樹其樹各有種種葉種種花種種果種種香其香普熏有種種鳥各各和鳴其音哀雅甚可愛樂

諸比丘須弥山王南面半腹下去地際四万二千由旬於由乾陁山頂之上有毗樓勒迦天王城郭住處城名善現縱廣莊嚴皆如提頭賴吒天王住處所說乃至種種諸鳥各各和鳴其音哀雅甚可愛樂

諸比丘須弥山王西面半腹下去地際四万二千由旬由乾陁山頂有毗婁博叉天王城郭住處城名善觀縱

廣莊嚴一一皆如提頭賴吒天王住
處所說乃至種種諸鳥各各和鳴其
音哀雅甚可愛樂
諸比丘須弥山王北面半腹下去地
際亦四万二千由旬由乾陁山頂有
毗沙門天王住止之處三大城郭其
三者何一名毗舍羅婆二名伽婆鉢
帝三名阿茶槃多咸各縱廣六百由
旬七重垣牆七重欄楯略說乃至種
種衆鳥各各和鳴
諸比丘唯除月天子宮殿日天子七
大宮殿已自餘官屬及四天王天中
諸天子宮其閒或有縱廣正等四十
由旬或有三十或有二十乃至十二
由旬其最小者猶尚縱廣六由旬所
居亦各七重垣牆七重欄楯略說如
前乃至衆鳥各各和鳴
諸比丘毗舍羅婆伽婆鉢帝二宮之
閒為毗沙門天王出生一池名那稚
尼縱廣正等四十由旬其水調和清
凉輕軟其味甘美香潔不濁其池四
邊七重塼砌七重寶板閒錯分明七
重欄楯七重鈴網亦有七重多羅行

樹周帀圍遶雜色可觀乃至硨磲碼瑙等七寶所成於四方面各有階道亦以七寶之所莊飾池中多有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牟陀花奔荼利花等自然出生其花火形火色火光乃至水形水色水光花量大小皆如車輪光明所照至半由旬香氣所熏滿一由旬有諸藕根大如車轂割之汁出色白如乳食之甘美味如上蜜

諸比丘伽婆鉢帝阿荼槃多二宮之間為毗沙門天王立一園苑其園名曰迦毗延多縱廣正等四十由旬七重垣牆七重欄楯乃至七重多羅行樹周帀圍遶雜色可觀略說如前乃至七寶之所成就

諸比丘提頭賴吒天王賢上住處城郭往來有二岐道毗樓勒迦天王善現住處城郭往來亦二岐道毗樓博叉天王善觀住處城郭往來亦二岐道毗沙門天王阿荼般多城郭住處亦二岐道毗舍羅婆及伽婆鉢帝城郭住處亦二岐道四天王天所有眷屬諸小天衆宮殿住處亦各往來有二岐道那稚尼池及迦毗延多苑等亦各往

来有二歧道諸比丘毗沙門天王若
欲往至迦毗延多苑中遊戲澡浴者
尒時即念提頭賴吒天王時提頭賴
吒天王心亦生念毗沙門天王意念
於我如是知已即復自念其界所屬
諸小天王及小天衆是時東面眷屬
諸王及其天衆咸作是念提頭賴吒
天王心念我等如是知已各各嚴身
著諸瓔珞乘諸騎乘詣提頭賴吒大
天王所到已在前一面而住尒時提
頭賴吒天王亦自莊飾服諸瓔珞嚴
駕騎乘與諸小王天衆眷屬前後圍
遶相與俱詣毗沙門大天王所到已
在前一面而住
尒時毗沙門天王心復更念毗樓勒
迦毗樓博叉二大天王時彼二王亦
作是念毗沙門王意念我等如是知
已即各自念已所統領諸小天王并
諸天衆時彼小王及諸天衆亦皆作
念我大天王心念我等宜時速往如
是知已各以瓔珞嚴飾其身俱共從
詣毗樓勒迦毗樓博叉二大王所時二
天王知諸小王及餘天衆皆集會已

亦自嚴身服衆瓔珞前就騎乘與衆圍遶咸共往詣毗沙門大天王所到已在前隨便停住

尒時毗沙門大天王見二天王及其天衆皆已集會亦自念其所領小王及諸天衆尒時北方諸小天王及其天衆即作是念毗沙門大天王今念我等如是知已各著種種衆寶瓔珞莊嚴其身俱共往詣毗沙門大天王前默然而住

尒時毗沙門大天王即亦自著衆寶瓔珞莊嚴其身駕種種乘與提頭賴吒毗樓勒迦毗樓愽叉等四大天王各將所屬諸天王衆前後圍遶皆共往詣迦毗延多園苑到已在苑門前暫時停住諸比丘其迦毗延多苑中自然而有三種風輪謂開淨吹開者開彼園門淨者淨其園地吹者吹其園樹令花飄颺諸比丘迦毗延多苑中所散衆花積至于膝種種香氣周遍普熏

尒時毗沙門大天王提頭賴吒天王毗樓勒迦天王毗樓愽叉天王等與

諸小王及眾眷屬圍遶共入迦毗延多花中澡浴遊戲種種受樂在彼園中澡浴訖已或復一月二月三月遊戲受樂隨心所欲恣意遊行諸比丘毗沙門王有五夜叉恒常隨逐侍衛左右為防護故何者為五一名五丈二名曠野三名金山四名長身五名針毛諸比丘毗沙門天王遊戲去來常為此等五夜叉神之所守護

起世經三十三天品第八之一

諸比丘須弥山王頂上有三十三天宮殿住處其處縱廣八万由旬七重城壁七重欄楯七重鈴網外有七重多羅行樹周帀圍遶雜色可觀七寶所成所謂金銀琉璃頗梨赤珠硨磲馬瑙等其城壁高四百由旬厚五十由旬城壁四面相去各各五百由旬於其中間乃開一門一一城門悉皆壁高三十由旬闊十由旬其門兩邊並有樓櫓却敵臺閣軒檻華鞏又有諸池花林果樹其樹各各有種種葉種種花種種果種種香其香普熏有種種鳥各各和鳴其音調雅甚可

愛樂又彼諸門一一門處各有五百夜叉為三十三天晝夜守護諸比丘於彼城內為三十三天王更立一城名曰善見其城縱廣六万由旬七重城壁七重欄楯七重鈴網外有七重多羅行樹周帀圍繞雜色可觀亦以七寶之所成就所謂金銀乃至瑪瑙其城亦高四百由旬厚五十由旬城之四面亦各相去五百由旬於其中間便開一門諸門亦高三十由旬闊十由旬一一諸門亦有樓櫓却敵臺閣水池花林種種奇樹其樹各有種種菓種種花種種果種種香其香普熏種種衆鳥各各和鳴如是諸門門門皆有五百夜叉為三十三天晝夜守護

諸比丘三十三天善見城側為伊羅鉢那大龍象王立一宮殿其宮縱廣六百由旬七重牆壁七重欄楯略說乃至種種衆鳥各各和鳴

諸比丘善見城內有三十三天聚會之處名善法堂其處縱廣五百由旬七重欄楯七重鈴網外有七重多羅

行樹周帀圍遶雜色可觀乃至瑪瑙
等七寶所成於四方面各有諸門一
一諸門皆有樓櫓却敵臺觀種種雜
色七寶所成其地純是青琉璃寶柔
軟細滑觸之猶若迦旃隣提衣當其
中央有一寶柱高二十由旬於寶柱
下為天帝釋別置一座高一由旬方
半由旬雜色可觀乃至硨磲等七寶
成就柔軟細滑觸之如前其座兩邊
各有十六小天王座夾侍左右七寶
所成雜色可觀柔軟細滑觸之如前
諸比丘此善法堂諸天集處有帝釋
宮其宮縱廣一千由旬七重垣牆乃
至眾鳥各各和鳴諸比丘此善法堂
諸天集處東西南北四面皆有諸小
天王宮殿住處其宮或廣九百由旬
或復縱廣八百由旬或復七百六百
五百四百三百二百由旬其最小者
猶尚縱廣一百由旬七重垣牆乃至
眾鳥各各和鳴又善法堂諸天會處
東西南北各有三十三天諸小天眾
宮殿住處其宮或廣九十由旬或復
縱廣八十由旬或復七十六十五十

四十三十二十由旬其最小者猶尚縱廣十二由旬七重垣牆乃至衆鳥各各和鳴

諸比丘此善法堂諸天會處東面有三十三天王苑名波婁沙縱廣正等一千由旬略說乃至七重垣牆皆瑪瑙等七寶所成於四方面各有諸門一一諸門各有樓櫓雜色可觀乃至瑪瑙七寶所成諸比丘波婁沙苑中有二大石一名賢一名善賢皆天瑪瑙之所成就並各縱廣五十由旬柔軟細滑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衣

諸比丘此善法堂諸天集處南面亦有三十三天王苑名雜色車其苑縱廣亦千由旬七重垣牆乃至瑪瑙之所成就於四方面各有諸門一一諸門皆有樓櫓雜色可觀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於彼苑中亦有二石一名雜色二名善雜色天青琉璃之所成就並各縱廣五十由旬柔軟細滑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衣諸比丘此善法堂諸天集處西面復有三十三天王苑名曰雜亂其苑縱廣亦千由旬七

重垣牆乃至七寶之所成就四方諸門皆有樓櫓却敵臺閣並七寶成此雜乱苑中亦有二石一名善現二名小善現皆天頗梨之所成就亦各縱廣五十由旬柔軟細滑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衣

諸比丘興善法堂諸天集處北面復有三十三天王苑名曰歡喜其苑縱廣亦千由旬七重垣牆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四方諸門各有樓櫓却敵臺閣亦為七寶之所莊嚴

諸比丘歡喜園中亦有二石一名歡喜二名善歡喜天銀所成亦各縱廣五十由旬柔軟潤澤觸之如觸迦旃隣提衣

諸比丘於波婁沙及雜色車二園之間為三十三天王故有一大池名曰歡喜縱廣正等五百由旬其水涼冷輕軟甘美清潔不濁以七寶塼四面砌累七重寶板莊嚴閒錯七重欄楯乃至七重多羅行樹周帀圍遶雜色可觀於池四方各有階道並是七寶之所莊挍中有諸花所謂優鉢羅花

鉢頭摩花拘牟陀花奔茶利花其花火形火色火光乃至水形水色水光縱廣大小皆如車輪光明所照至一由旬風吹香氣薰一由旬有諸藕根大如車軸割之汁流色白如乳其味甘美如蜜上蜜諸比丘雜乱歡喜二園之間為三十三天王故有一大樹名波利夜怛邏俱毗陀羅其樹本下周七由旬略說乃至枝葉遍覆牆院縱廣五百由旬七重垣牆乃至衆鳥各各和鳴

諸比丘此波利夜怛邏俱毗陀羅樹下有一石名般茶甘婆羅天金所成其石縱廣五十由旬柔軟潤澤觸之如觸迦旃隣提衣

諸比丘以何因緣此善法堂諸天會處名為善法諸比丘其善法堂諸天會處三十三天王集會坐時於中唯論微妙細密善語深義審諦思惟稱量觀察皆是世間諸勝要法真實正理是以諸天稱此會處為善法堂又何因緣名波晝沙迦苑（波晝沙迦隋言麁澁）諸比丘麁澁園中三十三天王入已坐於

賢及善賢二石之上唯論世間麁澁
不善戲謔之語是故稱為波婁沙迦
又何因緣名雜色車苑諸比丘雜色
車園三十三天王入巳坐於雜色善
雜色二石之上唯論世間種種雜類
色相語言是故稱為雜色車苑又何
因緣名雜乱苑諸比丘此雜乱園三
十三天王常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
日於其宮內一切綵女入此園中令
與三十三天衆合雜嬉戲不生障礙
恣其歡娛受天五欲具足功德遊行
受樂是故諸天共稱此園為雜乱苑

起世經卷第六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起世經卷第七

澄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三十三天品第八之二

諸比丘又何因緣彼天有園名為歡喜諸比丘彼歡喜園三十三天王入其中已坐於歡喜善歡喜二石之上心受歡喜意念歡喜念已復念受諸快樂受悅樂已復受極樂是故諸天共稱彼園以為歡樂諸比丘又彼天樹有何因緣名波利夜怛邏拘毗陁羅諸比丘彼波利夜怛邏拘毗陁羅樹下有天子住名曰末多日夜常以彼天種種五欲功德具足和合遊戲受樂是故諸天遂稱彼樹以為波利夜怛邏拘毗陁羅復次諸比丘三十三天縱有急疾未曾肯踏般荼甘婆石必設供養尊重恭敬然後乃復履意而去所以者何此石乃是如來昔日所住之處是故諸天以為支提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等應供養故諸比丘有三十三天唯得眼見波婁沙迦園身不能入身不入故

不得彼處五欲功德受具足樂何以故彼業勝故以其前世善根微劣不能得入有三十三天得見波婁沙迦園身亦能入既得入已具得彼處種種五欲和合功德而受快樂何以故以其善根增上勝故諸比丘有三十三天眼不得見雜色車園身亦不入亦不得以彼園五欲和合功德而受快樂何以故以其善根有別異故有三十三天眼雖得見雜色車園身不得入亦不得以彼園五欲和合功德而受快樂何以故以其善根有優劣故有三十三天眼既得見雜色車園身亦得入既得入已具足得彼種種五欲同體和合而受快樂何以故以其善根增上勝故諸比丘凡是一切三十三天无不悉見雜亂之園亦皆得入既得入已悉亦同得彼園苑中種種五欲和合功德具足同體而受快樂何以故修業等故彼中无有別異善根故

諸比丘有三十三天身不得見歡喜之園亦不得入不得入故不得彼中

種種五欲和合功德同體具足而受快樂何以故彼處果勝前世造業有別異故有三十三天見歡喜園而不得入亦不能得歡喜園中種種五欲和合功德同體具足而受快樂何以故以彼諸天業別異故有三十三天見歡喜園身亦得入既得入已具足得彼種種五欲和合功德同體快樂並皆受之何以故彼天往昔所修善業无別異故

諸比丘其善法堂三十三天聚會之處有二歧道帝釋天王宮殿住處亦二歧道諸小天王并餘官屬三十二天宮殿之處亦二歧道伊羅婆那大龍象王宮殿處所亦二歧道波婁沙迦園亦二歧道雜色車園雜乱園歡喜園歡喜池等一一處所各有二道波利夜怛邏拘毗陁羅樹下亦二歧道

諸比丘帝釋天王若欲往詣波婁沙迦園雜色車園歡喜園等澡浴遊戲受歡樂時尒時即念伊羅婆那大龍象王時伊羅婆那大龍象王亦生是念帝釋天王心念於我如是知已從

其宮出即自化作三十三頭其一一頭具有六牙一一牙上化作七池一一池中各有七花一一花上各七玉女一一玉女各復自有七女為侍

尒時伊羅婆那大龍象王作如是等諸神變已即時往詣帝釋王所到已在前儼然而住

尒時帝釋天王復更心念三十三天諸小王等并三十二諸小天衆時彼小王及諸天衆亦生是心帝釋天王今念我等如是知已各以種種衆妙瓔珞莊嚴其身各乘車乘俱共往詣天帝釋所到已各各在前而住時天帝釋見諸天已亦自種種莊嚴其身服衆瓔珞諸天大衆前後左右周帀圍遶與諸小王共昇伊羅婆那龍象王上帝釋天王正當中央坐其頭上左右兩邊各有十六諸小天王坐彼伊羅婆那龍象王化頭之上各各坐已時天帝釋將諸天衆向波婁沙迦及雜色車雜乱歡喜等園到已停住其歡喜等四園之中各各皆有三種風輪謂開淨吹略說如前開淨地

及吹花等諸比丘彼諸園中吹花分散遍布地上深至于膝其花香氣處處普熏時天帝釋與諸小天王及三十二天衆前後圍繞入雜色車歡喜等園嬉戲受樂隨意遊行或坐或臥時釋天王欲得瓔珞即念毗守羯磨天子時彼天子即便化作衆寶瓔珞奉上天王若三十三天諸眷屬等須瓔珞者毗守羯磨亦皆化出而供給之欲聞音聲及伎樂者則有諸鳥出種種聲其聲和雅令天樂聞諸天尒時如是受樂一日乃至七日一月乃至三月種種歡娛澡浴嬉戲行住坐臥隨意東西諸比丘帝釋天王有十天子常為守護何等為十一名因陁羅迦二名瞿波迦三名頻頭迦四名頻頭婆迦五名阿俱吒迦六名吒都多迦七名時婆迦八名胡盧祇那九名難荼迦十名胡盧婆迦諸比丘帝釋天王有如是等十天子衆恒隨左右不曾捨離為守衛故

諸比丘閻浮提地為一切人故有水生諸花最上精勝極可樂者所謂優鉢

羅花鉢頭摩花拘牟陁花奔茶利迦花此諸花等芬芳軟美有陸生花最極好者所謂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花波吒羅花蘇摩那花婆利師迦花摩利迦花摩頭揵地迦花撜提地迦花遊提迦花殊低沙迦利迦花陁奴沙迦臟迦花等諸比丘瞿陁尼人有水生花最極好者所謂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牟陁花奔茶利迦花香氣芬馥處處普熏有陸生花最極好者所謂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花波吒羅花蘇摩那花婆利師迦花摩利迦花摩頭揵地迦花撜提地迦花遊提迦花殊低沙迦利迦花陁奴沙迦臟迦花等

諸比丘弗婆提人有水生花最極好者所謂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牟陁花奔茶利迦花色甚光鮮香氣芬馥有陸生花最極好者所謂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花波吒羅花蘇摩那花婆利師迦花摩利迦花摩頭揵地迦花撜提地迦花遊提迦花殊低沙迦利迦花陁奴沙迦臟迦花等

諸比丘欝單越人有水生花最極好者所謂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牟陁花奔荼利迦花香氣柔軟處處普熏有陸生花最極好者所謂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花波吒羅花蘇摩那花婆利師迦花摩利迦花摩頭揵地迦花搔揵地迦花遊提迦花殊伍沙迦利迦花陁奴沙迦賖迦花等

諸比丘一切諸龍及金翅鳥住處各有水生衆花最極好者所謂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牟陁花奔荼利迦花香氣氛氳柔軟美妙有陸生花最極好者所謂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花波吒羅花蘇摩那花婆利師迦花摩利迦花摩頭揵地迦花搔揵地迦花遊提迦花殊伍沙迦利迦花羯迦羅利迦花摩訶羯迦羅利迦花等

諸比丘阿修羅等亦各具有水生諸花最極好者所謂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牟陁花奔荼利迦花香氣普熏甚可愛樂有陸生花最極好者所謂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花波吒羅花蘇摩那花婆利師迦花摩利迦花摩

頭揵地迦花撜揵地迦花遊提迦花
殊伍沙迦利迦花陁奴師迦花羯迦
羅剎迦花摩訶羯迦羅剎迦花頻隣
曇花摩訶頻隣曇花曼陁羅梵花
摩訶曼陁羅梵花等
諸比丘四天王天所有諸天有水生
花極妙端正可愛樂者所謂優鉢羅
花鉢頭摩花拘牟陁花奔荼利迦花
其氣甚香質極柔軟有陸生花最勝好
者所謂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花波
吒羅花蘇摩那花婆利師迦花摩利
迦花摩頭揵地迦花撜揵地迦花遊
提迦花殊伍沙迦利迦花陁奴沙迦
花羯迦羅剎迦花摩訶羯迦羅剎迦
花頻隣曇花摩訶頻隣曇花等
諸比丘三十三天有水生花極妙端
正可愛樂者所謂優鉢羅花鉢頭摩
花拘牟陁花奔荼利迦花等其氣極
香形甚柔軟有陸生花最勝好者所
謂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花波吒羅
花蘇摩那花婆利師迦花摩利迦花
摩頭揵地迦花撜揵地迦花遊提迦
花殊伍沙迦利迦花陁數沙迦膩迦

花鶵迦羅利迦花摩訶鶵迦羅利迦
花頻隣曇花摩訶頻隣曇花曼陁羅
梵花摩訶曼陁羅梵花等如三十三
天所有諸花夜摩天兜率陁天化自
樂天他化自在天魔身天等如是次
第一具有更无別異
諸比丘人間衆花有七種色何等爲
七所謂火色火光金色金光青色青
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黃色黃光黑
色黑光譬如魔梵常所現色諸比丘
人間有此七種色花諸阿脩羅亦復
如是有此七色一切天衆亦復有此
七種光色譬如魔梵常所現色
諸比丘一切諸天有十種別法何等
爲十諸比丘一諸天行時來去无邊
二諸天行時來去无㝵三諸天行時
無有遲疾四諸天行時足无蹤跡五
諸天身力無患疲勞六諸天之身有
形无影七一切諸天無大小便八一切
諸天无有洟唾九諸天之身清淨微
妙无皮肉筋脉脂血髓骨十諸天之
身欲現長短青黃赤白大小麁細隨
意悉能並皆美妙端嚴殊絕令人愛

樂一切天身有此十種不可思議諸比丘又諸天身充實洪滿齒白方密髮青齊整柔軟潤澤身有光明及有神力騰虛飛逝眼視無瞬瓔珞自然衣无垢穢

諸比丘閻浮提人壽命百年中有夭逝瞿陁尼人壽命二百亦有夭逝弗婆提人壽命三百亦有中夭欝單越人定壽千年无有夭殤閻魔羅世諸衆生等壽七萬二千歲亦有中夭諸龍及金翅鳥壽命一劫亦有中夭諸阿修羅壽命千歲同三十三天然亦中夭四天王天壽五百歲亦有中夭三十三天壽一千歲夜摩諸天壽二千歲兜率陁天壽四千歲化樂諸天壽八千歲他化自在天壽方六千歲魔身天壽三万二千歲梵身天壽命一劫光億念天壽命二劫遍淨諸天壽命四劫廣果諸天壽命八劫無想諸天壽十六劫不麁諸天壽命千劫无惱諸天壽二千劫善見諸天壽三千劫善現諸天壽四千劫色究竟天壽五千劫虛空處天壽十千

劫識處天壽二万一千劫无所有處天壽四万二千劫非想非非想處天壽八万四千劫此等諸天皆有中夭諸比丘閻浮提人身長三肘半衣長七肘闊三肘半瞿陁尼人弗婆提人身量及衣與閻浮等鬱單越人身長七肘衣長十四肘上下七肘阿修羅身長一由旬衣長二由旬闊一由旬重半迦利沙（隋言半兩也）四天王天身長半由旬衣長一由旬闊半由旬重二迦利沙三十三天身長一由旬衣長二由旬闊一由旬重半迦利沙夜摩天身長二由旬衣長四由旬闊二由旬重一迦利沙四分之一兜率陁天身長四由旬衣長八由旬闊四由旬重一迦利沙八分之一化樂天身長八由旬衣長十六由旬闊八由旬重一迦利沙十六分之一他化自在天身長十六由旬衣長三十二由旬闊十六由旬重一迦利沙三十二分之一魔身諸天身長三十二由旬衣長六十四由旬闊三十二由旬重一迦利沙六十四分之一自此已上諸天

身量長短與衣正等无差

諸比丘閻浮提人所有市易或以錢寶或以穀帛或以衆生瞿陁尼人所有市易或以牛羊或摩尼寶弗婆提人所作市易或以財帛或以五穀或摩尼寶欝單越人无復市易所欲自然故

諸比丘閻浮提人瞿陁尼人弗婆提人悉有男女婚嫁之法欝單越人无我我所樹枝若垂男女便合無復婚嫁諸比丘諸龍金翅鳥阿修羅等皆有婚嫁男女法式略如人間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陁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魔身天等皆有婚娶略說如前從此已上所有諸天不復婚嫁以无男女異故諸比丘閻浮提人若行欲時二根相到流出不淨瞿陁尼人弗婆提人欝單越人並亦如是一切諸龍金翅鳥等若行欲時亦二根相到但出風氣即得暢適无有不淨諸阿修羅四天王天三十三天行欲之時根到暢適亦出風氣猶如諸龍及金翅鳥無有差異夜摩諸

天執手成欲兜率陁天憶念成欲化樂諸天熟視成欲他化自在天共語成欲魔身諸天相看成欲並得暢適成其欲事

諸比丘人間所有螢火之明則復不如燈焰光明燈焰光明又復不如炬火之明炬火之明不如火聚火聚之明不如諸天星宿光明星宿之明不如月宮殿明月宮殿明又復不如日宮殿明日宮殿明光焰照曜猶尚不如四天王天牆壁宮殿身瓔珞明四天王天所有光明則又不如三十三天所有光明三十三天所有光明則又不如夜摩諸天牆壁宮殿瓔珞光明夜摩天中所有諸光則又不如兜率陁天所有光明兜率陁天所有諸光則又不如化樂天光明化樂天中所有光明則又不如他化自在諸天光明他化自在所有光明則又不如魔身天光明魔身諸天牆壁宮殿瓔珞光明比於下天最勝最妙殊特元過諸比丘雖然此魔身天光比梵身天光轉更不及彼梵身天比光憶念

天則又不及光憶念天比遍淨天則
又不及遍淨諸天比廣果天則又不
及如是略說無惱熱天善見天善現
天阿迦膩吒天等唯除選珞餘如上
說應如是知諸比丘若天世界若魔
若梵沙門婆羅門人等世間所有光
明欲比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陁光
明百千万億恒河沙數不可為比此
如來光最勝最妙殊特第一所以者
何諸比丘如來之身戒行元量故三
摩提般若解脫解脫知見神通及神
通行教化及教化輪說處及說處輪
等皆无量故諸比丘如來如是无量
功德一切諸法皆悉具足以是義故
如來光明最勝无上當如是持
諸比丘一切衆生有四種食以資諸
大得自住持得成諸有得相攝受何
等為四一者麁段及微細食二者觸
食三意思食四者識食何等衆生應
食麁段及微細食諸比丘閻浮提人
飯食麨豆及魚肉等此等名為麁段
之食覆蓋按摩澡浴揩拭脂膏塗摩
此等名為微細之食瞿陁尼人弗婆

提人麁段微細與閻浮提略皆齊等欝單越人身不耕種自然而有成熟粳米為麁段食覆蓋澡浴及按摩等為微細食諸比丘一切諸龍金翅鳥等以諸魚鼈黿鼉蝦蟇虬螭甦獺金毗羅等為麁段食覆蓋澡浴等為微細食諸阿修羅以天須陁妙好之味以為麁段諸覆蓋等以為微細四天王天并諸天衆皆用彼天須陁之味以為麁段諸覆蓋等以為微細三十三天還以彼天須陁之味以為麁段諸覆蓋等以為微細如三十三天乃至夜摩天兜率陁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等並用彼天須陁之味以為麁段諸覆蓋等以為微細自此以上所有諸天並以禪悅法喜為食三摩提為食三摩跋提為食无復麁段及微細食諸比丘何等衆生以觸為食諸比丘一切衆生受卵生者所謂鵝鴈鴻鶴鷄鴨孔雀鸚鵡鸜鵒鳩鴿鵁雀雉鵲烏等及餘種種雜類衆生從卵生者以彼從卵而得身故一切皆以觸為其食何等衆生以思為食若有衆生

以意思惟資潤諸根增長身命所謂
魚鼈黿鼉虵蝦臺伽羅瞿陀等及餘
衆生以意思惟潤益諸根增長壽命
若此等皆用思爲其食何等衆生以
識爲食所謂地獄衆生及无邊識處
天等此諸衆生皆用識持以爲其食
諸比丘此四種食爲諸衆生住持諸
大種受生分此中有優陁那偈
花色與諸法 壽命衆藥五帝易及嫁娶
根光食爲十
諸比丘世間衆生皆悉共有三種惡
行何等爲三所謂身惡行口惡行意
惡行比丘有諸衆生作身惡行作口
惡行作意惡行以是因緣身壞命終
墮於惡趣生地獄中彼於此處取後
識滅地獄之識初相續生彼識共生
即有名色緣名色故即有六入
諸比丘復有衆生作身惡行作口惡
行作意惡行以是因緣身壞命終墮
於惡趣生畜生中彼於此處取後識
滅畜生之識初相續生當於彼識共
生之時即有名色緣名色故即有六入
諸比丘復有衆生作身惡行作口惡

行作意惡行以是因緣身壞命終墮
於惡趣生閻摩世彼於此處報後識
滅閻摩世識初相續生當於彼識初
生之時即共名色一時俱生緣名色
故即有六入諸比丘此等名為三種
惡行應當遠離

諸比丘世間復有三種善行何等為
三所謂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諸比
丘或有衆生身作善行口作善行意
作善行以是因緣身壞命終生於人
道彼於此處報後識滅人道之識初
相續生彼識生時即共名色一時同
生緣名色故即有六入

諸比丘復有衆生身作善行口作善
行意作善行以是因緣身壞命終生
於天上此處識滅天上識初相續
生彼識生時即共名色一時俱生有
名色故即生六入諸比丘彼於天中
或在天子或在天女或於坐處或兩
膝內或兩股間忽然而生初出生時
即如人間十二歲兒若是天男即在
天子坐處膝邊隨一處生若是天女
即在天女兩股內生既出生已彼天

即稱是我兒女如是應知諸比丘修善生天有如是法所謂天子天女等初生之時以自業因所熏習故得三種念一者自知從某處死二者自知今此處生三知被生是此業果是此福報又作是念以我彼處身命壞已來生此間緣我有是三種業果三業果熟得來生此何者為三所謂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此等三業果報熟故身壞命終來生此處復作是念願我若於此處死已當生人間我於人間既受生已還修身口意等善行以身口意修善行故身壞已後還來此生作是念已次便思食念欲食時即於其前有衆寶器自然盛滿天須陁味種種異色諸天子中有勝業者其須陁味色最白淨若彼天子果報中者其須陁味色則稍赤若彼天子福德下者其須陁味色則稍黑時彼天子以手把取天須陁味內其口中此須陁味既入口已即自漸漸消融變化譬如酥及生酥擲置火中即自消融无復形影如是如是天須陁味會

於口中自然消化亦復如是食此味已若有渴時即於其前有天寶器盛滿天酒福上中下白赤黑色略說如前入其口中消融亦尒時彼天子食飲既訖身遂長大麁細高下與彼舊生天子天女等無有異

諸比丘此諸天子天女等身既充足各隨其意有所趣向或詣池水入彼池中澡浴清淨歡喜受樂既出池已復詣香樹彼香樹枝自然低垂從枝中出種種妙香流入其手諸天子等取以塗身塗身訖已復詣衣樹尒時衣樹亦為低枝於其枝間又出種種微妙好衣垂至其手取而著之著衣既訖詣纓珞樹低垂入手亦復如前上下縈繫莊嚴身已復詣鬘樹其樹低垂流出種種上妙花鬘其天取之嚴飾頭已復詣器樹樹出種種衆寶雜器隨意入手將詣果林盛種種果或便噉食或取汁飲如是復詣諸音樂樹樹亦低垂自然化出種種樂器隨意取之或彈或擊或歌或舞音聲微妙令人樂聞於是復詣諸林苑

中廐入苑已即見無量百數无量千數无量無邊百千億數諸天玉女此諸天等未見女時所有知見前世業報謂我從某處來生此間我身今受如是報果以業熟故當於是時了了分明憶宿世事如視掌中由見天女迷謬色故正念覺智此心即滅既失如是前生念已著現在欲口唯唱言此等皆是天玉女耶天玉女耶此則名為欲愛所縛諸比丘此等名為三種善行應當修習諸比丘一一月中有六烏晡沙他（隋言增長謂受持齋法增長善根）白月半分有十五日黑月半分亦十五日白黑二月各有三齋何者白月半分三受齋日所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黑月亦有三受齋日如白月數何故白黑二月各於三日受持齋戒諸比丘白黑二月各有八日當於是日四天大王集其眷屬普告之言汝等各往遍觀四方於世間中頗亦有人修行孝順供養父母恭敬沙門婆羅門不於諸尊長崇重以不修行布施受禁戒不守攝八關持六齋不時四

天王如是勅已彼諸使者奉天王命即下遍觀一切人世誰脩孝行供養父母何族姓子恭敬沙門及婆羅門復有誰家男子女人敬事尊長敦崇禮讓誰行布施誰受六齋誰持八禁誰守戒行尒時使者次第遍歷觀察世閒若見人中少能孝順供養父母少能承事尊重沙門少能極敬耆舊有德諸婆羅門於諸長老少能崇敬布施微薄受齋稀疎護戒不全禁守多缺是時天使具足見已即日還詣四天王所啓言大王當知世閒一切人衆无多孝養奉事父母亦復無多恭敬沙門及婆羅門无多敬重耆舊有德師傅尊長亦无多人修行布施受持六齋亦无多人奉行禁戒守護八關尒時四大天王聞諸天使如是語已心意慘然甚不歡悅報使者言世閒諸人若實尒者甚為不善所以者何人閒壽命極成短促少時在世宜修諸善轉至後世便得安樂去何令者很諸人等无有多行孝養父母乃至不能修持六齋受行八禁守攝

身口此大損減我諸天衆轉更增加阿修羅種諸比丘若世間人多行孝順供養父母尊重沙門及婆羅門敬事耆舊敦修禮讓好行布施樂受六齋勤崇福業恒守八禁如是修行相續不絕

尒時天使巡察見已白四王言大王當知世間衆人多有孝順供養父母多有恭敬沙門婆羅門及諸尊長樂行布施勤修齋戒尒時四大天王從諸天使聞此語已心大歡喜踊躍无量作如是言甚善甚善諸世間人能如是修極大賢善何以故彼諸人等壽命短心不久便當移至他世令者乃能於彼人間孝養父母奉事沙門及婆羅門尊敬耆舊修行禮讓多樂布施持戒守齋如是便當增長諸天無量眷屬損減修羅所有種類

諸比丘何故黑白二月各十四日是烏晡沙他諸比丘此黑白二月十四日時四大天王亦各如前召其太子使下世間觀察善惡善少則愁善多則喜具足皆如天使所說唯以太子

自下為異
諸比丘黑白二月各十五日何故復
是爲晡沙他諸比丘今日四大天王
自下世間躬察善惡知多少已即時
自往詣善法堂諸天聚集議論之處
在其堂前面向帝釋具說人間善惡
多少違順之事尒時帝釋若聞人間
修福者少便復慘然悵怏不樂云何
如是天衆減少阿修羅衆轉更增多
若聞人間如法者多心則歡喜踊躍
无量作如是言我諸天衆漸當增長
阿修羅衆漸當損耗諸比丘由此六
日諸天下觀人間善惡應修齋戒故
名此日爲晡沙他

起世經卷第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起世經卷第八　登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三十三天品第八之三

諸比丘若復有時諸外道等或波利婆羅闍迦或更餘者来詰汝所問汝等言是諸長老何因何緣有一色人為諸非人之所恐怖有一色人不為非人之所恐怖彼諸外道若作是問汝等應當如是報言諸長老等此有因緣何以故於世間中有一色人習行非法内有邪見及顛倒見彼等專行十不善法說不善法念不善法邪見顛倒以作如是十不善故護生諸神漸漸捨離如是等人若百若千唯留一神惣守護之如牛羣羊羣或百或千其傍唯置一人守視此亦如是以護神少故恒為非人之所恐怖有一色人習行正法不行邪見不顛倒見彼人既行如是十善正見正語修善業故是一一人皆有无量若百若千諸神守視以是因緣此人不被非人恐怖譬如國王若王大臣隨一

一人則有百千護生諸神之所守護
諸比丘人間若有如是姓字非人之
中亦有如是一切姓字諸比丘人間
所有山林川澤國邑城隍村塢聚落
居住之處於非人中亦有如是山林
城邑舍宅之名諸王大臣坐起處所
諸比丘一切街衢四交道中屈曲巷
陌屠膾之坊及諸嚴臺並无空屋皆
有衆神及諸非人之所依止又棄死
尸林塚間丘壑一切惡獸所行之道
悉有非人在中居住一切林樹高至
一尋圍滿一尺即有神祇在上依住
以為舍宅諸比丘一切世間男子女
人從生已後即有諸神常隨逐行不
曾捨離唯習行諸惡及命欲終時方
乃捨去如前所說諸比丘閻浮提洲
有五種事勝瞿陁尼何等為五一者
勇健二者正念三者佛出世處四者
是修業地五者行梵行處瞿陁尼洲
有三種事勝閻浮提何等為三一者
饒牛二者饒羊三者饒摩尼寶閻浮
提有五種事勝弗婆提略說如前弗
婆提洲有三種事勝閻浮提何等為

三一者洲㝡寬大二者普含諸渚三者洲甚勝妙閻浮提洲有五種事勝欝單越如上所說欝單越洲有三種事勝閻浮提何等為三一者彼人无我我所二者壽命㝡長三者彼人有勝上行閻浮提洲有五種事勝閻摩世亦如上說閻摩世中有三種事勝閻浮提何等為三一者壽命長二者身形大三者有自然衣食閻浮提人有五種事勝一切龍金翅鳥等如前所說諸龍及金翅鳥有三種事勝閻浮提何等為三一者壽命長二者身形大三者宮殿寬博閻浮提中有五種事勝阿修羅如前所說阿修羅中有三種事勝閻浮提何等為三一者壽命長二者形色勝三者受樂多如是三事㝡為殊勝

諸比丘四天王天有三事勝一者宮殿高二者宮殿妙三者宮殿有勝光明三十三天有三事勝何等為三一者長壽二者色勝三者多樂如是夜摩天兜率陁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魔身天等應知皆有三種勝事如三

十三天勝閻浮提中所說閻浮提洲有五種事勝諸天龍如上所說汝等應知

諸比丘於三界中有三十八種衆生種類何等名為三十八種諸比丘欲界中有十二種色界中有二十二種無色界中復有四種諸比丘何者欲界十二種類謂地獄畜生餓鬼人阿修羅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魔身天等此名十二何者色界二十二種謂梵身天梵輔天梵衆天大梵天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音天淨天少淨天無量淨天遍淨天廣天少廣天无量廣天廣果天無想天無煩天无熱天善見天善現天阿迦膩吒天等此等名為二十二種无色界中有四種者謂空無邊天識無邊天无所有天非想非非想天此名四種

諸比丘於世間中有四種雲謂白雲黑雲赤雲黃雲諸比丘此四雲中若白色者多有地界若黑色者多有水界若赤色者多有火界若黃色者多

有風界汝等應當如是識知諸比丘世間復有四種大神何等爲四所謂地大大神水大大神火大大神風大大神諸比丘曾於一時地大大神發是惡見心自念言於地界中无水火風界諸比丘我於尒時詣彼神所而告之言大神汝心實有如是惡見云地界中无水火風三大界也彼荅我言實尒世尊我復告言大神汝今莫起如是惡見何以故此地界中實皆具有水火風界但於其中地界偏多以是因緣得地大名諸比丘我能知彼地大大神發如是念斷其惡見令生歡喜於諸垢中得法眼淨證果覺道无有結惑度疑彼岸无復煩惱不隨他教隨順法行而白我言大德世尊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大德世尊我從今後常當奉持優婆塞戒乃至命盡更不殺盜及非法等歸佛法僧淸淨護持

諸比丘復於一時水大大神生於惡見亦如是念於水界中无有地界火界風界我知其意往詣彼所而問之

言汝實尒不荅言實尒我復告言汝今莫作如是惡見此水界中具有地界及火風界以偏多故得水界名如是乃至火神風神俱有此見佛既知已悉往詣問並荅佛言實尒世尊併開其意皆得悟解歸依三寶悉隨順行略說如前地大大神斷除疑惑来詣我所諸比丘此等名為四大大神諸比丘世間有雲從地上昇在虛空中或有至一俱盧奢住或二或三俱盧奢住乃至六七俱盧奢住諸比丘或復有雲上虛空中一由旬住或二三四五六七由旬住諸比丘或復有雲上虛空中百由旬住乃至二三四五六七百由旬住或復有雲從地上空千由旬住二三四五六七千由旬住乃至劫盡諸比丘或時外道波利婆羅闍迦来詣汝所作如是問諸長老等何因緣故虛空雲中有是音聲汝諸比丘應如是荅有三因緣更相觸故於雲聚中有音聲出何者為三諸長老等或復一時雲中風界與其地界相觸著故便有聲出所以者何辟

如樹枝相揩相磨即有火出如是如是諸長老等此是第一出聲因緣復次長老或於一時雲中風界與彼水界相觸著故即便出聲亦如上說此是第二出聲因緣復次長老或於一時雲中風界與彼火界相觸著故即便出聲略說乃至譬如兩樹相揩火出此是第三出聲因緣應如是荅諸比丘亦應如是廣分別知

諸比丘或時外道波利婆羅闍迦來詰汝所作如是問諸長老等何因緣故虛空雲中忽生電光諸比丘汝等應當作如是荅諸長老等有二因緣虛空雲中出生電光何等為二一者東方有電名曰无厚南方有電名曰順流西方有電名墮光明北方有電名百生樹諸長老等或有一時東方所出无厚大電與彼西方墮光明電相觸相對相磨相打以如是故從彼虛空雲聚之中出生大明名曰電光此是第一電光因緣復次諸長老等二者或復南方順流大電與彼北方百生大電相觸相對相磨相打以如

是故出生電光譬如兩木風吹相著忽然火出還歸本處此是第二電光因緣從雲聚中有光明出

諸比丘於虛空中有五因緣能障㝵雨令占候師不測不知增長迷惑記天必雨而更不雨何者為五諸比丘或有一時於虛空中雲興雷動作伽荼伽荼瞿廚瞿廚等聲或出電光或復有風吹冷氣至如是種種皆是雨相諸占察人及天文師等悉見此時必當降雨尒時羅睺羅阿修羅王從其宮出便以兩手攎彼雨雲擲置海中諸比丘此是第一雨障因緣而天文師及占候者不見不知心生疑惑記天必雨而竟不雨

諸比丘或復有時虛空起雲雲中亦作伽荼伽荼等聲亦出電光亦復有風吹冷氣來時天文師及占候者見是相已剋天此時必當降雨尒時火界增上力生即於其時雲自燒滅此名第二雨障因緣彼天文師及占候者不見不知心生迷惑記天必雨而遂不雨

諸比丘或復有時虛空起雲雲中亦作伽荼伽荼等聲亦出電光亦復有風吹冷氣来時天文人及占候者見是相已記天此時必當作雨時以風界增上力生則能吹雲擲置於彼伽陵伽磧中或復擲置壇荼迦磧中或復擲置摩登伽磧中或復擲置諸曠野中或復擲置摩連鄉磧地此名第三雨障因緣彼天文人及占候者不見不知心生迷惑記天必雨而遂不雨

諸比丘或復有時虛空起雲於彼雲中亦作伽荼伽荼等聲亦出電光及有風起吹冷氣来諸占候者記天必雨然行雨諸神有時放逸以放逸故彼雲不得依時降雨既不時雨雲自消散此是第四雨障因緣以是義故諸天文人心生迷惑記天必雨而遂不雨

諸比丘或復有時空中起雲雲中亦作伽荼伽荼等聲出大電光吹冷氣来諸天文人記必當雨然此閻浮一切人民其中多有不如法行耽樂諸欲慳貪嫉妬邪見所纏彼諸人等以惡

行故習非法故樂著欲故貪嫉覓故天則不雨諸比丘此名第五雨障因緣諸天文人及占候者不見不知心生迷惑記天必雨而遂不雨諸比丘是名五種雨障因緣此中有優陁那偈

花法色壽命　衣服及賣買　嫁娶三摩提
并四種飲食　二行晡沙他　上下名三界
雲色諸天等　俱盧舍鳴電

起世經鬪戰品第九

諸比丘我念往昔有時諸天與阿修羅起大鬪戰尒時帝釋告其所領三十三天言諸仁者汝等諸天若與修羅共為戰鬪宜好莊嚴善持器仗若諸天勝修羅不如汝等可共生捉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以五繫縛之將到善法堂前諸天會處三十三天聞帝釋命依教奉行尒時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亦復如是告諸修羅言若諸天衆共阿修羅鬪戰之時天若不如即當生捉帝釋天王以五繫縛之將詣諸阿修羅七頭會處立置我前諸修羅衆亦受教行諸比丘當於彼

時帝釋天王戰鬪得勝即便生捉阿修羅王以五繫縛之將詣善法堂前諸天集處向帝釋立尒時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若作是念願諸修羅各自安善我今不用諸阿修羅我當在此與三十三天一處共居同受娛樂甚適我意其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興此念時即見自身五縛悉解諸天種種五欲功德皆現其前或復有時作如是念我今不用三十三天願諸天等各自安善我願還歸阿修羅宮起此念時其身五繫即還縛之五欲功德忽即散滅

諸比丘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有如是等微細結縛諸魔結縛復細於此所以者何諸比丘邪思惟時即被結縛正憶念時即便解脫何以故諸比丘思惟有我是為邪思惟无我亦是邪思乃至思惟我是有常我是无常有色无色有想无想及非有想非無想等並是邪思諸比丘此邪思惟是癰是瘡猶如毒箭其中若有多聞聖達智慧之人知是邪思如病如瘡

如癰如箭如是念已繫心正憶不隨心行令心不動多所利益諸比丘若念有我則是邪念則是有爲則是戲論若念无我亦是戲論乃至有色无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悉是戲論諸比丘所有戲論皆悉是病如癰如瘡猶如毒箭其中所有多聞聖達智慧之人知此戲論諸過患已樂無戲論守心寂靜多所修行

諸比丘我念往昔有釋天王與阿修羅欲興戰鬪時天帝釋告其四面三十三天作如是言諸仁者宜善莊嚴身及器仗令諸修羅欲來戰鬪若諸天勝可生捉取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以五繫縛之將詣諸天善法堂前集會之處令其見我時三十三天受帝釋命依教奉行阿修羅王亦如是教諸比丘當尒戰時諸天得勝即以五繫縛阿修羅王將詣善法堂前尒時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既被五繫在天衆前見天帝釋入善法堂就座而坐即出惡言種種罵詈毀辱天主時天帝釋有執御者名摩多離見毗

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對衆惡言毀罵
天主即便以偈白帝釋言
帝釋天王爲著畏　爲无勢力故懷忍
聞如是等麁惡罵　舍受耐之都不言
尒時帝釋還以偈答摩多離言
我非著畏故懷忍　亦非无力於修羅
誰能如我神策謀　豈得同於彼无智
時摩多離復更以偈白天主言
若不嚴加重訶責　愚癡熾盛轉更增
若當折伏无智人　猶如畏杖牛奔走
今若縱之令得樂　至其本處更自高
是故明智當以威　示現勇健制愚騃
尒時帝釋復以偈答摩多離言
如此等事我久知　爲伏衆人愚癡故
彼以瞋嫉而罵詈　我聞堪忍自制心
時摩多離更復以偈白帝釋言
帝釋天王願善思　如是含忍有一患
彼愚癡者作是罵　謂生怯畏不敢酬
彼愚癡輩隨其意　謂我畏之而默然
尒時帝釋重復偈答摩多離言
若求益身永利安　宜於彼等常懷忍
如我意者見彼罵　不應於瞋復起瞋
若於瞋處報以瞋　如是戰鬪難得勝

若為他人所嬈惱　有志能忍極為難
當知此忍為強力　如是忍者應讚美
若我若他允起心　皆求遠離大畏處
他人既已瞋罵我　不應於彼復起怨
若於自己若他人　二處皆應作利益
既知已被他瞋罵　當使自瞋轉得消
如是二處利益心　若自若他皆成就
彼人意念是愚癡　此皆因於不知法
若有大力諸丈夫　能為无力故含忍
於无力人忍不瞋　如是忍者他所讚
彼人無有智慧力　難以愚癡力為力
愚癡心故棄捨法　如是等人无正行
彼以愚癡求我勝　瞋恚罵詈出麁言
能忍彼惡則常勝　是忍增上難具說
勝人出語最不論　於等忍生怨故忍
聞下人言能忍者　此忍為諸智所讚

諸比丘汝等當知尒時帝釋則我身是我於彼時身作三十三天王自在治化受勝福報縱任快樂而常懷忍亦讚歎忍樂行調柔无復瞋恚亦恒讚歎无瞋恚者諸比丘汝等自說於修行中有信解心捨俗出家精勤不懈汝等若欲於餘衆生身行忍辱讚

歎忍辱調順慈悲常行安樂滅除瞋恚讚不瞋者汝亦應作如是修學諸比丘我念往昔諸天衆等與阿修羅各嚴器仗欲興鬪戰尒時帝釋告天衆言諸仁者若阿修羅與諸天鬪天得勝時汝等可以五繫縛之如前所說諸天奉教阿修羅王亦復如是勅其軍衆諸比丘尒時鬪戰阿修羅勝帝釋天王不如退還是時馭者迴千輻輪賢調御車欲向天宮有一居吒奢摩梨樹金翅鳥王巢於其上巳生諸卵帝釋見巳告摩多離執馭者言

樹上有卵摩多離　為我迴轅遠避護
寧為修羅失身命　勿令毀破此鳥巢

時摩多離善執馭者聞釋天王如是勅巳即便右迴天千輻輪賢調御車還復直指阿修羅宮諸比丘尒時諸阿修羅衆見帝釋車忽然迴還咸謂帝釋別有奇策更來合戰阿修羅衆因即大退各趣本宮諸比丘尒時帝釋以慈因緣諸天還勝修羅不如諸比丘欲知尒時天帝釋者即我身是

諸比丘我於尒時為大天主王領三十三天自在治化受勝福報猶能憐愍一切衆生為其壽命而作利益起慈悲心汝等比丘以信捨家應當利益一切衆生

諸比丘我憶往昔天阿修羅欲共戰鬪尒時帝釋告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言仁者我等且攝種種器仗天及修羅其中各有明智慧者彼悉能知我等二家所說法義若善若惡但以善言長者取勝於是天主與阿修羅相推前說尒時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即便在先向天帝釋而說偈言

愚癡猛盛者　必須重訶責　折伏於无智
猶牛畏鞭走　愚癡无有智　所在難調制
是故用嚴杖　速断其癡惕

尒時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向天帝釋說此偈已阿修羅衆并諸眷屬皆大歡喜稱歎踊躍帝釋諸天及其眷屬默然而住尒時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告帝釋言汝大天王便可說偈尒時天王向阿修羅而說偈言

我明見此事　不欲共癡同　愚者自起瞋

智者誰與諍

尒時帝釋天王說此偈已三十三天并諸眷屬皆亦稱歎踊躍歡喜諸阿修羅及其眷屬默然而住

尒時帝釋告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言仁者更說善言時阿修羅復向天主說如是偈

寂然忍辱意　帝釋我亦知　愚癡若勝時
言我畏故忍

尒時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說此偈已諸阿修羅及其眷屬皆悉踊躍稱歎歡喜帝釋諸天并其眷屬默然而住時阿修羅王亦告帝釋言仁者天主可更辯說如法善言尒時天帝釋向阿修羅衆復說偈言

愚者自隨意　謂忍為畏彼　以此求自益
於彼則无利　我謂彼作惡　不應瞋其瞋
於瞋能默然　此鬪則常勝　若為他所惱
有力能忍之　當知此忍者　忍中最為上
无問自與他　皆求離畏處　若知他嫌已
於彼不應瞋　二處作利益　所謂若自他
他若瞋為者　自瞋能消滅　若自若於他
二皆成其利　他意念愚癡　斯由不知法

若有羸力人　為彼无力忍　此忍為最勝
餘忍更无過　彼无智慧性　惟有愚癡力
愚癡捨法故　自然失正行　愚癡自矜勝
瞋恚出惡言　若能忍其惱　此則常有勝
勝者畏而忍　等者恐生怨　於下能忍之
斯忍智所讚

尒時帝釋天王說此偈已三十三天及諸眷屬稱歎歡喜踊躍无量阿修羅衆咸各默然時諸天中有智慧者阿脩羅中有智慧者各集一處皆共量議此等諸偈詳審思念觀察推尋同稱讚已作如是言諸仁者等今天帝釋善說言義其所治化一切无有刀杖鞭撻亦无諍鬪毀辱怨讎亦无言訟及求報復於生死中有所猒患求離於欲為寂滅故為寂靜故為得神通故為得沙門果故為成就正覺得涅槃故諸仁者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所說之偈无有如是善妙之語彼等一切唯有刀杖鞭打楚毒毀辱諍鬪言訟怨讎求於報復長養生死无有猒患貪著諸欲不念寂靜寂滅之行不怖神通及沙門果不求正覺

及大涅槃諸仁者帝釋天王所說之偈名為善說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所說之偈非是善說諸仁者帝釋天王所說之偈善說善說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所說之偈非是善說非是善說諸比丘汝等應知尒時帝釋即我身是諸比丘我於彼時為忉利天王自在治化受於福樂尚說善言以為戰具由善言故鬪戰常勝汝等比丘既能於我善說教中淨心離俗捨家出家修精進行汝等若求善說惡說於教法中欲取義者應如是知諸比丘我念往昔諸天王等與阿修羅共相戰鬪時釋天王摧破修羅戰既勝已造立勝殿東西五百由旬南北二百五十由旬諸比丘勝殿之外有一百却敵一一敵間各有七樓皆七寶成一一樓內各置七房一一房中安施七搨一一搨上有七玉女二玉女復各別有七女為侍帝釋天王與諸玉女并侍女等更无所為唯受勝樂所須食飲香花服玩一切樂具皆隨往業受其福報諸比丘三千大千

世界之内所有天宫更无有此帝釋
天王勝殿比類
尒時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作如是
念我有如是威神徳力日月宫殿及
三十三天雖在我上運轉周行我力
能取以為耳璫處處遊行不為妨㝵
曽於一時羅睺羅阿修羅王内心瞋
恚熾盛煩毒意不歡喜便念鞞摩質
多羅阿修羅王尒時鞞摩質多羅阿
修羅王即作是念羅睺羅阿修羅王
今念於我便復自念其所統領小阿
修羅王及諸眷属小阿修羅等時彼
小王及諸修羅知鞞摩質多羅阿修
羅王念已即各嚴偹種種器仗往詣
其所到已在前默然而住尒時鞞摩
質多羅阿修羅王自服鎧甲持仗嚴
駕與其小王并諸軍衆前後圍遶往
詣羅睺羅阿修羅王所時羅睺羅阿
修羅王復念踴躍幻化二阿修羅王
尒時二王知其念已還如鞞摩質多
羅阿修羅王所念念其小王并諸所
部亦各知已嚴偹器仗向其王所到
已皆共来詣羅睺羅阿修羅王處尒

時羅睺羅阿修羅王自服種種嚴身器仗與鞞摩質多羅踊躍幻化三阿修羅王并彼三王小王眷屬前後圍遶從阿修羅城導從而出欲共忉利諸天興大戰鬪

尒時難陀優波難陀二大龍王從其宮出各各以身遶須弥山周迴七帀一時動之動已復動大動遍動震已復震大震遍震湧已復湧大湧遍湧以尾打海令一段水上於虛空在須弥頂上諸比丘即於是時天主帝釋告諸天衆作如是言汝等諸仁見此大地如是動不空中靉靆猶如雲雨又似重霧我今定知諸阿修羅欲與天鬪於是海內所住諸龍各從自宮持種種仗嚴備而出當阿修羅前與其戰鬪勝則逐退直至其宮若其不如恐怖背走復共往見地居夜叉到已告言汝等當知諸阿修羅欲與天鬪汝等今可共我詣彼相助打破夜叉聞已復嚴器仗與龍相隨共修羅戰勝則逐之不如便退恐怖而走復共往見鉢手夜叉到已告言鉢手夜

又仁等知不諸阿修羅欲與天鬪汝等可来共我相助逆往打之鉾手鬪已亦嚴器仗相隨而去乃至退走復共往告持鬘夜叉具説如前退走往告常醉夜叉亦復嚴仗共持鬘等併力合鬪若得勝者逐到其宮若不如者恐怖退走復共往見四大天王到已諸白四天王言四王當知諸阿修羅今者欲来與諸天鬪王等應當與我相助打令破散時四天王聞常醉言即各嚴持種種器仗駕馭而往乃至退走不能降伏是時四王便共上昇詣善法堂諸天集會議論之處啓白帝釋説如是言天王當知諸阿修羅今者聚集欲與天鬪宜應往彼與其合戰時天帝釋從四天王聞是語已關意許之即召一天摩那婆告言汝天子来汝今可往須夜摩天珊兜率陁天化自樂天他化自在天至已為我白諸天王作如是言仁等諸天自當知之今阿修羅欲與天鬪仁等天王宜應相助俱詣其所與其戰鬪時摩那婆聞釋語已即便往詣須夜

摩天具白是事
尒時須夜摩天王從釋天使摩那婆所聞是語已即起心念須夜摩中一切天衆時彼天衆知其天王心所念已各嚴種種鎧甲器仗乘彼天中種種騎乘並共来詣彼天王所到已在前儼然而立時須夜摩天王亦自身著天中種種寶莊嚴鎧持衆寶仗與其无量百千万數諸天子倶圍遶来下至須弥山王頂上在山東面竪純青色難降伏幢依峯而立尒時天使摩那婆復更上詣兜率陁天到已還白兜率天王作如是言天王當知帝釋天王有如是啓諸阿修羅欲共天鬪唯願諸天咸来相助併力鬪戰令其退走兜率陁天聞是語已即自念其諸天大衆彼天知已悉来集會大天王所到已即各嚴持器仗乘諸騎乘相率来下與无量百千万衆一時雲集須弥山頂在其南面竪純黄色難降伏幢依峯而立
尒時天使摩那婆復更往詣化樂天中白彼天言天王當知帝釋使来有

如是語諸阿修羅欲共天鬪具說如前乃至彼天與其無量百千万數諸天子衆各嚴器仗乘種種乘咸共来下至須弥山頂在其西面竪純赤色難降伏幡依峯而立如是上白他化自在天王亦如前說時彼天衆嚴持器仗倍化樂天與其无量百天子无量千天子无量百千天子圍繞来下至須弥山在其北面竪純白色難降伏幡依峯而立

尒時帝釋見上諸天並皆雲集復起心念虛空夜叉尒時虛空諸夜叉衆咸作是言帝釋天王意念我等如是知已即相識勅著甲持仗莊嚴身具皆各服之乘種種乘詣帝釋前一面而立時天帝釋又復念其諸小天王幷三十三天所有眷屬如是念時並著鎧甲嚴持器仗乘種種乘詣天王前於是帝釋自著種種鎧甲器仗乘種種乘與空夜叉及諸小王三十三天前後圍遶從天宮出欲共修羅與大戰鬪

諸比丘是諸天衆與阿修羅戰鬪之

時有如是等諸色器仗所謂刀箭矟括稚斧金剛鈹箭面箭鑿箭鏃箭犢齒箭迦陵伽蓁鏃箭微細鏃箭劣箭如是等器雜色可愛皆是金銀琉璃頗黎赤珠硨磲瑪瑙等七寶所成以此刀仗遥擲阿修羅身莫不洞徹而不為害於其身上亦復不見瘡痕之迹雖以觸因緣故受於苦痛諸比丘諸阿修羅所有器仗與天鬪時色類相似亦是七寶之所成就穿諸天身亦皆徹過而無瘢痕雖以觸因緣故受於苦痛諸比丘欲界諸天與阿修羅戰鬪之時尚有如是種種器仗況復世間諸人器仗

起世經卷第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起世經卷第九　　澄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劫住品第十

諸比丘世間別有三種中劫何等為三一者刀兵二者飢饉三者疾疫云何名為刀兵中劫諸比丘刀兵劫者介時眾人无有正行不如法說邪見顛倒具足同行十不善業是時眾生唯壽十歲諸比丘其人如是壽十歲時女生五月即便行嫁猶如今日年十五六嫁向夫家今時地力所生酥油生酥石蜜沙糖粳米至於彼時一切滅沒不復出現又彼人民壽十歲時純以羖羊毛褐為衣猶如今日迦尸迦憍奢耶衣芻摩繒衣度究邏衣句路摩婆衣劫貝衣甘婆羅寶衣最為勝妙彼毛褐衣亦復如是當於介時唯食稗子猶如今人食粳米等以為美食又為父母之所憐愛願其十歲以為上壽亦如今人願壽百歲諸比丘彼十歲時所有眾生不孝父母不敬沙門及婆羅門不敬耆舊然亦

得他供養承事讚歎尊重猶如今時行法教人名譽无異何以故其業尒故又諸比丘十歲時人无有善名亦不修行十善業道一切多行不善之業衆生相見各生毒害殺戮之心無慈愍意如今獵師在空山澤見諸禽獸唯起毒害屠殺之心又諸比丘當於彼時一切人民嚴身之具皆是刀仗亦如今人花鬘耳璫頸瓔臂釧指環釵鑷以莊嚴身彼用刀仗亦復如是又諸比丘當於彼時中劫將末七日之內一切人民手所當觸若草若木土塊瓦石悉成刀仗其鋒甚利勝人所造各各競捉共相屠害七日之間相殺略盡因此命終並墮惡趣受地獄苦何以故以其相向各生殺心濁心惡心无利益心无慈悲心无淨心故諸比丘此等名爲刀仗中劫

諸比丘云何名爲飢饉中劫諸比丘飢饉劫時一切人民無有法行邪見顛倒具足皆行十不善業以是因緣天不降雨以无雨故世便飢饉无復種子白骨爲業諸皮活命云何名爲

白骨為業諸比丘飢饉之時彼諸人民若於四衢若於街巷城郭行路處處悉往取拾白骨水煎取汁飲以活命是故名為白骨為業去何名為諸皮活命諸比丘飢饉劫時彼諸人民以飢急故取諸樹皮煑飲其汁以自活命是故名為諸皮活命諸比丘彼時衆生飢餓死巳皆當下生惡趣之中所謂墮在閻摩羅世受餓鬼身以彼衆生慳貪嫉妬畏食物盡爭取藏故諸比丘此等名為飢饉中劫

諸比丘去何名為疾疫中劫諸比丘彼時人民欲行正法欲說如法亦欲行於无顛倒見亦欲具行十善業道但於是時諸如法人以其過去无十善業勝果報故遂令非人放其毘氣流行癘疫致使多人得病命終諸比丘又於如是疾疫劫時更有他方世界无量非人来為此閒一切人民作諸疫病何以故以其放逸行非法故彼諸非人奪其精魂與其惡觸令心悶乱其中多有薄福之人因病命終辟如國王若王大臣守護民故於其

界首安置戍邏有時他方盜賊忽來
由彼戍邏不謹慎故有放逸故被諸
羣賊一時誅戮或滅其家或破村落
或屠聚邑或毀國城如是如是以放
逸故他方非人來行疾疫命終皆盡
亦復如是或復彼時他方非人來行
疾病時諸衆生无放逸行但彼鬼大
力強相逼惱奪其精魂與其惡觸令
心悶乱於中多有遇病命終譬如國
王或王大臣爲諸聚落作守護故安
置鎮防或於後時他方劫賊來相侵
擾而是鎮防无有放逸勤謹遮護但
彼賊大力強相逼惱亦能一時誅戮
諸人或滅其家村舍聚落略說如上
如是如是諸比丘於疾疫劫衆人遇
病逼切命終亦復如是其身死已皆
得上昇生諸天中所以者何爲彼衆
人无相害心無惱乱心有利益心慈
心淨心故當命終時又各相問汝病
可忍得少損不頗有脫者頗有起者
頗有疾病全差者不諸比丘以是因
緣得生天上此等名爲疾疫中劫諸
比丘是名世間三種中劫

起世經世住品第十一

諸比丘於世界中有四无量不可量不可稱不可思議若天若人世中筭數欲取其量經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俱致年若干百俱致年若干千俱致年若干百千俱致年終不能得何等為四諸比丘若世界住此不可得筭計而知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俱致年若干百俱致年若干千俱致年若干百千俱致年諸比丘若世界住已壞亦不可得筭計而知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俱致年若干百俱致年若干千俱致年若干百千俱致年諸比丘若世界壞已復起此亦不可筭計而知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俱致年若干百俱致年若干千俱致年若干百千俱致年諸比丘若世界成已住此亦不可筭計而知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俱致年若干百俱致年若干千俱致年若干百千俱致

年諸比丘此等名為四種无量不可
量不可稱不可思議若天若人無有
筭計而能數知若干百千万年若干
百千万俱致年者諸比丘於此東方所
有世界〃轉住轉壞无有間時或有轉成
或有轉壞諸比丘南西北方所有世
界轉成轉住轉壞亦復如是諸比丘
如五段輪除其軸已旋轉不住无暫
關時略說世界亦復如是又如夏雨
其滴麁大相續下注亦无休間如是
東方南西北方成住壞轉無停住時
亦復如是
諸比丘於其中間復有三災何等為
三一者火災二者水災三者風災於
火災時光音諸天首免其災水災之
時遍淨諸天首免其災風災之時廣
果諸天首免其災火災云何火災諸比丘
火災起時諸衆生等皆有善行所說
如法正見成就无有顛倒具足修行
十善業道无覺觀禪不用功修自然
而得時彼衆生以神通力住於虛空
住諸仙道住諸天道住梵行道如是
住已受第二禪无覺觀樂如是證知

成就具足身壞即生光音天中地獄衆生畜生衆生閻摩羅世阿修羅世四天王世三十三天須夜摩天兜率陀天化自樂天他化自在天及魔身天乃至梵世一切衆生於人間生悉皆成就无覺無觀快樂證知身壞即生光音天處一切六道皆悉斷絶此則名爲世間轉盡

諸比丘云何世間住已轉壞諸比丘當於彼時无量時長遠時天下亢旱无復雨澤所有草木一切乾枯无復遺餘辟如葦荻乗青刈之不得雨水乾枯朽壞无復遺餘如是如是諸比丘天久不雨一切草木悉皆乾枯亦復如是諸比丘諸行亦尒一切無常不久住不堅牢不自在破壞之法應當猒離速求解脫

復次諸比丘尒時有迦黎迦大風吹八万四千由旬大海之水皆令四散於下即有日大宮殿便吹一日出在海上置於須弥山王半腹之間去地四万二千由旬日行道中諸比丘此名世間第二日出世間諸小陂池溝

河一切乾竭无復遺餘諸比丘一切
諸行悉皆无常略說如上當求免脫
復次諸比丘略說如前迦梨迦風吹
大海水復出日宮殿置日道中是名
世間第三日出世間所有大陂大池
大溝大河及恒河等一切諸河悉皆
乾竭无復遺餘諸行亦介一切无常
如是次第世間復有第四日出介時
一切大水大池所謂善現大池阿那
婆達多大池曼陁祇尼大池甦滿大
池等悉皆乾竭无復遺餘諸行亦介
一時无常如是次第世間復有第五
日出當於是時此大海水漸漸乾竭
初少減損如齎脚踝乃至轉減如至
脚膝乃至半身乃至一身二三四五
六七人身齊此乾竭諸比丘五日出
時大海之水漸更損減半多羅樹乃
至一多羅樹或一二三四五六七多羅
樹漸復乃至半俱盧奢一二三四五
六七俱盧奢減損乾竭乃至半由旬
一由旬二三四五六七由旬以漸而
減乃至一百由旬二百由旬三四五
六七百由旬以漸而減諸比丘五日

出時大海之水漸復損減一千由旬二千由旬乃至三四五六七千由旬諸比丘當於世間五日出時彼大海水所餘殘者略說乃至七千由旬或至六千五四三二一千由旬如是乃至七百由旬六百由旬五四三二一百由旬餘水殘在如是乃至或七由旬或六由旬五四三二一由旬在或復減至七俱盧奢六拘盧奢五四三二一俱盧奢餘水殘在諸比丘於世間中五日出時彼大海水餘殘在者深七多羅樹或六多羅樹五四三二一多羅樹或復餘水深如七人或如六人五四三二一或復一人乃至半人或膝已下或至於踝水殘齊此又五日出時於大海中或時少分有餘殘水如秋雨時牛跡之中少分有水如是如是五日出時大海之中少水亦尒又諸比丘五日出時彼大海中於一切處乃至乾竭无復餘水如塗脂者諸比丘一切諸行亦復如是无常不久須臾暫時略說乃至可猒可離應求免脫

復次諸比丘略說如前乃至六日出現世時彼四大洲及八万四千小洲一切大山乃至須弥山王並皆烟起起已復起猶如凡師燒器物時器上火焰一時俱起起已復起其火遂盛充塞遍滿如是如是彼四大洲及諸大山烟起猛壯亦復如是略說乃至諸行无常應求免脫

復次諸比丘略說如前七日出時彼四大洲及八万四千小洲一切大山乃至須弥山王普皆洞然地下水際亦悉乾竭水聚既盡風聚亦消如是火焰熾盛之時須弥山王頂際上分七百由旬一時崩落其火轉熾風吹上燒梵天宮殿唯不能至光音天中余時彼天所有後生光音天子未知世間劫有轉壞轉壞已成及轉住故皆生恐怖驚愕顫悚咸相謂言將无火焰延來燒此光音宮殿是時彼中舊住光音諸天子輩善知世間劫壞成住慰喻後生諸天子言汝諸仁等莫驚莫畏汝諸仁等莫驚莫畏所以者何諸仁當知昔有光焰亦至於此時

諸天衆聞此語已即便憶念往昔火
光憶念彼光不離於心故得此名所
謂光天彼火如是極大熾燃猛焰洪
赫熒其灰燼无復遺餘而可記識諸
比丘諸行如是略說乃至可求免脫
諸比丘云何世間壞已復成諸比丘
尒時復經无量久遠不可計數日月
時節起大重雲乃至遍覆梵天世界
既遍覆已注大洪雨其滴甚麁或如
車軸或復如杵經歷多年百千万年
彼雨水聚漸漸增長乃至梵天所住
世界其水遍滿然彼水聚有四風輪
之所住持何等為四一名為住二名
安住三名不墮四名牢主時彼水
聚雨斷已後還自退下无量百千万
億由旬當於尒時四方一時有大風
起其風名為阿那毗羅吹彼水聚波
濤沸涌混乱不停水中自然生大沫
聚時阿那毗羅大風吹彼沫聚擲置
空中從上造作諸梵宮殿微妙可愛
七寶間成所謂金銀琉璃頗棃赤珠
車渠瑪瑙諸比丘以此因緣有斯上
妙宮殿牆壁梵身諸天世間出生

諸比丘如是作已彼大水聚復更退
下无量百千万億由旬略説如前四
方風起名阿那毗羅由此大風吹擲
水沫復成宮殿名魔身天牆壁住處
如梵身天无有異也唯有寶色麁細
差降少殊異耳如是造作他化自在
諸天宮殿化樂諸天宮殿次後造作
剛兜率陀諸天宮殿次造夜摩諸天
宮殿如是次第具足出生皆如梵身
諸天宮殿但其寶色漸少麁異諸比
丘時彼水聚轉復减少乃至退下无
量百千万億由旬湛然停住於水聚
中周帀四方自然起沫浮在水上厚
六十八億由旬周闔无量廣如泉池
及陂湖中普遍四方皆有浮沫弥覆
水上凝然而住如是如是諸比丘彼
水聚中普四方面浮沫在上厚六十
八億由旬周闔无量亦復如是
諸比丘時阿那毗羅大風吹彼水沫
即復造作須弥山王次作城郭雜色
可愛四寶所成謂金銀琉璃頗梨等
寶諸比丘以此因緣世間便有須弥
山王出生顯現諸比丘又於是時毗

羅大風吹彼水沫於須弥山王上分
四方造作山峯其峯各高七百由旬
雜色殊妙七寶合成所謂金銀乃至
硨磲瑪瑙以是因緣世間出生四大
山峯彼風如是次第又吹水上浮沫
為三十三天造作宮殿次復更於須
弥山王東西南北半腹之間四万二
千由旬處所為四大天王造作宮殿
城壁垣牆皆是七寶端嚴殊妙雜色
可觀如是訖已尒時彼風又吹水沫
於須弥山王半腹之間四万二千由
旬為月天子造作宮殿高大城壁七
寶成就雜色莊嚴如是作已復吹水
沫為日天子具足造作七大宮殿城
郭樓櫓皆七寶成種種莊嚴雜色可
觀以是因緣世間便有七日宮殿安
住現在又諸比丘其風吹彼水聚沫
於須弥山上更復造作三處城郭七
寶莊嚴雜色殊妙所謂金銀乃至硨
磲瑪瑙等寶以此因緣如是城郭世
間出生復次諸比丘時阿脩羅大
風又吹此沫於海水上高万由旬為
空居夜叉造頗黎宮殿城郭樓櫓皆

亦頗黎諸比丘以此因緣世間便有
空居夜叉宮殿城壁具足出生
復次諸比丘時阿那毗羅大風又吹水沫於須弥山王東西南北各各去山一千由旬大海之下造作四面阿修羅城七寶莊嚴微妙可愛乃至世間有此四面阿修羅城如是出生
復次阿那毗羅大風吹彼水沫擲置須弥山王之外即於彼處復造大山名曰佉提羅迦其山高廣各四万二千由旬皆是七寶莊嚴成就殊妙可觀諸比丘以此因緣世間復有佉提羅迦山如是出生
復次阿那毗羅大風吹彼水沫又擲置於佉提羅迦山外更於彼處造作一山名曰伊沙陁羅其山高廣各二万一千由旬雜色可愛七寶所成乃至硨磲瑪瑙等寶諸比丘以此因緣世間便有伊沙陁羅山如是出生復次阿那毗羅大風吹彼水沫又更擲置伊沙陁羅山外亦於彼處造作一山名曰由乾陁羅其山高廣一万二千由旬雜色可愛乃至硨磲瑪瑙七

寶所成諸比丘以此因緣世間便有由乾陁羅山王顯現出生如是次第作善現山高廣正等六千由旬次復造作馬片頭山舊半頭高廣正等三千由旬次復造作尼民陁羅山高廣正等一千二百由旬次復造作毗那耶迦山高廣正等六百由旬次復造作斫迦羅山高廣正等三百由旬雜色可愛皆是金銀琉璃頗梨赤珠硨磲瑪瑙等七種妙寶之所成就具說如上造佉提羅迦山无有異也諸比丘以此因緣世間便有斫迦羅山等如是出生

復次阿那毗羅大風吹彼水沫又散擲置斫迦羅山外於四方面作四大洲及八万小洲并餘大山如是展轉造作成就諸比丘以此因緣世間便有四大洲八万小洲諸大山等次第出現復次阿那毗羅大風吹彼水沫過四大洲八万小洲須弥山王并餘一切大山之外周帀安置名曰大輪圍山高廣正等六百八十万億由旬牢固真實金剛所成難可破壞諸比

丘以是因緣大輪圍山世間出現

復次阿那毗羅大風吹掘大地漸漸深入乃於其中置大水聚湛然停積諸比丘以此因緣於世間中復有大海如是出生復何因緣此大海水如是鹹苦不堪飲食諸比丘當知此事有三因緣何等為三一者從火災後經无量時長遠時起大重雲弥覆凝住乃至梵天然後降雨其滴甚大廣說如前彼大雨汁洗梵身天一切宮殿次復遍洗魔天宮殿他化自在天宮殿化樂天宮殿兜率陁天宮殿夜摩天宮殿洗已復洗如是大洗洗彼宮時所有鹹辛苦味悉皆流下次復遍洗須弥山王及四大洲八万小洲諸餘大山輪圍山等如是洗時浸漬流蕩其中所有鹹辛苦味一時併下入大海中諸比丘此第一因緣令大海水鹹不堪食復次此大海水為諸大神大身衆生之所居住何者大身所謂魚鼈虬獺黿鼉蝦蟇宮毗羅侄摩耶侄寐弥羅侄寐兜羅兜羅祁羅等其中或有百由旬身二百由旬

三四五六七百由旬有如是等大身衆生在其中住彼之所有屎尿出皆在海中以是因縁其水鹹苦不堪飲食諸比丘此爲第二鹹苦因縁復次此大海水古昔諸仙曾所祝故諸仙祝言願汝成鹽味不堪飲願汝成鹽味不堪飲諸比丘此是第三鹹苦因縁令大海水鹹不堪飲復次有何因縁大熱沃燋世間出也諸比丘當此世界劫初轉時始成就時阿那毗羅大風吹彼日天六大宮殿悉皆置於大海水下所安置處其地分中彼大水聚並即消盡不得流汎諸比丘以此因縁世間有是大熱沃燋示現出生是名世間轉壞已住

復次何名世間轉壞成住諸比丘猶如今者世間或已如是住立而有火災云何復有水災出也諸比丘水災劫時一切人民有如法行說如法語正見成就无有顛倒持十善行彼諸人等當得无喜第三禪處不勞功力無有疲倦自然得之時彼衆生得住虛空諸仙諸天梵行道中得住中已

離喜快樂即自稱言諸仁者快樂快樂此第三禪如是快樂尒時彼處一切衆生皆共問此得禪衆生彼便荅言善哉仁者此是无喜第三禪道應如是知彼諸衆生既得知已便復成就如是无喜第三禪道成就已證證已思惟思惟已住身壞命終生遍淨天如是下从地獄閻摩羅世阿修羅世四天王天乃至梵世光音諸天自此已下一切衆生一切處一切有皆悉斷盡諸比丘是名世轉

復次云何世間轉已而壞諸比丘經无量久遠三摩耶時大雲遍覆乃至充滿光音諸天自是已下雨沸灰水無量多年略說乃至百千億年諸比丘彼沸灰水雨下之時消光音天所有宮殿悉皆滅盡无有形相微塵影像可得識知譬如以酥擲置火中消燃都盡无有形相可得驗知如是如是彼沸灰水雨下之時消光音天諸宮殿等亦復如是無相可知諸比丘諸行无常破壞離散流轉磨滅須臾不停亦復如是可猒可患應求免脫

諸比丘如是梵身諸天魔身化樂他
化自在兜率夜摩諸宮殿等為沸灰
雨澆洗消滅略說同前如酥投火雖
消散失无有形相亦復如是乃至一
切諸行无常應求免離諸比丘彼沸
灰水雨下之時雨四大洲八万小洲并
餘大小須弥山王消磨滅盡无有形
相可得記識廣說如前應可患猒如
是變化唯除見者乃能信之此名世
間轉已而壞復次云何轉壞已成諸
比丘尒時起雲注大水雨經歷多年
起風吹沫上作天宮廣說乃至如火
災事是為水災復次云何有於風災
諸比丘欲風災時一切衆生如法修
行成就正念生第四禪中廣果天處
地獄衆生捨地獄身來生人間修清
淨行成就四禪亦復如是諸畜生道
閻摩羅世阿修羅世四天王天三十
三天夜摩天兜率陁天化樂天他化
自在天魔身天梵世光音遍淨諸天
等皆修行成就四禪廣說如上諸比
丘是名世轉云何轉壞諸比丘經於
无量久遠三摩耶時有大風起其風

名曰僧伽多諸比丘彼風先吹遍淨諸天一切宮殿令相揩磨逐至壞滅无有餘殘而可記識辟如壯士取二銅器兩手執之相揩不已破壞消滅无有形相餘殘可識彼和合風吹遍淨天宮殿磨滅亦復如是諸比丘諸行无常破壞離散須臾不久乃至可猒應求免脫如是次第吹光音天所有宮殿梵身諸天所有宮殿魔身天他化自在天化樂兜夜摩天一切宮殿相摚相觸相揩相磨二皆令无形無相无影无塵而可記識諸比丘一切諸行亦復如是敗壞不牢无有真實應當猒離早求免脫諸比丘彼風又吹四大洲八万小洲并餘大山須弥山王或令舉高一拘盧奢分散破壞或二或三四五六七拘盧奢已分散破壞或吹令高一由旬二三四五六七由旬或吹令高百由旬二三四五六七百由旬分散破壞或吹令高千由旬二三四五六七千由旬或吹令高百千由旬分散破壞彼風如是吹破散壞一切皆令无形無相

无有微塵餘殘可見譬如壯健丈夫手把麦麩末令粉碎向空擲之分散飄風蕩颺无形无影如是如是彼風吹破諸洲諸山亦復如是唯除見者乃能信之此名世間轉住已壞復次世間云何壞已轉成諸比丘如是復經无量年歲極大長遠三摩耶時起大黑雲普覆世界乃至遍淨天宮既遍覆已便降大雨其滴麁大或如車軸或復如杵相續注下經歷多年百千万年水聚深積至遍淨天悉皆盈滿四種風輪之所住持如前所說乃至吹沫造遍淨宮七寶雜色顯現出生一一皆如火災水災次第而說諸比丘是名世間壞已轉成云何世間轉成已住諸比丘猶如今者天人世間轉成已住諸比丘如是次第皆以風吹此等名為世間三災

起世經最勝品第十二之一

復次諸比丘世間轉已如是成時諸衆生等多得生於光音天上是諸衆生生彼天時身心歡豫喜悦為食自然光明又有神通乘空而行得最勝

色年壽長遠安樂而住諸比丘尒時世間轉壞已成空无有物諸梵宮中未有衆生光音天上福業盡者乃復下生梵宮殿中不從胎生忽然化出此初梵天名娑訶波帝（娑訶者此界名　波帝者主也）爲如是故有此名生諸比丘尒時復有諸餘衆生福壽盡者從光音天捨身命已亦於此生身形端正喜悅住持以爲飲食自然光明有神通力騰空而行身色寂勝即於其閒長時久住彼諸衆生於是住時无有男女无有良賤唯有此名名曰衆生衆生也復次諸比丘當於如是三摩耶時此大地上出生地肥周遍凝住譬如有人熟煎乳汁其上便有薄膜停住亦如水膜停住水上如是如是諸比丘復於後時此大地上所生地肥凝然停住漸如鑽酪成就生酥有如是等形色相貌其味甘美猶如上蜜尒時衆生其中忽有性貪嗜者作如是念我今亦可以指取此試復嘗之令我得知此是何物時彼衆生作是念已即以其指深齊一節沾取地味吮而

嘗之嘗已意喜如是一沾一呟乃至
再三即生貪著次以手抄漸漸手掬
後遂多掬恣意食之時彼衆生如是
抄掬恣意食時復有无量其餘諸人
見彼衆生如是食敢亦即相學競取
而食諸比丘彼諸衆生取此地味食
之不已其身自然漸漸澁悪皮膚麁
厚顔色濁暗形貌改異无復光明亦
更不能飛騰虚空以地肥故神通滅
没諸比丘如前所說後亦如是尒時
世間便成黒暗諸比丘為如是故世
間始有大暗出生復次云何於如是
時世間忽然出生日月及諸星宿便
有晝夜一月半月年歲時節等名字
生也諸比丘尒時日天勝大宫殿從
東方出繞須弥山半腹而行於西方
没西方没已還從東方出尒時衆生
復見日天勝大宫殿從東方出各相
告言諸仁者還是日天光明宫殿再
從東出右繞須弥當於西没第三見
已亦相謂言諸仁者此是彼天光明
流行此是彼天光明流行也是故稱
日為脩梨耶脩梨耶（脩梨耶者隋言此是彼也）故有

如是名字出生

起世經卷第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起世經卷第十　　登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最勝品第十二之餘

復次諸比丘汝等應知日天宮殿縱廣正等五十一由旬上下亦爾七重牆壁七重欄楯多羅行樹亦有七重周帀圍繞雜色間錯以為莊嚴彼諸垣牆皆為金銀琉璃頗梨赤珠硨磲瑪瑙等之所成就於四方面並有諸門一一諸門皆有樓櫓却敵臺觀及諸樹林池沼園苑其中皆生種種雜樹其樹皆有種種葉種種花種種菓種種香隨風遠熏復有種種諸鳥和鳴諸比丘然彼日天以二種物成其宮殿正方如宅遙看似圓諸比丘何等為二所謂金及頗梨此日宮殿眾多天金及天頗梨合而成就一面兩分皆是天金清淨无垢離諸穢濁皎潔光明一面一分天頗梨成淨潔光明善磨善瑩无垢无穢諸比丘又彼日天勝大宮殿有五種風吹轉而行何等為五一名為持二名為住三名隨順轉

四名波羅呵迦五名將行
復次諸比丘於彼日天宮殿之前別有无量諸天先行无量百天無量千天無量百千天於前而行行時各各常受安樂皆名牢行牢行諸天從此得名
又諸比丘日宮殿中閻浮檀金以為妙輦輦高十六由旬方八由旬莊嚴殊勝日天子身及内眷屬在彼輦中以天五欲功徳和合具足受樂歡喜
諸比丘日天子身壽五百歲子孫相承皆於彼治宮殿住持滿足一劫
復次諸比丘日天子身支節分中光明出照閻浮檀輦閻浮檀輦光明復出照彼宮殿從彼日天大宮殿中光明相接出已照曜遍四大洲及諸世界
諸比丘日天子身輦及宮殿具足皆有一千光明五百光明傍行而照五百光明向下而照復次以何因緣日天子所居勝大宮殿照四大洲及諸世界
諸比丘有一種人能行布施彼布施時施於沙門婆羅門及貧窮孤獨遠來求者所謂飲食騎乘衣裳花鬘瓔珞塗香牀敷房舍燈油凡是資須養

身命若於布施時速疾而施不諂曲
施或復供養諸持戒仙功德具足行
善法者種種承事以是因故受无量
種身心安樂辟如大澤空閑山林廣
遠磧地忽有池水其水涼冷清淨輕
甘有諸壯夫遠行疲頓熱惱渴乏不
得飲食已經多時至彼池所飲已澡
浴除斷一切渴乏熱惱出於池外身
意怡悅受无量樂多生歡喜如是如
是彼布施時心清淨故身壞命終於
日宮殿中生為天子生其中已報得
如是速疾稱心飛行宮殿以此因緣
日天宮殿照四大洲及餘世界
諸比丘復一種人不殺生不偷盜不
邪婬不妄語不飲酒不放逸供養持
戒功德具足諸仙諸賢親近純直善
法行人廣說如前身壞命終隨願往
生日天宮殿於彼即受速疾果報是
故名為諸善業道以是因緣此日宮
殿照四大洲并餘世界復一種人修
不殺生乃至正見亦曾供養諸仙持
戒功德具者亦曾親近純直善行以
值遇彼清淨因緣便得報生日天宮

殿受遶疾異以是因緣日天宮殿照
四大洲及餘世界廣說如上諸比丘
六十剎那名一羅婆三十羅婆名牟
休多諸比丘若干剎那若干羅婆若
干牟休多日天宮殿常行不息六月
北行於一日中漸移北向六俱盧奢
未曾暫時離於日道六月南行亦一
日中漸移南向六俱盧奢不差日道
諸比丘日天宮殿六月行時月天宮殿
十五日中亦行介許復次有何因緣
常於夏時生諸熱惱諸比丘日天宮
殿六月之間向北行時一日常行六
俱盧奢未曾捨離日所行道但於其
中有十因緣故生熱惱何等為十諸
比丘須彌山外次復有山名佉提羅
迦高廣正等四万二千由旬雜色可
觀七寶成就於其時間日天宮殿所
有光明照觸彼山令其生熱故於彼
時有是熱惱此為第一熱惱生緣復
次諸比丘佉提羅迦山外次復有山名
伊沙陀羅高廣正等二万一千由旬
於其時間日天宮殿所有光明照觸
彼山令生熱觸此為第二熱惱生緣

次有乾陁山高廣正等一万二千由旬是第三緣次有善現山高廣正等六千由旬是第四緣次有馬半頭山高廣正等三千由旬是第五緣次有尼民陁羅山高廣正等一千二百由旬是第六緣次有毗那耶迦山高廣正等六百由旬是第七緣次有輪圍山高廣正等三百由旬是第八緣次有從此大地已上高万由旬彼虚空中有諸夜叉宮殿住處頗棃所成是第九緣次有四種大洲八万小洲彼等洲中諸餘大山須弥山王等是第十緣具足應如佉提羅迦中説是為十種日天宮殿六月之中向北道行熱惱因緣

復次於中何因緣故有諸寒冷諸比丘日天宮殿六月已後漸向南行尒時復有十二因緣能生寒冷何者十二諸比丘於須弥山佉提羅迦山二山之間有須弥留海闊八万四千由旬周迴无量其中多有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牟陁花奔荼棃迦花等悉皆遍满香氣甚盛日天宮殿所有光明

經於其間照觸彼海此是第一寒冷因緣如是次第伊沙陁羅山是第二緣由乾陁山是第三緣善現山是第四緣馬片頭山是第五緣尼民陁羅山是第六緣毗那耶迦山是第七緣輪圍大山是第八緣彼諸海中所有諸花具足次第應如佉提羅迦山中廣說

復次閻浮洲中所有諸河流行之處日天宮殿光明照觸故有寒冷略說乃至此是第九寒冷因緣復次如閻浮洲諸河流行瞿陁尼洲諸河流行倍多於此日天宮殿光明照觸寒冷更多此是第十寒冷因緣復次如瞿陁尼洲諸河流行弗婆提洲諸河流行倍多於此是第十一寒冷因緣復次如弗婆提洲諸河流行欝單越洲諸河流行又倍於此日天宮殿光明照觸而生寒冷是第十二寒冷因緣諸比丘日天宮殿六月之間向南行時每於一日行六俱盧奢不違其道有如是等十二因緣所以寒冷

復次諸比丘有何因緣於冬分時夜

長晝短諸比丘日天宮殿過六月已
漸向南行每於一日移六俱盧奢无
有差失當於是時日天宮殿在閻浮
洲最極南陲地形狹小日過速疾諸
比丘以此因緣於冬分時晝短夜長
復次比丘有何因緣於春夏時晝長
夜短諸比丘日天宮殿過六月已漸
向北行每一日中移六俱盧奢无有
差失具於常道當於是時在閻浮洲
處中而行地寬行久所以晝長諸比
丘以此因緣春夏晝長夜分短促
復次諸比丘若閻浮洲日正中時弗
婆提洲日則始没瞿陁尼洲日則初
出欝單越洲正當半夜若瞿陁尼洲
日正中時此閻浮洲日則始没欝單
越洲日則初出弗婆提洲正當半夜
若欝單越洲日正中時瞿陁尼洲日
則始没弗婆提洲日則初出閻浮洲
中正當半夜若弗婆提洲日正中時
欝單越洲日則始没閻浮洲中日則
初出瞿陁尼洲正當半夜諸比丘若
閻浮洲人所謂西方瞿陁尼人以為
東方瞿陁尼人所謂西方欝單越人

以為東方欝單越人所謂西方弗婆
提人以為東方弗婆提人所謂西方
閻浮洲人以為東方南北二方亦復
如是世尊於此說優陁那偈

轉住及轉壞　天出及薄覆　十二重風吹
於前諸天行　樓櫓及風吹　身體光明照
布施持戒業　剎那羅婆過　熱則有十緣
寒有十二種　晝夜及日中　東西說四方

諸比丘月天子宮縱廣正等四十九
由旬四面周圍七重垣牆七重欄楯
七重鈴網復有七重多羅行樹周帀圍
繞雜色可觀彼諸牆壁皆以金銀乃
至頗瓈七寶所成四面諸門各有樓
櫓種種莊挍乃至衆鳥各各和鳴廣
說如前日天宮殿諸比丘月天宮殿
純以天銀天青瑠璃而相間錯二分
天銀清淨无垢无諸滓穢其體皎潔
光甚明曜餘之一分天青瑠璃亦甚
清淨表裏映徹光明遠照
諸比丘彼月天子最勝宮殿為五種
風攝持而行何等為五一持二住三
順四攝五行以此五風所攝持故月
天宮殿依空而行諸比丘月宮殿前

亦有无量諸天宮殿引前而行无量百千万數諸天子等亦在前行於前行時恒受无量種種快樂彼諸天子皆有名字諸比丘於此月天大宮殿中有一大輦青琉璃成其輦舉高十六由旬廣八由旬月天子身與諸天女在此輦中以天種種五欲功德和合受樂歡娛悅豫隨意而行諸比丘彼月天子如天年月壽五百歲子孫相承皆於彼治然其宮殿住於一劫諸比丘月天子身支節分中光明出已周遍照彼青琉璃輦其輦光明照月宮殿月宮殿光照四大洲諸比丘彼月天子有五百光向下而照有五百光傍行而照是故月天名千光明亦復名為凉冷光明

諸比丘何因緣故月天宮殿照四大洲以於過去布施沙門及婆羅門貧窮孤獨遠來乞者所謂飲食騎乘衣服花鬘諸香牀鋪房舍諸資生等於布施時應時疾與无諂曲心或復供養諸仙持戒具功德者正直純善以此因緣受无量種身心快樂譬如空

閑山澤曠野磧中有一池水涼冷輕
美无諸濁穢是時有人遠行疲乏飢
渴熱逼入此池中澡浴飲水除一切
苦受无量樂如是如是以上因緣生
在月天宮殿之中受樂果報亦復如
是諸比丘或復有人斷於殺生乃至
斷酒及放逸行供養承事諸仙有德
則得生月宮殿中照四洲界或復有
人斷於殺生乃至正見故得速疾空
行宮殿此等名為諸善業道又何因
緣月天宮殿漸漸現也諸比丘此有
三因緣何等為三一者背相轉出二
者青身諸天形服瓔珞一切悉青常
半月中隱覆其宮以隱覆故於時月
形漸漸而現三者從日天宮殿有六
十光明一時流出障彼月輪以是因
緣漸漸而現復次以何因緣是月宮
殿圓淨滿足如是顯現諸比丘亦三
因緣故令如是一者尒時月天宮殿
面相轉出以是義故圓滿而現復次
青色諸天衣服瓔珞一切皆青常
半月中隱月宮殿然此月宮於通
沙他十五日時形冣圓滿光明熾
盛譬如於多油中然大熾炬諸小

燈明悉皆隱翳如是如是月天宮殿十五日時能覆諸光亦復如是復次日天宮殿六十光明一時流出障月輪者此月宮殿於逋沙他十五日時圓滿具足於一切處皆難翳障是時日光不能隱覆復次有何因緣月天宮殿於黑月分第十五日一切不現諸比丘此月宮殿於黑月分第十五日最近日宮由彼日光所覆翳故一切不現復次有何因緣月天宮殿名為月也諸比丘此月宮殿於黑月分一日已去乃至月盡光明威德漸漸減少以此因緣名之為月復次以何因緣月宮殿中有諸影現諸比丘此大洲中有閻浮樹因此樹故名閻浮洲其樹高大影現月輪以此因緣有諸影現復次以何因緣有諸河流於世間諸比丘以有日故有熱有熱故有炙有炙故有蒸有蒸故有汗濕以汗濕故一切山中汁流為水以成諸河諸比丘此因緣故河流世間復次有何因緣五種種子世間出現諸比丘若於東方有諸世界或成已壞或

壞已成或成已住南西北方成壞及住亦復如是尒時阿那毗羅大風別於他方成住世界吹五種子散此界中散已復散乃至大散所謂根子莖子節子接子子子此為五子諸比丘閻浮樹果大如摩伽陀國一斛之瓮摘其果時汁隨流出色白如乳味甘如蜜諸比丘閻浮樹果隨所出生有五分利益謂東南西方上下二方東分生者諸乾闥婆皆共食之南分生者為七大聚落人民所食何者為七一名不正叫二名叫喚三不正體四賢五善六寧七勝於此七種大聚落中有七黑山一名偏頭二名一搏三小業四何駿五百偏頭六能勝七最勝彼七山中有七梵仙所居之處一善眼二善賢三小四百偏頭五爛物逸六黑入七增長時西分生者金翅鳥等所共食之上分生者虛空夜叉皆共食之下分生者海中諸虫寶采取食於中有憂陀那偈

初說雨多少　宮殿中示現　一事多有風
於前諸天行　聾啞及壽命　身體光明照

布施持戒業　佛及滿足輪　月翳及不見
有影何因緣　諸河諸種子　閻浮樹最後
諸比丘劫初衆生食地味時多所資益久住於世而彼諸人若多食者顏色即劣若少食者光相便勝當於是時形色現故衆各相欺共諍勝劣勝者生慢以我慢故地味便沒續生地皮色味具足譬如成就羯尼迦羅花有如是色又如淳蜜煎除滓鑛有如是味彼諸衆生皆共聚集憂愁苦惱椎胷叫喚迷悶困乏作是唱言嗚呼我地味嗚呼我地味譬如今者有諸勝味既嘗知已唱言嗚呼此是我味執著舊名不知眞義彼諸衆生亦復如是時彼衆生食於地皮亦久住世多食色麁少食形勝以勝劣故我慢相欺地皮復沒便生林蔓形色成就香味具足譬如成就迦藍婆迦花有如是色割之汁流猶如淳蜜乃至如前聚共愁惱如是次第林蔓沒已有粳米出不耕不種自然而生无芒无糩米粒清淨香味具足彼時衆生食是米已身分即有脂髓皮肉筋骨脈五泉

脉流布及男女根相貌彰顯根相既生染心即起以有染故數相視瞻既數相看遂生愛欲以欲愛故便於屏處行非梵行不淨欲法是時復有諸餘衆生未行此者見已告言咄汝衆生所作甚惡云何如此時彼衆生即生慚愧墮在不善諸惡法中便得如是波帝名字(波帝隋言墮即是夫主)時彼衆生以墮如是諸惡法故同行欲者將飯食來共餉遺之語彼女言汝有墮也汝有墮也因此立名為婆棃耶(隋言餉食即是婦也)諸比丘以此因緣先舊下生諸勝人等見於世間夫妻事出心生惡賤左手捉取右手推之令離其處時彼夫妻或復二月或復三月去已還來即以杖木土凷瓦石而打擲之作如是言汝善隱藏汝善隱藏是故今者諸女嫁時或擲諸花或擲金銀衣服羅闍(羅闍隋言即是熱粘穀為花者)作如是呪願之言願汝新婦安隱快樂諸比丘如是次第往昔衆人用之為惡今時諸人亦如是作用之為好以是因緣諸衆生等於世法中行於惡行如是次第乃至起

作種種會宅為彼惡業作覆藏故偈言

初作占婆城　後作波羅奈　過劫殘末際規度王舍城

諸比丘以此因緣先舊勝人造作村城聚落國邑王都宮室諸餘住處莊嚴世間次第出生諸比丘如是衆生更漸增長非法行時有餘衆生福命業盡從光音天捨身來下於母腹中受胎生身以此因緣世人漸多非法漸增諸比丘諸舊勝人先生世間彼諸衆生餘福力故不須耕種而有粳米自然出生若有須者日初分取於日後分尋復還生日後分取日初還生成熟无異若未取者依舊常在後時衆生福漸薄故嬾墮懈怠貪悋心生作如是念今此粳米非耕種得何用辛苦日初日後時別往取徒自困之我今寧可一時頓取遂即併取二時粳米有餘衆生喚彼人言食時去至可共相隨取粳米也彼人報言我已頓取日初後分一時將來汝欲去者可自知時彼人作是念此人善作

快自安樂曰初後分一時頻取我今亦可一時併取兩三日食即頭取之尒時更有諸餘衆生喚彼人言我等可共取取粳米彼即報言我前已取三日食分汝自知時彼人聞已復作是念此人甚善我今亦宜一時併取四五日分以為貯積以此因緣尒時粳米漸生皮糩戚裹其米又被刈者即更不生未刈之處依舊猶在於是稻穀便有分段叢聚而生是時衆生方共聚集愁憂悲哭自相謂言我憶往昔所生之身以喜為食自然光明騰空自在神色最勝壽命遐長而為我等忽生地味色香味具食亦久壽若多食者色形則麤能少食者顏色鮮勝爭勝劣故起憍慢心則成惡別由於此故地味滅沒次生地皮次生林蔓次生粳米乃至皮糩刈者不生不刈如舊以如是故成此段別叢聚而生我等今者宜應分境結為壃畔彼是汝分此是我分并立要契侵者罰之諸比丘以此因緣世間便有界畔諸罰名字出生

爾時衆中有一衆生自惜己稻盜取他稻餘人見已即告之言咄汝衆生所作甚惡所作甚惡云何自有更盜他物呵已放去而語之言莫復如此然是衆生更復重作亦且呵放如是再三猶不改悔麤言呵罵手打其頭牽辟將詣衆人之中告衆人言此人偷盜而此盜者對於衆前排諱諍鬬諍衆人言今此衆生以麤惡言見相罵辱手打我頭時彼衆人便共聚集憂愁悲哭自相謂言我等今日相與至此困惡處也我等已生惡不善法起諸煩惱增長未來生老苦果當向惡趣而今現見以手相擊牽排駈遣呵責罵辱我等今應推求正人共立爲主以爲守護應呵責者正作呵責應擯罰者正作擯罰應駈遣者正作駈遣我等田分所有稻穀各自取取若守護主有所須者我等衆人共歛供給大衆如是善平量已於是即共推求正人爲守護主爾時於彼大衆之中獨有一人身最長大圓滿端嚴容儀特勝殊妙可觀形色威光無不具

足於是大衆至彼人所作如是言善哉仁者汝爲我等作正守護我等諸人各有田畔汝當經理勿令相侵應呵正呵應責正責應謫罰者正作謫罰應驅遣者正作驅遣我等諸人所收稻穀當分與汝不令乏少彼人聞已即相許可爲作守護呵責謫罰驅遣平正无有侵陵衆斂稻穀而供給之不令短闕如是依法爲作正主以從衆人稻田之中取地分故因即名爲刹帝利（隋言田主）時諸衆生歡喜依教奉行彼刹帝利於衆事中智慧善巧最於衆中光相最勝是故復名爲曷囉闍（隋言王也）大衆立爲太平等王是故復名摩訶三摩多（隋言太平等也）諸比丘彼摩訶三摩多作王之時一切諸人始復立名爲薩多婆（隋言衆生）諸比丘摩訶三摩多王有息名乎盧遮（隋言意喜）諸比丘彼乎盧遮作王之時諸人共稱爲訶嘉摩迦（隋言舍者）諸比丘乎盧遮王有息名迦黎耶鄒（隋言正真）諸比丘彼迦黎耶鄒作王之時諸人共稱爲帝羅闍（隋言胡來生也）諸比丘迦黎耶鄒王有息名婁羅迦

黎耶郍（隋言最正真者）諸比丘彼婆羅迦黎耶郍作王之時諸人共稱為阿跋羅鬱陁（隋言雲片）諸比丘彼雲片王有息名烏逋沙他（隋言齋戒）諸比丘其齋戒王在位之時諸人共稱為多羅承伽（隋言木脛）諸比丘彼齋戒王頂上自然出一肉皰其皰開張生一童子端正殊特具三十二大人之相生已唱言摩陁多（隋言持我）其頂生王具足神通有大威力統四大洲自在治化諸比丘此等六王壽命无量諸比丘其頂生王右髀出皰生一童子端正殊特身亦具足三十二相名右髀生有大威力統四大洲其右髀生左髀出皰生一童子身亦具足三十二相名左髀生有威德力王三大洲其左髀王右膝肉皰生一童子威相如前王二大洲其右膝王左膝肉皰生一童子威相如前領一大洲

諸比丘從是已來有轉輪王皆領一洲汝等當知諸比丘如是次第衆初衆立太平等王次意喜王次正真王次衆正真王次受齋戒王次頂生王

次右髀王次左髀王次右膝王次左
膝王次已脫王次已脫王次體者
王次體味王次果報車王次海王次
大浩王次奢俱棃王次大奢俱棃王
次茅草王次別茅草王次善賢王次
大善賢王次相愛王次大相愛王次
沙王次狼王次海分王次金剛臂王
叫王次大叫王次尼棃迦王次鄰瞿
次牀王次師子月王次鄰耶堙王次
別者王次善福水王次熾熱王次作
光王次曠野王次小山王次山者王
次焰者王次熾焰王諸比丘其熾焰
王子孫相承有一百一並在遺多羅
城治化天下其最後王名爲降怨以
能降伏諸怨敵故名曰降怨
諸比丘其降怨王子孫相承在阿踰
闍城治化有五万四千王其最後王
名曰難勝諸比丘彼難勝王子孫相
承在波羅柰城治化有六万三千王
其最後王名難可意諸比丘彼難可
意王子孫相承在迦毗羅城治化有
八万四千王其最後王名曰梵德諸
比丘彼梵德王子孫相承在白象城

治化有三万二千王其最後王名曰象德諸比丘彼象德王子孫相承在拘尸那城治化有三万二千王其最後王名曰藿香諸比丘彼藿香王子孫相承在優羅奢城治化有三万二千王其最後王名鄣伽那嗜諸比丘彼鄣伽那嗜王子孫相承在難降伏城治化有三万二千王其最後王名曰降他諸比丘彼降他王子孫相承在葛那鳩遮城治化有一万二千王其最後王名曰勝軍諸比丘彼勝軍王子孫相承在彼波城治化有一万八千王其最後王名曰天龍諸比丘彼天龍王子孫相承在多摩棃奢城治化有二万五千王其最後王名曰海天諸比丘彼海天王子孫相承還在多摩棃奢城治化有一万王其最後王亦名海天諸比丘彼海天王子孫相承在檀多富羅城治化有一万八千王其最後王名為善意子孫相承在王舍大城治化有二万五千王其最後王名善治諸比丘彼善治化王子孫相承還在波羅奈城治化

有一千一百王其家後王名大帝君諸比丘大〃君王子孫相承在茅主大城治化有八万四千王其家後王復名海天諸比丘彼海天王子孫相承還在遠多羅城治化有一千五百王其家後王名曰昔行諸比丘彼昔行王子孫相承還在茅主大城治化有八万四千王其家後王名曰地面諸比丘彼地面王子孫相承還在阿踰闍城治化有一千王其家後王名曰持地諸比丘彼持地王子孫相承還在波羅奈大城治化有八万王其家後王名曰地主諸比丘彼地主王子孫相承在寐驎羅城治化有八万四千王其家後王名曰大天諸比丘彼大天王子孫相承在寐驎羅大城治化有八万四千王此八万四千王皆在寐驎羅大城菴婆羅林中修行梵行其家後者名尼寐王次没王次竪齊王次訶奴王次優波王次奴摩王次善見王次月見王次闍軍王次法軍王次降伏王次大降伏王次更降王次无憂王次除憂王次肩節王次

節王次摩羅王次婁鄰王次方主王次塵者王次迦羅王次難陁王次鏡面王次生者王次斛領王次食飲王次饒食王次難降王次難勝王次安住王次善住王次大力王次力德王次堅行王諸比丘彼堅行王子孫相承在迦擯波城治化有七万五千王其最後王名菴婆梨沙諸比丘彼菴婆梨沙王有子名曰善立諸比丘其善立王子孫相承在波羅大城治化有一千一百王其最後王名雞黎鄰
諸比丘介時有迦葉如来阿羅呵三藐三佛陁出現世間菩薩於彼修行梵行生兜率天雞黎鄰王有子名曰善生子孫相承還在遮多羅城治化有一百一王其最後王名曰耳者彼耳者王有二子大名瞿曇次名婆羅墮闍彼瞿曇王有一子名甘蔗種諸比丘甘蔗種王子孫相承還在遮多羅城治化有一百一甘蔗種王其最後王名不善長諸比丘不善長王復生四子一名優牟怯二名金色三名似白象四名足瞿彼足瞿王有子名

日天城天城有子名日牛城彼牛城
王子孫相承在迦毗羅婆城治化有
七万七千王其最後者名廣車王次
別車王次堅車王次住車王次十車
王次百車王次九十車王次雜色車
王次智車王次廣弓王次多弓王次
兼弓王次住弓王次十弓王次百弓
王次九十弓王次雜色弓王次智弓
王諸比丘彼智弓王復生二子一名
師子頰二名師子足師子頰王紹継
王位復生四子一名淨飯二名白飯
三名斛飯四甘露飯又生一女名爲
甘露諸比丘淨飯王生二子一名悉
達多二名難陀白飯二子一名帝沙
二難提迦斛飯二子一阿泥婁馱二
跋提梨迦甘露飯二子一阿難陀二
提婆達多其甘露女唯有一子名世
婆羅諸比丘菩薩一子名羅睺羅
諸比丘如是次第從大平等王巳來
子孫相承最勝種族至羅睺羅童子
身上成阿羅漢斷諸煩惱盡生死際
更无後有諸比丘以此因縁於往昔
時有勝刹利世間出生依於如法非不

如法諸比丘有是法故世間刹利為最勝生尒時更有餘諸衆生作如是念世間有為是病是癰是大毒箭熱惱思惟已棄捨有為於山澤中造立草菴靜坐修禪若有所須或日前分或日後分暫出草菴入村乞食衆人見已隨順與之并為遣作乃共稱言此等衆生最修善業棄捨世間有流不善諸惡之法是婆羅門以此因緣婆羅門種世間出生其中或有禪定不成倚著村落多教呪術因此復名為教化者又以其人入村舍故名向聚落者復為成就諸欲法故名成就欲者以此因緣於往昔時勝婆羅門高行種姓世間出生依於如法非不如法復有其餘一類衆生造作種種求利使能工巧藝術諸生業事以此因緣名為毗舍是故往昔毗舍種姓現於世間彼亦如法非不如法諸比丘此三種姓世間生已於後復有第四種姓世間出生諸比丘有一種人各自毀呰其家本法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棄捨世間出家修道口自唱言我

作沙門作是稱已即成正願婆羅門種毗舍亦介有一種人如前毀呰亦捨出家口自稱言我作沙門即成正願爲彼故有正願種類諸比丘有諸刹利身口意業行於惡行以惡行故身壞命終一向受苦婆羅門毗舍亦復如是復有刹利身口意業行於善行以善行故身壞命終一向受樂婆羅門毗舍亦復如是諸比丘復有刹利身口意業行二種行以二行故身壞命終當受苦樂婆羅門毗舍亦復如是諸比丘復有刹利正信出家修習三十七助道之法能盡諸漏心得解脫智得解脫現見證法得諸神通既作證已口自唱言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婆羅門毗舍亦復如是諸比丘與三種姓於後生中能成就明行足得阿羅漢名爲最勝

諸比丘梵王婆呵婆底昔於我前說如是偈

刹利勝生者　若出諸種姓　明行足成就
彼勝諸天人

諸比丘梵王娑呵波底彼偈善頌非
為不善我已印可諸比丘我多陁阿
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陁亦說此義
諸比丘如是次第我所具說世間轉
成世間轉壞世間轉住諸比丘其有
教師為諸聲聞所應作處哀愍利益
而行慈悲我已作訖汝等當依
諸比丘若曠野空處山林樹下閑房
靜室窟穴崖龕塚間露地藉諸村
落以草木等結為菴舍汝等比丘應
於是處修習禪定勿聽放逸致令後
悔是我教示汝諸比丘佛說經已諸
比丘等歡喜奉行

起世經卷第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起世因本經卷第一　取

隋天竺沙門達摩笈多　譯

閻浮洲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在舍囉婆悉帝城迦利囉窟尒時彼處衆多比丘飯食已皆出来集迦利囉堂一時坐已各生是念同共議言諸長老輩未曾有也今此世間天地衆生所居國土云何轉合云何轉散云何轉散已而復還合云何轉合已而安住也是時世尊獨在靜窟天耳徹聽清淨過人聞諸比丘飯食已後皆出聚集迦利囉堂共作如是希有語言世尊聞已其日晡時出於禪定從迦利囉窟中而起行詣堂上到堂上已在諸比丘大衆之前依常敷座儼然端坐世尊坐已知而故問汝等比丘向者議論說何語言聚集而坐時諸比丘同白佛言大德世尊我等食後諸比丘衆皆共至此迦利囉堂集聚詳議如是語言諸長老輩甚奇希有云何世間如是轉合云何世間如是轉散云

何世間轉散已合云何世間轉合已
住大德世尊我等向者有是語言
是以集議斯事
尒時佛告諸比丘言善哉善哉諸比
丘輩汝等能尒如法信行諸善家子
汝以信故捨家出家若汝等輩能作
如是如法語言共集坐者不可思議
汝等比丘集聚坐時應修如是二種
法行各作事業若論法義若聖默然
不生怠慢若能尒者汝等當聽如来
所說如是之義世間轉合世間轉散
世間轉散已而復還合世間轉合已
而安住作是語已時諸比丘同白佛
言大德世尊此是時也修伽多此是
三摩耶若佛世尊為諸比丘說如此
義諸比丘聞世尊所說當如是持
尒時佛告諸比丘言汝等比丘諦聽
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次第而說
時諸比丘同白佛言唯然世尊願樂
欲聞尒時佛告諸比丘言諸比丘如
一日月所行之處照四天下尒所四
天下世界有千日月諸比丘此則名
為一千世界諸比丘千世界中千月

千日千須彌山王四千小洲四千大洲四千小海四千大海四千龍種姓四千大龍種姓四千金翅鳥種姓四千大金翅鳥種姓四千惡道處種姓四千大惡道處種姓四千小王四千大王七千種種大樹八千種種大山十千種種大泥犂千閻摩羅王千閻浮洲千瞿陁尼千弗婆提千鬱多羅究留千四天王天千三十三天千夜摩天千兜率陁天千化樂天千他化自在天千諸摩羅天千梵世天諸比丘彼梵世中有一梵王威力最强無能降者統攝千梵自在王領云我能作能化能幻云我如父於諸事中自作如是憍大語言即生我慢如來不然所以者何一切世間各隨業力現成此世諸比丘如此小千世界猶如周羅（周羅者隋言髻、外國人頂上結少許長髮爲髻）名千世界諸比丘亦所周羅一千世界是名第二中千世界諸比丘如一第二中千世界亦所中千一千世界是名三千大千世界諸比丘此三千大千世界一時轉合一時轉合已而還復

散一時轉散已而復還合一時轉合已而安住如是世界周匝轉燒名為敗壞周匝轉合名為成就周匝轉住名為安立是為無畏一佛剎土衆生所居諸比丘此大地厚四十八万由旬邊廣無量諸比丘此之大地住於水上水住風上風依虛空諸比丘此大地下所有水聚彼水聚厚六十万由旬邊廣無量彼水聚下所有風聚彼風聚厚三十六万由旬邊廣無量諸比丘其大海水甚深處深八万四千由旬邊廣無量諸比丘其須弥山王入海水中八万四千由旬出海水上亦八万四千由旬諸比丘須弥山王其底平正下根連住大金輪上諸比丘其須弥山王於大海中下狹上廣漸漸寬大端直不曲牢固大身微妙最極殊勝可觀四寶合成所謂金銀琉璃頗梨生種種樹其樹欝茂出種種香其香遠熏遍滿諸山多諸聖賢最大威德勝妙天神之所住止諸比丘須弥山王上分之中四方有峯其峯傍挺角出各高七百由旬微

妙可憙七寶所成所謂金銀琉璃頗梨赤真珠車𤦲馬瑙等之所莊嚴由臨海上諸比丘其須彌山下有三級諸神住處其最下級縱廣六十由旬七重牆壁七重欄楯七重鈴網復有七重多羅行樹周匝圍遶可憙端正其樹皆以金銀琉璃頗梨赤真珠車𤦲馬瑙等七寶所成其諸牆壁各有四門彼一一門有諸壘堞具足莊嚴重閣輦軒却敵樓櫓臺殿房廊樹林苑等并諸池沼池出妙華衆雜香氣有種種樹種種莖葉種種華菓悉皆具足亦出種種微妙諸香復有諸鳥各出妙音鳴聲間雜和雅清徹其中分級縱廣四十由旬所有莊嚴七重牆壁欄楯鈴網多羅行樹可憙齊平周匝端正亦為七寶金銀琉璃頗梨赤真珠車𤦲馬瑙等之所校飾門觀樓閣臺殿園池果樹及以衆鳥皆悉具足其上分級縱廣二十由旬七重牆壁乃至諸鳥各出妙音諸比丘其下級中有夜叉住名曰鉢手其中級中有諸夜叉名曰持鬘其上級中有

諸夜叉名曰常醉諸比丘須弥山半
四万二千由旬中有四大天王宮殿
諸比丘須弥山上有三十三諸天宮
殿帝釋所住三十三天向上一倍有
夜摩諸天宮殿住其夜摩天向上
一倍有兜率陁諸天宮殿住其兜率天
向上一倍有化樂諸天宮殿住其化
樂天向上一倍有他化自在諸天宮
殿住其他化自在天向上一倍有梵
身諸天宮殿住其他化上梵身天下
於其中間有魔波旬諸宮殿住倍梵身
上有光音天倍光音上有遍淨天倍
遍淨上有廣果天倍廣果上有不麁
天廣果天上不麁天下其間別有諸天
宮住名為無想衆生所居倍不麁上
有不惱天倍不惱上有善見天倍善
見上有善現天倍善現上則是阿迦
尼咤諸天宮殿諸比丘阿迦尼咤上更
有諸天名無邊虚空處天無邊識處
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天此
等盡名諸天住處諸比丘如是之處
如是界分衆生所住如是衆生若來
若去若生若滅邊際所極是世界中

諸衆生輩有生老死墮在如是生道
中住至此不過是故説言娑婆世界
無畏剎土自餘一切諸世界中亦復
如是諸比丘須弥山王北面有洲名
欝多囉究畱其地縱廣十千由旬四
方正等而彼人面還似地形諸比丘
須弥山王東面有洲名弗婆毗提訶
其地縱廣九千由旬圓如滿月彼閒
人面還似地形諸比丘須弥山王西面
有洲名瞿陁尼其地縱廣八千由旬
形如半月彼諸人面還似地形諸比
丘須弥山王南面有洲名閻浮提其
地縱廣七千由旬北廣南狹狀如車
箱其中人面還似地形諸比丘須弥
山王北面以天金所成照彼欝多囉
究畱洲東面以天銀所成照彼弗婆
毗提訶洲西面以天頗梨所成照彼
瞿陁尼洲南面以天青琉璃所成照
此閻浮提洲諸比丘其欝多囉究畱
洲有一大樹名菴婆羅其本縱廣七
由旬下入於地二十一由旬出高百
由旬枝葉垂覆五十由旬諸比丘其
弗婆毗提訶洲有一大樹名迦曇婆

其本縱廣七由旬下入於地二十一由旬出高百由旬枝葉垂覆五十由旬諸比丘瞿陁尼洲有一大樹名鎮頭迦其本縱廣七由旬乃至枝葉覆五十由旬而彼樹下有一石牛高一由旬以此因緣故名瞿陁尼洲諸比丘此閻浮洲有一大樹名曰閻浮其本縱廣七由旬乃至枝葉覆五十由旬而彼樹下有閻浮檀金聚高二十由旬以金從於閻浮樹下出生是故名為閻浮檀閻浮檀金因此得名諸比丘諸龍金翅所居之處有一大樹名曰拘吒賒摩利和其本縱廣七由旬乃至枝葉覆五十由旬諸比丘阿修羅處有一大樹名修質多羅波吒羅其本縱廣七由旬乃至枝葉覆五十由旬諸比丘三十三天有一大樹名波利夜多囉瞿比陁囉其本縱廣七由旬下入於地二十一由旬出高百由旬枝葉覆五十由旬諸比丘須弥山下其次有山名佉提羅迦高四万二千由旬上廣亦然可意端正七寶合成所謂金銀琉璃頗梨赤真珠車𤦲馬瑙

等諸比丘其須弥山佉提羅迦二山中間廣八万四千由旬周匝無量優婆羅鉢頭摩拘牟頭奔茶利迦撜揵地雜遍覆諸水諸比丘次佉提羅迦外有山名伊沙陁羅高二万一千由旬上廣亦然微妙可喜乃至馬瑙等七寶所成其佉提羅迦伊沙陁羅二山中間廣四万二千由旬周匝無量優鉢羅鉢頭摩拘牟頭奔茶利迦撜揵地雜遍覆諸水次伊沙陁羅外有山名遊揵陁羅高一万二千由旬上廣亦然可意微妙乃至馬瑙等七寶所成其伊沙陁羅遊揵陁羅二山中間廣二万一千由旬周匝無量優鉢羅鉢頭摩拘牟陁奔茶利迦撜揵地雜遍覆諸水次遊揵陁羅外有山名日善見高六千由旬上廣亦然可意微妙乃至馬瑙等七寶所成其遊揵陁羅去於善見二山中間廣一万二千由旬周匝無量優鉢羅鉢頭摩拘牟陁奔茶利迦撜揵地雜遍覆諸水次善見外有山名馬半頭高三千由旬上廣亦然可意端正乃至馬瑙等

七寶所成其善見及馬半頭二山中間廣六千由旬周匝無量優鉢羅鉢頭摩拘牟陀奔荼利迦搔揵地雜遍覆諸水次馬半頭外有山名尼民陀羅高一千二百由旬上廣亦然可憙微妙乃至馬瑙等七寶所成馬半頭尼民陀羅二山中間廣二千四百由旬周匝無量優鉢羅鉢頭摩拘牟陀奔荼利迦搔揵地雜遍覆諸水次尼民陀羅外有山名毗那耶迦高六百由旬上廣亦然微妙可憙乃至馬瑙等七寶所成尼民陀羅毗那耶迦二山中間廣一千二百由旬周匝無量種種雜華乃至搔揵地雜遍覆諸水次毗那耶迦外有山名斫迦羅（隋言輪也）高三百由旬上廣亦然微妙可憙乃至馬瑙等七寶所成其毗那耶迦及斫迦羅二山中間廣六百由旬周匝無量四種雜華及搔揵地雜遍覆諸水去輪圓山其間不遠邊有空地青草遍布即有大海其大海北有大樹王名曰閻浮樹身周圍有七由旬根下入地二十一由旬高百由旬乃

至枝葉四面垂覆五十由旬其邊空
地青草遍布次有菴婆羅樹林閻浮
樹林多羅樹林那多樹林各皆縱廣
五十由旬間有空地生諸青草次有
男名樹林女名樹林剛陁那林真陁
那林各皆縱廣五十由旬其邊空地
青草彌覆次有呵梨勒果林鞞醯勒
果林阿摩勒果林菴婆羅多迦果林
亦各縱廣五十由旬次有可殊羅樹
林毗羅果樹林婆那娑果林石榴果
林各各縱廣五十由旬次有烏勃林
橑林甘蔗林細竹林大竹林各廣五
十由旬次有荻林葦林割羅林大割
羅林迦奢文陁林各廣五十由旬次
有阿提目多迦華林瞻婆華林波吒
羅華林薔薇華林各廣五十由旬其
邊空地青草遍覆復有諸池優鉢羅
華鉢頭摩花拘牟陁華奔荼利迦華
等彌覆復有諸池毒虵充滿各廣五
十由旬其間空地青草遍覆其次有
海名烏禪那迦廣十二由旬其水清
冷味甚甘甜輕軟澄淨七重塼壘七
重間錯七重欄楯七重鈴網外有七

重多羅行樹周匝圍遶微妙端正七
寶莊飾乃至馬瑙等七寶所成周遍
四方有諸階道可憙端正亦是七寶
金銀琉璃頗梨赤真珠車𤦲馬瑙等
所成復有優鉢羅鉢頭摩拘牟陀奔
荼利迦華其華火色即現火形有金
色者即現金形有青色者即現青形
有赤色者即現赤形有白色者即現
白形婆無陁色現婆無陁形華如車
輪根如車軸華根出汁色白如乳味
甘若蜜諸比丘烏樿郍迦海中有諸
轉輪聖王行道上廣十二由旬諸比
丘閻浮提中轉輪聖王出現世時彼
諸海道自然涌現共水齊平諸比丘
烏樿郍迦海其次有山名烏樿伽羅
諸比丘其烏樿伽羅山可憙端正微
妙可觀所有諸樹諸葉諸華諸果諸
香及諸異草種種鳥獸但是世間所
出之物於彼烏樿伽羅山中無不悉
有諸比丘其烏樿伽羅山如是可憙
端正可觀汝等應當如是善持諸比
丘次烏樿伽羅有山名曰金脇諸比
丘金脇山中有八万窟彼諸窟中有八

万龍爲在中居住皆悉白色猶如拘牟頭華七枝拄地並有神通乘空而行其頂赤色猶如因陁羅瞿波迦蟲皆悉六牙其牙纖利雜色金塡諸比丘過金脇山有山名曰雪山高五百由旬廣厚亦尒其山微妙四寶所成金銀琉璃及頗梨等彼山四角有四金峯挺出各高二十由旬於中復有衆寶雜峯高百由旬彼山頂中有阿耨達池阿耨達多龍王在中居住其池縱廣五十由旬其水凉冷味甘輕美清淨不濁七重塼壘七重板砌七重欄楯七重鈴網周匝圍遶可喜端正乃至馬瑙七寶所成復有諸花優鉢羅鉢頭摩拘牟陁奔荼利迦華其華雜色青黃赤白華如車輪復有藕根大如車軸汁白如乳其味如蜜諸比丘其阿耨達多池中有阿耨達多龍王宮其殿五柱微妙可憙阿耨達多龍王與其眷屬在中遊戲受天五欲具足快樂諸比丘阿耨達池東有恒河從爲口出共五百河流入東海阿耨達池南有辛頭河從牛口出共

五百河流入南海阿耨達池西有慱叉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阿耨達池北有斯陁河從師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北海諸比丘以何因緣此龍名為阿耨達多耶諸比丘有三因緣何等為三諸比丘閻浮洲中有諸龍住唯除阿耨達多龍王其餘諸龍受快樂時即有熱沙墮其身上彼等諸龍皆失天形色現蛇形色彼等諸龍時受斯苦阿耨達多龍王無如此事是名第一因緣諸比丘閻浮洲中唯除阿耨達多龍王其餘諸龍遊戲樂時有熱風來吹彼等身即失天色現蛇形色有如是苦阿耨達多龍王無如此事是名第二因緣諸比丘閻浮洲中所有諸龍遊戲樂時金翅鳥王飛入其宮彼等既見金翅鳥王心生恐怖以恐怖故即失天色現蛇形色具受彼苦阿耨達多龍王不尒若金翅鳥生如是心我今欲入阿耨達多龍王宮殿時彼金翅以報劣故即自受苦不能得入阿耨達多龍王宮殿諸比丘此是第三因緣是故

稱言阿耨達多諸比丘雪山南面不
遠有城名毗舍離毗舍離北有七黑
山七黑山北又有香山其香山中無
量諸緊那羅常有歌儛音樂之聲其
山多有種種諸樹其樹各出種種香
熏大威德神之所居住諸比丘彼香
山中有二寶窟一名雜色二名善雜
色徹妙可憙乃至馬瑙七寶所成各
皆縱廣五十由旬柔軟滑澤觸之猶
若迦栴連提迦衣諸比丘其雜色善
雜色二窟之中有一乾闥婆王名無
比喻共五百緊那羅女在中居住具
受五欲娛樂遊戲行住坐卧諸比丘
雜色善雜色二窟之北有大娑羅樹
王名為善住其彼善住娑羅樹王別
有八千娑羅樹林周匝圍遶時彼善
住娑羅林下有一龍象居住其中亦
名善住其色純白如拘牟陁花七枝
拄地騰空而行頂骨隆高如因陁羅
瞿波迦虫其頭赤色具足六牙其牙
纖利復有金沙點於牙上復有八千
諸餘龍象以為眷屬其色悉白如拘
陁華七枝拄地乃至悉以金莊校

牙其彼善住娑羅樹王林之正北為
於善住大龍象王出生一池名曼陀
吉尼縱廣正等五十由旬其水凉冷
甘美澄清無諸濁穢乃至藕根大如
車軸破之汁出色白如乳味甘若蜜
諸比丘其曼陀吉尼池周匝更有八
千諸池而自圍遶一一皆如曼陀吉
尼池彼八千池亦復如是諸比丘其
善住龍象王意中若欲入曼陀吉尼
池遊戲樂時尒時即念八千眷屬諸
龍象輩時彼八千諸龍象等亦起是
心我之善住龍象王心念我等我等
今者當往善住王邊諸龍象到已即
在善住龍象王前低頭而住尒時善
住大龍象王即便詣向曼陀吉尼池
時彼八千諸龍象等前後圍遶彼善
住王安庠而行諸龍象輩有持白蓋
覆其上者又有龍象以鼻持白摩尼
珠拂拂其上者其前又有諸音樂神
歌儛作倡在前導者尒時善住大龍
象王到已即入彼曼陀吉尼池中出
沒歡娛遊戲洗浴縱心適意受樂而
行中有龍象洗其鼻者或有龍象摩

其牙者或有龍爲指其耳者或有龍爲灌其頭者或有龍爲淋其背者或有龍爲摩其脇者或有龍爲洗其髀者或有龍爲洗其足者或有龍爲浴其尾者或有龍爲鼻拔藕根清淨洗已內於善住龍爲口者或有龍爲以鼻拔取優鉢羅鉢頭摩拘牟陀奔荼利迦華等繫著善住龍爲王頭上者尒時善住大龍爲王於彼曼陀吉尼池中恣意隨心洗浴遊戲歡娛自在受快樂已散諸龍爲所與藕根頭上挍飾優鉢羅等種種雜華莊嚴訖已從彼池出上岸傍住時彼八千諸龍爲等即各散入彼八千池隨意洗浴遊戲自在受歡樂已各皆散食池內藕根食已頭上即以優鉢羅等種種雜華而自嚴飾既繫華已皆悉聚會集在善住龍爲王邊到已周匝四面圍遶尒時善住大龍爲王與彼八千諸龍爲等前後導從意欲還向善住娑羅樹王之林善住行時諸龍爲輩或擎白蓋或有執持白摩尼拂又有諸神作諸音樂引前而行

尒時善住大龍象王到於善住娑羅大林樹王下住隨意則起時彼八千諸龍象等亦各到彼八千娑羅樹林之下行住卧起自在安樂時彼林中有娑羅樹其本或有周圍六尋有娑羅樹其本復有周圍七尋八尋或九或十有娑羅樹其本周圍十二尋者其彼善住娑羅樹王其本周圍有十六尋於彼八千娑羅樹林所有萎黃墮落葉者即有風來吹令外出不穢其林彼等八千諸龍象輩所有便利穢汙之時有諸夜叉掃除擲却

諸比丘若閻浮提有轉輪王出現世時而彼八千諸龍象中有最小龍象晨旦日日來至轉輪王前供給承奉因尒得名調善象王又其善住龍象大王或十五日旦起詣向天帝釋邊天前住立承奉駈使諸比丘其彼善住龍象大王有是神通有是威德雖復生於畜生之中是龍輩類乃有如是大威神力汝等應當如是念持

起世經欝多羅究留洲品第二上

諸比丘其欝多囉究留洲有無量山

彼等眾山有種種樹其樹欝茂出種種香其香普熏遍滿彼處生種種草皆青紺色右旋宛轉如孔雀毛香氣猶如婆梨師迦華觸之柔軟如迦旃連提長可四指下足則偃舉脚還起有種種樹樹出種種茎葉華果種種香熏種種諸鳥各各自鳴和雅微妙彼等諸山種種河流諸道四散平順向下漸漸安流無有波浪又不速疾其岸不深平淺易度其水清淨眾花覆上廣半由旬遍滿而流彼等諸河兩岸皆有種種樹林隨水映覆種種香花青草弥布多諸雜果眾鳥皆鳴又彼諸河兩岸悉有諸妙好舩雜色可意並是金銀琉璃頗梨赤真珠車渠馬瑙等七寶所成

諸比丘其欝多羅究留洲土地平正無諸荊棘坑坎稠林亦無屏廁糞穢不淨及以礓石瓦礫等物純是金銀不寒不熱時節調和又其地中恒常潤澤青草弥覆諸雜林樹葉常敷榮華果成就諸比丘其欝多羅究留洲中有諸樹林名曰安住其樹皆高

六拘盧舍葉密重壘雨滴不漏次第
相接如草覆舍彼諸人等在樹下住
又諸香樹亦高六拘盧舍或復有高
五拘盧舍四三二一拘盧舍者其㝡
小者猶高半拘盧舍悉有種種葉花
與果彼等諸樹隨心所出種種香氣
復有劫波樹亦高六拘盧舍乃至五
四三二一拘盧舍者如是㝡小高半
拘盧舍悉有種種葉花與果從彼果
邊自然而出種種雜衣懸在樹間又
有種種瓔珞之樹其樹亦高六拘盧
舍乃至五四三二一拘盧舍者如是
㝡小半拘盧舍悉有種種葉華與果
彼等諸果隨心而出種種瓔珞懸垂
而住又諸鬘樹其樹亦高六拘盧舍
乃至五四三二一拘盧舍者如是㝡
小半拘盧舍亦有種種葉花與果彼
等諸果隨心而出種種鬘形懸著於
樹又諸器樹其樹亦高六拘盧舍乃
至五四三二一拘盧舍者如是㝡小
半拘盧舍亦有種種葉華與果其
彼等果隨心而出種種器形懸樹而
住又有種種衆雜果樹其樹亦高六

拘盧舍乃至五四三二一拘盧舍者
如是衆小半拘盧舍皆有種種菓花
與果彼等諸果隨心而出種種衆果
在於樹上其次又有音樂之樹其樹
亦高六拘盧舍乃至五四三二一拘
盧舍者如是衆小半拘盧舍亦有種
種菓花與果彼等諸果隨心而出衆
音樂形懸在樹間其地又有不因耕
種自然粳米清潔白淨不為皮糩之
所結裹若欲成熟是時自有諸敦持
果而作鐺釜有諸火珠不假薪然而
自出焰所欲作事種種成熟諸飲食
已珠焰自息更不熾然諸比丘其鬱
多囉究留洲周匝四面而有四池其
池名曰阿耨達多各各縱廣五十由
旬其水清涼甘美輕軟香潔不濁七
重塼壘七重版砌七重欄楯周匝圍
遶七重鈴網復有七重多羅行樹周
迴圍繞雜色可憙皆以金銀琉璃頗
梨赤真珠車𤦲馬瑙等七寶所成其
池四方各有階道雜色可憙乃至馬
瑙七寶所成有諸雜花優鉢羅鉢頭
摩拘牟陀奔荼利迦等青黃赤白及

縹色等其華圓廣大如車輪香氣氛氳微妙甚極有諸藕根大如車軸破之汁出其色如乳食之甘美味甜如蜜諸比丘彼阿耨達多池四面復有四大河水隨順而下正直而流無有波浪不疾不遲其岸不高平淺易入水不奔逸雜華彌覆廣一由旬彼等諸河兩岸復有種種樹林交雜映覆復出種種衆妙香熏種種草生青色柔軟右旋究轉略說乃至高如四指脚下隨下步舉還平及諸鳥等種種音聲其河兩岸又有諸船雜色可憙乃至車乘馬瑙等寶之所合成觸之柔軟如迦旃隣提迦衣

諸比丘其欝多羅究留洲恒常夜半從彼阿耨達多四池之中起大密雲周匝遍覆欝多羅究留洲及諸山海悉遍布已然後乃雨八功德水猶如搆牸牛乳頃所下之雨如四指深更不傍流當下之處即沒地中還彼半夜雨止雲除上虛空中悉皆清淨從海起風吹於涼冷柔軟甘澤調適觸之安樂潤彼欝多羅究留洲普

令悅澤肥膩滋濃如巧鬘師鬘師弟子作鬘成已以水細灑灑已彼鬘光澤鮮明如是如是諸比丘彼鬱多囉究留洲其地恒常悅澤肥膩辟如有人以油酥塗彼地潤澤亦復如是諸比丘彼鬱多囉究留洲復有一池名爲善現其池縱廣一百由旬涼冷柔軟清淨無濁七寶塼砌略說乃至味甜如蜜諸比丘其善現池東面有苑還名善現其苑縱廣一百由旬七重欄楯七重鈴網七重多羅行樹周匝圍遶雜色可憙七寶所成乃至車𤦲及馬瑙等一一方面各有諸門而彼等門悉有却敵雜色可憙七寶所成乃至車𤦲及馬瑙等諸比丘彼善現苑平正端嚴無諸荊棘丘陵坑坎亦無屏廁礓石瓦礫諸雜穢等多有金銀不寒不熱節氣調和常有泉流四面彌滿樹葉數榮華果成就種種香熏種種衆鳥常出妙音鳴聲和雅復有諸草青色右旋柔軟細滑猶孔雀毛常有香氣彼婆利師華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衣足蹈之時隨腳上下復

有諸樹其樹多有種種根莖葉華及果各出種種香氣普熏諸比丘彼善現苑復有諸樹名為安住其樹出高六拘盧舍其樹葉密雨不能漏樹葉接連如草覆舍彼諸人輩多在其下居住止宿有諸香樹諸劫波樹諸瓔珞樹又諸雜樹諸器物樹諸果樹等又有自然清淨粳米成熟之歛諸比丘彼善現苑無我无主無守護者其欝多囉究留人輩入善現苑入已遊戲受種種樂隨意欲行或於東門南西北門入其中已遊戲澡浴受樂而行隨心欲行去處即去

諸比丘其善現池為欝多囉究留人輩南邊有苑名曰普賢其苑縱廣一百由旬七重欄楯周匝圍遶諸比丘其普賢苑無守護者唯欝多囉究留人輩欲入普賢苑中澡浴遊戲受樂彼等從東門南西北門入已澡浴遊戲受樂已隨心欲去處即去

諸比丘其善現池為欝多囉究留人輩西邊有苑名曰善華其苑縱廣一百由旬七重欄楯周匝圍遶略說乃

至如善現苑等無有異亦復無有守護之者唯欝多羅究留人輩欲入善華苑澡浴遊戲受樂即從東門南西北門入已澡浴遊戲受樂已隨欲去處即去諸比丘其善現池北邊有苑名曰喜樂縱廣正等一百由旬乃至無守護者其欝多羅究留人輩欲入喜樂苑澡浴遊戲受樂即從東門南西北門入澡浴遊戲受樂已隨欲去處即去略說如前善現苑等

諸比丘其善現苑接善現池東邊有大河名易入道漸次下流無有波浪又不速疾雜華覆流廣二由旬半諸比丘其易入道河兩岸有種種樹覆種種香熏種種草生略說乃至觸者柔軟如迦栴隣提迦衣足蹈之時四指下伏舉足之時還四指起有種種樹及種種葉華果具足種種香熏有種種鳥各各自鳴其易入道河兩岸有諸妙船雜色可意七寶所成金銀琉璃頗梨赤真珠車𤦲馬瑙等莊嚴挍餝

諸比丘其善現池南為欝多羅究留

人輩有大河流名曰善體漸次下流略說猶如易入道河此處所有種種如彼無異乃至諸船雜色所成柔軟猶如迦旃隣提迦衣諸比丘其善現池西為欝多囉究留人輩有大河流名曰如車乃至略說漸次而下諸比丘其善現池北為欝多囉究留人輩有大河流名曰威主漸次而下略說乃至兩岸有船七寶莊飾柔軟猶如迦旃隣提迦衣其間有欝陁鄰伽他

善現普賢等　善花及善樂　易入并善體
如車威主河

諸比丘其欝多囉究留人輩欲入易入道善體如車及威主等河中澡浴遊戲受諸樂時即皆至彼河之兩岸各脫衣裳（宮）且於岸邊欲入水故坐於船上乘向水中澡浴身體遊戲受樂彼等誰最在前出者即取上衣自恣著已隨意而去亦不專求自許本衣何以故彼欝多囉究留人輩無我我所無守護者又復彼等詣向香樹到香樹已是時香樹為彼等故樹枝垂下為彼諸人香樹即出種種妙香令

手擎及時彼等人於彼樹取種種衆香用塗身已復各詣向劫波樹下到已其樹亦復如前樹枝垂下出種種衣令彼諸人手所擎及彼諸人輩於彼樹取種種妙衣取已而著著已轉向諸瓔珞樹到彼樹已為諸人輩彼瓔珞樹枝亦垂下為彼等故彼瓔珞樹如前樹出種種瓔珞手所擎及彼諸人輩於彼樹取種種瓔珞繫著身已詣向鬘樹到鬘樹已為彼等故彼鬘樹枝亦自垂下時彼鬘樹出種種鬘令彼等人手所擎及既於彼樹取種種鬘繫著頭已詣向器樹到器樹已器樹為彼枝亦垂下手所擎及隨所欲器即取持用詣向果樹到果樹已為彼等故果樹枝垂為彼等故彼之果樹出種種果手所擎及彼等人輩於彼樹下隨所欲果稱意而取取已或有食其果者或有搦取其汁而飲之者食飲訖已詣向音樂樹林到彼林已為彼等故彼音樂林枝亦垂下為彼等出諸音樂器手所擎及彼等人輩於彼樹間各隨所須衆音樂

器取已執持其形微妙其音和雅欲彈則彈欲儛則儛欲歌則歌如是受樂種種訖已各隨所之欲去則去

起世因本經卷第一

此經宋藏題爲起世經闍那崛多共達摩笈多譯進之爲前經編入澄函而丹藏題爲起世因本經達摩笈多譯却之爲後經今撿開元録丹藏爲正故題加因本二字譯除闍那崛多却之爲後經爲取函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起世因本經卷第二　　取

隋天竺沙門達摩笈多　譯

欝多羅究留品下

諸比丘其欝多羅究留人輩頭髮青色髮長八指其人一色一形一像無有別色可知其異諸比丘欝多羅究留人輩不全露形不半露形无有適莫齒皆平齊不疎不缺善好密白猶如珂貝明淨可憙諸比丘欝多羅究留人輩若有飢渴須食飲時彼等即取不曾耕種自然粳米清淨潔白無有糠糩取已擲置敦持果中置已即將火珠置底而彼火珠衆生福力自然出焰飯食熟已焰還即滅彼等人輩欲食飯者即坐座上於彼時中東西南北來欲食者為彼人等設於飯食飯終不盡乃至彼等施飯食人坐而不起彼之飯食則常盈滿彼等食彼自然粳米成熟之飯無有糠糩清淨香美不假羹臛衆味具足白如花聚其色猶如天酥隨味彼等人輩食是食時身分充盈無有缺減无老無

澄湛然不動乃至彼食資益彼等色力安樂辯才具足

諸比丘其欝多囉究留人輩若有欲於諸婦女邊生染著心意相向者彼即觀看彼之婦女而彼婦女即便隨逐彼人而行至於樹下若彼婦女是彼人母或復是姨是姉妹等為彼等故彼之樹林枝不垂下其葉即時萎黄枯落各不相覆亦不出華亦无床敷若非是母亦非是姨非是姉妹彼諸樹木即便垂覆枝葉蘮茂樹枝各各共相蔭映衆華鮮榮亦為彼人出百千種牀敷臥具彼等相將入於彼處歡娛受樂隨意所作

諸比丘其欝多囉究留人輩住胎七日至第八日而彼婦人即便產生其產既訖若男若女即將彼子安置坐於四衢道中捨之而去時彼所有東西南北人輩來者彼等諸人為欲養育彼男女故各將手指内於彼等男女口中彼等指頭出好甘乳與彼男女飲已得活如是七日彼等男女還成就彼一種身量如彼人輩等無殊

異若是男子即隨男伴相逐而行若
是女人即隨婦女徒伴而去
諸比丘其欝多囉究留人單壽命一
定無有中夭若命終時即便上生復
次於中何因緣故其欝多羅究留人
輩得定壽命命終已後皆向上者諸
比丘世有一人專作煞生盜他財物
邪婬妄語兩舌惡口及綺語等貪瞋
邪見以是因緣身壞命終當墮惡道
在地獄中復有一人不曾煞生不盜
他物不行邪婬又不妄語不兩舌不
綺語不惡口不貪不瞋又不邪見以
是因緣身壞命終趣向善道生人
天中復何因緣向下生者以其煞生
及邪見等向上生者以不煞生及正
見等復有一人作如是念我於今者
應行十善是因緣故身壞當生欝多
囉究留人中彼中生已住一千年不
增不減彼作如是諸善願已行十善
業身壞當生欝多囉究留中彼於彼
處其壽命住滿一千年不增減也諸
比丘以因緣故其欝多囉究留人得定
壽命

諸比丘何因緣向於上生諸比丘閻浮洲人於他邊受十善業已身壞當生欝多羅究留人中其欝多羅究留人輩若其舊有具足十善業如法行已身壞皆當向上善處諸天中生諸比丘此因此緣其欝多羅究留人輩向上勝處諸比丘其欝多羅究留人輩若其壽命終盡之時彼無有人憂愁啼哭唯莊嚴已棄置四大衢道之中捨已而去

諸比丘其欝多羅究留人輩有如是法若彼衆生壽命盡已應時即有一鳥飛來其鳥名曰優禪伽摩(隋言高行)尒時彼鳥優禪伽摩從大山谷迅疾飛來即銜其屍將彼死屍擲置餘洲何以故以欝多羅究留人輩業清淨故欲意憙故不令風吹彼臭穢氣諸比丘其欝多羅究留人輩若欲大小便利之時爲彼人故彼地開裂出已還合何以故其欝多羅究留人輩欲清淨故欲意憙故復次於中有何因緣說彼名曰欝多羅究留洲諸比丘其欝多羅究留洲於四天下比餘三洲

最上最妙最勝彼故說欝多囉究留洲為欝多囉究留洲也欝多囉究留隋言上作

起世經轉輪王品第三

諸比丘閻浮洲內若轉輪王出現世時此閻浮提自然而有七寶具足其轉輪王復有四種神通德力云何七寶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藏主寶七兵將寶是為七寶諸比丘云何轉輪聖王輪寶具足諸比丘其轉輪王出閻浮提以水灌頂為察帝利於彼逋沙他隋言齋日十五日月圓滿時洗沐頭髮著不擣白疊垂裁下向飾以摩尼及諸瓔珞在樓閣上與親屬諸臣前後圍遶是時王前自然而有天金輪寶千輻轂輞諸相滿足自然來應非工匠成輪徑七肘尒時灌頂察帝利轉輪王作如是念我昔曾聞如是言說若有灌頂察帝利王於彼逋沙他十五日滿月正圓時洗沐頭已身著不擣白疊之衣服諸瓔珞在樓閣上親屬諸臣前後圍遶是時王前自然而有天金

輪寶千輻轂輞諸相滿足自然來應
非工匠成皆是金色輪徑七肘有是
瑞時彼則成就轉輪王德我今定應
是轉輪王
尒時灌頂察帝利轉輪王欲得試彼
天輪寶故即令嚴備四種分力身兵
所謂為身馬身車身步身四種分力
身嚴備已即時詣向天金輪邊到已
偏露右髀在於金輪前右膝著地以
右手捫彼天輪寶作如是言謂天輪
寶我今若是轉輪王者未降伏地為
我降伏其天輪寶應時便轉為欲降
伏諸未伏故諸比丘是時灌頂察帝
利王既見彼天輪寶轉已其轉輪王
即便嚴駕向東方行彼天輪寶及四
種分為馬身兵一時皆從諸比丘其
輪寶前復有四大天身而行其天輪
寶所到他方住止之處其轉輪王及
四分力為馬身兵皆於彼中停住
止宿
尒時東方所有一切諸國王等各取
金器盛滿銀粟或以銀器盛滿金粟
如是具已皆前詣向轉輪王所到已

啓白轉輪王言大王善來此是天物東方人民豐熟安樂無怖无畏多有人民甚可愛樂唯願大天垂哀受取憐愍我等微細諸王我等今日承奉天王一無有二時轉輪王告諸王言汝等誠心若能尒者汝等各各於自境界如法治化莫令國土有不如法所以者何汝等若令我之國內有諸非法惡行顯現我當治汝今教汝等當斷煞生教人不煞不與勿取邪婬妄語乃至邪見皆不應為若汝等輩斷於煞生教人不煞不與勿取不行邪婬實語正見者我即當知汝等諸王國土降伏

尒時東方諸國王等聞彼輪王如是勑已一時同受十善業行受已遵承各各國土如法治化是轉輪王自在力故所向之處輪寶隨行時彼聖王天金輪寶如是降伏東方國已達東海岸周遍而迴次第歷到南方西方乃至北方依於古昔轉輪王道引導而行其轉輪王及四兵身相次行時而彼在先天輪寶前復有四大天身

而行時此輪寶所往之處於彼方面
其轉輪王及四種兵即便停宿
尒時北方所有一切諸國王等亦各
賫持天真金器盛滿銀粟天真銀器
盛滿金粟俱來詣向轉輪王所到已
長跪作如是言善哉天來善哉天來
我等北方蒙天王故人民熾盛豐熟
安隱無諸怖畏甚可愛樂天留治化
我等隨順其轉輪王即便勑言若能
然者汝等各各治化自境一依教令
勿不如法所以者何勿令我境有非
法人及惡行者又復汝等莫作煞生
教人不煞不與勿取邪婬妄語乃至
邪見汝等當斷若離煞生乃至若當
行於正見能如是者我即當知汝等
國土善已降伏其諸王等同共啓白
轉輪王言如天教勑我等奉行
尒時北方諸國王等聞轉輪王如是
勑已各各遵承受十善業受已奉行
皆悉如法依律治化其轉輪王自在
力故所行之處其天輪寶隨逐而行
此天金輪如是次第降北方已度海
北岸所有土地周迴其際遍已還來

尒時始於閻浮提中選擇最上威德
形勝極精妙地其天輪寶當於彼上
東西經絡闊七由旬南北規畫十二
由旬如是度已尒時諸天即夜下來
自然為彼轉輪聖王造立宮殿應時
成就既成就已妙色端嚴四寶所作
謂天金銀頗梨琉璃是時彼天真金
輪寶為於聖王當宮內門上虛空中
巍然停住如著軸輪不搖不動其轉
輪王當于尒時生大歡喜踊躍無量
作是念言我今已受天輪寶耶諸比
丘彼轉輪王有如是形天金輪寶自
然具足諸比丘其轉輪王復有何等
白色象寶應當具足諸比丘是轉輪
王於日初分坐宮觀時即當王前出
生象寶其象妙色形體純白如拘物
頭七支拄地有大神力飛騰虛空其
頭赤色如因陁羅瞿波迦虫為有六
牙並皆纖利其牙微妙雜色莊嚴猶
如金栗其象名曰烏逋沙他(隋言受齋)轉輪
聖王見象寶已作如是念此象既現
若調伏時堪受諸事作賢乘不時此
象寶一日之中即便調伏堪任駕馭

一切諸事猶如無量百千歲數所調伏來端嚴賢善隨順調適如是如是彼之為寶於一日中受諸調伏堪任衆事亦復如是時轉輪王欲試為寶於其晨朝日初出時乘彼為寶周迴巡歷遍諸海岸盡大地際周匝既已還來至本宮殿之處是轉輪王便進小食以是因緣彼王尒時於其內心歡喜踊躍為我故生如此為寶諸比丘彼轉輪王有於如是白色為寶自然具足

諸比丘何等是彼轉輪聖王馬寶具足諸比丘是轉輪王日初分時坐宮殿上即於王前出紺馬寶身青體潤毛色光澤頭黑鬃髮有神通力飛騰虛空其馬名曰婆羅羅可（隋言髮毛）是轉輪王見此馬已作如是念此馬既現若調伏時堪受諸事能得為我作善乘耶時彼馬寶一日之中應時調伏堪受諸事猶如無量年歲調來妙勝賢善彼馬如是如是調時一日之内堪受彼等一切諸事時轉輪王欲試馬寶於其晨朝日初出時乘彼馬

寶周歷大地還來本宮彼轉輪王乃至進食以是因緣故生歡喜踊躍無量我今已生紺馬之寶諸比丘是轉輪王有如是色馬寶具足

諸比丘是轉輪王何等名為珠寶具足諸比丘彼轉輪王有摩尼寶毗琉璃色妙好八楞非工匠造自然出生清淨明曜其轉輪王見此珠已作如是念此摩尼寶眾相滿足應當懸之置於宮內令顯光明時轉輪王欲試於彼摩尼寶故嚴備四兵所謂象兵馬兵車兵步兵具四兵已即於夜半重雲黑闇雷光出時天降微雨時轉輪王取彼珠寶懸置幢上出園苑中意欲遊觀驗珠德故諸比丘彼摩尼寶在於幢頭光明周遍普照四方及四兵身悉皆明了如日照世介時彼地所有一切諸婆羅門及居士等在彼住者悉皆覺起作諸事業謂言已明是日出耶以是因緣其轉輪王受大歡喜踊躍無量心念此寶為我生耶諸比丘彼轉輪王有如是色珠寶具足

諸比丘何等名為轉輪聖王女寶具足諸比丘是轉輪王出生女寶不短不長不麁不細不白不黑端正姝妡甚可愛樂最勝最妙色貌脩充若天熱時女寶身涼寒時身暖彼身體上出栴檀香口氣恒如青優鉢羅香為轉輪王晚卧早起勤奉恭敬有所作事無失王心彼女意尚不生惡念況其身口以是因緣轉輪聖王受大歡喜踊躍無量內心念云此已為我生女寶耶諸比丘彼轉輪王有如是形女寶具足

諸比丘何等名為轉輪聖王主藏臣寶威神具足諸比丘彼轉輪王生主藏寶大富饒財多有功果以業報故生有天眼洞見地中或有主藏或無主藏皆為彼眼之所洞視雖復水陸若遠若近於中所有其主藏臣皆悉為彼如法作護若無主者即便収取彼中金銀為轉輪王有所資須財寶用事應時辦具時彼藏臣即便詣向轉輪王所到已啓白轉輪王言大聖天王若天所須財寶用者願天勿憂

我能為天有所須者皆悉備具時轉輪王欲試於彼主藏寶故行到水邊上船上坐往水中流告藏臣言汝主藏臣我須財寶可速備具可速備具主藏答言大王願待須臾時此船至岸當於彼處為天取財以供天用王告藏臣我今不欲岸上取財但於此處為我具備其主藏臣即白王言如天所勑我不敢違時主藏臣聞王勑已即袒右臂便以右膝著船板上手攬海水指如螃蟹多探金銀滿諸瓮中安船板上奉轉輪王而白王言此天金銀天以此寶供贍於王為財事用時轉輪王告藏臣言我不須財但試汝耳時主藏臣聞王此語還取金銀置於水內以是因緣其轉輪王受大歡喜踊躍無量我今已坐藏臣寶耶諸比丘彼轉輪王有如是等藏寶具足

諸比丘何等名為轉輪聖王主兵臣寶威相具足諸比丘是轉輪王福德力故自然出生兵將之寶所謂巧智多諸策謀洞識軍機稱慧具足彼

轉輪王若須兵力即能備具所謂若欲走兵身時即皆齊走欲散即散若欲置立即能置立時兵將寶即便詣向轉輪王所到已啓白轉輪王言若王欲須兵衆教習願王勿慮我當為王教習兵衆使令如心調柔隨順時轉輪王欲試於彼兵將寶故即勑備具四種兵身所謂象寶兵身馬寶兵身車兵步兵兵悉皆如是嚴勑備具四兵身已時王勑彼兵將寶言汝兵將主善好為我備具兵身教令隨順善走善行善集善散如法勿違其兵將主聞轉輪王如是勑已白言大王如天教勑我不敢違其四兵身並備具訖依王所勑教走能走教散能散乃至若欲置立皆能以是因緣彼轉輪王受大歡喜踊躍無量我今已生主兵將寶諸比丘彼轉輪王有如是形主兵將寶威力具足諸比丘若有如是七寶現者然後得名轉輪聖王

諸比丘何等是彼轉輪聖王四種自在神通具足諸比丘彼轉輪王年歲壽命長遠久住於迦羅時三摩耶時

一切世間無有人生能得如是安隱久處如彼轉輪王長命久住是則名為轉輪聖王第一壽命神通具足

復次諸比丘彼轉輪王所受身體無病少惱衆相具足又復其腹不大不小寒煖冷熱隨時節調進止輕便食飲消化安隱快樂於迦羅時三摩耶時無有餘人世間生者能尒少病無諸疾惱如彼聖王是則名為轉輪聖王第二身力神通具足

復次諸比丘彼轉輪王報得形容可憙端正為諸世間常所樂觀最勝最妙色身清淨具足莊嚴於迦羅時三摩耶時無有人中所受生者能得如是端正可憙為於世間願樂觀覩如彼輪王形相備者是則名為轉輪聖王第三色貌神通具足

復次諸比丘彼轉輪王業報因緣大有福德所謂種種資產豐饒世間珍奇衆寶具足於迦羅時三摩耶時無有人中所受生者有如是富有如是財眼玩家多寶物充溢得及於彼轉輪王者是則名為轉輪聖王第四果

等神通具足諸比丘若有如是四種神通皆具足者然後得名轉輪聖王諸比丘又彼福德轉輪聖王得諸人民之所愛重心常喜樂辟如諸子愛敬其父又諸人民得轉輪王之所憐愍意恒慈念如父愛子

諸比丘其轉輪王坐毗闍耶多（隋言最勝好車）欲出遊歷觀看園林及諸善地於彼時中諸人民等得覩於彼轉輪王時皆大歡喜各共同告彼馭者言汝善馭者唯願持轡緩緩徐徐行勿過速疾所以者何汝若安步寬縱車行願我等輩多時得見轉輪聖王其轉輪王聞此語已亦復如是告馭者言汝善馭者徐徐緩行慎莫速疾何以故汝若安徐善持車行則令我今多時如是周遍觀矚彼諸人民諸比丘其諸人民見輪王已皆各自持所有珍寶或以珍寶於前奉獻轉輪聖王上已白言我今奉天此物屬天願天受已隨天所用但此之物唯應天用

諸比丘其轉輪王出現世時此閻浮洲清淨平整無有荊棘及諸稠林丘

墟坑坎并餘廁溷雜穢臭處礓石瓦
礫沙鹵等物自然金銀七寶具足不
寒不熱時節均調又諸比丘其轉輪
王出現世時此閻浮洲自然安置八
万城邑皆悉快樂無諸怖畏甚可愛
樂穀米豊饒聚落衆多人民熾盛又
諸比丘其轉輪王出現世時此閻浮
提村落城邑王所治處此屋連甍雜
飛相及人民快樂不可思議又諸比
丘其轉輪王出現世時此閻浮洲常
於夜半從阿耨婆達多池中起大雲
氣遍閻浮洲及諸山海即便澍雨乃
至如一犛牛乳須其水具足八功德
味水深四指更不傍流當於下處即
浸入地皆沒不現到夜後分雲悉開
除還從海中起清涼風吹彼潤澤觸
諸人民皆受安樂又彼甘澤潤閻浮
洲普使肥鮮辟如世人巧作鬘師若
鬘師弟子作鬘成已以水灑上令其
悦澤華色光鮮亦復如是
復次其轉輪王出現世時此閻浮提
土地恒常沃壤滋茂辟如有人用酥
油塗其地津液肥美膏腴亦復如是

諸比丘彼轉輪王出現在世經歷無
量久遠年時雖受人間所有覺觸辟
如細軟柔弱體人食好美食運動施
為少時疲觸須臾消化如是如是彼
轉輪王處世久時生死覺觸亦復如
是諸比丘彼轉輪王壽終之時捨身
命已上生天中與彼三十三天共俱
又諸比丘彼轉輪王當命終時上虛
空中雨優鉢羅鉢頭摩拘物頭分陀
利等種種香華為轉輪王作供養故
又復更雨天沈水末多伽羅末栴檀
香末及天曼陀羅華等復有天諸微
妙樂音不鼓自鳴亦有天妙歌歎之
聲為供養彼轉輪王身作福利故
諸比丘時彼女寶及主藏寶兵將寶
等取輪王身即以種種香湯洗之香
汁洗已最初先用劫波娑縷然後乃
以不擣疊衣持用裹之次復更以微
妙細疊足五百端就上次第如是纏
已又取金棺滿盛酥油持輪王身安
置棺中安棺中已更取銀槨復以金
棺內銀槨中內銀槨已以釘釘之又
復集諸一切香木作於大積然後闍

毗既聞毗已乃於四郊大衢道中為轉輪王作藪偷婆(隋言塔)高一由旬闊半由旬雜色校飾四寶所成所謂金銀琉璃頗梨其塔四院周圍縱廣五十由旬七重垣牆七重欄楯(略說)如上乃至衆馬各各自鳴時彼女寶并及主藏主兵寶等為轉輪王作藪偷婆成就訖已然後施設微妙供具所謂種種諸來求索須食與食須飲與飲須乘與乘須衣與衣須財與財須寶與寶盡給與之悉令滿足

諸比丘彼轉輪王命終已後經於七日彼金輪寶象寶馬寶摩尼珠寶一切自然隱沒不現女寶主藏及兵將等皆亦命終彼四寶城各各改變為塼土城彼之人民亦皆次第隨而滅少諸比丘一切諸行有為無常如是遷變無有常住破壞離散不得自在是磨滅法暫時須臾非久停住諸比丘乃至應須捨於諸行應須遠離應須猒惡應當速求解脫之道

起世經地獄品第四上

諸比丘其四大洲及八万小洲諸餘

大山及須弥山王等外別有一山名
為輪圍（前代舊譯云鐵圍山）高六百八十万由
旬縦廣亦有六百八十万由旬弥密
牢固金剛所成難可破壞諸比丘此
輪圍外更有一重大輪圍山由旬高
廣正等如前其兩山間極大黒闇無
有光明日月如是有大威神大力大
徳不能照彼使見光明諸比丘彼兩
山間有八大地獄何等為八所謂活
大地獄黒大地獄衆合大地獄叫喚
大地獄大叫喚地獄熱惱大地獄大
熱惱地獄阿毗脂大地獄
諸比丘彼八大地獄各各復有十六
小地獄周匝圍遶而為眷属是十六
獄悉皆縦廣五百由旬何等十六所
謂黒雲沙地獄糞屎泥地獄五叉地
獄飢地獄渇地獄膿血地獄一銅釜
地獄多銅釜地獄鐵磑地獄斛量地
獄雞地獄灰河地獄斫截地獄刀鋒
地獄狐狼地獄寒氷地獄
諸比丘何因縁故名活大地獄諸比
丘彼活大地獄諸衆生輩生者有者
出現者轉住者手指自然有鐵爪生

纖長尖利並皆鋒(鋩)彼等衆生旣相見已心意濁亂心旣濁亂各以鐵爪自斷破身或自擗身擗已復擗或復大擗裂已復裂或復大裂割已復割或復大割諸比丘彼等衆生於彼時中作如是知我已被傷我今已死然於彼時以業報故復生冷風來吹其身須臾更生身體皮肉筋骨血等已復還活旣得活已以業力故復起東西各相告言汝衆生輩願欲得活活已勝耶諸比丘於是中間少分分別故名活耳然於彼中更有別業極受辛苦大重諸惱楚毒難忍而於彼中命旣未終乃至彼惡不善之業未盡未滅未除未轉未少分現未全分現若於先世起者造者若人非人身中作者

復次諸比丘彼活大地獄中諸衆生輩生者有者出現者轉往者手指又復生鐵刀子半鐵刀子極長纖利各各相著心意惱亂乃至斷裂擗割破截等死已冷風來吹須臾還活

諸比丘如是少分略而言之名爲活

也諸比丘更復別業而於彼中極受
苦惱苦未畢故求死不得乃至彼惡
不善之業不盡未滅未余未離或復
往昔作者造者若人身分若非人身
作如是一切次第具受

又復彼等大活地獄諸衆生輩無量
時中苦報盡已從於大活地獄得出
出已復走更求其餘屋宅之處救護
之處歸依之處作是念已以罪業故
即便入於黑雲沙小地獄中廣五百
由旬入彼中已上虛空中起大黑雲
雨下如沙其焰熾然極大猛熱墮於
彼等地獄衆生身分之上墮皮燒皮
墮肉燒肉至筋燒筋至骨燒骨至髓
燋髓出烟出焰洞徹熾然受極苦惱
以其受苦未畢盡故求死不得乃至
未盡惡不善業不滅不除不轉不變
不離不失若於往昔人及非人如是
作來次第而受更無量時

諸比丘彼等衆生經歷無量久遠長
道從黑雲沙地獄中出出已復走求
屋求宅求救求覆求歸依處作是念
已又復入於糞屎熱泥小地獄中廣

五百由旬彼等入已從因已下生糞
屎泥熱沸焰中入已行焰燒手燒脚
耳鼻身體一時燋然乃至彼惡不善
之業未盡未滅未除未轉不離不失
以於往昔若人非人作重業來復次
諸比丘其糞屎泥小地獄中有諸鐵
垂名為針口住彼獄中為諸眾生處
處鑽身悉令穿破先鑽破皮鑽破皮
已次鑽破肉鑽破肉已次鑽破筋鑽
破筋已然後破骨既鑽破骨住於髓
中食於彼等眾生脂髓令彼眾生受
嚴劇苦乃至壽命猶未畢終既未盡
彼惡不善業乃至不滅如是次第具
足而受

諸比丘彼等地獄諸眾生輩有時多
時長道久遠從糞屎泥小地獄出出
已奔走求室求宅求護求洲及歸依
處即入五叉小地獄中其獄亦廣五
百由旬彼等入於五叉獄已時守獄
卒取彼地獄受罪眾生撲於熾然熱
鐵地上其焰洞赫時諸罪人在中仰
卧如是卧已於兩脚掌釘兩鐵釘熱
焰熾然又兩手掌釘兩鐵釘焰亦熾

然又齊輪中釘一鐵釘焰又熾然獄卒於是以五叉攢極受嚴苦乃至彼處壽命未終惡業未盡若往昔造若人非人身中所造如是次第彼地獄受

諸比丘彼諸衆生多時長遠從於五百小地獄出復走求救求室求洲求依求覆及守護處詣向飢餓五百由旬小地獄中入彼處已時守獄者遥見彼等衆生來已即前問言汝等今者來何所欲彼等皆共荅言仁者我等飢餓時守獄者即便取彼地獄衆生撲著熾然熱鐵地上令其仰卧便以鐵鉗開張其口用熱鐵丸擲著口中時彼地獄衆生脣口應時燒然燒脣已燒舌燒舌已燒齶燒齶已燒咽燒咽已燒心燒心已燒胷燒胷已燒腸燒腸已燒胃燒胃已經過小腸向下而出其丸尚赤如是彼等地獄衆生於其時中受嚴極苦命未終故略說乃至若人非人先世所作如是次第彼地獄中種種具受

諸比丘彼衆生輩於無量時久長遠

道從彼飢餓小地獄出復馳奔走略
說如前求守護處詣向燋渴五百由
旬小地獄中入彼處已時守獄者遥
見彼等地獄衆生來而問言汝等今
者何所求須彼等荅言仁者我今甚
渴時守獄者即取彼等地獄衆生撲
著熱鐵熾然地上在猛焰中仰而卧
之便取鐵鉗開張其口融赤銅汁灌
其口中時彼地獄衆生脣口即便燋
爛脣口爛已燒舌燒舌已燒腭燒腭
已燒咽喉燒咽喉已燒心燒心已燒
胃燒胃已燒腸燒腸已燒腨燒腨已
直破小腸向下而出彼等衆生各於
其中受嚴重苦受極痛苦受異種苦
彼等乃至壽命未終若不盡彼惡不
善業略說如前乃至若人非人時造
如是次第具足而受

起世因本經卷第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起世因本經卷第三　下

隋天竺沙門達摩笈多　譯

地獄品中

復次諸比丘彼等地獄諸衆生輩有無量時長遠道中從彼燋渴五百由旬小地獄出出已奔走略說乃至求救護處即便詣向五百由旬膿血地獄入彼處已即為彼等生於膿血乃至咽喉已下熱沸而彼地獄諸衆生等入已東西交横行走彼等如是馳走之時燒手燒足或燒耳鼻燒耳鼻已及諸支節皆悉燒然其諸支節被燒然已諸罪人等於彼受苦嚴酷重切不可思議命既未終惡不善業又未畢盡乃至人身所造作來復次諸比丘膿血獄中有諸虫名嚴猛勝住而彼諸虫為彼地獄諸衆生等作多損害或於身中先割破皮割皮破已次復割肉割肉已割筋割筋已破骨破骨已拔出於髓取而食之彼諸衆生於中乃至受嚴重苦命既未終乃至未盡惡不善業及以人身所作來

者皆悉具受復次諸比丘彼膿血獄所有衆生或時飢渴彼等即以兩手掬取彼沸膿血置於口中置口中已應時燒彼衆生脣口燒脣口已燒齶燒齶已燒喉燒喉已燒胷燒胷已燒心燒心已燒腸燒腸已燒胃燒胃已直過小腸向下而出彼等衆生於彼地獄乃至受諸嚴切重苦命既未終乃至未盡惡不善業及以人身所作來者如是次第具足而受

復次諸比丘彼等地獄諸衆生輩經无量時長遠道中從於膿血五百由旬小地獄出出已馳走乃至求於救護之處向一銅釜五百由旬小地獄中入彼處已時守獄者捉彼地獄諸衆生輩擲置釜中其頭向下脚皆在上彼諸衆生於其中間以地獄火相燒煑故若沸向上即煑即熟若沸在下亦煑亦熟若在中間還即煑熟若交若攅還即煑熟若為沫覆還煑還熟若見不見一切煑熟譬如世間若煑小豆若煑大豆及豌豆等置於釜內滿中著水其下然火如是湧沸湯

豆和合若來向上即煑即熟若向下去亦即煑熟若任於中亦煑亦熟若其交横亦俱煑熟若為沫覆還亦煑熟若見不見一切時熟諸比丘如是如是彼一銅釜小地獄中有守獄者取彼地獄諸衆生等令脚在上以頭向下還擲彼等置銅釜中被地獄火之所焼逼熱沸既盛時諸罪人逐沸向上即煑即熟略說乃至若見不見亦即煑熟彼等於中受嚴切苦乃至若人非人身中所作來者如是次第於彼地獄具足而受

諸比丘彼地獄中諸衆生等經無量時長遠道中從一銅釜五百由旬小地獄出出已奔走乃至欲求救護之處向多銅釜五百由旬小地獄中入彼處已為守獄者取於彼等地獄衆生捉脚向上頭向下擲置銅釜之中而彼地獄猛火逼切若沸向上即煑即熟若沸向下亦即煑熟若在中間亦即煑熟若横若覆見與不見俱悉煑熟譬如釜中煑諸豆等為火焼逼湧沸向上亦煑亦熟略說乃至若見

不見悉皆煮熟諸比丘如是如是其多銅釜五百由旬小地獄中諸衆生輩為守獄者取其兩脚倒竪向上捉頭向下擲銅釜中彼等於中被地獄火之所逼切若沸向上交横煮熟略説乃至見與不見悉煮悉熟

復次諸比丘彼多銅釜五百由旬小地獄中諸衆生輩為守獄者以鐵鏟爪取彼地獄諸衆生身從釜至釜彼等從釜將至釜時膿血皮肉皆悉散盡唯餘骸骨彼等於中乃至受於嚴重極苦未得命終乃至不盡彼不善業若人身中所作業者一切悉受

諸比丘彼地獄中諸衆生輩經無量時長遠道中從多銅釜五百由旬小地獄出出已馳走乃至欲求救護之處詣向磑疊五百由旬小地獄中入彼處已時守獄者即捉受罪諸衆生輩仰撲置於鐵磑之上熾然光焰一向洞然仰卧中已更取别石於上壁之壁已色别復更研之研已復研作於細末作細末已復更重末最後細末别於彼處末已更研研已復研末

已復末至其窴後細末之時而其支體血一邊流一邊猶有骨末存在彼等於中受嚴苦乃至於中未得命終未盡於彼不善之業乃至人身所作來者如是次第具足而受

諸比丘彼等地獄諸衆生輩經无量時長遠道中從於磓疊五百由旬小地獄出出已馳走欲求室宅欲求歸依覆護之處詣向斛量五百由旬小地獄中入彼處已其守獄者取彼地獄諸衆生輩以熱鐵斛熾然光焰一向猛烈過其量火彼量火時燒手燒脚燒耳燒鼻燒大支節燒小支節然支節已彼等於中受極嚴苦受窴痛苦壽命未終乃至未盡惡不善業不滅不沒不離不失乃至往昔所造作者若人身中所作來者如是次第具足而受

諸比丘彼等地獄諸衆生輩經無量時長遠道中從彼斛量五百由旬小地獄出出已馳走求室求覆求救求洲求歸依處遂詣向雜五百由旬小地獄中入彼處已於中生雜滿彼而

住乃至膝輪熾然光焰一向猛熱彼
衆生輩行於其中步步焰熱東西馳
走四向顧望無處可依大火熾然燒
手燒脚燒耳燒鼻燒耳鼻已燒諸支
節大小一時俱皆洞然彼等於中受
極嚴苦乃至受於痛切重苦彼等於
中命旣未終又未盡彼不善惡業乃
至若人身造作者於彼次第一切具受
諸比丘彼地獄中諸衆生等經無量
時久遠長道得從彼難小地獄出出
已一向馳奔而走乃至欲求救護之
處即向灰河小地獄中其獄亦廣五
百由旬諸比丘罪人入已其彼灰河
流注急疾波浪高湧鳴聲極震灰水
沸溢彌岸盈滿於彼灰河底下分中
有諸鐵刺尖利若磨於其兩岸復更
別有剃刀稠林其河兩岸刀林之中
復有諸狗形貌黑色垢膩可畏又其
兩岸復各別有守地獄者又其兩岸
各復皆生奢摩羅樹其樹有刺纖長
尖利鋒穎若磨尒時地獄諸衆生輩
入彼河中欲渡彼岸當於渡時爲大
波浪之所漂没沉淪向下遂於彼中

為諸鐵刺劖刺其身刺已即往彼等於中受極嚴苦受大重苦既浮出已從沸灰河渡至彼岸到彼岸已即復入彼剃刀稠林其林廣闊遊歷多時冒涉利刀彼等於中處處經過入已復入受大極苦或復割手或時割脚或割手脚割耳割鼻復割耳鼻割支割節復割支節彼等於中受嚴重苦乃至極苦未得命終乃至未盡惡不善業及其往昔若人身中所作業者悉於中受復次彼灰河中兩岸所有諸守獄者見彼受罪諸衆生輩來已問言汝等身今欲得何物彼等衆生即同荅言我等甚飢時守獄者取彼地獄諸衆生輩撲置地上熾然光焰一向猛熱乃至仰卧又以鐵鉗開擗其口持熱鐵丸著於口內應時燒彼地獄衆生脣口燋破略說乃至從咽喉下到於小腸直過無㝵彼等於中受嚴切苦受極重苦命既未終乃至未盡彼不善業及以往昔人身作者悉皆具受

復次諸比丘又彼熱沸灰河兩岸所

有諸狗身黑紫色垢膩可畏噉彼地獄諸衆生身從其支節所有之肉齧齧咬食狗或作聲嘊喍嗥吠彼等於中受嚴切苦乃至受於最極重苦未得命終乃至未盡彼不善業及以往昔於人身中所作来者一切具受

諸比丘彼等地獄諸衆生輩為彼湧沸極熱灰河所逼切時又迫彼等纖利鐵刺并劍刀林怖守獄者及避黑紫諸垢膩狗種種急故時彼地獄諸衆生輩即走上彼奢摩羅樹上彼樹時其樹枝柯純是鐵刺其刺尖利頭皆向下纖長若磨設欲下時彼等鐵刺頭則向上纖長尖利其彼地獄諸衆生等上彼奢摩羅樹時即有諸烏名為鐵嘴乃彼烏来已啄彼地獄諸衆生頭啄頭破已唼㗻其腦噉而食之彼等於中受極嚴苦受痛切苦不可堪忍即還墮落入沸灰河彼等於中還復為大波浪所漂沒至河底到彼處已復為鐵刺之所刺刺彼等身體既被刺已不能復去則便住彼於中受苦極大猛酷既不堪忍復起馳走從

灰河渡渡已還來到於此岸彼等復入剃刀稠林入已復入而彼入時割手割脚或割手脚乃至割截諸支節等於中具足受極嚴苦命未終盡略說乃至從於往昔人非人身所作來者次第悉受

復次諸比丘其沸灰河此岸所有諸守獄者彼等既見地獄受罪諸衆生來來已即便遥問之言諸汝等輩何為遠來欲得何物彼等衆生各各答言我等渴乏時守獄者取彼衆生撲著熱鐵熾燃地上令其仰卧既仰卧已火焰洞起即以鐵鉗開彼等口融赤銅汁灌其口中時彼地獄諸衆生輩既飲銅汁既燒脣口乃至小腸直下而出彼等於中極受嚴苦乃至壽命未散未滅未盡於彼不善之業及人身中所作來者悉於中受

復次諸比丘彼等地獄諸衆生輩受於罪報經無量時長遠道中乃有風來其此大風名為和合吹彼地獄諸衆生等向於岸邊如是次第從沸灰河地獄中出出已馳走乃至求於救

護之處諸向斫板五百由旬小地獄中入彼處已其守獄者取彼地獄諸衆生輩撲置熱鐵熾燃地上乃至令其仰臥地已以鐵斵斤熾然猛焰極大焰赫為彼地獄諸衆生等斫手斫脚亦斫手脚斫耳斫鼻亦斫耳鼻斫支斫節亦斫支節彼等於中乃至極受嚴重之苦命既未終乃至未盡惡不善業及以人身所作來者如是次第一切具受

復次諸比丘彼等地獄諸衆生輩有無量時長遠道中從彼斫板小地獄出出已馳走乃至求室求覆求洲求歸依處求救護處向刀葉林五百由旬小地獄中入彼中已以無諸善業果報故忽起風吹從空中墮鐵刀葉林彼刀葉林為彼地獄諸衆生輩斫手斫脚亦斫手脚斫耳斫鼻亦斫耳鼻斫支斫節亦斫支節彼等於中乃至極受嚴切重苦命既未終略說如上乃至人身所作來者一切具足患於中受

復次諸比丘彼刀葉林小地獄中以

無諸善業果報故有鐵觜鳥忽然生出飛來向彼地獄衆生兩髆之上安立脚已即以鐵觜啄彼罪人兩眼而去彼於尒時極受嚴切痛慖重苦命既未終略說如上乃至人身所作來者如是次第一切悉受

復次諸比丘彼地獄中諸衆生輩有無量時長遠道中從刀葉林小地獄出出已馳走欲求室宅求覆求洲求歸依處求救護處詣向狐狼五百由旬小地獄中入彼處已以諸不善業果報故於彼獄中出生狐狼嚴熾麁惡嘊喍可畏交彼地獄諸衆生身所有之肉脚蹹口掣擘齧齩而食亦作號聲甚大震吼彼等於中乃至極受嚴重之苦命既未終略說如前人非人身所作來者如是次第皆於其中一切具受

復次諸比丘彼地獄中諸衆生輩有無量時從彼狐狼小地獄出出已馳走乃至求室求洲求覆求救護處求歸依處詣向寒氷五百由旬小地獄中入彼處已以諸不善業果報故忽

起冷風吹大麁澁嚴苦之寒觸彼地獄諸衆生身皮皆破裂皮破裂已次破裂肉破裂肉已次破裂筋破裂筋已次破裂骨破裂骨已次破裂髓破裂髓時彼等於中受極嚴苦最重切苦乃至不可堪忍耐故還於彼中壽命終盡此是最初第一極大名活地獄及餘十六諸小地獄

復次諸比丘第二黒繩大地獄者亦有十六五百由旬諸小地獄而以圍遶從黒雲沙乃至最後第十六寒氷地獄爲一眷屬諸比丘於其中間有何因緣此大地獄名黒繩也諸比丘其彼黒繩大地獄中所有衆生生者有者出者住者以諸不善業果報故於上空中忽然出生焱大黒繩熾然猛焰一向焰熱辟如從地乃至向上於其中間有大黒雲充遍出生如是如是而彼黒繩大地獄中所有衆生以諸不善業果報故上虛空中出大黒繩熾然猛焰爲彼地獄諸衆生輩墮於身上墮身上已即燒地獄諸衆生皮燒皮已燒肉燒肉已燒筋燒筋已

燒骨燒骨已徹至於髓髓出已然髓既然已復出大焰彼等於中受嚴切苦受極重苦彼以罪業命既未終乃至未盡惡不善業未滅未變未除未畢若於往昔若人非人身造作者一切悲受

復次諸比丘其彼黑繩大地獄中所有衆生生者有者住者化者以諸不善業果報故時守獄者取彼地獄諸衆生輩撲著熾然熱鐵地上乃至一向燋焰猛盛仰卧著已以熱鐵繩處處拼度既拼度已以鐵斵斤熾然赫焰乃至交横斫彼地獄諸衆生身作於兩分或作三分四分五分乃至十分二十分或五十分或復百分辟如世間工巧木匠若木匠弟子取於諸木安地上已即用黑繩而以拼度拼度訖了以利斵斤或作二分三四五分或復十分二十分或作百分如是如是諸比丘然彼黑繩大地獄中所有衆生亦復如是其守獄者取彼衆生撲置熱鐵熾然地上乃至仰卧以鐵黑繩拼度作道即用斵斤斫破

其身作諸分叚亦復如是彼等於中乃至痛切受極嚴苦命旣未終又未盡彼不善諸業及以往昔人身作來一切具受

復次諸比丘而彼黑繩大地獄中所有衆生有諸化者乃至住者時守獄者取彼衆生撲著熾然熱鐵地上乃至取已仰卧於地以鐵黑繩拼度其身即以鐵鋸熾然猛焰鋸彼地獄衆生身破破已復破破乃至大破次復更裂裂已復裂乃至大裂或割或截旣割截已復更割截或大割截譬如世間巧用鋸師若鋸解師所有弟子取於諸木安置地上即以黑繩拼度作道以利鐵鋸而鋸破之破已復破乃至大破次復更裂裂已復裂乃至大裂而復割截旣割截已復更割截及大割截如是如是諸比丘其彼黑繩大地獄中所有衆生生者有者乃至住者其守獄者取彼衆生撲置熱鐵熾然地上乃至令其仰卧地已以鐵黑繩拼度作道即以鐵鋸熾然猛焰解破其身破已復破乃至大破裂

已復裂乃至大裂割已復割乃至六
割截已復截乃至大截彼等於中乃
至具受極嚴重苦命既未終略說如
上乃至人身所作来者於中俻受
復次諸比丘而彼黒繩大地獄中諸
衆生輩所有生者乃至住者其守獄
者取彼衆生以熱鐵砧熾然猛焰乃
至令彼自相搥打彼等打時燒手燒
脚或燒手脚燒耳燒鼻或燒耳鼻燒
支燒節燒諸支節彼等於中乃至受
於極嚴重苦命既未終略說如上及
以人身所作来者一切具受
復次諸比丘而彼黒繩大地獄中所
有衆生乃至住者為彼等故上虛空
中有大黒繩出生熾燃極大猛焰乃
至一向隨墮彼地獄衆生身上黒繩隨
時絞彼地獄諸衆生身絞已復絞乃
至大絞勒已復勒乃至大勒既絞勒
已後復還為風吹開解風開解時而
彼地獄諸衆生輩從身剥皮既剥皮
已次復剥肉既剥肉已其次抽筋乃
至破骨既破骨已吹髓而去彼等尒
時於其中間乃至受於極嚴重苦命

既未終畧說如上未盡於彼惡不善業如是次第一切具受

復次諸比丘彼地獄中諸衆生輩有無量時長遠道中從彼黑繩大地獄出出已馳走乃至求覆求室求洲求歸依處求救護處詣黑雲沙五百由旬小地獄中入已畧說乃至如上到第十六寒氷地獄入彼獄已乃至命終受種種苦

復次諸比丘衆合大地獄亦有十六諸小地獄各皆縱廣五百由旬而相圍遶從黑雲沙小地獄中乃至畧說其最在後寒氷地獄諸比丘於其中間有何因緣彼大地獄名為衆合也諸比丘而彼衆合大地獄中所有衆生生者有者出者化者乃至住者為彼等故生於兩山名為白羊口食熾然極猛光焰尒時彼等地獄衆生入彼山內彼等入已時彼兩山各各相磨各各相打各各相揩彼山如是合已磨已打揩各訖還住本處譬如瞅佉共囉瞅佉笺（此二是鬬器名）相合相磨相揩相打彼既相合相磨打已各還本處如是

如是諸比丘彼之二山相合相磨相揩相打着已各散還歸本處亦復如是然於彼中所有地獄諸衆生輩被山合者揩磨打時身體一向膿血流出唯骸骨在彼等尒時乃至受於極嚴重苦命既未終略說乃至如上次第如是當知

復次諸比丘其彼衆合大地獄中所有衆生生者住者其守獄者取彼地獄諸衆生輩以大鐵石熾然猛焰乃至撲彼地獄衆生置熱地上令其仰卧彼鐵石上更取別石以覆其上如世間磑如是用磨磨已復磨大磨作末既作末已復更細磨彼等磨時更復重研研已復研大研作塵既作塵已復作細塵如是種種作塵末時一向唯見膿血流出空有骸骨塵末而在彼等於中乃至受於極重苦惱命既未終略說如上次第應知

復次諸比丘而彼衆合大地獄中所有地獄諸衆生輩生者有者乃至往者其守獄卒取彼衆生撲置熱鐵大鐵槽中其槽熾然一向猛焰擲槽中

已猶如世間壓諸甘蔗及以胡麻如是榨壓壓已復壓如是大壓彼等壓時其傍唯見膿血流出一邊唯有骸骨滓在於中乃至受大嚴苦略說如上命既未終其守受苦種種痛劇

復次諸比丘而彼衆合大地獄中所有地獄諸衆生輩生者有者乃至住者其守獄卒取彼衆生擲鐵臼中熾然猛焰乃至一向極熱鐵杵持用擣築擣已復擣乃至大擣如是又築築已復築乃至大築既擣築已復更碎末又大碎末彼等如是舂擣築碎作塵末時唯有膿血一向傍流一邊唯有骸骨末在彼等於中乃至極受嚴切重苦略說如上乃至其中命未終盡具受衆苦

復次諸比丘而彼衆合大地獄中所有地獄諸衆生輩生者有者乃至住者尒時於上虛空之中有大鐵烏自然出生熾然猛壯乃至一向光焰赫盛為彼地獄諸衆生輩從其頭頂乃至足趺烏以兩脚蹹其髑髏蹹已復蹹乃至大蹹彼烏蹹時能令彼等地

獄衆生身諸膿血一向流出一邊唯有骸骨獨在彼等於中受大嚴苦略說如上命未終盡如是次第於中具受

復次諸比丘而彼衆合大地獄中諸衆生輩經無量時長遠道中從於衆合大地獄出出已一向馳奔而走乃至求於救護之處向黑雲沙五百由旬小地獄中入已乃至寒氷地獄具受衆苦

復次諸比丘其彼叫喚大地獄中亦有十六五百由旬諸小地獄從黑雲沙乃至最後寒氷地獄諸比丘於其中間有何因緣稱彼叫喚爲大地獄諸比丘而彼叫喚大地獄中諸衆生輩生者有者乃至住者其守獄卒駈彼地獄諸衆生輩令其入於諸鐵城中其城熾然熱鐵猛焰其光焰赫彼等於中乃至受於嚴重苦故衆惱逼切共相和合恒大叫喚名叫喚獄其彼獄中以鐵爲屋房室樓櫓皆以鐵爲樓觀園池悉熱炭火熾然光耀一向洞徹驅逐彼等受罪衆生擲著於

中諸苦逼切不可忍耐即便叫喚是故名為叫喚獄也彼等於中受大嚴苦略說如上命既未終未盡彼等惡不善業如是次第具足而受諸比丘其彼地獄諸眾生輩經無量時長遠道中從彼叫喚大地獄出出已馳走略說如前乃至求於救護之處詣黑雲沙五百由旬小地獄中入已如前乃至略說其次㝡後寒氷地獄其中命終具受眾苦

復次諸比丘彼大叫喚大地獄中亦有十六諸小地獄以為眷屬皆悉縱廣五百由旬從黑雲沙乃至㝡後寒氷地獄諸比丘於彼中間有何因緣名大叫喚大地獄也諸比丘彼大叫喚大地獄中所有眾生生者住者時守獄卒取彼眾生悉皆擲置鐵屋室中熾然大熱乃至一向光焰猛壯彼等於中受極嚴苦逼切難忍眾惱和合遂大叫喚以是緣故稱彼地獄名大叫喚彼地獄中有鐵屋宇鐵房鐵輦鐵閣鐵樓其中炭火沸湧盈溢彼等於中受極重苦略說如前既未命

盡如是次第具足而受諸比丘而彼地獄諸衆生輩經無量時長遠道中從大叫喚大地獄出出已馳走乃至略說求救護處詣黑雲沙小地獄中入已乃至最後十六寒氷地獄於中命終具受衆苦

復次諸比丘其彼熱惱大地獄中亦有十六諸小地獄以為眷屬其獄各各如前縱廣五百由旬從黑雲沙乃至最後寒氷地獄諸比丘於其中間立其彼熱惱大地獄中諸衆生輩生有何因緣稱彼名為熱惱大地獄諸比者有者乃至任者其守獄卒取彼地獄諸衆生輩擲鐵鑊中頭直向下脚皆向上熾然沸湧乃至一向熱焰湯火彼等於中被燒煮故是故名為熱惱獄也而彼獄中有諸鐵釜鐵瓮鐵瓮鐵甄鐵盥鐵鏊鐵鼎並皆熾然一向猛焰彼等於中若燒若煮故名熱惱乃至受於極嚴重苦命既未終未盡彼等惡不善業如是次第一切悉受諸比丘彼地獄中諸衆生輩經无量時長遠道中從彼熱惱大地獄出

出已乃至馳奔而走欲求救護歸依之處向黑雲沙小地獄中略說乃至寒氷地獄於彼命終具受衆苦

復次諸比丘彼大熱惱大地獄中亦有十六諸小地獄各各縱廣五百由旬從黑雲沙小地獄中乃至㝡後寒氷地獄於其中間有何因緣名大熱惱大地獄也諸比丘彼大熱惱大地獄中諸衆生輩生者有者乃至住者其守獄卒取彼地獄諸衆生輩捉頭擲下以脚向上置鐵釜中熾然猛火乃至一向熱焰衝出彼等於中極受熱惱大熱惱已復大熱惱是故名為熾然㝡大熱惱獄也彼等於彼熱鐵瓮中盆中鑊中鼎中鎗中熾然熱惱極大苦切擲著中已彼等於中為地獄火若燒若煮若炙若煎受諸苦惱惱已復惱以是故名㝡熾猛熱極惱獄也彼等於中受劇苦惱略說如前乃至命終如是次第於中受苦諸比丘彼地獄中諸衆生輩經無量時長遠道中從彼熾熱極大劇惱地獄出已馳奔而走乃至略說欲求救護歸依

之處諸黑雲沙小地獄中乃至最後寒氷地獄命既未終受諸苦惱次第如前

復次諸比丘彼阿毗脂大地獄中亦有十六諸小地獄而為眷屬以自圍遶其獄各廣五百由旬初黑雲沙乃至最後寒氷地獄諸比丘於彼中間有何因緣名阿毗脂大地獄也諸比丘其阿毗脂大地獄中諸衆生輩生者有者出者住者彼等衆生以惡不善業果報故彼守獄者自然出生各各以手取彼地獄諸衆生身撲著熱鐵熾然地上火焰直上一向猛壯覆面撲已即持利刀從其脚踝抽拔出筋乃至頭髮皆相連挽貫徹心髓痛苦難論如是拔已然後令駕鐵車而行熾然光焰一向猛熱將其經歷無量由旬鐵地而過所打之處純是洞然熱鐵險道去已復去隨彼心意無暫時停欲向何處稱意便去隨所去處隨所到處彼等如是將彼去時欲將去時意欲去時即消彼等身諸肉血無復遺餘以是因緣受嚴切苦極重

劇苦意不憙苦命既未終乃至未盡惡不善業未滅未散未變未移者於往昔人非人身所作來者一切悉受

復次諸比丘彼阿毗脂大地獄中諸衆生輩生者有者化者住者以惡不善業果報故從於東方有大火聚忽尒出生熾然赤色極大猛焰一向洞赤如是次第南方西方及北方等諸方各各皆有極大火聚出生熾然光焰悉皆猛赤彼等於中以此四方四大火聚之所圍遶漸漸逼近共相和合令諸衆生受諸痛苦乃至受彼大嚴切苦命既未終略說如上於彼獄中一切具受

起世因本經卷第三　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起世因本經卷第四　取

隋天竺沙門達摩笈多譯

地獄品下

復次諸比丘彼阿毗脂大地獄中諸衆生輩生者有者乃至住者以惡不善業果報故從於東壁光焰出已直射西壁到已而住從於西壁光焰出已直射東壁到已而住從於南壁光焰出已直射北壁從於北壁光焰出已直射南壁從下向上自上射下縱横交接上下衝射熱光赫焰騰沸相激彼等於中以此六種大猛火聚𢱢諸衆生以著其中乃至受於極嚴切苦命既未終乃至略說彼不善業未畢未盡於其中間具足而受

復次諸比丘彼阿毗脂大地獄中諸衆生輩生者有者乃至住者以惡不善業果報故經無量時長遠道中見獄東門忽然自開是時彼獄諸衆生輩以見聞彼開門聲故走向彼處走已復走大速疾走我等今者至於彼處決應得脫我等今者速到彼處應

當大苦彼等衆生如是走時走復走
時速疾走時其身轉更熾燃光焰辟
如世間有力壯夫將大火炬逆風而
走而彼火炬更復轉然焰熾猛盛如
是如是彼等走時走已復走如是走
時身諸支節轉復熾然舉足之時肉
血離散下足之時其肉還生又復彼
等如是奔走欲近門時爲彼等故門
自然閉衆生尒時於彼獄中熱鐵地
上熾然光焰一向悶絶覆面而踣彼
等於中既覆踣已即燒其皮燒皮已
次燒肉燒肉已燒筋燒筋已燒骨燒
骨已至髓髓出已即時烟出烟出已
復出烟大出烟彼等於中乃至次第
受極嚴苦命雖未終略說如前未盡
彼惡不善之業乃至往昔人非人身
所作來者於中具受
復次諸比丘彼阿毗脂大地獄中諸
衆生輩生者有者乃至住者以諸不
善業果報故經無量時長遠道中是
時彼獄南門西門乃至北門還如是
開時彼地獄諸衆生輩聞彼開聲向
門而走走已復走乃至大走作如是

念我等今者當於此處必應得脫我等於今定當脫了彼等如是大馳走時其身轉轉復熾然猛烈譬如壯夫手中執持大乾草炬逆風而走彼炬既然轉復熾盛如是如是彼等衆生走已復走乃至大走作是走時彼等身分轉更熾然舉擲足時肉血俱散欲下足時肉血還生及到門時彼門還閉彼等於中熱鐵地上熾燃焰盛專一向走既不得出其心悶亂覆面倒地彼等於中既倒地已即燒身皮既燒皮已次燒其肉既燒肉已復燒於骨乃至徹髓洞然烟出其烟熢焞復出赤光烟焰相雜熱惱復倍彼等於中受極嚴苦略說如前乃至壽命未得終盡惡不善業未滅未離未變未散乃至往昔若人非人身造作者一切悉受

復次諸比丘彼阿毗脂大地獄中所有衆生乃至住者以諸不善業果報故爲彼地獄火所燒時眼所見色皆是意中所不憙色有意憙者而不現前非意所好非是好者不愛之色不

善之色而恒遍惱耳所聞聲鼻所聞香舌所取味身所覺觸意所念法皆是意中所不憙法若非意憙非可愛法而來現前凡有境界皆是不善彼等於中以是因緣恒受極重苦惱應溢其色惡故其脇亦然乃至壽命未得終盡惡不善業未沒未滅若於往昔人非人身造作一切諸惡業者悉皆具受

復次諸比丘更何因緣彼阿毗脂大地獄者稱阿毗脂大地獄也諸比丘其阿毗脂大地獄中於一切時無有須臾得暫受樂乃至如一彈指頃時是故稱彼大地獄者為阿毗脂也如是次第具足受苦諸比丘彼大地獄諸衆生輩經無量時長遠道中乃至從彼阿毗脂中大地獄出出已馳走走已復走乃至大走欲求屋宅求覆求洲求歸依處求救護處詣黑雲沙五百由旬小地獄中入已乃至略說衆後到第十六寒氷地獄具受衆苦彼處命終此中世尊說如是偈

若人身口意造業　作已向於惡道中

如是當生活地獄　其中可畏毛竪處
經歷無數千億年　死已須臾還復活
惡鋒各相報對　此由眾生更相殺
若於父母起惡心　或佛菩薩聲聞眾
此等皆當墮黑繩　彼處受苦極嚴劇
教他正行令邪曲　見人友善必破壞
彼等皆墮黑繩獄　兩舌惡口多妄語
變作三種麁惡業　不修三種善根芽
此癡人輩墮合獄　彼等於中久受苦
或害羊馬及諸牛　種種雜獸雞猪等
并殺諸餘虫蟻類　彼等墮於合獄中
世間怖畏相多種　以此逼切惱人故
彼墮礓山等獄中　搥押臼杵舂擣苦
貪欲恚癡惡使故　迴轉正理令別異
判是作非乖法律　彼為刀劒輪所傷
若倚強勢劫奪他　有力無力皆悉取
彼作如是諸逼切　彼為鐵烏所蹴蹹
若樂殺害諸眾生　身手血塗心嚴惡
常行如是不淨業　彼等當生叫喚中
諸種觸惱眾生故　於叫喚獄多被焚
彼中復有大叫喚　此由諂曲姧猾心
諸見稠林所覆蔽　愛網彌密所沉淪
常行如是寂下業　彼則墮於大叫喚

若至此大叫喚中　熾然鐵城毛竪處
其中鐵堂及鐵屋　所來入者悉燒然
若作世間諸事中　多諸惱亂衆生者
彼等當生熱惱獄　受諸熱惱無量時
世間沙門婆羅門　父母尊長諸耆舊
若恒觸惱令不憙　彼等皆墮熱惱中
生天淨業不樂修　所愛至親常遠離
如是之事憙作者　彼皆當入熱惱獄
惡向沙門婆羅門　并諸善人父母等
或復害於其餘尊　墮熱惱中常被煑
恒多造作諸惡業　不曾發起一善心
如是人向阿毗脂　當受無量衆苦惱
若說正法為非法　說諸非法為正法
旣無增益於善者　彼等皆當入阿毗
活及黑繩此兩獄　合會叫喚三為五
熱惱大熱共成七　其阿毗脂為第八
此等八是大地獄　嚴熾苦切難忍受
惡業之人所造故　其中小獄有十六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諸比丘今應當知彼之世界於兩中間別更復有十地獄住何等為十所謂頞浮陀地獄泥囉浮陀地獄阿浮地獄呼呼婆地獄阿吒吒地

獄搔揵提迦地獄優鉢羅地獄波頭
摩地獄奔荼利地獄究牟陁地獄諸
比丘於彼中間有如是等十種地獄
諸比丘何因何縁其頞浮陁地獄名
為頞浮陁也諸比丘彼頞浮陁地獄
之中諸衆生輩有得如是色身形體
譬如泡沫是故名為頞浮陁也復更
於中有何因縁其涅囉浮陁名為涅
囉浮陁也諸比丘彼涅囉浮陁地獄
之中諸衆生輩有得如是色身形體
譬如肉片是故名為涅囉浮陁也又
復於中何因何縁其阿呼地獄名為
阿呼也諸比丘彼阿呼大地獄中諸
衆生輩受於嚴苦逼切之時叫喚唱
言阿呼阿呼甚大苦也是故名為阿
呼呼也又復於中何因何縁其呼呼
婆名為呼呼婆也諸比丘彼呼呼婆
地獄之中諸衆生輩為彼地獄極苦
所逼切時叫喚唱言呼呼婆是故名
為呼呼婆也又復於中何因何縁其
阿吒吒地獄名為阿吒吒也諸比丘
彼阿吒吒地獄之中諸衆生輩以極
苦惱受逼切時稱叫喚言阿吒吒亦

不能自口中出舌是故名為阿吒吒也又復於中何因何緣其搔揵提迦名為搔揵提迦也諸比丘彼搔揵提迦地獄之中火如是色譬如搔揵提迦華是故名為搔揵提迦也又復於中何因何緣其優鉢羅名為優鉢羅也諸比丘彼優鉢羅地獄之中火如是色譬如優鉢羅華是故名為優鉢羅也又復於中何因何緣其究牟陁名為究牟陁也諸比丘彼究牟陁地獄之中火有是色譬如究牟陁華是故名為究牟陁也又復於中何因何緣其奔荼梨迦名為奔荼梨迦也諸比丘彼奔荼梨迦地獄之中火有是色譬如奔荼梨迦華是故名為奔荼梨迦也又復於中何因何緣其波頭摩名為波頭摩也諸比丘彼波頭摩地獄之中火有是色譬如波頭摩華是故名為波頭摩也

諸比丘譬如憍薩羅國中二十佉羅迦（佉羅迦者隋言二十斛）烏麻高滿不槩令平而於彼中有一丈夫滿一百年取一烏麻如是次第滿百年已復取一粒烏

麻擲出諸比丘擲彼憍薩羅滿二十
佉囉迦烏麻盡已如是時節我說其
一頻浮陀壽猶未畢盡且以此數略而
計之如是二十頻浮陀壽為一泥囉
浮陀二十泥囉浮陀為一阿呼二十
阿呼為一呼呼婆二十呼呼婆為一
阿吒吒二十阿吒吒為一搔揵提迦
二十搔揵提迦為一優鉢羅二十優
鉢羅為一究牟陀二十究牟陀為一
奔荼梨迦二十奔荼梨迦為一波頭
摩二十波頭摩為一中劫
諸比丘其波頭摩地獄處所著眾生
輩離彼一百踰闍那住（踰闍那者隋數四十里也）為
彼獄火光焰所燒若離五十踰闍那
住諸眾生輩皆盲無眼若離二十五踰
闍那住諸眾生輩身之肉血自然破散
諸比丘其瞿迦梨比丘為於舍利弗
及目揵連邊起誹謗心濁惡心已死
後即生彼波頭摩地獄之中生彼處
已從口生焰出長十肘（肘長二尺）發其舌
上自然而有五百具犁恒常耕之諸
比丘我於餘處未曾見有如是色類
而自損害所謂於諸梵行人邊心生

猶濁自損故惡心故不利益心故無
慈心故無淨心故諸比丘是故汝等
應須於彼諸梵行邊當起於慈身口
意業如我所見晝夜起慈身口意者
常受安樂是故汝等諸比丘輩皆當
如我所見所說汝應晝夜常起慈心
汝等應當如是習學尒時世尊說此
伽陁

世間人輩當生時　舌頭自然出斤斧
所謂口中說惡故　還自損害割其身
應讚歎者不稱譽　合毀辱人反談美
如是名為口中諍　以此諍故無樂受
若人博戲得資財　此是世間少言諍
清淨行邊起濁心　是名口中大鬪諍
如是三十六百千　涅囉浮陀地獄數
及五頞浮陀地獄　墮彼波頭摩獄中
以毀聖人致如是　緣口意業作惡故

諸比丘彼界中間復有諸風名曰熱
惱諸比丘彼等諸風若來到此四世
界中爾此四洲世界所有諸衆生輩
生者住者彼皆一切皆散皆滅皆壞
皆無譬如葦荻若被刈已不得水時
乾壞無有如是如是諸比丘彼界中

聞所有諸風名熱惱者彼等若來此四界時此四洲界所有衆生一時皆悉乾壞無有彼等以此內輪圓山大輪圓山二山所障是故彼風不來到此諸比丘彼輪圓山大輪圓山能作如是衆大利益爲此四洲四世界中諸衆生等作依業故

復次諸比丘又於彼處世界中間有諸風吹地獄燒煮衆生身肉脂髓臭穢熢烰氣響穢種不淨諸比丘彼風若來到此四洲世界中時尒時四洲世界之中所有衆生乃至住者彼等皆盲無復眼目以其氣惡臭處猛故然彼輪圓及大輪圓二山障㝵以障㝵故不來於此諸比丘彼內輪圓及大輪圓二山能爲此四洲界諸衆生等造作如是衆大利益成諸衆生依止業故

復次諸比丘又彼界中更有大風名僧伽多（僧伽多者隋言合會）諸比丘彼風若來此世界中則四大洲及諸八万四千小洲并餘大山及須弥留山王悉能擧擧去地令高一倶盧舍（四肘名一弓千弓名一倶盧舍）擧

已能令分散破壞乃至二三四五六七俱盧舍地既擎舉已悉能令其星散破壞乃至高一踰闍那地擎舉星散破壞如前如是二三四五六七踰闍那地擎舉破壞悉令分散乃至一百踰闍那地既擎舉已分散破壞及二三四五六七百踰闍那地擎舉已碎分散破壞亦復如前乃至一千踰闍那地既擎舉已塵散破壞及二三四五六七千踰闍那地悉擎舉已分散破壞諸比丘辟如壯健有力丈夫以手掬取麦麸一把高擎舉已於虛空中粉末分散悉令碎壞如是如是諸比丘彼世界中有大極吹僧伽多風若來到此四洲界中尒時此界四方大洲并及八万四千小洲餘諸大山及須弥留山王擎舉高一俱盧舍地分散破壞略說如前乃至七千踰闍那地既擎舉已塵散破壞諸比丘但以得彼内輪圓山大輪圓山二山障㝵以障㝵故不来於此諸比丘彼内輪圓大輪圓山二山威德有如是力能大利益為此四洲四世界中諸

衆生等作依業故

復次諸比丘於彼世界中間之外閻浮洲南有閻摩王宮殿住處縱廣六千踰闍那地七重牆壁七重欄楯七重鈴網其外七重多羅行樹周匝圍遶雜色可觀七寶所成所謂金銀鞞琉璃頗致迦赤真珠車𤦲馬瑙等七寶之所成就於彼四方各有諸門彼等諸門皆有却敵樓櫓臺殿園苑華池其諸華池及園苑內有種種樹其樹各有種種衆葉及種種花與種種果彌滿遍布種種香熏種種衆鳥各各自鳴復次諸比丘別有一時及三摩耶其閻摩王以惡不善業果報故於夜三時晝三時間自然而有赤融銅汁在前出生當如此時其王宮殿即變爲鐵於先所有五欲功德在目前者皆沒不現若在宮內即於宮內如是出生時閻摩王見此事已怖畏不安諸毛皆竪即便出外若在宮外即復於外如是出生時閻摩王心生怖畏戰動不安身有諸毛一時皆竪即走入內時守獄者取閻摩王即便

撲著熱鐵地上熾燃猛焰一向光焰撲仰卧已即以鐵鉗用開其口以洋銅汁置於口中時閻摩王即燒脣口燒脣口已次燒於舌既燒舌已即燒咽喉燒咽喉已即燒大腸及小腸等次第燋然從下而出即於彼時及三摩耶其閻摩王作如是念所有衆生以其往昔身作惡行口作惡行意惡行者彼等皆受如是種種形色苦惱心不憙處辟如地獄諸衆生輩我今亦然并及餘者若共閻摩王同作業衆生之輩嗚呼願我從此捨身死已墮和合中共於人間相逢受生尒時我於如來教法中當得信解尒時我於彼處當得信解具足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得信解從家出家我於尒時出家已和合不久若善家子為何事故正得信解從家出家即彼無上梵行盡處現見法中自得通證作具足已願我當行我今已盡生死已立梵行應所作者皆作辦訖更不復於後世受生

諸比丘其閻摩王或復有時發如是

等求習善念於彼時中其閻摩王所住宮殿還成七寶種種出生及天五欲功德現前悉皆具足當於彼時其閻摩王復作是念所有一切諸衆生輩以身善行口意善行願於彼等各各皆受如是安樂譬如空住諸夜叉輩如我今者自餘閻摩王所有同集業衆生者

諸比丘世間凡有三種天使何等爲三所謂衰老及病死也諸比丘有一種人以自放逸身行惡行及其口意行於惡行而其彼人身口及意行惡行已彼因緣故身壞命終向於惡趣生地獄中其守獄者驅彼衆生即時將向閻摩王邊白言天王此之丈夫昔在人中縱逸自在不善和合遂身口意行於惡行然此以其身及口意行惡行已今來生此是故天王善好教示善好訶責

時閻摩王問彼丈夫汝善丈夫昔在人間第一天使善好教示善好訶責汝豈不見彼之天使出現生耶彼答言天我實不見時閻摩王復更告言

丈夫汝豈不見往昔世間有人身時
或作婦女或作丈夫衰老相現摩訶
羅時齒缺踈白皮膚緩皺黶子遍滿
狀如烏麻傴僂背曲跛跂而行步不
依身恒常偏側頭皮寬緩如牛咽垂
脣口乾枯喉舌燥澁身體屈折氣力
綿微喘息作聲猶如挽鋸向前欲倒
倚杖而行既離盛年肉血消盡羸瘦
趣向未來世路舉動尪弱失壯時形
乃至身心恒常戰慄其諸支節一切
悉皆疲懈已不被人答言天我實
見之
時閻摩王復更告言汝愚丈夫無有
智慧汝昔既見如是相貌云何不作
如是思念我今身上亦有是法亦有
是事我今亦未離如是法我今具有
如是老法既未得離我今應當為身
口意亦可造作微妙善業使我當有
長夜利益安樂報也時彼丈夫即答
言天我實不作如是思念何以故以
心縱蕩行放逸故時閻摩王又更告
言愚癡丈夫若如是者汝自懈怠行
放逸故不修身口及意善業以是因

緣汝當長夜得大苦惱無有安樂是故汝當具足受此放逸行罪當得如是惡業果報如彼放逸丈夫受者又汝丈夫此之苦報惡行業者非汝母作非汝父作非兄弟作非姊妹作非國王作非諸天作亦非往昔先人所作是汝丈夫自於身中作此惡業今自聚集汝還自當受此報也

尒時彼世閻摩羅王具以如是第一天使善好教示訶責彼已復更次以第二天使善好教示訶責告言丈夫汝豈不見第二天使世間出也彼荅言天我實不見 王復告言丈夫汝豈不見往昔世間作人身時四大和合一旦乖違若婦女身若丈夫體患苦困篤或在小牀或大牀上以自屎尿汙穢於身宛轉糞中不得自在卧起行坐皆人扶持或人洗拭或人抱出或有與飲或復與食彼人荅言天我實見之 王復告言丈夫汝見如是若巧智者云何不作如是思念我今亦有如是之法我今亦有如是之事我亦未離如是患法我亦自有如是

患事旣未免脫應自覺知我今亦可作諸善業若身若口若意善業爲我當来長夜作於大利益所大安樂處彼人荅言天我實不作如是思念以懈怠心行放逸故王復告言丈夫汝今旣是行放逸者懶惰懈怠不作善業若身若口若意善業汝何能得長夜利益及安樂報是故汝當修行善事若行放逸隨放逸故汝此惡業非父母作非兄弟作非姉妹作非王非天亦非往昔先人所作非諸沙門及婆羅門等之所造作此之惡業汝旣自作汝還自受此果報也

時閻摩王依次以此第二天使善好教示訶責發已依次更以第三天使教示訶責彼丈夫言汝愚丈夫汝在人間作人身時豈可不見第三天使世間出生彼荅言天我實不見

時閻摩王復告彼言汝丈夫豈可不見彼世間時若復婦女若有丈夫隨時命終安置牀上擧向於外以雜色衣而覆其上又作種種幷帳軒蓋而普周匝爲諸眷屬之所圍遶絕諸瓔

珞舉手散髮或將灰土以坌頭上寂
極悲惱號咷哭泣或言嗚呼或言多
多或言養育舉身大叫搥胷哀慟種
種語言酸切哽楚汝悉見不彼丈夫
言天我實見之
時閻摩王復告彼言丈夫汝昔既見
如此之事何不自作如是思念我今
亦有如是之法我身亦有如是之事
我既未脫如是之事我亦有死亦有
死法未得免離我今亦可作諸善業
若身若口若意善業為我長夜作大
利益作安樂故時彼丈夫即荅天言
我實不作何以故以放逸故時閻摩
王復告彼言丈夫汝今既是放逸行
者以放逸故不作善業亦不聚集其
餘諸善謂身口意為汝長夜作於利
益當作安樂是故汝今有如是業依
放逸行以放逸故汝自招此惡不善
業汝此惡業非父母作非兄弟作非
姉妹作非王非天亦非往昔先人所
作又非沙門婆羅門作丈夫汝此
惡業是汝自作自聚集故得此果報
汝還自受時閻摩王具足以此第三

天使教示訶責勅彼丈夫言語訖已即棄捨之時守獄者種種取彼丈夫手脚以頭向下持足向上即擲置於諸地獄中世尊尒時說伽他言

衆生造作惡業已　死後墮於惡趣中
時閻摩王見彼來　以悲愍心而訶責
汝昔在於人間時　可不見於老病死
此是天使來告示　云何放逸不覺知
縱身口意染諸塵　不行施戒自調伏
如此云何名有識　而不造作利益因
尒時如法閻摩王　作是訶責罪人已
彼即喘息心恐怖　戰懼便作如是言
以我昔共惡朋友　鬪善意中不憙作
貪欲瞋恚所纏覆　不作自利故損身
汝既不修衆善因　唯造種種諸惡業
愚癡令已當得果　彼業受來地獄中
如此一切諸惡業　非父非是母所作
亦非沙門婆羅門　非是國王非諸天
此直是汝自造作　諸惡業予不淨故
自既作此諸惡業　今當分受此惡果
彼王以是三天使　次第訶責罪者已
閻摩羅王於彼時　棄捨諸罪衆生去
時閻摩世所住者　即便取彼丈夫輩

牽將向於地獄中　極大可畏毛竪處
四邊相向有四門　四方四維皆整頓
諸院垣牆皆是鐵　用鐵周匝以為欄
熾然猛熱鐵為地　光焰嚴盛烟火合
遥見可畏心已驚　嚴熾焰赫難可向
猶如一百由旬內　大火熾然悉弥滿
其中所燒衆生輩　皆由往昔作惡因
被於天使之所訶　而心放逸無覺察
彼等即今長夜悔　皆由往昔下劣心
所有智慧諸人等　若見天使來開導
應當精勤莫放逸　諸聖法王善巧說
既見聞已須恐怖　諸有生死窮盡處
一切無過於涅槃　種種患盡無有餘
至彼安隱則快樂　如是見法得寂滅
所謂諸惡皆已度　自然清淨得涅槃

起世因本經卷第四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起世因本經卷第五　　取

隋天竺沙門達磨笈多 譯

諸龍金翅鳥品第五

復次諸比丘一切諸龍有四種生何等為四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濕生四者化生如此名為四種生龍諸比丘其金翅鳥亦四種生所謂卵生胎生濕生及以化生此等名為彼金翅鳥有四種生諸比丘大海水底有娑伽羅龍王宮殿縱廣正等八万由旬七重垣牆七重欄楯周匝莊嚴七重寶鈴閒錯珠網復有七重多羅行樹扶疎蔭映之所圍繞妙色可觀眾寶莊校所謂金銀琉璃頗梨赤真珠車𤦲馬瑙等七寶所成於彼四方各有諸門而彼諸門有諸重閣樓櫓卻敵有諸園苑及以泉池地與池中各各皆有衆雜花草行伍相當復有諸樹種種葉華種種果果種種香熏種種諸鳥各各自鳴

諸比丘彼須弥留山佉伍羅山二山中間有於難陁優波難陁二大龍王

宮殿住處其處縱廣六千由旬七重垣牆七重欄楯略說如前乃至衆鳥各各自鳴諸比丘其大海北為諸龍王及諸一切金翅鳥王有一大樹其樹名曰居吒奢摩離(隋言鵄聚)彼之大樹其本周圍有七由旬其下入地二十由旬其上出高一百由旬枝葉遍覆五十由旬其院縱廣五百由旬七重牆壍略說如前乃至衆鳥各各自鳴諸比丘彼居吒奢摩離大樹東面有卵生龍及卵生金翅鳥諸宮殿住宮各縱廣六百由旬七重垣牆略說如上乃至衆鳥各各自鳴其居吒奢摩離大樹南面有胎生龍及胎生金翅鳥諸宮殿住亦各縱廣六百由旬七重垣牆略說如前乃至衆鳥各各自鳴其居吒奢摩離大樹西面有濕生龍及濕生金翅鳥諸宮殿住亦各縱廣六百由旬七重垣牆略說如前乃至衆鳥各各自鳴其居吒奢摩離大樹北面有化生龍及化生金翅鳥諸宮殿住亦各縱廣六百由旬七重垣牆略說如前乃至衆鳥各各自鳴

諸比丘其彼卵生金翅鳥王欲得搏取卵生龍時於是即飛向居吒奢摩離大樹東面枝上下觀海巳便以兩翅飛扇大海水為之開二百由旬海水開巳即便銜取卵生龍出隨其所用隨其所食諸比丘其諸卵生金翅鳥王唯能取得卵生龍食隨其所用則不能取胎生之龍及濕生龍化生龍等

諸比丘其諸胎生金翅鳥王若欲得取卵生龍者即時飛向彼居吒奢摩離大樹東枝之上下觀大海即以兩翅飛扇大海水為之開二百由旬因而銜取卵生龍出隨其所食又復胎生金翅鳥王若欲搏取胎生龍者即便飛向彼居吒奢摩離大樹南枝上下觀大海即以兩翅飛扇大海水為之開四百由旬遂便銜取胎生龍出隨其食用諸比丘其諸胎生金翅鳥王唯能取得卵生諸龍及胎生龍隨其所用則不能得濕生諸龍化生龍等

諸比丘其諸濕生金翅鳥王若欲得取卵生龍時尒時飛上彼居吒奢摩

離大樹東枝上以翅飛扇大海水為
之開二百由旬開已銜取卵生龍用
隨其所食又復濕生金翅之鳥若欲
得取胎生龍時即便飛向彼居吒奢
摩離大樹南枝上以翅飛扇大海水
為之開四百由旬開已銜取胎生龍
食隨其所用又復濕生金翅之鳥若
欲得取濕生龍者尒時飛向彼居吒
奢摩離大樹西枝上以翅飛扇大
海水為之開八百由旬即便銜取濕
生龍用隨其所食諸比丘其諸濕生
金翅之鳥唯能得取卵生諸龍胎生
之龍濕生龍等隨其所用隨其所食
唯不能得化生諸龍
諸比丘其諸化生金翅之鳥若其欲
得取卵生龍尒時飛向彼居吒奢摩
離大樹東枝上以翅飛扇大海水為
之開二百由旬即便銜取卵生龍食
隨其所用又復化生金翅之鳥若欲
搏取胎生龍時即便飛向彼居吒奢
摩離大樹南枝上以翅飛扇大海水
為之開四百由旬時彼化生金翅之
鳥即便銜取胎生龍食隨其所用又

復化生金翅之鳥若欲得取濕生龍時即便飛向彼居吒奢摩離大樹西枝上以翅飛扇大海水爲之開八百由旬即時銜取濕生龍食隨其所用又復化生金翅鳥王若欲得取化生龍者尒時即飛向彼居吒奢摩離大樹北面枝上下觀於海便以兩翅飛扇大海水爲之開一千六百由旬即便銜取化生龍食隨其所用諸比丘此等諸龍悉皆爲彼金翅之鳥所取食噉

諸比丘別有諸龍彼金翅鳥不能取得所謂娑伽羅龍王不曾爲彼金翅鳥王之所驚動又有難陀龍王優波難陀龍王此二龍王等亦不爲彼金翅鳥取又復提頭賴吒龍王阿那婆達多龍王等亦不爲彼金翅鳥王之所攫取諸比丘復有自餘諸龍王等亦不爲彼金翅鳥取所謂摩多車迦等德叉迦等羯勒擎憍多摩迦等熾婆陁弗知梨迦等商居波陁迦等甘婆羅阿濕婆多羅二龍王等諸比丘更有自餘諸龍住處彼等界中亦復

不爲諸金翅鳥之所食噉
諸比丘於彼趣中有何因緣而彼等
輩生於龍中諸比丘有諸衆生熏修
龍因受持龍戒發起龍心分別龍意
作是業已爲彼因緣所成熟故當生
龍中復有一種熏修金翅鳥因受持
金翅鳥戒發起金翅鳥心分別金翅
鳥意以是因緣身壞命終即當生彼
金翅鳥中復有一種熏修諸獸因受
持諸獸戒發起諸獸心習行諸獸業
分別諸獸意彼以如是種種熏修諸
獸戒因發起行業成就心意衆因緣
故身壞命終即便生彼諸雜獸中復
有一種熏修牛因牛戒牛業牛心牛
意略說如前乃至分別以是緣故生
於牛中復有一種熏修雞因雞戒雞
業雞心雞意略說如前乃至分別雞
心雞業以是因緣當生雞中復有一
種熏修鵄鵂因受鵄鵂戒發鵄鵂心
行鵄鵂業分別鵄鵂意以彼熏修鵄
鵂業受鵄鵂戒起鵄鵂心分別鵄鵂
意故以是因緣捨身當生於鵄鵂中
諸比丘復有一種熏修月戒或復熏

修日戒星宿戒丈人戒或復熏修默然戒或有熏修大力天戒或有熏修大丈夫戒或有熏修入水戒或有熏修供養日戒或復熏修事行火戒或修苦行諸穢濁處彼熏修已作如是念願我所修此等諸戒月戒日戒星辰等戒及默然戒大力天戒大丈夫戒水戒火戒苦行穢濁諸如是戒我當作天或得天報發此邪願

諸比丘復有一種丈夫福伽羅起邪願者我今說彼當向二處若生地獄若生畜生諸比丘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我及世間常此事實餘虛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我及世間悉皆無常此是實餘虛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見作如是言我及世間常無常此是實餘虛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見作如是言我及世間非常非無常此是實餘虛妄

諸比丘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我及世間有邊此

是實餘虛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我及世間無有邊此是實餘虛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我及世間或有邊或無邊此是實餘虛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我及世間非有邊非無邊此是實餘虛妄

諸比丘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命即是身此是實餘虛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命異身異此是實餘虛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有命有身此是實餘虛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無命無身此是實餘虛妄復有一邊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如來死後有有此是實餘虛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如來死後無有有此是實餘虛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如來死後或有或無有有此是實餘虛

妄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如來死後非有有非無有有此是實餘虛妄

諸比丘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如是說言我及世間是常此是實餘虛妄者彼等於諸行中當作我見當作世見離諸行中當作我見當作世見以是義故彼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說我及世間是常此是實餘虛妄諸比丘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如是說言我及世間無常此是實餘虛妄者彼等於諸行中當作無我見無世間見離諸行中當作無我見無世間見以是義故彼等作如是說我及世間无常此是實餘虛妄諸比丘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如是說言我及世間常非常此是實餘虛妄者彼等於諸行中當有我見及世間見離諸行中當有我見及世間見以是義故彼等作如是說我及世間常非常此是實餘虛妄諸比丘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如是說言我及世間非常

非非常此是實餘虛妄者彼等於諸行中當有我見及世間見離諸行中當有我見及世間見是故彼等作是說言我及世間非常非非常此是實餘虛妄

諸比丘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如是說言我及世間有邊此是實餘虛妄者彼等作如是說命有邊人有邊從初託胎腹中是命死後殯葬埋藏是人上人從初出生受身四種七反隨墮落七過流轉七走七行當成就命及入命聚是故彼等作如是說我及世間有邊此是實餘虛妄

諸比丘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說我及世間無有邊此是實餘虛妄者彼等作如是說命無有邊人無有邊從初託胎腹中是命死後殯葬埋藏是人上人從初出生受身四種七反隨墮落七過流轉七走七行當成就命及入命聚是故彼等作如是說我及世間無有邊此是實餘虛妄

諸比丘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

如是見作如是說我及世間非有邊非無邊此是實餘虛妄者彼等作如是說命非有邊非無邊是人從初託胎腹中死後殯葬埋藏上人從初受身四種七反墮落七過流轉七走七行已當成就命及入命聚是故彼等作如是說我及世間非有邊非无邊此是實餘虛妄

諸比丘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說我及世間非非有邊非非無邊此是實餘虛妄者彼等如是說世間非非有邊非非無邊從初受身四種七反墮落七過流轉七走七行已當成就命及入命聚是故彼等作如是言我及世間非非有邊非非無邊此是實餘虛妄

諸比丘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彼命即彼身此是實餘虛妄者彼等於身中見有我及見有命於餘身中亦見有我亦見有命是故彼彼等作如是言即彼命即彼身此是實餘虛妄

諸比丘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

如是見作如是言命別身別此是實餘虛妄者彼等於身中當見有我及見有命亦別身中當見有我及見有命是故彼等作如是言命別身別此是實餘虛妄

諸比丘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有命及身此是實餘虛妄者彼等於身中當見有我及有命別身中亦當見有我及當見有命是故彼等作如是言有命及身此是實餘虛妄

諸比丘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非命非身此是實餘虛妄者彼等於身中不見有我不見有命別身亦不見有我亦不見有命是故彼等作如是言非命非身此是實餘虛妄

諸比丘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如來死後有有此是實餘虛妄者彼等於世作如是見壽命亦當至壽命亦當走趣向流轉是故彼等作如是言如來死後當有有此是實餘虛妄

諸比丘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如來死後無有有此是實餘虛妄者彼等於世作如是言此處有壽命至彼處有壽命斷是故彼等作如是言如來死後無有有此是實餘虛妄

諸比丘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如來死後或有有或無有有此是實餘虛妄者彼等所見作如是言此處命斷走至彼處趣向流轉是故彼等作如是言如來死後或有有或无有有此是實餘虛妄

諸比丘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見作如是言如來死後非有有非無有有此是實餘虛妄者彼等見世作如是言人於此處命斷壞已移至彼處命亦斷壞是故彼等作如是言如來死後非有有非無有有此是實餘虛妄

介時佛告諸比丘言諸比丘我念往昔有一國王名為鏡面時鏡面王曾於一時欲共生盲諸丈夫等遊戲喜樂即便宣告多集生盲諸丈夫輩集

已語彼群盲等言謂汝生盲汝等頗
知象之形類其狀云何時彼衆盲同
共答言天王我等生盲實不曾知象
之形類王復告言汝等先来既未識
象今者欲知象形類不時彼群盲同
聲答言天王我實未識若蒙王恩我
等欲得知象形類
時鏡面王即便勑喚一調象師来告
之言卿可速往彼象廐内取一象来
置於我前示諸盲人時調象師知王
意已即將象来置王殿前王語彼等衆
盲人輩此即是象時諸盲人各各以
手摩觸其象尒時象師語衆盲人汝
摩觸象以實報王時衆盲輩有摸鼻
者或牙齒者或摸耳者頭項背脇髀
脚尾等如是摸已時王問言汝生盲
輩汝等已得知象形類相貌等耶彼
等生盲同答王言天王我等今已知
象形類
尒時彼王即復問言汝等諸盲既已
知象若其知者象何類時群盲中
或有以手摩觸鼻者即白王言天王
象形如繩觸牙齒者答言天王其象

如栿觸為耳者答言天王其為如箕
觸為頭者答言天王為猶如瓮觸為
項者答言天王為如屋梁觸為背者
答言天王為如舍脊觸為脇者答言
天王為形如箭觸為脞者答言天王
其為如樹觸為脚者答言天王其為
如臼觸為尾者答言天王為如掃帚
其衆盲人各如是答天王其為如是
天王其為如是復更白言天王我知
為如是時王告衆盲言汝亦不知是
為非為況能得知為之形類時彼衆
盲各各自執共相諍鬬各各以手自
遮其面各各相諍各各相毀各言已
是時鏡面王見彼衆盲如是諍競大
笑歡樂王於彼時即說偈言

此等群盲生無目　横於諸事各相爭
曾無有師一語教　云何知是為身分

諸比丘如是如是世間所有諸沙門
婆羅門等亦復如是既不能知如實
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
聖諦既不如實知當知彼等方應長
夜共生諍鬬流轉而行各相形毀各
相罵辱既生諍鬬執競不休各各以

手自遮其面如彼群盲共相惱亂於
中說此偈言

若不知彼苦聖諦　亦不能知苦集因
所有世間諸苦處　苦滅盡處無有餘
此處是道既不知　況知滅苦所行處
如是彼心未解脫　未得智慧解脫處
彼既不能諦了觀　所趣但向生老死
未得免脫於魔縛　豈能到彼無有處

諸比丘若有沙門婆羅門等能知如
實苦聖諦苦集苦滅苦滅道聖諦如
實知者彼等應當隨順修學彼等長
夜當和合行各各歡喜無有諍競同
趣一學猶如水乳共相和合一處同
住亦現教師所說聖法安樂處住此
中偈言

若能知是悉有苦　及有所生諸苦處
既知一切悉皆苦　應令悉滅无有餘
既知得滅由於道　便到苦滅所得處
即能具足心解脫　及得智慧解脫處
則能到於諸有邊　如是不至生老死
長得免脫於魔網　永離世間諸有處

起世經阿修羅品第六上

尒時佛告諸比丘言諸比丘去須迷

留山王東面過千踰闍那已其大海下有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宮殿住處其處縱廣八万踰闍那七重垣牆而為圍遶七重欄楯周匝莊嚴乃至七重金銀鈴網其外七重多羅行樹普遍圍遶雜色可觀七寶所成金銀鞞琉璃頗致迦赤真珠車渠馬瑙等七寶彼城垣牆高百踰闍那廣五十踰闍那彼諸垣牆相去各各五百踰闍那閒則置立於門其門高三十踰闍那廣十二踰闍那彼等諸門各有種種却敵樓櫓園苑陂池諸園池中有種種樹樹種種葉種種華種種種果果有種種香香氣遠熏復有種種雜類衆鳥各各自鳴其音和雅出種種聲

諸比丘彼阿修羅大垣牆中別為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置立宮殿其宮名曰設摩婆帝其城縱廣六万踰闍那七重垣牆乃至車渠等七寶所成彼城垣牆高百踰闍那廣五十踰闍那彼城垣牆相去五百踰闍那閒則置立於門彼等諸門高三十踰闍那

廣十二踰闍那彼等諸門亦有樓櫓
却敵臺閣有諸園苑及以陂池諸華
沼等有種種樹及種種葉與種種華
并種種果種種香熏有種種鳥各各
自鳴其音和雅出種種聲
諸比丘彼設摩婆帝城其王住處正
居中央為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置
聚會處名曰七頭其處縱廣五百踰
闍那七重欄楯挍飾莊嚴復有七重
金銀鈴網其外七重多羅行樹周匝
四方而為圍遶雜色可觀甚可愛樂
各各悉是七寶所成乃至車渠馬瑙
等寶普四方面各有諸門而彼諸門
樓櫓却敵雜色可觀七寶所成乃至
車渠馬瑙等寶而彼下分青鞞琉璃
以為間錯柔軟細滑觸之猶如迦旃
隣提迦衣
諸比丘彼阿修羅七頭聚會處所正
中自然而有寶所成柱高二十踰闍
那彼寶柱下為鞞摩質多羅阿修羅
王安立寶座高一踰闍那廣半踰闍
那雜色可觀甚可愛樂七寶所成乃
至車渠馬瑙等寶柔軟細滑觸之猶

如迦栴隣提迦衣其座二邊各有十六小阿修囉所住之處雜色可觀亦爲七寶之所成就乃至車𤦲馬瑙等寶柔軟可喜觸之猶如迦栴隣提迦衣

諸比丘其阿修羅七頭聚會處所東面有鞞摩質多囉阿修囉王宮殿住處其處縱廣千踰闍那七重垣牆七重欄楯七重鈴網外有七重多羅行樹四面普皆周匝圍遶雜色可觀甚可愛樂亦爲七寶之所成就所謂金銀鞞琉璃頗致迦乃至車𤦲馬瑙等寶普四方面各有諸門而彼諸門有諸樓櫓却敵臺閣園苑陂池諸華沼等有種種樹與種種葉及種種華種種果等種種香熏有種種鳥各各自鳴其音和雅出種種聲

諸比丘其阿修羅七頭聚會處所南面西北面等各有諸小阿修囉王輩宮殿住處其處縱廣九百踰闍那或八百或七百六百五百四百三百二百踰闍那其最小者猶尚縱廣百踰闍那七重垣牆乃至略說種種衆鳥各各自鳴

諸比丘又阿修羅七頭聚會處所東
面南西北面復有諸小阿修羅宫
殿住處其處縱廣九十踰闍那或有
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
踰闍那其最小者猶縱廣十二踰闍
那七重垣牆略說乃至有種種鳥各
各自鳴諸比丘其阿修羅七頭聚會
處所東面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有
苑名婆羅林其林縱廣千踰闍那七
重垣牆七重欄楯七重鈴網及馬瑙
等七寶所成普四方面各有諸門而
彼諸門有諸樓櫓雜色可觀亦為
七寶之所成就乃至車𤦲馬瑙等寶
諸比丘其阿修羅七頭聚會處所南
面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有苑名奢
摩梨林其林縱廣千踰闍那七重垣
牆七重欄楯七重鈴網及馬瑙等七
寶所成普四方面各有諸門而彼諸
門有諸樓櫓雜色可觀亦為七寶之
所成就乃至車𤦲馬瑙等寶
諸比丘其阿修羅七頭聚會處所西
面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有苑名俱
昳陁羅林其林縱廣千踰闍那七重

垣墻七重欄楯七重鈴網及馬瑙等
七寶所成普四方面各有諸門而彼
諸門有諸樓櫓雜色可觀亦為七寶
之所成就乃至車𤦲馬瑙等寶
諸比丘其阿修羅七頭聚會處所北
面娑摩質多囉阿修囉王有苑名難
陁郁林其林縱廣千踰闍那七重垣
墻七重欄楯七重鈴網及馬瑙等七
寶所成普四方面各有衆寶諸門安
住而彼諸門有諸樓櫓雜色可觀乃
至車𤦲馬瑙等寶之所成就其此諸
門雅無臺閣自餘同等
諸比丘其娑羅林奢摩梨林二林中
間鞞摩質多囉阿修羅王有一大池
名曰難陁其池縱廣五百踰闍那其
水凉冷輕美不濁澄潔常清七種寶
塼以為間錯七重版砌七重欄楯七
重鈴網其外七重多羅行樹周匝圍
遶雜色可觀七寶所成乃至車𤦲馬
瑙等寶普四方面各有堦道雜色可
觀亦為七寶之所成就謂馬瑙等復
有種種諸華出生所謂優鉢羅鉢陁
摩究牟陁奔荼梨迦其如火者火色

火形火光金者金色金形金光青者
青色青形青光赤者赤色赤形赤光
白者白色白形白光綠者綠色綠形
綠光圓如車輪其光明照一踰闍那
其香亦熏一踰闍那其池又有諸藕
根生大如車軸割之汁出色白如乳
其味甘甜如無蠅蜜
諸比丘其俱毗陁羅及難陁那二林
中間爲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有一
大樹名蘓質多羅波吒羅其本周圍
七踰闍那根下入地二十一踰闍那
其樹上出高百踰闍那枝葉蔭覆五
十踰闍那周迴縱廣五百踰闍那其
外亦有七重垣牆略說乃至周匝圍
遶雜色可觀七寶所成乃至車𤦲馬
瑙等寶普四方面亦有七寶諸門而
住又彼諸門亦有樓櫓却敵臺閣略
說乃至種種衆鳥各各自鳴

起世因本經卷第五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起世因本經卷第六　　取

隋天竺沙門達摩笈多　譯

阿修羅品下

諸比丘其阿修羅七頭聚會處所有二岐道通為彼王遊戲去來其鞞摩質多囉阿修羅王宮殿處所有二岐道亦復如前諸小阿修羅王輩宮殿處所亦二岐道諸小阿修羅輩住止處所亦二岐道其娑羅園林亦二岐道奢摩梨園林亦二岐道俱毗陀囉園林亦二岐道難陀鄉園林亦二岐道其難陀池亦二岐道蘓質多囉波吒羅大樹亦二岐道悉皆如前七頭聚處相通來往

諸比丘其鞞摩質多囉阿修羅王意欲向彼娑羅園林奢摩梨俱毗陀囉難陀鄉園林等澡浴嬉戲遊行受樂尒時心念彼諸小阿修羅王輩及念諸小阿修羅輩是時彼諸小阿修羅王輩并及諸小阿修羅等即生是心鞞摩質多囉阿修羅王意念我等如是知已即以種種衆寶瓔珞莊嚴其

身各嚴飾已乘種種乘俱來詣向鞞摩質多囉阿修羅王宮門之外到已入向鞞摩質多囉阿修羅王殿前而住尒時鞞摩質多囉阿修羅王見彼諸小阿修羅王及諸小阿修羅衆來即便自以種種瓔珞莊嚴其身莊嚴身已即便騎乘是時諸小阿修羅王并及諸小阿修羅輩左右四面周匝圍遶前後導從相將詣向娑羅園林及奢摩梨園林俱毗陁囉園林難陁鄰園林等到彼處已在於難陁園林前住

諸比丘其難陁園林有三風輪自然吹動莊嚴彼園何等為三所謂開者淨者吹者何者名開有風輪來開閉諸門何者為淨有風輪來掃彼園林令地清淨何者為吹有風輪來吹動彼園林樹衆華飄零四散諸比丘其難陁鄰園林之中風散種種微妙衆華下到於膝有種種香其香氛氳遍滿園林當於彼時其鞞摩質多囉阿修羅王及諸小阿修羅王并諸小阿修囉等輩圍遶即入彼難陁鄰園

林入已洗浴觀看遊戲隨意而往諸
阿修羅等於彼園林或復一月二月
三月澡浴遊戲隨意止住各隨所欲
去處而去

諸比丘其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恒
常別有五阿修羅停住其側擁護守
視諸惡事故云何為五一名隨喜二
者名有三者名醉四名卑真隣陁五
名鞞呵多羅諸比丘其鞞摩質多羅
阿修羅王有如是等五阿修羅恒常
在於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側為守
護故諸比丘而彼鞞摩質多羅阿修
羅王宮殿之上有万踰闍那海水而
住其彼水聚自然而有四種風持何
等為四所謂一住二者安住三者不
墮四名牢固主為此風持常住不動

諸比丘去須弥留山王南面千踰闍
那在大海下有踊躍阿修羅王宮殿
住處其處縱廣八万踰闍那七重垣
牆略說猶如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
種種所有此中一　亦如彼說汝應當
知乃至此王宮殿之上所有水聚亦
為四種風輪住持一住二安住三不

墮四牢固主諸比丘去須弥留山王西面千踰闍那大海水下有睒婆羅(隋言幻化)阿修羅王宮殿住處其處縱廣八万踰闍那七重垣牆略說猶如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種種所有此中一一亦如彼說汝應當知乃至此王宮殿之上所有水聚亦為四種風輪住持一住二安住三不墮四牢固主諸比丘須弥留山王北面如上相去大海水下有羅睺羅阿修羅王宮殿住處其處縱廣如上所說彼諸牆壁及以門樓臺閣却敵園苑諸池有種種樹與種種葉種種華果種種香熏有種種鳥各各自鳴諸比丘彼之處所為羅睺羅阿修羅王有城王住其城名曰摩婆帝(隋言寂主)縱廣莊嚴亦如上說牆壁七重七重欄楯七重多羅行樹七重鈴網周匝圍遶雜色可觀七寶所成乃至車渠馬瑙等寶彼等垣牆高下縱廣亦如前說彼諸垣牆亦有諸門彼等諸門高下縱廣一一如前而彼諸門所有層樓却敵臺閣園苑諸池及華沼等亦有諸樹與種

種藂種種花果種種香熏亦有種種諸雜類鳥各各自鳴

諸比丘其彼摩婆帝城王所住處為羅睺羅阿修羅王有聚會處還名七頭其處縱廣如上所說欄楯七重及諸鈴網多羅行樹周匝圍遶雜色可觀亦為七寶之所莊嚴乃至車𤦲馬瑙等寶普四方面各有諸門彼等諸門亦有樓櫓雜色可觀七寶所成乃至車𤦲馬瑙等寶而彼下分以天車𤦲分布其地柔軟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衣而彼處中有一寶柱高下縱廣如上所說其彼柱下為羅睺羅阿修羅王置一高座其座高下縱廣莊挍一一如前雜色可觀七寶所成乃至車𤦲馬瑙等寶柔軟細滑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衣其座左邊為十六小阿修羅王亦各別置諸妙高座雜色可觀七寶所成乃至車𤦲馬瑙等寶右邊亦然為十六小阿修羅王有諸高座亦如上說柔軟觸之如迦旃隣提衣

諸比丘彼七頭聚會阿修羅王住處東面為羅睺羅阿修羅王更置別住

宮殿處所其處縱廣一一如前七重
垣牆七重欄楯七重鈴網乃至七重
多羅行樹四面普皆周匝圍遶雜色
可觀七寶所成乃至車𤦲馬瑙等寶
四方諸面各有諸門彼等諸門各有
樓臺却敵重閣園苑諸池衆華泉沼
有種種樹與種種葉種種華果種種
香熏復有種種衆類異鳥各各自鳴
其音和雅甚可愛樂

諸比丘彼七頭聚會阿修羅王住處
東西南北為諸小阿修羅王輩各有
宮殿住處其處縱廣九百踰闍那或
有八百或有七百及以六百五四三
二其最小者百踰闍那皆有七重牆
壁欄楯略說乃至種種衆鳥各各自
鳴諸比丘彼七頭聚會阿修羅王住
處東西南北為彼諸小阿修羅輩亦
各別有宮殿住處其處縱廣九十踰
闍那或有八十七十六十五四三二
極最小者猶故縱廣十二踰闍那七重
垣牆略說乃至種種衆鳥各各自鳴
諸比丘其阿修羅王七頭聚會處所
東面為羅睺羅阿修羅王有園苑住

名娑羅林其林縱廣一一如前七重垣牆七重欄楯乃至馬瑙七寶所成普四方面各有諸門彼等諸門皆有樓櫓雜色可觀乃至亦為車𤦲馬瑙七寶所成甚可愛樂

諸比丘其阿修羅王七頭聚會處所南面為羅睺羅阿修羅王有園苑住名奢摩梨林縱廣莊嚴皆如上說七重垣牆七重多羅行樹雜色可觀亦為七寶之所校成乃至車𤦲馬瑙等寶普四方面各有諸門彼等諸門有諸樓櫓乃至馬瑙七寶所成

諸比丘其阿修羅王七頭聚會處所西面為羅睺羅阿修羅王有園苑住名曰俱毗陁羅林其林縱廣一一皆如上說七重垣牆乃至馬瑙七寶所成普四方面各有諸門而彼諸門亦有樓櫓種種校飾雜色可觀乃至車𤦲馬瑙等寶之所莊嚴甚可愛樂

諸比丘其阿修羅王七頭聚會處所北面為羅睺羅阿修羅王有園苑住名曰難陁那林其林縱廣如上所說七重垣牆乃至馬瑙七寶所成普四

方面各有諸門而彼諸門亦有樓櫓
種種校飾雜色可觀乃至車𤦲馬瑙
等寶之所莊嚴甚可愛樂

諸比丘其奢摩梨及婆羅林二處中
間為羅睺羅阿修羅王有一池水名
曰難陀其池縱廣如上所說其水涼
冷柔軟輕甜清淨不濁以七寶塼七
重而砌以七寶版間錯莊嚴七重欄
楯七重鈴網亦有七重多羅行樹周
匝圍遶雜色可觀乃至馬瑙七寶所
成又其四方有諸階道甚可愛樂亦
為七寶之所校成又生諸華優鉢羅
華鉢陀摩究牟頭奔茶梨迦其華火
色火形火光略說乃至如上水色水
形水光明照四方香氣氛氳普熏一
切又有藕根汁白味甜食之甘美如
無蠅蜜

諸比丘其俱毗陀羅林及難陀那二
林中間為彼羅睺羅阿修羅王有一
大樹其樹名曰蘇質多羅波吒羅其
樹縱廣種種莊嚴皆如上說乃至七
重牆壁欄楯車𤦲馬瑙七寶所成甚
可愛樂略說乃至種種眾鳥各各自

鳴其音和雅聽者歡喜
諸比丘其阿修羅王七頭聚會處所嚴飾如上所說亦有岐道去來遲路為彼羅睺羅阿修羅王遊宮殿故又復為諸小阿修羅王及諸小阿修羅輩亦有岐道道往來故向奢摩梨及俱毗陀羅亦有岐道向難陀鄰及難陀池蘇質多羅波吒羅樹等皆有岐道道其往来遊戲樂故
諸比丘其羅睺羅阿修羅王若欲向彼娑羅林苑及難陀鄰林等澡浴遊戲出觀看時尒時心念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尒時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作如是心彼羅睺羅阿修羅王心念於我欲共遊戲其時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作是念已復自念其諸小阿修羅王及諸小阿修羅衆輩尒時彼諸小阿修羅王并諸小阿修羅輩即生是心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念我等輩我等當往即以種種衆寶瓔珞莊嚴其身嚴飾身已各乘騎乘詣向鞞摩質多羅阿修羅所到已在彼宮門之所齊整而立尒時鞞摩質多

羅阿修羅王既見諸小阿修羅王并及諸小阿修羅衆皆聚集已即自嚴身服諸瓔珞乘種種乘共諸小王及阿修羅衆左右圍遶前後導從向羅睺羅阿修羅王所到已而住

尒時羅睺羅阿修羅王又復念彼踊躍及奢婆羅二阿修羅王等時彼踊躍及奢婆羅二阿修羅王亦如是念其羅睺羅阿修羅王今念我等如是知已彼等復各念其諸小阿修羅王及諸衆輩其各知已又並聚集嚴飾而来各向踊躍奢婆羅等二阿修羅王邊到已各各嚴身瓔珞乘騎將從圍遶来向彼羅睺羅阿修羅邊到已各各隨所在住

尒時羅睺羅阿修羅王見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等並雲集已自念諸小阿修羅王及其衆輩彼等知已亦各嚴飾服乘而来到羅睺羅阿修羅王前儼然住立時彼羅睺羅阿修羅王見已自著種種瓔珞莊嚴其身駕種種乘前後圍遶即共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并及踊躍奢婆羅等阿修羅

王并諸小王阿修羅衆輩雲集導從向娑羅林奢摩梨林俱毗陀羅林難陀那林等到已在前少時而住諸比丘其難陀那林花之中自然而有三種風輪何等為三所謂開者淨者吹者於中開者所有風輪開敞諸門淨者風輪掃除諸地吹者風輪吹諸華樹諸比丘其難陀那林苑之中上妙好華遍散滿地其花香氣普熏園林莊嚴充足種種可觀

尒時羅睺羅阿修羅王及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踊躍阿修羅王奢婆羅阿修羅王等并諸小王羣衆眷屬小阿修羅華園遶而入難陀那園入已澡浴遊戲受樂種種觀矚或行或住或卧或坐隨所欲往任意而行諸比丘其羅睺羅阿修羅王亦常有五阿修羅擁護惡事名字如前宮上海水縱廣厚薄四種風持令不墮墜亦如上說

起世經四天王品第七

諸比丘其須弥留山王東面半腹去地四万二千踰闍那由乾陀山頂有

提頭賴吒天王城郭住處城名賢上
縱廣六百踰闍那七重垣牆七重欄
楯七重鈴網復有七重多羅行樹周
匝圍遶雜色可觀志以七寶而為莊
嚴所謂金銀鞞琉璃頗致迦赤真珠
車𤦲馬瑙等之所成就普四方面各
有諸門而彼諸門有諸樓櫓却敵臺
觀園苑諸池其諸花林有種種樹與
種種葉種種花果種種香熏有種種
鳥各各自鳴其音調和甚可愛樂
諸比丘其須彌留山王南面半腹去
地亦四万二千踰闍那由乾陁山頂
有毗婁勒迦天王城郭住處城名善
現縱廣莊嚴一一如前提頭賴吒天
王處所略說乃至種種諸鳥各各自鳴
諸比丘其須彌留山王西面半腹去
地亦四万二千踰闍那由乾陁山頂
有毗婁博叉天王城郭住處城名善
觀縱廣莊嚴一一如前提頭賴吒天
王處所略說乃至種種諸鳥各各自
鳴其音調和甚可愛樂
諸比丘其須彌留山王北面半腹去
地亦四万二千踰闍那由乾陁山頂

為毗沙門天王有三城郭以為住處其三者何第一所謂毗舍羅婆第二名為伽婆鉢帝第三名曰阿茶槃多各各縱廣六百踰闍那七重垣牆七重欄楯略說乃至種種衆鳥各各自鳴諸比丘雖除月天子宮殿日天子七大宮殿其閒所有自餘眷屬四大天王諸天宮殿或有縱廣四十踰闍那或有三十二十十二其最小者猶故縱廣六踰闍那亦各七重垣牆欄楯略說如前乃至各各衆鳥自鳴諸比丘其毗舍羅婆及伽婆鉢帝二宮殿閒為毗沙門天王有一池水其池名曰那墀尼縱廣四十踰闍那其水調和清凉輕軟其味甜美香潔不濁其池四邊七重塼砌七重寶版閒錯分明七重欄楯七重鈴網亦有七重多羅行樹周帀圍遶雜色可觀七寶所成乃至車璩馬瑙等寶普四方面各有階道亦為七寶之所莊嚴於其池中有優鉢羅鉢陁摩究牟陁奔茶梨迦等諸花自然出生其華火色火形火光乃至水色水形水光華

闍縱廣大如車輪其光明照半踰闍
那其香氣熏一踰闍那有諸藕根大
如車軸割之汁出色白如乳食之甜
美味甘猶蜜
諸比丘其伽婆鉢帝及阿荼槃多二
宮殿開為毗沙門天王有園苑住其
園名曰迦毗延多縱廣正等四十踰
闍那七重垣牆七重欄楯乃至七重
多羅行樹周匝圍遶雜色可觀略說
如前乃至七寶之所成就其提頭賴
吒天王賢上住處城郭往來有二歧
道毗婁勒迦天王善現住處城郭去
來亦二歧道毗婁博叉天王其善觀
處城郭去來有二歧道其毗沙門天
王阿荼槃多城郭處所有二歧道毗
舍羅婆及伽婆鉢帝等城郭處所亦
各俱有二歧之道其四天王所有眷
屬諸小天眾宮殿處所亦各往來有
二歧道其那摒居池及迦毗延多苑
等亦各往來有二歧道
諸比丘其毗沙門天王若欲至彼迦
毗延多苑中遊戲澡浴之時內心即
念提頭賴吒天王爾時提頭賴吒天

王亦心生念毗沙門天王意中念我如是知已其即自念其天所屬諸小天王及天眾等是時東面所屬身天王及眾輩作如是念提頭賴吒天王心念我等如是知已各各嚴身種種瓔珞乘種種騎詣向提頭賴吒大天王邊到已在前一面而住尒時提頭賴吒天王即自莊嚴服諸瓔珞駁駕乘已與諸小王天眾眷屬前後圍遶相將往詣毗沙門大天王邊到已在彼毗沙門王面前而住

尒時毗沙門天王心念毗婁勒迦毗婁愽叉二大天王時彼二王心如是念毗沙門王意念我等如是知已即各自念已所統領諸小天王并諸天眾時彼小王及諸天眾亦復心念我等大王心念我輩宜時速往如是知已各自嚴飾瓔珞其身俱共往詣毗婁勒迦及毗婁愽叉二天王所到已而住時二天王知諸小王及餘天眾聚集來已各自嚴身服衆瓔珞便即騎乘與衆圍遶皆共往詣毗沙門宮大天王所到已在前俱各停住

尒時毗沙門天王知諸二王天衆集已復自念其所領諸小天王及諸群衆尒時北方諸小天王及其天衆作如是心毗沙門天王今念我等如是知已各著種種衆寶瓔珞莊嚴身已詣毗沙門大天王前各皆立住

尒時毗沙門天王自著種種衆寶瓔珞莊嚴密身駕種種乘共提頭賴吒毗婁勒迦毗婁博叉等四大天王各與所屬諸天王衆前後圍遶俱皆詣向迦毗延多園所到已在苑前住諸比丘其迦毗延多苑中自然而有三風輪來一開二淨三吹開者開彼園門淨者淨彼園地吹者吹彼園樹諸華飄颺諸比丘其迦毗延多苑中衆華積至于膝種種香氣周遍普熏

尒時毗沙門天王提頭賴吒王毗婁勒迦王毗婁博叉王等與諸小王通及眷屬圍遶共入迦毗延多苑中澡浴遊戲種種受樂於彼園中或復一月二月三月澡浴訖已遊戲受樂隨欲去處自恣而行諸比丘其毗沙門亦有五夜叉神王恒常隨逐側近左

右為守護故何等為五一名五丈二名曠野三名金山四名長身五名針毛諸比丘其毗沙門天王遊戲去來常為此等五夜叉神之所守護

起世經三十三天品第八上

諸比丘其須彌留山王頂上有三十三天宮殿住處其處縱廣八万踰闍那七重垣牆七重欄楯七重鈴網七重多羅行樹周匝圍遶雜色可觀七寶所成所謂金銀鞞琉璃頗致迦赤真珠車璩馬瑙等其垣牆高四百踰闍那廣五、踰闍那彼等垣牆相去各各五百踰闍那於其中間有諸門住彼等諸門高三十踰闍那廣十踰闍那其門兩邊有諸樓櫓却敵臺閣及輦轝等又有諸池及以花林有種種樹種種葉種種花果種種香熏有種種鳥各各自鳴其音調和甚可愛樂又彼諸門各各常有五百夜叉為三十三天作守護故

諸比丘彼垣牆內為三十三天王有一城郭名曰善見其城縱廣六万踰闍那七重垣牆七重欄楯七重鈴網

七重多羅行樹周匝圍遶雜色可觀亦為七寶之所莊嚴乃至車𤦲馬瑙等寶彼城壁高百踰闍那其上廣五十踰闍那彼城垣牆亦各相去五百踰闍那於其中間有諸門住其門各高三十踰闍那廣十踰闍那彼等諸門亦有樓櫓却敵臺閣諸池花林有種種樹種種葉種種花果種種香熏種種衆鳥各各自鳴彼等諸門門別各有五百夜叉為三十三天而作守護

諸比丘近彼天宮善見城側為伊羅鉢那大龍為王有宮殿住其宮縱廣六百踰闍那亦有七重牆壁欄楯略說乃至種種衆鳥各各自鳴諸比丘彼善見城大垣牆內為三十三天有聚會處名善法堂其處縱廣五百踰闍那七重欄楯七重鈴網七重多羅行樹周匝圍遶雜色可觀七寶所成乃至車𤦲馬瑙等寶普四方面各有諸門彼等諸門皆有樓櫓却敵臺觀種種雜色七寶所成其地純是青琉璃寶柔軟滑澤觸之猶如迦旃隣提

衣當其中間有一寶柱高二十踰闍
那於其柱下為天帝釋置立一座高
一踰闍那廣半踰闍那雜色可觀乃
至車磲馬瑙七寶成就柔軟細滑觸
之如前其座兩邊各有十六小天王
座而侍衛之七寶所成雜色可觀細
滑觸之如前不異

諸比丘其善法堂諸天集處為天帝
釋更立宮殿其宮縱廣千踰闍那七
重垣牆乃至衆鳥各各自鳴諸比丘
其善法堂諸天集處東西南北為諸
小王有宮殿住縱廣九百踰闍那者
或八或七六五四三二其最小者廣
百踰闍那七重垣牆乃至衆鳥各各
自鳴其善法堂諸天會處東西南北
為三十三天諸小天宮縱廣九十踰
闍那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
二十其最小者廣十二踰闍那七重
垣牆乃至衆鳥各各自鳴

諸比丘其善法堂諸天聚會處東面
為三十三天王有園苑住名波婁沙
縱廣千踰闍那略說乃至七重垣牆
為馬瑙等七寶所成普四方面各有

諸門彼等諸門有諸樓櫓雜色可觀
乃至馬瑙七寶所成諸比丘其波婁
沙園苑之中有二大石一名賢二名
善賢為天馬瑙之所成就各皆縱廣
五十踰闍那柔軟細滑觸之猶如迦
旃隣提衣

諸比丘其善法堂諸天聚集處所南
面為三十三天王有一園苑名雜色
車其園縱廣千踰闍那七重垣牆乃
至馬瑙之所成就普四方面各有諸
門彼等諸門皆有樓櫓雜色可觀乃
至馬瑙之所成就其彼園中亦有二
石一名雜色二名善雜色純以天青
琉璃所成亦各縱廣五十踰闍那柔
軟細滑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衣

諸比丘其善法堂諸天聚集處所西
面為三十三天王亦有園苑名為雜
亂其園縱廣千踰闍那七重垣牆乃
至七寶之所成就四方有門皆有樓
櫓却敵臺閣俱七寶成彼雜亂園
亦有二石一名善現二名小善現以
天頗致迦所成亦各縱廣五十踰闍
那柔軟細滑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衣

諸比丘其善法堂諸天聚集處所北面為三十三天王有園苑住名曰歡喜其園縱廣千踰闍那七重垣牆乃至馬瑙七寶所成四方有門各有樓櫓却敵臺閣亦為七寶之所莊嚴諸比丘歡喜園中亦有二石一名歡喜一名善歡喜以天銀成亦各縱廣五十踰闍那柔軟潤澤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衣

諸比丘其波婁沙園及雜色車二園中間為三十三天王有一池水名為歡喜縱廣五百踰闍那其水涼冷輕軟甘甜清潔不濁以七寶塼四面而壘七重寶版而間錯之七重欄楯乃至七重多羅行樹周匝圍遶雜色可觀又其四方各有階道並為七寶之所莊嚴中有諸華優鉢羅華鉢陁摩究牟陁奔茶梨迦花等其華火色火形火光乃至水色水形水光縱廣大小皆如車輪其光明照一踰闍那風吹香氣熏一踰闍那有諸藕根大如車軸割之汁流色白如乳其味甘甜如無蠟蜜

諸比丘其雜穢園及歡喜園二園中間為三十三天王有一大樹名波利夜多羅俱毗陀羅其根周匝七踰闍那略說乃至枝葉遍覆及院縱廣五百踰闍那七重垣牆乃至衆鳥各各自鳴諸比丘其波利夜多羅俱毗陀羅大樹之下有一大石名曰槃荼甘婆羅以天金成縱廣五十踰闍那柔軟潤澤如觸迦旃隣提衣

諸比丘於彼中間何因何緣其善法堂諸天集會稱為善法諸比丘其善法堂諸天會處三十三天王聚集坐已於中雅論微妙細密諸深義審諦思惟稱量觀察多是世間諸要法事真實正理是以天稱為善法堂集會之處又何因緣名波婁沙迦苑（波婁沙迦隋言麁澀）諸比丘麁澀園中三十三天王入已坐賢善賢二石上已唯論世間麁惡不善語言戲謔是故稱為波婁沙迦又何因緣名雜色車苑諸比丘雜色車園中三十三天王入已坐於雜色及善雜色二石之上論說世間種種雜類色相語言是故稱為雜色車

苑又何因緣名雜乱苑

諸比丘雜乱園中三十三天王常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放其宮內一切婇女向彼園中令共三十三天衆輩合雜嬉戲不生障㝵恣其歡娛受天五欲具足功德遊行受樂是故彼處諸天衆等共稱彼園為雜乱苑

起世因本經卷第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起世因本經卷第七　　取

隋天竺沙門達摩笈多　譯

三十三天品中

諸比丘又彼園中有何因緣名為歡喜諸比丘彼歡喜園三十三天王入其中已坐於歡喜及善歡喜二石之上心受歡喜意念歡喜念已復念心受悅樂受悅樂已復受悅樂是故彼稱為歡喜園諸比丘又復彼樹有何因緣名波利夜多羅拘毗陁羅樹諸比丘其波利夜多羅拘毗陁羅樹下有天子住名曰末多日夜常以彼天種種五欲功德具足和合遊戲受樂是故彼天稱彼為波利夜多羅拘毗陁羅樹諸比丘又復三十三天隨急疾時未曾離彼般荼甘婆石雖設供養尊重恭敬隨心所欲去處即去所以者何以此石是如來昔日所住處故彼諸天取為支提塔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等供養故

諸比丘有三十三天雖眼得見波婁沙迦園身不得入身不入故不得彼

處五欲功德受具足樂何以故彼處業勝以其前世作善根劣故不得入有三十三天得見波婁沙迦園身亦得入既得入已具得以天種種五欲和合功德具足而受同體快樂何以故以其善根增上勝故

諸比丘有三十三天眼不得見雜色車園身亦不入亦不得以彼園五欲和合功德具足同體而受快樂何以故以其善根有別異故又有三十三天眼雖得見雜色車園身不得入亦不得以彼園五欲和合功德具足同體而受快樂何以故以其善根有優劣故又有三十三天眼既得見雜色車園身亦得入既得入已具足得彼種種五欲同體和合快樂而受何以故以其善根增上勝故

諸比丘諸是一切三十三天並得見於雜乱園苑亦皆得入既得入已悉共同得彼園苑中種種五欲和合功德同體快樂具足而受何以故彼處無有別異善根修業等故諸比丘有三十三天不得見歡喜園亦不得入

亦不得以彼園苑中種種五欲和合功德同體快樂具足而受何以故彼處果報前世造時業別異故又有三十三天得見歡喜園雖不得入亦不得彼歡喜園中種種五欲和合功德同體快樂具足而受何以故彼於彼處業別異故又有三十三天得見歡喜園其身亦入既入彼已具足得彼種種五欲和合功德同體快樂並皆受之何以故彼於彼處造諸善業所熏修時無別異故

諸比丘其善法堂三十三天聚會處所有二歧道帝釋天王宮殿處所有二歧道諸小天王并諸官屬三十三天宮殿處所亦二歧道伊羅婆那大龍為王宮殿處所亦二歧道波婁沙迦園亦二歧道雜色車園及雜亂園歡喜園池等一一亦各有二歧道波利夜多羅拘毗陀羅大樹亦二歧道

諸比丘其帝釋天王若欲向於波婁沙迦園及雜色車歡喜園等澡浴歡樂遊戲行時尒時心念伊羅婆那大龍為王其伊羅婆那大龍為王亦生

是念帝釋天王心念於我如是知已從其宮出即自變化作三十三頭其一一頭化作六牙一一牙上化作七池一一池中各有七華一一華上各七玉女一一玉女各復自有七女為侍尒時伊羅婆那大龍為王化作如是諸神變已即便詣向帝釋王所到已在彼帝釋前住

尒時帝釋天王心念諸小三十二天王并三十二諸天衆等時彼小王及諸天衆亦生是心帝釋天王今念我等如是知已各以種種衆妙瓔珞莊嚴其身俱乘種種車乘詣向天帝釋邊到已各各在前而住時天帝釋見已即自種種嚴身服衆瓔珞前後左右以諸天衆周匝圍遶即便昇上伊羅婆那龍為王上帝釋天王正當中央真頭上坐左右兩邊各有十六諸小天王悉同乘彼伊羅婆那龍為王化頭之上各各而坐時天帝釋導從天衆向波婁沙迦及雜色車并雜乱園歡喜園等到已而住其歡喜等四園之中皆有三種風輪而持謂開淨

吹路說如前開門淨地及吹花等諸比丘彼等園中既吹花散遍地至膝其花香氣處處普薰於時帝釋共小天王三十三天眷屬圍遶入雜色車歡喜園等嬉戲受樂隨意遊行或卧或坐時帝釋天王欲得瓔珞即念毘守羯磨天子時彼天子即便化作衆寶瓔珞奉上天王若三十三天眷屬等須瓔珞者毘守羯磨皆悉化作而供給之欲聞音聲及伎樂者則有諸鳥出種種音聲甚和雅令天樂聞天於彼時如是受樂一日乃至七日一月乃至三月種種歡娛澡浴嬉戲行住坐卧隨意東西諸比丘帝釋天王有十天子常為守護何等為十一名因陁羅迦二名瞿夜迦三名頻頭迦四名頻頭婆迦五名阿俱吒迦六名吒都多迦七名時婆迦八名胡盧祇鄰九名難荼迦十名胡盧婆迦諸比丘其天帝釋常為如是十天子護恒隨左右不曾捨離以守護故

諸比丘閻浮提地為諸人輩有水生諸華家上精妙極可愛者所謂優鉢

羅花鉢陁摩花究牟陁華奔荼梨迦花其花香氣氤氳軟美其陸生華寂極好者所謂阿提目多迦華瞻波迦華波吒羅花蘓摩郍華婆利師迦花摩利迦華摩頭揵提迦華揵揵提迦花遊提迦華殊伍沙迦利迦花陁奴沙迦臓迦花等諸比丘瞿陁尼人輩有水生花最極好者所謂優鉢羅花鉢陁摩花究牟陁花奔荼梨迦花香氣氛馥處處䕺人其陸生華最香好者所謂阿提目多迦華瞻波迦花波吒羅花蘓摩郍花婆利師迦花摩利迦花摩頭揵提迦花揵揵提迦花遊提迦花殊伍沙迦利迦華陁奴沙迦臓迦花等

諸比丘其弗婆提諸人輩有水生之華寂極好者所謂優鉢羅花鉢陁摩花究牟陁華奔荼梨迦花極甚光鮮香氣普䕺其陸生花寂極好者所謂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華波吒羅花蘓摩郍華婆利師迦花摩利迦花摩頭揵提迦華揵揵提迦華遊提迦花殊伍沙迦利迦花陁奴沙迦臓迦華等

諸比丘其欝多羅究留人輩有水生花㝡極好者所謂優鉢羅花鉢隨摩花究牟陁華奔茶梨迦花香氣柔軟其陸生華㝡極好者所謂阿提目多迦華瞻波迦華波吒羅華蘓摩那花婆利師迦花摩利迦花摩頭揵提迦華搔揵提迦華遊提迦花殊低沙迦利迦花陁奴沙迦藏迦花等

諸比丘其諸龍等及金翅鳥亦各皆有水生之花㝡極好者所謂優鉢羅花鉢陁摩花究牟陁花奔茶梨迦華香氣氛氳柔軟美妙其陸生花㝡極好者所謂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花波吒羅花蘓摩那花婆利師迦華摩利迦花摩頭揵提迦花搔揵提迦花遊提迦花殊低沙迦利迦花羯迦羅利迦花摩訶羯迦羅利迦花等

諸比丘其阿修羅輩亦各皆有諸水生花㝡極妙者所謂優鉢羅花鉢隨摩華究牟陁花奔茶梨迦花香氣普熏甚可愛樂其陸生花㝡極好者所謂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花波吒羅華蘓摩那華婆利師迦花摩利迦花

摩頭揵提迦花挃揵提迦花遊提迦
花殊伍沙迦利迦花陁奴師迦花羯迦
羅利迦花摩訶羯迦羅利迦花頻隣
曇華摩訶頻隣曇花曼陁羅帆華摩
訶曼陁羅帆華等
諸比丘其四天王及諸天輩有水生
花極好端正可愛微妙所謂優鉢羅
花鉢陁摩花究牟陁華奔荼梨迦華
其氣極香質甚柔軟其陸生華微妙
可愛所謂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花
波吒羅華蘓摩那花婆利師迦華摩
利迦花摩頭揵提迦華挃揵提迦花
遊提迦華殊伍沙迦利迦華陁奴沙
迦花羯迦羅利迦華摩訶羯迦羅利
迦華頻隣曇華摩訶頻隣曇華等
諸比丘其三十三天有水生華極好
端正微妙可憙所謂優鉢羅華鉢陁
摩華究牟陁花奔荼利迦花等其氣
極香質甚柔軟其陸生華微妙可愛
所謂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花波吒
羅花蘓摩那華婆利師迦華摩利迦
花摩頭揵提迦花挃揵提迦花遊提迦
華殊伍沙迦利迦花陁奴沙迦膩迦華

羯迦羅利迦花摩訶羯迦羅利迦花頻隣曇花摩訶頻隣曇花曼陁羅忛華摩訶曼陁羅忛花等如三十三天所有諸華其夜摩天兜率陁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幷魔身天如是次第等無有異二一一應知

諸比丘其世間人有七種色何等爲七諸比丘有諸人輩火色火形金色金形青色青形赤色赤形白色白形黄色黄形黒色黒形譬如魔梵常色諸比丘世間人有此七種色諸阿修羅亦復如是有此七色諸天衆等亦復有此七種之色譬如魔梵常色

諸比丘諸天別有十種之法何等爲十諸比丘一諸天行來去無邊二諸天行來去無导三諸天行無有遲疾四諸天行脚無蹤跡五諸天身無患疲之六諸天身有形無影七諸天無大小便八諸天身无有涕唾九諸天身清淨微妙無有脂髓皮肉及血筋骨脉等十諸天身欲現長短青黄赤白大小麁細隨意悉能並皆端正可喜殊絶令人愛樂諸天之身有此十

種不可思議諸比丘又諸天身充實不虛卷皆平滿齒白方密髮青齊整柔軟光澤身自然明有神通力飛騰虛空眼視不瞬瓔珞自然衣無垢膩諸比丘閻浮提人壽命百年其間有夭瞿陁尼人壽二百年中亦有夭弗婆提人壽三百年中亦有夭欝多羅究留人定壽千年無有夭殤閻摩羅世諸衆生壽七万二千歲中亦有夭諸龍及金翅鳥壽命一劫中亦有夭阿修羅壽同天千年中間亦夭四天王壽五百歲中亦有夭三十三天壽命千歲夜摩諸天壽二千歲兜率陁天壽四千歲化樂諸天壽八千歲他化自在天壽十六千歲魔身天壽三万二千歲梵身天壽一劫光憶念天壽命二劫遍淨諸天壽命四劫廣果諸天壽命八劫無想諸天壽十六劫不熱諸天壽命千劫無惱諸天壽二千劫善見諸天壽三千劫善現諸天壽四千劫色究竟天壽五千劫虛空處天壽十千劫識處天壽二万一千劫無所有處天壽四万二千劫非想

非非想處天壽八万四千劫於其中間並皆有夭

諸比丘閻浮提人身長三肘半衣廣中七肘上下三肘半瞿陁尼人弗婆提人身量及衣與閻浮等其欝多羅究留人身長七肘衣廣中十四肘上下七肘阿修羅身長一踰闍那衣廣中二踰闍那上下一踰闍那重半迦利沙四天王身長半踰闍那衣廣中一踰闍那上下半踰闍那重一迦利沙三十三天身長一踰闍那衣廣中二踰闍那上下一踰闍那重半迦利沙夜摩天身長二踰闍那衣廣中四踰闍那上下二踰闍那重一迦利沙四分之一兜率陁天身長四踰闍那衣廣八踰闍那上下四踰闍那重一迦利沙八分之一化樂天身長八踰闍那衣廣十六踰闍那上下八踰闍那重一迦利沙十六分之一他化自在天身長十六踰闍那衣廣三十二踰闍那上下十六踰闍那重一迦利沙三十二分之一魔身諸天身長三十二踰闍那衣廣六十四踰闍那上

下三十二踰闍那重一迦利沙六十四分之一自此已上諸天身量長短與衣正等無差

諸比丘閻浮提人所有市買或以錢財或以穀帛或以衆生瞿陀尼人所欲市買或以牛羊或摩尼寶弗婆提人若作市易或以財帛或以五穀或摩尼寶欝多羅究留人輩無諸市買所欲自然諸比丘閻浮提人瞿陀尼人弗婆提人悉有男婚女嫁之法其欝多羅究留人輩無我我所樹枝若垂男女便合無有婚嫁諸比丘龍金翅鳥及阿修羅輩略說嫁娶悉如人間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諸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諸天魔身天等皆有嫁娶略說如前從此已上其諸天等無復婚嫁男女之別諸比丘閻浮提人若行欲時二根相到流出不淨瞿陀尼人弗婆提人并欝多羅究留人輩悉如閻浮一切諸龍金翅鳥等若行欲時亦二根到但出風氣即便暢情無有不淨諸阿修羅四天王天三十三天行欲根到暢

情出氣如諸龍王及金翅鳥一種無異夜摩諸天執手成欲兜率陁天憶念成欲化樂諸天熟視成欲他化自在天共語成欲魔身諸天相看成欲並皆暢心成其欲事

諸比丘諭其人間螢火之明則不如彼燈火之明燈火之明又不如彼炬火之明其炬火明又不如彼火聚之明其火聚明不及諸天星宿光明其星宿明又不及彼月宮殿明月宮殿明又不及日宮殿光明其日宮殿照耀光明又不及彼四天王天牆壁宮殿身瓔珞明四天王天諸有光明則又不及三十三天所有光明其三十三天諸有光明則又不及夜摩諸天牆壁宮殿瓔珞光明其夜摩天所有諸光則不及彼兜率陁天所有光明兜率陁天所有諸明則又不及化樂天明其化樂天所有光明則不及彼他化自在諸天光明他化自在所有光明則又不及魔身天明其魔身天牆壁宮殿瓔珞身光比於在下寂勝寂妙殊特無過

諸比丘其魔身天比梵身天則又不及其梵身天比光憶念天則又不及其光憶念天比光遍淨天則又不及其遍淨天比廣果天則又不及彼廣果天如是略說無惱熱天善見善現阿迦膩吒天等唯除瓔珞餘如上說應如是知諸比丘若天世界及諸魔梵沙門婆羅門人等世間所有光明欲比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陁光明百千万億恒河沙數不可為比此如來光最勝最妙殊特第一所以者何諸比丘其如來身戒行無量三摩提般若解脫解脫知見神通及神通行教化及教化輪說處及說處輪等並各無量无邊諸比丘如來如是無量功德一切諸法皆悉具足以是義故如來光明最勝無上當如是持

諸比丘一切衆生有四種食以資諸大得住持故成諸有故相攝受故何等為四一者麁段及微細食二者觸食三者意思食四者識食何等衆生應食麁段及微細食諸比丘閻浮提人飯食麨豆及魚肉等此等名為麁

叚之食覆蓋按摩澡浴揩拭脂膏塗
等此悉名為微細之食瞿陀尼人弗
婆提人麁叚微細略説與前閻浮提
等其欝多囉究留人輩身不耕種
自然而有成熟粳米以為麁叚覆蓋
澡浴及按摩等等為微細食
諸比丘一切諸龍及金翅鳥等以諸
魚鱉黿鼉蝦蟇虬螭蚫獺金毗羅等
是彼麁叚諸覆蓋等是彼微細諸阿
脩羅以天須陀妙好之味以為麁叚
諸覆蓋等以為微細四天王天及諸天
輩皆用彼天須陀之味以為麁叚諸
覆蓋等以為微細三十三天以須陀
味為天麁叚諸覆蓋等以為微細略
説猶如三十三天其夜摩天兜率陀
天化樂諸天他化自在天等並皆用
天須陀之味以為麁叚諸覆蓋等以
為微細自此以上諸天衆輩並以禪
悅法喜為食三摩提為食三摩跋提
為食無復麁叚及微細食
諸比丘何等衆生以觸為食諸比丘
有諸衆生從卵生者所謂鵝鴈鴻鶴鷄
鴨孔雀鸚鵡鸜鵒鳩鴿鷄雀鶉鵲等

自餘種種雜類衆生從卵生者以其從卵有此身故是等並皆以觸爲食何等衆生以思爲食若有衆生以意思惟資潤諸根增長身命所謂魚鱉龜虵蝦蟇及以伽羅瞿陀等自餘所有諸衆生類以意思惟潤益諸根增長命者此等並皆用思爲食何等衆生以識爲食所謂地獄諸衆生輩及識無邊諸天輩等此等衆生並皆用識持以爲食諸比丘此四種食爲衆生輩住持諸大攝受生故於中有優陀那偈

花色及諸法　壽命衣第五　市買并嫁娶
二根食爲十

諸比丘世間衆生皆悉有此三種惡行何等爲三所謂身惡口惡意惡諸比丘有一種類以身惡行口意惡行如是作已彼因緣故身壞命終當墮惡趣生地獄中彼於此中最後識滅地獄中識初相續生彼識共生即有名色緣名色故即生六入

諸比丘復有一種以身惡行口意惡行如是作已彼因緣故身壞命終墮

於惡趣生畜生中彼於此中寂後識滅畜生中識初相續生當於彼識共生之時即有名色緣名色故便生六入

諸比丘復有一種以身惡行口意惡行如是作已彼因緣故身壞命終墮於惡趣生閻魔世彼於此中寂後識滅閻魔世識初相續生當於彼識初生之時即共名色一時俱生緣名色故六入即生諸比丘此等名為三種惡行應當遠離

諸比丘世間復有三種善行何等為三所謂身善行口意善行諸比丘有一種類身作善行口意善行如是習已彼因緣故身壞命終生於人道彼於此處寂後識滅人道中識初相續生當於彼識初生之時即共名色一時同生緣名色故六入便生

諸比丘復有一種以身善行口意善行如是作已彼因緣故身壞命終生於天上此處識滅彼天上識初相續生彼識生時即共名色一時俱生有名色故即生六入諸比丘彼於天中或在天子或在天女加趺處生或兩膝

內腔股間生初出之時狀如人間十
二歲兒若是天男即於天子坐膝邊
生若是天女即天玉女腔股內生如
是生已彼天即稱是我兒女如是應知
諸比丘修善生天有如是法若初生
時是諸天子及天女等以自業因所
熏習故生三種念一者自知從何處
死二者自知今此處生三知此生是
何業果是何福報以我彼處身命壞
已來生此間又如是念緣我有是三
種業果三種業熟得來生此何者為
三所謂身善行口意善行此等三業
果報熟故身壞命終來於此處復作
是念願我今於此處死已當生人間
我於彼處如是生已還修身口及意
善行以身口意行善行故身壞敗已
還來此生作是念已即便思食彼念
食時即於彼前有衆寶器自然盛滿
天須陁味種種出生若天子中有勝
上者彼須陁味其色冣白若其天子
果報中者彼須陁味其色即赤若有
天子福德下者彼須陁味其色現黑
時彼天子即以手取天須陁味內於

口中彼須陀味既入天口即自漸漸融消變化辟如酥及生酥擲置火中即自融消無有形影如是如是天須陀味置於口中自然消化亦復如是食須陀已若其渴時即於彼前有天寶器盛滿天酒福上中下白赤黑色略說如前入口消化融消亦尒時彼天子食飲訖已而其身體上下大小如彼舊生諸天子天女等

諸比丘若諸天子及諸天女身體既充各隨意向或詣池邊到池邊已入彼池內澡浴清淨歡喜受樂既出池上詣香樹邊時彼香樹枝自然低從枝中出種種妙香流入手中即以塗身復詣衣樹到已如前亦為之低而彼樹中又出種種微妙好衣至手邊已即取而著既著衣已詣瓔珞樹如是自低垂流入手或繫或著以莊嚴身如是復詣華鬘樹所如前低垂流出種種妙好華鬘持飾頭已便向器樹樹出種種衆寶雜器隨意入手將詣果林盛種種果或即噉食或取汁飲如是復詣音樂樹邊樹亦低垂

自然而出種種樂器隨意而取或彈或打或歌或儛音聲微妙即便詣向林苑之中入苑中已於彼即見無量无邊百數千數无量百千万億之數諸天王女若未見女所有前世知見業報我從何處而來生此如我此身今受斯報果業熟故彼於此時了了分別憶宿世事猶如指掌以見天女迷諸色故正念覺察智心即滅既失前生著現在欲口唯唱言天玉女耶天玉女耶如是名為欲愛之縛諸比丘此則名為三種善行諸比丘一月之中有六烏脯沙他（烏脯沙他隋言受齋亦云增長）白月半助有十五日黑月半助亦十五日如此白黑二月各有三受齋日何等白月三受齋日所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黑月亦有三受齋日如白月數云何名為白黑二月各有三日受於齋戒諸比丘白黑二月各有八日當於是日四天大王集其眷屬而告之言汝等可往普觀四方頗有人輩於世間中多行孝順供養父母恭敬沙門婆羅門不於諸尊長崇重以

不修行布施受禁戒不守攝八關持六齋不時四天王如是教勑其使者已而彼使者如天王命承奉而行即下遍觀一切世人是誰家中孝養父母有何族姓恭敬沙門婆羅門等誰家男女敬事尊長誰行布施誰受六齋誰持八禁誰守戒德尒時使者如是遍歷世間觀察見於人中孝順供奉父母者少承事尊重沙門者少极敬宿舊婆羅門少於諸長老崇敬亦少布施微薄受齋稀踈護戒不全禁守多缺是時天使如是見已即便往到四天王所而啓白言天王當知其諸世間一切人輩無多孝養事父母者亦無有多恭敬沙門婆羅門者亦無有多敬重尊長耆舊德者亦无有多修行布施持六齋者亦無有多奉持禁戒守八關者

尒時四大天王聞諸使者如是語已意中慘然不甚歡悅報使者言彼等世間若實然者其諸人輩甚為不善所以者何人輩壽命極成短促止少時活應修諸善至彼後世可得安樂

云何今者彼世間人無有多行孝養父母乃至不能修持六齋及以八禁守攝身口此大損減我諸天衆展轉增加阿修羅種諸比丘若其世間多人恭敬孝順父母尊重沙門婆羅門等及諸宿舊修行布施樂受六齋勤建福業恒守八禁如是相續時天使者巡察見已上白四王大王當知彼世間人多有孝順於其父母多有恭敬沙門婆羅門及諸尊長樂行布施勤修齋福

尒時四大天王從其使邊聞此語已心大歡喜踊躍無量作如是言甚善甚善諸世間人能如是修極大賢善何以故彼諸人輩壽命短少不久便當移至他世今者乃能於彼人間孝養父母敬事沙門及婆羅門諸耆舊等多樂布施持戒守齋如此則當增長諸天無量眷屬損減諸阿修羅種類

諸比丘云何黑白二月十四日晡沙他日諸比丘其黑白二月十四日四大天王亦如是告四天太子使

其来〻觀察善惡多少歡喜愁慘略說悉如天使所說唯以太子自下爲異諸比丘其黑白二月十五日烏晡沙他四大天王自下世間躬察善惡知多少已即自往詣彼善法堂到諸天集議論會處至法堂前面向帝釋陳說人閒善惡多少違順等事尒時帝釋聞於人閒修福者少即便慘然悵快不樂云何如是天衆減少何修羅轉多若聞人閒如法多者則大歡喜踊躍无量作如是言我今天衆漸當增長緣此黑白二月六日諸天下覩人閒善惡故名此日烏晡沙他

起世因本經卷第七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起世因本經 卷第七 第十三張 取

起世因本經卷第八　　取

隋天竺沙門達摩笈多　譯

三十三天品下

諸比丘若當有時諸外道輩或復波利婆羅闍迦来向汝處問汝等言諸長老輩何因何緣有一種人為彼非人之所恐怖有一種人復不為彼非人恐怖其諸外道作是問者汝等應當如是報言諸長老輩此有因緣何以故世間之中有一種人習行非法彼有邪見有顛倒見彼等既行十不善法說不善法念不善法邪見顛倒以作此十不善法故護生之神漸漸捨離如是等輩若百若千唯留一神揔而守護辟如牛群或復羊群若百若千其傍唯有一人守視如是如是護神少故恒為非人之所恐怖有一種人言語如法不行邪見不顛倒見彼等既行如是十善正見正語修習善業是一一人則有無量若百千神来共守護以是因緣此人不為非人所恐辟如國王若王大臣其一一人

則有若百若千人輩之所守護
諸比丘世間人輩有如是等姓名字
者其非人中亦有如是等諸名字諸
比丘人間所有山林川澤國邑城隍
村塢聚落居停住處其非人中亦有
如是舍宅之名諸王坐處
諸比丘一切街巷四衢道中屈曲陌
等或屠膾坊或復空窟並悉不虛皆
有衆神及諸非人之所依止又復屍
陁林壑之中及諸惡獸所行道路悉
有非人凡一切樹高一尋圍一尺即
有神祇在上依住以為支提諸比丘
一切世間若男子及女人從生已來
有諸天神[illegible]常隨逐行不相遠離唯習
行惡及命終時方始捨去略說如上
諸比丘閻浮提人有五種事勝瞿陁
尼何等為五一者勇健二者正念三
者閻浮佛出世處四者閻浮是修業
地五者閻浮行梵行處其瞿陁尼有
三事勝閻浮提人何等為三一者饒
牛二者饒羊三瞿陁尼饒摩尼寶其
閻浮提有五種勝弗婆提人略說如
前其弗婆提有三事勝閻浮提人何

等為三一者彼洲最極大故二者彼洲廣含諸渚三者彼洲甚微妙故其閻浮提有五種事勝欝多羅究留五種如上其欝多羅究留有三種事勝閻浮提何等為三一者彼人無我我所二者壽命最極長故三者彼人有勝行故其閻浮提有五種事勝閻魔世諸眾生輩亦如上說其閻魔世有三種勝閻浮提人何等為三一壽命長二身形大三有自然衣食活命閻浮提人有五種勝龍金翅鳥五種如前龍及金翅有三種勝閻浮提人何等為三一壽命長二身形大三宮殿廣閻浮提人有五種事勝阿修羅如前所說其阿修羅有三種事勝閻浮提何等為三一者長壽二者色勝三受樂多如是三事最為殊勝

諸比丘四天王天有三事勝一宮殿高二宮殿妙三者宮殿最勝光明三十三天亦三事勝何等為三一者長壽二者色勝三者多樂如三十三天其夜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魔身天等當知悉有三種勝事

如忉利天勝閻浮人其閻浮提有五種勝諸天龍輩如上所說汝應當知諸比丘此三界中有三十八諸衆生類何者是其三十八種諸比丘欲界之中有十二種色界中有二十二種无色界中復有四種諸比丘於中何者是其欲界十二種類所謂地獄畜生餓鬼人阿修羅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陁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魔身天等此名十二何等色界二十二種謂梵身天梵輔天梵衆天大梵天光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淨天少淨天無量淨天遍淨天廣天少廣天無量廣天廣果天無想天無煩天无惱天善見天善現天阿迦膩吒天等此二十二屬於色界其無色界四種者謂空无邊天識无邊天無所入天非想非非想天此四種類屬無色界

諸比丘其世間中有四種雲白雲黑雲赤雲黃雲諸比丘其四種中白色雲者多有地界黑色雲者多有水界赤色雲者多有火界黃色雲者多

有風界汝等應當作如是知諸比丘世間復有四種大天何等爲四所謂地多大天水多大天火多大天風多大天諸比丘曾於一時地多大神發是惡見心自念言於地界中無有水火及以風界諸比丘我尒時詣彼地天邊告彼地多大天神言汝天實有如是惡見云地界中無水火風三大界也彼荅我言實尒世尊我復告言汝天莫作如是惡見何以故彼地界中實有水火及以風界但於其中地界最多是故地界偏得名字諸比丘我能知彼地多大天發如是念斷其惡見令彼歡喜於諸坮中得法眼淨證果覺道無有結惑度疑彼岸無復煩惱不隨他教隨順法行而白我言大德世尊我今歸依佛法聖僧大德世尊從今已後我當奉持優婆夷戒乃至命盡更不殺盜及非法等歸佛法僧清淨護持諸比丘復有一時水大天神亦如是念生於惡見言水界中無有地界及火風界我知其意往詣彼邊問水天言汝實尒

不荅言實尒我復告言汝天莫作如
是惡見其水界中盡有地火及以風
界乃至大天風天亦尒俱有此見佛既
知已悉往詣問並荅佛言實尒世尊
佛開其意皆得悟解歸依三寶悉隨
順行略說如前地大天神除疑一種
來向我邊諸比丘此等名為四大天神
諸比丘世間有雲從地上昇在虛空
中或有至一俱盧奢住或二或三俱
盧奢住乃至六七俱盧奢住諸比丘
或復有雲上虛空中一踰闍那或二
三四至五六七踰闍那住諸比丘或
復有雲上虛空中百踰闍那乃至二
三四五六七八百踰闍那停而住者
或復有雲從地上空千踰闍那二三
四五六七千踰闍那住乃至劫盡
諸比丘或時外道波利婆羅闍迦來
向汝邊作如是問諸長老輩有何因
緣虛空雲中有是音聲諸比丘應如
是荅有三因緣共相觸故空雲隊中
有聲鳴出何等為三諸長老輩或有
一時雲中風界共於地界相觸著故
自然聲出所以者何譬如樹枝相揩

火出如是如是諸長老輩此是第一因緣出聲復次長老或復有時雲中風界共彼水界相揩觸故自然出聲亦如上說此是第二因緣出聲復次長老或復有時雲中風界共彼火界相揩觸故自然出聲略說乃至譬如兩樹相揩火出此是第三出聲因緣應如是荅諸比丘亦應如是廣分別知

諸比丘或時外道波利婆羅闍迦來向汝邊作如是問諸長老輩有何因緣虛空雲中忽然光明出生閃電諸比丘汝等應作如是報荅諸長老輩有二因緣從虛空中雲裏出生閃電光明何等為二一者東方閃電名曰無厚南方有電名曰順流西方有電名墮光明北方有電名百生樹諸長老輩或復有時若彼東方無厚閃電共於西方墮光明電相觸相着相揩相打以如是故從於虛空雲隊之中出生光明名曰閃電此是第一閃電因緣復次諸長老輩若彼南方順流閃電共於北方百生閃電相觸相着

相指相打以如是故出生電光辟如雨未風吹相着自然火出還歸本處此是第二閃電因緣從雲隊中有光明出

諸比丘於虛空中有五因緣能障㝵雨令占候師不測不知增長迷惑記必應雨而天不雨何等為五諸比丘或復有時上虛空中起雲動雷作伽茶伽茶瞿厨瞿厨聲或出閃電或復有吹涼冷氣來如是種種皆是雨相其占察人及天文師等悉剋此時必當降雨尒時羅睺羅阿修羅王從其宮出即以兩手掠彼雨雲擲置海中諸比丘此是第一雨障因緣而天文師及占候者不見不知心生疑惑記天剋雨而遂不雨

諸比丘或復有時虛空起雲雲中亦作伽茶伽茶聲亦出閃電亦復有吹涼冷氣來時天文人及占候者見是相已記天此時剋當作雨尒時火界增上力生於彼中間雨雲燒滅此名第二雨障因緣彼天文人不見不知心生迷惑記天必雨而遂不雨

諸比丘或復有時虛空起雲雲中亦作伽茶伽茶聲亦出閃電亦復有吹涼冷氣來時天文人及占候者見是相已記天此時剋當作雨但以風界增上力生則吹彼雲擲置於彼迦陵伽磧中或復擲著檀茶迦磧中或復擲置摩登伽磧中或復擲著空曠野中或復擲著摩連那磧地此名第三雨障因緣彼天文人不見不知心生迷惑記天必雨而遂不雨諸比丘又復有時虛空起雲而其雲中亦作伽茶伽茶之聲出生閃電吹冷氣來其占候者記天必雨然彼行雨諸天子輩有時放逸以放逸故彼雲不得依時降雨既不依時雲自消散此是第四雨障因緣以是義故諸天文人心生迷惑記天必雨而遂不雨

諸比丘又復有時空中起雲而天亦作伽茶伽茶之聲亦出閃電吹涼冷風彼天文人等記剋當雨然此閻浮世間人輩其中多有不如法行躭樂諸欲慳貪嫉妬邪見所纏彼等人輩以惡行故習非法故樂著欲故貪嫉

競故天則不雨諸比丘此名第五雨障因緣其天文人及占候等不見不知心生迷惑記天必雨而遂不雨諸比丘是名五種雨障因緣於其中有優陁那偈

花法色壽命　衣服并賣買　嫁娶三摩提
四種飲食等　二行晡沙他　上下名三界
雲色諸天等　俱盧舍鳴電

起世經鬪戰品第九

諸比丘我念往昔有諸天等共阿修羅起鬪戰時帝釋天王告其三十三天言諸仁者輩汝等諸天若共阿修羅戰鬪之時宜好莊嚴善持器仗若諸天勝阿修羅不如汝可生捉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當以五繫縛已將向善法堂前諸天集會處所置之三十三天聞帝釋命依而奉行尒時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亦如是告諸阿修羅言若諸天等共阿修羅鬪天若不如即當生捉帝釋天王以五繫縛將向七頭諸阿修羅集會之處置立我前時諸阿修羅亦受教行諸比丘當於彼時帝釋天王戰鬪勝故生捉

阿修羅以五繫縛至善法堂天集會處帝釋前立當於彼時其毗摩質多羅王作如是念願諸阿修羅各自安善我今不用諸阿修羅輩我今在此共諸三十三天一處同受娛樂甚為適意當其毗摩質多羅王興此念時即見自身五縛悉解諸天種種五欲功德皆現其前又復有時作如是念我今不用三十三天願諸天等各自安善我當還歸阿修羅宮殿起此念時其身五繫即還自縛五欲功德忽然散滅

諸比丘彼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有於如是微細結縛其諸魔縛復細於此所以者何諸比丘邪思惟時即被結縛正憶念時即便解脫何以故諸比丘思惟有我是邪思惟思惟無我亦是邪思乃至思惟我當有常我當無常有色無色有想無想及非有想非無想等並是邪思諸比丘此邪思惟是癰是瘡猶如毒箭於其中有多聞聖者智慧之人如是邪思如病如瘡如癰如箭如是念已繫心正憶不隨

心行令心不動多所利益諸比丘若念有我則是邪念則是有為則是戲論若念無我亦是戲論乃至有色无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悉是戲論諸比丘所有戲論皆悉是病如癰如瘡猶如毒箭於其中有多聞聖者智慧之人知此戲論諸過患已樂無戲論守心寂靜多所修行

諸比丘我念往昔有諸天王共阿修羅欲戰鬪時帝釋天王告其四面三十二天作如是言諸仁者輩宜善嚴備身諸器仗令諸阿修羅欲來戰鬪若諸天勝可生捉取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以五繫縛將向諸天集會之處善法堂前持見於我三十二天受帝釋命依而奉行其阿修羅亦如是敎諸比丘當令戰時諸天得勝即以五繫縛阿修羅將來詣向善法堂前尒時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既被五繫在天衆前見帝釋王來入善法堂中而坐即便惡言諸種罵詈毀辱天主其天帝釋有調御者名摩多離見阿修羅毗摩質多羅對衆惡言毀罵

天主即便以偈白帝釋言

帝釋天王為著畏　為當無勢故懷忍
鬪於如是麁惡罵　含受容耐都不言

尒時帝釋還以偈荅摩多離言

我非羞畏故懷忍　亦非無力於脩羅
誰能如我神策謀　豈得同於彼無智

時摩多離復更以偈白天主言

若不嚴加重訶責　愚癡熾盛轉更增
若當折伏無智人　猶如畏杖牛奔走
今以縱之為彼樂　至其處所更憍高
是故明智示以威　顯現勇猛斷愚騃

尒時帝釋復以偈荅摩多離言

如斯之事我久知　為伏諸人愚癡故
彼以瞋嫌而罵詈　我聞堪能自制心

時摩多離更復以偈白帝釋言

帝釋天王願善思　如是之忍有一患
彼愚癡者如是罵　謂言怯畏恥不言

尒時帝釋重復偈荅摩多離言

愚癡種類隨心意　謂言畏彼我默然
若欲益身求利安　於彼等邊須有忍
如我意見彼惡罵　不應於瞋復起瞋
於瞋者邊報以瞋　如是戰鬪難得勝
若當為他所嬈惱　有力能忍者為難

應知此忍最為强　如此忍時須讚美
若自若他所與心　皆求救拔大畏處
既被他人瞋罵已　不應於彼起怨憎
若於自己及他邊　如是二處應作益
既知他瞋嫌罵已　能使自瞋轉得消
如是二處利益心　若自若他皆悲為
若他意念是癡者　斯由不知法所因
若有大力諸丈夫　能為無力故含忍
如是忍人他讚歎　無力人邊忍不瞋
為彼無有智慧力　雖以愚癡力為力
以愚癡故棄捨法　如此人輩無正行
愚癡心生念我勝　瞋恚罵詈出麤言
能忍彼惡有常勝　是忍增上難具說
勝者語言畏不論　於等恐生冤故忍
聞下論說能忍者　此忍為諸智稱揚

諸比丘汝等當知彼時帝釋則我身是我於尒時身作三十三天王自在治化受勝福報縱任快樂恒常懷忍亦讚歎忍樂行調順無有瞋恚恒常讚歎無瞋恚者諸比丘然今汝等自說行中有信解心捨俗出家精勤不懈汝等若於餘眾生邊能行忍辱讚歎忍者調順慈悲常行安樂滅除瞋

恚讃無瞋者諸比丘汝等亦應作如是學
諸比丘我念往昔諸天衆等共阿修
羅各嚴器仗欲鬪戰時帝釋告
天衆言諸仁者輩若阿修羅共諸天
鬪天得勝時汝等可以五繫縛之如
前所說諸天奉教阿修羅王亦勅軍
衆諸比丘尒時鬪戰阿修羅勝帝釋
天王恐怖不如背走而還是時馭者
迴於千輻賢調御車欲向天宮尒時
有一居吒奢摩梨樹其上有金翅鳥
王巢內有諸卵帝釋見已告摩多離
調馭者言

摩多離知樹上卵　爲我迴此車轅軸
爲阿修羅寧捨命　勿令毀破諸鳥巢

時摩多離善調馭者聞釋天王如是
勅已即便右迴彼天千輻賢調御車
路還指向阿修羅宮諸比丘時諸阿
修羅見帝釋車忽然迴還謂言帝釋
別有戰策更來欲鬪阿修羅退各趣
本宮諸比丘尒時帝釋以慈因緣諸
天還勝阿修羅不如諸比丘欲知尒
時天帝釋者今我身是諸比丘我於
尒時作天主領三十三天自在治化

受勝福報猶能憐愍一切衆生爲其壽命而作利益起慈悲心汝等比丘以信捨家應當利益一切衆生

諸比丘我憶往昔天阿修羅欲戰鬪時尒時帝釋告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言仁者我等且停種種器仗天及阿修羅其中並各有智慧者彼等悉能知於我等若善若惡說諸法義但以善言長者取勝天共阿修羅相推前說尒時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即便在先向天帝釋而說偈言

愚癡熾盛者　必須重訶責　折伏於無智
猶牛畏鞭走　愚癡無有樂　在處難調制
是故用嚴杖　速疾斷其癡

尒時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向天帝釋說此偈已其阿修羅諸眷屬等皆大歡喜稱歎踊躍帝釋諸天及眷屬等皆默然住尒時毗摩質多羅王告帝釋言汝大天王便可說偈尒時天主向阿修羅而說偈言

我明見此事　不欲共癡同　愚者自起瞋
智者誰與諍

尒時帝釋天王說此偈已三十三天

及眷屬等皆大稱歎踊躍歡喜諸阿
修羅及其眷屬默然而住尒時帝釋
告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言仁者可
更辯說善言時阿修羅即向天主說
偈報言
寂然忍辱意　帝釋我亦知　愚癡者勝時
言我畏故忍
尒時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說此偈
已諸阿修羅及眷屬等皆悉踊躍稱
歎歡喜帝釋諸天并其眷屬默然而
住時阿修羅告帝釋言仁者天主可
更辯說如法善言尒時天主帝釋大
王向阿修羅衆說偈報言
愚癡者自隨　稱忍為畏彼　以此求自益
彼邊則無利　我意彼作惡　不應瞋彼瞋
於瞋能默然　彼鬪則常勝　若為他所惱
有力能忍者　當知如此忍　忍中最為上
無問自及他　皆求離畏處　若知他瞋已
不於彼起憎　二處作利益　若自若於他
他瞋嫌罵者　自瞋能消滅　二處作利益
若自若於他　他意念愚癡　斯由不知法
若有強力人　為彼無力忍　此忍為最勝
餘忍更無過　彼無智慧筋　雖有愚癡力

愚癡捨法故　自然失正行　愚癡自矜勝
瞋恚出惡言　若忍此罵時　彼則常有勝
鬬高勝言忍以畏　於齊等忍恐生忿
為下惡罵能忍者　斯忍智人所稱讚
尒時帝釋天王說此偈已三十三天
并及眷屬稱歎歡喜踊躍無量其阿
修羅衆皆各默然時諸天中有智慧
天阿修羅中有智慧者各集一處皆
共量議此等諸偈詳審思念觀察諦
尋同稱讚已作如是言諸仁者輩今
天帝釋善說言辭彼等治化一切無有
刀杖鞭撾亦無諍鬬毀辱忿諍亦無
言訟及求報復於生死中有可患猒
求遠離欲為寂滅故為寂靜故得神
通故得沙門故成就正覺得涅槃故
諸仁者輩若彼毗摩質多羅阿修羅
王所說之偈無有如是善妙語言彼
等一切唯有刀杖鞭打楚撻諍鬬毀
辱言訟忿諍有求報復長養生死無
可患猒貪著諸欲無求寂靜寂滅之
行不希神通及沙門果無望正覺及
以涅槃諸仁者輩帝釋天王所說之
偈名為善說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

所說之偈非是善說諸仁者輩帝釋天王所說之偈善說善說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所說之偈非是善說非是善說諸比丘汝等應知彼時帝釋即我身是諸比丘我時作彼忉利天王自在治化受於福樂猶說善言以爲戰鬪由善言故鬪戰常勝而今汝等諸比丘輩於我善說法教之中淨心離俗捨家出家有精進行汝等若求善說惡說教法之中欲取義者應如是知諸比丘我念往昔諸天王等共阿修羅合戰鬪時帝釋天王摧阿修羅鬪戰勝已造立勝殿東西縱廣五百由旬南北縱廣二百五十由旬諸比丘彼勝殿外別有一百匝梨由河而彼由河一一間內復各有七鳩吒伽羅皆七寶成而其一一鳩吒伽羅內各置七房一一房中安施七榻一一榻上有七玉女一一玉女復各別有七女而侍其釋天王并及彼等諸王女侍更無餘爲食飲資須香花服玩一切樂具皆隨往業業果報而受諸比丘三千大千世界之內所有天宮

更無如是帝釋天王勝殿比類
尒時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作如是
念我有如是神德威力日之與月及
三十三天彼等雖於我上轉行我力
能取作耳環瑠璃處處遊行曾於一時
其羅睺羅阿修羅王內心瞋恚熾盛
煩毒意不歡喜則念鞞摩質多羅阿
修羅王尒時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
作如是念其羅睺羅阿修羅王令念
於我彼復自念其所統領小阿修羅
王及諸眷屬小阿修羅輩時彼小王
及諸阿修羅知其鞞摩質多羅阿修
羅王念已即各嚴備種種器仗詣向
彼邊到已在前各各而住尒時鞞摩
質多羅阿修羅王自服鎧甲持仗嚴
駕與其小王并諸軍衆圍遶往詣羅
睺羅阿修羅邊到已而住尒時羅睺
羅阿修羅王復念踊躍并及幻化二
阿修羅王尒時二王知彼念已還如
鞞摩質多羅王所念小王并其所部
知已各各嚴備器仗向其王邊到已
皆來詣於羅睺羅阿修羅王邊尒時
羅睺羅阿修羅王自服種種嚴身器

仗共鞞摩質多羅踊躍㘞化三阿修羅王并諸三王小王眷属前後圍遶從阿修羅城導從而出欲共忉利諸天戰鬪

尒時難陀優波難陀二大龍王從其宮出各以身遶須弥留山七匝動之動已復動大動遍動震已復震大震遍震湧已復湧大湧遍湧以尾打海其一渧水上至須弥留山頂上諸比丘於彼時天主帝釋作是念已告天衆言汝等仁輩見此大地如是動不空中靉靆猶如雲雨又似輕霧决知阿修羅欲共天鬪是時海内所住諸龍各從自宮種種嚴備持仗而出向阿修羅前共其戰鬪勝者逐退逐至其宮其不如者恐怖背走往到地居夜叉等邊到已告言汝等當知諸阿修羅欲共天鬪汝等今可共我向彼相助打破夜叉聞已嚴持甲仗共龍往戰其勝者逐不如者退恐怖而走詣向鉢足夜叉之所到已告言鉢足夜叉仁輩知不諸阿修羅欲共天鬪汝等可來共我相助往彼打之鉢足

聞已嚴身持仗相隨而去乃至退走往告持鬘諸天又等如前不如退走往告常醉夜叉常醉聞已又復嚴仗共持鬘等并力合鬪其有勝者遂入到宮其不如者恐怖退走詣向四大天王等邊到已諮白四天王言四天大王仁輩當知諸阿修羅今者欲來共諸天鬪汝等應可共我相助打彼令破其四天王聞常醉言即各嚴持種種器仗駕馭而往乃至退走不能降伏是時四王即便上詣彼善法堂諸天集會議論處所啓白帝釋說如是言天王當知諸阿修羅今者聚集欲共天鬪宜應向彼與其共戰時天帝釋從四天王聞是語已意中印可即喚一天摩那婆言汝天子來汝今可往須夜摩天珊兜率陁并化自樂及他化自在諸天王等至彼處已為我白言仁輩諸天若其知者諸阿修羅欲共天鬪汝等仁輩應可助我來共向彼與其戰鬪時摩那婆聞帝釋語已即便向彼須夜摩天具白其事尒時須夜摩天王從釋天使摩那婆

邊聞是語已心中即念彼須夜摩諸
天衆輩時彼天衆知其天王心念彼
已即著種種鎧甲器仗乘天種種所
有諸騎各來詣向其天王邊到已在
前各各而立時須夜摩天王自身即
著種種天諸鎧甲持寶器仗與其無
量百千万數諸天子俱圍遶来下向
須弥留山王頂上在於東面竪紺青
色難降旗旛依峯而立尒時彼使天
摩耶婆復上語向珊兜率陁天子之邊
到已還白珊兜率陁如是之言仁者
當知帝釋天王有是啓白阿修羅輩
欲共天鬪仁者願来助我往彼并力
鬪戰彼兜率陁聞是語已即自念彼
諸天子衆知已悉来集兜率陁大天
王邊到已即各嚴持器仗乘種種騎
相率圍遶下来到於須弥留山於南
面住無量百千万衆雲集竪於黄色
難降旗旛依峯而立
尒時彼天摩耶婆使又復更上向化
樂天白言仁者化樂天王當知帝釋
有如是語冀阿修羅欲共天鬪如前
啓請乃至彼天與其無量百千万數

天子来各嚴鎧甲種種騎乘下来到於須弥留山西面竪於赤色難降旗幡依峯而立如是上白他化自在諸天子等一一如前時彼天衆嚴持器仗復倍化樂與其无量百天子無量千天子無量百千天子圍遶来下向須弥留山王北面竪於白色難降旗幡依峯而立

尒時帝釋見上諸天並皆雲集心念空中諸夜叉輩時虛空中諸夜叉衆各作是言帝釋天王意念我等如是知已即相識勅著甲持仗嚴備身具皆各服之乘種種乘詣天帝釋前一面而住時天帝釋又復念其諸小天王并及三十三天眷屬如是念時並各著鎧嚴持器仗乘種種乘詣天主前是時帝釋自著種種鎧甲器仗乘種種乘共空夜叉及諸小王三十三天前後圍遶從天宮出共阿修羅欲戰鬪故

諸比丘諸天尒時共阿修羅戰鬪之時有如是等諸色器仗所謂刀箭稍棒梴杵金剛鈹箭面箭鑿箭鏃箭犢

齒箭迦陵伽葉鏃箭微細鏃 箭麥箭
如是等器雜色可愛七寶所成金銀
琉璃頗梨赤真珠車𤦲馬瑙等以彼
諸仗還擲向彼阿修羅身不著不害
而懸徹過於彼等身亦復不見瘡瘢
痕處唯觸緣故受於害痛諸比丘其
阿修羅所有器仗共天鬪時色類相
似一種七寶之所成就著時徹過亦
無瘢痕唯觸因緣受於害痛諸比丘
欲界諸天共阿修羅戰鬪之時有如
是色種種器仗況復世間諸人輩也

起世因本經卷第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起世因本經卷第九　　取

隋天竺沙門達摩笈多　譯

劫住品第十

諸比丘世間凡有三種中劫何等為三一者所謂刀杖中劫二者所謂飢饉中劫三者所謂疾疫中劫云何名為刀杖中劫諸比丘刀杖中劫者彼時人輩無有正行不如法說邪見顛倒具足皆行十不善業彼時衆生唯壽十歲諸比丘其人如是壽十歲時女生五月即便行嫁猶如今日年十五六嫁與夫主令者地力所有酥油生酥石蜜沙糖粳米至於彼時一切滅沒並皆不現當彼十歲人壽命時秖以羖羊毛毿為衣猶如今日迦尸迦嬌奢耶衣蒭摩繒衣度究邏衣句路摩婆衣劫貝衣甘婆羅寶衣最為勝妙其毛毿衣亦復如是當於彼時唯食稗子如今粳米又為父母之所憐愛唯願十歲是其上壽如今人願乞壽百年諸比丘彼十歲時所有衆生不孝父母不敬沙門及婆羅門不敬

者舊彼等亦當得他供養讚歎尊重猶如今日行法教人名譽一種何以故其業尒故又諸比丘十歲人時無有善名人亦不行十善業道一切多行不善之業衆生相見各生殺害誅戮之心無慈愍意如今獵師在空山澤見諸禽獸唯起屠害殺戮之心又諸比丘當彼之時其諸人輩緣身之具瓔珞莊嚴皆是刀杖辟如今者華鬘耳璫頸瓔臂釧指環釵鑷交絡嚴身一種無異又諸比丘當彼之時中刧將末七日之內於其手中所當觸者若草若木土塊凡石彼等一切皆為刀杖其鋒甚利勝人所造七日之中各各競捉共相屠害一切相殺命終並墮諸惡趣中受地獄苦何以故以其相向各生殺心濁心惡心無利益心無慈悲心無淨心故諸比丘如是名為刀杖中刧

諸比丘云何名為飢饉中刧諸比丘飢饉刧時其諸人輩無有法行邪見顛倒具足行十不善業道以是義故天不降雨以無雨故世則飢饉無有

種子白骨為業諸皮活命云何名為白骨為業諸比丘飢饉之時彼諸人輩若四衢道街巷城郭道路處處悉収白骨以水煎煑取汁而飲以資活命是故名為白骨為業云何名為諸皮活命諸比丘飢饉劫時彼諸人輩以飢急故取諸樹皮以水煎煑而飲其汁以資活命是故名為諸皮為業諸比丘彼時衆生飢餓死已皆當生於諸惡趣道或復墮於閻羅世中所謂餓鬼為彼等輩慳貪嫉妬畏諸物盡爭取藏貯諸比丘以是故名飢饉中劫

諸比丘云何名為疾疫中劫諸比丘彼時諸人亦欲行法欲說如法亦欲行於無顛倒見具足欲行十善業道但彼時中如法人輩以其過去无十善業勝果報故致令非人放於灾氣行諸癘疫於中多有人輩命終又諸比丘於彼疾病三摩耶中復有他方世界非人來為此等作疫病故何以故以放逸故行放逸行亦復與其惡相觸故惱亂其心奪彼威力於中

多有薄福之人得病命終辟如國王或王大臣守護民故於其界首安置或邏介時他方有盜賊來為彼或邏不謹慎故有放逸故以諸劫賊一時誅戮或滅諸家或殄村舍或破聚落或毀國城如是如是彼人放逸他方非人來行疾疫命終悉盡亦復如是又復彼時他方非人來行疾病特諸眾生無放逸行彼鬼大力强相逼迫與其惡觸令心惱亂奪其威力於中多有遇病命終辟如國王或王大臣為諸聚落作守護故安置鎮防於彼時中他方劫賊來相侵擾而是鎮防無有放逸勤謹遮護彼賊大力强相逼迫於此人等一時誅戮或滅諸家村舍聚落略說如前如是如是諸比丘其疾疫劫人輩遇病逼切命終亦復如是彼身死已皆得向上諸天中生所以者何為彼等輩無相害心無有乱心有利益心慈心淨心當命終時又各相問沒病可忍得少損不頗有脫者頗有差者從諸疾病有差者不諸比丘以是義故得生天上以

是名為疾疫中劫諸比丘是名世間
三種中劫

起世經住世品第十一

諸比丘世間之中有四無量不可得
量不可得稱不可思議若天若人世
中算數欲取其量有若干年若干百
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俱致
年若干百俱致年若干千俱致年若
干百千俱致年終不可得何等為四
諸比丘若世界住此不可得算計而
知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
百千年若干俱致年若干百俱致年
若干千俱致年若干百千俱致年諸
比丘若世界住已壞亦不可得算計
而知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
干百千年若干俱致年若干百俱致
年若干千俱致年若干百千俱致年
諸比丘若世界破壞已復住此亦不
可算計而知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
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俱致年若干
百俱致年若干千俱致年若干百千
俱致年
諸比丘若世界成已住此亦不可算

計而知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俱致年若干百俱致年若干千俱致年若干百千俱致年

諸比丘此等名為四種無量不可得量不可得稱不可思議不可計得若天若人無有筭計而能得知若干百千万年若干百千万俱致年諸比丘於此東方有諸世界轉住轉壞无有閒時或有轉成轉住轉壞諸比丘南西北方轉成轉住轉壞亦復如是諸比丘譬如五叚輪除其軸却轉無暫住無暫閒時略說如是如是又如夏雨其滯麁大相續下注無有休閒如是東方南西北方成住壞轉无有停住時亦復如是

諸比丘於其中閒復有三災何等為三一者火災二者水災三者風災其火災時光音諸天首免其災水災之時遍淨諸天首免其災風災之時廣果諸天首免其災去何火災諸比丘火災之時諸衆生輩有於善行所說如法正見成就无有顛倒具足所

行十善業道得無覺觀二禪不用功修自然而得尒時彼等諸衆生輩以神通力住於虛空住諸仙道住諸天道住梵行道如是住已受第二禪無覺觀樂如是證知成就具足身壞即生光音天處地獄衆生畜生衆生閻摩羅世阿脩羅世四天王世三十三天夜摩兜率化樂天他化自在及魔身天乃至梵世諸衆生輩於人間生悉皆成就無覺无觀快樂證知身壞即生光音天處一切六道悉皆斷絶此則名為世間轉盡

諸比丘云何世間住已轉壞諸比丘若有於彼三摩耶時及無量時長遠道時天下亢旱無復雨澤所有草木一切乾枯悉無復有譬如葦荻青刈之時不得雨水乾枯朽壞皆無復有如是如是諸比丘天久不雨一切草木悉皆乾枯亦復如是諸比丘一切諸行亦尒無常不久住不堅牢不自在破壞法可猒離可求解脫

復次諸比丘於彼時有迦梨迦大風吹散八万四千由旬大海水已於下

即出日之宮殿擲置海上須弥留山
王半腹四万二千由旬安日道中諸
比丘此名世間第二日出所有諸小
陂池江河一切乾竭悉無復有諸比
丘一切諸行悉皆無常略説如前可
求免脱復次諸比丘略説如前大風
吹海出日宮殿置日道中是名世間
第三日出所有一切大陂大池大河及
恒河等一切大河悉皆乾竭無復遺
餘諸行亦尓如是世間第四日出所
有大水大池所謂善現大池阿耨婆
達多大池曼陁祇尼大池軸滿 大池
等悉皆乾竭無復有餘諸行亦尓如
是世間第五日出其大海水漸漸乾
竭初如脚踝巳下减少乃至猶如膝
巳下减乃至半身或復一身二三四
五六七人身巳下乾竭諸比丘其五
日出大海水减半多羅樹乃至一多
羅樹或二三四五六七多羅樹减乃
至半俱盧奢或一二三四五六七俱
盧奢减乃至半由旬减或一二三四
五六七由旬而减乃至百由旬减或
二三四五六七百由旬减諸比丘其

五日出大海之水千由旬減乃至三三四五六七千由旬減諸比丘其世間中五日出時彼大海水略說乃至七千由旬餘殘住時或至六五四三二一千由旬在如是乃至七百由旬其水殘在或至六五四三二一百由旬在或七由旬其水殘在或復六五四三二一由旬水在或復減至七俱盧奢其水殘在乃至六五四三二一俱盧奢水餘殘住在諸比丘其世間中五日出時彼大海水深七多羅餘殘而在或復六五四三二一多羅樹水餘殘而在或如七人其水殘在或復六五四三二一或復半人或膝已下或至踝骨其水殘在又五日時於大海中少分有水餘殘而住如秋雨時於牛跡中少分有水如是如是五日之時彼大海中亦復如是又諸比丘五日之時彼大海中於一切處乃至塗脂亦無復遺餘諸比丘一切諸行亦復如是無常不久須臾暫時略說乃至可猒可離應求免脫

復次諸比丘略說如前乃至六日出

現世時其四大洲并及八万四千小洲諸大山等須弥留山王悉皆起烟起巳復起猶如凡師欲燒器時器上火焰一時俱起其火大盛充塞遍滿如是如是其四大洲及諸山等烟起猛壯亦復如是略說乃至諸行無常應求免脫復次諸比丘略說如前七日出時其四大洲并及八万四千小洲諸餘大山及須弥留山王等皆悉洞然地下水際並盡乾竭其地既盡風聚亦盡如是火大焰熾之時其須弥留山王上分七百由旬山峯崩落其火焰熾風吹上燒梵天宮殿乃至光音其中所有後生光音宮殿下者諸天子輩不知世間劫轉壞成及轉成住皆生恐怖驚懼戰悚各相謂言莫復火焰來燒光音諸宮殿也是時彼處光音天中諸天子輩善知世間劫壞成住劫前其下諸天子言汝等仁輩莫驚莫畏上兩句梵本並無稱所以者何仁輩昔有光焰亦至於彼時諸天子聞此語巳即便憶念往昔時光憶念彼光不離於心故有此名名曰光

天彼等如是極大熾然猛焰洪赫無有餘殘灰墨燋燼可得知別諸比丘諸行如是略說乃至可求免脫梵本從此已下還覆述論從一日乃至七日出名住已壞今悉略之

諸比丘云何世間壞已復成諸比丘彼三摩耶無量久遠不可計時起大重雲乃至遍覆梵天世界如是覆已注大洪雨其雨渧麁猶如車軸或有如杵經歷多年百千万年而彼水聚漸漸增長乃至梵天世界為畔其水遍滿然彼水聚有四風輪之所住持何等為四所謂一住二者安住三者不墮四者牢主時彼水聚雨斷已後還自退下無量百千万踰闍那當於尒時四方一時有大風起其風名為阿那毗羅吹彼水聚波濤沸涌攪乱不住於中自然出生泡沫然其泡沫為彼阿那毗羅大風之所吹擲從上安置作諸宮殿微妙可愛七寶間成所謂金銀瑠璃頗梨赤真珠車璖瑪瑙等寶諸比丘此因緣故梵身諸天有斯宮殿諸牆壁等世間出生

諸比丘如是作已時彼水聚即便退

下無量百千万踰闍那略說如前四方風起名曰阿那毗羅大風吹擲沸沫即成宮殿名魔身天垣牆住處如梵身天無有異也唯有寶色精妙差降上下少殊如是造作他化自在諸天宮殿化樂諸天宮殿牆壁其次造作兜率陁諸天宮殿其次夜摩諸天宮殿如是出生具足悉如梵身諸天次第而說

諸比丘時彼水聚復漸退下無量百千万踰闍那縮而減少如是停住彼水聚中周匝四方自然起沫浮水而住厚六十八百千由旬廣闊無量辟若泉池及以泊中普遍四方有於漂沫覆水之上弥羅而住如是如是諸比丘彼水聚中普四方面泡沫上住厚六十八百千由旬廣闊無量亦復如是

諸比丘時彼阿那毗羅大風吹彼水沫即便造作彼須弥留大山王身次作城郭雜色可愛四寶所成所謂金銀琉璃頗梨等諸妙寶諸比丘此因緣故世間便有彼須弥留山王出生如

是諸比丘又於彼時毗羅大風吹彼
水沫於須弥留山王上分四方化作
一切山峯其峯各高七百由旬雜色
微妙七寶合成乃至車𤦲馬瑙等寶
以是因緣世間出生諸山峯岫彼風
如是次第又吹其水上沫為三十三
諸天衆等造作宮殿其次復於須弥
留山東南西北半腹中間四万二千
踰闍那處為彼四大天王造作諸宮
殿住城壁垣牆雜色七寶可愛端嚴
如是訖巳介時彼風又取水沫於須
弥留山王半腹四万二千踰闍那中
為月天子造作大城宮殿處所雜色
七寶成就莊嚴如是作巳風復取沫
為日天子造作七日諸天宮殿城郭
樓櫓七寶雜色種種莊嚴以是因緣
世間有斯七日宮殿安置住持又諸
比丘彼風次吹其水聚沫於須弥留
大山王所造作三片城郭莊嚴雜色
七寶乃至車𤦲馬瑙等寶如是城聚
世間出生
諸比丘時彼阿那毗羅大風次吹水
沫於海水上高万由旬為於虚空諸

夜叉輩造作頗梨宮殿城郭諸比丘此因緣故世間便有虛空夜叉宮殿城壁如是出生

諸比丘時彼阿那毗羅大風次吹水沫於須彌留大山王邊東西南北各各去山一千由旬在大海下造作四面阿脩羅城雜色七寶微妙可愛乃至世間有此四面阿脩羅城如是出生

復次阿那毗羅大風吹彼水沫於須彌留大山王外擲置彼處造作一山名曰佉提羅迦其山高廣各有四万二千由旬雜色七寶莊嚴成就微妙可觀諸比丘此因緣故世間便有佉提羅迦山如是出生

復次阿那毗羅大風吹彼水沫於佉提羅迦山外擲置彼處造作一山名曰伊沙陁羅其山高廣各有二万一千由旬雜色可愛七寶所成乃至車𤦲馬瑙等寶諸比丘此因緣故世間便有伊沙陁羅山如是出生

復次阿那毗羅大風吹彼水沫擲置伊沙陁羅山外於彼造作一山而住名曰由乾陁羅其山高廣一万二千

由旬雜色可愛乃至爲彼車渠馬瑙七寶所成諸比丘此因緣故世間便有由乾陁羅山王出生如是次第作善現山高廣正等六千由旬次復造作馬片頭山(舊大半頭)高廣正等三千由旬次復造作尼民陁羅山高廣一千二百由旬次復造作毗那耶迦山高廣正等六百由旬次復造作彼輪圍山高廣正等三百由旬雜色可愛所謂金銀琉璃頗梨及赤真珠車璖馬瑙等諸七寶之所成就廣說如上法提羅迦造作無異諸比丘此因緣故世間有斯輪圍山出

復次阿那毗羅大風吹彼水沫散擲置於輪圍山外各四面住作四大洲及八万小洲并諸餘大山如是展轉造作成就諸比丘此因緣故世間便有斯四大洲并及八万小洲諸大山等次第出現

復次阿那毗羅大風吹彼水沫擲四大洲及八万小洲須彌留山王并餘諸大山之外安置住立名曰大輪圍山高廣正等六百八十万由旬牢固

真實金剛所成難可破壞諸比丘是
因緣故大輪圍山世間出生
復次阿那毗羅大風吹掘大地漸漸
深入即於其處置大水聚湛然而住
諸比丘此因緣故世間之中便有大
海如是出生復何因緣其大海水如
是鹹苦不中飲食諸比丘此有三緣
何等為三一者從火災後無量時節
長遠道中起大重雲往持彌覆乃至
梵天然後下雨其雨滴大廣說如前
彼大雨汁洗梵身天諸宮殿已次洗
魔身諸天宮殿他化自在諸天宮殿
化樂宮殿刪兜率陁諸天宮殿夜摩
宮殿洗已復洗如是大洗彼等洗時
所有鹹鹵辛苦等味悉皆流下次洗
須彌留大山王身及四大洲八万小
洲自餘大山并輪圓等如是澆漬流
注洗盪其中所有鹹苦辛味一時併
下墮大海中諸比丘此一因緣其大
海水鹹不中飲
復次其大海水為諸大神大身衆生
之所居住何等大身所謂魚鼈黿鼉蝦蟇
獺虬宮毗羅伍摩耶伍寐互迷私彌羅

住寐(上音同)兜羅　兜羅　祁羅等其中或有身百由旬或有二百三四五六七百由旬如是大身在其中住彼等所有屎尿流出皆在海中以是因緣其海鹹苦而不中飲諸比丘此名第二鹹苦因緣復次其大海水又被往昔諸仙所呪仙呪願言願汝成鹽味不中飲(此兩句本番彌)諸比丘此是第三鹹苦因緣其大海水鹹不中飲復次於中有何因緣大熱燋竭世間出生諸比丘若此世間劫初轉時於彼三摩耶其阿脩羅大國取彼六日宫殿城郭擲置於彼大海水下其安置處即於彼住其大水聚皆悉消盡不曾盈流諸比丘此因緣故世間有是大熱燋竭亦現出生此名世間轉壞已住

復次云何名世間轉壞已成住諸比丘譬如現今世間成已如是住立有其火災於中云何復有水災諸比丘其水災劫三摩耶時彼諸人輩有如法行說如法語正見成就無有顛倒持十善行彼諸人輩當得無喜第三禪處不勞功力無有疲倦自然而得

時彼衆生得住虛空諸仙諸天梵行道中得住中已離喜快樂即自稱言快樂仁輩此第三禪如是快樂尒時彼處諸衆生輩即共問彼得禪衆生彼便荅言善哉仁輩此是無喜第三禪道應如是知彼等衆生知已成就如是無喜第三禪道禪成已證證已思惟思惟已住身壞命終生遍淨天如是下從地獄衆生閻羅世中阿修羅中四天王中乃至梵世光音天下諸衆生輩一切處一切有皆斷盡諸比丘是名世轉

復次於中云何世間轉已而壞諸比丘有三摩耶無量久遠長道時節大雲遍覆乃至光音諸天已來雨沸灰水無量多年略說乃至百千億年諸比丘彼沸灰水雨下之時消光音天所有宮殿悉皆滅盡無有形相微塵影像可得識知辟如以酥及生酥等擲置火中消滅然盡無有形相可得驗知如是如是彼沸灰水雨下之時消光音天諸宮殿等亦復如是無稱可知諸比丘諸行無常破壞離散流

轉磨滅不久須臾亦復如是可猒可患應求免脫諸比丘如是梵身諸天魔身化樂他化自在兜率夜摩諸宮殿等為沸灰雨浇洗消滅略說如前似酥入火融消失本無有形相亦復如是乃至一切諸行無常應求免離諸比丘彼沸灰水雨下之時雨四大洲八万小洲自餘諸山須弥留山消磨滅盡無有形相可得記識廣說如前應可患猒如是變化唯除見者乃能信之此名世轉住已轉壞

復次云何轉壞已成諸比丘於時起雲注大水雨經歷多年起風吹沫上作天宮廣說乃至如火災事是為水災

復次云何有於風災諸比丘其風災時諸衆生輩如法修行成就正念生第四禪廣果天處其地獄中衆生捨身還來人間修清淨行成就四禪亦復如是畜生道中閻羅世中阿修羅中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兜率化樂他化及魔身天梵世光音遍淨少光等成就四禪廣說如上諸比丘是

名世間轉成去何轉壞諸比丘於彼無量久遠道中有大風起彼之大風名僧伽多隋言和合諸比丘彼和合風吹於遍淨諸天宮殿令其相著指磨壞滅無有形相餘殘可知辟如壯人取二銅器於兩手中相指破壞磨滅消盡無有形相可得識知彼和合風吹遍淨天宮殿磨滅亦復如是諸比丘一切諸行無常破壞不久須臾乃至可猒應求免離如是次吹光音諸天宮殿吹梵身天宮殿魔身諸天他化自在化樂夜摩諸天宮殿相打相指相磨相滅無形无相無影无塵可知其相諸比丘一切諸行亦復如是敗壞不牢無有真實應當猒離早求免脫

諸比丘彼僧伽多大風吹四大洲八万小洲并餘大山須彌留山王擧高一拘盧奢分散破壞或二或三四五六七拘盧奢已分裂散壞或吹擧高一踰闍那二三四五六七或吹擧高百踰闍那二三四五六七百踰闍那分散破壞或吹擧高千踰闍那二三四五

六七千踰闍那或復舉高百千由旬
分散破壞彼風如是吹破散壞无形
無相无如微塵餘殘可知辟如有力
壯健丈夫手捺一把麦䴬令碎擲向
虛空分散飄颺無形无影如是如是
彼風吹破諸淵諸山亦復如是難除
見者乃能信之此名世間轉住已壞
復次世間云何壞已轉成諸比丘彼
三摩耶無量年歲長遠道中起大黑
雲普覆世間乃至遍淨諸天居處如
是覆已即降大雨其雨滴麁猶如車
軸或有如杵相續注下如是多年百
千万歲而彼水聚深廣遠大乃至遍
淨滿其中水四種風輪持如前說乃
至次沐造遍淨宮七寶雜色顯現出
生一一悉如火災水災次第而說諸比
丘是名世間壞已轉成云何世間轉
成已住諸比丘辟如今者天人世間
轉成已住諸比丘如是次第有於風
吹此等名為世間三災

起世經最勝品第十二上

復次諸比丘彼三摩耶世間轉已如
是成時其衆生輩多得生於光音天

上彼等於彼天上生時身心悅豫歡
喜為食自然光明又有神通乘空而行
得寂勝色年壽長遠安樂而住諸比丘
彼三摩耶世間轉壞其轉壞時虛空无
物於梵宮中有一衆生光音天上福業
命盡從光音天下來生彼梵宮殿中
不從胎生忽然化有是梵天名娑婆
波帝（上兩句梵本重播之）為如是故有此名生
諸比丘彼時復有自餘衆生福業壽
盡從光音天捨身命已於此處生身
形端正亦以歡喜持為飲食自然光
明有神通力騰空而行身色寂勝即
於此間長遠久住彼等於此如是住
時無有男女無有良賤唯有衆生衆
生名也如是得名
復次諸比丘當於如是三摩耶時此
大地上出生地肥凝然而住譬如有
人熱煎熟乳訖其上便有薄膜而住或
復水上有薄膜住如是如是諸比丘
或復於三摩耶時此大地上生於地
肥凝然而住譬如攢酪成就生酥有
於如是形色相貌其味有如無蠅之
蜜爾時彼處諸衆生輩其中有生貪

性衆生作如是念我於今者亦可以指取味而嘗乃至我知此是何物時彼衆生作是念已即以其指脣一節間取彼地味向口而嘗吮已意喜如是一過再過三過即生貪著次以手抄漸漸手掬後遂摶掬而恣食之時彼衆生如是以手摶掬食時於彼復有自餘人輩見彼衆生如是噉已即便相學覓取而食諸比丘彼等衆生以手如是摶掬地味食噉之時彼等身形自然澁惡皮膚麁厚轉體濁暗色貌改變無復光明亦更不能飛騰虛空以地肥故神通滅沒諸比丘如前所說後亦如是彼三摩耶世間之中便成黑暗

諸比丘為如是故世間始有大暗出生復次云何於彼時節世間自然出生日月彼三摩耶現星宿形便有晝夜一月半月年歲時節名字而生諸比丘尒時日天大勝宮殿從於東出繞須弥留山王半腹於西而沒西向沒已還從東出尒時衆生見彼日天大宮殿已各相告言諸仁者輩還是

日天光明宮殿再從東方出巳右繞須弥留山半腹西沒再三見巳各相謂言諸仁者輩此是彼天光明流行是天光明流行世也是故稱言修梨耶修梨耶（修梨耶者隋言此彼是也）故有如是名字出生

起世因本經卷第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隋天竺沙門達摩笈多譯

最勝品下

復次諸比丘其彼光明日天大宮殿縱廣五十一踰闍那上下四方周匝正等七重牆壁七重欄楯七重多羅樹普皆圍繞雜色間錯以爲莊嚴彼諸垣牆皆爲金銀瑠璃頗梨及赤真珠車璖馬瑙等諸七寶之所成就普四方面悉有諸門彼等諸門各有樓櫓却敵臺觀及諸樹林池沼園苑其中悉生種種樹種種葉種種華及種種果種種香熏復有種種諸鳥鳴聲諸比丘其彼日天大宮殿中有二種法立其宮殿四方如宅遥看似圓諸比丘其日天宮殿多有天金及天頗梨間錯成就兩分天金清淨無垢離諸穢濁皎潔光明其一面以天頗梨成淨潔光明善磨善瑩無垢无穢諸比丘其彼日天大宮殿中有五種風吹轉而行何等爲五所謂一持二住三隨順轉四波羅訶迦五將行

復次諸比丘其彼日天大宮殿前別有無量諸天先行無量百天無量千天無量百千諸天而行行時各各常受安樂牢行牢行有是名字又諸比丘其彼日天大宮殿中有閻浮檀妙輦出生其輦上高十六由旬廣八由旬而彼輦中其日天子及內眷屬入彼輦中以天五欲功德和合具足受樂歡喜而行諸比丘其日天子壽命歲數滿五百年子孫相承皆於彼治其宮殿住滿足一劫

復次諸比丘其日天子諸身分中光明出照閻浮檀輦其閻浮檀輦中光明出已照彼日大宮殿從彼日大宮殿光明相接出已照四大洲及於世間諸比丘其日天子具足而有一千光明五百光明傍照而行五百光明向下而照復次於中何因緣故其日天子大勝宮殿照四大洲及眾世界諸比丘有一種人能行布施彼布施時施於沙門婆羅門及貧窮孤獨遠來乞求所謂食飲乘騎衣裳華鬘瓔珞塗香牀敷房舍燈油凡是資身養

活命者彼布施時速疾即施不諂曲
施或復供養諸持戒仙功德具足行
善法者種種承事彼因是故受無量
種種身心安樂辟如曠澤空閑山林
或復廣磧而有池水其水涼冷清淨
輕甜時有壯夫遠行疲極熱惱渴乏
不飲食來已經多日至彼池所飲已
澡浴除斷一切渴乏熱惱出於池外
身意怡悅受於無量快樂歡喜如是
如是彼布施時心清淨故身壞命終
於日天子宮殿中生彼中生已報得
如是速疾稱心飛行宮殿與因緣故
日大宮殿照四大洲及餘世界
諸比丘復有一種斷於殺生不盜他
物不行邪婬口不妄語不飲諸酒身
不放逸供養持戒功德具足諸仙諸
賢親近純直善法行人廣說如前身
壞命終隨願往生日天宮殿能彼當
受速疾果報是故名為諸善業道此
因緣故其日宮殿照四大洲并餘世界
復有一種修不殺生乃至正見彼曾
供養諸仙持戒功德具者純直善行
曾值遇彼清淨因緣亦當報生日宮

殿中受遠疾果以是緣故其日宮殿
照四大洲及餘世界廣說如前
諸比丘六十剎那名一羅婆三十羅
婆名牟休多諸比丘若干剎那若干
羅婆及牟休多其日宮殿六月北行
日於一日行六俱盧奢不曾暫時離
於日道六月南行亦一日行六俱盧
奢不差日道諸比丘其日宮殿六月
行時其月宮殿十五日中還尒許行
復次於中有何因緣生諸熱惱諸比
丘其日宮殿六月之中向北道行一日
中行六俱盧奢亦不曾離日道而行
但於其中有十種緣故生熱惱何等
爲十諸比丘須彌留山王外其次有
山名佉提羅迦高廣正等四万二千
由旬雜色可觀七寶成就於其中間
日大宮殿所有光明照於彼山觸而
生熱彼三摩耶致有熱惱此第一緣
故生熱惱復次諸比丘佉提羅迦山
外其次有山名伊沙陁羅高廣正等
二万一千由旬於其中間日大宮殿
所有光明照觸彼山此是第二熱惱
其次由乾陁山高廣一万二千由旬

是第三緣其次善現山高廣六千由旬是第四緣其次馬片頭山高廣三千由旬是第五緣其次足民陁羅山高廣一千二百由旬是第六緣其次毗那耶迦山高廣六百由旬是第七緣其次輪圍山高廣三百由旬是第八緣其次從此大地已上虛空高万由旬彼有夜叉諸宮殿華頗梨所成是第九緣其次四大洲中并及八万小洲之中自餘大山須弥留山王等是第十緣具足應如佉提羅迦中說此是十種日大宮殿六月之中向北道行熱惱因緣

復次於中何因何緣有諸寒冷諸比丘日大宮殿六月已後向南而行於中復有十二因緣故生寒冷何等十二諸比丘其須弥留山佉提羅迦等山中間須弥留海廣八万四千由旬周迴無量優鉢羅鉢陁摩究牟陁奔荼梨迦等華悉皆遍滿甚有香氣於彼中間日大宮殿所有光明而相照觸此是第一寒冷因緣如是次第伊沙陁羅山是第二緣由乾陁山是

第三緣善現山是第四緣馬片頭山是第五緣尼民陁羅山是第六緣毗那耶迦山是第七緣輪圓之山是第八緣其中諸花具足次第應如法提羅迦山中廣說

復次所有閻浮洲中諸河流行日大宮殿所有光明而相照觸故有寒冷略說乃至此是第九寒冷因緣

復次所有閻浮洲中諸河流行其瞿陁尼洲中諸河流行倍多於彼日大宮殿所有光明而相照觸此是第十寒冷因緣

復次所有瞿陁尼洲中諸河流行其弗婆提洲中諸河流行倍多於彼此是第十一緣

復次所有弗婆提洲中諸河流行其欝多羅究留洲中諸河流行倍多於彼日大宮殿光明而相照觸此是第一寒冷此是第十二緣

諸比丘日大宮殿六月向南行日於一日行六俱盧奢不違其道於中有此十二因緣所以寒冷

復次於中有何因緣其冬天時夜長

晝短諸比丘其日宮殿過六月已次
向南行日於一日行六俱盧奢亦不
差移但於彼時其日在於閻浮提洲
最南邊際地形狹小日過速疾
諸比丘此因緣故其冬分中晝短夜
長復次於中有何因緣春夏晝長其
夜短促諸比丘日大宮殿過六月已
向北而行一日中行六俱盧奢亦不
差移乖異常道但於彼時正在閻浮
處內而行地寬行久所以晝長諸比
丘此因緣故春夏晝長其夜即短
復次諸比丘若閻浮提洲日中於弗
婆提洲則日沒其瞿陁尼洲日出欝
多羅究留洲正夜半若瞿陁尼洲日
中其閻浮提洲日沒欝多羅究留洲
日出弗婆提洲夜半若欝多羅究留
洲日中其瞿陁尼洲日沒弗婆提洲
日出閻浮提洲夜半若弗婆提洲日
中則欝多羅究留洲日沒閻浮提洲
日出瞿陁尼洲夜半
諸比丘其閻浮提洲人所有西方瞿
陁尼洲人以為東方其瞿陁尼洲人
所有西方欝多羅究留洲人以為東

方其欝多羅究留洲人所有西方弗婆提洲人以為東方其弗婆提洲人所有西方閻浮提洲人以為東方南北二方亦復如是

佛於此中說優陁那

轉住及轉壞　天出及薄覆　十二重風吹
於前諸天行　樓櫓及風吹　身體光明照
布施持戒業　刹那羅婆過　說熱有十緣
論寒十二種　晝夜及日中　東西說四方

諸比丘其月天子最大宮殿縱廣正等四十九由旬周匝上下七重垣牆七重欄楯七重鈴網復有七重多羅行樹而為圍繞雜色可觀彼諸牆壁皆以金銀乃至馬瑙七寶所成四面諸門各有樓櫓種種莊挍廣說如前日天宮殿乃至衆鳥各各自鳴諸比丘其月宮殿純用天金銀天青琉璃以為間錯其二分銀清淨無垢無諸滓穢其體皎絜甚為明曜彼之一分天青瑠璃亦復清淨表裏映徹光明遠照諸比丘其月天子宮殿有五種風所持而行何等為五一持二住三順四攝五行以是五種因緣持

故其月宮殿依空而行諸比丘其月宮殿復有無量諸天宮殿在前而行無量百千万數諸天在前而行其行之時受於無量種種快樂彼諸天等皆有名字諸比丘其月天子大宮殿中更復別有青瑠璃輦其輦出高十六由旬廣八由旬其月天子及諸天女入於輦中以天種種五欲功德和合受樂歡娛悅預隨意而行

諸比丘其月天子依天數量壽五百歲子孫相承皆於彼治然其宮殿住於一劫諸比丘其月天子諸身分中光明出已即使照彼青瑠璃輦其輦光照月大宮殿月宮殿光照四大洲諸比丘其月天子有五百光向下照行有五百光傍照而行故名月天子光照也亦復名為涼冷光明

諸比丘何因緣故月大宮殿照四大洲過去世時布施沙門及婆羅門貧窮孤獨遠來乞求所謂食飲乘騎衣服華鬘諸香牀鋪房舍諸資生等而彼施時應時疾與不諂曲心或復供養諸仙持戒具功德者正直純善彼

因緣故受無量種種身心快樂譬如空閑山林荒澤曠野磧中有一池水涼冷輕美無有濁穢是時有人遠行疲乏飢渴熱逼入彼池中澡浴飲水除一切苦受無量樂如是如是彼因緣故生月天子宮殿之中受樂果報諸比丘復有一種斷於殺生乃至斷酒及放逸行供養承事諸仙人等亦生於彼月宮殿中照四洲界復有斷殺乃至正見故得速疾空行宮殿此則名為諸善業道又何因緣其月宮殿漸漸而現有三因緣何等為三一者背方面出二者有青身諸天形服瓔珞一切悉青常半月中隱覆其宮以隱覆故彼時月形漸漸而現三者從彼日天大宮殿中別有六十光明出已障蔽月輪以是義故漸漸而現復次於中何因緣故其月宮殿圓淨滿足如是顯現諸比丘此亦三緣故使如是一者彼時月大宮殿正方面出以是義故圓滿而現

復次彼青色天衣服瓔珞一切皆青常半月中隱月宮殿而月宮殿於邊

沙他十五日時圓滿光明照曜熾盛譬如多有諸種油脂中然大炬彼等一切諸餘燈明悉皆翳覆如是如是月大宮殿十五日時毎恒如是復次日大宮殿六十光明出已障彼清淨月輪而月宮殿於逋沙他十五日中圓滿具足於一切處皆捨翳障彼時日光不能覆蔽

復次於中何因緣故月大宮殿於彼黑月第十五日一切不現諸比丘其月宮殿於彼黑月第十五日近日宮殿行彼由日光作覆翳故一切不現復次何緣月大宮殿得名月也

諸比丘其月宮殿於彼黑月一日已去以其光明顏色威德鈌而減少以此因緣得名月也復次於中何因緣故月大宮殿其中有影諸比丘有閻浮樹因此故言閻浮洲也於彼清淨月輪光明爲其作影此因緣故有於影現復何因緣有諸河水流於世間諸比丘有日故有熱有熱故有惱有惱故有炙有炙故有汗濕有汗濕故諸山之中汁流水出諸比丘此因緣

故河流世間復何因緣有五種子世間出現諸比丘若於東方或有世界轉成已壞或壞已成或成已住南西北方成壞及住亦復如是尒時何部毗羅大風別於他界轉成住處吹五種子散此界中散已復散乃至大散所謂根子莖子節子合子子子此為五子諸比丘閻浮大樹有是色果譬如摩伽陀國中量斛摩㕓彼等摘已其汁流出色譬如乳味甜如蜜

諸比丘閻浮樹果有五種分出生利益謂東南西上下彼東分者諸揵闥婆輩食其南分有七種大聚落人輩食所謂一不正叫二叫嘆三不正體四賢蠢善賢六牢七勝於彼七種大聚落中有七黑山所謂一徧箱二一搏三小槃四何跋五百徧頭六能勝七最勝彼七山中有七梵仙所居之窟一善眼二善賢三小四百徧頭五闌物池六黑入七增長時其西分中金翅鳥輩食上分虛空夜叉輩食下分海中諸虫輩食於中有憂陁鄰偈

初說雨多少　宮殿中亦現　二事多有風

於前諸天行　輩及於壽命　身體光明照
布施持戒業　徧及滿足輪　月影及不現
有影何因緣　諸河諸種子　閻浮樹最後
諸比丘劫初衆生食地味時既資益
已久長住世而彼等輩若多食者顏
色即劣若少食者光相殊勝當於彼
時形色現故衆各相欺言爭勝劣勝
者生傲以我慢故地味便沒即生地
皮色味具足譬如成就羯尼迦囉花
有如是色又如淳蜜無蠟有如是味
彼等衆生共聚集已憂愁苦惱椎胷
叫哭迷悶困乏唱言嗚呼我地味嗚
呼我地味譬如今者所有勝味既嘗
知已唱言嗚呼此是我味執著舊名
不知真義彼等衆生亦復如是時彼
衆生食於地皮久長住世多食色麤
少食形勝以勝劣故我慢相陵地皮
復沒便生林蔓形色成就香味具足
譬如成就迦藍婆柯花有如是色割
之汁流猶無蠟之蜜乃至如前聚共
愁惱如是次第林蔓沒已粳米出生
不曾耕種自然顯現無芒無糩清淨
米粒香味具足彼時衆生如是食已

其諸身分即有脂髓皮肉筋骨膿血衆膝及有男女根相而彰根相既生染心即起以有染故數相視睹既數相看便生愛欲以欲愛故便於屏處行非梵行不淨欲法彼時復有自餘衆生未如此者見已告言謂汝衆生所作甚惡云何如此其彼衆生遂生慙愧墮在不善諸惡法中即得如是波帝波帝之名字也（梵語波帝隋言夫主）時彼衆生以墮如是諸惡法故共行欲者將飲食來言有墮也言有墮也如是立名為婆梨耶婆梨耶也（梵語婆梨耶隋言婦）諸比丘此因緣故舊時下來諸勝人輩見於世間夫婦出故彼等衆輩以左手捉用右手推令離彼處而彼衆生或復二月三月去已還復歸來時彼衆輩見彼還來即以杖木土凷瓦石而用打擲作如是言汝善隱藏汝善隱藏辟如今者諸女嫁時或復擲花金銀衣服及擲羅闍（梵稱羅闍隋言煞稻穀花）復作如是呪願言語願汝新婦安隱快樂諸比丘如是次第往昔衆人如是惡作見今諸人亦如是作以是因緣諸衆

生輩於世法中行於惡行如是次第
起作舍屋為彼惡業作覆藏故偈言

初時作古婆　於後波羅奈　過劫殘末際
規度王舍城

諸比丘此因緣故前家勝者造作村
城聚落處所國邑王宮莊嚴世間出
生住處如是衆輩更復增長非法行
時有餘衆生福命業盡從光音天捨
身來下母腹受胎諸比丘此因緣故
舊時勝者先生世間彼等衆生餘福
力故不須耕種而有自然粳米出生
若有欲須日初分取於日後分即復
還生日後分取日初還生成熟一種
若不取者依舊常在時彼衆生福漸
薄故懶惰懈怠貪慳心生作如是念
今此粳米不曾耕種何用辛苦日初
日後時別各取徒自困乏我今寧可
一時攝取遂即併取時餘衆生喚彼
人言食時節至可共相逐收取粳米
彼人報言我以一時為日初後攝取
將來汝欲去者可自知時彼作是念
此衆生等善作快樂於日初後一時
攝取我今應當為兩三日亦可併收

即便恚取尒時更有別衆生覓彼衆
生言我等可共収取粳米彼即報言
我前揔已取三日分汝自知時彼衆
生聞復作是念此人甚善我今亦宜
一時併取四五日分為貯積故時彼
粳米即生皮檜裹米而住發刈之者
即更不生未刈之處依舊而住其此
稻穀即便毀別叢聚而生是時衆生
相共聚集愁憂悲哭各相謂言我憶
往昔意所生身以喜為食自然光明
騰空自在神色寂勝壽命長遠而為
我等忽生地味色香味具食已久住
其多食者色形則麁少食之者顔色
猶勝爭勝劣故起憍慢心則成差別
緣於此故地味滅没次生地皮次生
林蔓次生粳米乃至皮檜刈者不生
不刈如舊以如是故成此一叢毀別
住也我等今者宜應分壃結作界畔
并立讁罰彼是汝許此是我分侵者
罰之諸比丘此因緣故世間便有界
畔讁罰名字出生
尒時別有餘一衆生自惜已稻盗他
稻穀餘人見已即告彼言謂汝衆生

汝惡作也汝惡作也去何自有盜取他稻呵已而放更莫如此而彼衆生已復再作亦且呵放如是再三猶不改悔廣言呵責以手打頭牽辟將詣衆人之中告衆輩言此人盜他而彼衆生對於衆前誹諱爭鬪語衆輩言此之衆生發惡言語罵詈於我以手打我時彼衆輩聚集憂愁悲哭叫喚我等今者相共至此困惡處也我等已生惡不善法為諸煩惱增長未來生老苦果當向惡趣現見以手共相牽排駈遣呵責我等今應求正守護為我作主合呵責者正作呵責合謫罰者即正謫罰合駈遣者即正駈遣我等所有田分稻穀各自取來彼守護主有所須者我等供給大衆如是共平量已時彼衆輩即共推求正守護者

於時彼處大衆之中別有一人長大最勝可愛端正形容奇特微妙可觀身色光儀種種具足時諸衆輩向彼人邊作如是言善哉仁者汝為我等作正守護我等此處各有田畔勿使

侵欺合訶。正訶合責正責乃至讁罰
合遣正遣我等所収不耕稲穀當分
與汝不令乏少彼人聞已即許可之
為作正主可責讁罰駈遣平正无有
侵淩衆穀稲穀而供濟之不令短闕
如是依法為作田主以從彼等衆生
田裏取地分故因即立名為刹帝利
刹帝利者隋言田主時彼衆生悉皆歡喜依誠
奉行彼刹帝利於衆事中智慧巧妙
處彼衆内光相最勝是故稱名為曷
囉闍曷羅闍者隋言王也大衆立為大平等王
是故名為摩訶三摩多摩訶三摩多者隋言大衆平等
王也諸比丘其摩訶三摩多作王之時
彼諸人輩因始立名為薩多婆薩多婆者
隋言家生諸比丘其摩訶三摩多王有息
名乎盧遮隋言意喜諸比丘彼乎盧遮作
王之時彼諸人輩稱為何夷摩柯
隋言金者諸比丘其乎盧遮王有息名柯
梨耶鄉隋言正真諸比丘其柯梨耶鄉作
王之時彼諸人輩稱為帝羅闍隋言鳥麥
生也諸比丘其柯梨耶鄉王有息名婆
羅柯梨耶鄉隋言畢正真也諸比丘其婆
羅柯梨耶鄉作王之時彼諸人輩稱

為阿婆囉塞耆𢮃（隋言雲片）諸比丘其雲片王有息名烏逋沙他（隋言齋戒）諸比丘其齋戒王在位之時彼諸人輩稱為多羅承伽（隋言木脛）諸比丘其齋戒王頂上自然出一肉胞生於童子端正具足三十二相生已唱言摩陁多（摩陁多者隋言持戒）其頂生王具大神通甚有威力統四大洲自在治化諸比丘此等六王壽命無量諸比丘其頂生王右髀出胞生一童子端正具足三十二相名右髀生亦有威力統四大洲其右髀王左髀出胞生一童子亦三十二相名左髀生具威德力王三大洲其左髀王右膝肉胞生一童子威相如前王二大洲其右膝王左膝生一童子威相如前領一大洲

諸比丘從此已來有轉輪王皆領一洲汝等當知諸比丘如是次第最初衆立大平等王次意喜王次正真王次最正真王次受齋戒王次頂生王次右髀王次左髀王次右膝王次左膝王次已脫王次已脫王次體者王次體味王次果報車王次𣽻王次

大海王次奢俱梨王次大奢俱梨王次第草王次別第草王次善賢王次大善賢王次相愛王次大相愛王次叫王次大叫王次居梨迦王次鄰瞿沙王次狼王次海分王次金剛辟王次林王次師子月王次鄰耶埵王次別者王次善福水王次熱惱王次作光王次曠野王次小山王次山者王次焰者王次熾焰王諸比丘其熾焰王子孫相承有一百一並悉在彼這多羅城治化天下其最後王名為降怨以能降伏諸怨敵故名曰降怨

諸比丘其降怨王子孫相承於阿踰闍城中治化有五万四千王其最後王名為難勝

諸比丘其難勝王子孫相承於波羅奈城中治化有六万三千王彼最後王名難可意諸比丘其難可意子孫相承於柯算羅城中治化有八万四千王彼最後王名為梵德諸比丘其梵德王子孫相承於彼白為城中治化有三万二千王彼最後王名為為德諸比丘其為德王子孫相承於拘

尸那城中治化有三万二千王彼最後王名日藿香諸比丘其藿香王子孫相承於優羅奢城中治化有三万二千王其最後王名耶伽耶睹諸比丘其耶睹王子孫相承於難降伏城中治化有三万二千王彼最後王名日降者諸比丘其降者王子孫相承於葛耶鵄遮城中治化有一万二千王彼最後王名勝軍諸比丘其勝軍王子孫相承於波波城治化天下有一万八千王彼最後王名曰天龍諸比丘其天龍王子孫相承於多摩梨奢城中治化有二万五千王彼最後王名曰海天諸比丘其海天王子孫相承還於多摩梨奢城中治化有一万王彼最後王還名海天諸比丘彼海天王子孫相承於檀多冒羅城中治化有一万八千王彼最後王名為善意子孫相承於王舍大城治化有二万五千王彼最後王名善治化諸比丘善治化王子孫相承還於波羅奈城中治化有一千一百王彼最後王名大帝君諸比丘大帝君王子孫

相承於茅主大城中治化有八万四
千王彼家後王復名海天諸比丘其
海天王子孫相承還於遮多羅城中
治化有一千五百王彼家後王名為
吉行諸比丘其吉行王子孫相承還
於茅主大城中治化有八万四千王
彼家後王名為地面諸比丘其地面
王子孫相承還於阿踰闍城中治化
有一千王彼家後王名為持地諸比
丘其持地王子孫相承還於波羅奈
大城中治化有八万王彼家後王名
曰地主諸比丘其地主王子孫相承
於寐（乏反）嚈溱（湯交）梨羅城中治化有八
万四千王彼家後王名曰大天諸比
丘其大天王子孫相承於彼寐溱羅
大城中治化有八万四千刹帝利王
彼一切王於彼寐溱羅城菴婆羅林
中修行梵行其家後王名曰星寐王
次没王次堅齊王次軻欲王次優波
王次欵摩王次善見王次月見王次
聞軍王次法軍王次降伏王次大降
王次更降王次無憂王次除憂王次
肩節王次王節王次摩羅王次婁那

王次方主王次壓者王次迦羅王次難陁王次鏡面王次生者王次酙領王次食飲王次饒食王次難降王次難勝王次安住王次善住王次大力王次力德王次堅行王諸比丘其堅行王子孫相承於迦奢波城中治化有七万五千王彼最後王名菴婆梨沙諸比丘其梨沙王子名善立諸比丘其善立王子孫相承於波羅大城中治化有一千一百王彼最後王名枳梨祁

諸比丘彼時有迦葉如来阿羅呵三藐三佛陁出現世間菩薩於彼修行梵行生兜率天枳梨祁王息名為善生子孫相承還於逋多羅城中治化有一百一王彼最後王名耳其耳王有二息一名瞿曇二名婆羅墮闍彼王一息名甘蔗種諸比丘其甘蔗種子孫相承還於逋多羅城中治化有一百一甘蔗種王彼最後王名不善長甘蔗種王諸比丘不善長王而生四子一名優手怯二名金色三名似白為四名足渠其足渠息名曰天城

其子牛城子孫相承於迦毗羅婆蘓都城中治化有七万七千王彼最後王名廣車王次別車王次堅車王次住車王次十車王次百車王次九十車王次雜色車王次智車王次廣弓王次多弓王次善弓王次住弓王次十弓王次百弓王次九十弓王次雜色弓王次智弓王

諸比丘其智弓王生於二息一名師子頰二名師子足其師子頰繼王位生於四子一名淨飯二名白飯三名斛飯四名甘露飯又生一女名爲不死諸比丘其淨飯王生於二子一悉達多二名難陁白飯二子一名帝沙童二名難提迦斛飯二子一阿泥婁馱二跋提梨迦甘露飯王亦生二子一阿難陁二提婆達多其不死女唯有一子名世婆羅菩薩一子名羅睺羅

諸比丘如是次第從於大衆平等王来子孫相承家勝種族至羅睺羅童子身上成阿羅漢斷於煩惱盡生死際更無復有諸比丘以因緣故舊往

昔時有勝刹利世間出生依於如法非不如法諸比丘有如是法世間刹利家為勝生尒時自餘諸衆生輩如是念言世間有為是病是癰是其毒箭熟思惟已棄捨有為於空山澤造作草菴寂靜禪定有所求須或日初分或後分中出於草菴入村乞食衆人見已須者與之復為造作或有稱言此等衆生家好作善棄捨世間有流不善諸惡法故名婆羅門此因緣故婆羅門種世間出生或有衆生禪定不成倚著村落多教呪術因此得名為教者也以其下来入村舍故名向聚落復為成就諸欲法故名成就欲此因緣故舊往昔時勝婆羅門高行種姓世間出生依於如法非不如法復有自餘諸衆生輩造作種種求利技能工巧藝術諸業之處以此得名為毗舍也此因緣故舊往昔時毗舍種姓現於世間彼亦如法非不如法諸比丘此等三種世間生已於後復有第四種姓世間出生諸比丘復有一種各自毀呰自家法已剃除鬚

鬚身著袈裟棄捨世間出家修道口自唱言我作沙門彼作是稱即成正願婆羅門也毗舍亦然復有一種如前婜崇亦捨出家口自稱我當作沙門為彼故有如是正願諸比丘復有一種刹利以身口意行於惡行以惡行故身壞命終一向受苦其婆羅門及毗舍等亦如是復有一種刹利以身口意行善行故身壞命終一向受樂婆羅門毗舍亦然

諸比丘復有一種刹利以身口意行二種行身壞命終當受苦樂婆羅門毗舍亦尒諸比丘復有一種刹利正信出家修習證於三十七助道能盡諸漏心解脫智解脫現見證法得諸神通既作證已口自唱言我已盡生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其婆羅門毗舍亦尒諸比丘此一種姓於彼邊生能成就明行足得阿羅漢名為最勝諸比丘其梵王婆呵波底者於我前說如是偈

刹利勝生者　若出諸種姓　明行足成就

彼最勝天人

諸比丘其梵王娑呵波底彼偈善頌非為不善我已印可諸比丘我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亦說此義諸比丘如是次第我所具說世間轉成轉壞轉住諸比丘若有教師為諸聲聞所應作處哀愍利益而行慈悲我已作訖汝等須依諸比丘此等空閑山林樹下虛房靜室土窟崖龕或塚墓間以稻芉等為草菴住離於村舍聚落居停如是之處汝等比丘應修習禪勿墮放逸致令後悔此我教示汝諸比丘佛說經已諸比丘等歡喜奉行

起世因本經卷第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樓炭經卷第一　睽

西晉沙門法立共法炬　譯

閻浮利品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衆比丘飯已後會於講堂上坐共議言可怪未曾有是天地云何破壞云何成就佛徹聽遥聞諸比丘飯已後於講堂共坐議此事佛即起到講堂坐問諸比丘向者會議此何等諸比丘白佛言飯已後於講堂上共議可怪未曾有是天地云何破壞云何成就但共議是事耳佛告諸比丘欲從如來聞知是天地成敗時不諸比丘白佛言唯天中天今正是時應為諸比丘説知天地成敗時比丘從佛聞即當持之佛告諸比丘諦聽善思念之今為汝説諸比丘言唯然世尊願欲聞知佛言諸比丘如一日月旋照四天下時尒所四千天下世界有千日月有千須弥山王有四千天下四千大海水四千大龍宮四千大金

翅鳥四千惡道四千大惡道七千種
種大樹八千種種大山万種種大泥
犁是名為一小千世界如一千小
世界尒所小千世界是名為中千
世界如一中千世界尒所中千千世
界是名為三千世界悉燒成敗是為
一佛剎佛言比丘是地深六百八十
万由旬其邊無限其地立水上其水
深四百六十万由旬其邊際無有限
礙大風持水其風深二百三十万由
旬其邊際無限比丘其大海深八百
四十万由旬其邊際無崖底比丘須
弥山王入大海水深八万四千由旬高
亦八万四千由旬下狹上稍稍廣上
正平種種合四類在上止悉滿無空
缺處諸大尊神亦在上止諸尊復尊
大神悉在上居止忉利天宮在須弥
山上過忉利天上有焰天過焰天有
兜率天上過兜率天有尼摩羅天過
尼摩羅天上有波羅尼蜜和耶越致
天過是上有梵迦夷天過是天上有
魔天其宮廣長二十四万里宮壁七
重欄楯七重刀分七重行樹七重圍

帀皆以七寶畫妙好金銀水精琉璃馬瑙赤真珠車𤦲金壁銀門銀壁金門琉璃壁水精門水精壁琉璃門赤真珠壁馬瑙門馬瑙壁赤真珠門車𤦲壁一切衆寶門来畫妙好皆以七寶作之金欄楯金柱枤銀桄銀欄楯銀柱枤金桄琉璃欄楯琉璃柱枤水精欄楯水精柱枤琉璃桄赤真珠欄楯赤真珠柱枤馬瑙桄馬瑙欄楯馬瑙柱枤赤真珠桄車𤦲欄楯車𤦲柱枤一切妙寶作之金刀分者銀垂銀刀分者金垂琉璃刀分者水精垂水精刀分者琉璃垂赤真珠刀分者馬瑙垂馬瑙刀分者赤真珠垂車𤦲刀分者一切寶垂金樹金根金莖銀枝葉花實銀樹銀根銀莖金枝葉華實琉璃樹琉璃根莖水精枝葉華實水精樹水精根莖琉璃枝葉華實赤真珠樹赤真珠根馬瑙莖枝葉華實馬瑙樹馬瑙根莖赤真珠枝葉華實車𤦲樹車𤦲根莖一切寶枝葉華實彩畫姝好皆以七寶金銀琉璃水精赤真珠車𤦲馬瑙其門上有曲箱蓋欄楯

上有交露樓觀下有園觀舍宅浴池生華種種種樹種種菓種種華種種寶出種種香種種種飛鳥各各悲鳴過魔天上有梵迦夷天過梵迦夷天上有阿衛貨天過是上有首皮斤天過是有比呼破天過是巳有無荅和天過是巳有名須達稱天過是人想天過是巳有阿和天過是巳有巳有須陁尸天過是巳有阿迦尼吒夫過是巳有天名阿蝎禪天過是巳有天名識知過是巳有天名阿因過是巳有天名無有思想亦不無想乃至其上有人生老病死往還不復過其上數佛言比丘須弥山王以四寶作城琉璃水精金銀須弥山王北有天下名欝單日廣長各四十万里正方須弥山王東有天下名弗于逮廣長各三十六万里周帀正圓須弥山王西有天下名倶耶尼廣長各三十二万里如半月形須弥山王南有天下名閻浮利廣長各二十八万里北廣南狹須弥山王北晉天金照北方天下須弥山王東晉天銀照東方天下須弥山王西晉天水精照西方天下

須弥山王南肴天琉璃照南方天下
北方天下有樹名銀莖圍二百八十
里高四千里枝葉分布二千里東方
天下有大樹名脩莖圍二百八十里
高四千里枝葉分布二千里俱耶尼
天下有樹名斤莖圍二百八十里高
四千里枝葉分布二千里其樹上有
石牛高四十里閻浮利天下有大樹
名閻高四千里莖圍二百八十里枝
葉分布二千里金翅鳥王及龍有樹
名駒利睒高四千里莖圍二百八十
里枝葉分布二千里阿須倫有大樹
名善晝過度高四千里莖圍二百八十
里枝葉分布二千里忉利天有樹名
度晝高四千里莖圍二百八十里枝
葉分布二千里大海北有大樹名閻
高四千里莖圍二百八十里枝葉分
布二千里北方地空中有藥樹名菴
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藥樹名閻破廣
長各二千里復有藥樹名多廣長各
二千里復有藥樹名郵多廣長各二
千里復有藥樹名男廣長各二千里
復有藥樹名女廣長各二千里復有

菓樹名小兒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菓樹名柏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菓樹名栴檀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菓樹名佉鉾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菓樹名般奈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菓樹名比羅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菓樹名大利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菓樹名榛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菓樹名安石榴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菓樹名抄羅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菓樹名陂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菓樹名陂隆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菓樹名阿摩勒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菓樹名呵梨勒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菓樹名比醯勒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菓樹名韓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菓樹名竹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菓樹名拖羅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菓樹名合羅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菓樹名瓜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菓樹名大瓜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菓樹名脫華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菓樹名浴陂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菓樹名須女華廣長各二千里復有菓樹名皮羅廣長各二

千里復有蘩樹名和師廣長各二千
里復有蘩樹名茄夷廣長各二千里
復有蘩樹名投鮮廣長各二千里復
有蘩樹名蒲萄廣長各二千里過是
空地其空地中復有優鉢華池二千
里紅蓮華池二千里白蓮華池二千
里黃蓮華池二千里毒𧏙池二千里
過是巳地空其空中有海欝禪從東
西流入大海其欝禪海中見轉輪王
亦知天下有轉輪王見遊行時跡欝
禪北有山名欝單茄佛語比丘其山
甚樂姝好樹木生葉華實甚香畜獸
鳥無所不有無與等者也佛言比丘
其欝單茄山甚樂姝好巍巍欝單茄
山有山名須桓邪其山有八万窟中
有八万象皆在中止其象七日一食
有六牙上廣下挾牙齒間悉金填過須
邪鉢山次有山名冬王甚高過億山
上高四千里上有水名阿邪達廣長
二千里其底沙皆金其水涼冷軟美
且清以七寶金銀琉璃水精赤真珠
車渠馬瑙作塹壘其四面起墻亦布
底有七重欄楯七重行樹周帀圍繞

七寶交露彩畫姝好阿耨達龍王水
水四面有陛金陛銀桄銀陛金桄琉
璃陛水精桄水精陛琉璃桄赤真珠
陛馬瑙桄馬瑙陛赤真珠桄車渠陛
七寶桄陛上有曲箱蓋皆有欄楯有
交露樓觀其水中有青蓮華紅蓮華
白蓮華黃蓮華華亦有火色者金色者
青色者紅色者赤色者白色者周帀
大如車輪其莖大如車轂若刺其汁
出如乳色其味如蜜阿耨達龍王宮
在其水中宮名般闍兜阿耨達龍王
在中止其龍有何等寶何謂為阿耨
達龍過阿耨達龍天下餘諸龍王以
三熱見燒阿耨達龍王不以三熱見
燒復次天下諸餘龍王過阿耨達龍
王餘龍王熱沙雨身上燒炙燋革燋
革已燒膚燒膚已燒筋燒筋已燒骨
燒骨已燒髓燒炙甚毒痛過阿耨達
龍王餘龍王皆見熱阿耨達龍王獨
不熱是故名為阿耨達是為第一事
復次天下過阿耨達龍王餘龍王起
婬欲事相向時熱風來吹其身燋龍
身即失無顏色得虵身便恐不喜天

下諸所龍王過阿耨達諸龍王得熱阿耨達龍王獨無熱是故名為阿耨達是為二事復次天下諸龍王過阿耨達龍王餘龍王諸金翅鳥王悉入其宮悉恐怖取食之若金翅鳥自念言欲入阿耨達龍王宮適念是便自無央數災變及其身過阿耨達龍王天下餘龍王皆見是毒熱阿耨達龍王獨不見熱是故名阿耨達是為三事以三事故名為阿耨達龍王東有大流江下行一江有五百部河繞阿耨達龍王東流入大海阿耨達龍王南有大江名和叉有五百部河繞阿耨達龍王流入大南海阿耨達龍王西有大江名信陁有五百部河流繞阿耨達龍王入大西海阿耨達龍王北有大江名斯頭有五百部河流繞阿耨達龍王入北海冬王山南有國名維耶離維耶離北有七黑山黑山北有七仙人婁羅門在中止一者名機機揄二者名施洹桑三者名欝單四者名禪五者名迦蚰六者名優多羅七者名波被頭有山名和曇摩過

七仙人婆羅門北有山名乾陁摩訶
術中有兩窟一者名畫二者名善畫
以七寶作之金銀琉璃水精赤真珠
車渠馬瑙細軟如綿衣畫善畫窟北
有樹王名善住有八千樹王圍繞之
善住王樹下有萬王名善住在下止
有八千爲周帀圍繞之善住王樹北
有浴池名摩郴摩以七寶金銀水精
琉璃赤真珠車渠馬瑙作塹壘之邊
有八千浴池周帀圍遶其水皆涼冷
美軟且清其底沙皆金以七寶金銀
水精琉璃赤真珠車渠馬瑙作七重
欄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樹周帀圍遶
其池甚妙好金欄楯者金柱桄銀桄
銀欄楯者銀柱桄金桄琉璃欄楯者
琉璃柱桄水精桄水精欄楯者水精
柱桄琉璃桄赤真珠欄楯者赤真珠
柱桄馬瑙桄馬瑙欄楯者馬瑙柱桄赤
真珠桄車渠欄楯者車渠柱桄一切
寶桄金交露者銀垂珞銀交露者金
垂珞琉璃交露者水精垂珞水精交
露者琉璃垂珞赤真珠交露者馬瑙
垂珞馬瑙交露者赤真珠垂珞車渠

交露者一切寶垂珞皆以七寶作甚姝好金樹者金枝根銀莖葉華實銀樹者銀枝根金莖葉華實琉璃樹者琉璃根枝水精莖葉華實水精樹者水精根枝琉璃莖葉華實赤真珠樹者赤真珠根枝馬瑙莖葉華實馬瑙樹者馬瑙根枝赤真珠莖葉華實車𤦲樹者車𤦲根枝一切寶莖葉華實以七寶作皆姝好摩耶摩池周帀四面以七寶金銀水精琉璃赤真珠車𤦲馬瑙作金陛銀桄銀陛金桄水精陛琉璃桄琉璃陛水精桄赤真珠陛馬瑙桄馬瑙陛赤真珠桄車𤦲陛一切寶桄以七寶作甚姝好陛上有曲箱蓋欄楯上有交露樓觀下有園觀舍宅有浴池樹生種種華種種實出種種香中有種種飛鳥相和悲鳴摩耶摩池中有青蓮華黃蓮華白蓮華赤蓮華中有紅色者金色者青色者黃色者赤色者白色者種種雜色者其華大周帀如車輪其莖周帀如車轂其華斷者出其汁如乳其味如蜜善住爲王念欲入池中洗浴相娛樂時即念八千爲王尒時八千爲王言善住爲王已念

我等即共往至善住象王所在前住時善住象王與八千象王俱往至摩那摩池諸象中有爲王持蓋者中有扇者周帀圍繞時中有舍血名機那在前歌儛作伎樂時善住象王至摩那摩池中洗浴作伎樂相娛樂中有象爲王洗鼻口者中有洗牙齒者中有洗頭者中有洗背者中有洗腹者中有洗脇者中有洗膝者中有洗足者中有洗尾者中有拔華根洗之以與王食者中有以青蓮華黃蓮華赤蓮華白蓮華以鼻歷持散爲王頭上者尒時善住象王洗浴相娛樂飲食已便還至善住樹下其八千象王各各入其池洗浴作伎樂相娛樂飲食已便還至善住象王所尒時善住象王與八千象王俱前後圍繞還至善住樹下中有爲象王持蓋者中有扇者在前作妓樂歌儛至善住樹間爲王從意卧起行步其餘八千象各各亦隨意在樹間卧起行步從意所欲諸八千象樹中有園四丈九尺中有樹園五丈六尺中有樹園六丈三尺

中有樹圍七丈七尺中有樹圍八丈四尺中有樹圍九丈一尺中有樹圍九丈五尺中有樹圍十丈五尺中有樹圍十一丈二尺善住為王樹莖圍十丈九尺是八千樹枝葉墮落時風便吹著外其八千為王大小便時諸鬼神皆除著外佛言比丘善住為王威神尊巍巍乃如是畜生含血之類乃有此

大樓炭經欝單曰品第二

佛語比丘欝單曰天下周帀廣長各四十万里比方天下有種種山無央數其河兩邊有種種樹河水徐行有種種華水中蘂流河兩邊有船彩畫姝好以四寶金銀琉璃水精作之北方天下中央有浴池名蘄難陁廣長四千里其水涼軟且清有七重壁水底沙皆金蘄難陁浴池周帀四面有陛以四寶金銀琉璃水精作之金陛銀桄銀陛金桄琉璃陛水精桄水精陛琉璃桄蘄難陁池中有青蓮華黃蓮華白蓮華赤蓮華中有紅色者金色者青色者黃色者赤色者白色者園帀根莖若

斷者出其汁如乳其味如蜜光照四十里其香亦聞四十里難陁浴池東有河名已味難陁浴池南有河名脩竭難陁浴池西有河名大土難陁浴池北有流河名善種是諸河水皆徐行中有蘂流行華河兩邊有種種樹以金銀琉璃水精作河兩邊際難陁浴池東有園名賢上有七重欄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樹周帀圍遶以四寶作之姝好金銀水精琉璃賢上園中有香樹生華實劈者出種種香有擣香樹生華實劈者出種種香有衣被樹有瓔珞樹有不息樹有生花實若劈者出種種衣被瓔珞出種種不息有菓樹器樹音樂樹生花實實劈者出種種器種種果種種音樂樹高七里有高六里五里四里三里二里㝡卑者高一里難陁浴池南有園觀名與賢有七重欄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樹周帀圍繞以四寶作之中有香樹擣香樹衣被樹瓔珞樹不息樹器樹菓樹皆有華實實劈者各各出種種香擣香衣被瓔珞不息器果

種種音樂樹家小者高十里二十里四十里上至七十里難陁浴池西有園觀名羅越以四寶作七重欄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樹周帀圍遶諸所出生高早亦如東方園觀難陁浴池北有園觀名常有華亦以四寶金銀水精琉璃作七重欄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樹周帀圍遶諸樹所出生高卑亦如東面園北方天下有樹曲合如交露北方天下人在下臥起男女各異處有淨潔粳米不耕種自然生出一切味欲食者取淨潔粳米炊之有珠名焰味著釜下光出熟飯四方人來恚共食之食未竟亦不盡無盜賊惡人無言我妻子無田作者飯已面色潤澤有威神男子女人若婬欲意起相視無所語男子便在前女人隨後行至園觀入中共相娛樂二日三日若至七日各自隨意罷去不相屬也女人懷妊七日八日便生若男若女便持著四徼道中若有人從東西南北來者與指嗽之出乳飲之七日已後自以福德即長大辟如閻浮利人年二十若二十

五時北方天下周帀四方有水名阿耨達後夜起雲天雨八味水如人飯食頃洗浴北方天下淹塵塵不復起辟如蕤麻油塗地塵不起北方天下亦如是地塵不起辟如不息工師若不息工弟子以種種華結作不息左手持之右手以水洗不息無塵北方天下如是地不起塵常有流水生草樹常有菓華實中有草青辟如孔雀翅色其香如香香足蹈上即陷四寸舉足還復如故北方天下人欲至賢上園觀中遊戲相娛樂即時去乘船至岸邊脫衣沐浴相娛樂已便棄船度河徃至香樹間取香塗身至衣被樹間取衣著至不息樹間瓔珞樹間器樹間果樹間音樂樹間取瓔珞不息著之取器音樂便徃至賢上園觀熱時乱風吹掃賢上園觀地伊蘭風至吹落華墮地至人膝時北方天下㤯入賢上園觀中遊戲相娛樂二日三日至七日已後各自罷去隨意無所繫屬亦復至與賢上園觀羅越常有華園觀亦如是北方天下人欲食

時取淨粳米炊之以焰味珠光炊其下熟飯東方西方南方北方若有人來至其所者皆飯食之其食亦不盡至人食已北方天下人有樹名爲兜交曲上合如交露人民在上止宿男女各異處北方天下人通齒髮紺青色長八尺人民面色同等長短亦等女人亦如是人民行十善事不復相教作行也皆壽千歲無數減者死後有生忉利天上者有生焰天上者有生兜率天上者有生尼摩羅天上者有生波羅尼蜜天上者天上壽盡下生閻浮利天下人間即生大豪貴家若婆羅門大長者家北方天下人大小便時辟沒地中其地清潔無有聚糞臭處北方天下人男子女人死時好爲衣被之莊嚴不啼哭取者四徼道中有鳥名欝遲舉取死人著北方天下外何以故名欝單曰欝單曰天下勝是三天下復最上是故名欝單曰欝單曰天下人民食清淨粳米無有盜賊無有惡者無言我婦無言我子類色甚好有威神無短命者死已後生善處具故名欝單曰

大樓炭經轉輪王品第三之一

佛語比丘世間有轉輪王時自然生七寶有四德何等為七一者金輪寶二者白象寶三者紺色馬寶四者明月珠寶五者玉女寶六者藏聖臣寶七者導道聖臣寶轉輪王其金輪何類王以十五日月滿時沐浴便上高觀上與婇女共坐見東方有自然天金輪來有千輻皆完具悉以天金所成高一丈四尺王見已自念言我從先聖聞若王十五日月滿沐浴上高觀與婇女俱坐見東方自然金輪者即得作轉輪王王自念欲試天金輪尒時轉輪王便試天金輪即便會四部兵往至天金輪所整衣服長跪叉手持右手指金輪使東飛金輪即東飛轉輪王即與四部兵及家室親屬悉隨之飛四天王天上諸天皆亦在金輪前飛行金輪所至止處轉輪王便與四部兵家室親屬皆止宿其中尒時東方弟于遠諸王以金鉢盛滿銀粟銀鉢盛滿金粟其往至轉輪王所白言天王來大善東方諸城國界

富樂熾盛安隱五穀豊熟人民衆多
珎寶衆多工巧者饒明月珠玉琉璃
白象馬牛羊奴婢米穀豊饒倉庫儲
滿頗大王止此我等承受其教轉輪
王便告諸王言諸賢等各自治國以
正法莫行非法諸賢等但莫殺生莫
盜竊莫犯人婦女莫妄語罵詈惡口
兩舌莫念惡當慈心為政負奉行如
是者則為受我教尒時諸小王持國
界奉上轉輪王轉輪王即住案行東
方諸國於其中止頓無央數歲相娛
樂快樂飯食得東海内悉屬已便還
南方閻浮利天下王降伏亦如是復
行復至西方俱耶尼亦如是復至北
方欝單曰天下亦如是四天王上諸
天皆在金輪前飛金輪所至到處轉
輪王與家室親屬四部兵止頓其中
尒時北方諸小王以金鉢盛滿銀粟
以銀鉢盛滿金粟共往至轉輪王所
白言天王來大善北方諸城國界富
樂熾盛安隱五穀豊熟人民珎寶衆
多工巧者饒明月珠玉璃琉象馬牛

羊奴婢米穀豊饒倉庫儲滿顡大王
止此我等承受其教轉輪王便告諸
小王言賢等等各自治國以正法莫行
非法賢等莫殺生莫盜竊莫犯人婦
女莫妄語罵詈惡口兩舌莫念人惡
當念慈心為正見奉行如是者即
為受我教尒時諸小王持國界奉
上轉輪王案行北方諸國於其中止
須無央數歲相娛樂快樂飲食得北
海內悉屬已便與家室親屬及西部
兵還閻浮利天下閻浮利天下威神
更巍巍其金輪亦尒時便量度東西
長四百八十里南北廣二百八十里
諸天為轉輪王造起城壁七重七重
欄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樹周帀圍遶
彩畫姝好皆以七寶金銀水精琉璃
赤真珠車𤦲馬瑙金壁銀門銀壁金
門琉璃壁者水精門水精壁者琉璃
門赤真珠壁者馬瑙門馬瑙壁者赤
真珠門車𤦲壁者一切寶門城周帀
四方有門金欄楯者金柱桄銀桄銀
欄楯者銀柱桄金桄琉璃欄楯者琉
璃柱桄水精桄水精欄楯者水精柱

楯琉璃楯赤真珠欄楯者赤真珠柱
楯馬瑙楯馬瑙欄楯者馬瑙柱楯赤
真珠楯車璖欄楯者車璖柱楯一切
寶楯金交露者銀垂珞銀交露者金
垂珞琉璃交露者水精垂珞水精交
露者琉璃垂珞赤真珠交露者馬瑙
垂珞馬瑙交露者赤真珠垂珞車璖
交露者一切寶垂珞復以七寶作樹
甚姝好金樹者金根枝銀莖葉花實
銀樹者銀根枝金莖葉花實琉璃樹者
琉璃根枝水精莖葉花實水精樹者
水精根枝琉璃莖葉花實赤真珠樹
者赤真珠根枝馬瑙莖葉花實馬瑙
樹者馬瑙根枝赤真珠莖葉花實車
璖樹者車璖根枝一切寶莖葉花實
門上有曲箱蓋交露有樓觀邊有園
觀舍宅浴池中有種種樹種種葉種
種華種種實出種種香種種飛鳥相
和而鳴作城已威神巍巍金輪便止
城中度量東西八十里南北四十里
尒時諸天為轉輪王以七寶作宮殿
壁七重欄楯七重七寶交露七重七
寶行樹七重周帀圍遶七重門上有

幽箱蓋交露有樓觀下有園觀浴池
種種樹種種菓種種華實種種飛鳥
相和悲鳴適起轉輪王宮殿已金輪便
立宮門前虛空中尒時轉輪王甚歡喜
踊躍言已為我自然金輪寶今我以為
作轉輪王佛言轉輪王有自然金輪寶
如是轉輪王有白象寶何類轉輪王明
旦與諸臣共會參議時即自然有白象
在前現皆白身體皃具能飛行端正
頭赤有六牙上麁下細牙如畫間金
色轉輪王見已念言此為若可調者
便當為賢善則與調為師使調適一
反調便調善寂如調善畜尒時轉輪
王欲試白象寶便使會四部兵被白
象莊嚴已騎白象日出便出宮門飛
行繞四海內即時還宮坐相娛樂尒
時轉輪王甚大歡喜踊躍言已為我
自然白象寶今我已作轉輪王轉輪
王白象寶如是轉輪王有紺色馬寶何
等類轉輪王明旦與左右共參議時
見有自然紺色馬在前其馬身青毛
衣滑澤頭黑轉輪王自念言若調此
馬者便當即好與調馬師使調即時

調好寂如賢善馬尒時轉輪王欲試
紺色馬寶即使會四部兵被已騎馬
本出宮門即與四部兵飛行繞四海
内即日還宮坐相娛樂甚大歡喜踊躍
言已為我自然紺色馬寶令我已為
作轉輪王有紺色馬寶如是轉輪王
有明月珠寶者何等類轉輪王明旦
與諸臣共坐參議時見有自然明月
珠寶在前其珠青琉璃色八方滑澤
好清潔有光明照燿轉輪王見已自
念言如此珠照我後宮中者為姝好
尒時轉輪王欲試明月珠寶使使會
四部兵持珠著幢頭夜從宮門出與
四部兵尒時明月珠寶光照諸長者婆
羅門家起作使奴婢販賣市井謂為
日出其珠照四部兵明出宮四十里
飛行繞四海内即夜還宮坐甚大歡喜
踊躍言已為我自然明月珠寶令已
作轉輪王轉輪王有明月珠寶如是

大樓炭經卷第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大樓炭經卷第二　暎

西晉沙門法立共法炬　譯

轉輪王品第三之二

轉輪王有玉女寶者何等類轉輪王明旦與諸大臣共坐参議時有自然玉女寶在前現端正姝好面色無比亦不長不短不肥不瘦不白不黑冬時身則溫夏時身則涼身體諸毛孔皆栴檀香口出蓮華香轉輪王甚愛重意不起婬欲向他人何况當復身行尒時轉輪王甚歡喜踊躍言已為我自然玉女寶今我已作轉輪王轉輪王有玉女寶如是轉輪王有主藏聖臣寶何等類轉輪王明旦坐参議時見主藏聖臣寶在前解慧曉事至誠往至轉輪王所白言轉輪王所欲求索者我為天王辦之王但安隱坐轉輪王欲試主藏聖臣寶使會四部兵乘船入水告主藏聖臣我欲得金銀珎寶當與我主藏聖臣白轉輪王言渡水已隨王欲當與之王言今當於此用之疾與我金銀珎寶渡水已我

不用主藏聖臣聞受其教整衣服船
上長跪右手撓水以器鈔金銀珍寶
譬如垂著樹諸金銀珍寶器著手如
是爾時主藏聖臣持衆珍寶著船上
白轉輪王言欲得幾許金銀珍寶令
當與王轉輪王告主藏聖臣言我所
有金銀珍寶甚衆多但欲試卿耳主
藏聖臣聞已便還持金銀珍寶著水
中爾時轉輪王甚歡喜踊躍言已為
我自然主藏聖臣寶我已為轉輪王
轉輪王有主藏聖臣寶如是轉輪王
有兵臣寶何等類轉輪王明旦坐參
議時見有兵臣在前解慧勇猛曉事
往至轉輪王所白轉輪王言所欲為
作我為辦王但自安坐莫憂爾時
轉輪王欲試兵臣使會四部兵告兵
臣寶言不曉兵法者教令曉之已曉
者教令重知不曉往者教令知往不曉
騎乘弓馬者教令知兵臣寶即受教
皆教諸兵轉輪王甚歡喜踊躍言已
為我自然兵臣寶我令已為轉輪王
轉輪王有兵臣寶如是佛言轉輪王
有七寶如是佛言轉輪王有四德去

何為四德一者大富珎寶田宅奴婢珠玉烏馬工巧者衆多天下人富無有如轉輪王者是為轉輪王第一德二者轉輪王㝡端正姝好顏色無比天下人端正姝好無有如轉輪王者是為轉輪王第二德三者轉輪王常安隱無疾病身常等等亦不寒熱寒熱適其意諸所飲食食皆安隱天下人無有如轉輪王無疾病者是為轉輪王第三德四者轉輪王常安隱長壽天下人無有常安隱長壽如轉輪王者是為轉輪王四德轉輪王有七寶及四德如是轉輪王以正法行為政現不轉善現行十善事教諸小國王傍臣左右人民奉行十善事轉輪王哀念諸郡國人民如父哀子諸郡國人民愛敬轉輪王如子愛父轉輪王治天下閻浮利地平正無有高下無有棘刺無有毒獸虫蟻無有山陵谿谷無有礫石地但有蘽稍金銀明月珠玉琉璃琥珀水精車璖馬瑙珊瑚轉輪王在天下治國時音樂安隱熾盛五穀豊熟人民衆多佛語諸比丘轉

輪王治國時天下有八万郡國聚落
居鷄鳴展轉相聞轉輪王治國時天
下常遍有水草木常青木常有萘
華其地草萘周帀分布色如孔雀毛
萁香如華香足蹈上四寸入地舉足
還復如故地草又無四寸空缺處有
香樹常生華實破其實出種種香有
衣被樹出華實及種種衣被有珠寶
瓔珞樹出華實破中有無央數種種
珠寶瓔珞有不息華樹出華實破中
有種種不息有果樹常生華實破中
有種種果有器樹生華實破中有種
種器有妓樂樹生華實破中有種種
音樂轉輪王治國是時天下閻浮利
不耕種米穀稻粮皆自然生清潔無
穢出其有種種甘轉輪王臨壽終時
身不甚痛辟如習樂人大食腹不甚
痛轉輪王臨壽終時身體不痛如是轉
輪王命過已後金輪白象寶便滅去
紺色馬明月珠寶亦沒去玉女寶主
藏聖臣寶導道聖臣寶便沐浴轉輪
王身以綿纏身復以五百張氎纏身
著鐵棺中以酥灌其上滿已蓋覆之

以釘釘之出轉輪王棺衆人共作伎樂歌儛出著城外積一切香薪持轉輪王棺著上便放火燒燒已王女寶主藏聖臣寶導道聖臣寶共收骨以置於四徼道中起塔高四十里廣長四十里周帀起墻廣長二百里以七寶金銀水精琉璃赤真珠車𤦲馬瑙七重欄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樹周帀圍遶甚姝好其從四方來礼轉輪王行法起塔皆得無數福尒時王女寶主藏聖臣寶導道聖臣寶為轉輪王起塔已便布施飢者與飯渴者與漿欲得衣者與衣欲得香熏華者與香熏華欲得財物牛羊者與之其後王女寶主藏聖臣寶導道聖臣寶乃命過

大樓炭經泥犁品第四之一

佛告比丘有大鐵圍山更復有第二大鐵圍山中間窈窈冥冥其日月大尊神光明不能及照其中有八大泥犁一泥犁者有十六部第一大泥犁名想第二大泥犁名黒耳第三大泥犁名僧乾第四大泥犁名盧獦第五大泥犁名噭嚾第六大泥犁名燒炙

第七大泥犁名釜煑第八大泥犁名阿鼻摩訶佛言何以名為想其大想泥犁若有人墮中其人指生爪如剃刀以相把剋其肉應手墮去想念欲相殺以是麁事名為想泥犁更復有餘種種因緣復次其大想泥犁若有人墮中者手中自然刀劒以相斫剋想欲殺他人以是麁想事故名為想復有餘因緣其有人墮中者手自然小刀以剋剥他人想念欲殺之以是麁想事故名為想復有餘因緣其有人墮大想泥犁中者以手撻從足剥餘者至頂想念欲殺他人凉風起吹之身癃平復展轉相語當復長生中復有相語言我曹今適生以是故名為想泥犁復有餘因緣用是故泥犁人壽長久乃從想泥犁中出便走求解脫復有泥犁名為黑界縱廣二万里悉入中裏火從身出繞身三帀還入身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復次黑界泥犁東壁入繞三帀燒人火焰至西壁西壁火焰至東壁南壁火焰至北壁北壁火焰至南壁上火焰

下至地下焰上至上人在中燒炙毒痛
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在其中甚
久久乃從黑界泥犁出便走求解脫
有泥犁名沸屎縱廣二万里悉入沸
屎中自然至頸熱沸踊躍人以把蹴
欲出不能得身體手足耳鼻面目皆爛
熟毒痛不可忍過惡未盡故不死有蟲
名鐵口啄人髑髏啄之入肉穿之破骨
噉人髓泥犁中人手捲屎食之脣舌
皆燋咽喉腹中腸胃皆爛便下過去
毒痛不可忍過惡未盡故不死在其
中甚久以後乃從沸屎泥犁中出便
走欲求解脫有泥犁名五百釘縱廣
二万里悉入中泥犁旁各取人手足
卧撲著地以燒鐵釘釘其右掌以
鐵釘釘左掌以鐵釘釘其右足復以
鐵釘釘其左足復以鐵釘釘其心復以
鐵釘遍釘其身下徹地悉以五百釘釘
其身續動欲起毒痛不可忍泥犁旁問
言欲求何等報言我但苦飢渴泥犁旁
取鉗拗開口燒熱鐵著其咽中脣舌咽
皆燋腹中腸胃皆燋爛與腸胃下過去
毒痛不可忍過惡未盡故不死用是故

人在泥犁中甚長久以後乃從五百
釘泥犁得出便走求欲解脫有泥犁
名車帖縱廣二万里走入其中泥犁
旁便問言欲求何等報言但苦飢渴
泥犁旁便各各取其身撲著地取鉗
拗開其口取消銅灌人口脣舌皆燋
腹中五藏腸胃皆燋爛燒炙毒痛不
可忍過惡未盡故不死在泥犁中甚
長久已後乃得出便走求解脫有泥
犁名為飲走入其中泥犁旁便問言欲
求何等報言我但苦飢渴泥犁旁即
各各取其人身撲著燒熱地以鉗拗
開其口以燒鐵丸著人口中脣舌咽
皆燋五臟腸胃盡燋便下過去毒痛
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在其中甚
長久乃從飲泥犁中出便走求解脫
有泥犁名一銅釜縱廣二万里盡入
中泥犁旁便共舉人身體手足著釜
中煮在底亦熟在上亦熟湯沸踊躍
起伏有在上露手足者覆亦熟譬如
煮豆在底亦熟在上亦熟覆亦熟露
亦熟泥犁中人亦如是在二万里銅
釜泥犁中上下皆熟頭面耳鼻手足

皆見熟爛泥犁旁以矛刺肉其中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用是故在其中甚久長已後乃從一銅釜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脫有泥犁名多銅釜縱廣二万里走入中泥犁旁便各各舉其身手足著釜中湯沸踊躍展轉在底在上頭面手足皆見熟爛泥犁旁便以矛擿罪人持著餘釜中見煑亦如是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在其中甚長久已後乃從多銅釜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脫有泥犁名磨縱廣二万里走入其中泥犁旁便各各取人著鐵磨上卧以盖覆便捉磨使碎血肉流下骨留在磨中火出燒炙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用是故在其中甚長久已後乃從鐵磨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脫有泥犁名膿血縱廣二万里人走入其中即自然有膿血火焰出人以手足把歷欲出頭面耳鼻身體手足皆燋便自以手取膿血食之脣舌咽皆燋腹中腸胃五臟皆燋便下過去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在其中甚長久已

後乃從膿血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脫有泥犁名高峻縱廣二万里人悉入其中泥犁火焰出泥犁旁即走人上下山頭面耳鼻身體手足皆燋爛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在其中甚長久已後乃從高峻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脫有泥犁名斫板縱廣二万里人悉入中泥犁旁便各各取人撲燒鐵地以鐵繩量度其身以兩手持斧斫削身及頭面手足鼻耳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在其中甚長久已後乃從斫板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脫有泥犁名斛縱廣二万里人悉入其中泥犁旁即取炭火中人使著斛中量以手摩上頭面身體手足鼻耳皆燋爛泥犁旁走人火上從還燒灸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在其中甚長久已後乃從斛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脫有泥犁名劍樹葉縱廣二万里人悉入其中風生吹鐵劍樹葉墮落截人手足頭面耳鼻身體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在其中甚長久已後乃從鐵劍樹泥

犂中出便走欲求解脫有泥犂名撓撈河縱廣二万里河邊生剃頭刀草人患入其中刀逆刺人斷人手足頭面鼻耳身體毒痛不可忍

尒時人皆墮撓撈河湯沸涌躍下底有八寸蒺藜刺刺人身血流灑但有其骨便沸涌躍轉上人毒痛不可忍風吹至岸邊草刀逆向內截人頭面耳鼻身體手足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泥犂旁即問人言欲求何等報言我但苦飢渴泥犂旁便各各取人撲著燒熱地以消銅灌人口中脣舌咽喉皆燋身體五臟腸胃皆燋便下過去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河兩邊有鐵樹泥犂旁便取人擧著鐵樹下樹生刺刺下垂刺人身體血肉流墮餘但有骨風起吹人身體平復如故有鳥名鐵烏啄啄其頭𢿋其腦在頭上住啄取人瞳子人欲下鐵刺向仰刺人欲上向下刺人尒時人走行欲求解脫還墮撓撈河中湯沸涌躍墮底爲蒺藜所刺如故上岸淳風吹岸邊刀逆截傷人頭面耳鼻

身體手足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樹泥犁旁問言欲求何等言我但苦飢渴便持消銅灌口中脣舌咽喉腸胃皆燋爛便下過去上岸邊泥犁旁復著岸邊樹上欲下上刀逆刺人有鳥名郁戹啄啄人頭取其腦在人頭上啄人瞳子欲上下刺逆向刺人毒痛不可忍過惡未盡故不死復還墮撓撈河在中毒痛如故風復吹至岸邊草刀逆刺剝人如故泥犁旁復問人言欲求何等報言但苦飢渴以其消銅灌其口中如故燒炙毒痛不可忍在其中甚長久已後乃從撓撈河得出便走欲求解脫有泥犁名狼野干縱廣二万里人悉入其中狼野干自然在前住身中出火焰所齧人身肉應其口而食之毒痛不可忍飛鳥共來啄噉人者脫人眼者毒痛不可忍過惡未盡故不死在其中甚長久已後乃從狼野干戹犁得出便走欲求解脫有泥犁名寒冰縱廣二万里人悉入其中風周帀四面起寒冷吹人身肌膚皮肉筋骨入髓中用

是故便於中死佛言何以故名為黑耳泥犁若有人墮黑耳泥犁中者黑風熱沙雨其身上即隨墮地焦皮肌膚骨肉脂髓毒痛不可忍過惡未盡故不死用是故名為黑耳復有餘因緣復次黑耳大泥犁其有人墮中者以燒鐵黑索縛其身風便勒結之斷其身皮肌膚破骨出髓毒痛不可忍過惡未盡故不死用是故名黑耳復次有因緣墮其黑耳大泥犁中若泥犁旁以黑鐵燒熱繩纏裹人身焦皮肉肌膚骨髓毒痛不可忍過惡未盡故不死用是故名為黑耳復次其有人入大黑耳泥犁旁以鐵繩左右絞其人身以鋸截之以斧斷之毒痛不可忍過惡未盡故不死用是故名為黑耳復次人在其中甚長久燒炙毒痛乃從黑耳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脫有泥犁名黑火縱廣二万里人悉入中黑火從當身出繞身三帀還入身毒痛不可忍過惡未盡故不死在泥犁中甚長久乃從黑火泥犁中出隨次入如前十六泥犁至寒冰泥犁乃命

過佛言何以故名為僧乹泥犁其有
人墮僧乹大泥犁中者自然兩鐵山
出火火山合拍泥犁中人破碎其身
毒痛不可忍過過惡未盡故不死是故
名為僧乹復有餘因緣復次若有人
墮僧乹大泥犁中者人悉入其中有
兩山相拍罪人身皆破碎辟墮毒痛不
可忍過惡未盡故不死是故名為僧
乹復有餘因緣人在其中甚長久乃
從大僧乹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脫復
次入十六泥犁如前復至寒氷泥犁
乃命過佛言何以故名摟獦泥犁其
有人墮摟獦中者泥犁旁各各取人著
鐵鑊中人大嗥呼大毒大痛是故名
為摟獦復次有罪人墮摟獦泥犁中
者泥犁旁取人著鐵鼎中大毒大痛
嗷嘆是故名為摟獦復次其有罪人
墮摟獦泥犁中者泥犁旁各各取之
著鐵釜中大毒大痛嗷嘆是故名為摟
獦復有餘因緣罪人在其中甚長久
乃從摟獦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脫
復隨次入十六泥犁如前至寒氷泥
犁乃命過

佛言何以故名為大噭喚其有人墮大噭喚泥犁中者泥犁旁各各取其人身著大銚中煑極毒痛大噭喚是故名為大噭喚復有餘因緣其有罪人墮大噭喚泥犁中者泥犁旁各各取其人身著大釜中甚毒痛大噭喚復有餘因緣其人墮大噭喚泥犁中者泥犁旁各各取人著鼎鑊中煑甚毒痛大噭喚是故在其中甚長久乃從大噭喚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脫隨次入十六泥犁如前至寒氷乃死佛言何以故名為燒炙其有罪人墮大燒炙泥犁中者泥犁旁各各取人著鐵舍中自然出火燒炙毒痛是故名為燒炙復次其有罪人墮大泥犁燒炙中者泥犁旁牽人入鐵交露中自然有火燒炙毒痛是故名為燒炙過惡未盡故不死復次其有罪人墮大燒炙泥犁中者泥犁旁牽人入鐵堂上自然有火燒炙毒痛是故名為燒炙罪人在其中甚長久乃從燒炙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脫隨次入十六泥犁如前至寒氷泥犁命過死

佛言何以故名為阿鼻摩訶其有罪人墮阿鼻摩訶泥犁中者眼但見惡色不見善色耳但聞惡聲不聞善聲口所食但得惡味不得甘美鼻所聞臭不聞好香身所更但得惡意所念法但有惡無善是故名為阿鼻摩訶復有餘因緣有罪人墮阿鼻摩訶泥犁中者東壁火焰至西壁西壁火焰至東壁南壁火焰至北壁北壁火焰至南壁上火焰下至地地火焰上至上六面火來燒炙人毒痛是故名為阿鼻摩訶復次其罪人墮阿鼻摩訶泥犁中若彈指頃無有樂是故名為阿鼻摩訶罪人在其中甚長久乃從阿鼻摩訶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脫隨次入十六泥犁如前至寒氷泥犁乃死佛言大鐵圍山外閻浮利天下南有閻羅王城縱廣二十四万里以七寶作七重壁七重欄楯七重刀分七重行樹園觀浴池周帀圍繞金壁銀門銀壁金門琉璃壁水精門水精壁琉璃門赤真珠壁馬瑙門馬瑙壁赤真珠門車璖壁一切寶門上有曲箱蓋

交露下有園觀浴池有種種樹菓花實出種種香種種飛鳥相和而鳴佛言人身行惡口言惡心念惡死後隨墮此閻羅王泥犁中者泥犁旁便反縛罪人以見閻羅王白王言此諸人忠不孝於父母不承事沙門道人不畏後世禁忌願王隨所知而罰之王即呼人前安諦審實問其人汝昔在世間時不見人年老百二十頭白齒落面皺皮緩氣力衰微持杖而行身體戰慄其人言已見何以不自念我亦當如是老極無有能脫不老者何不自改身口意為善人對言我實婬乱王言今我當使問汝婬乱之意是過非父母過亦非兄弟過亦非天帝王過亦非親屬知識過亦非先祖去人過亦非沙門婆羅門過汝作惡身自當受第一閻羅王問王第二安諦審實問汝昔在世間時為不見人男女病困劣著床惡露自出身卧其上不能坐起居人坐起飲食之其人對言已見王言汝何以不念我亦當如是病瘦自改身口意為善我實婬乱王言

今我當便問汝婬乱之意是過亦非父母過亦非兄弟過亦非天帝王過亦非親屬知識過亦非先祖去人之過亦非沙門非婆羅門過汝自作惡身自當受第二閻羅王第三問汝昔在世間時為不見男女死時身體壞敗破碎如林木棄捐為烏鳥虫蟻狐狼所食

若有燒者葬埋者其人對言已見汝何以不自念我亦當如是死當自改身口意為善我實婬乱王言我當問汝婬乱之意是非父母過亦非兄弟過亦非天帝王過亦非先祖去人過亦非親屬知識過亦非沙門婆羅門過汝自作惡身自當受第三閻羅王問閻羅王第四問汝昔在世間為不見小兒無所知屎溺自身其人言我已見何以不自念我本亦如是當自改身口意為善我實婬乱王言今我當問汝婬乱之意是過非父母過亦非兄弟過亦非天帝王過亦非先祖去人過亦非親屬知識過亦非沙門婆羅門過汝自作惡身自當受第四

汝昔在世間時為不見郡國縣邑得盜賊犯事殺人者以見白王王勑使四支梟掉之若著釜中煮若生燒之若閉著牢獄掠笞毒痛若斷手足鼻耳若生貫之若斷頭種種酷毒之其人對言巳見汝何以不自念我若有過亦當取我如是當敗身口意為善我實婬亂當問汝婬亂之意是過非父毋過亦非兄弟過亦非天帝王過亦非先祖去人過亦非親屬知識過亦非沙門婆羅門過汝自作惡身自當受第五閻羅王問使持付泥犁旁與各各取人倒著泥犁泥犁城廣長各四万里窈窈冥冥佛介時說偈言

四方有四門　諸角治甚堅　垣壁以鐵作
上亦用鐵覆　其地悉亦鐵　火悉自然出

其界有十大泥犁第一名阿浮第二名尼羅浮第三名阿呵不第四名阿波浮第五名阿羅留第六名優鉢第七名脩犍第八名蓮花第九名拘文第十名分陁利佛言何故名為阿浮阿浮泥犁中罪人自然生身辟如雲氣是故名為阿浮何以故名為尼羅

浮屋羅浮泥犁中罪人身譬如鹿獨肉是故名為屋羅浮何以故名為阿呵不阿呵不泥犁中罪人甚大苦甚大痛嘆呼是故名為阿呵不何以故名為阿波浮阿波浮泥犁中罪人甚酷甚痛大呼嗁嘆是故名為阿波浮何以故名為阿羅留阿羅留泥犁中罪人甚苦甚痛欲嘆呼不能但動舌是故名為阿羅留何以故名為脩揵脩揵泥犁中罪人身譬黃火是故名為脩揵何以故名為優鉢優鉢泥犁中罪人身青譬如優鉢是故名為優鉢何以故名為拘文拘文泥犁中罪人身色黃白譬如拘文是故名為拘文何以故名為分陀利分陀利泥犁中罪人身色赤如分陀利是故名為分陀利何以故名為蓮華蓮華泥犁中罪人身紅色是故名為蓮華佛言譬如有百二十斛四斗篅滿中芥子百歲者人取一芥子去比盡是百二十斛四斗芥子悉盡人在阿浮泥犁中常未竟若人在屋羅浮泥犁中者百歲取一芥子盡二千四百八十斛芥子乃得出耳在阿呵

不泥梨中百歲取一芥子盡四万八千二百六十斛乃得出在阿波浮泥梨中百歲取一芥子盡九十六万二千三百斛乃得出在阿羅留泥梨中百歲取一芥子盡千九百二十六万四千斛乃得出在修揵泥梨中百歲取一芥子盡三億八千万五百二十八斛乃得出在青蓮華泥梨中百歲取一芥子盡八十六億五百六十斛乃得出在黃白蓮華泥梨中百歲取一芥子盡千七百二億万一千二百斛乃得出在拘文蓮華泥梨中百歲取一芥子盡三万四千四百億二十二万四千斛乃得出在紅蓮華泥梨中百歲取一芥子盡六十万八千八百億四百四十八万斛乃得出二十小劫為半劫有人名句波利墮紅蓮華泥梨中坐誹謗舍利弗摩訶目揵連佛於是說偈言

若有人發起著　從口語出刀刃

坐語說惡之事　便還而自截傷

若有誹及歎譽　可歎者反誹謗

口說惡猶重過　口過重不安隱

譬如人慱揜者　是諸惡過薄耳

有惡意向賢者　是過為冣重大
泥犁浮有百千　阿浮有三十五
閻羅王晝夜各三過燒熱銅自然火
在前宮中王即恐畏衣毛起豎即出宮
舍外外亦自然有大王大怖懅還入宮
泥犁旁便各各取閻羅王擿燒鐵地
持鐵鉤鉤其口皆開以消銅灌王口中
燋喉咽以皆燋腹中腸胃五臟銅便
下過去燒炙毒痛不可忍過惡未盡
故不死世間其有身行惡口言惡心念
惡死後墮惡道燒炙毒痛如泥犁中
罪人世間人其有身行善口言善心
念善死後皆生天上佛於是說偈言
王使神呼問之　人民所作惡過
其人常而憂毒　人用是勤苦
知當問不作惡　即奉行賢善法
若有恐見因緣　生但有病及死
無因緣便解脫　生病死便滅盡
得安隱甚快樂　即見在得滅度
一切恐怖畏懅　度無為獨有常

大樓炭經阿須倫品第五

佛言須弥山下深四十万里中有阿須
倫名抄多尸利其城郭廣長各三百

三十六万里以七寶作之甚姝好金
銀水精琉璃赤真珠車𤦲馬瑙周帀
圍繞有七重壁欄楯七重刀分七重
行樹高八万里長六万里皆以七寶
作也四方有四門門高百万里廣六千
里一一門邊各各有十阿須倫居止
以七寶作殿舍七重壁七重欄楯七
重刀分七重行樹周帀圍遶樹有青
色者紅色者黃色者白色者有菓樹
華樹實樹樹上有飛鳥止名為鸖孔
雀鴝鵒白鵠志在樹上甚好相和而
鳴抄多尸利阿須倫東出四万里中
有阿須倫城郭廣長各三十六万里
以七寶彩畫姝好金銀琉璃水精赤
真珠車𤦲馬瑙作七重壁七重欄楯
七重刀分七重行樹周帀圍繞四方
有門門高十万里廣六万里各各有
三百阿須倫止周帀圍遶有七重流
水甚深滿中有青蓮華黃蓮華紅蓮
華白蓮華其底沙皆金邊有樹青色
者紅色者黃色者白色者有菓樹華
樹實樹樹上有種種飛鳥止甚姝好相
和而鳴抄多尸利阿須倫南出四万

里中有阿須倫名波陁呵阿須倫城郭廣長各四十六万里以七寶彩畫姝好七重壁七重欄楯七重刀分七重行樹四方有門門高十万里廣六万里一門各有三百阿須倫止周帀有七重流水甚深滿其水底沙皆金中有青紅黃白蓮華有七重壁七重欄楯刀分行樹周帀圍遶有青紅黃白樹生華華實樹樹各有種種飛鳥甚好相和而鳴抄多尸利阿須倫西出四万里有阿須倫名波利其城郭廣長各三十六万里皆以七寶彩畫姝好作七重壁欄楯刀分樹木垣墻高十万里廣六万里四方有四門門高十万里廣六万里皆以七寶作門一一門邊各有三百阿須倫止其宮殿亦以七寶作七重壁欄楯刀分樹木七重流水甚深滿其水底沙皆金亦有青紅黃白蓮華亦有青紅黃白樹生華華實上有種種飛鳥甚好相和而鳴抄多尸利阿須倫宮北出四万里中有羅呼阿須倫其城郭廣長各三十六万里亦以七寶彩畫姝好作七寶

壁欄楯刀分樹木周帀圍遶垣墻高十万里廣六万里四方有四門門高十万里廣六万里一一門邊各有三百阿須倫止其宮殿亦以七寶作七重壁七重欄楯刀分樹木周帀七重流水深滿中有青紅黃白蓮華其底沙皆金復以七重欄楯刀分樹木周帀圍遶有青紅黃白樹生華菓實上有種種飛鳥甚好相和而鳴抄多尸利阿須倫城中有大樹名為晝過度高十二万里周帀亦十二万里根深二万里莖圍四万里常有花實抄多尸利阿須倫身高二万八千里有高二万四千里者有高二万里有高万六千里者有高万二千里有高八千里有七聲者長六聲者五聲者四聲者三聲者二聲者寂小者長半聲抄多尸利阿須倫宮有四品常持風持之何等為四一者不可壞風二者堅住風三者持風四者上風是為四品風主持水在上如浮雲矣

大樓炭經卷第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樓炭經卷第三　暎

西晉沙門法立共法炬　譯

龍鳥品第六

佛告比丘言有四種龍何等為四一者卵生種龍二者水生種龍三者胎生種龍四者化生種龍是為四種龍佛語比丘金翅鳥有四種一者卵生種鳥二者水生種鳥三者胎生種鳥四者化生種鳥是為四種鳥大海底須弥山北有娑竭龍王宮廣長八万由旬以七寶金銀水精琉璃赤真珠車琹馬瑙作七重壁七重欄楯七重刀分七重樹周帀姝好金壁銀門銀壁金門琉璃壁水精門水精壁琉璃門赤真珠壁馬瑙門馬瑙壁赤真珠門車琹壁一切寶門彩畫姝好其壁二万里有一門門高二千四百里廣千二百里其門常有五百鬼神守門門壁上有欄楯交露曲蓋門邊園觀浴池有種種樹出種種香有種種華種種菓種種飛鳥相和而鳴大海北邊有難頭和難龍王宮廣長各二万八

千里以七寶作七重壁欄楯七重刀分樹木周帀圍遶宮門高千四十里廣四百八十里壁上有欄楯交露曲箱蓋周帀有園觀浴池樹木飛鳥相和而鳴如婆竭龍王園觀難頭和難龍王北有大樹名爲句梨睒莖圍繞二百八十里高四千里枝葉分布二千里句梨睒樹東有卵種金翅鳥宮廣長二十四万里有七寶七重壁欄楯刀分樹木園觀浴池飛鳥相和而鳴句梨睒樹南有水生種金翅鳥宮廣長二十四万里同有七寶七重壁欄楯刀分樹木園觀浴池華香飛鳥相和而鳴句梨睒大樹西有胎生種金翅鳥宮廣長二十四万里同有七寶七重壁欄楯刀分樹木園觀浴池華香飛鳥相和而鳴句梨睒大樹北有化生種金翅鳥宮廣長二十四万里同有七寶七重壁欄楯刀分樹木園觀浴池花香飛鳥相和而鳴卵種金翅鳥欲求取卵種龍時從句梨睒樹東枝下入大海以翅搏海水波八千里取卵種龍食之不能得食胎種水種化種

龍水種金翅鳥欲求取卵種龍時便
從句梨睒大樹下至大海以翅搏
海水波八千里取卵種龍食之水種
金翅鳥欲取水種龍時便從句梨睒
大樹南枝下入海以翅搏海水波万
六千里取水種龍食之不能得食胎
種化種龍胎種金翅鳥欲取卵種龍
時便從句梨睒大樹東枝下入大
海以翅搏海水波八千里取卵種龍
食之胎種金翅鳥欲取水種龍時便
從句梨睒大樹南枝下至大海以翅
搏海水波万六千里取水種龍食之
胎種金翅鳥欲取胎種龍時便從句
梨睒大樹西枝下至大海以翅搏海水
波三万二千里取胎種龍食之不能
取化種龍食之化種金翅鳥欲取卵
種龍時便從句梨睒大樹東枝下至
大海以翅搏海水波八千里取卵種
龍食之化種金翅鳥欲取水種龍時
便從句梨睒大樹南枝下入大海以
翅搏海水波万六千里取水種龍食
之化種金翅鳥欲取胎種龍時便從
句梨睒大樹西枝下入大海以翅搏

海水波三万二千里取胎種龍食之
化種金翅鳥欲取化種龍時便從句
梨睒大樹北枝下入大海以翅搏海
水波六万四千里取化種龍食之有
餘龍王金翅鳥不能得食者何等龍王
金翅鳥不能得食者 一者娑竭龍王
二者阿耨達龍王三者難頭和難龍
王四者善見龍王五者提頭賴龍王
六者伊羅慕龍王七者善住龍王八
者迦句龍王九者阿于樓龍王十者
欝蕕鉢龍王十一者揵呵具曇龍王
十二者監波龍王金翅鳥皆不能得
取是諸龍王食之此諸龍王皆在山中
居止若有婆羅門道人行求龍意奉龍
戒行具足即生龍中若有婆羅門道人
行求金翅鳥意奉金翅鳥行求金翅
鳥死已即生金翅鳥中若有婆羅門
道人行求優留鳥意奉戒行具足從
死後生優留鳥中若有婆羅門道人行
求牛奉牛意戒具足死後便生牛中若
有婆羅門道人行求猗道奉猗意戒行
具足死後生猗中若有婆羅門道人
行求鹿道奉鹿意戒具足死後生鹿

中若有婆羅門道人行求雞道者死
後生雞中若有婆羅門道人行求學
梵越天求女人者求大神者求日月
者有日三過浴水中求生天上者有
事天者事日月者求天者
佛言是癡見者墮兩惡道一者泥犁二
者畜生若有婆羅門道人說見如是
我與世有常言我至誠其餘者為癡
有言我與世非常我至誠其餘者為
癡有言我與世有常無常我至誠其
餘者為癡有言我與世亦不常亦不
無常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有言我與
世有限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有言我
與世無限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有言
我與世有限無限我至誠其餘者為
癡有言我與世亦不有限亦不無限
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有言我有是身
命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有言我身死
異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有言無有身
命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有言亦不有
身命亦不無身命我至誠其餘者為
癡有言人生時所從來死後亦避彼
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有言無所從來

生死後亦趣彼我至誠其餘者為癡
有言有所從來生無所從來生死後
亦趣彼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有言亦
不有所從生亦不無所從生我至誠
其餘者為癡

佛言其有婆羅門道人言我於世有
常我至誠其餘者為癡其人所行見
有我有命有身見世間是故言我與
世有常有言我與世無常有言我與
世有常無常有言我與世亦不有常亦
不無常各言我至誠其餘者為癡其人
所行見有我有命有身見世間是故言
我與世有常其有婆羅門道人言我
與世有限我至誠其餘者為癡其人
所見有我有命是故言命有限人有
限在腹中時死後塚間葬埋同等人
從初生受身四分七反生死已後得
道是故言我與世有限有言我與世
無限我至誠其餘者為癡其人所見
有我有命有身見世間言有命有人
無限在人腹中時死後塚間葬埋同
等從初生受身四分七反生死即得
道若婆羅門道人說見言我與世有

限無限其人所見有我有命有身見世間言命無限人有限在人腹中時死後葬埋同等從初生受身四分亡反生死後得道人所見亦不有限亦不無限我及世者其人言命有限人在腹中時死後葬埋同等從初生受身四分亡反生死後得道是故言亦不有限亦不無限若有婆羅門道人所言見有是命有是身其人言今世命常在後世命常在是故言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有道人所見命異人異其人言今有壽後世無有壽是故言我至誠其餘者為癡若婆羅門道人言今見命盡死後世轉行生故言我至誠其餘者為癡有婆羅門道人言亦不有命亦不有身今世命盡滅後世亦盡滅若有婆羅門道人所見言生所從來死亦趣彼若我至誠其餘者為癡其人見今世有身命見後世有身命故言我至誠其餘者為癡若有婆羅門道人所見言無所從來生死亦至彼亦不見今世有命亦不見後世無命若有婆羅門道人所見言有從

無所從來生死亦趣彼我至誠其餘者爲癡

亦不見今世有身命亦不見後世有身命若有婆羅門道人所見言亦不有亦不無所從來生我至誠其餘者爲癡其人亦非不見今世有身命亦非不見後世有身命佛告比丘乃往去世時有王名不現面尒時多聚會盲子便問盲子汝曹寧知爲所類不盲子白言不知天王王言汝欲知爲所類不白言欲知尒時勑使將爲象令衆盲子捫之中有盲子捫爲得鼻中有盲子捫爲得牙中有盲子捫爲得耳中有盲子捫爲得頭中有盲子捫爲得背中有盲子捫爲得腹中有盲子捫爲得後脚中有盲子捫爲得膝中有盲子捫爲得前脚中有盲子捫爲得尾時王不現面問衆盲子言爲何等類得爲鼻者言爲如曲車轅得爲牙者言爲如杵得爲耳者言爲如箕得爲頭者言爲如鼎得爲背者言爲如積得爲腹者言爲如壁得爲後脚者言爲如樹得爲膝者言爲如柱

得為前脚者言為如曰得為尾者言為如蚰各各共爭不相信自呼為是言為如是一人言不如是王歡喜笑佛言如是其有異道人不知苦諦所從起亦不知苦習諦苦盡諦苦滅道諦各各諦不相信罵詈自呼為是若有沙門道人知苦習盡滅道諦所從起便共和合同辟如乳一合無乱但說佛教行安隱佛言比丘當諦行是苦諦習盡道諦

大樓炭經高善士品第七之二

佛言凡夫有三事覺知高事知其行所念何等為三事一者人心念善口言善至誠身行善假令惡人心念不善口言不善身行不善高人知為不善也所以言高者何人心念善口言善至誠身行善高人於世間有三事得其福何等為三事一者與耆老會坐若於堂上里巷閒行間道中行及耆老共坐共稱譽高士行善高士念言令衆人共稱譽人善哉即有是高人心即安隱又聞此語心亦歡喜身亦安隱高人有時見處盜賊為縣官所捕取酷

毒治之反縛鐵鑕斬其手足解解斷之截耳截鼻行笮鞭之復寸寸斬之持鏟虎狼中有令烏蹋敘者中有持囊裹燒之者中有蒸煮之者中有生耗者有出城外刑者高士見之念言我不為惡也王但取惡人我當何等憂乎我至老不憂縣官是高士一用是故心歡喜高人心念善口言善身行善若有病瘦著床困劣時強健時所作善悉在目前自見之人不殺生不取他人財物不犯人婦女不欺人不兩舌不惡口不妄言不嫉妬不貪餘信作善得善作惡得惡即自見第二忉利天上人往來見佛見阿羅漢諸強健時所作善皆在前見其人病者自念豈我強健時所作善故至使眾善來見我道就使我死自當上天在善人之中用是三事高士其心歡喜身安佛言假令高善士自知作善當得善不復畏死生也略無所在高善士常自念欲遠去惡軀軀中有骨血不淨潔臭處意欲早死更就善軀所以著何以能念所樂可愛處歡喜獨上天

為樂可愛也寂可喜諸沙門問佛願為我說天上樂意去何佛言聽我說之諸沙門言受教

佛言辟如遮迦越羅王有七寶持有四事餘人所無有又有五種所思所欲得皆在前王有七寶何等為七寶一者自然生一金輪二者白象三者紺色馬四者摩尼珠五者聖玉女六者聖輔臣七者聖主兵臣佛言汝欲知一金輪所主不王以月十五日晦日沐浴沐浴已於正殿與諸婦女共坐適見金輪飛來輪有千輻輻轂皆正好無比常去地三四丈王見金輪便生意言諸高士去為遮迦越羅王事有金輪飛來來者常從東方來有千輻輻轂正好有是金輪寶者當為遮迦越羅王今我將得無當為遮迦越羅王乎王自思念欲試此金輪王起坐正衣服長跪向金輪言如令為我來者當案行諸國故事法王言適竟金輪便東飛王傍諸大臣及官屬皆隨之飛金輪所止處王諸官屬亦隨其止金輪到國郡國諸王皆來

長跪叩頭言此國界皆大王所有又持銀鉢盛滿金粟復以金鉢盛以銀粟以上獻郡國諸王皆言此國中豐熟穀米平賤風雨時節人民熾樂大王可受國留於是王因報諸王言

汝曹便自治國但以正法勿失故事慎無殺生無盜取他人財物無妄犯人婦女無得欺人無得兩舌無得惡口無得妄言無得嫉妬無得貪餘無得瞋恚惡心也皆奉行此十事其有犯十事中一事者勿令在國中也大王隨金輪至東方教誡諸郡國諸王訖竟復隨金輪飛到南方金輪所止處大王與千乘万騎共乇止南方郡國諸王皆復來叩頭長跪言願上郡國界及金銀鉢盛滿金銀粟上獻物如東方諸國王之礼金輪復飛至西方傍臣及官屬悉復隨金輪所止西方郡國諸王皆來叩頭長跪言願上國界及金銀鉢盛滿金銀粟上獻物復如南方諸王之礼金輪復飛到北方金輪所止大王及諸官屬亦隨金輪所止諸郡國諸王皆來叩頭長跪

言願上國界人民熾樂米穀平賤風雨時節大王宜可案治於此又復以金銀鉢盛滿金銀粟上大王大王不受因報諸王曰汝曹皆自以正心治國勿失故事無得殺生無得取他財物無得犯人婦女無得欺人無得兩舌無得惡口無得妄言無得嫉妬無得貪餘無得瞋恚無得惡心皆奉行此十事其有犯十事中一事者勿令在國中也大王重令四海四方訖竟因隨金輪還故國上殿金輪常在王前見其王有是金輪寶如是王復有象寶象寶者何等類其象正白無比軀貝以牙齒蹄足皆具臆好皆以金為鞍勒當胷鑲被皆以黃金當臚怡額身皆以白珠行即飛行自在欲所到王傍邑白王言賀大王國中白象寶其白絕麗無比軀貝牙齒蹄足皆白臆好皆以黃金為鞍勒當胷鑲被皆以黃金當臚怡額皆以白珠行即飛行自在所至到王見為大歡言為有相賺好當教習令行步進止王因付左右曉事者令教之數日之間皆

習知行步王意欲騎乘試爲日出一等王騎試之爲因周旋四方四海歷遶故宮飯食適迦越羅王有馬寶馬寶者何等類馬即紺色被鬉澤好持頭如爲金貝馬鞍勒鏤掖帶皆貴金當臚怕額皆以白珠行即飛行自在所欲至到傍臣白王賀王國中有是馬寶即紺色被鬉澤好持頭如爲鞍勒鏤掖及帶皆黃金當臚怕額皆以白珠王見大歡喜即復令左右教習之數日閑馬復習知行步王意欲試馬日出一等王騎馬馬即飛行周帀四方四海旋還故宮飯食適迦越羅王馬寶如是王有明月珠寶明月珠寶者何等類珠色極青好針八觚在宮中皆明火焰所照周帀四十里如日之明王意欲試珠明人定已後陰冥如漆以珠繫著金竿頭夜出城將妻子千乘万騎詣離宮諸署别觀珠明如日出令車騎明復遠千乘万騎周帀四十里

城傍居民見珠明皆相謂起起日出乃高如是各各自當趣市賣買何反

欲卧遮迦越羅王有摩尼珠寶如是
王有聖王女玉女者何等類耶不長
不短不大不小不肥不瘦不白不黑
適得其中絶端正無比口氣出如香
熏舉身小毛孔皆香如欝金香事王
晚卧早起承事不失王意冬時身則
温夏則身涼事王常令不瞋恚何況
其身遮迦越羅王有玉女寶如是王
有聖輔臣大高遠見人便知情性以
天眼視天下豫知天下有珎寶藏物知
有主無有主名有主名者者為其主
護亦之無主名者以給官用聖輔臣
前白王快自娛樂不須憂錢財寶物我
自給王王意疑聖輔臣所言所求者
可得不王便與聖輔臣共載一船到
海中央王便語聖輔臣言我欲得寶
物令於此間與我聖輔臣言須我出
在陸地可得王曰我在陸地不用也
欲於此得之耳聖輔臣便以手抄水
中得金寶大如車輪以著船上不可
勝數王言止止船滿且重遮迦羅王
聖輔臣如是王有持兵導道聖臣者
何等類高才勇健無所不知當欲起

兵無央數不欲兵兵則止持兵導道白
白王言今王快自娛樂勿憂國事王
當用兵者我自戰鬪王意欲試導道
聖白便取國中人馬象皆被鎧乃得自
副步兵被鎧刀兵自副王心自念言
令是兵出行快耶王心甫念兵便前
行王念言欲令兵止兵即復止王意
念言使兵罷去兵即罷去遮迦越羅
王導道主兵白如是遮迦越羅王有
七寶如是王有四事與凡人有異何
等為四一者年壽無央數人中無有
壽如遮迦越羅王者二者常安隱未
嘗有病飲食皆消身體寒溫時適八中
安隱無過遮迦越羅王者三者端正
無比過於世間人但不如天人四者
万姓皆愛王視皆如父母王愛万姓
如父母愛其子正偶出到諸署別觀万
姓謂王御者言令車徐行我欲視王
無猒極也祝願王令壽無極王復語
御車者徐行我欲見我國人民使子
壽無極遮迦越羅王有是四事凡人
所無王有五願願所思常在前心所
喜舌所喜目所喜所好所愛皆在前

耳所聞聲歌樂善聲鼻所聞香腹中所喜鼻聞芬芳皆在前口所嗜鹹酢甘甜諸美物皆在前名清淨細靡所喜皆在前是遮迦越羅王五所思也王目未曾見惡耳未曾聞惡鼻未曾聞臭處口未曾食不甘之物身未曾衣麁惡之衣佛告諸沙門如是遮迦越羅王有七寶奇物有四特異之相有五種之思汝以王為心喜樂之不諸沙門對曰王但有一寶心喜樂之何况有七寶乎佛持一小石著手中問諸沙門我手中石為大耶山為大乎諸沙門言佛手中石小小奈何比山乎百倍千倍万倍億倍尚不如山大也佛言如我手中小石大不如山大也百倍千倍万倍億倍千万倍億万倍尚不如太山大也遮迦越羅王雖有七寶四異相有五種所思不如天上樂百倍千倍万倍億倍千万億倍譬如佛手中小石與大山佛言高善士於世間心念善口言善至誠身行善於世間壽命盡死後皆上第二忉利天上生作天人於世間百歲為忉

利天上一日一夜世間三千歲為忉
利天上一月世間三万六千歲為忉
利天上一歲如天上計第二忉利天
上人壽千歲忉利天外門廣七百里
外城壁七重有七重渠水水中皆各
有四色蓮華水底皆有金沙城上各有
欄楯皆金銀琉璃水精城門皆有金
銀水精為欄楯也七重地各有七重樹
金樹銀樹琉璃樹水精樹珊瑚樹虎
魄樹車渠樹金樹金根金莖銀葉銀
華銀實銀樹者銀根銀莖金葉金華
金實琉璃樹者琉璃根琉璃莖水精
葉水精華水精實水精樹者水精根
水精莖琉璃葉琉璃華琉璃實珊瑚
樹者珊瑚根珊瑚莖虎魄葉虎魄華
虎魄實虎魄樹者虎魄根虎魄莖車
渠葉車渠華車渠實車渠樹者車渠
根車渠莖馬瑙葉馬瑙華馬瑙實城
門深二百八十里高六百四十里門
楣額皆銀也金作門兩扉闑皆金也
有五百鬼守門外宮中門天所止處
縱廣二千里有壁皆七寶色金銀水
精琉璃珊瑚虎魄車渠七重水繞壁

七重寶樹如外門高六百四十里深二百八十里以銀為楯額金兩扇金門閫五百鬼共守門天所止處縱廣二千里有七種寶壁七重七重渠水諸欄楯寶樹如外門高廣深如外門等守門鬼數如外門忉利天東出有遊戲處名曰難檀桓周帀七億里七重壁金銀壁珊瑚壁琉璃壁車磲壁車磲壁水精壁有七渠水底沙皆金也有四色蓮華城上有七寶欄楯七重壁各各有七寶樹金樹者金根金莖銀葉銀華銀實銀樹者銀根銀莖金葉金華金實水精樹者水精根水精莖琉璃葉琉璃華琉璃實琉璃樹者琉璃根琉璃莖水精葉水精華水精實廬大道廣六百四十里道兩邊七重壁皆金銀水精琉璃車磲珊瑚車磲一壁間皆有渠水水中有四色蓮華其水底皆有金沙壁上有欄楯皆七寶如中面有七寶樹金樹銀樹水精樹琉璃樹車磲樹珊瑚樹車磲樹其廬中有兩石一石名難一石名難遠縱廣各四千里其石軟且結細如綩綖廬

中有兩浴池一浴池名難陁二名難陁
跋縱廣各四千里池中生四色蓮華
其一者青色二者紅色三者紫色四
者白色其水底沙皆金也忉利天欲
遊戲時便相將詣東廬相娛樂稱意
是故字為難檀桓廬也出忉利南城
門名為質羅瀨周帀七億里其廬壁
七重金壁銀壁水精壁琉璃壁虎魄
壁珊瑚壁車璖壁一壁間者各有一
渠水水中四色蓮華其水底沙皆金
也有七寶樹金樹銀樹琉璃樹水精
樹虎魄樹珊瑚樹車璖樹其壁上皆
金銀琉璃水精珊瑚虎魄車璖欄楯
虎魄車璖欄楯質羅瀨廬道廣六百
四十里皆七重壁金銀水精琉璃珊
瑚虎魄車璖壁一壁間者有一渠水
水中有四色蓮華青紅紫白其水
底皆金沙有七寶欄楯金欄銀欄水精
欄琉璃欄珊瑚欄虎魄欄車璖欄有
七寶樹金樹銀樹水精樹琉璃樹珊
瑚樹虎魄樹車璖樹其廬中有兩石
縱廣各四千里細且軟如綩綖一名
質羅二者名鬱多譯羅其廬中兩浴

池一池名質多二者名質西池中有
四色蓮華青紅紫白其水底皆金沙
其廬中有四種寶樹金銀樹水精琉
璃樹忉利天出到質羅瀨廬上戲自
相娛樂娛樂無極諸四寶照諸天人
令正斑斕色是故名為質羅瀨質羅
瀨者斑斕廬也忉利天北出城門有
廬名為頗類縱廣七億里七重寶壁
七重水水底皆金沙欄楯如南方其
廬道廣六百四十里廬中有兩石縱
廣各四千里一者名迦羅二者名迦
羅尸羅細軟如綩綖有兩浴池縱廣
四千里一池名乾陁起有四色蓮華
青紅紫白忉利天欲戲頗類廬時飛體
便偃如人沐浴已後身體皆滑忉利
天人北入廬身體皆滑是故名為頗
類廬也忉利天西出廬名為弥尸耶
遠縱廣七億里有七重壁七渠水七
寶樹七寶欄楯四色蓮華水底皆金
沙如北方其道廣六百四十里七重
寶壁七渠水七寶樹七寶欄楯四色
蓮華水底皆金沙如北方廬中有兩
好石各縱廣四千里細軟如綩綖一

者名比羅二者名比羅越有兩浴池縱廣各四千里其池中有四色蓮華青紅紫白水底皆金沙一池名波尸二名為蜜忉利天欲行到弥尸耶遠盧戲時忉利天上無有尊卑貧富豪弱皆得入弥尸耶遠盧是故名為弥尸耶遠盧忉利天上宮中中廷殿前有百種色寶物在王前自布地宮中有七百樓金陛銀陛琉璃陛水精陛一陛下者各有十六琉璃柱照之宮中有四坐牀金牀銀牀水精牀琉璃牀以天坐其上念万姓善亦念諸天善天王所止處殿名為提延其殿上有百巻巻有百室室有七玉女玉女各有七御者其殿紺琉璃色及諸天皆繞殿南方有樹名為波質拘耆羅樹根入地二百里上枝四出樹高四千里專西二千里南北二千里樹當華時風從上吹華香下行四千里逆風行二千里樹嘗華時諸天共坐樹下自相娛樂百二十日天上百二十日為世間万二千歲諸天欲以白寶爲戲爲名曰倪羅遠爲自化作三十二頭頭

有七牙牙化作七浴池浴池中各作七蓮華蓮華枝有千葉一葉上者有一玉女僻王所思皆在前極意人於世間雖作善不能多者心念作善少口言善少身行善少雖生忉利天上不能得入東難檀桓盧也不能得入質羅盧也不能得入北頗類盧也不能得入香花婆質拘耆羅樹下但得遥觀不得前入辟若遮迦越羅王所得觀者如是人於世間作善心念善飯食諸外宮不得妄入天上諸天不口言善至誠身行善壽終已後便當得上忉利天高善士上忉利天極壽死後復下坐在世間便爲王侯家作太子富貴多饒寶物爲人端正辟若喜掩人初得大金錢金銀珠寶奴婢車馬妻子田宅廬舍輿有名字其人自思惟言我不賈作販賣亦不耕田自致有財我但戲耳至使得金銀珍寶舍宅田地至使有名字爲富貴也佛言如戲兒得利如此爲少薄耳如此爲少薄耳不如心念善口言善身行善得利勝於掩者也所以然者行是

三事死後上忉利天是高士也佛語諸沙門今我為汝曹說二道愚癡之道高善士之道今汝曹自在從何道今我作佛為汝曹說難易佛言汝曹當於山中若於樹下空室中若於塚間水所廕處自念五內早索泥洹之道佛言是我教也諸沙門皆叉手受教言語各前為佛作礼

大樓炭經四天王品第八

佛語比丘須彌山王東去須彌山四万里有提頭賴天王城郭名賢上王處廣長二十四万里以七寶作七重壁七重欄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樹姝好周帀圍繞金壁銀門銀壁金門琉璃壁水精門水精壁琉璃門赤真珠壁馬瑙門馬瑙壁赤真珠門車𤦲壁一切寶門金欄楯者金柱桄銀桄銀欄楯者銀柱桄金桄琉璃欄楯者琉璃柱桄水精桄水精欄楯者水精柱桄琉璃桄赤真珠欄楯者赤真珠柱桄馬瑙桄馬瑙欄楯者馬瑙柱桄赤真珠桄車𤦲欄楯者車𤦲柱桄一切寶桄金交露銀垂路銀交露金垂珞

琉璃交露水精垂珞水精交露琉璃垂珞赤真珠交露馬瑙垂珞馬瑙交露赤真珠垂珞車𤦲交露一切寶垂珞金樹者金莖根銀枝葉華實銀樹者銀莖根金枝葉花實琉璃樹者琉璃莖根水精枝葉花實水精樹者水精莖根琉璃枝葉華實赤真珠樹者赤真珠莖根馬瑙枝葉華實馬瑙樹者馬瑙莖根赤真珠枝葉花實車𤦲樹者車𤦲莖根一切寶枝葉華實門上有曲箱蓋交露下有園觀浴池有種種樹種種葉種種花種種實種種香出種種飛鳥相和而鳴須弥山王南去四万里有毗樓勒天王城郭名善見廣長二十四万里王處亦有七寶七重壁七重欄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樹周匝圍遶姝好門上有曲箱蓋交露下有園觀浴池樹木飛鳥相和而鳴須弥山王西去四万里有天名毗留羅有城郭廣長二十四万里王處亦有七寶七重壁七重欄楯七重交露七重樹木周匝圍繞姝好門上有曲箱蓋交露下有園觀浴池樹木

飛鳥相和而鳴須弥山王北去四万里有天王名毗沙門有三城郭廣長各二十四万里王處一者名沙摩二者名波迦羅曰三者名阿足賒亦有七寶作七重壁七重欄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樹周匝圍繞姝好門上有曲箱蓋交露下有園觀浴池樹木飛鳥相和而鳴阿足賒王處東毗沙門天王有山名迦比延高廣長四千里以四寶金銀水精琉璃作之山周匝有垣墻廣長二万里以七寶作七重壁七重欄楯七重交露七重樹木周匝圍繞姝好四面有門以四寶作上曲箱蓋交露下有園觀浴池樹木飛鳥相和而鳴迦比延山阿足賒王處有大毗沙門天王浴池名郁利廣長二千里周匝有垣墻水底皆金沙水涼且清浴池周匝以四寶作重壁欄楯交露樹木姝好中生青蓮華黄蓮華白蓮花赤蓮華光照二十四里香亦聞二十四里浴池周匝有楯毗沙門天王欲至迦比延山遊戲相娯樂即時念提頭頼天王提頭頼天王即言毗沙

門天王以念我即時莊嚴衣被冠幘
嚴駕與無央數揵沓和百千周匝圍
繞從賢上城出往至毗沙門天王所
在前住尒時毗沙門天王念毗樓勒
天王毗樓勒天王即時念言毗沙門
天王已念我便著衣冠幘嚴駕與無
央數百千兵九鬼神從須彌旃城出
徃至毗沙門天王所在前住尒時毗
沙門天王念毗樓勒叉天王毗樓勒
叉天王即自念毗沙門天王已念我
便著衣被冠幘嚴駕與無央數百千
龍俱從末利旃城出周匝圍遶往至
毗沙門天王所在前住尒時毗沙門
天王著衣被冠幘嚴駕與諸天王無
央數百千諸鬼神俱往至迦比延山
時風吹掃迦比延山地風吹山中樹
華散地四天王便共入迦比延山相
娛樂快共飲食一日二日至七日以
後各自罷去

大樓炭經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樓炭經卷第四　暎

西晉沙門法立共法炬　譯

忉利天品第九

佛語比丘須弥山王頂上有忉利天廣長各三百二十万里上有釋提桓因城郭名須陁延廣長各二百四十万里七重壁七重欄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樹周帀圍遶姝好皆以七寶作之金銀琉璃水精赤真珠車璖馬瑙金壁者銀門銀壁者金門琉璃壁水精門水精壁者琉璃門赤真珠壁者馬瑙門馬瑙壁者赤真珠門車璖壁者一切寶門金欄楯者金柱桄銀欄楯者銀柱桄金桄琉璃欄楯者琉璃柱桄水精桄水精欄楯者水精柱桄琉璃桄赤真珠欄楯者赤真珠柱桄馬瑙桄馬瑙欄楯者馬瑙柱桄赤真珠桄車璖欄楯者車璖柱桄一切寶桄金交露者銀垂珞銀交露者金垂珞琉璃交露者水精垂珞水精交露者琉璃垂珞赤真珠交露者馬瑙垂珞馬瑙交露者赤真珠垂珞車璖交露者一切寶垂珞金樹者金根莖銀枝葉

華實銀樹者銀根莖金枝葉華實琉璃樹者琉璃根莖水精枝葉華實水精樹者水精根莖琉璃枝葉華實赤真珠樹者赤真珠根莖馬瑙枝葉華實馬瑙樹者馬瑙根莖赤真珠枝葉華實車璖樹者車璖根莖一切寶枝葉華實其壁高二千四百里廣千二百里其門高二千四百里廣千二百里壁相去二万里有一門各各門常有五百鬼神守忉利天門門上有曲箱蓋樓觀交露下有園觀浴池有種種樹樹有種種葉華實出種種香種種飛鳥相和而鳴須陁延城中有伊羅鉢龍王宮廣長各二十四万里皆以七寶金銀水精琉璃赤真珠車璖馬瑙作七寶欄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樹須陁延城中有忉利天帝參議殿舍廣長各二萬里高四千里以七寶作七重欄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樹周帀圍繞二万里殿舍上有曲箱蓋交露樓觀以水精琉璃為蓋黃金為地殿舍中柱圍四百八十里門高四千里以七寶作之中有天帝釋座廣長各四十里

皆以七寶作座甚柔軟兩邊各十六
座殿舍北有天帝釋後宮廣長四万
里皆以七寶作七重壁七重欄楯七
重交露七重樹木周帀圍繞甚姝妙
殿舍東有釋園觀名麁堅廣大各四
万里亦以七寶作七重壁欄楯交露
樹木周帀圍繞甚姝好門高千二百
里廣長八百里門上有曲箱蓋交露
樓觀下有園觀浴池中有種種樹木
蔡華實種種飛鳥相和而鳴麁堅園
觀中有香樹高七十里皆生華實劈
者出種種香有樹高二十里三十里
至六十里者㝡卑者高十三里百二
十步次有瓔珞樹高七十里者有高
二十三十至六十里㝡卑者高十三
里百二十步皆生華實劈之出種種
瓔珞次有衣被樹次有不息樹器樹
音樂樹高七十里有高二十三十至
六十里㝡卑者高十三里百二十步
皆生華實劈者出種種衣被瓔珞不
息器音樂樹麁堅園觀中有兩石一者
名賢二者名賢善以天金作石甚姝
好緻舍南有天帝釋園觀名樂畫廣

長各四万里皆以七寶作七重壁欄楯交露樹木有門高千二百里門上有曲箱盖交露樓觀下有園觀浴池有種種樹菓華實浴池中有飛鳥相和而鳴樂晝園觀中有兩石一者名晝二者名善晝廣長各二千里石其柔軟樂晝園觀中有香樹次有瓔珞樹不息樹音樂樹樹高七十里者有高二十三十至六十里最卑者高十三里百二十步皆生華實劈出種種香衣被瓔珞不息器音樂忉利殿東有天帝釋園觀名憒乱廣長各四万里皆以七寶作七重壁欄楯交露樹木周帀圍繞門高千二百里廣八百里上有曲箱盖交露樓觀下有園觀浴池有種種樹菓華實出種種香種種飛鳥相和而鳴諸樹所出宝亦如南方憒乱園中有方石忉利天殿舍西有園觀名歌儛廣長各四万里亦以七寶作七重壁欄楯交露樹木周帀圍繞門高千二百里廣八百里上有曲箱盖交露樓觀下有園觀浴池有種種樹木菓華實種種飛鳥相

和而鳴歌儛園中有兩石一者名難陁
二者名和難廣長各二千里皆以天
琉璃作之甚柔軟憒乱樂畫園觀中
有浴池名難陁廣長各二千里周匝
園遶七重垣其池水軟美且清有種
種樹周匝圍遶水底沙皆金以七寶
作七重欄楯交露樹木周匝圍遶上
有曲箱蓋交露樓觀下有園觀浴池
中有種種樹葉華實出種種香種種
飛鳥相和而鳴難陁浴池中有青蓮
華紅蓮華白蓮華黃蓮華大如車輪
其莖如車轂刺出其汁如乳其光照
三十里香亦聞四十里歌儛憒乱園
觀中有大樹名晝過度莖圍二百八
十里高四千里枝葉引布二千万里
忉利諸天有宮廣長四十万里皆以
七寶作七重欄楯交露樹木周匝園
遶園觀浴池種種飛鳥相和而鳴種
種樹葉華實出種種香忉利天宮有
廣長各三万六千里者有天宮廣長
三万二千里者有天宮廣長二万八
千里者有天宮廣長三万四千里者
有天宮廣長二万四千里者有天宮

廣長二万里者有天宮廣長万六千
里者有天宮廣長万二千里者有天宮
廣長八千里者寂小者廣長四千里
中復有天宮廣長三千六百里者三
千二百里者下至四百八十里皆以
七寶金銀水精琉璃赤真珠車渠馬
瑙作七重欄楯交露樹木園觀浴池
種種飛鳥相和而鳴忉利天殿舍前
有兩道至天帝釋後宮復有兩道至
麁堅園觀復有兩道至樂畫園觀復
有兩道至憒亂園觀復有兩道至歌
儛園觀復有兩道至難陁浴池復有
兩道至晝過度大樹復有兩道至諸
天宮復有兩道至伊羅滿龍王宮天
帝釋欲至麁堅園觀遊戲娛樂時
念諸天王尒時諸天王言天帝釋巳
念我等便整衣服著冠幘莊嚴乘騎
即共往至天帝釋所在前住尒時天
帝釋復念忉利天忉利天人言天帝
釋巳念我等便著衣服莊嚴種種乘
騎往至天帝釋所復念伊羅摩龍王
尒時伊羅摩龍王言天帝釋巳念我
等便化作三十六頭象一一頭化作

六牙一一牙上化作七浴池一一浴池中化作七蓮華一一蓮華上化作七玉女作妓樂伊羅摩龍王以是種種作神化往至天帝釋所在前住尒時天帝釋著衣服著冠幘蹈龍王肩上坐其頂上兩邊各有十六小王侍坐天帝釋便往至麁堅園觀中尒時開門風開麁堅園觀門掃除風便起吹園觀地伊羅風生吹園觀中樹華墮地至子人膝時天帝釋與諸天俱入園觀中便坐賢善石上若賢善石上兩邊各有十六小天王坐

尒時天帝釋欲得瓔珞便告遺舍鉢天子時天子言天帝釋已念我便化作瓔珞持往奉上天帝釋忉利天人欲得瓔珞時遺舍鉢天子即化作瓔珞持上忉利諸天有天人不得見麁堅園觀亦不得入中亦不得以天樂相娛樂所以者何前世所作功德少有忉利天人但得遥見麁堅園觀亦不得入亦不得以天樂相娛樂所以者何前世所作功德復少中復有得入以天樂相娛樂所以者何前世作

功德具足故
尒時天帝釋與忉利天人在麁堅園觀中相娛樂飲食一日二日至七日便出去至樂畫園觀中相娛樂亦如是復至憒乱歌儛園觀中飲食相娛樂亦如是何以故言善等天人入忉利天宫時念善義安樂是故言善等何以故言麁堅忉利天人入麁堅園觀中時身便麁堅是故言麁堅何以故言樂畫忉利天人入樂畫園觀中時身便自然種種畫色是故言樂畫何以故言憒乱忉利諸天人入憒乱園觀中時天帝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便自捨婇女獨將阿須夫人遊行尒時諸天子與婇女相雜錯憒乱行是故言憒乱何以故言歌儛忉利諸天人入歌儛園觀中時便歌儛相娛樂是故言歌儛何以故言畫過度大樹有天名文陁在上居止以天五樂甚相娛樂以是故言畫過度復次畫過度大樹常有花實譬如加足樹是故言畫過度天帝釋邊常有十天子擁護之一者名根二者名具戒三者名比

流四者名比流藏五者名阿流六者名波流七者名利桓八者名樓漢九者名拘和難十者名難是十天子常擁護天帝釋天下人水中生好青蓮華紅蓮華黃蓮華白蓮華甚香好陸地華亦甚軟好名阿躋物名陁波羅須交和師陁奴末俱耶尼天下人欝單曰東方弗于逮天下人地亦如是龍及金翅鳥水中生青蓮華紅蓮華黃蓮華白蓮花甚柔軟香好及陸地有諸花阿須倫水中亦有青紅黃白蓮華柔軟甚香好陸地亦有好華名摸大摸加加湯陁大湯陁四天王上中生蓮華青紅黃白蓮華甚柔軟香好陸地生花亦好忉利焰天兜率天無貢高天他化自轉天水中亦有青紅黃白蓮花甚柔軟香好陸地花亦好此閒人有七種色有赤色著有金色者有青色者有黃色者有紫色者有白色者有黑色者是為七種色人阿須倫亦如是有七色諸天亦尒皆有七色諸天有十事將何等為十一者飛行無極二者坐遂無極三者諸天無盜賊四者不自說

身善亦不說他人惡五者無有相侵六者諸天齒等而通七者髮紺青色滑澤長八尺八者天人青色髮者身亦青色九者欲得白者身即白色十者欲得黑者身即黑色是為諸天十法事此人間螢火之明不如燈火之明燈火之明不如炬火之明炬火之明不如大火之明大火之明不如星之明星之明不如月之明月之明不如日之明日之明不如四天王宮之明四天王宮之明不如忉利天宮之明忉利天宮之明不如天帝釋宮之明如是展轉不

如上至阿迦尼吒天宮之明阿迦尼吒天宮之明不如摩伊破天子之明摩伊破天子之明不如苦諦習盡道諦之明苦諦習盡道諦之明不如佛之明閻浮利天下人身長七尺或至八尺者衣廣一丈長六尺俱耶尼天下人弗于逮天下人身長七尺或至八尺者衣廣一丈長六尺欝單曰天下人身長一丈四尺衣廣二丈八尺長一丈四尺衣重二兩半龍及金翅鳥身高四十里衣廣八十里長四十里衣重二兩半諸阿須倫本身高四

十里衣廣八十里長四十里衣重二兩半四天王天上天人本身長二十里衣廣四十里長二十里衣重二兩半忉利天人本身長四十里衣廣八十里長四十里衣重七銖半焰天人本身長八十里衣廣百六十里長八十里衣重半兩兜率天人本身長百六十里衣廣三百二十里長百六十里衣重兩銖樂無貢高天人本身長三百二十里衣廣六百四十里長三百二十里衣重一銖他化自轉天人本身長六百四十里衣廣千六百八十里長六百四十里衣重半銖過其上諸天人所著衣應其身閻浮利天下人壽百歲或長或短俱耶尼天下人壽二百歲或長或短弗于逮天下人壽三百歲或長或短欝單曰天下人皆壽千歲無中死者龍及金翅鳥壽一劫亦有中死者阿須倫天下人壽千歲亦有中死者四王天上諸天人壽天上五百歲亦有中死者忉利天人壽天上千歲亦復有中夭者焰天上諸天人壽天上二千歲亦有中

夭者兜率天上諸天人壽天上四千歲亦有中夭者樂無貢高諸天人壽天上八千歲亦有中夭者他化自轉天上諸天人壽天上万六千歲亦有中夭者梵迦夷天上諸天人壽一劫亦有中夭阿波波天上諸天人壽二劫亦有中夭者首陁行天上諸天人壽四劫亦有中夭者遺呼鉢天上諸天人壽天上八劫亦有中夭者無想天人及餓鬼壽天上七劫亦有中夭者阿毗波天上諸天人壽十劫亦有中夭者阿荅和天上諸天人壽二十劫亦有中夭者修陁旃天上諸天人壽四十劫亦有中夭者須陁旃尼天上諸天人壽八十劫亦有中夭者阿迦尼吒天上諸天人壽百劫亦有中夭者虛空知天上諸天人壽万劫亦有中夭者識知天上諸天人壽二万劫亦有中夭者阿竭若然天上諸天人壽四万劫亦有中夭者無思想亦有思想天上諸天人壽八万劫無有夭者

佛言為人民四種食以堅立身何等

為四一者見取食二者溫食三者意
食四者識食是為四種食何等為所
取食閻浮利天下人食米飯麨麩肉
魚衣被澡浴以是安隱食西方俱耶尼
東方弗于逮天下人亦如是欝單曰
天下人食淨潔自然粳米是為見取
食及澡浴龍及金翅鳥食魚鼈及食
提米提歷大魚是為取食及沐浴阿
須倫食自然食及衣澡浴四天王諸
天食自然食衣被及澡浴忉利諸天
亦食自然食衣被及澡浴焰天兜率
天無貢高天他化自轉天人皆食自
然之食及衣被沐浴從他化自轉天
以上用禪好喜作食以定意作食何
等人食溫食卵種之類食溫食是為
溫食也何等為意念作食者其有意
念肉食相是為以意念作食何等為
識食者泥犁中人及無想天人以識
作食是為識食是為四種食為人民
故生以堅立身命閻浮利天下人以
金銀珍寶米穀錢財生口市買販
俱耶尼天下人以牛馬米穀珠玉作
市販賣弗于逮天下人以金銀珍寶

米穀錢財生口市買價販欝單曰天下人無市買價財諸天亦介閻浮利天下有男女婚姻之事倶耶尼弗于逮天下人亦有男女婚姻之事欝單曰天下人無婚姻之事若男子起婬妷意向女人時相視便度道去男子在前女人在後有樹曲合如交露比方天下人在其中止男女各異處便共往至其樹下若樹低蔭覆其人上便共交通樹不覆人上者不行交通之事各自別去龍及金翅鳥有男子女人婚姻之事阿須倫亦有男女婚姻之事從是以上無有婚姻之事閻浮利天下人男女共居止交通倶耶尼弗于逮欝單曰天下人男女行陰陽之事龍及金翅鳥男女亦有陰陽之事諸阿須倫男女亦行陰陽之事四天王天上人男女亦行陰陽之事忉利天上人男女以風為陰陽之事焰天人男女以相近成陰陽之事兜率天人男女相牽手便成陰陽無貢高天人男女相視便成陰陽他化自轉天人念婬欲便成陰陽從是以上

離於欲其有人身行惡口言惡心念惡從是人間命盡墮泥犁中受命及得名色得六入有人身行惡口言惡心念惡從是人間命盡墮畜生受命及得名色從名色得六入其有人身行惡口言惡心念惡從是人間命終墮餓鬼中受命得名色得六入其有人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命盡便生為人受命得名色從名色得六入其有人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從是人間命盡便生四王天上受命得名色從名色得六入譬如閻浮利天下人小兒年一歲若一歲半人始生天上作天子如是諸天憶如是我男女適生天上便自知宿命我用何等因緣得來生此即自說我用三事實得生此何等為三一者布施二者持戒三者棄惡是為三我天上壽盡當復還生世間在人間亦復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終亡已後當復還天上生天子說是已便念欲得食即自然滿寶器食在前福德少者自然青飯食在前福德中者自然赤飯食在前福德

上者自然白飯食在前天人便取食之時於口中自消盡辟酥若麻油著火上即消滅天人食時如是於口中便自消滅渴時即自然滿寶器甘露漿在前福德少者自然青色漿在前福德中者自然赤色漿在前福德上者自然白色漿在前便取飲之於口中自消滅辟如酥麻油著火上即消滅如是天人飲漿時便於其口中自消滅飲食竟已即長大如四天王天上餘天人便往至浴池中浴自娛樂從浴池出往至香樹下取種種香塗身往至瓔珞樹下樹自低便取樹憒瓔珞著之復至衣服不息樹下樹自低便取衣服不息著之復至器果音樂樹下樹自低便取器取果食之清淇汁飲之復取音樂鼓之自隨其歌儛往入園觀舍宅見無央數百千玉女作音樂歌儛相娛樂觀東面玉女便忘西面玉女觀西面玉女便忘東面玉女天子便自念言我前世用何等因緣故得來生此間令時皆忘前世事坐見玉女故婬乱失意玉女名

不念所以名不念者用男子見失意故其有人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於是人間命盡生忉利天上時辟如閻浮利天下人二歲若三歲身長大如是諸天憶知是我男是我女天子便自念宿命何以故得生此用布施持戒棄惡故欲得飲食時便自然滿金器在前隨福德上中下生白赤青在前便取飲食之於口中自消盡辟如持酥麻油著火上即自消滅天人飲食時如是食已身即長大辟如忉利天人便徃至浴池中洗浴自娛樂出徃至香樹瓔珞衣被不息器果音樂樹下樹枝自伍即取香塗身取瓔珞不息衣被著之取器果取音樂鼓之歌儛入園觀舍宅見無央數百千玉女便忘前世因緣不能復念眞有人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從是人間命盡便上生焰天上受命適生時其身如閻浮利天下人三歲四歲天子身自然長大如是亦復自念前世布施持戒棄惡故得生天上欲得飲食時亦自然寶鉢滿在前便飲食即口

中消盡譬如持酥麻油著火上即消
滅食已入浴池洗浴出至諸樹間樹枝
自伍取其所有飲食作音樂歌儛入
園觀舍宅見無央數百千玉女其意
擾亂不復念宿命之事其有人身行
善口言善心念善從是人間命盡便
上生兜率天上適生身體長大如閻
浮利天下人四歲五歲亦自知前世
所作布施持戒棄惡亦食自然之飲
食身即長大如餘天人往至浴池洗
浴出到諸樹下各取所有作妓樂歌
儛入園觀舍宅見無央數百千玉女
煩亂其意不能復念宿命其有人身
行善口言善心念善命盡生無貢高
天上適生身長大如閻浮利天下人
五六歲若生他化自轉天上適言生
身如閻浮利天下人六七歲身即長
大自知宿命布施持戒棄惡亦食自
然飲食入浴池洗浴出至諸樹間樹
枝自伍各取所有衣被瓔珞不息著
之取器食具作音樂歌儛入園觀舍
宅見無央數百千玉女煩亂其意不
能復念宿命

佛言十五日有三齋何等為三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是為三云何為月八日齋月八日齋時四王告使者言徃案行四天下觀視万民知世間有孝順父母者不有承事沙門婆羅門道人者不有敬長老者不有齋戒守道者不有布施者不有信今世後世者不使者受教四布案行天下還具白言多有不孝父母不敬事沙門婆羅門道人長老不齋戒布施四天王聞之即不歡喜說言令我聞惡語是為減損諸天增益阿須倫種若多有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道人長老者多有齋戒布施信今世後世者具白之四天王聞之即大歡喜說言我今聞善言用人多有作善者增益諸天減損阿須倫種是為月八日齋十四日齋云何十四日齋時四天王自告太子四布案行天下觀視万民還具白意言多有作惡者四天王聞則不歡喜說言人多有惡者減損諸天增益阿須倫種得善多者四天王則喜言增益諸天減損阿須倫種是為

十四日齋法云何為十五日齋十五日齋時四天王躬身自下四布案行天下觀視百姓寧有孝順父母沙門道人敬長老齋戒布施信今世後世者不多有不能者即時四天王入善等正天中白天帝釋言世間多有不孝父母沙門道人多不敬長老齋戒布施不信今世後世者天帝釋聞已言我為聞惡坐其不作善故減損諸天增益阿須倫種作善多者四天王入為善等正天具白天帝釋及忉利天人忉利天帝釋則大歡喜言我今以聞善語用世間人作善多故增益諸天減損阿須倫是為月十五日齋時是為十五日三齋

佛告比丘言若有異道人問言一切男子女人初生時有隨後護之不若異道人問是者汝曹當報言街巷市里一切營舍處塚間皆有非人無空缺處其非人名隨報郡國縣邑丘墟名如江河山川所有名非人亦作是名如人所作名護非人亦作是名其有樹高七尺圍一尺者上悉有神

其有人於是人間身行惡口言惡心念惡作十惡者千人百人一神護之譬如百群牛羊若千牛羊群一人牧護之佛言如是其有人身口言惡心意念惡者百人千人有一神護耳其有人於此人間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奉十善事者是法人正見不轉人等一人常有百若千非人護之譬如王君大臣一人常有百若千人在傍護之佛言如是其有人身口意行善奉十善事者是尊法正見之人等一人常有百若千非人在後護之是謂為男子女人常有非人護之有三事閻浮利天下人勝俱耶尼天下人何等為三一者意勇猛在因緣地二者此間人意勇猛脩梵行三者此間人意勇猛趣佛是為三有三事俱耶尼天下人勝閻浮利天下人何等為三牛羊珠玉多是為三勝閻浮利天下人閻浮利天下人有三事勝弗于逮天下人何等為三一者此間人意勇猛在因緣地二者此間人勇猛意脩梵行三者此間人有勇猛意趣佛是為

三弟子逮天下人有三事勝閻浮利天下何等為三一者其地極廣二者其地極大三者其處極富是為三勝閻浮利天下人閻浮利天下人有三事勝欝單曰天下人何等為三一者意勇猛在往二者意勇猛修梵行三者有勇猛意趣佛是為三欝單曰天下人有三事勝閻浮利天下人何等為三一者無所繫屬二者不畜奴婢婦子三者壽千歲無所缺減是為三閻浮利天下人有三事勝阿須倫何等為三一者意勇猛在往二者意精進修梵行三者有勇猛意趣佛是為三諸阿須倫有三事勝閻浮利人何等為三一者壽命長二者得久在三者多安隱是為三閻浮利人有三事勝四天王天上人何等為三一者意勇猛在往二者意勇猛修梵行三者有勇猛意趣佛是為三四天王天上人有三事勝閻浮利天下人何等為三一者長壽二者得久在三者多安隱是為三閻浮利人有三事勝忉利天人焰天兜率天無貢高天他化自轉

天人何等為三一者意勇猛在住二
者意勇猛脩梵行三者有勇猛意趣
佛是為三忉利天焰天兜率天尼摩
羅天婆羅尼蜜利耶起致天有二事
勝閻浮利人何等為三一者壽命長
二者得久在三者多安隱是為三欲
界人有十二種何等為十二一者泥
犁二者禽獸三者薜荔四者世間人
五者阿須倫六者四天王七者忉利
天八者焰天九者兜率天十者無貢
高天十一者他化自轉天十二者魔
天是為十二種人為欲界色行天有
十八何等為十八一者梵加夷天梵
不數樓天梵波利沙天大梵天阿維
比天波利沓天阿波羅那天波利多
首天阿波羅天摩首天阿披波羅天
維阿天波利多維天阿波摩維呵天
維呵天維阿鉢天阿沓和天善見天
色天阿迦尼吒天是為十八色行天
無色行天有四何等為四一者虛空
智天二者識智天三者阿竭然天四
者無思想亦有思想天是為四無色
天佛告諸比丘言昔者持地大天神

發起是惡見言但有地無有水亦無
有火無有風
佛言我尒時往至持地大神所告持
地天神言汝為實發起是惡見言地
無有水火風不天言唯然世尊佛言
天莫說地無水火風所以者何地有
水火風地里數冣深佛言我能知持
地大神發起惡見我便以法勸助令
意開解歡喜即立遠塵離垢諸法法
眼生譬如白繒淨好持著染中則受
染色好佛言如是持地大神立遠塵
離垢諸法法眼生尒時持地大神見
在得法行斷狐疑白佛言我從今巳
往盡形壽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
僧受持優婆塞戒常有慈心於人及
蜎蜚蠕動之類也佛告比丘昔者持
水大神發是惡見言但有水無有地
亦無火風我尒時往至持水大神所
問持水大神言汝實為發起惡見言
但有水無有地火風耶神言唯然世
尊佛言大神莫得說是語所以者何
有水亦有火地風但水里數大深水
神即棄捐惡見我但以法勸助令意

開解歡喜即立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辟如白繒淨好持着染中便受好色持水大神亦如是現在得法行無有狐疑即白佛言我從今已往盡形壽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受戒常慈心於人及蜎蜚蠕動之類

佛告比丘昔者持火大神發是惡見言從火無有地水風我尒時往至持火大神所問言汝實為發是惡見言從火無地水風不火神言唯然世尊佛言天神莫得說是語所以者何有火亦有地水風尒時持火大神即棄捐惡見我便以法勸助令意開解歡喜即立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辟如白繒淨好持着染中即受好色持火大神亦如是現在得法行無有狐疑白佛言我從今已往盡形壽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受持戒作優婆夷常有慈心於人及蜎蜚蠕動之類

佛告比丘昔者持風大神發是惡見言從風無地水火我尒時往至持風大神所問之言汝實發是惡見言從風無地水火耶風神言世尊唯然佛

言莫得說是語所以者何有風亦有
地水火但風里數大深尒時持風大
神便棄捐惡見佛言我以法勸助令
意開解歡喜即立遠塵離垢諸法法
眼生辟如白繒淨好持著染中即受好
色持風大神亦如是現在得法行無
狐疑便白佛言我從今已往盡形壽
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受戒作
優婆夷常有慈心於人及蜎蜚蠕動
之類佛告比丘言雲有四色何等爲
四一者有青色二者有赤色三者有
黃白色四者有黑色其有青色雲者
中有水界大多其有赤色雲者中有
火界大多其有黃白色雲者中有地
界大多其有黑色雲者有風界大多
雷電有四品何等爲四一者東方電
名百主二者南方電名身啄三者西
方電名阿揭羅四者北方電名阿祝
藍何以故於虛空有電出聲有時身
味電與阿祝藍合諍鬪用是故虛空
中出聲或身味電與百主電共鬪諍
是故雲中出聲有時阿祝藍電與身
味電共諍鬪時是故虛空中出聲何

以故虛空雲中出聲有時地種與水種共諍鬪地種與火種共諍鬪地種與風種共諍鬪辟如出山相搏却住佛言如是地種與水火風種共諍鬪是故虛空中出聲此事却雨復有五事失雨何等為五一者於是天雲起雷出電現應人謂當天雨有時風種大起吹至遠山間壑澤處雨是為一事失雨復次天雲起雷出電現應人謂天當雨有時火種起燋燒雨水是為二事失雨復次天雲起雷出電現應人謂天當雨有時阿須倫王便兩手取雨水著大海中是為三事失雨復次天雲起雷出電現應人謂當雨時雨師反婬亂是故天雨不數時節是為四事失雨復次國君行非法奉癡法多瞋恚惡天雨便不時節是為五事失雨

大樓炭經卷第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大樓炭經卷第五　睽

西晉沙門法立共法炬　譯

戰鬪品第十

佛告比丘昔者諸天欲與阿須倫共戲戰鬪諸天便在一面住舍營時天帝釋告忉利諸天言若使我諸天得勝阿須倫壞者當以五繫縛維摩質阿須倫天帝釋勅諸樂天等忉利天即受天帝教尒時維摩質阿須倫亦復告諸阿須倫言若使諸阿須倫得勝諸天壞者便當取天帝釋以五繫縛之諸阿須倫受教尒時天與阿須倫共戰鬪諸天便得勝忉利天便取維摩質阿須倫以五繫縛將至善等天以見天帝釋若維摩質阿須倫念言我樂在天上者便自見繫縛已解自然天五樂在前若維摩質阿須倫自念欲還便自還五繫縛失天五樂佛告諸比丘阿須倫所被繫縛如是魔所繫縛復劇若是念為魔所縛不念為魔所解有我念有吾有我為著無有我是亦為著有色是亦為著無有色

是亦為著亦不有色亦不無色是亦有著有想著是亦為著無想著是亦為著亦不有想亦不無想是亦為著疾病是為著瘡是為著痛賢者弟子聞是著病著瘡著痛樂無所著行是我著是為著是為不專一為乱是為展轉有我是為著無有我是亦為著有色是為著無色是為著亦不有色亦不無色是亦為著有想是為著無想是為著亦不有想亦不無想是亦為著著病瘡痛賢者弟子聞是著病瘡痛便樂無所著行佛告比丘昔者阿須倫與天戰闘釋提桓因告忉利諸天若諸天得勝便當五繫縛維摩質阿須倫諸天即受教尒時維摩質便復告諸阿須倫若我曹得勝者便當共取天帝釋五繫縛之便共戰闘諸天便得勝則取維摩質阿須倫五繫縛之將至善等天等以見天帝釋維摩質阿須倫行來善等天等所見者便罵詈惡口尒時侍者於天帝釋前便説偈言

天帝釋為恐耶　無有力而寂冥

目前聞維摩質　口所出麁惡語
尒時天帝釋報侍者說偈言
我不用恐故寂　力不少於維摩
云何人智慧者　寧當與愚癡諍
尒時侍者於天帝釋前說偈言
若愚癡來鬪時　不當應忍此事
於彼當以過杖　便過擊是愚癡
尒時天帝釋報侍者說偈言
我已為了知是　不當與愚癡語
若愚者有瞋恚　智慧者不欲諍
尒時侍者於天帝釋前說偈言
當知是如是寂　天帝釋當見因
用愚癡謂智為　以恐畏故寂寞
其愚癡自謂為　用恐畏故默聲
用是故復來鬪　王恐捨如牛走
尒時釋提桓因報侍者說偈言
念來嬈輕易我　謂為恐故默然
身之剎第一義　無有與忍辱等
其是者弊惡人　身有起瞋恚意
不當發瞋恚向　瞋恚者便共諍
尒時釋提桓因重復報侍者說偈言
所作有二因緣　為身故及他人
若有起諍鬪者　智慧者不與鬪

若有作是二事　為已身及他人
人謂是為愚癡　用不解於法故
無力者謂有力　其有力癡彊者
行法者其觔力　無有能降伏者
其有是觔力者　於劣人其寂寞
我知忍為最上　滿忍辱於劣人

佛告比丘欲知尒時天帝釋是我身我忍辱如是我今亦復忍辱佛語比丘昔者阿須倫與天共鬬得勝諸天即壞天帝釋便坐千馬車走還見睒披大樹上有鳥諸巢中有二卵便自說偈言

語御者鳥睒披　迴馬車當避去
寧阿須破壞我　莫令壞是兩卵

御者即受天帝釋教迴千疋馬車避去諸阿須倫見天帝釋千疋馬車迴還便言欲來與我戰鬬以阿須倫即恐怖怔走諸天即得勝佛告比丘欲知尒時天帝釋不則我身是我尒時以慈心念一切人民及蜎蜚蠕動之類亦如是

佛告比丘昔者諸天與阿須倫共戰鬬諸天得勝阿須倫壞尒時天帝釋甚

歡喜還造起大講堂名為勝何以故名為勝勝諸阿須倫故作百重欄楯一欄楯間各作七百交露一一交露中有七百玉女一一玉女有七百侍者尒時天帝釋不復憂諸玉女衣被飲食各如前世所行自然為生起講堂千世界中講堂無與天帝釋講堂等者阿須倫王念言我威神乃尊如是諸日月及忉利天於我上虛空中住還我欲取日月之光明著耳中行至十方念是已便瞋恚無所復隨避尒時阿須倫王念維摩質阿須倫維摩質阿須倫既知之便著種種具莊取種種兵仗騎乘無央數阿須倫百千俱往至阿須倫王所在前住尒時阿須倫王復念舍摩利阿須倫舍摩利阿須倫即復知之便著種種具莊取兵仗騎乘與無央數百千阿須倫往至阿須倫王所在前住尒時阿須倫王復念滿由阿須倫祇羅阿須倫即知之便著種種具莊取兵仗與無央數百千阿須倫俱往至阿須倫王所在前住尒時阿須倫王自著種

種具莊取兵仗騎乘與無央數百千阿須倫王圍遶從城出往欲與忉利天共戰鬪尒時難頭和難龍王以身繞須弥山七匝而震動須弥山以尾搏扇大海其水跳上至須弥山邊三百三十六万里忉利天即知阿須倫欲来與天戰鬪尒時海中諸龍著種種具莊取兵仗騎乘皆往逆諸阿須倫共鬪若鬪得勝者逐諸阿須倫入其城郭若諸龍壊不能勝者便往至拘蹄鬼神所語諸拘蹄鬼神言諸阿須倫欲與諸天戰鬪共去逆鬪来拘蹄諸鬼神聞諸龍語便著種種衣被具莊取兵仗騎乘共往逆阿須倫便戰鬪若能勝者逐阿須倫至其城郭不能勝者即往至持華鬼神所語諸持華鬼神言阿須倫欲與天共戰鬪當俱往逆逐之持華鬼神從龍及拘蹄鬼神聞是語便著種種具莊取兵仗騎乘共往逆與阿須倫共戰鬪若得勝者便逐入其城郭若不能勝者便往至恭陁末鬼神所語恭陁末鬼神言諸阿須倫欲與諸天共鬪當共

徃逆逐之眷隨來鬼神闘之便著種
種具莊取兵仗騎乘共徃逆阿須倫
共戰闘得勝者即逐阿須倫至其城
郭不能勝者便徃至四天王上語四
天王言諸阿須倫欲與天戰闘當共徃
逆戰闘逐之諸天聞之尒時毗沙門大
天王念提頭賴天王提頭賴天王即知
之便著種種具莊取兵仗騎乘與無
央數揵陀羅百千俱前後圍繞徃至
毗沙門大天王所在前住尒時毗沙
門天王復念毗樓勒天王毗樓勒天
王即知之便著種種具莊取兵仗騎
乘毗樓勒天王與無央數諸天又與
無央數百千俱毗樓勒天王又與無央
數諸龍百千俱前後圍繞徃至毗沙
門大天王所在前住尒時毗沙門天
王著種種具莊取兵仗騎乘與無央
數百千諸鬼神俱圍遶及諸天王徃
與諸阿須倫共戰闘若能得勝者
便逐諸阿須倫至其城郭不得勝者
即徃至善等天等白天帝釋及語忉
利諸天言諸阿須倫欲與天戰闘當
共徃逆闘逐之尒時天帝釋告諸天

言往至須焰天子所恭兜率天子所
层摩羅天子所波羅层塞天子所言
阿須倫欲與諸天共戰闘當共往闘
遂之波羅摩天子即受天帝釋教
往語上四天如是便各各著種種具
莊取兵杖騎乘來下天與無央數天
人焰天往須弥山東脅護忉利天兜
率天人往與無央數天人在須弥山
南脅住层摩羅天子與無央數諸天
住須弥山西脅護忉利天故波羅层
天子與無央數諸天往住須弥山北
脅護忉利天故
尒時天帝釋念維縵諸鬼神維縵諸
鬼神即知之便著種種具莊取兵仗
騎乘往至天帝釋所在前住尒時天
帝釋念善住為王善住為王即知之
便著種種具莊取兵仗騎乘往至天
帝釋所在前住尒時天帝釋復念諸
天王諸天王即知之便著種種具莊
取兵仗騎乘往至天帝釋所在前住
尒時天帝釋復念忉利諸天忉利諸
天即知之便著種種具莊取兵仗騎
乘往至天帝釋所在前住尒時天帝

釋自著種種具痤取兵仗騎乘坐善住爲王脅上與無央數百千諸天俱前後圍繞出天宮徃至諸阿須倫所共戰鬪刀刄矛箭弓弩以剋傷諸阿須倫身所毒痛不可言以因緣故亦不死諸阿須倫亦如是用七寶刀刄矛箭弓弩以剋傷諸天身毒痛不可言以因緣故亦不死欲行天亦如是與諸阿須倫戰鬪因欲藏故欲因緣故乃如是

大樓炭經三小刧品第十一

佛告比丘有三小刧何等爲三一者刀劒刧二者穀貴刧三者疫病刧是爲三小刧刀劒刧者去何刀劒刧時人多非法愚癡邪見行十惡事用人行是惡事故諸所有美味酥麻油蜜石蜜諸所有皆滅諸有好衣錦白疊皆滅盡是天下地山林谿谷崖岸自然生諸珠琉璃水精諸寶皆沒地中但有棘岸刀劒刧時人民不孝順父毋不承事沙門道人不敬尊長其惡名遍流行佛言辟如今世人孝順父毋敬順事沙門道人承用長老言其

善名聞流布如是刀劒刼時人民不孝順父母不承事道人沙門不敬長老惡名聞流布刀劒刼時都無有善何況有行善者耶刀劒刼時是天下人無有賈貸者諸大樹木皆墮地但有溝坑高卑不平有水蕩波處崩岸河水深在底人民少但懷恐怖衣毛為竪刀劒刼時人民相見但欲相賊害譬如野澤之中獵者見麞鹿欲殺害之如是刀劒刼時人民相見但欲相賊害手捉取草木瓦石皆化為刀劒展轉相殺尒時人壽十歲耳中有黠者智慧走入山林嵠谷深河岸中藏匿言無有能殺我者我亦不殺人便在彼食果蓏樹根刀劒刼者相殺七日乃休尒時人民死者皆墮泥犁中所以者何彼刀劒刼時人各各懷毒意相念惡無善意而死刀劒刼時如是也佛語比丘穀貴刼時云何穀貴刼中時人民多非法愚癡邪見嫉妬慳貪守財不肯布施用是故天雨不為時節用天雨不時節故人民所耕種枯死不生但有枯莖用是故穀貴人收

掃畦中落穀幾自活命穀貴刧時如是也復次穀貴刧時人行掃街市里均穀以自給活復次穀貴刧時樹葉落入地人鑿地取樹葉煑食之穀貴刧時人民困厄如是也穀貴刧時飢餓死者多歲死骸骨解散在地人皆飢餓收取市里街道骸骨煑用食之人民飢餓乃如是也穀貴刧時人死者墮餓鬼中所以者何穀貴刧時人民相嫉妬慳貪是為穀貴刧也

佛語比丘疾病刧時云何疾病刧時人民奉行經戒正見離邪見行十善事用是故介時他方世界諸鬼神來嬈是諸人撾捶諸人嬈乱其意此間鬼神婬乱是故他方鬼神得來嬈諸人撾捶嬈乱其意辟如王者若大臣勑兵使守護城門此諸婬乱若他國有強賊來鈔掠此郡國縣邑如是疾病刧時人民奉行經戒正見離邪見奉十善事他方鬼神來觸嬈人撾捶嬈乱其意疾病刧時人死者皆生天上所以者何疾病刧時人民轉相勞問言云何為安隱不為老未是為疾

病刧時是爲三小刧也

大樓炭經災變品第十二

佛語比丘天地有三災變何等爲三一者火災變二者水災變三者風災變是爲三災變災變時人會三處何等爲三遭火災變時人忠上第十五阿衛貸羅天上聚會衆多遭水災變時人忠上第十九首陁亣天上聚會衆多遭風災變時人忠上第二十三維呵天上聚會衆多遭火災變時天下人皆行非法邪見不見正犯十惡事用人民皆行非法奉邪見不見三行行十惡事故天雨不時節天不雨巳後是天下所有樹木草藥万物皆枯死不復生佛告比丘言是爲非常無堅固不得久是爲老極故當劇猒至令一切度自求解脫矣久久不可計大亂風起入大海三百三十六万里取日大城郭上須弥山邊百六十八万里著夲日道中用是故世間有兩日出日出之後諸渠小河水皆枯竭無有水佛言是爲非常無堅固不得久是爲老極故當劇猒至得解

脱自然之道後時久久不可復計长
乱風起吹彼大海水三百三十六万
里入取日大城郭上須弥山王邊百
六十八万里著日城郭道中用是故
世間有三日出諸有大河江流邪
遠阿夷趣摩醯和义信他流江皆枯
盡無有餘也佛語比丘非常無堅固
乃如是是為老極故當創獣遠之至
得解脱自然之道矣後復久久不可
計有大乱風起吹海水波三百三十
六万里入取日大城郭出上須弥山
王邊百六十八万里著日道中用是
故世間有四日出諸流泉大泉及阿
耨達池紅蓮華池青蓮華池白蓮華
池黄蓮華池摩鄉街大池鄉利大池
皆枯盡無餘也佛語比丘非常無堅
固乃如是不可得久是為老極故當
創獣遠至得解脱自然之道矣後復
久久不可計大乱風起吹大海水波
三百三十六万里入取日大城郭上
須弥山王邊百六十八万里著日道
中用是故世間有五日出大海水稍

減四千里八千里万二千里至減二

万八千里佛語比丘非常無堅固乃如是不可得久是爲老極故當剝猒遠至得解脫自然之道矣五日出時燋大海水至餘有二万八千里万八千里万四千里八千里四千里有時海水稍減餘有七樹六樹五樹四樹三樹二樹一樹後稍減餘有七人六人五人四人三人二人一人海水餘有沒一人後稍減至人腰稍至人膝後餘有少許水譬如天雨牛蹄中水後稍減久久大海水皆盡不能濕人指譬如脂膏之汁著火中即無烟矣佛語比丘非常無堅固乃如是故當剝猒遠至得解脫自然之道矣後復甚久久不可計大乱風吹大海水波三百三十六万里入取日大城郭上須弥山王邊百六十八万里著日道中用是故世間有六日出四大天下及八万城大山及須弥山王皆燒炙出烟譬如大陶家初然火出烟狀佛語比丘如是世間有六日出時燒炙四大天下及八万城諸大山須弥山王皆烟出譬如胎膏濕著大火中即無烟矣佛語比丘非常無

堅固故當創猒求索解脫得自然
之道矣後復甚久久有大乱風起
吹大海水波三百三十六万里入取
日大城郭出上須弥山王邊著日道
中用是故世間有七日出四大天下
及八万城諸大山須弥山王嶽峩動
揺辟如大鼎鑊熾其火鑊沸踊躍七
日出時如是也四天下忉利天焰天
兜率天㞒摩羅天波羅㞒蜜天梵迦
夷天宮皆嶽峩動揺也風高諸天宮
上著阿衛貨羅天彼諸初生天子見
火皆恐怖先生諸天語初生天子汝
莫怖恐我昔更見燒時火齊此不過
尒時四大天下及八万城諸大山及
須弥山皆嶽峩動揺須弥山王四千
里一崩墮八千里万二千里万六千
里二万四千里三万八千里而崩墮
辟如胎膏濕著大火中即無烟亦無
餘矣佛語比丘所有非常無堅固乃
如是是為老極故當創猒遠至得解
脫自然之道誰當信世間有七日出
時獨有見者信之耳誰當信四大天
下及八万城諸大山及須弥山王燒

出烟獨有見者信之耳誰當信四大天下及八万城諸大山及須弥山王嶽嵓峩動揺及四天王忉利天焔天兜率天無貢高天他化自轉天梵迦夷天皆嶽峩動揺風舉諸天宫上十五阿衛貨羅天上者獨有見者信之耳誰當信須弥山王盡破壊無復有燋山土處諸涅犁一切皆破滅盡已後畜生禽獸皆復滅盡已然後餓鬼皆復滅盡已後阿須倫皆復滅盡已後人皆死盡及四王天忉利天焔天兜率天無貢高天他化自轉天梵迦夷天人皆滅盡是謂天地燒人皆會一處然後甚大久久有大雲起放大雨其渧大如車輪澍諸江海稍稍聚水上至梵迦夷天復至第十五光明聲天上其水四面有風飛持之第一風名住風二者助風三者不動風四者堅風是為四後久久大復久數千万歳水稍稍耗滅無央數百千由旬有風名僧竭周匝四面起吹水稍稍滅其上波起生厚沫化作七寶交露如是轉上至第七天上造作宫殿後久久數千万歳水稍稍耗滅數百千由旬數百

千由旬乱風從四面起吹撓水上生厚沫化為七寶金銀琉璃水精車渠馬瑙赤真珠成為交露金風持造第六波羅尼和耶趣天人所居處後久久甚遠數千万歲水稍稍減乱風名蔡竭從四面來吹水上波起生厚沫化為七寶金銀琉璃水精赤真珠車渠馬瑙成為交露合乱風持上第五天上造作天人宮殿竟後久久數千万歲水下遂耗減乱風從四面來吹水上波起生厚沫化為七寶持上造作第四兜率天上第三焰天作宮殿後復久久數万歲水下稍稍耗減數千万由旬乱風從四面來吹水上波起生厚沫化為四寶一者黃金二者白銀三者琉璃四者水精乱風持以於世間天中央造作須弥山王高三百三十六万里廣縱亦三百三十六万里其東脅天白銀南脅天青琉璃西脅天水精北脅天黃金復久久數千万歲水下遂稍稍減數千万由旬乱風從四面來吹撓其水上生厚沫化為七寶金銀琉璃水精赤真珠車渠

馬瑙成交露乱風持上須弥山王上
造作第二忉利天宮殿竟後復久久
數千万歲水下稍稍耗減數千万由
旬乱風從四面来吹撓其水上波起
生厚沫化為七寶成交露乱風持上
須弥山王百六十八万里中半造作
第一天上人宮殿竟後復久久數千
万歲水下稍稍耗減乱風從四面来
吹撓其水上波起生厚沫化為金剛
乱風於四大天下及八万城外造作
山高六百八十万由旬凡合而四币
名大鐵圍山後復久久數千万歲水
下稍稍耗減乱風從四面来吹撓其
水上波起生厚沫化為金剛乱風復取
於四大天下、及八万城外凡币四合
復造作第二大山其山高六百八十
万由旬其後水下稍稍耗減數千万
歲乱風從四面来吹撓其水上波起
生厚沫化為七寶金銀琉璃水精赤
真珠車渠馬瑙園繞造作八重山高
百六十八万里名阿多利甚姝好其
水下遂稍稍減數千万里乱風從四
面来吹撓其水上波起生厚沫化為

七寶持著阿多剎山周帀造作第二山名伊沙多高百三十四万里甚姝好第三山名喻漢多高四十八万里廣亦四十八万里第四山名善見高二十四万里廣亦二十四万里第五寶山名阿波𡰱高十二万里廣亦十二万里第六寶山名𡰱弥多羅高四万四千里廣亦四万四千里第七寶山名維鄉兜高二万二千里廣亦二万二千里第八寶山名遮迦和高万二千里廣亦万二千里後水稍稍減乱風四面来吹其水上生厚沫化為厚土因成地深六百八十万由旬其邊不可限乱風大起吹掘損其地大深三百三十六万里長亦三百三十六万里天下諸水皆流歸之正滿因成大海海水何故醎醎一味有三事一者海中有大魚身長四千里者八千里者万二千里者万六千里者二万里者二万四千里者二万八千里者三万二千里者皆清淨溺海中故海水醎二者雲起覆諸海放大雨其雲上至阿迦𡰱吒天放雨大如車軸

洗蕩須弥陁稱諸天宮阿荅和天阿比波天首陂亣天惟呵鉢天阿陂陂天梵迦夷天下至四王天其醎水恚流入大海故海水醎一味復次昔者得仙道人能呪呪使海水醎一味故海水醎一味是為三事

佛言天地共遭水災變時天下人施行皆為衆善好喜為道德死後精神魂魄皆上第十六天上為天人泥犂中人諸有含血喘息蠕動之類死皆歸人形復為衆善之行好喜為道德死皆上第十六天上為天人阿須倫天人及第一天上人以上至第十五天上人皆終已其精神魂魄來下歸人形施行積為衆善好喜為道德死皆復上第十六天上為天人然後天下人乃盡久久大雲復起上行至故第十五天上其雲下大沸灰雨其滓大如車軸天雨沸灰如是久久數百千万歲諸四天下八万城諸大山及須弥山從第十五天上以下至四天下皆麋爛消滅盡無餘辟如以脂膏之汁置大火中即無烟焰矣誰當信此言

者獨有得自然之道者乃信之耳此
謂天地遭水災變時破壞終亡之要
也天地終亡破壞已後得更始生之
法如遭火災變時更生同法始從第十
五天上起成下至第一天上及阿須
倫天及造作四大天下及八万城諸
大山及須弥山日月星宿乃見下及
天下諸所有万物至造竟鐵圍大山
此所謂天地遭水災變時破壞終亡
後更始根本要也佛言天地共遭大
風災變時天下人施行有仁平善慈
仁常孝順皆好喜為道死精神皆上
第十七天上為天人泥犁中人及諸有
含血喘息蠕動之類死皆歸人形皆
復為衆善之行皆喜好為道德死精
神魂魄皆上第十七天上為天人阿
須倫天及第一天上以上至第十六
天上人皆終亡精神魂魄來下歸人
形施行積為善喜好為道德死皆得
上第十七天上為天人然後天下人
乃盡索久久大風起名曰来柯沙上
行至故第十六天上悶壞敗破散消
滅上悉盡之無餘聲無響久久如是

大風吹盡第十六天上人本所居處了盡下至阿須倫天無餘辟如大風吹微善隨澌消散微盡誰當信此言者獨有得自然之道者乃信之耳大風復吹破壞消滅悉盡天下日月所照中万物四大天下及八万城諸大山及須弥山盡竟鐵泰山皆糜消滅亡悉盡索無餘復辟如大風吹微麩隨澌消散微盡無餘矣天地共遭大風災變時竟一刼後復更始生之法復如遭火災變後復更始生一刼成竟此所謂天地共遭大風破壞終亡以三品復更始生亦以三品誰當信此言者獨有已得自然之道者信之耳天地共更始生如始遭火災變時後復更始生乱風復起造作之悉竟後第十五天上人其薄祿者來下悉填滿十一重天人所居上下悉充滿及阿須倫天在須弥山四面本故所居處悉皆充滿

大樓炭經卷第五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樓炭經卷第六　朕

西晉沙門法立共法炬　譯

天地成品第十三

佛語比丘天地破壞更始成之後人皆在第十五阿衛貨羅天上其天上人以好喜作食各自有光明神足其壽甚久長佛告比丘時其水滿天下地尒時無有日月亦無星宿無有晝夜亦無一月半月亦無年歲窈窈冥冥無所見天地成之後彼天人福德薄祿命欲盡者從阿衛貨羅天上来下遊此間地亦以好喜為食各自有光明神足飛行在其人間壽甚久長時天下人甚端正姝好不别男女亦不可别君長庶民人但共衆俱往還佛語比丘時地上自然生地味譬如白酥上肥其地味色如是也其味譬如蜜時有一異嗜味人心念言我欲試以指取地味嘗之知何等類其人便以指取地味嘗之甚喜嗜之如是嘗至三反遂喜即復撮滿手食之餘人見巳便効以手撮取地味而食之人食是地味之後身即麁堅面色變惡亡失光明神足

不能復飛行上天天下復如故天下窈
窈冥冥天下窈窈冥冥之後法當
有大黑風起吹入大海水深三百三
十六万里取日月大城郭上須弥山
邊百六十八万里著日月城郭道中
用是因縁天下有日月也尒時日大
城郭從須弥山東出繞須弥山王西
入圍繞復從山東出繞須弥山西入
時人有言是昨日日也或有人言非
是昨日日者日城郭復從須弥山東
出如是三反繞須弥山西入尒時人
言是非日日也或有言非是昨日日
也日城郭復從須弥山東出如是三反
繞須弥山西入尒時人言是昨日出者
也是故謂言日也有三事一者出照
現城郭二者沒不現其宮殿正四方
其光明照周帀是故圓以天金水精
淨潔作城郭彼二分一分者清淨金
無瑕穢無垢濁光明照耀一分者水
精潔淨無瑕穢無垢濁放光明日天
城郭廣長各二千三十里高下亦等
城中有金樓觀宮殿名閻浮清淨高
六百四十里廣亦六百四十里閻浮

樓觀宮殿中有日天子坐廣長各二
十里以天七寶金銀琉璃水精赤真
珠車渠馬瑙作之日天子一身皆出
光明照照閻浮宮殿閻浮宮殿之光明
照大城郭大城郭之光明下照四方
日天子不念言我為行不行也常以
五樂自娛樂快樂天子有無央數天
在前導快樂無極前後導從御行是
故謂為御日天子其城郭以七寶作
七重壁七重欄楯七重交露樹木園
觀浴池有青黃赤白蓮華中有種種
飛鳥相和而鳴日天子壽天上五百歲
子孫子孫相襲代極竟畢一劫日天
子城郭下出五百光明周帀復有五
百光明是為千光明善因緣所致何
從得千光明善因緣以何致之用照
天下令人民見其光明以能成為諸
事何以故人民見其光明以能成其
諸事耶若有布施與沙門道人及貧
窮乞匃者衣被飲食車馬六畜香熏
花牀臥房室舍宅燈火所求索即疾
與不逆人意常不斷截無厭極施一
心施後不悔也令道人清淨奉真法

歡喜用是使安隱意定得無央數善行辟如轉輪王初立爲尊其意歡喜無央數佛言如是也若有人布施沙門道人及貧窮乞匃者衣被飲食車馬六畜香熏華牀臥房室舍宅燈火所索不逆人意不斷一心施後不悔令清淨道人奉尊法用是歡喜使安隱意得無央數善行其人命盡死往至安隱家即生日天子所便疾得持日城郭其光明照下四方矣是謂爲千光明以善因緣所致復何從得千光明善有十因緣一者不煞生二者不盜三者不犯他人婦女四者不妄言五者不飲酒六者不惡口罵詈七者不兩舌綺語八者不嫉妬九者意不瞋恚十者正見以無央數心念善慈仁身死即生日天子所自然得持日城郭是爲千光明善因緣所致復何從得千光明善因緣一者不煞生二者不盜三者不犯他人婦女四者不妄言五者不飲酒意行無央數善慈仁辟如好地四徼道中有浴池清涼水濡且美周帀種種樹若有人

從暑熱中来飢渴極人入浴池中洗
浴飲其水彼人意念無央數歡喜
佛言如是也其有不煞盗婬妄言飲
酒意念無央數善身死得生日天子
所則疾得持日城郭是謂以善因縁
所致千光明之耀也何以故日大城
郭令天下為秋冬寒用十二因縁故
何等為十二一者須弥山中間長三
百三十六万里生青蓮華紅蓮華黄
蓮華白蓮華甚衆多大香好日大城
郭光明照中為奪其光用是因縁故
令日大城郭寒為秋冬是為一事二
者阿羅陁山中間長百六十八万里
其中生青紅黄白蓮華甚衆多大香
好掲日大城郭之光明用是故令日
城郭寒是為二事復次俞安山中間
長八十四万里其中生青紅黄白蓮
華甚衆多大香好復掲日大城郭之
光明是故天下寒是為三事復次善
見山中間長四十八万里中生青紅
黄白蓮華甚衆多大香好掲日之光
明是故令天下寒是為四事善見山
外次有阿抄波山中間長二十四万

里五阿抄波山後有屋弥陁山中間
長十二万里六屋弥陁後次有比郝
山中間長四万八千里七比郝山後
次有鐵圍山長二万四千里擣其日
大城郭之光明用是故令天下寒為
秋冬是為八事復次天下流河擣其
日大城郭之光明是故日大城郭寒
為秋冬是為九事復次其河水東流
向閻浮利者少流行向俱耶屋天下
者多便擣日大城郭之光明用是故
天下日寒是為十事
復次河流向俱耶屋者少流向弗于
逮者復多復擣日大城郭之光明故
天下寒是為十一事
復次河流向弗于逮者少流向欝單
日者復多彼復擣日大城郭之光明
大海水擣日大城郭之光明是故天
下日寒有秋冬是為十二事何因緣
日大城郭熱為春夏有十事何等為
十一者須弥山王其邊有山名阿多
高百六十八万里廣亦百六十八万里
其邊無限甚姝好七寶金銀琉璃水
精赤真珠車渠馬瑙作之彼擣其日

大城郭之光明用是故天下熱是為一事復次阿多山外有山名伊沙多高八十四万里廣亦八十四万里其邊無限甚姝好皆以七寶作之擣其曰大城郭之光明用是故天下熱是為二事復次伊沙多山外有山名踰安陁高四十八万里廣亦四十八万里其邊無限甚姝好皆七寶作之彼復擣曰大城郭之光明天下熱是為三事復次踰安陁山外有山名善見高二十四万里廣亦二十四万里其邊無限是為四事復次有山名阿抄𡰱高十二万里廣亦十二万里其邊無限五事復次有山名泥弥陁高四万八千里廣亦四万八千里其邊無限六事𡰱弥陁山後次有山名比郁頭高二万四千里廣亦二万四千里其邊無限七事次外復有山名鐵圍高二万二千里廣亦二万二千里其邊無限皆以七寶作之曰大城郭之光明皆照其上也用是故天下熱有春夏是為八事復次從此高四十万里有天神舍外水精作之在虛空中大風制持行之辟如浮雲

矣天下人皆共名之為星宿其大者圍七百二十里中者圍四百八十里小者圍二百四十里日大城郭之光明皆少彼用是因緣故天下熱是為九事復次天下地獨日大城郭之光明用是故天下熱為春夏是為十事日大城郭有常持風五品一者持風二者住風三者助風四者轉風五者行風是為五共轉行日大城郭未曾休息時也佛言尒時月大城郭出繞須彌山東行西入光明威神稍減是故名為月月有二事光明周帀照四方其大城郭四方正圓光明周帀正圓月城郭以天銀天琉璃造作之也月大城郭廣長各千九百六十里高下亦等城中有月天子天琉璃宮殿高六百里廣亦六百里中有天子坐廣長各二十里以七寶金銀琉璃水精赤真珠車璩馬瑙作之月天子身一切皆出光明照宮殿光明出照大城郭城郭之光明下遍照四方月天子不自念言我行不行常以天五樂娛樂快樂月天子前後導從諸天無央數百御行常

快樂歡喜故名為御也月天子壽以天上五百歲子孫子孫相襲代其城郭壁以七寶作七重欄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樹樹木周帀圍繞皆以七寶造之有園觀浴池中生青黃白紅蓮花種種飛鳥相和而鳴月天子下有五百光明周帀復有五百光明月為千光明善因緣所致千光明善因緣何從得若有布施沙門道人及貧窮乞匃者衣被飲食車馬六畜香熏華房室舍宅燈火所索不逆人意一心布施後不悔令清淨道人奉真法使安隱得無央數善行辟如轉輪王初立為王時意歡喜無央數佛言如是若有布施沙門道人及貧窮乞匃者衣被飲食及衆閑者令德無央數安隱歡喜其人命盡死即生月天子所則疾得待月大城郭是故謂其千光明以善因緣所致復何從得千光明善因緣若有於是不煞盜婬不妄言綺語惡口罵詈兩舌不嫉妬意不瞋恚愚癡行十善事意常歡喜無央數辟如好地四徼道中有浴池水清淨潔且美周帀有樹若有人飢渴從

暑熱中來入中洗浴飲食之意歡喜無央數佛言如是若有行十善事者身死即生月天子所則疾得持月大城郭也是謂爲其千光明以善因緣所致矣復何從得千光明善因緣若有不煞生不盜竊不犯他人婦女不妄言不飲酒其人歡喜身死便生月天子所則疾得持月城郭是謂以善因緣所致千光明六十彈指頃爲切弋天縷初二十一尺爲一時百彈指爲切十尺曰大城郭日稍稍南著行六十里盡百八十日乃復北還竟百八十日也日行百八十日著月行十五日即復到矣閻浮利日中時東方弗于逮便冥西方俱耶尼則初出北方鬱單曰則夜半也俱耶尼日中時閻浮利即冥鬱單曰日初出弗于逮夜半也鬱單曰日中時俱耶尼也弗于逮日中時鬱單曰則冥閻浮則冥弗于逮日初出閻浮利即夜半利日初出俱耶尼則夜半也如是閻浮利人日中東方弗于逮天下人冥西方俱耶尼天下人日出鬱單曰天

下人夜半俱耶尼人日中便閻浮利
人寘欝單曰天下日出弗于逮天下人
則夜半也佛言月何因緣稍稍現缺
减有三事故缺何等為三一者角行
故稍稍現缺减是為一事二者月大
城郭邊有天其色青衣被瓔珞亦青
所可侍面止損其面則現缺减是為
二事三者日大城郭以六十光明照
月大城郭之明所照面其面則現缺
减是為三事曰奪月光明故月何因
復現滿具足有三事何等為三一者
月稍行三方用是故月稍現滿是為
一事二者月十五日則諸青色青衣
天人入月城中共相娛樂彼時月皆
以光明照諸天人譬如衆燈中央然
大大火其火皆曜衆燈佛言如是月大
城郭邊諸天其色青及衣青者月十
五日時入與月天子俱相娛樂其光
明照諸天人用是故十五日月現滿
是為二事三者月十五日時日以六
十光明照月大城郭月不受用是故
月現滿是為三事月大城郭有常持
風五品何等為五一者持風二者住

風三者助風四者轉風五者行風是為五風常共行月城郭杳曾有休息也月中何因復現乳色也有樹名閻浮利是故名此天下為閻浮利其樹下有山皆以七寶作之高八百里周帀亦八百里其樹高四千里周帀二千里圍五百六十里根深八百四十里其影照現月中故使月大城郭現乳色不明佛告比丘言族姓子作行當如月照天下棄捐貢高之心遠離種姓常懷慙愧之意閻浮利大樹上其實辟如大瓶其味甜如蜜其色白如酥肥閻浮利大樹北有七重山七重樹有七波羅門仙人精舍

佛言尒時諸人民食其地上味以自生活如是食是地味甚久長壽命無極其有食地味多者面色變惡食少者面色善好其好顏色者便自貢高形笑惡色者以色自貢高相形笑故其地味便滅不復生更自然生薄餅其味甚香美不如前地味人共會議愁憂自摶呼嗟啼哭思念前地味甚美而亡失之佛言辟如此間人有甘

美味與人嘗之便言其味一何美耶
貪其味無已尒時人如是共會議愁
憂自搏呼嗟啼哭思念前地味時人
則復取薄餅食之以自生活如是甚
久長其有食地薄餅復多有顏色遂
變惡其食少者顏色善好其好顏色
者形笑惡色者以色自大貢高相形笑
故其地薄餅則復沒不復生更生波羅
其味亦香美不如前薄餅味辟如祐
加藍華其味如蜜尒時人共會議愁
憂自搏呼嗟啼哭念前地薄餅味人
便取波羅味食之以自生活其壽命
甚久長其食波羅味多者顏色遂變
惡食之少者顏色善好其好色者以
色自貢高相形笑所致地波羅便沒
不生更自然生粳米其味亦香美殊
好種種清淨出一切味不如波羅味
人共會議憂愁呼嗟啼哭念前波羅
味自搏辟如此閒人更毒痛法呼嗟
啼哭彼時人如是也尒時人取食自
然粳米食自然粳米之後天下變為
男子女人各各相觀便起婬欲之意
行房廣共作不淨行為穢濁之法矣

餘者見之便言汝何作非法事乎人
人寧當相向作是事耶遠其人去不
與談語至二三月然後方呼來相見言
昔者人無所著今者人稍有所著後
便持童女嫁與夫歌儛戲笑稱願夫
歸常使安隱也尒時人非法者婬欲
行非法婬欲之後便造舍宅用是非
法故初起舍宅佛於是說偈言

初時造瞻波國　次起波羅奈城
用是日出光明　然後乃作羅閱

尒時人民遂非法者婬欲彼從第十
五阿衛貨羅天上人其福德薄祿命
盡身死來下人間入母腹中成胞胎
用是故女人始懷妊生男女時人民
共食是清淨粳米以晡時往取粳米
更至明旦續如故明旦往取之至暮
其粳米生亦如故佛言如是人朝暮
獲取粳米隨生隨如故不覺所獲取
處尒時有一人心念言我朝暮往取
清淨粳米疲勞不如頓取二日粳米
便往取之餘者見之呼共往取粳米
報言我已持二日粳米來卿自隨取
之尒時其人便善之言彼人甚快乃

往取二日粳米我當復往取二三日粳米也餘人復見言共去取清淨粳米其人報言我已取二三日粳米卿自隨意取彼人聞之則善之自念當往取四五日粳米卿即往取四五日清淨粳米用人相効往取清淨粳米多故從後更生塈穢粳米所取即有處不復生尒時人民皆聚會共議愁憂不樂自椎搏啼哭呼嗟言我昔者以好喜為食身有光明飛行神足立安隱時地自然生地味甚香美其色譬如白酥肥其味如蜜其愚者取而食之即相效取地味食之皆亡失光明神足其食多者顏色變惡其食少者顏色善好顏色好者便自貢高形笑惡色者以相形笑故地味即沒不復生更生薄餅薄餅沒後復生波羅波羅沒盡更生粳米以貢高相形笑故至使令清淨粳米所取即有處不生當共分地作畔界用是故天下人更行未曾有法便共分地作畔界各各耕種尒時愚人自有粳米便行盜他家粳米其主見之便言卿所為非所為

非法自有粳米不取反行盜他人粳米爭鄉後莫復作是事也其人如是三反自置粳米盜他家粳米其主復見之即復言鄉所取大非自置粳米反盜他家如是至再三便以手推擊牽將去至聚落坐衆人評議言此人自置粳米反行盜他人其盜者對衆人言此人以手推擊我衆人便共會議愁憂不樂自推搏啼哭呼嗟言今世間遂生惡不善之法怨結日成惡苦一人燒已燒已命以有老病死惡道之事人便現受取之事遂相撾捶見已即自訟事衆人便共議當於何所得賢者共立爲君長與主所爲我等所作從其取決若有作非法者當誅罰之我等所種粳米各各當共輸我食尒時彼衆會中有人㝡大尊端正姝好威神巍巍衆人便白其人當爲我等與主作君長所爲從其受言教若爲非法者即當誅罰之也我曹種所收粳米各各供給君衣食是人即言諾便共立爲君長與主一切所爲從其受教若爲非者即誅罰之人所

種粳米各各共輸入與主一切教令人民号曰大王以法取租故名爲刹利用是故天下始起刹利種天下所有國皆屬大王時是閻浮利地地平正無山陵嵠谷無有荆棘亦無蚊虻毒蟲亦無礫石地棄捐明月珠玉琉璃金銀大王治閻浮利天下時天下富樂熾盛安隱五穀豐熟人民衆多地佳好水亦饒多辟如穬麻油塗地不起揚塵生青草衆多周帀正圓其色辟如孔雀尾其香如香香甚柔濡如綩綖足蹈上陷入地四寸擧足即還復如故地無四寸空缺處有香樹瓔珞樹衣被樹不息樹寶樹器樹音樂樹樹生華實劈之各各出種種所有中有高七聲下至六五四三二一聲者寂早者高半聲大王治天下時閻浮利有八万郡國人民聚落居雞鳴者展轉相聞天下無病亦不大熱亦不大寒復無飢渴人大王以法治行奉十善事遍教天下人民使行如父愛子天下人民敬王如子敬父大王有子名曰真真王有子名曰齊齊

王有子名曰頂生頂生王有子名曰遮留遮留王有子名和行和行王有子名留留至留至王有子名曰日王有子名波郝波郝王有子名大波郝大波郝王有子名沙竭沙竭王有子名大善見大善見王有子名提炎提炎王有子名涤涤王有子名迷留迷留王有子名摩留摩留王有子名精進力精進力王有子名堅賤堅賤王有子名十車十車王有子名舍羅舍羅王有子名十夫十文王有子名百文百文王有子名郝和檀郝和檀王有子名真闍真闍王有子名波延後諸王甚衆多諸轉輪王有十種姓一者姓迦奴卑二者姓多盧提三者阿波四者揵陁利五者迦陵六者遮波七者拘獦八者般闍九者弥尸利十者一摩弥是為十種姓迦奴卑有五多留亦有五阿波有七揵陁利亦有七迦陵有九遮波有十四拘獦有三十一般闍有三十二弥尸利有八万四千摩弥有百一然後有王名大善生人呼為伊摩伊摩王有子字烏獵烏獵王有子字不尼不尼王有子名師

子師子王有子名悅頭檀悅頭檀王有子名悉達菩薩悉達菩薩有子名羅云佛言以是因緣從昔至今起剎利種尒時人民念言我為著疾病著腫著瘡我欲棄一切著從入空閑處室中坐即棄捐著疾病腫瘡從入空閑處坐思念道今日早起明旦日早起行入丘聚分衛人民見之皆歡喜與之人民便言善哉乃棄捨疾病腫瘡捐一切著從入空閑處坐思念道佛言此輩但行惡不善之法是故謂言婆羅門也尒時彼人不能坐禪念道亦不能得禪禪用不能坐禪得禪故從坐起入聚落中分衛呪願說言不能坐禪亦不能得禪共邪行入丘聚分衛故名為聚也行邪法故名為和沙羅是故世間初造起婆羅門種也時人民各各奉行種種法用是故世間有工師種彼時人各各犯欲生用是故謂言欲生種也是以因緣世間初造有欲生也用世間已造起是四種故然後世間乃起第五沙門種也若剎利種身行惡口言惡心念

惡行是惡已後身死墮勤苦中婆羅門種工師種煞生種亦如是若身行惡口言惡心念惡身死墮苦中剎利種若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身死復墮樂處婆羅門種工師種煞生種其有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身死復墮樂處剎利種婆羅門種工師種煞生種若身行二事口意行二事身死墮苦樂中剎利種若有除鬚髮被袈裟信道棄家行作沙門奉行三十七品經行是已善男子善女人用信道故棄家行作沙門行無上清淨事現在不久自以功德作證念道行盡生死具足梵行所作已辦不復更餘事婆羅門種工師種煞生種若有除鬚髮被袈裟行作沙門奉行三十七品經用善男子信故捨家作沙門修無上清淨事現在不久自以功德作證念道行盡生死具足梵行所作已辦不復更餘事也是四種人有起成患之行者得尊無所著阿羅漢也梵三鉢天尒時偈說言

剎利種為人尊　諸人民行種姓

從起信成恵行　彼天上人中尊
彼梵三鉢天受是偈不受惡說善事
不說惡言勸助是佛言我如來無所
著等正覺亦說是義偈
諸人民行種姓　剎利種為人尊
從起得成恵行　彼天上人中尊
佛說是經時八万四千天人遠塵離
垢諸法法眼生無央數比丘起無餘不
受生死意得解脫佛說如是比丘歡
喜前為佛作礼而去地深二十億万
里從是已下復有地味二十億万里
下復有粟金二十億万里下復有剛
鐵二十億万里下復有水八十億万
里下復有風五百二十億万里乃復
有下方異天地從是人間上至梵天
亦五百二十億万里
問曰何以正名為劫劫報曰劫名為
究壞時有四時因緣一者久在地盡
便火起二者久火盡便水起三者久
水盡便風起消生後天地成從成復
敗如環無端緒故名為劫久極天地
運盡時一切人罪盡者皆上生梵天
上其天道是時有罪者未竟者復生

他方佛國天下惡道中劫所以有起盡者現非常敗故其事亦自應尒若死是起盡不知若已不知苦亦不知求道何以故盡火起故何以故盡水起故何以故盡風起故何以故盡地起故

佛

大樓炭經卷第六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中本起經卷上　次名四部僧　出長阿含　漢

後漢西域沙門曇果共康孟詳譯

轉法輪品第一

阿難曰吾昔從佛聞如是一時佛在摩竭提界善勝道場元吉樹下德力降魔覺慧神靜三達無礙度二賈客提謂波利授三自歸然許五戒為清信士已惟昔先佛名曰定光拜吾佛名汝於來世九十一劫當得作佛字釋迦文號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衆祐度人如我今也吾從是來修治本心六度無極積功累行四等不勸高行殊異忍苦無量功報無遺大願果成

世尊念曰吾本發心誓為群生梵釋請法甘露當開誰應先聞昔吾出家路由梵志阿蘭迦蘭待吾有礼二人應先念已欲行天承聖旨空中白言彼二人者亡來七日佛言苦哉阿蘭迦蘭甘露當開彼何不聞佛復惟曰甘露當開誰應次聞欝頭藍弟次應得聞方起欲行天復白言此人

者罪暮命終佛言彼人長衰甘露當開不得受聞生死往來何緣得息五道輪轉痛矣奈何佛復惟曰甘露法鼓聞于三千大千世界誰應得聞父王昔遣五人一名拘憐二名頞陛三名拔提四名十力迦葉五名摩南拘利供給麻米執侍勞苦功報應叙時五人者皆在波羅奈國於時如來始起樹下相好嚴儀明耀於世威神震動見者喜悅往詣波羅奈國未至中間道逢梵志名曰優呼瞻覩尊妙驚喜交集下在道側舉聲歎曰咸靈感人儀雅挺特本事何師乃得斯容佛爲優呼而作頌曰

八正覺自得　無離無所染　愛盡破欲網
自然無師受　我行無師保　志獨無伴侶
積一行作佛　從是通聖道

優呼問佛瞿曇如行佛告梵志吾欲詣波羅奈國擊甘露法鼓轉無上輪三界衆聖未曾有轉法輪還人入泥洹如我今也優呼大喜曰善哉善哉如瞿曇言者願聞甘露如應說法於時如來便詣波羅奈國古仙人處鹿園

樹下趣彼五人五人遥見佛来便共議曰我等勤苦室家離別登山越嶺困苦疲極正坐此人供給麻米謂其叵堪因魔来戰是以委藏今故復来一麻一米我等不堪今起求食奈何能辦但為施坐各莫跪起言語問訊也得此不樂必自去矣

是時世尊為其五人現道神足五人身踊不覺作礼執侍如前佛告五人共議勿起今作礼何謂五人悉對曰吾坐悉達更歷勤苦悦頭檀王暴逆違道皆由於卿佛告五人汝莫卿無上正真如来平等覺也無上正覺不可以生死意待也何得對吾面稱父字又告五人汝觀吾身何如樹下五人荅佛尒時憔悴今更光澤尒時處樹閑目端坐日食麻米猶謂非道況入人間身口自恣何謂為道佛告五人世有二事以自侵欺何謂為二救生婬泆恃豪貪欲極身勞苦内無道迹無是二事是真道人不於九十六術亦不捨遠是為取中無有兩際何謂取中得覺慧行遠於衆智六通悉覺具八

正行是名取中止宿泥洹
佛說是法五人㳟解三人分衛二人
供養為說色苦一切衆禍皆由色欲
衆好無常人亦無住譬如幻師出意
為化愚者愛戀貪而無猒幻主觀化
無染無著所以者何偽非真故佛為
二人而作頌曰
志蕩在欲行　嗜欲增根栽　貪色怨禍長
離欲則無患
三人供養二人分衛為說貪若好利
求欲迷愚所專害行毀德壹由於貪
喜怒得失欲者無猒斯利危脆若雲
過庭老病死來靡不分散譬如人夢
寤則無見黠能捨貪乃得大安佛為
三人而作頌曰
貪欲意為田　無猒心為種　斷貪捨利求
無復往來憂
於是世尊因廣說法不斷分部五人
便解願為弟子佛言善來比丘皆成
沙門佛告比丘行有二事為墮邊際
一者念在色欲無清淨志二者猗愛
著貪不能清志行是二事還墮邊行
生不值佛違遠真道若能斷貪精進

修明可得泥洹何謂泥洹先知四諦何謂為四一曰為苦二曰為習三曰為盡四曰入道如是比丘次持覺慧一心思禪受道報應法眼以朗解彼四諦稍入道迹何謂為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恩愛別苦怨憎會苦所求失苦要因五陰受盛為苦何謂為習所愛著習不愛亦習何謂為盡其所有愛覺知有滅不愛不念而覺皆盡何謂入道八正為真一曰正見二曰正利三曰正言四曰正行五曰正命六曰正治七曰正志八曰正定是為苦習以盡入道真諦是為無生無生者無老無老者無病無病者無死無死者無痛無痛者無上吉祥向於泥洹於時如來而作頌曰

至道無往返　玄微淸妙真　不沒不復生
是處為泥洹　此要寂無上　畢故不造新
雖天有善處　皆莫如泥洹

說是法已拘憐等五人逮得法眼佛告拘憐解未拘憐退席對曰未悟世尊又告拘憐過去久遠時有國王名曰惡生將諸數女人山遊戲王令官

属住頞山下唯從妓女步涉山頂王疲極卧諸妓女輩捨王取華見一道人端坐樹下諸女心悅皆前作礼道人呪願諸妹鄉来命令就坐為說經法王覺求諸妓女而見坐彼道人之前王性妬害惡心内發便問道人何故誘他妓女者此坐為鄉是何人道人務知王意必興暴害荅曰是忍辱人王拔佩劍削其兩臂而問何人荅曰實忍辱人又截其耳鼻心堅不動猶言忍辱人王見道人顔色不移便前悔過道人告王汝今以女色故刀截我形吾忍如地必得平等正覺當以一切大智斷汝生死王悔罪深必獲重殃叩頭于地願見矜恕道人告王吾真忍辱者血當為乳所截平復尋如所言乳出形復王見忍證眞必全濟重宣情言若眞道成願先度我道人巻可王解遂止辞退還宮

佛告拘憐尒時忍辱道人者我身是也惡生王者拘憐是也解未拘憐拘憐退席白佛甚解世尊說是法時拘憐等五人漏盡意解皆得羅漢及上

諸天八万遠得法眼三千世界為大震動是為如来始於波羅柰國以無上法輪轉未轉者大度一切莫不樂受

現變（一作善来）品第二

於時波羅柰城中有長者名阿具利有一子字曰鉇鉇（晉言寶稱）時年二十因稱生奇妙有琉璃屐著足而生父毋貴異字曰寶稱別作屋宇寒暑易處妓女娛樂不捨晝夜寶稱中夜欻覺見諸妓女皆如死狀膿血流溢肢節斷壞屋室衆具皆似塚墓驚走趣户户輙自開天地大冥唯覩小光趣京城門門復自開明照鹿園尋光詣佛瞻覩相好巍巍煌煌怖止迷解舉聲歎曰久在恩愛獄縛著名色撤今馳趣天尊寧得解脫不佛言童子善来覺矣斯處無憂衆行畢竟前礼佛足却住一面佛為說法逮無垢法眼退席白佛願為弟子佛言善来比丘便成沙門明旦衆女不見鉇鉇周慞遍求嘘唏並泣大家驚怔問其狀處荅言不知寶稱今為所在長者怖悸即遣馬騎四出推索父素子卑遠出

而求道過一水水名波羅奈渡水見
子寶屐脫置岸邊即尋足迹徑趣處
園佛以方便令其父子兩不相見長
者見佛尊儀相好喜懼交至忘失脩
敬而問佛言我子寶稱足迹趣此瞿
曇寧見佛告長者若子在斯何憂不
見佛為說法生死由癡恩愛有離破二
十億惡入須陁洹寶稱心解便得羅
漢父子相見恩愛微薄長者歡喜退
坐白佛今日心悅情有二喜一者遇
佛解喜二者離愛快喜於時寶稱親
友四人一名冨碍二名惟摩羅三名
憍炎鉢四名須陁闍寶稱已作沙門
驚喜毛竪曰其人德高明遠震國吾
等咸歸令為沙門其道必真乃使斯
人忽棄榮剃共出詣佛并省寶稱即
便俱行見佛景則乘本願行心喜即
解頭面作礼前白世尊飢渴道化虛
心日久不以鄙陋願為弟子佛言善
來比丘皆成沙門為說心本旨解清
淨聞義心了便得羅漢
是時波羅奈傍縣名曰荼有五十人
因事詣國聞寶稱冨碍等皆作沙門

又各生念諸長者子輩憍樂自恣享蓺高世皆感道化瞿曇必神乃令貴族不復願榮各各發念欲往詣佛即便俱出徑詣鹿園本願應度見佛便歸頭為弟子佛言善來比丘悉成沙門因順本盲達成法要垢除縛解皆得羅漢

於時鹿園中間有大衆會飲食歌儛時有一女端正非凡於會中儛衆咸喜悅意甚無量女儛未竟忽然不見衆失所歡惆悵屛營乃復於彼百步現形大衆馳趣女引詣佛奄然隱焉衆人問佛向者一女並儛至此瞿曇豈見之耶佛告衆人且自觀身觀他何為色欲無常合會有離如泡如沫愚者戀著殃禍由生身為苦器衆生皆然大衆心解願為沙門佛皆受戒道現正諦皆得應真佛勅諸比丘汝曹各行廣度衆生隨所見法示導橋梁普施法眼宣暢三尊拔愛除有還入泥洹吾今獨行詣憂為羅縣諸比丘受教頭面礼足繞佛三帀於是別去

化迦葉品第三

甲本在經上卷　第九張　聯

於是如来還詣摩竭提界至優為羅縣暮止梵志斯奈園明旦持鉢詣斯奈門佛現金光照其堂上梵志二女長名難陁次名難陁波羅見光喜悦尋詣佛所礼拜請佛如来昇堂教授二女歸命三尊授五戒巳世尊告曰身非已有万物歸空二人心解首戴奉行世尊惟曰吾本起學欲度衆生欲界魔王歸伏道化近涅蘭禪河邊有梵志姓迦葉氏字鬱鞞羅年百二十名聲高遠世人奉仰修治火祠晝夜不懈好學弟子有五百人迦葉二弟宗師其兄謂為得道各有弟子皆居下流迦葉自念吾名曰高國內注仰術淺易窮窮則名頹當作良策全國大望便行求龍以術致之為作請室而鞠龍曰若有輕突入請室者吐火出毒以滅来者龍至節會無不放火遠近僉言大師道神迦葉由此功名曰隆世尊念曰吾昔出家道逢萍沙攝要道成先度脫我吾用一切故即便然可今察民心普注迦葉卒未可迴辭如果美樹高無因得食唯有

伐樹根僻枝從食果必矣一切所忌
咸在於龍吾先降之迦葉來從尒乃
大道所化無崖如來言曰日照天下
其德有三一曰光耀除冥無不分明
二曰五色雜類宜叙其形三曰開發
萌芽萬物精榮如來出世亦有三焉
一曰一切大智照除愚冥二曰分部
五道言行所由三曰權慧拯濟剎而
安之衆祐念已便行起於斯奈園援
暮從迦葉未至所止便現金光樹
木土石其色若金迦葉弟子持瓶取
水覩變心動捨而顧望遙見世尊明
耀天下不識何妙馳走白師師徒皆
出世尊威神明儀煌煌迦葉情悸蒙
蒙不悟即自惟曰若是曰耶吾目得
遠謂是天人其目復眴後思乃解曰得
無是白淨王子悉達者乎吾歷數云
白淨王子福應聖王不樂榮位當得
作佛普聞出家其道成乎如來忽到
迦葉大喜善來瞿曇起居常安佛爲
迦葉而作頌曰

持戒終老安　信正所止善　智慧寂安身
衆惡不犯安

迦葉白佛唯願屈德臨眄蔬食佛荅迦葉去佛道法過中不飯且明至心欲託一事庶不有恡迦葉荅曰恨無脩務敬德虛心佛告迦葉欲寄一宿寧見容不迦葉白佛我梵志法寢不同室幸恕不愛巨命如何佛指靖室此復何室迦葉荅曰中有神龍性急姤惡有入室者每便吐火燒害於人佛告迦葉以此借我迦葉荅曰實不有愛恐龍為害耳五百弟子屏營悷息恐師許佛重借滿三迦葉惟疑意甚無違懼必禍耳佛告迦葉三界欲火吾已滅之龍不害我也迦葉荅曰瞿曇德尊能居隨意即撿威神便入其室五百弟子信龍為害莫不涕淚可惜尊人為龍所害佛坐須臾龍從窟出吐毒繞佛如來化毒皆使為華龍見其毒作華繞佛怒盛吐火謂能為害熱氣歸龍欝悶欲死舉頭視佛見相知尊涼風趣龍尋涼詣佛火滅毒除歸命入鉢於是如來便現火光炯然緊天迦葉弟子直起瞻候見佛光明謂是龍火舉聲悲呼可惜真人

竟被龍吙迦葉師徒驚共奔出五百弟子同聲責師天地開闢未見人類妙如瞿曇可尊可貴恨不熟覩何緣復見垂淚敉眼而作頌曰

容顏紫金耀　面滿髮紺青　大人百福德
神妙應相經　方身立丈六　姿好八十章
項光燭幽昧　何歎忽無常

後來弟子謂火害佛悲嘆哀慟瞿曇被害我生何為踊身赴火清凉和調還顧白師瞿曇無恙本謂龍火定是佛光師徒驚擾側息達明清旦如來持鉢出室迦葉大喜曰大道人猶存耶器中何等佛告迦葉所謂毒龍已降受法五百弟子僉言佛神迦葉內伏恡惜名稱聊復貢高大道人實神雖尒未如我已得阿羅漢也

迦葉白佛願大道人留止欲相供養明旦作飯自行請佛佛言便去今隨後到迦葉適還佛如人屈伸臂頃東適弗于逮數千億里取樹果名閻逼滿鉢而還迦葉未到已坐其牀迦葉問佛大道人從何徑來佛言卿去後吾東到弗于逮取此果名閻逼香美可食

佛飯去已迦葉念曰大道入雖神故不如我道眞明日食時復行請佛佛言可去今隨後到迦葉旋還佛南行極閻浮提界取果訶梨勒盛滿鉢還迦葉未至已坐其牀迦葉問佛何緣先到佛言南行取此美果可用愈病佛飯去後迦葉而念此大沙門實神實妙明日迦葉復行請佛佛言今隨後到佛西適拘耶尼取阿摩勒果滿鉢而還迦葉未至已坐其牀迦葉問佛復從何面來答曰西詣拘耶尼取阿摩勒果汝可食之佛飯已去迦葉復念是大沙門所作實神明日迦葉復行請佛佛言今躡後到迦葉反顧忽不見佛佛已到北方欝單曰取自然粳米迦葉未至已坐其牀迦葉問佛復從何來佛荅曰北適欝單曰取此粳米卿可食之佛飯去後迦葉獨念此大道人神妙乃尒明日食時佛持鉢自到其家取飯而還食已欲澡漱口無水天帝釋即下以手指地自然成池迦葉晡時彷徉見池怪而問佛何緣有此佛告迦葉朝得汝食欲漱無水天帝指地

成池給用當名此池爲掐地池迦葉
念曰大道人神妙功德無量後日世
尊移近迦葉坐一樹下夜第一四天
王俱下聽佛說法四天光影明如威
火迦葉夜起見佛前有四火清旦問佛
大道人亦事火乎佛言不也昨夜四
天王来聽說法是其光耳迦葉復念
是大沙門極神乃致此天雖尒故
不如我道真明日第二天帝釋夜
来聽法帝釋光明倍於四天迦葉
夜起見佛前光意而獨念佛故事
火也平旦問佛得無事火明倍昨夜
景倍於帝釋迦葉見光疑佛事火晨
朝問佛大道人必事火也佛告迦葉
也佛言帝釋来下聽受經法是其光
耳後夜第七梵天又下聽法梵魔光
第七梵天昨夜聽法是其光耳迦葉
自念是大沙門威神感動天梵下降
迦葉五百弟子人事三火凡千五百
火明旦燃之火了不燃恠而白師師
曰必是佛所爲耳馳往白佛我五百弟
子今朝燃火了不肯燃是佛所爲乎
佛告迦葉欲使燃不問之至三對曰
欲使燃佛言可去火當燃應聲皆燃

迦葉復念是大道人至神乃尒迦葉自事三火明旦然之又不可滅五百弟子及諸事者助而滅之了不可滅疑佛所作便行白佛我自事三火不可得滅佛言欲使滅乎曰實欲使滅佛言火可當滅應聲即滅迦葉念曰大道人極神至妙所作皆誼後日迦葉五百弟子適共破薪各各舉斧皆不得下讓行白師師曰是大沙門所為即行白佛我諸弟子向共破薪斧舉不可得下佛言可去斧當下即下得用迦葉念曰是大沙門神則神矣後日佛還樹下見棄弊衣念欲浣之天帝釋承佛聖旨到頞鄯山上取四方石一枚六方石一枚給用浣曬迦葉遊觀見池邊兩石怪而問佛令此池邊兩石妙好此從何出佛告迦葉吾欲浣濯天帝釋衣天帝送石以給吾用迦葉復念瞿曇神德莫不感動佛後入拍地池澡浴畢當出無所攀持池上有樹名曰迦和䆉大脩好其樹曲下就佛佛牽出池迦葉見樹曲下怪而又問佛佛告迦葉吾朝入池將欲出水樹神壽枝令吾牽出迦葉

後念是大道人至德多感大樹垂下
佛欲令迦葉必伏便入泥蘭禪河其
水深駃佛以神力斷水令住高出人
頭使底揚塵佛行其中迦葉見佛入
水恐其沒溺即將弟子乘船救佛見
水隔起其下揚塵見佛大喜大道人
尚活耶又問欲上船不佛言當上佛
念當貫船底入令無漏迹迦葉大驚是
大沙門妙化難名時摩竭提國王吏
民以歲會礼往詣迦葉相樂七日迦
葉心念佛德聖明衆人見者必阻棄
我令冀七日不現快乎佛知其意即
隱七日至八日旦迦葉又念令有餘詐
供佛快耶應念忽至迦葉大喜適念
欲相供養来何快耶間者鄉行令從
何来佛告迦葉汝心念言佛德聖明
衆人見之必阻棄我令其七日不現
快乎是故隱耳汝今念我是故復来
迦葉心念佛真至神誠知人念佛知
迦葉心已降伏便告迦葉汝非羅漢
不知真道何為虚妄自稱貴乎於是
迦葉心驚毛竪自知無道即稽首言
大道人實神聖乃知人念寧可得從

大道人神化稟受經戒作沙門耶佛言大善報汝弟子鄉是國師今入法服豈可獨知乎迦葉受教顧謂弟子汝間與我共覩神化吾始信解當作沙門汝等何趣五百弟子同聲對曰我等所知皆大師恩也師所尊信願皆隨從即時師徒俱共詣佛稽首白言我等皆有信意願為弟子佛言善來比丘皆成沙門迦葉裘褐水瓶杖屣諸事火具悉棄水中是時迦葉二弟次曰那提迦葉幼曰迦耶迦葉各有二百五十弟子廬舍止處列居水邊見諸梵志衣被什物及事火具隨流漂下二弟驚愕恐兄及諸弟子為人所害即從門徒順河而上見兄師徒皆作沙門恠而問曰大兄年高智慧明遠國王臣民所共宗事我意謂兄為得羅漢反捨梵志道學沙門法此非小事佛道豈尊德獨高乎迦葉答曰佛道最勝其法無量雖我世學未曾有得道神智如佛者也二弟聞此各謂弟子吾欲從兄汝等何趣五百弟子俱發聲言願如大師皆即稽

首求作沙門佛言善來比丘皆成
沙門
於時如來與千比丘僧詣迦耶忠大
藂樹下坐而入三昧忽然不現從東
方來沒於樹下四方亦介踊住虛空
而不墮墜身出水火升降自由諸比
丘仰頭喜悅不覺如來還處本坐無有
覺者比丘歡喜前礼佛足退席白佛
此示現者名曰何等佛告比丘是者
名曰神足示現又有教授示現比丘
諦聽心意識行因緣染著决正分部
名曰教授示現又有說法示現比丘
諦思自愛色為裹六情所愛為裹裹
不止便苦生何謂苦生婬怒癡火起
便有痛痒老病死畏是為說法示現
佛說法三轉時千比丘漏盡望斷皆
得阿羅漢佛為比丘而作頌曰
令者千比丘　長老有尊德　段邪修正見
無想入禪慧
說是法時天龍鬼神莫不樂聞
虜瓶沙王品第四
於時世尊欲詣羅閱祇度於君民母曰
羅閱祇王遣使者奉命詣佛修敬盡恭
礼畢陳言國主瓶沙稽首坐前迎承釋

尊道成号佛天人雜類處賴遇時伏惟
世尊興剎康寧願垂覆育照臨鄙國
飢渴聖化虛心踊逸哀矜群庶令得
解脫佛勅比丘汝等速嚴當就王請
比丘受教嚴畢翼從使者馳白世尊以
願將千比丘僧令頻須波羅致樹下去
城四十里王即案先王遺令若佛入國
當自出迎迎之者得福無量即便勅
嚴車千乘馬万疋從人七千嚴畢升
車出宮趣城城門自閉車馬俱躓王
甚驚怖懼有大灾吾罪重矣而有斯
禍空中聲曰王宿願人令繫在獄搘
要相連是使門閉即便大赦解放因
人門霍自開得詣佛所王遥見如来
相好光光即便下車却從觧劍佛知
瓶沙性憍豪剛強貢高欲令速解
化王從者儀式若王瓶沙顧視從者
似已無異懼佛不識頭面礼足右繞
三帀礼畢自陳我是摩竭提王瓶沙
身也如是至三佛告王曰吾照卿心
何但卿形瓶沙大喜即退就坐群臣
庶民各盡其敬中有作礼者自名字
者直揖拜者礼畢却住佛命令坐受

教就廂佛告祇沙宿福為王令復增
益使王國界人民忠孝富樂無憂福
護有德吉無不利衆會有疑爵俾迦
葉名聲先達令與佛俱詳應作師佛
察衆念便告迦葉其有殺生祠祀欲
望其福寧能得不入於山中求道無
師能得道不迦葉白佛殺生祠祀不得
其福天神不食殺者得罪學道無師
道終不成迦葉白佛我前事火晝夜
不懈勤苦積年好術弟子凡有五百
人精銳燃火不避寒暑著年者根熟來
無疑歸先人傳感以授後生自稱是
道唐苦無報令得佛教洗浣心垢已
得羅漢佛告迦葉現汝羅漢神足迦
葉受勑即入靜定身升虛空去地數
丈從腰以上火腰以下水更從腰以
上水腰以下火以水雨火衣燥不軟
住空現變出沒七反從身出光五色
赫弈飛從東來沒佛坐前四方上下
化現亦尒變畢叉手長跪白佛弟子
迦葉蒙佛慈恩解脫罪縛如來特尊
三界頂受佛為迦葉而作頌曰
若人壽百歲　奉火修異術　不如尊正諦

其明照一切　若人壽百歲　學邪志不善
不如生一日　精進受正法
王及群臣乃知迦葉是佛弟子佛告
瓶沙天下人眼不但視色苦樂無常
身不得久天下人意多惡少善思想
万端趣欲快意能棄此志亦可得道
功齊迦葉無以豪貴自恣其情無以
自在貪婬無猒無以豪强侵陵羸者
無以瞋怒狂煞無過莫隨婬心莫隨
貪心莫隨愁心息惡令善信守真言
當念死劇者病苦劇思惟所行亦復
可得迦葉神足若眼視色心當抑却
好醜不動耳聽衆聲心當制持無所
喜怒鼻齅香臭心當制伏情無所著
口貪衆味心當秉持想無所起身更
所善心當制止識無綺可五陰外來
制者由心六情無主陰衰無名迦葉
功德修之便是人生受形多憂苦惱
飢渴寒熱愚計為樂智士見苦妻子
榮利世人迷惑凡此衆事無不分散
千歲万年皆歸磨滅佛為瓶沙而作
頌曰
夫為世間將　順正不阿枉　矜導示礼儀

如是為法王　多慜善恕正　仁愛好利人
既利以平均　如是眾附親
佛告瓶沙王作宮舍從来幾歲王顧問傍臣傍臣對曰造起宮舍七八百年佛問諸臣凡更幾王臣即對曰二十餘王佛問瓶沙皆識諸王不瓶沙荅曰唯識我父不識先人佛告瓶沙但地有常人無常也人自愛身者不當殺害於命不當誹謗有道眾生生死皆由恩愛父母自言是我所生是我之子子非父母所致皆是前世持戒見具乃得作人為惡行者死墮地獄畜生餓鬼自從行致不由他坐罪福明正王甚恩之佛告王曰兒在胎中若有盲聾母豫知不耶王荅佛言實不豫知佛言此兒宿命罪行使然非父母過兒在胎中若其聖明母不豫知皆由宿行清純非父母力此理明驗王善惟之世人得罪其行有三口言傷人身行暴害心尊妬嫉能撿此三雖未便得泥洹天上人中豪貴自由原於人本從癡有形從形生情從情生識從識生欲從欲有父子從父子

生恩愛從恩愛生憂悲惱展轉五道無有休止人亦不知生所從来死所趣向不識其根名相字名言是父是子唯得道者乃知其原生死因緣本從癡起一切無常大王受持

佛告蓱沙若國善人謹順忠孝廉貞敬讓才博智遠不犯王法本非貴族王何異待王荅佛言姓名顯達擇能授職佛告大王道法無親唯善是輔成持五戒名清信士精進直入見諦不迴便得須陁洹斯陁含阿那含阿羅漢各因本心道位次叙佛説是時王及國人一萬二千諸天八萬皆見道跡佛告蓱沙王来已久宮遠早還牛馬人從傳住勞疲比於後日吾當詣城王起礼佛受戒而退群臣從官喜前受戒當王群臣受五戒時內外人馬寂然無聲諸婆羅門感化心伏皆前受戒歡喜而退王升車已群臣跪賀大王功德值佛出世并令臣等沐浴清化蓱沙歸宮敕勒宮內奉齋持戒國內一切信解歡喜忉利天帝華散佛上於時空中有豪長者名迦

蘭陁心中念言可惜我國施與尼揵佛當先至奉佛及僧悔恨前施求為棄捐長者至心卧不安席先福退遠福德應全大鬼將軍名曰半師承佛神旨知其心念即名閱义推逐尼揵裸形無耻不應止此鬼師奉勑撾打尼揵施拽器物尼揵驚怖馳走而言此何惡人暴害乃尒鬼師答曰長者迎蘭陁當持竹園作佛精舍大鬼將軍半師見勑逐汝輩耳明日尼揵共詣長者深責所以何故改施令吾等類破乎委損不謂長者見困如此迎蘭陁心喜吾願遂矣佛聖廣覆照我至心即答尼揵曰此諸鬼師強暴含瞋懼必作害不如委去更求其安尼揵慚愧即日恚去長者歡喜脩立精舍僧房坐具衆嚴都畢行詣樹王祠處請佛及僧衆祐受施止頓一時大化普濟靡不欣樂

舍利弗大目揵連來學品第五

佛在羅閱祇竹園精舍與大比丘僧千人俱皆得應真欝俾羅等彼有一鄉名曰鄰羅陁故有梵志字曰沙然

精修仙行延納來學好仙弟子凡有二百五十人門徒之中有二人高足難齊一名優波替次曰拘律陁才明深遠研精通微妙然得病自知將終告於二賢此諸新學志存道行累卿二人必令全志二人敬諾受教奉行是時世尊勅比丘頞陛汝行宣化往必有度所可見者其智明遠自捨如來無能與論若與相見直說法本勿與酬酢以致其嗤頞陛受勅整服持鉢礼佛而行時優波替從諸弟子相隨遊觀遙見頞陛威儀庠雅未曾聞覩何所法像被服殊俗須至當問二人俱前相逢中路便問頞陛章服反常何所從出豈有師宗可得聞乎於時頞陛以頌答曰

我年既幼稚　學日又初淺　豈能宣至真
如來廣大義　一切諸法本　因緣空無主
息心達本源　故號為沙門

優波替方聞法義尋思至理而自惟曰吾小好學八歲從師至年十六古仙道術靡書不綜十六大國譚吾廣博未曾聞斯真要之義今偶出遊遇

此寶藏此言之妙美於甘露心寤意解便逮法眼旋還精舍欣悅無量拘律陁見彼容悅疑得甘露即問優波替得甘露耶勿違本要患及少少優波替具向拘律陁說所聞偈一聞不解再說乃了尋思反覆亦得法眼二人議曰本願甘露今得服嘗寧可共詣大沙門所就彼海渕沐浴清華議合心同嚴辦當發拘律陁念曰吾師臨終囑授弟子令吾成濟今便委棄義所不安便告弟子彼大沙門有甘露仙化壞裂俗網息心寂行吾欲啓請窮微反眞汝將何趣門徒對曰今得視聽是大師恩大人宗仰承命踊逆貪羨甘露願從下風師徒志合即出所止往詣竹園於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二賢從諸弟子乗本願行欲作沙門勸成其功者顯陛力也比丘承教延望其衆憂波替拘律陁等遥見如來相好暉光神動情震自惟數曰幸哉余生得奉清誨其榮難云延趣坐前頭面礼佛礼畢嘉歡重喜無量斯須乃進具陳情言替等罪弊

隨流入淵始於今日反俗極源願蒙
接納得充僧次即便許可頭髮自落
皆成沙門佛告諸比丘此二人者願
於古佛侍吾道成侍衛左右佛謂憂
波替高世之号花而不實復汝本字
為舍利弗拘律陀還字大目揵連因
本說法逮得羅漢佛勅侍者告千
比丘暮當結戒不得他行即夜行籌
數得千二百五十人佛結戒竟比丘
歡喜莫不肅然礼佛而退

還至父國品第六

於是如來將歸舍衛與大比丘僧皆
得應真神靜通徹明曉三世衆生行
源賢者舍利弗大目揵連鬱俾迦葉
那提迦葉伽耶迦葉等一千二百五
十人是時迦維羅越王閱頭檀遣梵
志憂陁耶來詣竹園請佛還國尒時
憂陁耶見佛相好明曜天地五情實
喜頭腦礼足却住一面心意齊整長
跪白佛父王遠謝忠違闊汝道成復
度一切我獨不蒙本要當還今故遣
使佛問憂陁父王起居安不憂陁白
佛大王無恙雖思世尊佛告憂陁樂

此道不憂陁對曰甚樂世尊佛授憂陁使作沙門授其法戒憂陁自念今為弟子無緣復還王須消息因誰報命佛知憂陁心念欲還行矣憂陁莫親世業戀著故家憂陁白佛佛當還至舍夷國不佛言當還憂陁受勅退跪白佛不審何日當至佛告憂陁却後七日必至舍夷憂陁歡喜礼佛而去於是憂陁耶還至舍夷詣宮求通門監白曰憂陁使還在門求見王敎推問吾達憂陁如渴欲飲何故稽停方白求通推應坐者反覆至三然後乃前王見憂陁已受法服而問憂陁卿作沙門邪憂陁荅曰以服佛法王問憂陁悉達在宮與卿獨親入出周旋無所關白今使來還何得自外詣門求通耶憂陁荅王佛敎比丘莫親白衣戀於家居道俗異故王問憂陁吾子在宮衣服極好今者為道所著何衣憂陁指衣所服如此王即墮淚曰悉達在家吾為作宮七寶刻鏤極世珍妙於今屋室何如我許憂陁荅王常處樹下諸佛世尊道法皆尒王

問憂陁吾子在宮茵褥綩綖錦繡細軟今所坐具皆有何等憂陁荅王所生用草清素除貪王問憂陁悉達在家吾為作廚甘肥衆美今所飯食復有何物憂陁荅曰至時持鉢往福衆生食無麁細呪願施家王聞是語即復流淚王問憂陁悉達眠時吾欲令覺彈琴絃歌然後乃覺今在深山何用覺乎憂陁荅王如來三昧無有晝夜王問憂陁吾子在宮若其澡浴八種香汁若今澡浴皆有何物憂陁荅王八解正水以洗心垢王問憂陁悉達在國栴檀蘇合以塗子身今者為道為有何物憂陁荅王戒定慧品香熏八難王問憂陁悉達在家吾為作林精舍四種於今所坐何物用作憂陁荅曰四禪為林息心蕪欲王問憂陁吾子在宮士衆衛侍今者侍從復有何人憂陁荅王學道弟子名比丘僧翼從世尊凡有一千二百五十人俱王問憂陁悉達在家若其出遊車有四品牛羊為馬以充騎乘於今出處何所駕乘憂陁荅王四諦神足參

駕飛行至問憂陁吾子行觀幢麾羽
葆以為光飾令者慓幟復有何物憂
陁荅曰四恩慈悲廣飾群生王問憂
陁志達每出椎鍾鳴鼓觀者填路今
著遊止有何音響憂陁荅王佛始得
道往詣波羅奈國擊甘露法鼓拘憐
五人逮得羅漢八万諸天皆入道迹
九十六種靡不欣伏無上法音聞于
三千大千世界王問憂陁志達令者
欲領何國憂陁荅王世尊所領不可
稱道教授衆生無不蒙度等心普濟
無所適處王問憂陁吾子在國恩陳
正治財吾安民動順礼節莫不承風
今者獨處思憶何等憂陁荅王世尊
惟空苦樂非真有者歸盡神静無為
王聞是言哭矣悉達一切皆有汝何
言無反矣悉達與人為讎憂陁白王
正使智人滿於天下人有百頭頭有
百舌舌解百義合此人數稱讚如來
弥盡竟劫不宣其德况我所說億不
及一唯佛與佛其德乃彰王言善哉
佛當來不何日能至憂陁白言七日
當至王大歡喜即勅群臣吾當迎佛

導從鹵簿壹准聖王出入法則平治
道路香汁灑地城中街巷盡豎幢幡
其所修治光飾盡宜車馬人從限四
十里其日世尊起於竹園與比丘僧
千二百五十人俱威神感動諸天侍
從始入舍夷路由一水名阿樓那慶
興必難開化當現神足令其信伏即
水上岸神通照察深知調達惡心內
外虛空去地七仞足若蹈地其實在
空佛告比丘見彼車馬五色嚴麗正似
天帝出遊觀時令時眾人見佛及僧足
步其地仰觀足跡處在空中於上稍
下正至迎次與人頭齊剛強靡伏歸
命和南唯有調達獨興惡念子行學
道但作幻術感人如是吾亦當復作
術廣化眾人於是父王遙見佛來愛
敬交至一者敬道二者愛子即下爲
車解劍却蓋脫履趣佛頭首禮足而
頌讚曰

生時緣福德　瑞應三十二　樹傾敬稽首
道成今三禮

於是父王以偈問佛

子本在吾家　號爲名寶車　今者足蹈地

是苦安可堪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車馬生死乘　危嶮安可久　象駕五通驅
所至無限㝵　本著七寶衣　珍妙甚雅好
剃頭被納服　如何不羞耻　慚愧為衣服
世衣增塵垢　法衣真人服　息心名如来
本用金銀器　衆味甚香美　今者行乞食
麁惡安可咽　法味為道食　飢渴今已除
爲世故行乞　持鉢福衆生　本處別宫中
衆宫妓侍衛　獨在山樹閒　如何不恐懼
生死恐畏除　今已入本無　無憂無喜想
所止名道場　本在我家時　澡浴名香汁
處於山樹閒　何物洗身垢　道藏為浴池
正水滿其側　浴已三毒盡　三達快無雙

於是父王請佛及僧令詣王園永為精舍佛愛王意便入精舍坐尼拘類樹下廣説教法七日不懈聽者歡喜中有發大乘者有樂辟支佛行者有發羅漢意者有作沙門者各隨發心如行所得城内母人各生善念悲泣自責世尊還國男子福德獨得見佛我等罪蔽不服法味何苦如是佛知母人一切心念讃言善哉乃生好心

頭欒聞法眞得度苦佛便語王法與
難値道教難得可勤國内諸母人輩
樂聞法者使出聽受王即宣令欲見
佛者聽城内母人咸喜俱出詣佛礼
拜訖而却住於是世尊如應説法各
各解了逮得法眼王及臣民歡喜礼佛
而退是時諸比丘白佛言舍夷國内男
女長幼聞佛説法如心所念各得其
決父王復聽不記所得佛告比丘父
王恩愛未息父子相待敬心未全是
故不得明旦如來准將目連往詣王
宮上殿而坐佛勅目連現法道力目
連受教飛升虚空出没七反身出水
火從上來下前礼佛足却侍於左父
王見變心意解悅恩愛斷滅敬心内
發起前礼佛甚善世尊弟子功德猶
尚乃介如來威德難可度量便發無
上正眞道意是時父王每詣佛所見
迦葉等千人形體至陋每心不平此等
比丘雖復心精無表容貌當勸宗室
樂無爲者令作沙門擇取端政即令
宗族明日會殿受令即到王告宗室
曰阿夷相言佛不出家當作聖王君

四天下左右侍從率當端政令諸弟
子類無姿觀令欲札姤有道儀容足
者充備僧數光暉世尊咸言大善聽
令歡喜乞退嚴辦七日乃行調達便
告行者吾等王者子弟今棄世學出
家居道澄頓服飾極世之妙爲馬車
乘價直万金其日嚴出觀者塡路調
達冠幘自然墮地衢和離身所乘爲馬
四脚布地而作鳥鳴相者占曰餘皆
得道二人不吉俱詣佛所志作沙門
剛強降伏莫不樂受

中本起經卷上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中本起經卷下　曉

後漢西域沙門曇果共康孟詳　譯

須達品第七

佛從本國與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遊於王舍國竹園中長者伯勤承佛降尊馳詣竹園五心礼足遶巡恭住整心白佛唯願世尊顧下薄食佛法默然已為許可長者欣悅接足而退還家具膳莊嚴幢幡親自執事極世之味舍衛長者名曰須達(晉言善温)與主人伯勤雖未相見每信相聞行同德齊遷揖為友須達因事來行推親往造伯勤親供不容得出須達踟蹰殊久呼使而曰吾故遠至以展不面虛心在昔馳散所懷不謂今日見薄不偶迎顧迎事訖乃出相揖而坐不面在昔屈辱臨顧傾企之情有兼來趣明請大賓執事自逼是使乃心滯而不叙善温問曰何謂大賓為是婚姻國節會耶答曰同志御不聞乎白淨王太子入山六年道成号佛威相明遠神明燭幽方身丈六華色紫金明耀於世吐法

陳戒精義入神所從弟子名比丘僧居靜正身修德履道忽棄刹義曰真人凡有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善温聞稱佛聲舉身毛竪心喜交會遊豫待明五情內騷轉側不寐至誠感通中夜霍明即便嚴出方向城門顧見城左有神祠舍名曰潔拔過往跪拜礼畢旋顧奄便更冥善温惶恐不知所趣雖有此變心猶存佛承其至心恐畏消除空中聲曰善哉須達心至乃尒即聞空聲為是何神便荅之曰吾是子親摩因提也問曰卿生何許奚為此間即而荅曰吾昔從佛神足弟子大目揵連聞說經法因此福報得生第一天上功德甚少別使貴此見卿至心來相佐助佛者至尊舉足中間福祐難量恨吾生存不獲覩佛如今所見明驗真諦天放大光照於竹園善温尋光遥見如來踰於所聞前拜却住微心視相而問於佛神尊寧安耶佛為須達而作頌曰

無憂無喜相　心虛清淨安　已能無所生
見諦入泥洹　覺正念清明　已度五道淵

恩愛網斷壞　永寂悅彼安
長者須達聞說是時因本功德便發
淨意遠得法眼歸命三尊諾受五戒
為清信士前白佛言唯願如來臨眄
舍衛教授一時濟度君民世尊又曰卿
姓字何乎長者跪對曰鄙字須達侍養
孤老供給衣食國人稱我給孤獨氏
佛而告曰彼有精舍容吾衆不對曰
未有長者須達承佛聖旨進前長跪
而白世尊余能堪任與立精舍唯須
比丘監臨處當顧勑舍利弗並行營
佐即受教命作礼而退還彼舍衛周
行求地唯祇園好衆果流泉奇鳥翔
集地美木茂去城又近因往守請祇
了無賣意求之不止恚而言曰若能以
金錢集布滿園尒乃出耳重問審實
尒不祇謂價高予必不及戲言決耳
復何疑哉須達辭還載輦送錢園監
不聽走白太家須達送錢不審內不
報勑園監吾自戲言還錢勿受二人
共諍擧國耆老馳往諫止耆老斷當
地價已決不應得悔國政清平祇不
違法即聽布錢門裏不周祇意喜曰

吾還得園矣遣人催督須達自往
共詣園觀所思未周意憒不樂祇
曰國賢若悔便止若言不悔思得
伏藏畢地直耳祇心惟佛必是至尊
能使斯人竭財不恨可戴可仰神妙
如茲便謂須達勿復足錢餘地貿樹
共立精舍須達即言善哉許諾便興
功夫僧房坐具牀榻茵褥極世之妙
加施幢幡香汁灑地脩辦供具兼饍
重饌燒衆名香遥跪請佛唯願如來
枉屈尊神
於是衆祐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
人俱遊於舍衛國應須達請威神震
動國內咸喜男女大小塡路而出給
孤獨氏及王弟祇陁前禮佛足共上
精舍佛受呪願故曰祇樹給孤獨園
王國有事急召須達赴行應會事訖
馳還奉齋盡卷却從步涉中路有人
奉酪一瓶願無所使自提而行前逢
梵志請令持之共詣精舍手自斟酌
願命梵志沒便斟酌飯訖行澡儼然
聽法一切歡喜稱善無量
梵志暮還奉齋不設婦怪而問不審

何恨荅曰不恚吾齋故耳婦重質之何
從齋来梵志荅曰給孤獨氏於園飯佛
請吾往齋齋名八関其婦流淚忿然
恚曰君毀遺則禍此興矣瞿曇乱法
奚足採納迫尉不已便共俱飯梵志
壽竿終於夜半生於欝多羅衛國作
大澤樹神時有婆羅門等五百人欲
詣恒水三祠神池沐浴垢穢希望神
仙中道乏粮遥望彼樹想有流泉馳
趣樹下了無所見窮困斯澤飢渴委
厄樹神人現問梵志曰道士鄉来今
為行耶同聲荅曰欲詣神池澡浴望
仙令曰飢渴幸哀矜濟樹神即舉手
衆味流溢衆飯飽足詣神請曰何等
功徳致此巍巍神荅梵志吾因舍衛
給孤獨氏持八関齋為婦所敗不卒
其業来生斯澤作此樹神若終齋法
福應生天介時樹神而作頌曰
祠祀種禍根　日夜長枝條　痛苦敗身本
法齋度世仙
梵志聞偈迷解信受旋還舍衛路由
一國名拘藍尼國有長者字瞿師羅晉言美音人民敬愛言輙順承梵志衆等往

追求宿美音問曰道士何來今欲所之
與陳彼澤樹神功德欲詣舍衛造孤
獨氏積採法齋莫遂本志美音喜躍
宿行所追亘解欲行明旦宣令宗室及
所親愛誰能共行受齋指式合五百人
僉然應命本願相引感義嚴出行詣
舍衛未至祇洹道逢須達往造佛所
過而不識顧問從者此何大夫對曰
給孤獨氏也梵志衆等喜而進曰吾
願成矣求人得人馳趣相見同聲歎
曰久承令懿注仰虛心聞有道訓八
關齋法故遠投託幸蒙示導須達止
車答曰吾有大師号曰如來衆號度
人近在祇洹可共俱進造覲世尊聞
命敬諾恭肅盡虔遥瞻如來情喜內
發五體投地退坐一面緣察本心旨
說法要五百梵志得阿那舍便作沙
門美音宗等逮得法眼
諸比丘白佛五百梵志及諸長者得
道何速世尊告曰過去不遠時世有
佛号名迦葉爲衆講法說吾當來今
諸梵志於彼佛前願樂欲見當來釋
迦文佛是諸長者亦同斯願從是因

緣見吾便解比丘歡喜意受奉行美音心念欲請世尊佛知其念而告之曰彼無精舍汝願不遂美音悅解喜前白佛我有別宅願為精舍唯哀普救濟度群生乞還國修脩所供頭面接足礼畢而去

本記談容品第八

尒時如來與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從舍衛祇洹遊於拘藍尼國美音精廬足蹈門閫天地震動珠璣樂器不鼓自鳴盡毒隱伏吉瑞和清當尒日也境界人民靡不敬肅渴仰世尊是時國王名曰優填殘暴侵兢闇納倿言躭荒女樂疑綱自沉又置大夫人二人左右番上二后姿容一國少雙左夫人字照堂為人憍慠唯惡是從讒嫉賢良諂入無厭右夫人字談容執行仁愛度敬肅恭清素約己文不加身王弥其操每事私焉照堂懷嫉諂之至深王察其行不納其言談容有長老青衣名曰度勝恒行市香因歸聞許路由精舍每過脩敬減省香錢合集寄聚便行飯佛及比丘僧

佛為說法書心不忘施訖還宮過肆
取香因此功福本行所追香氣熏聞
斤兩倍常詰問理窮住實首情每減
香錢飯佛及僧法深義妙非世所聞
誒容聞說佛聲悚然心歡喜自念曰
吾心喜踊何因得聞無量法乎即告度
勝試為我說度勝白日身賤口穢不敢
便宜如來尊言乞行詣佛受勑而還便
遣出宮臺告之日具受儀式度勝未
還夫人侍女側息中庭佛告度勝汝
還說法多有度者說法之儀先施高
座度勝受勑具宣聖旨誒容欣悅開
笥出衣積為高座承佛威神如應說
法夫人誒容及諸侍女疑解破惡得
道濡濡度勝應時逮得總持照堂協
根妬憤內發數諮非一王又辱曰汝
輩嫉盡言不及義彼人操行執節可
貴照堂心忌猶欲害之密白王曰恒
遣青衣往來佛所情蕩外交志溢邪
趣妄實修良忠直忽數諮不已王
頗惑之照堂心謀念曰伺子齋日之中
必矣伺其齋日因勸白王今日之樂宜
請右夫人王便普召被命皆會誒容

持齋獨不應命及覆三告勅節不移王怒隆盛遣人找出縛置殿前將欲射煞詼容不怖一心歸佛王自射之箭還向己後射輒還王時大懮惶怖解馬而問之曰汝有何術乃致是耶夫人對曰唯事如來歸命三尊朝奉佛齋過中不食加行八事飾不近身必是世尊哀顧若茲王曰善哉豈可言不當詣精舍覲見表虔會有敵國與兵入界彼衆強盛王自出征顧命梵志名曰吉星攝領國政照堂喜曰吾父領政煞子必矣王去之後女與父謀燒煞詼容及其侍女詐言失火謂可掩塞事會發露王大恚之斥從吉星捐棄於外以其道士故全其命照堂等輩幽之地窟推逐邪道廣闇佛法

諸比丘退席白佛言王后詼容及其侍女精進乃尒見諦得道不審何罪遇此火害唯願世尊敷告未聞佛告比丘過去有城名波羅奈有婬女五百人延致輕薄以自供濟世有辟支佛名曰迦羅教化人民令持五戒舉

國士女歸心師焉諸女恚曰此人矣来斷吾賓客咸共興恚謀啚毀害後日迦羅復入其聚諸女同忿皆以火爐打撲迦羅舉身燋爛無所悔恨便現神足飛升虛空衆女驚怖泣涙悔過長跪舉頭而陳情曰女子蠢愚不識至真群愚荒惑毀辱神靈自惟過疊罪惡若山願降神徳以消重殃尋聲即下而般泥洹諸女起塔供養舍利世尊又曰于彼婬女詃容等是也罪福追人久無不彰說是法時國内大小信伏歡喜咸歸三尊受戒而退佛與比丘還到舍衛止祇洹

瞿曇彌来作比丘尼品第九

尒時佛遊於迦維羅衛國釋氏精舍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是時大愛道瞿曇彌行到佛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叉手白佛言我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法律我以居家有信欲出家爲道佛言且止瞿曇彌無樂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當盡壽清淨究暢梵行瞿曇彌則復求哀如是至三佛不肯聽便前作礼遶佛

而去其後不久佛時與諸大比丘俱從釋氏
精舍入迦維羅衛國大愛道聞佛從
諸弟子來入國中心大歡喜即行到佛
所稽首佛足下大愛道復白佛言我
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
法律我以居家有信欲出家爲道佛言
止止瞿曇彌無樂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
衣者當盡壽清淨究暢梵行大愛
道則復求哀如是至三佛不肯聽便
前作礼繞佛而去佛時與諸比丘留止
是國避雨三月補成衣已著衣持鉢
出國而去大愛道即與諸老母等俱行
追佛佛行轉到鄉縣頓止河上大愛道便
前稽首作礼却住白佛言我聞女人
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法律我
以居家有信欲出家爲道佛言止止
瞿曇彌无樂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
者當盡壽清淨究暢梵行大愛道
則復求哀如是至三佛不肯聽便前作
礼繞佛而退住於門外被弊敗之衣徒
跣而立顏面垢穢衣服汙塵身體疲
勞啼哭悲啼賢者阿難見伯母大愛
道如是即問言瞿曇彌何因弊衣徒

跣面垢衣塵疲勞悲啼大愛道者言
賢者阿難今我用女人故不得受佛法
律是以自悲傷耳阿難言止止瞿曇彌
且自寬意待我今入向佛說是尊賢
者阿難即入稽首佛足下長跪白佛
言我從佛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今
大愛道以至心欲受法律其已居家有
信欲出家為道願佛許之佛言止止阿
難無樂使女人入我法律為沙門也所以
者何阿難譬如族姓之家生子多女少
男當知是家以為衰弱不得大強盛也
今使女人入我法律者必令佛清淨梵
行不得久住譬如稻田禾稼具熟而有
惡露災氣則令善穀傷敗今使女人
入我法律者必令佛清淨大道不得久
興盛阿難復言今大愛道多有善意
佛初生時乃自育養至于長大佛言有
是阿難大愛道信多善意於我有恩我
生七日而母終亡大愛道自育養我至于
長大今我於天下為佛亦多有恩德於
大愛道大愛道但由我故得來自歸佛
自歸法自歸比丘僧及信佛信法信比丘
僧不復疑苦不復疑習不復疑盡不復

疑道方成其信成其禁戒成其多聞成
其布施成其智慧亦能自禁制不殺生
不盜竊不婬泆不妄語不飲酒如是阿
難正使人終身相給施衣被飲食臥具
病困醫藥不及我此恩德也佛告阿難
假使女人欲作沙門者有八敬之法不
得踰越當以盡壽學而行之譬如防水
善治堤塘勿漏而已其能如是者可入我
律戒何謂八敬之法一者比丘持大戒
女人比丘尼當從受正法二者比丘僧
持大戒半月已上比丘尼當禮事之三
者比丘僧比丘尼不得相與並居同止四
者三月止一處自相撿押所聞所見當
自省察五者比丘尼不得訟問比丘僧
事以所聞見若比丘僧有所聞見訟問
比丘尼比丘尼即當自省察六者比丘
尼有庶幾於道法得問比丘僧經律之
事七者比丘尼自未得道若犯戒律當
半月詣眾中首過自悔以棄憍慢之態
八者比丘尼雖有百歲持大戒當處新
受大戒幼稚比丘僧下坐以謙敬為之
作禮是為八敬之法我教女人不得踰

越當以盡壽學而行之假令大愛道審能持此八敬法者聽為沙門賢者阿難受佛語已熟諦便作礼而出報大愛道言瞿曇弥可勿復愁已得捨家之信去家就戒佛說女人作沙門者有八敬之法不得踰越但當終身勤意學行之耳持心當如防水善治堤塘勿漏而已阿難便一一為伯母說佛所敎勑八敬之事言能如是者可入佛法律大愛道即歡喜而言唯諾阿難聽我一言譬如四姓家女沐浴塗香衣莊嚴事而人復欲利益之安隱不怖以好華香珎寶結為瓔珞持與其女豈不愛樂頭首受耶今佛所敎勑八敬法者我亦歡心願以首頂受之尒時大愛道便受大戒為比丘尼奉行法律遂得應真然後異時大愛道比丘尼與諸長老比丘尼俱行詣賢者阿難而問言阿難是諸長老比丘尼皆久脩梵行且已見諦云何當使為新受大戒幼少比丘僧作礼阿

難言小且待我令入問之阿難即入
稽首佛足下白佛言大愛道比丘尼
言是諸長老比丘尼皆久修梵行
且已見諦云何當使為新受大戒幼
少比丘僧作礼佛言止止阿難當
慎此言勿得說也但汝所知不如我
知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
外諸異學梵志及諸居士皆當
以衣被布地求哀於諸沙門言賢
者有淨戒高行願行此專上令我
長得其福佛言阿難若使女人不
於我道作沙門者天下人民皆當
解髮布地求哀於諸沙門言賢者
有戒聞慧行願行此髮上令我長
得其福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
門者天下人民皆當稽具衣被飯
食臥床病瘦醫藥願諸沙門當自
來取之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
門者天下人民奉事沙門當如事
日月如事天神過踰於諸外道異
學者上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
門者佛之正法當千歲興盛佛復

語阿難以女人作沙門故使我法五百歲而衰微所以者何阿難女人有五處不能得作何等為五女人不得作如來至眞等正覺女人不得作轉輪聖王女人不得作第二忉利天帝釋女人不得作第六魔天王女人不得作第七天梵天王夫此五處者皆丈夫得為之耳丈夫得於天下作佛得作轉輪聖王得作天帝釋得作魔天王得作梵天王佛說是已皆歡喜受行

度波斯匿王品第十

是時如來還舍衛國在祇樹給孤獨園與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王波斯匿心自念言佛是釋種出家處山以成無上正真等覺威景神妙天龍鬼神無不宗仰為人說法上中下言悉善其間所說莫不歡喜開福塞禍言入涅洹即便嚴出導從如常至門下車群臣俱前直揖却坐而白佛言須承釋子端坐六年道成号佛為實尒不是世所美乎佛語王曰吾眞是

佛世不履傳王復言曰瞿曇自稱為
佛故非佛也佛復荅王過去久遠時
世有佛名曰定光授拜吾決汝於来
世九十一劫當得作佛字釋迦文有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十八特妙之法
十種神力四無所畏一事不足不名
為佛吾今具有故為如来無所著正
真覺也王迷情疑重質言曰瞿曇年
少學日甚淺所以者何世有婆羅門
修治水火精勤苦體不去晝夜九十
六術靡不經涉年高德遠不蘭迦葉
等六子輩名稱蓋世猶未得佛佛者
實尊以是推之惟疑不信佛告王曰
吾今為王說法真諦善聽勿疑王曰
善哉佛荅王曰小有四事皆不可輕
何謂為四一者太子雖小當為正君
此不可輕二者小火燒草草盡乃止
此不可輕三者龍子雖小能為風雨
雷電霹靂此不可輕四者道士雖小
巳入道要深妙之慧飛行教化度脫人
民此不可輕於是世尊為王而作頌曰
太子福成　當為正君　愚人輕慢

禍疊是生　正由心出　能重能輕
宿行所得　福自隨形　能觀德本
然後觀人　道要以脩　大王思惟
小火得草　所燒無限　須弥寶山
亦從小起　智者觀物　無小無大
還能不避　小毒害人　比丘破惡
精進入禪　道成神通　變現度人
見諦淨無垢　已度五道渕　佛出照世間
為衆除憂患

正聞正言垢重情蔽遺疑未悟前礼
佛足辞退還宮

是時國內有婆羅門居富多寶老無
兒子禱祠盡力未後生男其年七歲
得病便亡其父憂毒卧不安席不復
飲食聞佛能除憂患即詣祇洹佛問
梵志有何愁憒顏色燋悴婆羅門言
我年老耄正有一子捨我終亡悲憐
痛毒佛告梵志人有恩愛便得憂悲
梵志情迷便白佛言恩愛之樂有何
憂悲佛言不然如是至三婆羅門不
解走出祇洹見二人樗蒲心自念言
此必智者能解我疑便問二人恩愛
為樂為憂悲乎即荅梵志天下之樂

無過恩愛梵志復言吾見瞿曇向我
說此二人答曰沙門瞿曇及世惑人
慎無信焉國内愚者共嗤佛語乃上
聞於王令王惑意便謂夫人夫人字
末利便告之曰瞿曇可笑反論失理
何有恩愛而生憂悲耶夫人對曰佛
不虚言其實如此也王復謂言汝尊
瞿曇加是宗親其信而已夫人白王
何不自往若遣智臣請啓所問驗世
狂惑王聞其言即召智臣那利繩汝
持吾聲問訊瞿曇世人愚惑妄傳
尊旨損言恩愛而生憂悲恠其理乖
是故遣信下承風化若佛有教汝諦
受之臣受王命即詣祇洹礼佛却住
斯須進前長跪白言國主波斯匿稽
首座前問所不解願見示導散告真言
於是如來命臣就坐而告之曰恩愛
之本淵流難盡憂悲之惱一由恩愛
又告大臣吾今問卿意解便對譬如
有人父母終亡妻子死盡財没縣官
此人憂惱可堪勝不大臣對曰審如
尊教又言大臣古昔有人居貧窮困
而其娶婦得富家女嬾惰無計日更

貧乏家困餉饋欲奪更嫁妻聞家議便以語夫我家勢強必當奪卿當作何計夫聞婦言將共入房令欲與汝共死一處即便刺婦還復自刺佛告那利繩恩愛相殺何但憂悲且受佛教礼退還宮具宣尊旨王意不悟猶嗤此言復謂末利瞿曇何故正作此語夫人白王欲啓一事願見採省王曰便說夫人問曰彼方二郡一名迦尸二名拘達盧若有白王云彼二國他王劫取王當云何王謂夫人吾之豈樂因此二國若有此問情用憂憒夫人復言太子琉璃皇女金剛若疾若亡王當云何王答夫人此情難堪夫人問王此為恩愛生憂悲不賤妾醜陋得侍幃幄一旦病亡王當云何王答末利吾情迷荒命將不全夫人復言此為恩愛生憂悲不王意乃解即便下牀遙礼祇洹歸命三尊懺悔謝過盡形竟命首戴尊教

自愛品第十一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衆僧俱足而為說法國王波斯匿以日昳時道過佛所下車卻蓋拱袖直前稽首

于地却就王位佛問王言從何所來衣弊形瘦乎王即離席揮淚對曰國大夫人背棄天下侍送靈柩安措始還近承世尊顧臨鄙國雖以哀悴貪得表災性頑愚闇情惑邪聲今始乃解明教至真憂悲苦惱皆由恩愛每惟道訓世所希聞於時世尊而告王曰復坐善聽王言唯諾佛言衆生受形無老無壯無豪無賤命盡之日無不分散辟若春華色無久鮮結實華落果熟離本須弥寶山刼盡壞爛大海深廣猶有枯竭人命危脆智者不怙唯有修德精進履道佛時作頌曰

命如菓待熟　常恐會零落　以生皆有苦
誰能致不死　如河流駛疾　往而沒大海
人命亦如是　逝者不復還

佛告王曰遮迦越羅典領四域飛行案行七寶導從雖壽千年亦死過去諸天食福有膳自然至其禄盡亦復磨滅比丘破惡一心思禪榮利不移志重若山神通真人猶復滅度如來出世權慧現身金剛德體明暉太千迴帀三界濟度群生十力世雄猶現泥洹人生世間命不久停忽若電流

如風過逝尊榮寶位其若夢矣推古
驗今無始不終輪轉五道見諦反真
佛為國王而作頌曰

如河駛流　往而不反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雖壽千年　亦死過去
合會有離　無親可恃　世皆有死
三界無安　諸天雖樂　福盡亦喪
志堅若地　德重若山　真人無垢
寂然歸滅　快哉福報　所願皆成
上寂大人　自見泥洹

於是波斯匿復白佛言何謂自愛何
謂自護佛言善哉問也大王諦受人
生於世四大合成性愚習癡殺盜婬
欺不信道行此不自愛也習善行仁
覺世非常信死更生情存三尊奉戒
攝心信以篤道守礼以讓孝順至誠
此人處世自愛者也積善履德身無
狂橫志行脩明上天衛護無男無女
衆行歸身兵刃不傷虎兕無害自護
之方唯持戒行佛為波斯匿而作頌曰

凡人為惡　不能自覺　愚癡快意
後受熱毒　生無善行　死墮惡道
往疾無閒　到無資用　自愛身者
慎護所守　調心正體　福應上天

士有信行　為聖所譽　自愛如是
快解無憂　惡行危身　愚謂為易
善最安身　愚人謂難　信法奉戒
慧意能行　上天衛之　智者樂慈
仁愛不邪　安止無憂　能除恚怒
從是脫淵

王聞法言愚解望斷前受五戒群臣從官皆發道心天龍鬼神歡喜樂聞

大迦葉始來品第十二

尒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為衆說法天龍鬼神四輩弟子嚴整具足於是摩訶迦葉鬚髮衣始來詣佛世尊遙見歎言善來迦葉務分半牀命令就坐迦葉進前頭面作礼退跪自陳曰余是如來末行弟子厠命分坐不敢承旨大衆僉念此老道士有何異德乃令世尊分坐命之與人雋乂唯佛明焉於是如來察衆所念欲決所疑廣論迦葉大行齊聖世尊又曰吾以四禪禪禪定息心從始至終無有損耗迦葉比丘亦有四禪因禪得定意吾以大慈仁愛一切迦葉體性亦慈如此吾以大悲濟度衆生迦葉比丘大悲如此吾以四禪三昧而自

娛樂無有晝夜何等為四一者無形三昧二者無量意三昧三者清淨積三昧四者不退轉三昧迦葉比丘亦有是三昧吾本樂六通今已得六通迦葉比丘亦得六通何等為六一者四神足念二者志知一切人意三者耳徹聽四者見衆生本五者知衆生所趣行六者諸漏皆盡今已無畏三界獨尊吾以四定表彰法御何等為四一者解定二者智定三者慧定四者戒定名色皆滅梵迹獨存無憂憙想生死根斷迦葉比丘亦復如是世尊又曰過去久遠時有聖王名文陁竭高行暉世功勳感動忉利天帝欽其異德即遣車馬詣闕迎王王乘天車忽然昇虛天帝出迎與王共坐娛樂盡歡送王還宮佛告比丘尒時天帝者大迦葉是也文陁竭王者則是吾身往昔天帝以生死畏座令吾並坐吾今以無上正真法御之座報昔功德佛說本昔加以聖德顯比丘迦葉一切解脫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法教名遠莫不樂受

度奈女品第十三

佛從迦維羅衛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過拔耆國界度人民去至維耶離詣柰氏樹園城中有女人名阿凡和利聞佛來化歡喜無量即便嚴出與五百女人俱佛勑比丘端意低頭勿妄顧視色欲乱人唯道能制抑情撿心智者必能令有女人名阿凡和利與五百女人俱欲聽說法汝曹各護淨行持之勿放諸比丘唯諾受教阿凡和利詣門下車叉手當心低頭直前頭面礼佛却就女位世尊告曰形不久住色不久鮮命如風過少壯必衰勿恃容姿自處汙行世間迷惑禍起色欲三塗勤苦智者能閑女聞佛言心解欲止便發道意自歸三尊於是阿凡和利退坐白佛不以女賤得服法言願饌如來明日枉尊及比丘僧願下薄食佛法默然已為許可起以頭面作礼歡喜而去是時城中有長者子五百同時聞佛來盡詣止住柰園即皆俱行詣佛聽法車馬服飾五色煇煌出城詣園人從車馬寂然如法詣門下車叉手直進礼拜陳情却坐男位佛告族姓子棠位尊豪快

樂如意皆是前世福德所致今復見
沸功德增益諸長者子歡喜退坐長
跪請佛明日屈尊哀臨蔬食佛便告
曰已先受請佛不二諸長者子復
白佛言不審請主姓字是誰佛言向
受阿凡和利請明日當往長者子白
佛此是國民豈得在先佛告族姓子
如來慈普不問尊卑諸長者子前礼
佛足辭退還家過告阿凡和利語曰
佛者至尊用一切故來化吾國飯佛
及僧吾等應先男尊女卑卿當在後
慎勿供辦故來相語女白長者子無
以豪強威力加弱也今乞四事若見
恵者不敢在先何謂四事一者乞令
我心保善莫移二者乞令我命保在
眞亡三者乞令財物保在無滅四者
乞令世尊常住教授莫詣餘國即謂
女曰善心亘保命亦如是非吾能辦
便相謂言此女福人先得飯佛乃覺
非常甚可喜樂中有年少耻甚出後
當共圍之便勑市監罷不作市阿凡
和利還婢市買了無所得還視庫藏
衆膳備具唯乏薪炭行求不得出庫
氎布香油灌之以供飯具明日至時

遣使白佛城門復閉使還白言城門不開知是諸長者子所作女自念言法應遣使表白供辦云何得通便告鸚鵡汝行白佛鸚鵡受勅飛出其家諸長者子輩擧弓射之奉使請佛威神所接箭化作華便詣佛所飛住虛空白佛言衆嚴畢辦唯願枉尊於時衆祐法導威儀足蹈門閫天地震動龍雨淹塵天樂下從諸音樂器自然而鳴佛坐飯竟行澡水畢為說經法五百長者子阿凡和利及五百女人逮得法眼皆受五戒已佛與比丘僧還詣柰氏園一切歡喜無不樂聞

尼揵問疑品第十四

佛從維耶離與千二百五十比丘僧及千優婆塞俱詣鄉難隨國波和離國是時國內奉事六師迷於邪行城中有豪長者字阿夷拔提弗奉事尼揵精勤第一聞佛來顧往詣尼揵所礼拜如常尼揵問曰卿聞瞿曇來至此不對曰已聞尼揵語曰汝往難沙門瞿曇二事當令如噎拔提弗言何謂二事乃令不對乎曰汝難瞿曇吾

闍沙門呪願一切普得飽滿猥將大
衆來適飢國費損人食此大無益拔
提弗受命而退即詣佛所瞻覩神德
威相赫赫然弟子法儀恂恂洋洋敬心
踊躍拱袖進前直揖却坐而白佛言
欲請一事願蒙授解佛言恣所欲問
拔提弗言伏聞瞿曇饒益一切令得
安隱而將大衆願臨飢國減損民食
費而無益佛告阿夷拔提弗言吾從
九十一劫以來未聞勸人為福損而
無益也吾聞尊貴富樂本起布施未
有唐捐費而不報也人行仁義現世
稱傳後得生天勸善代喜福祐隨身
又告長者財有八危損而無益何謂
為八一者為官所沒二者盜賊劫奪
三者火起不覺四者水所沒溺五者
怨家債主横見奪取六者田農不修
七者賈作不知便利八者惡子博掩
用度無道如是八事至危難保八禍
當至非力所制是故如來以此因緣
勸人布施安置福田深堅難動水火
盜賊不復得害壽終生天衣食自然
佛告長者真言至要化世愚惑若衆

信者自毀人本墜墮三塗若能覺識改聞易行還神無為所向分明阿夷拔提并聞佛說法情喜內定退坐自陳愚癡積惑未識正真所質非法實非鄙意居捷所遣奉使不遜願佛垂恩原恕罪咎佛言汝能自覺此福無量長者歡喜復白佛言情闇難悟欲問所疑佛言隨意所問令當為汝事事分別長者問曰伏聞如來慈等普救不審法教偏駮不等有得道者有不得者抱疑日久願尊開蒙佛言善哉問也諦聽諦受辟如農夫宿有二業一田業高燥肥沃二田業下濕瘠薄於春和時等力興功下種應節秋除草穢至秋獲實斗斛懸殊佛告長者人功不偏所收不等者地厚薄故也人聞吾法信受奉行如意所得喻如沃田所收無數今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者是也隨意入深神通無量人聞道言皆而不信喻如下田浸溺不生今六師居捷等是也世尊又曰辟如有人持器取水一器完牢二者穿壞若用受水完者恒滿穿者

漏盡人聞道教精進脩勤奉戒不違嚴勅身口喻如完器所受無限人聞道法不受不信加行謗毀忘失人本還入惡道喻如穿器無所盛貯佛告長者宿命善行乃得見佛雖復尊豪然不信道者譬如狂華落不成實拔提弗心喜稱善真言感神所說至誠便發無上正真道意受戒而退國內一切皆發道意六師邪術一皆毀廢天人龍鬼宣明法聲

佛食馬麥品第十三

於時佛從波和離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還祇樹給孤獨園是時舍衛國界中閒有郡名隨蘭然有婆羅門名阿祇達多智明慧居冨無比往詣阿難邠祁家論議事訖問須達曰今此都下頗有神人可師宗者不須達荅曰子未聞乎釋種王子出家爲道道成號佛身色相好非世所見法戒雅正照除心垢神通明達知衆生原諸天龍神莫不奉承每說法言精義入神非吾豈燭所能宣陳阿耆達聞佛聖德五情內悕即問曰佛今所在可得見不荅

曰近在祇洹開廣真言明日阿祇達
往詣祇洹入門見佛威神光明敬心
內發前礼佛足却坐一面佛為説法
歡喜踊躍即便退席請佛及比丘僧
垂化照臨一時三月佛以神旨知往
古因縁默然受請阿耆達得佛許可
辞退還國於是阿耆達還家嚴供極
世珍美是國世尊與五百比丘僧往
詣隨蘭然時阿耆達天魔迷惑航荒
五欲一者寶飾二者女樂三者衣食四
者榮利五者色欲退入後堂告勅門
士不得通客一時三月不問尊卑須
吾有教如來到門閉而不通便止舍
邊大蓁樹下佛告比丘僧此郡既飢
人不好道各各自便隨利分衛舍利
弗受勅獨升忉利天上日食自然粲
僧分衛三日空還時有馬師減麦飯
佛及比丘僧阿難已得其麦以鉢受
之心用悲疚曰諸天名味國王供膳每
謂其味不可尊口今得此麦甚為麁
惡何忍持此供養佛手持所得麦造
一老母佛者至尊法御上聖今欲飯
佛請母熟之功德無量母荅阿難吾

令忿務不能得為比居一母聞歎佛
尊馳出求索阿難授之即時令熟佛
食呪願阿難心結佛欲解之餘飯施
與百味香美非世所有阿難意解曰
如來妙德不可思議
是時無尊欲詣拔耆國先使阿難往
告阿耆達阿難受教即便往告阿耆
達見阿難來意猶未悟即問阿難如來
今為所在阿難報曰世尊在此亦来
三月前受卿請尊無二言一時已竟
告別當去阿耆達聞佛辭化乃無供
養悲怖交至即馳詣佛頭面作禮而
自陳言愚癡罪釁違失言信願佛慈
悲恕原其重佛告梵志明汝至心阿
耆達歡喜前白佛言願留七日得叙
供養佛以歲至即便可之時日舍利
弗從天來下歲節已過當詣拔耆國
阿耆達取供養餘具遍散道中欲令
佛蹈上而過佛告梵志飯具米糧是
應食敢不宜足蹈佛受其施便為呪
願而作頌曰

外道所供事　精懃火為㝡　學問日益明
衆義通為㝡　人中所歸仰　遮迦越為㝡

江河泉源流　大海深為最　衆星列空中
日月明為最　佛出於世間　受施為上最
阿耆達心悅結解逮得法眼淨國人
大小皆發道心前礼佛足歡喜而退
於時阿難承佛威神知諸比丘心中
大疑因宜白佛如來神妙三達廣照
知衆生念因緣所趣不審何故食麦
一時願佛開化散解衆疑佛告諸比
丘過去久遠時有大國名曰盤頭越時
世有王字曰頻頭王有太子名曰維衛
出家學道道成為佛猶名維衛相好
威德諸佛法一所從比丘六万二千
人俱時父王飯佛及比丘僧嚴飾幢
幡極世之珎城內璒類煒煒煌煌時
有梵志清潔德高從諸弟子因事
入城顧問衆人有何異節光飾乃
尒行人荅曰頻頭王子得道号佛今
日當來王及臣民供養故耳道士瞢
言世人甚迷損棄甘饌食此人為如
卿所說人者應食馬麦五百弟子同
聲讚善中有一人而諫師曰師言非
也若如彼言此人德尊應食天廚
佛告諸比丘尒時高行梵志則吾身

是也五百弟子今若曹是也時讓師者舍利弗是也吾種此栽於今始畢告諸比丘各護心口慎無放恣善惡隨人久而不捨宜修明行可從得道吾所償對於此了矣諸比丘聞經歡喜受戴奉行

中本起經卷下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長阿含十報法經卷上　陕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　譯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時賢者舍利曰請諸比丘聽說法上亦好中亦好竟亦好有慧有巧最具淨除至竟說行聽從一增至十法聽向意著意聽說如言諸比丘從賢者舍利曰請願欲聞舍利曰便說從一增起至十法皆聚成無為從苦得要出一切惱滅

第一一法行者竟無為但守行

第二一法可思惟意不離身

第三一法可識世間麁細

第四一法可弃憍慢

第五一法可著意本觀

第六一法多作本觀

第七一法難受不中止定

第八一法可成令意止

第九一法當知一切人在食

第十一法當證令意莫疑是行者十法是不非是不異有諦如有不惑不倒是如有持慧意觀

第一兩法行者竟無為當有意亦當念
第二兩法可增行止亦觀
第三兩法當知名字
第四兩法可捨癡亦世間愛
第五兩法當除不愧不慙
第六兩法難定兩法不當尒尒
第七兩法當知當不尒尒
第八兩法可求盡黠不復生黠
第九兩法可識人本何因緣在世間
得苦亦當知何因緣得度世
第十兩法當自證慧亦解脫是為行
者二十法是不非是不異有證如有
不惑不倒是知有持慧意觀
第一三法行者竟無為事慧者亦聞
法經亦當觀本
第二三法當思惟欲念定不欲但念
亦不欲亦不念
第三三法可識欲有色有不色有
第四三法可捨欲愛色愛不色愛
第五三法可捨本三惡貪欲惡瞋恚
惡愚癡惡
第六三法可增無有貪欲本無有瞋
恚本無有愚癡本

第七三法難受相定相定止相定起相
第八三法可作三活向空不願不想
第九三法可識三痛樂痛亦不樂亦
不苦痛
第十三法自證慧不復學從本來亦
往生令無所應除是為行者三十法
是不非是不異有諦如有不惑不倒
是如是有持慧意觀
第一四法行者竟無為天人輪好郡
居依慧人自直願宿命有本
第二四法增行四意止自觀身觀內
外身觀莫離意知著意離世間癡惱
痛痒意法亦如觀身法
第三四法可識四飯搏飯樂飯念飯
識飯
第四四法可捨四鑽欲鑽意生是鑽
戒願鑽受身鑽
第五四法可減四失戒失意是失行
失業失
第六四法可增四成戒成意是成行
成業成
第七四法難知四諦苦諦習諦盡諦
受滅苦諦

第八四法令有四黠若黠習黠盡黠道黠

第九四法可識四相識少識多識無有量無所有不用識知多知無有量知無所有不用智知

第十四法自證一法身當知二法意當知三法眼當知四法慧當知是為行者四十法是不非是不異有諦如有不惑不倒是如是有持慧意觀

第一五法行者竟無為五種斷意何等五道弟子有道信有根著本無有能壞者忍辱亦仙人若天若魔若梵亦餘世間耶亦無有匿無有態真直如有身行意著道慧同行身亦少病安善如應持腹行身不大寒不大熱無有恚時和令消飲食噉令身安調發精進行有聽精進方便堅得好法意不捨方便穿肌筋骨血幹盡精進不得中止要當得所行行慧從起滅慧得道者要不猒行直滅苦是五種斷意

第二五法可增行德者五種定行道第子是身自守得喜樂澆漬身行可

身一切無有一處不到喜樂從自守
樂辟慧浴者亦慧浴弟子弟子持器
著杅著釜澡豆水漬已漬和使澡豆
著臓内外著臓不復散從漬臓故道
行者亦如是是身自守愛生樂漬和
相近相著身一切無有不著從自守
喜樂道弟子是五種定是上頭行
亦有道弟子是身已定喜樂澆漬身
行可身一處無有不到從定喜樂辟
陂頭泉水池亦不從上来亦不從東
亦不從南亦不從西亦不從北但從
泉多水潤生遍泉水為泉澆漬無有
一處不到水冷水道弟子行如是是
身定喜樂澆漬身行可遍身一切無
有不到從定喜樂道弟子是五種定
是為第二行
亦有道弟子是身不著愛著樂相連
至到相促相可遍一切身到不喜樂
辟如蓮華水中生水中長至根至莖
至葉一切從冷水遍澆漬遍行道弟
子身亦如是從無有愛樂澆漬可一
切身遍從無有愛樂道弟子是五種
定是為第三行

亦有道弟子是身淨意已除受行成行身中無有一處不到從淨意除意辟如四姓亦四姓子白氎若八丈九丈人頭足遍裹身遍無有不到從白氎淨氎如是道弟子是身淨意除意已有行一切身無有不到已覆淨意除意道弟子是五種定是為第四行

亦有道弟子受身觀諦已熟念熟居熟受辟如住人觀坐人坐人觀臥人道弟子行如是受行相思惟熟受以熟受熟念熟事熟受道弟子是五種定是為第五行

第三五法當知五種一為色受種二為痛受種三為想受種四為行受種五為識受種

第四五法當捨五蓋一為愛欲蓋二為瞋恚蓋三為睡眠蓋四為戲樂蓋五為悔疑蓋

第五五法可當成五心意釘若學者不信道疑不下不可不受如是心意一釘為未捨不受道法教誡故亦如有學者在道散名聞慧者同學者持惡口向哂勸意離嬈侵若有道名

聞者慧者同學者持惡口向啄勤意離嬈侵如是是為五心意釘未捨

第六五法當增道五根一為信根二為精進根三為意根四為定根五為慧根

第七五法難受五行得要出若道弟子熟受道不念愛欲意不著欲意不可欲意不止欲意不度欲意縮意惡意不起意不用意却意穢不用惡辟如雞毛亦筋入火便縮皺不得申如是見道弟子行堅意不念愛欲便不用愛欲便不可愛欲意不墮愛欲意便縮意便縮意不起便出念道欲行已出意生意堅意不意出意解意不縮意不惡意起意無所礙無所用意安隱為意行故熟行故

若復生從愛欲因緣結惱憂念為已從是解止不著得離不復從是因緣痛痒行如是行者從欲得度瞋恚不瞋恚侵不侵色不色若道弟子堅意不復念身已堅意不念身便不欲身不可身不住身意不墮愛欲便惡意起

譬道弟子如雞毛筋入火便縮便皺不得申道弟子亦如是已見堅不復念身意不可身意不著身意不度意縮意惡意不起自守生止惡可惡念無為欲度身念度身為無為意勸意可意止意度意不縮意不惡意便中念無所礙無所用意隱止從行熟行故若從身因緣生罪惱憂緣生罪惱憂已從是解止不著度不復從是因緣更痛道弟子如是從身得要出

第八五法令生起道五慧定道德者無所著無所供從是一慧內自生是定恒人不能致慧者可如是二慧內起生是定從一向致得猗得道行如是三慧內起生是定見致樂行受亦好如是四慧也起生是定從是定自在坐自在起如是五慧內起生

第九五法當知五解脫若學者道說經從道聞亦慧人說從慧人聞亦同學者聞已如說聞知法義行已解法便解義已解義便受已受便喜已喜身樂已樂便意定定意如有知如有

見已如知見便却不用已不用便不著已不著如便得解脫是行者一解脫已行者得往未正意得正意未定意得定意未解結得解結未得無為便致無為或時佛亦不說經慧者同學者亦不說經但如聞如受竟便自諷讀是行者二解脫

或時佛亦不說經慧者同學者亦不說經但如聞法如受法具說學者是行者三解脫或時佛不說經學者但如聞如受法獨一處計念若如聞如受法具諷讀便如應解如法解是行者四解脫

或時不如聞不如受亦不計念但從行取一定相熟受熟念熟行已受定相熟受熟念熟行熟隨便如法便如應解便如法解已如應解已如法解便可生已可生便哀生已哀生便身樂便身知樂已樂意便止便如有知有見便悔已悔便不欲已不欲便得解脫行者五解脫若道行者得是止得是行意未得止便止意未定便定結未盡便盡未得度世無為便得度

世無為
第十五法自證知一不學陰二不學戒三不學定四不學慧五不學度世解脫是學者五十法是不非是不異有諦如有不惑不倒是如有持慧意觀
第一六法者竟無為不共取重等身行止在佛慧同學者是法不共取重從是得愛從是得敬可意已得愛已得敬行聚合不諍訟一向行定致忍等口言等心行所有戒行不犯不穿不緩不藏不失為有道者可具足行如是輩行戒者我亦戒者當應比共慧者同學者所求道要欲者但行直滅苦如是輩我亦如是輩應比共慧者同學者是法不共取重亦若所有利法致從法得一切所得在隨器中如是利當為同學共無有獨匿是法不共取重為從是愛得敬得可意已得愛已得敬已得可意已得行得合得聚不諍不訟一心行定從是致忍
第二六法護行六共居眼見色亦不喜亦不惡但觀行意正知耳鼻口身意法觀亦不喜亦不瞋但觀止意不忘

第三六法可識六內入眼內入耳鼻
口身意內入
第四六法可捨六愛眼更愛耳鼻口
身意更愛
第五六法可減六不恭敬一爲不恭
敬佛二爲不恭敬法三爲不恭敬同
學者四爲不恭敬戒五爲惡口六爲
惡知識
第六六法可增六恭敬一爲恭敬佛
二爲恭敬法三爲恭敬同學者四爲
恭敬戒五爲好口六爲善知識
第七六法難受六行度世若有言我
有等意定心已行已有復言我意中
瞋恚未解便可報言莫說是何以故
無有是已等心定意已行已作已有
寧當有瞋恚耶無有是何以故有等
心定意爲除瞋恚故
二爲若行者言我有慈意定心已作
已行已有但有殺意不除可報不如
言何以故已慈心定意已行已作已
有寧當有殺意耶無有是何以故已
有慈意定心爲無有殺意
三爲若學者我有喜心等定意已行

已作已有但意不止不可報言莫說是何以故無有是已有等意定心已行已增已有寧不定不可耶無有是何以故等意定心為除不可不定故

四為若學者言我有觀定意已行已作已有但愛欲瞋恚未除可報言莫說是何以故已有觀定意便無有愛欲瞋恚

五為若行者言我無有疑但意不能可報言莫說是何以故解要無有疑故

六為若行者言已得定意已足但意徃念識可報不如言無有是亦不應是念得定意無所念已足復意行念識無有是何以故意已得度者不應復念

第八六法當令有六念一為念佛二為念法三為念同學者四為念戒五為念與六為念天

第九六法當知六無有量一為見無有量二為聞無有量三為剃無有量四為戒無有量五為事無有量六為念無有量

第十六法證自知六知一神足二徹

聽三知人意四知知本從來五知往生何所六知結盡是行者六十法是不非是不異有諦如有不惑不倒是如有持慧意觀

第一七法行者竟無為七寶一為信寶二為戒寶三為愧寶四為慙寶五為聞寶六為施寶七為慧寶

第二七法可行七覺意一為意覺意二為分別法覺意三為精進覺意四為可覺意五為猗覺意六為定覺意七為護覺意第三七法當知七有一為不可有二為畜生有三為餓鬼有四為人有五為天有六為行有七為中有

第四七法可捨七結一為愛欲結二為不可結三為樂有結四為自憍慢結五為邪結六為癡結七為疑結

第五七法可減惡人七法一為不信二為無有愧三為無有慙四為無有精進五為忘意六為不定意七為無有慧

第六七法增慧七慧者法一為信二為愧三為慙四為發精進五為守意

六爲定七爲慧
第七七法難受知七識止處有色身
異身異想辟如或人中或天上是爲
一識止處
有色若干身一想辟如天上天名爲
梵上頭有是爲二識止處
有在色處一身一想辟如天名爲自
明是爲三識止處
有無有色處行者一切從色度滅恚
念無有量行止辟如天名爲空是爲
四識止處
有無有色處行者一切從空得度行
識無有量止辟如天名爲識是爲五
識止處有不在色行者無有想亦不
離想辟如天名爲無有想是爲七識
止處
第八七法行令有定意一爲直見二
爲直念三爲直語四爲直法五爲直
業六爲直方便七爲直意
第九七法當知七現恩一爲若道行
者意在佛信入道根生住無有能壞
若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亦
餘世間行者二爲持戒守律攝戒出

入成畏死罪持戒學戒三為有好知識有好同居有好自歸四為獨居不二共牽行牽身牽意五為持精進行堅精進行不捨道法方便六為意計寧身肌筋骨血幹壞但當所應行者發精進七為有瞻者堅行者不捨方便者道法行應得已未得精進不得中止守意行寂意持行自久行久說意不忘七為念慧行知生滅得慧意是為七現恩第十七法當令有證一有法二有解三知時四知足五知身六知眾七知人前後是行者七十法是不非是不異有諦如有不惑不倒是知有持慧意觀

長阿含十報法經卷上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長阿含十報法經卷下　昳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　譯

第一八法行者為增本行未得慧法八因緣何等八一為若行者依受教誠行亦依慧者同學者是本行未得慧便得慧是為一法因緣

已依佛亦餘慧者同學者得時時聞微法經是增本行不得本慧便得本慧是為二法因緣

已聞法却身却意從是六行因緣不得慧便得慧是為三法因緣

已聞法精進行從是增本行不得慧便得慧是為四法因緣

守意行盡力自久作久說欲念得念是增行不得慧便得慧是為五法因緣受語亦如受法行是增行不得慧便得慧是為六法因緣樂法樂行數說經是增行不得慧便得慧是為七法因緣

知五陰增減見行若是色若是色習若從是色得滅是痛痒思想生死識是識是從是識得度是增本行未得

慧便得慧是爲八法因緣
第二八法可行得道者八種道一爲直見二爲直念三爲直語四爲直法五爲直業六爲直方便七爲直意八爲直定
第三八法當知八世間法一爲利二爲不利三爲名聞四爲不名聞五爲論議六爲稱譽七爲樂八爲不樂
第四八法可捨一爲不直見二爲不直念三爲不直語四爲不直法五爲不直業六爲不直方便七爲不直意八爲不直定
第五八法可識八瞢瞢不精進道行者若在郡在縣在聚亦餘處依行清朝起著衣持應器入郡縣求食意計當得多可意噉食已行不得多可噉食便念令日自不得多可意噉食身羸不能坐當傾卧便傾卧不復求度世方便未得當得未解當解當自知不自知是爲一瞢瞢種
不精進道行者若在郡在縣在聚亦餘處依行清朝起著衣持應器入郡縣求食意計當多可意噉食自得多

可噉食自意念我為朝得多可噉食
便自念朝得多可噉食為我身重不
能行不能坐令我傾臥便臥無有度
世方便所應得不得所應解無解所
應自知不自知是為二薔薔種
或有時行者或時應出行道便意生
我為應出行道我不能出行道不能
受教誡行令我傾臥不復求度世方
便當得未得當解未解當自知未自
知是為三薔薔種
或時行者晝日行道意計朝行道來
念身羸不能坐行令我傾臥便傾臥
無有度世方便當得不得當解不解
當自知證不自知證是為四薔薔種
或時行者應好行便計我應好行我
不能行不能奉受教誡令我須臾間
傾臥便傾臥不求度世方便應及者
不及應解者不解應自知證不自知
證是為五薔薔種
或時行者計我朝以行道已身羸不
能坐令我傾臥已傾臥不求度世方
便應得不得應解不解應自知證不
自知證是為六薔薔種

或時行者已得病苦便念我已苦得病身羸不能行不能坐令我傾卧便傾卧無有度世方便當得不得當解不解當自知證不自知證是為七瞢瞢種

或時行者適從病起不久便念我為適從病起身羸不能行坐令我傾卧便傾卧不求度世方便當得不得當解不解當自知證不自知證是為八瞢瞢種

第六八法行增道八精進方便道行者若在郡在縣在聚亦餘處依行清朝起著衣持應器入郡縣求食意計當得多可啖食不得多可啖食自意計我朝不得多可啖食身輕能行坐令我作方便未得令得未解令解未自知令自知是為一精進方便

或時行者若在郡在縣在聚亦餘處依行清朝起著衣持應器入郡縣求食意計當得多可啖食便得多可啖食便念已朝得多可啖食身有力能前坐行令我求方便未得當得未解當解未自知當自知是為二精進方便

或時行者當出行意生我爲應出身不能行亦不能受教誡行令我教勑求方便爲自作道方便未得者致得未解者致解未自知致自知是爲三精進方便

或時行者已行道上我已行道來不能自行道不能奉事教誡令我闕所犯令有方便未得當得未解當解未自知當自知是爲四精進方便

或時行者應行便念我不能作行成教或令我居前求方便前行方便未得當得未解當解未自知當自知是爲五精進方便

或時行者盡行便念我已盡行不能復行成教誡令我能得閑所犯便求方便所犯閑未得當得未解當解未自知當自知是爲六精進方便

或時行者身有病苦極便念我有病苦極有時從是病死念我須臾閒求方便行未得當得未解當解未自知當自知是爲七精進方便

或時行者適從病起不久便念身適從病起畏恐病復來令我居前求方

便行便居前求方便行未得得未解
解未自知自知是為八精進方便
第七八法難受八解脫或時行者內
想色外觀色若少好醜所色自在知
自在見意想亦如有是為一解脫
或時行道者內思色外見色是為二
解脫或時行者淨解脫身知受行是
為三解脫
一切度色滅恚若干念不念無有受
空受空行是為四解脫
一切度空無有受識受行一切度識
無所識有不用受行是為五解脫
一切度無所有不用無有想亦非無
有想受行是為六解脫
一切度無有想亦不無有想行是為
七解脫滅想思身知受行是為八解脫
第八八法合有八大人念何等為八
一為念道法少欲者非多欲者
二為道法足者不足者無有道法
三為道法受行者不受行者無有道法
四為道法精進者不精進者無有
道法
五為道法守意者不守意者無有道法

六為道法定意者不定意者無有道法
七為道法智慧者不智慧者無有
道法
八為道法無有家樂無有家不樂共
居有家樂共居無有道法是為八大
人念
第九八法當知八法知為何等內想
色外見色少端正不端正得攝色知
自在亦自在見意念計是為一自在
內念色外見色見色不啻在所行自
在知自在見如是想是為二自在
內無有色想外見色少端正不端正
所色在在所行自在知自在見如是想
是為三自在
內不念色外見色不啻端正不端正
所色在所行自在知自在見如是想
是為四自在
內念色想外見色青青色青明青見
譬如華名為郁者青青色青明青見
如是內色想外見色青青色青明青
見如是想是為五自在
內知色想外見色黃黃色黃明黃見譬
如加尼華寂明色衣黃黃色黃明黃

見如是內色想外見色黃黃色黃明
黃見如是想是為六自在
內色想外見色赤赤色赤明赤見辟
如絳色華赤𡨋色絳衣赤赤色赤明
赤見如是行者內色想外見色赤赤
色赤明赤赤見如是色在所行自在知
自在見如是想是為七自在內色想
外見色白白色白明白見辟如明星
亦𡨋㦸白衣白白色白明白見如是
行者內色想外見色白白色白明白
見如是色在所行自在知自在見有
如是想是為八自在第十八法時知
當自知八無有著行者力無所著行
者愛欲見辟如大如是見知如是見
見令愛欲念愛推使慧意不復著不
著者是為一力
四意止行已足無所著者是為二力
四意斷行已足是為三力
四禪足行已具足是為四力
五根行已足是為五力
五力行已足是為六力
七覺意行已足是為七力
八行行已足是為八力是為行者八

十法是不非是不異有諦如有不惑
不倒是如有持慧意觀
第一九法行者多行九意喜何等為
九一為聞法喜二為念喜三為喜喜
四為樂喜五為愛猗喜六為安喜七
為定喜八為止喜九為離喜
第二九法精進致淨何等為九一為
精進度致淨二為意度致淨三為見
度致淨四為疑度致淨五為道道致
淨六為慧見如淨七為見慧愛斷度
致淨八為斷種九為度世第三九法
當知九神止處何等為九有色象神
止處若干身若干想非一辟名為人
亦一輩天是為一神止處
有色神止處若干身非一一想辟天
名為梵九意命上頭致是為二神止處
有色神止處一身若干想辟天名為
樂明是為三神止處
有色神止處一身一想辟天名為遍
淨是為四神止處
有色神止處不受想不更想辟天名
為無有想是為五神明止處
有無有色神止處一切度色滅恚不

可不念若干身無有量空受行辟天
名為空慧是為六神明止處
有不色神止處一切竟度空無有量
識慧行意止辟天名為識慧行是為
七神明止處有不在色神止處一切
從識慧竟度無所有慧受行度辟天
名為無所念慧是為八神明止處
有無有色神止處一切從無所欲慧
竟度無有思想亦不得離思想受竟
止辟天名為無有思想亦不離思想
是為九神明止處

第四九法當拔九結何等為九愛欲
為一結瞋恚為二結憍慢為三結癡
為四結邪見為五結疑為六結貪為
七結嫉為八結慳為九結

第五九法當減九惱本何等為九若
行者有欲施惡施令不安施令侵亦
念餘惡若行者向念是從是生惱是
為一惱

若行者已有作惡已施惡已不安已
侵亦餘惡已施若行者向念是從是
生惱是為二惱若行者後復欲施惡
欲施令不安欲侵欲施餘惡若行

者向念是從是生惱是為三惱
若行者有親厚有欲施行者親厚惡欲施惡欲施不安欲施侵欲餘惡若行者向念是從是復生惱是為四惱
若行者有親厚有者已施惡已施不安已施侵已施餘惡若行者向念是從是生惱是為五惱
若行者有親厚後復欲施行者親厚惡欲施不安欲施侵欲施餘惡若行者向念是從是生惱是為六惱
若行者有恐不相便有者助行者恐不相便欲施安欲解侵不欲令有餘惡若行者向念不可是從是生惱是為七惱
若行者有恐不相便有者欲助行者不相便已施安已解侵不欲令有餘惡若行者向念不可是生從是生惱是為八惱
若行者有恐不相便有者為行者恐不相便已助已安已解侵亦餘惡若行者向念不可是令不相便者令安從是生惱是為九惱
第六九法當思惟除九意惱何等九

或時行者是爲我令亡令我他有令
我無有樂令我不安隱已施我惡持
是惡惱意向若行者向念是是爲一
或時行者是爲我令我亡令我有他
令我無有樂令我不安隱見作我惡
持是惡惱意向若行者向念是是爲二
或時行者是爲我令亡令我有他令
我無有樂令我不安隱會作我惡持
是惡惱意向若行者向念是是爲三
或時行者有時是意生所我有親厚
令亡令有他令無有樂令不安隱已
施惡持是惡惱意向若行者向念是
是爲四
或時行者有時是意生所我有親厚
令亡令有他令無有樂令不安隱爲
見作惡持是惡惱意向若行者向念
是是爲五
或時行者有時是意生所我有親厚
令亡令有他令無有樂令不安隱爲
會作惡持是惡惱意向若行者向念
是是爲六
或有時行者有是意生所我不相便
所我念惡念令不安隱念令不吉爲

令我欲有利令安令樂令安隱已作
持是惱意向若行者向念是是為七
或有時行者有是意生所我不相便
所我念惡念令不安隱念令不吉
為令我欲有利令安令樂令安隱
見作持見惱意向若行者向念是
是為八
或有時行者有是意生所我不相便
所我念惡念令不安隱念令不吉為
令我欲有利令安令樂令安隱欲作
持是惱意向若行者向念是是為九
第七九法難受九依住何等九若行
者得信依住能捨惡受好是為一依
住若行者意著行捨不欲行是為二
依住若行者起精進捨不起精進是
為三依住若行者閑處自守捨不守
是為四依住若行者能堪依住如是
依得住已得正校計是為五依住若
行者捨一法是為六依住已捨一法
便曉一法是為七依住已曉一法便
受一法是為八依住已受一法便行
一法是為九依住
第八九法起色九次定何等九意止

初禪為一定從一次二禪竟為二定從二次三禪竟為三定從三次四禪竟為四定從四次禪竟空定為五定從空次竟度識為六定從識次竟度無有欲為七定從無有欲次竟度無有思想為八定從無有思想次竟度滅為九定第九九法當知九不應時人不得行第九行不滿何等為九一或時人在地獄罪未竟不令應得道二或時在畜生罪未竟不令應得道三或時在餓鬼罪未竟不令應得道四或時在長壽天福未竟不令應得道五或時在不知法義處無有說者不能得受不令應得道六或時在聾不能聞不能受不令應得道七或時在癡不能受不能諷說不令應得道八或時在聞不能受不令應得道九或時未得明者無有開意說經不令應得道第十九法自證知無滅何等為九滅名字苦二滅六入三更受滅四痛

滅五愛滅六受滅七有求滅八生滅
九老死滅是爲行者九十法是不非
是不異有諦如有不惑不倒是如有
持慧意觀

第一十法多增道能守法者有救法
者何等爲十一者若有道弟子從如
來受隨信本生立無有能壞者若沙
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亦餘
世間

二爲淨戒行攝守律能曉行處隨畏
見罪見如教誡學

三爲有慧知識有慧相隨有慧相致

四爲獨坐思惟行棄兩制制身制意

五爲受精進行有瞻有力蓋行不捨
方便淨法

六爲意守居最意微妙隨爲遠所作
所說能念能得意

七爲慧行從生滅慧隨得道者要却
無有疑但作令壞苦滅

八爲受好語如好法言隨行

九爲喜聞法喜聞法行但樂數說法

十爲所有同學者共事能作精進身
助是爲十救法

從後縛束信戒慧獨坐思惟行者精進意慧受好言欲說經身事如等不止是名為殺

第二十法可作十種直何等為直一為直見行者便邪見行得消亦從邪見因緣非一若干弊惡行生能得消亦從直見因緣非一若干好法致從行具行

二為直思惟計消邪計亦從邪計因緣非一若干弊惡行生能得消亦從直思惟計因緣非一若干好法致從行具行

三為直言消邪言亦從邪言因緣非一若干弊惡行生能得消亦從直言因緣非一若干好法致從行具行

四為直行消邪行亦從邪行因緣非一若干弊惡行生能得消亦從直行因緣非一若干好法致從行具行

五為直業消邪業亦從邪業因緣非一若干弊惡行生能得消亦從直業因緣非一若干好法致從行具行

六為直方便消邪方便亦從邪方便因緣非一若干弊惡行生能得消亦

從直方便因緣非一若干好法致從
行具行
七為直念消邪念亦從邪念因緣非
一若干弊惡行生能得消亦從直念
因緣非一若干好法致從行具行
八為直定消邪定亦從邪定因緣非
一若干弊惡行生能得消亦從直定
因緣非一若干好法致從行具行
九為直度消邪度亦從邪度因緣非
一若干弊惡行生能得消亦從直度
因緣非一若干好法致從行具行
十為直慧消邪慧亦從邪慧因緣非
一若干弊惡行生能得消亦從直慧
因緣非一若干好法得足具行
第三十法當了知十內外色入何等
為十一為眼入二為色入三為耳入
四為聲入五為鼻入六為香入七為
舌入八為味入九為身入十為麁細入
第四十法可捨十內外蓋何等為十
一為內欲蓋二為外欲蓋具足從是
無有慧亦無有解亦不致無為度世
三為恚四為恚相設恚是亦蓋設恚
相是亦蓋具足從是不致慧亦不致

解亦不致無為度世五為瞋六為瞋說瞋是亦蓋說瞋是亦蓋具足從是不致慧亦不致解亦不致無為度世七為惱八為疑說惱是亦蓋說疑是亦蓋具足從是不致慧亦不致解亦不致無為度世九為或淨法中疑十為或惡法中疑說淨法中疑是亦蓋說惡法中疑是亦蓋具足從是不致慧亦不致解亦不致無為度世

第五十法可令滅十事惡行何等為十一為殺二為盜三為犯色四為兩舌五為妄語六為惡語七為綺語八為癡九為瞋十為邪意

第六十法行令多十淨行何等為十一為離殺從殺止二為離盜從盜止三為離色從色止四為離兩舌從兩舌止五為離妄語從妄語止六為離惡語從惡語止七為離綺語從綺語止八為離癡從癡止九為離瞋從瞋止十為離邪意從邪意止

第七十法難受了十德道居何等為十一為已捨五種二為六正道德三

為守一四為依四五為自解不復待
解六為已捨求七為所求已清淨八
為身行已止九為口語已行止十為
意行已止意寂處慧寂度行具足名
為寂人
第八十法令竟十普定何等為十一
為在比丘為地普上下遍不二無有量
二為在行者比丘為水普上下遍不
二無有量三為在行者比丘為火普
上下遍不二無有量
四為在行者比丘為風普上下遍不
二無有量
五為在行者比丘為青普上下遍不
二無有量
六為在行者比丘為黃普上下遍不
二無有量
七為在行者比丘為赤普上下遍不
二無有量
八為在行者比丘為白普上下遍不
二無有量
九為在行者比丘為空普上下遍不
二無有量
十為在行者比丘為識普上下遍不

二無有量

佛十力何謂為十力一者佛為處處
如有知當尒不尒處不處如有知從
慧行得自知是為一力

二者佛為過去未來現在行罪處本
種殃如有知是為二力

三者佛為一切在處受行如有知自
更慧行得知是是為三力

四者佛為棄解定行亦定知從是縛
亦知從是解亦知從是起如有有知
是為四力

五者佛為如心願他家他人如有知
是為五力

六者佛為雜種無有量種天下行如
是有知是為六力

七者佛為他家他根具不具如有知
是為七力

八者佛為無有量分別本上頭至更
自念如有知是為八力

九者佛為天眼已淨過度人間見人
往來死生如有知是為九力

十者佛為已縛結盡無有使縛結意
已解脫從慧為行脫見法自慧證更

知受止盡生竟行所行已足不復往
來世間已度世如有知是為十力
第九十法自證知十足學不復學何
等為十一為直見已足不復學直見
二者直思惟計已足不復學直思惟
計三者直言已足不復學直言
四者直行已足不復學直行
五者直業已足不復學直業
六者直方便已足不復學直方便
七者直念已足不復學直念
八者直定已足不復學直定
九者直得度世已足不復學直得度世
十者直慧已足不復學直慧是為學
行者百法法百說是不非是不異有
諦如有不惑不倒是如有持慧意觀
所上說學者聽說法二說亦淨中說
亦淨已竟要說亦淨有利有好足具
淨竟行已見是名為十報法如應是
上說為是故說舍利日已說竟諸學
著心蒙恩

長阿含十報法經卷下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七知經　容

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
佛告諸比丘比丘受教從佛而聽佛
告諸比丘有七法道弟子現世安隱
和悅多行精進法觀令習得盡何謂
七法一知法二知義三知時四知節
五自知六知衆七知人諸比丘何謂
知法謂能解十二部經一曰文二曰
歌三曰說四曰頌五曰譬喻六曰本
起紀七曰事解八曰生傳九曰廣博
十曰自然十一曰行十二曰章句是
為知法不解十二部經為不知法何
謂知義彼彼所說經法悉曉其義是
為知義彼彼所說不曉不解為不知
義何謂知時知是時可惟寂滅想是
時不惟受行想是時可惟慎護想是
為知時不曉時宜所行為不知時何
謂知節能少飲食大小便便得消化能
節出入坐起行步臥覺語默事從約
省是為知節不自約省為不知節何
謂自知自知已身意若多少所信所

戒所聞所施所慧所解所至所入深淺厚薄事事自知是為自知不知已意所入多少為不自知何謂知衆能知彼衆若君子衆若理家衆若梵志若沙門衆若或有時至彼衆宜坐宜立宜語宜默知隨時宜是為知衆不知相彼衆隨時宜者為不知衆何謂知人如有兩人一人信道一人不信道信道者可稱譽不信者無稱譽信道有兩輩一人數詣道場樂沙門一人不數詣道場智略沙門數詣者可稱譽不數詣者無稱譽數詣道場有兩輩一人愛敬沙門一人不愛敬沙門愛敬者可稱譽不愛敬者無稱譽愛敬有兩輩一人親習沙門一人不親習沙門親習者可稱譽不親習者無稱譽親習有兩輩一人好問經法一人不好問經法好問者可稱譽不好問者無稱譽好問有兩輩一人側耳聽一人不側耳聽側耳聽者可稱譽不側耳聽者無稱譽側耳聽有兩輩一人聞法受持一人聞法不受持聞法受持者可稱譽不受持者無稱

譽受持有兩輩一人聞而思義一人
聞不思義聞而思義者可稱譽聞而
不思義者無稱譽聞法思義有兩輩
一人如經義解受法如法立一人不如
經義解不受法不如法立如經義解
者可稱譽不如經義解者無稱譽如
經義解有兩輩一人但自安已不安
他人不多安人不哀世間不利天下
一人自能安已亦安他人多安天下
愍傷世間利寧天人諸比丘當別知
其自安已能安他人多安天下愍傷
世間利寧天下者是人為最上最長
最尊極尊譬如牛乳成酪酪為酥酥為
醍醐醍醐最上如是人者為人中之人
乃為上行尊行極尊之行為最勝為
上頭無上也諸比丘能見兩人為智
為高能分別此人善此人勝是為知
人佛說是已皆歡喜受

佛說七知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諸法本經　　容

出中阿含別翻

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比丘聽吾說諸法本對曰唯然天尊曰若有外道異學有來問者何謂法本當荅言欲為諸法本何謂習更為習何謂同趣痛為同趣何謂致有念為致有何謂明道思惟為明道何謂第一三昧為第一何謂最上智慧為最上何謂守固解脫為牢固何謂畢竟泥洹為畢竟

如是諸比丘欲為諸法本更為諸法習痛為諸法同趣念為諸法致有思惟為諸法明道三昧為諸法第一智慧為諸法最上解脫為諸法牢固泥洹為諸法畢竟

諸比丘當學是常當有去家之想念非常想念非常苦想念苦非身想念穢食想念不淨想念死亡想念一切世間無樂想念知世間邪正想念別世間有無想念世間所習所取歡樂變失及其歸趣當如事以正見知

之諸比丘念是為斷愛棄欲入正慧

得苦際佛說經已皆歡喜奉行

佛說諸法本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弊魔試目連經一名魔嬈亂經

容

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梵祇國妙華山恐懼聚鹿苑中尒時賢者大目乹連夜於冥中經行由於平路經行往返於時弊魔往詣佛所自化微景入目連腹中賢者大目乹連吾腹何故而作雷鳴猶如飢人而負重擔吾將入室正受三昧觀察其源於是目連即入其室三昧觀身即時覩見弊魔作化微景入其腹中即謂之曰弊魔且出且出莫嬈如來及其弟子將無長夜獲苦不安墜于惡趣魔心念言今此沙門未會見我亦不知我擯遣妄語弊魔且出且出勿嬈如來及其弟子將無長夜獲苦不安正使其師大聖世尊尚不知吾況其弟子目連報曰吾復知復知卿今心所念其師大聖尚不能知況其弟子知吾所在耶魔即恐懼今此沙門已覺我矣即化微身出住其前目連告魔乃往過去久遠之世拘樓秦佛時我曾為魔号

曰瞋恨吾有一姊名曰黤黑尒時汝為作子以是知之是吾姊子尒時有佛出于世間号拘樓秦如來至真等正覺有二弟子一曰洪音二曰知想最尊第一仁賢難及何故賢者名曰洪音住於梵天聲揚大聲聞于三千大千世界何故賢者名知想若處閑居坐於樹下曠野山中如其色像三昧正受教羊牧牛擔薪負草田居行人見之如此各相謂言於此命過吾等各各輩薪負草共埏維之如其所言即共埏維知想比丘從三昧起奮迅衣服去其埃灰更整法服持鉢入城國邑聚落而行分衛牧牛羊者負薪草人心懷驚愕各各相謂吾在曠野閑居見此比丘坐於樹下而不喘息謂之命過共積薪草而埏維之今者知想以是之故曰想識於是瞋恚魔心自念言此輩沙門自謂持戒寂然默聲思惟而行辟如猪猫思欲捕鼠靜然不動鼠出即搏沙門禪思亦復如是辟如鶴鸛而欲捕魚默靜聲潛思魚出則吞諸沙門等亦復如是

潛思惟念專有所求譬如大驢晝負
重馱至夜疲極飢渴潛思欲得食飲
諸沙門等亦復如是
時魔心念我寧可化於此國土長者
梵志取諸持戒沙門道人撾捶罵詈
裂衣破鉢破頭令起瞋恚吾因是緣
得其方便尋如所念即化國中長者
梵志取諸沙門持戒奉法撾捶罵詈
壞鉢破頭裂衣被服此諸沙門如猫
捕鼠如鶴吞魚譬如鵄梟於樹間捕
鼠諸沙門坐禪亦復如是如驢飢疲
時諸比丘皆被毀辱伍頭直行至拘
樓秦佛所佛為四輩天龍鬼神廣說
經道見諸比丘被毀辱来告諸比丘
比丘今瞋根魔化諸國中長者梵志取
諸持戒奉法沙門撾捶罵詈破頭壞
鉢裂其衣服令心變恨起瞋恚意吾
以是緣得其方便使道不成汝等於
此當行四等慈悲喜護不懷怨結無
瞋恨心廣大難限普安無邊等于十
方雖求汝便終不能得比丘受教所
在閑居曠野一心禪思行四等心意
無增減時瞋恚魔雖求持戒奉法沙

門之便永不能得尒時長者梵志從受魔教毀辱持戒奉法沙門壽終之後皆歸惡趣懃苦瘦惱考掠之處在地獄中受其化身體如大樹其廣大如大曠野在燒鐵地裸形自投各自謂言吾等薄祐殃累弊惡乃取持戒奉法沙門毀辱罵詈吾等於此歸命呼嗟不能得見持戒奉法沙門欲求其便因緣相見已自造此自獲其殃坐隨魔教不能護身

尒時瞋恚魔心自念言因是方便求諸沙門持戒人便永不能得必當變行化諸長者梵志供養奉侍持戒沙門衣被飯食牀臥醫藥使貪供養因是之緣吾得其便尋如其計即化國中長者梵志所在行路四徼道中若在街曲見諸持戒沙門道人布髮著地令行其上皆口稱曰持戒沙門脩身懃行難值難遇唯蹈吾髮使我長夜得福無量持拏衣服往造其所稽首長跪願見愍傷受此衣服笥篋盛食詣就精舍若街巷里頭供奉上供養持戒沙門難值難遇願受此供使

我長夜得福無量抱之拏之若貧擔之輩之婦於其舍坐著好床出諸飯食衣服袈裟金銀七寶而著其前長跪白曰持戒沙門難值難見願受此供唯見愍傷恣意所欲使我長夜得福無量時拘樓秦佛為諸四輩諸天龍神見諸持戒沙門道士為諸長者梵志所見供養敬事無量告諸比丘今瞋恚魔化諸長者梵志使供養持戒沙門道士衣被飯食牀卧醫藥恣意所欲使著供養吾因是緣得其方便壞其善心使道不成汝等所由閑居巖處曠野念諸万物所在無常雖著衣食莫以貪樂若空非身魔雖求便終不能得諸比丘即受拘樓秦如来至真等正覺教行之如法魔雖求便永不能得魔所教化長者梵志使令供養持戒沙門由此之德皆生天上生天上已各心念言吾等供養奉法沙門持戒清淨自獲是福不由他人非天所與

尒時拘樓秦佛如来至真等正覺飯食之後以日昳時與大弟子洪音俱

行遊於郡縣於時弊魔化作大人為勇猛士手執大棒住于道側竊舉大棒擊洪音頭破頭壞血其血流離尒時辟翳在世尊後如影隨形默聲無言時拘樓秦如来無極大聖還顧歎息口演此言今瞋恚魔不知節限所造大過時瞋恚魔即以此身墮没地獄宛轉地獄如魚蝌蚪出水在於陸地辟如生剝牛皮宛轉在地痛不可言時魔波旬在於地獄宛轉毒痛又過於此億千万倍辟若如人身得狂病走不安處時魔波旬墮大地獄若痛無量時泥犁傍往語之言子欲知之若有一籌一鳥飛現知過十千万歲如是之比亦復難限弊魔吾在地獄壽數如是然後乃從大地獄出更復遭厄二万餘歲尒時弊魔甚大愁毒

佛為目連說此偈言

瞋魔所受罪　其地獄何類　拘樓秦佛時
化衆及弟子　所可受患惱　一切見孝治
火然自燒身　其燄而繞形　其地獄如斯
瞋恚魔所在　拘樓秦佛時　洪音大弟子
假使在佛前　及觀比丘衆　因由緣受罪

斯須得動擾　設有喜評相　比丘佛弟子
必當獲此殃　趣於極苦患　如人投深淵
捨於天宮殿　不在玉女間　棄於天上樂
其有曉了此　比丘佛弟子　自興從已出
危害墮苦患　魔當知吾身　倚於解脫門
不天處天人　忉利名聞天　假使分別此
比丘佛弟子　自身犯非法　因此歸惡趣
其以一足指　動揺寂勝宮　所處神足力
目連大感應　其有曉了此　比丘佛弟子
身自為興立　安能墮惡趣　設端正有百
微妙好玉女　見比丘禪思　彼不住園觀
假使分別此　比丘佛弟子　比丘自造行
或能歸惡趣　假使等和同　詣帝釋問事
天帝為解不　何因獲解脫　釋應時發遣
隨其所問荅　若自無所著　然後得解脫
假使曉了此　比丘佛弟子　隨己所作行
自到歸惡趣　或有至梵天　難問梵天王
何因致是處　得立于梵天　梵天即荅曰
隨問而發遣　今吾所立處　未曾懷邪見
從梵天普見　光明有退轉　吾今當何說
我身長存乎　假使曉了此　比丘佛弟子
身自犯非法　自然歸勤苦　其火無想念
我當燒愚癡　愚騃自興火　還自危燒身

波旬當解此　用意向如来　還自危其身
如火燒癡人　人恚為衆惡　長夜為已身
命来不自覺　無得娆比丘　魔懐莫試佛
無娆諸弟子　長夜不安隱　必當歸悪趣
於時魔降伏　坐恐比丘故　彼聞此憂慼
應時忽不現
佛說如是諸天龍神莫不歡喜

弊魔試目連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鹹水喻經　　容

失譯人名今附西晉錄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與汝等說水喻七事諦聽諦思念之我當說對曰如是世尊尒時諸比丘從佛聞教世尊告曰云何比丘水喻七事若人沒於水從水出頭復還沒水或出頭遍觀四方或出頭不復沒水或有人欲行出水或有人欲至彼岸或有人已至彼岸淨志得立彼岸彼云何人沒溺於水或有一人以不善法盡纏縛身純罪熟至地獄一劫受罪不可療治是謂此人常沒溺於水是謂初入水沒溺彼云何人出頭還沒入水或有一人作是沒溺有信於善法懷慚愧求其方便於諸善法皆懷慚愧彼出於水還沒溺水是謂二人沒溺於水彼云何人出水遍觀四方或有一人出水彼有信於善法有慚愧心有勇猛意於諸不善法皆有慚愧彼出水上不復沒溺於水

此諸賢是謂三人喻彼出水彼去何人出水住或有一人作是出水有信於善法有慙愧有精進於諸善法皆懷慙愧彼於三結使盡成須陀洹而不退轉必當還所獲是謂四人喻彼出水住彼云何人出水欲至彼岸或有一人作如是出水彼有信於善法有慙愧有勇猛意於諸善法悉懷慙愧彼盡三結使貪欲瞋恚愚癡薄成斯陀含來至此間而盡苦本是謂彼人喻彼水欲至彼岸云何彼人已至彼岸或有一人使出水有信於善法有慙愧有勇猛意於諸善法皆懷慙愧彼便盡五下分結成阿那含於彼般涅槃不復來至此間是謂六人喻彼出水已至彼岸彼云何人已至彼岸淨志得立彼岸或有一人而出水上有信於善法有慙愧有勇猛意於諸善法皆懷慙愧或有一人盡有漏成無漏念解脫智慧解脫於現法中疾得證通而自娛樂盡生死源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母胎是謂彼人喻彼水已立彼出岸如是比丘此七人

我今與汝等說七人喻水諸世尊與
諸聲聞所應當說有大慈欲使獲安
隱皆使得度所謂閑居處樹下空處
露坐汝等坐禪勿有懈怠令不精勤
後悔有悔是謂我所教勅令諸比
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鹹水喻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緣本致經

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比丘愛訶深有榮色未起為經沒住亦有本栽非無緣致愛有軌荒本致熟在狂醉為受不明觀解是名癡本

癡緣所生亦為有本何等為本眩曜色聲五蓋馳惑斯生癡本矣

五蓋蔽冥致影沉吟亦為有本何等為本三惡種牽斯謂為本

三惡栽習亦為有本何等為本不攝根識斯亦為本

不攝根識緣致有本何等為本謂非所應念專倦不已斯謂本也

非應所念亦從本緣不為無本何等為本不從正信迷於所向斯謂本也

不信從諜亦有緣致非為無本何等為六、惡師所引非法聽受斯謂為本

非正失聽亦有緣本何等為本違背賢聖英雋之聚斯謂為本

乘錯賢雋緣致違背亦為有本何等

為本失於哉眞仰虛心集樂斯謂本衰
如是比丘夫失賢衆清高之聚身口
意行視聽惑滿智心閉塞矣以非法
見信綺毀矣正道負背則邪見增邪
見增則內攝喪內攝喪則三惡興恣
三惡興恣則五蓋盈滿五蓋盈滿則
癡本足癡本足則愛受感以斯轉種
增著猗有塵染無際矣
度世明慧昇于脫要亦為有本何謂
度世智慧解脫之本七覺法妙謂為
致本
七覺鏡照亦為有本何等為本謂四
意止斯則覺本四意靜止由從有本
非無有本其義焉在謂清淨潔妙
其行在三
三清淨行亦為有本非無有本本義
為何謂守攝諸根斯則為本
守攝諸根亦為有本本非無有本本義
為何謂鏡鑑玄照斯為本念矣
本念照往亦為有本緣致入正何等
為本本念遺勝謂之樹信
信亦有本不為無本何等信本謂多
聞經道次第典要斯謂為本

聞於經法亦爲有本不爲無本何等
聞法謂賢行澄清蘗眞者也
賢者淸淨亦爲有本何等爲本謂
傍行淸眞素白之聚
如是比丘賢者集勝依附明哲奉事
多聞能致信本信本已立便得正念
正念已樹守攝諸根根守已建登三
行淨已三淸淨便四意止四意止立
便七覺意七覺意成立是卽無爲解
脫度世佛說如是弟子受行

佛說緣本致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古來世時經　容

失譯人名附東晉錄

聞如是一時佛遊波羅奈仙人鹿處尒時諸比丘飯食已後會於講堂而共講議設有長者所行平等有淨戒比丘奉行真戒来入其舍從受分衛若復日獲致百斤金何所勝乎或有比丘報之日百斤千斤有益耶熟思計之奉戒比丘遵修正真受其分衛念彼長者其福寂上於時賢者阿難律在彼會中聞說法言荅報之日何但百千正使過與無極之寶猶不及長者供養飯食真戒比丘所以者何憶念吾昔在波羅奈國穀米踊貴人民飢饉我負擔草賣以自活彼有緣覺名曰和里来遊其國我早出城欲擔負草尒時緣覺著衣持鉢入城分衛中道吾負草還於城門中復與相遇空鉢而出和里緣覺遥見吾来即自念言吾早入城此人出城今負草還想朝未食吾當隨後往詣其家乞可以適飢我時擔草自還其舍下草著地

顧見緣覺追吾之後如影隨形我時心念朝出城時見此緣覺入城分衛而空鉢還想未獲食吾當斷食以奉施之即持食出長跪授之身安隱具願上道人愍傷受之時緣覺曰穀米飢貴人民虛饑分為二分一分著鉢一分自食尒為應法耳身報之曰唯然聖人白衣居家炊作器物食具有耳徐炊食之早晚無在道人願受加哀一門時彼緣覺悉受飯食吾因是德七反生天為諸天王七反在世人中之尊因此一施為諸國王長者人民群臣百官所見奉事四輩弟子比丘比丘尼清信士女所見供養衣被飲食牀褥卧具病瘦醫藥自來求吾吾無所望初生在家為釋種子諸藏踊出金銀珍寶不可勝計及餘財物無能限者棄家捐業行作沙門假使尒時知其道人緣覺道成廣大其心福不可量於是頌曰

吾曾擔負草　貧窮傭以活　供養於沙門
和里緣覺稱　因斯生釋種　號曰阿難律
吾便於歌儛　鼓琴瑟笛成　吾時見導師

正覺勝甘露　即發欣歡心　出家為沙門
便知本宿命　前世所更歷　在彼忉利天
受安則七反　於彼七此七　計終始十四
在天上世間　未曾至惡道　得知人去来
生死之所趣　雖在於彼樂　不如聖道甘
以五品定意　寂然為一心　洗除結衆垢
道眼覩清淨　所用故出家　在家捐其業
其願以合成　以具足佛教　亦不樂於生
亦不樂求死　初不擇其時　寂然定其志
維耶竹樹間　吾命盡於彼　在於竹樹下
滅度而無漏

尒時世尊道耳徹聞阿難律比丘為衆比丘自說宿命本所更歷福德之報從定室出詣講堂坐比丘前告諸比丘汝等共會何所講論諸比丘曰吾等普會各論罪福善惡所歸賢者阿難律自說宿命所興德本佛告諸比丘汝等以說過去世事復欲聞如来講說當来之本諸比丘曰唯然世尊今正是時應為比丘說當来法聞則奉持佛言諦聽善思念之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言當来之世人當長命壽八万歲此閻浮提人民熾盛五穀

豐賤人聚落居鷄鳴相聞女人五
百歲乃行嫁耳都有三病老病大小
便有所思求尒時有王号曰為輌主
四天下為轉輪聖王治以正法自然
七寶金輪白象紺馬明珠玉女之婦
藏臣兵臣王有千子勇猛多力姿容
殊勝降伏他兵治四天下不加鞭杖
刀刃不施行以正法人民安隱王有
四車皆七寶成其輪千輻高三十二
丈其車甚高威光巍巍在上舉幡令
一切布施衆生飯食衣被牀卧車乘
香華燈火供養沙門道人及貧窮者
恵施訖竟以家之信棄國捐王捨家
學道行作沙門時族姓子所以慕道
下其鬚髮身被法衣欆于無上淨修
梵行究竟佛教現在自然成六神通
生死為斷所作已辦了名色本
尒時賢者比丘在會中即從坐起偏
袒右肩長跪叉手白世尊曰我當來
世當為輌王平主四天下自然七寶
而有千子治以正法廣施一切出家
學道成無著慧耶於是世尊呵詰比
丘咄愚癡子當以一生究成道德而

反更求周旋生死言我来世為轉輪
聖王貪於七寶千子勇猛然後入道
佛告比丘汝當来世得為轉王主四
天下廣施一切出家成道佛告比丘
後来世人其命增長八万歲當有世
尊号曰弥勒如来至真等正覺明行
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
人師号佛世尊如我今也天上天下
諸天梵釋沙門梵志莫不歸伏従受
道教普説法化上中下善分别其義
清脩梵行普興道化猶如我今也其
清淨教流布天上天下莫不承受其
比丘衆無央數千
尒時賢者弥勒處其會中即従坐起
偏袒右肩長跪叉手前白佛言雖然
世尊我當来世人壽八万歲時當為
弥勒如来至真等正覺教化天上天
下如今佛耶於是世尊讃弥勒曰善
哉善哉乃施柔順廣大之慈欲救無
數無極之衆乃興斯意欲為當来
切唱導亦如我今也汝當来世即當
成佛号曰弥勒如来至真等正覺明
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

天人師号佛世尊於時賢者阿難持
扇侍佛佛告阿難取金縷織成衣来
當賜弥勒比丘阿難受教即往取奉
授世尊世尊取已便與弥勒謂弥勒言
取是法衣以施衆僧所以者何謂如
来至真等正覺於世間人多所饒益
殺以至徳弥勒即以奉衆僧時魔波
旬心自念言沙門瞿曇為諸比丘講
當来世令我欲往乱其法教魔即時
往於世尊前以偈頌曰
我想尒時人　體柔駿姝好　衆寶瓔珞身
頭戴殊花飾
於是世尊言令魔波旬故来到此欲
亂道教佛即報魔以偈頌曰
尒時世人民　無著狐疑斷　蠲除生死網
事辦無穿漏　於弥勒佛教　淨修於梵行
於是天魔復以偈頌報世尊言
我想尒時人　體衣文鮮明　栴檀以塗身
莊嚴其身首　於城雞頭末　轉王之治處
於是世尊以偈報魔曰
尒時人至誠　無我無所愛　不用弥異物
心無所貪者　在於弥勒世　清修於梵行
魔人以偈復報佛言

我想尒時人　貪竇好飲食　便工於歌儛
但樂鼓琴瑟　在於雞頭末　輌王之所處
時佛以偈復報魔言
彼人疲無極　壊網無所拘　禪定行平等
欣然無所著　魔波旬當知　汝以投於地
尒時魔波旬心自念言如来神聖已
知我所住興滅憂愁不樂妻愧而去
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佛說古来世時經　卍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佛說梵志計水淨經　　容

失譯人名附東晉錄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鬱鞞羅摩竭附邊水岸上獨在樹下初成等覺彼時有計水淨婆羅門過中食後彷徉行至世尊所世尊遥見計水淨婆羅門從遠而来世尊見計水淨婆羅門已為彼故便告諸比丘若有二十一結著意者當墮惡趣生泥犁中云何為二十一邪見意著結非法欲欺世間邪法貪瞋恚懈怠睡眠調戲無耻疑瞋恨恚慳嫉不捨諛諂多無羞無耻無妬嫉增上妬嫉放逸意結若有此二十一結著意者墮惡趣生泥犁中猶若穢垢小兒衣彼王與染師若染弟子持衣鹵土若牛糞若土以漬之浣濯洗令極淨雖彼染師及染弟子持彼垢穢小兒衣以鹵土以灰以牛糞以土清淨濯浣令極淨彼小兒衣故有黑厭如是若有二十一結著意者便墮惡趣生泥犁中云何二十一邪見意著結至放逸意著結者若有此

二十一結著意者墮惡趣生泥犁中若有無二十一結著意者便生善處天上云何二十一邪見意著結至放逆意著結若無此二十一結著意者便生善處天上猶若波羅㮈以成衣彼主授與染師若染弟子彼染師染弟子持鹵土灰牛糞以漬之浣濯洗極令淨雖彼波羅㮈以成衣彼染師染弟子以鹵以灰牛糞上以漬之浣濯洗極令淨波羅㮈以成衣極清淨白如是若有無二十一結著意者便生善處天上云何為二十一邪見意結至放逆意著者便生善處天上邪見意結見巳當棄至放逆意著結見巳當棄彼意與慈俱滿一方正受住如是二三四上下一切諸方意與慈俱無二無恚極廣極大無極分別滿諸方巳正受住如是意與悲喜護俱滿一切諸方巳正受住是為婆羅門內外洗淨非外淨也沙門瞿曇往詣水浴婆羅門瞿曇水洗者一切世間應戒故應福故應度故此瞿曇一切世間水洗者除一切惡故在水淨

洗濡凡愚常樂此不得除黑黑行用
彼水淨為在水何所見人作諸惡行
此水何所能淨者有堅牢淨者當持
戒行行清淨行行清淨行常得應
戒若不煞盜不妄語為得等度梵志
當住此作一切善為得安隱汝婆羅門
何須還家何須水及家汝婆羅門寧
求淨善法何須弊惡水但除塵垢穢瞿
曇我作是念寧求淨善法不須弊惡
水用除塵垢穢已竟瞿曇已竟瞿曇
我今歸世尊法及比丘僧世尊我持
優婆塞從今日始盡命離煞而歸佛
佛如是說彼諸比丘聞世尊所說歡
喜而歸

佛說梵志計水淨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一切流攝守因經　容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拘留國留國聚會法議思惟是時佛告比丘比丘應唯然比丘便從佛受教佛便說是智者見者比丘為得流盡不智者不見者流不得盡何等比丘智者見者令流得盡不智不見者流不得盡但為本觀非本觀非本觀者未有欲便有欲生已生欲欲便增生不致未生有流亦癡流便生已生有亦癡便增多不致癡者比丘不聞者世間人不見慧者亦不從慧人聞法亦不從慧人受教誡亦不從慧人分別解便得非本念令未生流便生已生流令增饒不致未生有亦癡便生已生有亦癡便增饒不致以不知不解如有令不可念法便念可應念法者便不念以應念法不念不應念法者便念便愛流生已愛流生便增多不致未生愛流亦癡流便生已生愛流亦癡流便增多不致聞者比丘道德弟子以見慧者以

從慧者受教誡亦從慧者分別解便是如有知非本念者未生愛流便生已生愛流便增多不致未生愛流亦癡流便生已生愛流亦癡流便增多不致本念者未生愛流不生已生愛流能捨未生愛流亦癡流不生已生愛流亦癡流能捨若是如有知便所法不應念便不念所應念法便念以不應念法不念應念法者念令未生愛流不生已生愛流便捨解未生愛流亦癡流不生已生愛流亦癡流便捨解亦有比丘為七流從是惱生從是熱從是憂何等為七有比丘有流從見斷有流從攝斷有流從避斷有流從更斷有流從忍斷有流從曉斷有流從行念斷何等比丘流從見斷是聞比丘癡不聞者世間人不見賢者亦不從賢者解亦不從賢者解教誡令如是非本念前世我為有不前世我為無有不前世我為何等前世我為去何來來世我當有不未來世我當無有不未來世我當去何來來

世我去何為自身爭疑有何等有是
人從何来當復往至何許是要當去
何以如是非本念者為六處疑生異
異結生在有是身在無有是身是為
疑生生自計身身見如是疑生生自
計是身是我身為是疑生身生身相
見為是疑生生非身見是身為是疑
生生計是為是我身所覺所說所作
所更所舉所起彼彼處處所作所行
善惡受罪止不生亦生亦尒
是比丘結令結疑令疑惡疑不正見
蹝疑結疑相著比丘不聞者世間人
從是苦習有從是生致聞者比丘道
弟子是苦如有知是習如有知是盡
滅如有知是苦滅行令滅如有知如
是知已如是見便三縛結畢盡一者
身結二者疑結三者行願結以是三
結盡便隨道得一不復墮惡處當得
度世在人間天上不過七世已更七
世便畢苦若比丘不知者不見者所
生流從惱熱憂令從見者斷為是流
惱熱憂不復有是名為比丘從見流
斷何等為比丘流從守斷是聞比丘

行者眼見色攝眼根自守行惡露觀
念本從所生比丘眼根不守攝行令從
惡露觀從念本所生流惱熱憂以眼
根守攝止便從惡露見本觀便所流
惱熱憂便不有是為比丘流從守斷
耳鼻口身意亦尒
何等為比丘流從避斷是聞比丘行
者所應從自守避弊象避弊馬避弊
牛避弊狗避弊虵避深坑避蒺䔧避
溪避危避陂池避山避不安避河避
深淵避惡知識避惡伴避惡求避惡
受避惡處避惡卧具所卧具從賢者
疑生如是應比丘當避如是上說不
離所生流惱熱憂已得避令是流惱
熱憂不復有是名為比丘流從避斷
何等為比丘流從用斷是聞比丘行
者從所用被服不綺故不樂故不貪
故不嚴事故但為令是身却蚊䖟風
日曝合毒相更從亂意生亦自守所
食不樂故不貪故不健故不端正故
但令是身得住行道故供養令斷故
痛痒新痛痒不復起令從是老不
犢罪得力安隱行令從所更卧具

牀席不綺故不樂故不貪故不嚴事故但令從是是身以有用劇苦疲惓令得止亦令從所樂用樂所用不綺故不樂故不貪故不嚴事故但為令從是是身以生有痛惱大劇甚痛不可意從斷令赦令解止若比丘從不用故生流惱熱憂以從用得止為所流惱熱憂不復有是名為諸比丘流從以更得斷

何等為比丘流從忍斷是聞比丘行者發精進行令斷惡法受清淨法行增發膽力堅精進方便不捨清淨法方便聽令是身肌肉骨消乾壞并髓肪皮但令所應發精進所得令得膽者堅者精進方便者所求未得精進不可中止便行者比丘能忍寒熱飢渴蚊䖟風日曝令止含毒從聞不可語言情慯意以來能忍能暇以生有含毒痛惱不可意劇痛能過止若比丘從不忍耐所生流熱惱憂令從過令從是行不復流惱熱憂令得止是名為比丘流從忍耐斷

何等為比丘流從曉斷是聞諸比丘

比丘已生欲令不聽不過捨曉相却
離已生瞋恚不聽不過捨曉相却離
已生煞欺盜不聽不過捨曉相却離
若諸比丘不從曉生流惱熱憂已從
曉不生便所流惱熱憂令無復有是
名為諸比丘流從曉斷
何等為比丘流從增行斷是聞諸比
丘意比丘意覺有增念行獨坐止却猗
離惡轉法分別覺亦如是精進覺亦
如是喜覺亦如是猗覺亦如是定覺
亦如是觀却覺行亦如是不聽不過
捨曉相却若諸比丘不行不增所生
流惱熱憂已行增為所流惱熱憂不
復有是名為諸比丘流從行增斷
若諸比丘所流應從見斷已從見斷
若所流應從守攝斷已從守攝斷若
流因從避斷已從避斷若流因從用
斷已從用斷若流因從忍過斷已從
忍過斷若流因從曉斷已從曉斷若
流因從行增斷已從行增斷是名為
諸比丘一切流攝守因已壞惡愛從世
間遠得度世捨縛結得要離苦佛說

是從是聞比丘意受喜行得得度世竟得道

佛說一切流攝守因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勑彫造

佛說四諦經

容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時佛告諸比丘比丘應唯然比丘便從佛聞佛便說是比丘真正法說爲是四諦具思惟見聞了分別發見若所有比丘過世時從如來無所著正覺是亦從是正說爲是四諦具思惟見聞了分別發見從是四諦若所有比丘從後世来者從如来無所著正覺是爲從是正法真爲賢者四諦具如上說今有比丘見在如来無所著正覺是亦從是正諦說如是四諦具思惟見聞了分別發見

佛復告比丘舍利日比丘慧疾慧走慧利慧慧方慧深徹慧惡慧不猒能見慧訴實慧隨比丘舍利曰能比丘舍利曰所是賢者四諦平說具能舍利曰比丘爲奇人具說思惟能見能開能了能分別發能見令多少隨道法是舍利曰比丘寂無有過從邪能還舍利日比丘能令隨道目揵連比丘

能令竟道舍利曰比丘如母生目揵
連比丘如母供養當目揵連比丘如
是覺者舍利曰目揵連當可事當爲
供當可往問舍利曰比丘目揵連比
丘爲同學者致樂念令無有他佛已
說如是從坐起入寺室須思惟在時
賢者舍利曰比丘爲利故令佛在世
聞故令爲說是四諦何等爲四一爲
苦二爲習三爲盡四爲道四諦受行
令滅苦何等爲賢者苦諦從生苦從
老苦爲病苦爲死苦不哀相逢苦離
哀苦所求不得是亦苦略卒五種苦
生賢者苦生爲何等若是人彼彼人
種從生增生以隨以有欲成五陰已
生命根已得是名爲生生賢者苦何
因緣生苦爲生者人令身有故更苦
從更復更從痛復痛令意更苦從更
復更從受復受令身意更苦從更復
更知受復受令身待受惱從更復更
覺受復受意念熱惱從更復更知受
復受令身意熱惱從更復更從受苦
復苦身熱疲熱惱從更復更從受復
受意熱惱疲令熱憂從更復更從受

復受令身意惱熱疲從念熱惱從更
復更從受復受生賢者苦上說苦是
故說從是有老賢者苦老為何等所
各各疲疲人其為是老皺白力動以
老僂拄杖頰鬢墮黑子生[illegible][illegible]根已
熟身欲壞色已轉老已壽是名為老
老賢者苦何因緣說老苦以人老身
更苦從更復更行受復受意念更苦
從更復更作受復作受身意亦苦從
更復更行受復受身熱惱從更復更
從受復受意念熱惱從更復更從受
復受身意熱惱從更復更從受復受
身熱疲憂惱從更相更從受相受意
念熱惱疲惱憂從更相更從受相受
身意念熱疲憂惱從更相更從受復
受是故賢者說老苦上說苦為是故說
病賢者苦病為何等有頭病有腹病
有耳病有鼻病有口病有脣病有舌
病有咽喉病有齒病有變病有下病
有熱病有淋瀝病有顛病有咽瘤病
有尋尋病有骨節病有皮病有肋病
有血熱病有痰病是亦餘若干皆從
猗生不得離是皆在著身病賢者苦

何因緣病苦人受故令身更苦從更復更從受復受意念苦從更復更從受復受并身意念更苦從更復更從受復受受身熱惱從更復更從受復受令意熱惱從更復更從受復受身意念熱惱從更復更從受復受身熱疲憂惱從更復更從受復受身熱疲憂惱從更復更從受復受身意念熱疲憂惱從更復更從受復受所說病賢者苦是故說亦從是因緣有

死賢者苦死爲何等所爲人有所爲人有在生死處處爲捨身廢壞滅不復見命已盡五陰已捨命根已滅死時是名爲死賢者苦何因緣死苦死者人爲身更苦從更復更從受復受意念更苦從更復更從受復受身意念更苦從更復更從受復受令身熱惱從更復更從受復受令意念熱惱從更復更從受復受令身意熱惱從更復更從受復受身熱疲悔惱從更復更從受復受令身意念熱疲悔惱從更復更從受復受死賢者苦爲是因緣說亦從是因緣有說

不相哀相逢會賢者苦不相哀相逢
會為何等有賢者人六自入不哀不
可是從是相逢會有是一壞相離本
相聚會共事相離是為苦如是身亦
尒識亦尒思亦尒痛亦尒思想亦尒
念為亦尒愛亦尒六行亦尒有賢者
人為六種持不哀何等六種若地種
若水種火種風種空種識種是一會
相有合聚共會共事是為苦不相哀
會賢者苦何因緣不相哀會賢者苦
不相哀共事會賢者人令身更苦從
更復更從受復受令意更苦從更復
更從受復受令身意念更苦從更復
更從受復受令身意念熱從更復更
從受復受令身熱疲苦惱從更復更
從受復受令意念熱疲苦惱從更復更
從受復受令身意念熱疲苦惱從更
復更從受復受不相哀相逢會賢者
苦是故所說亦從是故從是說
哀相別離賢者苦哀別離為何等有
是賢者人為所自所入哀令從是相
別離亡相別相離不相俱不會不共

居不相逢不更是為苦如是自外亦
尒識亦尒更愛亦尒痛亦念念為亦
尒愛亦尒六持亦尒有賢者人為衆
六持地持水持火持風持空持識持令
從是相别離亡相别相離不會遠離不
共居不相會不共更是為苦是離衆賢
者苦為是故説亦從是因緣説若求
不得是亦苦是故復説世間法賢者
為人若意生栽為莫生是亦可舍老
法賢者為人如是欲生為栽莫老是
意不舍病法賢者人病已受為是欲
生令我莫有苦是欲舍死法者賢者
人已應受死有是欲生令我莫死得
不從是舍有賢者人已生痛不可不
貪意不用為是欲生令是所生痛不
可貪意不用令是為可令是為欲令
是為意不得從欲斷有賢者人為求
思想亦念不可不用意不可有是意
生令是意生者思想求不用不可意
不可為欲是意用可可意為令我是
意當用當可不得從是得斷有是賢
者人有更用可可意設有是意生所
是更已生用可可意令是常不離是

欲不當斷諦有賢者人生是思想念
愛可意欲得為是欲生令是思想念
生欲可意欲得令是常堅勿相離令
是願莫斷所求不得是亦苦是故說
亦從是因緣故說本為五陰苦是故
復說令從是法是法非常尼病為壞
疾敗老不堅不信欲轉離為是故本
五陰苦過世賢者同是苦諦未來世
賢者亦是苦諦現在世賢者亦是苦
諦是無有異不倒不惑如有諦如是
如應賢者諦賢者諦賢者是諦知見
解得應如是諦覺是故名為賢者諦
何等為賢者苦習賢者諦或人賢者
六自入身相愛彼所愛著近往是為
習如自身外身亦舍識更知行受有
賢者人為六持愛一為地二為水三
為火四為風五為空六為識彼所愛
著相近往發是為習如是何應若人
在兒子亦妻從使御者田地舍宅坐
肆臥具便息為愛著近更發往求當
知是愛習為苦習賢者諦過世賢者
時亦是愛習為苦習賢者習未來世
時亦是愛習為苦習賢者習令現世

時亦是愛習為苦習習賢者習如是不異如有不倒不惑真諦正如有賢者諦為賢者諦更見解得相應如有覺是故苦習名為賢者諦何等為賢者苦盡賢者諦有賢者為人六自身中種入為不受得從是解不共更已斷已捨相離已盡不復望已滅寂然是苦滅如是內身外亦尒識相近要思想念行望愛亦尒有賢者人六持不愛一地二水三火四風五空六識從是得解不共更已斷已捨已棄已異不用寂然是為苦盡是亦為何等苦人無有愛著在兒在家在使在御田地舍宅居肆臥具賣買利息無有愛著不相近意至發求無有是當知是愛盡為苦盡賢者諦過世賢者時是亦愛盡為苦盡賢者諦未來世亦尒今現在世時亦是愛盡為苦盡賢者諦如是不異如有不不惑不倒真諦是如有是故苦已盡名為賢者諦

何等為賢者苦盡受行賢者諦有是賢者八種道一直見二直治三直語四直行五直業六直方便七直念八

直定

何等為賢者直見若賢者道德弟子為苦念苦為習念習為盡念盡為道念道得分別觀能得法觀能受想能觀想能可想能受行是名為直見亦觀持宿亦念道德意行見行悔受止無為念寂然止從不著如得脫意分別觀行相行意在法觀相不離相會受是名為正直見是名為道德諦

何等為賢者正直治若賢者道德弟子苦為苦念習為習念盡為盡念道為道念若行隨投念復念是名為直治亦觀宿命持亦所學行相念從行觀悔無為寂然受止從無所著得脫意觀止所求所投念行隨行是名為直治是名為道德諦

何等為賢者正直語同賢者道德弟子為從苦念苦為從習念習為從盡念盡為從道念道止四口犯有餘口惡行從是得止離止相離攝守不可作不作從受罪無有罪已止是為直語亦復為持宿觀已入行行念道從行悔意止無為度世寂然可意止無

所著如得解脫意分別觀除四口惡行離止相離攝守不可作不作從受罪無有罪巳止是名為直語是名為道德諦

何等為賢者正直行念為賢者道德弟子從苦從苦為念苦從習為念習從盡為念盡從道為念道除身三惡行亦餘身惡行從是止離攝守不可作不作從受罪無有罪巳止是名為直行亦持觀宿命亦從道德行念世間行見悔止無為度世見寂然止從無為度世不著如得脫意得觀除身三惡行亦除身惡行離止相離攝守不可作從受罪無有罪巳止是名為正直行是名為道德諦

何等為賢者正直業若賢者道德弟子苦從苦念苦習從習念習盡從盡念盡道從道行得念所不應求所不可行若干畜生業從邪行欲自活是名為邪業亦持宿命行觀從行得道念世間行觀悔止度世無為觀寂然止得度世不著如得脫意從得觀不應求不求若干畜生業行自活命離止

相離攝守不可作從受罪無有罪已止是名為正直業是名為道德諦

何等為賢者正直方便賢者道德弟子苦為念苦習為念習盡為念盡道為念道所精進所方便所出所住止所能所數所喜不毀不滅念正止是名為正直方便亦有持宿命觀亦從得行念從世間行見悔止見度世無為寂然止從不著已得道觀解脫意所精進所方便所出所住止所數所喜不毀滅念正攝止是名為正直方便是名為道德諦

何等為賢者直正念若賢者道德弟子苦為念苦習為念習盡為念盡道為念道相念從念念念不忘少言念不離是名為正直念亦觀持宿命亦從得道行念世間行不可悔攝止度世無為寂然止見一德無所著如解脫意觀念想念從念念念不忘少言念不離是名為直正念是名為道德諦

何等為賢者直正定若賢者道德弟子苦為念苦習為念習盡為念盡道為念道意止故不動不走已攝止故

意念在一是名為直正定亦觀持宿命亦從得解意念見世間行悔攝止度世無為見可如得無所着從解脫因緣意向觀所意止正安一不惑不走攝止念定在二念是名為正直定是名為道德諦過世賢者亦是苦盡受賢者諦後世未來時亦從是受行賢者諦今現世時亦從是受行滅苦賢者諦如是不異如有不失不惑眞諦如本如有德道德諦賢者是諦更見得應解脫是故為苦盡從是行名為道德諦從後綴說

苦苦習盡亦見道佛所說行無有量

舍利曰說如是比丘受行

持宿命觀 大安般云信本因緣知從宿命有者直見 義決云知前事如後事是也

佛說四諦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本相猗致經　容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本有愛不見不了今見有從有愛設是本有愛無有今為有今見分明從是本因緣令致有愛有愛比丘從致有本不為無有本何等為比丘從有愛致本謂為癡

癡亦比丘有從致本不為無有本何等為比丘癡有本從致謂為五蓋

五蓋比丘亦從有本致不為無有本何等為比丘五蓋從有致謂為三惡行

三惡行比丘亦有本從致不為無有本何等為比丘三惡行本從致謂為不攝根

不攝根比丘亦有本從致不為無有本何等為比丘不攝根從致謂非本念故

非本念比丘亦有本從致不為無有本何等為比丘非本念從致謂不信故

不信比丘亦有本從致不為無有本何等為比丘不信本從致謂惡非

法闓故
非法闓比丘亦有本從致不為無有本何等為比丘非法闓本從致謂非賢者人事
非賢者亦有本從致不為無有本何等為比丘非賢者從致謂非賢者人共會樂
如是比丘已不賢者聚會滿令不賢者事滿已不賢者事滿令非法滿已非法滿令不信滿已不信滿令非本念滿已非本念滿令不攝根滿已不攝根滿令三惡行犯法滿已三惡行犯法滿令五蓋滿已五蓋滿令癡滿已癡滿令有世間愛滿如是愛樂滿稍轉稍轉猗增有
度世智慧解脫亦有本不為無有本何等為度世智慧解脫本謂七覺意為本
七覺意從有本不為無有本何等為七覺意從有本謂為四意止
四意止從有本不為無有本何等為比丘四意止從有本謂三清淨行
三清淨比丘亦有本從行不為無有

本何等為比丘三清淨有本謂為守
攝根
守攝根亦有本不為無有本何等為
比丘守攝根有本謂為本念故
本念比丘亦有本不為無有本何等
為比丘本念本謂為信本
信本比丘亦有本不為無有本何等
為比丘信本有本謂聞法經本
聞法經亦有本不為無有本何等為
聞法經本謂事賢者本
事賢者亦有本不為無有本何等為
事賢者有本謂賢者聚本
如是比丘聚賢者能得事賢者已事
賢者便聞法言已聞法言便致信本
已致信本便得念本已得念本便攝
守根已攝守根便得三清淨已有三
清淨便得四意止已得四意止本便
有七覺意已有七覺意便有無為解
脫得度世如是解脫度世轉轉本令
得度世佛說如是弟子受行

佛說本相猗致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恒水經　容

西晉三藏法師法炬譯

聞如是一時佛與大比丘僧諸弟子菩薩俱行到恒水諸天人民鬼神龍人非人及初發道意者無央數各持華香伎樂皆追從佛已到恒水施座而坐衆會皆定月十五日說戒時阿難從坐起正衣服前作礼以頭腦著佛足却長跪叉手白佛言諸弟子坐安定願佛可說戒經佛默然不應阿難還就坐甚久到夜半阿難復起前長跪叉手白佛言夜已半諸弟子坐皆安定願聞佛說戒經佛復默然不應阿難復還就坐大久鷄向欲鳴阿難復起前長跪叉手白佛言鷄欲鳴諸弟子願欲聞說佛戒經佛告阿難言人生死展轉五道以往来在世間甚大勤苦不自識知前世宿命本末者皆坐心意不端故人身甚難得已得人身佛經戒復難得值聞已得聞佛經戒信入佛道復難已入佛道守持經戒復難得佛欲說戒經令坐中有

一弟子不能持佛戒經用是故佛不說戒經阿難白佛言我不知何所弟子不持佛戒經摩訶目乾連三昧徹視見不持戒弟子即起往至其前謂之言卿為佛作弟子不能持戒法是為捐棄之人不應與尊者共同坐摩當起出不得復入衆中佛告摩訶目乾連汝好曉令出不持戒弟子即自慚愧出去佛告諸弟子善聽今說法諸弟子皆叉手言唯然受教佛言大海水有朝夕來往時不過故際還去亦不過故際諸弟子皆當端心正汝意羅自視中表五藏思惟生死甚勤苦當奉持戒經不當缺犯持五戒者羅生世間作人持十善者得生天持二百五十戒者現世可得阿羅漢辟支佛菩薩佛泥洹大道以道以受人身當奉持經戒死死不當缺犯大如毛髮辟如海水朝夕來往時不敢過故際海中有七寶何謂七寶一者白銀二者黃金三者珊瑚四者白珠五者車渠六者明月珠七者摩尼珠是為海中七寶今佛道中亦有七寶佛言道

寶是也一者須陁洹二者斯陁含三
者阿那含四者阿羅漢五者辟支佛
六者發意念度一切菩薩七者佛泥洹
大道是為七寶欲得道寶者皆當棄
捐婬泆瞋恚愚癡持戒精進累積功
德中外清淨自守無常高士如是海
水不受惡露若有死人汙穢梟處不
清潔者疾風吹著岸上今佛道中不
受汙穢不持經戒惡人諸有犯經戒
者乃棄辟出之辟如四輩鼠一者屋
間鼠二者家中鼠三者野田鼠四者
清溷中鼠屋間鼠不能居平地平地
鼠不能居屋間野田中鼠不能居人
家人家鼠不能居野田清溷中鼠不
能出清溷中也不知倉中饒穀故也
人復有四輩何謂四輩一輩人端心
正意持戒不犯欲得阿羅漢道二輩
人者持戒精進欲得辟支佛道三輩
人持戒學問明經智慧念度一切欲
得佛道四輩人託名為弟子不能奉
持明戒不欲學問心意猶豫恐不得
道故是為前却弟子如是四輩鼠佛
言諸弟子天下有五江東流一江字

沙祿南流一江字阿夷西流一江字恒北流一江字黙徘徊中流名字為江轉流入海皆棄本名字當為海水佛言諸弟子有婆羅門種有剎利種有工師種有田家種有乞人有若干尊各自道說言我種豪貴如怩富樂貧賤當如五江水入海若干輩為佛作弟子皆當棄本名字乃為是佛弟子耳安得復有貴賤自貢高先知當教後知不得言我知道自憍貴不得言學久知經多不得言我所作慧應道彼所作非作是者皆為犯戒不得入衆中也道法長幼相教護當相承用有未解經道者不得向說深事此為大過天下大雨水流入水溝水溝流入溪澗溪澗流入江江流入海中海水不增不減諸弟子學道得須陁洹者有得斯陁含阿那含者有得阿羅漢者有得辟支佛者有得阿惟越致者有得佛泥洹道者來者去者佛道亦不增亦不減如海水不增不減也佛言海中有大魚一者長四千里二者長八千里三者長萬二千里四

者長万六千里五者長二万里六者
長二万四千里七者長二万八千里
學問不値明師安知天下有大道乎
乘船遊於涔池泉流安知天下有江
海佛經如江海一切世間經書皆曰
佛經而出經難得再見聞當取諷誦
讀却後數千万億歲乃復有佛經戒
耳日月星宿當有壞敬時奉行佛
經戒無有壞滅時自今巳後佛不復
說經戒佛經戒甚重中有受持戒巳
違戒犯惡者頭破作七分故也佛說
經訖諸弟子皆一心重持戒法諸天
人民鬼神龍皆起前以頭面著地爲
佛作礼而去

佛說恒水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頂生王故事經　容

西晉三藏法炬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尒時尊者阿難在閑獨處便作是念乃至貪欲染著皆悉藏貯貪欲無猒足尒時尊者阿難便從坐起往至世尊所到已頭面作礼便一面坐尒時尊者阿難須臾退坐長跪叉手白世尊言向至禪所便起是念乃至貪欲染著無猒足尒時世尊告阿難曰如是如是阿難乃至貪欲染著藏貯寶無猒足所以然者阿難曩昔久遠時有大王名頂生真法之王治化人民無有卒暴七寶具足所謂七寶者輪寶象寶紺馬寶珠寶玉女寶居士寶典兵寶是謂七寶亦有千子勇悍猛健顏色曄曄能却他敵猶如此世界江河大海以法治化不加刀杖尒時阿難大王頂生便作是念我曾聞曩昔舊人壽命極長聰明黠慧便作是語然我有是閻浮利地有力勢神足穀茂豐熟人民繁稱王便

生是念我欲使雨七寶於我宮中尒
時阿難王頂生作是念已即七日之
中雨七寶尒時頂生王復於異時便
生是念我曾聞曩昔舊人壽命極長
聰明黠慧聞有弗于逮神足自在穀
茂豐熟人民繁稠我欲往彼治化尒
時阿難王頂生適作是念已於閻浮
利不現出弗于逮及四部兵尒時弗
于逮衆生遥見王頂生来大衆圍遶
各各持銀鉢盛滿碎金或持金鉢盛
滿碎銀往至頂生王所到已白頂生
王善来大王此是大王弗于逮界神
足自在穀茂豊熟人民繁稠願大王
於此治化我等盡是大王所領
尒時阿難王頂生於彼治化無數百
千歲是時阿難大王頂生復於異時
便作是念我有閻浮利地所欲自在
神足穀茂豊熟人民繁稠我已雨七
寶於宮殿乃至七日令復有弗于逮
境界自在神足穀茂豊熟人民繁稠
我曾聞曩昔舊人聰明黠慧便作是
語有瞿耶尼國土神足自在穀茂豊
熟人民繁稠王便作是念我欲往至

瞿耶尼界率化人民
爾時阿難王頂生作是念已便從弗
于逮汲往瞿耶尼界及四種兵尒時
瞿耶尼人民遥見王頂生各以精鑞
鉢盛滿碎金或持金鉢盛滿碎鑞各
送往獻往至王頂生所到已白頂生
王言善來大王此是王瞿耶尼界穀
茂豊熟人民繁稠唯願大王於此瞿
耶尼界率化人民我等盡是大王所
領尒時阿難王頂生於瞿耶尼治化
人民無數百千歲無數万歲尒時阿
難大王頂生復於異時便生是念我
有閻浮利地穀食豊熟人民繁稠雨
七寶於宮殿乃至七日亦有弗于逮
界神足自在穀食豊茂人民繁稠亦
有瞿耶尼界神足自在至人民繁稠
是時頂生王便作是念我曾聞曩昔
舊人聡明黠慧有作是語有欝單曰
界神足自在至人民繁稠於彼國土
一切人民各無所屬所欲自在壽命
極長於彼命終盡生天上食自然粳
米著劫波育衣尒時頂生王便作是
念我當於彼治化以生此念尒時阿

難頂生王於瞿耶尼沒即往欝單曰
眷及四種兵尒時頂生王遥見彼國
地皆平正盡紺青色見彼色已便告
諸群臣人民卿輩頗見地平正紺青
色不乎荅曰如是大王卿等欲知此
是劫波育衣樹彼人盡著劫波育衣
卿等亦著劫波育衣尒時大王頂生
復更見地凖白色見已復告群臣卿
等見此地白不乎荅曰如是此是自
然粳米無皮無糩不加揺穀亦不揚
簸香順風百由旬逆風五十由旬極
香極美彼土人民食此粳米諸賢亦
當食此粳米尒時頂生王遥見地平
正皆紺青色見已告群臣人民言汝
等見此紺青色不對曰如是大王此
是四指濡草極濡如孔雀毛各各右
旋與體無異欝單曰人皆坐此草卿
等亦當坐此草尒時大王頂生遥見
城郭樓櫓埤垷見已便告群臣人民
言卿等見此地平正樓櫓埤垷不對
曰如是大王此是人民所往舍尒時
欝單曰人遥見頂生王来各以金鉢
盛銀粟銀鉢盛金粟白頂生王言善﹦

来大王此是王欝單曰界神足自在
穀茂豊熟人民熾盛願大王於欝單
曰治化人民我等亦當順從王教尒
時阿難頂生王於欝單曰治化人民
無數百歳無數千歳是時王頂生復
於異時便作是念我所領境界有閻
浮利地神足自在至人民熾盛我於
彼雨七寶在宮殿乃至七日我亦有
弗于逮界神足自在至人民熾盛我
亦有瞿耶尼界神足自在至人民熾
盛我亦有欝單曰界神足自在至人
民熾盛我曽聞舊人聰明黠慧作是
說曰有三十三天壽命極長顔貌端
正於彼有天名釋提桓因我今當往
詣彼三十三天便受五處天壽天色
天樂天神足天增上我今欲往至三
十三天尒時阿難頂生王作是念已
於欝單曰沒便往往三十三天及四
種兵詣彼善法講堂尒時釋提桓因
遥見頂生王来見已便語頂生王曰
善来大王可就此座尒時阿難頂生
王即就座而坐與釋提桓因同坐此
二王同坐而無有異顔容姿貌正等

無異唯眼眴異是時頂生王復於異時便作是念我有閻浮利地神足自在至人民繁稠於宮殿雨七寶乃至七日亦有弗于逮界神足自在至人民繁稠我亦有瞿耶尼界神足自在至人民繁稠我亦有欝單曰界神足自在至人民繁稠及此三十三天長壽久處此尒時三十三天集善法講堂各次第坐尒時三十三天便作是念此頂生王是閻浮利地王以法治化七寶具足千子圍遶於四境界最尊第一不加刀杖以法治化人民尒時阿難釋提桓因與頂生王半座使坐二人同坐光色無異顏彩容貌皆悉同一唯眼眴異尒時阿難頂生王於彼五欲而自娛樂無有猒足無數百千歲無數万歲尒時阿難頂生王復於他時而生是念我所領境界有閻浮利地神足至人民熾盛七日之中雨七寶於宮殿上亦有弗于逮界神足至人民熾盛我亦有瞿耶尼界神足至人民熾盛我亦有欝單曰界神足至人民熾盛復有此三十三天

壽命延長顏色𥈭曄有此善法講堂
四園具足云何四難檀桓園寶綵園
麁堅園雜種園是爲四園有晝度樹
拘耿多羅樹皆悉茂盛香順風百由
旬逆風五十由旬此是三十三天所
娛樂處四月之中五欲自娛此是善
法講堂所皆青琉璃此是天帝所坐
處百臺圍遶皆七寶成一一臺有七
百閤一一閤有七七玉女一一玉女有
七七使人皆是釋提桓因所領尒時
阿難頂生王復生此念我今當移釋
提桓因於此三十三天治化諸天尒
時阿難頂生王適生是念即於釋提
桓因坐處墮閻浮利及四部兵失神
足擧身皆痛猶如人欲死時輪寶滅
象寶命過馬寶亦終珠寶不現女
寶命終居士寶與兵寶命終尒時阿
難大王頂生五種親屬皆悉雲集詣
詣頂生王所白頂生王曰大王命終
後倘有問我曹者頂生大王臨欲崩
時有何顧命我等當何以答彼尒時
頂生王答曰若我命終後有作是問
者大王頂生臨崩時有何顧命汝等

當作是學諸賢欲知大王頂生與領
四天下往至三十三天於五欲而無
猒足便於彼命終阿難汝欲知者尒
時頂生王者豈異人乎莫作是觀何
以故尒時王者阿難即我身是以此
方便阿難當知乃至五欲而無猒足
深著於欲聚集藏財欲無猒足所謂
足者至賢聖道然後乃足尒時世尊
便說偈言

不以錢財業　覺知欲猒足　樂少苦惱多
智者所不為　設於五欲中　竟不愛樂彼
愛盡便得樂　是三佛弟子　貪欲拘利歲
終便入地獄　本欲安所至　命為苦所切
諸法悉無常　生者必壞敗　生生悉歸盡
彼滅第一樂

尒時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頂生王故事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求欲經　　容

西晉沙門　法炬　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婆祇尸收摩林鼻量鹿野苑中彼時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諸賢世間有四種人現可知云何為四此諸賢或有人內有求欲彼內有求欲不知如真此諸賢或有人內有求欲彼內有求欲知如真此諸賢或有人內無求欲彼內無求欲不知如真此諸賢或有人內無求欲彼內無求欲知如真此諸賢或彼一人內有求欲彼內有求欲不知如真者我說此人之人最弊惡此諸賢或有人內有求欲彼內有求欲知如真者我說此人之人最勝此諸賢或有人內無求欲彼內無求欲不知如真者我說此人之人最弊惡此諸賢或有人內無求欲彼內無求欲知如真者我說此人之人最勝彼時有異比丘從座起一向著衣叉手向尊者舍利弗白尊者舍利弗曰云何尊者舍利弗何因何緣此前二種人俱有求欲俱有著意說一人弊惡說一人最勝耶

復何因何緣此後二種人俱有無求欲俱有無著說一人弊惡說一人寂勝耶此諸賢或有一人內有求欲彼內有求欲不知如真者當知彼亦無樂行亦無進行亦無精進彼住求欲彼求欲意著命終彼求欲意著命終已亦不善終亦不生善處何以故彼求欲著意終故猶若諸賢有人若在販肆若在客作家若持銅鉢来垢穢不淨彼持来已亦不隨時洗拭亦不隨時拭亦不隨時摩但著塵土中如是此銅鉢但增上受垢穢如是諸賢或有一人內有求欲彼內有求欲不知如真當知彼亦不樂行亦不進行亦不精進彼但住求欲彼內求著意命終內求著意命終已終亦不善亦不生善處何以故彼內求著求欲命終故此諸賢或有人內求欲彼內求欲知如真當知彼樂行精進彼求欲止彼無求欲意不著命終彼無求欲意不著命終已終亦善所生處亦善何以故彼無求欲無著意故猶若諸賢有人若販肆客作家持銅鉢来垢穢不

淨彼持來已隨時洗隨時拭隨時摩
不著塵土中此銅鉢於後時清淨白如
是諸賢或有人內有求欲彼內求欲
知如真當知彼樂行進行精進彼求
欲斷無有求欲意不著命終彼無有
求欲意不著命終已終亦善亦生善
處何以故彼無求欲無著意命終故
此諸賢或有人內無求欲彼內無求
欲不知如真者當知彼不能護眼耳
意法住彼不能護眼耳意法已意有
婬欲彼雜欲雜求著意命終彼雜欲雜
求著意命終已終亦不善生亦不善何
以故雜欲雜求意著命終故猶若諸
賢有人若販肆客作家持清淨銅鉢
來持來已亦不隨時洗亦不隨時拭亦
不隨時摩著塵土中如是此銅鉢於
後時垢穢不淨如是諸賢或有人內
無求欲彼內無求欲不知如真當知彼
不能護眼耳意法彼不能護眼耳意
法已有婬欲意雜欲意雜欲雜求著
意命終彼雜欲雜求著意命終已終亦
不善生亦不善何以故彼雜欲雜求著
意命終故此諸賢或有人內無求欲彼
內無求欲知如真當知彼能護眼耳

意法彼護眼耳意法已亦無無欲意無欲無求意無著命終彼無欲無求無著意命終已終亦善生亦善何以故無求無欲意無著命終故猶若諸賢有人若販肆客作家持清淨銅鉢來持來已隨時洗隨時拭隨時摩不著塵土中如是此鉢增上清淨白如是諸賢彼人亦如是內無求欲彼內無求欲知如真當知彼能護眼耳意法彼護眼耳意法已無有婬欲彼無雜欲求無著意命終彼無無雜欲雜求無著意命終已終亦善生亦善何以故彼無無雜欲無雜求無意著命終故是為諸賢所因所緣命此初二種人求欲著意說一人弊惡說一人最勝是為所因所緣此後二種人內無求欲意無著說一人弊惡說一人最勝彼時有異比丘從座起一向著衣叉手向尊者舍利弗白尊者舍利弗曰云何尊者舍利弗名求欲求欲者何以故名為求欲諸賢以求欲無量諸惡法故名為求欲此諸賢或有人有求欲生少有所犯不令他知而有所犯諸賢可知是處

彼人所犯他知此意恚此諸賢若彼
恚已欲有所行但有不善此諸賢或
有人少有求欲生而有所犯但私語
他不在衆中是彼所犯諸賢可知是
處彼人所犯衆中說不在獨處在衆
中說彼意恚此諸賢彼意恚已欲有
所行但有不善此諸賢或有人有所
犯欲語等已人不語不等已人有所
犯諸賢可知是處謂彼人所犯語不
等人有所犯語不等人是彼所犯是
意恚此諸賢彼意恚已若欲有所行但
有不善此諸賢或有人有求欲生我
當坐世尊前我當問世尊為諸比丘
說法不令餘比丘在世尊前問世尊
已爲諸比丘說法諸賢可知是處有
餘比丘坐世尊前問世尊已能爲諸
比丘說法是彼意恚此諸賢意恚已
欲有所行但有不善此諸賢或有人
有求欲生若比丘所入處令我在前
行不令餘比丘比丘所入處在前行
諸賢可知是處比丘所入處異比丘
在前行是比丘所入處異比丘在前
行已有異比丘在比丘前行是意恚

此諸賢彼意恚已欲有所行但有不善此諸賢或有人求欲生此諸比丘入內已竟在前坐在前受水在前受摶食不欲令餘比丘諸比丘入內已前坐前受水前受摶食諸賢可知是處有異比丘諸比丘入已竟在前坐前受水前受摶食彼異比丘諸比丘入已在前坐前受水前受摶食是彼意恚彼意恚已欲有所行但有不善此諸賢或有求欲生諸比丘食已收攝鉢器令為居士說法勸進教授等教授等令歡喜不令餘比丘諸比丘食已收攝鉢器為居士說法勸進教授等教授等令歡喜諸賢可知是處有餘比丘諸比丘食已收攝鉢器至令歡喜是彼餘比丘諸比丘食已收攝鉢器至令歡喜彼意恚已此諸賢欲有所行但有不善此諸賢或有人有求欲生若居士入園令我共居士談論論語不令餘比丘居士入園共居士談論論語諸賢可知是處有異比丘居士入園已共談論論語是彼餘比丘居士入園已而共談論論語是彼意

恚此諸賢彼意恚已彼欲有所行但有不善此諸賢或有人有求欲生令王大臣婆羅門居士非是一人悉令識我不欲令餘比丘王大臣婆羅門居士非是一人諸賢可知是處彼餘比丘為王大臣所識及婆羅門居士非是一人是彼餘比丘為王大臣所識及婆羅門居士非是一人彼意恚此諸賢彼意恚已欲有所行但有不善此諸賢或有人有求欲生令我於四部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得供養莫令餘比丘於四部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得供養諸賢可知是處有餘比丘於四部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得供養是彼餘比丘於四部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得供養彼意恚此諸賢彼意恚已欲有所行但有不善此諸賢或有人有求欲生令我得衣被牀臥病瘦醫藥莫令餘比丘得衣被牀臥病瘦醫藥諸賢可知是處餘比丘得衣被牀臥病瘦醫藥是彼餘比丘得衣被牀臥病瘦醫藥彼意恚此諸賢彼

意恚已欲有所行但有不善此諸賢或有人亦如是有智慧梵行者當捨此無量諸惡不善求欲行當莫行此若與非沙門俱為沙門行若與非智慧沙門俱為智慧沙門不應求上座而求上座無有定而言有定與不淨俱而言有淨諸賢如是彼於智慧梵行者有如此無量諸惡不善行知有此行知與非沙門俱為非沙門與非智慧沙門俱知非智慧沙門俱不應求上座如是求上座無有定知無定與不淨俱知不淨猶若諸賢有人若販肆客作家持銅鉢來滿中不淨復以一鉢覆其上若持至人聚中彼多人見已欲食欲得不知有不淨若彼聚人持至一處發其器若有欲食者便不欲食豈復彼持者欲食之如是諸賢有人智慧梵行者作如此無量諸惡不善與非沙門俱為沙門行與非智慧沙門俱為智慧沙門不應求上座而求上座無有定言有定與不淨俱而言有淨諸賢彼人如是於智慧梵行者如是無量諸惡不善法知

者與非沙門俱是非沙門與非智慧沙門俱是非智慧沙門不應求上座求上座與不定俱是非定與不淨俱是非淨諸賢如是彼人當莫親近當莫恭敬當莫承事比丘不親近恭敬者若恭敬者礼事者若礼事者彼於長夜但有失無饒益苦與惡趣相應是故諸賢如是人當莫親近當莫恭敬礼事此諸賢或有人無求欲生有所犯不欲令他知而有所犯諸賢可知是處彼人所犯若他知有犯他人知已此意無恚此諸賢意無恚已欲有所行但有善此諸賢或有人無求欲生而有所犯向他說不向衆有所犯諸賢可知是處謂彼人所犯有向衆中說不獨向他說有所犯向衆中說此意不恚此諸賢意不恚已欲有所行但有善此諸賢或有人無求欲生有所犯語等已人不語非等已人有所犯諸賢可知此處謂彼人所犯語非等已人不語等已人有所犯語非等已人此意無恚此諸賢意不恚已欲有所行但有善此諸賢或有人無

求欲生我坐世尊前已問世尊世尊當為諸比丘說法不欲令他比丘坐世尊前問世尊世尊為諸比丘說法諸賢可知是處有異比丘在世尊前世尊為諸比丘說法有餘比丘在世尊前問世尊世尊為諸比丘說法此意不恚此諸賢若意不恚已欲有所行但有善此諸賢或有人無求欲生比丘有所至在前行行令餘比丘在前在前行彼餘比丘有所至莫令餘比丘在前行諸賢可知是處有餘比丘諸比丘有所至在前行是餘比丘比丘有所至在前行彼意無恚此諸賢意不恚已欲有所行但有善此諸賢或有人無求欲生比丘入內已我在前受水受摶食莫令餘比丘比丘入內已取在前坐受水受摶食諸賢可知是處有餘比丘比丘入內已取在前坐受水受摶食此意無恚此諸賢意不恚已欲有所行但有善此諸賢或有人無求欲生諸比丘食已收攝鉢器令我為居士說法教授勸進等教授等令歡喜莫令餘比丘諸比

丘食已收攝鉢器為居士說法教授
勸進等教授等令歡喜諸賢可知是
處有餘比丘諸比丘食已收攝鉢器
為居士說法勸進教授等教授等令
歡喜此意無恚諸賢彼無恚意已欲
有所行但有善此諸賢或有人無求
欲生居士入園已我共談論莫令餘
比丘居士入園已共談論諸賢可知
是處有餘比丘居士入園已共談論
餘比丘居士入園已共談論此意不
恚此諸賢彼意無恚已欲有所行但
有善此諸賢或人無求欲生令王大
臣婆羅門居士非一人所識莫令餘
比丘王大臣婆羅門居士非一人所
識諸賢可知是處有餘比丘王大臣
婆羅門居士非一人所識有餘比丘
為王大臣婆羅門居士非一人所識
此意無恚此諸賢彼意無恚已欲有
所行但有善此諸賢或有人無求欲
生令我於四部衆比丘比丘尼優婆
塞優婆夷得供養莫令餘比丘於四
部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得
供養諸賢可知是處有餘比丘於四

部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得供養此意無恚此諸賢意無恚已欲有所行但有善此諸賢或有人無求欲生令我得衣被牀臥病瘦醫藥不欲令餘比丘得衣被牀臥病瘦醫藥諸賢可知是處餘比丘得衣被牀臥病瘦醫藥餘比丘得衣被牀臥病瘦醫藥此意不恚此諸賢意不恚已欲有所行但有善諸賢如是彼人於智慧梵行者樂無量諸善法行若不知共沙門俱而言非沙門共智慧沙門俱而言非智慧沙門共上座俱而言不上座俱與定俱而言無定與淨俱而言不淨如是諸賢或有人於智慧梵行者如此無量諸善行悉當知與沙門俱當知與沙門俱與智慧沙門俱當知與智慧沙門俱與定俱當知與定俱與淨俱當知與淨俱猶若諸賢有人販肆客作家持銅鉢來滿中飲食種種異味以一鉢覆持至人聚中彼多人見已不用食不欲得知其非彼作是言故是前器故是前器彼持至多人聚中已而發其器彼不

欲食者便欲食之豈前見者不欲食如是諸賢或有人於智慧梵行者如是無量諸善行而不能知與沙門俱言非沙門與智慧沙門俱言不智慧沙門與上座俱而言非上座與定俱而言非定與淨俱而言非淨如是諸賢或有人於智慧梵行者有無量諸善行然後知與沙門俱是沙門與智慧沙門俱是智慧沙門與上座俱知是上座與定俱知是定與淨俱知是淨如是諸賢此人當恭敬承事礼事比丘當親近當恭敬若恭敬者當承事若承事者常當應行常應行者彼於長夜但有饒益安樂是故諸賢如此人者當親近恭敬承事彼時尊者大目乹連亦在衆中會座於是大目乹連語尊者舍利弗曰尊者舍利弗我欲說喻當說不耶當說汝賢者目乹連尊者舍利弗昔時在羅閱祇耆闍崛山尊者舍利弗我晨起著衣服與衣鉢俱詣羅閱祇乞食遊羅閱祇乞食時至他巧師家我見無念滿子在他巧師家見在斫治車軸彼無念

滿子在巧師家作是念生此巧師取此軸斫治是處者如是此軸爲妨者爲得除彼無念滿子在巧師家作是念生彼巧師者如彼所念便以斧斫治車軸彼時無念滿子即作是言此巧師爲知我意而取此軸如其處斫治如是此軸爲增益無妨如是尊者舍利弗謂彼人諛諂幻士無信不有信懈怠無精進意念亂無有定惡智意亂諸根不定於戒行緩不分別沙門行而尊者舍利弗知其所念而爲解說尊者舍利弗謂彼人無諛諂非幻士有信信樂行精進意常定智慧學於戒恭敬多分別沙門行彼從尊者舍利弗聞說法已如快飲如快食口及意悉受持猶若尊者舍利弗若剎利女婆羅門女居士女工師女沐浴塗香着白淨衣若有人意念生慈愍欲有饒益欲令安隱若持優鉢華鬘占波華鬘婆師華鬘阿提摩多華鬘授與彼已兩手受之自冠其首如是尊者舍利弗或有人無諛諂亦無幻亦不信有信能行精進意常定

智慧恭敬學戒學多分別沙門行彼從尊者舍利弗聞法已如快飲如快食口及意亦尒與尊者舍利弗甚奇而尊者舍利弗爲諸梵行者除其不善立於善中善哉賢者是爲眞人此各各所說相樂已從座起各還本處

佛說求欲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苦陰因事經

容

西晉沙門法炬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釋羇底利帝隸種也迦惟羅婆城名尼拘蔞園中於是釋摩訶能渠中後彷徉行至世尊所到已礼世尊足却坐一面釋大力士却坐一面已白世尊曰如世尊所說法我恚知謂三意念著結婬意著結瞋恚愚癡意著結如是唯世尊所說法我恚知今此以生婬欲法著其意已生瞋恚愚癡法著其意是故唯然世尊我作是念我有何法未盡而令生婬欲而著其意生瞋恚愚癡法而著其意汝大力士法未盡令汝在家住亦不學道不信樂出家棄家汝大力士若此法盡者汝亦不在家汝必能信樂出家棄家學道法大力士彼法未盡故而令汝在家不信樂出家棄家學道於是釋大力士從座起一面著衣叉手向世尊白世尊曰如是我今於世尊有信樂唯願世尊善為說法謂見法令疑盡此大力士有五婬欲

愛念愛色近婬染著眼知色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細滑染著衆中而自娛樂愛樂氣味於中樂如是大力士氣味婬於中多有敗壞云何大力士於婬多有敗壞此大力士若族姓子若學工巧以自存命若耕田若販賣若客書若學數若學筭若學印若學詩若學守廬若教書若應募彼寒寒所逼熱熱所逼服忍飢渴為蚊虻蠅蚤所蛆彼求錢財彼族姓子如是起如是作如是勤行彼而不能得錢彼便憂慼不樂啼哭自搥自打增益愚癡勤修不得果彼族姓子如是起如是作如是勤行彼便得錢財得錢財已便守護之莫令此錢財令王奪我莫令賊盗莫令火燒莫令腐壞莫令出利失利彼守護錢財而為王所奪賊所盗火所燒而腐壞出利不得利彼便憂慼不樂啼哭自搥自打增益愚癡復次長夜所可愛喜悉敗壞失是為大力士此今現身是苦陰因婬故至增上婬故是婬因緣此大力士衆生因婬至增上婬因婬故母

共子諍子共母諍父共子諍子共父
諍兄共妹諍妹共兄諍彼共鬪諍母
說子非子說母非父說子非子說父
非兄說妹非妹說兄非兄人人耶此
大力士是令現苦陰因婬故至增上
婬故此大力士衆因婬故至增上婬
故王王共諍婆羅門婆羅門共諍居
士居士共諍賊人賊人共諍工師工
師共諍彼各各共鬪諍作種種鬪具
或以拳或以石或以刀杖於中或有死
死苦是為大力士此現苦陰因婬故
至增上婬故此大力士衆生因婬故
至增上婬故便著鎧便執弓箭或著
皮鎧持極利刀相圍聚鬪彼於中或
以為鬪或以馬或以車或以步兵或
以女人或以士夫於中或有死死苦
是為大力士現苦陰因婬故至增上
婬故此大力士衆生因婬故至增上
婬故著鎧至執弓箭著皮鎧持極利
刀諂極高城而欲伐之彼於中或吹
貝或擊鼓或舉聲嘷呼或以鐵椎或
以鉞或以戟或以利輪或以箭相射
或下乱石或以弩或以消銅注之於

中死死若是為大力士令現若陰因婬故至增上婬故此大力士衆生因婬故至增上婬故至王城邑或穿牆破藏竊盜他物或截他道壞他城破他村殺他人彼有司執之驅使作種種苦行或截其手或截其足或截手足或截其耳或截其鼻或截其舌或截其髮或截其鬚或截其髮鬚或着函中或衣裹或着沙石上或着草上或着鐵驢口中或着鐵師子口中或着銅釜中或着鐵釜中或叚叚割之或利叉手刺之或卧熱鐵床或以熱油灑之着臼中以鐵杵擣之若以龍蛆若以杖撾若以棒棒將至標下以刀梟首是為大力士現身苦陰因婬故至增上婬故此大力士衆生因婬故至增上婬故作身苦行口意苦行彼時若得患病苦卧在座上卧在蓐中身有痛極苦痛不樂命欲斷謂彼身苦行口意苦行彼終時倒懸向下猶若冥時日欲沒大山大山間彼山影倒懸向下如是謂彼身苦行口苦行意苦行彼時命終倒懸向下

彼作是念此身苦行口苦行意苦行倒懸向下本不作行本不作福我多作衆惡謂趣作惡作貪作兇暴不作福行不作善行不作有所歸必墮其趣此便有變悔變悔已終亦不善生亦不善是為大力士現身苦陰因婬故至增上婬故此大力士衆生因婬故至增上婬故作身苦行口意苦行彼作身苦行已口意苦行已彼因彼緣身壞死時生惡趣泥犁中是為大力士此是後身苦陰因婬故至增上婬故是為大力士五氣味婬多有苦敗壞此聖弟子不以等智見如眞而於婬作惡不善法亦不喜樂謂無上息如是大力士聖弟子與婬法相應復次大力士我少氣味婬知有苦知是敗壞謂我知見如眞亦不於婬作惡不善法住於護安樂謂無上息如是我大力士不與婬法相應此大力士我一時在羅閱祇鞞陁隸止右脅七葉窟中此大力士從了晡起我至止右脅邊我於中還見諸尼乾常不坐常跪極苦痛行我到彼所到已作

如是言何以故汝尼乾作如此常跪
常不坐作如此極苦行彼荅我言瞿
曇有師尼乾親族子彼作是言汝諸
尼乾本作惡行令作此苦行當消彼
惡行謂今身業行口意等行有惡當
不為我語彼曰去何汝諸尼乾汝師
尼乾親族子能信能住彼不不疑彼
師耶彼作是言此瞿曇我彼師尼乾
親族子我不疑彼師能信能住我荅
彼曰如是如汝等尼乾有尼乾有彼
尼乾本作惡行作極苦行彼尼乾終
巳當來生人間亦當復在此尼乾中
學當如此常跪不坐作苦行如今汝
衆皆當尒彼作是言此瞿曇不從善
行得善報彼王頻浮婆安樂住汝沙
門瞿曇不能尒汝諸尼乾為尒不是
而作斯言何以故為是凡愚不定不
善無猒無足而作斯言王頻浮婆常
住於善常得安樂沙門瞿曇不能尒
汝諸尼乾應當先明我云何為常安
樂住而言王頻浮婆沙門瞿曇耶汝
諸尼乾我當為汝說我為善安樂住
非摩竭王頻浮婆者及耶汝應當作

是言摩竭王頻浮婆常安樂住非汝沙門瞿曇所能及此沙門瞿曇我今問汝誰為善安樂住為摩竭王頻浮婆耶為沙門瞿曇耶於是尼乾意去何彼摩竭王頻浮婆為得意口自在不七日七夜得身一向安樂不不也唯瞿曇若六五四三二一日一夜得意口自在不為身一向得安樂住不唯瞿曇不也於是尼乾意去何我為得意口自在不一日一夜身為善安樂住不唯然瞿曇二三至七日七夜為得意口自在不身為一向善安樂住不唯然瞿曇於是尼乾意去何我等誰為常善安樂住摩竭王頻浮婆耶為我耶如汝從沙門瞿曇所說知其義沙門瞿曇為善安樂住非摩竭王頻浮婆此大力士少氣味婬知多有苦是敗壞中多有敗壞謂此聖弟子不能以智慧見如真而於婬作惡不善法不入喜樂謂無上息如是大力士聖弟子與婬法相應復次大力士我少氣味婬多有苦知是敗壞謂我以智慧等見如真亦不於婬有不善法但

住於護以自樂謂無上息如是我大
力士不與婬法相應佛如是說彼大
力士諸比丘聞世尊所說歡喜而樂

佛說苦陰因事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瞻婆比丘經

西晉三藏法師法炬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瞻婆恒伽上法賴池水上彼時世尊十五日說戒在比丘僧前坐世尊坐已觀諸比丘意之所念觀諸比丘意之所念已夜初一分時坐默然住於是有異比丘從坐起一向著衣叉手向世尊白世尊曰唯世尊夜一時已過世尊及比丘僧坐已久唯願世尊當說戒彼時世尊默然住世尊至夜半默然坐住彼比丘再叉手向世尊白世尊曰唯世尊夜已過初時夜已過半世尊比丘僧坐已久唯願世尊當說戒彼時世尊亦默然住彼時世尊於夜半後坐默然住彼比丘三叉手向世尊白世尊曰唯願世尊夜已過初時夜已過半夜已過半後明星欲出不久當明星出世尊比丘僧坐已久唯願世尊當說戒彼時世尊告此比丘曰我比丘衆中有不淨者彼時尊者大目乾連亦在衆中會衆中會已於是尊者

大目乾連作是念世尊為說何比丘言衆中有不淨我寧可作如其像三昧正受以三昧意觀諸比丘意之所念於是尊者大目乾連即如其像三昧正受以三昧意觀諸比丘意之所念尊者大目乾連即便知之世尊所為比丘於是尊者大目乾連從三昧起便至彼比丘所到已牽彼比丘臂將出門外汝愚人去汝不應在此宿無有比丘共汝住者汝今為比丘外於是尊者大目乾連牽彼比丘臂將出門外反閉門閉門已至世尊所到已礼世尊足却坐一面尊者大目乾連却一面已白世尊曰世尊所說比丘者言衆中有不淨我已牽彼比丘臂將出門外汝愚人去汝不應在此宿無有比丘共住汝今比丘為是外唯世尊已過夜初分已過夜半已過夜半後夜已欲曉明星出時明星不久當出世尊比丘僧坐已久願世尊當說戒汝目乾連彼愚癡人為多受罪而觸嬈世尊及比丘僧若目乾連衆中有不淨比丘如來說戒者彼愚

人頭當破為七分是故沙目乾連從
今日始汝等當共說戒如來不復來
說戒何以故目乾連此一愚人如是
過已過觀而觀屈申卷舒持僧伽梨
衣鉢而於他梵行者自言是梵行此
目乾連若人言是梵行者若人作是
念沙門為幻沙門為麁沙門為剃沙
門非言如是知已便棄著外何以故
恐壞餘淨比丘故猶若目乾連成就
稻田麦田若中有惡草生彼草根如
麦根枝節葉實亦如是未成其子當
棄之目乾連若成子已彼田居士便
作是念此為是壞麦子之草麦之剃
麦之麁彼便拔棄著外何以故恐壞
餘淨麦故如是目乾連若有一愚人
作是念過已過觀而觀屈申卷舒持
僧伽梨衣鉢而於餘梵行者自言是
梵行者若目乾連他稱言是梵行者
彼若作是念此沙門壞此沙門剃此
沙門麁此沙門非言彼知已便棄著
外何以故恐壞餘淨比丘故猶若目乾
連彼田居士於冬月時治大穀積若
彼穀所有堅固住者一向皆離去謂

所有若草若柰彼揚著風中一向吹去彼田居士執掃箒在中是目乾連若愚人作是行過已過觀穀故如是目乾連若一愚人作是行過已過觀而觀屈申卷舒持僧伽梨衣鉢而於他梵行者自言是梵行者若目乾連他稱是梵行者他作是念此沙門壞此沙門麁此沙門刺彼知已棄著外何以故恐壞餘比丘故猶目乾連彼田居士彼求水欲通水執極利斧入於林中彼執斧椓樹謂彼所有樹堅固住而不可入謂所有枯樹打已斧則陷入田居士截其根截根已通其中通其中已便作水筧亟通水如是目乾連或一愚人作如是行過已過觀而觀屈申卷舒持僧伽梨衣鉢而於他梵行者自言是梵行者若目乾連他稱言是梵行者彼作是念沙門壞沙門麁沙門刺沙門非彼知已棄著外何以故恐壞餘淨比丘故說偈曰

共止及當知　惡求及瞋恚　恚恨不捨貪

不棄幻諛諂　狂人詐言息　自說是沙門

自作諸惡行　惡見非是樂　多作諸妄言
如是知彼已　悉皆不與會　擯棄不共止
知時具淨行　分別誰言已　悲息言沙門
惡行擯棄已　不與惡共止　數數及日
悉皆共集會　當棄此苦際
佛如是說彼諸比丘聞世尊所說歡
喜而樂

佛說瞻婆比丘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伏婬經

容

西晉沙門 法炬 譯

聞如是一時婆加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彼時居士阿那邠祁至世尊所到已礼世尊足却住一面阿那邠祁居士却住一面已白世尊曰唯世尊世間有幾伏婬而可知者汝居士世間有十伏婬云何為十此居士或一伏婬非法行婬于彼非法求婬于無所方便為苦已亦不自安身亦不安父母及妻子客使奴婢沙門婆羅門不有益事為善得善得生天上如是居士是一伏婬復次居士或一伏婬非法求婬于彼非法求婬于已自安身父母妻子客使奴婢而不施沙門婆羅門為善得善身生善處如是居士是一伏婬復次居士或一伏婬非法求于彼非法求于已自安隱身父母妻子客使奴婢能施沙門婆羅門為善得善身生善處如是居士是一伏婬復次居士或一伏婬如法求財彼如法求財已不自安樂身不為父母不

為妻子不為奴婢亦不施沙門婆羅門為善得善身生善處如是居士是一伏婬復次居士或一伏婬如法求財彼如法求財已而自安樂身及父母妻子奴婢不施與沙門婆羅門為善得善身生善處如是居士是一伏婬復次居士或一伏婬如法求財彼如法求財已而自安樂身及父母妻子奴婢施與沙門婆羅門為善得善身生善處如是居士是一伏婬復次居士或一伏婬如法求財已不干不干彼不為父母妻子奴婢亦不施與沙門婆羅門為善得善身生善處如是居士是一伏婬復次居士或一伏婬如法求財不干不干彼如法求財不干不干已自得安樂身及父母妻子奴婢不施與沙門婆羅門為善得善身生善處如是居士是一伏婬復次居士或一伏婬如法求財不干不干彼如法求財不干不干已自得安樂身及父母妻子奴婢施與沙門婆羅門為善得善身生善處彼得錢財於中染著極染著不見禍

變亦不知棄而貪食之如是居士是
一伏婬復次居士或一伏婬如法求錢
財不干彼如法求錢財不干已自得
安隱身及父母妻子奴婢施與沙門
婆羅門為善得善身生善處彼得
錢財亦不染亦不著亦不於中樂亦
不於中住亦知是禍變亦能棄捨而
食之如是居士是一伏婬此居士彼
或一伏婬非法求錢財干彼非法求
錢財干已亦不自安隱身亦不安隱
父母妻子奴婢亦不施與沙門婆羅
門為善得善身生善處是為居士
如是伏婬伏婬我說此弊惡此居士
或一伏婬非法求錢財干彼非法求
錢財干已自安隱身及父母妻子奴
婢不施與沙門婆羅門為善得善身
生善處此居士此伏婬此伏婬此小
勝小勝此居士彼或一伏婬如法求
錢財不干彼如法求錢財不干已自
得安樂身及父母妻子奴婢施與沙
門婆羅門為善得善身生善處彼得
錢財不染不著不持不樂知是禍變
棄捨離而食之如是居士食婬最勝

寂妙寂上寂好無上勝猶若居士有
牛乳因乳有酪因酪有醍醐因醍醐
有酥因酥有酪酥此是寂勝寂妙無
上說如是居士此諸伏婬如是伏婬
寂勝寂妙極妙寂上無上無上說頌
偈曰
非法聚錢財　如法如法施　不施不食之
亦不施爲福　二俱爲慳濁　惡行食此婬
如法求錢財　欲以施爲福　亦施及食之
亦能作福德　二俱不慳濁　皆有此伏婬
有能行智慧　伏婬隨所行　知變有知足
知足而食之　有能行智慧　寂妙能伏婬
佛如是說居士呵鄰郍邠祁闍世尊所
說歡喜而樂

佛說伏婬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文陀竭王經

容

北涼三藏曇無讖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時阿難於屏處思惟世間人略猒五所思者少至死不知猒足者多阿難日中後到佛所前為佛作礼却白佛言我於屏處思惟世間人略猒五所思者少至死不知猒足者多佛言審如阿難言世間人略猒五所思者少至死不知猒足者多所以者何昔者有王名号文陀竭生從頂出是故字為文陀竭後作遮迦越王東西南北皆屬之有七寶一者金輪二者白象三者紺色馬四者明月珠五者玉女婦六者聖輔臣七者導道主兵臣作遮迦越王有七寶如是王仁賢脩正去不須擾万民有千子皆端正高才健猛力壯四天下皆降屬之作王數千歲意中自念我有四天下人民熾盛穀米平賤人民多富王復自念言我有千子皆端正無比高才健猛力壯令天為我雨錢金銀七日

七夜快耶天聞其語隨其所願即為雨錢金銀七日七夜王見天雨錢金銀七日七夜大歡喜即共相娛樂數千歲王自念言四天下皆屬我我有千子七寶皆在我前所欲得者皆已得之天復不棄我所願為我雨錢金銀七日七夜文陁竭王聞南方有閻浮提國大樂人民熾盛王意欲往適生意便舉七寶四種兵俱飛到閻浮提國二十八万里其國見王即降伏屬之王宿命作善故至使得是福在俱耶尼國數千歲王復生意我有大國在西方名俱耶尼縱廣三十二萬里我有七寶天為我雨錢金銀七日七夜我有千子皆端正無比高才健猛力壯我有南方閻浮提國二十八万里王聞東方有弗于逮國人民熾盛穀米平賤其國大樂王意欲往適生意便舉七寶四種兵俱飛行到其國王及人民便降伏屬之王因以正法治國如是數千歲王復生意我有閻浮提國二十八万里我有俱耶尼國三十二万里我有弗于逮國三十六

萬里王聞北方有欝單曰天下大樂人民熾盛王意欲往到其國其國中無貪窮無豪羸强弱無有奴婢尊卑皆同一等令我人衆官屬共食之自然粳米自然衣被服飾諸珍寶王適生意便舉七寶四種兵俱飛行入欝單曰國界遥見地正青如翠羽色王問邊臣言汝曹寧見是地正青如翠羽色不邊臣對言唯然見之王言是故欝單曰天下也王適前行復見地正白如雪王復語邊臣言見是地正白不邊臣對言唯然見之王言是故欝單曰地自然生成擣稻米汝曹皆當共食之適復前行遥見諸寶樹百種衣樹金銀璧環瓔珞皆懸著樹王問邊臣言汝曹見是諸寶樹不邊臣言唯然見之王言是故百種衣樹金銀璧環瓔珞樹也汝曹往皆當共取著之王便前到欝單曰國人民皆悉降伏屬之王治欝單曰數千歲復生意自念言我有閻浮提地有拘耶尼地有弗于逮地有欝單曰四十萬里王意欲上須彌四寶山王至忉利天

王釋所止處王適生意便擧七寶百宮俱飛到須弥山上便前入天王釋宮釋遥見文陁竭王来便起迎之言數聞功徳欲相見日久仁者来大善便牽與共坐以半之座與文陁竭王適坐左右顧視天上有玉女侍使皆以七寶金銀琉璃水精珊瑚虎魄車渠以為宮殿見之心便念言我有閻浮提倶耶尼弗于逮欝單曰我舍中有雨錢金銀七日七夜文陁竭王自念言使天王釋死去我欲代其處治天上如治天下時快耶王適生意神便去即来還在天下便被病困劣著牀王所從羣臣官屬悉在王牀邊問王得無有遺言王曰有敢問汝曹王有何等遺言汝曹語之言王在時治四天下天為雨錢金銀七日七夜王有千子七寶皆能飛行王上忉利天上天王釋起迎勞賚問訊以半之座坐之尚復生意欲得天王釋處適坐意便来下在地即被病困劣自悔言人至死無有猒足知猒足者少耳經說言不以天雨錢金銀七日七夜故

不飽也其利少耳其過大重有智之人當思惟是事復得天王釋半尚復不足人行求道得須陁洹斯陁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至得佛道乃猒足耳佛告阿難時文陁竭王者是我身也佛說如是阿難歡喜為佛作礼

佛說文陁竭王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閻羅王五天使者經

宋沙門慧簡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比丘善聽以置心中我以天眼徹見衆人生死所趣善惡之道或有醜惡或有勇強或有怯弱或生善道或生惡道凡人所作爲皆分別知之人身行惡口言惡心念惡謗訕賢聖見邪行邪其人壽終便墮惡道入泥犁中凡人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稱譽賢聖見正行正其人壽終便生天上人間如是比丘我以天眼見人終便生天上人間如是比丘我以天眼觀天雨墮水中見一泡興一泡滅我見人死識神出生有好色者有惡色者有勇強者有怯弱者或生善處或生苦處自生自死如水泡無異復譬如人以五綵縷貫瑠璃珠用珠淨故縷色青黃赤白黑悉現分明我見人死魂神出生亦如是又如冥夜以明月珠懸著宮門有人住一面觀門中出入者皆一一見之又如居高樓

上望見下人往者来者走者歩者坐
者立者我見人死時䰟神出生端正
醜惡勇強怯弱如所施行分別知之
佛告諸比丘人生在世間時不孝父
母不敬沙門道人不行仁義無可用
心不學經戒不畏後世者其人身死
䰟神當墮閻王地獄主者輙持行白
王言其過惡此人非法不孝父母不
敬沙門道人不隨仁義無可用心無
有福德不恐畏死當有所見唯大王
處其罸如是閻王常先安徐以忠正
語為現五天使者而問言汝本不見
世間人始為嬰兒時偃卧戻屎不能
自護口不知言語亦不知好惡者耶
人言已見皆有是王言汝自謂獨不
如是耶人神從行終即有生雖尚来
見常當為善自端其身端其口端其
意柰何放心快志人言實愚暗不知
故耳王曰汝自以愚癡作惡非是父
母師長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
汝豈得以不樂故止乎今當受之是
為閻王現第一天使
閻王復問子為人時天使者次第到

寧能覺不人言實不覺知王曰汝不見世間丈夫母人年老時鬚白齒墮齺瘦僂步起居拄杖人言有是王曰汝謂獨可得不老凡人已生法皆當老昜其強壯常當為善端身口心奉行經戒柰何自放恣人言愚暗故耳王曰汝自以愚癡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以不樂故止乎令當受之是為閻王正教現第二天使

閻王復問曰子為人時豈不見世間男女婦人疾病者軀體苦痛坐起不安命近憂促衆醫不能復治人言有是王曰汝謂可得不病耶人生既老法皆當病昜身強健當勉為善奉行經戒端身口意柰何自放恣人言愚闇故耳王曰汝自以愚癡作惡非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以不樂故止乎令當受之是為閻王正教現第三天使

閻王復問曰子為人時豈不見世間諸死亡者或藏其屍或棄捐之一日至七日肌肉壞敗狐貍百鳥皆就食

之凡人已死身惡腐爛人言有是王曰汝謂獨可得不死耶凡人已生法皆當死身在世間常為善勅身口意奉行經戒柰何自放恣人言愚闇故耳王曰汝自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不得以不樂故止今當受之是為閻王正教現第四天使

閻王復問曰子為人時獨不見世間弊人惡子為吏所捕取案罪所應刑法加之或斷手足或削鼻耳鋸掠治刻刻肌膚熱沙沸膏燒灌其形裹蘊火燎懸頭日炙屠割支解毒痛衆并人言有是王曰汝謂為惡獨可得解耶眼見世間罪福分明何不守善勅身口意奉行經道去何自快心人言愚闇故耳王曰汝自用心作不忠正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今是殃罪要當自受豈得以不樂故止耶是為閻王忠正之教現第五天使者

佛說已諸弟子皆受教誡各前作礼

佛說閻羅王五天使者經　己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瞿曇弥記果經　　容

宋三藏法師慧簡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釋羇瘦迦維羅衛城尼拘盧園中與大比丘衆俱受歲彼時大女人瞿曇弥至世尊所到已礼世尊足却住一面大女人瞿曇弥却住一面已白世尊曰唯世尊可有是處女人得為四沙門果不令女人於此法律信樂出家棄家學道不止瞿曇弥不須尒女人不得於此法律信樂出家棄家學道汝瞿曇弥常可剃頭被袈裟至竟行清淨梵行於是大女人瞿曇弥為世尊所制礼世尊足繞世尊已離世尊還彼時諸比丘為世尊作衣世尊不久至釋羇瘦當受歲受歲竟三月作衣竟已成衣與衣鉢俱遊諸人間彼大女人瞿曇弥聞諸比丘為世尊作衣世尊不久當至釋羇瘦受歲受歲竟三月作衣已成衣與衣鉢俱遊人間彼大女人瞿曇弥聞已至世尊所到已礼世尊足却住一面彼大女人瞿曇弥却

住一面巳白世尊曰唯世尊可有是處令女人得四沙門果令女人於此法律信樂出家棄家學道不止瞿曇弥不須尒女人不應於此法律信樂出家棄家學道汝瞿曇弥剃頭被著袈裟至竟行清淨梵行於是大女人瞿曇弥巳被世尊再所制礼世尊足繞世尊離世尊還彼時世尊在釋羇瘦受歲受歲巳竟三月作衣巳成衣與衣鉢俱遊於人間行大女人瞿曇弥聞世尊在釋羇瘦受歲受歲巳竟三月作衣巳成衣與衣鉢俱至人村間行大女人瞿曇弥聞巳與諸老女人俱隨世尊後隨世尊後彼時世尊次第遊行到那婆提住那婆提者尼舍彼時大女人瞿曇弥至世尊所到巳礼世尊足却住一面大女人瞿曇弥却住一面巳白世尊曰唯世尊可有是處令女人得四沙門果不令女人於此法律信樂出家棄家學道不止瞿曇弥不須尒女人不得於此法律出家棄家學道汝瞿曇弥剃頭被著袈裟至竟清淨行梵行於是大女

人瞿曇弥為世尊三所制礼世尊足繞世尊已離世尊而還彼時大女人瞿曇弥不洗足身有塵土身瞪憒啼泣在門前立尊者阿難遥見大女人瞿曇弥不洗足身有塵土身瞪憒啼泣門前立見已作是言何以故瞿曇弥不洗其足身有塵土身瞪憒啼泣在門前立如是唯尊者阿難女人不得於此法律不得信樂出家棄家學道汝瞿曇弥往此間我當往至世尊所到已當白世尊於是尊者阿難至世尊所到已礼世尊足却住一面尊者阿難却住一面已白世尊曰唯世尊可有是處令女人得四沙門果令女人於此法律信樂出家棄家學道不此阿難止不須尒女人不得於此法律信樂出家棄家學道此阿難若於此法律女人得出家信樂出家棄家學道者梵行者不得久存猶若阿難有家多有女人少有男人寧廣有産不不也唯世尊如是阿難若於此法律女人得出家信樂出家棄家學道者梵行者不得久存猶若阿難成

就稻田或就麦田中間若有雹雨為不饒益彼因彼雹雨故令彼敗壞如是阿難若有於此法律女人信樂出家棄家學道者梵行者不得久存唯世尊大女人瞿曇弥是有所益世尊母命終因此長養乳哺如是阿難如是阿難此大女人瞿曇弥多有所益我母命終此以乳哺長養我此阿難我亦饒益大女人瞿曇弥彼依我歸於我歸於法歸比丘僧於佛無疑於法無疑於衆無疑於苦習盡道無疑具足信戒聞施具足智慧棄於殺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至棄飲酒離飲酒此阿難若有人依因於人歸於佛歸於法歸比丘僧不疑佛不疑法不疑比丘僧不疑若習盡道具足信戒聞施具足智慧棄殺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至棄飲酒離飲酒此阿難此人有所作盡命衣被牀卧病瘦醫藥於彼人不能報復次阿難女人當施設八重法令女人不得犯女人當盡命具此戒猶若阿難巧水底行若巧弟子入於深水中而施羅網於中護水

截水不令流如是阿難女人者當行八重法令女人不得犯女人當盡命與戒俱云何為八此阿難比丘尼當從比丘求索具足是為阿難我施設女人初重法令女人不得犯令女人當盡命與戒俱此阿難比丘尼當從比丘半月當受礼節是為阿難我施設女人二重法令女人不得犯令女人盡命當與戒俱此阿難若無比丘者比丘尼不得受歲坐是為阿難我施設女人三重法令女人不得犯令女人盡命當與戒俱阿難若比丘尼若至受歲當與二僧俱以三事受歲見聞知是為阿難我施設女人四重法令女人不得犯令女人當盡命與此戒俱此阿難若比丘不容比丘尼不得問比丘契經毗尼阿毗曇阿難若比丘聽比丘尼當問比丘契經毗尼阿毗曇是為阿難我施設女人五重法令女人不得犯令女人當盡命與此戒俱與阿難若比丘尼不得譏比丘見聞知阿難比丘當譏比丘尼見聞知是為阿難我施設女人六重法

令女人不得犯令女人盡命與此戒俱此阿難若比丘尼有所犯僧伽婆尸沙當於二僧中當半月掃灑是為阿難我施設女人七重法令女人不得犯令女人當盡命與此戒俱阿難若比丘尼受具足至百歲當向初受具足比丘接足礼之當恭敬承事是為阿難我施設女人八重法令女人不得犯令女人盡命當與此戒俱是為阿難我為女人施設此八重法令女人不得犯令女人盡命與此戒俱此阿難大女人瞿曇弥當與此八重法俱者當於此法律學道當受具足為比丘尼於是尊者阿難聞世尊所說善思惟念誦習受持礼世尊足繞世尊離世尊而還至大女人瞿曇弥所到已語大女人瞿曇弥作是言已得瞿曇弥女人當於此法律信樂出家棄家學道瞿曇弥世尊作是言當行八重法女人不得犯女人當盡命與此戒俱云何為八瞿曇弥比丘尼當從比丘求受具足是為瞿曇弥世尊為女人初施設此一重法令女人不

得犯盡命當與此戒俱至此瞿曇弥若比丘尼受具足百歲當向具足比丘接足作礼當恭敬礼事是爲瞿曇弥世尊爲女人施設此八重法令女人不得犯令女人當盡命與此戒俱是爲瞿曇弥世尊爲女人施設此八重法令女人不得犯令女人當盡命與此戒俱此瞿曇弥能與此八重法俱者當於此法律學道受具足爲比丘尼如是尊者阿難當聽我喻智慧聞喻已知其義猶若尊者阿難若刹利女若婆羅門女若工師女若居人女極沐浴塗香著白淨衣或有人作是念憐愍欲有所益欲令安隱或以優鉢羅華鬘或以瞻蔔華鬘婆師華鬘阿提牟多華鬘授與之彼以兩手受之舉著頭上如是尊者阿難世尊施設八重法我當盡命頂受之汝夫女人瞿曇弥當於此法律學道受具足爲比丘尼於是大女人瞿曇弥於後時共諸老宿比丘尼衆與諸比丘尼上尊長老皆與俱共行梵行共至尊者阿難所到已礼尊者阿難足却

住一面大女人瞿曇弥却住一面已
白尊者阿難曰尊者阿難當此比丘
尼是上尊長老皆行梵行此諸比丘
是新成學道未久入此法律未久此
諸比丘當向此諸比丘尼如長老當
為作礼承事止瞿曇弥我當往至世
尊所到已當以此言白世尊今隨尊
者阿難於是尊者阿難至世尊所到
已礼世尊足却住一面尊者阿難却
住一面已白世尊曰唯世尊今日此大
女人瞿曇弥與諸比丘尼俱是上尊
長老皆行梵行來至我所到已礼我
足却住一面大女人瞿曇弥却住一
面已語我曰唯尊者阿難當知此諸
比丘尼是上尊長老皆行梵行此諸
比丘是新成學道不久於此法未久
令此諸比丘當向此諸比丘尼如長
老如長老當為作礼承事止阿難當
護此言汝莫復作是言汝阿難當知
如我所知一句不可解況復作如斯
言此阿難女人不於此法律信樂出
家棄家學道者婆羅門居士當以衣
敷地以衣敷地已當作是言此諸沙

門有戒行沙門當在上行沙門精進
甚奇我等當於長夜得義饒益汝阿
難若女人不於此法律信樂棄家出
家學道婆羅門居士當敷頭髮著地
當作是言令沙門在上行令沙門在
上住沙門戒行甚難我等當於此長
夜得義饒益若阿難女人不於此法
律信樂出家棄家學道者婆羅門居士
當在道路手執種種囊滿中物當作
是言此諸賢當持此隨意飲食我等
於長夜得義饒益安隱此阿難若女
人不於此法律信樂出家棄家學道
者婆羅門居士當信彼諸沙門戒行
當以手抱之入著已家種種施與隨
諸賢取用我等於長夜得義饒益安隱
樂此阿難若女人不於此法律信樂
出家棄家學道者如此日月極有威
神極有所能彼戒行沙門所有光明
能勝於彼況復獎悪異學所能及阿
難若女人不於此法律信樂出家棄
家學道者遺法當住千歲令已五百
歲減餘有五百歲此阿難無有是處
不可容女人終不得五事不得成如

来無所著等正覺及轉輪王不得為
釋不得為魔不得為梵無有是處可
有是處男子得五事得成如来無所
著等正覺得為轉輪王得為釋魔梵
者可有是處佛如是說尊者阿難聞
世尊爾說歡喜而樂

佛說瞿曇弥記果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鐵城泥犁經

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

佛在舍衛祇洹阿難邠坻阿藍時佛識諸沙門言我以天眼視天下人死生好醜尊者卑者人死得好道者得惡道者人於世間身作惡口言惡心念惡常好烹煞祠祀鬼神者身死當入泥犁中身常行善口常言善心常念善死即上天佛言人如天雨泡雨從上渧之一泡壞者一泡成人生世間生者死者如泡起須佛持天眼視天下人死有上天者入泥犁者貧者富者貴者賤者人所為善惡佛言我皆知之譬如瞑夜於城門兩邊各燃炬火人有出者入者數千萬人從瞑中視皆見火中出入者佛言我持天眼視天下人死有上天者入泥犁者如人從瞑中視火中出入者如上高樓上望下有數千家中從上視皆見諸家佛言我見天下人死有上天者入泥犁者如人從高樓上視諸家佛言如人乘船行清水中皆見水中魚石所

有佛持天眼視天下人死有上天者入泥犁者如人視清水中魚石有明月珠持五綵縷貫之人視珠皆見五綵別知與珠相貫穿佛言我見天下人所從来善惡變化如人視珠佛言我見天下人不孝父母不事沙門道人不敬長老不畏縣官禁戒不畏今世後世者不驚不恐如是曹人死即入泥犁與閻羅王相見即去善歸惡泥犁卒名曰旁旁即將人前至閻羅所泥犁旁言此人於世間為人時不孝父母不事沙門道人不敬長老不布施不畏今世後世不畏縣官閻羅處此人過罪閻羅即呼人前對閻羅言汝為人時於世間不念父母養育推燥居濕乳哺長大汝何以不孝父母其人即對閻羅言我實愚癡憍慢閻羅言處汝罪者非父母非天非帝王非沙門道人過汝身所作當自得之是第一問第二問汝不見病困劇時羸劣甚極手足不任其人言我實見之閻羅言汝何以不自改為善耶其人言實愚癡憍慢閻羅言是過

非天非父母非帝王非沙門道人過汝身所作當自得之閻羅第三問汝不見世間男子女人老時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持杖而行黑髮更白不如年少時其人言我實見老人持杖而行閻羅言當此之時何以不自改為善耶其人言實愚癡憍慢閻羅言是過非父母非天非帝王非沙門道人過汝身所作當自得之閻羅第四問言汝於世間待不見男子女人死一日二日至七日身體膖爛形類壞敗為虫蟻所食為衆人所惡汝見是何以不自改為善耶其人言我已見之實愚癡憍慢閻羅言汝施行何以不端汝心端汝口端汝行是過亦非父母非天非帝王非沙門道人過汝身所作當自得之閻羅第五問汝為人時於世間寧見長吏捕得劫人煞人賊人反縛送獄掠治考問或將出城於道中格煞之或有生草梽者寧見是不其人言我實見之閻羅言汝何以不布施作善汝為人時何以不正汝行正汝口正汝心耶其人言實愚癡憍

愓閻羅言是過亦非父母非天非帝王非沙門非道人過汝身所作自當得之對已畢泥犁旁即牽持去將詣一鐵城是第一泥犁阿鼻摩泥犁城有四門周帀四千里中有大釜長四十里泥犁旁又刺人而內之如是無央數中皆有火人遥見之皆恐怖戰慄如是入者數千万人泥犁旁而內其中晝夜不得出門皆閉不開不得出人在其中數千万歲火亦不滅人亦不死久久時遥見東門自開人皆走欲出適到門門復閉諸欲出人復於門中共鬪諍欲得出久久復遥見西門開人皆走往門復閉人復於門中共鬪久久復見南門開人皆走往門復閉人復於門中共鬪久久四門復開人得出自以為得脫復入第二鴆延泥犁中人足著地者即燋舉足肉復生有東走者西走者南走者北走者周帀地大熱數千万歲乃竟自以為得脫復入第三弥離摩得泥犁中其中有虫虫名蝺喙嘖如鐵黑頭足虫遥見人皆迎来啄人肌骨皆盡

如是數千万歲乃竟自以為得脫復入第四苐羅多泥犁中其中有山石利如刀人皆走上其巔復有走下者皆欲求脫不知當如向足皆截剥地石皆如利刀如是復數千万歲乃竟人自以為得脫復入第五阿夷波多桓泥犁中其中有熱風相逢避之不能得脫其人欲求死不能得死求生不能得生如是久久數千万歲乃得出人自以為得脫復入第六阿喻操波泥犁桓泥犁中多樹木皆有刾樹閒有鬼人入其中者鬼頭上出火口中出火身為十六刾遥見人來大怒火皆見十六刾皆貫人身體裂如食之皆走欲得脫走常觸是鬼如是數千万歲乃竟得出人自以為得脫復入第七縣蓰務泥犁中其中有虫虫名鷂人入其中者是虫飛來入人口中食人身體人皆走極虫食不置人皆四面走欲求脫不能得脫如是數千万歲乃竟得出人自以為得脫復入第八墮樞羅泥渝泥犁中其中有流水人皆墮水中水邊有刾棘水熱過於

世間湯鑊熱沸涌躍人皆熟爛走欲
上岸邊有鬼持釾逆刺人腹內其中
不能得出入皆隨水下流復有鬼激
如鉤取問之言若從何所來若為是
問其人言我不知何所從来亦不知
當若去我但飢渴欲逐飲食鬼言我
與若食即取鉤鉤其上下頷口皆磔
開因取消銅注人口中皆燋爛如是
求死不能得死求生不能得生其人
平生於世間為人時作悪甚故求解
不得解諸泥犁中人皆復得出自以
為得脫反入第七泥犁鬼逆問汝去
何以復還入第五復還入第四從第
四復還入第三復還入第二復還入
第一阿鼻摩泥犁末至人遥見鐵城
皆歡喜大呼稱万歲閻羅聞之即問
泥犁旁是何等聲旁即言是呼聲
者是前過泥犁中者閻羅言是皆不
孝父母不畏天不畏帝王不承事沙
門道人不畏禁戒者閻羅即復呼人
前對言若非恐閻羅言令汝解脫去
當復為人作子者當孝順事長年當
畏帝王禁戒當承事沙門道人端心

端口端身人生在世間時罪過小且輕死在地下泥犁大且重得沙門道人當承事其道當得阿羅漢者諸泥犁道皆為閉塞一對皆畢諸泥犁中人皆得出在城外地皆復死諸死者先世宿命為人時作惡猶有小善從泥犁還出皆生善道人從泥犁中出各自政心政口政行不復還入泥犁中泥犁中亦不呼人人更泥犁醜毒苦痛各自思惟亦可為善佛言人死入泥犁者侯王沙門道人乃得與閻羅相見耳凡餘人者但隨群入閻羅地獄王名也

佛說鐵城泥犁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阿耨風經　容

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跋耆城名阿耨風彼時世尊從下晡起告尊者阿難曰浚阿難來當共至阿夷陁婆池水上當共澡浴唯然世尊彼尊者阿難受世尊教彼時世尊與尊者阿難及隨從比丘俱至阿夷陁婆池水上到已在阿夷陁婆池水岸上脫衣著水岸上在阿夷陁婆池水澡浴已出在水上在水岸上拔拭去水彼時世尊告尊者阿難阿難有放逸者稀婆達兜失其處當墮惡趣泥犁中住一劫難可救汝阿難豈不從一比丘聞此言耶我記稀婆達兜當墮惡趣泥犁中住一劫難可救何以故唯世尊豈不聞此耶唯世尊我從一比丘聞此言去何賢者阿難世尊知稀婆達兜意之所念所行邪偽以餘方便知耶而今世尊一向記此稀婆達兜當墮惡趣泥犁中住一劫難可救此阿難所從比丘或上尊或年少或下

比丘少智慧而如來有所說彼而疑何以故阿難我亦不見天及世間魔梵沙門婆羅門衆天及人我如是所記墮惡趣泥犁中住一劫難可救如楴婆達兜何以故阿難我一向記楴婆達兜墮惡趣泥犁中住一劫難可救此阿難我不見楴婆達兜有白法如毛髮若見者亦不一向記楴婆達兜墮惡趣泥犁中住一劫難可救是故阿難我不見楴婆達兜有白法如毛髮是故我一向記楴婆達兜墮惡趣泥犁中住一劫難可救猶若阿難離城村不遠有大廁滿中糞或有一人墮中沒身不現或有人作是念憐愍之欲有饒益欲拔濟彼欲令安隱在彼大廁上周旋視之此人頗有不汙處如毛髮者我持彼便拔出之彼在大廁上周旋視彼人無有一處不汙如毛髮者而令彼人可拔濟之如是阿難我不見楴婆達兜有一白法如毛髮者若有者我不一向記楴婆達兜墮惡趣泥犁中住一劫難可救是故阿難我不見楴婆達兜有白法

如一毛者是故我一向記䔉婆達兜墮惡趣泥犁中住一劫難可救於是尊者阿難眼墮淚叉手向世尊白世尊曰甚奇唯世尊而今世尊一向記此䔉婆達兜墮惡趣泥犁中住一劫難可救如是阿難如是阿難我一向記此䔉婆達兜墮惡趣泥犁中住一劫難可救汝阿難當從如来聽分別大人根相當增上於如来有信樂意歡喜生於是尊者阿難叉手向世尊白世尊曰今是世尊時善逝時唯願世尊為諸比丘說分別大人根相從世尊聞已此諸比丘當故阿難聽當善念之我當為說唯然世尊尊者阿難受世尊教世尊告曰此阿難如来知一人意之所念此人與善法俱不善法俱此如来於後時知意之所念行此人善法滅不善法生此人善法滅得不善法已有善根不斷絕於此善更當得善如是此人為至意清淨法猶若阿難日欲出時所有暗冥皆悉滅盡便得大明於阿難意云何彼日出已欲至食時所有暗冥皆悉

滅便有不明不唯然世尊如是阿難如来知一人意之所念行此人與善法俱不善法俱彼如来於後時知意之所念行此人善法滅不善法生此人善法滅得不善法已有善根不斷絶當更得善法如是此人至意清淨法猶若阿難有種子不壞不破不腐不剖不為風所中傷安隱在器中彼田居士極平治田耕犁田已下子著中天隨時雨潤於阿難意去何寧多得種子不唯然世尊如是阿難如来知一人意之所念行此人與善法俱不善法俱彼如来於後時知其意之所念所行此人善法滅不善法生此人善法滅得不善法已有善根不斷絶於彼善更得善如是此人至意清淨法如是阿難如来說大人根相如是如来法法所趣等悉了知復次阿難如来知一人意之所念行此人與善法俱不善法俱此如来於後時知意之所念所行此人善法滅不善法生此人善法滅得不善法已有善根不斷絶一切當斷絶如是此人有法斷絶

猶若阿難下晡時日欲没所有明皆悉滅而成闇冥於阿難意云何彼日没時非是食時所明悉滅而成闇冥不唯然世尊如是阿難如來知一人意所念所行此人與善法俱不善法俱彼如來於後時知意之所念所行此人善法滅不善法生此人善法滅得不善法已有善根不斷絶彼一切皆當斷絶如是此人有法斷絶猶若阿難有種子不壞不破不腐不割不為風所中傷安隱著器中彼田居士極平治田極耕犁田巳下種子著中若天不隨時雨潤於阿難意云何寧多得種子不不也唯世尊如是阿難如來知一人意之所念所行此人與善法俱此如來於後時知意之所念所行此人善法滅不善法生此人善法滅得不善法有善根不斷絶者皆當斷絶如是此人有法斷絶如是阿難如來說大人根相如是如來法相法相生等已知定復次阿難如來知一人意之所念所行我不見彼人有白法如毛髮者此人一向滿惡不善

法著結還有苦熱之報受生老病死
如是此人身壞死生泥犁中猶若阿
難有種子壞破剖風所中傷不安隱
著器中彼田居士不極耕地不極平
治地下種子者天下隨時雨於阿難
意云何寧得多種不不也唯世尊
如是阿難如來知一人意之所念所
行我不見此人有善法如毛髮者此
人一向滿惡不善法著結還有苦熱
之報受生老病死如是此人身壞已
生泥犁中如是阿難如來說大人根
相如是如來法法相生等悉了知於
是尊者阿難叉手向世尊白世尊曰
唯世尊已得此諸三種人更可得有
三種人不可得說可說不可得阿
難世尊曰此阿難如來或知一人意
之所念所行此人與不善法俱善法
俱此如來於後時知彼意之所念所
行此人不善法滅善法生此人不善法
滅得善法已有不善根不斷絕者於
此善法更當得善法如是此人法當
有滅猶若阿難有火燃而燃自然而燃
或有人復著乾草木著中者於阿難

意云何寧多火不唯然世尊如是阿難如來知一人意之所念所行此人與不善法俱善法俱此如來於後時知彼意之所念所行此人不善法滅善法生此人不善法滅得善法有不善根不斷絶於此不善法更當得不善如是此人法當滅如是阿難如來說大人根相如是如來知法法相生定意了知復次阿難如來知一人意之所念所行此人與不善法俱善法俱如來於後時知彼意之所念所行此人不善法滅善法生此人不善法滅得善法已有不善根不斷絶一切皆當斷絶如是此人至竟清淨法猶若阿難有火燃而燃自然而燃或有人取火著乾地或著石上於阿難意云何火寧多燃不不也唯世尊如是阿難如來知一人意之所念所行此人與不善法俱善法俱與如來於後時知意之所念所行此人不善法滅善法生此人不善法滅得善法已有不善根不斷絶一切皆當斷絶如是此人至竟清淨法如是阿難如來說大

人根相如是如来法法相生等悉了知
復次阿難如来知一人意之所念所
行我不見此人有黑行如毛髮者此
人一向滿善法善行善報身與善
處相應如是此人現法應當般涅槃
猶若阿難有火滅凉冷無熱或有人
以乾草木著中者於阿難意云何寧
得火不不也唯世尊如是阿難如來
知一人意之所念所行我不見此人
有黑行如毛髮者此人一向滿善法
行善報如是此人現法應般涅槃如
是阿難如来說大人根相如是如來
法法相生等悉了知此阿難謂初三
種人彼一人有清淨法二種人有滅
法三種人身壞墮惡趣泥犁中謂後
三種人彼一人有滅法二種人有清
淨法三種人見法應般涅槃此阿難
我已說大人根相如世尊應為弟子
慈愍有饒益我已為汝說今當在靜
處樹下坐處當禪思莫放逸莫於後
時變悔是我所說是我教授佛如是
說彼諸比丘聞世尊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阿耨風經 卍 卍 卍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阿那律八念經　容

後漢西域三藏支曜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illegible]牧山求師樹下賢者阿那律在彼禪空澤中坐思惟言道法少欲多欲非道道法知足無厭非道道法隱處樂衆非道道法精進懈怠非道道法制心放蕩非道道法定意多念非道道法智慧愚闇非道佛以聖心逆知其意譬如力士屈申辟頃飛到其前讚言善哉善哉阿那律汝所念者為大士念聽吾語汝大士八念善思行之當學四禪撿意觀法而無中止必獲大利不失所願何謂四禪惟棄欲惡不善之法意以歡喜為一禪行以捨惡念專心守一不用歡喜為二禪行歡喜以止惟如法觀覺見苦樂為三禪行又棄苦樂憂喜悉斷而住清淨為四禪行已學如是而後惟行八大人念四禪為撿意法快見於行得利願疾不復中止又少欲者其義譬如王有邊臣主諸藏簏滿中綵衣而汝自樂著麁弊者

少欲知足隱處精進制心定意智慧捨家不以戲慘無有差跌必安隱人至泥洹門是八大人念惟四禪撿意觀法其義辟如王有邊臣監主廚宰和調五味而汝自樂乞食趣得投身不以快心其義辟如王有遊觀樓閣而汝自樂山澤樹間燕處精進無欲於世其義辟如王有邊臣主諸良藥及酪酥醍醐石蜜而汝自樂有疾以服小便趣得除惱以行八念思惟四禪精進不懈心無差跌必自安隱至泥洹門

佛說是已即還措教告諸弟子道當少欲無得多欲道當知足無畜遺餘道當隱處無樂衆會道當精進無得懈怠道當制心無得放逸道當定意無得亂念道當智慧無得愚闇比丘當少欲者快謂身自少欲不使衆人知我少欲義當從是比丘知足謂應器法衣牀卧病藥得食足止不畜遺餘義當從是比丘隱處謂避人間不入衆會遠居山澤巖石樹間如有四輩若王大臣來從問道為說清淨

欲令疾去譬如貧人負豪姓債為主
所牽拙欲離不樂潛隱遠追義當從
是比丘精進謂斷非法勤行經道求
常懈惓上中後夜經行坐卧常覺寤
意念淨以除五蓋義當從是比丘制
心棄欲惡法坐意惟觀以斷苦樂得
四禪行義當從是比丘定意謂常一
心觀身觀意觀法不為猗行攝念就
道捨癡惱想義當從是比丘智慧
謂知四諦苦習盡道何謂苦諦生苦
老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恩愛別苦
怨憎會苦所欲不得苦合五盛陰苦
生苦者謂人隨行所墮受胞成生已
出形現根入受長老者謂人根熟形
變髮白齒落筋緩皮皺僂步拄杖病
者謂人罪行所致癰疽瘡膿癩癲長
病亦百餘種死者謂人命逝形壞溫
消氣絕魂神離逝是皆為苦何謂
習諦謂婬心樂喜而生恩愛志在貪
欲令復有漏衆行滋盛以著自縛所
謂愛著眼愛色耳愛聲鼻愛香舌愛
味身愛細滑心愛所欲但觀其常樂
在望安以為利呼言是我有以著自

縛從是故色痛想行識五陰愛盛見常貪樂謂是我有以著自縛所謂色者精神所受地氣水氣火氣風氣變化為形以所愛著令眼識色耳識聲鼻識香舌識味身識細滑意識法著信為習諦何謂盡諦不受不入愛盡無餘縛著已解如慧見者不復有一切故世間人無所見五陰所著計數已盡愛縛都解已從慧見非常苦空非身故斷是為盡諦何謂道諦謂八直道正見正思正言正行正治正命正志正定何謂正見正見有二有俗有道知有仁義知有父母知有沙門梵志知有得道真人知有今世後世知有善惡罪福從此到彼以行為證是為世間正見已解四諦苦習盡道已得慧見空淨非身是為道正見正思亦有二思學問思和敬思誠慎思無害是為世間正思思出處思忍默思滅愛盡著是為道正思正言亦有二不兩舌不惡罵不妄言不綺語是為世間正言離口四過講誦道語心不造為盡無復餘是為道正言正行亦

有二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是為世間正行身口精進心念空淨消蕩滅著是為道正行正治亦有二不殺盜婬不自貢高修德自守是為世間正治離身三惡除斷苦習滅愛求度是為道正治正命亦有二求財以道不貪苟得不詐紿心於人是為世間正命以離邪業捨世占候不犯道禁是為道正命正志亦有二不嫉妬不恚怒不享邪是為世間正念離心三惡行四意端清淨無為是為道正志正定亦有二性體淳調守善安固心不邪曲是為世間正定得四意志惟空無想不願見泥洹源是為道正定是為道諦比丘捨家棄捐恩愛安靜思道無所戀慕意不隨欲淨無罣礙是為道法義當從是賢者阿那律聞佛說經開導其意受行三月漏盡意解得三治以為證已自覺得羅漢便說偈言

夫欲而無猒　樂衆以放意　是行以致苦
修惡多所著　少欲知道行　知慚不自見
是法隨清淨　遠惡致度世　道意不貪生

亦無樂死別　吾以如空定　諸苦得待時
從佛受教命　守行棄欲恶　所身患巳捨
得利就無爲　自致至三治　巳拔恩愛根
當於維沙衆　竹園般泥洹

佛說阿那律八念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離睡經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婆祇尸收摩鼻量鹿野苑中彼時尊者大目乾連在摩竭善知識村彼尊者大目乾連獨在靜處經行而睡世尊知尊者大目乾連獨在靜處經行而睡彼時世尊知尊者大目乾連獨在靜處經行睡已即如其像三昧正受以三昧意猶若力士屈中臂須世尊亦如是從婆祇尸收摩鼻量鹿野苑中忽然不現至摩竭善知識村在尊者大目乾連前彼時世尊從三昧起告尊者大目乾連曰汝目乾連汝目乾連汝欲睡耶唯然世尊為何以念而欲睡耶莫行想莫分別想莫多分別如是睡當離汝若睡不離者汝目乾連如所聞法如所誦法廣當誦習如是睡當離若不離者汝目乾連如所聞法如所誦法當廣為他說如是睡當離若不離者汝目乾連如所誦法如所聞法意當念當行如是睡當離若不離者汝目

乾連當以冷水洗頭及洗身支節如是睡當離若不離者汝目乾連當以兩手相挑兩耳如是睡當離若不離者汝目乾連當起出講堂四方視及觀星宿如是睡當離若不離者汝目乾連當在空處彷徉行當護諸根意念諸施後當具想如是睡當離若不離者汝目乾連當還離彷徉舉尼師壇敷著牀上結跏趺坐如是睡當離若不離者汝目乾連當還入講堂四疊敷欝多羅僧著牀上舉僧伽梨著頭前右脇著牀上足足相累當作明想當無亂意常作起想思惟住汝目乾連莫樂牀莫樂右脇眠莫樂睡莫樂世間恭敬以為味何以故目乾連我不說近一切法我亦不說不近一切法云何目乾連我說不近一切法汝目乾連我說不親近白衣目乾連若親近白衣住者但有論俱不與誦俱因彼論便有諛諂憍慢因有憍慢便有嫉妬因嫉妬不知息汝目乾連若有不息已三昧便遠離是為目乾連我說與不親近法云何目乾連我

說親近法目乾連當至靜處草蓐為
床默然不言遠離諸惡雖人衆常當
坐思惟是為目乾連我說親近法目
乾連若入村乞食當莫求利報當莫
求恭敬汝目乾連息利報恭敬意已
當入村乞食汝目乾連入村乞食當
莫以想入他家何以故目乾連居士
家多有俗緣若比丘入居士家不共
言彼比丘便作是念誰有向此居士
護說我而令居士不共我言便有恚
心有恚已便有貢高因有貢高便有
不息目乾連有不息意已便遠離三
昧汝目乾連若說法時當莫見勝莫
當作不勝意若作勝意便有多論因
多論便有貢高因貢高便有嫉妬因
嫉妬便有不息目乾連不息已我說
遠離三昧汝目乾連若說法時當作
有益當決定說當莫非他說當如師
子吼論如是目乾連當如是學於是
尊者大目乾連從坐起一面著衣叉
手向世尊白世尊曰唯世尊去何比
丘至竟盡至竟無垢至竟行梵行此
目乾連若比丘所有病痛若苦若樂

若不苦不樂當觀彼痛是無常住當觀是敗壞當觀是無染當觀是盡當觀是正當觀是止住處當如是觀彼痛當觀彼痛無常住當觀是敗壞當觀是無染當觀是盡當觀是止當觀是止住便不著此世間不著已便不恐怖不恐怖已捨有餘般涅槃生便盡梵行已成所作已辦名色已有知如真是為目乾連比丘至竟盡至竟無指至竟梵行至竟行梵行佛如是說尊者目乾連聞世尊所說歡喜而樂

佛說離睡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受歲經

西晉三藏竺法護　譯

容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羅閱祇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衆俱受歲彼時尊者大目揵連告諸比丘諸賢比丘受歲者君當說君當教授君當教誡君當發念謂第一故何以故諸賢或有人反戾難教與惡法俱謂梵行者亦不說亦不教授亦不教誡亦不愛念彼人謂第一故云何諸賢反戾難教謂梵行與俱者亦不說亦不教授亦不教誡亦不愛念彼人謂第一故此諸賢或一人惡求與惡求俱諸賢謂被人惡求與惡求俱者此法反戾難教如是深欲瞋恨慳嫉不捨諛諂幻無著無恥恚結口言恚結比丘語已還報其言比丘語已向多人說比丘語已而誹說各各有所說而外說之瞋恨結而廣與惡知識俱與惡伴俱不知愚潤不知反復諸賢謂彼人不知恩潤無反復者此反戾難教是為諸賢反戾難教法謂梵行與俱者亦不說亦不教授亦不教誡亦不愛念

彼人謂第一故此諸賢比丘當自思量諸賢謂彼人者惡求惡求與惡求俱是我所不念我若惡求與惡求俱他亦不念我比丘作等觀當莫惡求當作是學如是染欲瞋恨慳嫉不捨諛諂幻無著無恥恚結口言恚結比丘語已還報其言比丘語已向多人說比丘語已而誹說各各有所說而外說之瞋恨而廣與惡知識俱與惡伴俱不知恩潤不知反復諸賢謂彼人不恩潤無反復者我所不愛我若不恩潤無反復者他亦不念我比丘當等觀當莫為無反復當學諸賢若比丘本受歲君說君當教授君當教誡君當受念謂第一故何以故諸賢或有人無反戾與教法俱謂梵行與俱者當為說當為教授當為教誡受念彼人謂第一故云何諸賢無反戾與教法俱謂梵行與俱者當為說當為教授當為教誡受念彼人謂第一故此諸賢或一人無惡求不與惡求俱謂諸賢彼人無惡求不與惡求俱者此法無反戾如是不染欲不瞋恨不慳

嫉不諛諂幻不無著不無恥無恚結口不言恚結比丘語已不還報言比丘語已不向多人說比丘語已不誹說各各有所說不外之不瞋恨而廣之不與惡知識俱不與惡伴俱不無恩潤不無反復諸賢謂彼人此與教法俱是為諸賢不反戾與教法俱梵行與俱者當為說當為教授當為教識愛念彼人為第一故此諸賢比丘當自思量諸賢謂彼人無惡求不與惡求俱者是我所念我若無惡求不與惡求俱者他亦念我比丘作等觀當莫惡求當作是學如是不染欲不瞋恨不慳嫉不捨不諛諂幻不無著無恥無恚結口不言恚結比丘語已不還報言比丘語已不向多人說比丘語已不誹說各各有所說不外之不瞋恨而廣之不與惡知識俱不與惡伴俱不無恩潤不無反復諸賢彼人不無恩潤不無反復者我所愛念我若不無恩潤不無反復者他亦愛念我比丘作等觀不無恩潤不無反復當作是學此諸賢比丘觀已多有

所益我為住惡求與惡求俱當不惡求與惡求俱此諸賢比丘觀而知我住惡求與惡求俱彼當不喜悅彼便進欲止此諸賢比丘觀而知我當不住惡求與惡求俱彼便喜悅清淨自佛世尊境界行見已樂行猶若諸賢有眼之士持極淨鏡自用觀面此諸賢有眼之士自見面塵垢便不喜悅彼便進欲除此垢諸賢有眼之士不自見面有塵垢彼便悅喜清淨自見已樂行如是諸賢比丘觀而知我為住惡求與惡求俱彼進欲止此諸賢此比丘觀而知我當不住惡求不與惡求俱彼便喜悅清淨自佛世尊境界住見已樂行如是染染欲不住不染欲如是住瞋恨不住不瞋恨如是住慳嫉不捨不住不慳嫉不捨如是住諛諂幻不住不諛諂幻如是住無著無恥不住不無著不無恥如是住恚結口言恚結不住不恚結口言恚結比丘語已還報其言不住比丘語已不還報比丘語已向多人說不住比丘語已不向多人說比丘語已而誹

說不住比丘語已不誹說各各有所
說而外說之不住各各所說不外說
之瞋慢不住不瞋恨而廣與惡知識
俱與惡伴俱不住不與惡知識俱不
與惡伴俱不知恩潤不知反復不住
不無恩潤不無反復此諸賢比丘觀
而知我住不知恩潤不知反復彼便
不喜悅彼便進欲止此諸賢比丘觀
而知我住不無恩潤住不無反復彼
便喜悅清淨自佛世尊境界行自見
已樂行猶若諸賢有眼之士持清淨
鏡自照面此諸賢有眼之士自見面
有塵垢彼便不喜悅便進欲止此諸
賢此有眼之士不自見面有塵垢彼
即喜悅清淨自見已樂行如是諸賢
比丘觀而知住不恩潤反復彼便不
喜悅即進欲止此諸賢比丘觀而知
當我住不無恩潤不無反復彼便喜
悅清淨自佛世尊境界行自見已樂
行樂行已悅喜悅喜已身信行身信
行已知安樂安樂已意定意定已知
如真見如真知見如真已無厭無厭
已無染無染已解脫解脫已得解脫

知生已盡梵行已成所作已辦不受
後有知如真
賢者目揵連如是說彼諸比丘聞尊
者目揵連所說歡喜而樂

佛說受歲經

此經丹藏則名受歲經而丹有宋無
宋藏則名受新歲經而宋有丹無按
二經皆云法護譯名雖少似義乃大
別則未知其孰是孰非又何二藏乎
有無耶今按開元錄重譯錄中容函
之內有受歲經竺法護譯云與中阿
含經第二十三卷初同本異譯單譯
錄中竟函之內有新歲經竺曇無蘭
晉云法正譯注中有云中含大本無
此等經故編於此今撿丹受歲經與
彼中含二十三卷大同則眞是容函
重譯受歲經耳宋本受新歲經與彼
中含全別而與竟函名新歲經者在
文雖異大旨無殊似是彼經之異譯
耳然今此容函宋藏受新歲經與彼
竟函新歲經以爲單譯耶則何有廣

略之殊譯人之異又此何編於重譯中耶以爲重譯耶則彼何列于單譯中耶此須待勘令且欲類聚以待賢哲故移受新歲經編于竟函此容函中取此丹藏經爲眞本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樂想經

西晉月支國三藏竺法護譯

答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彼時世尊告諸比丘諸有沙門婆羅門於地有地想樂於地計於地為我彼言地是我我說彼未知水火風天神梵天阿婆天阿𦐂婆天淨有淨想樂於淨計淨為我彼言淨是我我說未知虛空處識處無所有處無想處或一或若干或別見聞知識得觀覺行今世至後世後世至今世彼有此想樂樂是計是我彼盡計是我我說彼未知諸有沙門婆羅門計地為神通不樂於地不樂於地不計地為我彼不言地是我我說彼已知水火風天神梵天阿婆天阿𦐂婆天以淨為神通不樂淨不樂淨不以淨是我我說彼已知虛空處識處無所有處無想處或一或若干或別聞聞見識知得觀覺行從今世至後世從後世至今世彼盡以神通不不樂亦不樂亦不計我亦不言是我我說

彼以知復次我以地為神通不樂地不樂地不以地為我我不計地我以知水火風神天梵天阿婆天阿韗婆天彼神通不以為淨不以為淨不計淨為我我以知此虛空處識處無所有處無想或一或若干或別見聞識知得觀覺行從今世至後世從後世至今世盡已神通不樂不樂不計為我我已知此佛如是說彼諸比丘聞世尊所說歡喜而樂所因跋渠盡

佛說樂想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是法非法經　出中阿含　容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時佛告諸比丘比丘應曰唯然比丘從佛聽佛說有賢者法比丘聽說亦有非賢者法當聽熟熟聽熟知熟念說比丘喻然從佛受教佛便說是

何等比丘非賢者法若比丘大姓意道欲學道若有餘同學比丘非大姓比丘大姓故為自憍身欺餘是非賢者法

何等為賢者法賢者學計是我不必從大姓能斷貪婬能斷瞋恚能斷愚癡或時有比丘非大姓家但有方便受法如法說如要行隨法行為從是名聞故如法行隨法諦不自譽亦不欺餘是賢者法或時一者比丘色像多端正餘比丘不如便從端正故自譽欺餘是非賢者法賢者復不念賢者自計色端正我不必從是能斷貪婬能斷瞋恚能斷斷愚癡或時有比丘

不端正但隨法多少受行便從是得譽得名聞受法諦隨法行不自譽亦不欺餘是賢者法

或時一者比丘善語言善說餘比丘不如便從善語言善說自譽欺餘是非賢者法賢者復不尒賢者學計是我不必從善美語亦不從知善美說能斷欲貪能斷瞋恚能斷愚癡

或時比丘言語不善美亦不善說故但如法受教多少隨行便從是得恭敬從是得名聞是法從受法行諦不自譽亦不欺餘是賢者法

或時是聞一者比丘年大多知識相知富饒餘比丘不如便從年大從多知識從是自譽自憍欺餘是非賢者法

賢者復不尒賢者但念學計是我不必從年大故亦不從多知識故亦不從多得福故能斷貪欲能斷瞋恚能斷愚癡

或時比丘年亦不大亦不多知識福亦不饒但受法欲隨法欲隨法行多少便從是得名聞是從法隨法諦不自

譽不自憍亦不欺餘是賢者法
或時是聞一者比丘知聞經能說經
知律知入通經餘比丘不如便從從入
故從通經故自譽自憍欺餘是非
賢者法
賢者復不尒賢者但計學是我不必
從入故亦不從通經故能斷貪欲能
斷瞋恚能斷愚癡
或時有比丘無有入亦不通經但受
法隨法正求隨法行便從是得恭敬
得名聞是從持法隨法行諦不自譽
不自憍亦不欺餘是賢者法
或時一者比丘自求不從相知求不
過七家一處坐一時食從後不取餘
比丘不如便從從一食後不取自譽自
憍欺餘是非賢者法賢者復不尒賢
者但學我不必從一食後不取不從
是故能斷貪欲能斷瞋恚能斷愚癡
或時比丘不一食不從後取但受法
隨法正受隨法從是得恭敬從是得
名聞是法隨法諦不自譽不自憍亦
不欺餘是賢者法
或時一者比丘土中塚間止但三領

名故餘比丘不如便從名故自譽自
憍欺餘是非賢者法
賢者復不尒賢者但計學我不必從三
領名故能斷貪欲能斷瞋恚能斷愚癡
或時比丘無有三領名但受法隨法
正受隨法便從是得恭敬得名聞是
法隨法諦不自譽不自憍亦不欺餘
是賢者法
或時一者比丘露中止或時樹下或
時空澤塚間在所臥具餘比丘不如
便從是故自譽自憍欺餘是非賢
者法
賢者復不尒賢者但計學我不必從
是露中樹下空澤間故能斷貪欲能
斷瞋恚能斷愚癡
或時比丘無有是上說但受法隨法
正受隨法便從是得恭敬得名聞是
法隨法諦不自譽不自憍不欺餘是
賢者法
或時比丘已得第一禪餘比丘不如
便從第一禪故自譽自憍欺餘是非
賢者法
賢者復不尒賢者但學第一禪者佛

說自知是受是法諦不自譽不自憍不欺餘是賢者法

或時比丘有二禪德或有三禪德或有四禪德如第一禪說是賢者法

或時比丘解空行意或時解識行意或時解非常行意或時解無有思想意行有思想行意餘比丘不如便從是得思想無有思想行便自譽自憍亦欺餘是非賢者法賢者復不念賢者但計學無有思想亦無有思想行佛說從計我有是受法隨法諦不自譽不自憍不欺餘是賢者法

佛說比丘我已說賢者法亦說非賢者法從比丘當自思惟賢者法亦當思惟非賢者法已思惟當行賢者法捨非賢者法受賢者法隨法比丘應當學是佛說是比丘受著心行

佛說是法非法經

七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釋摩男本四子經　容

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釋羈瘦國行在迦維羅衛兜泥拘類園園坐於樹下是時有釋人名曰摩男到佛所前以頭面著佛足為礼白佛言我常聞佛語輒著意中我聞佛說人心有三態有婬態有怒態有癡態我從聞以来常著意我自念無有婬態心自為正無有怒態心自為正無有癡態心自為正我自念常持是三者意不動何因緣殊不解佛言若婬心怒心癡心解者何因緣復與妻子共居若有貪心故其有賢者自思惟雖有經小苦耳久後大樂與妻子共居須臾樂耳久後大苦其有賢者知世間樂少苦多佛言諸比丘得阿羅漢道知世間樂少苦多我故求佛道者但念世間樂少苦多我為菩薩時常念樂少苦多摩男言獨佛阿羅漢有是念耳佛告摩男聽我言以着心中人於世間何等為樂凡有五樂人所貪憙意眼貪

好色即著心中晝夜念之以好色貪著耳聞好聲鼻聞好香舌憙美味身得細軟即著心中以好色貪著如是五者天下人所貪天下樂著皆出是五事知當出幾何憂世間人或作田家從得生活或作工師用得生活或作賈市用得生活或作長吏用得生活或作畜牧用得生活或作畫師用得生活是人寒者忍寒熱者忍熱苦者忍苦飢者忍飢渴者忍渴俱坐貪意俱忍是寒溫飢渴自怨言我治生若干歲苦欲死殊不得錢財與寒苦共居或得病瘦佛告摩男是為一苦二事者貪婬之意中有人或作田家或作工師或作市賈或作長吏或作畜牧或作畫師行治生忍寒熱飢渴致貪錢財以得富饒復懷憂恐畏縣官亡其錢財或恐火起燒其錢財或恐乘船船沒亡其錢財或恐賊劫取其錢財或恐賀賣亡其錢財或恐貧家親屬持毒藥毒之或親子散亡錢財是人常與重憂共居晝夜懷憂無有解已時中復有人持錢財行或

逢縣官或逢水火或貸責財物不還或埋置地中不知其處或有來誣謗之或有親子用父錢財其人自念言我從少小治生忍寒熱飢渴忍勤苦致錢財今復亡失從是憂念或病或死皆坐財錢是皆貪意五樂所致是為二苦三事者世間人坐錢父與子諍兄與弟諍夫與婦諍或知識朋友共諍或諸家內外共諍背後相說惡露是皆貪樂所致世間人坐錢財故王者與王者鬬道人與道人鬬田家與田家鬬工師與工師鬬皆坐錢財故口相罵杖相撾刀相斫或相傷殺皆坐貪所致是為三苦四事者世間人從軍受取官錢公知當行鬬戰生死無期皆貪心故行從軍以受官錢不得復悔便鬬或傷頭或截頭或傷髀或截髀或傷脚或截脚展轉棄命是皆貪所致是為四苦五事者世間人貪意夜行穿人室壁或於道中刼人攻人城郭為吏所得或截頭或截手或截脚或辜磔或割其肌或以火燒之或以大椎椎其頟或斬其腰是

皆貪意所致是為五苦世間人坐錢
財轉相欺口亦相欺身亦相欺意亦相
欺時自以為可自用無有過罪不知殃
毒在後當入地獄其有若賢者若沙
門婆羅門自思惟世間五樂多耶憂
苦多乎佛告摩男我為菩薩時常
念世間樂少苦多以是故求無為之
道其有人欲言世間樂者皆不知生
死之道若世間有賢善心意無貪之
志復欲教人莫令貪是家為大德佛
告摩男我嘗至王舍國有山名設提
[illegible]擘瞿何墮夫妻沛施我見諸尼揵
種有疑行者優行者坐地者臥地
者身體無衣皆被鹿皮佛遥見之前
與尼揵語若何因緣作是曹疑行
何因緣於地坐臥亦無無衣被自毒如
是諸尼揵對佛言我曹先世行惡所
致令我今世困苦如是行惡未盡故
耳佛言若何因緣聞知是事先世所
為從人聞耶自知之乎諸尼揵言亦
不知亦不聞亦不事師佛言若屑是
困苦故得脫於生死乎若亦不從人
聞亦不事師若空自困苦為寧可棄

若所為來事佛道佛言我但惜若身念若子孫後世皆當復法效若曹所為諸尼揵皆瞋恚佛所言王蓱沙門是沙門瞿曇為內國中佛告諸尼揵若曹勿恚王蓱沙見受我經或不敢妻有所說佛告諸尼揵若曹寧能正坐七日七夜不飲食不語言如是為樂耶王有宮關伎樂為樂耶尼揵言沙門瞿曇為樂佛言何以為樂蓱沙見國何以故不樂尼揵言我曹少憂用是故沙門瞿曇勝王蓱沙佛告諸尼揵王蓱沙有婬之意有怒之意有癡之意亦欲伏諸傍臣復欲伏外諸民晝夜計念當治誰當繫誰備言其有婬者亦欲自殺亦欲殺人瞋怒者亦欲自煞亦欲殺人癡者亦欲自殺亦欲殺人諸尼揵皆前到佛所白佛言我曹亦無婬態亦無怒態亦無癡態寧可作沙門佛言當歸報若父母諸尼揵言我曹辭家學道便與父母決佛言若曹且受五戒歸諸尼揵皆受五戒一者不煞二者不盜三者不犯他家婦女四者不欺五者不飲酒

諸尼揵受五戒著衣擧鬚正行各自
歸家佛告摩男若聞經婬意恚意癡
意若言我持佛教若熟思惟是五事
寧與世間等不摩男言我當歸思惟
諷誦是經臾日當到佛所摩男前爲
佛作礼而去

佛說釋摩男本四子經

辛丑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苦陰經 容

失譯人名今附後漢錄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彼時諸比丘中後聚論皆悉會少有所因彼時有諸異道異學中後行彷徉而行至彼諸比丘所到已共諸比丘面相慰面相慰已却坐一面彼諸異道異學却坐一面已語諸比丘曰諸賢沙門瞿曇智慧說婬智慧說色痛諸賢我等亦以智慧說婬智慧說色痛此諸賢有何差有何降有何若干此沙門瞿曇及我等俱有智慧彼時諸比丘聞諸道異學所說亦不然可亦不呰歎不然可不呰歎已從座起而還我今聞此所說問世尊已當廣知其義便至世尊所到已禮世尊足却坐一面彼諸比丘却坐一面已如共異道異學所論盡廣向世尊說作如是向世尊說已世尊告諸比丘曰此諸比丘彼時應向異道異學作如是說云何婬氣味云何是敗壞云何是棄云何色氣味云何是

敗壞去何是棄去何痛氣味去何敗
壞去何棄此諸比丘應作是答異道
異學彼聞已各各相視外當更求論
必當瞋恚恨恚已默然面不悅身支
節汗皆其面不能答變其面當黙然
從坐起便即還何以故我不見天及
世間魔梵沙門婆羅門衆天及人間
我所說與我等者知其義若從如來
如來弟子若彼聞此此間聞已去何
婬氣味謂因五婬若生樂若生喜如
是婬氣味此中多有敗壞去何婬敗
壞此族姓子或以功伎以自存命若耕
作若販賣若客書若學若學筭若學數
若學作詩若學首盧若教書若應
官募彼寒寒所逼熱熱所逼強忍飢
渴爲蚊虻蠅蚤所嚙彼忍此而求錢
財彼族姓子作如是起作如是行作
如是勤行彼作如是而不能得財物
便憂慼不樂啼哭自搥自打而愚癡
作如是言我爲癡行爲不得彼族姓
子使起便勤修作行彼便得果彼得
錢財便守護之極藏舉之令我此財
莫令王奪我莫令賊盜莫令火燒莫

令腐壞莫令出利終利彼守護錢財而爲王所奪賊所盜火所燒而敗壞出利不得利彼便憂慼不樂啼哭自椎自打增益愚癡復次彼長夜所可愛喜念憙敗壞失此今現身是苦陰因婬故緣婬故增上婬故是婬因緣衆生因婬緣婬增上婬因婬故母共子諍子共母諍父共子諍子共父諍兄共妹諍妹共兄諍彼共鬪諍母說子非子說母非父說子非子說父非兄說妹非妹說兄非况復人人耶此是今現苦陰因婬故緣婬故增上婬故此衆生因婬故緣婬故增上婬故王王共諍婆羅門婆羅門共諍居士居士共諍賤人工師賤人工師彼各各共鬪諍各各作種種鬪具或以拳或以石或以刀或以杖於中死死苦此是現苦陰因婬故緣婬故增上婬故此衆生因婬故至增上婬故使著鎧使執弓箭或著皮鎧持極利刀相圍聚鬪彼於中或以爲鬪或以馬或以車或以步兵或以女人或以士夫於中或有死死苦此是現苦陰因婬故緣婬

故增上婬故此衆生因婬故至增上
婬故著鎧至持極利刀詣極高城而
欲伐之彼於中或吹貝或擊鼓或舉
聲喚呼或以稚或以戟或以鏃或以利
輪或以箭相射或下乱石或以弩或
以銷銅注之於中死死苦是為現苦
陰因婬故至增上婬故此衆生因婬
故至增上婬故至王城邑或穿墻破
藏或盜他物或截他道壞他城破他
村殺他人被有司執之驅使作種種
苦行或截其首或截手足或截其耳
或截其鼻或截耳鼻或截其鬚或截
其鬚或截鬚髮或著函中或衣裁殺
或著沙石上或著草上或著鐵驢口
中或著鐵師子口中或著銅釜中或著
鐵釜中或段段割之或刺叉刺之或臥
熱鐵床上以熱油灑之著臼中以鐵
杵擣之若以龍噬若以搊打若以搓
搓將至標下以刀梟首是現身苦陰
因婬故至增上婬故此衆生因婬故
至增上婬故作身苦行口意苦行彼
時若得息病苦臥在床上臥在座上
或臥陰中身有痛極苦極痛不樂命

欲斷謂彼身苦行口意苦行彼終時倒懸向下猶若冥時日欲没大山大山閒彼山影倒懸向下如是彼身苦行口苦行意苦行彼時命終倒懸向下彼作是念此身苦行口意苦行倒懸向下本不作行本不作福我多作衆惡謂趣作惡作貪作兇暴不作福行不作善行亦不作有所歸我必墮其趣此便有變悔變悔已終亦不善生亦不善此是現苦陰因婬故至增上婬故此衆生因婬故至增上婬故作身苦行作口意苦行彼作身至意苦行已彼因彼緣身壞死時生惡趣泥犁中此是彼身苦陰因婬致至增上婬故是爲婬敗壞云何棄婬若有於婬有求欲當止求欲當度婬欲棄此婬欲是爲棄婬諸有沙門婆羅門如是氣味婬者於中有敗壞棄捨不知如真彼豈能自棄婬耶復能止他耶如與住俱豈能止婬是事不然諸有沙門婆羅門如是氣味婬知是敗壞能棄捨知如真後自能止婬亦能止他如與住俱能止婬者有是處云

何氣味色若剎利女婆羅門女工師女庶人女若十四十五女於此時容色具足彼時形色有樂有喜尒時氣味色此中多有敗壞去何色敗壞當如見妹老耄年過齒落鬚墮黵背執杖中絹而行於意去何前好容色寧敗壞不唯然世尊復次當如見妹病苦患若卧牀上若卧座上若卧陰中痛患著身極苦極患不樂命欲斷於意去何前好容色寧敗壞不唯然世尊復次當如見妹若死一日至七日若烏啄若鵄啄若狗食若狐食若火燒若埋若蟲於意去何前好容色寧敗壞不唯然世尊復次如見妹死屍若骨若青若蟲若食若骨白於意去何前好容色寧敗壞不唯然世尊復次若見如妹屍無有皮肉但筋相連於意去何前好容色寧敗壞不唯然世尊復次若見如妹死屍骨節處處分解散在異處腳骨在一處蹲骨髀骨膂骨脊骨肩骨項骨髑髏骨各在一處於意去何前好容色寧敗壞不唯然世尊復次若見如妹死

屍骨正白如貝若青鴿色若赤油潤若腐碎於意云何前好容色寧敗壞不唯然世尊是為色敗壞云何棄色謂於色有求欲當止求欲度一切求欲棄此色諸有沙門婆羅門如是氣味色於中敗壞無棄捨不知如真豈能自止色耶復能止他乎而與住居豈能止色耶 是事不然諸有沙門婆羅門如是氣味色知敗壞棄捨離知如真者彼能自止色亦能令他止如所住能止色者有是處云何氣味痛此比丘於婬解脫至住四禪正受住於彼時亦不自壞亦不壞他此無壞已於中便得樂何以故我說不恚得樂痛是為痛氣味云何痛敗壞謂痛是無常苦盡法是為痛敗壞云何痛棄 謂痛求欲止求欲度求欲是棄痛若沙門婆羅門如是氣味痛不知敗壞不知棄捨不知如真彼豈能自止痛耶復能止他乎而與住居棄痛者是事不然諸有沙門婆羅門如是氣味痛知是敗壞棄捨知如真者彼能自止痛亦能令他止而與住

居能止痛者有是處佛如是說彼諸比丘聞世尊所說歡喜而樂

佛說苦陰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佛說漏分布經

出中阿含令知意　容

後漢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拘留國行治處名為法時拘留國人會在時佛告諸比丘比丘應唯然比丘從佛聞佛便告如是比丘聽當為說法上起亦利中起亦利適竟亦利有利有方便具足現意行當為聽眞諦受為念聽說比丘應唯如是比丘便從佛聞便說是

比丘當知漏亦當知漏從本有亦當知從漏受殃亦當知漏分布亦當知漏盡亦當知受何行令漏畢

比丘當知痛亦當知痛從本有亦當知從痛受殃亦當知痛分布亦當知痛盡亦當知受何行令痛畢

比丘當知思想亦當知思想從本有亦當知從思想受殃亦當知思想分布亦當知思想盡亦當知受何行令思想畢

比丘當知愛欲亦當知愛欲從本有亦當知從愛欲受殃亦當知愛欲分布亦當知愛欲盡亦當知受何行令

受欲畢
比丘當知行亦當知行從本有亦當
知從行受殃亦當知行分布亦當知
行盡亦當知受何行令行畢
比丘當知苦亦當知苦從本有亦當
知從苦受殃亦當知苦分布亦當知
苦盡亦當知受何行令苦畢
比丘當知漏亦當知漏從本有亦當
知從漏受殃亦當知漏分布亦當知
漏盡亦當知受何行令漏畢
何等為當知漏謂有三漏一為欲漏
二為有漏三為癡漏如是為知漏
何等為當知漏從本有謂癡為漏本
從是本有如是為知漏從本有
何等為當知從漏受殃謂從癡行漏
所行如從殃亦如行受或墮好處或
墮惡處如是為知從漏受殃
何等為當知漏分布謂墮地獄是為
行異或墮畜生是為行異或墮餓鬼
是為行異或墮天上是為行異或墮
人中是為行異如是為知漏分布
何等為當知漏盡謂癡已盡漏便盡
如便盡如是為知漏盡

何等為當知受行令漏畢謂是八種道行一為直見二為直更三為直語四為直行五為直業六為直方便七為直念八為直定如是為知受行令漏畢若諸比丘比丘已知漏如是知漏從本有如是知從漏受殃如是知漏分布如是知漏盡如是知受行令漏畢如是是名為比丘悔猒世間行清淨得道令漏盡畢

比丘當知痛亦當知痛從本有亦當知從痛受殃亦當知痛分布亦當知痛盡亦當知受何行令痛畢

何等為當知痛謂有三痛一為樂痛二為苦痛三為亦不樂亦不苦痛如是為知痛

何等為當知痛從本有謂本思望如是為知痛從本為

何等為當知從痛受殃謂有所思更是為苦如是為知從痛受殃

何等為當知痛分布在比丘比丘樂痛更樂痛更知苦痛更苦痛更知不樂不苦痛更不樂不苦痛更知樂痛身更樂痛身更知苦痛身更苦痛身

更知不樂不苦痛身更不樂不苦痛
身更知樂痛念更樂痛念更知苦痛
念更苦痛念更知不樂不苦痛念更
不樂不苦痛念更知樂痛望得樂痛
望得知苦痛望得苦痛望得知不樂
不苦痛望得不樂不苦痛望得知樂
痛不望得樂痛不望得知苦痛不望
得苦痛不望得知不樂不苦痛不望
得不樂不苦痛不望得知樂痛家中
居樂痛家中居知苦痛家中居苦痛
家中居知不樂不苦痛家中居不樂
不苦痛家中居知樂痛離家中居樂
痛離家中居知苦痛離家中居苦痛
離家中居知不樂不苦痛離家中居
不樂不苦痛離家中居知如是為知
痛分布
何等為當知痛盡謂念思却痛便盡
如是為知痛盡
何等為當知受行令痛畢謂是八種
道行一為直見二為直更三為直語
四為直行五為直業六為直方便七
為直念八為直定如是為知受行令
痛畢若比丘比丘已知知痛如是知痛

從本有如是知從痛痛受殃如是知痛
分布如是知痛盡如是知受行令痛
畢如是名為比丘悔猒世間行清淨
得道令痛盡畢比丘當知思想亦當
知思想從本有亦當知從思想受殃
亦當知思想分布亦當知思想盡亦
當知受何行令思想畢

何等為當知思想謂有四思想一為
少思想二為多思想三為無有量思
想四為無所有不用思想如是為知
思想

何等為當知思想從本有謂本為思
想如是為知思想從本有

何等為當知從思想受殃謂如思想
為如思想行是名為行如是為知從
思想受殃

何等為當知思想分布謂色思想為
異聲思想亦異香思想亦異味思想
亦異身更麁細思想亦異如是為知
思想分布

何等為當知思想盡謂思想已盡思
想便盡如是為知思想盡

何等為當知受行令思想畢謂是八

種道行一為直見二為直更三為直語四為直行五為直業六為直方便七為直念八為直定如是為知受行令思想畢若諸比丘比丘已知思想如是知思想從本有如是知從思想受殃如是知思想分布如是知思想盡如是知受行令思想畢如是是名為比丘悔猒世間行清淨得道令思想盡畢

比丘當知愛欲亦當知愛欲從本有亦當知從愛欲受殃亦當知愛欲分布亦當知愛欲盡亦當知受何行令愛欲畢

何等為當知愛欲謂愛欲為五種欲得欲㝡在心欲愛色隨意可貪相近何等為五一為眼可色欲得欲㝡在心欲愛色隨意可貪相近二為耳可聲欲得欲㝡在心欲愛色隨意可貪相近三為鼻可香欲得欲㝡在心欲愛色隨意可貪相近四為口得味欲得欲㝡在心欲愛色隨意可貪相近五為身得麁細更知欲得欲㝡在心欲愛色隨意可貪相近如是為知

愛欲

何等為當知愛欲從本有謂本為思如是為知愛欲從本有

何等為當知從愛欲受殃若為所愛欲已生欲望諍待向待便如殃思待便從是致殃隨或墮處或惡處如是為知從愛欲受殃

何等為當知愛欲分布謂色愛欲為異聲愛欲亦異香愛欲亦異味愛欲亦異身更麁細愛欲亦異如是為知愛欲分布

何等為當知愛欲盡謂思已盡愛便盡如是為知愛欲盡

何等為當知受行令愛欲畢謂是八種道行一為直見二為直更三為直語四為直行五為直業六為直方便七為直念八為直定如是為知受行令愛欲畢若諸比丘已知愛欲如是知愛欲從本有如是知從愛欲受殃如是知愛欲分布如是知愛欲盡如是知受行令愛欲畢如是是名為比丘悔猒世間行清淨得道令愛欲盡畢

漏分布經　第七張　容

比丘當知行亦當知行從本有亦當知從行受殃福亦當知行分布亦當知行盡亦當知受何行令行畢

何等為當知行謂所思念向不離是為行如是為知行

何等為當知行從本有謂從愛欲有為從愛行有本如是為知行從本有

何等為當知從行受殃福謂有黑行為黑殃令致墮下有清白行令清白福行得上上是為知從行受殃福

何等為當知行分布謂有黑行從黑受殃有清白行從清白受清白福有黑白行令致黑白殃福有亦非黑亦非清白行令從是受福行行盡畢如是為知行分布

何等為當知行盡謂愛已盡行便盡如是為知行盡

何等為當知受行令行畢謂是八種道行一為直見二為直更三為直語四為直行五為直業六為直方便七為直念八為直定如是為知受行令行畢若諸比丘比丘已知行如是知行從本有如是知從行受殃如是知

行分布如是知行盡如是知受行令行畢如是是名為比丘悔猒世間行清淨得道令行盡畢

比丘當知苦亦當知苦從本有亦當知從苦受殃亦當知苦分布亦當知苦盡亦當知受何行令苦畢

何等為當知苦謂當知生為苦當知老為苦當知病為苦當知死為苦當知近不相於為苦當知愛別離為苦當知所求不得為苦當知卒五陰為苦如是為知苦

何等為當知苦從本有謂本為癡癡為苦本如是為知苦從本有

何等為當知從苦受殃謂癡未聞經世間人已身中更苦痛劇劇苦亟痛所不可意應當從是念斷為從外求念外有為依外從求為有沙門婆羅門一言二言三言四言五言百言持呪祠令從是能得解身苦如是求苦殃或苦殃如是為知從苦受殃

何等為當知苦分布謂有苦少受殃久或有苦少受殃疾解或有苦多受殃久久或有苦多受殃疾解如是為知

苦分布

何等為當知苦盡謂癡已盡苦便盡如是為知苦盡

何等為當知受行令苦畢謂是八種道行一為直見二為直更三為直語四為直行五為直業六為直方便七為直念八為直定如是為知受行令苦畢若諸比丘比丘已知苦如是知苦從本有如是知從苦受殃如是知苦分布如是知苦盡如是知受行令苦畢如是是名為比丘悔厭世間行清淨得道令苦盡畢佛說如是比丘受著意佛所說樂行從行致清淨無為

佛說漏分布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魔嬈亂經

失譯人名附後漢錄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跋祇尸收摩鼻墓鹿野園中彼時尊者大目乾連為世尊作窟時露地彷徉教授令作彼時魔波旬自化其身令微小入尊者目乾連腹中彼時目乾連便作是念何以故我腹便重猶若食豆我寧可如其像三昧正受以三昧意自觀己腹於是尊者大目乾連離彷徉處至經行地敷尼師壇結跏趺坐於是尊者大目乾連即如其像三昧正受以三昧意自觀己腹彼尊者大目乾連即便知之此魔波旬入我腹中於是尊者大目乾連還從三昧起告魔波旬曰汝波旬還出汝波旬還出莫觸嬈如來及如來弟子莫於長夜遭無量苦無義饒益於是魔波旬便作是念此沙門亦不知不見所作此言汝波旬出汝波旬出莫觸嬈如來及如來弟子莫於長夜遭無量苦無義饒益謂彼世尊有如是力如是有所

能彼世尊猶不能知我見我況復弟
子能知能見是事不然汝波旬汝所
念我亦知之汝所作念沙門不知不
見而作此言波旬出莫觸嬈
如來及如來弟子莫於長夜遭無量
苦無義饒益謂彼世尊有如是力如
是有所能彼猶不能知我見我況復
弟子能知見我是事不然於是魔波
旬復作是念此沙門為知見我而作
此言汝波旬出汝波旬出莫觸嬈如
來及如來弟子莫於長夜遭無量苦
無義饒益於是魔波旬即從尊者大
目乾連口中出便在前立彼魔波旬
却住一面已尊者大目乾連告波旬
曰波旬昔過去世有如來名拘樓孫
無所著等正覺我在彼時亦為觸嬈
魔我有妹名迦羅汝是彼子汝波旬
當以此知汝是我妹子彼拘樓孫如
來無所著等正覺魔波旬有弟子名
毗樓(音聲)薩若寂上寂賢勝諸弟子何
以故波旬而今尊者毗樓字為毗樓
薩若波旬此尊者毗樓者住梵天上
能以音聲滿千世界無有弟子與此

善者與聲等者無相似者謂能說法此波旬以是故而令尊者毗樓名曰毗樓薩若此波旬以何方便令彼名薩若字曰薩若此波旬名薩若者彼依村城住早起著衣服持衣鉢詣村城乞食自護其身諸根具足意念常定彼詣村城乞食已中後而還舉衣鉢澡浴其足舉尼師壇著右肩上若至靜處若至樹下若至空處依敷尼師壇結跏趺坐輕舉速疾入想知滅正受彼中牧羊人若見牧牛人或擔薪人或行路人若見彼速疾入想知滅正受見已作是念此沙門坐此靜處今命終我等寧可以乾草木牛糞若數碎草木積覆其身然火當還彼牧羊人牧牛人擔薪人行路人以乾草木若數碎草木積覆其身然火已離而還於是尊者薩若過夜已從三昧起輕舉速疾收拭其衣依城村住彼晨起著衣服與衣鉢俱詣城村乞食自能護身具足諸根意念常定若彼所見牧羊人牧牛人擔薪人行路人見已作是念此沙門在他靜處而

命終我等以乾草木牛糞若斲碎
草木積覆其身然火已離而還而令
此尊者還復命存此波旬以是方便
故名為薩若字曰薩若生還於是度數
獘也撥提句惡也常波作是念此剃頭沙門
以黑纏形彼與禪俱與禪相應常行
於禪猶若驢常荷擔繫在櫪上或
不得麦禪而禪與禪相應常行於禪
如是剃頭沙門以黑纏形或與禪俱
與禪相應行禪猶若猫子在於鼠穴
前而欲捕鼠在中禪而禪與禪相應
行於禪猶如是此剃頭沙門以黑纏形
常與禪俱與禪相應常行禪猶若鵂
狐在空牆上在中捕鼠禪而禪與禪
相應常行禪如是此剃頭沙門以黑
纏形常與禪俱與禪相應常行禪猶
若鵜在水岸上伺魚於中禪而禪如
是此剃頭沙門以黑纏形與禪相應
禪而禪此去何名為禪為何所禪為
是何禪或亂或忘或不定我亦不見
來亦不見去亦不見住亦不見終亦
不見生我寧可為婆羅門居士說如
是此沙門精進當罵之當打當說非

當恚之若少多罵打瞋恚說其非若意有異者此惡魔求其便索其便或得其便或得其因緣此魔波旬為弊魔而向婆羅門居士彼沙門精進當罵之說其非當瞋恚之彼精進沙門當以木打之當以石擲或以杖撾或破彼精進沙門頭或裂衣壞鉢謂彼時婆羅門居士命終彼因彼緣身壞死生惡趣泥犁中生彼已作是念今已受此苦更或能復劇是處而我於精進沙門發於邪於是波旬取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弟子破其頭壞其鉢裂其衣便往至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彼時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在無量百千衆前圍遶而為說法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遥見弟子頭被打破衣鉢被裂我遠而來見已告諸比丘汝諸比丘當見此比丘為弊魔向婆羅門居士說汝當取精進沙門罵之撾打當瞋恚少多撾打瞋恚意或能有若干而此弊魔求其便索其因緣求其因緣得其因緣汝諸比丘當與慈俱滿一方

已正受住如是二三四上下一切諸方意與慈俱無怨無二無恚極廣極大無量極分別滿一切諸方已正受住如是意與悲喜護俱滿一切諸方已正受住當令弊魔求其便索其因緣不得其便不得其因緣於是波旬向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弟子說如此言彼與慈俱滿一方已正受住如是二三四上下一切諸方意與慈俱無怨無二無恚極廣極大無量極分別滿諸方已正受住如是意與悲喜護俱滿一切諸方已正受住謂彼惡魔求其便索其因緣不能得其便不能得其因緣於是波旬弊魔作是念我以此方便不能得此沙門便不能得此沙門其因緣我寧可向婆羅門居士說汝當取此精進沙門當恭敬承事礼事供養少多供養承事礼事已若意有異而彼弊魔求其便索其便索其因緣得其便得其因緣此弊魔波旬向居士婆羅門說彼精進沙門當供養當承事礼事令婆羅門居士脫衣敷地而作是言令此精

進沙門當路上行精進沙門當遊上
行此精進沙門為極苦行當令我等
於長夜得義饒益令婆羅門居士自
洗其鬚以敷著地而作是言精進沙
門當路上行精進沙門當遊上行此
精進沙門為極苦行當令我等於長
夜得義饒益當令婆羅門居士手執
囊種種滿中而作是言唯願諸賢當
取此隨所用之當令我等長夜得義
饒益令婆羅門居士信樂為彼精進
沙門自以手牽將入已家隨所欲施
唯願諸賢當取此施隨所用之當令
我等長夜得義饒益彼時婆羅門居
士命終彼因彼緣身壞死生善處天
上生於彼已便作是念我等此樂樂
過於是我等因向精進沙門有等見
故於是波旬為拘樓孫如來無所著
等正覺弟子供養恭敬承事礼事
便至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弟
子所彼時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
覺於無量百千眾在前圍遶而為說
法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遙見
弟子祂所供養恭敬承事礼事從遠

而来見已告諸比丘汝諸比丘見不此弊魔波旬向婆羅門居士說當供養恭敬承事礼事恭敬彼精進沙門少多恭敬承事礼事供養意若有異彼弊魔波旬求其便索其因緣得其便得其因緣汝諸比丘當於一切行見無常住當見盡當見離當見滅當見止當見止住處而令弊魔波旬求其便索其因緣不得其便不得其因緣彼波旬為拘樓孫如来無所著等正覺弟子說如此言此一切行見無常住見盡見離見滅見止住處彼弊魔波旬求其便索其因緣不能得便不得其因緣於是弊魔波旬便作是念我以此方便不能得精進沙門便不能得其因緣我寧可化作年少小兒童男形像住他道邊手執大木當用擊尊者毗樓首破令血流彼時拘樓孫如来無所著等正覺依城村住晨起著衣服持衣鉢欲詣城村乞食及尊者毗樓隨從比丘於是弊魔在他處化作年少小兒童男形像已在他道邊手執大木用擊尊者毗樓首

令血流於是尊者毗樓被擊首破流血隨從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後於是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至村已以一切身力右旋顧視而視不恐不怖不驚不懼而觀諸方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見尊者毗樓被擊首破血流從後而來見已說言此弊魔為非為無猒足復次波旬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言未竟彼時弊魔即以其身墮大泥犁中彼波旬在大泥犁中具有四害 無樂六更身現受痛鉤鎖鎖之謂彼地獄獄卒便至弊魔所到已作是言汝若此鎖解者汝當知我在地獄中以滿百歲在地獄中彼時魔波旬便恐怖身毛皆竪尊者大目乾連即時說偈曰

云何止地獄　而令惡在中　犯佛婆羅門
及犯此比丘　名阿鼻泥犁　而令惡止中
犯佛婆羅門　及犯此比丘　鎖解則為百
在中受苦痛　在阿鼻泥犁　令惡止其中
若有不知者　比丘佛弟子　如是受此苦
當受黑之報　在於園觀中　及此地衆生
不種食粳米　當生北拘牢　極大須弥山

親近於解脫　自能分別者　身則行念持
彼山止泉中　常住於此刼　其形如金色
光明靡不照　作衆諸伎樂　是釋樂所遊
彼亦有二俱　在前而恭敬　若釋在前行
升此高堂上　是釋所從來　各各自娛樂
若見比丘來　還顧有慚恥　若有升堂上
則能觀比丘　當知有此魔　愛盡得解脫
當爲比丘記　聞說當如是　拘翼我知汝
愛盡得解脫　聞說智慧記　釋得歡喜樂
比丘多作行　當爲更說此　若有升此堂
釋者能致問　云何名爲堂　汝釋在其上
汝釋我當記　此名受報處　如是千世界
有此千世界　無有勝此堂　如此受報處
釋得自在遊　在中最清明　化一能爲百
在此報堂上　釋得自在遊　升在此堂上
足指能動之　令天眼而觀　釋得自在遊
升在鹿堂上　神足能動轉　甚深極積藏
難動難可轉　彼有琉璃地　聖之所居處
滑澤極柔軟　所敷極軟褥　言語亦柔軟
最勝令天王　善能作伎樂　種種若干異
諸天來會聚　趣向須陁洹　無量諸千種
及百諸那術　至三十三天　說法爲作眼
彼聞此法已　信樂則歡可　我知有此法

則名曰仙人　謂至梵天上　能令諸梵聞
彼梵有此見　所見亦如前　常見有常住
我當為梵記　仙人我此見　不見不如前
我常有常住　我見報相應　梵天身在前
我今當何說　我常計有常　謂能知此世
等覺之所說　若有有所習　所生受其報
火無有是念　我當燒愚人　火燒愚人已
隨行則被燒　如是汝波旬　近於此如來
久作斯惡行　受報亦當久　汝魔莫觸佛
及莫嬈比丘　以此比丘說　魔在鼻量國
鬼有憂慼念　目連所感動　恐怖極恐懼
忽然則不現

佛說魔嬈亂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鸚鵡經　上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彼時世尊晨起著衣服與衣鉢俱詣舍衛城分衛遊舍衛分衛時到鸚鵡摩牢兜羅子家彼時鸚鵡摩牢兜羅子出行不在少有所為彼時鸚鵡摩牢兜羅子家有狗名具坐好褥上以金鉢食粳米肉白狗遙見世尊從遠而來見已便吠彼世尊便作是言止白狗不須作是聲汝本吟哦瓷态乞食音於是白狗極大瞋恚不歡喜下牀褥已至門閾下依而伏寂然住後摩牢兜羅子還舍已見白狗還下牀褥依門閾寂然伏憂慼不樂見已問邊人曰誰觸嬈此白狗而令此白狗憂慼不樂下牀褥已依門閾寂然伏此摩牢無有觸嬈此狗者而令此狗憂慼不樂下牀褥已依門閾寂然伏此摩牢今日有沙門瞿曇來詣家乞食彼白狗便吠之彼沙門瞿曇作是言止白狗汝不應作是聲汝本

吟哦是故摩牢令白猗瞋恚不樂下牀褥已依門閾默然伏於是鸚鵡摩牢兜羅子於世尊便有瞋恚不樂遥罵世尊遥誹謗世尊遥恚世尊此沙門瞿曇乃如此虛妄言出舍衛已往詣祇樹給孤獨園彼時世尊無量百衆在前圍遶而爲說法世尊遥見鸚鵡摩牢兜羅子從遠而來見已世尊告諸比丘汝諸比丘遥見鸚鵡摩牢兜羅子從遠而來不唯然世尊若以此時鸚鵡摩牢兜羅子命終者屈申臂頃如是生泥犁中何以故彼如是極向我瞋恚故因彼瞋恚身壞死時生惡趣泥犁中彼時鸚鵡摩牢兜羅子來詣世尊所到已白世尊曰沙門瞿曇今日至我家乞食耶曰摩牢我今日至汝家乞食唯此沙門瞿曇彼白猗於汝有何咎而令我白猗瞋恚不樂下牀褥已依門閾寂然伏答曰摩牢我晨起着衣服已與衣鉢俱詣舍衛城分衛遶舍衛城分衛時便至汝家汝白猗遥見我從遠而來見已而吠我便作是言止白猗汝不應作

是聲汝本吟哦是故摩牢彼白狗則瞋恚不樂下牀褥已依門閾默然伏此瞿曇此白狗本是我何等親屬止摩牢不須問汝或能聞憂慼不樂彼鸚鵡摩牢兜羅子再三白世尊曰此瞿曇白狗本是何等親屬汝摩牢已再三問當說之此摩牢白狗前所生是汝父名兜羅於是鸚鵡摩牢兜羅子於世尊倍增上瞋恚不樂罵世尊意世尊誹謗世尊此沙門瞿曇虛妄語白於世尊曰此瞿曇我父兜羅常行施與常行幢施常事於火彼身壞死已生妙梵天上此何以故當生狗中此摩牢以汝增上慢彼父兜羅亦復尒是故生弊惡狗中說偈曰

梵志增上慢　此終生六趣　鷄猪狗野狐
驢夘地獄中

汝摩牢我所說若不信者汝摩牢便可還家到已語白狗作如是言實白狗汝本生時是我父兜羅者還上牀褥汝摩牢彼白狗便當還上牀褥上汝白狗本生時是我父兜羅者當於金鉢中食粳米肉此摩牢彼白狗當

於金鉢中食粳米肉彼白狗本生時
是我父兜羅者當示我父遺財汝本
藏舉我今不知處此摩牢彼白狗當
示汝本父遺財汝所不知於是鸚鵡
摩牢兜羅子聞世尊所說善思惟念
習誦已繞世尊離世尊還至家到已
語白狗作如是言此白狗若本生時
是我父兜羅者當還上牀褥坐彼白
狗便還上牀褥坐此白狗本生時若
是我父兜羅者當於金鉢中食粳米
肉彼白狗便於金鉢中食粳米肉此
白狗本生時是我父兜羅者白狗當
示我本父遺財汝本藏舉我今不知
處於是彼白狗下牀褥已至本臥處
到已於本臥處牀四脚下以口足爬
地令鸚鵡摩牢兜羅子大得錢財於
是鸚鵡摩牢兜羅子大得錢財大得
利極歡喜善心生以右膝著地叉手
向祇樹給孤獨園三自稱名姓字真
實沙門瞿曇語實沙門瞿曇不妄言
沙門瞿曇三自稱名姓已出舍衛城
往詣祇樹給孤獨園彼時世尊無量
百衆在前圍遶而為說法世尊遙見

鸚鵡摩牢兜羅子從遠而來見已世
尊告諸比丘汝諸比丘見彼鸚鵡摩
牢兜羅子從遠來不唯然世尊若以
此時鸚鵡摩牢兜羅子命終者如屈
申臂頃生於善處何以故彼於我有
善心故衆生因善心故身壞死時生
善處天上彼時鸚鵡摩牢兜羅子往
世尊所到已共世尊面相慰勞面相
慰勞已却坐一面鸚鵡摩牢兜羅子
却坐一面已世尊告曰此摩牢如如
我所說白猶者實如我所言不如如
沙門瞿曇所說白猶者實如所言無
有異此沙門瞿曇我更欲有所問當
聽我所問此摩牢當問隨意所樂此
瞿曇何因何緣俱受人身便有高下
好惡清濁此瞿曇有長命短命者有
無病者嬪病者有好者有醜者有貴
者有賤者有所能者無所能者有多
錢財者無多錢財者有惡智者有智
慧者此摩牢衆生因緣故因行故緣
行故作行故隨衆生所作行令彼彼
有好惡高下此沙門瞿曇略所說未
廣分別我不解其義唯願沙門瞿曇

當爲善說令我當從沙門瞿曇所略說法未廣分別當知其義是故摩牢當善聽之善思惟念我當爲說唯然瞿曇鸚鵡摩牢兜羅子受世尊教世尊告曰此摩牢何所因何所緣若男若女有命短者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極生血汙其手近於惡無有慈斷一切衆生命下至蟻子因此行故如是所因如是所行身壞死時生惡趣泥犁中來生此人間命便短何以故摩牢彼所行短是故令或一若男若女行殺生是爲摩牢當見是行報故此摩牢復何因復何緣令或一若男若女有命長者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棄於殺離於殺捨除刀杖常有著恥於一切衆生欲令安隱淨於殺意彼因此行如是所因如是所行身壞死時至善處天上來生此人間命則長何以故摩牢彼爲命長行故而令或一若男若女離於殺棄於殺是爲摩牢當知是行報故此摩牢何所因何所緣而令或一若男若女多有病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觸嬈於衆生彼

觸嬈衆生或以手或以石或以杖或以刀彼因此行如是所因如是所行身壞死時生惡趣泥犂中来生此人間多有病痛何以故此摩牢彼作病行故而令或一若男若女觸嬈衆生是故摩牢當知是行報故此摩牢復何因復何緣而令或一若男若女無有病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不觸嬈衆生彼不觸嬈衆生不以手不以石不以刀不以杖彼因此行因此故因此行故身壞死時生善處天上来生人間無有病痛何以故此摩牢彼作無病行故而令或一若男若女不觸嬈衆生是故摩牢當知是行報故此摩牢復何因復何緣或一若男若女有醜者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多有瞋恚多有憂慼彼少有所言便有瞋恚憂慼不樂住於瞋恚生瞋恚廣說誹謗因此行因此故因此行故身壞死時生惡趣泥犂中来生人間形色獘惡何以故彼作獘惡行故而令或一若男若女瞋恚憂慼是為摩牢當知是行報故此摩牢復何因復何緣

而令或一若男若女形色好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不多瞋恚不多憂慼若有以麤獷言說者彼亦不恚亦不恨亦不憂慼不住於恚不生瞋恚不以恚恨彼因此行以此行因此行故身壞死時生善處天上來生此人間形色則妙何以故此摩牢彼行妙行故而令或一若男若女無有瞋恚亦無憂慼是故摩牢當知是行報故此摩牢復何因復何緣而令或一若男若女少有所能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有貪嫉發於貪嫉彼見他有恭敬施財物已便發於貪嫉他所有令我得彼因此行因行故緣行故身壞死時生惡趣泥犁中來生此人間少有所能何以故此摩牢彼作少有所能行故而令或一若男若女貪嫉發於貪嫉此摩牢當知是行報故此摩牢復何因復何緣而令或一若男若女極有所能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無有貪嫉不發貪嫉彼見他恭敬財物施已不發於貪嫉他所有令我得彼以此行因此行緣此行身壞死時生

善處天上來生人間極有所能何以故摩牢彼作極有所能行故而令或一若男若女無有貪嫉不發貪嫉是故摩牢當知是行報故此摩牢復何因復何緣而令或一若男若女生下賤家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自大憍慢應當恭敬而不恭敬應當承事而不承事應當礼事而不礼事應當供養而不供養應當施座而不施座應當示導而不示導應當礼事起恭敬叉手向而不礼事起恭敬叉手向因此行緣此行有此行故身壞死時生惡趣泥犁中來生人間在下賤家何以故此摩牢彼為下賤行故而令或一若男若女自大憍慢是為摩牢當知是行報故此摩牢復何因復何緣令一若男若女生豪貴家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不自大不憍慢應當恭敬而恭敬應當承事而承事應當礼事而礼事應當供養而供養應當施座而施座應當示導而示導應當礼事起恭敬叉手向而礼事起恭敬叉手向彼因此行緣此行以此行故身

壞死時生善處天上來生此人間在豪貴家何以故此摩牢彼作豪貴行故而令或一若男若女不自大不憍慢此摩牢當知是行報故此摩牢復何因復何緣而令或一若男若女少有錢財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不施與非施主彼不行施沙門婆羅門貧窮下賤方來乞者飲食衣被華鬘塗香牀臥屋舍明燈給使彼因此行緣此行以此行故身壞死時生惡趣泥犁中來生此人間少有錢財何以故此摩牢彼作少錢財行故令或一若男若女少有錢財此摩牢當知是行報故此摩牢復何因復何緣而令或一若男若女多有錢財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施與為施主彼施與沙門婆羅門貧窮下賤方來乞者飲食衣被華鬘塗香牀臥屋舍明燈給使彼因此行緣此行以此行故身壞死時生善處天上來生此人間多有錢財何以故此摩牢彼作多錢財行故而令或一若男若女多有錢財此摩牢當知是行報故此摩牢復何因復何

緣而令或一若男若女惡智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為衆生不能往問謂彼有名稱沙門婆羅門往彼已不隨時問其義亦不論此諸賢何者是善不善何者是好不好何者是惡是醜何者是黑是白何者黑白報何者見法義何者後世戒義何者為善非惡從彼聞已不如如學彼因此行緣此行以此行故身壞死時生惡趣泥犁中來生此人間有惡智何以故此摩牢彼作惡智行故而令或一若男若女為衆生不能往問此摩牢當知是行報故此摩牢復何因復何緣而令或一若男若女有智慧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為衆生能往問謂彼有名稱沙門婆羅門往彼已隨時問其義能論此諸賢何者是善亦不善何者是好不好何者是醜是妙何者是黑是白何者是黑白報何者見法義何者後世戒義何者為善非惡從彼聞已如如學之彼因此行緣此行以此行故身壞死時生善處天上來生此人間則有智慧何以故此摩牢彼作智

慧行故而令或一若男若女為衆生能往問是為摩牢當知是行報故此摩牢若作短命行行已則受短命若作長命行行已則受長命若作病行行已則有多病若作非病行行已則無有病若作醜行行已則受其醜若作形色好行行已則受好形色若作少有所能行行已則受少有所能若作多有所能行行已則受多有所能若作下賤行行已則受下賤若作豪貴行行已則受豪貴若作少錢財行行已則受少錢財若作多錢財行行已則受多錢財若作惡智行行已則受惡智若作智慧行行已則受智慧是為摩牢我本所說此摩牢隨衆生所作行因行緣行以此行衆生為行故便於彼彼便有高下好惡已竟瞿曇已竟瞿曇唯此世尊我今自歸法及比丘僧唯世尊我今持優婆塞從今日始盡命離於殺今自歸唯此世尊從今日始如舍衛城入他優婆塞家入兜羅家亦當尒當令兜羅家於長夜以義饒益得安隱佛如是說鸚鵡

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聞佛所說歡喜而退

佛說鸚鵡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四人出現世間經　止

宋天竺沙門求那跋陀羅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尒時王波斯匿乘羽葆車群臣圍繞出舍衛城便往園中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欲聽說法時世尊告波斯匿王有四人出現世間云何為四或復有人先醜而後妙或復有人先妙而後醜或復有人先醜後醜或復有人先妙後妙云何人先醜後妙或復有人生卑賤家若旃陁羅家若魁膾家若工巧家若剃鬚髮家貧窮家無穀米處食不充口雖復得食臭穢弊惡生如此家顏色醜弊人不喜見為人輕蔑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彼已身修善行口修善行意修善行若見沙門婆羅門已便起謙卑意承事恭敬不失時節善見供養者見已便歡喜踊躍命終時生善處天上譬如有人從地至小牀從小牀至大牀從大牀至馬從馬至象從象至大講堂以是故我說此人先醜

後妙如是彼人先醜後妙云何人先
妙後醜若有人生豪尊家或剎利大
姓家婆羅門大姓家或長者大姓家
或王家或太子家或大臣家及諸大
家顏色端正無有比色如桃花彼人
便身行惡口行惡意行惡彼若見沙
門婆羅門諸長宿彼見已無恭敬心
亦不礼尋亦不與言論彼若見供養
者見已便起嫉妬心此是邪見猶豫
見所稱此便有邪見無施亦無福亦
无受者亦無善惡行亦无今世後世
无父無母世元阿羅漢等修妙行者
疾得證通而娛樂中彼以有此成就
惡邪見若命終時生三惡趣獄中猶
如彼人從講堂轉下至象項從象至
馬從馬至大牀從大牀至小牀從小
牀首足墮地由是故我說彼人先妙
後醜如是彼人先妙後醜彼云何人
先醜後醜或有人生卑賤家或旃陀
羅家或魁膾家或工巧家或剔鬚髮
家及餘貧賤無有飲食雖復得食臭
穢難嘗生如此家彼身行惡口行惡
意行惡彼已身行惡口行惡意行惡

若見沙門婆羅門諸尊長者亦不恭敬亦不礼事亦不與共言論彼是邪見與猶豫見相應彼便有是見無施無福亦無受者亦无善惡行報亦无今世後世無父无母世無沙門婆羅門等行業者無阿羅漢於今世後世疾得證通娛樂其中彼與惡見相應命終時生三趣入地獄中辟如人從㝠至㝠從瞎至瞎由是故說此人先醜後醜如是彼人先醜後醜彼云何人先妙後妙若有人生豪尊家生剎利大姓家或婆羅門大姓家或長者大姓家或王家或太子家大臣家極冨饒財多寶彼人極端正無比色如桃華彼身修善行口修善行意修善行彼身已修善行口已修善行意已修善行彼若見沙門婆羅門諸尊長者若見便恭敬礼事供養供給若見有人來供養承事礼敬便發歡喜彼施有福有受者有善惡行有今世後世有父有母世有沙門婆羅門等修梵行者阿羅漢於今世後世疾得證通

娛樂其中彼已成就善見命終時生天上辟如人從講堂至講堂從觀至觀遊一宮殿至一宮殿由是故我說彼人先妙後妙如是彼人先妙後妙如是大王有四人出現於世尒時世尊便說偈言

大王人貧賤　得信好布施　見沙門梵志
及諸乞求者　承事礼恭敬　等脩諸善業
見施常歡喜　乞者亦恵施　是施徹妙業
更不受瑕穢　如是王此人　彼臨命終時
生三十三天　先醜而後妙　大王人有財
無信懷嫉妬　常欲行非行　邪見無有師
見沙門梵志　及諸乞求者　誹謗常罵詈
慳貪如無財　見施往遏絕　乞者不恵施
彼命非妙業　彼人受瑕穢　如是王此人
臨欲命終時　必生入地獄　先妙而後醜
大王人貧賤　無信慳貪心　常欲行非行
邪見無有師　見沙門梵志　及諸乞求者
誹謗常罵詈　慳貪言無財　見施而遏絕
乞者不恵施　彼命非妙業　彼人受瑕穢
如是王此人　臨欲命終時　必生入地獄
先醜而後醜　大王人饒財　好信常布施
見沙門梵志　及諸乞求者　承事礼恭敬

等修諸善業　見施常歡喜　乞者亦恩施
是世微妙業　更不受穢濁　如是王此人
臨欲命終時　生三十三天　先妙而後妙
是故大王當作是學　如是大王當作
是學先妙而後妙　莫學先醜而後醜
如是大王當作是學　尒時波斯匿王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四人出現世間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鞞摩肅經

止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於是鞞摩肅（姓也）異學中食後行彷徉而行至世尊所到已白世尊曰唯瞿曇形色極無上妙此迦旃延云何為色妙此瞿曇謂色妙極妙更無有妙最最勝者最妙最好彼色最妙彼色最上最好猶若迦旃延有人作是說人中有妙者我欲娃之或有作是言汝謂此人中妙者字是娃是像是若長若短若中若端正不端正若白黑若剎利女婆羅門女居士女工師女東方南方西方北方問已不能報汝不知不見謂此人中妙至北方而言欲娃此迦旃延汝所言彼色為最妙彼色為最上彼色無上問色已不能知猶若瞿曇閻浮檀金巧工師子極磨治淨著白器中形色極妙色有所照是故瞿曇我作是說色為最妙色為最勝彼色為最勝彼色無上彼色最上是故迦旃延我還問汝

隨所思還報之於迦旃延意云何此閻浮檀金巧師子極磨治淨著白器中形色有照謂此即照垂於闇冥時色妙色有所照誰光最勝最上最妙最好說此瞿曇即照垂於閻浮檀金光明最勝最上最好最妙說於迦旃延意云何即照垂於闇冥時光明有所照謂油燈明於闇冥時光明有所照誰光明最勝最妙最好最上唯瞿曇油燈光明於即照垂光明最勝最上最妙最好於迦旃延意云何謂油燈光明於夜闇冥有所照謂此大火積於夜闇冥光明有所照誰光明最勝最上妙好唯瞿曇火積光明於油燈光明最勝上妙好於迦旃延意云何謂火積於闇冥時光明有所照謂星過夜半天晴無雲曀光明有所照誰光明最勝上妙好唯瞿曇星光明於大積光明最勝上妙好於迦旃延意云何謂星過夜半已天晴無雲蔽光明有所照謂月夜欲半天無雲蔽光明有所照誰光明最勝上妙好唯瞿曇月光明於星光明最勝上妙好於迦

旃延意云何謂尸夜欲半天曉無雲
藪光明有所照謂曰於夏時日中光
明有所照誰光明寂勝上妙好唯瞿
曇曰光明於月光明寂勝上妙好此
迦旃延彼多有天諸謂如是廣神極
有所能光明所不及我本在中坐本
在中有所說我不作是說光明寂勝
光明寂上光明寂妙汝迦旃延謂即
照垂光明寂下寂不如而說言是寂
上寂勝寂妙耶問光明已而不能知
於是鞞摩肅異學被世尊面責默然
住無有言身面汗迴面无言默然住
於是世尊面責鞞摩肅已還欲令言
告鞞摩肅異學曰復次迦旃延有五
婬欲愛念愛色近婬染者眼知色耳
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細滑此迦
旃延或有愛色或有不愛色謂或有
一於色歡喜具滿喜意所念亦滿於
彼色於餘色不欲不思不欲得不願
求是彼色寂為妙寂為上此迦旃延
或有一愛聲香味細滑或有一不愛
滑或有一細滑者歡喜具滿喜意所
念亦滿於彼細滑更餘細滑不欲不

思不欲得不願求是彼細滑衆上
家妙於是鞞摩肅異學叉手向世
尊白世尊曰甚奇瞿曇而沙門瞿
曇無量方便為我說婬樂求婬樂
猶若瞿曇草木因火然火因草木
然如是我沙門瞿曇以無量方便說
於婬說婬樂求婬樂止迦旃延沒為
不善於此長夜作異見作異忍作異
欲作異求我此所說等與等知其義
此迦旃延我弟子諸比丘晨起及暮
常不眠臥常行講論必成等道具足
分別生得盡梵行已成所作已辦名
色已有知如真我此所說等與等知
其義於是鞞摩肅異學於世尊極瞋
恚極懷恨不歡善說世尊誹世尊罵
世尊如此沙門瞿曇為非罵說已白
世尊曰此瞿曇或有一沙門婆羅門
不知過去世不知當來世無量生世
聞而記說聖生已盡梵行已成所作
已辦名色已有知如真是故瞿曇我
作是念云何或一沙門婆羅門不知
過去世不知當來世無量生世聞而
記說聖生已盡梵行已成所作已辦

名色已有知如真於是世尊作是念念此鞞摩肅異學於我極瞋恚極懷恨不歡喜誹謗我罵詈我此沙門瞿曇我罵說之而白我曰此瞿曇或有一沙門婆羅門不知過去世至知如真世尊知已告鞞摩肅異學曰此迦旃延或一沙門婆羅門不知過去世至知如真彼時應作是言置過去世置當來世不應念一生復次迦旃延我作是說置過去世置當來世不應念一生我弟子諸比丘不諛諂亦不幻質直行我教授之我為說法如所說則能學近於法知有善猶若迦旃延穉少童男彼父母或繫手足於彼時有智生彼父母解手足彼但憶解不憶縛如是迦旃延我作是說置過去世至知有善猶若迦旃延因油燈炷則得然或有人不更著油不更易炷前者皆盡後亦不益不久速滅如是迦旃延我作是說置過去世至知有善猶若迦旃延有十積木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積木火燒然而然則知有大火積或有人更不著薪不

著草不著牛糞不著薪不著掃不久
皆盡亦不更著不久便滅如是迦旃
延我作是說置過去世至知有善說
此時鞞摩肅異學遠塵離垢諸法眼
生於是鞞摩肅異學見法得法了法
清淨法離邪離疑更無尊天不復信
他離諸猶豫得立果於世尊境界得
無畏法從坐起頭面禮世尊足唯世
尊我寧可得於世尊學道受具足爲
比丘於世尊所行於梵行此比丘當
行梵行彼鞞摩肅則於世尊學道受
具足爲比ゝ丘尊者鞞摩肅學道受具
足知法至成阿羅漢佛如是說鞞摩
肅聞世尊所說歡喜而樂

佛說鞞摩肅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箭喻經　止

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彼時尊者摩羅鳩摩羅獨在靜處有是念生謂世尊棄邪見除邪見不記說世間有常世間無常世間有邊世間無邊命是身命異身異有如此命終無有命終有此无有此無有命終我不能忍我所不用我所不樂世尊若一向記世間有常者我當從行梵行若世尊不一向記世間世間有常者論已當離去如是世間世間有邊世間無有邊命是身命異身異有如此命終無有命終有此無有此无有命終若世尊一向記我言真諦餘者愚癡者我當行梵行若世尊不一向記我言真諦餘者愚癡者我問已當離還於是尊者摩羅鳩摩羅從下晡起至世尊所到已礼世尊足却坐一面尊者摩羅鳩摩羅却坐一面已白世尊曰唯世尊我在靜處有是念生謂世尊棄邪見除邪見不

記說世間有常乃至無有命終此者
我不欲我不能忍不能樂若世尊一
向知世間有常者世尊當記之世尊
若一向不知世間有常者但直言我
不能知如是世間無常至无有命終
若世尊一向知我言真諦餘者愚癡
世尊當記之若世尊不知我言真諦
餘者愚癡者直言我不能知此摩羅
鳩摩羅我前頭向汝說若我記世間
有常汝便從我行梵行耶不也唯世
尊知如是世間無常至无有命終若我
記我言真諦餘者愚癡者汝當從我
行梵行耶不也唯世尊汝摩羅鳩摩
羅前頭向我說若世尊一向記世間
有常者我當從行梵行耶不也唯世
尊如是世間無常至无有命終若世
尊記我言真諦餘者愚癡者我當從
行梵行耶不也唯世尊此摩羅鳩摩
羅我本不向汝說汝本不向我說汝
愚癡人無所因而罵耶於是尊者摩
羅鳩摩羅面被世尊責默然無言身
面汗迴其面默然無言彼時世尊面
責摩羅鳩摩羅已告諸比丘若有愚

癡人作是念我不從世尊行梵行要令世尊一向記世間有常彼愚癡人不自知中間當命終如是世間無常至無有命終我不從世尊行梵行要令世尊記我言眞諦餘者愚癡彼人不自知中間命終猶若有人身中毒箭彼親屬慈愍之欲令安隱欲饒益之求索除毒箭師於是彼人作是念我不除箭要知彼人已姓是字是像是若長若短若中若黑若白若剎利姓若婆羅門姓若居士姓若工師姓若東方南方西方北方誰以箭中我我不除毒箭要當知彼弓為是薩羅木為是多羅木為是翅羅鴦掘梨木我不除毒箭要當知彼筋若牛筋若羊筋若犛牛筋而用纏彼弓我不除毒箭要知彼弓弝為白骨耶為黑漆耶為赤漆耶我不除毒箭我要當知彼弓弦為牛筋羊筋犛牛筋耶我不除毒箭要當知彼箭為是舍羅木為是竹耶為是羅蛾梨木耶我不除毒箭要當知彼箭筋為是牛筋羊筋犛牛筋耶而用纏箭耶我不除毒箭要

當知彼毛羽是孔雀耶為是鶬鶴耶
為是鷲耶取彼翅用作羽我不除毒
簳要當知彼鐵為是婆蹉耶為是婆
羅耶為是鄉羅耶為是伽羅鞞耶我
不除毒簳要當知彼鐵師姓是字是
像是若長若短若中若黑若白若在
東方若南方若西方若北方彼人亦
不能知於中間當命終如是若有愚
癡人作是念我不從彼世尊行梵行
要令世尊記世間是常彼愚癡人不
自知於中間當命終如是世間非是
常世間有邊至無有命終若有愚癡
人作是念我不從彼世尊行梵行要
令世尊作是記我言真諦餘者愚癡
彼愚癡人不自知於中間當命終世
間有常有此邪見亦當於我行於梵
行如是世間無常至无有命終此邪
見者亦當於我行梵行世間有常有
此邪見不應從我行梵行如是世間無
常至無有命終有此邪見不應從我
行梵行世間有常無此邪見亦當從
我行梵行如是世間無常至无有命
終無此邪見者亦當從我行梵行世

間有常無此邪見不應從我行梵行如是世間無常至无有命終無此邪見不應從我行梵行世間有常有生有老有病有死有憂慼啼哭不樂如是此大苦陰是習如是世間無常至無有命終有生有老至大苦陰是習世間有常此不可記如是世間無常至無有命終此不可記云何不可記此非是義亦非法非是梵行不成神通不至等道不與涅槃相應是故不可記云何是我所一向記此苦我一向記苦習苦盡住處我一向記何以故我一向記此是義是法得成神通行梵行至等道與涅槃相應是故我一向記之所可不記者當棄彼我所記者當持之佛如是說彼諸比丘聞世尊所說歡喜而樂

佛說箭喻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食施獲五福報經　止

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比丘當知食以節度受而不損佛言人持飯食施人有五福德令人得道智者消息意度弘廓則獲五福何等為五一曰施命二曰施色三曰施力四曰施安五曰施辯何謂施命人不得食時顏色憔悴不可顯示不過七日奄忽壽終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命其施命者世世長壽生天世間壽命延長而不夭傷自然福報財富無量是為施命何謂施色人不得食時顏色憔悴不可顯示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色其施色者世世端正生天世間顏華燁曄人見歡喜稽首作禮是為施色何謂施力人不得食時身羸意弱所作不能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力其施力者世世多力生天人間力無等雙出入進止力不耗減是為施力何謂施

安人不得食時心愁身危坐起不定不能自安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安其施安者世世安隱生天人間不遇衆殃其所到處常遇賢良財富無量不中夭傷是為施安何謂施辯人不得食時身羸意弱口不能言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辯其施辯者世世聦明口說流利無所躓㝵慧辯通達生天世間聞者歡喜靡不稽首聽採法言是為五福施食之報

佛言若族姓子族姓女若發道意施一切飲食衣被在所生處見現在佛諸受三法四意三脫致十種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進止十方猶如日出暉暉有光遍照十方教化一切般泥洹後經法續現奉之得度與佛無二佛說是時天龍鬼神世間人民帝主大臣四輩弟子靡不歡喜為佛作礼

佛說食施獲五福報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三歸五戒慈心猒離功德經 止

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為阿那邠邸長者說過去久遠有梵志名睒羅摩饒財多寶若布施時用八万四千金鉢盛滿碎銀八万四千銀鉢盛滿碎金復以八万四千金銀澡罐復以八万四千牛皆以金銀覆角復以八万四千玉女莊嚴具足復以八万四千卧具衆綵自覆復以八万四千衣裳復以八万四千象馬皆以金銀鞍勒復以八万四千房舍布施復於四城門中布施隨其所欲皆悉與之復以一房舍施招提僧如上施福不如受三自歸所以然者受三歸者施一切衆生無畏是故歸佛法僧其福不可計量也如上布施及受三歸福復不如受五戒福受五戒者功德滿具其福勝也如上布施及受三歸五戒福復不如彈指頃慈念衆生福也如上布施及受三歸五戒慈念衆生福復不如起一切世

間不可樂想福所以然者起一切世間不可樂想福能令行者滅生死苦終成佛道故其福最勝也尒時長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

佛說三歸五戒慈心厭離功德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兜調經

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國中有一婆羅門名曰兜調有子名曰谷兜調為人急弊常喜罵詈身死還自為其家作狗子名曰騾其子谷者愛是狗子為著金鏁牀臥常以氍毹毾毲食以金盤美食谷出至市佛過谷門白狗嚇佛佛即言洪平常時舉手言咆令叉作狗嚇不知慚愧狗便慚走持頭面藏牀下啼淚出佛去後狗不復上所臥牀便寢臥地食之不食谷從外來見狗不食問家言狗何為如是家言屬者有一沙門來過不審何言狗因走入牀下臥地食之不食谷言沙門向何道去家言東去谷即隨而追及佛於樹下為諸比丘說經佛遙見谷來佛告諸比丘谷來不至道死者便墮地獄中諸比丘問佛何為墮地獄中佛言是人持惡意來欲害人故當墮地獄中谷至佛前因問屬者何沙門過我門罵我狗令不食不臥其

止

處佛即報言我過汝門、白猗嚇我即
謂言汝平常時舉手言咆今反作猗
嚇不知慚愧猗便慚走持頭面擲牀
下啼淚出谷問佛是猗扵我何等耶
佛言不須問聞者令汝不樂谷言聽
為我說之佛言說者令汝瞋恚谷言
不敢瞋願欲聞之佛言是汝父兜調
也谷言我父兜調在世時明經道經
不作猗佛言但坐所知自貢高故作
猗耳汝欲知審是汝父不還歸扵家
語猗言汝審是我父兜調者當扵故
器中食汝審是我父者當還扵故處
臥汝審是我父者先時所有珍寶藏
物當示我處谷即還歸呼猗言驟汝
審是我父兜調者當食是食猗即食
其食谷復言驟汝審是我父者當臥
故處猗即臥故處谷復言驟汝審是
我父者先時所有珍寶藏物當示我
處猗即以口指牀右足下以前兩足
爬地示之谷即掘驟所爬地得珍寶
琦物甚衆多谷大歡喜因還到佛所
佛遥見之告諸比丘令谷來不至道
死者即生天上諸比丘問佛何因緣

得生天上佛言是人持善意来故當
生天上谷到佛所前為佛作礼白佛
言審如佛語谷復問佛言人居世間
何故獨有壽者有不壽者何故獨有
多病者有少病者何故面獨有好色
者有惡色者何故獨有尊者有卑者
何故獨有媚者有不媚者何故獨有
富者有貧者何故獨有明者有愚者
佛告谷人於世間憙殺生無慈心者
死入地獄中地獄中罪竟復為人即
不壽人於世間不殺生有慈心死上
天從天来下生人間即長壽人於世
間憙鬪乱持刀杖恐人死入地獄中
地獄中罪竟復為人即多病人於世
間喜和合不持刀杖恐人死生天上
從天来下生人間即少病人於世間
喜瞋怒聞善語亦怒聞惡語亦怒見
賢者亦怒見愚者亦怒不別善惡但
欲瞋怒死入地獄中地獄中罪竟復
為人面無色萎善熟人於世間不瞋
不怒見賢者敬之見愚者忍之死上
天從天来下生人間面色常好為人
和心賢善人於世間不媚者見老人

不起不孝父母見父母不敬愛人有
孝順敬父母及長老者常恚恨之死
入地獄中地獄中罪竟復為人即不
媚為衆人所憎惡人於世間孝父母
敬長老若有人不孝者不敬長老者
輙往教之善為人説善言死上天從
天来下生人間為人所愛敬人於世
間憍慢不敬尊者自用強梁死入地
獄中地獄中罪竟復為人因作下賤
人於世間不憍慢常敬尊者用人不
強梁死上天從天来下生人間因作
尊者人於世間慳貪雖富不恵施貧
人不覗宗親不喜布施貪惜飲食不
施沙門道人復不敢自飽死入地獄
中地獄中罪竟復為人即貧賎乞白
人於世間無慳貪之心為人无貧富
好布施沙門道人施與貧者愛覗宗
親飯食常自飽滿死上天從天来下
生世富樂為人所敬愛人於世間闓
有明經高遠若沙門及道士不好往
問度世之道心嫉高遠死入地獄中
地獄中罪竟復為人即愚癡無所識
知與畜生同伍人於世間闓有明經

高遠若沙門道士好往問度世之事心不嫉妬貪愛高遠死即上天從天来下生人間為人即明經曉道為衆人所尊用佛言人作善者得上天為惡者下入地獄人求壽得壽求不壽得不壽求病得病求不病得不病求面好色得面好色求惡色得惡色求尊者得尊者求下賤得下賤求媚得媚求不媚得不媚求富得富求貧得貧求智得智求愚得愚人於世間作善惡辟如種穀得穀種麦得麦種稻得稻作善得善作惡得惡谷即却長跪言前頭来時見猗不食心懷瞋恚愚癡故耳今佛所語如盲得視聾得得聽如人墮深水得出如狂癡得愈如人行冥中得見日月願從佛求哀乞悔過唯加大恩即奉行五戒為優婆塞佛言後世人有諷誦是經者若聽聞音聲者心中惻然衣毛為竪淚即為出如是者其人皆當為弥勒佛作弟子得度世去

佛說兜調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邪見經

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聞如是一時尊者阿難在羅閱祇城迦蘭陁竹園世尊般涅槃不久於是有異邪命是尊者阿難騘角友中食後行彷徉而行至尊者阿難所到已共尊者阿難面相慰勞面相慰勞已却坐一面彼邪命却坐一面已語尊者阿難曰我欲有所問聽我所問當問賢者邪命聞已知之此阿難彼沙門瞿曇棄邪見除邪見不記說世間有常世間無常世間有邊世間无邊命是身是命異身異有如此命終无有命終有此無有此无有命終此阿難彼沙門瞿曇知邪見應如此知耶此婆羅門彼世尊有智有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棄邪見除邪見不記說世間有常至無有命終此婆羅門彼世尊有智有見知此邪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應如此知此阿難彼沙門瞿曇棄邪見除邪見不記說世間有常至無有命終云何阿難彼沙門

北

瞿曇知此邪見此云何知此婆羅門彼世尊有智有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棄邪見除邪見不記說世間有常至無有命終此婆羅門此邪見者相應等相應如是趣如是生及後世此婆羅門彼世尊如是知有知有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知邪見當如是知是故阿難我今歸汝汝婆羅門莫歸於我如我所歸世尊汝亦當歸之是故阿難我今便歸彼世尊法及比丘僧我於彼世尊為優婆塞從今日始離於煞今日歸尊者阿難如是說彼邪命聞尊者阿難所說歡喜而樂

佛說邪見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婆羅門子命終愛念不離經　止

後漢安息沙門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彼時有異婆羅門有一子命終愛念不離彼命終亦不能食亦不能飲亦不著衣亦不塗香但至塚間而啼泣彼啼泣憶念在抱上於是彼婆羅門彷徉而行至世尊所到已共世尊面相慰勞面相慰勞已彼婆羅門却坐一面已世尊告曰何以故汝婆羅門諸根不常定此瞿曇我意根云何意根當定我有一子而命終愛念不離彼命終我不能食不能飲不著衣不塗香我但在家啼泣啼泣時憶念在抱上如是如是婆羅門此婆羅門愛生已則有憂慼苦不樂云何瞿曇豈當尒愛生已當有憂慼苦不樂耶此瞿曇愛生已當有歡喜愛念再三世尊告彼婆羅門曰如是如是婆羅門此婆羅門愛生已則有憂慼啼泣不樂再三彼婆羅門白世尊曰云何瞿曇豈當尒愛生已有憂慼不

樂耶此瞿曇愛生已但有歡喜愛念於是彼婆羅門聞世尊所說亦不樂不說非不樂不然可已從坐起便還彼時祇桓門外有諸戲人共戲彼婆羅門遙見祇桓門外有諸戲人共戲見已作是念世間聰明者此是最勝我寧可所可共沙門瞿曇論者盡當向彼戲人說之於是彼婆羅門便至彼諸戲人所到已所可共世尊論者盡向彼戲人說之如是說已彼諸戲人報彼婆羅門曰此婆羅門豈當尒愛生已則有憂慼苦不樂耶此婆羅門愛生已當有歡喜愛念於是彼婆羅門作是念此諸戲人語與我等通頭已即便去彼所論則廣聞次第徹王宮王波斯匿聞之沙門瞿曇作是言愛生已則有憂慼苦不樂王波斯匿聞已告末利夫人曰此末利我聞沙門瞿曇作是言愛生已則有憂慼苦不樂如是如是大王愛生已則有苦憂慼不樂此末利我聞汝師言弟子亦尒汝末利彼沙門瞿曇是汝師而今汝作是言愛生已則有憂慼苦

不樂此大王聞我所說不信者便可自往若遣使於是王波斯匿告鄰梨鴦伽婆羅門曰汝鄰梨鴦伽往彼沙門瞿曇所到已以我言問訊沙門瞿曇無量問訊安隱輕舉有力不作如是言此瞿曇王波斯匿無量問訊安隱輕舉有力不實沙門瞿曇作是言愛生已則有憂慼苦不樂耶此鄰梨鴦伽若彼沙門瞿曇作是說汝當善受持誦習之何以故彼不虛說彼鄰梨鴦伽婆羅門速受王波斯匿教已至世尊所到已共世尊面相慰勞面相慰勞已却坐一面彼鄰梨鴦伽婆羅門却坐一面已白世尊曰此瞿曇波斯匿王無量問訊安隱輕舉有力不實沙門瞿曇作是言愛生已則有憂慼苦不樂耶此鄰梨鴦伽我還問汝隨所有力當還報之於鄰梨鴦伽意云何或有人母命終彼母命終意狂亂躶形不著衣隨彼遊行作如是言我不見母我不見母此婆羅門當知之愛生已則有憂慼苦不樂如是父兄姊妹若婦命終彼婦命終已則

意狂亂躶形不著衣隨彼遊行作是
言我不見父及婦此婆羅門當知此
愛生已則有憂感苦不樂此婆羅門
昔有一人婦還歸家彼親屬欲奪與
他人彼婦人聞之親屬欲持我與他
人彼婦人聞已速便走還至已夫
所到已語彼夫曰君當知我親屬欲
持我與他人君所應為者今當為之
於是彼人作極利刀持彼婦人手還
入屋中作如是言當共同去當共同
去斷彼女人命亦自斷命此婆羅門
當知此愛生已則有憂感苦不樂於
是鄰梨鴦伽婆羅門聞世尊所說善
受持誦習已從坐起繞世尊已離世
尊還至王波斯匿所到已白王波斯
匿曰實尒大王彼沙門瞿曇作是說
愛生已則有憂感苦不樂於是王波
斯匿告末利夫人曰實尒末利彼沙
門瞿曇作是說愛生已則有憂感苦
不樂是故大王我還問王隨所有力
當報之於大王意云何愛鞞留羅大
將不此末利我愛彼鞞留羅大將此
大王彼鞞留羅大將是敗壞是變異

生苦憂慼不樂不此末利鞞留羅大將有敗壞變異則有憂慼苦不樂此大王當以此知之愛生已則有憂慼苦不樂於大王意云何愛賢首大將愛一奔陁利大象愛婆夷提女愛婆沙剎諦隷〻夫愛迦尸人民不此末利愛迦尸拘薩羅人民此大王迦尸拘薩羅〻民亦是敗壞有變異生苦憂慼不樂不此末利諸五婬欲自娛樂者皆因迦尸拘薩羅人民此末利迦尸人民敗壞變異者我命不全况當不生苦憂慼不樂此大王當知此愛生已則有苦憂慼不樂於大王意云何令寧愍妾不此末利我亦愍汝此大王妾亦有敗壞有變異寧可不生苦憂慼不樂耶汝末利敗壞有變異我亦當生憂慼苦不樂此大王以此當知之愛生已則有憂慼苦不樂此末利從今日始彼沙門瞿曇因此事當為我師我為弟子此末利我今歸彼世尊法及比丘僧我於彼世尊持優婆塞從今日始離於殺令自歸佛如是說王波斯匿踊躍聞世尊所說歡

婆羅門子命終經　第五張　止

喜而樂

佛說婆羅門子命終愛念不離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婆羅門子命終經　第六張　止

佛說十支居士八城人經　止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諸上尊比丘在波羅梨弗都盧城鷄園中世尊般涅槃不久於是十支居士八城人多有財物諂波羅梨弗都盧治生於是十支居士八城人持錢財物盡買盡買已極歡喜得盈利極大歡喜意極悅豫出波羅梨弗都盧城已至鷄園中到已礼諸上尊比丘足却坐一面彼十支居士八城人却坐一面時諸上尊比丘為說法勸進等勸進教授等教授以無量方便為說法勸進至等教授等令歡喜已黙然住於是彼十支居士及八城人聞諸上尊比丘所說法勸進至等歡喜已白諸上尊比丘曰此諸上尊令尊者阿難在何所住我今欲見此居士彼尊者阿難在毗舍離獮猴水岸上欲見者當往見之於是十支居士八城人從坐起礼諸上尊比丘足繞諸上尊已離諸上尊還至彼尊者阿難所到已礼尊者阿難足

已却坐一面彼十支居士八城人却住一面已白尊者阿難曰此阿難我欲有所問聽我所問當問居士聞已知之此尊者阿難彼世尊有智有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以眼見第一義說一法聖弟子所住於有餘處有漏盡意解脫不此居士彼世尊有智有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以眼見第一義說一法聖弟子所住有餘處有漏盡意解脫云何尊者阿難彼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眼見第一義說一法聖弟子所住有餘處有漏盡意解脫此居士聖弟子所聞於婬解脫至住四禪正受住彼依入法法相觀行止彼依入法法相觀行止住可有是處彼所住得有漏盡不住彼處得有漏盡彼自樂法彼自愛法彼自習法彼自敬法得歡喜五下結盡得化生彼般涅槃成阿那含不還此世間是為居士彼世尊有智有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眼見第一義說一法聖弟子所住有餘處有漏盡意解脫復次居士聖弟子所聞意與慈俱滿一方已正

受住如是二三四上下一切諸方意
與慈俱無怨无二無恚極廣極大无
量極分別滿諸方已正受住如是意
與悲喜護俱滿一切諸方已正受住
彼依入法法相觀行止彼依入法法
相觀行止住可有是處住彼已得有
漏盡不住彼處得有漏盡若彼以法
樂以法愛習行法敬法得歡喜法五
下結盡得化生於彼處般涅槃成阿
那含不還此世間是為居士彼世尊
有智有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眼見
第一義說第一法聖弟子所住有餘
處有漏盡意解脫復次居士聖弟子
所聞度一切色相至有想無想處正
受住彼依入法法相觀行止至有漏
盡意解脫於是十支居士八城人白
尊者阿難曰甚奇尊者阿難我等問
尊者阿難一甘露門而為說十二甘
露門甚多尊者阿難於此十二甘露
門依各各甘露門當安隱自御之猶
若尊者阿難離城村不遠有重閣若
重閣房邊有十二門或有人入中少
有所為或有人生無有義不饒益不

安隱不快樂或有以火燒重閣此尊者阿難彼人於十二門隨彼意安隱出如是甚奇尊者阿難我等問尊者阿難一甘露門而為說十二甘露門此尊者阿難為甚多當於十二甘露門依各各甘露門各各當出之此尊者阿難彼諸婆羅門與惡法俱施與師物況當我等今於大師當不以財施之於是十支居士八城人於其夜饌具淨妙飲食於其夜饌具淨妙飲食已隨時敷座敷座已請鷄園中比丘僧𢾾舍離比丘僧皆悉聚之鷄園中諸比丘僧𢾾舍離諸比丘僧皆悉聚已以淨妙飲食手自授與以淨妙飲食手授與已知食訖収攝鉢器行澡水以五百種物買房施與尊者阿難以為私有彼尊者阿難施與招提僧阿難如是說十支居士八城人聞尊者阿難所說歡喜而樂

佛說十支居士八城人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婆羅門避死經

後漢安息沙門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昔有四婆羅門仙人精進修善法五通常恐畏死時四婆羅門仙人精進修善法五通便作是念我等當住何處亦存在世時彼有一婆羅門精進修善法有大神力五通便入空中於中則無有死彼入空者便命過第二婆羅門精進修善法五通畏死便入大海中我於海中則無有死彼即於海中命過第三婆羅門精進修善法有大威勢五通畏死便入山腹即於彼命終彼第四婆羅門精進修善法五通有大威勢畏死便入地我於彼當脫不死便於地命過時世尊以天眼見清淨無瑕觀彼四婆羅門精進修善法有大威勢五通畏死一人處虛空於彼命過一人入海亦於彼命過一人入山腹於彼命過一人入地於彼命過尒時世尊見彼四婆羅門精進修

善法五通有大威勢便說偈言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脫之不受死
尒時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婆羅門避死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意經　止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彼時有異比丘獨坐房中意作是念以何故世間牽以何故受於苦以何故生已生已入隨從於是彼比丘從下晡起起已往詣世尊所到已礼世尊足却坐一面彼比丘却坐一面已白世尊曰唯世尊我今日獨在房中意生是念以何故世間牽以何故受於苦以何故生已生已入隨從善哉善哉比丘有賢道有賢觀善辯才所念善以何故世間牽以何故受於苦以何故生已生已入隨從汝比丘作如是問不唯然世尊此比丘以意故世間牽以意故受於苦生意生意已入隨從比丘而令世間牽受於苦生已生已入隨從比丘聖弟子無所著以彼牽以彼去彼生已生已則隨從此比丘聖弟子阿羅漢能自御意不自隨意善哉世尊彼比丘聞世尊所說善樂善然可已重問世

尊曰唯世尊言多聞比丘言多聞比丘者唯世尊幾所故名多聞比丘如来說幾比丘多聞善哉善哉比丘賢道賢觀辯才所言善世尊多聞多聞比丘者唯世尊幾所故名多聞比丘如来說幾是多聞比丘汝比丘作是問不唯然世尊我多說比丘契一歌也二記也三偈也四所因也五法句也六譬喻也七所應也八生也九方等也十未曾也十一法說十二比丘族姓子四句偈向我說者則知義知經應法所行等與法俱如法行說如是比丘則是多聞如是比丘為多聞如是如来說比丘多聞善哉世尊彼比丘聞世尊所說善思惟念善樂善然可已重問世尊曰唯世尊比丘聞已比丘聞已智慧捷疾唯世尊所幾名為比丘聞已名為捷疾智慧如来說幾比丘聞已智慧捷疾善哉善哉比丘賢道賢觀辯才所言善唯世尊比丘聞已比丘聞已智慧捷疾世尊說幾比丘聞已智慧捷疾汝比丘聞此不唯然世尊此比丘彼比丘聞若已以智慧知如真苦習苦盡苦

盡住處此則為聞彼以智慧知如真苦
習苦盡苦盡住處此則為聞彼以智
慧知如真如是比丘彼比丘聞已智
慧捷疾如來說比丘如是聞已智慧
捷疾善哉世尊彼比丘聞世尊所說
善樂善然可已重問世尊曰唯世尊
比丘聰明辯才捷疾比丘聰明智慧
捷疾者唯世尊幾所名為比丘聰明
智慧捷疾如來說幾比丘聰明智慧
辯才捷疾善哉善哉比丘賢道賢觀
辯才所言善唯世尊比丘聰明智慧
捷疾比丘聰明辯才捷疾者世尊說
幾所名為比丘聰明智慧辯才捷疾
如來說幾比丘聰明智慧辯才捷疾
汝比丘聞此不唯然世尊此比丘謂
比丘亦不自念不念他不二念比丘
但念意已自饒益及饒益他饒益多
人愍世間故以義饒益天及人如是
比丘聰明智慧捷疾如來說比丘聰
明辯才智慧捷疾善哉世尊彼比丘
聞世尊所說善思惟念受持誦讀已
從坐起礼世尊足繞世尊離世尊還
彼世尊以此喻為說之獨在靜處不

乱志寂靜住彼獨在靜處不乱志寂
靜住已謂族姓子所為剃鬚髮已被
著袈裟信樂出家棄家學道彼无上
行梵行見法成神通作證住生已盡
梵行已成所作已辦名色已有知如
真彼尊者已知法至成阿羅漢佛如
是說彼比丘聞世尊所說歡喜而樂

佛說意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尊上經 上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彼時尊者盧耶强者在釋羇瘦阿練若窟中彼時尊者盧耶强者晨起而起出窟已在露地敷繩牀著尼師檀已依結加趺坐於是有天形色極妙過夜已来詣尊者盧耶强者所到已礼尊者盧耶强者足却住一面已因彼天光明以妙光悉照窟彼天却住一面已白尊者盧耶强者曰比丘比丘持賢善偈及解義不如是說已彼尊者盧耶强者報彼天曰此天我不持賢善偈及解義汝天持此賢善偈及解義不如是說已彼天報尊者盧耶强者曰此比丘我持賢善偈不解義云何汝天持賢善偈而不解義此比丘我一時世尊在羅閱祇迦蘭陁竹園彼為諸比丘說賢善偈

過去當不憶　當来無来念　過去已盡滅
當来無所得　謂現在之法　彼彼當思惟
所念非牢固　智者能自覺　得已能進行

何智憂命終　我心不離此　大衆不能航
如是堅牢住　晝夜不捨之　是故賢善偈
人當作是觀
如是比丘我持賢善偈而不解義云
何天誰持賢善偈及以義此比丘世
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彼持此
賢善偈及以義是故汝比丘當從世
尊受持賢善偈及以義善思惟念諷
誦持之何以故此比丘彼賢善偈及
以義是義是法行於梵行成神通至
尊道與涅槃相應此族姓子信樂學
道信樂出家棄家學道當持此賢善
偈及以義善思惟念當奉持之彼天
說已礼尊者盧耶強耆足繞尊者盧
耶強耆已即其處忽然不現於是尊
者盧耶強耆彼天還不久在釋羇瘦
受歳受歳過三月已作衣已成衣與
衣鉢俱行至舍衛城次第而行至舍
衛城住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於是
尊者盧耶強耆至世尊所到已礼世
尊足却坐一面尊者盧耶強耆却坐
一面已白世尊曰唯世尊我一時在
釋羇瘦寂靜處中唯世尊晨起起已

出窟於露地施經牀敷尼師檀巳結加趺坐彼時有天形色極妙過夜巳來至我所到巳礼我足却住一面因彼天光明以妙光普照窟彼天却住一面巳語我曰比丘比丘汝持賢善偈及義不如是說巳我報彼天曰此天我不持賢善偈及以義汝天持賢善偈及以義不如是說巳彼天報我曰此比丘我持賢善偈不解義云何汝天持賢善偈而不解義此比丘我於一時世尊在羅閱祇迦蘭陀竹園彼為比丘說賢善偈而不解義說此偈（如上故不重寫）如是比丘我持賢善偈而不解義云何天此誰持賢善偈及以義此比丘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彼持賢善偈及以義是故汝比丘當從世尊受持此賢善偈及以義思惟念當奉行之何以故此比丘彼賢善偈及以義是義是行於梵行成神通至等道與涅槃相應此族姓子信樂學道信樂出家棄家學道者當持此賢善偈及以義善思惟念當奉持之彼天說巳礼我足繞我即其處忽

然不現汝强者知彼天名字不唯世尊我不知彼天之名字此强者彼名般那末難天子是三十三天大將今是世尊時今是善逝時願世尊當為諸比丘說此賢善偈及以義從世尊聞已比丘當奉持之是故强者當善思聽之善思惟念我當為說如是世尊尊者盧耶强者受世尊教世尊告說此偈（如上故不重寫）云何强者比丘過去憶念此强者或比丘色過去若樂若著於中住過去痛想行過去識若樂若著於中住如是强者比丘憶念過去云何强者比丘不憶念過去此强者或比丘過去色不樂不著亦不於中住過去痛想行識不樂不著不於中住如是强者比丘不念過去云何强著比丘當來求念此强者或比丘當來色或樂或著於中住當來痛想行識於中樂或著於中住如是强者比丘當來憶念云何强者或比丘當來無求念此强者或比丘色當來不有樂不有著不於中住當來痛想行識不有樂不有著不於中住如是强者

比丘當来無求念云何強著比丘現在法思惟此強著或比丘樂於現在色於中著於中住現在痛想行識於中樂於中著於中住如是強著比丘現在法思惟念云何強著比丘現在當不思惟念此強著或比丘現在色不有樂不有著不有住痛想行識不有樂不有著不有住比丘現在法不思惟念佛如是說尊者盧耶強耆聞世尊所說歡喜而樂

佛說尊上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鴦掘摩經　　止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五百衆俱舍衛城中有異梵志博綜三經無所疑滯具暢五典所問即對精生講肆莫不稟仰國老諮諏群儒宗焉門徒濟濟有五百人上首弟子名鴦掘摩（晉曰指鬘）儀幹剛猛力超壯士手能接飛走先奔馬聰慧才辯志性和雅安詳敏達一無疑㝵色像第一師所嘉異室主欽敬候夫出處往造指鬘而謂之曰觀尒顏彩有堂堂之容推步年齒相覺不殊寧可同歡接所娛乎指鬘聞之惇惶怖懼毛衣起豎跪而荅曰夫人比母師則當父猥垂斯教儀不敢許心所不甘甚非法也師婦又曰飢者與食渴給水漿有何非法寒施溫衣熱惠清涼有何非法裸露覆之危厄救之有何非法指鬘荅曰赴趣患急寬濟窮煩實無非法夫人母也師之所重隨婬著色惕犯非宜如虵蝁體

服毒藥師室聞之即懷愧恨歸自捴減裂衣裳糞金黃面佯愁委卧時夫行還問曰何故有何不善誰相嬈觸室人譖曰君常所歎聡慧弟子柔仁貞潔履行無闕君旦不在来見牽掣欲肆逆愣妄不順從而被陵侮摧挫委頓是以受辱不能自起師聞悵然意懐盛怒欲加楚罸掠治毒暴虐之雄覇非力所伏退欲静黙深惟不道織染闈閣上下失序進退沉吟將如之何乃咿悒歎曰當徹改常制教而教教使煞人限至于百各貫一指以鬘其頟煞人之罪罪莫大焉不加楚酷必就辜戮現受危没没墮地獄不可釋置縱使滋甚也

於是師命指鬘而告曰卿之聡慧所學周密外堂入室精生無首唯之一藝未施行耳指鬘進曰願聞所告師曰欲速成者宜執利劍晨於四衢躬煞百人人取一指以爲傳飾至于日中使百指滿設勤奉遵則道德備矣便以劍授指鬘受劍聞告愕懼心懷愁感設違教言非孝弟子順爾行之

畏陷失理奉劍而退垂淚言曰淨修梵行則梵志法孝養父母則梵志法修爲衆善則梵志法不邪正歸則梵志法柔和仁惠則梵志法弭慈四等則梵志法得五神通則梵志法超上梵天則梵志法今暴伐煞非法失理違踏懊惱當如之何即詣前樹四衢路側悲怒激憤惡鬼助禍耗乱其心瞋目噴吒四顧遠視如鬼師子如犀狼獸跳騰馳踊色貌可畏行者四集悉當趣城即奮長劍多所煞害莫不逆怖值無遺脫去来往返而无覺者無數之衆稱怨悲叫入趣王宮告有逆賊遮截要路害人不少唯願天王爲民除患時諸比丘入城分衛見諸告者恐怖如是分衛還出飯食畢訖往詣佛所稽首足下白世尊曰見國人衆詣王宮門告大逆賊名曰指鬘手執利劍多所危害體掌汙血路無行人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且止吾往救之佛從坐起尋到其所道逢芻牧荷負戴乘佃居民衆白世尊曰大聖所湊勿由斯路前有逆賊四徼道斷

衛故也世尊告曰設使三界盡為殺
虜吾不省録況一賊乎指鬘之母恇
子不歸時至不食懼必當飢賫餉出
城就而餉之日欲向中百指未滿恐
日移昳道業不具欲還害母以充其
數佛念指鬘若害母者在不中止罪不
可救佛便忽然住立其前時鴦掘摩見
佛捨母如師子步往迎世尊心自念
言十人百人見我馳迸不敢當也吾
常奮威縱横自恣況此沙門獨身而
至今我規嵒必勒其命即執劒趣佛
不能自前竭力奔走亦不能到則心
念曰我跳度江河解諸繫縛投捍勇猛
曽無疋敵重關固塞无不開闔而此
沙門徐步裁動我走不及殫盡威勢
永不摩近指鬘謂佛沙門且止佛告
逆賊吾止已來其日久矣但汝未止
時鴦掘摩遥以偈頌曰

寂志語何謂　自云已停時　斯言何所趣
以我為不止　今佛云何立　謂身行不住
叉以我若茲　願說解此義

於是世尊為指鬘偈而告之曰

指鬘聽佛住　世尊除君過　汝走無智想

吾定尒不止　吾安住三脫　樂法修梵行
汝獨駈癡想　懐害令未止　大聖無極慧
讃寂於四衢　尋聞所說罪　聽采詠法義
於是指鬘心即開悟棄劒稽首自投
于地唯願世尊恕我迷謬興害集指
念欲見道僥賴慈化乞原罪疊垂哀
接濟得使出家受成就戒佛則授之
即為沙門
尒時世尊威神巍巍智慧光明結加
趺坐賢者指鬘翼從左右還至祇樹
給孤獨園指鬘蒙化衆祐所信諸尊
弟子亦共攝持其族姓子下鬚髮者
則被法服以家之信捨家為道具足
究竟無上梵行得六通證生死已斷
稱擧淨德所作已辦解名色本即得
應真
時王波私匿（晉言和悅）與四部衆象馬
步騎嚴駕出征欲討穢逆其身疲
獘而被塵土過詣佛所稽首足下佛
問王曰從何所來身被塵土王白佛
言唯然世尊有大逆賊名鴦掘摩兇
暴懐害斷四徼道手執嚴刃傷煞人
民令故往勒四部之衆欲出討捕是

時指鬘在於會中去佛不遠佛告王曰指鬘在此已除鬚髮令爲比丘本與云何王白佛言已志于道無如之何當盡形壽給其衣食卧起牀坐病瘦醫藥又問世尊唯然大聖因害逆人焉得至道履行寂義乎今爲安在佛告王曰近在斯坐王遥見之心即懷懼衣毛爲竪佛言大王莫恐莫懷令以仁賢無復逆意王造禮之謂曰賢者是指鬘乎答曰是也王又問曰仁姓爲何曰奇角氏又問何謂奇角氏曰父本姓王曰唯奇角子受吾供養衣食牀卧病瘦醫藥盡形壽即然所供王以獲許稽首辭還歎世尊曰能調諸不調能成諸未成安住無大慈無所不關道消伏患逆使充法會亦令黎庶逮斯調定我國多事意欲請退佛告使去從志所奉王礼佛足稽首而歸

尒時賢者指鬘處於閑居服五納衣明旦持鉢入舍衛城普行分衛見有諸家懷妊女人月滿産難心歸怙之問指鬘曰欲何至趣唯蒙教濟指鬘

得供出城食畢澡竟去器獨坐加敬
詣佛稽首白世尊曰我朝晨旦著衣
持鉢入城分衛見有女人臨月欲產產
難恐懼求見救護佛告指鬘汝便速往
謂女人曰如指鬘言至誠不虛從生已
來未嘗煞生審如是者婦當尋生安隱
無患指鬘白佛我作衆罪不可稱計煞
九十九人一不滿百而發此言豈非
兩舌乎世尊告曰前生異世今生不
同是則至誠不為妄語如斯用時救
彼女厄即奉聖旨往到女所如佛言
曰如我至誠所言不虛從生以來未
曾煞生審如是者當令大婦安隱在
產所言未竟女尋娩軀兒亦獲安
尒時指鬘入舍衛城群小童戲見之
分衛或瓦石擲或以箭射或刀斫剌
或杖捶擊賢者指鬘破頭傷體衣服故
裂還詣佛所稽首足下起於佛前頌曰
我前本為賊　指鬘名普聞　大淵以枯竭
則歸命正覺　斯以成忍辱　逮佛開化衆
聽經常以時　是故無蹟尋　今已歸命佛
受真諦法戒　逮得三通達　則順諸佛教
昔暴懷兇毒　多傷衆類命　雖古多所危

吾今名無害　身口所犯過　志懷煞害心
其不危他餘　未曾遭諸厄　又復無過去
持其法寂然　應受凶暴名　自調成仁賢
以才一調定　如鈎調諸象　如來成就我
無劒亦无杖　其前為放逸　然後能自制
彼明焰於世　由日出於雲　假使犯衆悪
不斷衆善德　彼明焰於世　由雲消日出
若新學比丘　勤修於佛教　其明焰於世
如月盛滿時　其有犯衆罪　當歸於悪道
不復難諸患　服食無所害　亦不求於生
未曾會德死　唯須待時日　心常志於定
如是鴦掘摩　已得成羅漢　在佛世尊前
口自頌斯偈
佛說如是賢者𩀱掘及諸比丘衆聞
經歡喜奉行

佛說鴦掘摩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應法經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止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拘類法治處彼時佛告諸比丘謂今此世間如是婬如是欲如是愛如是樂如是喜但不愛不念法敗壞愛法念增彼如是婬如是欲如是愛如是樂如是喜而令不善法轉增愛善法轉減我法甚深難見難覺難了難知如是我法甚深難見難覺難了難知而令令不愛善法減愛善法增與此四法相應世間有此云何為四有與法相應現在樂後受苦報有法與相應現在苦後受樂報有法與相應現在苦後受苦報有法與相應現在樂後受樂報云何法相應現在樂後受苦報或有一自樂歡喜行於殺因殺以為樂以為喜彼喜彼歡喜不與取婬欲行妄言至邪見因邪見以為喜以為樂此如是身樂意樂不善為不善亦不成神通不至等道不與涅槃相應此法相應現在樂後受苦報云何法與相應

現在苦後受樂報或有一自苦行不樂行棄於殺因棄殺以為苦以為不喜彼自行苦不喜行不與取婬欲行妄言至邪見因棄捨邪見為等見以為苦以為不喜如是身行苦意行苦善為善成神通至等道與涅槃相應與此法相應現在苦後受樂報云何法相應現在苦後受苦報或有一自行苦自不喜行於殺因殺故以為苦以為不喜彼自苦自行不喜不與取婬欲行妄言至邪見因邪見有不樂有不喜如是身行苦意行苦不善受不善不成神通不至等道不與涅槃相應此法相應現在苦後受苦報云何法相應現在樂後受樂報或有一自行樂自行喜棄於殺因棄殺以為樂以為喜彼喜彼樂不與取婬欲行妄言至邪見棄捨離因棄捨離邪以為樂以為喜如是身樂行意樂行行善為善成神通至等道與涅槃相應此法相應現在樂後受樂報謂彼此法相應現在樂後受苦報非是慧慧者說不知如真與此法相應現在樂後

愛苦報彼如是不知如如真彼行不棄彼行不棄故不愛不樂法轉增愛法轉減猶若阿摩尼藥色具香具足味具足彼雜於毒有人有患便飲之彼飲可口飲時不住咽飲已變為非藥如是與此法相應現在樂後受苦報非智慧無慧數不知如真與此法相應現在樂後受苦報彼不知如真彼行不棄彼行不棄者不愛不樂法轉增愛法樂法轉減此法非智慧謂應此法現在苦後受樂報非智慧非智慧不知如真與此法相應現在苦後受樂報彼不知如真亦不行彼棄捨彼不行棄捨者不愛不樂法轉增愛喜法轉減此法非智慧彼法相應現在苦後受苦報非智慧非智慧與此法相應現在苦後受苦報不知如真彼行不棄彼行不棄者不愛不樂法轉增愛法樂法轉減猶若大小便雜毒已有人有病而取飲之彼飲時因苦不下及臭無味飲時壞咽飲已變為非藥如是應此法現在苦後愛苦報不知如真謂應此法現在苦後

受苦報彼不知如真彼行不棄捨彼行不棄捨已不愛不喜法轉增愛喜法轉減此法非智慧謂應此法現在樂後受樂報非智慧慧者所說不知如真應此法現在樂後受樂報彼不知如真彼不行棄捨離彼不棄不捨離不愛不喜法轉增愛喜法轉減此法非智慧彼行法知如真彼不行法知如真彼行法知如真彼不行法知如真者未行法當行法應行法當不行彼未行經當行應行法當不行者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此法非智慧謂彼應此法現在樂後受苦報智慧慧者所說知如真彼應此法現在樂後受苦報彼如是知如真彼不行彼棄捨離不行棄捨離已彼便不行棄捨離不善法減善法轉增此法智慧謂彼應此法現在苦後受樂報是智慧慧者所說知如真彼應此法現在苦後受樂報彼如是知如真彼行彼不棄不行不棄捨已不愛不喜法轉減愛喜法轉增此法是智慧猶若大小便種種雜草雜有人有患取飲之彼飲時

不住咽飲時壞咽飲已應如藥法如是應此法現在苦後受樂報是智慧慧者所說知如真謂應此法現在苦後受樂報彼如是知如真彼行不棄捨彼行不棄捨已不愛不喜法轉減愛喜法轉增此法是智慧謂彼應此法現在苦後受苦報是智慧慧者所說知如真謂應此法現在苦後受苦報彼如是知如真彼不行棄捨離不行棄捨離已不愛不喜法轉減愛喜法轉增此法是智慧謂應此法現在樂後受樂報是智慧慧者所說謂應此法現在樂後受樂報彼如是知如真彼行不捨離不行不捨離已不愛不喜法轉減愛喜法轉增此法是智慧猶若酥蜜種種藥雜有人有病取便飲之彼飲利咽飲時不住咽飲已應如藥法如是應此法現在樂後受樂報是智慧慧者所說知如真謂應此法現在樂後受樂報彼如是知如真彼行不捨離彼行不捨離已不愛不念法轉減愛念法轉增此法是智慧慧者所說彼行法已知如真不行

法已知如真彼行法知如真不行法知如真不行法便不行應行法當行彼不行法便不行應行法當行者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此法是智慧慧者應此四法世間有此說此者是所因說佛如是說彼諸比丘聞世尊所說歡喜而樂

佛說應法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數經　止

西晉沙門釋法炬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東園中鹿講堂彼時數婆羅門中食後行彷徉而行至世尊所到已共世尊面相慰勞面相慰勞已却坐一面彼數婆羅門却坐一面已白世尊曰此瞿曇我欲有所問聽我所問聽汝問婆羅門隨意所樂此瞿曇此鹿講堂次第作次第成瞿曇此鹿講堂初上減梯如是二三四瞿曇如是此鹿講堂次第得上瞿曇此御象者次第教授次第學謂手執鉤瞿曇此乘馬者次第教授次第學謂已將弊此瞿曇謂剎利種次第教授次第學謂執弓弩瞿曇此婆羅門次第教授次第學謂學詩章瞿曇我等學數數以存命若數弟子謂有小兒被初一二數之二三二三若十若百若增多如是瞿曇我等學數數以存命次第教授次第學謂學數沙門瞿曇於此法律以何教授何所學而可知汝數目揵連若

作是說為等說不次第教授次第學行戒教學此目揵連若作是說為次第說不於我法律何以故此目揵連於我法律次第有教授次第行戒次第學此目揵連謂彼為比丘初學不久至此法律亦未從如來教語之此比丘身行等淨其行口意等淨其行此目揵連若比丘身行等淨其行口意等淨其行彼如來無上御之此比丘當內身身相觀行止至痛意法法相觀行止此目揵連謂比丘內身身相觀行止至痛意法法相觀行止彼如來無上御之此比丘當守護根門自護其意護意念俱自行精進彼眼見色當莫受想莫受他想謂增上因緣故護眼根無恥貪憂感意惡在惡不善法彼在中學護於眼根如是耳鼻舌身意意根身意知法莫受想莫受他想謂增上因緣故是意根無恥貪憂感意不善法不在意住彼在中學自護意根此目揵連若比丘具足諸根門自護其意意無漏護意意俱念俱等行精進彼眼見色亦不受想不

受他想謂增上緣故具足眼根無無恥
會貪憂感意不在惡不善法彼在中學自
護眼根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亦不受
想至彼在中學自護意根彼如來無
上御之此比丘過已過當為等行觀
已觀屈申持僧伽梨衣鉢若行若住
若坐若眠若覺若說若默當為等行
此目揵連若比丘過已過至行於等
行彼如來無上御之此比丘知牀臥
已而受之若在靜處若在樹下空靜
處山間窟中露坐草蓐林間塚間彼
若在靜處依敷尼師檀結加趺坐正
身意願意宗在前除貪嫉意無瞋恚
住莫於他財發於貪謂他物令我有
淨除貪意如是瞋恚懈怠睡眠調戲
著恥除疑貪離邪離疑離諸猶豫法
淨於疑意彼棄五蓋意著結智慧羸
於婬解脫至住四禪如是目揵連比
丘於婬解脫至住四禪如是目揵連
如來為初學比丘多有所益謂教學
教行謂目揵連彼諸比丘上尊諸王
所識無懈怠住行於梵行如來无上
御之謂至竟盡有漏盡一切沙門

瞿曇弟子如是教授如是教學至竟
盡迫涅槃此目揵連非一向或一不
或一向此瞿曇有何因有何緣言有
涅槃求涅槃道沙門瞿曇住能教授
或一比丘如是教授如是教學至竟
盡至竟向涅槃或一不如是是故目
揵連我還問汝隨汝所樂而還報之
於目揵連意云何善知退羅閱祇道
路不唯瞿曇我善知退羅閱祇道路
若有人來欲至羅閱祇到王所到汝
所而作是言目揵連婆羅門善知數
羅閱祇行道路我欲到羅閱祇至王
所而問道路汝當作是言汝當以此
道正而去正去已趣彼村趣彼村已
至彼處是故汝次第當至羅閱祇謂
於羅閱祇園地快樂林快樂地快樂
池快樂河水流冷安隱快樂當知此
當見此彼當受汝教等受其教受教
已以彼道直至彼直至彼已反取邪
道背而行彼於羅閱祇園地快樂至
安隱快樂彼亦不知彼亦不見若有
人來有王事欲至羅閱祇而到汝所
當作是言目揵連婆羅門善知數羅

閱祇道路我欲至羅閱祇我今問汝道汝當作是言汝以此道直而往至直往已至彼村至彼村已至彼處彼次第到羅閱祇謂彼羅閱祇園地快樂至安隱快樂彼知彼見此目揵連何因何緣有彼羅閱祇有羅閱祇道路汝往教授彼初人得教授亦不受教授而取邪道背而去謂於羅閱祇園地快樂至安隱快樂彼亦不知彼亦不見彼二人如教授受其教取其道次第到羅閱祇謂於羅閱祇園地快樂至安隱快樂彼便知彼便見此瞿曇我當如何有彼羅閱祇有羅閱祇道路我往教授彼初來人如所教不受教取邪道反而往謂於羅閱祇園地快樂至安隱快樂彼亦不知彼亦不見彼二人如教授受其教取其道次第到羅閱祇謂於羅閱祇園地快樂至安隱快樂彼當知彼當見如是目揵連我亦當如何有彼涅槃有涅槃道我往教授或一比丘如是教授如是教令至竟盡近涅槃或一不如此此目揵連謂彼比丘於中

受教於世尊衆中受教授所記謂至竟盡有漏盡已過瞿曇已過瞿曇猶若瞿曇極好地有婆羅林樹彼守婆羅樹林者勤修無懈彼自以力俱彼婆羅樹根以時穿掘視之以糞投中以水漑之若有不滿以土滿之若邊有草拔已棄之若邊有夢草弊惡曲戾不直此所防盡拔已棄之謂彼棄新生極長彼初生隨時水治以糞投中以水漑之如是瞿曇好地婆羅樹林於後時極大轉增如是瞿曇謂彼人諛諂爲幻不信懈怠亂志不定惡智意亂根不定戒行不勤不極分別沙門行沙門瞿曇不共彼宿不共如此人住何以故瞿曇如是彼人爲壞梵行者瞿曇謂彼人無有諛諂亦無有邪意信行精進意常住應於定智慧順敬戒學多分別沙門行沙門瞿曇爲無所著共如此人宿止何以故瞿曇如此人者於梵行者爲應法清淨猶若瞿曇諸有根香迦羅爲最上何以故瞿曇彼迦羅諸根香首猶若瞿曇諸有婆羅香赤栴檀是彼之

首何以故瞿曇諸婆羅香赤栴檀為首故猶若瞿曇諸水中華青憂鉢為首何以故瞿曇諸水華青憂鉢為首故猶若瞿曇諸陸地華須牟尼婆利師為首何以故瞿曇諸陸地華婆利師為首故猶若瞿曇諸世之論沙門瞿曇論為宗何以故沙門瞿曇論能攝一切異學故是故唯世尊我今自歸法及比丘僧唯世尊我今持優婆塞從今日始盡命離殺生今自歸佛如是說當數目犍連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而樂

佛說數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波斯匿王太后崩塵土坌身經　止

西晉沙門法炬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尒時拘婆羅國波斯匿王太后崩時年百歲老無壯勢精進修善法時波斯匿王供殯送母日正中還塵土坌身步往詣園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時世尊問王言今王何故塵土坌身步来至我所時波斯匿王僾涕泣不能自勝揮淚白世尊言太后崩世尊太后無常如来年在期頤無少壯力積修善法甚戀痛念夙夜孝養未曾違志命可贖者世殯身壽若象馬車乘贖命可得者盡當持贖以人民衆贖命可得者亦當持贖莫使我母命過若以金銀贖命可得者亦當持贖若以珎寶贖命可得者亦當持贖若以金銀珎寶贖命可得者亦當持金銀珎寶贖命若以奴贖命可得者亦當持奴贖命若以婢贖命可得者亦當持婢贖命若以奴婢贖命可得者亦當持奴婢贖命

若以村落贖命可得者亦當以村落
贖命若以城郭贖命可得者亦當以
城郭贖命若以村落城郭贖命可得
者亦當以城郭村落贖命若以一方
贖命可得者亦當以一方贖命若以
地人民贖命可得者亦當以地人民
贖命若以人民一方贖命可得者亦
當以人民一方贖命莫使我母命過
尒時世尊告波斯匿王言如是大王
如王所說若以白象贖命可得者便
可以象贖母命若以馬車人民珎寶
金銀奴婢村落城郭一方人民贖母
命可得者便當以一方人民贖母命
莫使我母命過是故大王當思惟無
常想當廣布無常想當廣布死想尒
時世尊便說偈言

一切人歸死　無有不死者　隨行種殃福
自獲善惡果　地獄為惡行　善者必生天
明慧能分別　唯福能遏惡

如是大王有四恐畏大恐畏無能避
者亦不可以力刀杖避呪術藥草尋
馬車乘人民珎寶金銀奴婢村落城
郭一方人民珎寶金銀奴婢村落城

郭一方人民云何為四老為大恐畏
肌肉消盡不可以刀杖避乃至一方
人民皆無能避病為大恐畏无強健
志不可以刀杖避乃至一方人民死
為大恐畏盡無有壽不可以刀杖避
乃至一方人民恩愛別離為大恐畏
不可以刀杖避乃至一方人民是謂
大王有此四大恐畏不可以刀杖避
呪術藥草象馬車乘人民珎寶金銀
奴婢村落城郭一方人民珎寶金銀
奴婢村落城郭一方人民辟如大王
有大雲起雷電霹靂斯須還散亦不
久停如是大王人命極短壽極百歲
其中出者亦少少耳辟如大王有四
大山石無有空缺四山皆等一時相
磨樹木藥草不可以刀杖避如是大
王有四大恐畏至不可得避云何為
四老為大患肌肉消盡不可以刀杖
避藥草呪術而得避者病為大患無
強健志死為大患身永滅恩愛別離
為大患不可以刀杖避呪術藥草而
得避者大王廣修無常想廣布无常
想所以然者已修無常想當布无常

想盡斷一切欲愛盡斷一切色愛盡斷一切無色愛一切无明盡斷此間所有愛亦斷譬如大王草藁積薪積以火炷燒大叢林若臺閣舍此亦如是若修無常想廣布无常想盡斷欲愛盡斷色愛盡斷無色愛盡斷无明盡斷此間所有愛是故大王當以正法治化莫以非法治化如是大王當作是學尒時波斯匿王白世尊言此法名何等當云何奉持世尊告曰名除憂患經此法除去憂患時波斯匿王白世尊言如是世尊除憂患經如是世尊除憂患經所以然者我聞此法已世尊所有戀慕愁憂皆悉除盡自覺身體柔軟歡喜尒時世尊與王波斯匿具說微妙法勸令歡喜時波斯匿王即從坐起頭面礼足繞佛三匝而去尒時拘娑羅國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波斯匿王太后崩塵土坌身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佛說泥犁經

止

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比丘言凡有人有三事愚癡不足人所平相何等為三事癡人所念惡所言惡所行惡令世即得其殃用身苦用念苦用憂苦何等為憂苦癡人與智者相隨智者道說癡人行惡死當入泥犁癡人心念智者所言令我行惡死當入泥犁是為憂苦何等為念苦癡人見取盜財酤毒操械縛束截手截足竹韗鞕鞊用餧肅若著豪中以火然之若以鈇質寸寸斬之若以著地令象蹈之若著釜上甑中蒸之若取四支生牽磔之癡人自念惡人所作無狀至使長吏掠治如是設令長吏知我我為惡亦當復取我如是是為念苦何等為身苦癡人晨夜卧起未曾安隱心常念惡口常言惡身常行惡是惡已後病時便自見泥犁中火釜中人見人燒時見人煑時所作過惡稍來嬈人辟如日

中後其影稍下其人稍入泥犁中惡
人即自念言我居世間意殺生意盜
竊意犯他家婦女意欺人意兩舌意
惡口意妄言喜嫉妬意慳貪不信有
佛不信有經不信所作因緣有殃福
不信有後世生令我死當入泥犁是
爲身皆佛言設令惡人眼如我眼見
惡人所趣殃過考掠之處惡人即怖
心燋破吐沸血而死佛言欲知勤苦
最不可忍者獨有泥犁泥犁者極苦
不可具言諸比丘長跪言願聞泥犁
勤苦辟喻佛言辟如長吏捕得逆賊
將詣王前白言此人又逆念國家惡
王勅長吏以矛刺百瘡明日問之此
人何類白言尚生王言復刺百瘡明
日問之此人何類白言尚生王言復
刺百瘡佛語諸比丘言如此人被三
百瘡寧有完處大如棗葉無諸比丘
言無有完處佛語諸比丘此人被三
百瘡寧毒痛不諸比丘言人被一瘡
舉身皆痛何況被三百瘡佛持小石
著手中示諸比丘是石大太山爲大
諸比丘言佛手中石小奈何持比山

欲持比山億億万倍尚復不如山大佛言泥犂中痛與矛𤺋痛億億万倍尚不如泥犂痛手中小石如三百矛𤺋山者如泥犂中𤺋癡人心念惡口言惡身行惡死後墮泥犂中泥犂中有獸鬼便牽人前以鈎鈎其上斷復以鈎鈎其頷口皆挓開以取消銅灌人口中脣舌腸胃皆燋爛銅便下過去毒痛不可忍其人平生於世間時求財利遂用飲食故以消銅灌之泥犂勤苦如是泥犂中鬼取人持鈎鈎其上下頷皆挓開取燒鐵杵刺人咽中脣舌腸胃皆燋爛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泥犂勤苦如是泥犂中鬼復取人上鐵山以火燒山令正赤上走下走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泥犂勤苦如是泥犂中鬼復取人以燒赤斧斬其手斬其足新其胷節解解斷之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泥犂勤苦如是泥犂中鬼復取人以鐵斤斲大身舉身骨肉皆悉盡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泥犂勤苦如是泥犂中有鳥喙如鐵

主啄人頭噉人腦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也泥犁勤苦如是泥犁中復有群騂獸共取人犁食齚齧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泥犁勤苦如是泥犁中鬼復取人以刀剥之從兩髈膓上至兩脅持駕鐵車持兩脅肉為被令挽鐵車走行火上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泥犁勤苦如是泥犁中鬼復取人兩脚倒擲釜中湯沸踊躍在底亦熟在上亦熟沸更上上下無有不熟譬如煑豆上下皆熟覆亦熟露亦熟泥犁中人所在皆熱熱有東西上下其人平生在世間時自放恣心恣口恣身所致泥犁勤苦如是泥犁中鬼復取人卧著赤地五毒治之以燒釘釘其左掌復燒釘釘其右掌復以燒釘釘其右足復以燒釘釘其左足復以燒釘釘其心下徹地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泥犁勤苦如是泥犁中鬼牽人辟入泥犁城中泥犁城正四方四面有門城四面皆堅門皆有守鬼其城壁地皆鐵城用鐵覆蓋之不得令有過泄

地皆燒正赤周帀四千里東壁火焰
至西壁西壁火焰至東壁南壁火焰
至北壁北壁火焰至南壁上火焰下
至地地火焰至上諸惡人有犯此十
事者皆墮是中殺生者盜竊者犯他
家婦女者欺人者兩舌者惡口者妄
言者嫉妬者慳貪者不信有佛不信
有經不信所作因有殃福如是曹人
滿泥犁中泥犁中毒痛極數千万歲
乃遥見東方門闢皆走往人足著地
者即焦舉足肉復生如故當有得脫
者便過出去來當脫者門復閉其人
見有得脫出者如反不得出便極視
辟地守門鬼言咄死惡人汝來於門
下何等求言我飢渴鬼便取鉤鉤其
上下頷口皆挓開便以消銅灌人口
中脣舌腸胃皆燋爛銅便過下去其
所犯惡逆故受是殃泥犁勤苦如是
人平生在世間時求財利不用道理
復有泥犁如世間鑪炭正赤縱廣數
千里人皆走出城趣入炭火泥犁中
燒炙燋熟不得休息毒痛不可忍過
惡未解故不死泥犁中勤苦如是次

復入寒冰泥犁中縱廣數千里人入其中皆寒凍戰慄破碎摧裂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泥犁勤苦如是復次入沸屎泥犁中周帀數千里屎即熱沸有氣走趣行之人入其中便於其中自熱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得死泥犁勤苦如是復次入膿血泥犁中周帀數千里臭惡不可言膿血皆沸入墮其中皆自熟爛形體壞敗爲烏鳥所食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得死泥犁勤苦如是次復入剃頭刀山周帀數千里人從膿死泥犁走欲上山山上有刀皆割其足適欲援割其手適欲前割其腹適欲偃割其背適欲踞割其髖適欲傾割其脅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泥犁勤苦如是次復入劍樹樹枝皆如劍人入其中劍刺人匈刺人脅刺人背刺人手刺人足刺人身前後皆徹毒痛不可忍過惡未解故不死泥犁勤苦如是次復入鐵竹蘆縱廣數千里樹葉皆如利刀人入其中者風至吹竹令震動葉皆貫人肌截人

骨形體無完處苦痛不可忍過惡未
解故不死泥犁勤苦如是次復有入
鹹水泥犁縱廣數千里水鹹水如鹽
熱沸踊躍水中有鳥喙如鐵主啄人
肌敲人骨人不能忍是痛便渡水去
守泥犁鬼言惡人汝何等求索人
言我苦飢渴鬼即以鉤鉤其上下斷
口皆恢開復以消銅灌人口中脣亦
燋舌亦燋咽亦燋腹中五藏皆燋盡
銅便下過去其人不能復忍復還入
沸鹹水中苦痛如前不能復忍復還
入鐵竹蘆中苦痛如前不能復忍復
還入劍樹間苦痛如前不能復忍還
入剃頭刀山苦痛如前不能復忍還
入膿血泥犁苦痛如前不能復忍復
還入沸屎泥犁苦痛如前不能復忍
復還入炭火泥犁苦痛如前不能復
忍復還入鐵城泥犁苦痛不可忍東
門苦亦如是南門苦亦如是西門
苦亦如是北門苦亦如是泥犁勤苦
如是佛告諸比丘泥犁苦不可勝數
我略麁粗為汝說耳
佛言人作惡在畜生中以苦草為食

舌撈齒嗺何等爲舌撈齒嗺者牛馬騾驢象驝駞之屬如是衆多其人平生居世間時心念惡口言惡身行惡死後展轉來作是畜生勤苦如是

佛言有禽獸生於冥處長於冥處死於冥處何等爲生於冥處者鼬鼠狸獺蚤蟣如是之屬衆多其人平生居世間時心念惡口言惡身行惡死後展轉化來作是禽獸勤苦如是

佛言有鱗蟲生於水中長於水中死於水中何等爲生於水中者鮫龍魚鼈黿鼉之屬如是衆多其人平生在世間時心念惡口言惡身行惡死後以展轉化來作是鱗蟲勤苦如是

佛言有蟲豕生於臭中死於臭中長於臭中何等爲生於臭中濕地蟲溝邊蟲溷中蟲如是之屬衆多其人平生在世間時心念惡口言惡身行惡死後以來作是蟲豕勤苦如是

佛言有蟲畜主食不淨人更衣邊闇其臭走行趣之言我得食何等爲主食不淨者犬猪蠅蟯蜋臭穢之屬如是衆多其人平生於世間時心念惡

口言惡身行惡死後展轉以来作是
虫畜勤苦如是
佛告諸比丘畜衆多我麁粗爲汝
說耳佛言人作惡在薜茘中者常食
沸屎尿所以常食沸屎尿者何其人
平生在世間時心念惡口言惡身行
惡慳貪惜飲食故在薜茘中又薜茘
以膿血爲食其人平生在世間時作
惡耆美故令食膿血薜茘中有黒狗
白狗主食薜茘肌肉薜茘中有烏主
食其腦或有十歲未曾見水者或時
百歲未曾得水者或遥見流水正清
欲行趣飲食水空竭或時有水化作
消銅或鹹水沸如湯適欲前飲鬼便
播之在薜茘中勤苦如是佛言薜茘
衆多我粗爲汝說耳
佛言人在三惡道難得脫譬如周匝
八万四千里水中有一盲龜水上有
一浮木有一孔龜從水中百歲一跳
出頭寧能值木孔中不諸比丘言百
千万歲尚恐不入也所以者何有時
木在東龜在西有時木在西龜出東
有時木在南龜出北有時木在北龜

出南有時龜適出頭木為風所吹在陸地龜百歲一出頭尚有入孔中時人在三惡道處難得作人過於是龜何以故三惡道處人皆無所知識亦无法令亦不知善惡亦不知父母亦不知布施更相噉食強行食弱如此曹人身未曾離於屠剥膿血瘡從苦入苦從冥入冥惡人所更如是

佛言譬如人有捐者初亡甚多至亡妻子田宅贏跣無所復有尚復負餘財主大促責以烟熏之以火炙之佛言如是捐者所亡尚為薄少初亡甚多至亡妻子田宅復負捐餘錢為人所熏炙如是為一世貧數之無幾殘歲人心念惡口言惡身行惡死後在三惡道中過於是貧在三惡道中無央數匝使從三惡道中得解脫復於人中生當於工匠若對處貧乞匃家作子若以手技自給不能自飽滿好衣雖在是中作子或時跛蹇聾盲不屬逮人若生於屠殺家或生於賣牟羊屠魚獵雞狗從惡道出為是曹家作子復作惡死後當復還入惡道中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戒諸比丘言我以天眼視天下人生死好醜尊者卑者人死得好道得惡道者人於世間身所行惡口所言惡心所念惡常好烹殺祠祀鬼神者死當入泥犁中身常行善口常言善心常念善死即生天上佛言人如天雨水中泡起雨從上滴之一泡壞一泡成人生世間生者死者如泡起須佛持天眼視一天下人有天上者有入泥犁者貧者富者尊者卑者人所為善惡佛言我皆知之譬若冥夜於城門兩邊各然大炬火人有出者有入者數千万人人從冥中皆見火中出入者佛持天眼視上天者入泥犁者如人從冥中視火中出入者上望皆見諸家佛言我見天下人死如人上高樓樓下有數千万家人從上天者入泥犁者如人從高樓上視諸家佛言如人乘船行清水中皆見水中魚石所有佛持天眼視天下人生天上者入泥犁者如人視清水中天下有明月珠持五綵縷貫之人視

珠皆見五絲別知縷知珠相貫穿佛見天下所從來生死善惡變化如人見珠佛言我見天下人不孝父母不承事沙門婆羅門不敬長老不畏事不畏今世後世不驚不恐者如是曹人死即入泥犁與鹽王相見即去惡就善主泥犁卒名曰旁旁即將人道至鹽王所泥犁旁白言此人於世間時為人不孝父母不承事沙門婆羅門不敬長老不憙布施不畏今世後世不畏禁戒願王處是人過罪王即呼人前對之言若為人時於世間不念父母養育若推燥居濕乳哺長大若何以不孝父母其人即對言我實愚癡憍慠王言處若罪過者非若父母非天非帝王非沙門婆羅門過若身所作當自得之是為鹽王第一問若不見世間人病困劇時羸劣甚極手足不仁其人言我實見之王言若何以不自改為善耶人言我實愚癡憍慠王言若身所作當自得之是亦非父母非天非帝王非沙門婆羅門過若身所作當自得之是為鹽王第

二問

若不見世間男女老時眼無所見耳無所聞持杖而行黑髮更白不如少年時其人對曰我實見老人持杖而行當是時若何以不自改為善耶其人言我實愚癡憍慢王言是亦非若父母非天非帝王非沙門婆羅門過若身所作當自得之是為鹽王第三問

若於世間寧不見男子女人死一日至二日至七日身體腐爛形體壞敗為虫蟻所食為衆人所惡若見是何以不自改為善耶其人言我實見之愚癡憍慢若施行何以不端若行端若口端若心是亦非父母非天非帝王非沙門婆羅門過若身所作當自得之是為鹽王第四問

若為人時於世間寧見長吏捕得劫人殺人賊即反縛送獄掠治考問或有將出於道中格殺或生拏磔者若寧見是不其人言我實見之若何以不自改為善若為人時何以不正若身正若口正若心其人言我實愚

癡憍慢若身所作當自得之是亦非
父母非天非帝王非沙門婆羅門過若
身所作當自得之是為鹽王第五問對
問對已畢泥犁旁則牽將持出詣一
鐵城是第一泥犁名阿鼻摩泥犁城
有四門周匝四千里中有大釜縱廣
四十里深亦四十里泥犁旁以矛刺
人內著釜中煑之如是無數城中皆
有火人遥壁見之皆愁怖戰慄如是
入者數千万人泥犁旁趍人而內其
中晝夜不得出入四面走欲求出門
門皆閉不得出人在其中數千万歲
火亦不滅人亦不死久久見東門自
開人皆走欲出適至門中門復閉諸
欲出人復於門中共鬪諍欲得出久
久復遥見南門開皆走往門復閉人
皆復於門中共鬪諍欲得出久久復
遥見北城門開人皆走往門復閉人
皆復於門中共鬪諍欲得出久久復
遥見西門開人皆走往門復閉久久
四門復開人皆走往悉得出自以為
得脫復入第二鵶延泥犁中走足著
地即焦擧足肉復生如故有衆走者

西走者南走者北走者周匝地皆熱
焦數千万歲乃竟自以為得脫
復入第三弥離摩德泥犁中其中有
蟲蟲名搖啄嘍如鐵頭黑是蟲見人
皆迎而啄人肉骨髓皆盡如此數千
万歲乃竟自以為得脫
復入第四崩羅多泥犁中其中有石
石如利刀人皆走上其顛有走下者
皆欲求脫不知當如去足皆截剥地
石皆如利刀如是復數千万歲乃竟
自以為得脫
復入第五阿夷波多洹泥犁中其中
有熱風風大熱過於世間爐炭風来
著身焦人身體皆欲避之者常與熱
風相逢避之不能得脫其人求死不
能得死求生不能得生如是數千万
歲竟乃得出自以為得脫
復入第六阿鞞傺波梨洹泥犁中其
中多樹木樹木皆為剌樹間有鬼人
入其中鬼頭上即出火口中亦出火
合身有十六剌鬼遥見人来入大怒
火皆出前食人肉十六剌皆貫人身
體裂而食之人皆欲得出走者常觸

是罷如是數千万歲乃竟自以為得脱

復入第七熱從務泥犂中其中有蚤名敦人入其中者是蚤飛来入人口中食人身體人皆走極欲求脱蚤食不置人皆四面走不能得脱如是數千万歲乃竟自以為得脱

復入第八種尼愈泥犂中其中有淶水人皆墮水中水邊刺棘是水熱過於世間湯灌熱沸踊躍人皆熟爛走欲上岸岸邊有鬼持矛手刺人復內其中令不得出人入皆隨水下流下流復有鬼鬼復徼而鈎之問言若曹從何所来若為是間人言我不知從何所来亦不知當如去我但若飢渴欲隨逐飯食耳鬼言我與汝食即取消銅以法人口腹中皆燋如是求死不得死求生不得生其人於世間為人時作惡是故求解不得解諸泥犂人皆復得出自以為得脱還反更入第七泥犂中第七泥犂中鬼迎問若去已復還為諸泥犂中人皆言我但昔飢渴即復入第六泥犂中從第六

復入第五從第五復入第四從第四復入第三從第三復入第二從第二復入第一阿鼻摩泥犁求出遥望見鐵城皆歡喜大呼俱稱万歲閻王聞之即問泥犁旁是何等聲泥犁旁即白言是呼聲者是前所過泥犁中去閻王言是皆不孝父母不畏天不畏帝王不敬先祖不承事沙門婆羅門不畏禁戒者閻王復見之言若莫非閻王也今若皆解脫去當復為人作子者當孝順當善事長老當畏天當畏帝王當承事沙門婆羅門當端若心端若口端若身人生在世間罪過小且輕泥犁罪過大重若得沙門婆羅門當承事然後當得度脫諸惡道勤苦之處皆已閉塞對已畢諸泥犁中人皆得出在城外夜皆死死者先世為人時雖作惡多猶有小善從泥犁中還者皆更正如道從泥犁中出各正心正行者不復還入泥犁也泥犁亦不呼人從惡行所致更泥犁中酷毒痛苦亦可自思念亦可為善佛說教如是比丘皆歡喜

佛說泥犁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戒德香經

止

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賢者阿難閑居獨思世有三香一曰根香二曰枝香三曰華香是三品香唯隨風香不能逆風寧有雅香隨風逆風者乎賢者阿難獨處思惟此義所歸不知所趣即從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佛足下長跪叉手而白佛言我獨處思惟世有三香一曰根香二曰枝香三曰華香此三品香唯能隨風不能逆風寧有雅香隨風逆風者乎佛告阿難善哉善哉誠如汝問有香真正隨風逆風阿難白佛願聞其香佛言若於郡國縣邑村落有善男子善女人修行十善身不殺盜淫口不妄言兩舌惡口綺語意不嫉妬恚癡孝順父母奉事三尊仁慈道德威儀礼節東方無數沙門梵志歌頌其德南西北方四維上下沙門梵志咸歌其德某郡國土縣邑村落有善男子善女人奉行十

善敬事三寶孝順仁慈道德恩義不
失礼節是香名日隨風逆風靡不聞
照十方宣德一切蒙賴佛時頌曰

雖有美香花　不能逆風熏　不息名栴檀
衆雨一切香　志性能和雅　介乃逆風香
正士名丈夫　普熏于十方　木蜜及栴檀
青蓮諸雨香　一切此衆香　戒香最無上
是等清淨者　所行無放逸　不知魔徑路
不見所歸趣　此道至永安　此道最無上
所獲斷穢源　降伏絶魔網　用上佛道堂
昇無窮之慧　以此宣經義　除去一切獘

佛告阿難是香所布不尋須弥山川
天地不尋四種地水火風通達八極
上下亦然無窮之界歎歌其德一身
不殺生世世長壽其命無撗不盜
竊者世世富饒又不妄遺財寶常存
施為道根不婬色者人不犯妻所
在化生蓮華之中不妄言者口氣
香好言輙信之不兩舌者家常和合
無有別離不惡口者其舌常好言辞
辯通不綺語者人聞其言莫不諮受
宣用為珍不嫉妬者世世所生衆人
所敬不瞋恚者世世端正人見歡喜

除愚癡者所生智慧靡不諮請捨于
邪見常住正道從行所得各自然生
故當棄邪從其真妙佛說如是時諸
比丘聞之歡喜作礼而去

佛說戒德香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優陂夷墮舍迦經

止

失譯人名今附宋錄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止城東出有女人子字蕪耶樓人呼為蕪耶樓母佛在蕪耶樓母家殿上坐有一女人奉持教戒字墮舍迦以月十五日朝起沐浴有七子婦皆使沐浴著好衣日未中因飯飯已澡手將七子婦至佛所前為佛作礼佛言就座皆却就座佛問優陂夷墮舍迦今日何等沐浴著好衣與子婦俱至佛所墮舍迦言今日十五日我齋戒我聞一月當六齋我與子婦俱共齋不敢懈慢佛告墮舍迦佛正齋法有八戒使人得度世道不復墮三惡處所生常有福祐亦從八戒本因緣致成佛

何等為佛正齋法是間有賢善人持戒一月六日齋月八日一齋十四日一齋十五日一齋二十三日一齋二十九日一齋三十日一齋齋日朝起告家中言今日我身齋家中今一日且莫飲酒莫鬪諍莫道說錢財家中

婬意所念口所說當如阿羅漢阿羅漢無煞意齋日持戒亦當如阿羅漢無煞意无撾擊意念畜生及蚤蛾使常生如阿羅漢意是為一戒今日與夜持煞意使不得煞持意如是為佛一戒

佛言齋日持意當如阿羅漢無貪心無所貪慕於世間無貪毛菜之意齋日如是持意如阿羅漢富有者當念作布施貧無有者常當念施是為二戒

佛言齋日持意當如阿羅漢阿羅漢不畜婦亦不念婦亦不貪女人亦無婬意齋日如是持意如阿羅漢是為三戒

佛言齋日持意當如阿羅漢不妄語不傷人意語即說佛經不語者但念諸善齋日如是持意如阿羅漢是為四戒

佛言齋日持意當如阿羅漢阿羅漢不飲酒不念酒不思酒用酒為惡齋日如是持意如阿羅漢是為五戒

佛言齋日持意當如阿羅漢阿羅漢

意不在歌儛聞亦不喜音樂聲亦不在香華氣齋日如是持意如阿羅漢是為六戒

佛言齋日持意當如阿羅漢不於高好牀臥意亦不念高好牀上臥齋日如是持意如阿羅漢是為七戒

佛言齋日持意當如阿羅漢日中及食日中已後至明不得復食得飲蜜漿齋日如是持意如阿羅漢是為八戒

佛復告優陂夷墮舍迦是間有人頭鬚有垢自沐其頭沐已其人便喜言我頭垢已去有人持八戒一日一夜者明日即喜喜者便念佛經戒適如是其有人心中有惡意即去善意即還

佛言有人身體饒垢入水中治身垢皆去出水即喜言我垢去身輕其有人齋戒一日一夜明日即喜念佛正語自念當何時得道使我心不復動不復走使我心一志無爲之道佛言有人衣多垢以得灰浣之垢去其人即

喜其有人齋戒一日一夜明日即喜
優念比丘僧言比丘僧中有須陀
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念比丘僧
如是
佛言如人有鏡鏡有垢磨去其垢鏡
即明其有人齋戒一日一夜有慈心
於天下心開如明如鏡者不當有瞋
怒意其有人一日一夜齋戒閔哀天
下淨心自思自端其意自思念身中
惡露如是如是者不當復瞋怒
佛告優陂夷墮舍迦持八戒齋一日
一夜不失者勝持金銀珠璣施與比
丘僧也天下有十六大國一者名鴦
迦二者名摩竭三者名迦夷四者名
拘薜羅五者名鳩溜六者名般闍荼
七者名阿波耶八者名阿洹提渝九
者名脂提渝十者名越祇渝十一者
名遬摩十二者名遬賴吒十三者名
越蹉十四者名末羅十五者名渝匿
十六者名劍善提是十六大國中珎
寶物施與比丘僧不如齋戒一日一
夜也齋戒使人得度世道以財寶施
與不能使人得道令我得佛道本從

是八戒起
佛告墮舍迦天下人多憂家事我用是故使一月六齋持八戒若有賢善人欲急得阿羅漢道者若欲疾得佛道者若欲生天上者能自端其心一其意者一月十五日齋亦善二十日齋亦善人多憂家事故與一月六齋六日齋者譬如海水不可斛量其有齋戒一日一夜者其福不可計佛告墮舍迦且將子婦歸誦念是正齋法八戒也優陂夷墮舍迦前為佛作禮而去

優陂夷墮舍迦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為黃竹園老婆羅門說學經　　止

失譯人名今附宋錄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鞞蘭若黃竹園彼時鞞蘭若婆羅門年老耆宿命趣後世生年百二十手執杖中食後行彷徉而行至世尊所到已共世尊面相慰勞世尊面相慰勞已拄杖世尊前立鞞蘭若却住一面已白世尊曰此瞿曇我聞沙門瞿曇年幼學亦初謂有大沙門婆羅門彼來到亦不隨時恭敬亦不徙坐起而不請坐此瞿曇我不然可汝此婆羅門我亦不見天及世間魔梵沙門婆羅門衆天及人令如來恭敬徙坐起而請者此婆羅門謂如來若恭敬徙坐起者彼人頭破為七分此沙門瞿曇但懈怠慢此婆羅門有方便我可有慢不如汝所說此婆羅門有色之味聲之味香之味細滑之味是如來已盡已知斷除根本當來恐怖不復生法此婆羅門有是方便令我有慢不如汝所說沙門瞿曇無有恐怖　此婆羅門復

者方便令我無有恐怖不如汝所說謂婆羅門諸有色恐怖聲恐怖香恐怖味恐怖細滑恐怖彼如來已盡已知斷除根本當來恐怖不復生此婆羅門有是方便令我無有恐怖不如汝所說此沙門瞿曇不復入胎此婆羅門有方便令我不入胎不如汝所說此婆羅門諸有沙門婆羅門當還於有入於胎我已盡已知斷除根本當來恐怖不復生我說不入胎此婆羅門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不復還入有於胎已盡已知斷除根本當來恐怖不復生我不入胎此婆羅門有是方便令我不入胎不如汝所說復次婆羅門我者於世皆有愚癡樂於愚癡為愚癡所纏裹我初分別法我於衆生家在前說猶若婆羅門有雞產或十或二十卵以時隨時在上伏以時隨時伏以時隨時轉側謂彼雞有所行彼在卵中以觜以足破卵已安隱自出是彼初之行如是婆羅門為愚癡所纏裹以愚癡為陰覆我初分別法我於衆生家上說此婆羅門手

抱草至道場樹下到已於道場樹下
以草敷之依數尼師壇結加趺坐要
不破坐至成有漏盡此婆羅門我不
壞坐至有漏盡此婆羅門於婬解脫
於諸惡不善法得解脫自覺自行得
愛喜於初禪正受住此婆羅門我於
彼時得初思惟見法安樂住有樂行
不失安隱住乘於涅槃此婆羅門息
自覺自行內有信樂意應一心無覺
無行得定歡喜於二禪正受住此婆
羅門於彼時得二思惟見法安樂住
樂行不失安隱住乘於涅槃此婆羅
門愛喜無染作於護意念等知身得
安樂謂聖所觀所護念安樂住於三
禪正受住此婆羅門我於彼時得三
思惟見法安樂住樂行不失安樂住
乘於涅槃此婆羅門止樂止苦棄前
歡喜愛滅無苦无樂護意清淨於四
禪正受住此婆羅門我於彼時得四
思惟見法安樂住樂行不失安樂住
乘於涅槃此婆羅門以此三昧意清
淨自無有結除諸結柔濡行常住不
變異念宿命智為證以自御意此婆

羅門有行有說念無量宿所受若一生二生百生千生若一劫半劫無量諸劫彼彼衆生字是姓是作性如是食如是苦樂如是命長短此間終生彼間彼間終生此間在此間字是姓是食如是食命如是長短此婆羅門我於彼時於夜半得初聖明本無放逸行令為定行謂無智滅智得生闇冥除明得生無明盡明得成謂念宿命明智為證此婆羅門以三昧意清淨白無有結除諸結柔濡行常住無變異得天眼智為證以自御意此婆羅門我以天眼見清淨出過於人衆生生者終者有好有惡有妙有醜生善處惡處隨衆生所作行我知如真此衆生與身惡行俱口惡行俱意惡行俱聖所不美邪見與邪見俱彼因彼緣彼身壞死時生惡趣泥犁中有衆生身與善俱口善行俱意善行信有善行等見與等行俱彼因彼緣彼身壞死時生善處天上此婆羅門我於彼時於夜過半得二明本無放逸行令得定行謂棄無智得智闇得除

明得成無明盡得有明謂得天眼明
智為證此婆羅門我以此三昧意清
淨白無有結除諸結柔濡行常住無
變異有漏盡智為證明以自御意此
婆羅門者此苦知如真苦習苦盡苦
盡住處知如真此有漏有漏習有漏
盡有漏盡住處知如真彼知彼見漏
有漏意解脫有漏有漏癡有漏意解脫
解脫已得解脫知生以盡梵行以成
所作以辦名色已有知如真此婆羅
門我於彼時夜欲曉得於三明本無
放逸行今得定行無智盡得有智無
明盡得有明謂有漏盡智為證得明
此婆羅門謂有等說而說無愚癡人
生世間於衆生妙得離苦樂此婆羅
門有說我等而說何以故此婆羅門
我非愚癡人也於世於此世間最為
妙無有苦樂於是梵蘭若婆羅門放
杖者地頭面礼世尊足在世尊前讃
世尊世尊世尊為最世尊為妙世尊為最
妙世尊無與等無有與世尊等者世
尊無有恚世尊於人亦無恚此世尊
我今自歸法及比丘僧惟世尊我今

持優婆塞從今日始盡命離於煞令

自歸佛如是說鞞蘭若婆羅門聞世

尊所說歡喜而樂

佛為黃梓園老婆羅門說學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頻毗娑羅王詣佛供養經 止

西晉沙門釋法炬 譯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為人敬仰悉來供養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大王大子群臣下至人民悉來供養具衣被飲食牀臥疾瘦醫藥尒時世尊名德遠聞如是世尊如來至眞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佛世尊為衆生說法初善中善竟善義甚深遠具諸梵行尒時摩竭王頻毗娑羅告諸群臣汝等嚴駕羽葆車所以然者我欲往迦尸拘薩羅國問訊世尊礼拜承事世尊出世甚難值亦甚難遇如來時時出世譬如優曇鉢華時乃出世世尊亦復如是亦甚難遇對曰如是天王尒時群臣聞摩竭國王頻毗已頻娑羅王嚴教便嚴駕羽葆車往詣王頻毗娑羅所便白王言車已嚴駕今正是時尒時摩竭王頻毗娑羅乘羽葆車群臣人民前後圍遶從羅閱城出以王威力漸漸往詣

迦尸拘薩羅至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乘車至城門從車下步往詣祇桓至如來所猶如剎利王捨五威儀頭面禮世尊足以手摩拭世尊足自稱姓名我是摩竭國頻毗娑羅王中之王是頻毗娑羅王尒時世尊告頻毗娑羅王汝是大王剎利豪族我是釋子出家學道於此色身衆德具足乃屈大王至我所問訊起居康強又手承事王白世尊曰蒙世尊恩我亦見剎利有智慧多聞者婆羅門有智慧者長者有智慧者沙門有智慧者各共論義我以此論盡往問沙門瞿曇若彼沙門瞿曇答以此論者我等以此論答若瞿曇沙門不答此論者亦當共論義便往至世尊所尒時世尊與說法從世尊聞法不復問論義況當有所難便歸命世尊法比丘僧是謂世尊身有功德說微妙法知時之行是時得等三歡喜於世尊所復有恭敬大聲聞衆行皆清白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所謂四雙八輩是謂世尊聲

聞衆可敬可貴為第一尊是世間人民無上福田是謂第三歡喜於三耶三佛所尒時摩竭國王頻毗娑羅從佛聞微妙法聞微妙法已白世尊言願如來受我三月請遊羅閱城當供養衣被飲食牀臥具病瘦醫藥及比丘僧尒時世尊默然受頻毗娑羅王請尒時摩竭國王頻毗娑羅王見世尊默然受請便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從坐起頭面禮世尊足右遶三帀便退而去祇桓門乘羽葆車還詣羅閱祇城自宮殿所尒時摩竭國王頻毗娑羅勅諸大臣人民卿等善聽我欲請世尊於此三月及比丘僧供養衣被飲食牀臥具病瘦醫藥汝等各相勸率答曰如是天王尒時摩竭國王頻毗娑羅在獨處坐便作是念我有資財能有所辦欲盡形壽供養世尊衣被飲食牀臥具病瘦醫藥及比丘僧當率勸大臣人民尒時摩竭國王頻毗娑羅即曰勸率諸大臣我向者在獨處坐便生是念我有資財能有所辦欲盡形壽供養世尊衣被飲

食牀臥具病瘦醫藥及比丘僧我應
勑群臣人民卿等隨其種類請佛及
比丘僧汝等長夜受報無窮荅曰如
是夫王群臣人民從王聞教已尒時
世尊遊在舍衛城便出人間遊行與
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漸往詣
羅閱祇尒時世尊往竹林迦蘭檀園
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
摩竭國王頻毗娑羅聞佛至羅閱祇
城住竹園迦蘭陀所與大比丘衆千
二百五十人俱尒時王頻毗娑羅勑
諸群臣速嚴駕羽葆車往詣迦蘭陀
所問訊世尊尒時群臣聞摩竭國頻
毗娑羅勑便往嚴駕羽葆車白頻毗
娑羅曰車已嚴駕今正是時尒時摩
竭國王頻毗娑羅便乘羽葆車群臣
人民前後圍遶以王威勢出羅閱城
往詣竹園迦蘭陀所便下車步入迦
蘭陀詣世尊所猶如刹利王有五威
儀謂劍金屐蓋天冠珠柄拂皆捨一
面頭面禮世尊足在一面坐尒時摩
竭國王頻毗娑羅白世尊言自還國
已來在獨處坐便生是念我與此國

界所有資財能有所辦欲盡形壽供養如來及比丘衆衣被飲食牀卧具病瘦醫藥亦當勸率臣人民使得蒙度使長夜得離三塗永處安隱尒時世尊告摩竭國王頻毗娑羅善哉善哉大王為衆生故發弘誓意欲安隱衆生義理深遠天人得安尒時世尊為摩竭國王頻毗娑羅說微妙法勸樂令聞皆令歡樂尒時摩竭國王頻毗娑羅從佛聞微妙法歡喜心即從坐起禮世尊足遶佛三帀即退而去出迦蘭陀門還自乘車詣羅閱城入自宮裏坐其殿上即其日辦具甘饌飲食若干種味即其日為佛比丘僧數衆坐具手執香鑪昇高樓上東向叉手至心念世尊亦自思惟今時已到願世尊知時見願尒時世尊知時已到便著衣持鉢比丘僧前後圍遶入羅閱城往詣摩竭國王頻毗娑羅宮到已諸比丘僧各次第坐尒時摩竭國王頻毗娑羅見佛比丘僧坐已定自手執若干種甘饌飲食飯佛及比丘僧見世尊飯已攝鉢更敷小

然在如來前坐尒時世尊為摩竭國王頻毗娑羅說微妙法漸漸共議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論欲穢濁漏為大苦出家為要尒時世尊知王心歡喜不能自勝皆悉柔和猶如諸文求所應說法苦習盡道尒時世尊具為王說微妙法尒時二百五十婇女即於坐上逮法眼淨彼已見法得法選擇諸法奉持諸法無疑猶豫希望已斷得無所畏及所應學法歸依佛法衆受持五戒尒時世尊見王頻毗娑羅聞微妙法歡喜奉持尒時世尊便說此偈

祠火最為首　詩頌亦為首　王為人中首
衆流海為首　衆星月為首　光明日為首
上下及四方　諸所生品物　天上及世間
佛最無有上　欲求種德者　當求於三佛

尒時世尊以此偈為王說即從坐起便退還去

頻毗娑羅王詣佛供養經

右一經經名譯主諸藏皆同而其文

相國本宋本全同丹本大別似未知去取今按開元錄云此經與增一阿含經第二十六卷等見品同本異譯撿之國宋二本與彼全同即是彼經中抄出耳何爲異譯耶意者宋藏失法炬譯本遂抄彼本部爲此別行然彼增一即東晋瞿曇僧伽提婆譯旣抄彼經而云法炬譯者何耶況凡是抄經非異譯者開元錄中曾被刪去此何獨存耶故今以丹藏爲眞本云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普法義經　上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時賢者舍利弗請比丘聽說法上頭亦善中央亦善要亦善善解分別具淨除聽賢者行名具法行當為聽善心諦念比丘應如賢者言從賢者舍利弗聽賢者舍利弗便說十二時聚會能致賢者道何等為十二一為自能教身二為亦能教餘三為隨人中四為隨賢者中五為根足六為不隨世間業七為見賢者喜八為佛亦有九為亦說法十為已說法能受十一為能聽外受十二為如得能依方施是為賢者十二時聚會為得賢者道從是行着經欲說異人者當為是二十品說何等為二十一為善說二為多說三為前後說四為次第說五為歡喜說六為可說七為解意說八為除慚說九當為莫訶失說十為調說十一為應說十二為莫亂說十三為法說十四為隨衆說十五為等

意說十六為助護意說十七為莫窮
名聞故說十八為莫利事故說十九
為莫從說自現二十莫從說調餘若賢
者比丘欲為餘人說當為是二十品說
舍利弗復謂比丘欲聞法者當有十
六業何等為十六一當為有時可聞
二當為多聞三當為向耳聽四當為
事五當為莫平訶六當為莫訶失七
當為莫求長短八當為法恭敬九當
為說法者恭敬十當為莫易法十一
亦莫易說法者十二亦莫自易身十
三一向心十四莫餘意十五正持心
十六覺一切念可聞法正
若賢者欲得聞法當為案是十六行
可聞法何等為十六一為時時可聞
法二為可多聞法三為耳聽可聞法
四為事可聞法五為不得訶可聞法
六為莫求短可聞法七為敬法可聞
法八為敬說經者可聞法九為莫易
法可聞法十為莫易說法者可聞法
十一為莫易自身可聞法十二為一
向心可聞法十三為莫有餘意可
聞法十四為正擯意可聞法十五為

一切一意可聞法十六為念定意可
聞法
若賢者欲得聞法當為案是十六比
可聞法已聞法如上說便生信可意從
是致到無為已聞如是法便生賢者
愛無所欲寂從是致无為已聞如是
法便生喜意變為從是致無為已聞
如是法便捨惡著意為定意為從是
致無為已聞如是法得捨疑見復明
為寂將至無為已聞如是法便見陰
無所有便見陰空便見陰輕以見便
意解便意淨便意止便意解脫如是
為從是致無為已聞法如是一切世
間行見空不復往往便愛盡離滅便
可無為意轉意止得解脫為從是致
无為已聞法如是意欲行相從行獨
坐斷妄得第一願為從是致無為已
聞如是法為淨眼見四諦為從是致
無為已聞如是法為滿行為從是致
無為已聞如是法賢者道弟子為不
惱說者亦從聞得樂亦不犯教法亦
隨安隱自所求欲滿便為是十法所從
點行致何等為十一為若善知識二

為若善戒三為若善同學四為若知受意五為若受教六為若問七為若聞經八為若聚說經九為若驚怖因緣得驚怖十為已著驚怖本觀是時本觀便斷一切惡法能斷從本觀已能却是法便定意得自在皆從本觀故如是諦從本已捨道弟子便可行十思想何等為十一為念不淨思想二為非常思想三為以非常為苦思想四為以苦為非身思想五為穢食思想六為一切天下不欲樂思想七為念死思想八為不明思想九為却意思想十為滅思想

念不淨思想賢者為隨十四邪法何等為十四一為本聚共居失意二為本聚見貪三為疾欲四為不淨思想不知義行五為不能得觀不淨六為行惡業人共從事七為不識是著八為不事九為不問十為不守根十一為貪不知足十一為上夜後夜不墮行十二為不能獨坐思想十四為如有不能得觀非常思想賢者為隨世間欲非常苦思想者為隨六惡法何等

為六一為不足二為不精進三為不信四為欲五為不欲閑處坐六為不得如有觀苦非身思想者見身雜穢食思想著為味愛不行著一切天下不欲樂思想者以世間萬物貪欲可行為耶死思想為隨命離行明思想賢者為隨十一耶何等為十一一為疑二為不念三為麁身四為睡瞑五為過精進六為離精進七為妄喜八為怖九為非一思想十為無有計十一為熟觀色却思想者為欲令離道滅思想者若意在法令離道是所賢者令離道未壞欲壞為三法多何等為三一為欲二為斷三為坐行

不淨思想賢者為行十四法多何等為十四一為本聚不共居二為止意三為不見本聚四為自守五為不疾欲六為淨思想不想隨七為淨思想不觀八為世間行人不欲共九為不欲受世間行十為自守根十一為食知足十二為上夜後夜行不睡瞑十三為猒欲獨坐十四為如有觀不淨想行多作賢者從是行為斷愛欲非

常想行多作為從是斷愛欲非常苦想已習已行已多作為從是斷瞢苦非身想已習已行已多作為從是所見身斷穢食想已習已行已多作為從是斷愛所世間不樂想已習已行已多作為從是斷世間端正死想已習已行已多作意著壽從是斷明想已習已行已多作從是致黠見却想已習已行已多作從是斷愛滅想已習已行已多作從邪得離如是諦受賢者道弟子

賢者道弟子為有二十法令不得隨道何等為二十一為不行道共居二為不問三為所行不知所應四為瞢瞢五為惡行六為貪意七為多事八為寡精進九為相壞自歸十為开十一為求称十二為顛倒十三為失意十四為貪十五為不善群共居十六為不守根門十七為飯食不知足十八為上夜後夜不應行十九為不喜思惟獨坐二十為如有不觀是二十事賢者令離道未斷欲斷者有上一法為多何等為十一一為欲二為得

三為見使四為有瞻五無有貲六為勝七爲得法相八為隨九為問十為獨自守十一為如有觀如是正已合賢者道弟子為二十法多何等為二十一為行道共居二為問三為所行知所應四為不曹曹五為手行六為不在貪七為少事八為不捨精進九為無有猜十為不隨形十一為不求務十二為不顛倒十三為守意十四為不貪十五為善群共居十六為守根門十七為飯食知足十八為上夜後夜能行十九為喜思惟獨坐二十為如有觀着已是賢者當復二十二時處已作沙門行道者為疾是處當為觀何等為二十二一為已受不端正二為已異業三為我命依他人四為至命盡當為求衣飯食病瘦藥臥具五為至命欲已覆六為至命人間身欲樂已作沙門為疾觀是七為莫為我身傷壞八為能得獨樂空中九為不隨罪受食十為莫為我身失戒十一為莫為我黠同道為我論議十二為令我道應四德諦中得令我

命盡時設同道者有問令我得說莫令我即時暫欲行道者當觀是十三為令我得觀陰非常十四為令我得觀陰無所有十五為令我得觀陰不重為意還依止脫行道者急觀是十六為令我世間行空不著愛盡離滅無為為意觀喜受止得脫已離形疾時處當為觀十七為生者從生未得度十八為老從老未得度十九為病從病未得度二十為法當死從死法未得度避形急當觀是二十一為一切我愛共會當別離或亡或人取去或死不得久住已避形當為急時處分別識二十二為各自從行得各自從行本各自從行受苦各各自作善惡從所行受已避形當為急時處觀以是二十二行已習已行已多作為滿沙門亦行者所思

已沙門所行者思滿便能滿七思何等為七一為常行不止得入二為不轉三為不爭四為直念五為不起惰慢意六為但在世間求衣食七為止意得自在是為賢者所意心識後長

無有數日夜為色聲香味細滑為在世間不能得制故已能制得止便入甘露種已當為是賢者二十種行未得道者當為恐意何等為二十種一者無有入空二為不學死三為拔渚四為信畏方五為不知不畏方六為不知道七為不得定意八為後世苦九為賢者難得會十為開世間門世間人無有異十一為未作橋梁令得中避獄十二為未解惡處十三為普疑無有數十四為未得作世間要十五為不黠癡歸死十六為甲不能為乙故作十七為不作者亦不應作十八為不作亦無有吉凶十九為已作不得忘二十為但自行有但自行隨但自行本但自行歸也已若人自行善惡在所有但當為受行器世間人當從是恐意已從是二十因緣意惡復惡恐復恐却離復却離

為有二十種行意疾止何等為二十一為念意想意便疾止二為意中知意疾止三為意已一意疾止四為正想知意疾止五為正止想意疾止六

為從正起想意疾止七為攝想意疾止八為助想意疾止九為守想意疾止十為行四意止意疾止十一為四斷意意疾止十二為四神足意疾止十三為離不可行意疾止十四為當近行處意疾止十五為當有依從學意疾止十六為當諷誦亦有解意疾止十七為當有悲傷意意疾止十八為當有多道喜意疾止十九為當識事意疾止二十為當行是意疾止如是正使賢者道弟子為當有十一揣當識是何等為十一一為聚會二為多食三為多事四為多說五為多睡瞑六為喜部行七為樂共居八為助樂身九為輕十為貪婬十一為不善郡縣居是賢者所揣未斷當為斷

已當復學十至何等為十一為定意至二為定止至三為定起至四為止至五為制至六為護至七為本至八為護揣至九為方便至十為入至如是入至者道弟子

為有十三德何等為十三一為已念如來便得喜信故生喜二為法亦念

三為學者亦尒四為自持戒亦尒五
為他人持戒亦尒六為自身得亦尒
七為他人得亦尒八為自身施亦尒
九為他人施亦尒十為道多除苦十
一為世間多說經令得思十二為從
無有數行惡還十三為從无有數善
法行令入生喜已信能有喜種如是
喜道弟子
當依四法行令五法滿何等為四法
依一為法依二為欲依三為更進依
四為獨坐依莫餘欲者何等為五法
滿為道用一者為喜二者為愛三者
為依四者為樂五者為定如是喜行
者道弟子
為能得滅八癡何等為八一為欲癡
二為瞋恚癡三為愚癡四為憍慢癡
五為愛癡六為癡癡七為利恭敬名
聞癡八為疑不了了癡行者已為是
八癡能没能滅便為得度世
不學十法何等為十一為不學直見
二為直治三為直聲四為直行五為
直有六為直方便七為直念八為直
定九為直度十為直黠以是十不學

法從是因緣得直相逢
便捨五種直六種隨一守四猗不
少諦已捨厄不著求止身行止聲行
止心行止意慮度寂慧度無有餘已
行足名爲寂賢者是所賢者後意心
識從遠來不作不聚不復會便盡是
要斷苦
上頭所說賢者聽說法上亦善中亦
善要亦善有利有入寂具淨并淨說
要道名爲具利法因緣是所上頭說
爲是故說賢者舍利弗說如是比丘
至心受如是念所說

佛說普法義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善生子經　　止

西晉沙門支法度譯

聞如是一時衆祐遊於羅閱耆闍崛山彼時居士善生疾病困篤勅其子曰吾沒之後汝必為六面礼於是善生他日殯命子乃敬送供養喪事訖畢輒早起沐浴著新衣之水上拜謁六面而言曰余以恭肅敬礼于東方之生彼又我敬焉周旋南方西方北方上下面面同辭尒時佛晨旦著衣持鉢適欲入城見居士善生子於水上六面拜謁如是衆祐則從而問曰居士子汝何近聞必當早起沐浴著新衣之水上拜謁六面自說恭肅敬礼拜于諸方而又浴彼之敬者是何師法善生子善生子對曰吾父臨亡先有此令是以遵行不聞之於師也

衆祐報曰居士子父所言者非此六方也旦而睎坐六面之欲如有四面掂惡之行不能悔者則是身死精神當生惡道地獄之中夫人以四事為

勞當識知何謂四一為好殺生二為好盜竊三為婬邪行四為喜妄語佛頌其義曰

殺生與盜竊　欺詐為妄語　趣向他人婦
不為智者譽

又居士子有四事或往惡道何謂四一為欲二為怒三為癡四為畏頌其義曰

有欲怒癡畏　不承受正法　是以名處下
猶月陰過戲　無欲怒癡畏　而承受正法
是以名處上　猶月陽進滿

又居士子有六患消財入惡道當識知何謂六一為嗜酒遊逸二為不時入他房三為博戲遊逸四為大好伎樂五為惡友六為怠惰頌其義曰

飲酒入他房　博戲好伎倡　惡友與怠惰
聖哲所不稱

夫酒有六變當知何謂六為消財為致病為興爭為多怒為失譽為損智已有斯惡則廢事業未致之財不獲既獲者消宿儲耗盡

婬邪有六變當知何謂六不自護身不護妻子不護家屬以疑生惡怨家

得使衆苦所圍已有斯惡則廢事業未致之財不獲既獲者消宿儲耗盡

博戲有六變當知何謂六勝則生怨負則熱中朋友感之怨家快之有獄亟憂人衆疑之已有斯惡則廢事業未致之財不獲既獲者消宿儲耗盡

好樂有六變當知何謂六志在儛志在歌志在絃志在節志在鼓志在彼已有斯惡則廢事業未致之財不獲既獲者消宿儲耗盡

惡友有六變當知何謂六習醉迷習惛乱習縱恣習酒舍習小人習鄙語已有斯惡則廢事業未致之財不獲既獲者消宿儲耗盡

怠墮有六變當知何謂六飽不作飢不作寒不作熱不作晨不作昏不作已有斯惡則廢事業未致之財不獲既獲者消宿儲耗盡頌其義曰

好色樂歌儛　晝息夜從彼　惡友與怠墮
士爲斯大損　博戲酒慌壞　志在彼婦女
遠賢而近愚　其損猶月毀　行身自憍大
毀蔑沙門道　邪見而行慳　是謂慢盪士
夫酒妨財用　少利飮大渇　病水與債負

作亂危身疾　或以酒結友　或以酒犯法
若以成美利　斯有猶可忍　或晝如奉戒
昏夜道爲姧　常依于酒廬　如此慎勿親
不自寒至暑　如草不貴巳　精進修事業
㕵利是用損　若能忍寒暑　如草不貴巳
精進修事業　則安且益矣　抑下爲漸消
習上未曾損　進善趣然尊　以善必得善
大善則遵善　誠善能兼習　親戚之所尚
奉戒以滅惡　是以當爲習　巳有行復行
其爲親戚上　如帝莅於衆
又居士子有四友非友像當識知何
謂四　一爲取異物　二爲言佞　三爲面
愛　四爲邪教　頌其義曰
取異物之友　言美以順耳　面談爲媚愛
邪教相危殆　斯以非友像　智者則不友
巳識當遠離　辟猶出澁道
取異物之友當以四事知何謂四貪
取彼物與少望多爲畏故習爲利故
習頌其義曰
夫以取彼物　少與而多欲　畏習與利習
貪人友際然　斯以非友像　智者所不友
巳識當遠離　辟猶出澁道
言佞之友當以四事知何謂四宣入

之私自隱其私而偽稱善退則興誹
頌其義曰
好行宣人私　有私而自隱　面從譽揚善
退則議其惡　斯以非友像　智者所不友
已識當遠離　辟猶出隘道
面愛之友當以四事知何謂四說人
往短陰求來過與之不實欲人有厄
頌其義曰
為於不可為　不利造妄語　與而不為實
願人厄請已　斯以非友像　智者所不友
已識當遠離　辟猶出隘道
邪教之友當以四事知何謂四以殺
生之事勸化人以盜竊以婬邪欺詐
之事勸化人頌其義曰
殺生與盜竊　欺詐為妄語　趣向他人婦
以此勸立人　斯以非友像　智者所不友
已識當遠離　辟猶出隘道
又居士子有四友為仁明欲利人當
識知何謂四一為同苦樂二為利相
攝三為與本業四為仁愍傷頌其義曰
與人同安危　攝之以善利　為厚能業人
哀愍導正道　如斯為友像　智者所習諷
當與此從事　必益不為惡

同若樂之友當以四事知何謂四施之以已所齎施之以妻子利施之家所有言忠為忍言頌其義曰

與其利已者　有財利亦與　與以家之利
言忠為忍言　如斯為友像　智者所習親
當與此從事　必益不為惡

利相攝之友當以四事知何謂四彼私不宣己私不隱自說善言還為頌謗頌其義曰

以不宣彼私　己私不為隱　相見語講善
還則弭誹謗　如斯為友像　智者所習親
當與此從事　必益不為惡

與本業之友當以四事知何謂四以利業之以力業之縱恣諫之以善養之頌其義曰

業之以財利　以力助安之　切磋其縱恣
將養其善志　如斯為友像　智者所習親
當與此從事　必益不為惡

仁慈傷之友當以四事知何謂四教勸堅立以成其信成其戒成其聞成其施頌其義曰

信戒聞施逌　恒以勸化人　如斯為友像
智者所習親　當與此從事　必益不為惡

又居士子夫東面者猶子之見父母也是以子當以五事正敬正養正安父母何謂五念思惟報家事惟修責負唯解勅戒唯從供養唯歡父母父母又當以五事愛哀其子何謂五與造基業與謀利事與娉婦教學經道經則以所有付授與子是為東方二分所欲者得古聖制法為子必孝為父母慈愛士大夫堅益而善法不衰

夫南面者猶弟子之見師也是以弟子當以五事正敬正養正安於師何謂五必審於聞必愛於學必敏於事必無過行必供養師師又當以五事哀教弟子何謂五以學學之極藝教之使敏於學導以善道示屬賢友是為南方二分所欲者得古聖制法為弟子謙師以仁教士丈夫堅益而善法不衰

夫西面者猶夫之見婦也是以夫當以五事正敬正養正安其婦何謂五正心敬之不恨其意不有他情時與衣食時與寶飾婦又當以十四事事於夫何謂十四善作為善為成受付

審晨起夜息事必學關門待君子君子歸問訊辭氣和言語順正凡席潔飲食念布施供養夫是爲西方二分所欲者得古聖制法夫婦之宜士夫望益而善法不衰

夫北面者猶友見其朋也是以友當以五事正敬正養正安朋類何謂五正心敬之不恨其意不有他情時時分味恩厚不置朋類又當以五事攝取其友何謂五有畏使歸我遂送則數責私事則爲隱供養久益勝言忠爲忍言是爲北方二分所欲者得古聖制法朋友之交士丈夫望益而善法不衰

夫下面者猶長子之見奴客執事也是以長子當以五事正敬正養正安奴客執事何謂五適力使之用時衣食時時分味時時教齋疾病息之奴客執事又當以十事供養長子何謂十善作爲善爲成受付審夜臥早作凡事必學作務勤力家貧不慢成王不離出門稱曰我家長子聽而有慧是爲下方二分所欲者得古聖制法

佛說善生子經

長子執事之宜士丈夫望益而善法
不褻
夫上面者猶居家布施之人之見沙門梵志也是以居之來當以五事正敬正養正安沙門梵志何謂五開門待之來迎問訊與設几席經法藏護施食潔淨以是供養沙門梵志沙門梵志又當以五事答布施家何謂五教誨以成其正信教誨以成其戒行教誨以成其多聞教誨以成其布施教誨以成其智慧是為上方二分所欲者得古聖制法居家及沙門梵志之宜士丈夫望益而善法不褻頌其義曰

東面為父母　師教宜南面　西面為子婦
朋友位北面　奴客執事下　沙門梵志上
如此應為礼　亦為居家宜　凡人富有財
當念以利人　與人同財利　布施者昇天
得利與人共　在在獲所安　義攝世間者
斯為近樂本　夫以恩攝人　如母之為子
善攝護天下　其福數數及　卜得處衆會
能益利與安　成人之信戒　必使得名聞
意與常不墮　捨棄慳吝行　攝人以友事
飲食相惠施　往來而又往　如是名不虧

夫能修慎身　斯居家為賢　居積實貨者
當興為仁義　先學為最勝　次乃為治產
若索以得財　當常作四分　一分供衣食
二為本求利　藏一為儲跱　厄時可救之
為農商養牛　畜羊業有四　次五嚴治室
第六可娉娶　如是貨乃積　日日尋益增
夫財日夜聚　如流歸于海　治產求以漸
喻若蜂作蜜　有財無與富　又無與邊方
慳悋及惡業　有力無與友　事中用則學
不用勿自妨　觀夫用事者　明好猶熾火
其於族親中　乃兼為兩好　與親眾座安
如釋處天宮

於是善生子聞眾祐說已，即稽首佛足下，起繞三匝，欣然自歸從佛受戒。

佛說善生子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梵志頞波羅延問種尊經　止

東晉西域三藏竺曇無蘭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五百比丘俱舍衛城中有婆羅門五百人五百人相將俱出城自至其田廬相與共坐講議言本初起地上人時皆是我曹婆羅門種第二種者剎利第三種者田家第四種者工師我曹種最尊初起地上作人時皆是我曹種初生時從口中出令世人亦從下出在天下者我曹種爲最尊我曹種皆是第七梵天子孫佛亦言天下一種耳佛皆持我曹種與剎利田家工師種等我曹種死皆上梵天佛亦持我曹種與凡人等自相與議誰能與佛共講議分別是種者時有婆羅門有一子年十五六字頞波羅延大聖明工書知方來之事五百婆羅門中無有能與等者皆師事之能說經知天下事頞波羅延大聖身有奇相諸婆羅門自共議言獨頞波羅延能與佛共談我曹皆不能與佛

共談五百人共告頞波羅延言佛以天下人為一種我曹種與剎利田家工師異我曹種從梵天來下生從口出今世人生反從下出佛言天下有四種四種皆往願頞波羅延自屈俱往與佛共講頞波羅延言佛持正道能荅應正道者欲持婆羅門種往不其有持道道正也五百人皆言我曹持頞波羅延作師何為不往講是四種事如是者再三頞波羅延即起與五百人俱到佛所祇樹阿難白佛有婆羅門子字頞波羅延年十五六所從五百長老婆羅門來在外佛言呼入阿難出請頞波羅延入頞波羅延等五百人皆往不為佛作礼自說言我有小事欲問佛佛言可坐頞波羅延白佛我欲有所問寧可相荅佛言有所疑者便說之頞波羅延言我曹種道說與剎利田家工師種異言我曹種是梵天子孫我曹先祖初生時皆從口出死皆上天佛報言我經不道說異種若婆羅門娶剎利女剎利女為生子剎利娶田家女田家女為生

子田家娶工師女工師女為生子工師娶婆羅門女婆羅門女為生子佛言我經中以施行為本施行善者最為大種其天下尊貴者皆施行善得耳不以種得也我先世無數劫時亦作婆羅門子亦作剎利子亦作田家子亦作工師子自致為王子今身為佛佛告頞波羅延我問若一事若如事說之佛言若見世間人善家子為人作奴奴复免為人作子不頞波羅延白佛言我聞月支國中有是佛言是何等故善家子复作奴奴复為人作子是奴志意施行善故人用作子子作奴者志意施行惡故自責為人作奴耳若曹言人有種如是者人種在何所佛言若有婆羅門剎利田家工師是四種甚為喜殺喜盜喜婬喜兩舌喜惡口喜妄言喜綺語喜與癡人相隨喜瞋怒喜祠祀作是行者寧墮地獄中不頞波羅延言婆羅門種說雖有是惡我種最尊是梵天子孫生從口出死皆當上天佛言其有婆羅門剎利田家工師種無殺心無盜心無婬心無兩舌心無惡口心無妄言心無喜意

讒人心無意隨愚癡心无意瞋恚心祠祀心如是死者不生天上耶頞波羅延言如是皆生天上佛言若說種類者在何所佛言人種類皆從心意識出心意識施行善者生天上人間心意識惡者入蟲獸畜生鬼神地獄道中其有婆羅門剎利田家工師種施行惡者同入三惡道中如是者種在何所婆羅門種施行亦有善惡剎利種施行亦有善惡田家種施行亦有善惡工師種施行亦有善惡若曹自呪言有種如是種為在何所若婆羅門持意恐是虛空剎利田家工師亦恐是虛空不能中傷也用意言等但婆羅門持意自貢高世間耳婆羅門[illegible]剎利田家工師種入大溪水中欲浴垢垢墮水中寧能別知是婆羅門垢剎利垢田家垢工師垢不頞波羅延言垢在大溪水中當知在何所若尚不知人垢反言我種在天上本從口出餘人從下出我種人中最尊貴佛告頞波羅延若國王聞某國某郡縣某聚落有婆羅門及子高明有剎

剎利及子高明有田家及子高明有工師及子高明王即徵呂俱為王臣王豈問種類耶其向才明達者王即先與好郡國王何以不問子種類若曹言有種類者為頞波羅延若戒在何所從諸長老坐在長老上是五百人何以不責若種類若作師其有婆羅門剎利田家工師種及餘種寒時俱在大火邊火熱不獨至一種所溫熱皆等耳若有大船渡水婆羅門剎利田家工師種俱在一船上渡船不獨渡婆羅門種亦不獨渡餘種佛問頞波羅延若婆羅門剎利田家工師種亦餘種子在母腹中時同十月有增減耶頞波羅延言皆十月耳無有增減也若曹何以說言我種梵天子孫生從口出婆羅門種剎利種田家種工師種亦餘種日月何以不獨照若一種何為并照餘種頞波羅延言我種自說言勝餘種佛告頞波羅延有驢父馬母馬為生子名是何等頞波羅延言名騾父亦不字為騾母亦不字為騾若何以字為騾我先祖呼作騾我

隨言騾有馬父驢母驢為生子若名為何等字為駏驉父亦不字為駏驉母亦不字為駏驉若何知為駏驉我先祖呼為駏驉因隨言駏驉婆羅門娶刹利女刹利女為生子當名為何等當言婆羅門種刹利種頞波羅延言不知當呼何種佛言若不自知類何以名騾駏驉刹利女為婆羅門生子入若門中隨若祠祀隨若種類是兒然後高明若曹當承事當出去我曹當承事婆羅門娶田家女田家女為生子子有慾心有盜心有婬心有兩舌心有惡口心有妄言心有讒人心有憙隨愚癡心有瞋恚心有祠祀心有是行者若曹與相隨不我曹不與相隨子心意識施行惡我曹當逐出不內我曹群輩中佛言若曹自說是梵天子孫生從口出死當上天若曹但見心意識施行惡便生相逐何為道說種類佛言若有婆羅門種中有不孝父母者憙慾盜行十惡者死當趣何道頞波羅延言心意識施行如是者死當入地獄中佛言若曹言我種

本梵天生從口出於人中取尊何為入地獄中佛言天下人無種類元有常高明者心意志善施行好是為尊貴心意施行惡是為下賤頞波羅延自思念我本不欲来衆人共使我来自思惟我本意不得與佛諍我續言佛道正佛言若本時言人當種佳令反就我言心意志佳頞波羅延自思念佛語遮我前後佛告頞波羅延乃往去時有七婆羅門皆有道曰日祠祀於天七婆羅門亦自道說我是梵天子孫我曹生亦從口出凡人從下出我種與凡人異我種死皆當上天佛言我是時亦作道人字阿滥衆人共呼我道為天道我是時見七婆羅門乃在焰火祠諸婆羅門皆言我曹死當如是火光當上天佛言我見子曹所為我自變身體手持黄金柄幢旄身著白衣從人假車而往至七婆羅門所七婆羅門時經行及子曹見我呼我作婆羅門道從何所来七婆羅門言若是天道略與我等何以著好衣載車手持黄金幢若從何所坐

欲至何所從何所來何以來到是間
時我不與語子曹見我不語皆瞋既
呪我欲令我住死子曹呪我我面更
好子曹更復呪我面色復重好七婆
羅門大驚言我曹所呪者皆死令我
呪之面色復更好更復呼阿油自思
念子欲趣何等道阿油即荅言我道
意勝若曹何為怒若曹聞阿油道天
道不子曹言我不聞賢者道人相見當
相問何為相瞋阿油言我聞若曹說
天下婆羅門為梵天子孫生從口出
人中獨尊用是故來相問若起是火
祠天祠天若法何師道得無復從先
祖聞七婆羅門言我先祖為我曹效
耳阿油道人言若曹先祖母是婆羅
門女他人女言我曹不知先祖母剎
利女田家女工師女我不知若先祖
母為婆羅門生若曹愛他人生若曹
種類若殊不知先祖何以知先祖從
梵天來生女人心不可保若曹能知
世間人夫婦合會去何生子子曹皆
言我不知若亦不知先祖亦不知人
所生何為向我瞋怒凡人相見當先

相勞問高下當知人意志乃可怒何
為先怒若知子初入腹中時不夕有
貪婬之態母有愛慕之心所當為作
子者三合成子所當為子者誰令温
意得父母乃成為子子在腹中或先
世作惡今在腹中或盲或聾或瘂或
傴或跛或杌父母皆不知近父母懷
子在腹中尚不能知其子好醜若曹
何以知先祖是梵天子孫生從口出
人中獨尊佛告頞波羅延先世時七
婆羅門尚能呪煞人是時我不聽子
曹所語亦不錄也今我作佛若復来
道說我梵天子孫生從口出人中獨
尊佛告頞波羅延思惟我所語天下
生子養者為父母成者師也頞波羅
延婆羅門又與五百婆羅門及諸婆
羅門共思惟我往時尚為七婆羅門
作師七婆羅門皆道德人能呪煞人
我於今分別道說是人有種一為百
百為千千為万万為一頞波羅延及
諸婆羅門俱前以頭面著佛足不審
一為百百為千千為万万為一是者
何謂佛言是世間人貪樂生死者衆

多一人生子孫然後更分為百家百家求道一道耳何等為一道謂無為道如是者一為千千為方頞波羅延前長跪言寧可哀畜我曹如哀沙門莫有恨心於我曹所請歸相撿斂佛言善若曹朝來不食皆起以頭面著佛足去

梵志頞波羅延問種尊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賴吒和羅經　止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與五百沙門俱遊拘留國轉到犍羅歐吒國國中人民婆羅門道人皆聞佛轉遊到此國聞佛功德妙達無有貪婬瞋怒愚癡人心所言者皆中正但得佛道自知所從來生豫知去來現在之事眼能徹視知世間人民蚑行蠕動之類所趣生死善惡之道行即能飛能入地出無間入無孔自在變化所作知世間人民及蚑行蠕動之類心所念者皆豫知之佛自制眼自制耳自制鼻自制口自制身自制心世間凡九十六種道皆不及佛道佛教天上天下人民如父母教子能使去惡就善佛為天上天下人民作師佛所教授諸天人民皆得阿羅漢泥洹道舉一國中人民皆言佛是吉祥之人善說經戒共往觀視其道德其國中人民或有五十人為伴者有百人為伴者有五百人為伴者共行到佛所中有為佛跪者中有繞

佛三匝者中有頭面著佛足者中有
叉手者中有但說姓字者人民皆坐
佛為人民說經戒人民皆叉手向佛
衆座中有一長者子名賴吒和羅在
座中聽佛說經以者心中賴吒和羅
自思惟如佛經戒者不宜居家居家
者不能自淨學佛道也自思念不如
除頭鬚被袈裟行作沙門難羅歐
吒國人民聞經戒皆歡喜繞佛三匝
各自還歸賴吒和羅中道屈還到佛
所前為佛作礼叉手長跪白佛言我思
念佛經戒不宜居家居家者不能自
淨學佛經道也意欲除頭鬚髮被袈
裟作沙門願佛哀我令我得作沙門
佛言汝報父母未賴吒和羅言未報
父母也佛言諸佛法父母不聽者不
得作沙門亦不得與戒賴吒和羅言
諸請歸報父母父母聽我作沙門者
我當來還佛言大善自思議之賴吒
和羅即為佛作礼而歸到父母前白
言我所聞佛經戒不宜居家居家者
不能自淨學佛經道也意欲除頭鬚
髮被袈裟作沙門父母聞子語聲皆

相對啼泣言我曹夫婦少子姓禱祀諸天日月四面叩頭求哀子姓令續門戶後常恐我卒死門戶滅絕我從天得汝一子耳舉家共重愛見汝不知猒足設汝終亡我夫婦當共坐守汝屍至老今反欲生棄我曹去耶賴吒和羅語父母言如令不聽我到佛所作沙門者從今以去不復飲不復食不復沐浴令聽我作沙門者善不者當就死耳便却委卧空地不食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五日不食賴吒和羅宗親九族中外聞賴吒和羅從父母求欲作沙門父母不聽委卧空地絕穀水漿五日不食中外宗親九族皆到賴吒和羅所曉語令起沐浴飲食語賴吒和羅言汝父母未有汝時禱祀諸天日月四面叩頭求子姓適得汝一子耳汝當供養父母為續門戶後設汝終亡父母當欲坐守汝屍至老何況欲生別離去乎賴吒和羅亦不應宗親九族皆復到父母前啼泣謂言此兒終不受我諫也賴吒和羅復有諸親厚知識聞賴吒和羅欲到佛

所作沙門父母不聽委卧空地不飲
不食五日親厚知識皆到賴吒和羅
所諫曉令起沐浴飲食語言父母未
有汝時禱祀諸天日月四面叩頭求
子姓適得汝一子耳汝當供養父母
為續門戶後設汝終亡父母常欲守
汝屍至老汝反欲生别離去耶賴吒
和羅亦不應親厚知識復到父母前
啼泣各自拭淚語父母言宜放是子
聽令作沙門所以者何如使樂道作
沙門者後可生相見設不樂道者自
當棄道來歸當復如何乎今反空使
死亡臭爛為蟲蟻作食用死人軀為令
子大短氣追欲死父母家室妻子妓
人宗親知識皆舉聲大哭父母拭淚
語賴吒和羅諸親厚知識與共約束
設放若作沙門以後汝當復來歸與我
曹相見不賴吒和羅言放我去到佛
所作沙門使我生不死會當來歸與
父母相見也父母聞子語聲便復大
哭即聽令去作沙門賴吒和羅大歡
喜自念我不食五日身體大羸瘦佛
時從鬪羅歐吒國至舍衛相去五百里

且自養視須我強健乃行賴吒和羅自養視數日有氣力前報父母言自安我去到佛所作沙門父母復舉聲大哭父母拭淚言可去自愛也賴吒和羅便以頭面著父母足起繞父母三匝便去轉到舍衛祇洹前到佛所為佛作礼白言父母已聽我佛寧可持我作沙門佛即用作沙門被袈裟受沙門經戒佛使諸阿羅漢曰共教授不敢毀傷經戒自思惟經道便得四禪得第一須陁洹第二斯陁含第三阿那含第四阿羅漢便得四神足飛行能以天眼達視天耳達聽天上天下人民及蚑行蠕動之類皆聞知所言所念自知宿命所從來生隨佛十歲如影隨人十歲以後意念我初去家時與父母辭訣期當復還相見賴吒和羅白佛言我初去家時期當復還相見願得行到父母所佛念賴吒和羅不復能入愛欲中如在家時已從愛欲得度脫佛言大善即為佛作礼而去轉行到鬪羅歐吒國晨起被袈裟持應器入父母里中向家門乞食舉家

無肯應視者所以者何用沙門道故
生亡我大夫子舉家悪見沙門故不
應視也賴吒和羅到家門無有乞者
亦無應視者无有白者但得罵詈亦
不憂不愁適欲去家有一婢欲出門
棄臭豆羹滓賴吒和羅還顧見婢問言
若用是臭豆羹為時婢言臭悪不可復
食故欲棄之賴吒和羅言如姉欲棄
者持用乞我婢便以著應器中婢陰
識賴吒和羅手足語聲即念是我大
夫子也即走入語其母大夫子已
來在外母大喜語婢審如汝言者今
日即免汝為良民便以我所著身上
衣被珠環悉賜與汝母便走至夫所
夫時適在中庭梳頭語夫言婢見我
子賴吒和羅來在是門我語婢言汝
審見賴吒和羅者我悉脫身上衣被
珠環乞匃與汝免汝為良民母語夫
言疾起分布行求索之夫即鑷頭走
行於諸街曲里巷而求索之見賴吒
和羅於屏處仰頭視日適得飯時便
止食臭豆羹滓公便前言賴吒和羅
汝不當來歸於家好坐食美飯耶而

反於是閒止食臭豆羹滓為賴吒和羅語父言我棄家學道作沙門无家我當那所得家公呼共歸家不肯隨去公便宿請明日来到家飯行見汝母賴吒和羅言大善公歸語嫗言賴吒和羅審来在此我已宿請明日當来飯子受請所當具者便饒具之母即呼舍中奴婢皆著前告言我初入門時父母所送我金銀白珠珎寳悉出著中庭地以物覆其上婢即受母教悉出金銀白珠珎寳積著庭中物覆其上高出人頭上賴吒和羅食時被袈裟持應器到父母家父母遥見子来入門母便取金銀積上覆去之前以兩手把金銀散之語賴吒和羅言見金銀珎寳是汝母入門時所有也汝父所有也金銀珎寳無央數汝可取以布施飲食極自娛樂用沙門作為不如作白衣自在家也賴吒和羅語父母言如使大人用我言者我欲誡大人一事父母言大佳受教賴吒和羅言取寳物上覆皆用作囊悉取珎寳盛著囊中載著車上持到恒水

邊視占深處以投其中所以者何畜財寶者令人多憂或恐縣官盜賊或恐水火或恐怨家父母便生意言賴吒和羅不可以財寶化也試持故時諸美人妓女化還之耳母即到諸美人妓女所教令悉沐浴莊嚴著珠環服飾如賴吒和羅在時所喜被服来出母教諸美人妓女言汝出見賴吒和羅者但言大家子何所玉女勝我曹者而棄我曹行學道更求玉女乎諸美人妓女即受母教莊飾出諸美人妓女語賴吒和羅言大家子何所玉女勝我曹者而棄我曹行學道更求玉女乎賴吒和羅言我不用索玉女故棄諸姊去也諸美人妓女聞之語即慚愧長跪低頭以手覆面言以不用我曹作妻反呼我曹為姊賴吒和羅語父母言何為致相嬈欲作飯者善不能者已父母即為出飯具著前便飯食父母欲久視其子恐飯已便捨去勅閉諸門戶皆令下門鑰飯竟為父母說經言諸野人畜獸不當拘閉畜獸不得自在且捨人走飯已當

去耳野獸得脫便走入深山梳頭著澤畫眉粉白黛黑可以化愚人耳已度世之人不可以此化也視子髑骨皮宍果之飾以金珠珥璫琭瑤之人向是書人如入湯火中火適無所愛香熏塗身可以化愚人不可化度世之人也不能自知當所為而為之亦不能別父母亦不能別兄弟人心有所愛不能自絕也婦女辟若衆水水流入大海愚人向女人便流入泥犁中禽獸中薜荔中意欲脫於生死憂苦者欲得泥洹道者當遠離婦女賴吒和羅為父母說經竟便飛從天窓中出去如猛師子走得脫時國王名拘獦與賴吒和羅少小親厚王有一廬觀在城外賴吒和羅飛往前入廬中有樹名維醯勒止坐其下時王拘獦偶欲出到廬遊戲勅廬監令豫掃除廬監被勅即行掃除見賴吒和羅在維醯勒廬樹下坐廬監見之即行白王掃除已淨王常可道說親厚知識賴吒和羅今在廬中樹下坐王欲見者可孚行王聞之大歡喜即嚴駕而出到廬

外下車步入至賴吒和羅所前作礼
却坐賴吒和羅言王來到是大善王
言雖我自來者卿是我少小知識意
欲持財物極意相遺賴吒和羅報王
言不宜持財物相遺也令我以棄重
擔牢獄解去也王復欲持牢獄重擔
著我上耶不宜持是來相與也王言
我當持何等相遺也賴吒和羅言王
但當言令我國熾盛五穀豐熟人民
衆多乞匃易得可止我國中我不得
令吏民侵枉卿王言受教當如所願
賴吒和羅所言王言我欲有所問願
聽我言賴吒和羅言大善王便言凡
人作沙門有四苦事乃行作沙門耳何
等為四一者年耆二者病瘦三者孤
獨四者貧窮人有是四苦者乃行作
沙門耳今我視卿了無是四事用何
等故作沙門乎王言所以年耆作沙
門者人老自念氣力薄少坐起苦難
不能遠行治生致錢財正使有財產
不能堅持用是故除鬚髮作沙門我
視卿了無有是頭鬚正黑身體完具
適是中年當自娛樂時有父母啼泣

不樂卿作沙門二者若人身被重病身體羸瘦自念不能治生致錢財正使有財產不能堅持用是故除鬚髮作沙門我覩卿了無是重病身體強健三者人有孤獨一身不能治生致錢財正使有財產不能堅持以是故作沙門我覩卿了無是除王家宗親覩我國中尚無過卿者四者人貧窮飢寒無以自給自念貧窮无以治生以是故除鬚髮作沙門得乞匄以自活我覩卿了無是我覩國中富者无過於卿者人用是四苦故作沙門耳王問寧復有異是四事作沙門者不賴吒和羅言佛持是四事常自道說皆更知之用教誡人我心中審如佛言是故我除鬚髮被袈裟作沙門何等為四一者人生無有能避於老者无有能止身使不老者二者無有能避於病者身無有代人死者三者人死空身不能賷持財產去四者人至死無有能猒於愛欲及財產者人皆為財產愛欲作奴婢佛為我說是四事我心信之故作沙門王言卿說是四事微促我

意不解願更為我廣說之賴吒和羅言我自問王王當以誠報我王年二十二十至四十時氣力射戲上象騎馬行步趍走當尒時自視寧有雙无王言實如賴吒和羅言我年二十三十至四十時自視無雙如我射戲上象騎馬行步趍走今年長老氣力衰微坐起苦難意欲有所越蹈不能越度賴吒和羅言佛說是一事我用是故剃頭鬚作沙門王言佛說是事實奇實善入我心中賴吒和羅問王言國中寧有傍臣百官仰王生活者不王言然有是賴吒和羅言王曾被病困劣著牀時不王言然有是賴吒和羅言被病著牀時王呼傍臣百官仰王生活者教勑言今我被病困劇汝曹共分取我病去王雖有是教臣下寧能共分王病持去不王言不也身會當自受之傍臣不能代賴吒和羅言佛說是是為二事我用是故作沙門王言實奇實善入我心中賴吒和羅問王言若人壽終欲盡且死時人之意所不喜也雖不喜亦

不能得離於死賴吒和羅言人自知當死何以故不豫持珍寶者當所生處王言不能持珍寶豫著當所生處也皆當棄空去耳賴吒和羅言佛說是是爲三事我用是故作沙門王言佛說是事實奇實善入我心中賴吒和羅問王言王寧有國中安寧人民熾盛五穀豐熟王言有是賴吒和羅言若有人從東方來至誠語王王亦當信其所言我從東方來見有大國國中豐熟人民熾盛我識道徑能持王兵往攻取其國王聞是語寧欲使人往取其國不王言然貪其利入猶欲取之賴吒和羅言若復有人從南方來西方來北方來者道說有國如東方者王寧欲取之不王言然貪其利入猶欲取之賴吒和羅言若復有人從海一邊渡來至誠語王王亦信其所言海一邊有大國國中五穀豐熟人民熾盛我識道徑能持王兵往攻其國王聞是語寧欲使人取其國不王言然貪其利入猶欲取之賴吒和羅言佛見是事知人若貪無猒足

也是為四事我用是故作沙門佛見是四事用教誡人王言佛說是事實奇寶善入我心中王言佛豫知去來現在之事善乃如是耶賴吒和羅言王自有國及四方國常不猒足復悕望海外國佛見世間人有財寶者皆堅藏守之不肯布施與人慳貪藏之更復求索帝王及人民皆不知猒足至於死不棄愛欲會當捨其死所有財寶皆置空去當趣所作善惡道善惡隨人如影隨人人死後家室宗親啼哭悲哀棺斂葬埋人生獨生死亦獨死身作善惡身獨當之無有人代者飲食金銀珎寶不能令人得道財富不能救護人命令不老死人之所思念多端人之所愛樂也人志意數轉不能專一佛言人坐恣意故以致凶變怨偶恐懼辟如穿盜者之所念也人從後得之身所作惡自陷其死如世間人作惡死後當入泥犂畜生薜荔中辟如樹木生華葉成實者中有華時墮者中有成果時墮者中有大時墮者中有熟時墮者人亦如

是中有從腹中墮者中有墮地死者中有半年死者中有老時死者人命不可知賴吒和羅言我用是故作沙門凡人謂我不能治家故作沙門雖有諸論議要不如學道賴吒和羅說經竟王便得第一須陁洹道便受五戒一者不殺二者不盜三者不犯他人婦女四者不妄語兩舌五者不飲酒王受戒已即作礼而去

佛說賴吒和羅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齋經

止

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城東丞相家殿丞相母名維耶早起沐浴著綵衣與諸子婦俱出稽首佛足一面坐佛問維耶沐浴何早對曰欲與諸婦俱受齋戒佛言齋有三輩樂何等齋維耶長跪言願聞何謂三齋佛言一爲牧牛齋二爲尼揵齋三爲佛法齋牧牛齋者如牧牛人求善水草飲飼其牛暮歸思念何野有豐饒須天明當復往若族姓男女已受齋戒意在家居利欲產業及念美飲食育養身者是爲如彼牧牛人意不得大福非大明尼揵齋者當月十五日齋之時伏地受齋戒爲十由延內諸神拜言我今日齋不敢爲惡不名有家彼我无親妻子奴婢非是我有我非其主然其學貴文賤質無有正心至到明日相名有如故事齋如彼者不得大福非大明佛法齋者道弟子月六齋之日受八戒何謂八

第一戒者盡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無有殺意慈念衆生不得賊害蠕動之類不加刀杖念欲安利莫復爲殺如清淨戒以一心習

第二戒者盡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無貪取意思念布施當歡喜與自手與潔淨與恭敬與不望與却慳貪意如清淨戒以一心習

第三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無婬意不念房室修治梵行不爲邪欲心不貪色如清淨戒以一心習

第四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無妄語意思念至誠安定徐言不爲僞詐心口相應如清淨戒以一心習

第五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不飲酒不醉不迷亂不失志去放逸意如清淨戒以一心習

第六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無求安意不著華香不傅脂粉不爲歌舞倡樂如清淨戒以一心習

第七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無求安意不臥好牀卑牀草席捐除睡臥思念經道如清淨戒以一心習

第八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如眞人奉法時食食少節身過日中後不復食如清淨戒以一心習

佛告維耶受齋之日當習五念何謂五

一當念佛佛爲如來爲至眞爲等正覺爲明行足爲善逝世間父無上士經法御天人師號曰佛是念佛者愚癡惡意怒習患除善心自生思樂佛業譬如以麻油澡豆沐頭垢濁得除齋念佛者其淨如是衆人見之莫不好信

二當念法佛所說法三十七品具足不毀思念勿忘當知此法爲世間明是念法者愚癡惡意怒習患除善心自生用樂法業譬如以麻油澡豆浴身垢濁得除齋念法者其淨如是衆人見之莫不好信

三當念衆恭敬親附依受慧教佛弟子衆有得溝港受溝港證者有得頻來受頻來證者有得不還受不還證者有得應眞受應眞證者是爲四雙之八輩丈夫皆爲戒成定成慧成解

成度知見成爲聖德爲行具當爲又
手天上天下尊者福田是念衆愚癡
惡意怒習悉除喜心自生樂衆之業
譬如以淳灰浣衣垢汙得除齋念衆
者其德如是衆人見之莫不好信
四者念戒身受佛戒一心奉持不戲
不犯不動不忘善立愼護爲慧者舉
後無所悔不以有望能等教人是念
戒者愚癡惡意怒習悉除喜心自生
樂戒繞業如鏡之磨垢除盛明齋念
戒者其淨如是衆人見之莫不好信
五當念天第一四天王第二忉利天
鹽天兜術天不憍樂天化應聲天當
自念我以有信有戒有聞有施有智
至身死時精神上天願不失信戒聞
施智是念天者愚癡惡意怒習悉除
喜心自生樂天繞業譬如寶珠常治
清明齋念天者其淨如是奉持八戒
習五思念爲佛法齋與天參德滅惡
興善後生天上終得泥洹是以智者
自力行出心作福
如是維耶齋之福祐明譽廣遠譬是
天下十六大國是十六國滿中衆寶

不可稱數不如一日受佛法齋如比其福者則十六國為一豆耳天上廣遠不可稱說當令人間五十歲為第一天上一日一夜第一四天上壽五百歲彼當人間九百万歲佛法齋者得生此天上人間百歲為忉利天上一日一夜忉利天壽千歲當人間三千六百万歲人間二百歲為鹽天上一日一夜鹽天壽二千歲當人間一億五千二百万歲人間四百歲為兜術天上一日一夜兜術天壽四千歲當人間六億八百万歲人間八百歲為不驕樂天上一日一夜不驕樂天壽八千歲當人間二十三億四千万歲人間千六百歲為化應聲天上一日一夜化應聲天壽万六千歲當人間九十二億一千六百万歲若人有信有戒有聞有施有智奉佛法齋當命盡時其人精神皆生此六天上安隱快樂狩善衆多我少說耳凡人行善魂神上天受福無量維耶閒佛語歡喜言善哉善哉世尊齋之福德甚快無量願受佛戒從今已後月月六齋

竭力作福至死佛說經已皆歡喜

受教

佛說齋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梵摩渝經

止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隨提國與五百沙門俱行時有逝心名梵摩渝弥夷國人也年在耆艾百有二十博通衆經星宿圖書豫覩未萌一國師焉梵摩渝遥聞佛王者之子出自釋姓去國尊榮行作沙門得道號佛清淨至尊與五百沙門處隨提國開化衆生梵摩渝深惟歎曰沙門瞿曇神聖巍巍爲如來應儀正真覺道神通以足丈夫尊雄法御衆聖天人之師心垢已除諸惡已盡從自覺得無所不知沙門逝心釋梵龍鬼爲其說法上中下語清淨爲首玄妙章遠衆聖所不聞也梵摩渝爲門徒廣陳之期爲無上正真覺衆聖之王吾等應爲稽首禀化之矣逝心弟子有㞢聖者厥名摩納亦博經典明齊于師具覩秘讖知當有佛身相奇特三十有二至尊難雙貫心照焉師告摩納吾聞瞿曇神聖無上諸天共宗獨言隻步衆聖中雄

尒往觀馬宗尊儀表真正引𧫷誠如群佛之所歎不乎假其尒者吾當鼎就稽首奉礼摩納質曰吾當以何觀察摩納師曰經不云乎來世有王厥名自淨后名清妙明德純脩其生聖子有天中天獨尊之表軀體丈六相有三十二豪國當爲飛行皇帝捨國爲道行作沙門者必得爲佛摩納受教稽首師足至隨提國即詣佛所揖讓畢退就坐靜心熟覩佛身相好不覩兩相一廣長舌二陰馬藏其意有疑佛知摩納心有疑豎即以神足現陰馬藏出廣長舌以自覆面左右舐耳縮舌入口五色光出繞身三匝滅於頂上摩納心動喜怖交集欣然歎曰沙門瞿曇真是佛也相好光明靡不倫焉觀世希有真可謂如來應供正覺吾當冀從觀尊揩式以化愚惑并啓吾師即尋世尊處內禪定周旋教化拯濟衆生或寢或歸轍與僧俱來曾隻獨六月之日猶影追身具覩神化巍巍之德稽首佛足辞還本土到詣師所稽首如舊就座而坐師曰吾使尒行觀察瞿曇天尊之資相好神

化審如群儒稱揚之不虛乎若其然者吾當馳詣稽首足下接足戴土之恭對曰其有相好神德踰天巍巍難稱辯梵所不能測度群聖莫能籌筭衆賢所歎億載之分未獲其一非吾螢燭所能盡陳略說其要絕迸之相三十有二一相足下安平正二相手足有輪輪有千輻三相鉤鏁骨四相長指五相足跟滿六相手足細軟掌內外握七相手足合中縵八相鹿蹲膓九相陰馬藏十相身色紫金光輝奕奕十一相身猶金剛瑕穢寂靜十二相肌皮細軟塵水不著身十三相一一孔一毛生十四相毛紺青色右轉盤屈十五相芳身十六相如師子上身十七相不曲身如梵身十八相肩滿具肉連著身十九相平住兩手摩膝二十相頰車如師子二十一相四十齒二十二相為方齒二十三相齒間平二十四相齒白無前二十五相廣長舌二十六相味味次第味二十七相聲如梵聲二十八相七合滿起二十九相眼中白紺青色三十相眼

睫上下眴如牛王三十一相白毛眉中跱三十二相頂有肉髻光明煒違遏日絶月沙門瞿曇具有高雅三十二相無一缺減神妙之德景則无量可竒可貴自古希有吾覩瞿曇跬步發足輙先舉右足步長短遲疾合儀行時踝膝不相切摩平身而進肩不動搖若欲還顧略不以力乎住斯須忽然後向不迴身也不低不仰頭身正平平視而進未甞顧眄蹐步之儀其爲若斯矣瞿曇行路天施寶蓋華下如雲天龍飛鳥無敢歷上三界衆生無見頂著諸天作樂導從奉尊龍神地祇平治途路高下如砥足不蹈地輪相印現光明燿燿煌煌七日乃滅樹木低仰若人跪拜之礼若行應請戶楣高下平身而入楣不高舉瞿曇不伏坐正中牀不侵前後义手而坐未甞指擬不以拄頰下牀不回忽然在地天魔含毒而來心不恐懼光顔更釋慈心愍之毒無不消以鉢受水鉢不傾昇水不多少澡鉢之時水鉢倶寂不有微聲未甞以鉢下著于地

於中澡手手鉢俱淨去鉢中水高下
近遠適得其所也以鉢受飯飯不汙
鉢持飯入口嚼飯之時三轉即止飯
粒皆碎無在齒間者若干種味味味
皆知足以支形不以爲樂瞿曇受食
以八因緣不以遊戲無邪行心无欲
在志無巧僞行遠三界塵令志道寂
衣福得度斷故痛痒塞十二海滅宿罪
得道力守空寂不想空澡鉢如前法
衣應器意無憎愛爲布施家呪願說
經訖還精舍不向弟子說食好惡食
自消化無大小便利之穢也入戶靜
默深惟諸定須臾即出未嘗失時
夜不眠亦無睡欠廣陳明法勸進弟
子令入道堂不以財色穢道之行示
諸弟子尊說高遠非仙聖衆書所可
聞見也與起同處清淨爲道經行之
時不顧眄視頻覷姿則拂衣披纏法
服在身高下急緩於身雅好入園洗
足亦不摩拭而足自淨身色煌煌踰
于天金意不著愛志如虛空其坐禪
定憺然無想三毒四痛五陰六入七
結八瞢瞢以無上上之明消滅之焉以

空不願無想之定斷九神處以十善消十惡作十二部經掘十二因緣根六十二見諸弊惱瘡穢濁之念心寂然哉以四等大乘自度尊身又濟衆生欲說景模弟子未問而先自笑口中出光明繞身三匝以漸自滅

阿難整服稽首而問即大說法聲有八種哀好聲易了聲濡軟聲和調聲尊慧聲不誤聲深妙聲不女聲言不漏闕無得其短者每大說經二十四天梵釋四王日月星宿其中諸神帝王臣民地祇海龍皆來稽首各自聽經經聲入耳心各解了如其種語也佛之明慧猶崑崙河千川万流皆仰之焉川流溢滿而河無揞滯之减佛之為明有踰之矣衆生受智各得滿足佛明不虧絲髮之間說經訖竟諸開士尊諸天帝王臣民龍鬼靡不欣懌稽首而退奉戴執行者也入囊靖默未嘗以無上天尊之德輕慢弟子逮乎衆生吾尋瞿曇六月之間猶影追身具視起居經行入室澡漱飯飲呪願說經勸勉弟子禪定之時摩納曰瞿曇景式容儀若茲余之所陳猶以

一渧漈于巨海非非衆聖心想擬可知
非諸天所能逮畢天地之所能論巍
巍乎其無上洋洋乎其无崖非測
非度難可具陳矣
梵摩渝徒弟子聞天師之德愕然流
淚曰吾年西垂殆至徒生徒死不覩
天師之上明矣摩渝喜曰吾以遇哉
覩佛而死厥榮難云懸夫雖有天地
之壽何異乎土石之類哉即興正服
五體投地三頓首曰歸佛歸法歸命
聖衆願吾殘命有餘得在覲見稽首
稟化佛以六通之明覩彼自歸佛遥
受之自隨提國到弥夷國坐一樹下
國王臣民逝心理家展轉相命曰沙
門瞿曇出自釋家帝王之子冝在奢
麗而今清素志性淡泊无貪婬之垢
恚怒之毒愚癡之冥處衆聖之上猶
星中有月神德廣被諸天所宗為如
來應儀正真覺織冥已盡慧明獨存
神聖冨足未有乳〻其中衆諸現在
十方徹著委曲當來未萌無事不明
吐章施教言皆真誠也國王群臣逝
心高士僉然而曰我生時哉得覲天

師可尊可戴應為稽首沐浴神化因
共會聚車馬步者家無遺人到有稽
首佛足者跪者揖讓者自名字者皆默
而坐梵摩渝聞佛與聖眾俱到甚喜
無量率其門徒俱詣佛所適至林際
意悟念曰當先遣人表心致虔直自
進者為不恪乎呼弟子曰汝持吾名
稽首佛足下云梵摩渝逝心年百二
十飢渴聖模樂仰清風欣懌瞿曇起
居常安淡泊無欲令詣請見弟子礼
師即至佛所稽首畢具陳師請向佛
歎其師曰國師梵摩渝博通眾經貫
綜秘讖靖居齋房豫知天文圖書吉
凶靡不通照豫明斯世當有天師巨
容丈六天姿紫金相有三十二好有
八十章天中之天眾聖中王今故馳
詣歸命三尊近在林樹之外未敢自
進願欲覲見恭稟神化世尊即曰善
哉進矣弟子返命以佛明教具啓師
意師即稽首于地欣懌而進國內逝
心長者理家遇見其師征營竦慄拱
手垂首梵摩渝曰復汝常坐吾今自
坐瞿曇世尊法御之側也即五體投

地稽首佛足恭肅而坐靖默清心熟
視佛相即見佛三十妙相兩相不現
瞢瞢有疑稽首于地以偈問曰
吾梵志經典　秘讖記世要　獨世王名淨
后名曰清妙　太子名悉達　容色紫金輝
身有天尊相　悉職以法御　無上正真相
三十二具不　貞潔陰馬藏　無欲可别不
豈有廣長舌　覆面髮耳不　陳法踰衆聖
梵釋希聞不　明導天人師　能弥衆疑不
懷道處世康　來世獲仙不　仙度處泥洹
永離三界不　心意識魂靈　能滅衆苦不
梵志陳其心所疑佛具知梵志心
疑兩相即以神足現陰馬藏也出廣
長舌還自覆面髮左右耳口中光明
照弥夷國繞身三匝徐還入口即報
之曰佘之所問大士三十二相吾相
具足無減　一焉吾自无數劫來行四
等心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拯濟衆生猶自護身斷求念空守無
想定心垢除盡无復微瞎習斯行來
諸殃悉滅万善積著遂成佛身相好
光明獨步三界永離五道之愚冥獲
無上至尊之明故号曰佛也若有貪婬

恚怒愚癡之毒五陰六衰之冥結疑之大餘在心者佛道不成也未有人物逮于今日衆生所念方來未然无數劫中委曲深奧有所不知者即非佛也四無所畏八聲十力十八不共法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不足一事者亦非佛矣吾今以是無一不足故号為佛沙門得應儀道者能分一身為十十為百百為千千為万万為无數又能合無數身還為一身以指按地三千大千皆為震動以其心行得无欲定故能然也而況佛乎佛眉一相之德恒沙可卒眉間之勳難可籌計豈況盡身之德乎童曰梵志信佛三尊者現世安隱終生天上所欲從念所疑當問無嫌難也梵志念曰瞿曇所說玄妙深遠盡吾問也又念曰吾今當問現世事耶來世事耶意重悟曰三世之要唯佛明焉豈但仙聖群儒之所能照乎梵志曰何謂逝心何謂通達何謂為淨何謂寂然何謂為佛佛報梵志吾以真言啓釋尒意諦聽著心得三神足謂之逝心明識往古

分別生地道眼覩見山石所不能遏
決闇釋疑三世悉明謂之通達以得
六通心垢除盡謂之寂然三毒已滅
心如天金謂之清淨生死癡本焦盡
無餘清淨道行降于三界諸癡已索
無窮不違得一切智尊号為佛也梵
志欣然起立五體投地頭面著佛足
以口嗚佛足以手摩佛足復自名曰
吾是梵摩渝逝心者歸命佛歸命法
歸命僧流涙而云衆生矇矇為六冥所
蔽覩佛不奉見經不讀覩沙門無虔愛
之心不稟神化斯為長衰乎其諸門
徒覩師盡虔顒相謂曰吾等尊師明
達經典無書不覩名被四國衆儒所
宗今者屈尊體叉手稽首瞿曇足下
何況吾等哉佛告梵志復坐吾明尒
心有眞信慧向於世尊受教就坐佛
復說持戒之德布施之福去家穢濁
之垢歎于道志之上行也佛即知梵
志有上士歡喜愽解之心佛為說至
道之要諸苦万端皆興于身明人深
照知樂者或逐流求原逮于本无斯
謂上士慧明眞諦不知身之尤苦

者皆由習生上士覺之斯明考真諦三界若幻有合則離何盛不衰因緣合則禍生諸緣離則苦滅上士觀本乃知其空斯明者真諦以知本無即達三界空其心淨其行不願諸欲得無想定在心所取三尊可得也梵志心解猶若白氎潔無垢穢入染成色梵志心然宿命屢奉諸佛執行清戒今聞尊教具解無上正真覺道心垢寂盡入三脫門長離衆苦復白佛言吾本見佛時懷自誤之行為盲冥所蔽信狂愚人言以為真諦今始覩佛狂病療矣盲視聾聽瘖語僂申囹圄囚出矣庸夫愚惑徒生徒死不獲懷味天尊真道長處焰火痛矣奈何吾生時哉值覩佛極靈為吾便說至奧之道令吾復本無為長存自今之後歸佛歸法歸比丘僧願為清信士守仁不殺知足不盜貞潔不婬執信不欺盡孝不醉天尊哀我明日晨旦願與聖衆顧下薄食佛默受之梵志心喜稽首足下還家具設百味之食即以平旦於舍為佛作禮長跪恭白願佛以時枉屈尊儀

佛正法服與聖衆俱至梵志家皆就法
坐梵志自手行盥肅心供養如斯七日
佛說神化訖竟還隨提國未久之間
梵志壽終諸比丘聞之共白佛以梵
志宣意將趣何道世尊曰彼梵志者
聖心博解通於不還五盖以盡淨若
天金於彼清淨得應真无為而去佛
說經竟比丘歡喜

梵摩渝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須摩提女經

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止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王舍城中有一長者名阿那邠池有一女名曰須摩提此女久殖妙因天殊奇特受佛高行靜心玄室尒時滿富城中有滿財長者遠涉諸國募求精姝因入舍衛城與邠池相見披釋曠永歡叙情至尒時須摩提女以公類同尊暫出敬拜敷理光顏蔼姿並美面如白月初圓目如衆星夜朗滿財語邠池言此女是誰家女邠池言此女正是我女滿財聞是欣然自歎我相與少舊周旋義不容外我有小兒始欲覓婇未有定處卿此小女可為婚疋邠池言事不宜尒滿財自怨何以故事不宜尒為當門望不齊為當居坐不等卿亦豪尊富貴我亦豪尊富貴何以故事不宜尒邠池復言我女長夜念佛奉持齋戒卿家繼屬外神殺生血食以是繼屬不同事不宜尒滿財語邠池言卿家所事別自供

養我家所事別自供養雖復所事
不同何妨人自私好
尒時邠池心不相與苦相難却我索
卿黃金万斤明珠百石龍肝為礼既
鳳髓為索員若能尒者脫可相與滿
財聞是驚愕誓言我能得僑邠池復
言我為戲耳非是情實要當問佛然
後相與
邠池於是往問佛世尊令須摩提女為
滿富城中滿財長者所求為婚為當可
與為當不可與佛言若須摩提女嫁
適彼國當大度人民不可稱計邠池
於是還語滿財言却後十五日僑卿
家礼法滿財聞是歡憘匆匆歸返
尒時滿富城舍衛城相去三千二百
里滿財於中引車万乘龍馬侠從憧
麾絙雲聲鍾地震娛女扶輪僮奴
侍隣
尒時阿郁邠池先與女造十二種寶
車先以赤蓮華簟內摩尼覆外黃
金重布白銀羅絡琥珀瑒琁珊瑚琉
璃車渠合雜馬瑙交間水精鱗暐琉
璃釆飾復以紫磨徘徊懸灑疊起

於是明明相發光光相照遠瞻者不覺東影西傾近視者不覺雙目俱眩尒時滿富城中先有制法若此中有女嫁適彼國當重刑罸若彼國索婦將來內入亦重刑罸若犯制者使供養六千梵志兼可情意梵志所食膳肉為羹三醲為酒滿財自知犯制大請群師寬庭列會命須摩提女為諸師作礼須摩提言我雖女人志剛不可屈此梵志之徒無異牛犢醜陋五形貪耆美味無慚無耻與畜生何别我寧形毁五乞不能為是作礼尒時六千梵志聞即同忿何處索民小家婢来罵辱我等於是散坐處處告集剋日卜時欲来誅煞滿財并及五族滿財於是自閇高樓𢹂天怨枉胡為索是損我五族以此為憂無方自釋

尒時須拔飛来樓上見滿財憂悴語言卿為當盜賊所侵為當死亡不埋何故憂色乃尒滿財荅言非是死亡盜賊但自昨日為兒娶婦毁辱諸師并及五族以此為憂無方自釋

尒時須拔語滿財言卿何處娶婦滿

財答言舍衛城中阿那邠池女須拔闍是大驚大懼卿婦今来此中我等將大遇也滿財問言君何以知之須拔報言我本共舍利弗家小沙弥名字均頭年始三四到雪山北乞食各得一鉢我於是高飛来至阿耨池邊尒時池邊有天龍鬼神遮護池水不聽我近尒時均頭沙弥亦復飛来乃更歡喜稱言大善坐以金案奉脩精竭須臾之間上越四空還復本處此家小沙弥有此神德何況所事大師滿財問言彼師可得見不須拔報言若欲見彼大師當好求須摩提女於是滿財下樓敬意白須摩提女言汝今所事之師可得見不須摩提言若長者迴心倒意深自歸德我當為長者香粉塗身登樓遠請尒時須摩提女以香油塗身登高樓頭遥白佛言世尊女今在難為衆邪所逼願世尊大慈大悲救濟危厄於是香氣如雲往到祇桓精舍阿難見香非常所見白佛言世尊此香異香從何處来佛言此香是佛使之香今須摩提女在滿富城中為

諸邪道所逼今遣香来請我并及卿
等達鳴雄集衆普會堂上語言今須
摩提女在滿富城中為衆邪道所逼
今遣香来請佛并及時衆若有得神
通變化者受籌不得者默然
尒時衆中有周利槃特伽佛子羅云
須菩提舍利弗迦葉目連等未受具
戒衆中有一均頭沙弥於先受籌監
拔聖路阿難白佛言彼國之中必無
大器熟食遣乾緒負釜先路乾緒雖
是使人五通以脩背負万斛大釜手
提百斛大杓踊身高飛徑向彼國尒
時滿財樓頭遥見語須摩提言我見
一人背負千斛大釜手提百斛大杓
從空中来是汝師非須摩提言此非
我師此是衆僧中使人名曰乾緒世
尊欲来並使負釜先路
尒時均頭沙弥次後化作五百華樹
人在其上結加趺坐踊身高飛亦向
彼國滿財樓頭遥見語須摩提言我
見五百華樹人在其上結加趺坐從
虛空中来是汝師非須摩提言此非
我師此是舍利弗最小沙弥名字均
頭周利槃特伽次後化作五百師子

擧聲一嘆飛落走伏人在其上結加趺坐踊身高飛徑向彼國滿財樓頭遙見問須摩提言我見五百師子擧聲一嘆飛落走伏人在其上結加趺坐從虛空中来是汝師非此非我師此是如来弟子周利槃特伽佛子羅云次後来化作五百金翅鳥王人在其上結加趺坐踊身高飛徑向彼國滿財樓頭遙見問須摩提言我見五百金翅鳥王人在其上結加趺坐從虛空中来是汝師非須摩提女言此非我師此是如来弟子佛子羅云須菩提次後化作五百象王齋有六牙被以金鞍人在其上結加趺坐踊身騰虛空亦向彼國滿財樓頭遙見問須摩提言我見五百象王齋有六牙被以金鞍人在其上結加趺坐從空中来是汝師非此非我師此是如来弟子須菩提目連次後来化作七寶山人在其上結加趺坐踊身高飛徑向彼國滿財樓頭遙見問須摩提言我見七寶山人在其上結加趺坐從虛空中来是

汝師非須摩提女言此非我師此是如来弟子神足目連上座大迦葉次後来化作五百大龍齊有七頭白日昇天人在其上結加趺坐踊身高飛徑向彼國滿財樓頭遥見問須摩提女言我見五百大龍齊有七頭白日昇天從虚空中来是汝師非須摩提言此非我師此是如来弟子上座大迦葉尒時須摩提女即為長者而說偈言

我師今當来　光明非此比　長者一心念
莫懐餘異想

尒時如来知衆生心至時運將會身披僧伽梨於虚空之中去地七多羅樹身色紫金艶光騰赫阿若車隣在如来左舎利弗在如来右阿難承佛威神復在如来左自餘比丘或復現神變相百千万種弥塞虚空雲行到彼阿若車隣化作月天子舎利弗化作日天子自餘比丘或復化作提頭賴吒或復化作比樓勒叉或復化作阿修羅王乹闥婆王嚴鼓戒兵恒沙竟起阿須輪當東廂將軍作征魔

候轉輪聖王當西廂將軍作定魔公乾
闥婆王手捉百億鬼兵當後軍却邏擇
天王作外軍都錄梵天王作中軍都
錄文殊師利與如來作匡部大臣都
統內外率齊衆軍一心同起齊迹力
士手捉金剛杵與如來作護持左右
天魔波旬手把琉璃琴讚揚大法眦
沙門王手捉七寶大蓋寂在如來上
自餘賢聖皆在虛空之中作唱伎樂
尒時如來亦復現神變相百千万種
聲鍾地震當斯之時或復現神變相
或入火王三昧揚烟走炎或入水王
三昧飛沙騰浪或復化作雷公眩電
或作飛霜起雹當斯之時十方雲迴
天地傾轉百流西傾懸光專沒聖能
如是何往不服尒時六千外道高朖
神化令須摩提女得法眼通朗城中
八万四千人民俱時得道
尒時如來還攝聖衆到祇桓精舍阿
難長跪叉手前白佛言世尊此須摩提
女有何因緣恒在大富家生復當邪
網道中不轉女身令得法眼城中人
民皆悉得道唯願世尊說其往因佛

語阿難汝等諦聽諦聽當爲汝說昔
過去迦葉佛時有一王女在高樓頭
遥發弘誓大願願我恒大冨家生生
常值佛布施衆生心不退轉莫轉女
身令得法眼城中人民悉發弘誓崇
集大齋積功累德以此因緣令得值
我兼度一切尒時阿難將来大願不
可不發聞者不可不助
尒時王女者令須摩提女是城中人
民令八万四千人是比丘僧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諸天龍王八部等聞
經歡喜奉行作礼

須摩提女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長者子六過出家經　止

宋沙門釋慧簡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尒時僧伽羅摩長者子乃至六出家為道便往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立時僧伽羅摩長者子白世尊言願世尊聽出家學道時僧伽羅摩得出家學道時世尊告僧伽羅摩比丘汝當行二法云何為二止觀是也僧伽羅摩比丘白佛言甚解世尊甚解如来世尊告曰我取要而說云何言甚解耶僧伽羅摩白佛言止者諸結永息觀者世尊觀一切諸法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僧伽羅摩我取要說法能廣分別時僧伽羅摩即從佛受如此教在閑靜處而思惟此義在閑靜處思惟此義已族姓子剃除鬚髮著二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修無上梵行盡生死原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母胞胎時尊者僧伽羅摩便成阿羅漢果時僧伽羅摩未出家時有婦母在聞女夫出

家僧伽羅摩長者子乃至七反於如來所出家學道更不習欲捨家業僕從時僧伽羅摩婦母便將女詣僧伽羅摩比丘所在前默然立再三歎息便作是語汝僧伽羅摩無義无礼不端思惟捨我女於如來所出家學道諸有舍衛城王及大臣長者婆羅門剎利見我女者悉皆迷惑莫知所在如常懷戀念願與居止汝不思惟而棄我女時尊者僧伽羅摩便說偈言

此外更無要　此外亦无比　此外更無觀
善處無過此

尒時尊者僧伽羅摩婦母語僧伽羅摩言我女意有何咎何過乃使汝捐棄於如來所出家學道時尊者僧伽羅摩便說偈曰

惡口常誹謗　嫉妬心懷姧　瞋恚喜妄語
如來說大惡

尒時尊者僧伽羅摩婦及婦母從頭至足皆悉觀此比丘從足至頭亦復悉觀我尊者僧伽羅摩足便作是言願尊者懺悔我愚癡所為亦不別真僧伽羅摩言願妹常安隱壽命延長時

僧伽羅摩婦便語母言僧伽羅摩稱我為妹此必不復樂欲便語僧伽羅摩言願尊者僧伽羅摩懺悔愚癡非為然不別真僧伽羅摩言願妹安隱壽命延長時僧伽羅摩婦及婦母頭面礼足繞三匝再三歎息便退去時尊者阿難從舍衛城遥見尊者僧伽羅摩婦及婦母見已便作是語諸妹見僧伽羅摩不耶僧伽羅摩婦對曰見僧伽羅摩亦與言語然我願不果時尊者阿難默然而行時尊者阿難還自詣房取攝衣鉢澡手洗足以尼師檀著肩上詣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須臾退坐以此因緣具白世尊

尒時世尊便說偈曰

腐樹求萌芽　火中求水滴　水中而求火
無欲而求欲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聲聞中第一比丘能降伏魔所謂僧伽羅摩比丘是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長者子六過出家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廣義法門經一卷　止

出中阿含經一品

陳天竺三藏真諦　譯

如是我聞一時淨命舍利弗住舍衛國祇陁樹林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是時淨命舍利弗語諸比丘諸比丘言大德舍利弗舍利弗言長老我今為長老說法初善中善後善義善語善純一無雜圓滿清淨今為汝等顯示梵行謂廣義法門是故汝等今當諦聽一心恭敬善思念之此廣義法門長老有十二種離難隨順道時能起方便為證得聖法何等十二一自勝得二他勝得三生人道四生聖地五性得利根六得成正見七善作資業八善處生信九值佛出世十佛正轉法輪十一正法在世未滅十二依佛教於正法中如理修行長老是十二種離難隨順道時能起方便為證得聖法長老能說比丘若欲為他說於正法與法及義相應此語應說謂恭敬次第相攝相應生他歡喜及以欲樂滿足正勤不損惱他所說如

理相應無雜隨順聽衆此言應說有慈悲心有利益心有隨樂心不著利養恭敬讃歎若正說法陰時不得自讃自高不得毀呰他人長老若人欲聽正法具十六相乃可聽受何等十六一隨時聽二恭敬三欲樂四無執著五如聞隨行六不為破難七於法起尊重心八於說者起尊重心九不輕撥正法十不輕撥說者十一不輕已身十二一心不散十三欲求解心十四一心諦聽十五依理正思十六憶持前後而聽正法佛聖弟子若能如此恭敬諦聽信根生長於正法中心得澄淨以此為先則於涅槃生歡喜心及求得心以此為先則於涅槃生喜樂心離於愛著以此為先則於涅槃滅除惑障得一定心以此為先則於涅槃捨離疑惑生正直見以此為先則於涅槃起迴向心為修觀行為熾然修為應隨道法為滅助道障法為得安住心為得第一義以此為先於一切行法寂滅證得真空愛滅離欲於無生涅槃得入成住信樂之

心以此為先則於涅槃及陰無常得入成住信樂之心以此為先則於涅槃及四聖諦法眼清淨為生慧眼以此為先則於涅槃而得解脫以此為先則於涅槃解脫知見皆得圓滿長老由能如此如理一心諦聽正法諸聖弟子則不損惱能說法者已能了別正說言味即是依法供養大師證得已利及以涅槃是聽法人有十種法生起能成熟般若何等為十一親近善友二能淨持戒三心欲求解四樂受善教五樂供養說者六依時難問七諦聽正法八恒修正法九於可猒惡恒生猒心十已起猒心如理能起四種正勤何等名為依理正勤謂於善法心無懈怠恒緣治心淨諸惡法若心未得定令得自在若心未通達令得了達如此則名依理正勤長老若聖弟子自如此依於道理而起正勤有十種相應法修行何等為十一不淨想二無常想三於無常觀於苦想四於苦法中觀無我想五猒惡食想六於一切世間無安樂想七念光

明想八觀離欲想九觀滅離想十觀死想長老有十四法能違能障此不淨想何等十四一共女人一處住二失念心觀視女人三恒起放逸四生重欲心五數習淨想六不數習不淨想七恒共作務人聚集而住八隨彼所行九不樂聽正法十不問正法十一不能守護六種根門十二食不節量十三獨住空處不得安心十四不能如實觀察二無常想者謂愛著行法為障三於無常苦想者有六法為障何等為六一懈怠二懶惰三恒樂住息四放逸五不能隨行六不能如實觀察四於苦無我想者我見為障五猒惡食想者貪味為障六於一切世間無安樂想者於世間希愛欲為障七坐光明想者有十一法為障何等十一一疑惑二不能思量三身麁重四睡弱五正精勤大過六正精勤下劣七心濁八心驚九生種種想十多言說十一於色起寂極瞻視八觀離欲想者有欲為障九觀滅離想者隨法執相為障十觀死想者愛壽為

障如此等障未曾伏滅為滅此障有三種法寂多恩德何等為三一樂修二滅離三多住前二長老有十四法於不淨觀寂多恩德一不共女人一處住二不失念心觀視女人三恒不放逸四不生重欲心五數習不淨想六不數習淨想七不共作務人住八不隨其所行九樂聽正法十樂門正法十一守護六根門十二節量食十三獨處心得安住十四能如實觀察長老一不淨想者若事修習則能滅除欲塵愛欲二無常想者若事修習能滅一切行法愛著三於無常觀苦想者若事修習能除懈怠及懶惰心四於苦法中觀無我想者若事修習能除我見五厭惡食想者若事修習能滅貪味六於一切世間無安樂想者若事修習能滅世間希有愛欲七生光明想者若事修習則能生長智慧及見八觀離欲想者若事修習能除有欲九觀滅離想者若事修習能滅一切有為法攝十觀死想者若事修習能除壽命貪愛長老若聖弟子

如此如理正修正勤有二十法是勤修障何等二十一與不修觀人共住二不樂聽聞三不得　隨順教四自成聵瘂五有多求欲六多事七不如法立資生八捨荷負善法九值八種難十隨流散動十一高慢十二不受善教十三失念十四放逸十五不住正士十六不守根門十七不節量食十八初夜後夜不覺悟修行十九獨住空處不得安心二十不能如實觀察長老如此二十種障未曾伏滅此障有十一法於伏滅此障有多恩德何等十一一信樂修行二觀修功德三能行難行四能制伏自心五心無退墮六了達正法實相七不輕巳身八樂聽無猒九問難決疑十獨處空閑心得安住十一能如實觀察長老諸聖弟子若能如此修習正勤有二十法最多恩德何等二十一與修觀人共住二樂聽聞正法三得隨順教四自不聵瘂五無多求欲六无多事七如法立資生八不捨荷負善法九不遭八難十不隨流散動十一心無

高橋十二能受善教十三不失正念十四心無放逸十五住在正土十六能守護根門十七能節量食十八初夜後夜恒覺悟修行十九獨處空閑心得安住二十如實觀察長老有二十二處出家之人應數數觀察何等二十二一自念我今色形醜陋已捨在家可愛等相與第一事出家之人應數觀察二自念我今已著壞好色衣三自念我身裝飾異於世間四自念我資生繫屬四輩五自念我今依他恒時應須求覓資生謂衣服飲食臥具治病藥具六自念我今盡形壽於人間欲塵已受禁制七自念我今盡形壽於人間遊戲喜樂等事永受遮制八自念我今依戒為當可責自身為當得不九自念我同行善友為當於法然中不可責我耶十自念我今將持此身為當得不被傷害不十一自念我今受用國土飲食得不空果不十二自念我今獨處空閑得安心住不十三自念我今何所得此日夜得過度十四自念我今於一切行寂

滅處證得空處及受滅處離欲滅無生涅槃得入成住信樂之心　五自念我今於陰無常相陰无所有相於陰虛相於陰無實相於陰壞相得入成住信樂之心十六自念我今於四沙門果中為當已證得隨一沙門果由此證得臨命終時聰明同行善友來責問時我以無疑畏心生喜樂心應當記自所得若自記時為如理不十七自念我今未離生法於未來世未度隨處託生十八自念我今未離老相十九自念我今未離病災二十自念我今未離死災未度死法二十一自念我今與一切所愛念樂惜別離各處不相應不相聚不相知受定應有二十二自念我今屬業受業控制由業為因以業為依我所作業若善若惡隨自有業决定受報如此等處出家之人應數數觀察若出家人數數觀察二十二處於沙門名則得圓滿若沙門名得圓滿已於七種相則得圓滿何等為七一恒修不息相二得恒教他不疲猒相三得無貪著

相四得無瞋恚相五得正念相六得
無增上慢相七得一切資生為成就
此故能得定如此七相皆得圓滿長
老此心意識長時於色遊戲聲香味
觸亦復如是色聲香味觸之所生長
如此之心由不正思惟於甘露界不
可安立長老有二十相凡夫之人以
此諸相數數應須怖厭自心何等二
十一我今空虛無有勝德二我今應
當死無僞伏死三我今當墮最底下四
我今應行有怖難方五我今不識無
怖畏方六我今不了光等直路七我
今不得離散定心八我當來受生苦
不可忍九善緣聚集不可恒得十能
殺害者恒隨逐我十一六道對我無
有遮蔽十二我今未得解脫四趣十
三我今未離無量見類十四我今未
作提塘為遮未來無間業流十五我
今未作無始生死相續後際十六若
不故心造諸善業終不成作十七無
有他人為他造業十八若不造作則
無安吉十九若已作業此業無不必有
果報二十我今無知无明所覆必有

死災以是義故凡夫之人以此諸相數數應須猒怖自心若凡夫人以此二十相猒惡怖畏遮制自心復於二十種法速得依住何等二十一正思修心相心疾得住二思心次第相三思一心住相四入三摩提相五出三摩提相六得抑下心相七得拔起心相八得捨置心相九得遠離不應行處十得正事行處十一正受正教十二多習猒惡相十三多習喜樂相十四能得法門勝智十五正依止師尊十六正修善行心疾得住十七正修阿那波那念十八正修不淨觀十九正修四念處二十正修四聖諦觀於此實相中心疾依住長老諸聖弟子若能如理修習正勤復應知有十一種障㝵法為難何等十一一數數集衆二愛重飲食三恒喜造作四恒喜言說五恒喜眠卧六恒喜雜話七恒喜不獨離八愛惜已身九心恒散動十心恒放逸不樂修行十一住非土處長老此十一種名障㝵法未曾伏滅為滅除故有十勝智決應修學何

等為十一三摩提勝智二住定勝智三出定勝智四抑下勝智五拔起勝智六捨置勝智七善進勝智八善退勝智九方便勝智十引攝勝智長老諸聖弟子若能得此十種勝智復有十三喜樂依止法依內生起何等十三一若有信心人正思大師尒時喜樂即依內起是名第一有信心人喜樂依止二正思正法三正思惟僧四正思惟自他清淨戒五正思惟自他捨施善法六正思惟自他修道所證得法尒時依內即生喜樂七應作是念世尊為我滅衆苦法依此正念尒時依內即生喜樂八應作是念世尊為我生長衆多安樂利益法九應作是念世尊為我遮制斷隣無量有㝵惡法十復作是念世尊為我生長无量助道善法有信心人由此四念尒時於即生喜樂長老諸聖弟子若能㲉得十三喜樂依止四法復有五法至修圓滿何等為依止四法一信樂二精進三獨處空閑心得安住四於修及滅心無猒極何等五法至修圓滿

一心安二心喜三心猗四心樂五心定長老如此五法生長圓滿故復有八刺即離滅壞何等為八一欲刺二瞋刺三癡刺四慢刺五愛刺六見刺七無明刺八疑刺由此八刺離滅壞故諸聖弟子則得十種無學聖法何等為十一無學正見二無學正覺三無學正言四无學正業五無學正命六無學正精進七无學正念八無學正定九無學正解脫十无學正解脫知見長老諸聖弟子由能證得十無學法恒得相應無有退失是聖弟子五分所離六分應相一法守護得四依止捨一諦偏執出過尋覓無濁思惟寂靜身行善解脫心善解脫慧獨住清淨所作已辦如此則說名勝丈夫長老是寂後心意識非色聲等所資生長緣無所有是時託後受生悉皆永斷是名苦永後際由此說義故所以說名廣義法門長老我已為汝等說法謂初善中善後善義善語善純一無雜圓滿清淨已為汝等顯示梵行所謂廣義法門我先許說如此

等言即令已說時淨命舍利弗說此
經已時聰慧同行無量徒衆未證眞
義令得證未得沙門道果令皆已得
歡喜踊躍信受奉行大德舍利弗如
此正說

廣義法門經一卷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須達經

止

蕭齊中印度三藏求那毗地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彼時須達居士至世尊所到已禮世尊足却坐一面須達居士却坐一面已世尊告曰頗有居士在家施與不唯世尊在家有施與者所有施不能妙食有雜麨麻子為羹薑一枚以為施此居士非妙施有妙施者二俱有報此居士為非妙施者彼不信施亦不時施不自手施亦不就往而施不知不有信亦不知有報而行施當知有如是報意亦不在妙有屋舍意亦不在諸妙物意亦不在衣被亦不在妙食意亦不在妙五樂婬何以故此居士行非施報故居士行非施者當有信隨時施自手施往而施有知有信知有報因緣已而施與當知彼有此報意便在妙家業報極妙諸具極妙衣有極妙食意作妙五樂婬何以故此居士當知彼有施此居士行妙施不信施與不隨時與不

自以手施與不往而施亦不知亦不信亦不知有因緣行果報而行施與當知彼受如是報意亦不在妙家業意亦不在好衣意亦不在好食意亦不在妙五樂婬何以故居士此非施故此居士妙好施者信樂施隨時施自手施往而施與有知有信知有行果報而行施與當知彼如是得報意在妙家業至妙五樂婬意在食何以故此居士當如是隨時施報何以故此居士昔有過去世有鞞藍大婆羅門大富饒富多錢財多諸雜物彼如是作大施以八十四千金鉢碎銀滿中彼如是行大施以八十四千銀鉢滿中碎金彼如是行大施彼以八十四千象諸具嚴飾象白如雲彼如是行大施以八十四千馬諸具嚴飾金為挍路如是行大施以八十四千牛以衣繫之舉之常滿器彼如是行大施以八十四千玉女端正姝妙一切諸挍路極嚴飾之如是行大施餘不可數餘食諸味謂彼居士鞞藍大富婆羅門作如是大施施與閻浮提凡

夫人寧施與彼一仙人得福多雖居士鞞藍大富婆羅門作如是大施施與閻浮提仙人者不如施與一須陁洹此得福多雖彼居士鞞藍大富婆羅門施與閻浮提凡夫人及仙人百須陁洹不如施與一斯陁含此得福多雖居士鞞藍大富婆羅門作如是施與閻浮提凡夫人仙人百須陁洹百斯陁含不如施與一阿那含此得福多雖居士鞞藍大富婆羅門作如是施與閻浮提凡夫人至百阿那含不如施與一阿羅漢得福多謂居士雖鞞藍大富婆羅門作如是施與閻浮提凡夫人至百阿羅漢不如施一辟支佛得福多謂居士雖鞞藍大富婆羅門作如是施施與閻浮提凡夫人至百辟支佛不如施與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此得福多謂居士鞞藍大富婆羅門作如是施施與閻浮提凡夫人至百辟支佛作房舍以施與招提僧者得福多謂居士鞞藍大富婆羅門作如是施施與閻浮提凡夫人至作房舍已施與招提僧不如以清

淨意作三自歸佛法及比丘僧受其
戒此得福多謂居士鞞藍大富婆羅
門作如是大施施與閻浮提凡夫人
至以清淨行三自歸佛法及比丘僧受
其戒不如於一切衆生行於慈至犂
牛頃此得福多謂居士鞞藍大富婆
羅門作如是施與閻浮提凡夫人至
謂於一切衆生分別行慈下至犂牛
須謂一切行無常苦空无我思惟念
者下至彈指須此得福多汝居士作
如是念彼居士鞞藍大富婆羅門異
耶莫作是念我即是彼名鞞藍大富
婆羅門如是居士自住於饒益及饒
益他饒益多人慈於世間以義以樂
安隱天及人如是為說法未至竟盡
未至竟無垢未至竟梵行未至竟行
梵行彼故未脫生老病死憂慼不樂
我說未脫苦此居士今如來出世間
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
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佛世尊今
自為故為他故為多人故愍世間故
以義以樂安隱天及人我今為說法
至竟盡至竟無垢至竟梵行至竟行

梵行令以得脫生老病死憂慼不樂

苦我說已離苦佛如是說居士須達

聞世尊所說歡喜而樂

佛說須達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鴦崛髻經

若

西晉沙門法炬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尒時眾多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時眾多比丘入舍衛城乞食聞王波斯匿宮門外有眾多人民各携手啼哭哭呼便作是說於此國土有大惡賊名鴦崛髻殺害人民暴虐無慈心村落居止不得寧息城郭亦不得寧息人民亦不得寧息殺害人民各取一指用作華鬘以是故名曰鴦崛髻願王當降伏此人時眾多比丘從舍衛城乞食已過食後攝衣鉢澡手洗足以尼師檀著肩上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時諸比丘白世尊言我等眾多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便聞拘婆羅王在宮門外有眾多人民携手啼哭便作是說今境界中有大賊名鴦崛髻殺害人民至各取一指用作花鬘以是故名曰鴦崛髻願當降伏彼時世尊從比丘聞即從坐起若

鴦崛髻居三歲世尊便往彼所時有衆人擔薪負草及耕田人有行路人詣世尊所語世尊言沙門莫從此道行所以然者此道中有鴦崛髻殺害人民無有慈心於衆生城郭村落皆爲彼人所害彼殺人以指作花髻纓嬈世尊諸有沙門人民之類從此道行者十人共集然後得過或二十人或三十人或四十或五十人或百人或千人然後得過彼鴦崛髻從意所欲皆取食之時世尊遂便前行無退轉意時鴦崛髻遥見世尊來見已便作是念諸有人民欲來過此道者十人共集至或千人然後得過隨意所欲而殺害之然此沙門獨來無伴我今當取殺之時鴦崛髻即拔腰劍往至世尊所時世尊遥見鴦崛髻來便復道還時鴦崛髻走逐世尊盡其力勢欲及世尊然不能及時鴦崛髻便作是念我走能逮象亦能及馬亦能及車亦能及暴惡牛亦能及人然此沙門行亦不疾然盡其力勢不能及時鴦崛髻遥語世尊言住住沙門

世尊告曰我久自住然汝不住時鴦崛髻便說此偈

沙門行言住　謂我言不住　沙門說此義
自住我不住

尒時世尊語鴦崛髻言汝聽我所說我住汝不住義時便說偈言

世尊常自住　一切蒙其恩　汝自煞害心
亦不避惡行

尒時鴦崛髻便作是念我今作惡行耶時鴦崛髻便說偈言

於我發慈心　沙門說此偈　即時捨殃劒
五體歸命佛　頭面而礼足　求為作沙門
佛言來比丘　即受具足戒

諸佛世尊常法如諸佛世尊作是言善來比丘即時鬚髮自墮猶如剃頭經七日中若彼所著袈裟極妙細滑若施布劫貝青裁衆則化成袈裟世尊作是說已善來比丘當修梵行於我法中無憍慢意當盡苦源本時鴦崛髻鬚髮自墮身著袈裟在世尊後時世尊將鴦崛髻在後行從閑梨園詣祇洹便就座坐時鴦崛髻　為諸尊長比丘所教訓威儀礼節作是教訓

已所以族姓子以信堅固出家學道
修無上梵行盡生死源梵行已立所
作已辦更不復受母胎時鴦崛髻成
阿羅漢時尊者鴦崛髻脩阿練若行
無人之處常乞食不選擇家著五納
衣入所不利時王波斯匿集四部兵
集四部兵已出舍衛城欲往煞賊鴦
崛髻時波斯匿王便作是念可先往
至世尊所以此義具向世尊說若世
尊教勑者我當奉行時波斯匿王詣
祇洹步行至世尊所夫剎利王種有
五相去何為五謂蓋天冠朱拂柄劍
寶履屣盡捨著一面頭面礼足在一
面坐時波斯匿王坐已世尊問曰王
何故集四部兵塵土坌衣來至我所
時波斯匿王白世尊言於此舍衛城
有賊名鴦崛髻煞害人民無有慈心
城郭村落皆猒患之人民分離彼煞
害人民已而取其指用作華鬘欲往
煞彼人世尊告曰若今王見鴦崛髻
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
道王欲取云何王報言當取何為當
問訊礼敬承事供養無有害心向煞

世尊彼見惡人無有慈心於衆生類能修沙門行耶時尊者鴦崛髻去世尊不遠結加趺坐直身正意繫念在前時世尊舉右手示鴦崛髻處大王此是賊鴦崛髻時波斯匿王見鴦崛髻已便懷恐怖衣毛皆竪時世尊告王波斯匿言大王勿懷恐怖自到彼所自當與王語時波斯匿王便往至鴦崛髻所到已頭面礼足在一面立時波斯匿王問鴦崛髻言尊者鴦崛髻今名何等鴦崛髻荅言大王我名伽瞿母名曼多耶尼王報言汝善自勉進我今盡形壽供養尊者伽瞿衣被飲食病瘦醫藥牀卧具無所悋惜常當以法擁護時波斯匿王頭面礼足遶三匝詣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時波斯匿王白世尊言世尊不降伏者能降伏之如來皆使剛强者降伏乃不加刀杖降伏衆生我有衆多事欲還國世尊告曰今正是時隨意所欲時波斯匿王即從座起頭面礼足遶三匝便退而去時鴦崛髻即其日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時鴦

崛髻乞食時見一女人懷妊欲產未得時產見已便作是念此衆生甚為苦惱時鴦崛髻入舍衛城乞食食後攝衣鉢澡手洗足以尼師檀著肩上便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時指髻白世尊言我向者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乞食時見一女人懷妊欲產然不得時產見已我便作是念此衆生類甚為苦惱世尊告曰汝指髻往彼女人所便語彼女人言諸聖所生我從聖生以來不自憶殺害衆生命以至誠語使彼女人安隱得產亦時指髻白世尊言此非於彼我有妄語耶所以然者我於此身煞害無數百千衆生世尊告曰汝處俗時今處聖時不與本同汝指髻入舍衛城於街巷作是唱令諸賢當護五事以何為五不煞生不與取不婬不妄語不飲酒所以然者煞生之報以刀施得刀報盜報增益貧窮婬報妻婦增益斲邪妄語報衆生口氣臭穢飲酒報增益衆乱往彼女人所到已語彼女人言我從聖生以來未曾憶煞害衆生

以是真誠語使女人安隱得產對曰如是世尊時指鬘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於街巷作是唱令諸賢當護五事至女人安隱得產漸往至彼女人所到已語女人言我自從聖生不自憶殺害一人命以是真誠語使女人安隱得產時指鬘說是語適竟彼女人即得產時指鬘食後欲出舍衛城有一人以石打指鬘身復有一人以杖打指鬘身復有一人以刀斫指鬘身體破時指鬘頭破身血出舍衛城到世尊所時世尊遙見指鬘來頭破血流汙僧伽梨身體破見已語言忍勿發惡意此之行報無數百千劫當入地獄中今所受報亦不足言時指鬘自言如是世尊如是如來時指鬘以和悅心即於佛前說此偈言

我忍甚堅固　無有增減心　我今聞正法
是故不懈慢　聞法亦堅固　好信佛法僧
親近善知識　諸能分別法　我曾為惡賊
名曰鴦崛鬘　為水所漂溺　自歸命三佛
當歸自歸命　於法分別法　已得三達智
還得佛迹處　本為放逸行　殺害衆生命

今名至誠諦　不復殺害人　身口之所行
意亦無所害　彼名爲殺者　不爲人所嫉
夫年少比丘　亦應佛戒佛　此明照世間
如月雲霧消　前爲婬逸行　後改不復犯
此明照世間　如月雲霧消　爲水所漂沒
亦如被練剛　巧匠解木理　智者自修身
或以加刀杖　或鞭韁靽靮　無力亦無特
爲佛所降伏　亦不希望死　亦不希望生
自觀察時節　安詳不卒暴

尒時世尊觀樂指鬘便告諸比丘汝等頗見比丘中如我弟子有捷疾智聞法便解所謂伽瞿比丘聞法便解諸比丘言不也世尊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聲聞中第一比丘有捷疾智所謂指鬘比丘是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鴦崛髻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難提釋經　若

西晉沙門法炬譯

聞如是一時佛行在倶舍梨國樹名尼拘類是時多聚會比丘在迦梨講堂樹間會坐為佛作衣令佛不久夏竟夏已盡佛自說三月已竟作衣已當到多人處便難提釋聞多聚會比丘在迦梨講堂樹間會坐為佛作衣令佛不久夏竟夏已盡佛自說三月已竟作衣已當到多人處難提釋已聞如是便到佛所已到為佛足礼便坐一處已坐難提釋白佛言如是我聞多聚會比丘在迦梨講堂樹間會坐為佛作衣令佛不久夏竟已夏盡佛自說三月已竟作衣已當到多人處我聞是即愁憂所食不覺味諸方不分別所聞善法不復念所作世間業不復著所以者何甚久乃復得見佛并清淨行比丘難提釋言已竟佛便報難提釋難提若見我身若不見我身若見清淨行比丘若不見清淨行比丘常當行內五法何等五一

者意常當有信捨不信意二者常當清淨行捨不清淨行三者常當樂布施捨慳貪四者常當有慧捨癡五者常當多聞莫樂不聞難提是為內五事已當復有六念何等六一念佛二念法三念比丘僧四念戒五念施與六念天

難提若慧弟子念佛諸德佛為有是為如來為无所著為一切覺為神行足為已快為有無量為無有上為男子師為法御者為天人師為覺有是若天若人若魔若梵若沙門若婆羅門為自慧證身生處已盡為已著清淨行所為當自識但有是身從後不受難提 定時慧弟子意不著貪欲不著瞋恚不著愚癡便為直意慧弟子意已直已直意便得義便得法便見法便大樂喜已喜便生樂從樂便身滅身已滅便得安隱已得安隱便得定從定便如知如見是為苦諦是為習是為盡是為苦滅向道者諦難提若慧弟子在邪中為直念有恨意便為捨意有所著便不受是為慧弟子

樂道迹為常念佛德

難提若慧弟子念法德佛所說大為安隱為可見為无時可捐授可得持慧者鑽可得出可飽可依從法得離所處難提是時慧弟子意不著貪欲不著瞋恚不著愚癡便為直念慧弟子意已直已直意便得義便得法便見法便大樂喜已喜便生樂從樂便身滅身已滅便得安隱意從安隱便得定從定便如知如見是為苦諦是為習是為盡是為苦滅向道者諦難提若慧弟子在邪中為直念有恨意便為捨意有所著便不受是為慧弟子樂道迹為常念法德

難提若慧弟子念比丘聚德佛衆弟子為有清淨為有定為有脫為有脫見慧為有行為有所得為是世間福田少施得福无有量若衆中有須陁洹為信有須陁洹若衆有斯陁含為信有斯陁含若衆有阿那含為信有阿那含若衆有阿羅漢為信有阿羅漢是為男子四雙賢者八輩人中第人中之剛為人師為人中應受恭

敬者是為三界中衆人難提是時慧弟子意不著貪欲不著瞋恚不著愚癡便為直意慧弟子意已直已直意便得義便得法便見法便大樂喜已喜便生樂從樂便身滅身已滅便得安隱意從安隱便得定從定便如知如見是為苦諦是為習是為盡是為苦滅向道者諦難提若慧弟子在邪中為直念有慎意便為捨意有所著便不受是為慧弟子樂道迹為常念比丘聚德難提若慧弟子自念戒德節所施戒不可犯不可輕不可毀不丁弄不可試慧者從戒得定從定便離愛意不著世間譬如石破終不復合難提是時慧弟子意不著貪欲不著瞋恚不著愚癡便為直意慧弟子意已直已直意便得義便得法便見法便大樂喜已喜便生樂從樂便身滅身已滅便得安隱意從安隱便得定從定便如知如見是為苦諦是為習是為盡是為苦滅向道者諦難提若慧弟子在邪中為直念有慎意便為捨意有所著便不受是為慧弟子樂

道迹為常念戒德難提若慧弟子自念施與之德快哉我已得作人於慳貪之中能自拔无有嫉之意為常樂與為信所與從必當得少施所得無量從施得無為難提是時慧弟子意不著貪欲不著瞋恚不著愚癡便為直意慧弟子意已直已直意便得義便得法便見法便大樂喜已喜便生樂從樂倚身滅身已滅便得安隱意從安隱便得定從定便如知如見是為苦諦是為習是為盡是為苦滅向道者諦難提若慧弟子在邪中為直念有恨意便為捨意有所著便不受是為慧弟子樂道迹為常念施與之德

難提若慧弟子念諸天德第一照頭摩賴第二忉利第三鹽第四兜術第五泥惕羅提第六般泥迷陁惒舍惒提若從信若從清淨若從聞若從施若從慧各有行行得上是六天我亦能行五法若信戒聞施慧從是因緣得生天上難提是時慧弟子意不著貪欲不著瞋恚不著愚癡便為直意慧

弟子意已直已直意便得義便得法
便見法便大樂喜已喜便生樂從樂
便身滅身已滅便得安隱意從安隱
便得定從定便如知如見是爲苦諦
是爲習是爲盡是爲苦滅向道者諦
難提若慧弟子在邪中爲直念有根
意便爲捨意有所著便不受是爲慧
弟子樂道迹爲常念諸天德佛說如
是難提釋大歡喜受著意常行是六
念起坐持頭面著佛足礼

佛說難提釋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佛說相應相可經

西晉沙門法炬譯

佛在舍衛國請諸比丘比丘即到佛告比丘比丘應唯然從佛聞佛便說是不聞者不聞者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多聞者多聞者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貪婬者貪婬者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不貪婬者不貪婬者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瞋恚者瞋恚者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不瞋恚者不瞋恚者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愚癡者愚癡者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慧者慧者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布施者布施者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慳貪者慳貪者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少欲者少欲者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多欲者多欲者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不持戒者不持戒者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持戒者持戒者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難給者難給者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易給者易給者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不知足者不知足

者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知足者知足者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不自守者不自守者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自守者自守者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佛說比丘如是慧人當分別是因緣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莫行佛說如是比丘受行著意

佛說相應相可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唐龍興三藏聖教序　若

御製

蓋聞蒼蒼者天列星辰而著象茫茫者地冀川岳以成形仰觀天文既如彼也俯循地理又若斯焉夫以妙有幽微名言之路攸絶真如湛寂性相之義都捐然則發啓心靈資法雷之激響將導迷衆俟覺者以司方故知假名不壞於常名樂說乃詮於無說至若象外之象獨稱三界之尊天中之天更著六通之聖法王利見孕育於七十二君梵帝乘時牢籠於万八千歲周星闕彩言符降誕之徵漢日流祥載叶通神之夢故能威揚沙劫化被塵區玉毫舒曜而除昏金口弘宣而遣滯破煩惱之賊詐籍干戈壞生死之軍唯憑慧力闡圓明之界廣納於無邊開常樂之門普該於有識縱使浮天欲浪境風息而俄澄濛日情塵法雨霑而便靡歸依者消殃而致福迴向者去危而獲安可謂巍巍乎其有成功蕩蕩乎而無能名者矣

但四生蠢蠢未悟無常六趣悠悠俱纏
有結詐知空花不實水月非堅馳逐
於五陰之中播遷於三界之域納諸品
彙終俟法門自白馬西來玄言東被
世尊則隨類敷演衆生乃逐性開迷
馬鳴擅美於瓊編龍樹騰芳於寶偈
於是遐通震旦遠布閻浮半滿之教
區分大小之乘並驚澄安俊德接武
於勝場璘遠高人騈蹤於法宇遂使
微言著範歷千古而暢英聲至蹟流
規周十方而騰茂實須屬後周曆運
大扇魔風遂使天下招提咸從毀廢
寰中法侶迹混編甿嗟乎閒寂禪居
空留宴坐之處荒涼慧苑無復經行
之蹤爰洎開皇重將修建旋逢大業
又遇分崩鬼哭神吟山鳴海沸既遭
塗炭寧有伽藍正法消淪邪見增長
於是人迷覺路運迴於苦集之區俗
蔽真宗羈紲於蓋纏之內我
大唐之有天下也上燮鼎燧俯視羲軒
三聖重光万邦一統威加有截澤被
無垠擁梓絡以還淳亘亂維而獻款
舞懸

佛曰重補梵天龍宮將八柱齊安鷲
嶺共五峯爭峻大弘釋教諒屬
皇朝者焉大福先寺翻經三藏法師
義淨者范陽人也俗姓張氏五代相
韓之後三台仕晉之前朱紫分暉貂
蟬合彩高祖爲東齊郡守仁風遂扇
甘雨隨車化闡六條政行十部爰祖
及父俱猒俗榮放曠一丘逍遥三徑
合和體素養性恬神摘芝秀乃於東山
挹清流於南澗可謂幽尋丹嶠棲偃
白雲皐鶴於是吞聲場駒以之繫影
法師幻挺明晤夙彰聰敏纔踰辯李
之歲心樂出家甫過遊洛之年志尋
西國業該經史學洞古今愍三藏之
玄樞明一乘之奧義既而閑居習靜
息慮安禪託彼山林遠茲塵累三十
有七方遂雅懷以咸亨二年行至廣
府發蹤結契數乃千人鼓棹昇艫唯
存一己巡南溟以遐遊指西域以長
驅歷巖岫之千重茲波濤之万里漸
漸届天竺次至王城
佛說法華靈峯尚在　如來成道
聖躅仍留吠舍城中獻盖之蹤不泯

給孤園內布金之地猶存三道寶階居然目覩八大靈塔邈矣親觀所經三十餘國凡歷二十餘載菩提樹下屢攀折以淹留阿耨池邊幾濯纓而澡鑒法師慈悲作室忍辱為衣長齋則一食自資長坐則六時无倦又古来翻譯之者莫不先出梵文後資漢譯據詞方憑於學者詮義別禀於僧徒令茲法師不如是矣既閑五天竺語又詳二諦幽宗譯義綴文咸由於已出指詞定理匪假於傍求超漢代之摩騰跨秦年之羅什所將梵本經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頌金剛座真容一鋪舍利三百粒以證聖元年夏五月方届都焉則天大聖皇帝出震膺期乘乾握紀紹隆為務弘濟為心爰命百寮兼整四衆釭幢撐日鳳吹遏雲香散六銖花飄五色鏘鏘濟濟煒煒煌煌迎于上東之門置于授記之寺共于闐三藏及大福先寺主沙門復礼西崇福寺主法藏等翻花嚴經後至大福先寺與天竺三藏寶思末多及授記寺主恵表沙門勝莊慈訓

等譯根本部律其大德等莫不四禪凝慮六度眞標懸法鏡於心臺朗戒珠於性海詞林挺秀將覺樹而連芳慧炬揚輝澄桂輪而合影渾金璞玉諒屬其人誠梵宇之棟梁寔法門之龍象已翻諸雜經律二百餘卷繕寫云畢尋並進內其餘戒律諸論方俟後詳五篇之教旦明八法之因倍曉鵝珠尚護蟲命無傷浮囊必取於不虧油鉢終期於靡覆崇聖教之綱紀啓含生之耳目伏願上資
先聖長隆　七廟之基下逮微躬恒
依九天之命　遐標生於壽域致薄俗於淳源歲稔時和遠安邇肅顧以万機務總四海事殷爰憑乙夜之餘式讚弥天之德謬虛拍寂聊題序云

佛說三轉法輪經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尒時世尊告五苾芻曰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集苦滅順苦滅道聖諦之法

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是所了法如是
應知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
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集聖諦是所了法如
是應斷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
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
是應證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
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順苦滅道聖諦是所了
法如是應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
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是所了法如是
已知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
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集聖諦是所了法如
是已斷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
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
是已證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
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順苦滅道聖諦是所了

法如是已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
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若我於此四聖諦法未了
三轉十二相者眼智明覺皆不得生
我則不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
切世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不能證
得無上菩提
汝等苾芻由我於此四聖諦法解了
三轉十二相故眼智明覺皆悉得生
乃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
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便能證得无
上菩提
尒時世尊說是法時具壽憍陳如及
八万諸天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佛告
憍陳如汝解此法不答言已解世尊
汝解此法不答言已解善逝由憍陳
如解了法故因此即名阿若憍陳如阿若是解了義
是時地居藥叉聞佛說已出大音聲
告人天曰仁等當知佛在婆羅痆斯
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廣說三轉十二
行相法輪由此能於天人魔梵沙門
婆羅門一切世間為大饒益令同梵

行者速至安隱涅槃之處人天增威阿蘋羅減少由彼藥叉作如是告虛空諸天四大王衆皆悉聞知如如是展轉於刹那須盡六欲天須臾之間乃至梵天普聞其響梵衆聞已復皆遍告廣說如前因名此經為三轉法輪時五苾芻及人天等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佛說三轉法輪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佛說五蘊皆空經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若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婆羅痆斯
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尒時世尊告五
苾芻曰汝等當知色不是我若是我
者色不應病及受苦惱我欲如是色
我不欲如是色既不如是隨情所欲
是故當知色不是我受想行識亦復
如是復次苾芻於汝意云何色為是
常為是無常白言大德色是無常佛
言色既無常此即是苦或苦苦壞苦
行苦然我聲聞多聞弟子執有我不
色即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
色中不不尒世尊應知受想行識常
與无常亦復如是凡所有色若過去
未來現在內外麤細若勝若劣若遠
若近悉皆無我汝等當知應以正智
而善觀察如是所有受想行識過去
未來現在悉應如前正智觀察若我
聲聞聖弟子衆觀此五取蘊知無有
我及以我所如是觀已即知世間無
能取所取亦非轉變但由自悟而證

者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知足者知足者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不自守者不自守者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自守者自守者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佛說比丘如是慧人當分別是因緣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莫行佛說如是比丘受行著意

佛說相應相可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四泥犁經　若

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大泥犁云何為四諸比丘提舍大泥犁瞿波離比丘大泥犁褅婆達兜大泥犁末佉梨大泥犁諸比丘彼提舍大泥犁身出火焰長二十肘諸比丘瞿波梨大泥犁身出火焰長三十肘諸比丘調達大泥犁身出火焰長四十肘末佉梨大泥犁身出火焰長六十肘諸有人民欲求安隱獲其義者若三十大海水灌彼身上彼海水盡火不滅猶如融銅若有人以二十滴水著彼融銅中彼水滴速疾滅彼提舍比丘亦復如是火焰不滅若復有人欲求安隱獲其義者復以二十大海水灌其身上彼水速盡所以然者彼提舍比丘惡人遮比丘僧使一日不食以此因緣使提舍比丘入大地獄諸有比丘於瞿波離比丘有一人起欲使安隱獲其義者以三十大海

水灌其身上彼海水速盡譬如二日所融銅或有一人以三十渧水著融銅中消盡無餘此亦如是瞿波離比丘愚人或有人起欲使獲安隱義者以三十大海水灌其身上彼大海水速盡所以然者彼瞿波離比丘愚人謗舍利弗目乾連比丘身壞命終生三惡道墮鉾頭摩地獄以此因緣瞿波離比丘入大泥梨彼調達大泥梨若復有人欲使獲安隱義者復以四十大海水灌其身上彼大海速盡以四十渧水著融銅中即時消盡無餘此亦如是調達愚人若有人起欲使獲安隱義以四十大海水灌其身上彼大海水速盡彼火不滅所以然者調達愚人欲害如來煞阿羅漢比丘尼壞亂比丘僧身壞命終趣三惡道生阿鼻地獄中由此因緣使彼調達比丘入大地獄身出火焰長四十肘諸有比丘彼末佉梨大泥犁若有一人起欲使獲安隱義以六十大海水灌其身上彼海水速盡彼火不滅

譬如四日所融銅若有人以六十渧水著融銅中即時消盡無餘彼求佉梨亦復如是若有一人起欲使獲安隱義者以六十大海水灌其身上彼大海水遠盡此火不滅所以然者此末佉梨愚人教受百拘梨人使行邪見以此因緣使末佉梨身出火焰長六十肘如是諸比丘四大泥犁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四泥犁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水沫所漂經　　若

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阿迎闍（波斯匿王所造觀也）恒水側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時有大聚沫為水所漂世尊見已告諸比丘汝等頗見此沫聚為恒水所漂不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世尊告曰此沫聚若有目士諦觀察之思惟分別彼人見已諦觀察之思惟分別空無所有無来無往亦不堅固此水聚沫何可依怙如是諸所有色過去當来現在若麤若細若遠若近彼有目士諦觀察之思惟分別彼人見已諦觀察之思惟分別空無所有無来無往空無所有亦不堅固此色陰有何堅固譬如夏雨有泡現或有生者或有滅者彼有目士諦觀察之思惟分別彼人已見諦觀察之思惟分別空無所有無来無往亦不堅固猶如此水沫有何堅固如是此身中痛當来過去現在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有目士諦觀察之思惟

分別彼巳觀察思惟分別覺知空無
所有無來無往亦不堅固此痛陰中有
何堅固譬若夏後日日正中無有雲
曀野馬熾盛彼有目士而觀察之思
惟分別彼巳觀察思惟分別則覺知
空無所有無來無往亦不堅固此野
馬有何堅固如是諸所有想過去當
來現在若麁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
近彼有目士而觀察之思惟分別彼
巳觀察思惟分別空無所有無來無
往亦無堅固此想陰中有何堅固譬
如有人從城郭村落出求堅固彼器
便往大聚樹中若見芭蕉樹生茂盛
好人見者歡喜獨生無枝葉若斷其
根作三四段在處處皮處處皮剝却欲求
實不可得況欲得堅固彼有目士諦
觀察思惟分別彼巳觀察思惟分別
空無所有无來無往亦不堅固此芭
蕉樹有何堅固如是諸所有行過去
當來現在若麁若細若好若醜若遠
若近彼有目士而觀察之思惟分別
彼巳觀察思惟分別覺知空无所有
無來無往亦不堅固此行陰有何堅

固譬如黠慧幻師及幻師弟子在衆人前自現幻術若有目士諦觀察思惟分別彼已觀察思惟分別空無所有無來無往亦不堅固此幻術有何堅固如是諸所有識過去當來現在若麁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有目士而諦觀察思惟分別彼已觀察思惟分別空無所有無來無往亦不堅固此識陰有何堅固尒時世尊便說偈言

色如彼聚沫　痛如彼水泡　想如夏野馬
行如芭蕉樹　識如彼幻術　冣勝之所說
若能諦觀察　思惟而分別　空亦无所有
若能作是觀　諦察此身中　大智之所說
當滅此三法　能捨除去色　此行亦如是
幻師不真術

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水沫所漂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舍衛國王夢見十事經

失譯

梵

佛在舍衛祇桓阿難邠坻阿藍時國王波斯匿夜臥夢見十事何謂為十事一者見三瓶併兩邊滿中央空兩瓶滿沸氣交往來不入空瓶中二者見馬口亦食尻亦食三者見小樹生華四者見小樹生實五者見一人切繩人後有羊主食繩六者見狐坐於好牀食以金器七者見大牛還從小犢子乳八者見四牛從四面鳴來相趣欲鬪當合未合不知牛處九者見大陂水中央濁四邊清十者見溪水流正赤王夢已即覺王大惶怖恐亡其國驅明日王即召公卿大臣及明道知解夢者婆羅門皆到王前王即為說夜夢十事誰能解者諸能解夢者即言我能解之恐王聞之不樂王言便說之如卿所知婆羅門即為王說之言當殺王太子以祠天王重夫人當殺以祠天王邊傍侍奴婢當殺以祠天王所有白鳥當殺以祠天王所重好馬當殺以祠天王所可臥具

及養身珍寶好物皆當燒用祠天王
此王身乃無他王聞婆羅門解夢如
是王即大愁憂却入齋室思念是事
有一夫人名摩利就到王所齋室問
王何為入齋室愁憂我身將有過失
王即言若莫問儻聞者令若愁夫人
即復問何因緣愁王言不須復問聞
者令若憂夫人復言我是王身半也
王有急緩當以告我王即為說之言
我昨日夜夢見十事一者見三瓶兩
邊滿中央空兩瓶滿沸氣交往來不
入空瓶中二者見馬口亦食尻亦食
三者見小樹生華四者見小樹生實
五者見一人切繩人後有羊主食繩
六者見狐坐好牀食以金器七者見
大牛還從小犢子乳八者見四牛從
四面鳴來相趣欲鬬當合未合不知
牛處九者見大陂水中央濁四邊清
十者見大溪水流正赤夢已即覺惶
怖夢如是恐土我國恐土我子恐土
我國中人民反明日我即召公卿大
臣諸婆羅門能解夢者為說夢如是
婆羅門解夢言王所愛者皆當以祠

天用是故憂愁夫人言王莫愁憂人
行買金以金磨石好惡其色見石上
令佛在祇桓阿難邠坻阿藍可往問
佛夢意如佛解者當隨佛語王即勑
左右車騎車騎已嚴王即乘高蓋車
卒名婆羅延時卓騎數千即從舍衛
到祇桓阿難邠坻阿藍徐步徑即下
卓步到佛所見佛前以頭面著佛足
已坐白佛言我昨日夜夢見十事一
者見三瓶併兩邊滿中央空兩瓶滿
佛氣交往來不入空瓶中二者見馬
口亦食尻亦食三者見小樹生華四
者見小樹生實五者見一人切繩人
後有羊主食繩六者見狐坐於好牀
食以金器七者見大牛還從小犢子
乳八者見四牛從四面鳴來相趣欲
鬪當合未合不知牛處九者見大陂
水中央濁四邊清十者見大溪水流
正赤我夢如是覺即怖懅恐土我國
恐亡我子恐亡我國中人民及王言
願佛為我解是十事佛即告王言莫
恐莫恐所夢者無他於王身無惡於
國亦無惡於大子亦無惡於夫人亦

無惡王所夢者皆爲後世施耳後世
人不是法皆諂佚皆貪一妻不厭足
數怒愚癡不知慙愧王夢見三瓶併
兩邊滿中央空兩瓶滿沸氣交往來
不入空瓶中者後世人當不給視貧
窮近親兩富自相饋遺王夢見一事
者正爲是耳王莫恐莫恐於國於身
妻子皆無他王夢見馬口亦食尻亦
食者後世大臣當廩食於官復食於
民王夢見二事者但爲是耳王莫恐
莫恐於國於身妻子皆無他王夢見
小樹生華者後世人年未滿三十當
頭生白髮王夢見三事者正爲是耳
王莫恐莫恐於國於身妻子皆無他
王夢見小樹生實者後世女人年少
當行嫁抱子不知慙愧三夢見四事
者正爲是耳王莫恐莫恐於國於身
妻子皆無他王夢見一人切繩人後
有羊主食繩者後世人當行出賈留
婦於家婦當私與男子共栖宿王夢
見五事者正爲是耳王莫恐莫恐於
國於身妻子皆無他王夢見狐坐於
好牀食以金器者後世賤人當有財

富者當在上坐食飲極味王夢見六
事者正為是耳王莫恐莫恐於國於
身妻子皆無他王夢見大牛還從小
犢子乳者後世人母當為女作媒將
他人男子與女共房母當主守門持
女婿錢用自給結王夢見七事者正
為是耳王莫恐莫恐於國於身妻子
皆無他王夢見四牛從四面鳴來相
趣欲鬪當合表合不知牛處者後世
人大臣當不畏天淫泆貪一妻不厭
足數怒愚癡不知慚愧不畏上下雨
師不為時節帝王長吏人民皆當請
雨雨師見帝王長吏人民施行如是
故四面起雲帝王長吏皆喜言雲已
四面起今當雨須臾鬪雲各自散去
雨師故見嫉欲使帝王長吏人民畏
天地不淫泆不貪守一妻慈心莫怒
王夢見八事者正為是耳王莫恐莫
恐於國於身妻子皆無他王夢見大
陂水中央濁四邊清者後世人民在
閻浮利內者當不孝父母不敬長老
無反復不顧後邊國當孝父母敬長
老有反復王夢見九事者正為是耳

王莫恐莫恐於國於身妻子皆無他王夢見大陂水正赤者後世諸王當不厭其國興師人民起兵共鬬當作車兵馬兵步兵當以車兵相殺馬兵相殺步兵相殺血流正赤王夢見十事者正為是耳王莫恐莫恐於國於身妻子皆無他是夢者皆為後世方來之事王即長跪言得佛教心即歡喜如人持小器受膏膏多器小更求大器得大器更受之即安隱不恐王即稽首再拜前以頭面著佛足而去還歸於宮重賜正夫人皆棄諸公大臣傳祿不復信諸婆羅門語

舍衛國王夢見十事經

按此經與增一阿含經第五十一卷大愛道般涅槃品同本異譯今國宋二本文義相同此本與宋義同文異似非一譯而未知是非不敢去取然此丹本詳悉今且雙存以待賢哲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舍衛國王十夢經　　若

附西晉錄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精舍時有國王名波斯匿夜夢十事一者三釜羅兩邊釜沸氣交往來不入中央空金中二者王夢見馬口亦食尻亦食三者見大樹生花四者見小樹生菓五者見一人切繩人後有羊羊主食繩六者見胡廣坐金銀床上以食金銀器七者見大牛母還從犢子噉乳八者見群牛從四面鳴走來相趣欲鬭當合未合不知牛處九者見大陂池水中央濁四邊清十者見谿水正赤王夢即覺恐怖畏亡國及身明日即召左右群臣及諸異道人我昨夜夢見十事誰能解之有異道人言吾能解之恐王聞之即不樂耳王言便說如卿所知異道人言王當亡國及身王大驚怖不猒不異道人言可猒當殺太子及所重夫人及其庫藏皆燒用祠天王能尒者可得無他王聞道人語愁怖驚愕憂亦不樂却入齋

室思惟是事王有夫人名曰摩利就到齋室中問王何以晝入齋室顏色不和憂乃爾誰有過於王王對曰汝莫問是事但汝怖怯耳非汝所知夫人說言我是王之體給綏當相告言王便為夫人說言我昨夜夢見十事吾問道人解夢如是甚惶怖不知何告夫人言莫愁憂也譬如有人買金磨者石上好惡自見今佛近在精舍可往問佛災怪恙可知矣王明日即召左右賢臣數千餘人來詣佛所稽首佛足王言我昨夜所夢十事願佛為我解說之佛告王言慎莫愁憂也王所夢者乃是後世變現耳佛言王夢見三釜羅兩邊釜沸氣交往來不入中央空釜中者後世人不復供給貧窮親里及諸孤獨兩富自相饋遺王夢見是一事者正為是耳王夢見馬口亦食尻亦食者後世大臣長吏廩食於官復食於民曲直者亦食王夢見二事者正為是耳王夢見大樹生花者後世人年未滿三十頭當生白髮王夢見三事者正為是耳王夢

見小樹生菓者後世女人年未滿
十五當行嫁抱兒不知慚恥王夢
見四事者正為是耳王夢見一人切
繩人後有羊羊主食繩者後世女人
夫當從役若行賈販婦在其後將男
子與共同房食噉夫財王夢見五事
者正為是耳王夢胡虜好金銀牀上
以食金銀器者後世人貴者當賤賤
者當貴在上坐食食飲重味君子食
糟糠小人食粳粮王夢見六事者正
為是耳王夢見大牛還從犢子數乳
者後世人母當為女作媒將他男子
與女同房母守門戶撿取財物以自
濟活王夢見七事者正為是耳王夢
見群牛從四面鳴走來相趣欲鬬當
合未合不知牛處者後世貪淫多畜
數婦王及臣民長者皆大歡喜當來
令世當尒不尒須臾之間雲便解散
尒時顧見其性欲令人畏天地之禁
解不復貪淫守妻慈心除之妻害王
夢見八事者正為是耳王夢見大陂
池水中央濁四邊清者後世人在國
中不敬長老當敬邊國少年王夢見

九事者正為是耳王夢見大谿峪水
正赤者後世人大臣長吏所欲不知
止足興兵聚衆更相攻伐當煞人民
流血正赤王夢見十事者正為是耳
王莫恐莫恐於國於身妻子皆無他
是夢者皆為後世方來之事王即長
跪言得佛教心即懽喜如人持小器
受膏膏多器小更求大器得大器更
受之即安隱不恐王即稽首再拜前
以頭面著佛足而去還歸於宮重賜
正夫人皆棄諸公大臣俸祿不復信
諸婆羅門語

佛說舍衛國王十夢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緣起經一卷　　　右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室羅筏住
誓多林給孤獨園與無量無數聲聞
菩薩天人等俱尒時世尊告苾芻衆
吾當為汝宣說緣起初差別義汝應
諦聽極善思惟吾今為汝分別解說
苾芻衆言唯然願說我等樂聞
佛言云何名緣起初謂依此有故彼
有此生故彼生所謂無明緣行行緣
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
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
生生緣老死起愁歎苦憂惱是名為
純大苦蘊集如是名為緣起初義
云何名為緣起差別謂無明緣行者
云何無明謂於前際無知於後際無
知於前後際無知於內無知於外無
知於內外無知於業無知於異熟無
知於業異熟無知於佛無知於法無
知於僧無知於苦無知於集無知於
滅無知於道無知於因無知於果無
知於因已生諸法無知於善無知於

不善無知於有罪無知於無罪無知於應修習无知於不應修習無知於下劣無知於上妙無知於黑無知於白無知於有異分無知於緣已生或六觸處如實通達無知如是於彼彼處如實無知無見無現觀愚癡無明黑闇是謂無明云何為行行有三種謂身行語行意行是名為行行緣識者云何為識謂六識身一者眼識二者耳識三者鼻識四者舌識五者身識六者意識是名為識識緣名色者云何為名謂四無色蘊一者受蘊二者想蘊三者行蘊四者識蘊云何為色謂諸所有色一切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此色前名總略為一合名名色是謂名色名色緣六處者云何六處謂六內處一眼內處二耳內處三鼻內處四舌內處五身內處六意內處是謂六處六處緣觸者云何為觸謂六觸身一者眼觸二者耳觸三者鼻觸四者舌觸五者身觸六者意觸是名為觸觸緣受者云何為受受有三種謂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是

名為愛
受緣愛者云何為愛愛有三種謂欲
愛色愛無色愛是名為愛愛緣取者
云何為取謂四取一者欲取二者見
取三者戒禁取四者我語取是名為
取取緣有者云何為有有有三種謂
欲有色有無色有是名為有有緣生
者云何為生謂彼彼有情於彼彼有
情類諸生等生趣起出現蘊得界得
處得諸蘊生起命根出現是名為生
生緣老死者云何為老謂髮衰變皮
膚緩皺衰熟損壞身脊傴曲黑黶間
身喘息奔急形貌僂前凴據策杖惛
昧羸劣損減衰退諸根耄熟功用破
壞諸行朽故其形腐敗是名為老云
何為死謂彼彼有情從彼彼有情類
終盡壞沒捨壽捨煖命根謝滅棄捨
諸蘊死時運盡是名為死此死前老
總略為一合名老死如是名為緣起
差別義
苾芻我已為汝等說所標緣起初差
別義時薄伽梵說是經已聲聞菩薩
天人等衆聞佛所說皆大歡喜得未

曾有信受奉行

緣起經一卷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不自守意經　　若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比丘比丘應唯然佛言聽說自守亦不自守比丘便叉手從佛聽佛告比丘幾因緣不自守若眼根不閑守若眼隨墮色識意便泆已意泆便更苦已更苦便不得定意已不得定意便不知至誠如有已不知便不見如有已不知已不見如有便不捨結亦不度疑已不捨結不度疑便屬他因緣異知已異知便苦不安隱如是說耳亦尒鼻亦尒口亦尒身亦尒意亦尒尒如是行名為不自守

佛復告比丘幾因緣自守若眼根自守止眼識不墮色意便不泆已意不泆便更樂已更樂便得定意已得定意便諦如有知諦如有見已諦如知諦如見便捨結亦度疑便不信不至誠便慧智便意樂安隱六根亦如是說如是名為自守所說自守不自守如是佛說如是皆歡喜受

佛說禾自守意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七處三觀經　卷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　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比丘比丘應然佛言比丘七處為知三處為觀疾為在道法脫結无有結意脫從黠得法已見法自證道受生盡行道意作可作不復來還佛問比丘何謂為七處為知是間比丘色如本諦知亦知色習亦知色盡亦知色滅度行亦知色味亦知色苦亦知色出要亦至誠知如是痛癢思想生死識如本諦知亦知識習亦知識盡亦知識盡受如本知亦知識味亦知識苦亦知識出要亦知識本至誠何等為色如諦如所色為四大亦為在四大猗所色本如是如本知何等為色習如本知愛習為色習如是色習為知何等為知色盡如至識知愛盡為色盡如是色盡為至誠知何等為色行盡如至誠知若所色為是八行諦見到諦定為八如是色盡受行如至誠知本何等為色味如

至誠知所色欲生喜生欲生如是為味如至誠知何等為色惱如至誠知所色不常苦轉法如是為色惱如至誠知何等為色要如至誠知所色欲貪能解能棄欲能度欲如是為色知要如至誠知

何等為痛癢能知六痛癢眼栽痛癢耳鼻口身意栽痛癢如是為知痛癢何等為痛癢習栽習為痛癢習如是為痛癢習何等為痛癢盡知栽盡為痛癢盡知如是為痛癢盡知何等為痛癢盡受行若受八行諦見到諦定意為八如是痛癢如盡受行為道何等為痛癢味識所為痛癢求可求喜求如是為痛癢識味為知何等為痛癢惱識所痛癢為不常敗苦惱意如是為痛癢惱識何等為痛癢要所痛癢欲能活為愛能斷愛貪為自度如是為痛癢要識如諦知也

何等為思想識為身六思想眼栽思想耳鼻口身意栽思想如是六識思想何等為思想習識栽習為思想習如是為思想習識何等為思望惡

便墮若會得是故我為說捨身惡行若比丘已捨身惡行便得利便得安隱是故我為說捨身惡行口意亦如上說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是時慶到佛已到佛礼便坐已坐問佛何等不守不守身何等不守不守口聲何等不守不守意佛便說給孤獨家意不守身行亦不得守口聲行亦不得守心行亦不守已行不守身已行不守口聲已行不守心身行便腐聲說便腐心行亦腐已腐身行聲行心行便不善死亦不善受亦不善處辟喻迦羅越若樓若堂屋不覆若使雨來柞亦漬椽亦漬辟亦漬已漬辟亦腐椽亦腐柞亦腐譬如是迦羅越已意不守身行亦不守口行亦不守念行亦不守已意聲身不守便不善死便不善受便不善處迦羅越便問佛何等為守令得身守何等為守令得口守何等為守令得念守佛告迦羅越意已守身口念索守已身守已口守已念守便身不腐便聲不

腐便念不腐已不腐身行已不腐聲行已不腐念行死時得善死得善受得善處譬喻迦羅越若樓若堂屋上覆蓋若便雨來梓亦不漬椽亦不漬譬亦不漬已不漬譬亦不腐椽亦不腐梓亦不腐如是譬喻意以守身亦守口亦守已意身口守便死時善死便善受持便得善處佛從後說絕不守意者邪疑故亦睡眠故魔便得自在如是但當守意若欲諦行但當見諦行亦當知內計已不墮睡眠便得斷苦本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佛告比丘有三輩人何等三一輩眼不見二輩一眼三輩兩眼无有眼爲何等世間比丘有人无有是眼因緣我當爲未得治生當爲治生無有是意已得亦復妄用亦无有是眼我當爲布施我當爲作福令我從是因緣後世善樂亦從是上天元有計是名爲無有眼一眼人名爲何等世間比丘一眼者有如是眼令我奈得財當爲得已得財當爲莫折減

但有是眼无有是眼我當為幻布施
當從是因緣得上天无有如是眼是
名為一眼兩眼名為何等世間比丘
有人有是眼令我未得財産當為得
致已致得當為莫折減有如是眼亦
復有是眼令我行布施令從是因緣
上天亦有是眼是名為兩眼人從後
說想盡識栽盡為思想盡識如是為
思想盡識何等為思想盡受行識是
為入行識識諦見到諦定意為入如
是盡思想受行識何等為思想味識
思想味識何等為思想惱識所為思
所為思想因緣生樂得意意如是為
想不常盡苦轉法如是為思想惱識
何等為思想要識所思想欲貪能解
欲貪能斷欲貪能自度如是為思想
要識
何等為生死識為六身生死識眼栽
生死識耳鼻口身意栽行如是為生
死識何等為生死習栽習為生死習
識何等為生死盡識栽盡為生死盡
識何等為生死欲盡受行識為是入
行識諦見至諦定為入如是為生死

欲滅受行識何等為生死味識所為
生死因緣生樂喜意如是為生死味
識何等為生死惱識所有生死不常
盡苦轉法如是為生死惱識何等為
生死要識所為生死欲貪隨欲貪能
斷欲能度如是為生死要識
何等為識身六衰識眼栽識耳鼻口
身意栽識如是為識識何等為識習
命字習為識習如是習為識何等為
識盡受行為識命字盡為盡識如是
為識盡何等為識盡受行為識八行
諦見至諦定為八如是為識盡欲受
行如諦識何等為識味知所識因緣
故生樂生喜意如是為味生為味識
知何等為識惱識所識為盡為苦為
轉如是為識惱識何等為要識所識
欲貪能捨欲貪能度如是為要識如
是比丘七處為覺知何等為七色習
盡道味苦要是五陰各有七事何等
為三觀識亦有七事得五陰成六衰
觀身為一色觀五陰為二觀六衰為
三故言三觀比丘能曉七處亦能三
觀不久行修道斷結無有結意脫慧

活見道見要一證受止已斷生死意行所作竟不復來還生死得道佛說如是比丘歡喜受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有四著何等為四一為欲著二為世間著三為見著四為癡著亦有四離不著離欲不著離世間不著離見不著離癡不著從後說絕

欲見著癡繞從是因緣在世間亦從是受身若能捨欲亦得離世間見亦得斷癡亦得滅是得通樂見在亦无為從一切著不復著亦不復隨生死

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思想有四顛倒意見亦余從是顛倒為人身隊為綜為人意撰不能走為走令世後世自惱居世間為生死不得離何等為四一為非常為常是為思想顛倒為意顛倒為見顛倒二者以苦為樂三者非身為身四者不淨為淨為思為意為見顛倒從後說絕

非常人意為常思苦為樂不應身用
作身不淨見淨顛倒如是意業離便
助摩不宜欲得宜令致老死譬喻積
母已有佛在世間念天上天下得道眼
度世便見是法除一切苦亦說苦從生
亦度苦亦見賢者八種行通至甘露
已聞是法者便見非常苦非身亦身
已不淨見不淨便无所畏得樂見世
得无為從一切惱度世无所著佛說
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
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四施為人同
心何等為四一為布施二為相愛三
為利四為同利第一說布施為何等
無極布施不過於法第二相愛不過
於數聞經亦開意第三利不過不信
令信教人上不持戒者令持戒不學
者令學慳者令布施愚者令黠奉出
入正道第四同利極同利无有過阿
羅漢阿那舍斯陁含須陁洹亦尒持
戒者同利從後說絶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
給孤獨園佛告比丘有四行法輪令

天亦人從是四輪行若墮人天是輪法行便得尊一得豪從善法行何等爲四一爲善群居二爲依賢者三者知諦願四爲宿命有福行從後說絶善群居依賢者爲知諦願宿命行爲樂得无有憂得善自在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佛告比丘人有四輩有人自護身不護他人身有人護他人身不自護身有人亦不自護亦不護他人有人亦自護亦護他人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比丘人有四輩有人自護身不護他人身有人護他人身不自護身有人亦不自護亦不護他人有人亦自護亦護他人是人不自護亦不護他人是冣下賤人護他人不自護是勝上若人自護不護他人是勝上若自護亦護他是勝上若如是人冣第一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佛告比丘有四輩雲第一但有雷无有雨第二但有雨无有雷

第三亦無雨亦无雷第四亦有雨亦有雷譬喻如雲人亦有四輩一者人但有雷无有雨二者但有雨無有雷三者無有雷无有雨四者亦有雷亦有雨何等人為有雷無有雨是間比丘一人但說經上亦說善中亦說善要亦說善有行分別但要具行見要亦自不知法亦不知法法如行是人名為但有雷无有雨何等為但有雨无有雷是間有人亦不說法經上亦不說善中亦不說善要亦不說善亦無有行分別亦不要具行不見要但意在法中行和利行亦如法亦受法法行亦同行隨法是人為但有雨无有雷何等為無有雨亦无有雷為不說經上亦不說善中亦不說善要亦不說善分別亦不說善要具行亦不說善法亦自不解到法亦自不行是人名為無有雨无有雷何等為亦有雨亦有雷是間有人說經法上亦說善中亦說善要亦說善分別亦說善要具行亦自解法到法法亦知行亦說善亦自在法中解到法法行亦

自知解是人為亦有爾亦有當佛說
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
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有四舍何等
為四一者為舍舍二為守舍三為護舍
四為行舍何等為舍舍者念來不受
不聲舍曉離遠若以瞋恚亦從捐不
聲舍曉離遠是名為舍舍何等為守
舍者眼已見色不受相不觀相若從
因緣見惡生若從因緣見痴若從因
緣見不可意若從因緣見弊惡意起
便自守受行福守眼耳鼻口身意為
如法不受相如上說是名為守舍何
等為護舍是聞比丘比丘已坐所非
一善相若紅汁腫脹若狐犬半食若
血流赤若青黑腐若骨白若髑髏熟
諦視視善護令意莫失善相是名為
護舍何等為行舍是聞比丘比丘覺
意行離故別分故分別遠故如是到
至觀覺意是名為行舍從後說絕
守舍亦護亦行是名為四舍諦說如
是賢者行是不中止為盡苦得道佛
說如是弟子起礼佛受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佛告比丘若比丘有四行不自侵要近无為何等為四是間比丘比丘持戒行戒中律根亦閉至自守意飰食節度不多食不喜多食上夜後夜常守行是為四行比丘不自侵亦近無為從後說絶

若比丘立戒根亦攝食亦知節度亦不離覺如是行精進上夜後夜不中止要不自侵滅憂近無為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若賢者家中居法行侵四家得歡喜何等為四一者父母妻子二者兒客奴婢三者知識親屬交友四者王天王鬼神沙門婆羅門從後說絶

父母亦監沙門亦婆羅門天祠亦令居家信祠若干人故能事持戒親屬亦彼人見在生者亦不犯天王親屬亦自身一切人亦愛恩如是居黠生是聞善行得豪亦名聞現世無有說盡後世上天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

給孤獨園是時他婆羅門到佛已到
佛便問佛起居已問起居便問佛何
因緣賢者今世人少顏色無有力多
病少壽不大豪佛報告婆羅門今世
婆羅門非法貪世間擯欲行意墮
非法以是輩人自冷念墮非法擯墮
貪非是是習者便從是因緣日月不
正行已不正行便星宿亦不正行已
星宿不正行便日月亦不正時歲亦
不正已時歲不正便漏刻時不正已
漏刻時不正便有擯風已有擯風便
天不時時雨墮已天不時時雨墮便
若人種地便不時生熟得不如意已
不時生熟所穀若人食若畜生飛鳥
便少色少力多病少命少豪是為婆
羅門本是因緣今世人少色少力多
病少命少豪便婆羅門持頭礼佛已
覺知從令已後自歸佛自歸法自歸
比丘僧佛說教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
孤獨園佛便告比丘五福時布施何等
為五福一者遠来布施二者為欲去布
施三為病瘦布施四為穀貴時布施

五為嘗新来自食當為上與持戒者行者從後自食為福從後說絕點人時與信行無有慳意時與賢者淨意無有疑福從無有量佛說如是比丘受行歡喜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賢者布施有五品何等五一者為賢者信與布施二為多與三為自手與四為時與五為不侵他人與佛復告比丘信與布施得何等福信與者為得與者為得宜多所有多財產多珍寶多可意多好器物世間亦信信者是比丘信布施福何等為多與當如上頭說亦從父母得愛敬難兄弟亦敬難妻子亦敬難兒從奴婢亦敬難知識邊人亦敬難五種親屬皆敬難是比丘從多與福自手與得何等自手與為當如上說亦為家中所有意得樂得第一可第一衣第一牀臥具自意得樂色聲香味細滑自意得樂是比丘為從自手與得福何等為時與福時與福者為當如上說亦命欲盡時財產珍寶物現在對如意不散四面是比丘時與

福何等為比丘不侵他人行布施福不侵他人持戒行布施者為當如上說若有所從精進治生自從手辟勤力寒苦致犯治得便從是無有能撗奪福者縣官盜賊水火皆不能得害亦無有用費不可意是比丘不侵他人行布施福從後說絕信多自手與時與不侵他人賢者布施如是從與施得樂無有猗分別行福亦分別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若人意在五法中設使聞佛法教不應除塵垢亦不得道眼何等為五一者若惱說經者二者若求便三者若求窮四者聞亦邪念意著他因緣五者亦无有自高意令所聞分別好醜若人意隨是五法設使聞佛說法不應自解塵垢亦不應生法眼

佛復告比丘有五法若人意在五法即聞佛所教行法為應自解塵垢亦應得道眼何等為五一者無有惡意在說經者二者亦不求經中長短有疑問

解休三者意亦不在色意亦不在他因緣四者亦自有黠意能解善惡五者分別自知是五法若人意隨是五法能得自解塵垢一為不惱說經者二為不求經中長短三為不求窮四者為亦不邪念五為亦自有黠意能分別白黑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五行見一何等為五若行者有行者是身從頭至手足上髮頭腦皮如有滿若干種不淨相觀是身有髮毛爪齒血脈肌肉筋骨髀脅大腸小腸大小腹大便小便淚汗涕唾肝肺心膽血肥膏髓風熱頂額若有是計是為第一念到見一若行者復計如上說意不動在他如上說意念是賢者第二行見一若行者復觀是如上說受識行計是識為今世耶為後世耶若行者有是意是為第三行見一若行者念計如上說為計觀識今世後世無有止處若行者覺是計是為第四行見一若行者計如上說人有識人計是事是人

令世後世無有止處已不得淨觀一若行者有是意解是計為第五淨行見一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五因緣比丘令人眼不止為生痰為壞黠為惱人令不得無為何等為五一者愛欲二者瞋恚三者睡眠四者五樂五者疑不信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是時佛告比丘步行有五德何等為五一者能走二者有力三者除睡四者飲食易消不作病五者為行者易得定意已得定意為久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若有比丘五法行能在山上亦澤中居能草蓐居臥何等為五一者能持戒不犯攝守學戒二亦能攝根門守行三亦能行精進亦有精進力觀不離要不捨精進至得道四已受佛律自曉了五聞經亦易解諦若行者受是五法如上

說能得居山上亦澤中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是時佛告阿難一切阿難我說身不可行惡口意亦尒阿難便白佛一切身口意不可行惡人不止爲作從是作望癡惡佛告阿難爲五惡何等爲五一爲自欺身二者爲亦欺他人三爲語時上下不可賢者意四爲十方不名聞五爲已死墮地獄佛復告阿難一切阿難身善行我教爲可作口意亦尒阿難復白佛說一切身善行我教當爲行口意亦尒人亦行是行欲望幾福佛告阿難爲五福何等五一爲不自欺身二爲亦不欺他人三爲語言上下可賢者意四爲十方名聞五爲已死上天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有五惱人人相依可何等爲五若比丘人人相依可已有時依有過便比丘僧不欲見出便相依者念所我相依者比丘僧便出不欲見便愛著意不欲至比丘

聚我何以當復至比丘聚便不復行已聚不復行便不復見比丘聚已不復見比丘聚便不聞法不聞法便不墮法便離法便不在法是比丘棄一惱人人相依二者亦有比丘若人所愛者所愛者人亦有犯過便比丘聚便有過者寂者下坐便愛者意計我所愛者為比丘聚寂者下坐我不復為至比丘聚為比丘聚寂者下坐我不復為至比丘聚中亦如上說三者持鉢袈裟至他國四者棄戒愛白衣五者自坐愁失名亦如上說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是時佛告比丘五惡不忍辱何等為五一者多怒二者多讒三者多不可意四者十方不名聞惡行五者已命盡身墮惡地獄是為五惡不忍辱者佛復告比丘有五善忍辱者為无有怒為無有讒為無有不可意為有十方名聞為命盡生天上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是時佛告比丘有五惡不耐行者人不耐行者人比丘何等為

五一者為從不耐者為癡二為急性三為已後恨四為無有愛多憎五為身命盡墮地獄倒是為淨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象有五相為應官為中王用為可王意為象引王隨法中何等五一者聞受二者能住三者能鬬四者能走五能自守何等為比丘官象自守若象入軍中前足能鬬後足尻背腹肩項鼻能自護如是名為自守若比丘五因緣具便應礼名聞便應從人受叉手便福地無有極何等為五聞受為一能為二受為三行為四守為五何等為口中味身中細滑意中所念能制不受相如是比丘比丘能自守為守六衰第二者為禪第三受為忍辱第四能為持戒第五聞受為精進行者有是五事便應名聞便應從人受叉手便福地无有極弟子聞可意受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佛告比丘惡不依他人有五何等為五一者不依者意不解二

者依意曲離三者自意不解四者犯道行五者不受佛嚴教五善依他人不相疾者好意解解意不墮乱自意解天下等意行後來者與眼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彼時佛告比丘諸畏是謂為欲比丘謂諸苦是謂為欲比丘諸疾病是謂為欲比丘諸結是謂為欲比丘諸瘡是謂為欲比丘諸淤泥是謂為欲比丘諸著是謂為欲比丘諸墮母腹中是謂為欲

比丘何以故諸畏為欲用世間癡人為貪欲所洪為貪欲所縛用現世不得脫諸畏後世亦不得脫比丘以是故諸畏為欲

比丘何以故諸苦為欲用世間癡人為貪欲所洪為貪欲所縛用現世不得脫諸畏後世亦不得脫比丘以是故諸苦為欲

比丘何以故諸病為欲用世間癡人為貪欲所洪所縛用現世不得脫諸畏後世亦不得脫比丘以是故諸病

為欲

比丘何以故諸結為欲用世間癡人為貪欲所決為貪欲所縛用現世不得脫諸畏後世亦不得脫以是故諸結為欲

比丘何以故諸瘡為欲用世間癡人為貪欲所決為貪欲所縛用現世不得脫諸畏後世亦不得脫比丘以是故諸瘡為欲

比丘何以故諸淤泥為欲用世間癡人為貪欲所決為貪欲所縛用現世不得脫諸畏後世亦不得脫比丘以是故諸淤為欲

比丘何以故諸著為欲用世間癡人為貪欲所決為貪欲所縛用現世不得脫諸畏後世亦不得脫比丘以是故諸著為欲

比丘何以故諸墮母腹中為欲用世間癡人為貪欲所決為貪欲所縛用現世不得脫諸畏後世亦不得脫比丘是故諸墮母腹中為欲佛以說是

從後說絕

畏苦[illegible]結瘡是謂為欲癡人為是所

縛已可色從彼墮母腹中上頭所說比丘正意已知莫離諸畏為深黠人度彼當觀世間生老行展轉時佛說如是

癊有八輩一為疑癊二為愛癊三為貪癊四為瞋恚癊五為癡癊六為惰慢癊七為邪癊八為生死癊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佛便請比丘比丘至佛便說是譬喻比丘人有腫之歲若干歲聚便為所腫九孔九痛九漏從所孔所漏所涕所走但為不淨出但為不淨走負惡難惡出流走腫比丘為是身四因緣名是四因緣身者為九孔九痛為九漏從所漏所涕所走但為不淨出但為不淨流但為臭惡出流走如是比丘為因緣腫可慙可怖可畏可學如是比丘佛說如是比丘受行歡喜

佛說積骨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國雞山中便告比丘人居世間一劫中生死取其骨藏之不腐不消不滅積之與須弥

山等人或有百劫生死者或有千劫生死者尚未能得阿羅漢道泥洹佛告比丘人一劫中合會其骨與須弥山等我故現其本因緣比丘若曹皆當拔其本根去離本思用是故不復生死不復生死便得度世泥洹道佛說如是

佛說七處三觀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勑雕造

阿那邠邸化七子經

卷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祇樹給孤獨園尒時阿那邠邸有七子無篤信於佛法衆彼不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亦不犯煞生亦不犯不與取亦不犯他婬亦不犯妄語亦不犯飲酒尒時阿那邠邸長者告彼七子言汝等今可自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亦莫煞生莫不與取莫他妻婬莫妄語莫飲酒皆悉莫犯彼子作是語我不堪任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莫煞亦不與取他婬妄語飲酒皆不堪任阿那邠邸長者言我當賜汝千兩金汝等可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犯莫煞生不與取他婬妄語飲酒皆悉犯之尒時七子已得千兩金便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犯不煞生不盜不他婬不妄語不飲酒時阿那邠邸長者與彼七子各賜千兩金已授三自歸受五戒便往園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時阿那

邠邸白世尊言我於此間有七子無
篤信意亦无歡喜心於佛法衆不自
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亦不攺
煞生不攺盜不攺他婬不攺妄語不
攺飲酒世尊時七子各各賜千兩金
便使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而
授五戒云何世尊彼七子頗有福善
諸功德使後有所獲不世尊告曰善
哉善哉長者多饒益衆生欲安隱衆
生天人得安長者彼七子緣是功德
諸善功德皆悉具足諦聽彼七子所
因功德諸善所獲果報我今當說此
北方有國城名石室國土豐熟人民
熾盛彼有伊羅波多羅藏无數百千
金銀珎寶車𤦲馬瑙真珠琥珀水精
瑠璃及諸衆妙寶彼揵陁賴國人七
歲中七月七日或以械盛抱載隨其
所欲皆悉費用然彼伊羅鉢多羅藏
无所减少若復長者彼七子及此伊羅
鉢多羅大寶藏彼七千兩金百倍千
倍百千倍無數倍皆悉不及波七子所
獲功德長者復有國名迦陵棊有城
名窒絺羅穀米豐熟人民熾盛彼有

寶藏名般籌無數珎寶金銀車𤦲馬
瑙真珠水精琉璃珊瑚琥珀乃至迦
陵梨國人民七歲七月七日中隨意
所欲擔負多少无所減少然彼迦陵
梨國有所減少若復長者七子所有
七千兩金及般籌大寶藏於彼七千
兩金百倍千倍百千倍無數倍皆悉
不及七子七千兩金所獲功德而無
與等復有長者鞞提師國城名須賴
咤賔伽羅大寶藏无數百千珎寶藏
金銀車𤦲馬瑙真珠琥珀水精琉璃
於彼鞞提師國七歲七月七日中隨
其所欲擔負多少皆負持去於彼賔
迦羅寶藏无所減少若復長者七子
七千兩金及賔迦羅寶藏此七子七
千兩金百倍千倍百千倍无數倍皆悉
不及七子七千所獲功德不可稱計復有長
者加尸國波羅奈城彼有藏名蠰伽
龍名無數金銀珎寶車𤦲馬瑙水精瑠
璃真珠琥珀彼七子七千兩金及此
蠰伽大寶藏彼七子七千兩金所獲
功德百倍千倍百千倍無數倍不如
也長者置此乾陁越國人捨此迦陵

乘人捨此鞞提施人捨此迦尸人猶
如此閻浮提十六大國男女大小彼
盡隨其所欲擔負取此四大寶藏金
銀珎寶車𤦲馬瑙真珠琥珀水精琉
璃彼於七歲七月七日中隨其所欲
皆悉擔負持去彼四大藏无所减少
長者彼七子七千兩金及此四大寶
藏百倍千倍百千倍无數倍皆悉不
及是時世尊便說偈言

伊羅鉢乾陁　蜜絺及般籌　賓伽及須賴
蠰伽波羅奈　如此四寶藏　種種珎寶滿
無數不相及　所作功德果

尒時世尊與阿那邠邸說微妙法勸
令歡喜時阿那邠邸長者已從如來
聞微妙法即從座起偏露右肩右膝
著地叉手向佛白世尊言願世尊當
受我請及比丘僧欲設甘露飲食為
彼七子故時世尊默然受阿那邠邸
請時阿那邠邸已見世尊默然受請
頭面礼足便退而去還家即其日施
設甘露飲食施設甘饌飲食已即敷
坐具為佛比丘僧故而白時到今正
是時願世尊臨顧是時世尊知時已

到便著衣持鉢比丘僧前後圍繞入舍衛城詣阿那邠邸家即就座坐及比丘僧時阿那邠邸長者及七子便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時阿那邠邸長者白世尊言我有此七子各賜千兩金使自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使受五戒今願世尊與此等說法使我等七子於如來所使遠等見時世尊告阿那邠邸長者言如是長者如是長者時阿那邠邸長者見佛比丘僧坐定及七子以甘饌飲食而供養之時阿那邠邸長者及七子甘饌飲食飯佛比丘僧見世尊食竟除去鉢時阿那邠邸長者便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時彼七子如來與說微妙法而世尊知阿那邠邸七子至心聽法諸佛世尊常應所說法苦習盡道時世尊與彼阿那邠邸長者七子說如是法各於坐上諸塵垢盡无有瑕穢得法眼生彼〻見法逮得深法无有狐疑亦无猶豫想得无所畏以解了如來深法自歸命佛歸命法歸命衆而受五戒時世尊

與阿䣊邠祁長者及七子復重說法已便從座起而去是時阿䣊邠祁長者及彼七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䣊邠祁化七子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阿難同學經 出增一阿含經 若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尒時舍衛城有比丘名掘多是尊者阿難少小同學甚愛敬念親眼未曾恚怒然不樂脩梵行欲得捨戒還爲白衣是時阿難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礼足在一面立時阿難白世尊言於此舍衛城有比丘名曰掘多是我少小同學不堪任脩梵行欲捨戒還爲白衣願世尊與掘多比丘說法使於此現法中清淨脩梵行時世尊告阿難阿難汝自往詣彼掘多比丘所對曰如是世尊阿難從佛受教便至掘多比丘所世尊呼對曰如是時掘多比丘從阿難教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礼足在一面坐時世尊告掘多比丘言云何比丘汝審不樂脩梵行欲捨禁戒還爲白衣耶比丘報言審然世尊所以然者身熾盛意亦熾盛不堪任清淨脩梵行世尊告曰比丘女人有五穢行云何爲五比

丘女人見識言語為獷無反復心猶
如蚖虵常懷毒垢此女人增益魔衆
難得解脫亦如鉤鎖女人不可親近
猶如雜毒不可食女人不可消亦如
金剛捷敢人身比丘亦如火炎猶彼
阿鼻泥犁比丘女人不可觀察猶彼
見耆其比丘女人不可聽聞猶如死獸
比丘女人如牢獄猶如辨摩質多羅
獄阿須鞞輪比丘女人是怨家亦如蚖虵比丘
當遠離猶惡知識比丘女人為恐怖
猶賊村落比丘人身難得猶優曇鉢
花比丘人身甚難得猶彼叐一孔推
著水中數万歲乃值其孔比丘時亦
難遇除其八時汝比丘已得人身皆
是本行所造比丘佛世尊出世甚難
遇猶如石女無子比丘如來出世甚
難遇亦如優曇鉢花比丘已得人身
已得受具足戒亦得入衆猶彼蒙尊
國王亦為人說法休息止觀至涅槃
畢至彼處如來善說此法汝比丘淨
修梵行當盡苦原時彼比丘從佛受
是教誡即從坐上无有塵垢得法眼
淨時彼比丘即從坐起頭面礼世尊

足便退而去尒時彼比丘聞世尊說是教誡在一閑靜處而自娛樂已在閑靜處而自娛樂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於如來所修無上梵行盡生死原梵行已立所作已辨更不復受母胎是時彼比丘即成阿羅漢時尊者摳多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礼足在一面坐時尊者摳多白世尊言世尊所教誡今已還覺願世尊聽般涅槃時世尊默然不對尊者摳多比丘再三白世尊言世尊所教今已還覺願世尊聽般涅槃時世尊告曰比丘今正是時彼比丘即從坐起頭面礼足繞世尊三匝便退而去還詣已房到已除去坐具於露地布坐具便昇虛空現若干變化或化一身為若干身或化若干身為一身或為石鐵或為金剛或為牆壁城郭或為高山石壁皆過無㝵出沒於地譬如流水而无罣㝵結加趺坐滿虛空中譬如大火炎亦如飛鳥猶如此日月有大威神有大力勢以手摩抆化身至梵天於虛空中坐卧經行或現煙炎

身下出烟身上出火身上出烟身下
出火左出烟右出火右出烟左出火
前出烟後出炎後出烟前出炎舉身
出烟舉身出炎舉身出火時彼比丘還
斂神足身就獨坐結加趺坐直身正
意繫念在前便入初禪從初禪起入
第二禪從二禪起入第三禪從三禪
起入第四禪從第四禪起入空處從
空處起入識處從識處起入不用處
從不用處起入有想無想從有想無
想起入想知滅三昧從想知滅三昧
起入有想無想不用處識處空處四
禪三禪二禪初禪復從初禪起入第
二禪第三禪時尊者掘多從第四禪
起便捨身壽於無餘涅槃界便般涅
槃時阿難供養尊者掘多舍利至世
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時阿
難白世尊言彼掘多比丘者從如來
受教誡在閑靜處而自娛樂所以族
姓子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
出家學道修无上梵行盡生死原梵
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母胎世尊
彼尊者掘多已般涅槃世尊告曰甚

奇甚特阿難佛世尊成就無量智慧能使掘多比丘濟生死淵此阿難如来所行已足況度無數百千衆生濟生死淵及餘當拔濟者是故阿難當發慈意於佛於法於衆如是阿難當作是學是時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阿難同學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轉法輪經　若

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波羅捺國鹿野樹下坐時有千比丘諸天神皆大會側塞空中於是有自然法輪飛來當佛前轉佛以手撫輪曰止往者吾從无數劫來爲名色轉受苦无量今者癡愛之意已止漏結之情已解諸根已定生死已斷不復轉於五道也輪即止於是佛告諸比丘世間有二事墮邊行行道弟子捨家者終身不當與從事何等二一爲念在貪欲無清淨志二爲猗著身愛不能精進是故退邊行不得值佛道德具人若此比丘不念貪欲著身愛行可得受中如來寂正覺得眼得慧從兩邊度自致泥洹何謂受中謂受八直之道一曰正見二曰正思三曰正言四曰正行五曰正命六曰正治七曰正志八曰正定若諸比丘本未聞道當已知甚苦爲眞諦已一心受眼受禪思受慧見覺所念令意解當知甚苦習盡爲眞

諦已受眼觀禪思慧見覺所念令意解如是盡眞諦何謂爲苦謂生老苦病苦憂悲惱苦怨憎會苦所愛別苦求不得苦要從五陰受成爲苦何謂苦習謂從愛故而令復有樂㸿不離在在貪意欲愛色愛不色之愛是習爲苦何謂苦盡謂覺從愛復有所樂婬念不受不念無餘無淫捨之無復禪如是爲習盡何謂苦習盡欲受道謂受行八直道正見正思正言正行正命正治正志正定是爲苦習盡受道眞諦也

又是比丘苦爲眞諦苦由習爲眞諦苦習盡爲眞諦苦習盡欲受道爲眞諦若本在昔未聞是法者當受眼觀禪行受慧見受覺念令意得解若令在斯未聞是四諦法者當受道眼受禪思受慧覺令意行解若諸在彼不得聞是四諦法者亦當受眼受禪受慧受覺令意得解是爲四諦三轉合十二事知而未淨者吾不與也一切世間諸天人民若梵若魔沙門梵志自知證已受行戒定慧解度知見成

是為四極是生後不復有長離世間無復憂患佛說是時賢者阿若拘鄰等及八千數天皆遠塵離垢諸法眼生其千比丘漏盡意解皆得阿羅漢及上諸習法應當盡者一切皆轉衆祐法輪聲三轉諸天世間在法地者莫不遍聞至于第一四天王忉利天焰天兜術天不驕樂天化應聲天至諸梵界須臾遍聞尒時佛界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皆大震動是為佛衆祐始於波羅㮈以無上法輪轉未轉者照无數度諸天人從是得道佛說是已皆大歡喜

佛說轉法輪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八正道經

若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弟子聽我說邪道亦說正道何等為邪道不諦見不諦念不諦語不諦治不諦求不諦行不諦意不諦定是為道八邪行何等為道八正行一者諦見諦見為何等信布施信禮信善惡行自然福信父母信天下道人信求道信諦行信諦受今世後世自黠得證自成便相告說是為諦見

第二諦念為何等所意棄欲棄家不瞋恚不相侵是為諦念

第三諦語為何等不兩舌不傳語不惡罵不妄語是為諦語

第四諦行為何等不殺盜婬是為諦行

第五諦受為何等是聞有道弟子法求不可非法飯食牀臥病瘦正法求不可非法是為諦受

第六諦治為何等生死意共合行所

精進行出力因緣行乃精進不猒意持是爲諦治

第七諦意爲何等生死行合意念向意念不妄不共意求是名爲諦意

第八諦定爲何等生死意合念止相止護已止聚止不可爲不作所有罪不墮中庭是名爲諦定

比丘所有道弟子當愛是八種行諦道如說行可得道八行覺諦見者信布施後世得具福信礼者見沙門道人作礼福信祠者懸繒燒香散花然燈信所行十善是爲自然得福信父母者信孝順信天下道人者喜受經信求道者爲行道信諦行者斷惡意信諦受者不犯戒令世後世自點爲得點能教人得證自成者能成人能成他人便相告說是名爲諦見知如是便自脫亦脫他人

第二諦念所意起者爲失意欲棄家者爲念道不瞋恚怒者爲忍辱不相侵者當正意

第三諦語者不惡罵不犯口四過但說至誠道品諦要

第四諦行者不殺盜婬兩行誠信

第五諦不墮貪者但求一衣一食爲賤醫

第六諦治者爲向三十七品經

第七諦意者日增三十七品經不離意

第八諦止者不忘因緣止者常還意護已止者一切無所犯聚止者得福

道佛說如是皆歡喜受

佛說八正道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五陰譬喻經

若

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羅勝國度河津見中大沫聚隨水流即告比丘言諸比丘譬如此大沫聚隨水流目士見之觀視省察即知非有虛无不實速消歸盡所以者何沫無强故如是比丘一切所色去来現在内外麁細好醜遠近比丘見此當熟省視觀其不有虛无不實但病但結但瘡但偽非真非常為苦為空為非身為消盡所以者何色之性無有强譬如比丘天雨渧水一泡適起一泡即滅目士見之觀視省察即知非有虛无不實速消歸盡所以者何泡無强故如是比丘一切所痛去来現在内外麁細好醜遠近比丘見知當熟省視觀其不有虛无不實但病但結但偽但瘡非真非常為苦為空為非身為消盡所以者何痛之性無有强故譬如比丘季夏盛熱日中之炎目士見之觀視省察即知非有虛无不實

遠消歸盡所以者何炎無強故如是比丘一切所想去来現在內外麁細好醜遠近比丘見是當熟省視觀其不有虛無不實但婬但結但瘡但偽非真非常為苦為空為非身為消盡所以者何想之性無有強

譬如比丘人求良材擔斧入林見大芭蕉鴻直不曲因斷其本斬其末劈其葉理分分剝而解之中了无心何有牢固目士見之觀視省察即知非有虛无不實遠消歸盡所以者何彼芭蕉無強故如是比丘一切所行去来現在內外麁細好醜遠近比丘見此當熟省視知其不有虛無不實但婬但結但瘡但偽非真非常為苦為空為非身為消盡所以者何行之性无有強

譬如比丘幻師與幻弟子於四衢道大人眾中現若干幻化作群象群馬車乘步從目士見之觀視省察即知不有虛無不實无形化盡所以者何幻无強故如是比丘一切所識去来現在內外麁細好醜遠近比丘見此

當熟省視觀其不有虛无不實但婬但結但瘡但僞非真非常爲苦爲空爲非身爲消盡所以者何識之性無有强於是佛說偈言

沫聚喻於色　痛如水中泡　想譬熱時炎
行爲若芭蕉　夫幻喻如識　諸佛說若此
當爲觀是要　熟省而思惟　空虛之爲審
不觀其有常　欲見陰當尒　真智說皆然
三事斷絕時　知身无所直　命氣溫煖識
捨身而轉逝　當其死卧地　猶草無所知
觀其狀如是　但幻而愚貪　心心爲無安
亦無有牢强　知五陰如此　比丘宜精勤
是以當晝夜　自覺念正智　受行寂滅道
行除寂安樂

佛說如是比丘聞皆歡喜

五陰譬喻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治禪病祕要法卷上　若

宋居士沮渠京聲　譯

治阿練若亂心病七十二種法（尊者舍利弗所問出雜阿含阿練若事中）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夏五月十五日五百釋子比丘在竹林下行阿練若法修心十二於安般那入毗琉璃三昧時波斯匿王有一太子名毗琉璃與五百長者子乘大香象在祇洹邊作鄣羅戲復醉諸象作鬬象戲有一行蓮花黑象其聲可惡狀如霹靂中間細聲如貓子乳釋子比丘禪難提優波難提等心驚毛竪於風大觀發狂癡想從禪定起如醉象奔不可禁制尊者阿難勅諸比丘堅閉房戶我諸釋子今者發狂脫能傷壞諸比丘僧即往舍利弗所白言大德大德所知智慧無障如天帝釋第一勝幢所至無畏唯願慈哀救諸釋子狂亂之苦尒時舍利弗即從坐起牽阿難手往詣佛所繞佛三匝為佛作礼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唯願

天尊慈悲一切為未來世諸阿練若比丘因五種事發狂者一者因乱聲二者因惡名三者因利養四者因外風五者因内風此五種病當云何治唯願天尊為我解說尒時世尊即便微笑有五色光從佛口出繞佛七匝還從頂入告舍利弗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若有行者行阿練若修心十二於阿那般那因外惡聲觸内心根四百四脉持心急故一時動乱風力强故最初發狂心脉動轉五風入咽先作惡口應當教是行者服食酥蜜及呵梨勒繫心一處先想作一頗梨色鏡自觀己身在彼鏡中作諸狂事見此事已復當更觀而作是言汝於明鏡自見汝身作狂癡事父母宗親皆見汝作不祥之事我今教汝離狂癡法汝當憶知先教除聲除聲法者舉舌向腭想二摩尼珠在兩耳根中如意珠端猶如乳滴滴滴之中流出醍醐潤於耳根使不受聲設有大聲如膏油潤終不動搖此想成已次想一九重金剛蓋從

如意珠三出覆行者身下有金剛華行者坐上有金剛山四面周匝繞彼行者其間密緻靜絶外聲一一山中有七佛坐為於行者說四念處尒時寂然不聞外聲隨於佛教此名除乱法門去惡聲想告舍利弗汝等行者宜當修習慎莫忘失是名治乱倒心法

復次舎利弗既去外聲已當去內聲內聲者因於外聲動六情根心脉顛倒五種悪風從心脉入風動心故或歌或儛作種種變汝當教洗心觀洗心觀者先自觀心令漸漸明猶如火珠四百四脉如毗琉璃黄金芭蕉直至心邊火珠出氣不冷不熱不麁不細用熏諸脉想一梵王持摩尼鏡照行者胷尒時行者自觀胷如如意珠王明淨可愛火珠為心大梵天王掌中有轉輪印轉輪印中有白蓮花白蓮華上有天童子手擎乳湩從如意珠王出以灌諸脉乳漸漸下至於心端童子手持二針一黄金色二青色從心兩邊安二金花以針鑽之七鑽之後心還柔耎如前復以乳還洗於

心乳滴流注入大腸中大腸滿已入小腸中小腸滿已流出諸乳滴滴不絕入八万戶虫口中諸虫飽滿遍於身內流注諸骨三百三十六節皆令周遍然後想一乳池有白蓮花在乳池中生行者坐上以乳澡浴想兜羅綿如白蓮華繞身七帀行者處中梵王自執己身乳令行者歠行者歠已梵王執蓋覆行者上於梵王蓋普見一切諸勝境界還得本心無有錯亂佛說此語時五百釋子比丘隨順佛語一一行之心即清涼觀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無我不貪世間達解空法豁然還得本心破八十億洞然之結成須陀洹漸漸修學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此名柔耎治四大內風法

復次舍利弗若行者欲行禪定冝當善觀四大境界隨時增損春時應入火三昧以溫身體火光猛盛身體蒸熱冝當治之想諸火光作如意珠從毛孔出焰焰之間作金蓮華化佛坐上說治病法以三種珠一者月精摩

尼二者星光摩尼猶如天星光白身青三者水精摩尼想此三珠一照頭上一照左肩一照右肩見三珠已想身毛孔出三珠光極為清涼身心柔耎入大三昧不為所壞是名治火大三昧法

復次舍利弗秋時應當入地三昧入地三昧見此地相百千石山鐵山鐵圍山金剛山從頭至足三百三十六節各為百千山山神巖崿尒時應當疾疾治之治地大法想此諸山一一諦觀猶若芭蕉如是次第如經十譬一一諦觀尒時但見十方大地如白瑠璃有白寶花見舍利弗目連迦葉迦旃延坐白金剛窟履地如水為行者說五破五合說地無常行者見已身心柔耎還得本心是名治地大法

復次舍利弗行者入水三昧者自見已身如大涌泉三百三十六節隨水流去見十方地滿中青水或白或赤宜當急治治水法者先當觀身作摩尼珠吉祥之瓶金花覆上使十方水流入瓶中此吉祥瓶涌出七花七莖分明一一莖間有七泉水一一泉中

有七金華一一華上有一佛坐說七覺支是名治水大法

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入風三昧自見己身作一九頭龍一一龍頭有九百耳無量口身毛孔耳及口如大溪谷皆出猛風宜急治之治之法者當教行者自觀己身作金剛座從於四面想四金剛輪以持此風金輪復生七金剛華華上化佛手捉澡灌澡灌中有一六頭龍動身吸風令十方風恬靜不動尒時行者復見七佛四大聲聞重為解說七覺支漸入八聖道分是名治內風大法也

攤酥觀衆灾四大漸入聖分尒焰境界

復次舍利弗若有行者四大羸瘦或曠或喜或悲或笑或復腹行或放下風如是諸病當教急治治之法者先觀薄皮從半節起見於薄皮九十九重猶如泡氣次觀厚皮九十九重猶如芭蕉次復觀膜如眼上瞖九十九重潰潰欲穿次復觀肉亦九十九重如芭蕉葉中間有虫細於秋毫虫各四頭四口九十九尾次當觀骨見骨

皎白如白琉璃九十八重四百四脉
入其骨間流注上下猶如芭蕉次當
觀髑髏九十八重如蛊綱絲觀諸節已
次觀頭骨一一髮下有四百四脉直
入腦中其餘薄皮厚皮骨與身無異
唯有腦膜十四重腦爲四分九十八
重四百四脉流注入心大腸小腸脾
腎肝肺心膽喉嚨肺腴生熟二藏八
万戸虫一一諦觀皆使空虚皎然白
淨皮皮相累中間明淨如白琉璃如
是一一半節諦觀使三百三十六節
皆悉明了令心停住復更反覆一千
九百九十九遍然後當聚氣一處數
息令調想一梵王手持梵瓶與諸梵
衆至行者前捉金剛刀授與行者既
得刀已自剜頭骨大如馬珂置左膝
上於梵瓶中生白蓮花九節九莖九
重有一童子隨梵王後從初蓮華出
其身白色如白玉人手執白瓶瓶内
醍醐梵王語上如意珠中出衆色藥
置醍醐中童子灌之從頂而入入於
腦脉直下流注至于左脚大栂指半
節半節滿已津潤具足乃至薄皮復至

一節如是漸漸遍滿半身滿半身已復滿全身滿全身已四百四脉眾藥流注觀身三百三十六節皆悉盈滿尒時行者還取頭骨安置頭上童子復以青色之藥布其頭上此藥滴滴從毛孔入恐外風入梵王復教作雪山酥皆令鮮白醍醐流注如頗梨壁持用摓身七七四十九遍復更廣大作醍醐池白酥為華行者坐上酥蓋酥龕梵王慈藥布散酥間如是諦觀九百九十九遍然後復當想第二節蓮華中有一紅色童子持赤色藥散於髮間及遍身體一切毛孔使赤色藥從薄皮入乃至於髓使心下明遍體漸漸軟

第三節中蓮華復敷金色童子持黃色藥散於髮間及遍身體一切毛孔使黃色藥從薄皮入乃至於髓使心下青遍體漸漸增長復更增長軟第四節中琉璃童子持青色藥右手持之散於髮間及遍身體一切毛孔使青色藥從薄皮入乃至於髓使心下赤一一毛孔各下一針從於足下上

刺二針心上作三蓮花三花之中有三火珠放赤色光光照於心令心下漸漸暖然後兩掌諸節各下三針隨脉上下調和諸氣生四百四脉不觸大腸腎脉增長復以五針刺左腸脉如是童子調和諸針以不思議熏不思議脩挩出諸針置五爪下以手摩觸遍行者身第五節綠色童子手捉玉瓶從於糞門灌綠色藥遍大小腸五藏諸脉還從糞門流出此水雜穢諸虫隨水而流不損醍醐虫止水盡復散綠色乾藥從於鬚間及遍身體一切毛孔使綠色乾藥從薄皮入乃至於髓使心下白遍體漸增柔耎第六節紫色童子捉玫瑰珠瓶盛玫瑰水遍洗諸脉令玫瑰水從一切毛孔出毛下諸虫皆從水出復以一琥珀色乾藥散於鬚間及遍身體一切毛孔使琥珀色乾藥從薄皮入乃至於髓使心下轉明如白雪光遍體漸增柔軟第七節黃色童子捉金剛鑚鑚兩脚下鑚兩掌鑚心兩邊然後持如意珠王摩拭六根諸根開受寂上禪

味樂諸皮脉間如塗白膏一切柔軟第八節金剛色童子手持二瓶以金剛色樂灌兩耳中及一切毛孔如按摩法停調諸節身如鉤鏁遊諸節間第九節摩尼珠色童子從瓶口出至行者所內五指置行者口中其五指端流五色樂行者飲已觀身及心乃至諸脉淨若明鏡頗梨摩尼色不得譬童子授蓮花莖令行者啜啜時如啜藕法滴滴之中流注甘露食此莖已唯九華在一一華中有一梵王持梵王瓶授與行者令行者坐坐此瓶已七寶大蓋覆行者上梵王各各說慈法門以教行者梵王力故十方諸佛住行者前為說慈悲喜捨隨根授藥柔軟四大舍利弗汝好持此柔軟四大伏九十八使身內身外一切諸病梵王灌頂摩酥灌法為四衆說尒時舍利弗尊者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噎法

復次舍利弗若阿練比丘用心大急數息太麁眠臥單薄因外風寒因動

腸管脾腎等脉諸節起風逆氣會塞節節流水停住會中因成澀血氣發頭痛背滿諸節攣縮當疾治之治之法者先服肥膩世間美藥然後仰眠數息令定想阿耨達池其水盈滿滿一由旬底有金沙四寶金輪生黃金華大如車輪花中有四寶獸頭鳥鼻出水師子口出水馬口出水牛口出水繞池七帀阿耨達龍王七寶宮殿在四獸頭間龍王頂上如意珠中龍王力故生一千五百雜色蓮華青蓮花五百尊者賓頭盧等五百阿羅漢各坐其上日暮則合晝時則開有七寶蓋在比丘上有七寶牀在蓮華下五百金色蓮花薄拘羅等五百沙彌各坐其上日暮則合日晝則開有七寶蓋在沙彌上有七寶牀在蓮華下五百紅蓮花尊者優波難陀和須蜜多等大阿羅漢或言是大菩薩眷屬五百各坐其上日暮則合日晝則開有七寶蓋在比丘上有七寶牀在蓮花下有七寶高臺長八千丈從下方出當阿耨達龍王宮前有五百臺子

在其葉上身真金色第一童子名曰闍婆第二童子名曰善財第五百童子名灌頂力王若欲治噎病者先念尊者賓頭盧等一千五百人如上所說令了了見已尊者賓頭盧當將是闍婆童子取阿耨達龍王所服白色菴婆羅藥（菴婆羅藥者味如甘蔗形似蘿蔔根味亦有似石蜜者）服此藥已噎病得差四大調和眼即明淨若發大乘心者闍婆善財等五百童子為說大乘法因是得見跋陀婆羅等十六賢士亦見賢劫彌勒等千菩薩因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具六波羅蜜發聲聞心者尊者賓頭盧為說四念處法乃至八聖道分經九十日得阿羅漢道告舍利弗汝好受持此治噎法慎莫忘失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行者貪婬患法

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入禪定時欲覺起貪婬風動四百四脈從眼至身根一時動搖諸情閉塞動於心風使心顛狂因是發狂見魅所著晝夜思欲如殺頭然當疾治之治之法者教此

行者觀子藏子藏者在生藏下熟藏之上九十九重膜如死豬胞四百四脈從於子藏猶如樹根布散諸根如戚戾囊一千九百節似芭蕉葉八万戶蟲圍繞周匝四百四脈及以子藏猶如馬腸直至產門如辟劍形圓圓大小上圓下尖狀如貝齒九十九重一一重間有四百四蟲一一蟲有十二頭十二口入欲來時來精入脈布散諸蟲入眼羅蟲頂直至產門半身半月出不得水諸蟲各吐猶如敗膿入九十蟲口中從十二蟲六竅中出如敗絳汁復有諸蟲細於秋毫甚微其中諸男子等宿惡罪故四百四脈從眼根布散四支流注諸腸至生藏下熟藏之上脾腎脈於其兩邊各有六十四蟲蟲各十二頭亦十二口從從猶著狀如指環盛青色膿如野精精蟲究惡區蓋三陰藏處分為三支二支在上如芭蕉葉有一千二百脈一一脈中生於風蟲細若秋毫似眺諸脈當為諸蟲口中生筋色蟲此蟲形體鈴鈴連持子諸能動諸脈吸諸蟲入男蟲青白黃紅赤七万八千支

猶纏裹狀如羂縠瞿師羅為眼九十八使上衝於心乃至頂髮諸男子等眼觸於色風動心根四百四脈為風所使動轉不停八萬戶蟲一時張口眼出諸膿流注諸脈乃至蟲頂諸蟲蕭動狂無所知觸前女根男精青白是諸蟲淚變精黃赤是諸蟲膿九十八使所熏條然八萬戶蟲地水火風動作作此告舍利弗若有四眾著慙愧衣服慙愧樂欲求解脫度世苦者當學此法如飲甘露學此法者想前女子藏乃至女根男子身分大小諸蟲張口豎耳瞋目吐膿以手反、置左膝端數息令定一千九百九十九過觀此想成已置右膝端如前觀之復以手反之同覆頭上令此諸蟲聚不淨物充遍兩眼耳鼻及口無處不至見此事已於好女色及好男色乃至天子天女若眼觀之如見癩人鄰剎薩蟲如地獄金剛半多羅鬼神狀如阿鼻地獄猛火熱鐵當諦觀自身他身是欲界一切眾生身分不淨皆悉如是告舍利弗汝今知不眾生身根

根本種子悉不清淨不可具說但當數息一心觀之若服此藥是大丈夫天人之師調御人主免欲淤泥不為使水恩愛大河之所漂沒婬泆不祥幻色妖鬼之所燒害當知是人未出生死其身香潔如優波羅人中香象龍王力士摩醯首羅所不能及天力丈夫天人所敬告舍利弗汝好受持為四眾說慎勿忘失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利養瘡法

復次舍利弗若有行者貪火所燒利養毒箭惡風吹動以射其心以貪因緣心或顛倒晝夜六時思念貪方便如猫伺鼠心無厭足如七步蛇吐毒覆身如與惡人利養纏滑五百毒蛇纏在身中剎那剎那頑其心毒火熾然不息晝夜六時煩惱猛風吹利養薪在其心內熾然不息諸蟲覺作燒善根芽以是因緣狂亂黑鬼猛毒熾盛見他得利如箭射心如刺入眼如釘入耳諸情閉塞五百五蟲四大毒龍石拔刀賊六村羅剎一時覺作因

是發狂當疾治之治之法者先當數息繫心令定想一丈六像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在耆闍崛山七寶窟中坐寶師子座與諸四衆說除貪法告言法子汝觀貪人所著袈裟六物衆具如蒺刺林針縫之中當生劍樹百千鐵釘鐵嘴諸虫啄食其身融銅鑊湯鐵鋸鐵鑽鐵牀是汝坐具沸屎毒蛇鐵丸鑊湯刀林劍戟百億蒺刺火河流銅屎糞膿血是汝飲食尒時世尊說是語已嘿然無聲令於行者自見己身臥七重鐵城內見五羅剎張口兩向以八十鐵鉗拔舌令出無量鐵犁耕如劍樹以耕其舌鐵牛甲間流注融銅鐵嘴身內有百千色膿中諸虫不可稱數觀見此事心驚毛竪出定入定見所著衣如膿屎和血鐵嘴諸虫刀林劍戟以爲莊嚴見所食物猶如細虫百千小虫耳生諸膿臭屍諸血八十嘴虫風虫火虫水虫地虫地獄虫一切諸虫吐膿吐毒滿鉢多羅鐵丸劍戟以爲果蓏尒時世尊而說偈言

生死不斷絕　貪欲嗜味故　養怨入丘塚
唐受諸辛苦　身臭如死尸　九孔流不淨
如廁虫樂糞　愚貪身無異　智者應觀身
不貪染世間　無累無所欲　是名真涅槃
如諸佛所說　一心一意行　數息在靜處
是名行頭陀
告舍利弗利養傷身敗人善根不可具說但當數息一心觀之若服此藥是大丈夫天人之師調御人主究欲淤泥不為使水恩愛大河之所漂沒貪利不祥之所燒害當知是人未出生死其身香潔如優波羅人中香爲龍王力士摩醯首羅所不能及大力丈夫天人所敬告舍利弗汝好受持爲四衆說慎勿忘失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犯戒法

復次舍利弗若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受佛禁戒身心狂亂猶如獲猴種植之法未及生長滅枝毀根七衆亦尒於佛禁戒戒色未生犯突吉羅乃至波羅夷猶如醉爲不避好惡不識諸方路

壞一切諸善好物四衆亦介路破淨戒青蓮花池破戒猛盛猶如狂狗見人見本乃至鳥獸隨逐齧之犯戒惡人見佛羅漢清淨比丘功德福田隨逐罵辱誹謗毀之自飲毒藥遍體血現節節火然狂愚無智結使猛風動煩惱山貪婬爲眼瞋爲手足愚癡身體踐踏世間植種惡子既自種已復教他人求覓地獄獄卒羅剎牛頭阿傍劫火惡見劍林之神閻羅王等十八獄主常爲已作大親友上善知識必定當與如是獄種晝夜遊處此破戒人諸惡猛火已來入心爲利養故爲名聞故自稱善好威德具足詐阿練若知法者所猶如幻師幻惑他目此幻僞人詐行頭陀破戒惡風吹罪業塵常散已上惡口誹謗不善心香以熏身心此人身心猶如伊蘭似百千死狗肆行禪定僞現數息所見境界始初之時見黑色佛如黑烏腳見如灰人見諸比丘頭破腳折見比丘尼莊嚴花鬘見諸天烏化爲獼猴毛端火燃來觸擾已或見一野狐及一

野干有百千尾一一尾端無量諸虫
種種雜惡或見羸瘦馳癘猪狗鳩槃
茶等諸惡夜叉羅刹魁膾各持種種
武器惡火打撲比丘因是發狂或歌
或儛臥地糞穢作種種惡當疾治之
治之法者向諸智者至誠自說懺悔
所作惡不善業智者應當教此比丘
念釋迦牟尼佛乃至次第念於七佛
念七佛已念三十五佛然後復當念
諸菩薩念大乘心觀於空法深自慚
愧想一一佛捉澡罐水以灌其頂復
自想身墮阿鼻地獄十八地獄受諸
苦惱於地獄中稱南無佛南無法南
無比丘僧修行六念諸佛如來於其
夢中放白毫光救地獄苦見此事已
如負債人心懷慚愧應當償之一心
一意脫僧伽梨著安多會詣清淨僧
所五體投地如大山崩心懷慚愧懺
悔諸罪為僧執事作諸苦役掃廁擔
糞經八百日然後復當澡浴身體還
著僧伽梨入於塔中一心合掌諦觀
如來眉間白毫大人相光一日至七
日還至智者所求索懺悔智者應當

告言比丘汝今自觀汝身猶如金瓶
瓶四毒蛇二上二下吐毒可畏復觀
一龍六頭繞瓶龍亦吐毒滴蛇口中
四方大樹從金瓶出遍三界黑爲復
來欲拔此樹四面火起見此事已應
當告言比丘當知金瓶者是地氣也
蛇者從水大生是水大毒白色蛇者
青色蛇者從風大生是風大毒綠色
從地大生是地大毒黃色蛇者從火
大生是火大毒六頭龍者是汝身中
五陰及空如此身者毒害不淨去何
縱恣犯戒不治說此語已復教掃塔
塗地作諸苦役更教觀佛見佛放金
色光以手摩頭然後方當教不淨觀
不淨門徹無有諸障然後可與僧中
說戒欲說戒時應唱是語某甲比丘
某甲比丘尼已八百日行於苦役七
日觀佛眉間白毫作毒蛇觀地獄想
成復觀一佛說懺悔法不淨觀門無
我人鏡還復通達境界中佛以澡罐
水灌比丘頂天神現夢說已清淨令
已慚愧我所證知唯願聽許介時律
師復應以律撿問此人復教誦戒經

八百遍然後方與如淨比丘得無有異告舍利弗若有七衆犯於輕戒過二夜不懺悔者是人現身雖行禪定終不獲道若犯重戒墮大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如是具足足滿三劫然後爲人雖得人身貧窮癩病七十七身不見佛不聞法諸根不具是故智者若犯佛戒於突吉羅應生怖畏如被刀斫極懷慚愧何況重戒若能服此持戒藥者當知是人最上慚愧忍辱丈夫無能過者尒時世尊而說偈言

破戒心不淨　猶如偷賊狗　處處求利養
爲貪心所燃　當服慚愧藥　忍辱爲衣裳
懺悔莊嚴華　熏用善心香　一心觀佛相
除苦無憂苦　亦當念空法　修心觀不淨
是名諸如來　甘露灌頂藥　服者心無憂
可至涅槃岸　如法應修行　非法不應作
今世若過世　行法者得度　隨順佛所說
持戒行頭陀　身心無悪行　疾至於解脱

尒時世尊告舍利弗汝好受此治犯戒藥慎莫忘失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説歡喜奉行

治禪病秘要法卷上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治禪病秘要法卷下

若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治樂音樂法

復次舍利弗若四部衆樂諸音樂作倡無猒因是動風如獼猴馬亦如秋狗似伊尼利鹿王貌感愚癡心如獼猴處處躍著不可禁制當疾治之治之法者先想一天女端正無雙兩手自然有諸樂器聲万種音行者見已見此天女過於外色百億万倍聞此天聲世所無比因是戒著觀色聽聲因是當教觀此女人六情諸根所起境界數息力故見可愛眼生六毒蛇從眼根出入耳根中復見二虫狀如雞從鶯發大惡聲破頭出腦爭取食之餘四根中見貓見鼠見狗野干爭取食之因是得見一切女色三十六物汙露不淨子藏細虫為女瓔珞見女所執諸雜樂器究轉囊中諸虫皷動作野干鳴所說猥媟不可聽採如羅剎哭因是猒離諂智者所說前所作惡不善業誠心懺悔智者應當教無

常觀告舍利弗汝好受此治音樂法愼莫忘失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好歌唄偈讚法

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好作偈頌美音讚歎猶如風動娑羅樹葉出和雅音聲如梵音悅可他耳作適意辞令他喜樂因是風觸貢高憍慢心如乱草隨煩惱風處處不停起憍慢幢打自大鼓弄諸脉零因是發狂如癡猨猴採拾花菓心無暫停不能數息當疾治之治之法者先當想一七寶高幢有乾闥婆在其幢端身如白玉動身讚偈身毛孔中出大蓮華百千比丘在蓮華上聲万種音過於己身百千万倍因是漸漸息其憍慢智者復應教於行者諦觀幢端見於幢端頗梨明鏡諸比丘等恃聲憍慢心不淨者化為羅刹出大惡聲火從口出復有夜叉從四方來拔舌取心置於幢端其心戰掉蹄尖叫喚如醉為吼或復細聲如毗舍闍吟因是復見諸美音聲如人叫喚稱己父母罵詈無道因

是厭離耳不樂聞生厭離想智者應
當教觀八苦如八苦觀說告舍利弗
汝好受此治歌唄倡讚法慎莫忘失
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治水大猛盛因是得下

復次舍利弗若有四眾入水三昧遍
體水出不見身心猶如大海出定時
飲食不甘患心下熱水脉增動患下
不止當疾治之治之法者想一金翅
鳥比丘乘上於大海中遊行无畏諸
龍羅剎皆悉驚走鳥取龍食龍畏怖
故吸水都盡化為四鉇金翅鳥王口
銜四鉇比丘坐上求水不得金翅鳥
王眼出火燒虵諸鉇驚怖猶如幻夫
所作幻人隱沒不現入比丘身從是
出定應服世間斷下之藥想二火珠
一在腸管溫煖諸脉一在糞門狀如
熱石想雪山神名鬱多伽身長六丈
白如珂雪持一香藥名婆呵那伽授
與行者服此藥時先發無上菩提之
心一服藥已四百四病終身不動何
況下耶若令彼神疾疾來者當淨澡

浴不食五辛不飲酒不噉肉於靜寂處一心數息稱彼神名念彼神像一日至七日雪山大神與十二白光神等至行者前先為說法後授與藥復教十二門禪彼諸神等皆是五地大菩薩也若有病者應先念彼欝多羅伽神次念勇健神强力神雄猛神智行神自在神善辯神鳩摩羅神難勝神白光明神白光明王神藥王神等十二白光神既得見已於一一神所各問異法門彼諸神等先令行者得見弥勒菩薩於弥勒菩薩所見文殊師利等一切諸菩薩及十方佛若與人過去世不犯四重禁現在世不破四重禁見諸神時即見道跡若犯戒者是諸神王教已懺悔足滿千日然後得見弥勒菩薩及文殊師利諸大士等後獲道跡告舍利弗若有行者因水致下動四百四病欲得治者當疾服是婆呵等藥除病無患滅業障海疾見道跡是故汝等善好受持慎莫忘失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因火大頭痛眼痛耳聾法

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入火三昧節節火燗大腸小腸一時火起燒動火脉出定時頭微微痛諸脉掣縮眼赤耳聾因是發病當疾治之治之法者先想一琉璃甕盛衆色水生雜寶花花上皆有百千化佛諸化菩薩各放白毫照諸火光令諸火光化爲金龍行者見已即生歡喜作念想甕安置火下花臺在上已往佛所以手攀甕手即清涼因是舉身投於甕邊爲佛作礼即見化佛放眉間光雨滴甘露灑散諸節所滴之處化成琉璃因灌大腸大腸小腸甘露盈滿火光漸息生諸寶花寶華有光其色紅白復當想一摩醯首羅乘金色牛持寶瓶水至行者前水中衆藥藥名破毒令行者服復持一珠名旃陁羅摩尼（宋言月精）置其頂上流出諸藥灌耳灌眼灌鼻但一見已即得除差摩醯首羅是大菩薩常自遊戲首楞嚴三昧即從眉間放大光明化作佛像五百仙人侍衛世尊爲於行者說甘露門治病之法告舍利弗

汝好受持慎莫忘失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説歡喜奉行

治入地三昧見不祥事驚怖失心法

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入地三昧見四方面黒山諸山巖間有無量無邊諸鳩槃荼蹲踞土埵現醜悪形身根分端復有五山夜叉競來爭取彼山諸鳩槃荼痛急驚怖發大悪聲向行者所復見諸鬼頭髮蓬乱捉大鐵棒棒端有山至行者所復見夜叉擔山起僂羅刹持樹至夜叉所羅刹瞋恚與夜叉鬭噉舍遮鬼頭戴黒山口銜死虎行者見已心驚毛竪以驚怖故羅刹熾盛共夜叉鬭羅刹得勝截夜叉頭噉舍遮手足以為瓔珞鳩槃荼身根以為花鬘鼓僂前地狗牙上出如劒樹枝眼中雨雹霹靂火起夜叉復勝持撮羅刹剥其面皮剜取女根截鳩槃荼身根噉舍遮手足用為花鬘穿耳串頸鼓僂前地動身大叫發大悪聲甚可怖畏復見四大海神所生之母毗舍樓至仰卧海水有千頭各二千手足挽身四向現其女根山巖崿

可畏如血塗山其諸惡毛狀如劒樹
中生一樹如刀山林百千無量驢耳
牛頭師子口馬脚狼尾鳩槃荼身根
如是諸鬼等從中而出復見大龍百
千頭長數十由旬從中而出見有一
鬼似百獸形如師子有一万脚甲閒
無數百千毒蛇從中而出復見餓鬼
其形長大十億由旬吐毒吐火搖諸
山從中而出復見千狼連尾異體牙
如石尖從中而出復見千虎尾亦有
頭合身側行從中而出復見龍女瓔
珞嚴身甚悅人目從中而出夜叉取
食狸貓鼷鼠獼猴野干狐魅惡鬼一
切惡獸皆從中出阿鼻地獄淚焦山
神十八地獄神九億牛頭阿傍八十
億餓鬼千億廁虫五百億蛔虫如是
種種諸變狀事可惡鬼神或持刀山
或挺劒樹或搖須弥或動鐵圍由乾
陁山等行者自見身滿大地三百三
十六節皆如高山至無色界齊中出
水四大毒蛇遊戲水中口中出火十
惡羅刹在火中走耳中出風糞門出
風吹動諸山一切鬼神皆來瞋目節

解行者医是驚怖喜發狂病若見是
事當疾治之治之法者先想一日與
日天子乘四寶宮殿作百千伎樂在
黒山上照曜黒山令漸漸明想一日
成已復想二日想二日已復當自觀
己身白骨三百三十六節白如雪山
日照雪山復想頂上有月天子四寶
宮殿百千眷屬捉於月珠置其頭上
此想成已想第三山上復有一日如
上無異見此日已復想頂骨白雪山
上如上復有一月既見月已復想第
四山上復有一日照此黒山既見日
已當想已身三百三十六節白骨之
山皆角相向（四角皆相對也）一一角間有一月
光天子手捉兩珠兩向持如是諸節
角角之間皆應停心十出入息頃
諦觀令了了見一一骨有二十八宿
明淨可愛如七寶珠此想成已復想
一金翅鳥王頭戴摩尼珠搏撮四虵
及與六龍虵驚龍走諸山鬼神一時
驚動狀如黒色皆是前身破戒果報
當勤懺悔嚴淨尸羅尸羅淨故日月
光明倍更明顯若心念惡口說惡言

犲突吉羅摩尼珠上則雨黑土日月坌塵星宿不行阿修羅王九百九十九手一頭一時出現暎蔽日月星宿不現此名為退為惡心刀惡口火破戒賊之所刼奪若欲服此勝甘露藥先當持戒淨諸威儀懺悔業障惡不善罪復當繫心繫意端坐一處數息閉氣如前觀於三百三十六節使一一節角角相向星月之屬亦如上說心復明利見一一節間月光如衣星光如縷綖持相著見四日出四大海水三分減二見五日出須弥山盡大海消竭見六日出想此諸山漸漸融盡見七日出大地烱然諸鬼羅刹飛住空中乃至欲界火幢隨後復至色界火亦隨至欲往無色界手脚燋縮落火聚中聲吼可畏動於大地入此三昧時大地稍稍動也如車輪旋當疾持心想三百三十六節如金剛山形狀可愛過於須弥地水火風不能傾動唯見四鉇舍摩尼珠在骨山間尒時應當先想佛影見金剛際金剛幢端有摩尼鏡過去七佛影現鏡中復當諦觀毗婆尸佛眉

間白毫尸棄佛眉間白毫提舍佛眉間白毫拘樓孫佛眉間白毫迦那含牟尼佛眉間白毫迦葉佛眉間白毫釋迦牟尼佛眉間白毫見七佛眉間白毫如頗梨色水甚清涼洗諸節間三百三十六節白毫水洗皎然大白色潔鮮妙如頗梨鏡無物可譬因是復見五金剛輪在七寶幢端從下方出迴旋空中說四諦義雖見聞此一心觀於身白骨山即見釋迦牟尼佛以澡罐水灌其頂上餘六佛亦尒尒時釋迦牟尼佛告言法子色受想行識苦空無常無我汝當諦觀又為廣說空無相無作無願說身空寂四大無主五陰無家畢竟寂滅同於虛空因是即悟無常壞世間觀四真諦五出入息須破二十億烔然之結成須陁洹十出入息須覓諸欲流成斯陁含十出入息須斷諸鈍使欲色界使諸結根本不還欲界成阿那含於十息須遊戲空法心無繫导住三十四心相應解脫十 根本不滅不壞摧九十八使山大勇猛將慧光法幢從四

方至金剛寶座從下方出共相振觸
演說空法五金剛輪住左膝邊自然
演說九無㝵八解脫法過去聲聞皆
入毗琉璃三昧住立其前釋迦牟尼
佛廣為宣說金剛譬定境界義味於
是寂然不見身心入金剛三昧從金
剛三昧起結使山崩煩惱根絕無明河
竭老死奴滅於生分永盡梵行已立
如煉真金不受諸欲所作已辦是名
大阿羅漢若發無上菩提心者初見
七佛白毫光照一一如來白毫光明
分為十丈化十寶花寶樹寶臺行列
在空時十方佛亦放光水如上所說
洗諸節間一一佛白毫光中說十八
種慈心法門說十八種大悲法門說
十八種大喜法門說十八種大捨法
門漸漸增長教已修習四無量心具
四無量已為說十種明心具明心已
教說色即是空非色滅空既觀空已
教菩薩六法行六法已修行六念念
佛法身念佛法身已起迴向心迴
向成已立四弘誓不捨眾生四願
成已具菩薩戒菩薩戒成已學修

相似檀波羅蜜檀波羅蜜成已學修相似十波羅蜜此想成已觀內空外空於是現前見百千無量諸佛以水灌頂以繒繫頭為說空法因空心悟入菩薩位是名性地菩薩寂初境界（於此法多生增上慢宜應識之此是菩提心初境界相）告舍利弗此名治地三昧增上慢滅無明毋三毒可畏相汝好受持慎莫忘失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風大法

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入風三昧自見己身九孔之中如大溪谷出五色風復見己身三百三十六節白如雪山節節風出諸鵄吉支（鵄吉支者起尸鬼也）諸鵄吉支手捉鐵棒以千髑髏為身瓔珞與諸龍鬼九十八種至行者所行者見已心驚毛竪因是發狂或白癩病當疾治之治之法者先當觀於雪山香山四大仙人皆悉盡是大菩薩也想彼仙人身黃金色長十六丈一手捉花一手捉金剛輪口銜香藥遮護行者不令風起仙人持花呪水出龍

吸諸風盡龍身脹大在地眠卧終不能起當觀此龍猶如芭蕉皮皮相裹不能喘息尒時世尊而說呪曰

南無佛陁 南無達摩 南無僧伽 南無摩訶梨師毗闍羅闍 譪咄陁達陁 娑滿馱 跋闍羅翅(矢馳反) 陁邏崛茶 薑茶 遮利遮利 摩訶遮利呿摩利 呿摩勒翅(矢馳反) 恙斻鞞闍鞞 阿闍鞞利 究㴖㴖翅(矢馳反) 薩婆陁羅尼翅(矢馳反) 阿扇(叔音反) 提摩俱梨應詣呿弥呿弥呿摩呿摩婁禍呵

尒時世尊說此呪已告舍利弗 如此神呪過去無量諸佛所說我今現在亦說此呪未來弥勒賢劫菩薩亦當宣說如此神呪功德如自在天能令後世五百歲中諸惡比丘得淨心意調和善治四大增損亦治心內四百四病四百四脉所起境界九十八使性欲種子亦治業障犯戒諸惡永盡無餘此名善治七十二種病憂惱陁羅尼亦名拔五種陰無明根本陁羅尼亦名現前見一切佛及諸聲聞 為說真法破諸結使尒時 世尊而說

偈言

法性無所依　觀空亦復然　若能觀四大
不爲使所熱　服藥行禪定　誦此陀羅尼
一心念諸佛　結使永不起　煩惱海永盡
恩愛河亦絕　諸欲無所因　自稱是解脫
無患心恬怕　遊戲六神通　亦以陀羅尼
教授於他人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舍利弗汝今當知我涅槃後未來世中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得聞此甚深秘要淨尸羅法及行禪定諸病方藥此光明王勝幢陀羅尼當知此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種諸善根久於無量百千佛所修習三種菩提之心今得聞此甚深秘要如說修行當知是人最後邊身如駃水流速疾當得四沙門果及菩薩行佛說是語時五百釋子倍更增進具六神通舍衛城中一千首陀羅宿世行禪發狂之者聞佛所說即生歡喜得須陀洹八十億諸天治四大病身心無患應時即發無上道心普雨天花以散佛上及諸大衆尒時會中天龍八部聞佛

所説異口同音而説是言如来出世正為治此狂悪耶見羅刹行人令得本心如好花幢甚可愛樂善哉世尊如優曇花時乃一現時會大衆以偈讃言

日種王太子　甘蔗之苗裔　星光月外甥
摩耶夫人子　生時行七步　足蹋動大千
十方諸神應　嘉瑞三十二　棄國如涕唾
坐於畢鉢羅　金剛勝道場　降伏万億魔
得成菩提道　面淨如滿月　心垢亦永盡
我今一心礼　諸釋中最勝　具勝慈悲者
能令諸衆生　永脱生死苦

尒時世尊聞諸四衆説此偈已復更殷勤中金色手摩舍利弗及阿難頂付囑是事時舍利弗及阿難等并餘大衆聞佛所説歡喜奉行

初學坐者鬼魅所著種種不安不能得定治之法 尊者阿難所問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鞞利摟鬼所住之處末利夫人所造講堂羅旬踰等一千長者子始初出家請尊者阿難摩訶迦葉舍利弗等以為和上摩訶迦葉教千比

丘數息靜處鬼魅所著見一鬼神面如琵琶四眼兩口舉面放光以手擊擽兩腋下及餘身分口中唱言埠惕埠惕如旋火輪似掣電光或起或滅令於行者心不安所若見此者當急治之治之法者教此行人埠惕來時一心閉眼陰而罵之而作是言我今識汝知汝是此閻浮提中食火嗅香偷臘吉支汝為邪見喜破戒種我今持戒終不畏汝若出家人應誦戒序若在家人應誦三歸五戒八戒鬼便却行匍匐而去介時阿難聞此語已白佛言世尊今此長者子比丘因世尊說治埠惕鬼以免諸惡不為鬼魅之所縛著後世比丘佛涅槃後過千歲已欲教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數息靜處念定安般若諸鬼神為亂道故化作鼠形或黑或赤揩行者心撞行者腳兩手兩耳無處不至或作鳥聲或作鬼吟或復竊語或有狐魅作新婦形莊嚴其身為於行者拔摩調身說於非法或現作狗獅哭無度或作雕鷲百類衆鳥作種種聲竊

語大喚其音不同或作小兒百千為
行十十五五若一二三作種種聲至
行者所或見韮䋲垂蚉鍦翫或入耳
中如蜂王鳴或入眼中如逬酪沙或
復觸心作種種乱事因是發狂捨離
靜處作放逸行當云何治佛告阿難
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若有
四衆患此鬼者汝當為說治鬼之法
此埠惕鬼有六十三名乃是過去迦
鄰含牟尼佛時有一比丘垂向須陁
洹因邪命故為僧所擯瞋恚命終自
誓為鬼乃至今日惱乱四衆壽命一
劫劫盡命終落阿鼻獄汝等今日宜
識名字一心繫念莫為所乱尓時世
尊即說曰
埠惕埠惕是惡夜叉亦名夢鬼夢見
此時即便失精當起懺悔埠惕來也
我是過去惡因緣故過此破戒賊害
惡鬼我今鞭心束縛諸情不使放逸
如此鬼神住虛空時名虛空鬼在牀
褥間名腹行鬼復有三名一名深索
沙劇反迦伏丘鄰丘泥脂棘覆嚊覆嚊阿
摩勒迦沙禍訶

方道鬼魑魅鬼魍魎鬼食膿鬼食唾鬼水神鬼火神鬼山神鬼園林神鬼婦女鬼男子鬼童男鬼童女鬼刹利鬼婆羅門鬼毗舍鬼首陁羅鬼步行鬼倒行鬼騎乘鬼驢耳鬼虎頭鬼猫子聲鬼鵂鶹鬼車鴬聲鬼土鵄鳥鬼角鵄鳥鬼或復化作八部鬼神虛秏鬼八角鬼白尾鬼遵華色鬼狐魅鬼鬼魅鬼百歳精魅鬼四惡毗舍遮鬼鳩槃荼鬼如是等醜惡鬼神六十三種是鬼神名鬼為乱時應當數息極令閑靜應當至心念過去七佛稱彼佛名南無毗婆尸佛尸棄佛提舍佛鳩樓孫佛迦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稱彼佛名已應當憶持一切音聲陁羅尼即說呪曰

阿弥阿弥迦梨奢酸地利腹棄梵翅偷㴭他偷㴭他摩訶迦樓尼迦弥多羅菩提薩埵若有乱心為埠惕鬼所惑乱者或作種種諸幻境界應當誦持此陁羅尼七佛名字弥勒菩薩一心數息誦波羅提木叉經一百遍此諸惡鬼各各調伏終不惱乱行道四

衆佛告阿難汝好持是淨身口意調伏威儀擯惡鬼法為得增長四部弟子使不起乱念得入三昧當好受持慎莫忘失尒時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復次阿難若行者坐時患兩耳滿骨節疼痛兩手掌癢兩脚下痛心下動項筋轉眼眩坐處肬鬼来竊語或散香花作種種妓恠當疾治之治之法者先當觀藥王藥上二菩薩手執金瓶持水灌之次復當觀雪山神王持一白花至行者所覆其頂上白光流入潤身毛孔即得柔耎更無異相然後復見閻婆童子持仙人花散行者上一一花間雨諸妙藥潤於毛孔諸肬疼癢種種苦痛音聲細語諸鬼神輩永盡無餘藥王菩薩藥上菩薩為說平等摩訶衍法香山雪山一切神王閻婆童子亦隨其根為說種種十二門禪隨病湯藥醫方呪術因是得見尊者賓頭盧及諸羅漢五百沙弥淳陁婆等一時悉来至行人所二聲聞所說種種治病之法或有羅漢

隨佛所說教此比丘劍於頂上使漸漸空舉身皆空以油灌之梵天持藥其藥金色灌身令滿善薩醫王說種種法若發聲聞心隨賔頭盧所說得須陁洹若發大乗心隨藥王藥上二菩薩所說即得諸佛現前三昧佛告阿難佛滅度後四部弟子若欲坐禪先當寂靜端坐七日然後修心數息七日復當服此除病等藥除聲去肬定心守意修心修身調和諸大令不失時一心一意不犯輕戒及與威儀於所持戒如護眼目如重病人隨良醫教行者亦尒隨數數增不令退失如殺頭燃順賢聖語是名治病服煖身藥佛告阿難汝好受持慎莫忘失時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禪病秘要法卷下

後序

河西王從弟優婆塞大沮渠安陽侯於于填國衢摩帝大寺金剛阿練若住處天竺比丘大乗沙門佛陁斯那其人天才特拔國中獨步口誦半億

偈兼明禪法內外綜博無籍不練故
世人咸曰人中師子沮渠親面稟受
憶誦無滯以孝建二年九月八日於竹
園精舍書出此經至其月二十五日訖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雜阿含經

若

附吳魏二錄

聞如是一時佛在拘薩國多比丘俱行往竹中止行止際中柏樹間在時佃家婆羅門姓為蒲盧一竹外多犁者共會飯能五百犁 是時佛念日尚早今居前一竹中行到佃家多犁者飯時會佛便至佃家飯會處佃家見佛從來已見為說如是我為自犁自種已自犁自種為食卿具譁行者可犁可種已犁已種當食佛報佃家說如是我亦犁亦種已犁已種食佃家報佛如是雖佛說如是我為犁為種已犁已種食我不見卿種具若牛若犕若鞅若杸鄧但言佃家種從後說絕我不見種具說種具令我知種佛報信為種行為水慧為牛慙為犁心為鄧意為金身守口守食為聾至誠治不止為竟精進不舍犕行行為安隱行不復還已行无有憂如是已種從是致甘露如是種一切從苦得脫便佃家滿器飯至佛上真佛

能任賣佛大佃頹取我飯哀故佛報
說如是已說經故不可食行者自知
是法已問佛說經常法如是增法不
必從是望道但結盡疑索意止是飯
食飲供養祠如是地入與中大福婆
羅門復白佛我今為是食與誰佛報
如是無有世間若天若魔若梵若沙
門一切令是飯食不能得消但佛亦
得道者持是飯行至无有虫水便投
中若空地無有草摇埋婆羅門已受
佛言便行无有虫水投中已投中烟
出然沸大沸作聲譬喻如揣鐵赤蘂
鐵一日在火燒便投水便熱出流出
沸大沸有聲如是已婆羅門持飯著
水中便烟出然沸大沸作聲婆羅門
驚怖毛起便持頭面著佛足作礼言
我可從佛得作沙門離惡受教誡從
佛受行佛言可淨行道已從是婆羅
門從佛受教誡竟佛法到得不著道
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是時生聞婆羅門到佛已到為
問佛起居一處坐已一處坐生聞為

佛說如是聞佛說是但應與我布施
不可與奇布施與我布施大福與奇
布施不大福但與我弟子布施莫與奇
弟子布施與我弟子布施大福與奇
弟子有施不大福若如是說者為如
是為與我布施與我弟子布施為
大福設如是說者為不罵佛不論
議為是佛言不如說不為法說不不
犯法不為无有得長短不佛告婆羅
門若人說佛說如是但與我布施莫
與奇與我弟子布施莫與奇與我弟
子布施大福與奇弟子布施福少如
是言不如言為說我論議亦不如言
亦非法諸有法論議何以故我不說
如是為與我布施莫與奇至如上說
若有說如是便壞三倒道布施家壞
福受者壞德亦自壞意若有蕩盎亦
蕩持器人持至園中園中意生若
園中虫從食令虫身安隱從是活從
是因緣我說能致福何復問與人我
但說與持戒者福大不持戒者福少
婆羅門報佛我亦說如是持戒者福
大不持戒者福少一切應與布施隨

可意不持戒者少福持戒者福大若黑白亦赤黃亦所行孔雀牛鴿亦尒所是身案本從生態力從聚善惡從出但案行莫視色人亦如是所有身生亦道人亦城中人佃家亦捨死人種是為各有身從是生持戒者能得度世與是為大福癡不及者不聞難受與是 小福莫事不知者但事知者多慧道弟子道弟子多信有枝根本有因緣從因緣上天有因緣從因緣墮惡道有因緣從因緣度世如是皆從因緣便生聞婆羅門從坐起持頭面著佛足下從今為歸佛持戒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陳閅闍杜年婆羅門至佛所已至與佛共相聞已問一處坐已坐為問佛如是持何等分別觀惡人佛報言譬喻惡人如月復問佛若人欲分別慧人持何等觀譬喻慧人如月復問佛何等為不慧人如月譬喻二十九日月明亦減色亦減方亦減見亦減在中夜過為減行有時月為

一切索盡不復現如月盡時愚癡亦
如是為從所得道者聞經教誡慧信
巳得不奉行不受聽不著心捨離教
不著行便信減戒減聞減施減慧減
中夜過亡是婆羅門有一時令所愚
人者一切盡一切不現所得好法譬
如月盡時二十九日如是見愚癡者
譬喻月復問佛欲知慧者行說譬喻
月十五日明亦增方亦增見亦增復
一時為月一切增具止十五日時亦
如是慧者所道德言如法行便得信
從得信聽專著意不捨離所教合聚
便得增信增戒增聞增施增慧增高
敢言便中夜增滿亦有一時增所是
智慧者一切行得具足所行淨教誡
譬喻月十五日明月時至明慧人見
如是婆羅門譬喻月從移說絕譬
如月明存中行一切天下星宿從明
所勝信聞者亦尒能布施无有慳難
捨世間一切為從布施明譬如雷鳴
雲雷俱多含水灑地信聞者亦如是
能布施无有慳便從飲食滿設說復
與便有名聞聲如天雨墮便多福沆

與者得如雨珍寶穀名聞亦得天上已有德行後世在天上便僥陽闍從坐起持頭面著佛足礼從令受佛教誠行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比丘一時佛在優墮羅國河名屈然在邊尼拘類樹適得道時自念人行道一挈令行者從憂滿苦不可意能得度滅亦致正盡何等為正法為四意止何等為四意止若比丘身身觀止行自意知從世間癡不可意能離外身身身相觀止內身外身身身相觀止行自意知從世間癡不可意能離痛意法亦如是若行者從四意離便從行法離已從行法離便從行道離已從行道離便離甘露離甘露已便不得度生老死憂惱亦不得離苦亦不得要若行者有四意止能度便能受得道者行已能受得道者行便能得道已得道便能滅老病死憂惱便能得度苦亦得要梵便知我所念譬如健人中辟屈復申梵如是從天上止我前已止便說我如是

如佛念如佛言道一挈令得清淨令
得離憂懣惡苦不可意能得度滅能致
正法能致四意止身身觀止行自意
知從世間癡不可意離外身身身相
觀止內身外身身身相觀止行自意
知從世間癡不可意能離癡意法亦
如是若行者從四意離便從法行離已
從法行離便從行道離已從行道離
便離甘露已離甘露便不得離生老
死憂惱亦不得離苦亦不得苦要是
為知是行方便
應足在水中一挈　令自佛說我正行
但受是言當為使自計　為一挈生死憂要
出道教為哀故　已上頭得度世亦從是
令度後度亦從是　是本清淨無為
亦從是生老死盡　從若干法受依行
是道眼者說　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是時自梵自明夜亦明梵往至
佛在時佛火神足行在時自梵念是
尚早至佛見令佛亦火神足行令我
令居前到俱披梨比丘調達部便自
梵至俱披梨比丘調達部已到為告

俱披犁調達部如是俱披犁俱披犁
為持好意向舍利弗目乾連比丘亦
餘慧行道者俱披犁調達部便言卿
為誰梵言我為梵俱披犁調達部報
言佛說卿阿郝舍不梵言是俱披犁
調達部報言何因緣得來到是間便
梵思惟念是何以无有悲意便自梵
說是絶

不可量欲量　為是故世間少慧
不可量欲作量　如是世間自覆蓋

便梵行至佛已到為佛足下礼一豙
止已一處止自梵為佛說是我為自
光明夜亦已明為至佛已至是時火
神是行我便思惟念尚早至見佛我
已到見佛火神是我便念令我居前
行俱披犁比丘調達部我為便至俱
披犁比丘調達部已至俱披犁比丘
調達部我便告俱披犁俱披犁持好
心向舍利弗目乾連比丘亦同道行
者便言卿為誰我言梵便報我佛說
卿阿郝舍不我言是便報若何因緣
得來到是我便思惟念此是何以无
有悲意

不可量欲量　是故世間少慧　不可量說量
世間人意計我自知
佛便說偈披梨調達部破戲亦嗤是
時說是絕
不可量欲量　故世間難得慧　不可量說量
從是世間自覆蓋　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比丘治生有三方便來致利能致已致不減何等爲三是間比丘有治生者晨念多方便盡力向治生日中亦尒晡時亦尒求多方便盡力索令有利比丘治生三法亦如是未得好法能得致已得好法不減何等爲三是間諸比丘有比丘晨時多受道思念意不離日中晡時亦尒多合定意受行意不離能多增道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國竹園烏隙在是時有婆羅門名爲不信重在王舍國居便不信重念如是是俱譚沙門王舍國止竹園隙令我令行至俱譚沙門俱譚沙門所說經我當爲一切郤語不信便不信重從王舍國出到

佛所是時佛為非一百衆會周匝坐適說法經佛見不信重從遠欲來已見便止不說經不信重已到佛問訊一處坐已一處坐不信重為佛說是勸佛說經我欲聞佛報言婆羅門不信重

重是法不應 亦不解言者 亦彼意亂者

亦恚欲諍者 若為意雜諍 意者亦諍

能合恚諍 如是者能解法語

便不信重從坐起頭面著佛足下礼已覺已覺為愚為癡為不曉為不工為持惡意來向如來無所著如有覺欲却語不欲信從今自悔過本守自歸佛自歸法自歸比丘僧守本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時佛告舍利弗我亦會坐說弟子法我亦具說但為難得解者舍利弗便白佛會坐說亦可弟子法具說亦可弟子法會有解者佛便告舍利弗當學如是身識俱外一切思想我是是我所憍慢使不復有所意解所慧解自見法自解自知得行是身

識俱外一切思想我是是我所憍慢使不復有若舍利弗比丘是身識俱亦外思想一切我是是我所憍慢使便不復有所意解得慧解見法慧行自見自知求行止是名為舍利弗比丘無所著漏索盡至學度世我為是故說是言從後說說絶

度世說不致　婬欲欲思想　意不可俱亦
亦除曉瞎瞑　亦還結疑　觀意除淨
本起思惟法　已說度世慧　亦說婬癡

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時佛告諸比丘是身有肌膚髓血生肉舍滿屎尿自視身見何等好常有九孔惡病常不淨常涵可足歎常與怨家合為至老死亦與病俱何以不惡身會當墮會當敗以棄塟地中不復用為狐狼所噉何以見不歎誰說貪婬如佛言少可多自心觀是如屠杅屠机為骨聚如然火如毒藥痛為𣃆癡人意為喜不自知何不畏羅網貪婬為癡哉錢穀金銀牛馬奴婢人為命故求命在呼吸本命亦

自少極壽百餘歲亦苦合觀是誰為
可者如時過去使命稍少命日俱盡
如疾河水如日月盡命疾是過去人
命去不復還如是為不可得人死時
命去設使若干財索天琦物亦一切
有死時對來亦不樂亦不可猒亦不
可樂亦不可自樂無餘但自善作无
有餘所自作善所自然若以知見死
當有何等人可臨貪婬設使久壽設
使亡去會當死何以意索俱樂何以
故不念靜極意愛兒兒已死啼哭不
過十日已十日便忘之愛兒婦亦尒
為家室親屬知識亦尒以苦生致財
物死時人會棄自愛身命在索棄乱
亦入土下但為陰去生熟隨人如樹
菓實已見如是有為人意隨中夭下
一切万物一人得不自足若得一分
當鄉得自猒无有數世五樂自樂遍
之當為何等益人已逢苦索受罪人
意為是有所益不欲愛靜索為她自
身如少多亦尒如多少亦尒如病為
大小亦苦如骨无有肉狗得嚙之不
猒如是欲猗習是亦難得已得當多

長之是習所不久人亦墮惡如人見夢已悟不復得貪婬亦如是覺夢為有樂如黑碓如飢肉如樹菓實實少末多苦為增結為惡作本道家常不用是人在天上舍樂亦天上色樹亦在端正如兆園亦得天上王女已得人不猒天上五樂令當鄰得天下猒為取二百骨百骨百二十段為筋纏為九孔常漏為九十三種為百病極為肉血和為生革肌為中寒熱風為戻屍為千蟲皆從身起中亦有千孔亦有劇為親已棄他為從是不淨出從鼻中涕出從口涎唾出從腋下流汗出從孔孔屎戻屍出如是皆從身出劇罪間死人識可惡劇舍後可惡劇為所有不淨種為從是本來如金塗餘為衣故香粉脂澤赤紫緋黛為癡人見是是乱意如畫瓶如撓覆以草人所抱愛後會悔比丘蹠拜受教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比丘比丘聽受教佛便說是比丘人有四因緣貪愛有輕重從

是離道比丘譬一人有四婦第一婦為夫所重坐起行步動作卧息未曾相離沐浴莊飾飯食五樂常先與之寒暑飢渴摩順護視隨其所欲未曾與諍第二婦者坐起言談常在左右得之者喜不得者憂或致老病或致鬪訟第三婦者時共會現數相存問苦甘恣意窮困瘦極便相患猒或相遠離適相思念第四婦者主給使令趣走作務諸劇難苦輒往應之而不問亦不與語希於護視不在意中此四婦夫一旦有死事當遠徙去便呼第一婦汝當隨我去第一婦報言我不隨卿智言我重愛元有比大小多少常順汝旨養育護汝不失汝意為都不相隨婦言卿雖愛重我我終不能相隨夫便恨去呼第二婦汝當隨我去第二婦報言卿所重愛第一婦尚不隨卿我亦終不相隨智言我始求汝時勤苦不可言觸寒逢暑忍飢忍渴又更水火縣官盜賊與人共諍倮倮咋咋乃得汝耳為都不相隨婦言卿自貪利强求為我我不求卿何

為持勤苦相証耶夫便恨去復呼第三婦汝當隨我去第三婦報言我受卿恩施送卿至城外終不能遠行到卿所至處夫自恨如去還與第四婦共議言我當離是國界汝隨我去第四婦報言我本去離父母來給卿使死生苦樂當隨卿所到此夫不能得可意所重三婦自隨但得苦醜不可意者俱去耳佛言上頭所譬喻說一人者是人意神第一婦者是為人之身也人好愛其身過於第一婦至命盡死意神隨逐罪福當獨遠去身僵在地不肯隨去佛言比丘不隨四行不得度脫何等為四一者憂苦二者習欲三者盡空四者消滅諸惡道要有八行至誠在四諦第二婦者是人之財產得之者喜不得者愁至命盡時財寶續在世間亦不自隨去空坐之愁苦第三婦者謂父母妻子兄弟五親知識奴婢以生時恩愛轉相思慕至於命盡啼哭而送之到城外塚間便棄死人各自還歸憂思不過十日便共飲食捐忘死人第四婦者是

人意天下無有自愛守護意者皆敎
心念意貪欲瞋恚不信正道身死當
墮惡道或入地獄或為畜生或為餓
鬼皆使意所致也比丘為道當自端
心正意當去愚癡之心無愚癡之行
息不行惡不行惡不受殃不受其殃
不生不生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
亦不死不死便得無為泥洹道佛如
如說是比丘受歡喜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國雞山中佛
使告比丘人居世間一劫中生死取
其骨藏之不腐不消不滅積之與須
弥山等人或有百劫生死者或千劫
生死者尚未能得阿羅漢道泥洹佛
告比丘人一劫中合會其骨與須弥
山等我故現其本 因緣比丘若曹皆
當拔其本根去離本根用是故不復
生死不復生死便得度世泥洹道佛
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
須達園佛便語比丘比丘應唯然受
佛語佛便說色比丘念本起苦念非
常苦去諦觀已比丘色能諦觀若能

知色本念若能知色非常壞若能知諦觀便色愛為去已色愛壞便愛貪亦壞已愛貪壞便意脫我為說如是痛癢思想生死識為比丘念本亦念識非常亦當諦觀若比丘能已到諦觀愛棄已愛盡便愛貪盡便脫生死得道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我為若說惡從何所起亦說善從何所起比丘聽念著意比丘應惟然惡意為何等所色過去未來今貪起自恚異癡一切見惡意是名為所惡痛癢亦尒思想亦尒生死亦尒識亦尒如是名為從所起惡善意為何等色過去未來今無有見是起無有恚無有異無有癡無有一切嫉惡意如是名為善意如是名為痛癢思想生死識佛言我所說善惡意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有四意止何等為四在有比丘內身身觀止盡力令知意不忘出從癡為癡天下憂外身身

觀止盡力令知意不忘出從癡為癡
天下憂內外身身觀止盡力令知意
不忘出從癡為癡天下憂內痛癢痛
癢相觀止盡力令知意不忘出從癡
為天下憂外痛癢痛癢相觀止盡力
令知意不忘出從癡為天下憂內外
痛癢痛癢相觀止盡力令知意不忘
出從癡為天下憂內意意相觀止
盡力令知意不忘出從癡為天下憂
外意意意相觀止盡力令知意不忘
出從癡為天下憂內外意意意相觀
止盡力令知意不忘出從癡為天下
憂內正法法法相觀止盡力令知意
不忘出從癡為天下憂內外正法法
法相觀止盡力令知意不忘出從癡
為天下憂內外正法法法相觀止盡
力令知意不忘出從癡為天下憂佛
說如是四意止佛弟子當為受行精
進為得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佛便告比丘有是比丘一法為
一法相行想念多作為身得息為意
所念所待能止無有餘但念點行法

念俱行何等一法為一法相習安般守意若比丘安般守意為習為念為多住便身得息意亦所念所待便止無有便黠念法行滿具行是為比丘所一法為一法相便相行相多為身得息為意相念相待便止無有餘但黠行法念增滿行若比丘是一法比丘能行能使能念能多作得墮道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有二力得上頭道何等為二力謂曉制力謂意護力何等為曉制力若是聞有道真弟子為是學身惡行為得惡福令世後世我身行惡我當自身犯亦為嬈他人所無所道人所同道亦為犯戒十方人亦說我惡我亦隨不善語言我亦身敗便墮地獄中是為身惡行謂惡福令世惡如是後世亦惡如是便身惡棄為身好念淨除身到不犯如是身犯行心犯行是名為曉制力何等為行念力若若所守致若自守歸若所止念行力謂行之自到為念致求如是

名為念行力道說之如是比丘歡喜起作礼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有三力何等三力一者信力二者精進力三者黠力信力為何等在有道弟子為佛道無有能壞意得佛恩行止說佛如是語如諦無所著諦覺黠要得樂天下父如是到佛棄惡到黠行或是名為信力精進力為何等在有比丘已生惡意斷故求欲行求為精進為受正意未生惡意不使起未生善意為求生已法意為止不忘不減日增日多行念滿欲生求受精進制意出是名精進力黠力為何等若有比丘是苦習如諦知是習苦是苦習是苦盡是苦要受是名為慧力佛告比丘比丘已聞受行如說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有四力何等為四力一者意力二者精進力三者不犯力四者守力意力為何等若有比丘知善惡獨如至誠知亦知犯亦

知不犯亦知可行亦知不可行亦知
非亦知增亦知自亦知黑亦知從得
濁如諦知是名為意力精進力為何
等在有比丘在有濁所惡說所犯說
所不可說所黑說不用進人說如是
輩為棄之若所為濁好說不犯說可
習說可說自說所道說如是輩濁為
行為貪欲為行為精進為受意為制
意是名為精進力不犯力為何等在
有比丘為不犯為不犯身不犯口
為不犯心受行止是名為不犯力守力
為何等謂四輩何等為四輩一為攝
二為布施三為相哀四為相助善行
是名為守力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佛便告比丘人有五力令女人
欺男子何為五力一者色二者端正
三者多男兄弟四者家豪五者多財
產何等為色謂女人不良已不良便
不欲治生當瞋恚不欲持家是女人
自謂端正無比自謂多男兄弟强自
謂豪貴家自謂多財產如是女人為
不良若有女人貞良無有女色大貞

便為持兩善教已受兩善教便欲治產不欲瞋恚便欲抐持家如是者不用端正故為是人但心為人耳不用多男兄弟强不用家豪貴自貢高不用多財產意適等耳便為受教已教善持之不懈便欲治生心和不欲瞋恚便不棄家事便欲治生憂持家如是為貞良女人意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比丘比丘諸不聞者不聞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多聞者多聞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慳者慳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布施者布施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黠者黠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癡者癡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多欲者多欲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少欲者少欲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難持者難持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易持者易持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難給者難給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易給者易給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不足者不足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足者足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

不守者不守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
守者守俱相類相聚相應相可佛說
比丘如是黠人當分別是因緣可行
者當為行不可行者當為莫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佛告比丘天上釋為故世在人
中有七願為如至命為如求就為所
從本故為釋何等為七到命要當為
父母孝到命要當為見老為礼當為
不出口炎言當為隨意法語言當為
至命要不怒讒妄語當為至命要至
誠語至誠喜至誠止常信不欺天下
當為至命要天下慳我當為意中不
隨慳家中行布施放手常與所求名
好布施布施等分為是釋天王故世
在人中為是七願說為至命要具行
就為從是本釋釋得從後說絕

為孝父母　姓中有老人礼　不炎
說隨意說　讒妄言棄　從慳自出
諦不怒喜行言

為是故能得上天在所人欲行是當
為天上礼如是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

給孤獨園佛便以爪甲頭取土已取便告比丘比丘知是云何何等為多爪頭土何如地土多比丘可便報佛爪甲上土少不可比地上无有比亦非百倍亦非千倍亦非万倍亦非億倍亦無有數亦無有數喻亦无聚亦不可說譬喻是地土甚多佛便告比丘如是人所不知智黠眼行如地土如是人所為智黠眼行如爪上土如是人所為智黠眼行如是可學智黠眼行無有過黠生當為自活如是比丘欲行道者可學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身為無有又復身不念恩若有小痛因作病舉身并瘡常隨意所欲得眼與好色耳與好聲鼻與好香舌與美味身與細耎養身如是捨人壞敗身不欲度人何以故不盡隨戒法但作罪佛便告比丘過世有王名為大花欲死死時說言出當用身作何等養護百歲盡力如是一死事來身便壞敗如是身為无有反復便知是為若當用為視養有劇如

怨家身自求罪已得小痛便見憂態常與衆好五樂久視之會當老病死比丘可念而不忘是已知是當行教人佛教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師子畜生王從自處出已自處出便欠已欠便視便四面觀便三反師子聲行便所意至處便行已見有山河中深疾過使難度便師子在從是邊河自止便度邊作識觀意念從是下到識處出已已便下若師子王所識直不得出便復還復度不得復還常欲得識處出至死師子王不止不行不置所識不得故亦如是所有癡人不諦受所學聞便為人聚行說到人奉出所癡人亦不置癡態行亦不欲所不諦受經所要若如是便黠人可覺是是我當為學經力力行我當為學問力我當為精觀行力我當為不放師子王死態難出覺少人欲為道當學如是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國講堂中在時

名為阿遬輪子婆羅門至佛已至為麁惡口惡罵佛剽罵訶止佛便為婆羅門阿遬輪子說經譬喻若人無有惡為持惡口說向清白行无有惡癡人從是致殃譬如人逆向風末塵來坌即時婆羅門阿遬輪子為持頭面著足曰知過受悔如癡如愚如不解如不了名為愚癡者為度世者持弊惡口罵亦數諫為佛當為愚癡人故受悔過從令自守不復犯佛報言已婆羅門悔過如愚如癡如不解不了為罵如來惡喙已見復悔自說自守後不敢犯是道行中望增道不减若已見自悔過自現不匿現守本不復犯婆羅門便自歸佛佛說如是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國時有婆羅門名為不侵行者至佛所與佛談一處坐已一處坐不侵行者向佛說如是我名為不侵佛報言如名意亦尒尒乃婆羅門應不侵從後說絕

若身不侵者　口善意亦然　如是名不侵
無所侵為奇

即不侵行者從坐起持頭面著佛足

下從今持教誡不復犯五戒佛說
如是

佛說七處三觀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佛便呼比丘七處為知三處為
觀疾為在道法脫結無有結意脫從
黠得法已見法自證道受生盡行道
意作可作不復來還佛問比丘何等
為七處善為知是聞比丘色如本諦
知亦知色習亦知色盡亦知色滅度
行亦知色味亦知色苦亦知色出要
亦至誠如是痛癢思想生死識如本
知識習識盡識盡受行本知亦知識
味亦知識苦亦知識出要亦知識本
至誠何等為色如諦如所色為四本
亦在四大亦為在四大蚖所色本如
是如本知何等色習如本知愛習為
色習如是色習為知何等為色盡
如至誠知愛盡為色盡如是色盡為
至誠知何等為色行盡如至誠知若
是色為是八行諦見到諦定為八如
是色盡受行如至誠知本何等為知
色味如至誠知所色欲生喜生欲生

如是色為味如至誠知何等為色惱如至誠知所色不常苦轉法如是為色惱如至誠知何等為色要如至誠知所色欲貪能解能棄欲能度欲如是為色知要如至誠何等為痛癢能知六痛癢眼栽痛癢耳鼻舌身意栽痛癢如是為知痛癢何等為痛癢習栽習為痛癢習如是習為痛癢習何等為痛癢盡知栽盡為痛癢盡知如是為痛癢盡知何等為痛癢受行若受八行諦見到諦定意為八如是痛癢如盡受行為道何等為痛癢味識是為痛癢未來可求喜如是為痛癢識味為知何等為痛癢惱識所痛癢為不非敗苦轉法意如是為痛癢惱識何等為痛癢要所痛癢欲能活為愛貪能度如是為痛癢要識如諦知何等為思想識為身六思想眼栽思想耳鼻舌身意栽思想如是是六識思想何等為思想習識栽習為思想習如是為思想習識何等為思想盡識盡為思想盡識如是為思想盡識何等為思想盡受行識是為八行識

識諦見到諦定意為八如是盡思想
受行識何等為思想味識所為思想
因緣生樂得意喜如是思想味識何
等為思想惱識所為思想不常盡苦
轉法如是為思想惱識何等為思想
要識所思想欲能解欲貪能斷欲貪
能自度如是為思想要識何等為生
死識為六身生死識眼栽生死識耳
鼻舌身意栽行如是為生死識何等
為生死習栽習為生死習識何等為
生死盡識栽盡為生死盡識何等為
生死欲盡愛行識為是八行識諦見
至諦定為八如是為生死欲滅受行
識何等為生死味識所為生死因緣
生樂喜意如是為生死味識何等為
生死惱識所有生死不常盡苦轉法
如是為生死惱識何等為生死要識
所為生死欲貪避欲貪能斷欲貪能
度如是為生死要識何等為識身六
衰識眼栽識耳鼻舌身意如是為識
識何等為識習命字習為識習如是
習為識何等為識盡受行為識命字
盡識如是為盡識何等為識盡受行

為識八行諦見至諦定為八如是為識盡欲受行如諦識何等為識味知所識因緣故生樂生喜意如是味生為味識知何等為識惱識所識為盡為苦為轉如是識惱識何等要識所識欲貪能治欲貪能斷能度如是為要識如是比丘七處為覺知何等為七色習盡道味苦要是五陰各有七事何等為三觀識亦有七事得五陰成六事觀身為一色觀五陰二觀六衰三故言三觀比丘能曉七處亦能三觀不久行隨道斷結無有結意脫黠會見要一證受止已斷生死竟行所作竟不復來還墮生死得道佛說如是比丘歡喜受行

雜阿含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放牛經

若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時佛告諸比丘有十一法放牛兒不知放牛便宜不曉養牛何等十一一者放牛兒不知色二者不知相三者不知摩刷四者不知護瘡五者不知作烟六者不知擇道行七者不知愛牛八者不知何道渡水九者不知逐好水草十者犖牛不遺殘十一者不知分別養可用不可用如是十一事放牛兒不曉養護其牛者牛終不滋息日日有減比丘不知行十一事如放牛兒者終不成沙門此法中終不種法律根栽无有菓枝覆蔭不行十一事强為沙門者死墮三惡道何等比丘十一行比丘不知色不知相應摩刷不知摩刷應護瘡不知護瘡應作烟不知作烟不知擇道行不知愛牛不知何道渡水不知食處不知敬長老比丘云何不知色比丘不知四大不知四大所造色比丘如是

不知比丘云何不知相比丘不知癡因緣相不知黠因緣相云何不知癡因緣相比丘不知黑緣不知白緣不知黑白緣云何不知黠相不知黑緣不知白緣不知白黑緣比丘如是不知相比丘云何應摩刷而不摩刷比丘設欲心發便樂著不捨不忘不斷絶起恚癡貪慳及餘惡心盡懐不吐捨如是比丘應摩刷而不摩刷也比丘云何應護瘡而不護瘡比丘見色起想聞聲愛著惡想形體不知爲惡不護眼根耳鼻舌身心盡馳外塵而不能護如是比丘應護瘡而不護瘡云何比丘應作烟而不作烟比丘所學聞不知爲人説如是比丘應起烟而不起烟云何比丘不知擇道行比丘不入直道行行於非道云何行非道比丘入婬女里及酒會博戲處如是比丘爲不知行道云何比丘不知愛比丘講説法實時不至心愛樂聽如是比丘爲不知愛云何比丘不知渡水比丘不知四諦何等四諦比丘不知苦諦苦習諦苦盡諦苦盡道

諦如是比丘為不知渡水去何比丘不知食處比丘不知四意止何等四意止比丘不知內觀身外觀身內外觀身不知內觀痛外觀痛內外觀痛不知內觀意外觀意內外觀意不知內觀法外觀法內外觀法如是比丘為不知食處去何比丘不知食不盡比丘設為國王長者清信士女請食設種種餚饌至心進上比丘不知齋限食已有餘復欲持歸如是比丘為不知食不盡去何比丘不知敬長老比丘恭敬供養之去何不知設有長老比丘久習道德學問廣博小比丘不至心礼敬見之不起不為避坐輕慢調戲不以善心待如是比丘不知敬長老其有比丘不知行十一法於吾法中不應為沙門不種法律根栽無枝葉覆蔭皆自朽壞不如還為白衣若强為沙門者必入三惡道比丘知放牛兒十一行養護其能使滋息去何十一此放牛兒為知色知相摩刷護瘡起烟擇道渡水愛牛逐水草犢知遺殘齊限多少分別牛好惡養

視可用者如是放牛者便能養護增
益其牛佛於是頌曰

放牛兒審諦　牛主有福德　六頭牛六年
成六十不減　放牛兒聰明　知分別諸相
如此放牛兒　先世佛所譽

如是十一法比丘當行便能於是法
中種法律根栽枝葉茂盛覆蔭大地
不復朽壞何等十一比丘知色知相
知摩刷知覆瘡知時作烟知行道知
愛知渡水知食處知不盡知敬長老
舊學共叉恭敬供養云何比丘知色
比丘知四大造起色如是比丘為知
色云何比丘知相比丘別癡別黠云
何癡非所思而思非所行而行非所
說而說是為癡云何為黠惡可思行
可行說可說是為黠能別癡黠是為
知相云何比丘應摩刷知摩刷比丘
設生欲心能制遠避如吐惡見設起
瞋恚慳貪及餘諸惡能制遠避如吐
惡見如是比丘應刷知刷云何比丘
應護瘡而護比丘眼見色不分別好
惡守護眼根不著外色遠捨諸惡護
於眼根耳聽聲鼻嗅香舌嘗味身貪

細滑意多念制不令著護此諸根不
染外塵如吐惡見如是比丘為知護
瘡去何比丘時時放烟比丘如所學
所聞所知以是廣說如是比丘為知
放烟去何比丘知行道比丘行審諦
八道知不可行處婬里酒家博戲處
終不妄入如是比丘為知行道去何
比丘知愛比丘見說法實時至心聽
受踊躍愛樂如是比丘名為知愛去
何比丘知渡水處比丘知四諦去何四
諦苦諦苦習諦苦盡諦苦盡道諦如
是比丘為知渡水去何比丘知食處
比丘知四意止去何四意止比丘觀
內身觀外身觀內外身觀內痛觀外
痛觀內外痛觀內意觀外意觀內外
意觀內法觀外法觀內外法如是比
丘為知食處去何比丘知食不盡比丘
若國王長者清信士女以信樂心請於
比丘供養飲食種種餚饌加敬進勸
比丘知節供身則止思惟佛語施者
雖豐當留知限不為盡受如是比丘
知食不盡去何比丘知敬長老舊學
者丈恭敬供養比丘當親近是輩礼

敬供養出入迎逆見来避坐任力進
上勿以懈惕如是比丘知敬長老比
丘能行是十一事者於此法中種法
律根栽枝葉滋茂多所覆蔭清淨无
垢介時世尊以偈頌曰
有信精進學　受食知節限　恭敬於長老
是行佛稱譽　如此十一法　比丘學是者
晝夜定心意　六年得羅漢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受行
佛說放牛經

佛說枯樹經一卷
佛伽尸城比迦葉佛時偷婆陷在下
方金剛際佛從天上為母說法還於
此城下阿難問佛佛從天下以何為
幟佛言今當現證即申手下方執迦
葉佛偷婆出此偷婆以雜色玉石作
偷婆名僧伽尸迦葉佛父名說立婆
留言慈造高三百肘方三里半本真
七寶合故有七種色現城即以此偷
婆為稱也迦葉阿難等所以於此地
集經者有二事不得涅槃處出一者
不在人中二者天人四輩来者皆當
悲感心亂不請聽故也集說諸王於

其處造僧伽藍名諸王寺在偷婆北
後群荼王慊偷婆當城門王欲壞之
勅城內嚴鈚鍬明當除之夜半偷婆
便移從城上過音聲振國去城南二
十里在林樹間止所勸王破寺臣者
即誅五族王覩變知改為清信士自
移來可四十年許諸王寺朽壞後有
攢王出更修餝之今日現在

佛說枯樹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七佛父母姓字經

失譯附前魏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國中有婦人子字無延因号無延母佛將五百比丘到無延母家殿上坐飯飯已有數十比丘於屏處相與共語言佛是我所尊事神無極佛自在意變化何等不作知已去佛及當来佛年紀壽命父母姓字弟子幾人所施行志意教令佛以天耳聞諸比丘共說是事佛即到諸比丘所問言屬者若曹共議語何等諸比丘言我思念佛家神道德妙達所知高遠无能過佛者佛乃知前已去佛及當来佛年紀壽命父母姓字弟子幾人所施行志意教令佛言善哉善哉當尒若曹行沙門但當念是諸善耳佛言若曹欲聞已去佛及父母諸弟子姓字不諸比丘言願欲聞之佛言皆聽第一佛字維衛佛般泥洹已来九十一劫第二佛字式佛般泥洹已来三十一劫第三佛字隨葉佛般泥洹已来同三十一劫

是披地羅劫中當有兩五百佛第一
者拘樓秦佛第二佛者拘鄴舍牟尼
佛第三者迦葉佛　第四者我字釋
迦文尼佛
維衛佛姓拘鄰　式佛亦姓拘鄰　隨
葉佛亦姓拘鄰　拘樓秦佛姓迦葉　拘
鄴舍牟尼佛亦姓迦葉　迦葉佛亦姓
迦葉今我作釋迦文尼佛姓瞿曇　維
衛佛剎利種　式佛亦剎利種　隨葉佛亦
剎利種　拘樓秦佛婆羅門種　拘鄴
舍牟尼佛亦婆羅門種　迦葉佛亦婆
羅門種　今我作釋迦文尼佛剎利種
維衛佛父字槃禘剎利王母字槃頭
來陁所治國名剎末提
式佛父字阿輪拏剎利王母字波羅
呵越提所治國名阿樓鄴和提
隨葉佛父字須波羅提和剎利王母
字耶舍越提所治國名阿耨憂摩
拘樓秦佛父字阿枝違兜婆羅門種
母字隨舍迦所在國名輪訶喇提鄴
王字須訶提拘鄴舍牟尼佛父字耶
睒鉢多婆羅門種母字欝多羅所在
國名差摩越提王字差摩

迦葉佛父字阿枝達耶婆羅門種母
字檀那越提耶所在國名波羅柰其
三名其甚墮令我作釋迦文尼佛父
字閱頭檀刹利王母字摩訶摩耶所
治國名迦維羅衛先大王名槃提
維衛佛在世壽八万歲　式佛在世壽
七万歲　隨葉佛在世壽六万歲　拘樓
秦佛在世壽四万歲　拘那鋡牟尼佛
在世壽三万歲　迦葉佛在世壽二万歲
令我作釋迦文佛裁壽百歲或長或
短　維衛佛子字須日多鞬陁　式佛
子字阿兜羅　隨葉佛子字須波羅曰
拘樓秦佛子字㪍多羅　拘那舍牟尼
佛子字蹟夷陁先那　迦葉佛子字沙
多和　令我作釋迦文尼佛子字羅云
維衛佛得道為佛時於波陁羅樹下
式佛得道為佛時於分塗利樹下
隨葉佛得道為佛時於薩羅樹下
拘樓秦佛得道為佛時於斯利樹下
拘那舍牟尼佛得道為佛時於烏暫
樹下
迦葉佛得道為佛時於尼拘類樹下
令我作釋迦文尼佛時於阿沛多樹下

侍維衛佛者字阿輪　侍式佛者字差
摩竭　侍隨葉佛者字復枝葉　侍拘
樓秦佛者字浮提　拘那含牟尼佛
者字薩質　侍迦葉佛者字薩波蜜
今我作釋迦文尼佛侍者字阿難
維衛佛第一弟子字為塞第二弟子
字質舍式佛第一弟子字阿比務第
二弟子字三参隨葉佛第一弟子字
佛提第二弟子字欝多
拘樓秦佛第一弟子字僧者第二弟
子字維留
拘那含牟尼佛第一弟子字轉輪第
二弟子字欝多
迦葉佛第一弟子字質耶輪第二弟
子字波達和
今我作釋迦文尼佛第一弟子字舍
利弗羅第二弟子字摩目乾連
維衛佛前後三會諸比丘說經第一
會說經有十万比丘皆得阿羅漢第
二會說經有九万比丘皆得阿羅漢
第二會說經有八万比丘皆得阿羅漢
式佛亦三會說經第一會說經有九
万比丘皆得阿羅漢第二會說經有

八万比丘皆得阿羅漢第三會說經有七万比丘皆得阿羅漢
隨葉佛再會說經第一會說經有七万比丘皆得阿羅漢第二會說經有六万比丘皆得阿羅漢
拘樓秦佛一會說經有四万比丘皆得阿羅漢
拘那含牟尼佛一會說經有三万比丘皆得阿羅漢
迦葉佛一會說經有二万比丘皆得阿羅漢今我作釋迦文尼佛一會說經有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得阿羅漢
佛告諸比丘言佛智不可計量亦不可稱能知七佛本所生父母國王所施行佛告諸比丘經不可不學道不可不為佛者譬如大海水中船師數千万人皆仰以得渡海佛教天下皆使為善得道度世亦如是諸比丘聞經歡喜作礼而退

七佛父母姓字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七佛父母姓字經　第十張　若

佛說四未曾有法經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若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轉輪聖王有此四未曾有法云何為四於是轉輪聖王為人民類皆悉愛念未曾傷害譬如父子轉輪聖王亦復如是愛敬人民未曾有瞋怒向之譬如父有一子是謂轉輪聖王初未曾有法或復轉輪聖王遊人民聞見皆歎喜如子親父是謂轉輪聖王二未曾有法復次轉輪聖王住不遊行時人民類其有觀者皆得歡喜彼轉輪聖王與人民說法其有聞者皆悉歡喜時人民聞轉輪聖王說法無有猒足是謂轉輪聖王三未曾有法復次轉輪聖王坐不遊行時人民類其有觀者皆悉歡喜彼轉輪聖王教勑人民此事可為此不可為此可親此不可親若為此事者長夜獲福無窮極若為此事長夜受苦亦無休息彼人民類聞轉輪聖王如此教勑喜無猒足

是謂轉輪聖王有此未曾有法如是阿難比丘亦有四未曾有法云何為四於是阿難比丘若至比丘衆中諸比丘見皆悉歡喜彼阿難比丘為説法其聞法者皆悉歡喜諸比丘聞阿難所説無猒足是謂阿難比丘第一未曾有法若阿難比丘默然至比丘尼衆中其有見者皆悉歡喜彼阿難比丘為説法其聞法者皆得歡喜時比丘尼衆聞阿難説法不知猒足是謂阿難比丘第二未曾有法若復阿難默然至優婆塞處時優婆塞見皆歡喜彼阿難比丘為説法時優婆塞衆聞阿難所説無有猒足是謂阿難比丘第三未曾有法復次阿難比丘默然至優婆夷衆中彼衆見者皆悉歡喜彼阿難比丘為説法優婆夷聞者無有猒足是謂阿難比丘四未曾有法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説歡喜奉行

佛説四未曾有經

右一經經名譯主請藏皆同而國宋
兩本文義全同始終唯說造塔功德
末肆結名未曾有法然一經始末無
四字之義此丹本經說轉輪聖王有
四未曾有法以喻阿難亦有四未曾
有法按開元錄若函中有四未曾有
經云與增一阿含八難品同本異譯
今撿之丹本即是也其國宋本經即
前毀函中未曾有經後漢失譯人名
出古舊錄者耳意者宋藏於此若函
中失真四未曾有經而得毀函中未
曾有經以為名脫四字遂加四字重
編於此錯也噫此錯之失凡有四焉
失真四未曾有經一也未曾有經一
本重載二也又彼失譯而為法護譯
三也彼是大乘而抑之編此小乘藏
中四也故去宋經而取丹本後賢欲
知今所去經是何等者請見毀函未
曾有經即是耳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力士移山經　一卷

西晉天竺三藏竺法護　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拘夷那竭國力士所生地大叢樹間與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臨滅度時時國臣民皆出來會佛問阿難斯國大衆何故雲集賢者阿難白世尊曰有大石山去此不遠方六十丈高百二十丈妨塞門途行者迴導五百力士同心議曰吾等膂力世稱希有徒自畜養無益時用當共徙之立功後代即便幷勢齊聲唱叫力盡自疲不得動搖音震遐邇是故黎民輻湊來觀佛告阿難汝正法服嚴行視之阿難受教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獨坐杝得在佛後翼從而進趣諸大衆五百力士遥覩佛臻金顔從容威耀巍巍端正殊妙色像清淨大士相好莊嚴其身降伏陰種無有衰入其心湛然諸根寂定和悅調隱為天人敢洪焰暉赫晃若寶山如大炬明焰燿幽冥如大山崗而有積雪如日之光昇于朝陽如秋月盛衆

星特明如轉輪王與諸寶臣四部衆俱如樹花殖暐曄繁茂英豔無量超出聖躬五百力士無數之衆瞻戴神變莫不喜踊善心著發普而奉迎五體自歸稽首足下一心歸誠退住一面

於是世尊問諸力士汝等何故體疲色顇荅曰今此大石方六十丈高百二十丈欲共舉移始從一日勤身勠力至于一月永不可動慚耻無効取笑天下是以疲竭姿色憔悴此何所希冀力士荅曰唯然大聖我之福力莫能踰者庶幾欲徙石光益於世著名垂勳銘譽來裔使王路平直荒域歸伏佛告力士明汝至懃意不堪任吾為尒移遂汝本願使汝戴功慎無愧懼力士歡喜啓曰敬從於時世尊更整法服以右足大指蹹舉山石挑至梵天手右掌受持之三轉置於虛空去地四丈九尺還著掌中三指簸肩吹令銷㵳應時三千大千世界六返震動時諸力士見佛神變威靈顯發即悵惶怖衣毛為竪白世尊曰此

之舉指為是大聖父母恩養乳哺力耶神足智慧意行力乎荅曰乳哺之勢非餘力也若吾建設神足之力則能移此三千大千佛之世界舉置殊異百千佛土都不使人有往來想不危衆生不害地蟲力士又問乳哺之力何所狀像世尊報曰凡牛之力百當水牛力一水牛力百當青牛力一青牛力百當犛牛力一犛牛力百當竹牛力一竹牛力百當草爲力一草爲力百當凡爲力一凡爲力百當黑爲力一黑爲力百當白爲力一白爲力百當龍力一龍力百當可畏力士力一可畏力士力百當段力士力一段力士力百當崩墮力士力一崩墮力士力百當大破壞力士力一大破壞力士力百當半人乘力士力一半人乘力士力百當人乘力士力一人乘力士力百當大人乘力士力一無央數不如如來至真等正覺乳哺之力佛告諸力士汝等當知是為如來乳哺之力也諸力士白世尊曰大聖已現乳哺之力神足之力為云何乎

佛告力士憶吾昔者與大目揵連俱遊諸國時穀飢饉諸比丘衆不得分衛目揵連白佛穀米踊貴人民餓餓令諸比丘分衛無獲氣力裹減不能講誦日日轉羸攫不全命往古天地始成之時地出自然甘露之味食者康寧四大用安後人福薄味沒于地令欲反地出古之味比丘國人普得殺命令得飽滿誦經念道佛告目連且止假欲反地地有蟲蛾蠕動之類必被危害又衆人福薄不應服食古之地味目連又曰我將諸比丘及飢羸民詣欝單曰土使就食自然粳米世尊告曰其有神足皆能自致到未得輕舉安能往乎目連荅曰無神力者我當扶接使往獲安目連之德威變若斯計閻浮提廣長二十八万里其地上廣下狹瞿耶尼域廣長三十二万里其地似半月形弗于逮域廣長三十六万里其地正圓欝單曰域廣長四十万里其地正方周廻遶山為四方域滿中人民令得神足如大目連一一充溢三千大千世界不及

如来神力百倍千倍萬倍億倍巨億万倍計空不比無以為喻是為如来神足力也力士又白大聖已現乳哺神足之力顏復示現智慧之力世尊告曰計大海深三百三十六万里廣長難限須弥山王在大海中高三百三十六万里根在海底亦三百三十六万里碑方亦尒其大海水悉可飲盡令无有餘舍利弗智慧不可測量無能減者使四方域滿中人民皆令得智慧如舍利弗一一充溢三千大千世界不比如来智慧之力百倍千倍万倍億倍巨億万倍計空不比無以為喻是為如来智慧力也

力士又白大聖已現乳哺神足智慧之力顏復示現意行之力世尊告曰假使興雲充遍四域及三千大千世界普大霖雨所由來所經歷處若莖節枝葉花實若器中水山石草蘆鼓行喘息人物之類大大小小一一渧皆歸巨海悉能分別追而名之又皆識鍊旋而復之不差其本如来意力悉知悉了無所罣导是為如来意行

力也
力士又白大聖巳現乳哺神足智慧
意行之力寧復有異超過此者乎世
尊告曰如来乳哺之力摩目乹連神
足之力舍利弗智慧之力聲聞緣覺
意行之力不比如来十種之力廣遠
難限力士問曰何謂十力世尊告曰
悉見微妙遠近邪正處處非處處有
限無限明審如有則悉知之是一力
也過去来今諸所報應經歷之處明
審如有則悉知之是二力也禪定正
受三解脫門明審如有則悉知之是
三力也覩見衆生諸力心本本淨無
所不了明審如有則悉知之是四力
也曉衆萌類若干種語心念不同形
貌各異明審如有則悉知之是五力
也分別群 黎雜種無量情態各異
明審如有則悉知之是六力也智慧
如海言善無量追識一切宿命所更
明審如有則悉知之是七力也曉了
欲縛解縛之要所在隨行應病授藥
天眼見人善惡終始殃福所歸明審
如有則悉知之是八力也道耳徹聽

聞天人聲鼓行喘息歘動之音無所
不了明知如有則悉知之是九力也
佛無諸漏終始永盡無復縛著神真
叡智自知見證究暢道行可作能作
無餘生死覩十方人衆生根本無所
不察明審如有則悉知之是為十力也
足智慧意行及十種力寧有殊異復
諸力士白世尊曰大聖已現乳哺神
超諸力乎世尊告曰一切諸力雖為
强盛百倍千倍万倍億倍無常之力
計為最勝多所消伏所以者何如来
身者金剛之數無常勝我當歸壊敗
吾今夜半當於力士所生之地而取
滅度於四衢路供養舍利興建塔寺
所以者何其四方人賷諸華香跱立
幢幡懸繒鈴蓋然燈奉進一切皆就
真妙之法佛於是頌曰

法起必歸盡　興者當就衰　万物皆無常
慮是乃為安　得百千金山　福祚難為喩
不如供泥塔　欣豫歸勝寺　獲寶百千藏
福慶不可計　不如供泥塔　喜踊歸勝寺
設百千寶車　載色如紫金　不如供土寺
踊躍歸命佛

佛說是經時諸力士衆五百人等知世無常三界難怙無一真諦唯道可依貢高即除不計吾我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應時皆得立不退轉之地有無央數百千天人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佛說如是莫不歡喜各以頭面著地爲佛作礼

佛說力士移山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聖法印經

天竺名阿遮曇摩文圖　若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時佛告諸比丘聽諸比丘唯諾受教佛言當爲汝說聖法印所應威儀現淸淨行諦聽善思念之佛言比丘假使有人說不求空不用無想欲使興發至不自大禪定之業未之有也設使有人慕樂空法志在無想興發至要消除自大憍慢之心禪定之業此可致矣輒如道願普有所見所以者何慕樂於空欲得無想無慢自大見於慧業皆可致矣何謂比丘聖法印者其聖法印所可更習至淸淨見假使比丘處於閑居若坐樹下空閑之處解色無常見色本无已解無常解至空無皆爲恍惚无我無欲心則休息自然淸淨而得解脫是名曰空尚未得捨憍慢自大禪定淸淨所見業也雖尒得致柔順之定即時輒見除諸色想聲想香想以故謂言至於无想故曰無欲尚未得消自大

憺怕至於禪定清淨見也其心續存柔順之定彼則見除所有貪婬瞋恚愚癡是故名曰無欲之定尚未得除自大憺怕至於禪定清淨見也心自念言吾我起滅從何所興思惟解知其吾我者所因習味分別諸識皆從因緣而致此業從是因緣致有神識復自念言此諸因緣爲有常乎爲無常耶復自念言因緣所合致神識者此皆無常无有根本此神識者依猗無常而有妄想故有緣起十二因也皆歸於盡无常苦空毀壞別離離欲滅盡曉了是者乃知無本得至降伏消一切起得入道行是乃逮致除於自大無怕放逸禪定之業現清淨行是則名曰由聖法印清淨之業從始至終究竟本末佛說如是諸比丘聞莫不歡喜作禮而去

佛說聖法印經　卍　卍

元康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月支菩薩沙門曇法護於酒泉演出此經弟子竺法首筆受令此深法普流十方大乘常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聖法印經　第三張　若

舍利弗摩訶目連遊四衢經　　若

後漢西國三藏康孟詳　譯

聞如是一時釋氏舍夷阿摩勒樹園尒時賢者舍利弗摩訶目乾連比丘遊行諸國經歷一年與大比丘衆俱比丘五百還至藥樹欲見世尊是等来還比丘衆多各共語言各各著衣持鉢其聲高大音響暢逆佛以預知問賢者阿難此何比丘揚大音聲其響洋逆如捕魚師揚聲駭逆

阿難白佛唯然世尊舍利弗目乾連遊止諸國經歷一載大比丘衆五百人俱至於藥樹見諸比丘各各談語著衣持鉢語言聲高音響暢溢

佛語阿難勿令比丘来至吾許阿難白佛唯然奉命從座起稽首佛足繞佛三匝而退往詣舍利弗目連比丘所言語敘吏却住一面謂賢者舍利弗目連令餘比丘勿詣佛所世尊有教舍利弗目連聞阿難言即從坐起往詣佛所稽首足下繞佛三匝速去衣鉢出詣藥樹與比丘衆俱

尒時釋種諸優婆塞悉聚會有所講一義遥見舍利弗大目連比丘衆俱著衣持鉢晝日平旦詣於藥樹下五百比丘衆俱吾等寧可往問起居時諸釋種優婆塞衆即起速往詣舍利弗目連所前稽首足下却住一面時諸清信士問舍利弗目連何故著衣持鉢晝日而往於藥樹間舍利弗目連答釋種清信士吾等遊諸國來還詣比丘衆皆以疲倦令此露住諸清信士荅曰唯諸賢者吾等於斯具足施坐然燈爲明唯願屈神及比丘衆若謂佛者乃可捨退賢者舍利弗大目乹連嘿然可之尋往所施坐其牀褥則入其室與衆僧俱坐

尒時釋種諸清信士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叉手白佛我等請求世尊求哀安住唯然大聖信比丘衆所以者何於彼比丘諸漏盡者已得羅漢所作已辦吾不懷疑此等比丘亦不猶豫其有比丘幼小新學初出家者入是法律未久其心移易或能變異譬如世間暴水卒來無所遮隔如是世尊

新學比丘初出家者入是法律未久
其心移易或能變異不覲大聖恐改
志行於時梵天忽然來下即住佛前
叉手白言我等請求世尊來哀安住
唯然大聖信比丘衆所以者何於衆
比丘諸漏盡者已得羅漢所作已辦
吾不疑此等比丘亦不猶豫其有比
丘幼小新學初出家者入是法律未
久其心移易或能變異佛即然可梵
天王賢者摩訶目乾連天眼徹視遙見
佛心可之請求勸大聖德如大枰閣
者大講堂淨潔塗治開諸軒窓日東
初出入于軒窓光照西壁賢者目連
天眼徹視遙見世尊相好巍巍時目
乾連尋語比丘衆諸賢者當起著衣
持鉢梵天請求諸幼小各詣比丘曰
唯當受教速正衣服隨舍利弗大目
連等往詣佛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
於時世尊告舍利弗吾亦前世供比
丘衆於心云何舍利弗心自念言世
尊宿世供比丘衆於此大聖比丘質
朴於求望知節行安常志精進佛天
中天則爲法王調諧不調然當受教

諸比丘衆擧動輕飄今日大聖慈愍
衆僧佛言善哉善哉舍利弗正當念
此覊除惡念所以者何誰為比丘衆
去諸重擔唯如來耳無所不任及舍
利弗摩訶目乾連
時佛告大目連曰於心云何誰敬比
丘衆誰制比丘衆我心念言今佛世
尊敬制比丘衆唯然大聖此比丘衆
或有質朴少求知足或不能者自謂
行安精進無懈如來法王自應當然
吾亦如是佛言且止勿有斯念當更
異念所以者何於是目連誰能堪任
去諸重擔唯如來耳及舍利弗大目
乾連

以信渡流汜　無放逸為船　聖諦濟苦患
智慧究竟渡

佛分別是語時六十比丘漏盡意解
无數比丘遠塵離垢諸法眼生佛說
如是諸比丘清信士天龍鬼神莫不
歡喜

舍利弗摩訶目連遊四衢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馬有八態譬人經 出雜阿含別譯

後漢西域三藏支曜譯

若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多比丘僧俱。佛告諸比丘：馬有弊惡態八，何等八？一態者，解羇韁時，便掣車欲走。二態者，駕車䠞踖，欲嚙人。三態者，便舉前兩腳，掣車走。四態者，便蹹車軨。五態者，便人立持軛，摩抄車却行。六態者，便傍行邪走。七態者，便掣車馳走，得濁泥拯止住，不復行。八態者，惡饑餓之氣穢，不肯食，其主牽去欲駕之，遲唸嚙嗟，欲食不能得食。佛言：人亦有弊惡態八，何等為八？一態者，聞說經便走不欲聽，如馬解羇韁掣車走時。二態者，聞說經意不解，不知語所趣向，便瞋䠞踖不欲聞，如馬駕車時䠞踖欲嚙人時。三態者，聞說經便逆不受，如馬舉前兩腳掣車走時。四態者，聞說經便罵，如馬蹹車軨時。五態者，聞說經便起去，如馬人立持軛摩抄車却行時。六態者，聞說經不肯聽，顛頭邪視耳語，如

馬傍行邪走時七態者聞說經便欲窮難問之不能相應荅便死抵妄語如馬得濁泥便止不復行時八態者聞說經不肯聽反念婬泆多來不欲聽受死入惡道時乃還欲學問行道亦不能復得行道如馬懸篼餧之熟視不肯食其主牽去欲殺之乃還噉芻豆亦不得食佛言我說馬八態惡人亦有八惡態如是諸比丘聞經歡喜作禮而去

佛說馬有八態譬人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母般泥洹經

宋沙門慧簡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維耶離國行在獼猴水邊捐羅邑講堂上大愛道比丘尼者即從佛母也時在維耶離國與女除饉五百人俱皆是應真獲六通四達神足變化年耆德尊神曜巍巍其精舍在王園所度无量深入普智定觀世尊逮阿難鶖鷺子大目乾連所度已畢將欲滅度曰吾不忍見世尊如來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覺及諸應真泥曰吾當先息靈還乎本無矣佛一切智具照其然即告阿難大愛道念曰吾不忍見世尊并諸應真泥曰欲先滅度阿難聞教即稽首言令聞尊命四體萎墮心塞智索不識四方之名佛告阿難汝謂大愛道滅度將戒種慧種定種解脫種度知見種若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品道行去耶對曰不也但惟佛生七日大后薨母慈至有大弘恩在佛所耳世尊歎曰真如汝言母於吾誠

有哺乳重恩之恵吾亦有難竿之恩
在母所也由吾明獲歸命佛歸命法
歸命聖衆自歸習盡道寘滅明感无
疑於三尊苦習盡道道眼明盡解結
解獲無所著若人能悟愚者之惑令
入正真歸佛歸法歸乎聖衆自歸習
盡道者受道弟子盡天下名孫訖其
年壽供養經師萬未塞一歸命三尊
恩過須弥弟子白芥子也是故阿難
吾有重恩於大愛道所其爲无量也
於時大愛道與除饉女五百人俱到
佛所皆頭面著佛足退叉手立大愛
道白佛言吾不忍覩佛及諸應真滅
度欲先泥曰佛嘿可之大愛道以手
摩佛足曰吾免覩如來應儀正真道
冣正覺道法御天人師三界明自今
不復覩之矣五百除饉女陳辞如上
佛亦可之也爲說身患生死憂悲苦
不如意蠱之難無欲清淨空不願無
相滅度之安若干淨品諸女除饉莫
不歡喜繞佛三帀稽首而去還乎精
舍布五百座皆各就坐大愛道現神足
德自坐没地從東方來在虚空中化

去地一樹轉昇七樹經行虛空中作坐乍卧上身出水下身出火下身出水上身出火又没地中飛東方来没法如前八方上下来放大光明以照諸眞中人上曜諸天五百除饉變化倶然同時泥曰

佛告賢者阿難汝明旦入城到耶游理家所告之曰佛母及五百耆年除饉皆已滅度佛勸理家作五百轝牀麻油香花幢幡擣事各五百貢致正音當以供養所以然者斯諸除饉皆六通四達獲空不願无相淨定令得泥曰爲諸佛所歎一時之供養其福無數阿難稽首于地惻然懆諾平旦入城至理家門告守門者曰入云吾来門人入如事云理家時在高觀與樂人相娛聞阿難来心怖毛竪即下觀疾出五體投地以手着足長跪而曰賢者

阿難今来甚早斯事非恒將以何故阿難如佛教具爲理家說之理家聞之即擗身于地挽哀而云善等豈有非佛弟子不肖之行而爲除饉所棄

矣長逝无為而無遺教丘 嗟怖重曰
賢者阿難自維耶梨精舍都為空寂
王道四衢不復覩神通女除體如彼
盛德行于國道國道道為空其痛何甚
乎阿難答曰佛說乳爪雖為長久始
必有終盛者有衰恩愛當離覩異
欲求者尋行受報三界無常其如幻
夢古來非常苦身之患其禍無量而
愚者不見可謂瞽矣生求不死會畢
不離者終不可得也上賢覩佛經奧
解四非常如盲得視精進勤行可免
棄苦矣阿難引若干要說以釋理家
結理家心解即喜阿難復至諸梵志
理家所特其衆在講堂有異議即告之
曰佛勸諸賢者作五百人基具所以
然者佛母并五百女除體皆已滅度梵
志理家聞阿難言靡不擗地椎心搣
髮宛轉哀號云當奈何吾等孤露將
復誰恃乎阿難又說三界是幻都為
非常身為苦器痴痛所聚唯泥曰安
故三尊歸之也理家心解稽首足下
阿難還至佛所如事以聞梵志理家
即具基具馳詣精舍時園門閉理家

使人緣入開門欲入講堂有女沙弥
三人一人得不還道次者頻來小者
溝港告理家曰吾師坐禪令得寂定
慎无擾也荅曰師巳滅度不爲定也
沙弥聞之擗身絶息有頃乃穌哀號
而曰誰當復誨吾等聖訓絶吾者衰
也理家覩之莫不擧哀哀畢告沙弥
曰佛本説經恩愛雖會終必有離世
榮難保唯道可久但當建志進取應
眞滅三界苦痛俗哀心也理家闍維
畢奉舍利詣佛所備告鶖鷺子汝東
向叉手下右膝曰有直信直葉三神
六智道神巳足者皆來趣斯所以然
者佛母逮諸除饉女五百人命皆善
逝宜當會四方倶然於是四方各二
百五十應眞神足飛來稽首佛足佛
起至大愛道舍利所千比丘從皆就
告阿難取舍利藏之以鉢著吾手中
阿難如命以鉢盛舍利長跪授佛佛
以兩手受之告諸比丘斯衆舍利本
是穢身凶愚急暴軽心疾轉嫉妬陰
謀敗道壊德爲乱作先之類令母拔
女人兇愚之穢爲丈夫行獲應眞道還

璽本無淨過虛空行高無蓋何其健哉佛告諸比丘及理家衆共爲母及諸應真女與廟僉曰唯然於是天人鬼龍興廟立刹華香作樂繞廟三帀哀者震國詣佛散信輙說生死爲苦三界無安以釋來者莫不歡喜稽首而去

佛母般泥洹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母般泥洹經　第六張　浩

佛說大愛道般泥洹經　若

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墮舍利國行在猕猴水狗羅曷講堂是時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行在墮舍利國與五百比丘尼俱皆是阿羅漢皆為大神足為諱那須摩訶離惟識弥優波羅洹卑耶俱曇弥是輩長年比丘尼大弟子行在墮舍利王國比丘尼精舍是時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自意覺念言我不忍見佛般泥洹并阿難舍利弗目揵連是賢者輩我先捨壽命行取泥洹去是時佛即已覺知便語阿難是聞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自念言我不忍見佛般泥洹并阿難舍利弗目乾連是賢者輩我先捨壽行取泥洹去是五百比丘尼自意覺捨一切苦我不忍見佛般泥洹并賢者阿難舍利弗目乾連是賢者輩我輩亦當捨壽行取泥洹去佛說如是阿難白佛言是故我身不能自勝諸方不能分別所聞法不能自識所以者何聞

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當般泥洹佛
便告賢者阿難如是阿難汝自意念
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持精進種般
泥洹耶并定種慧種解種度知見種
所法我自知證覺者若四意止若四
意斷若四神足若五根若五力七覺
意若八慧道行汝恐摩訶卑耶和題
俱曇弥持是法去耶佛說是竟巳阿
難自言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終不
能持清淨種般泥洹去亦不能持定
種亦不能持慧種亦不能持解種亦
不能持慧見知種終不能持覺種佛
自慧所覺知法若四意止若四意斷
若四神足若五根若五力若七覺意
若八慧道行終不能持是法般泥洹
阿難言我自念摩訶卑耶和題俱曇
弥於佛有阜恩佛母壽終時摩訶卑
耶和題俱曇弥乳養長大佛佛言阿
難有是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於我
有阜恩我母壽終時乳養長大我佛
言阿難我亦於摩訶卑耶和題俱曇
弥有恩無量所以者何摩訶卑耶和
題俱曇弥從我因緣自歸佛自歸法

自歸比丘僧自歸習道盡亦不復疑佛亦不復疑法亦不復疑比丘僧亦不復疑習道盡皆已了知若人阿難能教人自歸佛者自歸法者自歸比丘僧者自歸習道盡者受者盡壽命者還事所受歸教施與衣食卧具醫藥所索不逆盡壽命如是尚未能為報師恩佛言是故阿難我於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有阜恩無量

是時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并五百比丘尼便俱出薩舍刹國到大樹間至佛所以頭面礼佛足却住一處是五百比丘尼亦復礼佛住一處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便叉手白佛言我不能忍見佛般泥洹并阿難舍利弗羅目乾連是賢者輩比丘我欲先捨壽行取泥洹去以白如是佛受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所白嘿然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便以手摩佛足言我今日㝡後見世間依者㝡後見世間明者㝡後見世間无上者從今以後不復見三界中尊者已為佛作礼却坐一處是五百比丘尼亦復叉手白

佛如是我輩不忍見佛般泥洹并賢
者阿難舍利弗羅目乾連賢者比丘
輩我輩欲捨壽行取泥洹去五百比
丘尼白如是佛嘿然受五百比丘尼
所自五百比丘尼便頭面礼佛足言
我輩審後見世間依者審後見世間
明者審後見世間無上者從今以後
不復見三界中尊者已說如是各還
就座佛為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并
五百比丘尼說若干品法已訖皆歡
喜起坐皆為佛作礼繞佛三匝頭面
著地還到墮舍利國入王園比丘尼
精舍便從一處亦五百座摩訶卑耶
和題俱曇弥并五百比丘尼各就座
是時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便自現
神足從坐中没身去從東方出在虛
空中上一樹間上至七樹間自現四神
足於虛空上經行已經行便住已住
便坐已坐便卧已卧便自身出五色
火上身出五色火下身出水下身出
五色火上身出水如是從東方没出
西方從南方没出北方便從七樹間
下至地變化現神足如於上時便滅

神足取泥洹去是時五百比丘尼便皆於坐中没身從東方出在虛空中上一樹間上至七樹間自現四品神足於虛空中經行已經行便住已住便坐已坐便卧已卧便自身出五色火上身出五色火下身出水下身出五色火上身出水如是從東方没出西方從南方没出北方便從七樹間下至地變化現神足如於上時便滅神足取泥洹去

是時佛告賢者阿難没行明日平旦入惟舍利國到耶陁迦羅越舍已到便告耶陁迦羅越佛母般泥洹并五百比丘尼佛勸令迦羅越作五百轝牀五百瓶麻油五百分香五百分薪若干種花香若干種伎樂持到王園比丘尼精舍所以者何佛母般泥洹并五百比丘尼皆是阿羅漢皆大神足功德已滿當好葬之佛語阿難告迦羅越佛勸如是阿難聞佛言唯然即起持頭面礼佛足即以平旦入惟舍利國至耶陁迦羅越所至已告守門者令入白迦羅越阿難在外守門

者聞阿難言即入白如是時耶陁迦羅越在高樓上與妓女共相娛樂閑門者言如是即恐怖衣毛皆竪即下樓出與阿難相見即持頭面著賢者阿難足下為礼白賢者阿難是非恒亦非小事所以者何賢者来入國一何早耶耶陁迦羅越言已意何阿難即報言佛使我来欲勸令迦羅越作五百舉牀五百麻油餅五百分香五百分薪若干種好香花若干種伎樂持到王園比丘尼精舍所以者何佛母般泥洹并五百比丘尼皆是阿羅漢皆大神足功徳已滿當好塟之佛勸迦羅越如是迦羅越聞阿難言如是即惛擗地言賢者阿難我人有何等過於比丘尼比丘尼有何恨我人所般泥洹不告我人賢者阿難從今以後行臺當空諸座亦當空經行處亦當空四徼道頭里巷皆當空惟舍利國已為空賢者阿難從今以後不復見比丘尼行分越入惟舍利國是痛何甚耶陁迦羅越言已竟阿難即告迦羅越言佛本自説言一切恩愛

皆當別離消散各自異處各自異行
所生所至所想各自有行各自有因
緣會當滅盡會當別離欲令不別離
者終不可得慧人但當護法行是時
賢者阿難爲迦羅越引若干經要持
解迦羅越意欲勸迦羅越意已解已
喜已勸便到惟舍利國披羅門迦羅
越異因緣在講堂聚會便賢者阿難
以到就座已坐便告惟舍利國披羅
門迦羅越卿輩作五百牀五百麻
油鐙王一百分香五百分薪若干種好
香華若干種妓樂持到王園比丘尼
精舍所以者何佛母般泥洹幷五百
比丘尼皆是阿羅漢皆大神足功德已
滿當好莝之佛勸衆披羅門迦羅越
如是惟舍利國披羅門迦羅越即便
辦地告賢者阿難我人有何等過於
比丘尼比丘尼有何恨我人輩持何
等失比丘尼意般泥洹不告我人賢
者阿難從今以後行空皆當空諸座
皆當空四徼道頭里巷皆當空惟舍
利國以爲空從今以後終不復見比
丘尼入惟舍利國行分越是時賢者

阿難告惟舍利國披羅門迦羅越佛先自說一切恩愛皆當別離消散各自異處各自異行所生所至所想各自有行各自有因緣會當別離欲令不別離終不可得慧人但當護法行是時賢者阿難為惟舍利國披羅門迦羅越引若干經要持解披羅門迦羅越意喜披羅門迦羅越意勸披羅門迦羅越意已解已喜已勸賢者阿難便起坐到佛所是時耶隨迦羅越并五百披羅門迦羅越持五百犛牀五百麻油斛五百分薪五百分香若干種好香華妓樂到王園比丘尼精舍已到是時王園比丘尼精舍門閉耶隨迦羅越便告一人言来汝上一人肩上度垣墻入園開門是人受迦羅越言上一人肩上度垣墻即開門耶游隨迦羅越及五百披羅門俱入王園比丘尼精舍是時五百比丘尼共有六沙弥利是六沙弥利告耶游隨迦羅越言賢者迦羅越莫得嬈是五百比丘尼也所以者何皆是已得定意坐者是時迦羅越告六沙弥利言是

五百比丘尼不為定意生已捨壽命行取泥洹是時六沙弥刹聞是語即惛擗地言誰當復教誡我人者耶誰當復諫數我人當持衣鉢隨誰後耶是時迦羅越告賢者六沙弥刹言佛先自說一切恩愛皆當別離賢者沙弥刹莫愁憂但當勤行增精進是時迦羅越取摩訶羅耶和題俱曇弥舍利持若干種香花妓樂恭敬撿取舍利著金牀上并五百比丘尼舍利亦如是便耶游陁迦羅越并五百披羅門迦羅越俱取摩訶羅耶和題俱曇弥并五百比丘尼舍利到佛所是時佛告賢者舍利弗羅波來正東向又手下右膝著地說如是有在東方直信者直葉者三神六智大神足功德已滿者皆來到是間所以者何佛母般泥洹并五百比丘尼已般泥洹皆是阿羅漢皆大神足功德已滿當共好憙之南方亦尒西方亦尒北方亦尒東方亦尒賢者舍利弗羅受語即東向南向西向北向請諸阿羅漢即時東方有三百五十阿羅漢來南方

亦介西方亦介北方亦介合千阿羅
漢在佛前佛便與千比丘僧俱到摩
訶卑耶和題俱曇弥舍利所佛便坐
千比丘皆就座是時佛便告賢者阿
難汝起取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舍
利以鉢盛之持來著我手中阿難言
唯然便起坐取摩訶卑耶和題俱曇
弥舍利著鉢中持授佛佛即以兩手
受之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舍利已
受佛便告衆比丘僧是母人聚舍利
也本是惡身急弊卒暴輕心數轉嫉
妬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已捨母人
聚身男子所應得者摩訶卑耶和題
為已得也
是時佛令耶游陁迦羅越衆比丘僧
共為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并五百
比丘尼起塔已起塔及惟舍利國人
民及諸天人皆共事摩訶卑耶和題
俱曇弥并五百比丘尼塔佛說如是
諸比丘皆歡喜起前為佛作礼而去

佛說大愛道般泥洹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滿願子經

若

附東晉錄

聞如是一時佛遊摩鳩羅無種山中與大比丘俱比丘五百尒時賢者邠耨晡時從宴坐起往詣佛所偏袒右肩右膝著地稽首足下叉手白佛善哉世尊為我且講要法我當奉行令身長夜安隱無極佛言諦聽善思念之邠耨應唯然世尊佛告邠耨目見好色可眼之物所可愛樂貪欲之耳貪好聲鼻識好香舌知美味身著細滑更樂可意愛於所欲慕於貪求假使比丘欣樂然可心處其中已貪住則樂逮惑從是致患憂惱之感假使邠耨比丘目見色者可眼之物不以歡樂心不處中惱患則除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是為粗舉要法佛之教誨以識勑汝今欲所遊邠耨白佛唯然世尊有一國名首郝和蘭晉曰所聞欲勝欲遊彼國佛言彼國凶惡忐懷麁獷不能柔和喜鬪亂人假使彼國異心殊人罵詈毀辱當云何乎

假使彼國異心惡人罵詈辱我我當
心念愛我敬我尚原赦我手不推我
佛言假使扠汝當柰之何邠耨白曰
當心念言尚復愛我敬我賢善柔和
不以瓦石而打擲我佛言假使以瓦
石打擲汝當柰之何邠耨白曰其國
人善仁和溫雅不以刀杖傷擊我身
佛言假使刀杖傷擊汝身當柰之何
邠耨白曰我當念言其國人善柔和
溫雅不以利刀害我身命佛言假使
利刀害汝身命當柰之何邠耨白曰
我當心念言身有六情為之所患厭
身衆惱不淨流出求刀為食志唯在
味入於寂然以刀為食佛言善哉邠
耨汝能堪任以是比像調順寂然忍
辱仁賢處於彼國隨意所欲於是邠
耨即從坐起稽首佛足右遶三匝自
詣其室即夜蓋藏床卧安眠明晨著
衣持鉢往詣彼國尋在其國於一夏
中教化勸立請清信士凡五百人清
信女五百人興于寺舍五百窟室牀
榻五百及法坐具被枕各各五百化
五百人皆為沙門在於其歲證三達

尋滅度滅度未久諸比丘衆無央數千徃詣佛所稽首足下却在一面倶白佛言有一比丘名曰邠耨佛爲粗舉說其要法令已滅度已來未久爲何所獲得何趣乎佛言諸比丘彼族姓子已興三達證得六通諦觀順法無與等者不與餘專唯講法典諸漏已盡無復塵垢已度想念脫于智慧現在於法極達諸通證具足於生死已斷釋舉梵行所作已辦辯名色本諸慧無生聖智具足已得羅漢於時世尊莫不稱譽咨嗟无極邠耨文陁尼子佛說如是比丘莫不歡喜

佛說滿願子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十一想思念如來經

若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陁羅　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衆二百五十人俱尒時世尊告諸比丘當以十一想思念如來已思念當發慈心於如來所云何為十一戒意清淨一也威儀具足二也諸根不錯三也信意不亂四也常有勇健意五也若更苦樂不以為憂六也意不忘失七也止觀現在前八也三昧意無休息九也智慧意无量十也觀佛无猒足十一也如是比丘當以此十一想思念如來已思念如來當發慈心於如來所是謂比丘於比丘中修行念佛彼比丘已修行念佛於二果當求一果於現法中得自在成无餘阿那含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是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慈心解脫親近廣布修行以辦獲使起善具足便當有十一報十一果云何為十一臥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

愛非人所敬不毒不兵水火不喪亦不加刑身壞命終生善處梵天上於諸善法速得捷疾智能盡有漏行比丘慈心解脫親近廣布修行以辯以獲便起善具足當有此十一法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慈心解脫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十一想思念如來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馬有三相經

出雜阿含別譯

後漢沙門支曜 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便告諸比丘善馬有三相用入官可給御中王意得名為官馬何等為三相一者有善馬意自能走二者有力三者端正好色是為三相善馬中入官善人亦有三相自得善意名聞亦豪舉人敬難之可受人禮能福天下何等為三相有善人得意能走有力有端正色何等為善人得意能走有善人得意是苦如有知為是習為是盡致為是道識如是善人得意為走何等為善人得意為力為有弊惡態當為斷盡力求之精進求者意棄惡未起弊惡態不復起未起善意當為起已起善意當為止不忘減稍稍增多行意俱善行盡力求制意棄惡如是善人得力何等為善人得意有色端正是聞有善人得意避五樂避弊惡能到四棄得行如是善人得意有色是為三因緣諦行善人得

意名閑為能主擧人難之可取禮天下如是佛說如是

佛說馬有三相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國王不梨先泥十夢經　若

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國王不梨先泥夜臥夢見十事何等十事一者夢見三瓶併兩邊瓶滿氣出相交往來不入中央空瓶中二者夢見馬口食尻亦食三者夢見小樹生華四者夢見小樹生果五者夢見一人索繩人後有羊羊主食繩六者夢見狐坐於金牀上於金器中食七者夢見大牛還從犢子飲乳八者夢見四牛從四面鳴來相趣欲鬪當合來合不知牛處九者夢見大陂水中央濁四邊清十者夢見大谿水流正赤王夢見是事已即寤大恐亡其國及身妻子王明日即召公卿大臣及諸道人曉解夢者問言昨夜臥夢見十事如是夢即寤恐怖意中不樂誰能解夢者諸道人中有一婆羅門言我能為王解之恐王聞者愁憂不樂王言如卿所覩便說之勿有所諱婆羅門言王夢者皆各惡非吉事

當取所重愛夫人太子及身邊親近侍人奴婢皆然以祠天王可得無他王有卧具及著身珍寶好物皆當燒以祠天如是者王身可得無他

王聞婆羅門解夢如是王即大愁憂不樂却入齋房思念是事王有正夫人名摩尼到王所問王言何為入齋房愁憂不樂我身將有過失於王耶王言汝無過惡我自愁憂耳夫人復問王用何等故愁憂王言汝莫問我聞者令汝不樂夫人復言我是王身半設有善惡王當語我云何不相語耶王便為夫人說我昨夜夢見十事夢已即寤我大愁憂恐怖恐亡我國及身妻子我召群臣公卿諸道人為說所夢十事有婆羅門為我解夢言當取所愛重夫人太子及邊親近侍從人奴婢及白象名馬皆然以祠天及所卧具著身珍寶皆燒祠天王身乃可得無他我用是故愁憂不樂耳夫人言王莫愁憂如人買金磨石好醜善惡其色自見於石上今佛近在精舍去國不遠何以不往問夢意如

佛所解當隨之
王即勑左右群臣嚴駕而出到佛所
徐步徑王下車前到佛所以頭面著
佛足却坐白佛言我昨夜夢見十事
一者夢見三鉼併兩邊鉼滿氣相交
往來不入中央空鉼中二者夢見馬
口食尻亦食三者夢見小樹生華四
者夢見小樹生果五者夢見一人索
繩人後有羊羊主食繩六者夢見狐
坐於金床上於金器中食七者夢見
大牛還從犢子乳八者夢見四牛從
四面鳴來相趍欲鬪當合不合不知
牛處九者夢見大陂水中央濁四邊
清十者夢見谿水流正赤我所夢如
是寤即恐怖恐亡我國及身妻子唯
佛為解所夢十事願聞教誡佛言王
莫愁王夢者皆無他王所夢適為後
世當來之事非今世佛言後世人當
不畏法禁婬妷貪利嫉妬不知猒足
少義理無慙心喜愁不知慙愧
佛言第一夢見三鉼併兩邊鉼滿氣
出相交往來不入中央空鉼中者後
世人豪貴者自相追隨不視貧者王

夢見三瓶併正謂是耳王莫恐莫恐
於王國於太子於夫人皆無他佛言
第二王夢見馬口食尻亦食者後世
人作帝王及大臣廩食縣官俸祿復
採万民不知猒足王夢見馬口食尻
亦食正謂是耳王莫恐莫恐於王國
於太子於夫人皆無他
佛言第三夢見小樹生花者後世人
年未滿三十而頭生白髮貪婬多欲
年少強老王夢見小樹生花者正謂
是耳王莫恐莫恐於王國於太子於
夫人皆無他也
佛言第四王夢見小樹生菓者後世女
人年未滿十五便行嫁抱兒而歸不
知慙愧王夢見小樹生果正謂是耳王
莫恐於王國於太子於夫人皆无他
佛言第五夢見一人索繩人後有羊
羊主食繩者後世人夫聟出行賈作
置婦於後便與他家男子交通食其
財物王夢見一人索繩者正謂是耳王
莫恐於王國於太子於夫人皆無他
佛言第六王夢見狐坐金床上於金
器中食者後世人下賤更尊貴有財產

衆人敬畏之公侯子孫更貧賤處於下坐飲食在後王夢見狐坐金床上於金器中食正謂是耳王莫恐於王國於太子於夫人皆無他

佛言第七王夢見大牛還從犢子乳者後世人無有礼義母反為女作媒誘恤他家男子與女交通責女求財物以自供給不知慚愧王夢見大牛還從犢子乳者正謂是耳王莫恐於王國於太子於夫人皆无他

佛言第八夢見四牛從四面鳴来相趍欲鬬當合未合不知牛處者後世帝王長吏及人民皆无至誠之心更欺詐愚癡瞋恚不敬天地用是故雨澤不時長吏人民請禱求雨天當四面起雲雷電有聲長吏人民咸言當雨須臾之間雲散雨去為不墮所以者何帝王長吏人民无有忠正慈仁故王夢見四牛鳴来相趍當合未合不知牛處者正謂此耳王莫恐於王國於太子於夫人皆無他

佛言第九王夢見大陂水中央濁四邊清者後世中國當擾亂治行不平

人民不孝父母不敬長老邊國面當平清人民和睦孝順二親王夢見大陂水中央濁四邊清者正謂是耳王莫恐於王國於太子於夫人皆無他

佛言第十王夢見大谿水流正赤者後世諸國當忿爭興軍聚衆更相攻伐當作車兵步兵騎兵共鬪相煞傷不可稱數死者於路血流正赤王夢見大谿水流正赤正謂是耳王莫恐於王國於太子於夫人皆無他

佛言王夢見者皆為後世當來之事非今世事王莫恐愁憂也王即長跪言得佛教心即歡喜譬如人持小器盛膏膏多器小更求大器盛之安隱不復恐令我受佛恩得安隱王即為佛作礼還歸宮中重賜正夫人皆棄諸大臣俸祿王言我從今以後不信諸異道人及婆羅門所語

國王不梨先泥十夢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摩鄧女經　恩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阿難持鉢行乞食食已阿難隨水邊而行見一女人在水邊擔水而去阿難從女丐水女即與水女便隨阿難視阿難所止處女歸告其母母名摩鄧女於家委地臥而啼母問女何為悲啼女言母欲嫁我者莫與他人我於水邊見一沙門從我丐水我問何字名阿難我得阿難乃嫁母不得者我不嫁也母出行問阿難阿難者孫事佛母已知還告女言阿難奉佛道不肯為汝作夫女啼不飲食言母能知蠱道母出請阿難歸飯女大喜母語阿難我女欲為卿作妻阿難言我持戒不畜妻復言我女不得卿為夫者便自殺阿難言我師佛不得與女人共交通母入語女阿難不肯為汝作夫言其有經道者不得畜婦女對母啼母言天下道無有能過佛道及阿羅漢道

摩鄧女復言但為我閉門户无令得出暮自當為我作夫母閉門以蠱道縛阿難至晡時母為女布席卧處女大喜自莊飾阿難不肯前就卧處母令中庭地出火前牽阿難衣語阿難言汝不為我女作夫我擲汝火中阿難自念為佛作沙門今日反在是中不能得出佛即持神心知阿難阿難還至佛所白言我昨日行丐食於水邊見一女人我從丐水我還到佛所明日有一女人名摩鄧請我欲得歸飯我出便牽我欲持女與我作妻我言我持佛戒不得畜妻女見阿難得脱去於家啼哭母言其有事佛者我遣不能勝我奈不語汝耶女啼不止續念阿難女明日自行求索阿難復見阿難行丐食隨阿難背後視阿難足視阿難面阿難敷而避之女復隨不止阿難還歸佛所女守門阿難不出女啼而去阿難前白佛摩鄧女今日復隨我佛使追呼摩鄧女見之佛問汝追逐阿難何等索女言我聞阿難無婦我又无夫我欲為阿難作婦

也佛告女言阿難沙門无髮汝有髮汝寧能剃汝頭髮不我使阿難為汝作夫女言我能剃頭髮佛言歸報汝母剃頭髮來女歸到母所言母不能為我致阿難佛言剃汝頭髮來我使阿難為汝作夫母言子我生汝護汝頭髮汝何為欲為沙門作婦國中有大豪富家我自能嫁汝與之女言我生死當為阿難作婦母言汝何為辱我種女言母愛我者當隨我心所喜母啼泣下刀剃女頭髮女還到佛所言我已剃頭髮佛言汝愛阿難何等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聲愛阿難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涕口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尿臭處不淨其有夫妻者便有惡露惡露中便有子已有子便有死亡已有死亡便有哭泣於是身有何益女即自思念身中惡露便自正心即得阿羅漢道

佛知已得阿羅漢道即告女言汝起至阿難所女即慚愧低頭長跪於佛

前言實愚癡故逐阿難耳今我心已
開如冥中有燈火如人乘船船壞依
岸如盲人得扶如老人持杖行今佛
與我道令我心開如是諸比丘俱問
佛是女人毋作盡道何因緣是女得
阿羅漢道佛告諸比丘汝欲聞知是
女不諸比丘言我曹當受教佛言是
摩鄧女先世時五百世為阿難作婦
五百世中常相敬相重相貪相愛同
於我經戒中得道於今夫妻相見如
兄弟如是佛道何用不為佛說是經
諸比丘聞皆歡喜

佛說摩鄧女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鬼問目連經

[illegible] 思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尒時目連晡時從禪定起遊恒水邊見諸餓鬼受罪不同時諸餓鬼見尊者目連皆起敬心來問因緣

一鬼問言我一生以来恒患頭痛何罪所致目連荅言汝為人時好以杖打衆生頭今受花報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来貧財無量而樂著弊衣何罪所致目連荅言汝為人時布施作福還復悔惜今受花報果在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来宿無常處恒倚巷陌何罪所致目連荅言汝為人時客来投止不肯安處見他客止方復瞋恚今受花報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食不噉一斛而不得飽何罪所致目連荅言汝為人時飯飼衆生初不令足今受花報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来腹大如甕咽細如針孔不得下食何罪所致目連

荅言汝為人時作聚落主自恃豪強輕欺百姓強打拍人索好美食令受花報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来恒患男根瘡爛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連荅言汝為人時佛畫精舍清淨之處行於婬欲令受花報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来多有兒子皆端正可憘而皆早死念之斷絶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連荅言汝為人時見兒殺生助喜噉肉殺生故知命喜故痛毒令受花報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来有一狗體大牙利兩目赫赤常来噉我何罪所致目連荅言汝為人時喜將狗獵殘害衆生無有慈心令受花報果在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来有一人持諸利刀常割我肉盡便持去須臾尋生而復来割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連荅言汝為人時喜屠割衆生初無慈心令受花報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来恒患身體處處皆痛不可得忍何罪所致目連荅

言汝為人時好漁獵所網得魚投之沙土令其苦死令受花報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頭無所知何罪所致目連荅言汝為人時强勸人酒令其顛倒令受花報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恒患熱渴行見恒河莫入其中以除熱渴方入其中身體燋爛肌肉離骨渴欲飲之一口入腹五藏燋爛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連荅言汝為人時喜焚燒山澤殘害衆生令受花報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恒患飢渴欲至廁上取糞噉之廁上有大力鬼以杖打我初不能得近何罪所致目連荅言汝為人時作佛圖主有客比丘來慳惜不與食待客去後乃行與舊僧慳惜僧物故令受花報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恒處不淨臭惱纏身不能得離飢渴之時還食此不淨何罪所致目連荅言汝為人時作婆羅門子有一道人中後來就汝乞食汝尒時當作是方便令此道人不復來乞便取其鉢盛糞著底以飯

發之道人得鉢還至本處著一面澡漱既訖擲鉢欲食鉢中臭穢不可得近以是之故墮在地獄汝將來世墮糞屎弥梨地獄中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肩上有銅瓶感滿中洋銅一手捉銅杓以取之還灌其頭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作僧維那知僧事有一瓶酥藏著餘處不行與僧待客去後乃行與舊僧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慳惜僧物故今受花報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或登刀山劍樹地獄或墮火坑鑊湯地獄種種受苦无復休已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作天祠主烹殺三牲祭祀天神血肉灌灑四方語衆人言汝等祠祀大得吉利作此魔邪之言妖孽之語輕欺百姓誑惑父母以是之故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以來常吞鐵丸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作沙弥手取淨水作石蜜漿石蜜堅大盜打取少許衆僧未食盜食一口故以是

因緣果入地獄汝將來世常吞鐵丸
尒時目連與諸餓鬼說往昔因緣經
竟還來在耆闍崛山一切大會聞佛
所說稽首奉行

佛說鬼問目連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阿難說聞如是阿難白佛言有人事佛得富貴諧偶者有衰耗不得諧偶者云何不等耶願佛天中天普為說之佛告阿難有人奉佛從明師受戒不失精進奉行所受朝暮礼拜恭敬然燈齋戒不歇心常歡欣善神擁護所向諧偶百事增倍為天龍鬼神衆人所敬後必得道是善男子善女人真佛弟子也有人事佛不值善師不見經教信意不堅亦有戒名違犯正律既無形像亦不燒香然明作礼恒懷瞋恚惡口罵詈六齋不持煞生趣手不敬佛經持著雜物襲篋之中或著妻子牀上不淨之處或持掛壁無有牀坐棚閣與世書無異若有疾病了不念佛便呼巫師卜問祠祀請乞邪神天神離遠不得善護娭魅日進惡鬼屯門令之衰耗所向不諧現世罪人非佛弟子死入泥犁百毒掠治魂神痛酷不可得言愚人薹瞢不能

自思先行無功還怨天地責聖咎天迷謬乃今甚為愚癡遂為三塗所見綴縛夫人得道皆從善生經戒自御心身口善為大鎧不畏刀兵善為大船得渡河渕有能守信室內和安現世有慶福追自然行之得報非神授與若人不信不持經戒後生轉劇善惡逐人如影追形勿作猶豫自墮惡道求脫良難諦信不犯所在常安佛語至誠終不欺人佛世難值人身難獲洪今侍佛宿福之大當念報恩班宣法教廣為福田行之得度所適无憂阿難復白佛言人不自手殺教人殺者其罪云何為無罪耶佛言阿難教人殺者重於自殺何以故或是奴婢下賤之人作無殺意或為王者縣官所見逼促不自意出為之所使教人殺者而知故犯陰謀殘害復罪他人欺罔三尊還負自然其罪莫大怨對相報世世受殃未有斷絕現世不安死入地獄受毒痛裂從地獄出為畜生屠割皮骨以肉償人皆由前世殘殺暴逆剋賊衆生陰謀懷害无有

慈心見人繫者代其歡喜以用快意過於自繫罪深如是

阿難復白佛言世間人及佛弟子輕易其師惡意向師并道德人者其罪云何佛言阿難夫為人者當愛樂人德欣樂人善不可嫉之惡意向師道德人者是惡意向佛無異也寧持萬石弩還自射身為痛不阿難言甚痛甚痛世尊佛言人持惡意向道德人與其師者痛劇弩射身也為人弟子不可輕慢其師惡意向道德之人道德之人當視之如佛不可嫉謗人有戒德者感動諸天龍鬼神莫不敬尊寧身投火中利刀割肉慎勿得嫉謗是善之人其罪不小慎之慎之

阿難復白佛言師者為可得呵喝弟子以小罪成大得無罪耶佛言不可不可師弟之義義感自然當相信厚視彼若己己所不行勿施於人卯崇禮律訓之以道和順忠節不相怨訟弟子與師一義眞誠師當如師弟子當如弟子勿相誹謗慎莫含毒小怨成大還自燒身轉世惡人魔比丘輩

師不如師弟子非如弟子但共為惡
不念行道沮壞善者貪慕俗業不計
无常積財自喪死墮惡趣餓鬼畜生
未嘗有是相視若牛於世何求念報
佛恩當持經戒相率以道道不可不
學經不可不讀善不可不行行善布
德濟神離苦超出生死見賢勿慢見
善勿謗不以小過證人大罪違法失
理其罪莫大罪福有證可畏可畏阿
難復白佛言末世弟子生是魔界多
有因緣有居家之求身口之累云何
行之佛言為佛弟子雖有因緣持戒
勿犯誠信畏慎敬歸三尊孝事二親
內外謹善不念誑佞心口相應善權
方便進退知時一 得作世間事不得
為世間意阿難白佛何謂世間事何
謂世間意佛言為佛弟子可得估販
利業平斗秤尺施行以理不得阿枉
巧欺以侵於人葬送移徙婚姻嫁娶
是為世間事也世間意者為佛弟子
不得卜問請符呪魔恠祠祀解奏畏
忌不吉受佛五戒者是福德之人無
所畏避有所施行當啓三尊無往不

吉戒德之人道護為強諸天龍鬼神
無不敬伏戒貴則尊所往常安不違
之者自作郭礙善惡由心禍福由人
如影追形如響隨聲天無不覆地无
不載戒行之德福應自然天神擁護
感動十方與天參德功勳巍巍衆聖
嘆歎難可稱量智士達命沒身不邪
善知佛教可得度世之道阿難聞佛
所說便整袈裟頭腦著地唯然世尊
我等有福得逢如来耳飡法味普恩
慈大慈念一切為興福田令得脫苦
佛語至誠。而信者少是世多惡衆生
相誑多信鬼神背正向邪天堂皆空
地獄塞滿甚可痛哉若有信者或一
若兩奈何世凋乃當如此佛滅度後
經法獨存少有行者人民轉偽漸銷
淪替將衰滅矣嗚呼痛哉復何恃怙
唯願世尊為諸晚學留神顯化未可
般涅洹阿難因進頌曰

佛為三界護　恩廣普慈大　願為晚學類
未可取涅洹　痛矣未達者　晉普不別真
法鼓震三千　云何不得聞　世濁諸惡人
自躁隨顛倒　不信世有佛　自作衆罪本

命盡往地獄 刀劍解其身 祠祀好煞生
鑊湯涌其中 婬泆抱銅柱 大火相燒然
誹謗清高士 鐵鉤拔其舌 乱酒無禮節
洋銅沃其口 若生還作人 癡騃無義方
不煞得長壽 无病常康强 不盗後大富
錢財恒自饒 不婬香淨潔 身體鮮苾芬
至誠不欺詐 為人所信承 不醉得聰明
衆人所尊敬 五福起法出 天人同儔類
所生億万倍 真諦甚分明 癡愚不別道
謗聖毀正覺 死入無擇獄 頭上戴鐵輪
求死不得死 須臾已變形 矛戟相貫刺
軀體相殘截 睺睺不違事 惡惡相牽拘
展轉衆趣趣 禽獸六畜形 為人所屠割
以肉償宿怨 無道墮惡道 求脫甚為難
人身既難得 佛法難得聞 世尊為衆祐
安住之特尊 敷遺甘露法 晚學普奉行
冥我現深慧 愍念群生故 開悟示道地
行者得度脫 福人在向向 見諦樂不生
自歸安仁聖 殖種不死路 恩慈无過佛
神妙現感光 願使一切人 得服甘露漿
慧船到彼岸 法磬偈三千 彼我无我想
衆祐轉法輪 我等蒙嘉慶 得捨十二緣
歡喜稽首拜 自歸最無上

阿難稽首頌已諸會大衆得不迴還
心意開解僧鄉大鎧志无上道甘露
之音香熏十方示現道地為作橋梁
國王臣民天龍鬼神聞佛所說阿難
所頌且悲且感且歎且喜稽首佛足
又礼阿難受教而去

佛說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經　思

失譯附東晉錄

佛在舍衛祇樹阿難邠坻阿藍時阿難持鉢行乞食以隨水行見一女人在水邊持水去阿難從乞水女則與之女便隨阿難至居所處女歸告其母母名摩登女於家委臥而啼母問女何為啼女言母欲嫁我者莫與他人我於水邊見一沙門從我乞水我隨問名為阿難我得阿難者乃嫁不得阿難不嫁母即行問阿難阿難言我事佛母即知之還告女言阿難事佛道不肯為汝作夫女即啼不飯食母知蠱道何不導之母出請阿難歸飯女大喜母語阿難我女欲為卿作妻阿難言我持佛戒不得畜妻母復言我女不得卿作夫者便自殺阿難言我師事佛不得與女人交通母即入語女言阿難不肯為汝作夫其有經道者不得畜婦女對母啼言母道所在母言天下道無能過佛道及阿羅漢女復言但為我閉門戶無令出暮

自為我作夫母即閉門以盅道縛阿難至日晡時母為布席卧處女大喜便莊飾阿難不肯就卧處母便然火前牽阿難衣語阿難言汝不為我女作夫者我便擲汝火中阿難自鄙作沙門今日反在中不能得出即又手呼佛佛即知之使神脫阿難阿難至佛所言昨日行乞食於水邊見一女人我從乞水明日有人名摩登請我歸飯我出便牽我欲持女與我為婦我持佛戒不得畜妻女見阿難得脫去於家啼哭母言其有事佛者我道不能勝我本不語汝耶女啼不止續念阿難女明日自行求索阿難復見阿難行乞食隨阿難背後視阿難足視阿難面阿難著熟低頭不視而避之女復隨不止阿難還歸佛所女復守門阿難不出女啼去歸阿難前白佛言摩登女今日復隨明日復來佛即呼女見之佛言汝追阿難何等索女言我聞阿難無婦我亦无夫我欲為阿難作妻佛言阿難沙門無髮汝寧剃頭髮我使阿難為汝作夫女言

敢剃頭髮佛言汝歸報母剃頭來女歸到母所言母不能致阿難我自行消息問佛佛言剃頭髮來我使阿難為汝作夫母言我生護汝頭髮汝何為與沙門作婦國中有大富豪我自能嫁汝與之女言我死生當與阿難作婦母言汝何為辱汝種女言母愛我者當隨我心所喜母即垂淚下刀剃女頭髮女還到佛所言我已剃頭髮佛言汝愛阿難何等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聲愛阿難行步佛言眼中有淚鼻中有涕口中有唾耳中有垢身中有屎尿皆臭處其作夫妻者便有惡露中便生子有子便有死亡死亡有哭淚於此身有何等益女即自思惟惡露形中所有正心則得阿羅漢道以得阿羅漢佛語女起至阿難所女慚愧低頭長跪於佛前言實愚癡故逐阿難今我心已開如冥中有燈火如乘船船壞得岸如盲人得扶老人得持杖行令佛與我道我心中開如是諸沙門侯問佛言是女母為蠱道何緣得阿羅

漢道佛言諸沙門欲聞知是女不諸沙門言我曹當受教佛言是摩登女先時已五百世爲阿難作婦五百世中相敬重相貪愛於今同於經戒道中得道於今夫妻相見如兄弟狀是經令諸沙門知女意如是諸沙門則起前爲佛作礼

佛說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餓鬼報應經

失譯附東晉錄

思

尊者大目揵連從佛在耆闍崛山中遊行恒水邊見諸餓鬼甚多受罪不同見尊者目連皆起敬心來問因緣

一鬼問言我常苦頭痛不知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不能修忍以杖打衆生頭今受花報果在地獄

一鬼問言我常瘡痛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無有慈心焚燒山野殘害衆生今受花報果在地獄

一鬼問言我擧身瘡爛不可堪忍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喜燂豬羊今受花報果在地獄

一鬼問言我食無足初不得飽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雖飯衆生恒令不足今受花報果在地獄

一鬼問言我常苦頭痛治之叵差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不敬道德加以罵辱今受花報果在地獄

一鬼問言我生男女盡皆端正可愛而皆早死念无斷絕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見兒殺生助喜嗽宍殺故從命喜故痛毒

令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有一夫而畜多婦我應直宿而不見納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不敬夫主邪婬無禮令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常頭痛而男根瘡爛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於塔廟清淨之處行婬令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得此身羸澁不淨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不尊有德輕賤善人而以沙土擲坌沙門令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食不啻一斛而常不足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本作比丘為僧求物而以自食令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受此形脚腫項癭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使人及諸畜生負重無道令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受此身常患熱渴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喜好漁獵以所得魚投之沙土令其苦死令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受此身狂癡无智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以酒施人令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所生子皆反噉我何罪所致答言

汝為人時不修孝養令受花報果在
地獄一鬼問言我食常吐何罪所致
荅言汝為人時有人中後索食汝瞋罵
而與令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
我令一生資財無乏而樂著獘衣何
罪所致荅言汝為人時雖好布施施
後尋悔令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
言我受一形恒倚巷陌宿無常處何
罪所致荅言汝為人時客來投止而
不安隱見他容止而復瞋罵令受花
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得此形非
男非女何罪所致荅言汝為人時而
無慈心好揵六畜令受花報果在地
獄一鬼問言我得此身躄不能行何
罪所致荅言汝為人時好行無道拘
繫人獸令不得行令受花報果在地
獄一鬼問言我此一身常患熱渴行
見恒河清凉美好入中洗浴冀得凉
樂以除熱苦方入其中舉身爛壞渴
欲飲之一口入咽五藏燋爛肌宍離
骨何罪所致荅言汝為人時好為相
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
稱有德以動人心以求利養又於父

母兄弟宗親諂偽不實今受花報果
在地獄受苦億倍說不可盡一鬼問
言我受身以來常有惡狗體大牙利
兩目赫赤晝夜常來而噉我身命未
盡頃実尋復生復受此苦痛不可忍
何罪所致荅言汝為人時作天祠主
於天祠中取牛羊血以祀於天自食
其实語衆人言汝等祀天大得吉利
作諸惡邪以惑百姓今受花報果在
地獄一鬼問言我受此身常在不淨
中舉身塗漫有所噉食皆是不淨恒
受此苦不能得離臭惱纏身憂患亘
計何罪所致荅言汝為人時作婆羅
門不信佛法不樂供養沙門道人
若來乞求恒不欲見時有一道人來
從汝乞汝作是念當作方便令不復
來即取鉢盛屎著下以飯覆上將与
道人道人得已還至本處持著一面
淨洗手訖坐而執鉢手取欲食鉢中
不淨臭不可近以是因緣受此臭惱
今受花報果在地獄常吞熱鐵及身
體爛壞苦不可言一鬼問言我受此
身處處生出有自然斧而斬截之如

是無數何罪所致荅言汝為人時作小道人為僧所差取冷淨水作石蜜漿分与衆僧石蜜堅大打取少許盜食一口盜僧物故今受花報果在地獄吞洋銅苦不可言一鬼問言我受此身常苦飢餓往至廁上欲取屎食廁上有大力鬼以杖打我初不得近何罪所致荅言汝為人時曾作道人為佛圖主檢護僧物不以好食供養衆僧常以麤惡為之或時時欲作好食客比丘來便止不作待去乃設惡心慳惜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受此身腹大如甕餘身分皆小咽如細針孔不得下食何罪所致荅言汝為人時作聚落主自恃豪強欺人民常以無道索人飲食以苦百姓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受此身肩上有銅瓶滿中洋銅手捉一杓以酌取之自灌其頭舉身燋爛如是無數苦痛元是何罪所致荅言汝為人時出家修道知僧飲食以一酥瓶藏著餘處客道人來而不為之客去出酥行与舊僧此酥是招提僧物

一切有分隱匿僧物而不平等以是因縁得如是苦今受花報果在地獄受苦難計一鬼問言我受此身常有人來持諸刀鋸割剝我身又破其腹出其五藏宍盡筋斷痛不可忍須臾之間宍生平復尋復來割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作婆羅門不信正法常坐邪見奉事天神恒以牛羊禱祠以是罪故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受此身常有人來持諸刀鋸割剝我身又破其腹出其五藏宍盡筋斷苦切叵忍須臾之間宍生平復尋復來割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常作魁膾主知殺人無有慈心歡喜行之有如是罪故得此惡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受此身兩腋下恒有熱鐵輪轉火熱遍身兩腋燋爛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出家學道為僧作種種餅僧未下食汝時貪心盜取僧餅藏著腋下屏處食之以是因縁得如是苦今受花報果在地獄受苦難量一鬼問言我受此身常有自然赤鐵丸從空中下入口至腹或

從左出右入或從右出左入舉身燋爛痛切無量何罪所致荅言汝為人時出家為沙弥為僧貰菴羅果僧中行之至和上前輒長取七枚以是因緣得如是惡令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受此身意欲行来發動迴還猶如旋風初不得前愁惱悶苦不可稱計何罪所致荅言汝為人時作卜問師說誑他人令心因惑或喜或怖皆不真實由此因緣得如是惡令受花報果在地獄一　鬼問言我受此身内常有熱猶懷湯火復来燒煑苦痛万端何罪所致荅言汝為人時作國王第一夫人時王貴敬小夫人汝常生嫉　心作惡方便求欲殺之伺其卧時煑酥令熱注著腹上其人得此苦痛無量遂便命終由是因緣得如是苦令受花報果在地獄　一鬼問言我受此身性多恐怖常畏人来取問繫縛枷鏁楚毒初無歡心何罪所致荅言汝為人時好行邪婬犯人婦女常畏發覺心不自寧令受花報果在地獄或卧鐵床或抱銅柱如是之苦不可稱

計一鬼問言我受此身自然熱鐵而有籠網纏絡我身燒熱燋爛痛毒叵言何罪所致荅言汝為人時常持罝網殺諸魚獸籠取飛鳥以是因緣得如是苦切今受花報果在地獄　一鬼問言我受此身無有手足如一段肉在於曠野狐狼虎豹鵰鷲衆鳥競來搏撮爭共食之苦痛叵言何罪所致荅言汝為人時作惡方便若已若他墮身之時即便与藥令胎消化由是因緣得如是苦今受花報果在地獄又三鬼一時來問言我受此身常有鐵釘從空中下釘我身上入肌破骨痛毒徹髓何罪所致荅言汝為人時一人作馬師一人作牛師一人作爲師苛貪他財錢剋無道使受痛苦而不除痛由是因緣得如是苦今受花報果在地獄　一鬼問言我受此身無有頭首眼耳鼻口盡在胸前何罪所致荅言汝為人時若見殺人為之捉頭歡喜而說無有慈心由是因緣得如是身今受花報果在地獄　目連荅諸鬼已皆生敬心走前懺悔目連見其歡

喜叟為說法諸鬼聞已皆大歡喜

餓鬼報應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 一名虎耳經

思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賢者阿難明旦著衣持鉢入城分衛飯食既訖詣中流泉有狗咒女名曰波機提晉曰志性趣流泉汲阿難見之便從求飲言唯大姊以水相惠其女報曰我狗咒家阿難荅曰唯水相施吾不問狗與不狗女即與水阿難飲已便捨退還適去不久女思察之阿難手足顏貌音聲進止行步愍愍忽忽想與瑕識念心自惟之其我母者持大神呪令斯仁者為吾夫晉還白母曰有一沙門名曰阿難沙門瞿曇之侍者也欲以為夫母能致乎母荅女曰除衆殁者及離色欲乃可能耳有斯國王夙夜敬重沙門大道奉所演命或儻聞之則危我身沙門瞿曇无有色欲吾曾聞之離情色者一切衆生無如之何時女白母設得阿難為夫乃存不者自害母告女曰汝勿自損今當致來於是女母以

牛屎塗舍中庭因便然火化造屋舍儲八瓶水示十六兩應而生諸華持華轉呪以一一華散于水中並說神呪而歎頌曰

阿遮梨 莫摩犁 維摩犁 句鳩摩鳩摩門耶非頭 閉頭摩遮弥 蹄知薇沙提祇羊多迦伽耶比舍波摩呼羅閉 抄惕頭隨提波善若大神 天及揵陀羅急志神明其敢暴卒唐突無理

各以威神化阿難來令至此間於時阿難心思彼女興瑕穢想便出精舍往到呪家母遙見之即謂女言瞿曇弟子已今至矣便設坐具女尋歡喜即設坐席於是阿難往至女舍獨坐啼泣心自思言我之罪咎臯何甚矣不為世尊之所救濟彼時世尊尋念阿難以覺意慧壞除蠱呪即時頌曰

結救 阿閦啼蓄尼桓 舍桓 薩波尼耶薩和修絺桓

令一切安隱衆歡悦无瑕穢禁除諸恐懼又離煌灼常獲不動為天見歎一切音釋於是至誠所言不虛使阿難定余時阿難出蠱呪家還歸精舍

女見疑去便語其母阿難已還母荅女曰沙門瞿曇且救不疑是故壞呪令不得行女問母曰沙門瞿曇呪力大耶母曰最上以奚喻乎其母荅曰佛天中天道德之力不可稱限假使三界一切世間所有神呪奇力異術發意之頃悉令不見安有識者誰能動乎

於時彼女明旦沐浴修好服飾著寶瓔珞光曜其身顏色煒煒詣于舍衛住處門邊須待阿難來必由此路而往反耳時衆比丘明旦著衣持鉢入城分衛阿難亦然女遥見心懷喜踊即隨逐行阿難適往効之便立適進逐行所詣分衛立守其門時阿難見進止逐後即懷慙愧速出城還祇樹給孤獨園便至佛所稽首却坐白世尊言我行分衛此女進退追逐隨人入分衛家住守其門唯天中尊安住見護世尊告曰阿難莫恐勿以為懼女到礼佛却住一面佛告女曰汝常追逐阿難何求女白佛言欲為夫主世尊又問父母聽未唯然六聖宿心

之願佛言當令父母自許之女即
受教繞佛三帀稽首而退歸呼父母
俱至佛所稽首却坐女啓已至佛問
父母聽汝女為阿難婦不白曰唯然
佛言聽者還家自安父母受教稽首
佛足繞尊三帀則歸其家親去未久
世尊告女疾欲得阿難比丘耶唯然
大聖實欲得之佛告女曰若欲得者
法其被服女曰如命時世尊聽除去
其鬚為比丘尼佛即呼曰比丘尼來
便成沙門於是諸佛天中天法審難
所講隨厥所樂歎說布施奉戒上天
愛欲之瑕塵勞諍訟所著之穢具足
說法佛知其意歡然踊躍心無陰蓋
應面合志為分別說四諦之事苦習
盡道辭如常繒皎潔无瑕著之于染
則愛好色時比丘尼見法得慧度諸
狐疑不由他信不歸於天永無所畏
成道果實稽首佛足唯願世尊原其
罪釁弊如小兒无權方便求賢阿難
以為夫主自見罪重是故懺悔佛言善
哉比丘尼自見身短改往修來計於
法律有益無損佛大哀故即受汝悔

佛說是時志性比丘尼漏盡意解舍
衛城內長者梵志聞佛世尊以蠱呪
女為比丘尼即歎驚怪去何蠱呪女
為比丘尼去何處在四輩學中如何
當類梵志大姓尊者豪貴士大夫家
王波私匿聞佛世尊化蠱呪女以為
沙門心亦懷疑便勅嚴駕與无央數
國中長者及諸梵志俱詣精舍欲見
世尊問訊設礼王還見佛下乘步行
前詣却坐長者梵志礼拜退坐中有
攜者有叉手者說姓字者遙見默然
坐者於時天尊緣王波私匿所懷疑
結知令衛城長者梵志心之所欲宣
志性女本過世緣便告諸比丘汝等
欲聞志性比丘尼前世所因如來當
講比丘皆言唯然世尊今正是時唯
為說元前世本變比丘聞之奉持壹
行普令分布佛言諦聽善思念之比
丘白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時說
言乃往過昔有一土界名曰虛荒周
帀圍繞有樹木花其土有王名曰摩
登與無央數弟子摩登王晉曰有志
其王自識宿命從來知四部經分別

經曲如厥論法性奉行不失一義彼
摩登王時有太子名舍頭諫晉曰虎
耳端政殊好修識性真成一切德威
神遠達多所悅豫色貌第一好如蓮
花博通衆經分別四典時王心念令
吾太子顏貌端政功德具足威曜遠
照衆所不及當為求婦續彼安國於
何迎娶奉戒清淨宜太子妻時有梵
志名弗袈裟服食藥草身有七合合
集草木供事水火及梵天王弗袈裟
有女名曰志性顏貌第一仁德具足
世之希有遵修經道適宜太子
摩登王心自念言弗加袈裟者處於異
土父母本末種姓佳良言語便聡生
无瑕穢計王七世父母始元具足无
短應順章句了慧且明諷誦三經分
別往古而知四典校計算術能知天
地災變吉凶設讖經書字字曉了無
所不博次第章句元一差違藥草為
食常事水火諸神梵天有一女子端
政姝好女相具足宜我子婦尒時彼
王明且嚴駕與諸眷屬及衆大觀則
發北遊詣東北國名曰蔆桓於是頌曰

若干樹蔭涼　衆花普茂盛　諸飛鳥悲鳴
如天上伎樂
王到梵志弗袈裟界告諸衆曰且住
待之具教弟子必遊此道時弗袈裟
且起嚴駕乘白車馬與五百衆諸梵
志俱出其本土欲化弟子筏王遥見
弗袈裟來如星中月猶日照水油著
火上益以光耀如嚴妙顏若與祠祀
喻寶在海如高山雪四向普顯猶眈
沙門王在衆鬼神辟大天王在諸天
中喻梵天王與諸梵俱巍巍如斯時
摩登王即往奉迎如法設禮而謂之
曰唯弗袈裟欲有所說願且聽之弗
袈裟曰自非梵志不得言唯何故說
唯摩登王曰我能言唯是故說唯設
不能者亦不發言王謂弗袈裟人有
四事而爲己身并普及衆亦獲利義
投濟衆生令有義便當向仁說卿有
一女名曰志性可教太子甫耳之妻
欲得求婦相從而進不諍多少時弗
袈裟聞王說此瞋恚不悅顏色則變
唯猶常口出惡言吐且如唾狗吠之
類應說斯耶婆羅門者奉修淨戒諷

諷經與當以適之鄉棄捐種非吾之類反輕我女於是頌曰

有施愚騃種　何不求汝類　莫慕不可獲
猶令種立水　歌妙紫磨金　不生于糞土
設明與冥合　如此有可特　汝為蠱呪種
吾是妙生類　尊卑各異路　愚云何令合
鄉則與蠱呪　吾為王豪姓　尊者不肯與
下賤俱結婚　尊者與豪族　修道而結誓
尊者不義從　卑賤結因緣　其有慧具足
嚴修清淨行　種性無瑕穢　梵志度彼岸
演數執經典　諷誦三經本　梵志所可習
次第分別藏　當與此榮俱　梵志結婚姻
尊者不我從　下賤結因緣　莫願不可獲
猶如欲縛風　何謂又與我　結親為婚姻
貧窮諸厄者　世人所棄捐　鄉大之方便
不能階此緣

摩登王以得答弟袈裟而說頌曰

計土與金俱　比之有奇特　梵志亦如是
具說人種異　猶冥比於明　實有差別起
鄉所持便說　若斯婆羅門　未曾見梵志
遊生於虛空　亦非從地出　不因經典生
梵志皆生胎　蠱呪亦猶胎　餘生亦如是
於是有何特　我意諸梵志　亦瑕穢棄捐

尊者亦无殊　卿見有何特　諸所凶惡事
賊害可憎惡　煞生于人民　皆梵志所興
是諸危害事　皆梵志所立　造作逆惡緣
自謂興福祐　梵志心自念　欲得噉于肉
教人煞祠祀　言牛羊上天　設是法升天
何故諸梵志　不自煞祠祀　及所重親族
可加於父母　兄弟并姊妹　妻息及男女
吾不以斯祠　設興此祠祀　致得上天宮
及使人害命　言死者上天　復用餘祠爲
轉當自煞祠　若祠祀究竟　悉當得生天
不可以祠祀　煞牛羊上天　斯非獲上天
何因求紫殿　諸梵志凶詭　緣此行方便
意中欲食肉　煞祠言應生　吾今當重說
梵志造變應　自云所學習　梵戒有四句
不盜金飲酒　不得犯師婦　无害諸梵志
是爲四句法　雖不得盜金　其餘皆无限
若竊取人金　乃爲非梵志　但禁不飲酒
其餘悉應服　設有飲酒者　則非婆羅門
不應犯尊婦　餘人皆無違　若犯師妻者
乃非爲梵志　不害于道士　得危非梵志
設害于梵志　則非婆羅門　梵志之所說
斯爲四句義　其毀此一事　乃非爲梵志
不得與共通　弗應會咨講　離祠祀水火

不得侍供養　今當分別講（舍頭諫經）（第十卷）　梵志所習業（宋戒）
所學術成就　梵志愛瓔珞　彼以十二年
披著鑪之皮　執持于五品　飲以鹿頭器
十二歲竟已　乃成為梵志　奉斯法如是
道士法具足　梵志遊路請　布是異道行
所道亦邪徑　難依視如安　然後從此比
有人自謂尊　稱其已第一　種姓為最上
輕易四方人　謂之為夷狄　鄙賤棄捐之
不肯與婚姻　興兵攻擊賊　多意還自壞
用貢高自是　故為賊所危　處在於邊方
自謂為中國　然後解佛法　乃了人種等
時弗袈裟闍摩登王所說如是默然
窮厄福縮低頭恚瞋不悅則宣此言
咄且駛物弱害之類汝乃欲持婆羅
門種誦經知義更反輕易辟於婬魅
凶惡枝黨咄且愚騃計諸國王乃應
至性聰明有殊知方俗事聚落之法
國市估法道術之法婚姻之事諸婆
羅門有四種婦一曰梵志二曰君子
三曰工師四曰細民是謂為四其君
子家有三種妻一曰君子二曰工師
三曰細民工師有二種婦一曰工師
二曰細民細民有一種妻唯細民耳

梵志有四子梵志君子工師細民君子有三子君子工師細民工師有二子工師細民細民有一子唯細民耳厥梵志稱梵天真子從梵天口生君子胷生工師齊生細民足生梵天化造一切世間及形類斯以吾等梵天尊子君子第二工師第三細民第四汝不應入四種之類況自稱譽比丘種乎咄且愚宂汝之所計不能辯之時摩登王即以義偈荅弗袈裟而說頌曰

計身手足皆骨肉　脅肋脊連乃成人
如斯恩之有何恃　猶與觀之無四種
設使豪羸老特異　卿則從意講宣之
吾謂尊卑无差特　吾故則荷無四種
於是不應有瑕穢　卿辭本末則倒錯
聞我所言和等順　父子同體乃應理
如卿所說違不和　當為汝講善順義
聞吾之言奉行法　修順經典為尊者

摩登王曰婆羅門且聽我所言卿梵天王有一身耳其從生者則為一種卿言一體吾等亦同所以者何汝謂梵天化作世間一切衆生令說四種之義梵志君子工師細民假使梵志

奇特者仁當分別有若干形體性各
異類色當別顏貌當老居止卧起孔
竅多少飲食所出則不同矣胞胎亦
然譬如飛鳥有若干種一曰卵生二
曰胎生三曰濕生四曰化生是為種
類者現有差別色像大小所處飲食
因生不同計人一等無有若干。是諸
樹木名曰安波榛桃李枳棗栗杏柰
櫻桃胡桃龍目荔枝梨蒲萄根莖
枝節花實各別計一切人而無異是
諸樹木名曰優曇鉢鉢和叉屋拘類
松栢五柰梧桐合歡諸葉斛速槐樹
大榛澤榛根莖枝葉華實不同人而
无異此地諸華名曰甚鮮思妃須門
昌蒲百合葵花紫花百葉酸斯如是
之等若干種花其色形類生處不同
一切人民無有若干又水中花名一
曰青蓮芙蓉藍蓮花色青紅黄白各
各有香是之不同一切人民無有若
干假喻說之譬如有人母生四子各
為作字一曰悅樂二曰无憂三曰壽
考四曰百年其母之願欲令欣樂常
得安樂其无憂者常無所感其壽考

若常獲長生其百年者使滿百年諸子各異生不一時父為因緣母懷胞胎同一父母人不可言異家之子梵志君子工師細民計本如是方俗言耳一切一種等無有異唯聽以女適吾太子鬲耳為妻悉意求娉則進不違時弗袈裟問摩登王鄉於四典力經名聞諸經平等章句棵形諸經如是等類斯為四典又仁者曾安先聖之文安知神呪所有形呪自在之呪鳥獸諸呪能相相相不占別吉凶水旱潦穀米貴賤疾病安隱國土傾危知飛鳥語又何明德能別知之日月道徑風雨得失彗星出時別應其方山崩地動雷電色變及諸須史衆惟之患悉了是者又仁頗學顯隆祠祀占占鬼神及世理經難道人經分別義經通才辯耆摩登王曰唯弗袈裟善悉達了又踰超斯仁者自謂我於諸呪具足度我當如法次第演之昔者天地始元初時未有異号元有梵志君子工師細民之名也一切同等而不可別尒時人民各悉相類各治田

種嚴治粳米因号其人名曰剎利、剎
利者五神農種也一曰君子時復有
人獸憂惱病便入空閑造作草屋於
下坐禪明旦入城聚落分衛時人見
之各心念言是等難值避于世俗患
獸憂惱閑居思道一心專精喜施與
之志在於外是故名曰婆羅門也時
復有人各習技巧起異之術多所成
就是故名曰為工師種時復有人以
細碎民之種是故世間便有四種然
後久久此方有人名曰為秦各各變
姓張王李趙董以牛馬蟻虫鷄狗之
屬隨形作姓數數喜變如是計之不
可稱數察於本起無有若干但方俗
語乃從古世有一婦人行在異路曠
野屏處破壞車轂衆人言因是故世
間得因呪種復有人名髮編結髮子
孫相承是故世間有編髮種有人棄
家除去鬚髮是故世間有異道沙門
鉢波祇鉢 波祇者晋言棄家 唯婆羅
門我當為卿說世所興梵天則尊開
化天帝以學道術天帝者化阿梨念
俱曇阿梨念俱曇者教化白英仙士

白英仙士者教導嚴淨知仙士嚴淨
知仙士分別經典復有梵志姓曰熾
盛為造鳥書出有欲姓所乘有受計
彼行信惠施本末今現分明有婆羅
門名曰無施其彼梵志子孫眷屬皆
姓無施以一種姓分為百一有梵志
名所有其彼一切子孫眷屬號曰所
有以一姓分為二十五今現分明有
婆羅門名曰所欲計其子孫眷屬支
黨皆姓號所欲其裊種者以一種姓
分為一千有婆羅門名曰於是皆梵
志種以一種姓變為千一百三十六
令我觀見種姓所興若干種變諸婆
羅門本所由姓今現分明皆可知之
名曰所欲又分別欲觀此章句有何
奇特以故我說所謂梵志君子工師
細民方俗語耳計悉一種等無有異
聽以仁女與吾太子得為夫婦恣意
求婦不諍多少弗袈裟默然無言王
見如是彼為重說婆羅門意誤有是
念非吾等類莫作斯觀所以者何我
子奉戒智慧明達於世為上衆德具
足假使心壞諸有祠祀馬祠人祠乎。

等之祠及黃金祠欲令生天不宜斯
觀所以著何彼多煞害含血之類非
上天行吾當為汝說上天之法弗裂
裘問曰何謂王荅偈曰
賢者守慎戒行之有三安名聞致利養
然後得生天
王曰前世所可祠祀人馬祠祀諸遺
癸醫有所受獲學術求欲後當來世
諸可祠祀加以人馬皆為无利損耗
棄耳則遇大患破敗之禍我言至誠
當與仁家共結婚姻然後上天所以
者何奉持法者不見穢增計世間人
本有八母平等大姉梵志之女世有
若茲戒聞見慧以為節度且聽八母
一曰為天二曰布施阿須神三曰所
樂四曰伊羅五曰離呪鳥獸母六曰
善味為親龍母七曰善樂為金鳥母
八曰大迦葉母世人心所樂吾計有
七何謂為七一曰俱曇二曰言辞三
曰好又四曰俱夷五曰迦葉六曰宿
止七曰措綴是為七姓一一各別分
為七七七是以知之所謂梵志君子工
師細民方俗言耳計皆一種等無有

異唯以仁女為吾太子所欲求娉不諍多少弗袈裟聞之默然其摩登伽見弗袈裟无辭加報則說頌曰

人猶如所種　獲果亦若斯　且觀如七種
吾仁而無時　不用无異故　所作生别疑
梵志則無殊　適等无差特　不以自稱譽
具足成尊豪　因從精氣生　計胞胎一等
吾說四種一　仁講揚邪法　以姉欲為婦
是義不相應　設使是世間　梵志之所生
梵志安得娶　君子自取耶　工師爲得婦
細民意何趣　假使梵天生　安得為夫婦
梵天不生人　因緣愛欲生　若得貴賤者
隨行之所致　世人不能明　其君子梵志
及工師細民　悉是方俗語　力經名聞經
平等曲章句　如是佛形經　所興為無益
吾等所諷誦　神咒歎詠詩　名聞旋還反
覆蓋于女色　鬼神諸異咒　及餘自在咒
一切有威光　道術所教化　吾等亦有學
獲成大神足　仙名明珠光　宿止大神邊
以得道飛行　何為以咒熇
又學梵志道　号師子順迹　有名香山神
仙呪之所生　度諸呪無極　亦非梵志子
何謂婆羅門

曾有梵志仙　号取異道上　迦維之所生
度諸呪無極　亦非梵志子　何謂婆羅門
開門之仙子　有名曰魚息　從魚息所生
勇猛曉世典　亦非梵志子　何謂婆羅門
君子有所致　生垂婆羅門　黠慧無不了
解一切經法　亦非梵志子　何謂婆羅門
如是行大明　豪威修大業　黠慧多得道
為世仙人師　亦非梵志子　何謂婆羅門
君子有梵志　世人所名耳　工師及細民
亦是方俗語

其摩登王謂弗袈裟是故我言所謂君子梵志工師細民皆方俗矣忠為一種無有若干宜以仁女與吾太子使為夫婦恣意求娉不諍多少時弗袈裟聞說如是則逆問曰仁何種姓荅曰於是其其所因乎荅曰從水本造何行荅曰賦頌於是幾種荅曰三種何謂為三荅曰宿止曷所養育曷云淨行曰謂次有次有為幾荅曰六何謂為六一曰好平頭二曰所乘三曰卧寐四曰善勤五曰赤色六曰八兵是謂六親又問何由謂庚為秋仁者頗學諸宿變乎荅曰學之何謂荅曰

一曰名稱二曰長育三曰鹿首四曰生畜五曰增財六曰熾盛七曰不覩八曰土地九曰前德十曰北德十一曰象十二曰彩畫十三曰善元十四曰善格十五曰悅可十六曰尊長十七曰根元十八曰前魚十九曰北魚二十曰無容二十一曰耳聰二十二曰貪財二十三曰百毒二十四曰前賢迹二十五曰北賢迹二十六曰流灌二十七曰馬師二十八曰長息是爲二十八宿又問一一宿爲有幾星形貌何類有幾須臾何所服食姓爲何乎主何天乎摩登王曰厥名稱宿有六要星其形像加晝夜周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以酪爲食主乎火天姓号居火其長養宿有五要星其形如車行四十五須臾而侍從矣牛肉爲食主有信天姓号俱曇鹿首宿者有三要星形類鹿頭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鹿肉爲食主善志天姓号長育生畜宿者有一要星其形類圓光色則黄行十五須臾而侍從矣生酪爲食主音響天姓号最取增財宿者有

三要星其形對立行四十五須臾而侍從矣醍醐爲食主過去天名爲材出其熾盛宿者有三要星形像鈎尺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臺餳爲食主舍天神姓烏和若不覲宿者有五要星形如曲鈎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乾魚爲食主醍醐天姓曰慈氏是爲七宿屬于東方土地宿者有五要星其形之類猶如曲河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食油粳米主于父天姓号邊垂前德宿者有三要星南北對立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李果爲食主於善天姓号俱曇北德宿者有二要星南北對立行三十五須臾而侍從矣以豆爲食主種殖天姓号十里其象宿者有五要星其形類象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韭子爲食主卧寐天姓曰迦葉彩畫宿者有一要星形圓色黃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主細滑天姓伊羅所乘善元宿者有一要星形圓色黃行十五須臾而侍從矣以果爲食主于風天姓善所乘善搭宿者有二要星形像牛角行四十五須臾

而侍從矣油花為食主伊羅天姓曰
已彼是為七星屬于南方尊長宿者
有三要星其形類麦邊小中大行十
五須臾而侍從矣粳米為食主因帝
天姓長所乘根元宿者有三要星其
形類鍻佢頭舉尾行三十須臾而侍
從矣食于根果主泥梨提天姓号所
乘前魚宿者有四要星其形類象南
廣北狹居掬類樹皮師為食行十五
須臾而侍從矣主於木天姓財所乘
北魚宿者有四要星其形類象南廣
北狹行四十五須臾而侍從矣以臺
餳為食主種殖天姓向所作無容宿
者有三要星其形所類如牛頭步行
六須臾而侍從矣以風為食主于梵
天姓梵所乘沙構宿者一日耳聰有
三要星其形類麦邊小中大行三十
須臾而侍從矣鳥肉為食主種殖天
是為七宿屬于西方貪財宿者有四
要星其形像調虎之珠行三十須臾
而侍從矣食旱豆羮主居麻天姓曰
造眼百壽宿者有一要星形圓色黃
行十五須臾而侍從矣以粥為食主

養育天姓乗態前賢迹宿者有二要
星相遠對立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
餅肉為食主人是天姓生耳北賢迹
宿有二要星相遠對立行三十五須
臾而侍從矣以牛肉為食主於米天
姓不流灌宿有一要星形圓色黄行
三十須臾而侍從矣麀麋為食主富
沙天姓曰妙華馬師宿者有三要星
形類馬案行三十須臾而侍從矣食
魚麦飯主香神天姓為馬師長息宿
者有五要星其五要星其形類輌行
三十須臾而侍從矣以麋為食主于
炎天姓号曰佳是為七宿屬于北方
摩登王白弗袈裟是為二十八宿六
宿行四十五須臾而侍從矣謂長育
攢財北德善格北魚北賢迹是為六
宿其五宿者行十五須臾而侍從矣
謂生會前魚善元尊長百毒是為五
宿其一宿者行六須臾而侍從矣謂
無容宿其餘宿者皆三十須臾而侍
從矣服東方宿名稱在前前魚在後南
方宿者土地在前善格在後西方宿
者北魚在前耳聰在後北方宿者貪

財在前長息在後是為二十八宿四宿姓輕前魚賢迹善元是為四三宿弊惡生耆長育不覲是為三四宿行忌井魚北德賢迹長息是為四五宿柔軟耳聰貪財百壽尊長根元是則為五四宿治業象宿彩畫流灌無容是則為四其四宿者主急疾事名稱麼首熾盛馬師是則為四此二十八宿三宿在前而御導行宿在前行月則在後是謂導御何謂為三流灌焉師前賢又十二宿而侍從矣善元善格悅可尊長根元前魚後魚耳聰貪財前賢迹北賢迹无容是為十二與月俱行有十二宿名稱長育麼首生耆增財熾盛不覲土地前德象宿是為十二甘有所主土宿主現在有所燒變何謂為七清帛主舍宅力是水水主火火主藥藥閑寂阿須倫是別七宿弗絮裳又問宿在世間云何轉行安和晝夜去何得長如何短摩登王曰冬時十二月八日夜有十八須臾晝日適有十二須臾春四月八日晝日有十八須臾耳夜有十二須臾

計夏七日當其八日晝十五須臾夜亦十五須臾也又問何所是節何所是限何所須臾摩登王曰譬如有人切三尺縷不長不短是弓為節計六十節名之曰限計二十限名曰須臾如斯計之晝夜流過又三十須臾又問是諸須臾名曰何等荅曰日初出時人自發影九丈六尺其彼須臾名曰為四六尺影須臾名曰為勝一丈二尺其影須臾名曰富樂六尺須臾影名曰卧首五尺影須臾名曰富安四尺影須臾名曰離樂三尺影須臾名曰等善面日中須臾名曰金剛中後須臾名曰犁呵四尺影須臾名曰强力五尺影須臾名曰得勝六尺影須臾名曰皆實一丈二尺須臾名曰治業六丈須臾名曰善仁初日入須臾九丈六尺影名曰最猗而懐恐懼令吾當說向夜須臾曰没須臾名曰西弊第二須臾名曰妙女次名家英次名憂合次名無底次名驢鳴次名惡鬼夜半須臾名曰阿摩過半須臾名曰梵矣次名彩晝次名無懐次名

葉意次名安樂次名日火次次名種火是要晝夜則而計有三十須臾摩登王曰且復聽吾為仁分別十五眴名曰為卒二十卒則為一時三十時名曰須臾三十須臾為晝夜三十日為一月計十二月為一年合集一年宿夜明眴一億百六十万五十是為分別時節數

摩登王曰梵志且聽由旬里數七微為阿耨七阿耨為一窓中塵窓中七塵為一兎上一塵兎上七塵為羊上一塵羊上七塵為牛上一塵牛上七塵乃為一蟣七蟣合乃為一虱七虱為一麦七麦為一指節十二指節為一尺二尺為一肘四肘為長弓千弓為一聲三十里為一由旬三十一億千六百億十四億五十億一万二千微合為一由旬是為分別里數本末摩登王曰分別稱三兩半為一段此摩竭國所計稱量一段本微八億四百七十万七千八十微為一披羅令復且聽分別諸味酥十二斤為計摩竭國則為一兆七十斤蜜為一升其

一界微凡二百三億二百九十七万四千七百二十微為一大界是稱計味且聽分別穀米十斤為摩竭國一界耳計界夲微百二十八億二百二十六万一千五百三十微為一界是為分別米穀夲微

弗袈裟又問仁君頗學了星宿乎答曰了之耳又問何謂分別星宿乎時王答曰名稱宿日生名聞遠達長育宿日生則富難極鹿首宿日生意闘諍訟生耆宿日生多有飲食增財宿日生意佃作犁種熾盛宿日生奉護禁戒不覲宿日生放逸多欲土地宿日生得大豪貴前德宿日生薄禄短命北德宿日生性導修齋戒護於正法願生善處象宿日生性喜盜竊彩畫宿日生喜自莊嚴伎樂歌儛善元宿日生亦復薄命又工計挍書善捨宿日生身属縣官若作吏卒悅可宿日生意行估作販賣求利尊長宿日生亦復短命少于財業根元宿日生又多子生名德遠聞前魚宿日生樂在閑居獨行獲定北魚宿日生工

便乘騎通利五兵無容宿日生　幼有
名稱勇猛難及耳聡宿日生為國王
家所見恭敬貪財宿日生剛强難化
憹㦧自用不知羞慙百毒宿日生意
行醫藥符呪之術若幻蠱道前賢迹
宿日生意作賊盜劫掠无辜比賢迹
宿日生意乎伎樂工鼓五音流灌宿
日生多作船師馬師宿日生常樂牧
馬長息宿日生意作屠魁㪽為分別
諸宿本末
弗袈裟又問摩登王仁君能知安處
土地星宿應乎荅曰願學又問何謂
則頌偈曰
名稱日所立　其城則魏魏　多有衆珎寶
然後火所燒　長育宿所興　多積諸財物
有聡明之慧　好布施奉戒　處首所立城
多女人牛財　花服衆飲食　適盛不久散
生貴宿所立　多飲食財實　其國人弊惡
愚癡元智慧　增財宿所立　城盛光魏魏
財米穀興盛　適豊便壞滅　熾盛宿所立
其城而德高　財穀豊意祠　飲食多無味
不覬宿所立　多窮喜鬪變　居苦見棄捐
人民處如是　土地宿所立　高明有大財

已將養其妻　有所歸祠祀　前德宿所立
女人意花飾　香熏諸財寶　厥成意如斯
於德宿所立　多有珍寶穀　男冥為女伏
城所何謂然　象宿所立城　與了有六財
意貪他人物　彼土人若此　彩畫宿所立
女敢勝寶豐　常女樂第一　然後火所灾
善元宿所立　財業普熾盛　人弊惡騃完
性多似驢馬　善格宿所立　厥城德巍巍
人多意祠祀　然後兵所壞　悅可宿所立
伏根奉法禁　自將護其妻　隨時祠無失
尊長宿所立　珍琦多財寶　博學問經典
日日增進信　根元宿所立　主多珍寶物
人熾盛難當　為雨土所壞　前魚宿所立
豐富饒財穀　人慳貪殖暴　還歸于愚騃
於魚宿所立　財業五穀盛　人明醫道術
志性常鬪諍　耳聰宿所立　財穀普具足
人安隱少病　然為病所壞　貪財宿所立
土人為女状　多有花綵服　棄除恩愛崇
無容宿所立　其城常難勝　人勇猛熾盛
威耀常巍巍　百毒宿所立　土人多蔽冥
意婬女酒色　後為水所灾　前賢迹所立
人財業諧偶　騃弊把他妻　意闇冥貢高
於賢迹所立　日日常有益　財米穀豐盛

布施意柔戒　流潔宿所立　主人好莊嚴
饒駝驢騾　多財米穀豐　馬師宿所立
土地甚熾盛　人與安無患　端政姝顏色
長息宿所立　亡窮還喜鬪　莫危毀失戒
慶土為若斯
欲立國城及屋宅　當案星宿及時節
護是吉祥乃興立　吾前世時學如斯
摩登三請弟梨裟曰是為分別諸宿
本末竟志又問仁頗復學雨宿不乎
答曰達矣唯且解說雨之得失摩登
王曰名稱宿曰五月始雨九斛之時
至于十日六月七月亦復如是多所
茂盛五穀豐熟秋冬少水當時火爐
自然燒之
長育宿曰五月初雨墮三斛一升半
高田為旱下田得收米穀不登時有
二疾一曰眼疾二曰腹痛盜賊興盛
鹿首宿曰五月初雨墮九斛六升五
穀豐熟國君藏伏兵刃不設諸國安
隱無窮厄者生害宿曰五月初雨墮
二斛七升高田不收下田茂盛當憂
備儲所以者何多諸盜賊時諸國王
興師起兵則有四疾一曰欬病二曰

上氣三日風痒四日熱病多害小兒

增財宿日五月初雨墮十三斛又加五升從五月至八月止諸國王皆藏兵仗恚有慈心不加賊害

熾盛宿日五月初雨墮四斛八升高田不滋下田茂盛諸異道人意共鬪諍象帶暴害不覲宿日五月初雨墮三斛一斗五升若有知者不犁高田當耕下田風雨不時國王懷毒都不和穆時雖滋雨五穀豐登夫妻不穆數喜鬪諍

土地宿日五月初雨墮九斛六升當歲滋雨五穀熟成時女人飛鳥羊畜漸有傷胎人多死亡

前德宿日五月初雨墮九斛六升五穀茂盛其歲雖取遠方賊來逼迫厥土令不得安飲食自恣人畜胞胎永無患難

北德宿日五月初雨墮十二斛九斗一升五穀熾盛諸國下兵刀刃不設人民安隱無窮匱者諸梵志喜共鬪諍

象宿日五月初雨墮七斛三㪷五升然後便止其歲不登五穀不豐人民

飢饉

彩畫宿日五月初雨墮九斛六㪷五穀成熟時諸國下兵去仗刀刃不設安隱無他

善元宿日五月初雨墮三斛一㪷五升多有諸風時盜賊興

善格宿日五月初雨墮十二斛當歲淋雨五穀滋茂諸國强盛則有火災衆象死之

悅可宿日五月初雨墮九斛矣時諸五穀皆當熟成親友强健

尊長宿日五月初雨墮二斛四㪷不當復田所以者何所種不生多害小兒外賊暴來有所損耗

根元宿日五月初雨墮九斛六㪷五穀豐登盜賊强盛時有三病一曰咽痛二曰骨痛三曰眼疾花賣滋茂時諸國王下諸兵仗永無所設

前魚宿日五月初雨墮九斛六㪷五穀滋茂六七月中當有大水則興二病一曰眼痛二曰腹痛

北魚宿日五月初雨墮十五斛不宜下田當修高田天大淋雨諸河漏溢

則有水灾淵壞下田高田獨茂時有三病一日咽疾二日齋痛三日風痒

耳聰宿日五月初雨墮九斛六斗天雨往反五穀熟成水居諸龍鬼神禽獸普遭灾害疫氣隆行時諸國興師起兵

貪財宿日五月初雨墮七斛六斗五升彼天雨時不多不少下田得收高田薄入則有一疾謂瘡痍病當諸國王修治兵仗

百毒宿日五月初雨墮三斛四斗下田當修高田不耕米穀不登彼時人民怖懅不安抱子驚走

前賢迹宿日五月初雨墮九斛六斗先五月一日旱後有大水灾害五穀及諸花實當淋雨時怨賊興盛則有二病一日心痛二日熱病羣臣不和象畜死云

北賢迹宿日五月初雨墮十五斛下田不收高田滋茂大水流行潰破城郭及危聚落時有四病一日欬二日熱病三日瘡面色萎黃熱四日眼病多害小兒象畜死云華實皆茂盛

流濯宿日五月初雨墮九斛五斗此雖淋雨五穀豐登家室和穆及親知識飲食相娛諸國下兵布恩施德星宿順行

馬師宿日五月初雨墮七斛二斗先月增旱後復値旱下田多收高田不成大麦小麦禾粟皆熟稻積不滋諸國勇猛修兵自嚴怨賊强盛

長息宿日五月初雨墮十五斛下田不茂高田不成米穀貴人民死亡諸國興兵轉共鬪諍子孫恐懼

摩登王咨弗袈裟曰是為諸宿雨之變今當復說二十八宿各有所主名稱宿者主加隣國及摩竭國長育宿者普照天下鹿首宿者主卑提國生耆宿者主弗吒國及諸梵志增財宿者主金寶家織歲宿者普主泰地下覲宿者主雨雹龍王土地宿者主諸織作前德宿者主諸盜賊北德宿者主阿槃提國其象宿者主修羅國彩畫宿者主野人飛鳥善元宿者主化仙道專精攝意善格宿者主幻盡道悅可宿者主行道人車乗莊物尊長

宿者主諸守門根元宿者主步行人前魚宿者主月支國無容宿者主一切南國及多波逼小國脂羅那小國安加摩竭國貪財宿者主拘留國及朕闍國百毒宿者主諸藥草及外異道前賢迹宿者主大秦國北賢迹宿者主健沓惒流灌宿者主將胎馬師宿者主諸牧馬長息宿者主諸要散國當為二十八宿說撓乱之變其名稱宿若遭厄者加陵摩竭國國則不安諸宿皆然所可主國厭宿適動彼國遭患是為分別諸宿所主

弗袈裟又問摩登王曰仁者學除罪律耶荅曰已達又問除罪為有幾字幾節句王荅曰除罪句者有二十四字計節有三其句有四又問何謂荅曰當為御說除罪律元昔有仙人名曰宿止得五神通極大變化名多連女曰黃色宿止仙人興瑕穢心則失神足離于禪定便自恚狀惡行及逆尒時說是除罪之律著恥慙荷所為以怨結還自縛我有是失神足是斷截為解脫是為梵志除罪之律當復

為仁分別說義又問何謂答曰在林樹止蹤諸果蓏溪入一樂彼尊敬天帝行德施供給飲食隨一切人之所欲樂是為君子除罪之律復為仁說除罪之律問曰何謂時王答曰大種彩色大家之女因是之元生工巧人壞諸彩色是為工師除罪之律人在世間以欲第一設不斷欲則有殃罪是故仁者當斷斷著便入甘露得生梵天

摩登王謂弗袈裟是為悔過除罪之律梵等句天所分別說住平等覺悉勸助之吾有自在得解神通憶念過去無數世乃昔尒時宿止仙人五通達者則我身是吾外父女名曰赤色身與欲意則失神通吾於彼世憎欲惡行尋便說除罪之律令故為仁分別說之君子梵志工師細民方俗語耳唯以女子與吾太子恣意求娉不諍多少時弗袈裟聞說是語時以偈讚摩登王曰

仁為長仁尊　仁者無等倫　討天上人間
仁為梵傳聞　今以志性女　與太子為妻

隨共結婚姻　隨世習俗法

彼時梵志弗袈裟諸弟子衆舉聲嘷怨白師曰和上勿得現有三違清淨梵志何緣乃與殃害呪家共結婚姻即以誤矣衆學笑人時弗袈裟告諸學志以義呵諫摩登王所言至誠無有一異令以女與太子為妻

尒時弗袈裟謂摩登王曰梵等旨王說四大身仁且聽之吾曰便說時弗袈裟則講頌曰

其頭方千金　厥腹脊虛空　兩脚比太山
足方辟千地　兩目為日月　體毛如樹木
身𦟌如巨海　溺下則江河　涕液辟天雨
是為等梵王　天尊之所說　百脉辟万川

彼時摩登王報弗袈裟以偈頌曰

夲因父母由罪福　貪習愛欲相娛樂
二緣合會成胞胎　人未曾有自然生
因緣合會成胞胎　初未見人從風出
况于梵志師細民　此人民者方俗語
一切現有儚一言　顛倒愚癡瘖瘂疾
黑色萎黃及白癩　一切各各異不同
體皆骨肉及皮爪　俱有苦樂成屎溺
其根額貌無有異　是故我說無四種

大名聞遠次分別　其摩登王為解說
彼弟袈裟梵志言　從摩登王受奉行
仁者則梵為天帝　白英微淨智上人
則為講說四部經　仁是宿止大仙聞
仁之慧最以有勝　仁了一切諸經典
尊微妙行無所乏　於世人間尊復尊
今與人安太子妻　戒禁端政德具足
虎耳賢者志性安　兩共相樂吾悅耳
於是梵志踊躍喜　則取金瓶盛澡水
自擬女手授與之　為虎耳賢太子妻
則摩登王心踊躍　尋則成立為婚姻
便還本土如龍神　即在國土治正法

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在彼摩登王不則我身是虎耳太子阿難是弟袈裟女則志性比丘尼是彼本宿命時情慾恩愛于今未斷故見阿難進止逐之所詣家乞輙守其門於是世尊因斯緣故便歎頌曰

由本宿命習　今現在身斯　緣此生恩好
如蓮花依水

佛告諸比丘是故當學四諦之法數數思惟樂經願法令不失意靜修寂然譬如有人頭上火然而還自燒其

人甚急欲滅殘然學四聖諦苦苦亦然奉行精進無得懈怠何謂為四苦諦習諦盡諦道諦常當履樂修行莫猒分別義趣因是得度佛說是經時舍衛城中無數梵志及諸長者遠塵離垢諸得法眼生不可計數諸比丘衆得無起餘漏盡意解佛說如是王波私匿心懷喜踊梵志長者及諸比丘為佛作礼

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修行本起經卷上　　思

後漢西域三藏竺大力共康孟詳譯

現變品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在迦維羅衛國釋氏精舍尼拘陁樹下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阿羅漢已從先佛淨修梵行諸漏已盡意解無垢衆智自在曉了諸法離於重擔逮得所願三處已盡正解已解三神滿具六通已達比丘尼衆大伕愛等五百人不可計諸優婆塞優婆夷四輩普集諸異學婆羅門尼揵等不可計都悉來會一切諸四天王忉利天王炎天王兜術天王尼摩羅提天王波羅尼蜜天至梵天王乃至阿迦膩吒天王各與無央數衆皆悉來會諸龍王阿須倫迦留羅真陁羅摩休勒一一尊神復各與眷屬皆悉會來白淨王無怒王無怨王甘露淨王及迦維羅衛九億長者各從官屬一時來會為佛作禮却坐一面尒時佛放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照三千世界如

月盛滿星中特明威神堂堂衆聖中王一切衆會咸有疑心各自念言太子生迦維羅衛長白淨王家棄國行學道成号佛爲於樹下六年得道耶十二年得乎或復念言本行何術致斯巍巍所事何師令得特尊始修何法得成爲佛佛知一切皆有疑意便告摩訶目揵連汝能爲怛薩阿竭說本起乎於是目揵連即從坐起前整衣服長跪叉手白佛言唯然世尊今當承佛威神持佛神力爲一切故當廣說之佛言宿命無數劫時本爲凡人初求佛道以來精神受形周遍五道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生死無量譬喻盡天下草木斬以爲籌計吾故身不能數矣夫極天地之始終謂之一劫而我更天地成壞者不可稱載也所以感傷世間貪意長流没於愛欲之海吾獨欲反其原故自勉而特出是以世世懃苦不以爲勞虛心樂靜無爲无欲損己布施至誠守戒謙卑忍辱勇猛精進一心思微學聖智慧仁活天下悲窮傷厄慰沃憂戚育養衆生救

濟苦人承事諸佛別覺真人功勳累世積不可得記至于昔者錠光佛興世有聖王号名燈盛治在提和衛國人民長壽慈孝仁義地沃豐盛其世太平生一太子字為燈光聰明智遠世之少雙聖王愛念甚奇莫臨壽終時國付太子太子燈光念計無常傳國授弟即時出家行作沙門道成号佛無上至尊神德光明元晝無夜從比丘衆六十二万遊行世界開化群生當還提和衛國度脫種姓及國臣民與諸大衆遊詣本國是時國中百官群臣謂佛大衆来攻奪國皆共議言今當興師逆往距之不宜與國即時相率欲以向佛佛以六通逆照其心化作大城廣大嚴峻與彼城對佛哀國人欲令解脫即化二城變為琉璃其城洞達內外相照復化六十二万比丘如佛無異變化示現王見惶怖疑解心伏即出詣佛叩頭自悔稟性空頑惡意向佛愚人所誤幸唯原之願佛便還精舍七日之中當脩所供奉迎至尊佛知其意默然便還於

是其王問諸群臣奉迎聖王其法云何諸臣言迎逝迎越王法莊嚴國土面四十里平治道路香汁灑地金銀珎琦七寶欄楯起諸幢幡繒綵花蓋城門街巷莊嚴校飾彈琴鼓樂如忉利天散花然燈燒衆名香敬待道側七日已辦王勅群臣百官導從躬親迎佛佛衆人民告諸比丘嚴出應請比丘受勅行詣本國佛告比丘汝等見此莊設嚴好光目普不昔吾承事往古諸佛供養莊嚴亦如今也

是時有梵志儒童名無垢光幼懷聰叡志大苞弘隱居山林守玄行禪圖書秘讖無所不知心思供養奉報師恩辭行聞化廵經丘聚聚中梵志名不樓陁咸祀天祠滿十二月飯食供養梵志徒衆八万四千人一歲終竟䞋金銀珎寶車馬牛羊衣被繒綵履屣七寶之蓋錫杖澡罐取聰明智慧者應受斯物七日未竟時儒童菩薩入彼衆中論道說義七日七夜令時其衆欣踊無量主人長者甚大歡喜以女賢意施與菩薩菩薩不受難取

蓋錫杖澡罐履屣金銀錢各一千還上本師其師歡喜便共分布儒童菩薩復辭出行時諸同學各各贈送人一銀錢遂行入國見人欣然忩忩平治道路灑掃燒香即問行人用何等故行人答曰錠光佛今日當來施設供養儒童聞佛歡喜踊躍衣毛肅然佛從何來云何供養行人對曰唯持花香繒綵幢幡於是菩薩便行入城勤求供具須臾周帀了不可得國人言王禁花香七日獨供菩薩聞之心甚不樂須臾佛到知童子心時有一女持瓶盛花佛放光明徹照花瓶變為琉璃內外相見菩薩往趣而說頌曰

銀錢凡五百　請買五莖花　奉上錠光佛
求我本所願

女時說頌荅菩薩言

此花直數錢　乃願至五百　今求何等願
不惜銀錢寶

菩薩即荅言

不求釋梵魔　四王轉輪聖　願我得成佛
度脫諸十方

女言善快哉　所願速得成
願我後世生　常當為君妻

菩薩即荅言

女人多情態　壞人正道意　敗乱所求願

斷人布施心

女荅菩薩言

女誓後世生　隨君所施與　兒子及我身

今佛知我意　仁者慈愍我　唯賜求所願

此華便可得　不者錢還卿　即時思宿命

觀視其本行　以更五百世　曾為菩薩妻

於是便可之　歡喜受花去意甚大悅令我女弱不能得前請寄二華以上於佛即時佛到國王臣民長者居士眷屬圍繞數千百重菩薩欲前散花不能得前佛知至意化地作泥人衆兩披亦乃得前便散五花皆止空中變成花蓋面七十里二花住佛兩肩上如根生菩薩歡喜布髮著地願尊蹈之佛言豈可蹈乎菩薩對曰唯佛能蹈佛乃蹈之即住而笑口中五色光出離口七尺分為兩分一光繞佛三帀光照三千大千刹土莫不得所還從頂入一光下入十八地獄苦痛一時得安諸弟子白佛言佛不妄笑願說其意佛言汝等見此童子不唯

然已見世尊言此童子於無數劫所學清淨降心棄命捨欲守空不起不滅無倚之慈積德行願今得之矣

佛告童子汝却後百劫當得作佛名釋迦文（漢言能仁）如來無所著至真等正覺劫名波陀（漢言爲賢）世界名沙桴（漢言忍界）國土父名白淨母名摩耶妻名裘夷子名羅云侍者名阿難右面弟子名舍利弗左面弟子名摩訶目揵連教化五濁世人度脫十方當如我也於是能仁菩薩以得決言踊躍歡喜疑解望止爛然無想寂而入定便逮清淨不起法忍即時身踊懸在空中去地七仞從上來下稽首佛足便作沙門佛說偈言

汝當於是世　把草坐樹下　戒力定慧力
降伏魔官屬　汝行聖人場　打震甘露鼓
慰念衆生故　續轉無上輪　汝當於是世
善權无上慧　九十六外道　皆令得法眼
汝當於是世　慈哀行四恩　施惠法甘露
滅除三毒病

能仁菩薩承事錠光至于泥曰奉戒清淨守護正法慈悲喜護惠施仁愛

利人等　利救濟不惓壽終上生兜術天上欲救一切攝度盲冥從上來下爲轉輪王飛行皇帝七寶導從何等爲七　一金輪寶二神珠寶三玉女寶四典寶藏臣五典兵臣六紺馬寶珠髦騎七白象寶珠髦尾金輪寶者輪有千輻雕文刻鏤衆寶填廁光明洞達絶日月光當在王上王心有念輪則爲轉案行天下須臾周匝是故名爲金輪寶也神珠寶者至二十九日月盡夜時以珠懸於空中在其國上照國大小明照內外如晝無異是故名爲神珠寶也玉女寶者其身冬則溫煖夏則清涼口中青蓮花香身栴檀香食自消化無大小便利之患亦無女人惡露不淨幾與身等不長不短不白不黑不肥不瘦是以名爲玉女寶也典寶藏臣者王欲得金銀琉璃水精摩尼真珠珊瑚琥珀寶時舉手向地地出七寶向水水出七寶向山山出七寶向石石出七寶是故名爲典寶藏臣也典兵臣者王意欲得四種兵馬兵象兵車兵步兵臣白王言欲

得幾種兵若千若万若至無數顧視
之間兵即已辦行陣嚴整是故名為
典兵臣也紺馬寶者馬青紺色髦鬣
貫珠揾摩洗刷珠則墮落須臾之間
更生如故其珠鮮潔又踰於前鳴聲
千遠聞一由旬王時乘騎案行天下
朝去暮還亦不疲極馬脚觸塵皆成
金沙是故名為紺馬寶也白象寶者
色白紺目七跂平跱力過百象髦尾
貫珠既鮮且潔口有六牙牙七寶色
若王乘時一日之中周遍天下朝往
暮還不勞不疲若行渡水水不揺動
足亦不濡是故名為白象寶也介時
人民壽八万四千歲後宮婇女各八
万四千王有千子仁慈勇武一人當
千聖王治正戒德十善教授人民天
下太平風雨順時五穀熟成食之少
病味若甘露氣力豐盛唯有七病一
者寒二者熱三者飢四者渴五者大
便六者小便七者意所欲聖王壽盡
又昇梵天為梵天王上為天帝下為
聖主各三十六反終而復始欲度人
故隨時而出菩薩勤苦經歷三阿僧

祇劫劫垂欲盡慼傷一切輪轉無際為
衆生故投身餓虎勇猛精進超踰
九劫能仁菩薩於九十一劫修道德
學佛意行六度无極布施持戒忍辱
精進一心智慧善權方便慈悲喜護
育養衆生如視赤子承事諸佛積德
無限累劫勤苦通十地行在一生補
處功成志就神智無量期運之至當
下作佛於兜術天上興四種觀觀視
土地觀視父母生何國中教化之宜
先當度誰白淨王者是吾累世所生
之父拘利剎帝有二女時在後園池
中沐浴菩薩舉手指言是吾世世所
生母也當往就生時有五百梵志皆
有五神通飛過宮城不能得度驚而
相謂吾等神足石壁皆過因何等故
今不得度梵志師言汝見此二女不
一女當生三十二相大人一女當生
三十相人是其威神令吾等失神足
是時音聲普聞天下是時白淨王歡
喜踊躍貪得飛行皇帝來生其家即
便求索娉迎為妻迦夷衛者三千日
月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也過去來今

諸佛皆生此地

菩薩降身品第二

於是能仁菩薩化乘白象來就母胎用四月八日夫人沐浴塗香著新衣畢小如安身夢見空中有乘白象光明悉照天下彈琴鼓樂絃歌之聲散花燒香來詣我上忽然不現夫人驚寤王即問曰何故驚動夫人言向於夢中見乘白象者空中飛來彈琴鼓樂散花燒香來在我上忽不復現是以驚覺王意恐懼心為不樂便召相師隨若耶占其所夢相師言此夢者是王福慶聖神降胎故有是夢生子處家當為轉輪飛行皇帝出家學道當得作佛度脫十方王意歡喜於是夫人身意和雅而說偈言

今我所懷胎　必是摩訶薩　婬邪嫉恚止
身心清淨安　心常樂布施　持戒忍精進
定意入三昧　智慧廣度人　觀察大王身
敬如父以兄　瞻愍人民類　亦如己赤子
疾病醫藥療　飢寒施衣食　憐貧敬尊老
樂令全老滅　諸在獄閉繫　毒苦愁怖惱
願王加大慈　一時赦罪過　令我不欲聞
世俗音樂聲　志趣山林藪　清淨寂默定

於是衆散諸小國王聞大王夫人有娠皆来朝賀各以金銀珍寳衣被花香敬心奉貢稱吉無量夫人舉手攑之不欲勞煩自夫人懐妊天獻衆味補益精氣自然飽滿不復饗王廚十月已滿太子身成到四月七日夫人出遊過流民樹下衆花開化明星出時夫人攀樹枝便從右脇生墮地行七步舉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為尊三界皆苦吾當安之應時天地大動三千大千剎土莫不大明釋梵四王與其官屬諸龍鬼神閲叉揵陁羅阿須倫皆来侍衛有龍王兄弟一名迦羅二名鬱迦羅左雨温水右雨冷泉釋梵摩持天衣裹之天雨花香彈琴鼓樂熏香燒香擣香澤香虚空側塞天人抱太子乘交龍車幢幡伎樂導從還宫王聞太子生心懐喜躍即與大衆百官群臣梵志居士長者相師俱出往迎王馬足蹋地五百伏藏一時發出海行興利於時集至梵志相師普稱万歲即名太子号為悉達漢言財吉王見釋梵四王諸天龍神彌滿空

中敬心肅然不識下馬礼太子時來至城門路側神廟一國所宗梵志相師咸言宜將太子礼拜神像即抱入廟諸神形像皆悉顛覆梵志相師一切大衆皆言太子實神實妙感德感化天神歸命咸稱太子号天中天

於是還宮天降瑞應三十有二一者地為大動坵墟皆平二者道巷自淨臭處更香三者國界枯樹皆生花葉四者苑園自然生奇甘果五者陸地生蓮花大如車輪六者地中伏藏悉自發出七者中藏寶物開現精明八者篋笥衣被被在椸架九者衆川万流停住澄清十者風霽雲除空中清明十一者天為四面細雨澤香十二者明月神珠懸於殿堂十三者宮中火燭為不復用十四者日月星辰皆住不行十五沸星下現侍太子生十六天梵寶蓋弥覆宮上十七八方之神奉寶來獻十八天百味飯自然在前十九寶甕万口懸感甘露二十天神牽七寶交露車至二十一五百白象

子自然羅在殿前二十二五百白師子子從雪山出羅住城門二十三天諸婇女現伎女肩上二十四諸龍王女繞宮而住二十五天帝玉女把孔雀拂現宮牆上二十六天諸婇女持金瓶盛香汁列住空中二十七天樂皆下同時俱作二十八地獄皆休毒痛不行二十九毒蟲隱伏吉鳥翔鳴三十漁獵怨惡一時慈心三十一境內孕婦生者悉男聾盲瘖瘂癃殘百疾皆悉除愈三十二樹神人現低首禮侍當此之時十六大國莫不雅奇歎未曾有

於是香山有道士名阿夷中夜覺天地大動觀見光明曄曄非常山中有花名優曇鉢花中自然生師子王墮地便行七步舉頭而吼面四十里其中飛鳥走獸銜飛蚑行蠕動之類莫不攝伏阿夷念言世間有佛應現此瑞令世五濁滅惡何故有此吉祥瑞應天曉飛到迦維衛國未及國城四十里外忽然落地心甚驚喜此必有佛於我無疑步詣宮門門監白王

阿夷在門王愕然曰阿夷常飛今者
何故在門求通王即出禮拜迎澡洗
沐浴施新衣服問訊今日臨顧勞屈
尊聖阿夷答言聞大王夫人生太子
故來瞻省勅其內人抱太子出侍女
白言太子疲懈始得安眠
阿夷喜說便說偈言
大雄常自覺　覺諸不覺者　歷劫無睡臥
豈當晚寐乎
於是侍女抱太子出欲以太子向阿
夷禮阿夷便驚起前禮太子足國王
及群臣見國師阿夷敬禮太子心便
悚然益知至尊即頭面禮太子足阿
夷猛力迴伏百壯士方抱太子筋骨
委震見奇相三十二八十種好身如
金剛殊妙難量志如秘讖必當成佛
於我無疑淚下哽咽悲不能言時王
惶怖請問太子有不祥乎吉凶願告
幸勿有難阿夷自抑制即便說偈言
今生大聖人　除世諸宂患　傷我自無福
七日當命終　不見神變化　說法雨世間
今與太子別　是故自悲泣　太子舉手言
五道十方人　吾當盡教化　皆令得其所

本我意所願　當度薩和薩　一人不得道
吾不入泥洹
於是阿夷喜重礼太子足白淨王怖
止歡喜而說偈言
太子有何相　當何治於世　願為一一說
諸相有何福
時阿夷以偈答王言
今觀太子身　金色堅固志　無上金剛杵
舂破婬欲山　大人相滿具　足下安平趾
居國常平治　出家等正覺　手足輪相現
其好有千輻　是故轉法輪　得佛三界尊
鹿䏶而龍髀　隱相陰馬藏　觀者無有猒
是故法清淨　纖長手臂指　軟掌鞔中里
是故法久長　千歲在世教　皮毛柔軟細
右旋不受塵　金色鉤鏁骨　是故伏外道
方身師子臆　旋轉不阿曲　平住手過膝
是故一切礼　身有七處滿　千子力當敵
菩薩宿作行　是故無怨惡　口含四十齒
方白而齊平　甘露法牽衆　是故有七寶
頰車如師子　四牙方字現　佛德現天下
是故普三世　味味次第味　所食識其味
是以設法味　施與於一切　廣舌如蓮花
出口覆其面　是故種種音　受者如甘露

語聲長鸞音　誦經過梵天　是故說法時
身安意得定　眼相紺青色　世世慈心觀
是故天人類　視佛無有猒　頂特生肉髻
髮色紺琉璃　欲度一切故　是以法隆藏
面光如滿月　色像花初開　是以眉間毫
白淨如明珠

於是王深知其能相為起四時殿春秋冬夏各自異處於其殿前列種甘果樹樹間七寶浴池池中奇花色色各異辟如天花水類之鳥數十百種宮城牢固七寶樓觀懸鈴幡幢門戶開閉聲聞四十里選五百妓女擇取溫雅禮儀備者供養娛樂育養太子太子生日國中八万四千長者生子悉男八万四千廐馬生駒其一特異毛色絕白髦鬣貫珠以是之故名為騫特廐生白象八万四千其一白象七肢平跱髦尾貫珠口有六牙是故名為白象之寶白馬給乘奴名車匿太子生七日其母命終以懷天師功德大故生忉利天封受自然太子在宮不樂憒閙志思閑燕王問侍女太子樂乎侍女白言供養伎樂不失時

節觀省太子不以歡樂王用愁憂即召群臣問夷相言必成佛道以何方便使太子留令無道志有一臣言唯教書疏用繫志意即與其僕五百人俱共詣師門師聞太子至即出拜迎太子問言此為何人臣言是國教書師也太子問言閻浮提書凡有六十四種即數書名令用何書以相教亦梵志惶怖答太子言六十四種巳所未聞唯待二書以教人民即時歸命顧赦不及

試藝品第三

於是太子與諸官屬即迴還宮至年十七妙才益顯晝夜憂思未曾歡樂常念出家王問其僕太子云何其僕答言太子日日憂悴未嘗歡樂王復愁憂召諸群臣太子憂思今當如何有一臣言令習兵馬戎言當習手搏射御戎言當令案行國界使觀施為散諸意思有一臣言太子巳大宜當娶妻以迴其志王為太子採擇名女無可意者有小國王名須波佛漢言善覺有女名裘夷端正皎潔

天下少雙八國諸王皆為子求悉不
與之白淨王聞即召善覺而告之曰
吾為太子娉取卿女善覺答言今女
有母及諸群臣國師梵志當卜所宜
別自啓白善覺歸國愁憂不樂絕不
飲食女即問王體力不安何故不樂
父言坐汝令吾憂耳女言云何為我
父言聞諸國王來求索汝吾皆不許
今白淨王為太子求汝若不許者恐
見誅罰適欲與者諸國怨結以是之
故令吾憂感女言願父安意此事易
耳我却七日自處出門善覺聽之表
白淨王女即七日自出求處國中勇
武技術最勝者尒乃為之白淨王念
太子處宮未曾所習今欲試藝當如
何乎至其時日裘夷從五百侍女詣
國門上諸國術士普皆雲集觀寂妙
技禮樂備者我乃應之王勅群臣當
出戲場觀諸技術王語優陀汝告太
子為尒娶妻當現奇藝優陀受教往
告太子王為娶妻令試禮樂宜就戲
場太子即與優陀難陀調達阿難等
五百人執持禮樂射藝之具當出城

門安置一象當其城門決有力者調達先出見象塞門扠之一拳應時即死難陀尋至牽著道側太子後來問其僕曰誰狂殺象答言調達煞之誰復移者答言難陀菩薩慈仁徐前接象舉擲城外象即還穌更生如故調達到搏撲眾力士莫能當者諸名勇力皆為摧辱王問其僕誰為勝者答言調達王告難陀汝與調達二人相撲難陀受教即撲調達顛躃悶絕以水灌之有頃乃穌王復問言誰為勝者其僕答言難陀得勝王告難陀與太子決難陀白王兄如須彌難陀如芥子實非其類拜謝而退復以射決先安鐵鼓十里置一至于七鼓諸名射者其箭力勢不及一鼓調達放發徹一中二難陀徹二箭貫三鼓其餘藝士無能及者太子前射挽弓皆折無可手者告其僕曰吾先祖有弓今在天廟汝取持來即往取弓二人乃勝令與眾人無能舉者太子張弓弓聲如雷傳與大眾莫能引者太子攬牽彈弓之聲聞四十里彎弓放箭徹

過七鼓再發穿鼓入地泉水涌出三
發貫鼓著鐵圍山一切衆會歎未曾
有諸來伎藝悉皆受折慚辱而去復
有力人王最於後來壯健非常勇猛
絕世謂調達難陀為不足擊當與太
子共決技耳被辱去者審呼能報踊
躍歡喜語力人王卿之雄傑世無當
者決力取勝必自如意皆隨從還觀
與太子決於勝負調達難陀奮其威
武便前欲擊太子止言此非為人大
力魔王耳卿不能制必受其辱吾自
當之父王聞此念太子幼溺為愁怖
諸來觀者謂勝太子時力人王踊地
勇起奮髀舉手前撮太子太子應時
接撲著地地為大動衆會重辱散去
忽滅太子殊勝推鍾擊鼓彈琴歌頌
騎乘還宮憂陀語善覺言太子技藝
事事殊特卿女裘夷今為所在善覺
答言從五百侍女在城門上憂陀白
太子言宜現奇特太子脫身珠瓔欲
遙擲之憂陀言衆女大多令擲與誰
太子言珠瓔著頸則是其人尋便擲
珠即著裘夷一切衆女皆稱妙哉甚

為奇特世之希有於是善覺嚴辦送女詣太子宮衆伎侍從凡二万人晝夜娛樂絶世之音太子志意不以為歡常欲棄捨靜修道業濟度衆生王問其僕太子迎妃以来意志云何僕荅王言憂思不樂身體羸瘦轉不如前王心愁憂即召群臣太子不悅當如之何諸臣議言宜復娉娶增其伎樂儻能迴志樂於世間即復為娉妙女一名衆稱味二名常樂意其一夫人者二万婇女三夫人者凡有六万婇女端正姝好天女無異王問裘夷太子今有六万婇女伎樂供養太子寧樂乎荅言太子夙夜專精志道不思欲樂王聞憂悴召諸群臣復共議言令供太子盡世殊奇而故專志未曾歡樂必如何哀言乎諸臣荅言六万婇女極世之樂不以為歡宜使出遊觀於治政以散道意

修行本起經卷上

修行本起經卷下　思

後漢西域三藏竺大力共康孟詳譯

遊觀品第三

於是王告太子當行遊觀太子念言久存深宮思欲出遊審得所願王勅國中太子當出嚴勅道巷灑掃燒香懸繒幡蓋務令鮮潔太子導從千乘万騎始出東城門時首陁會天名難提和羅欲令太子速疾出家拯濟十方三毒火然願雨法水以滅毒炎難提和羅化作老人踞於道傍頭白齒落皮緩面皺肉消脊僂支節萎曲眼淚鼻涕涎出相屬上氣肩息身色黧黑頭手肬掉軀體戰儡惡露自出坐卧其上太子問言此為何人天神寤僕僕言老人何等為老曰夫老者年耆根熟形變色衰氣微力竭食不消化骨節欲離坐起須人目冥耳聾便旋即忘言輙悲哀餘命無幾故謂之老太子嘆曰人生於世有此老患愚人貪愛何可樂者物生於春秋冬悴枯老至死電身安足恃即說偈言

老則色衰　病無光澤　皮緩肌縮
死命近促　老則形變　喻如故車
法能除苦　宜以力學
命欲日夜盡　及時可勤力　世間諦非常
莫惑墮冥中　當學燃意燈　自練求智慧
離垢勿染汙　執燭觀道地

於是太子即迴車還　愍傷一切有此大患憂思不樂　王問其僕　太子出遊何故速還　其僕答言　道逢老人　傷念不樂還宮愁思　數年小差　復欲出遊　王勅國中　太子當出　禁諸臭穢　莫在道側　於是太子嚴乘出城南門　天化為病人在于道側　身瘦腹大　軀體黃熟　咳嗽嘔逆　百節痛毒　九孔敗漏　不淨自浸　目不見色　耳不聞聲　呻吟呼吸　手足擿空　嗁呼父母　悲戀妻子　太子問曰　此為何等　其僕答言　病人也　何如為病　答言　人有四大　地水火風　大有百一病　展轉相鑽　四百四病同時俱作　此人必以極寒極熱　極飢極飽　極飲極渴　將節失所　臥起無常　故致斯病　太子歎曰　吾處富貴　極世所珍　飲食快口　放心自恣　耽於五欲　不

能自覺亦當有病與彼何異即說偈言

是身為脆哉　常俱四大中　九孔不淨漏
有老有病患　生天皆無常　人間老病憂
觀身如雨泡　世間何可樂

於是太子迴車還宮愍念一切有此大患王問其僕太子出遊今者何如其僕答言逢見病人於是不樂數年小差復欲出遊王勅國中太子當出平治道路無令近道出西城門天作死人洪輿出城室家隨車啼哭呼天奈何捨我永為別離太子問曰此為何等僕言死人何如為死答言死者盡也精神去矣四大欲散魂神不安風去息絕火滅身冷風先火次魂靈去矣身體挺直無所復知旬日之間肉壞血流膖脹爛臭無一可取身中有蟲蟲還食之筋脈爛盡骨節解散髑髏異處脊脅肩臂髀脛足指各自異處飛鳥走獸競來食之天龍鬼神帝王人民貧富貴賤無免此患太子長歎而說頌曰

觀見老病死　太子心長歎　人生無常在
吾身亦當然　是身為死物　精神無形法

假令死復生　罪福不敗亡　終始非一世
從癡愛久長　自此受苦樂　身死神不喪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脫止不受死

於是太子迴車還宮愍念衆生有老病死苦惱大患憂思不食王問其僕太子出遊寧有樂乎即答王言逢見死人遂致不樂數年小差復欲遊觀嚴駕出北城門天復化作沙門法服持鉢行步安詳目不離前太子問曰此為何人其僕答曰沙門也何等為沙門蓋聞沙門之為道也捨家妻子捐棄愛欲斷絕六情守戒無為得一心者則萬邪滅矣一心之道謂之羅漢羅漢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污榮位不能屈難動如地已免憂苦存亡自在太子曰善哉唯是為快即說偈言

痛哉有此苦　生老病死患　精神還入罪
經歷諸勤苦　今當滅諸苦　生老病死除
不復與愛會　永令得滅度

於是太子即迴車還愁思不食王問其僕太子又出意豈樂乎僕言行見沙門倍更憂思不向飲食王聞大怒

舉手自擊前勑修道復令太子輒見
不祥罪應刑戮即召群臣各使建議
設何方術當令太子不出學道有一
臣言宜令太子監農種殖使其意思
使不念道便以農器犁牛千具僕從
大小相卒上田令監課之太子坐閻
浮樹下見耕者墾壤出虫天復化令
牛領興壤虫下淋落烏隨啄吞又作
蝦蟇追食曲蟺虵從穴出吞食蝦蟇
孔雀飛下啄吞其虵有鷹飛來搏取
孔雀鵰鷲復來搏撮食之菩薩見此
衆生品類展轉相吞慈心愍傷即於
樹下得第一禪日光赫奕樹爲曲枝
隨蔭其軀王念太子常在宮中未曾
執苦即問其僕太子何如對言今在
閻浮樹下一心禪定王曰吾令監作欲
乱其思然故禪定在家何異王勑嚴
駕便往迎之遥見太子樹枝曲蔭神曜
非常不識下馬爲作礼時即與俱還
未及城門無數千人花香奉迎相師一
切稱壽无量王問何故梵志荅言明
旦日出七寶當至王大歡喜必成聖王

出家品第五

是時太子還宮思惟念道清淨不宜
在家當處山林研精行禪至年十九
四月七日誓欲出家至夜半後明星
出時諸天側塞虛空勸太子去時裘
夷見五夢即便驚覺太子問之何故
驚寤對曰向者夢中見須弥山崩月
明落地珠光忽滅頭髻墮地人奪我
蓋是故驚覺菩薩心念五夢者應吾
身耳念當出家告裘夷言須弥不崩
月明續照珠光不滅頭髻不落傘蓋
今在且自安寐莫憂失蓋於是諸天
言太子當去恐作稽留召烏蘇慢漢
名厭神適來入宮國內厭寐時難提
和羅化諸宮殿盡為狂墓裘夷伎女
皆成死人骨節解散髑髏異處膖脹
爛臭青瘀膿血流湯相屬太子觀視
宮殿悉作狂墓鵄鵂狐狸豺狼鳥獸
飛走其間太子觀見一切所有如幻
如化如夢如嚮皆悉歸空而愚者保
之即呼車匿急令被馬車匿言天尚
未曉被馬何湊太子為車匿而說偈言
今我不樂世 車匿莫稽留 使吾本願成
除洪三世苦

於是車匿即行被馬馬便跳踉不可得近還白太子馬今不可得被菩薩自往拍馬背而說頌言

在於生死久　騎乘絕於今　騫特送我出　得道不忘汝

於是被馬騫特自念言今當足蹈地感動中外人四神接舉足令腳不著地馬時復欲鳴使聲遠近聞天神散馬聲皆令入虛空太子即上馬出行詣城門諸天龍神釋梵四天皆悉導從蓋於虛空時城門神人現稽首言迦維羅衛國天下最為中豐樂人民安何故捨之去太子以偈答言

生死為久長　精神經五道　使我本願成　當開涅槃門

於是城門自然便開出門飛去天曉行四百八十里到阿奴摩國漢言常滿太子下馬解身寶衣瓔珞寶冠盡與闡特告言汝便牽馬歸上謝大王及國群臣闡特言今當隨從供給所須不可獨還致馬令去山中多有毒虫虎狼師子誰當供養飲食水漿牀臥之具當何從得要當隨從與并身

命騫特長跪淚出舐足見水不飲得
草不食鳴啼流涕徘徊不去太子復
說偈言

身強得病摧　氣盛老至衰　死亡生別離
云何樂世間

於是闡特悲泣礼足牽馬辞還未至
國城四十里外白馬悲鳴其聲徹國
中國中皆云太子来還舉國人民絡
繹出迎但見闡特牽馬空還裘夷見
此自投殿下前抱馬頸淚下交横王
見裘夷泣五内皆摧傷自抑告言曰
吾子學自然國中臣民見王及裘夷
哽咽悲泣莫不為摧傷裘夷日夜思
王便召群臣吾有一太子捨我而入
山卿曹今差次令數滿五人共追侍
太子慎勿中来還太子得離俗踊躍
歡喜安徐歩行入城國人観太子歡
喜无有猒太子離恩愛遠諸苦惱根
思欲剃頭鬚倉卒無有具帝釋持
刀来天神受鬚去遂復前行國中人
民隨而觀之於是出國小復前行到
摩竭國従右門入左門出國中人民
男女大小見太子者或言天人或言

帝釋梵王天神龍王歡喜踊躍不知何神太子知其所念便下道坐樹下人民圍繞歡喜觀視時國王瓶沙即問臣吏國中何以寂默了無音聲對曰朝有道士經國過去光相威儀非世所有國人大小追出而觀于今未還於是王與群臣出詣道士遥見太子光相殊妙便問太子是何神乎太子答言吾非神也若非神者從何國來何所姓族太子報言吾出香山之東雪山之北國名迦維父名白淨母名摩耶瓶沙問言將非悉達乎答言是也驚起札足太子生多奇異形相炳著當君四天下為轉輪聖王四海顒顒冀神寶至何棄天位自投山藪必有異見願聞其志太子答言以吾所見天地人物出生有死劇痛有三老病死苦不可得離身為苦器憂畏無量若在尊寵則有憍逸貪求快意天下被患此吾所厭故欲入山諸耆長曰夫老病死自世之常何獨豫憂乃棄美号隱遁潜居以勞其形不亦難耶於是太子即說頌言

如令人在胎不為不淨　如令在淨不為不淨汙
如令苦不為多无有數　假令如是誰不樂世者
如令人益形不若干變　如令善行者不為惡行
如令愛別離不為苦痛　假令如是誰不樂世者
如令病瘦無復有大畏　如令後世无有諸惡對
如令墮地獄無有苦痛　假令如是誰不樂世者
如令年少形不變壞者　如令所不可不以著心
如令死至時无有衆畏　假令如是誰不樂世者
如令愚癡不以為厚冥　如令瞋恚不為強怨家
如令五樂心不為淫惑　假令如是誰不樂世者
如令不與諸癡人共居　如令衆癡法自遠離人
如令諸癡人無有患想　假令如是誰不樂世者
如人諸惡種不著葦　如令諸惡盡滅自離人
如令諸惡念無有患想　假令如是誰不樂世者
如令世間惡為最尊上　如令惡行已滅不復生
如令諸惡行盡無有貫　假令如是誰不樂世者
如令諸天食福常不動　如令世人壽命得常存
如令諸憂所不為行趣　假令如是誰不樂世者
如令諸陰蓋不為怨家　如令諸六入無有苦惱
如令一切世間為不苦　假令如是誰不樂世者

於是如諸君言不當務憂使我為王老到病至若當死時寧有代我受此厄者不如無有代胡可勿憂天下有

慈父孝子愛徹骨髓至當死時不得相代若此僞身苦至之日雖居高位六親在側如爲盲人設燭何益於無眼者吾觀衆行一切無常皆化非眞樂少苦多身非己有世間虛無難得久居物生有死事成有敗安則有危得則有亡万物紛擾皆當歸空精神无形躁濁不明行致死生之厄非直一受而已也但爲貪愛蔽在癡網沒生死河莫之能覺故吾欲入山一心思四空淨安定滅意斷求念空無所適莫是將反其原而歸其本始出其根如我願得乃可大安飛沙王及諸耆長歡喜意解太子志妙世間難有必得佛道願先度我太子默然而逝復前念言今我入山當用寶衣爲世間癡人皆爲財所危即便見獵師騎遊被法衣太子喜念言此則眞人衣度世慈悲服獵者何故著心念欲貿易感我志所願便持金縷衣貿所法震越獵者內歡喜菩薩亦俱然太子被震越柔軟鮮且絜顧視僧伽梨過佛無差別於是遂入山菩薩得法服

欣喜光照曜　山林諸道士　一名為阿
蘭二名為迦蘭學來積年四禪具足
發致五通見光驚怖此何瑞應便共
出觀還見太子是為悉達今果出家
善來悉達便坐是榆冷泉美果今可
食之而作頌曰

日王初出時　在於山頂上　是故慧明照
一切諸群生　若有觀面像　終竟不知猒
是故道德最　無變無有比

是時菩薩而說頌曰

雖修四定意不知無上慧　道心正為本
不在事邪神　行俗謂為真　長夜求梵天
是故不識道　輪轉隨生死

於是菩薩行起慈心遍念眾生老耄
尊羸不免疾病死亡之痛欲令解脫
以一其意而起悲心愍傷一切皆有
飢渴寒暑得失罪咎艱難之患欲令
安隱以一其意而起喜心念諸世間
皆有憂苦恐怖遑遑之患欲令淡泊
以一其意而起護心欲度五道八難
眾生愚癡矇闇不見正道念欲成濟
使得無為以一其意得善不喜逢惡
不憂捨世八事利衰毀譽稱譏苦樂

不以傾動成二禪行復前到斯郁川其川平正多衆果樹處處皆有流泉浴池其中淨潔无有蚑蜂蚉蝱蠅蚤川中道士名為斯郁教授弟子等五百人修其所行於是菩薩坐彼羅樹下便為一切志求無上正真之道諸天奉甘露菩薩一不肯受自誓日食一麻一米以續精氣端坐六年形體羸瘦皮骨相連玄精靜莫寂默一心內思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意三四出十二門無分散意神通妙達棄欲惡法無復五蓋不受五欲衆惡自滅念討分明思視無為辟如健人得勝怨家意以清淨成三禪行天帝釋意念言菩薩坐樹下六年已滿形體羸瘦今當使世間人奉轉輪王食補六年之飢虛便感斯郁二女使於夢中見天下盡成為水中有一花七寶光色須臾便萎失其本色見有一人以水灑上更生如故水中衆花始生萌芽覆水而出二女夢寤往來曾有即啓語父其父不解盡問耆年皆不能該天帝復下化作梵志為女

解夢言汝見天下水中生一花者是
白淨王太子初生時令在樹下六年
身羸形瘦是花萎時見一人水漉更
生者是能獻食者小花萌芽欲出者
是五道生死人也時天帝釋即說
偈言

六年不傾猗　亦不念飢寒　精進無所著
形瘦骨皮連　汝等修敬意　奉獻於菩薩
現世獲大福　後世受果報

梵言獻食者其法云何梵志答言當
取五百牛乳展轉相飲至于一牛𤛓
一牛湩持用作糜乳糜涌沸出高七
仞左上右下右上左下斟糜入鉢盆
葯不汙二女恭肅奉獻菩薩菩薩意
念欲先沐浴然後受糜行詣流水側
洗浴身形浴訖欲出水天神按樹枝
二女奉乳糜得色氣力充足願福无
量今欲歸三尊食畢洗手漱口澡鉢
已還擲水中逆流未至七里天化作
金翅鳥飛來奉鉢去并髮一處供養
起塔即復前行當渡尼連禪河是時
菩薩便說偈言

渡水尼連禪　慈愍一切人　五道三毒垢

使除如水淨　菩薩興是念　一切癡冥
當持八直水　洗除三毒垢　是時始上岸
青雀有五百　飛來繞菩薩　三匝悲鳴去
於是復前行　當過瞽龍池　時龍大歡
喜踊出　見菩薩便說偈言
善哉見尊達　來投何以晚　今請一切衆
无上甘露漿　行步地震動　衆樂自然鳴
正與過佛等　於我无有疑　今行無上慧
降伏諸魔怨　今當佛日照　覺諸群生眠
於是復前行　望見蔡林山　其地平正
四望清淨　生草柔軟　甘泉盈流　花香
茂潔　中有一樹　高雅奇特　枝枝相次
葉葉相加　華色蓊欝　如天莊飾　天幡
在樹頂　是則為元吉　衆樹林中王　於
是小前　行見一人　菩薩便問曰
今汝名何等　我名為吉祥　今刈吉祥
草　今汝施我草　十方皆吉祥　時人吉
祥即說偈言
以棄聖王位　七寶玉女妻　金銀之臺樓
氍毹錦綺褥　吉祥哀樂聲　八部真音響
超越過梵天　今用吉草為
菩薩以偈答言
發願阿僧祇　欲度五道人　今往滿本願

修行本起經卷下　譯

是故欲得尊　人與杷亂草　便持向樹王
世間意皆亂　我當正其志　即持草瀰地
齊正如所言　菩薩便坐上　一切冢其思
菩薩作三要　心坐及其樹　若我不得道
終不離三桔　言我肌骨枯　不動會當成
過佛得道時　皆悉出一心
於是菩薩安坐入定棄苦樂意无愛
喜想心不依善亦不附惡正在其中
如人沐浴淨潔覆以白㲲中外俱淨
表裏無垢喘息自滅寂然无變成四
禪行以得定意不捨大悲智慧方便
究暢要妙通三十七道品之行何謂
三十七品一為四意止二為四意斷
三為四神足四為五根五為五力六
為七覺意七為八直行周而復始苦
空非常无想無願我念世間貪愛嗜
欲隨生死苦少能自覺本從十二因
緣起何等為十二本從癡行便有識
緣識行便有名字從名字行便有六
入緣六入行便有更樂緣更樂行便
有痛緣痛行便有愛緣愛行便有受
緣受行便有有緣有行便有生緣生
行便有老死憂悲苦痛心惱大患具

有精神從是轉墮生死欲得道者當斷貪愛滅除情欲無爲无起然則癡滅癡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字滅名字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更樂滅更樂滅則痛滅痛滅則愛滅愛滅則受滅受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痛心惱大患皆盡是謂得道

菩薩心自念言今當降魔官屬即放眉間毫相光明感動魔宮魔大惶怖心中不寧觀見菩薩已在樹下清淨無欲精思不懈心中煩毒飲食不甘伎樂不御念是道成必大勝我欲及其未作佛壞其道意魔子須摩提漢言賢意前諫父曰菩薩行淨三界無比以得自然神通衆梵諸天億百皆往礼侍此非天人所當沮壞無爲興惡自毀其福魔王不聽三女自占一名恩愛二名常樂三名大樂父王莫憂吾等自往壞菩薩道意不足勞父王勿復憂念於是三女嚴莊天服從五百玉女到菩薩所彈琴歌頌婬欲之辭欲亂道意三女復言仁德至重諸

天所敬應有供養故天獻我我等好潔年在盛時願得晨起夜寐供侍左右菩薩答言汝宿有福受得天身不惟无常而作妖媚形體雖好而心不端譬如畫瓶中盛臭毒將以自壞有何等奇福難久居婬惡不善自云其本福盡罪至墮三惡道受六畜形欲脫致難汝輩乱人道意不計非常經歷劫數展轉五道令汝曹等永離勤苦吾在世間處處所生觀視老者如母中者如姊小者如妹諸姊等各各還宮勿復作是曹事菩薩一言使成老母頭白齒落眼冥脊傴拄杖相扶而還魔見三女還皆成老母益大忿怒更召鬼神王合得十八億皆從天來下圍繞菩薩三十六由旬皆使變成師子熊羆兕虎象龍牛馬犬豕猴猨之形不可稱言虫頭人軀蚖虵之身黿龜之首而有六目或一頸而多頭齒牙爪距擔山吐火雷電四繞擭持戟鋒菩薩慈心不驚不怖一毛不動光顏益好鬼兵不能得近魔王便前說偈問言菩薩慈心所問盡答曰

比丘何求坐樹下　樂於林藪毒獸間
雲起可畏窈冥冥　天魔圍繞不以驚
古有真道佛所行　恬惔為上除不祥
其成最勝法滿藏　吾求斯座決魔王
汝當作王轉金輪　七寶自至典四方
所受五欲最無比　斯處无道起入宮
吾觀欲盛吞火銅　棄國如唾無所貪
得王亦有老死憂　去此無利勿妄談
何安坐林如大語　委國財位守空閑
不見我興四部兵　象馬步兵十八億
已見猴猿師子面　虎兕毒蛇豕鬼形
皆持刀劍擭戈鉾　超躍哮吼滿空中
設復億姟神武備　為魔如汝来會此
矢刃火攻如風雨　不先得佛終不起
魔有本願令我退　吾亦自誓不空還
今汝福地何如佛　於是可知誰得勝
吾曾終身快布施　故與六天為魔王
比丘知我宿福行　自稱无量誰為證
昔吾行願從錠光　受拜為佛釋迦文
怒畏想盡故坐斯　意定必解壞汝軍
我所奉事諸佛多　財寶衣食常施人
仁戒積德厚於地　是以脫想無患難
菩薩即以智慧力　申手按地是知我

應時普地軒大動　魔與官屬顛倒墮
魔王敗績悵失利　惛迷却踞前畫地
其子又曉心乃寤　即時自歸前悔過
吾以不復用兵器　等行慈心却魔怨
世用兵器動人心　而我以汝等衆生
若調象馬雖已調　然後故態會復生
若得寂調如佛性　已如佛調無不仁
域天見佛擒魔衆　忍調無想怨自降
諸天歡喜奉華臻　非法王壞法王勝
卒從等意智慧力　慧能即時攘不祥
能使怨家為弟子　當礼四等道之證
面如滿月色從容　名聞十方德如山
求佛像貌難得比　當稽首斯度世仙
菩薩累劫清淨之行至德大慈道定自然忍力降魔鬼兵退散定意如故不以智慮無憂喜想是日夜半後得三術闇三術闇者漢言三神滿具足漏盡結解自知本昔久所習行四神足念精進定欲定意定戒定得變化法所欲如意不復用思身能飛行能分一身作百作千至億万無數復合為一能徹入地石壁皆過從一方現俯沒仰出譬如水波能身中出水火能

履水行虛身不陷墜坐臥空中如飛鳥翔立能及天手捫日月欲身平立至梵自在眼徹視耳洞聽意豫知諸天人龍鬼神蚑行蠕動之類身行口言心所念悉見聞知諸有貪婬無貪婬者有瞋怒無嗔怒者有愚癡无愚癡者有愛欲無愛欲者有大志行无大志行者有內外行無內外行者有念善不念善者有一心無一心者有解脫意无解脫意者一切悉知菩薩觀天上人中地獄畜生鬼神五道先世父母兄弟妻子中外姓字一一分別一世十世百千億万无數世事至于天地一劫崩壞空荒之時一劫始成人物初興能知十劫百劫至千万億無數劫中內外姓字衣食苦樂壽命長短死此生彼展轉所趣從上頭始諸所更身生長老終形色好醜賢愚苦樂一切三界皆分別知見人魂神各自隨行生五道中或墮地獄或墮畜生或作鬼神或生天上或入人形有生豪貴富樂家者有生卑鄙貧賤家者知衆生或五陰自蔽一色像

二痛痒三思想四行作五魂識皆習五欲眼貪色耳貪聲鼻貪香舌貪味身貪細滑牽於愛欲或於財色思望安樂從是生諸惡本從惡致苦能斷愛習不隨婬心大如毛髮受行八道則衆苦滅譬如无薪亦無火是謂无為度世之道

菩薩自知已棄惡本無婬怒癡生死五陰諸種悉斷无餘災孽所作已成智慧已了明星出時廓然大悟得无上正真道為最正覺得佛十八法有十神力四無所畏佛十八法者謂從得佛至于泥曰一無失道二无空言三无妄志四无不淨意五无若干想六無不省觀七志欲無減八精進无減九定意无減十智慧无減十一解脫無減十二度知見无減十三古世之事悉知見十四來世之事悉知見十五今世之事悉知見十六攬衆身行從以始所知十七攬衆言行化以始所知十八攬衆意行化以始所知是為佛十八不共之法十神力者諸佛悉見知深微隱遠是處非處明審如

有一力也佛悉明知來今往古所造行地其受報處二力也佛悉分別天人衆生彼彼異念三力也佛知衆生若干種語及度世語四力也佛悉了知世間雜種无量情態五力也佛能現禪解定行除衆勞諍六力也佛知欲縛知欲解要在所宜行七力也佛智如海善言無量追識一切宿命所更八力也佛天眼淨見人物死神所出生善惡殃福隨行受報九力也佛漏已盡无復縛著神真叡智自知見證究暢道行可作能作无餘生死其智明審是爲佛十神力也四無所畏者佛神智正覺无所不知愚人或言佛未悉知至於梵摩衆聖皆莫能論佛之智故獨步不懼一無畏也佛漏盡悉止愚惑相言佛漏未盡至梵摩衆聖莫能論佛之志故獨步不懼二无畏也佛說經戒天下誦習愚惑相言佛經可過至梵摩衆聖莫能毀佛正經致獨步不懼三無畏也佛現道義言真而要能度苦厄愚惑相言不能度苦至梵摩衆聖莫能論佛正道故因

行不懼四無畏也佛得是意一切知見坐自念言是實微妙難知難明甚難得也高而无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大苞天地細入无間養育眾生如視赤子承事諸佛積德无量累劫勤苦不忘其功也今悉得之善自頌曰

作福之報快　眾願皆得成　速疾入寂然
皆得至泥洹　今覺佛極貴　棄婬淨无漏
一切能將導　從者必歡豫

是時佛在摩竭提界善勝道場貝多樹下德力降魔覺慧神靜三達无导度二賈客提謂波利授三自歸及與五戒為清信士念昔錠光別我為佛没後百劫當得作佛名釋迦文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号佛世尊度脫眾生如我今也

吾從是來建立弘誓奉行六度四等四恩三十七品善權隨時一切諸法積累不勤高行殊異忍苦无量功報不遺大願果成佛說經已一切眾會皆大歡喜為佛作禮而去

摩登伽經卷上　思

吳天竺三藏竺律炎共支謙譯

度性女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諸比丘圍遶說法於晨朝時尊者阿難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分衛已訖還祇洹林於其路次有一大池聚落人衆遊集其上池側有女旃陁羅種執持瓶器始來取水長老阿難往到其所語言姊妹今我渴乏甚欲須飲見惠少水眞是時施女言大德我無所惜但吾身是旃陁羅女若相施者恐非所宜阿難言姊我名沙門其心平等豪貴下劣觀无異相但時見施不宜久留時彼女人即以淨水授與阿難阿難飲訖還其所止其去已後此女便取阿難容貌音聲語言威儀等相深生染著欲心猛盛作是念言若使我得向去比丘以為夫者不亦善乎復作是念我母善呪或能令彼來為吾夫我當向母具宣斯事時此女人持水還家詣其母所而

作是言阿難比丘是佛弟子我若變樂欲得為夫如母力者能辦斯事唯願哀愍必滿我願母語女言有二種人雖加呪術无如之何何者為二一者斷欲二是死人自餘之者吾能調伏沙門瞿曇威德高遠敕斯匿王極生信敬若脫知我將阿難來横陁羅輩皆被殘滅且復瞿曇煩惱已盡及其眷屬咸離欲織我昔曾聞斷生死者宜加恭敬如何於彼反起惡業女聞是已悲泣而言若母不得阿難來者我必定當棄捨身命假令瞿曇而違我願亦復不能久留於世誤得之者衆願滿足母聞斯言慘然不悅而告之曰莫便捨命我必能令阿難至此尒時女母於自舍內牛糞塗地布以白茅於此場中然大猛火百有八枚妙遏迦花誦呪一周輒以一華投之火中其呪言曰

阿磨利　毗磨利　鳩鳩弥　三磨祢　移鄰

婆頭賜　頻頭弥車養

提善跋利沙提　毗地踰多提揭闍提

毗三磨耶　磨羅闍　三磨提　跋陁臾闍

若天若魔若乾闥婆火神地神聞我是呪及吾祠祀宜應急令阿難至此作是語已尊者阿難心即迷亂不自覺知便行往詣旃陀羅舍尒時女母遥見阿難安詳而來告其女曰阿難比丘已來近此汝今應當敷置茵褥燒香散花極令嚴淨女聞母言歡喜踊悅莊飾堂閣安置寶座淨治灑掃散衆名花尒時阿難既到其舍悲咽哽塞泣淚而言我何薄祐遇斯苦難大悲世尊寧不垂愍加威護念令無嬈害尒時如來以淨天眼觀見阿難為彼女人之所惑亂為擁護故即說呪曰

悉梯帝　阿朱帝　阿足帝

於是世尊說此呪已而作是言吾以斯呪安隱一切怖畏衆生亦欲剎安諸苦惱者若有衆生无歸依處我當為作真實歸依尒時世尊復說偈言

戒池清涼淨無垢　能浴衆生煩惱熱
若有智者入此池　無明闇郭求滅盡
是故三世諸賢聖　咸皆頂戴共稱歎
若我真實洛此流　當令侍者速還返

尒時阿難以佛神力及善根力栴陁 摩登伽經卷上 第[illegible] 忍
羅咒無所能為即出其舍還祇洹林
時彼女人見阿難歸白其母言比丘
去矣母告之曰沙門瞿曇必以威力
而護念之是故能令吾咒斷壞女白
母言沙門瞿曇其神德力能勝母耶
母語女言沙門瞿曇其德淵廣非是
吾力所可為比假令一切世間衆生
所有咒術彼若發念皆悉斷滅永無
遺餘其有所作無能鄣导以是因緣
當知彼力為無有上尒時阿難往詣
佛所頭面礼足在一面立
佛告阿難有六句咒其力殊勝悉能
擁護一切衆生能滅邪道斷諸災患
汝今宜可受持讀誦用自利益亦安
樂人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欲利安已饒益衆生皆當受持六句
神咒阿難此咒皆為過去六佛所共
宣說今我釋迦牟尼三藐三佛陁亦
說是咒大梵天王釋提桓因四天王
等皆悉恭敬受持讀誦是故汝今宜
加修習讀歎供養無令忘失即說咒曰
耶頭多 安荼利 槃茶利 抧由利 他弥

盧賜帝 憺羅結利毗槃頭摩帝大羅
毗沙脂利 弥利 婆賦隣陁 耶陁三
跋兜羅布羅波底 迦款必羅耶
佛告阿難若有衆生受持如是六
句神呪癰癧刑戮以呪力故輕被撻
撻而得免脫若當鞭撻此呪因緣呵
責得免若應呵責由此神呪威德力
故永無呵毀坦然安樂阿難我不見
沙門婆羅門若天魔梵人及非人受
持此呪而被燒害唯除定業无如之
何時栴陁羅女於夜過已沐浴其身著
新淨衣首戴花鬘塗香嚴飾金銀
環瓔珞其體徐步安詳向舍衛國到
城門已住待阿難阿難最朝入城乞
食女見其來深生歡喜隨之而行終
不捨離進止出入恒隨逐之尊者阿
難見如是事極懷慚愧憂慘不悅還
出城外至祇洹林頂礼佛足却坐一
面白佛言世尊栴陁羅女極娆逼我
行住進止而不捨離唯願世尊慈加
擁護
佛告阿難汝莫愁惱吾當令尒得免
斯難尒時世尊告女人曰汝關阿難

以為夫耶女言瞿曇實如聖教佛言善女婚姻之法須白父母汝今為問所尊未耶答曰瞿曇父母聽我故來至此佛言若汝父母已相聽許可使自來躬見付授女聞斯言礼佛而退向父母所修敬已畢却住一面白父母言我欲阿難以用為夫唯願垂聽與我俱往親自付之於是父母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女言瞿曇吾親已至尒時世尊即問之曰汝實以女與阿難耶答言世尊誠如聖教佛言汝今便可還歸所止時女父母礼佛而退於是如來告女人曰若汝欲得阿難比丘以為夫者宜應出家學其容飾答曰唯然敬從尊教佛言善來便成沙門鬚髮自落法衣在身即為說法亦教利喜所謂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出要寂善又此欲者衆苦積聚其味至少過患甚多譬如飛蛾為愚癡故投身猛焰而自燒害凡夫顛倒妄生染著為渇愛所逼如逐焰之蛾是故智者捨而遠之未曾暫起愛樂之想時比丘尼聞

說是已心意悅豫意轉調伏尒時世尊知比丘尼心意柔軟離諸惱障即為廣說四真諦法所謂是苦是苦習是苦滅是苦滅道時比丘尼豁然意解悟四聖諦辟如新淨白氎易受染色即於座上得羅漢道更不退轉不隨他教頂礼佛足白佛言世尊我先愚癡欲酒所醉擾亂賢聖造不善業唯願世尊聽我懺悔佛言我已受汝懺悔汝今當知佛世難遇人身難得解脫生死得阿羅漢亦為甚難如斯難事汝已得之於佛法中獲真實果所謂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是故汝今宜應精進慎莫放逸

摩登伽經明往緣品第二

尒時城中諸婆羅門長者居士聞佛度於栴陀羅女出家為道咸生嫌怨而作是言此下賤種云何當與諸四部眾同修梵行云何當入諸豪貴家受於供養如是展轉共議斯事乃至聞於波斯匿王王聞是已極大驚愕即便嚴駕眷屬圍遶前後導從詣祇

洹林下尊去蓋徐步而進頂禮佛足退坐一面佛知衆會心之所念欲決所疑告諸比丘汝等欲聞本性比丘足往昔緣不諸比丘言唯然欲聞汝今諦聽當為汝說諸比丘乃往過去阿僧祇劫於恒河側有園名曰阿提目多花果繁茂池流具足園中有王名帝勝伽是旃陁羅摩登伽種與百千万旃陁羅衆共住此園諸比丘彼帝勝伽有大智慧高才勇猛自識宿命世所為事無不通達我當略說其五功德一者博練四圍陁典秘密之要無不了達二者善解詩書文頌字句長短三者悉知諸論經紀度聲彼岸四者能解世俗祠祀呪術醫藥五善分別大丈夫相如是智慧不可窮盡其王有子名師子耳顏容端正戒行清潔其心調柔仁慈和順衆德具瞻見者歡喜摩登伽王廣教其子經書呪術已所知者悉教授之故師子耳知見深遠亦如其父等無有異帝勝伽王於夜臥中忽生是念我子色貌最為殊勝衆德具足人所宗仰年漸

長大宜為婬妻必當選擇端正良匹才德超絕類如吾子然後乃當而為求之當是時也有婆羅門名蓮花實宗族高美父母真正七世以来淨而無雜通四圍陁才藝寡匹時有國王名曰大與捴領天下威力自在以一聚落封蓮花實令其統領其土豐盛人民殷富彼蓮花實女名本性德貌殊勝猶師子耳帝勝伽王作是念言眷蓮花實其女殊妙吾當為子而求婬之作是念已至明清旦乘大寶轝駕駟白馬栴陁羅共前後圍遶出家北行徙越其國時蓮花實所住處南有一國苑名曰悅樂花果滋茂樹木敷榮泉流浴池淨水盈滿異類衆鳥遊戲其上哀音相和聞者歡悅其園廣博甚可愛樂猶如諸天難陁之園摩登伽王待彼園中待蓮花實時婆羅門亦於晨朝駕駟白馬及與五百婆羅門俱導從圍遶至園遊觀彼婆羅門於其路次教授弟子技藝等事且行誦習而来詣園帝勝伽王見蓮花實安詳而来威德殊特心生歡

善以偈讚曰

如日初出　光明照曜　大士威德
亦復如是　如雪山藥　衆藥中勝
仁者高遠　更無能比　德力深妙
極為嚴顯　猶如秋月　衆星中最
如梵天王　智慧超勝　悉為諸天
所共瞻仰　如天帝釋　一切恭敬
端嚴殊絕　更無能喻　我但略讚
汝之功德　若廣說者　不可窮盡

說是偈已即起奉迎更相慰問然後就坐蓮花實言汝栴陁羅下劣之甚而來至此欲何所為答言仁者世有四事宜應修習何等為四一者本所為事憶而不忘二者應當利安於已三者饒益一切衆生四者務修婚姻之事是以我今故來相造吾有一子名師子耳顏容瑰瑋智慧微妙欲為娉妻仁女賢勝意甚相貪欲託姻媛幸能無意而見許可時蓮花實聞是語已瞋毒熾盛極生忿恚顏容慘結色貌變壞而語之言摩登伽種人所輕賤甚可猥惡如毒如火我今身是婆羅門姓豪勝尊貴更無過者道達

圍陁智慧無比汝今云何欲來毀辱如空中月螢爝光明有目之士咸知其異栴陁羅種比婆羅門尊卑劣亦復如是今汝愚癡不識貴賤不可求處生心悕望汝栴陁羅自有種類何故欲求清勝之人且婆羅門戒行不具不能通達圍陁妙典諸婆羅門不與交遊況汝凡賤乃生是意急可速去不宜久留莫使外人聞斯異言時帝勝伽聞是事已語言仁者金玉殊異土木弊惡貴賤異相一切悉知我今不見諸婆羅門與栴陁羅而有差別何以故汝婆羅門不從空出栴陁羅種獨因地生婆羅門者從胎而有栴陁羅種亦復如是而言殊勝是事不可婆羅門死人所畏惡栴陁羅終亦無欲見若言貴賤而有相異何故生死而無差別汝意當謂栴陁羅者造作惡事兇暴殘害欺誑衆生無慈愍心以是因緣名為卑賤我今當說汝婆羅門所有惡業虛妄之事起於諍訟擾亂賢善造為妖恠占星觀月和合軍陣煞害衆生舉要言之一

切惡事皆婆羅門之所為作汝婆羅門性耆美味而作是言若祠祀者呪羊煞之羊必生天若使呪之便生天者汝今何故不自呪身煞以祠祀求生天耶何故不呪父母知識妻子眷屬而盡屠害使之生天不滅己身但殺羊者當知皆是諸婆羅門欲食肉故妄為是說虛誑之人而言尊勝於理不可婆羅門法有犯四種罪名為極惡非婆羅門何等為四一者煞害諸婆羅門二婬師妻三者盜金四者飲酒唯此四惡名之為罪自餘煞害都無果報而汝法中得煞罪者由斷他命若煞餘人亦名斷命何故煞之而獨无罪乃至飲酒亦復如是當知汝等愚癡无智橫生妄想不可以此名為豪貴又婆羅門犯前四罪至心懺悔還可得滅手持林足著糞掃衣以人髑髏懸其首上如是幟悔滿十二年戒還具足成婆羅門如是愚癡隨逐邪見而生憍慢自謂尊豪由是觀之雖皆平等可以仁女見與吾子時蓮花實聞是語已倍增瞋恚語帝勝

伽汝不思惟妄作是語汝為王者應知三法一國土法二貴賤法三貢稅法世有四姓皆從梵生婆羅門者從梵口生剎利肩生毗舍齊生首陀足生以是義故婆羅門者最為尊貴得畜四妻剎利三妻毗舍二妻首陀一妻如是分別種姓各異汝自卑賤乃至不入是四姓中而言諸姓無有異相違返聖教欲擾乱我可宜速還莫得復語帝勝伽言仁者若說世四姓者皆從梵生而婆羅門獨從口出是以最尊更無過者諸婆羅門何故亦有手足支節及四威儀音聲語言以此因緣知無異相假令異者應當分別譬如蓮花有種種異所謂水陸生花優鉢羅花瞻蔔香花目多伽花摸募鄰花如是等花其色差別香氣亦異而汝四姓不見異相當知皆是妄想分別譬如小兒於路遊戲收聚沙土以為城舍或復名曰是金是銀餅餚米麦而是沙土不以小兒名因緣故便成珍寶汝亦如是愚癡弊心起貢高想尊貴下賤不由汝言即便成

就又婆羅門梵口生者應當慈忍仁愛衆生云何煞害呪咀瞋忿假令四姓皆從梵生即為兄弟云何共為婚姻之事濁禮違理禽獸无別一切衆生隨業善惡而受果報所謂端正醜陋貧賤富貴壽命終夭愚癡智慧如此等事從業而有若梵天生皆應同等何因緣故如是差別又汝法中自在天者造於世界頭以為天足成為地目為日月腹為虛空髮為草木流淚成河衆骨為山大小便利盡成於海斯等皆是汝婆羅門妄為此說夫世界者由衆生業而得成立何有梵天能辦斯事汝等癡𡚁橫生妄想而言尊勝人無信受又婆羅門命終已後獨得生天餘不生者是則為勝而汝經中修行善業皆生天上若修善業便生天者一切衆生悉能行善皆當生天何故餘人而獨卑劣大婆羅門譬如有人生育四子各為立字一名安樂二曰長壽三名無憂四名歡喜雖一父所生皆同一姓而有四名差別之異並間四姓亦復如是雖同

集報煩惱性欲而有四名言婆羅門乃至剎利毗舍首陁名雖不同體無貴賤諸婆羅門學圍陁典恭敬尊重侍生憍慢而復因之以為定性我今當說此圍陁典無有實義易可離散昔者有人名為梵天修習禪道有大知見造一圍陁流布教化其後有仙名曰白淨出興于世造四圍陁一者讚誦二者祭祀三者歌詠四者禳灾次復更有一婆羅門名曰弗沙其弟子衆二十有五於一圍陁廣分別之即便復為二十五分次復更有一婆羅門名曰鸚鵡變一圍陁為十八分次復更有一婆羅門名為善道其弟子衆二十有一亦變圍陁為二十一分次復更有一婆羅門名曰鳩求變一圍陁以為二分二變為四四變為八八變為十如是展轉凡千二百十有六種是故當知圍陁經典易可變易大婆羅門此圍陁典當分散時婆羅門性為隨散壞當猶存耶若今猶存則不應言諸婆羅門因圍陁故性得決定設隨散壞汝云何言婆羅門

性眞實不變是故汝說我獨尊貴餘人卑劣是事不然又婆羅門自恃智慧善能呪術輕蔑他人生豪貴想然今汝等所能知者餘人學習亦得通達當知一切皆悉尊貴何故獨稱婆羅門耶過去有仙名婆私吒其妻即是栴陁羅女產生二子長名爲純二名爲歓皆獲仙道五通具足變圍陁典作宅圖法汝能誹謗此二聖人言非仙耶而汝先言栴陁羅種卑賤下劣何故其息名爲仙乎昔捕魚師捕得一魚剖腹而觀見有一女其色正黑波羅勢仙與共交會生育一子名提婆延五通自在威德具足如斯等比豈非仙耶過去久遠有剎利種名曰毗摩亦獲仙道神力殊勝智慧深達善於言辭悉能教授諸婆羅門若斯之人寧當下賤有剎利女名曰徽塵從婆羅門謂婆持尼生育一子名曰羅摩有大神力通諸經論於戚夏月共母遊行日光炎熾大地斯熱爆其母足不能前進羅摩白言上我肩上然後可去母於爾時不納其語小

復前行猶患抱熱羅摩揵曰若我真實仁和孝敬當令此日自然隱沒作是語已日尋不現毋後採花花皆合閉毋告之曰汝今日沒故花不敷即復揵言若我仁孝日當復出立語已訖日尋顯曜如是等仙非婆羅門神力變化不可限量豈可名爲下劣人耶以是因緣諸姓平等可以汝女用妻吾子聘幣珎異恣意相與

摩登伽經示真實品第三

尒時帝勝伽王語蓮花實仁者善聽我當爲汝斷邪見網開真實路淨善提道起人天行就汝法中有五祠法言斯祠者是涅槃因能生天上何者爲五一煞害人取脂用祭二者刑馬亦以脂祭三廣大祭四普開祭五隨所欲祭此皆虛妄無有真實徒自疲勞長衆惡趣有八善法是真利益必得生天獲衆善報何等爲八一者正信二者修戒三廣行施四樂智慧五常恭敬同梵行者六好多聞七者防護身口意業八常親近諸善知識如是八事是清淨法一切衆生皆應修

昔前七法者悉皆從於善知識所而得聞之是故汝今應當與我共為婚姻就吾修學如斯妙法勿生憍慢失此善利今我復當更為汝說諸姓所起本末次第汝聞是已宜除貢高劫初成時諸衆生類悉能飛行光明殊勝餚饍美味嚴身之具自然而有無造作者其後福盡衆幕消滅是時衆生便修種植壃界分別生我人想或復自恃田稼滋多輕蔑餘人自言豪富由是緣故衆皆名之為刹利種復有衆生不樂居家入於山林修學禪法著弊壞衣乞食濟命清身潔己奉修祠祀由斯因緣咸皆謂為婆羅門種耕種藝植田穡爲務行如此者名曰毗舍劫盜販賣无悲忍心如斯之等名首陀羅時復有人於路遊行其車破壞因便修治名摩登伽唯為農作名曰田夫往來市肆名曰估者如是分別為百千種而其所趣實真無異但假施設為立名字為欲記別諸姓不同就婆羅門亦復分別所謂瞿曇犢子憍踐憍尸迦婆私吒迦葉募

荼毗如是七姓復各分別皆出十種第八名烟更無異姓汝婆羅門雖名一相而得分別劫初衆生亦復如是根本無異別為多姓是故汝今應諦觀察為法利故為斷虛妄求真實故宜以貴女用妻吾子欲有所求必相滿願可速為婚不宜久留

摩登伽經衆相問品第四

時蓮花實聞是語已生大歡喜得未曾有語帝勝伽善哉仁者所說誠諦汝於往昔曾為何等智慧言辞乃能若是修習何行作何功德唯願為我廣宣分別帝勝伽言我念過去曾為梵王或為帝釋亦復曾為淨蓋仙人為婆羅門變一圍陁以為四分於百千劫作轉輪聖王如是生處尊豪富貴於尒所時修習慈悲禪定智慧廣化衆生施作佛事蓮花實言仁者豈讀婆毗多羅神呪不耶答言曾讀汝今善聽吾當廣說此呪本末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我為仙人名曰婆藪五通具足自在無导善修禪定智慧殊勝時有龍王名為德又其王有女字

曰黄頭容色姿美人相具足我見彼
丈起愛著心生此心故便失神通及
禪定法深自悔責即說此呪而此呪
者凡有三章二十一句復有三章唯
有八句汝今善聽吾當宣說
旦提他　菴　浮婆蘇婆　旦婆婆闍婆利
呰被瞿提婆　斯提摩提由鞞　婆羅
提鞞
此即名為婆羅門呪
菴闍致羅　多波藪浮揊　伽呵男婆鞞
摩失多　斡毗羅　旦多羅　毗利多婆
譫提婆婆　失利　尸絺緘　薩闍男憂
波男　婆羅陁斯磨
此即名為剎利神呪
菴質多羅摩醯帝　毗舍竹若　阿他
婆竹若　遏陁多　婆羅毗鞞
此即名為毗舍神呪
菴　阿多波　婆羅多波　示毗陁貪婆利
波睺耽　波貫　陁貪菴羅
此即名為首陁神呪　菴
有形必有欲　有欲必有苦　若能離此欲
定得梵天處
此即名為大梵天王婆毗羅呪

蓮花實言汝姓何等曰姓三無又問仁者汝原何出答曰原從水生汝師是誰答言吾師名迦藍延汝宗族中誰為勇健答曰我門族中凡有三人最為雄猛一名為獨二名為屬三者名曰婆羅陀闍汝同師者為是何人答曰讚誦又問讚詠為有幾變答言六種汝母何姓答曰吾母姓婆羅設如是仁者吾之德行其事若此故我先說一切眾生貴賤不定雖有尊貴而為惡者猶名下賤若卑賤人能為善事便名豪勝是故一切稱尊貴者由修善業不以種族名為勝人汝既知已當除憍慢

摩登伽經說星圖品第五

爾時蓮花實問帝勝伽仁者豈知古星事不帝勝伽言大婆羅門過此秘要吾尚通達況斯小事而不知耶汝當善聽吾今宣說星紀雖多要者其唯二十有八一名昴宿二名為畢三名為觜四名為參五名為井六名為鬼七名為柳八名為星九名為張第十名翼十一名軫十二名角十三名

危十四名亙十五名房十六名心十七名尾十八名箕十九名斗二十名牛二十一女二十二虛二十三危二十四室二十五壁二十六奎二十七婁二十八胃如是名為二十八宿蓮花實言如此宿者為有幾星形貌何類為復幾時與月共俱其所祭祀為用何等何神主之有何等姓唯願仁者重為分別帝勝伽言若欲聞者諦聽當說昴有六星形如散花於十二時與月俱行祭則用酪火神主之姓毗舍延畢有五星形如飛鴈於一日半與月共行麞肉以祭屬於梵王姓婆羅婆紫有三星形如鹿首於一日中與月共俱以果為祭屬於月神即姓鹿氏參有一星一日一夜月須酥以祭係在日神姓則安氏井有二星形如人步唯於一日與月而俱祭必用蜜屬乎歲星亦姓安氏鬼有三星形如畫瓶一日與月而共同遊祭以粇花屬乎歲星姓烏波若柳宿一星半日共月不相捨離祭之用乳屬於龍神因姓龍氏有此七宿在於東方其

七星者五則顯現二星隱沒形如河曲一日及月胡麻祭之屬於鬼神姓賓伽羅張宿二星赤如人步於一日中與月俱行以果爾祭其姓善氏即屬善神翼宿二星形如人步於一日半共月而行鮫魚祭之屬婆伽神姓憍尸迦軫宿五星形如人手一日一夜共月俱行稗粢祭之姓奢摩延屬咀吒神角有一星一日及月以花為祭屬咀吒神姓質多延兔宿一星酥麦麨祭之一日及月屬咀吒神姓日赤式亙宿二星形如羊角於一日半共月俱行以花用祭屬乎火神姓桑邏延有此七宿在於南方房宿四星形類珠貫一日一夜與月共俱酒肉為祭係於親神姓阿藍婆心宿三星其形如鳥一日及月麨米祭之屬天地神姓迦旃延尾有七星其形如蠍一日一夜與月共俱果以祭之屬沙隨神姓迦旃延箕宿四星形如牛步一日一夜而與月俱星俱隨果以用為祭屬於水神姓迦旃延斗有四星形如象步於一日半與月同行挑

花祭之属凶惡神姓伽羅延牛宿三
星形如牛首一時與月而共同行不
須祭祀属於梵天姓於梵氏女宿三
星形如穀麦一日一夜共月而行烏
肉用祀属毗紐神姓迦栴延有斯七
宿在於西方虚宿四星形如飛鳥一
日一夜共月而俱豆麋粟爲祭属婆藪
神姓憍陳如危宿一星一日及月轉
米爲祭属于水神姓
單茶延室有二星形如人步一日一
夜與月共行血肉祠祀其宿属在富
單解神姓闍羅鄰壁宿二星形如人
步一日一夜及月而行以肉祭之属
於善神姓陀闍延婁宿一大星自餘小
者爲之輔翼形如半月一日一夜共
月而行酪飯以祭属富沙神姓八妹
氏奎宿二星形如馬首一日一夜共
月俱行乳糜用祭胃有三星形如鼎
足一日一夜共月而俱胡麻爲祭属
於閻神其姓拔伽有此七星在於北
方六婁羅門我巳廣説二十八宿然
此宿中有於六宿二日一夜共月俱
行所謂畢井亢翼斗壁之等復有五

宿但於一日共月而俱一參二柳三箕四心五者名危唯有牛宿半日及月自餘晝皆一日一夜共月而行東方七宿初起於昴南方七宿初起七星西方七宿初起於房北方七宿初起於虛又此宿中七宿最勝張室亢宿和善翼斗壁畢五宿柔弱女虛危箕房井及氐三宿凶惡參柳與胃四心第五名尾五宿常定一觜二角三名七星四者為柳五者名牛四宿速疾昴觜婁鬼而此諸宿共月合行凡有三種一在月前二在月後三共月俱今當為汝復說七曜日月熒惑歲星鎮星太白辰星是名為七羅睺彗星通則為九如是等名占星等事汝宜應當深諦觀察

摩登伽經卷上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摩登伽經卷下　　思

吳天竺三藏竺律炎共支謙譯

觀災祥品第六

帝勝伽言仁者善聽吾當更說星紀所行善惡之相月離昴宿是日生者有大名稱人所恭敬月離於畢者所生豪貴衆共讃歎月離於觜是日生者喜多忿諍含毒害心月離參星其日孕育多恣飲食美味具足月離於井其日生者倉廩盈溢牛羊殺多月離鬼星生者修善月離柳星生者多欲月離七星生者尊貴月離張星生者短命月離翼星生者持戒月離軫星生者穀益月離角星其日生者善知音樂能造瓔珞月離亢星生善筭數月離互星生為臣相月離房星生者能御及善販賣月離心星生者愚癡其命短促月離尾星生多係亂大有名譽月離箕星生者好定月離斗星生者富貴月離牛星生有名稱月離女星生多榮寵月離虚星生則鬬亂月離危星生者為將月離室星生

為盜賊主月離壁星生者多能和合
馨香月離奎星生多卑賤月離婁星
生能市牛馬月離胃星生多屠煞大
婆羅門我已廣說月離於星生者善
惡今當復說

月離諸星置立城邑善惡之相月離
昴星所立城邑甚有威神多饒財寶
或為大火之所燒害月離畢星所立
城邑其中人民悉修善業多饒財物
習誦經典少於貪欲月離觜星所立
城邑婦女繁多牛羊無數香華瓔珞
具足而有月離參星所立城邑多有
美味及豐財寶其中人民皆悉愚癡
月離井星所立城邑甚有威神多有
財寶飲食穀麥不久亦當而自磨滅
月離鬼星所立城邑雖有惡人於後
必善仁孝修慈延年長壽多有風神
五穀少味月離柳星所立城邑其中
人民悲怨者衆好生鬪諍多有梟鵄
月離七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皆有
智慧及多財物修戒行施孝敬貞潔
月離張星所立城邑多有女人香華
美味具足而有藥穀並茂人民安隱

月離翼星所立城邑多饒財寶人皆愚癡為諸婦人之所欺陵城邑長久不可傾移月離軫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多好諍訟饒有牛馬月離角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盡為婦人之所陵逼雖有財寶為火焚燒月離亢星所立城邑多有財物人民殺多貪殘諂曲月離氐星所立城邑多有威神其中人民善能祭祀其後為兵之所殘滅月離房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仁孝貞和恭敬父兄誦習經典勤能祭祀

月離心星所立城邑豐饒財寶所有人民勤習經術豪強熾盛月離尾星所立城邑多饒財寶及以美味其中人民性多暴惡其後為土之所傷害

月離箕星所立城邑多有財寶其中人民貪欲愚癡月離斗星所立城邑多饒財寶五穀豐熟其中人民勤於習誦呪好鬪諍月離女星所立城邑多饒財寶無有粟麥其中人民少有疾病善能和順月離虛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隨順婦人多有衣服嚴身

瓔珞男女慮欲月離危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意多語曲貪欲無猒其後為水之所漂流月離室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皆悉安樂性多妬嫉好畢戰業月離壁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漸漸增益多饒財帛好於布施月離奎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豐饒牛馬財寶无量月離婁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安樂無疾男女端正月離胃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皃惡不淨多喜諍訟受諸苦惱大婆羅門今我所說量立城邑盡依星品善惡必應宜應觀察而習學之大婆羅門月離於星量立城邑如上所說

吾今更宣月在諸宿天雨之相夏月在昴若有天雨必多周遍地上水深二尺八寸多則陰雨十日乃止夏月在女及在室星若有雨者秋必多澤火勢猛盛夏月在畢若有天雨二尺一寸宜種下田賊盜並起唯有二疾患眼與腹秋獲果實夏月在觜若天有雨二尺八寸秋水勢盛無有攻伐行路清淨皆无所畏人民安樂夏月

在參天雨八寸宜種下田所有財物當容藏隱其年饒賊應嚴兵仗及有三疾身熱上氣咽喉疼痛幼者多死夏月在井天雨四尺於其年中雲雨極多雨十四日中間不息兵刀連起煞害滋多夏月在鬼若天有雨一尺五寸宜種下田雨澤以時秋稼成熟貴賤交諍禽獸暴亂及有三疾一瘡二癰三者患疥夏月在柳上天降雨二尺一寸宜種下田惡風猛威隣國諍訟諸稼成熟夏月在七星注雨九寸秋多苗實胎者傷殳死三者衆夏月在張若天降雨二尺七寸其年秋實為他所食人民多疾胎者安全夏月在翼有雨善惡如在張說夏月在軫若天有雨九尺二寸其年諸稼為禽鳥所害雨澤甚少秋不成實夏月在角若天有雨二尺三寸夏雨甚少秋則滋多兵少止息人民安樂夏月在亢若天有雨二尺一寸盜賊並起高卑無異夏月在氐有雨四尺高下皆成兵火俱盛禽獸殞傷夏月在房有雨一尺秋苗成熟人民相禍仁義

都棄夏月在心若天降雨一尺六寸
其年多疾不宜騎乘爲馬之人及與
刀兵夏月在尾天若有雨一尺八寸
秋禾成熟四方賊累有三疾起一者
患眼二者患癰三者患胷花果繁茂
兵戈不興夏月在箕有雨二尺前旱
後澇秋則成熟有二種疾患腹與目
夏月在斗有雨七尺宜種高田水極
暴盛其年藥蔡悉皆成熟有三疾起
如在鬼說夏月在女有雨三尺水雨
不時秋水盛長依水居者皆多死亡
刀兵流行夏月在虛上天降雨一尺
七寸宜種下田有癰疾生刀兵亂起
夏月在危有雨五寸宜種下田秋則
成熟內外兵亂在城邑者攜將妻子
逃走他方夏月在室有雨三尺初旱
後澇花果凋落秋食不登盜賊累起
橫病流行婦人多死夏月在壁若天
有雨四尺五寸水雨流溢墻壁崩倒
有四種疾患下目痛咳嗽身熱幼死
者衆宜種高田花果繁茂夏月在奎
若天有雨三尺二寸宜種下　田秋稼
成熟兵戈不起夏月在婁若天有雨

一尺二寸宜種下田兵盜並起夏月在胃有雨四尺宜種高田其年荒儉刀兵必起父遠子逆兄弟相害如此皆名雨相善惡

時帝勝伽語蓮花實言大婆羅門今我更說日月薄蝕吉凶之相汝今應當善諦者心月在昴宿若有蝕者中國多灾禍難必起月在畢宿而有蝕者普遭患難灾亂頻興若在觜蝕大臣誅戮乃至參井亦復如是若在柳宿依山住者皆當灾患及與龍虵無不殘滅月在七宿若有蝕者種甘蔗人當被毀害在張蝕者怨賊降伏在翼而蝕近陂澤者亦悉衰落若軫蝕者守護城邑及防衛者皆悉亡壞在角蝕者飛鳥毀滅在亢蝕者富豪男子亦當惱害在氐而蝕近水住者皆有灾難月在房蝕商估之人及以御者一切皆當無利益事在心蝕者如在觜說在尾蝕者行人多死在箕蝕者乘騎為馬若斯之人亦當墜落在斗蝕者亦復如是牛星蝕者出家之人及南方者禍患滋多在女蝕者怨

賊消滅牧馬之人皆當殘毀在虛蝕者北方之人並悉破壞在危蝕者敢能呪術祠祀之人皆當傷害在室蝕者爲吞瓔人亦皆毀壞在壁而蝕知樂者養若在奎蝕諸乘船者亦不利益在婁而蝕市馬者死在胃而蝕田夫王族此則名爲薄蝕之相如其體性我已分別

帝勝伽言仁者當聽我今復說月在衆星所應爲事月在昴宿應爲祭祀愛於爵位蓋屋宅買衆雜畜調習牛馬作金石器造爲溫室宜種花建立墻壁遷居洗浴著新淨衣不宜織總諍訟繫閉應修道路宜爲金銀銅鐵之器其日若雨必不周遍是日生者性多躁急武技長壽懃於祭祀月在畢日宜應耕墾婚姻蓋宅出財調獸裁衣等事不宜責鍛闘戰造酒其日雨吉生者慈悲多欲貪味豐有財物壽命延長月在觜日宜爲市會遣使塗舍植樹造蓋建殿治路著樊敬衣瑩飾瓔珞宜祭神祇其日有雨普皆周遍生者怯弱好眠多欲聰慧

有智月在參日宜應責斂治井河渠買於犢牛豎脂造酒及笮甘蔗甚忌凶事其日雨者水必流溢生者好田性甘肉味月在井日宜造瓶器剃髮受戒移處異居不應進藥其日雨吉若有生者多欲少食好為衆事月在鬼日宜服妙藥著新淨衣洗浴祭祀豎立臣位貫身瓔珞剃髮造蓋此日生者為人賢善壽命延長月在柳宿宜建凶事造墻市肆堰水立橋其日若雨多有蚕虫後雨減少此日生者性多弊惡好瞋短壽月在七星宜植雜糓立倉和怨種芸造犁祭祀葬埋其日有雨秋必成實若有生者愛親好欲長命多食鬪戰必勝不宜凶事月在張宿宜造瓔珞著新淨衣種植果木造立市肆宜為善事當宅雇人此日生者少髮端正其日有雨秋多成實月在翼日一切事吉是日生者端嚴殊特聰慧強識亡失還得其日有雨秋稼成熟月在軫宿一切皆吉宜調象馬授官造池不利竊盗其日有雨必當流溢生者勇健盜而多智

長壽少病月在角宿宜當裁衣造於瓔珞鬪軍布陣撿藏倉庫服藥醫船乘作妓樂營奏畫其日有雨必不周遍此日生者聰明多智善能瞻相恒好田獵性多輕躁壽命長久情好貪欲月在亢宿宜調象馬造於樂器暜娉嫁娶不宜出外追逐怨惡其日有雨後必多風此日生者聰明多疾性剛武勇

月在氐日宜為種植果及稻麻造舍洗浴不宜植豆其日若雨於後少水此日生者端正多智少於繼嗣踈性貪味喜樂善人月在房宿日宜出財物云者易獲其日生者多贍親戚樂行福業此日有雨必當瀑漲月在心宿宜登天位建立城邑官事通易云者難獲其日生者必為長子多智長壽通達經論調伏為馬宜立宰守被傷者死不宜因事其日雨吉月在尾宿宜種果蔬責穀祭祀療治衆病身服瓔珞餘者皆凶宜造酒藥其日生者多有繼嗣豊財長壽所失難得其日雨善月在箕宿宜治河渠種植花

果建立園圃宜出家人自餘皆凶所
失難獲其日生者長壽端正孝順慈
仁月在斗宿不宜忿諍不服新衣取
錢祭祀其日生者孝敬寡言博練衆
典失者易得其日雨善月在牛宿如
斗星說月在女宿宜誦經籍立臣祭
祀閱軍出師是日生者少疾多智聰
明孝順其日雨吉所失忘獲月在虛
宿衆事皆善此日生者聰慧多識饒
財柔善所失難得其日有雨於後少
水月在危宿宜應進藥祭祀神祇出
財市易宜種麻麦不應遣使置位植
藥所失易得其日生者性多躁急月
在室宿宜為凶事傷失難得其日所
生豪貴和睦其性暴急此日雨吉月
在壁宿不宜南行餘事不吉其日生
者尊貴長壽名稱高遠此日有雨所
云滋多月在奎宿宜出金銀穀麦財
物立舍造酒不宜營橋造藥治路和
合春藥著新淨衣其日生者出家修
福憐愍衆生拯拔窮乏和協親族其
日宜雨所失還得宜造馬廐月在婁
宿宜造溫室置立馬廐調伏車為出

入財賄宜植禾稼當進妙藥療治衆病其日生者聰明端正終獲榮寵少病剛武其日宜雨所失易得月在胃宿宜造凶事班位雇人不宜嫁娶其日生者强取財貨多僞少實无量雜惡貪欲諂曲皆集其身所失難得病難除愈不宜出遊乃至降雨宜祭神祇大婆羅門吾今更說地動之相汝應善聽凡地動者必多兵起其一地動三大亦然三月地動不過一旬當有兵起四月地動者亦如上說五月地動二十五日便有兵起六月地動七十五日便有兵起七月地動不過百日便有兵起八月地動至六十日便有兵起九月地動至九十日便有兵起十月地動五十五日便有兵起十一月地動不過百日便有兵起臘月動者如上所說正月地動至九十日便有兵起二月地動至三十日便有兵起一歲之中月月地動地動之處城邑空曠逃走他國或依曠野經十五年而還其家我今復說月在衆宿地動之相月在昴宿而地動者火勢熾

盛焚燒城邑金銀工作悉皆衰滅生
者盡死月在畢宿而地動者懷孕婦
人胎多夭殤諸果凋落飢饉疾疫兵
刃相害死者甚衆及諸國王亦當衰
損月在觜宿若有地動藥木不茂隱
山學士懃祭之人皆當死滅月在參
宿有地動者草木萎死苗稼毀落行
人小王盜賊等死月在井宿而有地
動依山住者工作之人皆悉凋弊月
在鬼宿而地動者商主軍師遠行估
客近山諸王皆當云滅多於災雹傷
害苗稼月在柳宿而地動者龍虵蟄
虫飛鳥走獸和合毒者當被傷害月
在七星有地動者諸王有災祭祀斷
絕豪姓大智作樂者衰月在張宿而
地動者四時調和税奪人物修戒者
衰月在翼宿而地動者諸商價人依
山住者并大臣衰月在軫宿而地動者
凡師醫人軍主善筭如斯之等皆當
殘毀月在角宿而地動者如軫所說
月在亢宿而地動者諸有盜賊樂入
屠者行客爲馬依山住人皆當衰滅
月在氐宿而有地動山崩木落惡風

暴起雹傷禾稼月在房宿而地動者
盜賊多死諂媚人衰父違子逆不相
隨順月在心宿而地動者大王有災
鳥鳥走獸勇健者衰月在尾宿而地
動者二足四足在山穴者皆當衰弥
其年荒儉乳者乾枯山石崩倒月在
箕宿而有地動在水諸獸亦豪姓大富
有智慧者悉皆衰滅月在斗宿而地
動者銅鐵鉛錫造作之者及諸貧賤
皆當衰盡村營移徙月在女宿而地
動者王人誦人小國王等皆當衰滅
月在虛宿而地動者聚落分散富人
射人長者等衰月在危宿而地動者
為馬諸畜多有疫死象御人衰月在
室宿而地動者畜養豬豕屠殺雜類
依恃山河凶惡之人衰月在壁宿而地
動者餘福之人及依水者皆悉衰滅
月在奎宿而地動者刀兵大起損害
國土客强主弱月在婁宿而地動者
兄弟相害胎者夭殤三災流行大惡
雲集月在胃宿而地動者盜賊多死
果木不成餘如前說三大之相今當
分別地動之後於七日中若有赤雲

日月無光流星飛行是名火動非是災怪於七日後若有大雨宜多種植其年豐實無有災惡若地動後七日之中雲東西行形似魚鼈其色正黑隱蔽日月是名水動其年多水宜植高田其餘災異如星所說若七日後有大風起日月光赤是名風動其年兵興不宜出師火甚熾盛焚燒傷害加時地動害諸國王爲馬車乘午時動者害諸大臣未時動者害衆離畜及種田者酉時動者害諸盜賊及諸僕使子時動者害貧賤者及與婦人月初旬動害於商人中旬動者害豪勝人及童幼者下旬地動爲災尠少

摩登伽經明時分別品第七

大婆羅門我今更說晝夜分數長短時節汝當善聽冬十一月其日最短晝夜分別有三十分晝十二分夜十八分五月夏至日晝十八分夜十二分八月二月晝夜停等自從五月日退夜進至十一月夜退日進至於五月日夜進退亦一分進亦一分退月朔起於初月一日其月起於二月一

日節氣起春我當復說剎那分數婦
人紡綖得長一尋是則名為剎那時
也六十剎那名一羅婆三十羅婆名
為一時此一時者日一分也凡三十分
為一日夜此三十分各有名字日初
出分名曰四月二月一日日初出時
人影長於九十六尋第二影長六十
尋第三名富影長十二尋第四名屋影
長六尋五名大富影長五尋六名三
圓影長四尋七名對面影長三尋第
八名共於日正中影共人等第九名
尺影長三尋第十名勢影長四尋十
一名勝影長五尋十二大堅影長六
尋十三婆修影十二尋十四端正影
六十尋十五函惡影九十六尋此是一
日十五分名曰浸名惡二名星現三
名杖攝四名安隱五名無邊第六名
忍七名羅剎第八名眠第九名梵十
名地提十一鳥鳴十二名才十三名
火十四影足十五近聚此是晝夜三
十分名是三十分名一晝夜三十晝
夜名為一月此十二月名為一歲也
大婆羅門今復說漏刻之法如人瞬

須名一羅婆此四羅婆名一迦嗥四十迦嗥名一迦羅三十迦羅則名一刻如是二刻名為一分一刻用水盈滿五升圓筩四寸以承甁下黃金六銖以為此筩漏水五升是名一刻如是時法我已分別今說里數由旬之法七微塵名一細七細名一塵七塵為一兎毛七兎毛名一羊毛七羊毛名一牛毛七牛毛名曰一蟣七蟣名一虱七虱名一麦七麦名一指十二指名眦多悉提二眦多悉提名一肘四肘名一弓千弓名一聲四聲名一由旬我今復說斤兩輕重十二麦名一大豆十六大豆名修蹉那重十二銖二十四銖名為一兩十六兩名為一斤二兩名一婆羅二婆羅名一掾二掾名一掬六掬名鉢悉他二十四婆羅名摩伽陁鉢悉他如是廣說斤兩數法大婆羅門我今復說月在衆宿病者輕重宜應善聽月在昴宿有得病者酪飯祭火四日乃愈月在畢宿其得病者以香祭火五日後愈月在觜宿有得病者豆麋祭月八日方愈月在

參宿有得病者當以乳糜祭四道神十日得愈月在井宿其得病者香花祭日八日得愈月在鬼宿有得病者花祭歲星五日除愈月在柳宿得病多死不宜療治月在七星病者至困以胡麻糜祭其先人八日乃愈月在張宿其得病者香花祭神七日乃愈月在翼宿至惡難差月在軫宿其得病者香花祭神五日除愈月在角宿其得病者豆糜祭神八日得愈月在氐宿其得病者極惡難治二十五日乃可得愈宜花祭神月在亢宿有病者重經十九日乃可除愈宜花祭神月在房宿其有病者經十五日以酥祭神乃可得愈月在心宿有得病者經十二日極重難治宜以香花祭天帝釋乃可得愈月在尾宿其得病者經二十日胡麻祭神乃可除差月在箕宿病經八日應以麻糜祭於水神月在斗宿病經七日宜以乳糜用祭諸神月在女宿病至難治經十二日花祭山神乃可除愈月在虛宿經十二日宜以酥糜香花祭神月在危宿

病十三日宜酥乳糜用祭水神月在室宿病者難治月在壁宿病經七日花祭竈神然後可愈月在奎宿病者必經二十八日宜以香花祭於神祇月在婁宿病者必經二十五日麦粥祭神後可除愈月在胃宿病者難治是則名為月在衆宿病輕重相大婆羅門我今復說月在諸宿被囚執者解脫遲速月在昴宿被囚執者三日必免畢宿亦然觜星被執二十一日然後得免參十五日井宿七日鬼宿三日柳三十日七星十六日張宿十日翼宿七日軫宿五日角宿七日亢宿十日亞二十六日房十九日心十八日尾三十六日箕十四日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宿皆十四日而後得免婁宿三日胃宿被執難可得免是則名為月在衆宿繫閉遲速我今復說黑子之相

婦人項上有黶紫色夫必為王其色若黑乳間有報夫為將軍扇間有黑報黶在頸經歷五夫衣食不乏頰上有黑報黶在背孫寡歷年夫難可得

月上黒者報魔在腰强記博識上唇有黒報魔在手爲人欺誑下唇有黒報魔在下性多婬泆不乏飲食頤上黒者在下有報自然饒饍無所乏少大婆羅門我今復說月會諸宿六月中旬月在女宿末在七星其一月中晝十七分夜十三分尒時當樹十二寸表量日中影長於五寸七月中旬月在室宿末在於翼晝十六分夜十四分影長八寸八月中旬月在婁宿末在於亢影十三寸晝夜各分爲十五分九月中旬月在昴宿末在於房影十五寸晝十四分夜十六分十月中旬月在觜宿末在於箕影十八寸晝十三分夜十七分十一月中旬月在鬼宿末在於女中影則有二十一寸晝十二分夜十八分臈月中旬月在七星末在於危影十八寸晝十三分夜十七分正月中旬月在翼宿末在於奎影十五寸晝十四分夜十六分二月中旬月在角宿末在於胃影十三寸晝夜十五爲三十分三月中旬月在亢宿末在於畢中影十寸晝十

六分夜十四分四月中旬月在心宿末在於參中影七寸晝十七分夜十三分五月中旬月在箕宿末在於鬼中影四寸晝十八分夜十二分如是等名月會宿法我今更說出閏之要於十九年凡有七閏五年再閏其日五月至於十月盡皆南行夜增一分日減一分從十一月至盡四月皆復北行晝加一分夜減一分月形增損由日遠近日月熒惑辰星歲星太白鎮星是為七曜其歲星者於十二歲始一周天其鎮星者二十八歲乃一周天太白歲半始一周天熒惑二歲始一周天辰星一歲乃一周天凡歲三百六十五日四日一周天月三十日乃一周天此是七曜周天數法我今更說二十八宿所主之者昴主帝王畢主天下觜主曠野并及大臣參并亦然柳主龍虵依山住者七星主於種甘蔗人張主盜賊翼主坐人軫星主於城內居士角主飛鳥亢主出家修福之者氐主水人及與重獸房主商價及以御人心星所主如昴觜說

尾主行人箕主乘騎升如上説牛主南方赤炎盜賊及戲笑者虛主中土危主醫藥合塗香者壁星唯主能作樂者奎主乘船妻當市馬胃主耕種如是分別星紀所屬是時蓮花實聞是語已讚摩登伽善哉仁者所言誠諦今以吾女用妻卿子不須財物可為婚姻諸婆羅門聞是語已咸生瞋恚而作是言云何以女與此下賤時蓮花實告弟子言法無二相恚皆同等汝今勿生矯慢之心語帝勝伽汝可受承當與卿女時摩登伽成婚姻已歡喜而去諸比丘時摩登伽我身是也蓮花實者舍利弗是師子耳者阿難是也尒時女者今性比丘尼是以於往昔日曾為夫妻愛心未息今故隨逐說是經時六十比丘遠塵離垢得阿羅漢諸婆羅門得法眼淨佛說是經已波斯匿王及四部衆歡喜奉行

摩登伽經卷下

此卷第三紙第二十行月離女星之

上丹藏有注云脫牛宿按曰下此注者曾未知西域唯用二十七宿凡言脫者言其容有而無彼本不用經無理然何云脫耶如執函文殊師利宿曜經中凡有七段重明宿曜段段唯有二十七宿而無牛宿景風注云唐用二十八宿西國除牛宿以其天主事之斯其證也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雜藏經

東晉平陽沙門 法顯 譯

佛弟子諸阿羅漢諸行各為第一如舍利弗智慧第一樂說微妙法目連神足第一常乘神通至六道見衆生受善惡果報還來為人說之目連又一時至恒河邊見五百餓鬼群來趣水有守水鬼執鐵杖驅馳令不得近於是諸鬼逕詣目連所礼目連足各問其罪因緣有一鬼白目連言大德我受此身常患熱渴先聞此恒水清涼且美歡喜趣之入中洗浴而便沸熱舉身爛壞若飲一口五藏燋爛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報言汝先世時作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欺誑以求利養迷惑衆生失如意事是故今日雖聞此水清涼且美到不如意此是惡行花報後方受地獄苦報

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常為大狗利牙赤目來噉我肉遺有骨在風還吹

起肉續復生狗復來噉我常受此苦
何因緣故尒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
天祠主常教衆生殺羊以血祠天汝
自食肉是故今日以肉償之此是惡
行華報後方受地獄苦果億百千倍也
復有一鬼白目連言大德我常身上
有糞遍塗湯亦復噉之何因緣故受
如是罪目連語言汝前世時作婆羅
門惡邪不信罪福有乞食道人意不
欲使更來即取其鉢盛滿中糞以飯
着上持與道人道人得已持還本處
以手食飯糞污其手是故今日受如
此罪此惡行華報後方受地獄苦果
復有一鬼白目連言大德我腹極大
如甕咽喉手脚甚細如針不得飲食
何因緣故受如此苦目連荅言汝前
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横
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飢困衆生由是
因緣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
方在後也
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常趣圂欲食
糞有大鬼捉杖驅我不得近廁口
中爛臭飢困無賴何因緣故受如此

罪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佛圖主有諸白衣賢者供養衆僧供設食具着有客僧来汝便粗設麁供客僧去已自食細者以是因緣故糞尚叵得何況好食此是華報耳後當受地獄果

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身上遍滿生舌斧来斫舌斷續復生如此不已何因緣故尒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道人衆僧差作蜜漿石蜜堅大難消以斧斫之盜心噉一口以是因緣故斧還斫舌

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常有七枚熱鐵丸直入我口入腹五藏燋爛出還復入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沙弥行果蓏子到師所散其師故偏心多與賓長七枚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後受地獄果

復有一鬼白目連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燋爛何因故尒目連荅言汝前世時與衆僧作餅盜心取二番挾兩腋底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花報後方受地獄果

復有一餓鬼白目連言我丸極大如

甕行時擔著肩上住則坐上進止患
苦何因緣故介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
市令常以輕稱小斗而與重稱大斗
而取常自欲得大利於己侵剋餘人
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
方在後也
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常兩肩有眼
胷有口鼻常无有頭何因緣故介目連
荅言汝前世時恒作魁膾弟子若殺
罪人時汝常有歡喜心以繩著髻挽
之以是因緣故受如此罪此是惡行
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也
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常有熱鐵針
入出我身受苦無頼何因緣故介目
連荅言汝前世時作調馬師或作調
為師為馬難制汝以鐵針刺脚又時
牛遲亦以針刺是故受罪如是此惡
行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耳
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身常有大出
燋熱燠惱何因緣故介目連荅言汝
前世時作國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
幸愛常生妬心伺欲危害值王卧起
去時所愛夫人眠猶未起著衣即生

惡心正道作餅有熱麻油即以灌其腹腹爛即死以是因緣受罪如是

復有一鬼白目連言常有旋風迴轉我身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緣故介目連荅言汝前世時常作卜師或時實語或時妄語迷惑人心不得隨意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在後

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身常如塊肉無有手脚眼耳鼻等恒為虫鳥所食罪苦難堪何因緣故介目連荅言汝前世時常與他藥墮他兒胎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耳

復有一鬼白目連言常有熱鐵籠籠落我身燋熱懊惱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荅言汝前世時常以羅網槍捕魚鳥是故受如此罪此是惡行華報苦果在後

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以物自蒙籠頭亦常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緣故介目連荅言汝前世時婬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主捉縛打殺或畏官法戮之都市常懷恐怖相

續是故受此罪此是惡行華報後方受地獄果耳

復有一鬼問曰我受此身肩上常有銅瓶滿中洋銅手捉一杓取自灌頭舉體燋爛如是受苦無數无量有何因緣罪咎如此目連答言汝前身時出家爲道與僧飲食以一酥瓶私著餘處有客道人來者不與之去巳出酥行與舊僧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此人藏隱雖與不等由是緣故受此罪也

目連復見一天女坐一蓮華上縱廣百由旬此華獨妙殊於餘者所欲資生之具堂殿飲食隨念欲得盡從華出進止隨身目連問言作何善行受報如此天女答言迦葉佛滅度後遺全舍利諸弟子輩建七寶塔高廣四十里時我作女人出見寶塔中佛像相好信敬情發念佛功德脫頭上華奉獻於像以是因緣故受報獨妙如此

舍利弗夏歲熱時遊行至菴羅園中有一客作人汲井水溉灌於樹此人於佛無有大信見舍利弗發小信心

喚舍利弗言大德來脫衣樹下坐我當以水洗之不失溉灌無相利益於是舍利弗脫衣受洗身得清樂隨意遊行此客作人其夜命終即生忉利天上有大威力次釋提桓因便自念言我何因生此自觀宿命信心微薄因客作溉灌計水洗浴舍利弗我若信心純厚知必有報故設浴具以為供養自惟為功雖少以遇良田獲報甚多即詣舍利弗所散花供養舍利弗因其淨信之心即為說法得須陀洹道

目連復見一神身體極大有金色手五指常流甘露若有行人所須飲食資生之具盡從指出恣而與之目連問言汝是何天福報功德奇特乃尒天王答言我非忉利天王乃至非第六天王亦非梵天王我是大鬼神乃依其國大城住為遊行觀者故來至此目連問言汝作何善行得如此報答言彼國大城名曰羅樓我昔在中作貧女人又織毛縷囊賣以自活居計轉貧屋舍壞盡遂至陌頭近一大

富好施長者家織裹自活日欲中時若有沙門婆羅門持鉢乞食問我言某長者家爲在何處我心貪貴无有虛妄歡喜舉手指示其家言彼處去彼處去日時欲過勿復餘求以是因緣故得報如是貧女人以隨喜心助行施者得報如此何況實行布施者也

佛在世時有五大國王迦葉佛時爲善知識出家爲道釋迦文佛出世皆得道迹今說一王得道因緣國名賖提王名憂達那其國殷富人民熾盛王有二万夫人第一夫人字月明容儀端正王甚愛敬王時大會作衆伎樂命月明儛月明夫人衣以上服金銀名寶瓔珞其身儛甚奇雅悅衆歡情王善能相見其夫人將終相現不過半歲奄然殞逝恩愛離苦憂感不其憂惱隱而不說慇懃重問王便荅言汝壽命短將終不久愛離之情是故愁耳月明白言夫生有死自世之常何獨憂耶若顧隆念但相告示見放出家王善其言聽其入道王欲證

明果報增益信心與之結誓語言汝若出家持戒思惟設來成道必生天上生天上已還至我所聽汝出家月明即許其誓於是與諸比丘尼即度將去以貴重能捨五欲多來問訊恭敬供養妨其道業是故遊行諸國從出家日數滿六月持戒清淨懃思惟道厭惡世間得阿那含道於一聚落命終即生色天上觀昔因緣於王有要要趣夲誓觀王沒於五欲癡疾難化直余而往無以感發宜以恐逼余乃降伏便自變身作大羅剎衣毛振豎執五尺刀因王夜靜臥去之不遠在虛空中王覺已甚大怖畏語言汝雖有出眾千万今唯屬我不得自在死時已至何緣得濟王即報言我無因緣惟恃夲所作善修心清淨死生善處天可之言如此因緣審為可恃更無餘理王便問言汝是何神使我大生怖畏退縮天答言我是月明夫人王放出家思惟離欲生色天上今來赴要王言汝雖說此我猶不信復汝夲形余乃可信天即變形如夲月明

衣裳服餝如本在王邊立王欲心發即趣欲捉月明念言此人欲態不淨何可近之於是即還上昇虛空為王說法語王此身無常彈指叵保譬如朝露日出則滅不惟無常貪著於身王不見威年華色老所吞滅諸根朽邁目視不明耳聽不聰形敗腐朽無所復直譬如釀酒瀎取淳味糟無所直是身既老无可貪樂唯有死在是身既生死常與俱王不見胎中死者出胎死者壯時死者老時死者是身危脆死賊常隨須臾叵信身心火然但是衆善心有三毒憂惱身有寒熱飢渴衆患而不生猒貪著我身宮人妓女華色五欲國財妻子悉非我有死至之時无一隨去身自尚棄何况餘物生死憂喜無一可奇凡細愚闇逕涉五欲迴流生死莫知出路王是智人何不猒離出家求道王時善心生許其出家月明重化之曰若當出家當求好師當聞妙法聞妙法已愛而修行日夕精進翹懃勿懈說此語已忽然不現王至天明禪位太子捨離

五欲投迦旃延出家為道時人以其國王捨重榮利求正真道臣吏人民多來供養恭敬問訊好修道業於是遊行至摩竭國佛為說法得阿羅漢道諸根靜默無所求欲執持瓦鉢入王舍城乞得宿飯齋還林中坐草而食洴沙王出遊遇見詣林問訊汝本為王出入營從椎鍾鳴鼓人民聚落貢輸庫藏珍奇資生自然今作乞兒獨行乞食豈可樂耶汝還罷道相與分半國治道人答言我大國王聚落甚多今復何緣捨大就小非我所宜洴沙王復問汝本食以上味感以寶器今執瓦鉢乞殘宿食不亦難乎汝本為王勇夫將士侍衛今日單獨豈不恐怖汝本在深宮夫人后妃妓女娛樂好聲妙色盈擾耳目坐以寶牀敷以綩綖細褥今日飄然獨宿林野臥敷草蓐豈不苦哉道人報言我以此知足無所貪樂洴沙王言汝是可憐之人道人答言汝是可憐人非我也所以者何汝為五欲所纏恩愛所驅使不得自在我今心意靜說無欲

自在快樂種種為洴沙王說法已王
即還去問曰此四衆皆好佛道欲行
菩薩三事有欲一日一夜行者有欲
七日行者乃有終身行者為得幾許
福耶荅曰此問甚深吾不能荅唯佛
能知此福多少自捨如來不能了也
如月氏國王欲求佛道故作三十二
塔供養佛相一一作之至三十一時有
惡人䦨王王心退轉如此惡人云何
可度即時迴心捨生死向涅槃作第
三十二浮圖以求解脫由是因緣成
羅漢道是故此寺名波羅提木叉秦
言解脫生死自尒以來未滿二百年
此寺今在吾亦見之寺寺皆有好形
像王去世後一人得菴羅樹花其色
如金是人得好花欲為首餝即自惟
念此頭無常壞時狐狗食噉糞土同
流何用嚴餝即持入佛塔見佛像相
好心生念言此是釋迦牟尼佛像相
好續念佛功德佛是一切智人大慈
大悲十力四無所畏等功德念已心
熱毛竪即以華上佛上佛已念言雖
聞佛說一華供養必得大報不知齊

隨多少即出見勸化道人問言以一
花散佛得幾許福德荅言我猒世苦
捨五欲出家受戒而已不讀經書如
此深事我不能知當問讀經聰明者
即往問讀經道人荅言我如畫師隨
所聞見無有天眼神通不能知見善
惡果報即示坐禪道人可往問坐禪
道人上坐是六通羅漢必知此事即
便往問念佛功德心熱毛竪以一花
散佛得幾許福德阿羅漢即爲觀之
捨此身已次第受天上人中福德一
世至千万億世從一大劫乃至八万
大劫福猶不盡過是以往不能復知
阿羅漢自以衆所推舉一花果報云
何不知即語此人尒往語已遣化身至
兜率天上詣彌勒所具稱賢者所說
表之彌勒得幾許果報彌勒荅言不
能知正使恒河沙等一生補處菩薩
尚不能知況我一身所以者何佛有
無量功德福田甚良於中種種果報
无盡待我將來成佛乃能知之

佛說雜藏經

五母子經

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

昔者有阿羅漢在山中奉行道業有一小兒年始七歲大好道法辭母出家求作沙弥隨大沙門於山中學道給師所須誦經行道時无有懈至年八歲得慧眼能通視無極耳能徹聽天上天下所為善惡皆聞知之身能飛行所在至到能分一身及人自化無所不作自知宿命所從來生及人民蚑行蠕動之類所經歷善惡之道皆悉知之先世宿命為五母子時便坐自笑其師問何等而笑沙弥荅言無所笑也師曰是山中亦无歌唱伎樂汝笑嗤我耳沙弥荅言不敢笑師但自笑耳我一身為五母作子母皆為我晝夜啼哭感傷愁毒不能自止常念子憂思未常忽忘我自念一身而憂毒五家以是笑耳不敢笑師我與第一母作子時並隣亦復生子與我同日而生其子出入行步我母見之便悲念我子在者亦當出入行步

如是愁毒淚下如雨悲言念子我為
第二母作子時我短命又早死我母
見人乳兒便念乳我悲哀滂泣言念
我子我為第三母作子時我年十歲
復少死母臨食悲哭泣淚言念我子
在者亦當與我共食捨我死去使我
獨食哽咽言念我復為第四母作子
時我薄命先死我等輩娶婦我母見
之即念我子在者亦當為子娶婦言
我何負蒼天而殺我子復為第五母
作子時我始年七歲好道辭家捨母
隨師入山求道得羅漢道我母日日
啼哭言我生一子隨師學道不知所
在飢飽寒溫不知生死不復相見愁
毒言念我子是五母適共一會各各
言云我子相對啼哭不能相止是我
一身一魄展轉而與五母腹中作子
固疑惑人而使衆悲哭發狂但共念
我一身耳各欲自殺是故笑耳發念
世間凡人不知死當有所至坐皆共
言死耳凡人何能知死當有生作善
自得其福作惡得其殃不有所遺人
在世間皆為惡業无所畏難死後當

入泰山地獄中苦痛極哉後悔無所
復及我猒世間勤苦故辭父母入山
精進求道今我目見畜生餓鬼地獄
中代之恐怖今被蒙佛恩得聞經法
今我日夜憐傷五母不能自脫反憂
我所求願皆以得念世間人展轉相
生亦復相笑無有休息身皆歸土塊
當所作隨其善惡皆不能自拔斷其
恩愛能離貪欲可得度脫我以不復
興生死會我恨身以斷如人不種當
涅洹道寂樂長復與勤苦爲師說之
已便飛去

佛說五母子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沙弥羅經

失譯附三秦錄　思

昔有小兒名曰沙弥羅年始七歲意好道德隨一沙門為作弟子處在山中給師所使誦念經法心不懈怠至年八歲得何羅漢道眼能洞視所見无極耳能徹聽天上天下所為善惡皆悉聞之身能飛行在能至到能分一身變作万身自在現化無所不作自知宿命所從来生及諸人物蚑行蠕動皆悉知之坐見宿命為五母作子時便自笑時師顧問語沙弥羅汝笑何等此閑山中亦無歌舞汝笑我耶沙弥羅言不敢笑師我還自笑一神受身為五母作子五母為我晝夜啼哭感傷愁毒不能自止恒言念子未曾忽忘自念一身而愁五家是以自笑不敢笑師我為第一母作子時有並隣居亦生一子與我同日我死以後同日子出入行步母見之便言悲念我子在家亦當出入行步如是感傷悲哀淚下如雨我為第二母作

子時我夭命早死我母見人乳兒便
念乳我悲念感傷我為第三母作子
時年始十歲我命復死我母飯時便
悲淚出我子在者當與我食捨我死
去使我獨食哽咽呼天怨言念子我
為第四母作子時薄命先死我母見
我等輩同時因媒娶婦悲念我言令
子在者亦當娶婦我何所犯而煞我
子我為第五母作子時年始七歲好道
辭家捨母隨師入山求道一心思禪
得阿羅漢道我母日日啼哭念我我
生一子隨師學道不知所在飢渴寒
暑令為死生於是五母共會一處各
各悲哀言念我子相對啼哭不能自
止我一魂神展轉五母腹中作子依
因二親受形成人而使五母啼哭發
狂各念我身乃欲自煞是故笑耳我
念世間欲網因緣生死罪福道行根
源惡入地獄善行生天我畏世苦辭
家入山精進禪定得道昇仙觀見餓
鬼地獄畜生苦痛之處代為恐怖憐
傷五母不能自脫又憂我身我所求
索願行如言求離生死斷絕身想如

人不種當所治道善會師說已飛騰虛空

沙弥羅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佛說阿難分別經　思

乞伏秦沙門釋法堅譯

阿難白佛言有人事佛得富貴諸剎
者有衰耗不偶者云何不等耶願天
中天普爲說之佛告阿難有人奉佛
從明師受戒尊信不犯精進奉行不
失所受形像鮮明朝暮礼拜恭敬然
燈淨施所要不違道禁齋戒不缺中
心欣欣常爲諸天善神擁護所向諸
偶百事增倍爲天龍鬼神衆人所敬
後必得佛是爲善男子善女人眞佛
弟子也有人事佛不値善師不見經
敎受戒而已亦有戒名憒塞不信違
犯戒律乍信不信心意猶豫亦無經
像旣不日日燒香作礼恒懷瞋恚惡
口罵詈又不六齋慈坐起手不敬佛
經持著衣被弊篋之中或著妻子牀
上或以掛壁無有座席供養之心與
世間凡書無異若疾病者狐疑不信
便呼巫師卜問解奏祠祀邪神天神
遠離不得善護妖魅日進惡鬼屯
門令之衰耗所向不諧現世罪人非

佛弟子死當入泥犁中被考治掠由其罪故現自衰耗後復受殃死魂神痛酷不可言愚人昏盲不思窮命先世因緣精神所之根本從來謂言事佛致是衰耗不懃前世宿行不功責聖各天世人迷惑不達乃今不達之人狐疑猶豫信不堅固心懐不定進退失理違負佛恩而無反復遂爲三塗所見綴縛自作禍福罪識之緣種之得本不可不順十惡怨家十善厚友安穩得道皆從善生善爲大鎧不畏刀兵有能守信室內和安福付自然非神授與也令復不信者後生轉復劇矣佛言阿難善惡追人如影逐形不可得離罪福之事亦皆如是勿作狐疑自墮惡道諦信不遂所在常安佛語至誠終不欺人佛復告阿難佛無二言經法難聞汝宿有福今得侍佛當念報恩班宣法教示現人民爲作福田信者得値後生無憂阿難受教奉行普聞阿難復白佛言人不自手煞教人煞者不自手煞爲無罪耶佛言阿難教人煞者重於自煞何

以故或或是奴婢愚小下人不知罪法或為縣官逼為所使不自意出雖獲其罪事意不同輕重有老數人煞者知而故犯陰懷逆害愚惡趣手無有慈心欺罔三尊亦復自然犯五逆罪害生杌命其罪莫大怨對相報世世受殃展轉相償無有斷絕現世不安數逢灾凶死入地獄出離人形當墮畜生中為人屠截三塗八難巨億万劫以肉供人未有竟時令身困苦嗷草歛泉今世現有是輩畜獸皆由前世得為人時暴逆無道陰害傷生不信致此世世為怨還相報償神同形異罪深如是

阿難復白佛言世間人及佛弟子惡意向師及道德之人其罪云何佛語阿難夫為人者當愛樂人善以善為友不可嫉之人有惡意向有德之人及善師者是惡意向佛无異也譬持万石弩還自射身佛語阿難言自射身為痛不阿難言甚痛甚痛世尊佛言人持惡意向道德人及其師者痛劇弩射身也為人弟子不可輕慢其

師惡意向道德人當視之如佛不可嫉其善也人有戒德者感動諸天天龍鬼神莫不敬尊寧投身火中刹刀割肉愼莫嫉妬人之善也其罪不小愼之愼之阿難言師者爲可灼然非弟子不以小罪成大可無罪不佛言不可亦甚深甚深師弟之義義感自然當相許後視彼如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弘崇禮律不使怨訟弟子亦念二義眞識師當如師弟子當如弟子勿相誹謗愼莫含毒小怨成大還自燒身我觀末世諸惡人輩魔世比丘但念他惡不自止惡嫉賢妬善不念行道既不能爲復壞毀人斷絕道意令不得行貪務俗業積財自喪死墮惡罪大泥犂中未當如是於世何求念付佛恩相率以道道不可不學濟神離苦超出生死見賢勿慢見善勿謗勿以小過證人大罪違法失理其罪莫大罪福有證可不愼耶

阿難復白佛言末世弟子理家因緣隨事便宜當云何佛言受佛禁戒信而奉行不念誑妄奉孝畏愼敬歸三

尊養親盡忠可得為世間事不可得
為世意也向難言世間事世間意云
何耶天中天佛言為佛弟子可得販
利業平斗直尺不惘人民施行合理
不違自然葬送移徙姻娶之事是為世
間事也世間意為佛弟子不得卜問
請業符呪厭怯祠祀解奏亦不得擇
良時良日受佛五戒者福德人也有
所施作當啓三尊道護為強設使諸
天天龍鬼神無不敬伏戒貫則尊無
往不吉豈有忌諱不善者耶不違之
人自作罵詈善惡之事自由心作禍
福由人如影追形響之應聲戒行之
德應之自然諸天所護願不意違感
動十方與天參德功勳巍巍衆聖咨
嗟難可稱量智士達命沒身不恐善
如佛教可得度世之道阿難聞佛所
說更整袈裟頭腦頓地唯然世尊我
等有福得值如來普恩慈大慈念一
切為作福田令得脫苦佛言至真而
信者少是世多惡衆生相詛甚可痛
哉若有信者如一若兩奈何世惡乃
獘如是佛滅度後經法稍替薮褻滅

矣嗚呼痛哉將何恃怙阿難墮淚因

事說曰

佛為三界護　恩廣大慈普　世將不見佛
值法者亦難　痛矣不識者　盲盲不別真
痛矣乃如斯　罪使令如是　宿福值法者
若一若有兩　經教稍稍沒　當復何恃怙
佛恩非不大　罪由衆生故　法鼓震三千
如何不得聞　世濁多惡人　倒見墮顛倒
諛諂呼誹聖　邪媚相毀壞　不信世有佛
言佛非大道　是人是非人　自作衆罪本
命盡墮無擇　刀劍解身形　餓鬼好伐煞
鑊湯涌其中　婬逆抱銅柱　大火相燒然
枉謗清高士　鐵鉤拔其舌　乱酒無禮節
迷惑失人道　死入地獄中　烊銅沃其口
遭逢衆危難　毒痛不可言　若生還為人
下賤貧窮中　不煞得長壽　無病常康強
不盜後大富　錢財恒自饒　不婬香清淨
身體鮮芬芳　光影常赫奕　上則為天王
至誠不欺詐　為衆所奉承　不解後明了
慈慧所尊敬　五福超法出　天人同儔類
所生億万倍　真諦甚分明　求世諸惡人
不信多狐疑　癡愚不別道　罪深便逮冥
敬聖毀正覺　死入大鐵城　識神處其中

頭上戴鐵輪　求死不得死　須臾已變形
矛戟相貫刺　骸髏恒殘截　柰何世如是
背正信鬼神　解奏好卜問　祭祀傷不仁
死墮十八獄　經歷黑繩獄　八難為界首
得復人身難　若時得為人　聾狖無義理
癡騃无孔竅　跛躄瘂不語　矇矓不達事
愚惡相牽拘　展轉衆徒聚　會歡六畜形
為人所割屠　剝皮視其喉　歸償宿怨對
以肉給還人　無道墮惡道　求脫甚為難
人身既難得　佛經難得聞　世尊為衆祐
三界之特尊　數遺甘露法　令人普奉行
善哉已得慧　愍念群萌故　開語示道真
黠者即度苦　福人在向向　見諦學受成
自歸大護田　殖種不死地　恩慈莫過是
世稱轉法輪　願使一切人　得服甘露漿
慧船到彼岸　法橋引大手　彼我無有二
願發无上真

阿難說如是諸會大衆信解僧那大鎧甘露之音香熏三千從是得度開現道地為作橋梁國王臣民天龍鬼神聞經所記阿難所說且悲且喜稽首佛足及礼阿難受教而去

佛說阿難分別經

玉耶經

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為四輩弟子說法時給孤獨家先為子娶婦長者家女女名玉耶端正姝好而生憍慢不以婦禮承事妐姑夫聟給孤長者夫妻議言子婦不順不依法禮設加杖捶不欲行此量不教呵其過轉增當如之何長者曰唯佛大聖善能化物剛強弭伏無敢不從請佛來化妻言大善明旦嚴服往詣佛所頭面著地前白佛言我家為子娶婦甚大憍慢不以禮節承事我子唯願世尊明日自屈將諸弟子到舍中飯并為玉耶說法令心開解改過行善佛告長者善哉善哉給孤長者聞佛受請歡喜礼佛接足而去歸舍齋戒供辦中飯明日佛與千二百五十弟子到長者家長者歡喜迎佛作礼佛坐已定大小皆出礼佛却住玉耶逃藏不肯礼佛佛即變化令長者家屋宅牆壁皆如琉璃水精

之色內外相見玉耶見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紫金色光明暐曄玉耶惶怖心驚毛竪即出礼佛頭頂禮悔却在右面佛告玉耶女人不當自恃端正輕慢夫聟何謂端正除却邪態八十四垢定意一心是為端正不以顏色面目髮綵為端正也女人身中有十惡事何等為十一者女人初生墮地父母不喜二者養育視無滋味三者女人心常畏人四者父母恒憂嫁娶五者與父母生相離別六者常畏夫聟視其顏色歡悅輒喜瞋恚則懼七者懷妊産生甚難八者女人小為父母所撿録九者中為夫聟所制十者年老為兒孫所呵從生至終不得自在是為十事女人不自覺知玉耶長跪叉手白佛稟受賤身不閑禮儀唯願世尊具說教訓為婦之法佛告玉耶婦事姑妐夫聟有五善三惡何等為五善一者為婦當晚卧早起櫛梳髮綵整頓衣服洗拭面目勿有垢穢執於作事先啓所尊心常恭順設有甘美不得先食二者夫聟呵

罵不得瞋恨三者一心守夫聟不得念邪婬四者常願夫聟長壽出行婦當勑整頓家中五者常念夫善不念夫惡是為五善何等為三惡一者不以婦禮承事姑妐夫聟但欲美食先而噉之未冥早卧日出不起夫欲教呵瞋目視夫應拒猶罵二者不一心向夫聟但念他男子三者欲令夫死早得更嫁是為三惡玉耶默然無辭荅佛佛告玉耶世間有七輩婦一婦如母二婦如妹三婦如善知識四婦如婦五婦如婢六婦如怨家七婦如奪命是為七輩婦汝豈解乎玉耶白佛不知七婦遠何所施行願佛為解之佛告玉耶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何等為母婦母婦者愛念夫聟猶若慈母侍其晨夜不離左右供養盡心不失時宜夫若行來恐人輕易見則憐念心不疲猒憐夫如子是為母婦何等為妹婦妹婦者承事夫聟盡其敬誠若如兄弟同氣分形骨肉至親無有二情尊奉敬之如妹事兄是為妹婦何等為善知識

婦者侍其夫壻愛念懇至依依戀戀
不能相棄私密之事常相告示見過
依呵令行無失善事相敬使益明慧
相愛欲令度世知善知識是為善知
識婦何等為婦婦者供養大人竭誠
盡敬承事夫壻謙遜順命夙興夜寐
恭恪言命口無逆言身无逆行有善
推讓過則稱已誨訓仁施勸進為道
心端專一無有分邪精修婦節終無
闕廢進不犯儀退不失禮唯和為貴
是為婦婦何等為婢婦者常懷畏慎
不敢自慢競競趣事無所避憚心常
恭恪忠孝盡節言以柔軟性常和馨
口不犯麤邪之言身不入放逸之行
貞良純一質朴直信恒自嚴勑以禮
自將夫壻納幸不以憍慢設不接遇
不以為怨或得捶杖分受不恚及見
罵辱默而不恨甘心樂受無有二意
勸進所好不妬聲色還己曲薄不訴
求直務修婦節不擇衣食專精恭恪
唯恐不及敬奉夫壻婢事大家是
為婢婦何等為怨家婦者見夫不歡
恒懷瞋恚晝夜思念欲得解離無夫

婦心常如寄客信信鬪諍無所畏忌乱頭墜卧不可作使不念治家養活兒子或行婬蕩不知羞恥狀如犬畜毀辱親里譬如怨家是為怨家婦何等為奪命婦婦者晝夜不寐恚心相向當何方便得相遠離欲與毒藥恐人覺知或至親里遠近寄之作是瞋恚常共賊之若持寶物雇人害之或使傍夫伺而煞之怨枉夫命是為奪命婦是為七輩婦玉耶默然

佛告玉耶五善婦者常有顯名言行有法衆人愛敬宗親九族並蒙其榮天龍鬼神皆來擁護使不枉横萬分之後得生天上七寶宮殿在所自然侍從左右壽命延長恣意所欲快樂難言天上壽盡下生世間當為富貴侯王子孫端正聰慧人所奉尊其惡婦者常得惡名令現在身不得安寧數為惡鬼衆毒所病卧起不安惡夢驚怖所願不得多逢災横萬分之後魂神受形當入地獄餓鬼畜生展轉三塗累劫不竟

佛告玉耶是七輩婦汝欲行何玉耶

流涕前白佛言我心愚癡无智所作自今以後改往修来當如婢婦奉事姑嫜夫壻盡我壽命不敢憍慢佛告玉耶善哉善哉人誰無過能改者善莫大焉玉耶即前請受十戒為優婆夷佛告玉耶持一戒者不得煞生二者不得偷盗取他人財物三者不得婬他男子四者不得飲酒五者不得妄語六者不得惡罵七者不得綺語八者不得嫉妬九者不得瞋恚十者當信作善得福作惡得罪信佛信法信比丘僧是為十戒優婆夷法終身奉行不敢違犯佛說經已諸弟子皆悉作礼給孤長者婦奴大小及其玉耶盡行澡水供養佛百味飲食佛告玉耶當信布施常得其福德後世當復生長者家玉耶言諾佛飯畢竟噠嚫呪願五十善神擁護汝身佛告玉耶勤念經戒玉耶言我蒙佛恩得聞經法皆前為佛作礼而退

玉耶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玉耶女經

失譯人名附西晉錄　恩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長者給孤獨為子取婦得豪貴長者家女端正無雙憍豪傲慢不以婦禮承事姑嫜夫主給孤獨家議曰其婦憍慢當以何法而教訓之若以杖捶非善法也若無訓教其罪日增長者唯佛大聖善能教訓辦供設齋食明日請佛佛即受請明日佛來將諸徒衆給孤獨家盡出礼佛玉耶不出佛即放大光明紫磨金色照玉耶室内佛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玉耶見佛光明相貌即大驚怖生畏懼心便出礼佛佛告玉耶女人之法不當以倚端正而生憍慢形貌端正非為端正唯心行端正人所愛敬是為端正不得以倚面貌端正憍慢自恣後生卑賤為人走使

佛告玉耶女人之法有三鄣十惡不自覺知玉耶白佛何等三鄣十惡佛告玉耶一者小時父母所鄣二者出

嫁夫主所鄣三者老時兒子所鄣是為三鄣何等十惡一者生時父母不悕二者養育无味三者常憂嫁娶失禮四者處處畏人五者與父母別離六者倚他門户七者懷姙甚難八者產生時難九者常畏夫主十者恒不得自在是為十惡玉耶聞佛說三鄣十惡身心戰慄白佛言唯願世尊教我作婦之法佛告玉耶作婦之法當有五等何謂為五一如母婦二如臣婦三如妹婦四者婢婦五者夫婦何謂母婦愛夫如子故名母婦何謂臣婦事夫如君故名臣婦何謂妹婦事夫如兄故名妹婦何謂婢婦事夫如妾故名婢婦何謂夫婦脊親向踈承離所生恩愛親暱同心異形尊奉敬慎無憍慢情善事內外家殷豐盈待接賓客稱揚善名是為夫婦之道佛告玉耶奉事姑嫜夫主亦有五善三惡玉耶白佛何等五善三惡佛告玉耶言一者晚眠早起修治家事所有美膳莫自向口先進姑嫜夫主二者看視家物莫令漏失三者慎其口

語忍辱少瞋四者矜莊誠慎恒恐不

及五者一心恭孝姑嫜夫主使有善名親族歡喜為人所譽是為五善何者三惡一者未冥早眠日出不起夫主訶瞋反見嫌罵二者好食自噉惡食便與姑嫜夫主邪色欺詐婬邪方端三者不念生活遊冶世間道他好醜求人長短鬪亂口舌親族憎嫉為人所賤是為三惡玉耶聞佛說五善三惡信敬歡喜心生慙愧白佛言弟子愚癡未見佛時未聞法時施自憍各無量及諸障㝵不自覺知今得聞說開悟意解乃知先來所行為非自今已去改往修來順尊所說不復敢違唯願聖尊慈愍接濟聽我懺悔得除愆各受我五戒得為弟子佛言善哉玉耶聽汝懺悔莫復更作尋賜戒法敬奉修行佛言諦聽善思念之玉耶言唯然世尊願樂受持佛告玉耶持一戒者身手不煞恩及群生持二戒者清淨仁讓不盜減已濟眾持三戒者貞潔不婬行無沾汙持四戒者不得妄語乃至戲笑持五戒者遠

酒不飲不犯衆惡護持禁戒如殺頭
然自觀身形不得久住危命如電速
如風過庭少壯必衰莫恃姿容當勤
精進棄捨世榮如菩薩法汝令修行
可得至佛佛道不可不學經不可不
聽吾令得佛稱善所致大乘教無男
无女樂聞法者隨願所得玉耶白佛
言世尊其善婦者當得何榮其惡婦
者當得何咎佛告玉耶其善婦者現
世榮譽親族敬念受福生天天上壽
盡還生世間王侯子孫在所生處一
切尊敬其惡婦者是人憎嫉無不猒
患欲令早死命終當墮地獄畜生奴
婢展轉其中無有出期玉耶聞說善
惡婦法心生畏懼愍惻修行即得道
跡彫刻錦繡作琢寶綵懸繒幡蓋燒
衆名香遶塔歌唄聲徹十方見者隨
喜稽首問訊阿難白佛言當何名此
經佛言此經名教化女人名玉耶經
善女人得聞此經受持讀誦如法修
行捨是女身不得更受說是經時大
衆歡喜作礼奉行

佛說玉耶女經

佛說像法經

思

西晉沙門法炬譯

佛告阿難有人事佛以後便富貴有人事佛以後衰耗不利者阿難問佛云何俱事佛衰利不同何故得尒佛語阿難有人事佛當求明師得了了者從受戒法爲除諸想與經相應精進奉行不失其教受者不犯如毛髮者是人不犯道禁常爲諸天善神侍衛擁護所向諧偶財利百倍衆人所敬後當得佛何況富利如是人輩事佛爲真佛弟子又復有人事佛不值明師亦無經像又復不礼敬不知不解雖教人受法戒無有至信受戒之後故復犯衆戒心意蒙冥猶豫不肯讀經行道作福乍信乍不信復不能念齋日燒香然燈作礼故復瞋恚嚾呼罵詈出入呪咀口初不合心懷憎嫉使人熱生眼見經像無有礼敬之心若其有經趣掛著壁或擲牀席之上或著故衣被弊篋器中或以妻子小兒不淨手持之烟熏屋漏不復瞻視亦不燒香然燈向之作礼

與外經書無異善神離之惡鬼得其便隨逐不置因衰病之適得疾病恐怖猶豫自念言我初事佛云何故復疾病也不能自信呼使至醫師醫師卜問解除鎮厭无益遂便禱賽邪神衆過遂增嫉魅惡鬼屯守其門遂便喪衰死亡不離門户財產衰耗家室病疾更相注續不離床席命終罪牽墮遲犁中當被考治謫罰无有歲數是人但坐不能尊一志意猶豫无所尊攘不信佛法故得其罪殃衰耗如是世間人不知佛法者謂呼事佛令得殃衰不知其人行自不正遠犯佛經戒心專行惡衆態具足身自濁之無有與者阿難聞之便頭面著地爲佛作禮歡喜奉行

佛說慢法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阿遬達經　思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告諸比丘皆聽
我所言致難父母生子養育哺乳長
大欲令見日月光父母以天下万物
示子欲令知善惡諸比丘如是子以
一肩負父復以一肩負母至壽竟乃
止復以天珎寶明月珠玉璧琉璃珊
瑚自生禽獸白珠皆以著身上尚未
足報償父母恩父母喜殺生子能諫止
父母令不復殺生父母有惡心子常
諫止令常念善无有惡心父母愚癡
少智不知經道以佛經告之父母貪
狼嫉妬子從順諫之父母不知善惡
子稍以順告之諸比丘子當如是為
人作子衣服欲好於父母食欲甘於
父母語欲高父母上至死後當入地
獄中為人作子當孝順事父母持行
如是者死當生天上諸比丘皆稽首
俱聞善教
佛言有大賢者優婆塞字遬達為子
取婦婦字玉耶玉耶大豪富家女不

以姑妐之禮事遬達亦不敬其夫聟積數年遬達亦賢者優婆塞不言不語到佛所自責我為子取婦國中豪富家子心大歡喜今事我數年憍慢自恣不以婦禮願佛明日自屈到我家佛默然不應嘿然不應者旦日欲往明日佛到遬達家其婦不出佛以神化之心意乃出見佛前為佛作礼佛言汝為人作婦用何事事夫聟玉耶言當以身事夫佛言婦人事夫有三惡四善何等為三惡一惡者如與憎人共居不欲作事罵詈至暮嗜美好闘二惡者如與怨家共居不持一心向夫不顧夫善不顧夫成就當顧夫死三惡者如與偷盜共居不惜夫物但念欺夫常欲自好不順子孫但念婬泆如是死者展轉惡道中无有出時是為三惡何等為四善一善者婦見夫從外來當如母見子夫有急緩常欲身代之二善者婦事夫當如弟見兄上下相承事夫惡不以為惡不念婬泆常隨夫語三善者婦事夫當如朋友相見輙相念夫從他方來當

如見父兄心中歡喜和顏向之婦持
心當如是四善者婦事夫當如婢夫
大罵亦不以為恐挕擊亦不以為劇
走使亦不以為勞苦夫雖惡常念事
善當顧子孫如是死者常生天上亦
於天上饒侍者好衣珍寶常在身上
佛言三惡四善汝欲持何所事夫玉
耶言婦人事夫不可用三惡四善者
可與共居從今以去請如婢事大夫
子玉耶即脿行承事遫達以夫婦之
禮事其聟

佛說阿遫達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

言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佛言吾自念宿命無數劫時本為凡夫初求佛道已來精神受形周遍五道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生死無量譬喻盡天下草木斬以為籌計吾故身不能數矣

夫極天地之始終謂之一劫而我更天地成壞者不可稱載也所以感傷世間貪意長流沒於愛欲之海吾獨欲反其源故自勉而特出是以世世勤苦不以為勞虛心樂靜無為無欲損己布施至誠守戒謙卑忍辱勇猛精進一心思微學聖智慧仁活天下悲窮傷厄慰沃憂感育養衆生救濟苦人承事諸佛別覺真人功勳累積不可得記

至于昔者定光佛興世有聖王名曰制勝治在鉢摩大國民多壽樂天下太平時我為菩薩名曰儒童幼懷聰叡志大包弘隱居山澤守玄行禪闓世有佛心獨喜歡披鹿皮衣行欲入

國道經丘聚衆中道士有五百人菩薩過之終日竟夜論道說義師徒皆悅臨當別時五百人各送銀錢一枚菩薩受之入城見民欣然悉平治道路灑掃燒香即問行者用何等故行人答曰今日佛當來入城菩薩大喜自念甚快令得見佛當求我願語須王家女過厥名瞿夷擁水瓶持七枚青蓮華菩薩追而呼曰大姊且止請以百銀錢雇手中華女曰佛將入城王齋戒沐浴華欲上之不可得也又請曰姊可更取求雇一百三百不肯即探囊中五百銀錢盡用與之瞿夷念華極直數錢乃雇五百貪其銀寶與五莖華自留二枚廻別意疑此何道士披鹿皮衣裁蔽形體不惜銀錢寶得五莖華情怡非恒追呼男子以誠告我此華可得不者奪卿菩薩顧曰買華從百錢至五百以自交決何宜相奪女曰我王家人力能奪卿菩薩還然曰欲以上佛求所願耳瞿夷曰善願我後生常為君妻好醜不相離必置心中令佛知之令我女弱

言

不能得前請寄二華以獻於佛菩薩許焉須臾佛到國王臣民皆迎拜謁各散名華華悉墮地菩薩得見佛散五莖華皆止空中當佛上如根生無墮地者後散二華又挾住佛兩肩上佛知至意讚菩薩言汝無數劫所學清淨降心棄命捨欲守空不起不滅無猗之慈積德行願今得之矣因記之曰汝自是後九十一劫劫號為賢汝當作佛名釋迦文（天竺語釋迦為能文為儒義名能儒）菩薩已得記言疑解望止霍然無想寂而入定便逮清淨不起法忍即時輕舉身昇虛空去地七仞從上來下稽首佛足見地濯濕即解皮衣欲以覆之不足掩泥乃解髮布地令佛蹈而過佛又稱曰汝精進勇猛後得佛時當於五濁之世度諸天人不以為難必如我也菩薩承事定光至于泥曰奉戒護法壽終即生第一天上為四天王畢天之壽下生人間作轉輪聖王飛行皇帝七寶自至一金輪寶二神珠寶三紺馬寶朱髦鬣四白象寶朱髦尾五

玉女寶六賢鑒寶七聖導寶八万四千歲壽終即上生第二忉利天上為天帝釋壽盡又昇第七梵天為梵天王如是上作天帝下為聖主各三十六反周而復始及其變化隨時而現或為聖帝或作儒林之宗國師道士在所現化不可稱記

菩薩於九十一劫修道德學佛意通十地行在一生補處後生第四兜術天上為諸天師功成志就神智无量期運之至當下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白淨聦叡仁賢夫人曰妙節義溫良迦維羅衛者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也佛之威神至尊至重不可生邊地地為傾邪故處其中周化十方往古諸佛興皆出於此

菩薩初下化乘白象冠日之精因母晝寢而示夢焉從右脅入夫人夢寤自知身重王即召問太卜占其所夢卦曰道德所歸世蒙其福必懷聖子菩薩在胎清淨無有臭穢於是群臣諸小國王聞大王夫人有娠皆來朝

賀菩薩於胎中見外人拜如蒙羅縠
而視陰以手攘之攘之者意不欲擾
人也自夫人懷姙天為獻飲食自然
日至夫人得而享之不知所從來不
復饗王廚以為苦且辛到四月八日
夜明星出時化從右脅生墮地即行
七步舉右手住而言天上天下唯我
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是時天地
大動宮中盡明梵釋神天皆下於空
中侍四天王接置金机上以天香湯
浴太子身身黃金色有三十二相光
明徹照上至二十八天下至十八地
獄極佛境界莫不大明當此日夜天
降瑞應有三十二種一者地為大動
坵墟皆平二者道巷自淨臭處更香
三者國界枯樹皆生華葉四者苑園
自然生奇甘果五者陸地生蓮華大
如車輪六者地中伏藏悉自發出七
者中藏寶物開現精明八者篋笥衣
被披在椸架九者衆川萬流停住澄
清十者風霽雲除空中清明十一天
為四面細雨澤香十二明月神珠懸
於殿堂十三宮中火燭為不復用十

四日月星辰皆住不行十五沸星下現侍太子生十六釋梵寶蓋弥覆宮上十七八方之神捧寶來献十八天百味食自然在前十九寶甕万口懸盛甘露二十天神牽七寶交露車至二十一五百白象子自然羅住殿前二十二五百白師子從雪山出羅住鐵門二十三天諸婇女現婇女肩上二十四諸龍王女繞宮而住二十五天萬玉女把孔雀尾拂現宮牆上二十六天諸婇女持金瓶盛香汁列住空中侍二十七天樂皆下同時俱作二十八地獄皆休毒痛不行二十九毒虫隱伏吉鳥翔鳴三十漁獵怨惡一時慈心三十一境內孕婦產者悉男聾盲瘖瘂癃殘百疾皆悉除愈三十二樹神人現伍首禮侍當此之時壇場左右莫不雅奇歎未曾有

夫人即裹以白㲲乳母抱養字名悉達王告夫人子生非凡吾國有道人名曰阿夷年百餘歲耆舊多識明曉相法令欲共行相子可乎夫人曰往即嚴駕白象導從伎樂出詣道人踼

黃金白銀各一囊道人不受披黎相
太子見有三十二相軀體金色項有
肉髻甘髮紺青眉閒白毫項有日光
目睫紺色上下俱瞬口四十齒齒白
齊平方頰車廣長舌七合滿師子臆
身平正脩臂指長足跟滿安平趾手
內外握合縵掌手足輪千輻理陰馬
藏鹿腨腸鉤鎖骨毛右旋一一孔一
毛生皮毛細軟不受塵水胸有万字
阿夷見此乃增歎流淚悲不能言
王夫人懼拜手而問有不祥乎願告
其意舉手荅曰吉無不利敢賀大王
得生此神人昨暮天地大動者其正爲
此矣我相法曰王者生子而有三十
二大人相者處國當爲轉輪聖王主
四天下七寶自至行即能飛兵仗不
用自然太平若不樂天下而棄家爲
道者當爲自然佛度脫万姓傷我年
已晚暮當就後世不覩佛興不聞其
經故自悲耳
王深知其能相爲起宮室作三時殿
各自異處雨時居秋殿暑時居涼殿
寒雪時居溫殿選五百妓女擇取端

正不肥不瘦不長不短不白不黑才
能巧妙各兼數技皆以白珠名寶纓
絡其身百人一番迭代宿衛其殿前
列種甘果樹樹間浴池池中奇華異
類之鳥數千百種嚴飾光目趣悅太
子意不欲令學道宮牆牢固門開閉
聲使聞四十里太子生日王家青衣
亦生蒼頭廐生白駒及黃羊子奴名
車匿馬名揵陟王後常使車匿侍從
白馬給乘適生七日其母命終以懷
天人師功福大故上生忉利封受自然
菩薩本知母人之德不堪受其礼故
因其將終而從之生
及至七歲而索學書乘羊車詣師門
時去聖久書缺二字以問於師師不
能達反啟其志至年十歲妙才益顯
太子有從伯仲之子兄弟二人長名調
達其次曰難陀調達雖有高世之才
自然難暨然而自憍常懷嫉意請戲
後園的附鐵鼓俱撓彊而射之太子
每發中的徹鼓二人不如以為鄙恥
久後又請手搏於王前要不如者灌
之以水太子慈仁雖擗昆弟不令身

痛二人久後復請捔力難陁前牽鼻爲
掣之至庭調達力壯挽而撲之太子含
笑徐前接爲爆擲牆外使無死傷於
是二人乃覺不如王與左右益知非恒
至年十四啓王出遊欲觀施爲王勅令
左右百官導從始出城東門天帝化
作病人身瘦腹大倚門壁而喘息太
子問曰此爲何人其僕曰病人也何
謂爲病對曰凡病者皆由風寒或熱
或冷此人必以飲食不節臥起無常
故得漸病太子曰一何苦哉吾處富
貴飲食快口亦有不節當復有病與
此何異即迴車還悲念人生俱有此
患豈以豪強獨得免耶遂憂不食自
念不能要此病也王問其僕太子出遊
寧不樂乎對曰逢見病人以此不悅王
即增五百妓女晝夜娛樂之王心愁
憂恐其學道數年小差即復白王閉
在宮中其日致久思欲出遊王不忍
指預勅國中太子當出無令疾病諸
不潔淨在道側也
太子駕乘出南城門天帝復化作老
人頭白背僂拄杖羸步太子問曰此

為何人其僕曰老人也何如為老對曰
年耆根熟形變色衰飲食不化氣力
虛微坐起苦極餘命無幾故謂之老
太子曰有何樂哉日月流邁時變歲
移物生於春秋冬悴枯老至如電身
安足恃迴車而還慼念人生了壯不
久有老有病其痛難忍吾不能久居
天下嬰此苦也又憂不食王悔令出
復增五百妓女以娛樂之數年小差
復欲出遊王曰汝再出觀還輒不樂
惟憂消瘦又出何為太子曰念彼苦
耳年大當老王勅國中莫使老病諸
不潔淨在道側也
太子駕乘出西城門天帝復化作死
人室家男女持幡隨車啼哭送之太
子又問此為何人其僕曰死人也何
如為死曰死者盡也壽有長短福盡
命終氣絕神逝形骸消索故謂之死
人物一統無生不終
太子曰夫死痛矣精神劇矣生當有
此老病死苦莫不熱中迫而就之不
亦苦乎吾見死者形壞體化而神不
滅隨行善惡禍福自追富貴無常身

為危城是故聖人常以身為患而愚者保之至死無猒吾不能復以死受生往來五道勞我精神迴車而還愍念天下有此三苦憂不能食王益不樂曰國是汝有當理人物何為遠慮以自疲苦復增五百妓女以娛樂之太子至年十七王為納妃簡閱國中名女數千無可意者最後一女名曰瞿夷端正好潔天下第一賢才過人礼義備舉是則宿命賣華女也太子雖納之而不接婦人之情欲有附近之意太子曰常得好華置我中間共視之寧好乎瞿夷即具好華又欲近之太子曰却此華有汁汙瘀床席久後復曰得好白氎置我中間兩人觀之不亦好乎婦即具氎又有近意太子曰却汝有汙垢必汙此氎婦不敢近傍側侍妾咸有疑意謂不能男太子以手指妃腹曰却後六年尒當生男遂以有身於是太子復啓遊觀出北城門天帝復化作沙門法服持鉢視地而行太子問曰此為何人其僕曰沙門也何謂沙門對曰盖聞沙門之為

道也捨家妻子捐棄愛欲斷絕六情守戒無為其道清淨得一心者則万邪滅矣

一心之道謂之羅漢羅漢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汙榮位不能屈難動如地已免憂苦存亡自在太子曰善哉唯是為快即迴車還齋思不食念道清淨不宜在家當處山澤研精行禪瞿夷心疑知其欲去坐起不離其側至年十九四月八日夜天於窓中叉手白言時可去矣太子仰而荅曰迫有侍衛欲去無從天神即厭其妻諸妓女輩皆令卧睡

太子徐起聽妻氣息視眾伎女皆如木人百節空空譬如芭蕉中有乱頭猗鼓委擔伏琴更相荷枕臂脚垂地鼻涕目淚口中流涎琴瑟箏笛樂器縱橫鵁鶄鴛鶩鶬之輩皆悉渾惛而卧太子遍觀旋視其妻具見形體髮爪髓腦骨齒髑髏皮膚肌肉筋脉肪血心肺脾腎肝膽腸胃屎尿涕唾外為革囊中盛臭處無一可奇強熏以香飾以華綵譬如假借當還亦不

得久計百年之壽卧消其半又多憂患其樂無幾婬泆敗德令人愚癡非彼諸佛別覺真人所稱譽也故曰貪婬致老瞋恚致病愚癡致死除此三者乃可得道

一心念是已便起瞻沸星夜其過半見諸天於上叉手勸太子去即呼車匿徐令被馬褰裳跨之徘徊於庭念開門當有聲天王維睒久知其意即使鬼神捧舉馬足并接車匿踰出宮城到於王田閻浮樹下明日宮中騷動不知太子所在千乘万騎絡繹而追王因自到田上遥見太子坐於樹下日光赫烈樹為曲枝隨蔭其軀王悚然悟驚乃知其神不識下馬為作礼時太子亦即前拜曰自我為子希曾出國今一適此大王何宜枉来顧用時還

今我所以欲離世者以自所見恩愛如夢室家歡娛皆當別離貪欲為獄難得免出故曰以欲網自蔽以愛蓋自覆自縛於獄如魚入笱口為老死所伺如犢求母乳吾恒以是常自覺

悟願求自然欲除衆苦諸未度者吾欲度之諸未解者吾欲解之諸不安者吾欲安之未見道者欲令得道故欲入山求我所願得道當還不忘此誓

王知其志固悃然不知所言便自還宮謂瞿夷曰如吾子心清自難動如地不樂富貴不慕於天下唯道是欲自期必逮於是太子攀樹枝見耕者墾壤出虫烏隨啄吞感傷衆生魚鱗相咀其不仁者為害滋甚死墮惡道求出良難諸天雖樂而亦非常福盡則懼罪至亦怖禍福相承生死弥久觀見人間上至二十八天貴極而無道皆與地獄對門三惡道處痛酷百端歡樂暫有憂畏延長天地之間無一可奇吾不能復為欲惑矣

即起上馬將車匿前行數十里忽然見主五道大神名曰賁識最獨剛強左執弓右持箭腰帶利劍所居三道之衢一曰天道二曰人道三曰三惡道此所謂死者魂神所當過見者也太子到問何道所從賁識惶懅投弓

釋箭解劍逡巡亦以天道曰是道
可從
行數十里逢兩獦客太子自念我已
棄家在此山澤不宜如凡人被服寶
衣有欲態也乃脫身寶裘與獦者貿
鹿皮衣到前下馬遣車匿還車匿長
跪曰今隨夫天不可獨還太子曰汝可
徑歸上白大王及謝舍妻今求無為
大道勿以我為憂即脫寶冠及著身
衣悉付車匿於是白馬屈膝䑛足淚
如連珠車匿悲泣隨路而啼顧視太
子已被鹿皮衣變服去矣車匿步牽
馬還宮都中外莫不惆悵瞿夷啼哭
自投殿下曰我望太子如渴欲飲汝
今與馬返獨空歸前抱馬頸問太子
所在車匿曰太子上白大王及謝舍
妻今求无為大道勿以我為憂瞿夷
啼哭曰一何薄命生亡我所天為在
何許當那求之撫馬背曰太子乘汝
出汝何獨來歸舉國人民莫不歔欷
王悲噎咿涕泣交流謂瞿夷曰如吾
子所覺老病死苦實為大患此神人
也其生之日上帝親下万神侍衛符

瑞光相非世所見阿夷相言若不樂
天下而棄家為道者必為自然佛當
度脫万姓令辭學道乃自然乎
王欲解瞿夷意亦自感激即選國中
豪賢得數千人擇有累重多子孫者
取五人現之王曰汝等於家長子抱
孫獨曰歡耶吾有一子未曾出門一
旦捨我遠涉深山溪谷險阻吉凶之
難寒暑飢渴誰得知者煩卿五人各
遣一子追求索之得必隨侍如有中
道委而還者吾滅汝族屬於是阿若
拘隣等五人受命追太子及於深山
隨侍數年太子不與語自行如故陟
涉山嶺募踰深谷五人苦之言此狂
人耳何道之有行不擇路奚可隨也
設委還者王滅吾家不如止此五人
所止有好泉水甘果不之
太子自去踰越名山經摩竭界跰涉
王出田獵遥見太子行山澤中即與
諸耆長大臣俱追見之王曰太子生
多奇異形相炳著當君四天下為轉
輪聖王四海顒顒冀神寶至何棄天
位自放山藪必有異見願聞其志太

子荅曰以吾所見天地人物出生有死劇苦有三老病死痛不可得離計身為苦器憂畏无量若在尊寵則有憍佚貪求快意天下被患此吾所厭故欲入山以修其志諸耆長曰夫老病死自世之常何獨豫憂乃棄美号隱遁潜居以勞其形不亦難乎

太子荅曰如諸君言不當豫憂使吾為王老到病至若當死時寧有代我受此厄者不如死有代胡可勿憂天下雖有慈父孝子愛徹骨髓至病死時不得相代若此偽身苦至之日雖居高位六親在側如為盲人設燭何益於無目者乎吾觀衆行一切无常皆化非真樂少苦多身非已有世間虛无難得久居物生有死事成有敗安則有危得則有亡万物紛擾皆當歸空精神無形躁濁不明行致死生之厄非直一受而已但為貪欲弊在癡網没生死河莫之能覺故吾欲一心思四空淨度色滅恚斷求念空無所適莫是將反其源而歸其本始出其根如我願得乃可大安

言

缾沙王意曰善哉菩薩志妙世間難
有必得佛道願先度我太子默然而
逝當度居連禪河天神為止流令中
暫乾大子渡河行數十里見三梵志各
與弟子索居谿邊過問其道自稱言吾
事梵天奉於日月日修火祠唯水是
淨菩薩荅曰是故生死道耳水不常
滿火不久熱日出則移月滿則虧道
在清虛水焉能令人心淨傷之而去
行起慈心適念衆生老耄專愚不免
疾病死喪之痛欲令解脫以一其意
而起悲心愍傷一切皆有飢渴寒暑
得失罪咎艱難之患欲令安隱以一
其意而起喜心念諸世間皆有憂苦
恐怖遭逢之患欲令恬惔以一其意
而起護心欲度五道八難之生愚蔽
曚闇不見正道念欲成濟使得無為
以一其意得善不喜逢惡不憂捨世
八事利衰毀譽稱譏苦樂不以傾動
既歷深山到幽閑處見貝多樹四望
清淨自念我已棄家在此山澤不宜
復飾鬚髮如凡人意以有擲梳湯沐之
念則失淨戒正定慧解度知見意非

道之純汙清淨行當作沙門如菩薩法天神奉剃刀鬚髮自墮天受而去菩薩即拾草以用布地正基坐叉手閉目一心誓言使吾於此肌骨枯腐不得佛終不起天神進食一不肯受天令左右自生麻米日食一麻一米以續精氣端坐六年形體羸瘦皮骨相連玄清靖漠寂默一心內思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十二門無分散意神通微妙棄欲惡法無復五蓋不受五欲衆惡自滅念計分明思想無為辟如健人得勝怨家意以清淨成一禪行心自開解却情欲意無惡可改不復計視念思已滅辟如山頂之泉水自中出盈流於外谿谷雨潦無緣得入恬惔守一欣然不移成二禪行又棄喜意唯見無婬外諸好惡一不得入內亦不起心正身安辟如蓮華根在水中華合未開根莖枝葉潤漬水中以淨見真成三禪行棄苦樂意无憂喜想心不依善亦不附惡正在其中如人沐浴潔淨覆以鮮好白氎中外俱淨

衰壽無垢喘息自滅寂然無夢或四禪行辟如陶家和埴調柔中無沙礫在作何器精進開發無所不能以得定意不捨大悲智慧方便究暢要妙通三十七道品之行所謂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念五根五力七覺八道周而復始無復瑕穢意在三向一惟向空念滅不散無操無捨二向无想心定不起好惡不思三向不願不樂三界不復生苦便得三活一離貪欲二離瞋恚三離愚癡無復罣礙

於是第六化應聲天天上魔王見菩薩清淨無欲精思不懈心中煩毒飲食不甘伎樂不御念是道成必大勝我欲及其未作佛當壞其道意魔子薩陀前諫父曰菩薩行淨三界無比以得自然神通眾梵諸天億百皆往礼侍此非天王所當沮壞無為興惡自虧福也魔王不聽曰三玉女一名欲妃二名悅彼三名快觀使行壞菩薩意三女皆被羅縠之衣服天名香瓔珞珠寶極為嫉冶巧媚之辞欲乱其意菩薩心淨如琉璃珠不可得汙三

女復白曰仁德至重諸天所敬應有供養故天獻我我等好潔年在盛時天女端正莫有殊我者願得晨起夜寐供侍左右

菩薩荅曰汝宿有福受得天身不惟无常而作妖媚形體雖好而心不端辟如畫缾中盛臭毒將以自壞有何等奇福難久居婬惡不善自亡其本死即當墮三惡道中受鳥獸形欲脫致難汝輩乱人正意非清淨種革囊盛屎而来何為去吾不用汝其三玉女化成老母不能自復魔王益忿更召諸鬼神合得一億八千万衆皆使變為師子熊羆虎兕為龍牛馬犬豕猴猨之形不可稱言虫頭人體虵虺之身黿鼉之首而六目或一頸而多頭齒牙爪距擔山吐火雷電四繞擭持戈矛菩薩慈心不驚不怖一毛不動光顏益好鬼兵退散不能得近魔王自前與佛相難詰其辭曰

比丘何求坐樹下　樂於林藪毒獸間
雲起可畏窮冥冥　天魔圍繞不以驚
古有真道佛所行　恬惔為上除不明

其城寂勝法滿藏　吾求斯座決魔王
汝當作王轉金輪　七寶自至典四方
所受五欲寂無比　斯處無道起入宮
吾觀欲盛吞火銅　棄國如唾無所貪
得王亦有老死憂　去此無利勿妄談
何安坐林而大語　委國財位守空閑
不見我興四部兵　象馬步兵億八千
巳見猴玃師子面　虎兕毒虵豕鬼形
皆持刀劍操戈矛　超踰哮吼滿空中
設復億姟神武備　為魔如汝來會此
矢刃火攻如風雨　不先得佛終不起
魔有本願令我退　吾亦自誓不虛還
令汝福地何如佛　於是可知誰得勝
吾曾終身快布施　故典六天為魔王
比丘知我宿福行　自稱無量誰為證
吾昔行願從定光　受別為佛釋迦文
怒畏想盡故坐斯　意定必解壞汝軍
我所奉事諸佛多　財寶衣食常施人
仁戒積德厚於地　是以脫想無憂難
菩薩即以智慧力　伸手案地是知我
應時普地砰大動　魔與官屬顛倒墮
魔王敗績悵失利　惛迷却踞前畫地
其子又曉心乃悟　即時自歸前悔過

吾以不復用兵器　等行慈心去魔怨
世用兵器動人心　而我以等沒衆生
若調爲馬雖巳調　然後故態會復生
若得寂調如佛性　巳如佛調無不仁
姝天見佛擒魔衆　忍調無想怨自降
諸天歡喜奉華臻　非法王壞法王勝
本從等意智慧力　慧能即時攘不祥
能使怨家爲弟子　當礼四等道之證
面如滿月色從容　名聞十方德如山
求佛像貌難得比　當稽首斯度世仙

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下　言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菩薩累劫清淨之行至儒大慈道定自然忍力降魔鬼兵退散定意如故不以智慮無憂喜想是日初夜得一術闍自知宿命無數劫來精神所更展轉受身不可稱計皆識知之至二夜時得二術闍悉知衆生心中所念善惡殃福生死所趣至三夜時得三術闍漏盡結解自知本昔久所習行四神足念精進定欲定意定戒定得變化法所欲如意不復用思身能飛行能分一身作百作千至億万無數復合為一能徹入地石壁皆過從一方現俯沒仰出辟如水波能身中出水火履水行虛身不陷墜坐卧空中如鳥飛翔立能及天手捫日月欲身平立至梵自在眼能徹視耳能洞聽意悉預知諸天人龍鬼神蚑行蠕動之類身行口言心所欲念悉見聞知諸有貪婬無貪婬者有瞋恚無瞋恚者有愚癡無愚癡者有愛欲無愛欲

者有大志行無大志行者有內外行
無內外行者有念善無念善者有一
心無一心者有解脫意无解脫意者
一切志知
菩薩觀見天上人中地獄畜生鬼神
五道先世父母兄弟妻子中外姓字
一一分別一世十世百千万億無數
世事至于天地一劫崩壞空荒之時
一劫始成人物興時能知十劫百劫
至千万億無數劫中內外姓字衣食
苦樂壽命長短死此生彼展轉所趣
好醜賢愚苦樂一切三界皆分別知
從上頭始諸所更身生長老終形色
見人魂神各自隨行生五道中或墮
地獄或墮畜生或作鬼神或生天上
或入人形有生豪貴富樂家者有生
卑鄙貧賤家者知諸衆生或五陰自
覆一色像二痛痒三思想四行作五
魂識皆習五欲眼貪色耳貪聲鼻貪
香舌貪味身貪細滑牽於愛欲或於
財色思望安樂從是生諸惡本從惡
致苦能斷愛習不隨婬心大如毛髮
受行八道則衆苦滅矣譬如無薪亦

復無火是謂無為度世之道

菩薩自知已棄惡本無婬怒癡生死已除種根已斷無餘栽栟所作已成智慧已了明星出時廓然大悟得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得佛十八法有十神力四無所畏佛十八法者謂從得佛至于泥曰一無失道二無空言三無忘志四無不靜意五無若干想六無不省視七志欲無減八精進無減九定意無減十智慧無減十一解脫無減十二度知見無減十三古世之事悉知見十四來世之事悉知見十五今世之事悉知見十六覽衆身行化以始所知十七覽衆言行化以始所知十八覽衆意行化以始所知是為佛十八不共之法

十神力者佛悉知見深微隱遠是處非處明審如有一力也佛悉明知來今往古所造行地所受報應二力也佛悉分別天人衆生彼彼異念三力也佛悉知衆生若干種語及度世語四力也佛悉了知世間雜種無量情態五力也佛能現禪解定行除衆勞

諍六力也佛知欲縛知縛解要在所宜行七力也佛智如海善言无量追識一切宿命所更八力也佛天眼淨見人物死神所出生善惡殃福隨行受報九力也佛漏已盡無復縛著神真叡智自知見證究暢道行可作能作無餘生死其智明審是為佛十神力也四無所畏者佛神智正覺無所不知愚惑相言佛未悉知至於梵摩衆聖皆莫能論佛之智故獨步不懼一無畏也佛漏已盡悉知愚惑相言佛漏未盡至於梵摩衆聖莫能論佛之志故獨步不懼二無畏也佛說經戒天下誦習愚惑相言佛經可過至於梵摩衆聖莫能論毀佛之正經故獨步不懼三無畏也佛現道義言真而要能度苦厄愚惑相言佛不能度苦至於梵摩衆聖莫能論佛正道故周行不懼四無畏也

佛得定意一切知見坐自念言是實微妙難知難明甚難得也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測而無下深不可測大包天地細入無間昔定光佛時別我為

佛名釋迦文今果得之從无數劫勤
苦所求適今得耳自念宿命諸所施
為慈孝仁義礼敬誠信中正守善虛
心學聖柔弱淨意行六度無極布施
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習四等心
慈悲喜護養育衆生如視赤子承事
諸佛積德无量累劫勤苦不望其功
今悉自得喜自說曰

今覺佛極尊　棄婬淨無漏　一切能將導
從者必歡預　夫福之報快　妙願皆得成
懸疾得上寂　吾將遊涅洹

佛初得道自知食少身體虛輕徐起
入水洗浴畢欲上岸天按樹枝得攀
而出旋往樹下有五百青雀飛来繞
佛三匝而去復有長者女始嫁有願
生子男者當作百味之糜祠山樹神
後生得男喜即作糜盛以金鉢其女
濡糜釜杓不汙女益珍敬即與數女
俱入山中望見好樹即遣婢先往掃
除婢到見佛不知何神還報女言有神
在樹下坐女令婢戴百味之糜置頭
上前長跪上食并金鉢佛言汝等能有
善意必以現世得福見諸衆女遶拜

一而退佛便食麋已念先三佛初得道時
昔有獻百味之食并上金鉢如此器者
今皆在文隣龍所佛即擲鉢水中自然
逆流上水七里墮前三鉢上四器共
累相類如一龍王歡喜知復有佛佛
定意七日不動不搖樹神念佛新得
道快坐七日未有獻食者我當求人
令飯佛時適有五百賈人從山一面
過車牛皆躓不行中有兩大人一名
提謂二名波利怖還與衆人俱詣樹
神請福神現光像言今世有佛在此
優留國界尼連禪水邊未有獻食者
汝曹幸先能有善意必獲大福賈人
聞佛名皆喜言佛必獨大尊天神所
敬非凡品也即和麨蜜俱詣樹下稽
首上佛佛念先古諸佛哀受人施法
皆持鉢不宜如餘道人手受食也
時四天王即遥知佛當用鉢如人屈申
臂頃俱到頞䣜山上如意所念石中
自然出四鉢香淨潔無穢四天王各
取一鉢還共上佛願哀賈人令得大
福方有鐵鉢後弟子當用食佛念取
一鉢不快餘三意便悉受四鉢累置

左手中右手按之合成一鉢令四際
現佛處甚臺吉諸賈人汝當歸命於
佛歸命於法方有比丘眾當預自歸
即皆受教各三自歸佛起於異處食
畢咒願賈人言今所布施欲使食者
得充氣力當令施家世世得願得色
得力得瞻得喜安快無病終保年壽
諸邪惡鬼不得嬈近以有善意立德
本國諸善鬼神常當擁護開示道地
得利諧偶不使逆塞無復艱害人有
正見以信喜敬潔淨不慳施道德者
福德益大所隨轉勝吉無不利日月
五星二十八宿天神鬼王常隨護助
四天大王賞別善人東提頭賴南維
睒文西維樓勒北拘均羅當護汝等
令不遭橫能有慧意研精學問敬佛
法眾棄捐眾惡不自放恣現受吉祥
種福得福行道得道以先見佛一心
承奉當為從是致第一福現世獲祐
快解見諦富樂長壽自致泥洹時甚
寒冷佛腹內風起帝釋即知應時到
閻浮提界上取藥果名呵梨勒來白佛
言是果香美可服食除內風佛便食之

風即除去起到文隣瞽龍無提水邊坐定七日不喘不息光照水中龍目得開自識如前見三佛光明目輒得視龍王歡喜沐浴名香栴檀蘇合出水見佛相好光影如樹有華前繞佛七匝身離佛圍四十里龍有七頭羅

復佛上欲以障蔽蚊䖟寒暑時雨七日龍一心不飢不渴七日雨止佛悟龍化作年少道人著好服飾稽首問佛佛得無寒得無熱得無為蚊䖟所嬈近耶佛時答言

久得在屏處　思道真福快　昔所願欲聞
令以志知快　不為彼所嬈　能安衆生快
度世三毒滅　得佛泥洹快　生世得覩佛
聞受經法快　得與辟支佛　真人會亦快
不與愚從事　得離惡人快　有黠別真僞
知信正道快

佛告龍王汝當復自歸於佛自歸於法自歸於比丘僧即受三自歸諸畜生中是龍為先見佛佛以神足移坐石室自念本願欲度衆生思惟生死本從十二因緣法起法起故便有生死者法滅者生死乃盡作是故自

得是不作是是便息一切衆生意爲精神窈冥冥恍忽無形自起識想隨行受身身無常主神無常形神心變化躁濁難清自生自滅未曾休息一念去一念來若水中泡一滴滅一復興至于三界欲色無色九神所止皆繫於識不得免苦昧昧然不自覺故謂之癡莫知要道夫道至妙虛寂無念不可以凡世間意知世間道術九十六種各信所事孰知其惑皆樂生求安貪欲嗜味好於聲色故不能樂佛道佛道清淨空無所有凡計身方物不可得常有設當爲說天下皆苦空無所有誰能信者徒苦我耳意欲默然不爲世間說法便入定意佛放眉中光上照七天梵天知佛欲取泥洹悲念三界皆爲長衰終不得知度世之法死即當復墮三惡道何時當脫天下久遠乃有佛耳佛難得見若優曇華今我當爲天人請命求哀於佛令止說經即語帝釋將天樂般遮伎下到石室佛方定意覺般遮彈琴而歌其辭曰

聽我歌十力　棄蓋寂定禪　光徹照七天
德香踰栴檀　上帝神妙來　歎仰欲見尊
梵釋齎敬意　稽首欲受聞　佛所本行願
精進百劫勤　四等大布施　十方受弘恩
持戒淨無垢　慈悲護衆生　勇決入禪智
大悲敷度經　苦行積無數　功勳成於今
戒忍定慧力　動地魔已擒　德普蓋天地
神智過靈聖　相好特無比　八聲震十方
志高於須弥　清妙莫能論　永離婬怒癡
無復老死患　唯哀從定覺　愍傷諸天人
為開法寶藏　敷恵甘露珎　令從憂畏解
危厄得以安　迷惑見正道　邪疑覩真言
一切皆願樂　欲聽受無猒　當開無死法
壽化於無窮

佛意悉知便從定覺梵天白佛言從久遠以来適復見佛耳諸天喜踊欲聞佛法當為世間說經願莫般泥洹衆生愚闇無有慧眼唯加慈導令得解脫諸天人中多有賢善好道易解亦有精進能受戒法畏於地獄三惡道者願開法藏為現甘露受者必多天下無佛時我見餘道人具有三毒自意合作經典人尚學其不至誠法

言何況佛之清淨無婬怒癡願佛說法使衆生得聞至誠之道

佛言善哉善哉梵天欲廣施安救諸世間撫利寧濟樂使解脫我念世間貪愛嗜欲墮生死苦少能自覺本從十二因緣起癡緣癡行緣行識緣識名像緣名像六入緣六入更樂緣更樂痛緣痛愛緣愛受緣受有緣有生緣生老死憂悲苦悶心惱大患其有精神從愛轉受生死欲得道者當斷貪愛滅除情欲無爲無起然則癡滅癡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像滅名像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更樂滅更樂滅則痛滅痛滅則愛滅愛滅則受滅受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悶心惱大患皆盡是謂得道唯佛覺此微妙難明夫此清淨無愚癡想不可以世間凡夫意知天下道術九十六種各有所事或事天地日月五星或事水火鬼神龍神皆樂生求安貪欲嗜味好於聲色故不能樂佛道不聞佛經不知要法凡人意異計身万物謂可常有設

當為說目之所見万物無常有身皆
苦身為非身空無所有親戚家屬恚
非人所正言似反誰能信者吾為枯
苦不如取泥洹故欲不言耳梵天復曰

從无數劫人在世間　生死唯佛經難得聞
從佛在世能度極者　今以得願人中難有
尊極無佛比　是故稽首礼
世間縛著為父在冥　今十力興神智无量
當闢法藏施慧光明　照諸天人令得開解
佛能度一切　是故願自歸
從本發意擔為苦人　勞謙積德行願已成
無明老死長夜可悲　當施法樂救諸病痛
慈哀無過佛　是故稽首請

佛已可梵天念誰可先度者昔者父王
遣五人侍我今在山中即復道還五
人見佛自相謂言是人來者慎莫與
起也佛到五人皆起不覺作礼時佛
言卿等持心何無牢固屬言莫起何
以作礼五人不對願為弟子佛即手
摩其頭以為沙門還道樹下各坐思
惟佛又復念此閒有優為迦葉六明
勇健有好名字國王吏民皆共事之與
五百弟子在尼連禪水邊欲先開化令

解攝喜信樂佛法尒乃餘人當隨而學即往從之迦葉見佛即来起迎讃言幸甚大道人善来相見消息安不佛即荅言無病第一利知足第一富善友第一厚無為第一安

迦葉曰有何勑使佛言欲報一事儻不瞋恚煩借大室一宿之間日不愛也中有毒龍恐相害耳佛言無苦龍不害我重借至三迦葉言然大道人德高能居中者大善佛即澡洗前入火室持草布地適坐須臾毒龍瞋恚身中出烟佛亦現神身中出烟龍大忿怒身皆火出佛亦現神身出火光龍火佛光於是俱盛石室盡燃其炎烟出如失火状迦葉夜起相視星宿見火室洞然噫噫言咄是大沙門端正可惜不隨我語竟為毒火所害佛知其意於其室内以道神力滅龍恚毒降伏龍身化置鉢中迦葉惶遽令五百弟子人持一瓶水就擲滅火而一瓶者更成一火師徒益怖皆言咄咄然是大沙門明旦佛持鉢盛龍而出迦葉驚喜問大道人乃尚活耶器中何等佛

答言然吾自活耳是鉢中者可言毒龍衆人所畏不敢入室者也今者降之已受戒矣迦葉自以得道謂佛非真顧語弟子是大沙門極神雖尒未及於道不如我得羅漢也

佛復移近迦葉坐一樹下夜第一四天王俱下聽佛說經四王光影明如盛火迦葉夜起占候見佛邊有四火明旦行問大道人亦事火乎佛言不事火也曰昨夜此間有四火何也佛言昨夜四天王來下聽經是其光耳迦葉念言是大沙門極神雖然尚未得道故不如我得羅漢也

佛止樹下第二天帝釋夜復來下聽佛說經帝釋光影甚益大明迦葉夜起占候見佛邊火光倍於昨四火明心念是大沙門續事火也明旦復行問ゝ道人得無事火佛言不也昨天帝釋來下聽經是其光耳迦葉念言是大沙門乃神聖雖然未及於道不如我得羅漢也

後夜第七梵天又下聽經梵之光影倍於帝釋迦葉夜起占候見火光益

大明盛明日問大道人事火乎荅言不事火也昨夜火光益明大何也

佛言昨夜梵天來下聽經是其光耳

迦葉復念是大沙門神則神矣然未得道不如我得羅漢也

迦葉五百弟子人事三火合千五百火明旦燃之火了不燃怪而白師師言疑是大沙門所為也即行問佛我五百弟子凡事千五百火令旦燃之火皆不燃是大道人之所為乎佛言卿欲使火燃不問之至三曰欲使燃佛言可去火當燃應聲皆燃迦葉復念是大沙門神則神矣然未得道不如我已得羅漢也

迦葉身自事三火明旦燃之又不可燃心念復是大沙門所為也即行問佛我自事三火令旦燃之了不可燃續是大道人所為耶

佛言卿欲使火燃不問之至三曰欲使燃佛言可去火當燃應聲皆燃迦葉復念是大沙門神則神矣然未得道不如我已得羅漢也

火燃之後迦葉欲滅之不可得滅五

百弟子及諸事火者共助滅之而了
不滅皆言大沙門所為也
迦葉行問佛火既燃矣今不可滅佛言
欲使滅乎曰欲使滅佛言可去火當滅
應聲即滅迦葉故念是大沙門雖神
不如我得道真也
迦葉行白佛言願大道人留此不須復
遠行我自給飯食即還勅家明日作好
飯施牀座已食時自行請佛佛言便
去今隨後到迦葉適去佛如人屈申
臂須東適弗于逮界上數千億里取
樹果名閻逼感滿鉢還迦葉未至佛
已坐其牀上迦葉後到問大道人從何
道來佛言卿適去我東到弗于逮地
取閻逼果香美可食便取食之佛飯
已去迦葉續念是大沙門雖神不如
我道真也
明日食時迦葉復請佛佛言便去今
隨後到迦葉適去佛便南行極閻浮提
界數千万里取呵梨勒果盛滿鉢還
迦葉未歸佛已坐其牀迦葉至問何
緣先到佛言卿適去我即南行極此地
界取呵梨勒果亦香且美便取食之

佛飯已去迦葉續念是大沙門雖神不如我道眞也

明日迦葉復行請佛佛言便去令隨後到迦葉適去佛西到拘耶尼界上數千億里取阿摩勒果盛滿鉢還先迦葉歸坐其牀上迦葉後至問大道人從何而來佛言卿適去後我西適拘耶尼地取阿摩勒果香美可食便取食之佛飯已去迦葉復念是大沙門雖神故不如我道眞也

明日迦葉復請佛佛言便去令隨後到迦葉反顧忽然不見佛佛以神足北適鬱單越界上數千億里取自然粳米滿鉢而還先迦葉至坐其牀上迦葉後至問大道人復從何來佛言從北鬱單越地取此成熟粳米快美且香卿試食之佛飯已去迦葉復念是大沙門雖神故不如我道眞也

明日食時佛持鉢自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屏處食已念欲澡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迦葉蹣時彷徉衆中見有泉水怪而問佛何緣有此佛言吾朝得嗚飯

於此食已念欲澡漱天帝釋指地令有水出汝當名此為指地池迦葉復念是大沙門雖神故不如我道真也佛還樹下道見棄弊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即到頞鄰山上取正四方成治好石來置池邊白佛言可用浣衣佛欲曬衣天帝復行取六方石來給曬衣

迦葉見池邊有兩好石又問何緣有此佛言吾欲浣濯及欲曬衣天帝到頞鄰山上取此石來迦葉復念是大沙門雖神故不如我道真也

佛後日入指地池澡浴畢欲出無所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脩好其樹自然曲下就佛佛攀而出迦葉見樹曲下垂蔭恠而又問佛言吾入池浴出無所攀是故樹神為我曲之迦葉復念是大沙門雖神故不如我道真也

時摩竭國王及吏民以歲節會礼詣迦葉所相娛樂七日迦葉念佛神聖明智衆人見者必俱捨我而共事之當令其去七日快也佛知其意即隱七日

迦葉後日又念聞者我有節會餘食甚多得大沙門来飲之快耶佛遥知之即時来到迦葉喜言大道人来一何善也我適欲相供養中間何為七日不現佛言聞者王與吏民共會七日卿意念言是大沙門神聖明智衆人見者必俱捨我而共事之當令其去七日快也是故我去卿今念我故復来耳迦葉心念是大沙門乃知人意雖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尒時迦葉五百弟子適俱破薪各舉一斧斧皆不得下懷共白師師言是大沙門所為也即行問佛我諸弟子向共破薪斧皆舉而不下佛言可去斧當下斧即下下之後斧皆著薪舉之不舉復行白佛令斧適下又皆不舉佛言可去令使斧舉即舉得用迦葉復念是大沙門雖神故不如我道真也

時尼連禪水長流駛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令住使水隔起高出人頭令底揚塵佛行其中迦葉恐佛為水所漂即與弟子俱乘船索佛迦葉見水隔斷中央塵起佛行其間迦葉呼言大道

人乃尚活耶佛言然吾自活耳又問

佛欲上船不佛言大善佛念今當現
神令子心伏即從水中貫船底入無
有穿迹迦葉復念是大沙門神則神
矣然不如我已得羅漢也
佛語迦葉汝非羅漢亦不知道眞胡
爲虛妄自稱貴乎於是迦葉心驚毛
竪自知無道即稽首言大道人實神
聖乃知我意志寧可得從大道人稟
受經戒作沙門耶佛言且還報汝弟
子報之益善卿是大長者國中所承
望今欲學大道可獨自知乎迦葉受
教還告諸弟子汝曹知乎我目所見
意始信解當除鬚髮被法衣受佛戒
作沙門汝等欲何趣五百弟子曰我
等所知皆大師恩師所尊信必不虛
妄願皆隨從得爲沙門於是師徒脫
身衣褐及取水瓶杖屣諸事火具悉
棄水中俱共詣佛稽首白佛言今我
五百弟子以有信意願欲離家除鬚
髮受佛戒佛言可諸沙門來迦葉及
五百弟子鬚髮自墮皆成沙門優爲
迦葉有二弟次曰那提迦葉次曰竭

夷迦葉二弟各有二百五十弟子盧舍列居水邊見諸梵志衣服什物諸事火具皆隨水流二弟驚愕恐兄師徒五百人為惡人所害大水所漂即與五百弟子逆水而上見兄師徒皆作沙門怪問大兄年百二十智慧高遠國王吏民所共宗事我意以兄為是羅漢今反捨梵志道學沙門法此非小事佛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答言佛道最勝其法无量我雖世學未曾有得道神智如佛者也其經戒甚清淨我今以見慈心度人以三事教化一者道定神足變化自然二者智慧知人本意三者經道正行隨病與藥二弟各顧謂諸弟子汝等欲何趣合五百人俱同聲言願如大師即皆稽首求作沙門佛言可諸沙門來二弟及五百弟子皆除鬚髮即隨佛後復成沙門佛便有千沙門俱到波羅奈惠縣藂樹下坐佛語弟子皆說梵志佛為諸弟子現神變化一者飛行二者說經三者教識諸弟子見佛咸神莫不欣喜作禮奉行

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下

佛說長者音悅經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與尊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及諸菩薩清信士女一切普會圍遶說法佛告大衆彼有長者名曰音悅財富無數年耆無子以為愁慼雖其然者宿福所追其報有四一者夫人產男端正無比二者五百白馬同時生駒三者國王遣使者拜授金印四者五百寶船同時俱至阿難白佛何等寶船而俱至乎佛告阿難長者音悅群族殊多先此之時遣五百人乘船入海既獲衆寶安隱還家是故如來說此四福同時普集長者歡喜心自念言天降福祚集我之庭當作甘饌室族相慶即如所言興作大廚娛樂盡歡鼓樂絃歌聲聞于天是時四大天王釋梵天王諸龍鬼王阿須倫王一切神王各與眷屬側塞虛空看此長者福德无量如來神達知此長者歡喜踊躍因其歡悅欲往稱歎若其闕

解可殖福栽如來應時歌頌吉祥八種之音往於門外而說頌曰

長者今日　吉祥集至　一切福應
室族吉利　昔所殖福　其報有四
六小歡悅　世間無比　諸天龍神
咸為降伏　快哉長者　猥獲吉福
如春種禾　秋則成熟　先作後受
影報隨逐

尒時長者聞佛德音五情逸豫歡喜而出見佛恭肅即便啓言瞿曇沙門實為神妙知我室族吉祥无量枉屈尊神来相讚歎即以好白㲲直金千萬兩奉上如来佛即受之而為達嚫佛告長者財有五危世人不知慳悋貪惜不能減割以用窮乏壽終神逝棄財世間汝今能尒必獲影報所生之處福自歸身長者白佛何等五危佛即報言一者大火燒之不覺二者大水漂没無常三者縣官奪取无道四者惡子用度無限五者盜賊所見刼奪五事一至不可抑制辟如有人違犯王法閉在牢獄應當誅戮財物没入其官豈復能却之乎又復辟如

阿難卻歷財寶無數國王奪取主不能制亦非神能所能止之所以者何以其前世布施亡悔是以令世亡富亡貧長者聞說益增踊躍於是如來忽然還到耆闍崛山

尒時國內有尼揵異道人名曰不蘭迦葉聽聞如來詣長者家歌頌一偈猥得長者千萬兩金心懷悄嫉心即念言瞿曇沙門尚能得金況我往乞當不得乎又自念言我當往求瞿曇沙門所可說偈然後往乞必得珎寶嗟歎之宜當勝瞿曇不蘭迦葉懷此愚癡妬嫉之意而往稽首問訊如來長跪白佛薄德無福衣食不充傳聞瞿曇詣長者家歌頌一偈大得珎寶寧可哀矜賜所說偈令吾諷誦當往咨嗟冀望得寶如來三達知此長者却後一時財寶當散不蘭迦葉不知時宜遭厄之家而說吉祥必得長者无量杖痛如來告言不惜此偈所以者何汝不知時御說此偈必得楚痛是故如來違卿所求若更欲得應時之說絕妙之句吾當與汝既使長

者得聞眞言又可免於毒之痛不蘭迦葉心自念言瞿曇沙門不欲令我往亡珎寶是故慳惜不肯與我即便重啓其於與我焉知餘事如来慈愍諫之滿三終不信解佛亦豫知不蘭迦葉前世因緣應受此痛如来又去罪不可債佛即為說吉祥之偈是乾諷誦一歲乃聞然後長者失火燒舍珎奇了盡五百馬駒同時燒死所生妙子一旦終亡王遣使者錄奪金印後復乘船入海採寶安隱来還泊岸數日五百寶船一旦漂沒室族大小無不愁毒辟如有人而被誅戮未死之須愁怖難言其日不蘭迦葉往到其門歌頌如来吉祥之偈

長者今日　吉祥集至　一切福應
室族吉利　昔所殖福　其報有四
大小歡悅　世間無比　諸天龍神
咸為降伏　快哉長者　猥獲吉福
如春種禾　秋則成熟　先作後受
影報隨逐

於是不蘭迦葉說此偈時長者聞之舉門忿恚天下凶殃無過於我去何

此人裸形無恥在此妖蠱說我吉祥益我憂煩即出搥打從頭至足無不被患舉身大痛劘創還家六師宗等逆問其意荅言此變正由瞿曇內不自剋反怨世尊尒時世尊在羅閱祇竹園之中與諸大衆圍繞說法佛告衆會不蘭迦葉前從如來求索一偈欲詣長者歌頌求寶如來誎之其於不信今已在彼遭痛毒患阿難白佛不蘭迦葉與此長者有何因緣而被此患佛告阿難乃昔久遠不可計數阿僧祇刧時有國王亦名音悅有一鳥名曰鸚䳇在王宮上鳴聲和好王時晝寢聞鳥鳴聲驚覺問其左右此為何鳥鳴聲妙好侍者白言有一奇鳥五色焜煌適在宮上鳴已便去王即遣大衆步騎絡繹逐而求之推尋殊久捕得與王王得歡喜愛樂無猒即以珠璣水精琉璃真珠珊瑚瓔珞其身頭頸羽翮無不周遍常著左右晝夜看視不去須臾

後復有鳥名曰䳺鳥来在宮上看見鸚䳇獨得優寵即問鸚䳇何緣致此

鸚鵡答言我來宮上悲鳴殊好國王愛敬於我取我常著左右五色珠璣瓔珞我身禿梟聞之心懷嫉妬心即念言我亦當鳴令殊於鸚國王亦當愛寵我身王時出臥禿梟即鳴王即驚覺歘然毛竪如畏怖狀王問左右此為何聲驚動怖我侍者白言有惡聲鳥名曰禿梟王即恚曰促遣大衆分布推索即得與王王令左右生拔毛羽擧身大痛步行而去到其野田衆鳥問言何緣致此禿梟瞋恚不責已身咎衆鳥言正坐鸚鵡故得此患佛言善聲招福惡聲致禍罪報由已反怒鸚鵡

佛告阿難昔國王者今長者音悅是鸚鵡者我身是禿梟者今不蘭迦葉是昔嫉鸚鵡即被毒患今嫉如來獲痛難言貪嫉燒身何況苦難所以者何不蘭迦葉誹謗如來前後六事何等為六一者在於難國興貪嫉心誹謗如來二者於羅閱祇以竹園故誹謗如來三者在羅閱祇詣長者音悅家貪其金寶誹謗如來四者於摩竭

提界貪於供養誹謗如来五者在維耶離國貪名利養誹謗如来六者在舍衛國貪於利養及惜名稱誹謗如来于時國王驅逐出國不蘭迦葉六師徒等同心說言瞿曇實神莫不敬重吾等術淺名稱崩頹處處見忽當用活為即時以沙而著𦉪中自沉于水於是壽命殞即入地獄考治一切苦痛無量佛重告言當來来世多有貪嫉弊惡之人誹謗貢高拒求長短是則自燒痛哉阿難是故汝當廣宣斯經以護將来如斯之黨阿難白佛罪行而復失之佛告阿難音悅前世長者音悅昔殖何德獲此四福何所為年少時欽戴佛法及與聖衆供養盡忠而願豪富納妻之後專迷善色違慢三寶又無慈心仁接長幼是故報應適畢便散汝開導宣告令知其要佛說此已四部弟子天龍鬼神國王臣民一切衆會聞經歡喜莫不作禮

佛說長者音悅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一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與諸比丘住於竹林是諸比丘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還歸所住食竟澡漱各攝衣鉢集在講堂悉欲共說過去因緣尒時世尊以淨天耳超於世間聞諸比丘語論之聲即從座起到講堂上於衆中坐問諸比丘汝等共集欲說何法時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我等食竟澡漱已訖故共集此各欲聞說過去因緣是時世尊語諸比丘汝等樂聞過去因緣者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今為汝說比丘白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言比丘過去無數阿僧祇劫尒時有一仙人名曰善慧淨修梵行求一切種智為欲成就與大智故樂處生死周遍五道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生死無量譬盡天下草木斬以為籌數其故身不能窮盡夫極天地之始終謂之一劫而其經天地成壞者

不可稱載也所以感傷群生耽惑愛欲沉流苦海起慈悲心欲拔濟之又作此念今諸衆生没於生死不能自出皆由貪欲瞋恚愚癡樂著色聲香味觸法故我當決定斷其此病雖生諸趣不忘斯念於諸衆生怨親平等以布施攝貧窮持戒攝毀禁忍辱攝瞋恚精進攝懈怠禪定攝乱意智慧攝愚癡如是長衣增益衆生普為一切而作歸依於諸如來恭敬供養樂欲聽法亦為他説常以四事奉給衆僧於佛法衆尊重守護如是諸行不可稱數

尒時有王名曰燈照城名提播婆底其國人民壽八萬歲安隱豊樂極為熾盛所欲自在猶如諸天時彼国王正法治世不枉人民無有殺戮楚撻之苦視諸人民有如一子時燈照王始生太子端嚴無比威德具足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初生之日四方皆明日月珠火不復為用王見太子有如此瑞即召諸臣共集議言太子初生有此奇特當為太子作何等名諸

瞿曇言應名太子以為普光又召相師而占相之相師答言今觀太子若在家者為轉輪王統四天下若出家者為天人尊成薩婆若王及夫人後宮婇女聞相師言於此太子深生愛念亦為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時太子在於後宮為夫人婇女說種種法

太子年至二万九千歲捨轉輪王位啓其父母求欲出家既不聽已乃至三請猶尚不許太子慈悲志存拯濟忍其小違以成大順即便往詣山林樹下剃除鬚髮披著法服勤修苦行滿六千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諸天人及八部衆轉於法輪此輪微妙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所不能轉以三乘法教化衆生所可利益不可稱數尒時父王及其夫人後宮婇女聞太子普光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大歡喜踊躍无量尒時群臣國內人民婆羅門等聞太子道成心各念言太子普光捨轉輪王位剃除鬚

鬚被著法服出家修道得成正覺我等今者亦當出家作此念已悉皆往詣善光佛所尒時普光如来即觀其心隨其因緣而為說法大臣婆羅門等有四千人成阿羅漢國中人民及餘四方諸来會衆有八万人亦得無著法忍尒時普光如来與八万四千諸阿羅漢往詣國界遊行教化父王聞已心大歡喜即勑國中平治道路香水灑地懸諸繒綵寶幢幡蓋散衆名花如是莊嚴滿十二踰闍那又復擊鼓唱令國內諸有花者不得私賣悉輸與王并勑人民不得先我供養於佛即遣大臣并作伎樂燒香散花而往請彼普光如来

尒時善慧仙人在於山中得五奇特夢一者夢卧大海二者夢枕須弥三者夢海中一切衆生入其身内四者夢手執日五者夢手執月得此夢已即大驚悟心自念言我今此夢非為小緣當以問誰宜入城内問諸智者作是念已披鹿皮衣手執水瓶及杖繖蓋行入城邑路過外道所止住處

有五百人而為上首善慧念言我今當
以所夢問之并得觀其所修之業即
共諸人講論道義破其異見時五百
人即便受屈求為弟子於善慧所深
生恭敬各以銀錢一枚而以上之復
有五百外道既見善慧辯才聰明亦
生隨喜時諸外道自共議言今普光
如来出興于世善慧仙人聞斯語已
舉體毛竪心大歡喜踊躍无量便與
外道分別而去外道問言師何所趣
荅言我今當往普光佛所欲施供養
外道白言師若去者願樂隨從善慧
荅曰我今有緣宜應先行介時善慧
賫五百銀錢隨路而去諸外道衆悲
戀懊惱辭別而歸善慧至前見王家
人平治道路香水灑地列幢幡蓋種
種莊嚴即便問言何因緣故而作是
事王人荅言世有佛興名曰普光今
燈照王請来入城所以忩忩莊嚴道
路善慧即復問彼路人汝知何處有
諸名花荅言道士燈照大王擊鼓唱
令國內名花皆不得賣悉以輸王善
慧聞已心大懊惱意猶不息苦訪花

所俄尒即遇王家青衣密持七莖青蓮花過畏王制令藏著缾中善慧至誠感其蓮花踊出缾外善慧遥見即追呼曰大姊且止此花賣不青衣聞已心大驚愕而自念言藏花甚密此何男子乃見我花求索買耶顧看其缾果見花出生奇特想答言男子此青蓮花當送宮內欲以上佛不可得也善慧又言請以五百銀錢雇五莖耳青衣意疑復自念言此花所直不過數錢而今男子乃以銀錢五百求買五莖即問之言欲持此花用作何等善慧答言今有如来出興於世燈照大王請来入城故須此花欲以供養大姊當知諸佛如来難可值遇如優曇鉢花時乃一現青衣又問供養如来為求何等善慧答曰為欲成就一切種智度脫无量苦衆生故尒時青衣得聞此語心自念言今此男子顏容端正披鹿皮衣纔蔽形躰乃尒至誠不惜錢寶即語之曰我今當以此花相與願我生生常為君妻善慧答言我修梵行求無為道不得相許

生死之緣青衣即言若當不從我此願者花不可得善慧又曰汝若決定不與我花當從汝願我好布施不逆人意若使有來從我乞求頭目髓腦及與妻子汝莫生閡壞吾施心青衣荅言善哉善哉敬從來命今我女弱不能得前請寄二花以獻於佛使我生生不失此願好醜不離必置心中令佛知之

尒時燈照王與其諸子及衆官屬婆羅門等持好香花種種供具而出奉迎普光如來舉國人民亦皆隨從是時善慧五百弟子共相謂言今日國王及諸臣民悉皆往詣普光佛所大師今者亦當已去我等宜應往彼礼敬作此言已即共俱行在道未遠逢見善慧師徒相遇喜悅无量即共同詣普光佛所見燈照王已到佛前冣得在初供養礼拜如是次第至諸大臣亦各礼敬并散名花花悉墮地于時善慧與五百弟子見諸人衆供養畢已諦觀如來相好之容又欲濟拔諸苦衆生亦欲滿足一切種智故即

散五莖皆住空中化成花臺後散二
莖亦止空中夾佛兩邊尒時國王及
其眷屬一切臣民天龍夜叉乾闥婆
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
非人等見此奇特歎未曾有於是普
光如來以無㝵智讚善慧言善我善
我善男子汝以是行過无量阿僧祇
刧當得成佛号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
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
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當於善慧受
記之時無量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
羅伽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
等散衆妙花滿虛空中而發誓言善
慧將來成佛道時我等皆願為其眷
屬是時普光如來即記之曰汝等皆
當得生其國尒時如來既授記已猶
見善慧作仙人髮披鹿皮衣如來欲
令捨此服儀即便化地以為淤泥善
慧見佛應從此行而地濁濕心自念
言云何乃令千輻輪足蹈此而過即
脫皮衣以用布地不足掩泥仍又解
髮亦以覆之如來即便踐之而度因
記之曰汝後得佛當於五濁惡世度

諸天人不以為難必如我也于時善慧聞斯記已歡欣踊躍喜不自勝即時便解一切法空得無生忍身昇虛空去地七多羅樹以偈讚佛

今見世間導　令我開慧眼　為說清淨法
去離一切著　今遍天人尊　令我得無生
願將來獲果　亦如兩足尊

是時善慧說此讚已從空中下到於佛前五體投地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哀愍我故聽我出家尒時普光如來答言善哉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

尒時有二貧窮老人各與親屬一百人俱覩佛相好威德嚴顯自傷貧乏無以供養是時如來愍其心至即化前地生諸草穢令二貧人見地不淨發歡喜心而便灑掃普光如來而記之曰汝過无量阿僧祇刧釋迦牟尼佛出興於世汝等尒時當作第一聲聞弟子尒時普光如來記貧人已與八万四千比丘及燈照王并婆羅門諸臣民等前後圍繞入提播婆底城時燈照王與其眷屬以四事供養普

光如来并及八万四千比丘經四万
歲王即捨位以付其子與其眷屬及
夫人眷屬各八万四千人同於佛法
出家修道得陁羅尼諸法三昧善慧
比丘亦隨普光如来受王供養滿四
万歲於諸法中得深三昧教化衆生
不可稱數尒時善慧比丘白普光如
来言世尊我於昔日在深山中得五
奇特夢一者夢卧大海二者夢枕須
弥三者夢海中一切衆生入我身内
四者夢手執日五者夢手執月唯願
世尊為我解說此夢之相尒時普光
如来荅言善我汝若欲知此夢義者
當為汝說夢卧大海者汝身即時在於
生死大海之中夢枕須弥者出於生
死得般涅槃相夢大海中一切衆生
入身内者當於生死大海為諸衆生
作歸依處夢手執日者智慧光明普
照法界夢手執月者以方便智入於
生死以清涼法化導衆生令離惱熱
此夢因緣是汝將来成佛之相善慧
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礼佛而退
尒時普光如来復經少時入般涅槃

善慧比丘護持正法滿二万歲以三
乘法教化衆生所利益者不可稱計
尒時善慧比丘於彼命終即便上生
為四天王以三乘法化諸天衆盡彼
天壽下生人間為轉輪聖王王四天
下七寶具足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
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主藏
臣寶七主兵臣寶千子具足皆忠勇
健能伏怨敵以正法治無諸憂惱常
以十善化諸人民於此壽終生忉利
天為彼天主壽終下生為轉輪聖王
終其壽命乃至生於第七梵天上為
天王下為聖主各三十六反其間或
為仙人或為外道六師或為婆羅門
或為小王如是變現不可稱數
尒時善慧菩薩功行滿足位登十地
在一生補處近一切種智生兜率天
名聖善白為諸天主說於一生補處
之行亦於十方國土現種種身為諸
衆生隨應說法期運將至當下作佛
即觀五事一者觀諸衆生熟與未熟
二者觀時至與未至三者觀諸國土
何國處中四者觀諸種族何族貴盛

五者觀過去因緣誰最真正應為父母觀五事已即自思惟今諸衆生皆是我初發心以來所成熟者堪能受於清淨妙法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此閻浮提迦毗羅斾兜國最為處中諸族種姓釋迦第一甘蔗苗裔聖王之後觀白淨王過去因緣夫妻真正堪為父母又觀摩耶夫人壽命脩短懐抱太子滿足十月太子便生生七日已其母命終既作此觀又自思惟我今若便即下生者不能廣利諸天人衆仍於天宮現五種相令諸天子皆悉覺知菩薩期還應下作佛一者菩薩眼現瞬動二者頭上花萎三者衣受塵垢四者腋下汗出五者不樂本座時諸天衆忽見菩薩有此異相心大驚怖身諸毛孔血流如雨自相謂言菩薩不久捨於我等尒時菩薩又現五瑞一者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二者大地十八相動須弥海水諸天宫殿皆悉震揺三者諸魔宫宅隱蔽不現四者日月星辰無復光明五者天龍八部身皆震動不能自禁

是時兜率諸天見菩薩身已有五相又復覩外五希有事皆悉聚集到菩薩所頭面礼足白言尊者我等今日見此諸相舉身震動不能自安唯願為我釋此因緣菩薩即便荅諸天言善男子當知諸行皆悉无常我今不久捨此天宮生閻浮提于時諸天聞此語已悲號涕泣心大憂惱舉身血現如波羅奢花或有不復樂於本座或有棄其莊嚴之具或有宛轉迷悶於地或有深歎無常苦者尒時有一天子即說偈言

菩薩在於此　開我等法眼　今者遠我去
如盲離導師　又如欲渡水　忽然失橋船
亦似嬰孩兒　喪亡其慈母　我等亦如是
失所歸依處　方漂生死流　了無有出緣
我等於長夜　為癡箭所射　既失大醫王
誰當救我者　滯卧無明牀　長没愛欲海
永絕尊者訓　未見超出期

尒時菩薩見諸天子悲泣懊惱又復聞說戀慕之偈即以慈音而告之曰善男子凡人受生無不死者恩愛合會必有別離上至阿迦膩吒天下至

阿鼻地獄其中一切諸衆生等無有不為無常大火之所煎炙是故汝等不應於我獨生戀慕我今與汝皆悉未離生死熾火乃至一切貧富貴賤皆不免脫於是菩薩即說偈言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尒時菩薩語天子言此偈乃是過去諸佛之所共說諸行性相法皆如是汝等今者勿生憂惱我於生死無量刧來今者唯有此一生在不久當得離於諸行汝等當知今是度脫衆生之時我應下生閻浮提中迦毗羅旆兜國甘蔗苗裔釋姓種族白淨王家我生於彼遠離父母棄捨妻子及轉輪王位出家學道勤修苦行降伏魔怨成一切種智轉於法輪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所不能轉亦依過去諸佛所行法式廣利一切諸天人衆建大法幢傾倒魔幢竭煩惱海淨八正路以諸法印印衆生心設大法會請諸天人汝等尒時亦當皆同在於此會貪受法食以是因緣不應憂惱尒時

菩薩以偈頌曰

我於此不久　當下閻浮提　迦毗羅旆兜
白淨王宮生　辭父母親屬　捨轉輪王位
出家行學道　成一切種智　建立正法幢
能竭煩惱海　閉塞惡趣門　淨開八正道
廣利諸天人　其數不可計　以是因緣故
不應生憂惱

尒時菩薩舉身毛孔皆放光明諸天子等聞菩薩言又復見身出大光明歡喜踊躍雖諸憂苦各心念言菩薩不久當成正覺

尒時菩薩觀降胎時至即乘六牙白象發兜率宮无量諸天作諸伎樂燒衆名香散天妙花隨從菩薩滿虚空中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時降神母胎于時摩耶夫人於眠寤之際見菩薩乘六牙白象騰虚而來從右脅入影現於外如處琉璃夫人體安快樂如服甘露顧見自身如日月照心大歡喜踊躍无量見此相已豁然而覺生希有心即便往至白淨王所而白王言我於向者眠寤之際其狀如夢見諸瑞相極為奇

時王即答言我向亦見有大光明又
復覺汝顏貌異常汝可為說所見瑞
相夫人即便具說上事以偈頌曰
見有乘白象　皎淨如日月　釋梵諸天衆
皆悉執寶幢　燒香散天花　并作衆伎樂
充滿虛空中　圍繞而來下　來入我右脅
猶如處琉璃　令以現大王　此為何瑞相
尒時白淨王見摩耶夫人諸瑞相已
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便遣請善相
婆羅門以妙香花種種飲食而供養
之供養畢已示夫人右脅并說瑞相
白婆羅門言願為占之有何等異時
婆羅門即占之曰大王夫人所懷大
子諸善妙相不可具說今當為王略
言之耳大王當知今此夫人胎中之
子必能光顯釋迦種族降胎之時放
大光明諸天釋梵執侍圍繞此相必
是正覺之瑞若不出家為轉輪聖王
王四天下七寶自至千子具足時王
聞此婆羅門言深自慶幸踊躍无量
即以金銀雜寶象馬車乘及以村邑
而用供給此婆羅門時摩耶夫人以
其嫁女并及珎寶亦以奉施自從語

薩處胎以來摩耶夫人日更修行六波羅蜜天獻飲食自然而至不復樂於人間之味三千大千世界常皆大明其界中間幽冥之處日月威光所不能照亦皆朗然其中衆生各得相見共相謂言此中云何忽生衆生菩薩降胎之時三千大千世界十八相動清涼香風起於四方諸抱疾者皆悉除愈貪欲瞋癡亦皆休息

尒時兜率天宮有一天子作是念言菩薩已生白淨王宮我亦當復下生人間菩薩成佛我得在先為其眷屬供養聽法作此念已即便下生王舍城中明月種姓旃陀羅及多王家復有天子生舍衛國王家復有天子生偷羅厥叉國王家復有天子生犢子國王家復有天子生跋羅國王家復有天子生盧羅國王家復有天子生德叉尸羅國王家復有天子生拘羅婆國王家復有天子生婆羅門家復有天子生長者居士毗舍首陀羅家復有五百天子生釋種姓家有如是等諸天子衆其數凡有九十九億下

生人間又從他化自在天乃至四天
王所下生者不可稱計復有色界天
下與其眷屬亦皆下生而作仙人菩
薩在胎行住坐卧無所妨㝵又不令
母有諸苦患菩薩晨朝於母胎中為
色界諸天說種種法至日中時為欲
界諸天亦說諸法於日晡時又復為
諸鬼神說法於夜三時亦復如是成
熟利益无量衆生菩薩在胎夫人婇
女若有來礼拜而供養者或復有來作
是願言當令得成轉輪聖王菩薩聞
已心不喜樂或復有來作是願言當
令得成一切種智菩薩聞已心大歡
喜菩薩處胎垂滿十月身諸支節悉
以相好皆悉具足亦使其母諸根寂
定樂處園林不喜憒閙時白淨王心
自思惟夫人懷姙日月將滿而不見
其有生産相作此念時會遇夫人遣
信白王我今欲出園林遊觀時王聞
此益懷歡喜即勑於外令淨掃灑藍
毗尼園更使栽植諸妙花果流泉浴
池悉令清潔欄楯階陛皆以七寶而
為莊嚴翡翠鴛鴦鳧鷖鳳凰鸚鵡異類衆

烏鳴集其中懸繒幡蓋散花燒香作諸伎樂猶如帝釋歡喜之園又勅中閒所經行處皆令嚴淨種種莊嚴又勅嚴辦十万七寶車輦一一車輦雕玩殊絶又復勅外嚴辦四軍爲兵馬兵車兵步兵又復選取後宮婇女顔容端正不老不少氣性調和聰慧明了其數凡有八万四千以用給侍摩耶夫人又復擇取八万四千端正童女着妙瓔珞嚴身之具齎持香花先往往彼藍毗尼園王又勅諸羣臣百官夫人去者皆悉侍從於是夫人即昇寶轝與諸官屬并及婇女前後導從往藍毗尼園尒時復有天龍八部亦皆隨從充滿虚空

尒時夫人既入園已諸根寂靜十月滿足於二月八日日初出時夫人見彼園中有一大樹名曰無憂花色香鮮枝葉分布極爲茂盛即擧右手欲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脇出于時樹下亦生七寶七莖蓮花大如車輪菩薩即便墮蓮花上無扶侍者自行七步擧其右手而師子吼我於一切天

人之中最尊最勝无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人天說是言已時四天王即以天繒接太子身置寶机上釋提桓因手執寶蓋大梵天王又持白拂侍立左右難陀龍王優波難陀龍王於虛空中吐清淨水一溫一涼灌太子身身黃金色有三十二相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天龍八部亦於空中作天伎樂歌唄讚頌燒眾名香散諸妙花又雨天衣及以瓔珞繽紛亂墜不可稱數

尒時摩耶夫人生太子已身安快樂無有苦患歡喜踊躍止於樹下前後自然忽生四井其水香潔具八功德尒時摩耶夫人與其眷屬隨所欲須自恣洗漱復有諸夜叉王皆悉圍繞守護太子及摩耶夫人當尒之時閻浮提人乃至阿迦膩吒天雖離喜樂皆亦於此歡喜讚歎一切種智今出於世无量眾生皆得利益唯願速成正覺之道轉於法輪廣度眾生唯有魔王獨懷愁惱不安本座當尒之時所感瑞應三十有四一者十方世界

皆悉大明二者三千大千世界十八
相動丘墟平坦三者一切枯木更
敷榮國界自然生奇特樹四者園苑
生異甘果五者陸地生寶蓮花大如
車輪六者地中伏藏悉自發出七者
諸藏珎寶放大光明八者諸天妙服
自然來降九者衆川万流恬靜澄清
十者風止雲除空中明淨十一者香
風芬芳從四方來細雨潤澤以斂飛
塵十二者國中疾病皆悉除愈十三
者國內宮舍無不明曜燈燭之光不
復為用十四者日月星辰停住不行
十五者毗舍佉星下現人間待太子
生十六者諸梵天王執素寶蓋列覆
宮上十七者八方諸仙人師奉寶來
獻十八者天百味食自然在前十九
者無數寶瓶盛諸甘露二十者諸天
妙車載寶而至二十一者無數白象
子首戴蓮花列住殿前二十二者天
紺馬寶自然而來二十三者五百白
師子王從雪山出息其惡情心懷歡
喜羅住城門二十四者諸天伎女於
虛空中作妙音樂二十五者諸天王

女執孔雀拂現宮牆上二十六者諸天王女各持金缾盛滿香汁列住空中二十七者諸天歌頌讚太子德二十八者地獄休息毒痛不行二十九者毒虫隱伏惡鳥善心三十者諸惡律儀一時慈悲三十一者國內孕婦產者悉男其有百病自然除愈三十二者一切樹神化作人形悉來礼侍三十三者諸餘國王各賫名寶同來臣伏三十四者一切人天無非時語尒時諸姝女衆見此瑞相極大歡喜自相謂言太子今生有如此等嘉祥之事唯願長壽無諸疾苦勿令我等生大憂惱作此言已以天細疊裹抱太子至夫人所時四天王在虛空中恭敬隨從釋提桓因執蓋來覆有二十八大鬼神王在園四角守衛奉護尒時有一青衣聰慧明了從藍毗尼園還入宮中到白淨王所而白王言大王威德轉更增進摩耶夫人已生太子顏貌端正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墮蓮花上自行七步擧其右手而師子吼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

勝無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
切人天有如是等諸奇特事非可具
說時白淨王聞彼青衣說此語巳歡
喜踊躍不能自勝即脫身瓔珞而以
賜之

尒時白淨王即嚴四兵眷屬圍繞并
與一億釋迦種姓前後導從入藍毗
尼園見彼園中天龍八部皆悉充滿
到夫人所見太子身相好殊異歡喜
踊躍猶如江海諸大波浪慮其短壽
又懷悽愴譬如須彌山王難可動摇
大地動時此山乃動彼白淨王素性
恬靜常无歡慼今見太子一喜一懼
亦復如是摩耶夫人爲性調和既生
太子見諸奇瑞倍增柔軟尒時白淨
王叉手合掌礼諸天神前抱太子置
於七寶爲轝之上與諸群臣後宮婇
女虛空諸天作諸伎樂隨從入城時
白淨王及諸釋子未識三寶即將太
子往詣天寺大子既入梵天形像皆
從座起礼太子足而語王言大王當
知今此太子天人中尊虛空天神皆
悉礼敬大王豈不見如此耶云何而

今来此札我時白淨王及諸釋子群臣内外聞見是已歎未曾有即將大子出於天寺還入後宮當尒之時諸釋種姓亦同一日生五百男時王廐中為生白子馬生白駒牛羊亦生五色羔犢如是等類數各五百王家青衣亦生五百蒼頭尒時宮中五百伏藏自然發出一一伏藏有七寶藏而圍繞之又有諸大國商人從海採寶還迦毗羅旆兜國彼諸商人各賫奇寶而来獻王時白淨王問諸商人汝等入海採諸珎寶悉皆吉利無苦惱不及諸伴侶無遺落耶彼諸商人荅言大王所經道路極自安隱王聞此言甚大歡喜即遣請諸婆羅門等婆羅門衆皆悉集已設諸供養或與為馬及以七寶田宅僮僕供養畢已抱太子出即便白諸婆羅門言當為大子作何等名諸婆羅門即共論議而荅王言太子生時一切寶藏皆悉發出所有諸瑞莫非吉祥以此義故當名太子為薩婆悉達說此語時虛空天神即擊天鼓燒香散花唱言善哉

諸天人民即便稱曰薩婆悉達

尒時八王亦於是日與白淨王同生太子彼諸國王各懷歡喜我今生子有諸奇異而不知是薩婆悉達之瑞相也皆集婆羅門各為太子制好名字王舍城太子名曰頻毗娑羅舍衛國太子名婆斯匿偷羅拘吒國太子名拘膽婆攢子國太子名優陀延跋羅國太子名贊陀羅延覓羅國大子名曰疾光德叉尸羅國太子名弗迦羅婆羅拘羅婆國太子名拘羅婆

尒時白淨王普勑群臣令訪聰明多聞智慧善知占相為諸世人所知識者群臣聞已四方推覓時王即便於後園中起一大殿窓牖欄楯七寶莊餝尒時群臣得五百婆羅門聰明知相見諸奇瑞欲來詣王會王遣信疾速而至諸臣白王知相婆羅門今者已到王聞歡喜即勑令前請入殿坐設諸供養彼婆羅門即白王言我聞大王新生太子有諸相好奇特之瑞願令我等悉得見之時王即勑抱太子出諸婆羅門既見太子相好威嚴

歎未曾有王即問言今占太子其相云何婆羅門言一切衆生皆欲子好大王今者所生太子是大殊異勿生憂怖即又白言所生太子大王雖言是王之子乃是世間人天之眼王復問言云何得知婆羅門言我觀太子身色光焰猶如真金有諸相好極爲明淨若當出家成一切種智若在家者爲轉輪聖王領四天下譬如江河海爲第一衆山之中須弥最勝凡諸光曜日爲無上一切清凉唯有明月天人世間太子爲尊王聞此語心大歡喜離諸怵惕彼婆羅門又白王言有一梵仙名阿私陁具足五通在於香山彼能爲王斷諸疑惑諸婆羅門說此語已辭別而去

尒時白淨王心自思惟阿私陁仙人居在香山塗路嶮絶非人所到當以何方請來至此王可作此心念之時阿私陁仙人遥知王意又復先見諸奇瑞相深解菩薩爲破生死故現受生以神通力騰虚而來到王宮門時守門者入白王言阿私陁仙人乘虚

空来今在門外至閤歡喜即勅令前
王至門上自奉迎之既見仙人恭敬
礼拜而即問言尊者既来住門不進
為守門者不聽前耶仙人荅言無見
止者既来相詣宜須先白王便隨從
入於後宮敬請令坐而問訊言尊者
四大常安和不仙人荅言蒙大王恩
幸得安樂時白淨王白仙人言尊者
今日能来下降我等種族方大熾盛
従今巳去日就吉祥為是經過故来
此耶仙人荅言我在香山見大光明
諸奇特相又知大王心之所念以是
因縁故来到此我以神力乘虚而来
聞上諸天說王太子必當得成一切
種智度脫天人又王太子従右脅生
墮於七寶蓮花之上而行七步舉其
右手而師子吼我於天人之中最尊
最勝无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
一切天人又復諸天圍繞恭敬聞有
如此大奇特事快哉大王宜應欣慶
太子今者可得見不即将仙人至太
子所王及夫人抱太子出欲礼仙人
時彼仙人即止王曰此是天人三界

中尊去何而今礼於我耶時彼仙人即起合掌礼太子足王及夫人白仙人言唯願尊者為相太子仙人言善即便占相具見相巳忽然悲泣不能自勝王及夫人見彼仙人悲泣流涙舉身戰怖生大憂惱如大波浪動於小船問仙人言我子初生具諸瑞相有何不祥而悲泣耶尒時仙人歔欷荅言大王太子相好具足無有不祥王又問言願更為我占視太子有長壽相不得轉輪王位王四天下不我年既暮欲以國土皆悉付之當隱山林出家學道所可志願唯在於此尊者為觀必定果耶尒時仙人又荅王言大王太子具三十二相一者足下安平平如奩底二者足下千輻網輪輪相具足三者手足相稍長勝於餘人四者手足柔軟勝餘身分五者足跟廣具足滿好六者足指合縵網勝於餘人七者足趺高平好與跟相稱八者伊泥延鹿膞纖好如伊泥延鹿王九者平住兩手摩膝十者陰藏相如馬王象王十一者身縱廣等如

足拘類樹十二者一一孔一毛生青
色柔軟右旋十三者毛上向靡青色
柔軟右旋十四者金色相其色微妙
勝閻浮檀金十五者身光面一丈十
六者皮薄細滑不受塵垢不停蚊蚋
十七者七處滿兩足下兩手中兩肩
上項中皆滿字相分明十八者兩腋
下滿如摩尼珠十九者身如師子二
十者身廣端直二十一者肩圓好二
十二者口四十齒二十三者齒白齊密
而根深二十四者四牙最白而大二
十五者方頰車如師子二十六者味
中得上味咽中二處津液流出二十
七者舌大軟薄能覆面至耳髮際二
十八者梵音深遠如迦陵頻伽聲二
十九者眼色如金精三十者眼睫如
牛王三十一者眉間白毫相軟白如
兜羅綿三十二者頂髻肉成具有如
此相好之身若在家者年二十九為
轉輪聖王若出家者成一切種智廣
濟天人然王太子必當學道得成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久當轉清淨
法輪利益天人開世間眼我今年壽

已百二十不久命終生無想天不覩佛興不聞經法故自悲耳又問仙人尊者向占言有二種一當作王二或正覺而今云何言決定成一切種智時仙人言我相之法若有衆生具三十二相或生非處又不明顯此人必為轉輪聖王若三十二相皆得其處又復明顯此人必成一切種智我觀大王太子諸相皆得其所又極明顯是以決定知成正覺仙人為王說此語已辭別而退

尒時白淨王既聞仙人決定之說心懷愁惱慮恐出家即擇五百青衣賢明多智為作妳母養視太子其中或有乳者或有抱者或有浴者或有浣濯者如是等比供給太子皆悉具足又復別為起三時殿溫涼寒暑各自異處其殿皆以七寶莊嚴衣裳服飾皆悉隨時王恐太子棄家學道使其城門開閉之聲聞四十里又復擇取五百妓女形容端正不肥不瘦不長不短不白不黑才能巧妙各兼數技皆以名寶瓔珞其身百人一番迭代

宿衛於其殿前列樹甘果枝葉蔚映
花實繁茂又有浴池清淨澄潔池邊
香草雜色蓮花猗靡芬馥不可稱計
異類之鳥數百千種光麗心目趣悅
太子太子既生始滿七日其母命終
以懷太子功德大故上生忉利封受
自然太子自知福德威重無有女人
堪受禮者故因將終託之而生尒時
太子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乳養太子
如母無異時白淨王勅作七寶天冠
及以瓔珞而與太子太子年漸長大
為辦為馬牛羊之車凡是童子所玩
好具無不給與尒時舉國人民皆行
仁惠五穀豐熟風雨以時又無盜賊
快樂安隱皆是太子福德力故時王
又以青衣所生是車匿等五百蒼頭
給侍太子至年七歲父王心念太子
已大宜令學書訪覓國中聰明婆羅
門善諸書藝請使令來以教太子尒
時有一婆羅門名跋陀羅尼與五百
婆羅門以為眷屬來受王請即白婆
羅門言欲屈尊者為太子師此可尒
不婆羅門言當隨所知以授太子時

白淨王更為太子起大學堂七寶莊嚴牀榻學具極令精麗卜擇吉日即以太子與婆羅門而令教之尒時婆羅門以四十九書字之本教令讀之于時太子見此事已問其師言此何等書閻浮提中一切諸書凡有幾種師即默然不知所荅又復問言此阿一字有何等義師又默然亦不能荅內懷慙愧即從座起礼太子足而讚歎言太子初生行七步時自言天人之中最尊最勝此言不虛唯願為說閻浮提書凡有幾種太子荅言閻浮提中或有梵書或佉樓書或蓮花書有如是等六十四種此阿字者是梵音聲又此字義是不可壞亦是無上正真道義凡如此義无量無邊尒時婆羅門深生慙愧還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太子是天人中第一之師云何而欲令我教耶尒時父王聞婆羅門言倍生歡喜歎未曾有即厚供養彼婆羅門隨意所之凡諸技藝典籍議論天文地理筭數射御太子皆悉自然知之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二　言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爾時太子至年十歲諸釋種中五百童子皆亦同年太子從弟提婆達多次名難陀次名孫陀羅難陀等或有三十相三十一相者或復雖有三十二相相不分明各聞伎藝有大筋力時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既聞太子諸藝皆通名徹十方共相謂言太子雖復聰明智慧善解書論至於力膂詎勝我等欲與太子較其勇健爾時父王又訪國中善知射者而召之來令教太子即往後園欲射鐵鼓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亦悉隨從時師即便授一小弓而與太子太子含笑而問之言以此與我欲作何等射師答言欲令太子射此鐵鼓太子又言此弓力弱更求如是七弓將來師即授與太子便執七弓以射一箭過七鐵鼓時彼射師往白王言大王太子自知射藝以一箭力射過七鼓閻浮提中無能等者云何令我為作師耶爾

時白淨王聞此語已心大歡喜而自
念言我子聰明書論筭數四術悉知
而其射藝四方人民未有知者即勅
太子及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又復
擊鼓唱令國界太子薩婆悉達却後
七日當出後園欲試武藝諸人民中
有勇健者可悉來此到第七日提婆
達多與六万眷屬最先出城于時有
一大象當城門住此諸軍眾皆不敢
前提婆達多問諸人言何故住此而
不前耶諸人荅言有一大象當門而
立舉眾畏之故不敢前提婆達多聞
此言已獨前象所以手搏頭即便躃
地於是軍眾次第得過介時難陁又
與眷屬亦欲出城其諸軍眾徐步漸
前難陁即問何故行遲諸人荅言提
婆達多手搏一象躃在城門妨行者
路以是故遲難陁即便前至象所以
足指挑象擲著路傍无數人眾聚共
看之介時太子與十万眷屬前後圍
繞始出城門見於路傍人眾聚看即
便問曰此諸人輩為何所看從人荅
言提婆達多手搏一象躃在城門妨

人行路難陁次出以足指挑擲著於此是故行人悉聚看之於是太子即自念言今者正是現力之時太子便即以手執象擲著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損象又還穌無所苦痛時諸人民歎未曾有王聞此已深生竒特如是太子及提婆達多并與難陁四遠人民皆悉來集在彼園中尒時彼園種種莊嚴施列金鼓銀鼓鍮石之鼓銅鐵等鼓各有七枚尒時提婆達多㝡先射之徹三金鼓次及難陁亦徹三鼓諸來人衆悉皆雅歎尒時群臣白太子言提婆達多及與難陁皆巳射訖今者次第正在太子唯願太子射此諸鼓如是三請太子曰善而語之言若欲使我射諸鼓者此弓力弱更覓強者諸臣荅言太子祖王有一良弓今在王庫太子語言便可取來弓既至巳太子即牽以放一箭徹過諸鼓然後入地泉水流出又亦穿過大鐵圍山尒時提婆達多又與難陁共相撲戲二人力等亦無勝者太子又前手執二弟躃之於地以慈力故

不令傷痛尒時四遠諸人民衆旣見太子有如此力高聲唱言白淨王太子非但智慧勝一切人其力勇健亦無等者莫不歎伏益生恭敬

尒時白淨王即會諸臣而共議言太子今者年巳長大智慧勇健皆悉具足今宜應以四大海水灌太子頂又復勑下餘小國王却後二月八日灌太子頂皆可來集至二月八日諸餘國王并及仙人婆羅門等皆悉雲集懸繒幡蓋燒香散花鳴鍾擊鼓作諸伎樂以七寶器盛四海水諸仙人衆各各頂戴授婆羅門如是乃至遍及諸臣悉巳頂戴傳授與王時王即以灌太子頂以七寶印而用付之又擊大鼓高聲唱言今立薩婆悉達以為太子尒時虛空天龍夜叉人非人等作天伎樂異口同音讚言善哉當於迦毗羅旆兜國立太子時餘八國王亦於是日同立太子

尒時太子啓王出遊王即聽許時王即與太子并諸群臣前後導從按行國界次復前行到王田所即便止息

閻浮樹下看諸耕人介時淨居天化作壞虫鳥隨啄之太子見已起慈悲心衆生可愍互相吞食即便思惟離欲界愛如是乃至得四禪地日光昕赫樹為曲枝隨蔭太子介時白淨王四面推求問覓太子從人荅曰太子今在閻浮樹下時王即便與諸群臣往彼樹所未至之間遥見太子端坐思惟又見彼樹曲蔭其躯深生奇特時王即前執太子手問言汝今何故在於此坐太子荅言觀諸衆生更相吞食甚可傷愍王聞此語心生憂惱慮其出家宜急婚娉以悅其意即便呼之俱共還國太子荅言願停於此王聞其語心即念言彼阿私陁往日所說太子今者將如其言王即流淚悲嘆還國太子既見父王如此即便隨從歸於所止王恐愁憂不樂在家更増妓女而娛樂之

介時太子至年十七王集諸臣而共議言太子今者年已長大宜應為其訪索婚所諸臣荅言有一釋種婆羅門名摩訶那摩其人有女名耶輸陁

羅頗容端正聰明智慧賢才過人礼儀備舉有如是德堪太子妃王即荅言若如卿語便為納之王還宮內即勅宮中聰明有智舊宿女人汝可往至摩訶郁摩長者之家瞻看其女容儀禮行為何如耶可停於彼至滿七日受王勅已即便往彼長者之家於七日中具觀此女還荅王言我觀此女容貌端正威儀進止無與等者王聞其言極大歡喜即便遣人語摩訶郁摩言太子年長欲為納妃諸臣並言汝女淑令宜堪此舉令欲相屈時摩訶郁摩荅王使言謹奉勅旨王即令諸臣擇採吉日遣車万乘而往迎之既至宮已具足太子婚姻之礼又復更增諸妓女衆晝夜娛樂尒時太子恒與其妃行住坐卧未曾不俱初自無有世俗之意於靜夜中但修禪觀時王日日問諸婇女太子與妃相接近不婇女荅言不見太子有夫婦道王聞此語愁憂不樂更增妓女而娛樂之如是經時猶不接近時王深疑愁不能男

尒時太子聞諸妓女歌詠園林花果
茂盛流泉清涼太子。忽便欲出遊觀
即遣妓女往白王言在宮日久樂欲
蹔出園林遊戲王聞此語心生歡喜
而自念言太子當是不樂在宮行夫
婦禮所以求出園林去耳即便聽之
勑諸群臣整治園觀所經道路皆令
清淨太子即便往至王所頭面礼足
辭出而去時王即便勑一舊臣聰明
智慧善言辯者令從太子尒時太子
與諸官屬前後導從出城東門國中
人民聞太子出男女盈路觀者如雲
時淨居天化作老人頭白背傴拄杖
羸步太子即便問從者言此為何人
從者答曰此老人也太子又問何謂
為老答曰此人昔日曾經嬰兒童子
少年遷謝不住遂至根熟形變色衰
飲食不消氣力虛微坐起苦極餘命
無幾故謂為老太子又問唯此人老
一切皆然從者答言一切皆悉應當
如此尒時太子聞是語已生大苦惱
而自念言日月流邁時變歲移老至
如電身安足恃我雖富貴豈獨免耶

云何世人而不怖畏太子從本以來不樂處世又聞此事益生厭離即迴車還愁思不樂時王聞已心懷煎憂恐其學道更增妓女以娛樂之

尒時太子復經少時啓王出遊王聞此言心大憂慮而自念言太子前出逢見老人憂愁不樂今者云何而復求出王愛太子不忍違異僶俛從之即集諸臣而共議言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逢見老人還輒不樂今者已復求出遊觀吾不能免遂復許之諸臣咸言當更嚴勅外諸官屬脩治道路懸繒幡蓋散華燒香皆使華麗無令臭穢諸不淨潔及以老病在道側也

尒時迦毗羅旆兜城四門之外各有一園樹木花果浴池樓觀種種莊嚴皆悉無異王問諸臣外諸園觀何者為勝諸臣咸言外諸園觀皆等无異如忉利天歡喜之園王又勑言太子前出已從東門今者可令從南門出

尒時太子百官導從出城南門時淨居天化作病人身瘦腹大喘息呻吟骨消肉竭顏貌痿黃舉身戰掉不能

自持兩人扶腋在於路側太子即問此為何人從者答曰此病人也太子又問何謂為病答曰夫謂病者皆由嗜欲飲食無度四大不調轉變成病百節苦痛氣力虛微飲食寡少眠卧不安雖有身手不能自運要假他力然後坐起尒時太子以慈悲心看彼病人自生愁憂又復問言此人獨尒餘皆然耶答曰一切人民無有貴賤同有此病太子聞已心自念言如此病苦普應嬰之士何世人躭樂不畏作此念已深生恐怖身心戰動譬如月影現波浪水語從者言如此身者是大苦聚世人於中横生歡樂愚癡無識不知覺悟令者云何欲往彼園遊觀嬉戲即便迴車還入王宮坐自思惟愁憂不樂王問從者太子今出寧有樂不從者答言始出南門逢見病人以此不樂即迴車還王聞此語心大愁憂慮其出家時王即便問諸臣言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逢見老人愁憂不樂以此事故吾勅鄉等淨治道路無令老病在於巷側云何今出

於城南門而復致有疾病人耶又令太子逢值見之諸臣答言近受王勅嚴命外司勿使有諸臭穢老病在於道側不相檢覆無敢懈怠不知何緣忽有病人非是我等之罪咎也尒時王問諸從者言汝等並見病人在路何從而至從者答曰無有蹤跡不知何来時王深於太子生猶豫心恐其學道更增妓女而悦其意又復欲使於五欲中生戀著心

尒時有一婆羅門子名憂陁夷聰明智慧極有才辯時王即便請来入宮而語之言太子今者不樂在世受於五欲恐其不久出家學道汝可與之共作朋屬具說世間五欲樂事令其心動不樂出家時優陁夷即便答言太子聰明無與等者所知書論皆悉淵博並是我今所未曾聞云何見使誘說之耶辟以藕絲欲懸須弥我亦如是終不能迴太子之心大王既勅令作朋友要當自竭我所知見時優陁夷受王勅已隨從太子行住坐卧不敢遠離時王又復選諸妓女聰明

智慧顏容端正善於歌舞能惑人者種種莊飾光麗悅目皆悉遣往給侍太子

尒時太子復經少時啓王出遊王聞此語心自念言彼優陁夷既與太子共為朋友令若出遊或勝於前無復厭俗樂出家心作是念已即便聽許時王又復集諸大臣悉語之言太子今者復求出遊我不忍違已復聽之太子前出東南二門已見老病還輙憂愁今者宜令從西門出我心慮其還又不樂然優陁夷是其良友冀令出還不復應尒御等好令修治道路園林臺觀皆使嚴整香花幡蓋數倍於前無令復有老病臭穢在道側也臣受勅已即語外司嚴治道路并又園林光麗倍常王又先送諸妙伎女置彼園中又復勅語優陁夷言若當路側有不祥事可以方便誘悅其心并勅諸臣隨從太子皆令伺察若有不吉遠驅逐之尒時太子與優陁夷百官導從燒香散花作衆伎樂出城西門時淨居天心自念言先現老病

於二城門舉衆皆見令白淨王嗔責
從者并及外司太子今出王制嚴峻
我今現死若皆見者增王忿怒必加
罪謫狂及無辜我於今日所現之事
唯令太子及憂陀夷二人見耳使餘
官屬不受責也作此念已即便來下
化為死人四人舉轝以諸香花布散
屍上室家大小號哭送之爾時太子
與優陀夷二人獨見太子問言此為
何物而以花香莊飾其上復有人衆
號哭相送時優陀夷以王勅故默然
不答如是三問淨居天王威神之力
使優陀夷不覺答言是死人也太子
又問何謂為死優陀夷言夫謂死者
刀風解形神識去矣四體諸根無所
復知此人在世貪著五欲愛惜錢財
辛苦經營唯知積聚不識無常今者
一旦捨之而死又為父母親戚眷屬
之所愛念命終之後猶如草木恩情
好惡不復相關如是死者誠可哀也
太子聞已心大戰怖又問優陀夷言
唯此人死餘亦當然即復答言一切
世人皆應如此無有貴賤而得免脫

太子素坐悟靜難動既聞此語不能自安即以微聲語優陀夷世間乃復有此死苦六何於中而行放逸心如木石不知怖畏即勅御者可迴車還御者答言前出二門未到園所中路而反致令大王深見瞋責今者豈敢復如此耶時優陀夷語御者言如汝所說不應便歸即復前行至彼園中香花幡蓋作衆伎樂衆妓端正猶如諸天婇女無異於太子前各競歌儛冀以姿態悅動其意太子心安不可移轉即止園中蔭息樹間除其侍衛端坐思惟憶昔曾在閻浮樹下遠離欲界乃至得於第四禪定尒時優陀夷到太子所而作此言大王見勅令與太子共爲朋友脫有得失互相開悟朋友之法其要有三一者見有過失輙相諫曉二者見有好事深生隨喜三者在於苦厄不相棄捨今獻誠言願不見責古昔諸王及今現在皆悉受於五欲之樂然後出家太子云何永絕不顧又人生世宜順人行無有棄國而學道者雖願太子受於五

欲令有子息不絕王嗣尒時太子而荅之言誠如所說但我不以捐國故尒亦復不言五欲無樂以畏老病生死之苦故於五欲不敢愛著汝向所言古昔諸王先經五欲然後出家此諸王等今在何許以愛欲故或在地獄或在餓鬼或在畜生或在人天以有如是輪轉苦故是以我欲離老病苦生死法耳汝今云何令我受之時優陁夷雖竭才辯勸奬太子不能令迴即便退坐歸於所止太子仍勅嚴駕還宮諸婇女眾及優陁夷愁憂慘慼顏貌顰蹙如人新喪所愛親屬太子到宮惻愴倍常時白淨王呼優陁夷而問之言太子今出亭有樂不優陁夷言出城不遠逢見死人亦不知其從何而来太子與我同時見之太子問言此為何人我亦不覺荅是死人時王即復問諸從者汝等皆見城西門外有死人不從者荅言我等不見王聞此語神意豁然而自念言太子優陁夷二人獨見此是天力非諸臣咎必定當如阿私陁言作此念已

心大苦惱復增妓女以娛樂之日日遣人慰誘太子而語之言國是汝有何故愁憂而不樂耶王又嚴勅諸妓女眾悅太子意勿捨晝夜時白淨王雖知天力非復人事愛重太子不能不言心自思惟太子前已出三城門今者唯有北門未出其必不久更求出遊當復莊嚴彼外園林倍令光麗勿使有諸不可意事如所思惟具勅諸臣時王又復心自願言太子若出城北門時唯願諸天勿復現於不吉祥事復令我子心生憂惱既心願已遂勅御者太子若出當令乘馬使得四望見諸人民光麗莊飾是時太子啓王出遊王不忍違便與優陀夷及餘官屬前後導從出城北門到彼園所太子下馬止息於樹除去侍衛端坐思惟念於世間老病死苦時淨居天化作比丘法服持鉢手執錫杖視地而行在太子前太子見已即便問言汝是何人比丘答言我是比丘太子又問何謂比丘答言能破結賊不受後身故曰比丘世間皆悉無常危

聽我所修學無漏聖道不著色聲香
味觸法永得無為到解脫岸作此言
已於太子前現神通力騰虛而去當
尒之時諸從官屬皆悉覩見太子既
已見此比丘又聞廣說出家功德會
其宿懷厭欲之情便自唱言善哉善
哉天人之中唯此為勝我當決定修
學是道作此語已即便索馬還歸宮
城於時太子心生欣慶而自念言我
先見有老病死苦晝夜常恐為此所
逼今見比丘開悟我情示解脫路作
此念已即自思惟方便求覓出家
因緣

尒時白淨王問優陀夷言太子今出
寧有樂不時優陀夷即答王言太子
向出所經道路無諸不祥既到園中
太子獨自在於樹下遥見一人剃除
鬚髮著染色衣來太子前而共言語
言語既畢騰虛而去竟亦不知何所
論說太子因是嚴駕而歸當尒之時
顏容歡悅還至宮中方生憂愁時白
淨王既聞此語心生狐疑亦復不知
是何瑞相深懷懊惱而自念言太子

决定捨家學道又納其妃久而無子我今應勑耶輸陁羅當思方便莫絶國嗣復應警戒勿使太子去而不知既作是念如所思惟即便勑於耶輸陁羅耶輸陁羅聞王勑已心懷慙愧默然而住行止坐卧不離太子時王復增諸妙妓女以娛樂之

尒時太子年至十九心自思惟我今正是出家之時而便往至於父王所威儀庠序猶如帝釋往詣梵天傍臣見已而白王言太子今者来在王所王聞此言憂喜交集太子既至頭面作礼尒時父王即便抱之而勑令坐太子坐已白父王言恩愛集會必有别離唯願聽我出家學道一切衆生愛别離苦皆使解脫願必垂許不見留難時白淨王聞太子語心大苦痛猶如金剛摧破於山舉身戰掉不安本座執太子手不復能言啼泣流淚噓唏哽咽如是良久微聲而言汝今宜應息出家意所以者何年既少壯國未有嗣而便委我曾不迴顧尒時太子既見父王流淚不許還歸所止

言

思惟出家愁憂不樂
尒時迦毗羅旆兜國諸大相師占知
太子若不出家過七日後得轉輪王
位王四天下七寶自至各以所知往
白王言釋迦種姓於此方興王聞是
語心生歡喜即勑諸臣并釋種子汝
聞相師如此言不皆應日夜侍衛太
子於城四門門各千人同亘城外
踰闍那內還置人衆而防護之復勑
耶輸陁羅并諸內官倍加警戒過於
七日勿使出家時王又來至太子所
太子遥見即往奉迎頭面礼足問訊
起居王語太子我昔既聞阿私陁說
及衆相師并諸奇瑞必定知汝不樂
處世國嗣既重屬當相繼唯願為我
生汝一子然後絕俗不復相違尒時
太子聞父王言心自思惟大王所以
苦留我者正自為國無紹嗣耳作是
念已而荅王言善哉如勑即以左手
指其妃腹時耶輸陁羅便覺身異自
知有娠王聞太子如勑之言心大歡
喜當謂太子七日之內必未有兒若
過此期轉輪王位自然而至不復

出家

尒時太子心自念言我年已至一十有九今是二月復是七日宜應方便思求出家所以者何今正是時又於父王所願已備作此念已身放光明照四天王宮乃至照於淨居天宮不令人間見此光明尒時諸天見此光已皆知太子出家時至即便來下到太子所頭面禮足合掌白言無量劫來所修行願今者正是成熟之時於是太子答諸天言如汝等語今正是時然父王勑內外官屬嚴見防衛欲去無從諸天白言我等自當設諸方便令太子出使無知者諸天即便以其神力令諸宮屬皆悉惛眠

尒時耶輸陁羅眠卧之中得三大夢一者夢月墮地二者夢牙齒落三者夢失右臂得此夢已眠中驚覺心大怖懼白太子言我於眠中得三惡夢太子問言汝夢何等耶輸陁羅即便具說所夢之事太子語言月猶在天齒又不落臂復尚在當知諸夢虛假非實汝今不應橫生怖畏耶輸陁羅

又語太子如我自忖所夢之事必是太子出家之瑞太子又答汝但安眠勿生此慮要不令汝有不祥事耶輸陀羅聞此語已即便還眠太子即從坐起遍觀妓女及耶輸陀羅皆如木人譬若芭蕉中無堅實或有倚伏於樂器上臂脚垂地更相枕臥鼻涕目淚口中流涎又復遍觀妻及妓女見其形體髮爪髓腦骨齒髑髏皮膚肌肉筋脉肪血心肺脾腎肝膽腸胃屎尿涕唾外為革囊中盛臭穢無一可奇強熏以香飾以花綵譬如假借當還亦不得久百年之命臥消其半又多憂惱其樂無幾世人云何恒見此事而不覺悟又於其中貪著婬欲我今當學古昔諸佛所修之行急應遠此大火之聚

尒時太子思惟是已至於後夜淨居天王及欲界諸天充滿虛空即共同聲白太子言內外眷屬皆悉惛臥今者正是出家之時尒時太子即便自往至車匿所以天力故車匿自覺而語之言汝可為我被揵陟來尒時車

匿聞此言已擧身戰怖心懷猶預一者不欲違太子命二者畏王勑音嚴峻恩惟良久流淚而言大王慈勑如是之嚴且又令者非遊觀時又非降伏怨敵之日云何於此後夜之中而忽索馬欲何所之太子又復語車匿言我今欲為一切衆生降伏煩惱結使賊故汝今不應違我此意尒時車匿擧聲號泣欲令耶輸陁羅及諸眷屬皆悉覺知太子當去以天神力惛卧如故車匿即便牽馬而来太子徐前而語車匿及以揵陟一切恩愛會當別離世間之事易可果遂出家因緣甚難成就車匿聞已默然無言於是揵陟不復噴鳴尒時太子見明相出放身光明徹照十方師子吼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我今亦然於是諸天捧馬四足并接車匿釋提桓因執蓋隨從諸天即便令城北門自然而開不使有聲太子於是從門而出虛空諸天讃歎隨從尒時太子又師子吼我若不斷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終不還宮我若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又復不能轉於法輪要不還與父王相見若當不盡恩愛之情終不還見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陁羅當於太子說此擔時虛空諸天讚言善哉斯言必果至于天曉所行道路已三踰闍那時諸天衆既從太子至此處已所為事畢忽然不現

尒時太子次行至彼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太子見此園林寂靜無諸諠閙心生歡喜諸根悅豫即便下馬撫背而言所難為事汝作已畢又語車匿馬行駿疾如金翅鳥王汝恒隨從不離我側世間之人或有善心而形不隨或運形力而心不稱汝今心形皆悉無違又世間人處富貴者競隨奉事我既捨國來此林中唯汝一人獨能隨我甚為希有我今既已至閑靜處汝便可與揵陟俱還宮也尒時車匿聞此語已悲號啼泣迷悶躃地不能自勝於是揵陟既聞被遣屈膝舐足淚落如雨車匿答言我今云何忍聽太子如此言耶我於宮中違大王勑輙被揵陟以與太子致令今日來至

於此父王及摩訶波闍波提失太子
故必當憂惱宮中內外亦應擾動又
復此處多諸嶮難猛獸毒虫交横道
路我今云何而捨太子獨還宮耶太
子即便答車匿言世間之法獨生獨
死豈復有伴又有生老病死諸苦我
當云何與此作伴吾今為欲斷諸苦
故而來至此苦若斷時然後當與一
切衆生而作伴侶我於即時諸苦未
離云何而得為汝作侶車匿又白太
子生來長於深宮身體手足皆悉柔
軟眠卧床褥無不細滑如何一旦履
藉荊蕀瓦礫涅土止宿樹下太子答
言誠如汝語設我住宮乃可免此荊
蕀之患老病死苦會自見侵車匿既
聞太子此語悲泣垂淚默然而住于
時太子即就車匿取七寶劍而師子
吼過去諸佛為成就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故捨棄飾好剃除鬚髮我今
亦當依諸佛法作此言已便脫寶冠
髻中明珠以與車匿而語之曰以此
寶冠及以明珠致王足下汝可為我
上白大王我今不為生天樂故亦復

非不孝順父母亦無忿恨瞋恚之心
但以畏彼生老病死為除斷故來至
此耳汝應助我隨喜欣慶勿於吉祥
更生悲愁父王若謂我今出家未是
時者汝以我語上啓大王老病死至
豈有定時人雖少壯焉得免此父王
若復而責我言本要有子當聽出家
今未有子云何而去及出宮時不啓
聞者汝可為我具啓父王耶輸陁羅
久已有身王自問之昔勅如此非為
專輒往古有諸轉輪聖王厭國位者
入於山林出家求道無有中途還受
五欲我今出家亦復如是未成菩提
終不還宮內外眷屬皆當於我有恩
愛情可以汝辯為解釋之勿使於我
横生憂惱太子又復脫身瓔珞以授
車匿而語之言汝可為我持此瓔珞
奉摩訶波闍波提道我今為斷諸苦
本故出宮城求滿此願勿復於我反
更生苦又脫身上餘莊嚴具以與耶
輸陁羅亦復語言人生於世愛別離
苦我今為欲斷此諸苦出家學道勿
以我故恒生愁憂并諸親屬皆亦如

是尓時車匿聞此語已倍增悲絶不
忍違於太子勑令即便長跪受取寳
冠明珠瓔珞及嚴飾具垂淚而言我
聞太子如此志願擧身戰掉設令有
人心如木石聞此語者亦當悲感况
我生来奉侍太子聞此誓言而不感
絶唯願太子捨於此志勿令父王及
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陁羅并餘親屬
生大悲苦若使决定不迴此意勿於
是處而復棄我我今歸依太子足下
終不見有違離去理設當還宮王必
責我云何獨委太子而歸欲令何言
上荅大王太子荅言汝今不應作如
此語世皆離別豈常集聚我生七日
而母命終母子尚有死生之別而况
餘人汝勿於我偏生戀慕可與揵陟
俱還宮也如是再勑猶不肯去尓時
太子便以利劒自剃鬚髮即發願
言今落鬚髮願與一切斷除煩惱及
以習障釋提桓因接髮而去虚空諸
天燒香散花異口同音讃言善哉善
哉尓時太子剃鬚髮已自見其身所
著之衣猶是七寳即心念言過去諸

佛出家之法所著衣服不當如此時淨居天於太子前化作獵師身被袈裟太子既見心大歡喜而語之言汝所著衣是寂靜服往昔諸佛之所標識也云何著此而為罪行獵者答言我著袈裟以誘群鹿鹿見袈裟皆来近我我得煞之太子又言若如汝說著此袈裟但欲為煞諸鹿故耳非求解脫而服之也我今持此七寶之衣與汝貿易吾服此衣為欲攝救一切衆生斷其煩惱獵者答言善哉如吉即脫寶衣而與獵者自被袈裟依過去諸佛所服之法時淨居天還復梵身上外虛空歸其所止于時空中有異光明車匿見此心生奇特歎未曾有今此瑞應非為小緣車匿既見太子剃除鬚髮身著法服定知太子必不可迴悶絕於地倍增懊惱尒時太子而語之言汝今宜應捨此悲愁便還宮城具宣我意太子於是即徐前行車匿歔欷頭面作礼乃至遠望不見太子然後方起舉躰戰掉不能自勝頭看揵陟及莊嚴具嗚咽悲哽涕

洄交流即牽揵陟執持寶冠嚴身之
具車匿揵陟悲鳴緣路而歸
尒時太子即便前至跋伽仙人所住
之處時彼林中有諸鳥獸既見太子
皆悉矚目端住不瞬跋伽仙人遥見
太子而自念言此是何神為日月天
為帝釋耶便與眷屬來迎太子深生
敬重而作是言善来仁者太子既見
諸仙人衆心意柔軟威儀庠序太子
即便前其住處諸仙人等無復威光
皆悉同來請太子坐太子坐已觀察
彼諸仙人之行或有以草而為衣者
或以樹皮樹葉以為服者或有唯食
草木花果或有一日一食或二日一
食或三日一食如是行於自餓之法
或事水火或奉日月或翹一脚或卧
塵土或有卧於荊棘之上或有卧於
水火之側太子既見如此苦行即便
問於跋伽仙人汝等今者修此苦行
甚為奇特皆欲求於何等果報仙人
答言修此苦行為欲生天太子又問
諸天雖樂福盡則窮輪迴六道終為
苦聚汝等云何修諸苦因以求苦報

太子即便心自歎言商人為寶故入大海王為國土興師相伐令諸仙人為生天故修此苦行作是歎已默然而住跋伽仙人即問太子仁者何意默然不言我等所行非真正耶太子答言汝等所行非不深苦然求果報終不離苦太子與諸仙人設此議論言語往復乃至日暮太子即便停彼一宿既至明旦復更思惟此諸仙人雖修苦行皆非解脫真正之道我今不應止住於此即與仙人辭別欲去時諸仙人白太子言仁者來此我皆歡喜令我人衆威德增盛今者何故而忽欲去為是我等失於威儀為此衆中相犯觸耶以何因緣不住於此太子答言非是汝等有如是失賓主之儀亦無所少但汝所修增長苦因我今學道為斷苦本以此因緣是故去耳諸仙人衆自共議言其所修道極為廣大云何我等而得留之尒時有一仙人善知相法語衆人言今此仁者諸相具足必當得於一切種智為天人師即便俱往詣太子所而作

是言所修道異不敢相留若欲去
者可向北行彼有大仙名阿羅邏加
蘭仁者可往就其語論我觀仁者亦當
不必住於彼處於是太子即便北行
諸仙人衆見太子去心懷懊惱合掌
隨送極望絶視然後乃還尒時太子
既出宮已至於天曉耶輸陁羅及諸
婇女從眠而覺不見太子悲號啼泣
即便往啓摩訶波闍波提今旦忽失
太子所在摩訶波闍波提聞是語已
迷悶躃地如是展轉乃至達王王聞
此言恍然無聲失其精魄若喪四體
擧宮內外皆亦如是時諸大臣即入
撿視太子住處案行宮城見城北門
自然已開又復不見車匿揵陟即問
門司誰開此者互相推撿皆去不知
並關防人亦去不解此門開意于時
大臣心自思惟北門既開太子必當
從此而出宜速尋覓太子所在即勅
千乘万騎絡繹四出追求太子以天
力故迷失道逕不知所之即便還歸
白大王言推尋太子不知所在尒時
車匿步牽揵陟及莊嚴具悲泣嗚咽

隨路而還舉邑人民見此驚愕無不
懊惱悲皆覺來問車匿言汝送太子
置於何處今與揵陟而獨還耶車匿
既得諸人此問倍更悲絕不能荅之
此諸人民雖見揵陟被帶鞍勒七寶
莊嚴不見太子猶若死人飾以花綵
於是車匿前入宮城揵陟悲嘶諸厩
群馬一時哀鳴外諸官屬白摩訶波
闍波提及耶輸陁羅言車匿唯與揵
陟俱還聞此言已宛轉于地而自念
曰今者唯聞車匿揵陟相隨俱還而
不聞道太子歸聲摩訶波闍波提即
作是言我養太子至年長大一旦捨
我不知所在譬如果樹結花成實臨
熟落地又如飢人遇百味饌臨欲食
之忽然翻倒耶輸陁羅又自言曰我
與太子行住坐卧不相遠離今者捨
我莫知所趣古昔諸王入山學道皆
將妻子不離相棄世間之人一遇相
識別不相忘夫婦之情恩愛之深而
乃反更如是之薄詰車匿言寧與智
者而作怨讎不共愚人以為親厚汝
癡頑人盜送太子置於何處今此揵

族不復熾盛又責揵陟汝載太子出
此王宮迫去之時寂然無聲今者空
反何意悲嘶尒時車匿即便答言勿
責於我及以揵陟所以者何此是天
力非人所爲當於尒夕夫人婇女皆
悉惛卧太子勑我令起被馬我於尒
時以大高聲而諫太子欲使夫人及
諸婇女聞此驚悟及被揵陟都無覺
者城門每開聞四十里當尒之時自
然而開又無一聲如此之事豈非天
力出城之時天令諸神手捧馬足并
接於我虛空諸天隨從無數我當云
何而能止耶時天既曉行三踰闍那
至彼跋伽仙人住處又復有諸奇特異
事願聽我說太子既至跋伽仙人苦
行林中即便下馬手撫馬背并勑於
我令還宮城我於此時隨從太子永
無歸意太子見遣終不聽住又復就
我取七寶劍而自唱言過去諸佛爲
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捨於
飾好剃除鬚髮我今亦當依諸佛法
唱此言已即脫寶冠及以明珠悉付
我還置王足下又以瓔珞與摩訶波

闍波提餘莊嚴具以與耶輸陁羅我於今時雖聞此誨猶侍左右無有歸情于時太子便以利劒自剃鬚髮天於空中隨接而去即便前行逢於獵者以身所著七寶妙衣而與獵人貿易袈裟於是虛空有大光明我見太子形服既變深知其意必不可迴我即悶絕心大懊惱太子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處我便於彼辭別而歸此諸奇特皆是天力非復人事願勿責我及揵陟也時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陁羅既聞車匿說此事已心小醒悟默然無聲

尒時白淨王悶絕始醒勑喚車匿而語之言汝去何令諸釋種姓生大苦惱我有嚴制勑內外官屬守護太子畏其出家汝復何意輙被揵陟而與太子令密去耶車匿聞已生大怖懼而啓王言太子出城實非我咎唯願大王聽我具說即以寶冠及髻中明珠置王足下太子令我以此冠珠置王足下七寶瓔珞與摩訶波闍波提餘莊嚴具與耶輸陁羅王見諸物倍

增悲絕雖復木石猶尚有感況乃父子恩愛之深車匿具以前事而啓王言太子勅我父王若謂爲要有子當聽出家今未有子云何而去臨去之時又不啓者汝可爲我具答父王耶輸陀羅久已有娠王宜問之昔勅如此非爲專輒王聞此言即便遣問耶輸陀羅大子云汝久已有娠實如此不耶輸陀羅即答信言當於大王来此宫時太子指我即覺有娠王聞其語生奇特心憂惱變歇而自念言我前所以許令有子聽出家者七日之中必無子理轉輪王位自然而至下謂七日未滿而便有娠深自咎悼智慧淺短所爲方便不能住之輕作此約重增悔恨太子神略出人意表令日之事亦復無是諸大天力我今不應責車匿也時白淨王心自思惟太子出家必不可迴設使更作諸餘方便亦不能留雖復棄國出家學道然已有子不絕種嗣我今應勅耶輸陀羅好令將護所懷之子時白淨王愛念情深語車匿言我今當往尋求太

子不知即時定在何許其今既已捨我學道我復何忍獨生獨活便當追逐隨其所在尒時王師及與大臣聞王欲出尋求太子二人俱共來諫王言大王不應自生憂惱所以者何我覩太子見其相貌過去世中久已修習出家之業設復令為釋提桓因亦當不樂況復今者轉輪王位而能留耶大王不憶太子初生而行七步舉手住言我生已盡是最後身諸梵天王釋提桓因悉來下從如此奇特云何樂世又復白王阿私陁仙占相太子年至十九出家學道必當成就一切種智今時既到大王何故而生愁苦又復大王嚴勑內外守護太子慮恐出家而諸天來導引出城如是之事非復人力唯願大王當生歡喜勿懷愁惱不須自出右憶太子猶不已者我今當與大臣尋求所在王聞此語心自念言我知太子雖不可迴未忍便捨不復追之今當試令師及大臣更一尋也即便答師及大臣言善哉可去舉宮內外心皆苦惱佇逐達

還於是王師大臣即便辭出追尋
太子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三　言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尒時白淨王發遣王師及大臣已即以太子瓔珞與摩訶波闍波提而語之言此是太子所服瓔珞付車匿還令以與汝摩訶波闍波提見瓔珞已倍增悲絶而自念言四天下人極爲薄福失此明智轉輪聖王又送餘莊嚴具以與耶輸陁羅而語之曰太子以此嚴身之具今持與汝耶輸陁羅既見此物悶絶躃地王又遣人勅耶輸陁羅令自愛敬無使胎子不安隱也

尒時王師及以大臣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除去從人及諸儀飾便前仙人所住之處仙人請坐乎相問訊於是王師語仙人言我是白淨王師令所以來至於此者彼白淨王足相太子厭惡生老病死之苦出家學道路由此林大仙見不跋伽仙人答王師言我近於此見一童子顔容端正相好具足來入此林共我議論遂經一宿不知乃是王之太子鄙薄我等所

修之道從此我行詣彼仙人阿羅邏迦蘭尒時王師大臣聞此言已即便疾往彼仙人所而於中路遥見太子在於樹下端坐思惟相好光明踰於日月即便下馬除却侍衛脫諸儀服前太子所坐於一面干相問訊於是王師白太子言大王見使尋求太子欲有所說太子答曰父王遣汝欲何所道王師即言大王久知太子深樂出家此意難迴然王於太子恩愛情深憂愁盛火常自熾然須太子歸以滅之耳願便迴駕還反宮城雖有物務不令太子全棄道業靜心之處不必山林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陁羅內外眷屬皆悉没於憂惱大海思太子還而拯救之

尒時太子聞王師語以深重聲答王師言我豈不知父王於我恩情深耶但畏生老病死之苦是以來此為斷除故若今恩愛終日合會又無生老病死苦者我復何為來至於此我今所以違遠父王欲為將來和合故耳父王憂愁火今雖熾然我與父王

雖餘今生有此一苦將來自當永絕斯患若如汝言令吾處宮修道業者如七寶舍滿中焰火當有人能止此空不如雜毒食設有飢人終不食之我既棄國出家修道云何令我復還宮城修學道耶世間之人在大苦中為小樂故尚復耽湎不能棄捨況我在此極靜寂處無諸患苦而能捐棄還就於惡古昔諸王入山學道無有中路還受欲者父王若欲必令我歸便是違於先王之法

尒時王師白太子言誠如太子令之所說然諸仙聖一言未來定有果報一言定無此二仙聖尚不能知未來世中必定有無太子云何欲捨現樂而求未來不定果報生死果報尚不可知決定有無云何乃欲求解脫果唯願太子便還宮也

太子答言彼二仙人說未來果一者言有一者言無皆是疑心非決定說我今終不修順彼教不應以此而見難詰所以者何我今不為希某果報而來至此以目所見生老病死必應

經之故求解脫免此苦耳令汝不久見我道成我此志願終不可迴還啓父王說如此也尒時太子作此語已即從座起與王師大臣辭別北行詣阿羅邏迦蘭仙人所于時王師大臣見太子去啼泣懊惱一者念太子情深二者奉受王使來太子所而復不能移轉其意徘徊路側不能自反乎共議言既被王使而無力勸令者空歸云何奉荅我等當留所從五人聰明智慧心意柔軟為性忠直種族強者密令伺察著其進止作此言已顧瞻其傍見憍陳如等五人而語之言汝等悉能留止此不五人荅言善哉如勑進止去來當密伺察即便辭別趣太子所王師大臣還歸宮城

尒時太子往彼阿羅邏迦蘭仙人住處渡於恒河路由王舍城既入城已諸人民衆見太子顏貌相好殊特歡喜愛敬舉國皆悉奔馳瞻視如是諠譁徹頻毗娑羅王王便驚問此是何聲諸臣荅言白淨王太子名薩婆悉達昔諸相師記其應得轉輪王位王

四天下又復記其若出家者必當成就一切種智其人今者來入此城外諸人民馳競來看以是之故所以諠鬧時頻毗娑羅王既聞此語心大歡喜踊躍遍身即勅一人令往伺察太子所在使者受勅尋求太子見在般茶婆山於一石上端坐思惟時使即歸具白大王王便嚴駕與諸臣民詣太子所至般茶婆山遥見太子相好光明踰於日月即便下馬除却儀飾及諸侍衛前坐問訊太子四大恙調和不我見太子心甚歡喜然有一悲太子本是日之種姓累世相承為轉輪王太子今者轉輪王相皆悉具足云何捨之來入深山践蹈沙土遠至此耶我見是故所以悲耳太子若以父王今在故欲不取聖王位者當以我國分半治之若謂為少我當捨國盡以相奉臣事太子若復不取我此國者當給四兵可自攻伐取他國也太子所欲其不相違

尒時太子聞頻毗娑羅王說此語已深感其意即答王言王之種族本是

明月性自高涼不為鄙事所為所作無不清勝今發是言未足為奇然我觀王中情懇至倍於前後王今便可於身命財修三堅法亦不應以不堅之法勸奬餘人我今既捨轉輪王位亦復何緣應取王國王以善心捨國與我猶尚不取何緣以兵伐取他國也我今所以辭別父母剃除鬚髮捨於國者為斷生老病死苦故非為求於五欲樂也

世間五欲如大火聚燒諸衆生不能自出云何勸我貪著之耶我今所以來至此者有二仙人阿羅邏迦蘭是求解脫最上導師欲往彼處求解脫道不宜久停在於此也我既違王初始之言喜心賜我勿致嫌恨王今當以正法治國勿枉人民作此言已太子即起而與王別時頻毗娑羅王見太子去深大惆悵合掌流淚而作是言初見太子心大踊躍太子既去倍生悲苦汝今為於大解脫故而欲去者不敢相留唯願太子所期速果若道成者願先見度太子於是辭別而

共時王奉送次於路側極目瞻矚不見乃反

尒時太子即便前至彼阿羅邏仙人之所于時諸天語仙人言薩婆悉達棄捨國土辭別父母為求無上正真之道欲拔一切衆生苦故今者已來垂至於此時彼仙人既聞天語心大歡喜儀尒之須遥見太子即出奉迎讃言善来俱還所住請太子坐是時仙人既見太子顏貌端正相好具足諸根恬靜深生愛敬即問太子所行道路得無疲耶太子初生及以出家又来至此我悉知之能於火聚自覺而出又如大鳥於羅索中而自免脱古昔諸王盛年之時恣受五欲至於根熟然後方捨國邑樂具出家學道此未足奇太子今者於此壮年能棄五欲遠至此間真為殊特當勤精進速度彼岸太子聞已即荅之曰我聞汝言極為歡喜汝可為我說斷生老病死之法我今樂聞仙人荅言善哉善哉即便說曰衆生之始始於冥初從於冥初起於我慢從於我慢生於

癡心從於癡心生於染愛從於染愛生五微塵氣從五微塵氣生於五大從於五大生貪欲瞋恚等諸煩惱於是流轉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今爲太子略言之耳

尒時太子即便問曰我今巳知汝之所說生死根本復何方便而能斷之仙人荅言若欲斷此生死本者先當出家修持戒行謙卑忍辱住空閑處修習禪定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得初禪除覺觀定生入喜心得第二禪捨喜心得正念具樂根得第三禪除苦樂得淨念入捨根得第四禪獲無想報別有一師說如此處名爲解脫從定覺巳然後方知非解脫處離色想入空處滅有對想入識處滅無量識想唯觀一識入無所有處離於種種想入非想非非想處斯處名爲究竟解脫是諸學者之彼岸也太子若欲斷於生老病死患者應當修學如此之行尒時太子聞仙人言心不喜樂即自思惟其所知見非究竟處非是永斷諸結煩惱即便語

言我今於汝所說法中有所未解今欲相問仙人答言敬從來意即問之曰非想非非想處為有我耶為無我耶若言無我不應言非想非非想若言有我我為有知我為無知我若無知則同木石我若有知則有攀緣既有攀緣則有染著以染著故則非解脫汝以盡於麤結而不自知細結猶存以是之故謂為究竟細結滋長復受下生以此故知非度彼岸若能除我及以我想一切盡捨是則名為真解脫也仙人默然心自思惟太子所說甚為微妙

尒時太子復問仙人汝年至幾而出家耶修梵行來復幾許年仙人答言我年十六而便出家修梵行來一百四年太子聞已而心念言出家以來乃如是久而所得法正如此乎于時太子為求勝法即從坐起與仙人別尒時仙人語太子言我久遠來習此苦行而所得果正如此耳汝是王種云何而能修苦行耶太子答言如汝所修非為苦也別有最苦難行之道

仙人既見太子智慧又觀志意堅固不虧知決定成一切種智白太子言汝若道成願先度我於是太子荅言善哉次至迦蘭所住之處論議問荅亦復如是太子即便前路而去時二仙人見太子去各心念言太子智慧深妙奇特乃尒難測合掌奉送絕視方還

尒時太子調伏阿羅邏迦蘭二仙人已即便前進伽闍山苦行林中是憍陳如等五人所止住處即於尼連禪河側靜坐思惟觀衆生根宜應六年苦行而以度之思惟是已便修苦行於是諸天奉獻麻米太子為求正真道故淨心守戒日食一麻一米設有乞者亦以施之

尒時憍陳如等五人既見太子端坐思惟修於苦行或日食一麻或日食一米或復二日乃至七日食一麻一米時憍陳如等亦修苦行供奉太子不離其側既見此已即遣一人還白王師及以大臣具說太子所行之事尒時王師大臣俱還宮門顏貌愁悴身

形萎熟猶如有人喪其所親塟送既畢抑忍而歸時守門者而白王言師與大臣今在門外王既聞已氣奔聲絶身首綫動時守門人解王此意即呼令前王與相見悲不能言如是良久微聲而問太子既是我之性命御等今者獨作此歸我之性命去何而存王師荅言我奉王勑尋求太子便至跋伽仙人住處訪覔太子仙人語我太子所在并說太子所言之事我便前行而於中路遇見太子在於樹下端坐思惟相好光明踰於日月即向太子具說大王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陁羅憂苦之情太子即以深重之聲而見荅言我豈不知父王親戚恩情深耶但畏生死愛别離苦為欲斷除故来此耳如是種種言辭所說志意堅固如須弥山不可移動荅我而去如棄草芥尒時即便選擇五人隨從給侍伺察所在所遣人中有一人還說言太子當至阿羅邏迦蘭仙人之所路由恒河以天神力而得渡水至王舍城時頻毗娑羅王来詣太

子方便辟說不應出家分國共治及以金與并欲與兵令伐他國太子亦復皆悉不受即又前行達仙人所而為說法降伏其心又至伽闍山苦行林中尼連禪河側靜坐思惟日食一麻一米

尒時白淨王聞王師大臣說彼使人如此語已心大悲惱擧體戰掉身毛皆竪即語王師及大臣言太子遂捨轉輪王位父母親属恩愛之樂遠在深山修此苦行我今薄福生失如此珎寶之子王即復以使人所言向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陁羅而為說之時白淨王即便嚴駕五百乘車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陁羅亦復相與辦五百乘一切資生皆悉具足即喚車匿而語之言汝送太子遠放深山今復令汝領此千乘載致資粮送與太子隨時供養勿使乏少盡更來請車匿受勑即領千乘疾速而去至太子所見形消瘦皮骨相連血脉悉現如波羅奢花頭面礼足悶絶於地良久乃却在淚而言大王憶念太子不捨日夜令故

遣我領此千乘載資生具以餉太子于時太子答車匿言我違父母及捨國土遠來在此為求至道云何當復受此餉耶尒時車匿聞此語已心自思惟太子今者既不肯受如此資供我當別覓一人領此千乘還歸王所我住於此奉事太子即差一人領車而去於是車匿密侍太子不離晨昏尒時太子心自念言我今日食一麻一米乃至七日食一麻米身形消瘦有若枯木修於苦行垂滿六年不得解脫故知非道不如昔在閻浮樹下所思惟法離欲寂靜是最真正今我若復以此羸身而取道者彼諸外道當言自餓是般涅槃因我今雖復節節有那羅延力亦不以此而取道果我當受食然後成道作是念已即從坐起至尼連禪河入水洗浴洗浴既畢身體羸瘠不能自出天神來下為按樹枝得攀出池時彼林外有一牧牛女人名難陀波羅時淨居天來下勸言太子今者在於林中汝可供養女人聞已心大歡喜于時地中自然而

言
生千葉蓮花花上有乳糜女人見此生奇特心即取乳糜至太子所頭面礼足而以奉上太子即便受彼女施而呪願之今所施食欲令食者得充氣力當使施家得膽得喜安樂无病終保年壽智慧具足太子即復作如是言我為成熟一切衆生故受此食呪願訖已即受食之身體光悅氣力充足堪受菩提

尒時五人既見此事驚而恠之謂為退轉各還所住菩薩獨行趣畢波羅樹自發願言坐彼樹下我道不成要終不起菩薩德重地不能勝于時步步地為震動出大音聲尒時盲龍聞地動響心大歡喜兩目開明曾見先佛有此瑞應作是念已從地踊出礼菩薩足時有五百青雀飛騰虛空右繞菩薩雜色瑞雲及以香風而隨映拂尒時盲龍以偈讃曰

菩薩足踐處　地皆六種震　發大深遠音
我聞眼開明　又見虛空中　青雀繞菩薩
瑞雲極鮮映　香風甚清凉　此菩薩瑞相
悉同過去佛　以是知菩薩　必定成正覺

於是菩薩即自思惟過去諸佛以何為座成無上道即便自知以草為座釋提桓因化為凡人執淨軟草菩薩問言汝名何等答名吉祥菩薩聞之心大歡喜我破不吉以成吉祥菩薩又言汝手中草此可得不於是吉祥即便授草以與菩薩因發願言菩薩道成願先度我菩薩受已敷以為座而於草上結加趺坐如過去佛所坐之法而自誓言不成正覺不起此座我亦如是發此誓時天龍鬼神皆悉歡喜清涼好風從四方來禽獸息響樹不鳴條遊雲飛塵皆悉澄淨知是菩薩必成道相

尒時菩薩在於樹下發誓言時天龍八部皆悉歡喜於虛空中踊躍讚歎時第六天魔王宮殿自然動搖於是魔王心大懊惱精神躁擾聲味不御而自念言沙門瞿曇今在樹下捨於五欲端坐思惟不久當成正覺之道其道若成廣度一切超越我境及道未成往壞亂之

尒時魔子薩陀見父愁悴而往白言

不審父王何故憂慼魔王答言沙門瞿曇今坐樹下其道將成超越於我今欲壞之魔子即便前諫父言菩薩清淨超出三界神通智慧無不明了天龍八部咸共稱讚此非父王所能摧屈不須造惡自招禍咎魔有三女形容儀貌極為端正妖冶巧媚善能惑人於天女中最為第一熏以名香佩好瓔珞一名染欲二名能悅人三名可愛樂三女俱前白其父言不審今者何故憂愁父即寫心語諸女言世間今有沙門瞿曇身被法鎧執自在弓鏃智慧箭欲伏眾生壞我境界我若不如眾生信彼皆悉歸依我土則空是故愁耳及未成道欲往摧挫壞其橋梁於是魔王手執強弓又持五箭男女眷屬俱時往彼畢波羅樹下見於牟尼寂然不動欲度生死三有之海爾時魔王左手執弓右手調箭語菩薩言汝剎利種死甚可畏何不速起宜應修汝轉輪王業捨出家法習於施會得生天樂此道第一勝先所行汝是剎利轉輪王種而為乞士

此非所應今若不起但好安坐勿捨
本誓我試射汝一放利箭若行仙人
聞我箭聲莫不驚怖惛迷失性况汝
瞿曇能堪此毒汝若速起可得安全
魔說此語以怖菩薩菩薩怡然不驚
不動魔王即便挽弓放箭幷進天女
菩薩尒時眼不視箭箭停空中其鏃
下向變成蓮花時三天女白菩薩言
仁者至德天人所敬應有供侍我等
今者年在盛時天女端正無踰我者
天今遣我以相供給晨昏寢卧願侍
左右菩薩荅言汝植小善得為天身
不念无常而作妖媚形體雖美而心
不端淫惑不善死必當墮三惡道中
受鳥獸身免之甚難汝等今者欲乱
定意非清淨心今便可去吾不相須
時三天女變成老姥頭白面皺齒落
垂涎肉消骨立腹大如鼓柱杖羸步
不能自復魔王既見如是堅固心自
思惟我昔曾於雪山之中射此摩醯
首羅即便恐懼退其善心而今不辦
動於瞿曇既非此箭及我三女所能
移轉令生愛恚當復更作他餘方便

即以軟語誘菩薩言汝若不樂人間受樂今者便可上昇天宮我捨天位及五欲具悉持與汝菩薩答言汝於先世脩少施因今故得為自在天主此福有期要還下生沉溺三塗出濟甚難此為罪因非我所須魔語菩薩我之果報是汝所知汝之果報誰復知者菩薩答言我之果報唯此地知說此語已于時大地六種震動於是地神持七寶缾滿中蓮花從地踊出而語魔言菩薩昔以頭目髓腦以施於人所出之血浸潤大地國城妻子象馬珎寶而用布施不可稱計為求無上正真之道以是之故汝今不應惱乱菩薩魔聞是已心生怖懼身毛皆竪時彼地神礼菩薩足以花供養忽然不現

尒時魔王即自思惟我以強弓利箭并及三女設以方便和言誘之不能壞乱此瞿曇心今當更設諸種方便廣集軍衆以力迫脅作是念時其諸軍衆忽然來至充滿虛空形貌各異或執戟操劒頭戴大樹手執金杵種

種戟具皆悉備足或猪魚驢馬師子
龍頭熊羆虎兕及諸獸頭或一身多
頭或面各一目或衆多目或大腹長
身或羸瘦無腹或長脚大膝或大脚
肥腨或長爪利牙或頭在胷前或兩
足多身或大面傍面或色如灰土或
身放烟焰或鳥身擔山或被髮裸形
或復面色半赤半白或脣垂至地或
上褰覆面或身著虎皮或師子虵皮
或虵遶經身或頭上火燃或瞋目努
髆或傍行跳擲或空中旋轉或馳步
吼喚有如是等諸惡類形不可稱數
圍繞菩薩或復有欲裂菩薩身或四
方烟起焱焰衝天或狂音奮發震動
山谷風火烟塵暗無所見四大海水
一時涌沸護法天人諸龍鬼等悉忿
魔衆瞋恚增盛毛孔血流淨居天衆
見此惡魔惱乱菩薩以慈悲心而愍
傷之於是來下側塞虛空見魔軍衆
无量无邊圍繞菩薩發大惡聲震動
天地菩薩心定顏無異相猶如師子
處於鹿群皆悉歎言嗚呼奇哉未曾
有也菩薩決定當成正覺是諸魔衆

乎相催切各盡威力摧破菩薩或爾日切齒或擲飛乱擲菩薩觀之如童子戲魔益愁忿對更增戰力菩薩以慈悲力故令抱石者不能勝舉其勝舉者不能得下飛刀僻劍停於空中電雷雨火成五色花惡龍吐毒變成香風諸惡類形欲毀菩薩不能得動魔有姉妹一名弥伽二名迦利各各以手執髑髏器在菩薩前作諸異狀惱乱菩薩是諸魔衆種種醜身欲怖菩薩終不能動菩薩一毛魔益憂愁空中有神名曰負多隱身而言我於今者見牟尼尊心意泰然無怨恨想是諸魔衆起於毒心於無怨處而横生忿是癡惡魔徒自疲勞永無所得今日宜應捨恚害心汝口乃可吹須弥山令其崩倒火可令冷水可令熱地性堅強可令柔軟汝不能壞菩薩歷劫修習善果正思惟定精勤方便淨智慧光此四功德無能斷截為作留難不成正覺如千日照必能除瞎鑚木得火穿地得水精勤方便无求不得世間衆生沒於三毒無有救者

菩薩慈悲求智慧藥為世除患汝今云何而惱乱之世間衆生癡惑無智患著邪見今設法眼修習正路欲導衆生汝今云何惱乱導師是則不可譬如在於曠野之中而欲欺誑商人導師衆生墮大黒暗之中茫然不知所止之處菩薩為燃大智慧燈汝今云何欲吹令滅衆生今者没生死海菩薩為修智慧寳船汝今云何欲令沉溺忍辱為牙堅固為根無上大法以為大果汝今云何而欲攻伐貪恚癡鏁縛諸衆生菩薩苦行欲為解之今日决定於此樹下結加趺坐成無上道此地乃是過去諸佛金剛之座餘方悉轉斯處不動堪受妙定非汝所權汝今宜應生欣慶心息憍慢意修知識想而奉事之是時魔王聞空中聲又見菩薩恬然不異魔心慙愧捨離憍慢即便復道還歸天宮群魔憂感悉皆崩散情意沮悴无復威武諸闘戰具縱横林野當於惡魔退散之時菩薩心淨湛然不動天無烟霧風不摇條落日停光倍更明盛澄月映

徹衆星爍明幽隱暗瞑无復障㝵虛空諸天雨妙花香作衆伎樂供養菩薩

尒時菩薩以慈悲力於二月七日夜降伏魔已放大光明即便入定思惟眞諦於諸法中禪定自在悉知過去所造善惡從此生彼父母眷屬貧富貴賤壽夭長短及名姓字皆悉明了即於衆生起大悲心而自念言一切衆生無救濟者輪迴五道不知出津皆悉虛僞無有眞實而於其中橫生苦樂作是思惟至初夜盡

尒時菩薩既至中夜即得天眼觀察世間皆悉徹見如明鏡中自覩面像見諸衆生種種類无量死此生彼隨行善惡受苦樂報見地獄中考治衆生或洋銅灌口或抱銅柱或臥鐵床或以鐵鑊而煎煑之或於火上而加炙炙或為虎狼鷹犬所食或有避火依於樹下樹葉墜落皆成刀劍割截其身或以斧鋸解剔肢體或擲熱沸灰河之中或復擲於糞屎坑中受如是等種種諸苦以業報故命終不死菩

薩既見如此事已而心思惟此等衆生本造惡業為世樂故而今得果極為大苦若人有見如此惡報無復更應作不善想

尒時菩薩復觀畜生隨種種行受雜醜形或復有為骨肉筋角皮牙毛羽而受煞者或復為人負荷重擔飢渴之極人無知者或穿其鼻或鉤其首常以身肉而供於人還與其類更相食噉受於如是種種之苦菩薩既見生大悲心即自思惟斯等衆生恒以身力而供於人又加楚撻飢渴之苦皆是本脩惡行果報尒時菩薩次觀餓鬼見其恒居黑闇之中未曾暫覩日月之光還是其類亦不相見受形長大腹如太山咽頸若針口中恒有大火熾燃常為飢渴之所燋迫千億万歲不聞食聲設值天雨灑其上皆變成火珠或時過臨江海河池水即化為熱銅燋然炭動身舉步聲如人牽五百乘車支體節節皆悉火然菩薩既見受如是等種種諸苦起大悲心而自思惟斯等皆為本造慳貪積財

不施故令今者受斯罪報若人見彼受此苦痛宜應惠施勿生慳惜設使無財亦應割肉以用布施尒時菩薩次復觀人見從中陰始欲入胎父母和合以顛倒想起於愛心即以不淨而為已身既處胎巳在於生熟二藏之間熏炙身軀如地獄苦至滿十月然後方生初生之時而為外人之所抱執麁澁苦痛如被刀劍如是不久復歸老死更為嬰兒輪轉五道不能自悟菩薩見巳起大悲心而自思惟衆生皆有如斯之患云何於中躭著五欲横計為樂而不能斷顛倒根本尒時菩薩次觀諸天見彼天子其身清淨不受塵垢如真琉璃有大光明兩目不瞬或有居在須弥山頂或復居在須弥四鎮或復居在虚空之中心常歡悅無不適事奏天美樂以自娯樂不識晝夜四方諸趣無不絶妙視東躭著弥嵗忘轉瞻西躭湎經年不迴乃至南北皆亦如是飲食衣服應念即至雖有如此適意之事猶為欲火之所煎燋又見彼天福盡之

時五死相現一者頭上花萎二者眼瞬三者身上光滅四者腋下汗出五者自然離於本座其諸眷屬見天子身五死相現心生戀慕天子亦復自見己身有五死相又見眷屬戀慕於已當尒之時生大苦惱菩薩既見彼諸天子有如是事起大悲心而自思惟此諸天子本修少善得受天樂果報將盡生大苦惱既命終已捨彼天身或有墮於三惡道中本造善行為求樂報而今所得少樂多苦辟如飢人噉雜毒食初雖為美終成大患云何智者貪樂此耶色無色界諸天見壽命長便謂常樂既見變壞生大苦惱即起邪見謗無因果以此事故輪迴三塗備受諸苦菩薩以天眼力觀察五道起大悲心而自思惟三界之中無有一樂如是思惟至中夜盡尒時菩薩至第三夜觀衆生性以何因緣而有老死即知老死以生為本若離於生則無老死又復此生不從天生不從自生非無緣生從因緣生因於欲有色有無色有業生又觀三

有業從何而生即知三有業從四取生又觀四取從何而生即知四取從愛而生又復觀愛從何而生即便知愛從受而生又復觀受從何而生即便知受從觸而生又復觀觸從何而生即便知觸從六入生又觀六入從何而生即知六入從名色生又觀名色從何而生即知名色從識而生又復觀識從何而生即便知識從行而生又復觀行從何而生即便知行從無明生若滅無明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逆順觀十二因緣第三夜分破於無明明相出時得智慧光斷於習障成一切種智

尒時如來　心自思惟八正聖道是三世諸佛之所履行趣般涅槃路我今已踐智慧通達無所罣㝵于時大地十八相動遊霞飛塵皆悉澄淨　天鼓自然而發妙聲香風徐起柔軟清涼

雜色瑞雲降甘露雨園林花果榮不待時又雨曼陁羅花摩訶曼陁羅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金花銀花琉璃等花七寶蓮花繞菩提樹滿三十六踰闍那是時諸天作天伎樂散花燒香歌唄讚歎執天寶蓋及以幢幡充塞虛空供養如來龍神八部所設供養亦復如是當尒之時一切衆生皆悉慈愛無瞋害想歡喜踊躍如見聖跡無怖畏情其心調柔離憍慢意亦無慳嫉諂誑之心五淨居天離喜樂根亦皆歡悅不能自勝地獄苦痛蹔得休息生大歡喜一切畜生相食敢者無復惡心餓鬼飽滿無飢渴想世界之中幽瞑之處日月威光所不能照而皆大明其中衆生悉得相見各作是言此中云何忽有衆生大聖法王出興於世以大法光破非法暗故令一切皆悉明朗甘蔗先王棄國學道得五通仙又行十善得生天者皆乘神通到菩提樹在虛空中歡喜合掌而讚歎言於我甘蔗種族之中能斷諸漏成一切智為世間眼甚為奇

特一切莫不歡喜踊躍唯有魔王心獨憂愁

尒時如來於七日中一心思惟觀於樹王而自念言我在此處盡一切漏所作已竟本願成滿我所得法甚深難解唯佛與佛乃能知之一切衆生於五濁世為貪欲瞋恚愚癡邪見憍慢諂曲之所覆障薄福鈍根無有智慧云何能解我所得法今我若為轉法輪者彼必迷惑不能信受而生誹謗當墮惡道受諸苦痛我寧默然入般涅槃尒時如来以偈頌曰

聖道甚難登　智慧果難得　我於此難中
皆悉已能辦　我所得智慧　微妙最第一
衆生諸根鈍　著樂癡所盲　順於生死流
不能反其源　如斯之等類　云何而可度

尒時如来作此念已大梵天王見於如来聖果已成默然而住不轉法輪心懷憂惱即自念言世尊昔於无量億劫為衆生故久在生死捨國城妻子頭目髓腦備受衆苦始於今者所願滿足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默然而不說法衆生長夜沉没生

死我今當往請轉法輪作是念已即發天宮猶如壯士屈伸臂頃至如來所頭面礼足繞百千迊却住一面胡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往昔為衆生故久住生死捨身頭目以用布施備受諸苦廣修德本始於今者成無上道云何默然而不說法衆生長夜没溺生死墮無明瞎出期甚難然有衆生過去世時親近善友植諸德本堪任聞法受於聖道唯願世尊為斯等故以大悲力轉妙法輪釋提桓因乃至他化自在天亦復如是勸請如來為諸衆生轉大法輪

尒時世尊荅大梵天王及釋提桓因等言我亦欲為一切衆生轉於法輪但所得法微妙甚深難解難知諸衆生等不能信受生誹謗心墮於地獄我今為此故默然耳時梵天王等乃至三請尒時如來至滿七日默然受之梵天王等知佛受請頭面礼足各還所住尒時世尊受梵王等請已又於七日而以佛眼觀諸衆生上中下根及諸煩惱亦下中上滿二七日尒

時世尊又復思惟我今當開甘露法門誰應在先而得聞者阿羅邏仙人聡慧易悟又先發願道成度我作是念時空中有言阿羅邏仙人昨夜命終尒時世尊即便答彼空中聲言我亦知其昨夜命終又自思惟迦蘭仙人利根明了亦應先聞空中又言迦蘭仙人昨夜命終尒時世尊即復答言我亦知其昨夜命終

尒時世尊又自思惟彼王師大臣所遣憍陳如等五人瞻視我者皆悉聡明又過去世於我發願應先聞法我今宜當為此五人先開法門又自思惟古昔諸佛轉法輪處皆悉在於婆羅㮈國鹿野苑中仙人住處又此五人所止住處亦在於彼我今應往至其住處轉大法輪思惟是已即從座起詣婆羅㮈國尒時有五百商人二人為主一名跋陁羅斯那二名跋陁羅梨行過曠野時有天神而語之言有如来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興於世冣上福田汝今宜應冣

前設供時彼商人聞天語已即荅之曰善哉如告又問天言世尊今者為在何許天又報言世尊不久當來至此於是如來與无量諸天前後導從到多謂婆跋利村時彼商人既見如来威相莊嚴又見諸天前後圍繞倍生歡喜即以蜜麨而奉上佛尒時世尊心自思惟過去諸佛用鉢多羅而以盛食時四天王知佛心念各持一鉢来至佛所而以奉上於是世尊而自念言我今若受一王鉢者餘王必當生於恨心即便普受四王之鉢累置掌上按令成一使四際現尒時世尊即便呪願令所布施欲令食者得充氣力當令施者得色得力得贍得喜安快無病終保年壽諸善鬼神恒隨守護飯食布施斷三毒根將來當獲三堅法報聰明智慧篤信佛法在在所生正見不昧現世之中父母妻子親戚眷屬皆悉熾盛無諸衰惱不吉祥事門族之中若有命過墮惡道者當令以今所施之福還生人天不起邪見增進功德常得奉近諸佛如

来得聞妙説見諦得證所願具足
尒時世尊呪願訖已即便受食食既
畢竟澡漱洗鉢即授商人三歸一歸
依佛二歸依法三歸依將来僧授三
歸竟因與之別而便前行威儀庠序
步若鵝王路逢外道名優波伽既見
如来相好莊嚴諸根寂定歎爲奇特
即説偈言

世間諸衆生　皆爲三毒縛　諸根又輕躁
馳蕩於外境　而今見仁者　諸根極寂靜
必到解脱地　決定無有疑　仁者所學師
其姓字何等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我今已超出　一切衆生表　微妙深遠法
我今已具知　三毒五欲境　永斷無餘習
如蓮花在水　不染濁水泥　自悟八正道
無師無等侶　以清淨智慧　降伏大力魔
今得成正覺　堪爲天人師　身口意滿足
故号爲牟尼　欲趣波羅㮈　轉甘露法輪
是天人魔梵　所可不能轉

尒時優波伽聞此偈言心生歡喜歎
未曾有合掌恭敬圍繞而去迴顧瞻
矚不見乃止

尒時世尊即復前行次到阿闍婆羅水側日暮止宿而便入定當於尒時七日風雨時彼水中有大龍王名目真隣陁見佛入定即以其身圍繞七匝㴞七日已時彼龍王化為人形頭面礼足而白佛言世尊在此七日之中不至乃甚患風雨耶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諸天及世人　所歡於五欲　比我禪定樂
不可為譬喻

時彼龍王聞佛此偈歡喜踊躍頭面礼足還歸所止

尒時世尊即復前行往婆羅㮈國至憍陳如摩訶那摩跋波阿捨婆闍跋陁羅闍所止住處時彼五人遥見佛来共相謂言沙門瞿曇棄捨苦行而還退受飲食之樂無復道心今既来此我等不須起迎之也亦勿作礼敬問所須為敷坐處若欲坐者自隨其意作此語竟而各默然尒時世尊来既至已五人不覺移從坐起礼拜奉迎乎為執鉢或復有為持衣鉢者或有取水供盥漱者或復有為澡洗脚者各

遠本誓猶故稱佛以為瞿曇介時世尊語憍陳如言汝等共約見我不起令者何故違先所誓而即驚起為我執事時彼五人聞佛此語深生慙愧即前白言瞿曇行道得无疲惓介時世尊語五人言汝等云何於無上尊而以高情稱喚姓耶我心如空於諸毀譽無所分別但汝憍慢自招惡報辟如有子稱父母名於世儀中猶尚不可況我今是一切父母時彼五人又聞此語倍生慙愧而白佛言我等愚癡無有慧識不知今者已成正覺所以者何往見如來日食麻米苦行六年而今還受飲食之樂我以是故謂不得道介時世尊語憍陳如言汝等莫以小智輕量我道成與不成何以故形在苦者心則惱乱身在樂者情則樂著是以苦樂兩非道因辟如鑽火澆之以水則必無有破暗之照鑽智慧火亦復如是有苦樂水慧光不生以不生故不能滅於生死黑障令者若能棄捨苦樂行於中道心則寂定堪能修彼八正聖道離於生老

病死之患我已隨順中道之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彼五人既聞如來如此之言心大歡喜踊躍無量瞻仰尊顏目不暫捨

尒時世尊觀五人根堪任受道而語之言憍陳如汝等當知五盛陰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所求不得苦失榮樂苦憍陳如有形無形無足一足二足四足多足一切衆生無不患有如此苦者譬如以灰覆於火上若遇乾草還復燒然如是諸苦由我為本若有衆生起微我想還復更受如此之苦貪欲瞋恚及以愚癡皆悉緣我根本而生又此三毒是諸苦因猶如種子能生於芽衆生以是輪迴三有若滅我想及貪瞋癡諸苦亦皆從此而斷莫不悉由彼八正道如人以水澆於盛火一切衆生不知諸苦之根本者皆悉輪迴在於生死憍陳如苦應知習當斷滅應證道當修憍陳如我以知苦以斷習以證滅以修道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汝今應當知苦斷習證

滅修道若人不知四聖諦者當知是人不得解脫四聖諦者是真是實苦實是苦習實是習滅實是滅道實是道憍陳如汝等解未憍陳如言解已世尊知已世尊以於四諦得解知故名阿若憍陳如當佛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時阿若憍陳如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時虛空中八万那由他諸天亦離塵垢得法眼淨尒時地神見於如来在其境界而轉法輪心大歡喜高聲唱言如来於此轉妙法輪虛空天神既聞此言又生踊躍展轉唱聲乃至阿迦膩吒天諸天聞已欣悅无量高聲唱言如来今日於婆羅㮈國鹿野苑中仙人住處轉大法輪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所不能轉尒時大地十八相動天龍八部於虛空中作衆伎樂天鼓自鳴燒衆名香散諸妙花寶幢幡蓋歌唄讚歎世界之中自然大明阿若憍陳如於弟子中以始悟故為第一弟子時彼摩訶那摩等四人聞佛轉法輪已可若憍陳如獨悟道跡心自念言世

尊若更為我說法義等亦當復悟道跡作此念已瞻仰尊顏目不暫捨尒時世尊知四人念即便重為廣說四諦于時四人於諸法中亦離塵垢得法眼淨時彼五人見道跡已頂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五人已見道跡已證道跡我等今者欲於佛法出家修道唯願世尊慈愍聽許於時世尊喚彼五人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尒時世尊問彼五人汝等比丘知色受想行識為是常為無常耶為是苦為非苦耶為是空為非空耶為有我為無我耶時五比丘聞佛說是五陰法已漏盡意解成阿羅漢果即便答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於是世間始有六阿羅漢佛阿羅漢是為佛寶四諦法輪是為法寶五阿羅漢是為僧寶如是世間三寶具足為諸天人第一福田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四　言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尒時有長者子名曰耶舍聰明利根極大巨富閻浮提中最為第一服天冠瓔珞著無價寶屐其於中夜與諸妓女相娛樂已各還寢息忽從眠覺見諸妓女或有伏卧或有仰眠頭髮蓬亂涎唾流出樂器服玩顛倒縱橫既見是已生厭離心而自念言我今在此穴塚之內於不淨中妄生淨想作是念時以天力故空中光明門自然開尋光而去趣鹿野苑路由恒河高聲唱言苦哉怪哉佛言耶舍汝便可來我此今有離苦之法耶舍聞已所著寶屐價直閻浮提即便脫之渡於恒河往詣佛所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顏容挺特威德具足心大歡喜踊躍無量五體投地頂禮佛足唯願世尊救濟於我佛言善哉善男子諦聽善思念之如來即便隨順其根而為說法耶舍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無我汝知之不是時耶舍聞說此語

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於是
如來重說四諦漏盡意解　得自在
成阿羅漢果即答佛言世尊色受想
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尒時如來
猶見耶舍著嚴身具即說偈言
雖復處居家　服寶嚴身具　善攝諸情根
厭離於五欲　若能如此者　是為真出家
雖身在曠野　服食於麁澁　意猶貪五欲
是為非出家　一切造善惡　皆從心想生
是故真出家　皆以心為本
尒時耶舍既聞如來說此偈已心自
念言世尊所以說此偈者正當以我
猶著七寶我今宜當脫如此服即便
禮佛而白佛言唯願世尊聽我出家
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
即成沙門尒時耶舍父既至天曉求
覓耶舍不知所在心大懊惱悲號啼
泣緣路推尋到恒河側見其子屐心
自思惟我子正當從此道去即尋其
跡至於佛所尒時世尊知其為子故
來至此者使即得見耶舍者必生
大苦或能命終使以神力隱耶舍身
其父即便前到佛所頭面禮足退坐

一面於是如來即隨其根而為說法
善男子色受想行識无常苦空無我
汝知之不時耶舍父聞說此言即於
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而啓佛言
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
我尒時如來既已知其見於道跡恩
愛漸薄而問之言汝何因緣而來至
此其即答言我有一子名曰耶舍昨
夜之中忽失所在今且推求見其寶
屐在恒河側追尋足跡故來至此尒
時世尊攝其神力其父即便得見耶
舍心大歡喜語耶舍言善哉善哉汝
為此事真實快也既能自度又能度
他汝今在此故令我來得見道跡即
於佛前受三自歸於是閻浮提中唯
此長者為優婆塞最初獲得供養
三寶

尒時又有耶舍朋類五十長者子聞
佛出世又聞耶舍於佛法中出家修
道各自念言世間今者有無上尊
長者子耶舍聰慧辯了才藝類人
乃能捨其豪族棄五欲樂毀形守志
而為沙門我等今者復何顧戀不出

家耶作是念已共詣佛所未至之間遥見如来相好殊特光明赫弈心大歡喜舉體清涼敬情轉至即前佛所合掌圍繞頭面礼足諸長者子宿殖德本聡達易悟如来即便隨其所應而為說法善男子色受想行識无常苦空無我汝知之不說此語已時諸長者子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即白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唯願世尊聽我出家佛言善来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尒時世尊又為廣說四諦時五十比丘漏盡意解得阿羅漢果尒時始有五十六阿羅漢是時如来告諸比丘汝等所作已辦堪為世間作上福田宜各遊方教化以慈悲心度諸衆生我今亦當獨往摩竭提國王舍城中度諸人民諸比丘言善哉世尊尒時比丘頭面礼足各持衣鉢辭別而去

尒時世尊即便思惟我今應度何等衆生而能廣利一切人天唯有優樓頻螺迦葉兄弟三人在摩竭提國學

於仙道國王臣民皆悉歸信又其聰明利根易悟然其我慢亦難摧伏我今當往而度脫之思惟是已即發波羅㮈趣摩竭提國日將昏暮往優樓頻螺迦葉住處于時迦葉忽見如來相好莊嚴心大歡喜而作是言尊少沙門從何所來佛即答言我從波羅㮈國當詣摩竭提國日既晚暮欲寄一宿迦葉又言寄宿止者甚不相違但諸房舍悉弟子住唯有石室極為潔淨我事火具皆在其中此寂靜處可得相容然有惡龍居在其內恐相害耳佛又答言雖有惡龍但以見借迦葉又言其性兇暴必當相害非是有惜佛又答言但以見借必無辱也迦葉又言若能住者便住隨意佛言善哉即於其夕而入石室結加趺坐而入三昧尒時惡龍毒心轉盛舉體烟出世尊即入火光三昧龍見是已火焰衝天焚燒石室迦葉弟子先見此火而還白師彼年少沙門聰明端嚴今為龍火之所燒害迦葉驚起見彼龍火心懷悲傷即勅弟子以水澆之水不

能滅火更熾盛石室融盡尒時世尊身心不動容顏怡然降彼惡龍使無復毒授三歸依置於鉢中至天明已迦葉師徒倶往佛所年少沙門龍火猛烈將無爲此之所傷耶沙門借室我非所以不相與者正爲此耳佛言我内清淨終不爲彼外灾所害彼毒龍者今在鉢中即便舉鉢以示迦葉迦葉師徒見於沙門處火不燒降伏惡龍置於鉢中歎未曾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雖復神通然故不如我道真也尒時世尊語迦葉言我今方欲停止此處迦葉荅言善哉隨意是時如來於第二夜坐一樹下時四天王夜来佛所而共聽法各放光明照踰日月迦葉夜起遥見天光在如來側語弟子言年少沙門亦事於火至明日曉往詣佛所問言沙門汝事火耶佛言不也有四天王夜來聽法是其光耳於是迦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有大神德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三夜釋提桓因來下聽法放大光明如日初昇迦葉弟子遥見天光在如

來側而白師言年少沙門定事火也至於明旦往詣佛所問沙門言汝定事火佛言不也釋提桓因來下聽法是其光耳于時迦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神德雖盛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四夜大梵天王來下聽法放大光明如日正中迦葉夜起見有光明在如來側沙門必定事於火也明日問佛汝定事火佛言不也大梵天王夜來聽法是其光耳於是迦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迦葉五百弟子各事三火於晨朝時俱欲然火火不肯燃皆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必當是沙門所為即與弟子來詣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各事三火旦欲燃之而火不燃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火當自燃迦葉便還見火已燃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諸弟子衆供養火畢而欲滅之不能令滅即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

所為即與弟子来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朝欲滅火而火不滅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火自當滅迦葉便歸見火已滅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尒時迦葉自事三火晨朝欲燃火不肯然即自思惟此必復是沙門所為即往佛所而白佛言我朝燃火而不肯然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火自當燃迦葉便歸見火已燃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於時迦葉供養火畢而欲滅之不能令滅心自思惟此必當是沙門所為即往佛所而白佛言我朝燃火今欲滅之而不肯滅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火自當滅迦葉便歸見火已滅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尒時迦葉諸弟子衆晨朝破薪斧不肯擧即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必復是沙門所為即與弟子来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朝欲破薪斧不肯擧佛即答言汝可

還去斧自當舉迦葉便歸見諸弟子斧皆得舉而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弟子即得舉斧復不肯下還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為即與弟子往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且欲破薪斧既得舉復不肯下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當令斧下迦葉既歸見諸弟子斧皆得下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尒時迦葉於晨朝時自欲破薪斧不得舉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為即詣佛所而白佛言我且破薪斧不肯舉佛即答言汝可還去斧自當舉迦葉既還斧即得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斧既舉已又不肯下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為即詣佛所而白佛言我斧已舉復不肯下佛即答言汝可還去斧自當下迦葉即歸斧即得下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尒時迦葉即白佛言年少沙門可止於此共修梵行房舍衣食我當相給于時世尊默然許之迦葉知佛許已還其所住即勑日日辦好飲食并施床座至明食時自行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尒之間世尊即便至閻浮洲取閻浮果滿鉢持来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来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来而先至此佛以鉢中閻浮果以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不迦葉答言不識此果佛言從此南行數万踰闍那彼有一洲其上有樹名曰閻浮緣有此樹故言閻浮提我此鉢中是彼果也於一念頃取此果来極為香美汝可噉之於是迦葉心自思惟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尒已得往還神通變化殊自速疾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㝡　一切衆流中
大海為其㝡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㝡
一切光明中　日照為其㝡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畢還歸所住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尒之間世尊即便至弗婆提取菴摩羅果滿鉢持来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来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来而先至此佛以鉢中菴摩羅果以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不迦葉荅言不識此果佛言從此東行數万踰闍那到弗婆提取此果来名菴摩羅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尒以得往還觀其神力所未曾有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衆流中
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照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畢還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尒之間世尊

即便至瞿陁尼取呵梨勒果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呵梨勒果以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不迦葉荅言不識此果佛言從此西行數万踰闍那到瞿陁尼取此果來名呵梨勒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尒已得往還覩其神通所未曾有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衆流中
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照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畢還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尒之間世尊即便至欝單越取自然粳米飯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粳米飯以

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飯不迦葉答言不識此飯佛言從此北行數万踰閻那到鬱單越取此自然粳米飯來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尒已得往還雖復神通難可測量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冣　一切衆流中
大海為其冣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冣
一切光明中　日照為其冣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冣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畢却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善哉即共俱行既到其舍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冣　一切衆流中
大海為其冣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冣
一切光明中　日照為其冣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冣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尒時世尊呪願已畢即便取食獨還樹下食竟心念須水釋提桓因即知佛意如大壯士屈伸臂頃從天來下

到於佛前頭面礼足即便以手指地（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四　第[illegible]　言）成池其水清淨具八功德如来即便得而用之澡漱既畢為釋提桓因說種種法釋提桓因既聞法已歡喜踊躍忽然不現還歸天宮是時迦葉於中食後林閒經行心自念言年少沙門今日受食還歸樹下我當往彼而看視之即詣佛所忽見樹側有一大池泉水澄淨具八功德怪而問佛此中去何忽有此池佛即答言旦受汝供還歸此處食訖須水澡漱洗鉢釋提桓因知我此意從天上来以手指地而成此池尒時迦葉既見池水復聞佛言心自思惟年少沙門有大威德乃能如此感致天瑞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尒時世尊別於他日林閒經行見糞穢中有諸弊帛即便拾取欲浣濯之心念須石釋提桓因即知佛意如大壯士屈伸臂頃往香山上取四方石安置樹閒即白佛言可就石上浣濯衣也佛復心念今應須水釋提桓因又往香山取大石槽盛清淨水置方石

所釋提桓因所為事畢忽然不現還
歸天宮
尒時世尊浣濯已竟還坐樹下是時
迦葉来至佛所忽見樹間有四方石
及大石槽即自思惟此中去何有此
二物心懷驚恠而往問佛年少沙門
汝此樹間有四方石及大石槽從何
而来於是世尊即荅之言我向經行
見地糞帛取欲浣之心念須此釋提
桓因知我此意即往香山而取之来
迦葉聞已歎未曾有而自念言年少
沙門雖有如是大威神力能感諸天
然故不如我道真也尒時世尊又於他
日入指地池而自洗浴洗浴訖已心念
欲出無所攀持池上有樹名迦羅迦
枝葉蔚映臨於池上樹神即便按此
樹枝令佛攀出還坐樹下于時迦葉
来至佛所忽然見樹曲枝垂蔭恠而
問佛此樹何故曲枝垂蔭佛即荅言
我於向者入池洗浴出无所攀樹神致
感為我曲之於是迦葉見樹曲技又
聞佛言歎未曾有而自心念年少沙
門乃有如此大威德力能感樹神然

故不如我道真也
尒時迦葉心自念言明日摩竭提王及諸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等當來就我作七日會年少沙門若來在此國王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等見其相好及以神通威德力者必當捨我而奉事之願此沙門於七日中不来我所佛知其意即便往詣北欝單越七日七夜停彼不現過七日已集會畢訖國王辭去迦葉心念年少沙門近於七日不来我所善哉快哉我今既有集會餘饌欲以供之其若來者善得時宜於是世尊即知其意從欝單越辟如壯士屈伸臂頃來到其前于時迦葉忽見如來心大驚喜即問佛言汝近七日遊行何處而不相見佛即答言摩竭提王及諸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於七日中就汝集會汝適心念不欲見我是故我往北欝單越以避汝耳汝今心念欲令我來所以今者故來詣汝迦葉聞佛說此言已心驚毛竪而作此念年少沙門乃知我意甚為奇特然故不如我道

眞也
尒時世尊又於他日心自思惟優樓頻螺迦葉根緣漸熟今者正是調伏其時思惟是已即趣尼連禪河既到河側是時魔王来詣佛所而白佛言世尊今者宜般涅槃善逝今者宜般涅槃何以故所應度者皆悉解脫今者正是般涅槃時如是三請世尊尒時荅魔王言我今未是般涅槃時所以者何我四部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未具足故所應度者皆未究竟諸外道衆悉未降伏尒時如来亦復三荅魔王聞已心懷愁惱即還天宮世尊即便入尼連禪河以神通力令水兩闢佛所行處步步塵起使兩面水皆悉涌起迦葉遥見謂佛沒溺即與弟子乘船而来既至河側見佛行處皆悉塵起歎其希有而自念言年少沙門雖有如此神通之力然故不如我道眞也是時迦葉即問佛言年少沙門欲上船不佛言甚善于時世尊即以神力貫船底入結加趺坐迦葉見佛從船底入而無穿漏歎

其希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乃有如是自在神力然故不如我得真阿羅漢也佛即語言迦葉汝非阿羅漢亦復非是阿羅漢向汝今何故起大我慢迦葉聞說如此語時心懷愧懼身毛皆竪而自念言年少沙門善知我心即白佛言如是沙門如是大仙善知我心唯願大仙攝受於我佛即答言汝既年耆百二十歲又復多有弟子眷屬又為國王臣民所敬若欲決定入我法者先與弟子熟共論詳迦葉答言善哉善哉如大仙勅然我內心非不決定為當還與弟子論耳作此語已即還本處集諸弟子而語之言年少沙門住此以来見其種種神通變化極為奇特智慧深遠性又安庠我今便欲歸依其法汝等云何弟子答言我等所知皆尊者恩年少沙門既為尊者之所歸信豈當有虛我等亦見有諸奇異尊者若欲必受其法我等亦願隨從歸依于時迦葉聞諸弟子作是言已即便相與俱詣佛所而白佛言我及弟子今定歸依唯願大仙

時攝我等佛言善来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尒時世尊即隨所應廣說四諦于時迦葉聞說法已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乃至漸漸成阿羅漢

尒時迦葉五百弟子既見其師已為沙門心生願樂亦欲出家即白佛言我等大師已為大仙之所攝受今成沙門我等亦樂隨大師學唯願大仙聽我出家佛言善来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於是世尊即為轉於四諦法輪時五百弟子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成須陁洹果漸漸修行乃至亦得阿羅漢果尒時迦葉及五百弟子以其事火種種之具悉皆捐棄尼連禪河師徒相與隨佛而去尒時迦葉二弟一名那提迦葉二名伽耶迦葉各有二百五十弟子在尼連禪河側居兄下流忽見其兄并及弟子所事火具悉逐流来心大驚愕而自念言我兄今者有何不祥事火之具今隨水流將非惡人之所害耶是時二弟奔競相就而共議言我兄今

者若復不為惡人所害諸物何緣從水而来苦哉怪哉我等宜速共至兄所即便相與浮流而上至兄住處空寂無人心大悲絶不知其兄及諸弟子之所在處四向推尋遇見舊人而問之言我仙聖兄及諸弟子不知所在汝見之不舊人荅言汝仙聖兄與諸弟子棄事火具皆悉往於瞿曇之所出家學道是時二弟聞此語已心大懊惱恠未曾有又自念言云何棄於阿羅漢道而復更求他餘法耶即便馳往至其兄所到已見兄并及眷屬剃除鬚髮身披袈裟即便跪拜而問兄言兄本既是大阿羅漢聰明智慧無與等者名聞十方莫不宗仰何故於今自捨此道還從人學此非小事尒時迦葉荅其弟言我見世尊成就大慈大悲有三事竒特一者神通變化二者慧心清徹决定成就一切種智三者善知人根隨順攝受以此事故於佛法中出家修道我今雖復國王臣民所見宗敬世論機辯無能折者然非永絶生死之法唯有如来所

可演說能盡生死既值如是大聖之尊而不自斷師彼高勝則是無心亦為無眼二弟白言若如兄語決定是成一切種智我所知得皆是兄力兄今既已從佛出家我等亦願隨順兄學即各語其諸弟子言我今欲同大兄於佛法中出家學道汝意云何時諸弟子即答師言我等所以得有知見皆大師恩大師若欲於佛法中而出家者亦願隨從於是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各與二百五十弟子至於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唯願慈哀濟度我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時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又白佛言我諸弟子今皆欲於佛法出家唯願世尊垂慈聽許佛即答言善哉善哉尒時世尊便呼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尒時世尊即為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及諸弟子現大神變又應其心而為說法語言比丘當知世間皆為貪欲瞋恚愚癡猛火之所燒炙汝等往昔奉事三火既能絕棄除此外惑今三毒火尚

猶在身宜速滅之時諸比丘聞佛此語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世尊又為廣說四諦皆悉得於阿羅漢果

介時世尊心自念言頻毗娑羅王往昔於我有約誓言道若成者願先見度今日時至宜應往彼滿其本願作此念已即與迦葉兄弟及千比丘眷屬圍遶往王舍城詣頻毗娑羅王所介時頻毗娑羅王昔以聚落給優樓頻螺迦葉者既見迦葉及其弟子悉為沙門即還啓王說如此事王與諸臣既聞此語心大驚怪默然無聲時外人民聞此語已各相謂言優樓頻螺迦葉智慧深遠無與等者年又耆老已得阿羅漢去何反為瞿曇弟子終無此理乃可說言沙門瞿曇為弟子耳介時世尊漸近王舍城住於杖林時優樓頻螺迦葉即便遣其常所使人白頻毗娑羅王言我今於佛法中出家修道今隨從佛來至杖林大王宜先禮拜供養王聞來信說此言已方決定知優樓頻螺迦葉為佛弟子

即勅嚴駕與諸大臣婆羅門及人民
衆往詣佛所至杖林外王即下轝除
却儀飾步至佛前尒時空中有天而
語王言如來今者在此林中是諸天
人最上福田大王宜應恭敬供養又
應宣示國中人民皆悉令其供養如
來時王既聞彼天語已心大歡喜倍
增踊躍便進林中遥見如來相好莊
嚴又見優樓頻螺迦葉兄弟三人并其
弟子前後圍繞如盛滿月處衆星中
步步踊悦不能自勝既至佛所頭面
礼足而白佛言我是月稱摩竭提王
名頻毗婆羅世尊知不佛即荅言善
哉大王於是頻毗婆羅王却坐一面
時婆羅門及以大臣諸人民衆皆悉
就座尒時世尊既見來衆皆安坐已
即以梵音慰問頻毗婆羅王言大王
四大常安隱不統理民務無乃勞耶
王即荅言蒙世尊恩幸得安隱尒時
頻毗婆羅王及餘大學婆羅門長者
居士大臣人民既見迦葉為佛弟子
自相謂言嗚呼如來有大神力智慧
深遠不可思議乃能伏於如此之人

以為弟子尒時復有諸餘人衆心自念言優樓頻螺迦葉有大智慧普為世人之所歸信云何當為沙門瞿曇而作弟子心懷狐疑尒時世尊知彼心念即語迦葉汝今宜應現諸神變于時迦葉即昇虛空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現大身滿虛空中或復現小或分一身為無量身或現入地還復踊出於虛空中行住坐卧擧衆見已歎未曾有悉皆稱言第一大仙尒時迦葉現此變已即從空下到於佛前頭面礼足而白佛言世尊實是天人之師我今實是尊之弟子如是三說佛即荅言如是如是迦葉汝於我法見何等利棄捨火具而出家耶於是迦葉以偈荅言

我於昔日中　所事火功德　得生天人中
受於五欲樂　恒如是輪轉　没於生死海
我見此過患　所以棄捨之　又復事火福
得生天人中　增長貪恚癡　是故我遠離
又復事火福　為求將來生　既已有生故
必有老病死　已見如此事　是故棄火法
施會修苦行　及以事火福　雖得生梵天

此非究竟處 以是因緣故 所以棄事火

我見如来法 離生老病死 究竟解脫處

是故今出家 如来真解脫 爲諸天人師

以是因緣故 歸依大聖尊 如来大慈悲

現種種方便 及諸神通力 而以引導我

云何而復應 奉事於火法

尒時頻毗娑羅王及諸大衆聞優樓頻螺迦葉說此偈言心大歡喜於如来所深生敬信決定得知如来必成一切種智審知迦葉是佛弟子尒時諸天於虛空中雨衆天花作妙伎樂異口同音唱言善哉優樓頻螺迦葉快說此偈尒時世尊知諸大衆心意决定無復狐疑又觀其根皆已成熟即爲說法大王當知此五陰身以識爲本因於識故而生意根以意根故而生於色而此色法生滅不住大王若能如是觀者則能於身善知無常如此觀身不取身相則能離我及於我所若能觀色離我我所即知色生便是苦生若知色滅便是苦滅若人能作如此觀者是名爲解若人不能作斯觀者是名爲縛法本無我及以

我所以倒想故橫計有我及以我所
無有實法若能斷此倒惑想者則是
解脫尒時頻毗娑羅王心自思惟若
謂衆生言有我者而名為縛一切衆
生皆悉無我既無有我誰受果報尒
時世尊知彼心念即語之言一切衆
生所為善惡及受果報皆非我造亦
非我受而今現有造作善惡受果報
者大王諦聽當為王說大王但以情
塵識合於境生染累想滋繁以是緣
故馳流生死備受苦報若於境無染
息其累想則得解脫以情塵識三事
因緣共起善惡及受果報更無別我
辟如鑽火因手轉燧得有火生然彼
火性不從手生及以燧出亦復不離
手及燧鑽彼情塵識亦復如是時頻
毗娑羅王又自思惟若以情塵識和
合故而有善惡受果報者便為常合
不應離絶若不常合是則為斷尒時
世尊知王心念即便荅言此情塵識不
常不斷何以故合故不斷離故不常
辟如緣於地水因彼種子而生芽莖
種子既謝不得名常生芽莖故不得

名斷離於斷常故名中道二事因緣
亦復如是尒時頻毗娑羅王聞此法
已心開意解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
法眼淨八万那由他婆羅門大臣人
民亦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九
十六万那由他諸天又於諸法遠塵
離垢得法眼淨時頻毗娑羅王即從
坐起頂礼佛足合掌白佛快哉世尊
能捨轉輪聖王之位出家學道成一
切種智我昔愚癡欲留世尊臨治小
國今覩慈顏又聞正法方懷慙愧追
悔昔過唯願世尊以大慈悲受我懺
悔我於昔日白世尊言若得道時願
先度我今日始蒙宿願成遂尚世尊
恩得履道跡我從今日供養世尊及
比丘僧當令四事不使有之唯願世
尊住於竹園令摩竭提國長夜獲安
佛即荅言善哉大王乃能捨於三不
堅法求三堅報當令王願得滿足也
時頻毗娑羅王知佛受請住竹園已
頂礼佛足辞退而去王還城已即勅
諸臣令於竹園起諸堂舍種種荘飾
極令嚴麗懸繒幡蓋散花燒香悉皆

辦已即便嚴駕往至佛所頭面礼足
而白佛言竹園僧伽藍脩理已畢唯
願世尊與比丘僧哀愍我故往住彼
也尒時世尊與諸比丘及無量諸天
前後圍繞入王舍城當於如来蹈門
閫時城中樂器不鼓自鳴門狹更廣
門下更高一切丘墟皆悉平坦臭穢
塵垢自然香淨聾者得聽瘂者能言
盲者得視狂者得正拘癖疾病普皆
除愈枯木發花腐草禁秀涸池增瀾
香風清靡鳳雀孔翠鳬鴈鴛鴦異類
衆鳥繽紛翔集出和雅音有如是等
種種祥瑞既入城已與頻毗娑羅王
俱往竹園尒時諸天滿虚空中時王
即便手執寶瓶盛以香水於如来前
而作是言我今以此竹園奉上如来
及比丘僧唯願哀愍為我納受作此
言已即便捨水尒時世尊黙然受之
說偈呪願

若人能布施　斷除於慳貪　若人能忍辱
永離於瞋恚　若人能造善　則遠於愚癡
能具此三行　速至般涅槃　若有貧窮人
無財可布施　見他脩施時　而生隨喜心

隨喜之福報與施等無異

尒時婆羅門大臣及餘人民見王奉施如來僧伽藍皆悉踊躍生隨喜心尒時頻毗娑羅王施僧伽藍已心大歡喜頭面礼足退還所住閻浮提中諸王見佛頻毗娑羅王取為其首諸僧伽藍竹園僧伽藍取為其始尒時世尊與諸比丘住竹園僧伽藍于時王舍城中有二婆羅門聰明利根有大智慧於諸書論無不通達辯才論議莫能摧伏一姓拘栗名優波室沙母名舍利故舉世喚為舍利弗二姓目揵連名目揵羅夜那各有一百弟子普為國人之所宗仰二人平共以為親友極相愛重咸共誓言若先得聞諸妙法者要相開悟無得悋惜

尒時阿捨婆耆比丘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善攝諸根威儀庠序路人見者皆生恭敬時舍利弗忽於路次逢見阿捨婆耆善攝諸根威儀庠序彼舍利弗善根淳熟見阿捨婆耆心大歡喜踊躍遍身停步瞻視不能暫捨即便問言我意觀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

攝諸情根欲有所問唯願見荅汝今大師其名何等有所教誡演說何法時阿捨婆耆即便安庠而荅之言我之大師得一切種智是甘蔗種天人之師相好智慧及神通力無與等者我既年幼學道日淺豈能宣說如來妙法然以所知當為汝說即說偈言

一切諸法本　因緣生無主　若能解此者
則得真實道

時舍利弗聞阿捨婆耆說此偈已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見道跡已心大踊躍身諸情根皆悉悅豫而自念言一切衆生悉著於我所以輪迴在於生死若除我想即於我所亦皆得離譬如日光能破於闇無我之想亦復如是悉能破於我見闇障我從昔來所可修學皆為邪見唯今所得是正真道作此念已執阿捨婆耆足還歸所止時阿捨婆耆至前乞食訖還竹園時舍利弗還至住處時目揵羅夜鄰善根已熟見舍利弗諸根寂定威儀庠序顏容怡悅異於常日即便問言我今觀汝諸根顏貌與常

有異必當已得甘露妙法我昔與汝共結誓言若聞妙法要相啓悟汝有所得願為我說時舍利弗即便答言我今實已得甘露法目揵羅夜那聞已歡喜无量歎言善哉時為我說舍利弗言我今出行逢一比丘執持衣鉢入村乞食諸根寂靜威儀庠序我既見已深生恭敬既到其所而問之言我意觀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攝諸情根欲有所問唯願見荅汝今大師其名何等有所教誡演說何法時阿捨婆耆即便安庠而見荅言我之大師得一切種智是甘蔗種天人之師相好智慧及神通力無與等者我既年幼學道日淺豈能宣說如来妙法然以所知當為汝說即說偈言

一切諸法本　因緣生無主　若能解此者
即得真實道

尒時目揵羅夜那聞舍利弗說此語已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尒時舍利弗與目揵羅夜那各於佛法得甘露已共相謂言我等已於佛法各得利益今者宜應共往佛所求索

出家作此語已各喚弟子而語之言我等今者已於佛法得甘露味唯有此法是出世道我今欲往來佛出家汝等云何諸弟子等荅其師言我等今者有所知見皆大師力師若出家我悉隨從於是二人即將二百弟子往詣竹園既入門已遥見如来相好莊嚴諸比丘衆前後圍繞心大歡喜踊躍遍身尒時世尊見舍利弗及目揵羅夜那與諸弟子相隨来已告諸比丘汝等當知今此二人將諸弟子来至我所欲求出家一名舍利弗一名目揵羅夜那當於我法中為上弟子舍利弗者於智慧中最為第一目揵羅夜那者於神通中復為無上至佛所已頭面礼足而白佛言我於佛法已得道跡樂欲出家願時聽許尒時世尊即便喚言善来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時彼二百弟子既見其師成沙門已俱白佛言我等亦欲隨師出家唯願世尊垂慈聽許於是世尊即復喚言善来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尒時世

尊為舍利弗及目揵羅夜耶廣說四諦二人即得阿羅漢果又復為彼二百弟子廣說四諦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乃至亦成阿羅漢果尒時世尊即與一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大阿羅漢於摩竭提國廣利衆生諸比丘中多有人名目乾羅夜耶世尊故名此目揵羅夜耶為大目揵羅夜耶尒時偷羅厥叉國有一婆羅門名曰迦葉有三十二相聰明智慧誦四毗陁經一切書論無不通達極大巨富善能布施其婦端正舉國無雙二人自然無有欲想乃至亦不同宿一室久於往昔種善根故不樂在家受五欲樂日夜思惟厭離世間精勤求訪出家之法如是推尋不能得已即捨家事入於山林心念口言諸佛如來出家修道我今亦當隨佛出家即便脫去金縷織成珎寶之衣價直百千兩金而著壞色納衣自剃鬚髮尒時諸天於虛空中既見迦葉自出家已而語之言善男子甘蔗種族白淨王子其名薩婆悉達出家學道成一

切種智舉世尊為釋迦牟尼佛今者
與千二百五十阿羅漢在王舍城竹
園中住
尒時迦葉聞天語已歡喜踊躍身毛
皆竪即便往趣竹園僧伽藍尒時世
尊知其當来而自思惟觀其善根宜
往度之作此念已即行迎之到子兜
婆而逢迦葉時彼迦葉既見相好威
儀特尊即便合掌而作此言世尊實
是一切種智實是慈悲濟衆生者實
是一切所歸依處即便五體投地頂
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今者是我大
師我是弟子如是三說佛即答言如
是迦葉我是汝師汝是我弟子佛又語
言迦葉當知若人實非一切種智而
欲受汝為弟子者頭則破裂以為七
分又復告言善哉迦葉快哉迦葉當
知五受陰身是大苦聚于時迦葉聞
此言已即便見諦乃至得於阿羅漢
果尒時世尊即與迦葉俱還竹園以
此迦葉有大威德智慧聰明是故名
之為大迦葉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普光如来出興

世時善慧仙人豈異人乎即我身是
緣路所遇五百外道所共論議及隨
喜者今此會中優樓頻螺迦葉兄弟
及其眷屬千比丘是時賣花女者今
耶輸陁羅是善慧仙人髮布地時傍
有二人掃佛前地及二百人隨喜助
者今此會中舍利弗大目揵羅夜那
并二百弟子比丘是虛空諸天見善
慧仙人以髮布地悉皆隨喜而讚歎
者我初得道鹿野苑中始轉法輪八
万天子及頻毗娑羅王所將眷屬八
万那由他人及九十六万那由他天
是汝等當知過去種因經無量劫終
不磨滅我於往昔精勤修習一切善
業及發大願心不退轉故於今者而
得成就一切種智汝等宜應勤修道
行無得懈怠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頂戴作礼而退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四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四十二章經

言

後漢西域沙門迦葉摩騰共法蘭 譯

昔漢孝明皇帝夜夢見神人身體有金色項有日光飛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悅之明日問群臣此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即遣使者張騫羽林中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國寫取佛經四十二章在第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於是道法流布處處修立佛寺遠人伏化願為臣妾者不可稱數國內清寧含識之類蒙恩受賴于今不絕也

佛言辭親出家為道名曰沙門常行二百五十戒為四真道行進志清淨成阿羅漢阿羅漢者能飛行變化住壽命動天地次為阿那含阿那含者壽終魂靈上十九天於彼得阿羅漢次為斯陀含斯陀含者一上一還即得阿羅漢次為須陀洹須陀洹者七死七生便得阿羅漢愛欲斷者譬如四支斷

不復用之

佛言除鬚髮爲沙門受道法去世資財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愼不再矣使人愚蔽者愛與欲也

佛言衆生以十事爲善亦以十事爲惡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殺盜婬口四者兩舌惡罵妄言綺語意三者嫉恚癡不信三尊以邪爲眞優婆塞行五事不懈退至十事必得道也

佛言人有衆過而不自悔頓止其心罪來歸身猶水歸海自成深廣矣有惡知非改過得善罪日消滅後會得道也

佛言人愚吾以爲不善吾以四等慈護濟之重以惡來者吾重以善往福德之氣常在此也害氣重殃反在于彼有人聞佛道守大仁慈以惡來以善往故來罵佛默然不荅愍之癡冥狂愚使然罵止問曰子以礼從人其人不納實礼如之乎曰持歸今子罵我我亦不納子自持歸禍子身矣猶響應聲影之追形終無免離愼爲惡也

佛言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

汙于還還汙己身逆風坋人塵不汙彼還坋于身賢者不毀禍必滅己也

佛言夫人為道務博愛博哀施德莫大施守志奉道其福甚大覩人施道助之歡喜亦得福報質曰彼福不當減乎佛言猶若炬火數千百人各以炬來取其火去熟食除冥彼火如故福亦如之佛言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持五戒者一人飯持五戒者万人不如飯一須陁洹飯須陁洹百万不如飯一斯陁含飯斯陁含千万不如飯一阿那含飯阿那含一億不如飯一阿羅漢飯阿羅漢十億不如飯辟支佛一人飯辟支佛百億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教親千億不如飯一佛學願求佛欲濟衆生也飯善人福最深重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親矣二親最神也

佛言天下有五難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制命不死難得覩佛經難生值佛世難有沙門問佛以何緣得道奈何知宿命佛言道無形知之無益

要當守志行辟如磨鏡垢去明存即自見形斷欲守空即見道真知宿命矣

佛言何者為善唯行道善何者最大志與道合大何者多力忍辱最健忍者無惡必為人尊何者最明心垢除惡行滅内清淨無瑕未有天地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未見之萌得無不知無不見無不聞得一切智可謂明乎

佛言人懷愛欲不見道辟如濁水以五彩投其中致力攪之衆人共臨水上無能覩其影者愛欲交錯心中為濁故不見道水澄穢除清淨無垢即自見形猛火著釜下中水踊躍以布覆上衆生照臨亦無覩其影者心中本有三毒涌沸在内五蓋覆外終不見道要心垢盡乃知魂靈所從来生死所趣向諸佛國土道德所在耳

佛言夫為道者辟如持炬火入冥室中其冥即滅而明猶在學道見諦愚癡都滅得無不見佛言吾何念念道吾何行行道吾何言言道吾念諦道不忽須臾也

佛言觀天地念非常觀山川念非常觀万物形體豐熾念非常執心如此得道疾矣

佛言一日行常念道行道遂得信根其福無量佛言熟自念身中四大名自有名都為無吾我者寄生生亦不久其事如幻耳

佛言人隨情欲求華名譬如燒香衆人聞其香然香以熏自燒愚者貪流俗之名譽不守道真華名危己之禍其悔在後時

佛言財色之於人譬如小兒貪刀刃之蜜甜不足一食之美然有截舌之患也

佛言人繫於妻子寶宅之患甚於牢獄桎梏鋃鐺牢獄有原赦妻子情欲雖有虎口之禍已猶甘心投焉其罪無赦

佛言愛欲莫甚於色色之為欲其大無外賴有一矣假其二普天之民無能為道者

佛言愛欲之於人猶執炬火逆風而行愚者不釋炬必有燒手之患貪婬

恚怒愚癡之毒處在人身不早以道除斯禍者必有危殃猶愚貪執炬自燒其手也

天神獻玉女於佛欲以試佛意觀佛道佛言革囊衆穢尒来何為以可斯俗難動六通去吾不用尒天神踰敬佛因問道意佛為解釋即得須陁洹

佛言夫為道者猶木在水尋流而行不左觸岸亦不右觸岸不為人所取不為鬼神所遮不為洄流所住亦不腐敗吾保其入海矣人為道不為情欲所惑不為衆邪所誑精進無疑吾保其得道矣

佛告沙門慎無信汝意意終不可信慎無與色會與色會即禍生得阿羅漢道乃可信汝意耳

佛告諸沙門慎無視女人若見無視慎無與言若與言者勑心正行曰吾為沙門處于濁世當如蓮花不為泥所汙老者以為母長者以為姊少者為妹幼者子敬之以礼意殊當諦惟觀自頭至足自視內彼身何有唯感惡露諸不淨種以釋其意矣

佛言人為道去情欲當如草見火火来已卻道人見愛欲必當遠之

佛言人有患婬情不止踞斧刃上以自除其陰佛謂之曰若斷陰不如斷心心為功曹若止功曹從者都息邪心不止斷陰何益斯須即死佛言世俗倒見如斯癡人

有婬童女與彼男誓至期不來而自悔曰

欲吾知尒本　意以思想生　吾不思想尒
即尒而不生

佛行道聞之謂沙門曰記之此迦葉佛偈流在俗間

佛言人從愛欲生憂從憂生畏無愛即無憂不憂即無畏

佛言人為道譬如一人與万人戰被鉀操兵出門欲戰意怯膽弱乃自退走或半道還或格鬬而死或得大勝還國高遷夫人能牢持其心精銳進行不惑于流俗狂愚之言者欲滅惡盡必得道矣

有沙門夜誦經甚悲意有悔疑欲生思歸佛呼沙門問之汝處于家將何

修為對曰恒彈琴佛言絃緩何如曰不鳴矣絃急何如曰聲絕矣急緩得中何如諸音普悲佛告沙門學道猶然執心調適道可得矣

佛言夫人為道猶所鍛鐵漸深棄去垢成器必好學道以漸深去心垢精進就道暴即身疲身疲即意惱意惱即行退行退即修罪

佛言人為道亦苦不為道亦苦惟人自生至老自老至病自病至死其苦無量心惱積罪生死不息其苦難說

佛言夫人離三惡道得為人難既得為人去女即男難既得為男六情完具難六情已具生中國難既處中國值奉佛道難既奉佛道值有道之君難生菩薩家難既生菩薩家以心信三尊值佛世難

佛問諸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數日間佛言子未能為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飯食間佛言子未能為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呼吸之間佛言善哉子可謂為道者矣

佛言弟子去離吾數千里意念吾戒必得道在吾左側意在邪終不得道其實在行近而不行何益万分耶

佛言人為道猶若食蜜中邊皆甜吾經亦尒其義皆快行者得道矣

佛言人為道能拔愛欲之根辟如摘懸珠一一摘之會有盡時惡盡得道也

佛言諸沙門行道當如牛負行深泥中疲極不敢左右顧趣欲離泥以自蘇息沙門視情　欲甚於彼泥直心念道可免衆苦

佛言吾視諸侯之位如過客視金玉之寶如礫石視氎素之好如弊帛

四十二章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海八德經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無勝國時在河邊常以十五日為諸沙門說戒經佛坐寂寞久而無言阿難整服長跪白曰沙門坐定樂聞清法世尊默然阿難三起白夜已半可說戒經世尊乃曰諸沙門中有穢濁者心邪行違言與法乖沙門之戒威神致重非彼下賤所能執行清濁相違故吾不說尊德目連一心入定道眼淨觀具見彼心有可棄之行矣目連即與謂之曰起非尒俗夫所應坐處也彼不肯起牽辟使出曰尒無至德心懷六邪何敢以臭溷之體坐天香之座尒是棄人非沙門矣目連即還就清淨座佛告目連子何一愚好踰不出牽辟乃去佛告沙門諦聽吾言諸沙門曰唯然受教觀彼巨海有八美德其廣即浩洋無涯其深則有不測之底稍入稍深無前所礙斯一德也海潮不過期先際斯二德也海含眾寶靡所不包

死屍臭朽海不容焉神風吹漂上岸之邊斯三德也海懷衆珍黃金白銀琉璃水精珊瑚龍致明月神珠千奇万異無求不得斯四德也普天之下有五大河流行注海西流者名恒南流者名邪云東流者兩河一名沙陸一名阿夷越北流名墨五河流邁俱入于海皆去舊名合為海斯五德也五河万流淋雨終時立天地耒雨落河注海水如故蓋無增減斯六德也海有衆魚巨軀魏魏第一魚身長四千里第二魚身長八千里第三魚身長万二千里第四魚身長万六千里第五魚身長二万里第六魚身長二万四千里第七魚身長二万八千里斯七德也海水通鹹邊中如一斯八德也以斯之故質亮神龍欣心樂之吾經妙典亦有景德讀之无盡其義日深梵魔帝釋無能測度猶海廣遠甚深難測以斯之故諸沙門樂之斯一德矣吾諸弟子更相撿率誦經坐禪礼儀景式不失其時也猶海之潮不過期先際斯二德也吾法清潔志

在憒悁衣食供已不貪餚餘若有沙門志趣穢濁以法彈遣不得處淵猶海弘裕不容臭屍斯三德也吾道家經其義備悉沙門潛思練去心垢貪婬恚嫉愚癡眾穢猶若磨鏡垢盡之叉蕩微瞳照無不覩一坐自思齊緣往古生死之源得無不知二世天地万物若幻夫有合會必當別離三常慈心愍世愚惑作行顛倒不自知誤四自精思既知往古又照來然眾生魂神所當趣向吾向道以心淨為稱賓沙門去穢得淨行者其心喜之猶彼寶亮樂海眾寶斯四德矣吾道初夫合眾為一帝王種梵志種君子種下賤種來作沙門者皆棄本姓以道相親明愚相進意如兄弟猶彼眾流合名曰海以斯之故沙門樂之斯六德矣吾道微妙經典淵奧上志得之一号溝港二号頻來三号不還四号應真應真之道其心清淨猶天明珠垢穢之德分身散體存亡自由住壽無極亦不甚病猶彼巨海有神龍焉以斯之故沙門樂之吾之經籍義美

甘露仙聖所不聞梵釋所希覩從古來
今無物不記邊中皆正猶海通鹹亦
以斯故沙門樂之夫見吾經者莫不
棄無為矣海有八德吾經亦然阿難
又起稽首白曰東且欲明願說重戒
世尊曰自今之後吾不復說重戒之
經戒之不從恐彼神雷威怒加之也
吾以斯故不說戒經自今以往更相
檢率以十五日會說戒經諸比丘起
為佛作禮

佛說海八德經

按此經文決非羅什之譯似是
後漢之經疑此是彼竺法蘭譯
為失本者誤中錯為羅什譯耳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龍王兄弟經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洹阿難邠坻阿藍時有無央數比丘僧皆阿羅漢也阿難邠坻至佛所作禮却坐佛言人當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阿難邠坻聞之歡喜即起白佛明旦請佛及比丘僧降德到舍設麁食佛默然阿難邠坻繞佛三匝而去佛告比丘僧旦日當上天投日中下會阿難邠坻舍佛如伸臂頃即住虛空中羅漢名須櫌正衣服於虛空中長跪白佛我恒上下未嘗見如今日也佛言有兩龍王瞋恚作霧吐氣為雲故也復有羅漢名愛波白佛欲行止之佛言此龍大有威神汝行者必當與惡意出水没熱天下人民摩訶目揵連復正衣服長跪虛空中問佛今日以冥不復見須弥山帝釋宮殿下已覓樹子佛言有兩龍王一名難頭二名和難大瞋恚言何等沙門欲飛過我頭上龍身繞須弥山七匝以頭覆其

上吐氣出霧故冥目連白佛欲往呵止之佛言大善目連繞佛三匝而行釋提桓因從八万八千王女於後園相娛樂目連先過其所天帝迎之稽首作礼相問訊已乃到龍所兩龍見之大怒便變化出烟須臾復出火目連以佛意亦變化出烟必繞兩龍三重稍前分身入兩龍身中右目入左目出左目入右目出右耳入左耳出左耳入右耳出復入右鼻左鼻出入左鼻右鼻出飛入其口中兩龍謂目連在其腹中也目連亦復作龍身繞兩龍十四重以頭覆須弥及兩龍兩龍於下悚慄延動須弥山以尾搏崩海水百獸震怖佛適告目連此龍今當能出水沒壞天下汝且須止目連言我從佛聞知此法我有四神足當信持行之我能取是兩龍及須弥山著掌中跳過他方天下亦能取剎磨須弥山令碎如塵復能磨須弥山及下地令万民不覺之兩龍恐懼稽首目連復沙門身兩龍化作人為目連作礼悔過目連將至佛所兩龍言我迷狂惑不知尊神

觸犯雷震哀原其罪便受五戒而去
阿難邠坻到精舍索佛及比丘僧了
不見一人便長跪白佛飯具以嚴辦佛
可自屈佛即下到其舍飯已阿難邠
坻言我求佛不見佛從何所來佛言
目連與兩龍王共諍適從天上來
下問誰勝者佛言目連阿難邠坻言
善哉善哉此龍秉戒堅強失之毫數
罪至於龍威神尊重目連迺臣伏之
乎我從今日始請佛及比丘僧宣揚
目連功德佛呪願迦羅越阿難邠坻汝
前後飯食得道人善鬼神當擁護汝
家皆令安隱阿難邠坻作礼而去

龍王兄弟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罪業應報教化地獄經

言

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菩薩摩訶薩及聲聞眷屬俱亦與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天龍鬼神等皆悉集會尒時信相菩薩白佛言世尊今有地獄餓鬼畜生奴婢貧富貴賤種類若干唯願世尊具演說法若有衆生聞佛說法如孩子得母如病得醫如贏得食如暗得燈世尊說法利益衆生亦復如是

尒時世尊觀時已至見斯菩薩勸請慇懃即放眉間白毫相光照于世界地獄休息苦痛安寧尒時一切受罪衆生尋佛光明来詣佛所遶佛七匝為佛作礼勸請世尊敷演道化令此衆生得蒙解脫

尒時信相菩薩為諸衆生而作發起前白佛言世尊今有受罪衆生為諸獄卒剉碓斬身從頭至足乃至其頂斬之已訖巧風吹活而復斬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

父母屠兒魁膾斬截衆生故獲斯罪
第二復有衆生身體頑痺眉鬚墮落
舉身洪爛鳥栖鹿宿人跡永絶沾汙
親族人不喜見名之癩病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
母破壞塔寺剥脫道人斬射賢聖傷
害師長常無返復背恩忘義常行苟
且婬匿尊卑無所忌諱故獲斯罪
第三復有衆生身體長大聾騃無足
宛轉腹行唯食泥土以自活命為諸
小虫之所唼食常受此苦不可堪處
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為人自
用不信好言善語不孝父母反戾時
君或為帝主大臣四鎮方伯州郡令
長吏禁督護恃其威勢侵奪民物無
有道理使民苦悴呼嗟而行故獲斯罪
第四復有衆生兩目盲瞎都無所見
或觝樹木或墮溝坑於時死已更復
受身亦復如是何罪所致佛言以前
世時坐不信罪福障佛光明縫鷹眼
合籠繫衆生皮囊盛頭不得所見故
獲斯罪
第五復有衆生瘖瘂口不能言

若有所說閉目舉手乃不言了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誹謗三尊輕毀聖道論他好醜求人長短強誣良善憎嫉賢人故獲斯罪

第六復有衆生腹大頸細不能下食若有所食變為膿血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偷盜僧食或為大會福食屏處偷噉慳惜己物但貪他財常行惡心與人毒藥氣息不通故獲斯罪

第七復有衆生常為獄卒熱燒鐵釘釘人百節骨頭釘之已訖自然火生焚燒身體悉皆燋爛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為針灸醫師針人身體不能差病誑他取財徒受苦痛令他苦惱故獲斯罪

第八復有衆生常在鑊湯中為牛頭阿傍以三股鐵叉叉人內著鑊湯中煮之令爛還復吹活而復煮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信邪倒見祠祀鬼神屠煞衆生湯灌搣毛鑊湯煎煮不可限量故獲斯罪

第九復有衆生常在火城中熇煨齊心四門俱閉若欲趣向門即閉之東

西馳走不能自免為火燒盡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焚燒山澤火爆雞子燒他村陌燒煮眾生身爛皮剝故獲斯罪

第十復有眾生常在雪山中寒風所吹皮肉剝裂求死不得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橫道作賊剝脫人衣使冬月之日令他凍死生剝牛羊痛不可堪故獲斯罪

第十一復有眾生常在刀山劍樹上若有所捉即便割傷支節斷壞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屠殺為業烹宰眾生屠割剝裂骨肉分離頭脚星散懸於高格稱量而賣或復生懸眾生苦痛難處故獲斯罪

第十二復有眾生五根不具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飛鷹走狗彈射禽獸或斷其頭或斷其足生拔鳥翼故獲斯罪

第十三復有眾生攣躄背傴腰髖不遂脚跛手拘不能操涉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為人惛剋行道安搶或安射窠施張羂穽陷墜眾生頭破

脚折傷損非一故獲斯罪
第十四復有衆生常為獄卒拷桔其身不得免脫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網捕衆生籠繫而畜飢窮困苦或為宰主令長貪取財錢枉繫良善怨苦號天不得縱意故獲斯罪
第十五復有衆生或癲或狂或癡或騃不別好醜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飲酒醉乱犯三十六失後得癡身如似醉人不識尊卑不別好醜八万劫墮沸屎地獄獄卒斬剉求死不得求生不得五窮六極長夜受苦以坐貪酒過受罪已始得為人癃殘跛蹇為人之所憎嫉行違接他擯事常無樂時以酒過犯故獲斯罪
第十六復有衆生其形甚小陰藏甚大挽之身疲皆復進引行立坐臥以之為妨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治生販賣自譽已物毀呰他財冥外弄鬥躡秤前後欺誑於人故獲斯罪
第十七復有衆生男根不具為黃門身不得妻娶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喜揵畜馬牛羊豬狗不可稱數令此

衆生苦痛難忍死而復穌故獲斯罪
第十八復有衆生從生至老無有兒
子孤立獨存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
時坐為人暴惡不信罪福百鳥產乳
之時賫持罤器循大水渚求拾鴻鵠
鶤鵊鶩鴈諸鳥子卵搭歸煮噉諸鳥
失子悲鳴叫裂眼中血出故獲斯罪
第十九復有衆生少小孤寒無有父
母兄弟為他作使辛苦活命長大成
人橫羅殃禍縣官所縛繫閉牢獄無
人追餉飢窮困苦無所告及何罪所
致佛言以前世時坐喜捕拾鵰鷲鷹
鷂熊羆虎豹枷鏁而畜孫此衆生父
母兄弟常恒憂念悲鳴叫裂哀感人
心不能供養常苦飢餓骨立皮連求
死不得故獲斯罪
第二十復有衆生其形甚醜身體黑
如漆兩目復青頭頰傴塠皰面平鼻
兩目黃赤牙齒踈缺口氣腥臭𡴯短
癰腫大腹腰髖脚復繚戾僂脊匡肋
費衣健食惡瘡膿血水腫乾痟疥癩
癰疽種種諸惡集在其身雖親附人
人不在意若他作罪橫羅其殃永不

見佛永不聞法永不識僧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為子不孝父母為臣不忠其君為君不敬其下朋友不以其信鄉黨不以其齒朝廷不以其爵趣為趣作心意顛倒無有其度不信三尊煞君害師伐國掠民攻城破塢偷寨過盜惡業非一美已惡人侵陵孤老誣謗賢聖輕慢尊長欺誑下賤一切罪業愚癡具犯之衆惡集報故獲斯罪

尒時一切諸受罪衆生聞佛作如是說悲哮動地淚下如雨而白佛言唯願世尊久住說法令我等輩而得解脫佛言若我久住薄德之人不種善根謂我常在不念無常善男子譬如孩兒見母常在側不生難遭之想若母去者便生渇仰思戀之心母方還來乃生歡喜善男子我今亦復如是知諸衆生善惡業縁受報好醜故般涅槃尒時世尊即為此諸受罪衆生而說偈言

水流不常滿　火盛不久然　日出須臾没
月滿已復缺　尊榮豪貴者　無常復過是

念當勤精進　頂禮無上尊
尒時世尊說斯偈已諸受罪衆生白佛言世尊修何善行得離斯苦佛言當勤孝順父母敬事師長歸奉三尊勤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慈悲喜捨怨親平等同已無二不欺孤老不輕下賤護彼如已汝等若能如是修行則為已得報佛之恩永離衆苦說是經已菩薩摩訶薩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聲聞緣覺即得六通三明具八解脫有得法眼淨若有衆生得聞是經不墮三塗八難之處地獄休息苦痛安寧尒時信相菩薩白佛言當何名此經云何奉持佛告信相菩薩善男子此經名為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當奉持之廣令流布功德無量諸天大衆聞經歡喜五體投地作礼奉行

佛說罪業應報教化地獄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㮈女祇域因緣經　　言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羅閱祇國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摩訶薩天龍八部大眾集會說法時世人民施者無量有一貧人唯有一爛壞手巾意欲布施懼此物惡猶豫未決爾時座中有一比丘尼名曰㮈女即從座起整服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自念先世生波羅㮈國為貧女人時世有佛名曰迦葉時與大眾圍繞說法坐聞經歡喜意欲布施願無所有自惟貧賤心用悲感詣他園匃求乞果蓏當以施佛時得一㮈大而香好擎一盂水并㮈一枚奉迦葉佛及諸眾僧佛知至意呪願受之分布水㮈一切周普緣此福祚壽盡生天得為天后下生世間不由胞胎九十一劫生㮈華中端正鮮潔常識宿命今值世尊開示道眼爾時㮈女以偈頌曰

三尊慈潤普　慧度無男女　水果施弘報

緣得辯衆苦在世生華中上則為天右 （捺女祇域經 第三張 言 易）
自歸聖衆祐 福田最深厚
比丘尼衆女礼已還坐
佛在世時維耶梨國王苑中自然生
一捺樹枝葉繁茂實又加大既有光
色香美非凡王實愛此捺自非中宮
尊貴美人不得啖此捺果國中有梵
志居士財富無數一國無雙又聰明
博達才智超群王重愛之用為大臣王
請梵志飯食食畢以一捺實與之梵
志見捺香美非凡乃問王曰此捺樹
下寧有小栽可得乞不王曰大多小
栽吾恐妨其大樹輙除去之卿若欲
得今當相與即以一捺栽與梵志梵
志得歸種之朝夕溉灌日日長大枝
條茂好三年生實光彩大小如王家
捺梵志大喜自念我家資財無數不
減於王唯無此柰以為不如今已得
之為無減王即取食之而大苦澁了
不可食梵志更大愁惱乃退思惟當是
土無肥潤故耳乃捉取百牛之乳以
飲一牛復取此一牛乳煎之為醍醐以
灌捺根日日灌之到至明年實乃甘

美如王家㮈而㮈樹邊忽復生一瘤節大如手拳日日增長梵志心念忽有此瘤節恐妨其實適欲斫去恐復傷樹連日思惟遲徊未決而節中忽生一枝正指上向洪直調好高出樹巔去地七丈其杪乃分作諸枝周圍旁出形如偃蓋花葉茂好勝於本樹梵志怪之不知枝上當何所有乃作棧閣登而視之見枝上偃蓋之中乃有池水既清且香又有衆華彩色鮮明披視華下有一女兒在池水中梵志抱取歸養長之名曰㮈女至年十五顏色端正天下無雙宣聞遠國有七國王同時俱來詣梵志所求娉㮈女以為夫人梵志大恐怖不知當以與誰乃於園中架一高樓以㮈女著上出謂諸王曰此女非我所生自出於㮈樹之上亦不知是天龍鬼神女耶鬼魅之物今七王求之我設與一王六王當怒不敢愛惜也女今在園中樓上諸王便自平議有應得者便自取去非我所制也於是七王口共爭之紛紜未決至其夜缾沙王從伏竇中入登

樓就之共宿明晨當去㮈女白曰大王幸枉威尊接逮於我今復相捨而去若其有子則是王種當何所付王曰若是男兒當以還我若是女兒便以與汝王則脫手金鐶之印以付㮈女以是為信便出語群臣言我已得㮈女與一宿亦無奇異故如凡人故不取耳瓶沙軍中皆稱万歲曰我王已得㮈女六王聞之便各還去瓶沙王去後遂便有娠時㮈女勅守門人言若有求見我者當語言我病後日月滿生一男兒顏貌端正兒生則手持針藥囊梵志曰此國王之子而執醫器必醫王也時㮈女即以白衣裹兒勅婢持弃著巷中婢即受勅抱往弃之時王子無畏清旦乘車往欲見大王遣人除屏道路時王子遙見道中有白物即住車問傍人言此白物是何等答言此是小兒問言死活答言故活王子勅人抱取即覓乳母養之以活梵志將此小兒還付㮈女名曰祇域至年八歲聰明高才學問書疏越殊倫疋與隣比小兒

遊戲心常輕諸小兒以不如已諸小兒共罵之曰無父之子婬女所生何敢輕我祇域悵然默而不荅便歸問母曰我視子曹皆不如我而反罵我言無父之子我父今者為在何許母曰汝父者正蓱沙王是也祇域曰蓱沙王乃在羅閱祇國去此五百里何緣生我若如母言何以證之母則出印鐶示之曰此則汝父鐶也祇域省之見有蓱沙王印文便奉持此鐶徃到羅閱祇徑入宮門門無呵者即到王前為王作礼長跪白王言我是王子㮈女所生今年八歲始知是大王種類故持鐶印信遠来歸家王見印文覺憶昔之誓知是其子愴然矜之以為太子渉歷二年後阿闍世王生祇域因白王曰我初生時手把針藥囊是應當為醫也王雖以我為太子非我所樂王今自有嫡子生矣應襲尊嗣我願得行學醫術王則聽之王曰汝不為太子者不得空食王祿應學醫道王即命勑國中諸上手醫盡術教之而祇域但行嬉戲未曾受學諸師

責謂之曰醫術鄙陋誠非太子至尊所宜當學然大王之命不可違廢受勅已來積有日月而太子初不受半言之方若王問我我何以對祇域曰我以生而有醫證在手故白大王捐棄榮号求學醫術豈復懈怠煩師督促直以諸師之道無足學者故耳便取本草藥方針脉諸經具難問師師窮無以荅皆下爲祇域作礼長跪叉手曰今日益知太子神聖實非我等所及也向所問諸事皆是我師歷世疑義所不能通願太子具悉說之開解我曹生年之結祇域便爲解說其義諸醫歡喜皆更起頭面作礼承受其法尒時耆域即自念言王勅諸醫都無可學者誰當教我學醫道時聞彼德叉尸羅國有醫姓阿提梨字賓迦羅極善醫道彼能教我尒時耆域童子即往彼國詣賓迦羅所白言大師我今請仁者以爲師範從學醫術經七年已自念言我今習學醫術何當有已即往師所白言我今習學醫術何當有已時師即與一籠器及掘草之

具汝可於德叉尸羅國面一由旬求覓諸草有非是藥者持来時者域即如師勑於德叉尸羅國面一由旬求覓非是藥者周竟不得非是藥者所見草木一切物善能分別知有所用處無非藥者彼即空還往師所白如是言師今當知我於德叉尸羅國求非藥草者面一由旬周竟不見非藥者所見草木盡能分別所入用處師荅者域言汝今可去醫道已成我於閻浮提中最為第一我若死後大復有汝

於是祇域便行治病所治輙愈國内知名後欲入宮於宮門前逢一小兒檐樵祇域望視悉見此兒五藏腸胃縷悉分明祇域心念本草經說有藥王樹從外照内見人腹藏此兒樵中得無有藥王耶即往問兒賣樵幾錢兒白十錢便雇錢取樵下樵置地闇冥不見腹中祇域更心思惟不知束中何所為是藥王便解兩束一一取之以著小兒腹上無所照見輙復更取如是盡兩束樵最後有一小枝

栽長尺餘識取以照具見腹內祇域
大喜知此小枝定是藥王悉還兒枝
兒既已得錢雜又如故歡喜而去
尒時耆域自念我今先當治誰此國
既小又在邊方我今寧可還本國始
開醫道於即還歸婆㧢陀城婆揵隱
城中有大長者其婦十二年中常患
頭痛衆醫治之而不能差時耆域聞
之即往其家語守門人言白汝長者有
醫在門外時守門人即入白門外有
醫長者婦問言醫形負何似荅言是
年少彼自念言老宿諸醫治亦不差
況復年少即勑守門人語言我今不
須醫守門人即出語言我已為汝白
長者長者婦言今不須醫耆域復言
汝可白汝長者婦但聽我治若差者
隨意與我物時守門人復白之醫作
如是言但聽我治若差隨意與我物長
者婦聞已自念言若如是無所損勑
守門人喚入時耆域入詣長者婦所問
言何所患苦荅言患如是如是復問
病從何起荅言從如是如是起復問
病來久近荅言病如許時彼問已語

言我能治汝彼即取好藥以酥煎之灌長者婦鼻病者口中酥唾俱出時病人即器承之酥便收取唾別棄之時耆域見已心懷愁惱如是少酥不淨猶尚慳惜況能報我病者見已問耆域言汝愁惱耶答言實尒問言何故愁惱答言我自念言此少酥不淨猶尚慳惜況能報我以是故愁耳長者婦答言為家不易棄之何益可用然燈是故收取汝但治病何憂如是彼即治之後病得差時長者婦與四千万兩金并奴婢車馬時耆域得此物已還到舍城詣無畏王子門語守門人言汝往白王言耆域在外守門人即入白王王勅守門人喚入耆域入已前頭面礼已在一面住以前因緣具白無畏王子言以今所得物盡用上王王子言且止不須便為供養已汝自用之此是耆域最初治病

尒時拘睒弥國有長者子輪上嬉戲腸結腹內食飲不消亦不得出彼國無能治者彼聞摩竭國有大醫耆能治病即遣使白王拘睒弥長者子病

捺女祇域經　崇十張　吉

耆域能治顙王遣来時瓶沙王嘆耆域問言拘睒弥長者子病汝能治不荅言能若能汝可往治之時耆域乗車詣拘睒弥耆域始至長者子已死伎樂送出耆域聞聲即問言此是何等伎樂皷聲傍人荅言是汝所為來長者子已死是被伎樂音聲耆域善能分別一切音聲即言語使迴還此非死人語已即便迴還時耆域即下車取利刀破腹披腸結處示其父母諸親語言此是輪上嬉戲使腸結如是食飲不消非是死也即為解腹還復本處縫皮肉合以好藥塗之瘡即愈毛還生與無瘡處不異時長者子即報耆域四十万兩金婦亦與四十万兩金長者父母亦尒各與四十万兩金耆域念言夫為師者須報其恩今持一百六十万兩金與德叉尸羅國大師賓迦羅念已持金詣師所頭面礼師足奉上此金唯願大師哀愍納受師曰便為供養已我不須此寶耆域慇懃至到賓迦羅乃受此金耆域奉辭礼足而去

介時國中有迦羅越家女年十五臨當嫁日忽頭痛而死祇域聞之往至其家問女父曰此女常有何病乃致殀亡父曰女小有頭痛日月增甚今朝發作尤甚於常以致絶命祇域便進以藥王照視頭中見有刺蟲大小相生乃數百枚鑽食其腦腦盡故死便以金刀披破其頭悉出諸蟲封著甖中以三種神膏塗瘡一種者補蟲所食骨間之瘡一種生腦一種治外刀瘡告女父曰好令安靜愼莫使驚十日當愈平復如故到其日我當復來祇域適去女母便更啼哭曰我子爲乖死也豈有披破頭腦當復活者父何忍使人取子挪介父止之曰祇域生而把針藥棄尊榮位行作醫師但爲一切命此乃天之醫王豈當妄耶囑語汝言愼莫使驚而汝今反啼哭以驚動之將令此兒不復得生母聞父言止不復哭共養護之寂靜七日七日晨明女便吐氣而寤如從臥覺曰我今者了不復頭痛身軀皆安誰護我者使得如是父曰汝前已死醫王祇

域故来護汝破頭出虫以得更生便開兒出虫示之女見太便驚怖深自慶幸祇域神乃如是我促得報其恩父曰祇域與我期言今日當来於是須臾祇域便来女歡喜出門迎頭面作礼長跪叉手曰願為祇域作婢終身供養以報更生之恩祇域曰我為醫師周行治病居無常處何用婢為汝必欲報恩者與我五百兩金我亦不用此金所以求者凡人學道法當謝師師雖無以教我我當為弟子令得汝金當以與之女便奉五百兩金以上祇域祇域受以與師因白王暫歸省母到維耶梨國

尒時國中復有迦羅越家男兒好學武事作一木馬高七尺餘日日學習騎上初學適得上馬久久益習忽過去失據落地而死祇域聞之便往以藥王照視腹中見其肝反戾向後氣結不通故死復以金刀破腹手探料理還肝向前畢以三種神膏塗之其一種補手所摸持之處一種通利氣息一種生合刀瘡畢囑語父曰慎莫

今驚三日當愈父承教勅寂靜養視

至於三日兒便吐氣而寤狀如卧覺
即便起坐須臾祇域亦來兒歡喜出
門迎頭面作礼長跪白言願得為祇
域作奴終身供養以報再活之恩祇
域曰我為醫師周行治病病者之家
爭為我使當用奴為我母養我勤苦
我未有供養之恩報母御若欲謝我
恩者可與我五百兩金以報母恩於
是取金以上㮈女還歸羅閱祇國祇
域治此四人馳名天下莫不聞知
又南有大國去羅閱祇八千里鉼沙
王及諸小國皆臣屬之其王病疾積
年不差恒苦瞋恚睚眦煞人人舉目
視之亦煞傴頭不仰亦煞使人行遲亦
煞疾走亦煞左右侍者不知當何啚
手足醫師合藥輙疑恐有毒亦煞之
前後所煞旁臣宮女及醫師之輩不
可勝數病日增甚毒熱攻心煩懣短
氣如火燒身聞有祇域即為下書勅
鉼沙王徵召祇域祇域聞此王多煞
醫師大以恐怖鉼沙又怜其年小恐
為所煞適欲不遣畏見誅伐父子

相守晝夜愁憂不知何計尒時辯沙王乃將祇域俱往佛所頭面礼足而白佛言世尊彼王惡性恐殺醫師為可往不佛告祇域汝宿命時與我約檀俱當救護天下我治內病汝治外病令我得佛故如本願會生我前此王病篤遠來迎汝如何不往急往救護之趣作方便令病必愈王不煞汝祇域便承佛威神往到王所諦省脉理及以藥王照之見王五藏及百脉之中血氣擾擾悉是虵蟒之毒周匝身躰祇域白王王病可治治之保愈然宜入見太后諮議合藥若不見太后藥終不成王聞此語不解其故意甚欲怒然患身病宿聞祇域之名故遠迎之冀必有益且是小兒知無他姧忍而聽之即遣青衣黃門將入見太后祇域白太后王病可治令當合藥宜審啓其方不可宣露宜屏左右太后即逐青衣黃門去祇域因白太后省王病見身中血氣悉是虵蟒之毒似非人類王為定是誰子太后以實語我我能治之若不語我

王病則不可愈大后曰我昔於金柱殿中晝卧忽有物来厭我上者我時恍惚若夢若覺狀如魘覺夢遂與通情忽然而寤見有大蟒長三丈餘從我上去則覺有軀王實是蟒子也我羞耻此未曾出口童子今乃覺之何若神妙若病可治願以王命委囑童子令者治之當用何藥祇域曰唯有醍醐耳太后曰咄童子慎莫道醍醐而王大惡聞醍醐之氣又惡聞醍醐之名前後坐口道醍醐而死者數千百人汝今道此必當煞汝以此飲王終不得下願更用他藥祇域曰醍醐治毒毒病悪聞醍醐是也王病若微及是他毒為有餘藥可以愈之蟒毒既重又已遍身體自非醍醐終不能消今當煎煉化令成水無氣無味三意不覺自當飲之藥下必愈無可憂也便出見王曰向入見太后已啓藥方今當合之十五日當成令我有五願王若聽我病可即愈若不聽我病不可愈王問五願盡何等事祇域曰一者願得王甲藏中新衣未歴軀者與我二者願得令

我獨自出入門無呵者二者願得日（言）
曰獨入見太后及王后莫得禁呵我
四者願王飲藥當一仰令盡莫得中
息五者願得王八千里白象與我乘
之王聞大怒曰兒子何敢求是五願
促具解之若不能解令捧煞汝汝何
敢求我新衣為欲煞我便著我衣詐
作我身耶祇域曰合藥宜當精潔齋
我而我来曰久衣被皆塵垢故欲得
王衣以之合藥王意解曰如此大佳
汝何故欲得自出入宮門令無禁呵
欲因此將兵來攻煞我耶祇域曰王
前後使諸師醫皆憔疑之無所委信
又誅煞之不服其藥群臣皆言王當
復煞我而王病已甚恐外人生心作
乱若令我自出入不見禁呵外人大小
皆知王信我必服我藥病必當愈則
不敢生逆乱之心王曰大佳汝何故
曰日獨入見我母及我婦欲作婬乱
耶祇域曰王前後煞人甚多臣下大
小各懷恐怖皆不願王之安隱無可
信者今共合藥因我頓睨之間便投
毒藥我所不覺則非小事故思惟可信

者恩情無二唯有母與婦故敢入見大后王后與共合藥當煎十五日乃成故欲日日入伺候火齊耳王曰大佳汝何故使我飲藥一仰令盡不得中息爲欲內毒恐我覺耶祇域曰藥宜劑數氣味宜當相及若其中息則氣不相繼王曰大佳汝何故欲得我烏乘之此烏是我國寶一日行八千里我所以威伏諸國正怙此烏汝欲乘之爲欲盜以歸家與汝父攻我國耶祇域曰乃南界山中有神妙藥草去此四千里王飲藥宜當即得此草重復服之故欲乘此烏詣往採之朝去暮還令藥味相及王意大解皆悉聽之於是祇域前煉醍醐十五日成化如清水凡得五升便與太后王后俱捧藥出白王可服願被白烏預置殿前王即聽之王見藥但如清水初無氣味不知是醍醐又太后王后身自臨合信其非毒便如本要一飲而盡祇域便乘烏徑去還羅閱祇國

尒時祇域適行三千里祇域年小力勢尚微不堪疾逆頭眩疲極便止息

時到日過中王噫氣出聞醍醐臭便更大怒曰小兒敢以醍醐中我佐兒所以來我白烏正欲救去王有勇士之臣名曰烏神足步行能及此烏即呼烏曰汝急往逐取兒來生將以還我欲目前捶殺之汝性常不廉貪於食故名為烏此醫師輩多喜行毒若兒為汝設食慎莫食也烏受勑便行及之於山中曰汝何故以醍醐中王而去是藥王故令我追呼汝還汝急隨我還陳謝自首庶可望活若故欲走令必煞汝終不得脫祇域自念我雖作方便求此白烏復不得脫今當復作方便何可隨去乃謂烏言我朝來未食還必當死寧可假我須臾得於山間啖果飲水飽而就死乎烏見祇域小兒畏死懼怖言辭辛苦怜而聽之曰促食當去不得久留祇域乃取一梨與食其半以毒藥著爪甲中以分餘半便置於地又取一杯水先飲其半又行爪下毒於餘水中復置於地乃歎曰水及梨皆是天藥既清香且美其飲食此者令人身安百病皆愈

言

氣力兼倍恨其不在國都之下百姓當共得之而在深山之中人不知也便進入山索求他果烏性既貪不能忍於飲食又聞祇域歎爲神藥亦見祇域已飲食之謂必無毒便取餘梨食之盡飲餘水便下痢痢如注水躄地而卧起輒眩倒不能復動祇域曰王服我藥病必當愈然今藥力未行餘毒未盡我今往者必當煞我汝無所知起欲得我以解身負故使汝病病自無苦慎莫動搖三日當差若起逐我必死不疑便上烏而去

祇域則過墟聚語長伍曰此是國王使令忽得病汝等急往舁取歸家好養護之厚其床席給與糜粥慎莫令死死者王滅汝國語畢便去遂歸本國長伍承勑迎取養護三日毒歇下絕烏便歸見王叩頭自陳曰我實愚癡違負王教信祇域言飲食其餘水果爲其所中下痢三日始今且差自知當死比烏還三日之中王病已差王自追念悔遣烏往行見烏來還且悲且喜曰賴汝不即將兒來當我恚

時必當搥煞我得其恩命得生活而反煞之逆戾不細即悔前後所枉煞者悉更厚葬復其家門賜與錢財恩見祇域欲報其恩即遣使者奉迎祇域祇域雖知王病已差猶懷餘怖不復欲往尒時祇域復詣佛所接足頂禮白佛言世尊彼王遣使來喚為可往不佛告祇域汝本宿命已有弘誓當成功德何得中止今應更往汝已治其外病我亦當治其內病祇域便隨使者去王見祇域甚大歡喜引與同坐把持其臂曰賴蒙仁者之恩今得更生當何以報當分國土以半相與宮中婇女庫藏寶物悉當分半奉願仁者受之祇域曰我本為太子雖實小國亦有民人珎寶具足不樂治國故來為醫當行治病當用土地婇女寶物為皆所不用王前聽我五願外病已愈今善聽一願內病可復除愈王曰唯聽仁教請復聞一願之事祇域曰願王請佛從受明法因為王說佛功德巍巍特尊王聞大喜曰今欲遣為臣以白為迎佛可得致不祇域曰不

用白為佛解一切還知人心所念但宿齋戒清淨供具燒香遥向佛作礼長跪白請佛必自來王如其言佛明日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来飯食已畢為王說經王意開解便發無上正真道心舉國大小皆受五戒恭敬作礼而去

又捺女生旣奇異長又聰明從父學問博知經道星曆諸術殊勝於父加達聲樂音如梵天諸迦羅越及梵志家女合五百人皆往從學以為大師捺女常從五百弟子讃授經術或相與遊戲園池及作音樂國人不解其故便生議謗呼為婬女五百弟子皆号婬黨又捺女生時國中復有須漫女及波曇女亦同時俱生須漫女者生於須漫華中國有迦羅越家常管須漫以為香膏管膏邊忽作瘤節大如彈丸日日長大至如手拳石便爆破見百節之中有聚聚如螢火射出墮地三日而生須漫又三日成華華舒中有小女兒迦羅越取養之名曰須漫女長大姝好及才明智慧与

穴柰女尒時又有梵志家浴池中自然
生青蓮華華特加大日日長益如五
升瓶華舒見中有女兒梵志取養之
名波曇女長大又好才明智慧如須
漫女諸國王聞此二女顏容絕世交
來求娉之二女曰我生不由胞胎乃
出草華之中是與凡人不同何宜當
隨世人乃復嫁耶聞柰女聰明容貌
絕世無與疋者又生與我同體皆辭父
母往事柰女求作弟子明經智慧皆
勝此五百人
尒時佛入維耶梨國柰女便率將弟
子五百人出迎佛頭面作礼長跪白
言願佛明日到我園中飯食佛黙然
受之柰女還歸辦其供具佛進入城
國王又出宮迎佛礼畢長跪請佛願
明日到宮飯食佛言柰女向已前請
王後之矣王曰我為國王至心請佛
然埊依許柰女但是婬女日日將徒
五百婬弟子行作不軌何為捨我而
應其請佛言此女非婬女其宿命有大
功德已供養三億佛昔曾又與須漫波
曇女俱為姊妹柰女最大須漫次之波

曇寂小生於大姓家財寶饒富姊妹相率供養五百比丘尼日日施設飲食及作衣服隨所無乏皆悉供之盡其壽命三人常發誓言願我後世逢佛得自然化生不由胞胎遠離穢垢今如本願生值我時又昔雖供養比丘尼然其作豪富家兒言語憍溢時時或戲笑比丘尼曰諸道人於邑日久必當欲嫁迫有我等供養撿押不得放恣情意耳故今者受此餘殃雖曰讚經道虛被婬謗此五百弟子時亦并力相助供養同心歡喜今故會生果復相隨祇域尒時為貧家作子見捺女供養意甚慕樂而無資財乃常為比丘尼掃除掃除糞淨已輒發誓言令我能掃除天下人身病穢如是快耶捺女憐其貧窮又加其勤力常呼為子其比丘尼有疾病時常使祇域迎醫及合湯藥曰令汝後世與我共後是福祇域迎醫所治悉愈乃誓曰願我後世為大醫王常治一切身四大之病所向皆愈皆宿日因緣令故為捺女作子皆如本願王聞佛語乃長跪

悔過卻後日佛明日便與諸比丘
到捺女園具為說本願功德三女聞
經開解并五百弟子同時歡喜出家
修行精懃不懈皆得阿羅漢道
佛告阿難汝當受持為四衆說莫令
斷絕一切衆生慎身口意勿生憍慢
放逸柰女往昔時嘲戲比丘尼故今
被誹謗汝當修行身口意業恒發善
願聞言隨喜信樂受持莫生誹謗墮
於地獄餓鬼畜生經百千劫後報為
人貧窮下賤不聞正法邪見家生恒
值惡王身不具足汝當修行受持讀
誦盡未來際常使不絕
尒時阿難從座而起稽首禮足長跪
合掌白佛言世尊世法之要當名何
經佛語阿難此經名曰柰女耆域因
緣經修行法用如上供養比丘比丘
尼施藥迎醫隨喜發誓今獲果報如
是受持佛說經已大衆人民天龍八
部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捺女祇域因緣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法海經

言

西晉沙門法炬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瞻波國洴沙利池上與大比丘衆俱月十五日時應說戒佛坐集已久而如來默然不說戒侍者阿難更整衣服跪而白佛初夜向竟中夜將至大衆集久世尊將无疲倦願以時說戒佛猶默然衆坐既久時有比丘名曰阿若都盧更整衣服長跪白佛初夜中夜已過雞將向鳴世尊得無疲倦衆僧集之願佛說戒世尊復默然又復白言明星已出時將過矣佛言比丘且聽衆僧之中有不淨者故吾不得說戒耳

賢者大目揵連心念吾當定意觀之誰不淨者目連白佛我欲定意觀誰不淨者不淨者命令出衆世尊告曰如欲定意觀不淨者令其出衆此言大善便可觀之目連即定意觀之見其弟子犯于重戒目連從定意起至犯戒比丘前而數之曰汝爲沙門奉戒爲本戒猶人之頭首沙門戒行宜

今清白如水如玉如如來之座賢聖之會慶世者之聚清淨道德者之所集處此座猶如栴檀之林卿以伊蘭臭穢亂于真正目連手自引其弟子出卿是棄捐之人不得預如來大衆之清淨集也無以穢濁廁預大僧大集大海不受穢屍卿自思之無穢賢衆穢人既出目連白言穢濁之人即以棄遠衆已清淨唯願世尊以時說戒世尊猶復默然目連怪之四向觀察見座上向比丘已復在座目連重勅之曰卿為棄人何為不自引罪穢重坐此座為目連重遣之乃出座去目連復白世尊穢人已出大衆已淨無復穢惡唯願世尊以時說戒令衆僧得修淨業

佛告目連吾自今後不復說戒汝等可自共說戒若我說戒人於衆中犯戒默然不自引罪而預如來座者此為默然妄語默然妄語頭破七分如來於衆說戒甚為不易自今以後汝自說戒目連白佛弟子聞道如來先化之為非弟子自悟而成道也如

来聖德厚重天地言真而要弟子誦習得成道果如来猶天雨百穀草木無不仰榮弟子德淺道小人不服信世尊哀愍聲俗使一切獲安得信得正以濟其志目連愍懃苦請至三四五世尊告日連日汝為一切請求如来懃懃乃至四五吾今當為汝等說之吾僧法猶如大海有八德汝等聽之大海之水無滿不滿吾法如之無滿不滿此第一之德大海潮水尋以時而来不失常處吾四部衆受吾戒者不犯禁戒違失常法此第二之德大海之水唯有一味無若下味無不以鹹為味吾法如是禪定之味志求寂定致神通故四諦之味志求四道解結縛故大乘之味志求大願度人民故此第三之德大海既深而廣無能限者僧法如是無不深妙八方之大莫大於僧法僧法最為弘大此第四之德大海之中金銀琉璃水精珊瑚車璖馬瑙摩尼之妙無不備有吾僧法之中三十七品道寶之妙神足住壽飛騰十方靡所不適瞬息之間周旋无量佛

界剎殊勝之剎能以其道化導群生淨已佛土此第五之德大海之中神龍所居沙竭龍王阿耨達難頭和羅摩那私伊羅末如此諸龍妙德難量能造天宮品物之類無不仰之吾僧法亦復如是四雙八輩之士十二賢者菩薩大士教化之功弥茂弥美此第六之德大海吞受百川万流江恒之水無不受之終日終夜無盈溢減盡之名吾僧法之中亦如是梵釋之種來入僧法四姓族望或釋或梵王者之種捨世豪尊來入正化或工師小姓亦入正化種族雖殊至於服習大道同為一味無非釋子此第七之德大海清淨不受死屍無諸穢濁唯海之類而受之耳吾僧法清淨亦如大海不受穢惡犯戒違禁非清淨梵行者一不得受棄之遠之猶海不受死屍此第八之德

佛告目連如來大衆唯清淨為禁戒叢下純非釋種子故吾不說戒耳卿等善相勅戒無令正法有毀佛說如是諸比丘歡喜奉行

法海經

佛說七女經

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詞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拘留國在分儒達樹園與千羅漢俱菩薩有五百人及諸天龍鬼神尒時拘留國中有婆羅門名摩訶蜜慳貪不信佛法大豪富珍奇珠寶牛馬田宅甚衆多智慧無雙為是國中作師常有五百弟子復為國王大臣所敬遇是婆羅門有七女大端正無比黠慧言語從頭至足皆著金銀白珠瓔珞隨時被服常與五百女人俱意自貢高恃怙端正憍慢衆人倚於富貴謂呼有常每與國中人民共說義理常得其勝尒時有迦羅越名曰分儒達聞此女大好便至婆羅門所謂言卿家中自呼是女端正雖尒當遍將至國中示人若有人呵此女者卿當雇我五百兩金若不呵者我當雇卿五百兩金如是募九十日遍至國中無有道此女醜者尒時婆羅門即得五百兩金分儒達告婆羅門今佛近在祇樹園佛知

當来過去今現在事又復至誠終不妄言當持往示佛婆羅門言大善即與眷屬五百婆羅門國中復有五百女人俱相隨至佛所佛時為無數千人說法各各前為佛作礼却坐一面婆羅門前白佛言瞿曇常遊諸國寧見有好人端正如是女者不佛便逆呵之此女不好皆醜無有一好處婆羅門問佛是女一國中人無有道此女醜今瞿曇何以獨道此女醜婆羅門問佛言世間人以何為好佛言世間人眼不貪色耳不聽受惡聲是則為好鼻不齅香口不嘗味是則為好身不貪細滑意不念惡是則為好手不盜取人財物口不說人惡是則為好不貢高綺語知生所從来死有所趣是則為好信布施後當得其福是則為好信佛信法信比丘僧是則為好佛告婆羅門顏色好不為好身體好不為好衣服好不為好二言綺語不為好心端意正此乃為好分儒達即自還得五百兩金

佛告婆羅門昔者有城名波羅奈從

地底去佛諸當来佛皆於是上坐尒時有國王名機惟尼作優婆塞大明經為佛作精舍王有女悉為優婆夷明經智慧端正無雙身上皆著金銀琥珀珠寶被服甚好第一女字羞躭第二女字須躭摩第三女字比丘尼第四女字比丘羅輻第五女字沙門尼第六女字沙門密第七女字僧大薩躭常以佛正法齋戒布施訖竟七女便相將至父王正殿白言我曹姊弟欲相隨到塚間遊觀王言塚間大可畏但有死人骨髮形骸狼藉支散在地諸悲哀者啼哭者滿其間有虎狼野獸鵄梟主噉死人肉血汝曹姊弟何為塚間我宮中有園觀浴池中有飛鳥鴛鴦相隨而鳴中有衆華五色光目若草奇樹衆果清凉恣意所食極可遊觀汝曹姊弟何為塚間七女即報言大王衆果美食何益万分我見世間人老時命日趣死人生無有不死者我曹非小兒常為餘食所惑王哀念我姊弟者當聽我曹姊弟到城外觀死人如是至三王言大善

聽汝姊弟所為尒時七女即與五百婇女嚴駕出宮門七女即解頭下瓔珞散地國中時有千餘人見之隨後拾取珠寶歡喜遂到城外塚間大臭處不淨但聞啼哭聲諸婇女及人民身體肅然衣毛為竪七女直前視諸死人中有斷頭者中有斷手足者中有斷鼻耳者中有已死者或有未死者中有梓棺者有席中裹者有繩縛者家室啼哭皆欲令解脫七女左右顧視死人眾多復有持死人從四面來者飛鳥走獸共爭來食之死人膖脹膿血流出數万億蟲從腹中出臭處難可當七女亦不覆鼻直前繞之一匝駒自相與言我曹姊弟身體不久皆當復尒第一女言寧可各作一偈救死人魂魄耶六女皆言大善

第一女言此人生時好香塗身著新好衣行步眾中細目綺視欲人中作姿則欲令人觀之今死在地日炙風飄主作姿則者今為所在

第二女言雀在瓶中覆蓋其口不能出飛今瓶已破雀飛而去第三

女言乘車而行中道捨車去車不能自前主使車行者今為所在第四女言辟如人乘船而行衆人共載而渡水得岸便繫船棄身體去如棄船去第五女言有城完堅中多人民皆生長城中今城更空不見人民為在何所第六女言人死卧地衣被常好從頭至足無有缺減今不能行亦不能動搖其人當今為在何所第七女言一身獨居人出去其舍舍中空無有守者今舍日壞敗尒時第二忉利天王釋提桓因坐即為動搖聞七女說經如伸臂頃即從天上來下讚七女言所說大善欲願得何等所願者我能為汝得之七女俱言卿是釋天乎梵天耶不見卿來時自然在我前使我知之即報言諸女我是釋提桓因聞說善言好語故來聽之七女言卿爲者欲與我曹願卿是第二忉利天上最尊當為我等得之我姊弟請說所願第一女言我願欲得無根無枝無葉之樹於其中生是我所願也第二女言我欲得地上無形之處無陰陽

之端願欲於其中生第三女言人於深山中大呼音響四聞耳不知所在我願於其中生釋提桓因報言且止我不能得是願諸女欲得作釋梵四天王日月中尊是則可得令女所願實我所不知七女荅言卿是天上獨尊有威神何以不能得此願卿辟如差牛不能挽車亦復不能耕犂无益於主釋提桓因報言我聞說經故來聽之非我所知即便辭謝七女默然無報尒時空中有天言今迦葉佛近在惟于陵聚中何不往問迦葉佛七女聞之大歡喜即與五百婇女隨求覲者塚間喪亡悲哀啼哭者復有五百人俱發意往詣迦葉佛為无數千人說法悉各前為迦葉佛作礼却坐一面釋提桓因白佛言我向者聞國王七女說經故來聽之七女便從我索是願言我欲得無根無枝無葉之樹無形之處無陰陽之端深山大呼音響四聞不知所在我時不能報荅願佛為七女解說其意迦葉佛言善哉發問多所過度是事羅漢辟支佛

尚不能知此事何況於汝是時迦葉
佛便笑五色光從口出照滿佛刹還
繞身從頂上入侍者前長跪問迦葉
佛言佛不妄笑願聞其意迦葉佛告
薩波羅汝見是女不唯然已見此國
王七女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已来供養五百佛已當復万佛却
後十劫悉當作佛皆同一字号名復
多羅貴刹土名首隨波其佛壽三万
歲是時人民被服飲食辟如第二忉
利天上所有佛般泥洹後經道留止
八千歲乃盡是佛時說法當度七十
五億万人令得菩薩及羅漢道迦葉
佛授七女別時即踊躍歡喜便住虛
空中離地二十丈從上来下悉化成
男子即得阿惟越致五百婇女及千
五百天與人見七女化成男踊躍歡
喜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一千人遠離塵垢皆得法眼
佛告婆羅門此國王七女富樂端正
豪貴尚不恃身作綺好所以者何用
念非常是身不可久得故一切世間
人但坐愚癡故墮十二因緣便有生

死人生若皆由恩愛從生致老從老致病從病致死從死致啼哭得苦痛人生若皆從恩愛當自觀身亦當觀他人身坐起當念身中惡露涕唾寒熱臭處不淨如是何等類身一壞時還化作虫自食其肉骨節支解消為灰土還自念我身死亦當如是不當恃身作綺好當念非常若人施行善不自貢高綺語者死後皆生天上若施行惡者當入泥犁中女人所以墮泥犁中多者何但坐嫉妬姿態多故佛說是時婆羅門女即踊躍歡喜解身上珠寶用散佛上佛威神令所散住虛空中化作寶蓋中有聲言善哉如佛所言無有異佛尒時便感動放威神於座上以足指按地三千大千剎土皆為大動光明照十方百歲枯樹皆生華葉諸空溝澗皆自然有水箜篌樂器不鼓自鳴婦女珠環皆自作聲盲者得視聾者得聽瘂者得語傴者得伸拘躄者得愈手足病者得愈狂者得正被毒者毒不為行拘閉者悉得解脫百鳥麋獸皆相和悲鳴

尒時拘留國中人民無男無女皆大歡喜和心相向若得禪佛作是變化時拘留國王捐珠踊躍歡喜及百大臣婆羅門女與其眷屬及五百婆羅門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復有五百比丘得羅漢道國中五百人悉須陁洹道佛說是經已菩薩比丘僧優婆塞優婆夷國王大臣長者人民諸天鬼神龍皆大歡喜前持頭面著地爲佛作礼而去

佛說七女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佛說蓱沙王五願經

詞

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國鷄山中與五百比丘俱時王舍國王号名蓱比沙少小作太子意常求五願一者願我年少為王二者令我國中有佛三者使我出入常往來佛所四者常聽佛說經五者聞經心疾開解得須陁洹道是五願蓱比沙王皆得之時王舍國北方有異國國名德老伊羅其國王名弗迦沙甚高絶妙宿命時曾更見佛受佛經道學身中六分經何等六分一者身中有地二者身中有水三者身中有火四者身中有風五者身中有空六者身中有心身中凡有是六分蓱比沙王與弗迦沙王生未曾相見遥相愛敬如兄弟常書記往来相問遺不絶蓱比沙王意常念令我得絶奇好物以遺弗迦沙帝迦沙王亦常意念令我得絶奇好物以遺蓱比沙王弗迦沙王國中出生一蓮華一枚有千葉皆金色遣使者以

遣蓱沙王蓱比沙王見華大歡喜言
弗迦沙王遣我物甚奇有異蓱比沙
王作書與弗迦沙王言我國中有金
銀珎寶甚多我不用為寶令我國中
生一人華人華字佛紫磨金色身有
三十二相弗迦沙王讀書聞佛聲大
歡喜踊躍毛衣皆竪猶命曽已見佛
故毛為竪
弗迦沙王作書與蓱比沙王願具聞
神佛所施行教誡當所奉行願具告
意弗迦沙王却後數日自念言人命
不可知在呼吸閒我不能復待蓱比
沙報書不如便自行見佛弗迦沙王
至九十九小國小國王日来朝弗迦
沙勅諸小國王及群臣百官諸並皆
悉嚴駕發行到王舍國佛所道逢蓱
比沙王書書上言佛教人棄家捐妻
子斷愛欲當除鬚髮著法衣作沙門
所以者何人愚癡故不當為者而為
之便為癡從癡為行從行為識從識
為名色從名色為六入何等為六入
一者眼二者耳三者鼻四者口五者
身六者心是為六此六事皆外向眼

向色耳向聲鼻向香口向味身向細軟心向欲是為六向六向為合從合為痛樂從痛樂為愛從愛為愛從愛為有從有為生從生為老死憂悲苦不如意惱如是合大苦陰隨習凡合此勤苦合名人智者自去愚癡愚癡盡眾惡消除惡消除便行盡行盡識盡識盡名色盡名色盡六入盡六入盡合盡合盡痛樂盡痛樂盡愛盡愛盡愛盡愛盡有盡有盡生盡生盡老死盡老死盡已憂悲苦不如意惱如是合六苦陰隨習為盡便不復生不生即得泥洹道無為弗迦沙王讀書竟自思念夜人定後群臣百官士衆皆卧出寂然無聲藉起亡去入丘墓間便自剃頭被法衣作沙門無飯食應器便取冢間久死人髑髏淨刮洒以為應器持是髑髏應器轉行到王舍城比沙王國止於城外舉頭覩日念今日至佛所晚明日乃行弗迦沙王前報窯家願寄一宿窯家言大善我舍中竟有宿止處弗迦沙王於外取小草等入於一屏處布坐其

王自思惟五內佛以天眼從鷄山中
遥見弗迦沙王来到王舍國止於城
外窯家佛念弗迦沙王命盡明日恐
不復生相見
佛即飛行就到窯家門外佛報窯家
頭寄一宿窯家報言我舍中大可得
相容屬者有一沙門来寄宿自與相
報相便安者便可止宿佛即前至弗
迦沙王所言我從主人寄一宿云當報
卿卿寧肯令我一宿耶弗迦沙言我
適有小草蓐裁足坐耳此舍甚寛卿
便自在所欲宿可
佛便自左右取小草蓐於一處坐佛
端坐過三夜弗迦沙亦端坐佛自念
是弗迦沙坐安諦寂寞不動不搖佛
意試欲前問用何等故作沙門受何
經戒尊何等經佛起到弗迦沙前問
言卿師受誰道用何等故作沙門弗
迦沙報言我聞有佛姓瞿曇父字悅
頭檀白淨王也其子剃頭鬚作沙門
得佛道我師事之我用佛故作沙門
佛所說經入我心中我甚喜之佛問
寧曾見佛不弗迦沙言未曾見設使

見者寧能識是佛不弗迦沙言見之不能識佛念是賢者為用我故作沙門續當為子說宿命時所知經尒乃解疾耳佛語弗迦沙言我為卿說經上語亦善中語亦善下語亦善為卿說身中六分事善聽之弗迦沙言大善佛言合此六事能成為人身人身凡六事有所覺知人志因十八事轉動人意凡有四事道人所當奉行奉行已志不復轉志不復轉者便得道得道已不復生不復老不復病不復於今世死亦不復於後世死亦不復愁亦不復憂亦不復怒亦不復恩亦不復愛是為度世之道

請解六事合名為人熟聽之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風五者空六者心何等為地地有二品身地外地何等為身地者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髀腎肝肺腸胃身中諸堅者皆為地身地外地同合為地身地外地非我地適無所復貪愛知者當熟思惟是以自解

何等為水水有二品身水外水何等

為身水者謂淡涕唾膿血汗肪髓腦小便身中諸軟者皆為水身水外水同合為水身水外水非我水適無所復貪愛知者當熟思惟以自解

何等為火火有二品身火外火何等為身火者謂身中溫熱腹中主消食身中諸熱者皆為火身火外火同合為火身火外火非我火適無所復貪愛知者當熟思惟以自解

何等為風風有二品身風外風何等為身風者謂上氣風下氣風骨閒風腹中風四支風喘息風身中諸起者皆為風身風外風同合為風身風外風非我風適無所復貪愛知者當熟思惟以自解

何等為空空有二品身空外空何等為身空者謂眼空耳空鼻空口空喉空腹空腸空食所出入空是為身空身空外空同合為空身空外空非我空適無所復貪愛知者當熟思惟以自解智者學道能自別知身中五分餘一分者心心清淨無欲自念我清潔如是若願欲上第二十五空慧天

恐於二十五天上壽數千劫不得脫若復願上第二十六識慧天壽復倍於二十五天上恐復不得脫若復願欲上第二十七無所念慧天壽復倍二十六天上恐復不得脫若復願欲上第二十八無思想天壽八十四千萬劫恐復不得脫志便猒苦壽久不得脫便取泥洹道

何等為六事各合合者謂目合於色耳合於聲鼻合於香舌合於味身合於細滑心合於知是為六合

何等為志十八轉者謂目為好色轉為惡色轉為中色轉耳為好聲轉為悲聲轉為惡聲轉鼻為好香轉為惡香轉為臭香轉舌為美味轉為惡味轉為無味轉身為細軟轉為麁堅轉為寒温轉心為善事轉為惡事轉為世事轉為志十八轉

何等為四事堅制人者一為至誠二為等意三為智慧四為消滅諸惡是為四堅志目所貪愛得之因快樂快樂離人自覺過去從苦致苦能知為苦苦已去自知為脫苦人行苦難得

樂當思惟斷諸惡事因得不苦不樂

曰知遠離諸苦譬如兩木相揩生火因別兩木各著一面火亦滅木亦冷恩愛合便得苦棄捐恩愛自知為脫譬如鍛金師得好金自在欲作何等奇物譬環耳璫步搖華光及百種皆能作之道人持心當如是鍛金師 自在欲生不假令欲生二十五天二十六天二十七天二十八天然審皆有是雖久會當壞皆當過去无有常知當復過去意不復向不復念不復思不復愛是名為無為智者自思惟如是乃為高耳人遠離諸惡乃為智耳目所見萬物皆當過無有常无為亦不復去亦不復來道人知是者便信於道無為寂為至誠未得道時所喜愛樂身心所生得道已皆棄捐之人棄所在恩愛是名為無為

志在婬泆故不得脫志在瞋怒故不得脫志在愚癡故不得脫道人 知是者因棄婬泆之心棄瞋怒之心棄愚癡之心拔恩愛之本斷其枝條截其根莖不復生滋是名无為

自念有我志復動無我志復動我端正志復動我不端正志復動人豫自念如是是為病是為痛是為劇是為不脫是故不欲多念是謂諸苦之要弗迦沙本不知是佛得第三阿那鋡道能知為佛耳即起以頭面著佛足言我實愚癡無狀失於禮敬佛便自現光景威神弗迦沙便自悔過言我愚癡人佛言若能自悔過為善今若過除弗迦沙言願持我作沙門佛問若作沙門衣鉢具不弗迦沙言未具佛言沙門衣鉢不具不得作沙門弗迦沙言諸請行具之

佛言大善弗迦沙起為佛作禮遶佛三匝弗迦沙明日即入城入城未遠城中有少齒牸牛犇走以角觸抵弗迦沙諸比丘展轉鬪之白佛言佛昨日可於窯家為說經沙門辤行具衣鉢為犇牛所抵煞如是當趣何道佛言是六長者我為說經皆患心受奉行之即得第三道須陁洹斯陁鋡阿那鋡便棄五蓋一者婬泆二者瞋怒三者睡眠四者戲樂五者悔疑不正

之心今生十六天上阿那鋡中便自
於天上得阿羅漢度世去今諸比丘
共取弗迦沙身好叔葬之於其上起
塔諸比丘即共承受佛教即為起塔
佛說經已諸比丘皆叉手為佛作礼

佛說蓱沙王五願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佛說八師經　　詞

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名曰耶句來詣佛所阿難白佛言有異學梵志今來在外欲詣所覲天尊曰現之梵志乃進稽首佛足天尊曰就座梵志就座須臾退坐曰吾聞佛道厥義弘深汪洋無涯靡不成就靡不度生魏魏堂堂猶星中月神智妙達衆聖中王諸天所不逮黎民所不聞願開盲冥釋其愚癡所事何師以致斯尊天尊歎曰快哉斯問關發大行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然有八師從明得之

刑戮或為王法所見誅治滅及門族死入地獄燒煑搒掠萬毒皆更求死不得罪竟乃出或為餓鬼或為畜生屠割剝裂死輙更刃魂神展轉更相殘賊吾見煞者其罪如此不敢復煞是吾一師佛時頌曰

煞者心不仁　強弱相傷殘　煞生當過生

結積累劫怨　受罪短命死　驚怖遭暴縣
吾用畏是故　慈心伏魔官
佛言二謂盜竊強劫人財或為財主刀
杖加刑應時互解或為王法収繫著獄
拷掠搒笞五毒並至戮之都市宗門
灰滅死入地獄以手捧火洋銅沃口
求死不得罪竟乃出當為餓鬼意欲飲
水水化為膿　所欲食物物化成炭身
常負重衆惱自隨或為畜生死輙更
刀以肉供人償其宿債吾見盜者其
罪如此不敢復盜是吾二師佛時頌曰
盜者不與取　劫竊人財寶　亡者無多少
忿恚懷憂惱　死受六畜身　償其宿債負
吾用畏是故　棄家行學道
佛言三謂邪婬犯人婦女或為夫主邊
人所知臨時得殃刀杖加刑或為王法
収繫著獄酷毒掠治戮之都市死入
地獄卧之鐵床或抱銅柱獄鬼然火
以燒其身地獄罪畢當更畜生若復
為人閨門婬亂違佛遠法不親賢衆
常懷恐怖多危少安吾見是故不敢
邪婬是吾三師佛時頌曰
婬為不淨行　迷惑失正道　精神魂魄馳

傷命而早殀 受罪禎癡荒 死復墮惡道
吾用畏是故 棄家樂林藪

佛言四謂惡口兩舌妄言綺語譖入無罪謗毀三尊舌致搥杖亦致滅門死入地獄獄中鬼神拔出其舌以牛犁之洋銅灌口求死不得罪畢乃出當為畜生恒食草棘若後為人言不見信口中恒臭多逢譖謗罵詈之聲卧輒惡夢有口不能得舍佛經之至味吾見是故不敢惡口是吾四師佛時頌曰

欺者有四過 讒佞傷良貞 受罪癡聾盲
寱吃口臭腥 癡狂不能言 死入拔舌囹
吾修四淨口 自致八音聲

佛言五謂嗜酒酒為毒氣主成諸惡王道毀仁澤滅臣慢上忠敬朽父失禮母失慈子凶逆孝道敗夫失信婦奢婬九族諍財產耗亡國危身無不由之酒之亂道三十有六吾見是故絕酒不飲是吾五師佛時頌曰

醉者為不孝 怨禍從內生 迷惑清高士
乱德敗淋貞 吾故不飲酒 慈心濟群生
淨慧度八難 自致覺道成

佛言六謂年老夫老之為苦頭白齒落

目視䀮䀮耳聽不聰盛去衰至皮緩面皺百節痛疼行步苦極坐起呻吟憂悲惱苦識神轉滅便旋即忘命日促盡言之流涕吾見無常災變如斯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六師佛時頌曰

吾念世無常　人生要當老　盛去日衰羸
形枯而白首　憂勞百病生　坐起愁痛惱
吾用畏是故　棄家行學道

佛言七謂病瘦肉盡骨立百節皆痛猶被杖楚四大進退手足不任氣力虛竭坐臥須人口燥脣燋筋斷鼻坼目不見色耳不聞音不淨流出身臥其上心懷苦惱言輒悲哀今覩世人年盛力壯華色曄曄福盡罪至無常百變吾覩斯患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七師佛時頌曰

念人衰老時　百病同時生　水消而火滅
刀風解其形　骨離筋脈絕　大命要當傾
吾用畏是故　求道願不生

佛言八謂人死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四大欲散魂神不安風去息絕火滅身冷風先火次魂靈去矣身體挺直無所復知旬日之間肉壞血流膖脹爛臭

無一可取身中有虫還食其肉筋脉爛盡骨節解散髑髏異處脊脅肩臂髀脛足指各自異處飛鳥走獸競來食之天龍鬼神帝王人民貧富貴賤無免此患吾見斯變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八師佛時頌曰

我惟老病死　三界之大患　福盡而命終
氣絶於黃泉　身爛還為土　魂魄隨因緣
吾用畏是故　學道昇泥洹

於是梵志聞佛所說心開意解即得道迹前受五戒為清信士不殺不盜不婬不欺奉孝不醉歡喜而去

佛說八師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琉璃王經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迦維羅衛釋氏精舍尼拘類樹下與五百比丘侍者阿難金剛力士樓由俱於城中有舍夷貴姓五百長者共為世尊造立講堂自相興語講堂成已當請正覺於上設供沙門梵志長者居士群黎人民不得先佛妄升此堂若違要者罪在不測舍衛國王時有太子名維樓黎產育之初與琉璃寶俱因以為號領衛士定省外氏方來入城見親講堂高廣嚴淨都雅殊妙世所希有則於其上頓止息涼監講堂者往白諸貴姓言舍衛太子來止講堂貴姓聞之興怒罵曰吾等家產有何異德敢登此堂本造斯殿乃為佛舉當具上饌延屈世尊至真聖眾供養畢訖然後吾等乃宜自處而敞者前尊置體于此尋遣使者面罵辱之催逐發遣令不久滯所踏之地剗去足跡所履寶階輒更貿易時琉璃太子聞其罵音姿

色變動心懷毒恚勑太史曰深憶記之須吾為王當誅此類太史阿陸陁昔名無傷能觀天文占究灾佐令書此狀內于帶中俠惡識非嚴退還歸不復前至朝覲外家太子父王名波斯匿與后末利駕乘導從詣祇樹園下車却蓋免冠解劒屏拂脫屐除四種兵步涉小徑與末利俱五體投地稽首為礼却坐一面琉璃太子時婦還宮無所瞻覩問左右曰父王太后今為所湊曰造佛太子聞問欣率所領不復解嚴遂至精舍曰宜知是時於是太子逼害翼從王之近臣五百餘人一時夷滅即王冠幘蓋劒拂屐服乘諸飾外無白者於時世尊為王及后說世無常愛欲合會別離法句王立不退轉后得覩道迹佛說經已王稽首退不見侍輔而僵尸狼藉唯王衣冠二人得免遁入樹間還與王遇王問之曰群僚所在二人答曰太子率勒所統舉將還宮王謂末利子造不順謀逆如斯素知此吾當避以國付之精舍左右族姓慰王及后體柔狀樂

不堪步濟以車乘弊陋難處遂外進遇至于城門先時太子列五百人置門鎮衛勅門監曰若父王來勿聽使入王曰若不得入吾將焉如曰詔大王當令出境時王波斯匿涕泣哽噎以偈歎曰

誠哉世尊教　所演審而諦　興衰與貴賤
一切無常住　寧守戒念道　不貪宦俸祿
僥聞講法會　不願德國土　王擾國恣情
饕餮違所欲　聞法蒙解脫　塵垢用消除

尒時觀者無數千人聞王歎音八百人發大道意皆立不退轉憂色不悅王后末利白王曰幸勿愁憒可共俱遊還我父國即便進發七日七夜到迦維羅衛兜薩聚值賓門閉亦不得入各共飢渴無所向仰求乞無地止於水傍人洗菜處得遊蘿蔔食之臟脹腹痛而薨王后悲慟舉聲大哭守聚者問曰何人乎曰吾王后也又問王為在何乎后曰痛哉王薨水側聚守門者即馳白舍夷諸貴姓貴姓聞凶奔波驚愕尋皆來出賵贈殯棺閣維如法咸皆號慟莫不摧感尒時貴

族釋摩男者明信長之父也與諸豪右以得歎曰

有子有財思惟彼彼　我自非我何有子財
愚癡自怙豪尊有終　太子用國墮入地獄

釋氏貴姓二百五十深惟無常得不退轉五百女人來出家者得不起法忍於是琉璃太子問父王薨即在殿繼制為王異道太史出帶中書證案本狀記惡之忌聞之大怒心意憤踊召四種兵伐迦維羅衛佛知其意從精舍出止于路要坐於萎枯樹下斯須之頃太子軍至時琉璃王遥見世尊即便下象車稽首于地長跪問佛嗟天中天有菩提附差尼拘類異鋒優曇鉢薩羅怛羅揵尼叔羅有此七樹其蔭高大有德茂盛何因棄捨處枯槁多刺樹耶佛告琉璃王雖有七樹樹蔭茂盛盛豈有常吾坐刺樹以為安隱用哀愍傷親屬故也王心念言先古所載藏室秘識用兵征旅遇沙門者轉迴軍還況今值佛焉得進乎稽首佛足即便反旅還于舍衛来日未久侍者阿難力士樓由翼從世

尊還尼拘類園令阿難敷座宣告匹輩皆令集會時佛尊顏姿容無燿頊無光明衣服變色阿難察坐已定則整衣法服右膝投地叉手白言侍尊積年未覩三變佛告阿難却數七日迦維羅衛釋氏貴姓皆當傷斃現斯變者為中家持服故也大目揵連前白世尊是何足言我之神力正覺所究能以右掌舉舍夷國跳置空中上不至天下不至地琉璃王煞焉能得乎佛告目連知汝威德過足如斯宿命之罪誰當代受又曰能以鐵文籠疏遮此國上又以鉢覆使無形候擲置他方異土又以四披須弥山南內著于山然後合之各得所安又大海水深廣之量三百三十六万里我以此國浮置中央令諸人民無往來想又一以此國倚須弥山頂復能倒覆令無毀害又下沒之金剛地際又打擲于琉璃王衆四種之兵置大鐵圍山表使兩怨敵不相討伐佛言善哉世尊信汝此十威力能辦此舉舍夷貴戚宿世殃罪孰堪畢償而代受者阿

難白佛寧有譎詭祐護此國今安隱乎佛言若舍夷人能同心不與外雠有往来緣國可全也太史三諫王宜用時進討舍夷王聞赫怒興軍勒衆世尊知之還坐枯樹如是至三王亦三還第四征時佛不遂屬精銳四品之兵到舍夷國界釋氏豪姓又亦多集衆出而禦之族黨驍勇強盛善射射四十里者射二十里者十里者七里者任其本德御飛破初箭不虛發能析一髮以為七分去有里數射盡中之尋聲應弦曾無遺漏於是交戰射琉璃王軍穿幡折幢裂蓋摧杠截轅鞢攝决鎧帶鞢絶弓弩弦不害象馬牛畜之命射珥辟指環釧瓔珞而不中肌前翦除鬚髮左右眉鬚毛聰亦不害體琉璃怖駭問臣下曰敵去此幾何而箭所至傷毀若茲荅曰或四十里二十里十里近者七里王聞加悸不能自寧將破敵軍即悸退還太史諫曰大王莫懼慎無敗却舍夷人民皆奉佛戒為清信士慈仁不煞以箭恐人無傷害意寧自喪身不殺生命且

琉璃王經　第七復　詞

更整陣併心檏討將牢持重尅捷不久
諸臣啓曰察敵軍射陷遠無形非力
所距懼被權折永令臣等為糜裁之
慮翦不可當置時攄安小史之謀不
足專從各各心動志在迸徂王大奮
怒催勒進戰會衷外衆奔走保城閉
門自固列陣圍繞至于七日示悟去
就招懷誘納唱令內寇宜時歸命若
不出降殄滅尒類釋氏共議當堅城
守禦當閉門稽賴當審濳奔竄躊躇
狼狽則各賊籌驗定衆心受譽者多
不受者少以少從多開門助惡成禍
內與外應欲令敵勝勸善者少得開
門入入格煞門衛五百人斬害不貲
生縛貴姓三万人埋著于地但令頭
現驅迫群象比足路煞然後駕犁牛而
耕其首值此酷者皆須陷逌檡摩男
者彼斯匿之舊好也自謂國人諦觀
無常苦毒之對宿罪當償勿懷怨恨
生現尋死存者忽終若于之痛柰解
五杌喟然悲歎食福同時而受禍一
處豪族七万餘生復見生獲鐵鎖
其頸貴姓女千人以鎖貫之羅堅道

側貴姓年少嬰兒置于格上而射煞
之時琉璃王見釋摩男與衆辛苦頓
謂臣曰是何人乎荅曰釋摩男釋摩
男之來欲有所乞王曰現之釋自陳
曰王之大王存遇隆厚聽納所啓當
具以聞王識委曲忘其所說願節威
怒唯推止兵無令放逸多所殘害我入
池中斯須當還與王密議立見策也
待我出水乃復燿旋王心與口言人
在水中勢不得久即聽所白於是摩
男為國人民遭大厄故辭行入池解
髮繫樹自沉于水良久不還王大恠
焉遂遣左右往求料索於樹根下得
其尸喪出殯池側王甚憐之有慈哀
心用門族故自沉而死其義若茲吾
為國主不忍小忿豈當急戰使所害
弥識乎前三億人畢對併命次三億
人蒙自次之救得皆視息奔突走脫得
全濟命又三億人修家供養歡醼熙
怡伎樂自娛不知外有併命之厄亦
不聞有奔波之怖安雅如常一無所
豫琉璃王厚塟摩男存寵其後王平
舍夷更立長安慰畢訖還舍衛國佛

與弟子至迦維羅衛見諸人民傷殘者多又察衆女人扤無手足耳鼻支體身形裸露委在坑塹無用自蔽世間苦痛如是不仁之人相害甚酷佛言諸比丘彼琉璃王肆意惡逆罪咸乃尒却數七日有地獄火當燒殺之現世作罪便現世受大史奏識恠與佛同王大恐怖乘船入海冀得自免停住海中至于七日期盡水中則有自然火出燒船及王一時灰滅世尊哀愍諸裸露者即以威神動忉利天紫紺之殿帝釋及后首耶之等無數天子各賚天衣俱供來下以服覆遍裸露尼者佛為衆女而說偈曰

諸仁目所見　現在變如是　畢故莫造新
後可長度脫

佛歎偈已復為說法諸來觀者天龍鬼神阿須倫迦留羅真陁羅摩休勒梵志居士長者人民無央數千聞佛所說五百比丘漏盡意解五百梵志其餘現人見國荒毀傷殘之痛出家遵道皆為沙門五百天子立不起法忍二百阿須倫千龍王皆發無上正真

道意瀟坑五杌棵形男女命盡得上生忉利天千五百人得見道迹千人得不還證佛說此已一切遍聞稽首而退

佛說琉璃王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所欲致患經　詞

西晉月支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俱比丘五百人時諸比丘明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城諸外道異學問諸比丘沙門瞿曇何因憂患以何別色痛痒思想生死識字苦云何於此諸法有何老特有何志願何因為成沙門瞿曇現法云何何因開化有所言講諸比丘聞諸外道所言無以報荅則從坐起尋捨退去各心念言如此所說當從世尊啓問諸要為我分別尋當奉行時諸比丘分衛已竟飯食畢訖更整衣服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却坐一面前白世尊說諸異道所可難問悉次第說於時世尊告諸比丘外道問汝愛欲之事有何安樂致何憂患何從興致因何而滅汝當荅報諸外道默然不以言對佛言我不見能解此意分別上義所以者何無能及者非其境界佛察天上天下諸魔梵天梵志諸神及人

能發遺此問令意欣悅愛其所樂為欲所染耳聞好聲鼻識好香舌識美味身識細滑可意悅志於所樂為之所染心貪於法是五所欲從因緣起心以為樂佛告比丘何等為所欲之患其有族姓子隨其巧便立生活業多所想念或以伎術或作長吏或作畫師或行等術或復刻鏤或以塗度或說色事或以寒凍或遂暑熱飢渴餓死或觸風雨或遭致鈺諸根變乱趣此諸事身欲自在求於財寶坐起放心恣意坐於財寶啼哭愁憂摧胷欝佛吾謂是輩則為癡冥致无果實猶是精勤不離其業造立屋宅及諸財賄以獲財寶設不能獲起無央數憂惱諸患歌儛將御得无縣官水火盜賊怨家債主所見奪取燒沒擄挨劫害侵暴壞乱家居亡失財寶彼族姓子心懷此憂卒值水火盜賊怨家所見侵奪愁憂啼哭不能自勝吾前治生積聚財業今者霍空無所依仰是為情欲之憂患也緣欲致發放心恣意致此惱恨佛告諸比丘復次

因欲貪愛所在放心恣意父說子惡子說父惡母說女惡女說母惡兄說弟惡弟說兄惡姊說妹惡妹說姊惡家室宗族轉相誹謗是為貪欲之患因致勤苦皆由多求放心恣意為欲所溺

佛告諸比丘復次愛欲之患著愛為本放心恣意因貪利故把持兵仗引弓捻箭入軍戰鬬興四部兵象馬車步衆兵共鬬是劚羅網因欲自喪親屬與親屬興起因緣因貪犯罪馳走不安以求財產或能獲財或不能得或尋失財愁憂懷惱拍膭椎胷而以鬱悒吾本多財今者殫盡是為貪欲之患恩愛之惱放心恣意為之所溺

佛告諸比丘復次因欲之患著愛為本放心恣意父子相怨母女相憎夫婦相捐姊妹懷恨兄弟相憎親屬家室自相誹謗是為貪欲之患恩愛之惱放心恣意為之所溺

佛告諸比丘復次因欲之患著愛為本放心恣意手執刺劒若持刀杖屏處沙中若樹木間破塢間心中怫鬱

轉相奪命逕擲火輪沸油相灑緣是興惡或致困痛或致死亡是為貪欲之患恩愛之惱放心恣意為之所溺

佛告諸比丘復次因欲之患著愛為本放心恣意破他門戶斷人寄餉鑿人垣牆夜行作賊在藏匿處或復逃亡鬪爭放火國主覺得或吏縛束閉著牢獄或截耳鼻手足考治掠笞或斷頭首或時住立壓踝鹿弶擊搏兒竄或甑或鑊湯煮沸油灑體是為貪欲之患恩愛之惱放心恣意為之所溺

佛告諸比丘復次因欲之患著愛為本放心恣意身欲眾惡罵詈衝口心念毒惡不護身口不顧後世壽命終沒魂神一一去墮於惡趣懃苦之處晝夜考治無央數歲是為貪欲之患愛欲之惱放心恣意為之所溺

佛告諸比丘復次何因捨欲能樂斷惡一切所欲截諸會求刈眾情態是為捨欲其有沙門梵志見愛欲之瑕因興諸患審知如有愛欲已勸助眾人使度於欲假使勸化至於解脫志於愛欲欲度彼岸未之有也若有沙

門梵志樂於愛欲不覩愛欲之瑕穢者若能審識情欲如有無貪諸情閑化衆人度於彼岸自度濟彼則獲此事如意無疑其有目覩於此人所樂長者家妻梵志之妻年十四五十六二十不長不短不麤不細不白不黑顏貌姝妙如樹華茂佛言比丘初始目覩因緣所興可意歡樂是欲所樂何等為色因緣之患於是見女人年尊老極年八十若九十百年若百二十頭白齒落面皺皮緩身重少氣拄杖僂行羸極上氣行步苦難身體戰恌於比丘意云何極不於端正姝好顏色證患已現比丘對曰唯然是為色之憂患也

佛告諸比丘又見女人終亡之後一日二日至五日六日身色變青瞪脹爛臭惡露不淨從九孔出身中生虫虫還食其肉於比丘意云何前時端正顏色姝妙令失好貌變證現乎對曰唯然佛言是為色之患證

佛告諸比丘若復見女人臭爛在地烏鳥所食鵰鷲所啄虎狼野狐所噉

無央數世從其身出還食其肉於比丘意云何前時端正顏色姝好沒不存乎其患現耶對曰唯然佛言是為欲之患證也

佛告諸比丘若復見女人皮肉離體但見白骨前時端正顏貌姝好沒不復現其患證乎對曰唯然是為愛欲之患證也

佛告諸比丘若復見女人身骨節解手足膝脛鼻耳脅脊髀肘頭頸各在異處於比丘意云何前時端正姝好沒不現乎證患現耶對曰唯然佛言是為欲之憂患證也

佛告諸比丘見彼女人捐在塚間無央數歳骨節糜碎青白如碧碎壞如麪於比丘意云何前時端正顏貌姝好沒不現乎患證現耶對曰唯然佛言是為貪欲憂患證也

佛告諸比丘誰能離欲能斷色欲躅除情色拔貪不習乃不著色其有沙門梵志樂色如是以為歡然覩其患證觀見生惱審知如有則等於色心無所猗勸化於人使度彼岸設使有

入以色猗色欲得度者未之有也其
沙門梵志歡喜於色更諸情欲觀色
患證欲得離色拔其所情則觀如有
等觀諸色勸化諸人令度彼岸知色
所猗捨於諸色則可得也
佛告諸比丘何等為痛痒所更樂乎
捨諸習耶於是比丘寂於諸欲離於
諸惡不善之法有念有想獨處晏然
行第一禪設使比丘獲此第一禪者
則不貪已不著于彼則無有爭心不
懷恚是為比丘痛痒樂無瞋怒害无
所恨為樂痛痒是為樂習所觀樂彼
滅諸想樂內念寂然其心為一無念
無行志寂建安是為第二禪假使比
丘行第二禪不貪已不著彼心增減
彼欲歡喜觀無欲行常以寂定業身
則安如聖所演常觀意定行第三禪
假使比丘行第三禪是痛痒所樂彼
則除苦蠲除所安前所更歷可不可
意無苦無樂觀其志定具足清淨假
使比丘行第四禪是為痛痒所樂
復次比丘緣痛生樂可意之欲是為
痒所樂何等為痛之憂患因痛生患

憂惱之憒是痛憂患又痛痒無常之苦別離之法其法都痛痒起無常苦致別離法是為痛痒之患何等為離痛其於痛痒斷諸貪欲是為離欲其有沙門梵志曉了痛痒諸所更樂都致憂患不捨諸愛欲審知如有而猗痛痒觀化衆人度於彼岸自得成就齊諸猗著未之有也其有沙門梵志觀痛痒所樂從樂致患離於愛欲諦知如有等觀痛痒而无所猗勸化餘人令度彼岸自得成就并化餘人此事可致是為捨歡悅如是諸比丘聞經歡喜

所欲致患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堅意經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詞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阿難我今禪定憐傷世人不知佛道正真弘深而以淺偽輕薄之言欲設嫉心謗毀道根妄作窮難難吾弟子汝當正心知此罪人或是邪嫉惡師或是不知世俗姦人若諸菩薩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明經高潔開解愚冥為說生死罪福所鍾設其即解知眼道真此為罪滅福生之人若其指掌為說橋梁心懷憒憒意不欲聞雖欲強聽心多睡眠或壞道法輕毀沙門及優婆塞惡口妄言當明此人為罪所牽沙門賢者以忍為先當如清水無所不淨死人死狗死虵屎尿亦皆洗之然不毀水清亦當持心有如掃篲掃地淨不淨死人死狗死虵屎尿皆亦掃之然不毀於篲矣亦當復如風火之力光死人死狗死虵屎尿亦吹亦燒然不毀風火之力光若人欲來煞已口亦不

瞋欲來謗已已亦不瞋欲來語已已亦不瞋欲來笑已已亦不瞋欲來壞已使不事佛法已亦不瞋但當慈心正意罪滅福生邪不入正云惡消爛佛告阿難其有好心善意之人聞佛明法一心而聽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時可不能一時半時可不能半時須臾可其福不可量不可訾也汝當廣為諸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白衣人民說之并當廣為說齋施種生死粮其有齋日施設飯食請㕣四輩高經賢者沙門道人施設高座論講佛經燒香然燈光明達天諸天喜笑皆下虛空側耳來聽莫不欣然其有破慳布施為福善神即下營救門戶攘禍滅怪出與利會利則而吉終無怨惡辟如種穀隨種而生種善得福種惡獲殃未有不種而獲果實當正尒心福自歸身慎無卜問為邪所牵心懷狐疑善神遠人動入罪地所為不成不知毀戒反怨佛神事之無益遂不正心男子女人其有聞此經者及奉持讀誦者

莫不得福者佛說經已阿難歡喜起

為佛作礼

佛說堅意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佛說三摩竭經　詞

吳天竺沙門竺律炎　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五百菩薩俱帝王人民及諸天龍鬼神無復央數尒時有難國王名分陁檀不信佛法但好外道日於宮中飯諸尼揵萬餘人難國王常喜貢高自謂智慧無雙以鐵鍱其腹常恐智慧從腹撥出王欲為其太子娶婦即問左右群臣天下寧有智慧如我者不若有者我欲為子娶其女大臣便受王教即遍至國中求索了無有如王亦自知國中無有即更遣使者行到他國求索智士女尒時使者即受王教便至舍衛國使者便問國中人民是國中寧有好道賢者不乎人荅言有使者言姓字何等人報言字為佛使者言佛寧有女無人言佛者道人也無有女使者言次復有誰人荅言復有人字阿難邠坻大賢善好道有好女國中第一使者言何用為第一國中人言曾與

大子祇共請買園田八十頃持上佛

復以象負運黃金數千万億持雇園

田不貪重寶但念為善耳使者聞國中

人言大歡喜自知以得消息即還本

國白王言适舍衛國中有賢善者大

好道字阿難邠坻難國王聞使者言

便作書即遣太子與群臣百官嚴駕

載珎寶俱相隨到舍衛國止頓太子

著城外使人便入城至阿難邠坻舍

時守門者便入白阿難邠坻外有使

者来問難邠坻即自出應門見使者

黑醜如鬼阿難邠坻大驚言汝何等

人乎即荅言我是難國王使者阿難

邠坻言卿來欲何等求使者言我来

宣傳教命難國王雖不相見遥相愛

敬人每往來歌歎卿功德無有量聞

君賢善大好道有女欲來欲為太子

求君女王亦自有書相聞阿難邠坻

即欲罵之便自忍而不言便呼前共

坐相問訊談語使者便以書視之阿難

邠坻即讀書訖竟荅使者言我有大

人當往報之若聽我者我當還語卿

消息便留坐使者阿難邠坻便到佛

所即前為佛作礼却長跪叉手白佛言今難國王遣使者來到我家其人狀類黑如鬼辞言欲為王太子求我女三摩竭今當去何佛言與之阿難邠坻言使者黑如鬼其王太子當何類我復曾從佛聞難國王但事諸尼揵騤形無有衣被狀類醜黑驚怖我女耶佛言不也與之當知是因緣三摩竭應當於騤形國度脫八万人阿難邠坻不敢復聞佛心懷恨意即還歸謂使者言卿奉王教命故從遠來求索我女大善當相與使者聞阿難邠坻言即還到城外至太子所使與太子相隨來到阿難邠坻舍即從車上下金銀及禮娉與阿難邠坻便共請人客飲食相娛樂七日訖竟阿難邠坻遣送三摩竭奴婢衣服及與珍寶無復央數太子便載三摩竭去還歸本國

尒時難國王見子婦來歸即大歡喜便請其師尼揵若隨弟及万二千弟子悉入宮飯之難國王夫人及太子悉下飯具尒時呼三摩竭來出欲令

下飯分共礼諸師三摩竭適至第二門中遥見諸尼揵悉羅坐躶形無有衣被三摩竭即大驚是為猗畜生無有異便兩手覆面遥㒪之即還入室不肯復出諸尼揵皆瞋恚三摩竭所即告王言從何得此弊惑不吉利之人在王宮促遣令去若不遣去者當壞敗王國中諸尼揵不肯復飯食即欲起去王便辞謝諸師我當為大師遣去明日不復令現於宮中諸尼揵及飯食訖便去即日太子自往至三摩竭所三摩竭時大瞋恚教婢令閉門如是四五日太子不敢復往夫人即問太子何故不往太子默聲不言夫人以知之即自往到三摩竭所我為子娶若今當承事我子何故折辱我子三摩竭荅言夫人子所事師及國中人民皆如狗畜生無有異夫人聞之大慙愧即還白王言太王自用道智無雙國中無有可王意者王迺勞群臣八千里求婦令婦無所畏難折辱我子復面罵我言比狗畜生王聞夫人言即自往到三摩竭所尒時三

摩竭大憍慢不肯出為王作禮王即遣問三摩竭我行八千里娶若以賢善故若聞者既辱我師今復面罵夫人及太子豈有不可乎三摩竭報言然大王師及夫人太子并其國中人民皆如狗畜生無異王即驚言是小女子今折辱我如是我恐智從腹中横出以鐵鍱我腹我日飯諸道士万餘人誰能及我者今汝交面相罵三摩竭言王國中人民所事師常无有衣裳躶形相視當有何等道設使有道尚不足以貴何況無道大王雖日飯是輩万餘人者皆是我所不恭敬輩常垂賤者尒時難國王大窮即自思惟當共誰議是事即自往到尼揵若隨弟所前為師作礼白言我娶婦以於舍衛國得婦聞者無狀既折辱大師今復憍慢面罵我及夫人太子比狗畜生雖是婦不以婦禮事我今當云何師告王復往問之言汝國中人民所事何如我國中人民所事如何等言王往慎勿得瞋怒徐問之自當有語王即受教如師所言便至三摩

竭所問言汝國中人民所事何用勝我國中人民所事三摩竭言我國中人民所事最尊男女皆有衣裳蒀帛異路身體不相見現有大小名佛教授數千億万人皆令得度世泥洹道入火不燒入水不溺能與攬三千大千日月万二千億天地變化入無間出無孔知當来過去今現在事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道德通達諸天帝王人民雜會稽首来謁王聞三摩竭語即大踊躍歡喜

尒時難國王告三摩竭言汝所事佛寧可得見不三摩竭言我能為大王遥請之即可致王言大善迺相去八千里請佛當去何三摩竭言不須大王遣人請但當至意遥燒香請也佛神通照知人心中所念王夫人及太子皆當隨我後三摩竭即自上高臺上政服便向舍衛國長跪燒香持頭面著地作礼言今難國王不知天下有佛當用一切人民故哀悲諸懃苦頼佛明旦與諸比丘僧勞屈尊神来到難國王所飯言適竟香烟便逹佛所繞

佛三匝於佛上化作香盖佛時適為
無數千人說法尒時阿難前長跪叉
手白佛言是何等感應適尒願佛解
說其意佛告阿難難國王及三摩竭
明旦當請佛及諸比丘僧三摩竭有
至心欲令難國人民悉捨邪見令向
正道香来至此請佛尒時即告摩訶
目揵連勑諸比丘僧明旦當到難國
三摩竭所食摩訶目連受佛教即宣
語諸比丘明日當就請勿得他餘行
於是三摩竭皆令王夫人太子及諸
婇女齋戒燒香布坐席設飯食具悉
辦三摩竭知佛當来與王夫人太子
婇女及諸尼揵共住中庭三摩竭告
王夫人太子皆隨我後今諸羅漢當
先来至佛最在後卿曹慎莫驚怖隨
我所為三摩竭於是復長跪燒香言
飯具已辦願佛用時佛知三摩竭心
所念即告諸比丘今日當到難國食
尒曹各以道變化自在所為諸比丘
即受教中有化作龍虎鳳凰孔雀牛
鳩鴿百鳥禽獸交露帳者諸衆僧悉
在其中坐各各皆不同尒時佛自坐

師子交露帳中即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五百菩薩諸天鬼神龍俱從虛空中神足飛行適至難國佛便放光明天地大震動諸羅漢菩薩各悉作變化先來下難國人民見此變化皆大驚怖王問三摩竭言是佛不也荅言非佛三摩竭告王勿恐是諸弟子也佛最在後身中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須臾之間佛俱從上來下釋梵四天王在前導諸天鼓琴作其倡伎而樂佛三摩竭與王夫人太子即持華香迎佛前為佛作礼便相將入宮即就座諸菩薩阿羅漢皆前坐大小相次三摩竭即令王夫人太子前行澡水使下飯食具國中人民來觀者甚衆多王令大臣開宮門人民見王開宮門大瞋恚王所各持斧欲破宮門佛遥知之言我所行化皆欲令作善令難國人民皆來觀而王閉宮門也佛尒時欲令一切人等見佛即使宮門牆壁悉化作水精色内外相見難國人民見佛及諸菩薩羅漢皆大歡喜尒時佛有一羅漢名賓頭盧[illegible]坐山

上忽忘至難國賓頭盧坐來久適欲以
針縫縷衣以鐵剌地縷與衣相連是
時佛已應難國王宮中坐已賓頭盧
即以神足飛行至難國山便隨賓頭
盧後尒時國中有一女人懐軀見山
来政黒恐墮其上便大惶怖即墮躯
佛以遥知之即令摩訶目連以神足飛
行迎問賓頭盧汝後何等賓頭盧即
還顧見山以手攬山擲故處八千里
尒時賓頭盧即到前為佛作礼却坐
佛告賓頭盧我教天下人欲令悉度
世令汝既失期復煞一人人命至重
是我道所不喜汝從今已後不得復
隨我食及與衆會若當留住後須弥
勒佛出迺般泥洹去耳賓頭盧聞佛
說如是即黙然憂愁復自悔責食訖
便起前為作礼及諸菩薩阿羅漢共辞
便入山中尒時難國王師尼揵若陁
弗白佛言寧可共捔道不若不如者
當投著井中佛言大善不須多言三
問不如者當投著井中尼揵若陁弗
言大善佛即問若誦經時云何尼揵
若陁弗言我誦經時翩翩而行翩翩

而行是為狗狗迺匍匐而行尼揵若陁弟便不如佛諸弟子皆瞋餘語為賜那正說是事也恚還恚其師所取師欲投著井中師即大惶怖以兩手拒地不肯入井中佛言置之

介時中庭自然有大火出其焰上詣第七梵天其火中自然有千葉蓮華華上有五百梵天皆叉手長跪問佛飯何等人得福多者飯何等人得福少者佛荅梵天言辟如以五種穀散著火中為生不梵天言不生佛言難國王前後所飯諸尼揵辟如五穀著火中終不復生今日飯佛及諸菩薩羅漢得福多無有量辟如人有好地有好種天復時雨何憂不生今佛是一切人福田隨人所種必得其願愚癡人喜教他為外道是人命盡皆當墮太山地獄中甚懃苦悔無所復及前人坐之未出後人復教作之世間人愚癡但更相欺調是故不知真道若有黠人當學正道其道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是為泥洹大道世間凡有九十六種道皆不及佛道佛言以一天

下樹枝及與鳥毛作筆書佛經樹枝
鳥毛悉皆可盡佛智不可盡大如須
弥山墨磨研四海水沾筆須弥山墨
四海水皆可盡佛智終不可盡五百
梵天聞佛語應時舉聲言善哉善哉如
佛所言於是五百梵天忽然不見尒
時難國王眷屬三百人千二百婇女
五百大臣見佛變化皆踊躍歡喜悉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時二工
婆羅門即除鬚髮皆作比丘應時悉
得羅漢道万二千尼揵應時悉解脫
中有得須陁洹道者有得斯陁含道
者有得阿那含道者國中細民復有
六万四千人皆信向佛法即受五戒
悉為優婆塞佛說經已即與諸菩薩
阿羅漢俱現神足飛去尒時難國王
及夫人太子群臣人民皆大歡喜悉
持頭著地遥為佛作礼

佛說三摩竭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詞

阿闍世王問五逆經

西晉沙門法炬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羅閱城靈鷲山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提婆達兜詣阿闍世王所到已即就座坐時王阿闍世即從坐起頭面礼調達足還就座坐時王阿闍世白調達言我曾聞尊者調達彼沙門瞿曇常作是語有五逆罪若族姓子族姓女為是五不救罪者必入地獄不疑云何為五謂煞父煞母害阿羅漢鬪乱衆僧起悪意於如來所如是五不救罪若有男女施行此事者必入地獄不疑我今調達躬殺父王我亦當入地獄耶時調達告阿闍世王大王大王勿懷恐懼為有何殃為有何咎誰為殃而受報誰作殃當受其果然大王亦不為悪逆所作悪者自當受報時衆多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時衆多比丘入羅閱城乞食聞王阿闍世語調達言尊者調達我聞沙門瞿曇作是說曰有五不救罪若有男女施行

此五事者必入地獄不疑我無辜躬殺父王我當入地獄中耶時調達報言勿懼大王誰作殃殃由何生誰作惡後受報王亦不作殃所作殃者自當受報時衆多比丘從羅閱城乞食已食後取攝衣鉢以尼師壇著肩上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便說阿闍世王所共論議具向世尊說時世尊便說此偈

愚者知是處　言殃謂無報　我今觀當來
受報有定處

是時世尊告諸比丘彼摩竭國阿闍世王雖殺父王亦當不久來至我所當有等信於我所命終之後當墮地獄如拍毱時有一比丘白世尊言從彼泥犁命終當生何處世尊告曰從彼泥犁命終當生四天王處比丘白言從彼命終當生何處世尊告曰比丘從彼命終當生三十三天比丘白言從三十三天命終當生何處世尊告曰比丘從三十三天命終當生炎天上比丘白言世尊從彼命終當生何處世尊告曰從炎天亡命終當生

兜術天比丘白言世尊從兜術天命終當生何處世尊告曰從兜術天命終當生化自在天比丘白言從化自在天命終當生何處世尊告曰比丘從化自在天命終當生他化自在天比丘白言世尊從他化自在天命終當生何處世尊告曰比丘從他化自在天命終當生化自在天生兜術天炎天三十三天四天王天復當來生人間比丘白言世尊從此命終當生何處世尊告曰比丘摩竭國王阿闍世二十劫中不趣三惡道流轉天人間最後受身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當成辟支佛名無穢比丘白言甚奇甚特世尊作如是殃罪受是快樂成辟支佛名曰無穢世尊告曰摩竭國王阿闍世發意成就衆善善至比丘堪任發意成就得拔濟地獄若發意不成就者因緣成就雖未生地獄猶可設方便不至地獄比丘白言若彼人二事俱成就者彼當生何處世尊告曰彼二事成就當生二處云何為二生天人間比丘白

言彼發意成就因緣不成就者此二事有何差別世尊告曰比丘發意成就因緣不成就此是濡根發意不成就因緣成就比丘此是利根比丘白言鈍根利根有何差別世尊告曰鈍根者比丘所為不進利根者比丘聰明黠慧比丘白言此二有何差別當還何業是時世尊便說此偈

智慧世為上　當至安隱處　諸能知等業

斷彼生有死

是謂比丘有是差別是時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已即從坐起頭面礼足遶三匝便退而去是時彼比丘即其日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詣彼摩竭王宮門外時王阿闍世遥見彼比丘来見已便勑守門人云何守門人我先已勑釋種比丘勿放入此除尊者調達時彼守門人執彼比丘手驅出門外時彼比丘舉右手語摩竭國王言我是大王大善知識是安隱處無有衆惱時王報言云何比丘而觀何義作是說言我是大王善知識是安隱處時彼比丘告王阿闍

世言世尊說王作是言摩竭國王雖殺父王彼作惡命終已當生地獄如拍毱從彼命終當生四天王宮從彼命終當生三十三天從彼命終當生炎天兜術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從彼命終復當生化自在天兜術天炎天三十三天四天王宮復當生此閻浮人形如是大王二十劫中不趣三惡道流轉人間最後受人身當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成辟支佛名曰無穢所以然者如是大王當得無根之信時彼比丘說是語已便退而去時王阿闍世聞彼比丘所說亦不歡喜復不瞋恚亦不受彼所說便告耆域王子曰耆域沙門來至我所而作是言彼如來至真等正覺見授決殺父王而作是惡逆命終後當生地獄如拍毱從彼命終當生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炎天兜術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從彼命終復當生化自在天兜術天炎天三十三天四天王宮從彼命終當生人間最後受人身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

信堅固出家學道成辟支佛名曰无
織汝往耆域彼沙門瞿曇所審有是
語不對曰如是大王時耆域王子受
摩竭國王教便出羅閱祇城詣靈鷲
山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礼足在一面
坐時耆域王子從摩竭國王所説言
數盡向如來說世尊告曰如是耆域
佛世尊言無有二所説隨事所以然
者耆域彼王阿闍世當成無根信耆
域諸有男女彼一切亦當有是趣而
無有異時耆域王子從如來受是教
已即從坐起頭面礼足便退而去詣
摩竭國王所到已便語王阿闍世言
彼如來至真等正覺實有是語所以
然者諸有得無根信者而无有異願王
當詣彼如來至真等正覺所時王報
言耆域我聞彼沙門瞿曇有是呪術
能降伏人民使外道異學無不受其
教是故我不堪任往見沙門瞿曇且
住耆域我當觀察彼沙門瞿曇為有
一切智不設當有一切智者然後我
當往見彼沙門瞿曇時耆域王子從
摩竭國王聞是語出羅閱城詣靈鷲

山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礼足在一面
坐以此義白世尊言時世尊告曰耆
域摩竭國王不久當來至我所當成
無根信設我取泥洹日後當供養我
舍利耆域王子歡喜踊躍不能自勝
時世尊與耆域王子說微妙法令發
歡喜時耆域王子從如來聞此深法
即從坐起頭面礼足遶三匝便退而
去時耆域王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闍世王問五逆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佛說貧窮老公經

宋沙門慧簡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沙門俱菩薩万人尒時天龍鬼神無央數大衆共會恭敬圍繞聞佛說法無不歡喜時有一貧窮老公年二百歲眉生秀毛耳出於頭齒如齊貝手過於膝貌而視之似如有相而貧窮辛苦衣不盖形五體裸露腹恒飢虛行步纏動示有氣息聞佛在世心獨歡喜晝夜發願由來卄年今始得果扶杖而來求欲見佛釋梵侍門勑不通之老公因大喚曰我生世不幸貧窮辛苦飢餓寒凍求死不得活無所賴我聞世尊仁慈普逮万物蒙賴莫不受恩心獨歡喜晝夜發願由來十年今始得果是以遠來乞一特見求離衆苦而殃斯我既違我願又乖聖意豈宜尒乎佛已知之顧語阿難汝寧見者年長壽有相老公而羅罪未畢者乎阿難長跪叉手白佛言安有福者壽而有羅罪罪之人豈得有相生所未見今在何許

佛言近在門外擇梵斷之可呼使前
於是老公匍匐肘進見佛悲喜涕淚
交流爲佛作礼長跪叉手白佛言我
生世不幸貧窮辛苦飢餓寒凍求死
不得活無所頼我聞世尊仁慈普逮
万物蒙頼莫不受恩心獨歡喜晝夜
發心願一奉顏由来十年今始得果
向在門外久不得前計欲還去氣
力不堪進退無路但恐命絶穢汙
聖門重增其罪不悟天尊已哀矜
之得蒙前進如此而死無復根矣
唯欲速終毋罪後世願得垂恩賜
其上慧佛言人之受生生死因緣以
多因緣致有罪根令我爲汝說其本
源卿前世時生豪強大國明慧王家
時爲太子憍貴非凡上爲父母所珍
下爲臣民所奉用此恣意輕蔑於人
高目大視矜抗遨然財產巨億皆是
民物百姓貧窮皆坐課斂唯知聚積
不知布施時有貧寒沙門名曰靜志
從遠國来故往詣卿所求不多唯乞
法衣耳而卿了不當接遇之甚悪既
不乞衣又不與食空坐著前去復不

聽晝夜七日七夕水漿斷絕小有氣
息命在轉燭而卿見此方大歡喜聚
衆看之以為至樂邊有侍臣而諫卿
曰太子莫尒沙門慈恭道德內存凍
之不寒餓之不飢所以來乞欲為福
耳既不施與安使窮逼幸發遣之莫
拈其罪太子答曰此是何人非稱道
德試小困之幾不令死正尒放去無
所憂也即便遣去驅逐出國未出國界
十餘里中遭逢餓賊欲煞噉之沙門
因言曰我是貧凍沙門羸瘦骨立肉
既腥臊不中噉也空當見煞而无所
任餓賊曰我飢困累日但食土耳卿
雖小瘦故是肉也終不相放但當就
死如此前卻紛紜良久太子得知便往
救曰我已不能乞其衣食寧當復使
餓賊煞之耶賊見太子皆叩頭首
過謝罪放沙門去時沙門者令弥勒
菩薩是也憍貴太子者今卿是也卿
今受此貧窮之罪者坐前慳貪也所以
得長壽者活救沙門之命也罪福報應
如影隨形如響應聲老公白佛去事
已尒願畢於今願得以盡殘之命得

作沙門後生世世常侍佛邊佛言善
哉善哉應時老公鬚髮墮地法衣自
然著身體氣力強健耳目聰明即得
上慧入三昧門尒時世尊以偈頌曰

汝昔為太子　不識仁義方　憍貴自放恣
恃為大國王　自謂無罪福　以此可保常
豈悟生死對　於今受其殃　從罪復蒙祐
得覩天中天　能脫既往罪　垂命入法門
永離慳貪心　長受智慧根　世世侍佛邊
保壽万劫存

於是老公比丘聞經歡喜為佛作禮
尒時世尊顧語阿難若有誦斯經者
當見賢劫千佛行斯經者令後世宣
傳當從弥勒佛受决如來廣長舌所
語無有異一切大衆聞佛說已歡喜
受持為佛作礼

佛說貧窮老公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得道梯橙錫杖經　詞

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皆應受持錫杖所以者何過去諸佛執持錫杖未來諸佛執持錫杖現在諸佛亦執是杖如我今日成佛世尊亦執皆是應持之杖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教諸弟子亦執錫杖是以我今成佛世尊如諸佛法以教於汝汝等今當受持錫杖所以者何是錫杖者名為智杖亦名德杖彰顯聖智故名智杖行功德本故曰德杖如是杖者聖人之表式賢士之明記趣道法之正幢建念義之志是故汝等咸持如法尒時尊者迦葉從坐而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胡跪而白佛言世尊云何名錫杖云何而受持唯然世尊願數演說我等奉行佛告迦葉諦聽善思當為汝說所言錫杖者錫者輕也依倚是杖得除煩惱出於三界故曰輕也錫者明也持杖之人得智慧明故曰明也錫言不迴持是杖者能出三有不復染著故曰不迴錫言惺也持是杖者惺

悟苦空三界結使明了四諦十二　錫杖經　[illegible]　詞

緣起故曰惺也錫言不慢持是杖者

除斷慢業故曰不慢錫者言疏持此

杖者與五欲疏斷貪愛結散壞諸陰

遠離五蓋志趣涅槃疏有為業故曰

疏也錫言採取持是杖者採取諸佛

戒定慧寶獲得解脫故曰採取錫者

成也持是杖者成就諸佛法藏如說

修行不令缺減悉具成就故曰成也

佛告迦葉如是錫字其義廣多不可

具陳汝今且當如是受持迦葉白佛

言世尊是錫杖者其義如是云何智

杖乃至建念義之志唯然世尊願為

敷演佛言是錫杖者為修智士廣修

多聞解世出世分別善惡有為無為

有漏無漏了智無㝵智慧成就故曰

智杖為持禁戒忍辱禪定一心不亂

常修福業無時懈怠如救頭然故曰

德杖彌持是杖如斯之人內具十六

行謂四諦苦集滅道四等慈悲喜捨

四禪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四無色定

空處識處不用處非想非非想處復

具三十七行謂三十七助道法於是法

中〻了〻分別自身作證不隨音聲於是法中而自遨戲入空無相無願解脫門自在無難名之為聖內有是德外執錫杖表式此人必有聖德戒定忍慧三明六通及八解脫皆悉具有以記此人望表生敬故曰聖人之表式也賢士之明記者內有智性故曰賢士明記此人內有智性習功德本於法增進善心成辨故曰賢士明記此人不久之間智慧成就入無為寂然宴靜涅槃安樂第一義道故曰趣道之法幢建念義之志者是杖有三萬三萬重則念三塗苦惱則修戒定慧念三災老病死則除三毒貪瞋癡念三界之无常則信重於三寶除三惡斷三漏淨三業欲具三明入三解脫得三念處通三達智故立三萬以相重也復有四鈷者用斷四生念四諦修四等入四禪淨四空明四念處堅四正勤得四神足故立四楞通中萬五用斷五道苦惱輪迴修五根具五力除五蓋散五陰得五分法身故立五也十二環者用念十二因緣通達

無導修行十二門禪令心無患三重

四楞合數成七以念如來七覺意法
成就七聖財通萬鑽八用念八正道得
八解脫除滅八難故用八也略說錫杖
其義如是汝當善持迦葉白佛如是
世尊如聖法教

尒時迦葉復白佛言世尊三世諸佛
法同是也佛言有杖是同若用不同
或有四鈷或有二鈷環數無別但我
今日四鈷十二環用是之教二鈷者
迦葉如來之所制立令諸衆生記念
二諦世諦第一義諦以立其義尒時
世尊說此法已尊者迦葉千二百衆
及諸大會皆悉歡喜頂戴奉行

凡體法上臺法天下臺法地四支法
四天王十二環法十二因緣包含天
地人天上下無不斯盡凡發慈廣生
万行物不准此已起善本持此杖法
貴天披地普左脇下以小指句之使
兩頭平正不令高下鳴則常鳴不令
聲絶其聲均細諧和恒使若初若初
無聲訖一行處不令有聲若初有聲
訖一行處常令有聲亦使麁細一等

不得蹴麄或細僧置左足尼置右足不得著地若擿越不出近至三家遠滿七家若不得更不容多過若過非行者法若限內得食持杖懸之樹上勿令著地若無樹著地就地平覆一不令傾側眠時安杖與身相順置之牀後正與身齊不令前却持行踏止息持頭常向日勿令倒逆違背持此杖即持佛身万行盡在其中謂持天挾地并觀十二因緣為護身一切如其傾側一切万物皆亦傾側如其平正一切含生皆令安隱無為若下臺着地之時令三塗衆生苦劇踊躍若不著地令三塗衆生因之得拔如其顛倒則逆世界亦令行者其心迷乱若能順持彼此俱利若如是持具現得威儀出入護助後得獲果速成正覺

持錫杖威儀法有一十五事持錫杖十事法一者為地有虫故二者為年朽老故三者為分越故四者不得手持而前却五者不得擔杖著肩上六者不得擔著肩上手垂兩頭七者出入見

佛像不聽有聲八者杖不得入衆九
者不得安持至舍後十者杖過中不出
復有五事一者遠請行宿過中得出
二者至病瘦家過中得出三者送過
世者過中得出四者外道請者過中
得出五者不得將杖指人畫地作字
復有五事一者三師俱出不得持杖
自隨二者四人共行除上座不得普
持三者到檀越門好正威儀四者入
檀越門三抖擻三反不出從至餘家
五者檀越出應持杖著左肘中央
復有五事一者杖恒在巳房中不得
離身二者不聽下頭著地三者不聽
杖許生衣四者日日須好磨拭五者
杖欲出時當從沙弥邊受若無沙弥
白衣亦得

錫杖四鈷應四諦　　環應十二因緣
中召明中道義　　上環應須弥頂
第二應須弥山　　中央木應於空
下錯應須弥根

沙門之法解空得道執此偓錫世閒
一切衆生諸比丘等至心奉行

得道梯橙錫杖經

佛說越難經

詞

西晉居士聶承遠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疲羅奈私國賢者飛鳥聚彼時國中有四姓長者名曰越難大豪富珎奇珠寶牛馬田宅甚衆多難為人慳貪嫉妬不信道德不喜布施日未没常勑門監有来乞匃者勿得通也

難有一子名曰栴檀亦復慳貪難後壽盡還生其國中為盲乞婦作子其夫言汝身有重病令復懷軀我貧窮無以衣食汝便自去婦受教出門外未遠得大聚糞便止其中至九月生一子兩目復盲其母行乞食養之至年七歲其母言我養汝大久且自行拄杖取食器行乞當自悲言世間貧者最為苦惱今我薄命生貧家兩目復盲無所見復為人所輕易今有乞我少所飲食念我飢者辟如天雨渴者得飲兒聞母說如是便行家家乞匃復到栴檀家其子適到時守門者適小出盲兒徑入前到中庭如母教說之時栴檀

在高觀上聞其語大怒呼守門者問之誰內此盲乞兒者門監大恐怖即牽盲兒擲於門外傷其頭面復折右臂壞其食器飯散其地身體大痛兒呼悲啼其母聞之即走到兒所言何等弊人嬈我子者我子尚小兩目復盲有何等過乃取如是何壹感天兒對母言我到此門中乞有高聲人呼多力人牽撲傷我身體大痛如是今且死不久

時門上有守神便謂之言汝得是痛尚為小耳其大在後汝坐前世有財不肯施故得勤苦世間富貴無有常富貴而不肯施如無有財等也死更苦痛乃愁悔當復何益時觀者甚衆多各各自語其聲遠聞

佛時從念道覺與諸比丘俱入城分衛佛問阿難是何等聲忿忿乃如是阿難便白佛說盲子母本事已便叉手白佛願哀愍到此兒所佛默然不應分衛還飯已便往視之見盲兒創痛以手摩其頭目便即開折傷處即愈因自識宿命佛問汝是前世長者子

難不對言是也
佛告阿難人居世間甚懃苦愚癡一
世父子不相識知
介時佛說經解散其意
人求子索財 於此二事中 甚為勤苦痛
他人而得果 有身不能保 何況子與財
譬如夏月暑 息止樹下涼 須臾當復去
世間無有常
阿難白佛此兒命盡當趣何道佛言
當入大泥犁中一宿佛說是經時八
万餘人皆弃三垢得法眼諸弟子皆
歡喜為佛作礼而去
佛說越難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佛說進學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之園須達精舍大賢衆千二百五十人佛告諸比丘有四雅行智者常遵丈夫所修達士恒奉不才愚夫所不好樂何等為四孝事父母悅色養足守仁行慈終始不煞惠施齊之未曾悋逆違值聖世捐榮獲道是四雅行智者所遵丈夫所修達士所奉不才愚夫所不好樂佛時頌曰

智者稱孝　慈命慈活　放施普給
超俗崇齋　如是正業　明士所習
聖見已具　定至無為

佛告比丘復有二法若在閑宴或處大衆心行莫懈一者靜寂賢聖默定二者博學講論遂義又有二施飲食美味以安身命敷散經典關微怡聽食施安身法施遷神一事雖快法施為最是以比丘念演妙法宣慧莫癡既自洗濯并淨塵著如是道法永度無窮乃名出家具足覺了佛說經竟比丘歡喜作禮受教

佛說進學經

佛說淨飯王般涅槃經　詞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衆俱尒時世尊光明韡韡喻若日出照明世間時舍夷國王名曰淨飯治以正法禮德仁義常行慈心時被重病身中四大同時俱作殘害其體支節欲解喘息不定如駛水流輔相宣令國中明醫皆悉集會瞻王所疾隨病授藥種種療治无能愈者瑞應已至將死不久時王頻躃轉側不停如少水魚夫人婇女見其如是益更愁惱時白飯王斛飯王大稱王等及諸群臣同發聲言今王設崩永失覆護國將虛弱王身戰動脣口乾燥語聲數絶眩目淚下時諸王等皆以敬意長跪叉手同共白言大王素性不好作惡經彈指頃積德無猒護養人民莫不得安名聞十方大王今日何故愁惱時淨飯王語聲輙出告諸王曰我命雖逝不以為苦但恨不見我子悉達又恨不見次子

難陀以除貪婬世間諸欲復恨不見斛飯王子阿難隨者持佛法藏一言不失又恨不見孫子羅云年雖幼稚神足能備戒行無缺吾設得見是諸子等我病雖篤未離生死不以為苦諸在王邊聞如是語莫不啼泣淚下如雨時白飯王荅淨飯王言我聞世尊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去此懸遠五十由旬王今轉羸設遣使者道路懸邈懼恐遲晚無所加益唯願大王莫大愁惱懸念諸子時淨飯王聞是語已垂淚而言荅白飯王我子等輩雖復遼遠意望不斷所以者何我子成佛以大慈悲恒以神通天眼徹視天耳洞聽救接衆生應可度者如有百千万億衆生為水所溺以慈愍心為作船筏而度脫之終不勞疲譬如有人為賊所圍或值怨敵惶怖失計不望自濟唯求救護依有勢者欲從恐難而得解脫譬如有人時得重病欲得良醫以療其疾如我今日望見世尊亦復如是所以然者世尊晝夜常以二時恒以天眼觀於衆生應受

化者以慈愍心如母念子尒時世尊在靈鷲山天耳遙聞迦維羅衛大城之中父王悒遲及諸王言即以天眼遙見父王病卧著床羸困憔悴命欲向終知父渴仰欲見諸子

尒時世尊告難陀曰父王淨飯勝世間王是我曹父令得重病宜當往見餘命少在時嚴速發我曹應往及命存在得與相見令王願滿難陀受教長跪作礼唯然世尊淨飯王者是我曹父所作奇特能生聖子利益世間令宜往詣報育養恩阿難合掌前白佛言我隨世尊貪共相見淨飯王者是我伯父聽我出家為佛弟子得佛為師是故欲往羅云復前而白佛言世尊雖是我父弃國求道我蒙祖王育養成就而得出家是故欲往奉覲祖王佛言善哉善哉宜知是時令王願滿

於是世尊即以神足猶如鴈王踊身虛空忽然而現在迦維羅衛放大光明國中人民遙見佛來皆共舉聲涕泣而言設大王崩舍夷國名必絕滅矣

城中人民向佛啼哭白世尊言尒時太子踰出宮城詣藍毗樹下而坐思惟父王見之稽首敬礼大王如是命斷不久唯願如来宜可時往及共相見國中人民宛轉自撲哽咽啼哭中有自絶瓔珞者中有自裂壞衣服者中有自搣拔其鬚者中有取灰土而自坌者痛徹骨髓猶癲狂人佛見是已諫國中人無常別離古今有是汝等諸人當思念之生死為苦唯道是真佛以法雨灌衆生心以種種法而開解之

於是世尊即以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諸佛之法放大光明更復重以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放大光明以從無量阿僧祇劫所作功德放大光明其光照曜内外通達周遍國界光照王身患苦得安王遂怪言是何光耶為日月光諸天光乎光觸我身如天栴檀令我身中患苦得息我遂疑怪儻是我子悉達来也先現光明是其瑞耳時大稱王從外入宮白大王言世尊已来將諸弟子阿難難陀羅云

之等乘空來至王宜歡喜捨愁毒心
王聞佛來數意踊躍不覺起坐須臾
之傾佛便入宮王見佛到遥舉兩手
接足而言唯願如來手觸我身令我
得安為病所困如壓麻油痛不可忍
我命將逝寧可還反我今最後得見
世尊痛恨即除佛知父王病重羸瘦
色變難識覩見形體憔悴叵看佛告
難陁觀王本時形體巍巍顏色端正
名聲遠聞今得重病乃不可識端正
形容勇健之名今何所在尒時淨飯
王一心合掌歎世尊言

汝願已成就　亦滿衆生願　我今得重病
願佛度我厄　嚴餝瞿曇種　汝為甚奇特
於世說正法　無護而作護　法王以法來
灌澤諸衆生　如是後世人　我子極慈孝
人中之上寶　名達大千界　上至淨居天
獨步无等雙

佛言唯願父王莫復愁悒所以然者
道德純備無有缺減佛從袈裟裏出
金色臂掌如蓮華即以手著父王額
上王是清淨戒行之人心垢已離今
應歡悅不宜煩惱當諦思念諸經法

義於不牢固得堅固志已種善根是故大王宜當歡喜命雖欲終自可寬意時大稱王以恭敬心白淨飯王言佛是王子神力具足難與等者次子難陁亦是王子已度生死諸欲之海四道無㝵斛飯王子阿難陁者已服法味佛所說法猶若淵海一句不忘恚總持之王孫羅云道德純備逮諸禪定成四道果是四子等已壞魔網時淨飯王聞是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以自手捉於佛手著其心上王於卧處仰向合掌白世尊言我瞻如來目睹不眴視之無厭我願已滿心意踊躍從是取別如來至真多所饒益其有得見聞所說者此輩之等皆是有相大功德人今日世尊是我之子擾遇遇多不見捐棄王於卧處合掌心礼世尊足下時佛手掌故在王心無常對至命盡氣絕忽就後世於是諸釋嘷啼舉身自撲兩手拍地解髮乱鬚同發聲言永失覆蓋中有自絕瓔珞者中有自裂壞衣服者中有取灰土而自坌

者中有白捻拔其鬚者中有說王順政治國不枉人民者中有復言諸小國等失其覆護王中尊王今已崩背國失威神時諸釋子以衆香汁洗浴王身纏以劫波育氎及諸繒帛而以棺斂作師子座七寶莊校真珠羅網垂繞其傍便舉棺置於師子座上散華燒香佛共難陀在喪頭前肅恭而立阿難羅云住在喪足難陀長跪白佛言父王養我願聽難陀擔父王棺阿難合掌前白佛言唯願聽我擔伯父棺羅云復前而白佛言唯願聽我擔祖王棺

尒時世尊念當來世人民凶暴不報父母育養之恩爲是不孝之者爲是當來衆生之等設禮法故如來躬身自欲擔於父王之棺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一切衆山駊騀涌沒如水上船尒時欲界一切諸天與無央數百千眷屬俱來赴喪北方天王毗沙門將諸夜叉鬼神之等億百千衆俱來赴喪東方天王提頭賴吒從諸伎樂鬼神之等億百千衆俱來

赴喪南方天王毗樓勒叉從鳩槃荼鬼神之等億百千衆俱來赴喪西方天王毗留婆叉從諸龍神億百千衆俱來赴喪皆共發哀舉聲啼哭時四天王竊共思議瞻望世尊為當來世諸不孝順父母者故以大慈悲現自躬身擔父王棺時四天王俱共長跪同時發聲俱白佛言唯然世尊願聽我等擔父王棺所以然者我等亦是佛之弟子亦復從佛聞法意解得法眼淨成須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擔父王之棺

尒時世尊聽四天王擔父王棺時四天王各自變身如人形像以手擎棺擔在肩上舉國人民一切大衆莫不啼哭

尒時世尊威光益顯如万日並如來躬身手執香爐在喪前行出詣葬所靈鷲山上有千阿羅漢以神足力乘虛來至稽首佛足復白佛言唯願世尊勅使何事時佛便告諸阿羅漢汝等疾往大海渚上取牛頭栴檀種種香木即受教勅如彈指頃各到大海

共取香薪屈伸臂頃便已來到佛與大衆共積香薪舉棺置上放火焚之一切大衆見火熾然皆向佛前宛轉自撲益更悲哭有得道者皆自慶幸未獲道者心戰慄怖衣毛為竪

爾時世尊告衆會曰世皆無常苦空非身無有堅固如幻如化如熱時炎如水中月命不久居汝等諸人勿見此火便以為熱諸欲之火極復過此是故汝等當自勤勉永離生死乃得大安時火焚燒大王身已爾時諸王各各皆持五百瓶乳以用滅火火滅之後競共收骨盛置金函即於其上便共起塔懸繒幡蓋及種種鈴供養塔廟時諸大衆同時發聲俱白佛言大淨飯王今已命終神生何所唯願世尊分別解說於時世尊告衆會曰父王淨飯是清淨人生淨居天衆會聞是語已便捨愁憂佛說經竟諸天龍神及四天王所將眷屬世間人民一切大衆為佛作禮各自還去

佛說淨飯王般涅槃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五苦章句經

一名淨除罪蓋娛樂佛法經
名諸天五苦經 訶

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 譯

世尊曰三界五道生死不絕凡有五苦何謂五苦一曰諸天苦二曰人道苦三曰畜生苦四曰餓鬼苦五曰地獄苦何謂諸天苦從第一天上至三十八天除中阿那含天皆是持五戒守十善行四禪者得生其上無道慧意故有生老病死亦有不盡其天壽者隨其先世所作故壽命有長短諸天有二大災一曰命盡二曰劫盡劫盡有三因緣一曰大火二曰大風三曰大水命盡有七證一曰項中光滅二曰頭上華萎三曰顏色為變四曰衣上塵土五曰腋下汗出六曰身形損瘦七曰纏著自然離於本座遭水灾時大洪水起齊十五天其中所有無不盡者遭風灾時隨藍大風四起吹須弥山及諸名山山山相搏令如粉塵無不盡者遭火灾時七日竝出凝住不行燒滅天地皆如融金欲界所有其中皆盡寂上四天雖壽八十億

四千万劫要當皆死屬八惡道是謂一苦二曰人道苦有百千種人實為疲勞從奴婢下使乞兒賤人中間富貴上至帝王轉輪聖王皆有生老病死飢渴寒熱苦痛愁惱憂患災變或有兵賊牢獄刑戮火燒水溺墜落堆盧摶石刀杖奔車逸馬惡家劫盜更相傷害其死万端一切衆生未脫三界皆共有之是謂二苦一曰畜生苦蜎蜚蠕動蚑行喘息飛鳥走獸上至象龍金翅鳥王皆是畜生亦有飢渴寒熱憂患勤苦強者伏弱更相噉食或有屠煞田獵網羅以肉供人其變万端不可具說是謂三苦四曰餓鬼苦有九種餓鬼第一輩者身長一由旬頸項咽處如一鍼孔行步之時支節骨解如五百車聲咽火炎出自相燒然若見流水往即枯竭不得一咽或得一咽化為膿血或為糞屎或為銅鐵咽自然火熱爛下過無不洞徹罪過未畢身自然復如是皆先時為人治生暴逆恐怛迫脅不以道理慳貪獨食故受此殃是謂四苦五曰地獄苦鐵城鑊湯劍

樹刀山鐵柱消銅臘血寒氷沸屎鹹
水竹菜火車爐炭火釘十六毒剋烏
鵲狡狗鵰鳥屈鳥其鳥啄唼從是罡
鐵飛入人口表裏洞徹食人五藏東
西南北無有避處苦毒罪獄凡有十
八諸受罪者不問尊卑隨惡輕重各
自受之或有一劫半劫畢者不能不
趣者罪畢還生世間受諸餘殃是謂
五苦八惡處者一曰地獄二曰餓鬼
三曰畜生四曰邊地五曰長壽天六
曰雖得人身盲聾瘖瘂手足殘跛不
能聽受七曰雖得人身六情完具世
智辯聰學世經典信邪倒見祠祀鬼
娛或屠煞田獵肆心放意欺偽万端
不信三尊從是後身還入地獄從冥
入冥無有脫時時得為人復不信正
不奉三尊誹謗聖道八曰生佛故處
是謂八惡亦謂八難三惡道者是
一切衆生之家暫得為人暫得為天
辟如作客日少歸家日多學者思之
勤力精進可得脫苦人身難得六情
難具口辯難中才聰難致壽命難獲
明人難遭直信難有大心難發經法

難聞如來難值世間有樹名優曇鉢但有實無有華如來出世乃有華耳巳得人身六情完具口辯才聰壽命延長遭值明人發菩薩心直信不還具聞經法遇如來世此皆宿行覆福德人從明入明尋如來迹累行不止會於道場無毀其根忘失前功一失道意動有劫數慎之慎之一切衆生常在長獄有十二重城圍之以三重棘籬之常有六拔刀賊伺之能於其中得脫出者甚難甚難何謂長獄謂三界也何謂十二重城謂十二因緣也何謂三重棘籬謂三毒也何謂六拔刀賊謂六情也已發道心當具禁戒四等大慈六波羅蜜安般守意三十七品諸禪三昧總持之門等一切法意无爲無下無想無願出三脫門得三治法分別三向曉三達智无縛無解不求諸天人中之尊轉輪王位不動其心不畏罪苦不計有勞志在一切無所榮冀解三界空不習三有是謂得出十二長獄知十二因緣所起所滅能斷癡本是謂得出十二重城知婬怒

癡三垢無原意不復著是謂得拔三重棘籬曉了六情皆无本末辟如芭蕉意不縛愛是謂得離六拔刀賊要當先解無我无人都無所作无所不作所作功德億劫不惓辟如鳥飛虛空無有足迹作無跡行無能見者不與罪專諸惡因緣大如毛髮是謂發菩薩心者能度苦厄居家為牢獄妻色兒息財物珎寶為下為是銀鐺杻械恩愛癡著為是重擔

佛告諸弟子一切善男子善女人汝已出家為得離獄棄捐妻子為得脫械如何不能放捨重擔諸沙門曰我無所擔佛言汝沙門著吾我人貪身計壽是汝重擔尊求供養畜積所有是汝重擔同學不和反親白衣是汝重擔自大種姓貢高憍綺是汝重擔恃智慢愚輕懱他人是汝重擔很戾自用不受人諫是汝重擔食無節度飲酒貪味是汝重擔法服不具著俗衣裳是汝重擔外似如法內懷諛諂是汝重擔不制六情毀戒犯欲是汝重擔賊殺百姓興起寺廟是汝重

擣祠祀鬼母祈請福願是汝重擣假託佛法呪術治病是汝重擣遺負衆祐祀四重禁是汝重擣栖息無恒不還廟房是汝重擣不擣擣者後入地獄佛言有大白象力壯移山壞地成淵拔樹碎石象力无雙有人以髮絆繫其脚象為之蹄不能復動佛告諸弟子當解此辟當善思之若有賢者居家為道獸世所有苦空非身常欲出身為道辭家妻子當就明師受持法服臨出之日妻子戀泣悲訴聲哀其辭辛苦賢者觀之心為悵然意即迴變為妻子所惑無復出家之志是如髮繫象不能復動長受棄矣佛言一切壯無過心心是怨家常欺誤人心取地獄心取餓鬼心取畜生心取天人作形貌者皆心所為能伏心為道者其力最多吾與心鬪其劫無數今乃得佛獨步三界皆心所為一切衆香莫過栴檀其香無量香價貴於閻浮提金又療人病人有中毒頭痛體熱摩栴檀屑以塗其上若以服之病即除愈一切衆生莫不願得有人大得栴檀

香樹東薪賣之無買之者佛在世時所說經法令人得道無不度者般泥洹後十二部經留在世間動有巻數無人視者亦如栴檀東薪賣之無有買之者也一切臭木莫過伊蘭其臭毒惡人見惡之畏聞其氣伊蘭栴檀生有四輩何謂為四一曰有栴檀樹伊蘭遶之二曰有伊蘭樹栴檀圍之三曰有栴檀栴檀自為叢林四曰有伊蘭伊蘭以相圍遶何謂栴檀伊蘭遶之有家長者直信為道妻子室內不從其教奉邪倒見祠祀鬼妭不從教令是謂栴檀伊蘭繞之者也何謂伊蘭栴檀圍之有家長者信邪倒見祠祀鬼妭妻子兒婦家內大小直信三尊不失八齋布施為德六度不廢長者呵止不從其教竊避為之是謂伊蘭為主栴檀圍之者也何謂栴檀栴檀以為叢林有家長者為道室家眷屬皆隨其教不相違戾直信三尊心意和同是謂栴檀栴檀以為叢林者也何謂伊蘭伊蘭自相圍遶有家長者信邪倒見與行十惡祠祀鬼妭閉門烹煮

意同歡喜是謂伊蘭伊蘭自相圍繞者也此四輩因緣皆由宿命意行不同故令不和是以律經明曉因緣獲罪福事若祠祀家煞生鬼飼不與從事不食其飲食若入山澤見飛鳥走獸聚食終不驚怛斷其食味若見屠煞牖羊網獵刑戮罪人不得看視當避捨之縱不得避當起大慈愍顧僧鄙我得佛時使我刹中飲食自然無令有此諸惡因緣曰昔者國王夫人材香不與屠者之妻生死作對因緣展轉相纏或罪緣福或福緣罪罪福之會有二義果心以生想爲行種栽以有報孽後受報果此屠者之妻爲罪緣福後相經歷輙當過生爲種苦本是以不與香也夫父子夫婦兄弟家室知識奴婢有五因緣何謂爲五一曰怨家二曰債主三曰償債四曰本願五曰真友何謂怨家父子夫婦兄弟宗親知識奴婢相遇相煞是謂怨家何謂債主父母致財子散用之是謂債主何謂償債子主數財供給父母是謂償債何謂本願先世發意欲爲家

室善心歡喜厚相敬從是謂本願何謂真友先世宿命以道法因緣共相承事後相經過生則明法精進志和是謂真友昔者阿難邠坻家有五福德因緣何謂為五一曰時節二曰身教三曰口言四曰一味五曰和順何謂時節晝夜六時不失禮敬是謂時節何謂身教長者起時室內大小無不隨者是謂身教何謂口言長者欲有所作興福事時先報家中皆從其教是謂口言何謂一味衣食平等奴婢亦然是謂一味何謂和順上下相從不相違戾是謂和順以是五福家中奴婢牛馬六畜蜎飛蠕動死皆生天其有人家宿止經歷飛鳥走獸過其居屋者死皆亦生天用長者家合門之內能言之屬口誦法者經聲不絕其有聞音入耳中者無不歡喜心則是本是故生天亦是長者本願所致從無數劫来口言篤信不欺慢人不與諸惡共作因緣功德純淑大僧鄰力故使其然天地境界遠三灾時其中所有一切皆盡不及彼界大劫盡時一佛境界

其中凡有百億須弥山百億鐵圍山一切皆盡不及彼佛國也如是十方諸佛國無極虛空無極衆生無極佛國无邊虛空無際衆生無原大千國土如来滿中以億劫之壽不說衆生有始有終如来之智了知一切衆生无底故言般若波羅蜜無底衆生無底曰佛又說有四種生一曰胎生二曰卵生三曰濕生四曰化生此分別說耳示語一切使知種類三界五道衆生一切所有皆是化生故言一切如化如夢如影如響如水月形無有作者先了此意乃可為道道亦如化一切無原無造无作無始無終新學聞之其意驚疑諸驚疑者有三因緣一曰本功德少二曰不得明師三曰不勤於經學自用意著於吾我逐於名色貪求利養所行諛諂無有至信如是不能近深法忍曰空無所有無相無願是道之要慧道以空為上學以無為為先此三句者不可為新學人說之聞無所有便曠其意不復修戒無所星尋於六德中事事懈怠發言一切空當何所作口

但說空行在有中墮四顛倒故言無功德菩薩不應使聞無所從生法忍夫善知識欲教新學稍稍以漸教語魔事令護魔因緣生死罪苦五道分明令信罪福事事了了乃可語道普分和檀王與佛揹智佛告王曰以海水磨墨斫樹為筆寫吾所知為經卷海水竭盡樹枝了索吾經不盡所以尒者佛有三達之智来今往古靡不通焉佛經衆多以虛空為量佛智弘深以無造為原經中所演不可思議或有反覆難了難明粗以六事可知其要一曰正道二曰善權三曰至教四曰誘導五曰福德六曰禁戒何謂正道說無端緒無造無作虛無所有无所從生無行無得自然如也

是謂正道何謂善權變化無方或出或處隨類而入與為因緣時宜而說不合章句趣化度之是謂善權何謂至教指示罪福作是得是皆行所致無攝與者其事明白是謂至教何謂誘導開童蒙人有護有德增壽益筭現世可獲是謂誘導何謂福德六度無極主治六情制守根門可得天人轉輪聖王

長樂無極是謂攝德何謂禁戒守口攝意身不煞不盗不婬不欺奉孝不醉三悪趣苦不可久處是謂禁戒先了此意乃可為道譬如提網先攝其綱諸目皆正不曉持綱先理其目顛倒錯乱手相絆繞無有解已學亦如是不達其要聞經中説不解權宜不能分別便相譏情遂執所守興起恚意失本忘義毀正逐邪學者雷同追逐音響不相佳証識真者少墮落滋多如此之輩徒戴學名曰四諦者一曰苦諦二曰習諦三曰盡諦四曰道諦一切衆生不覺此苦以苦為樂於罪苦中求欲得安賊醫偽説迷惑人心便言所作可現世得學者聞之莫不喜隨聞中至之言逆耳不受故言正言似反誰能受者復不知習知習者死死不敢復作復不知盡知盡者死死不敢復作復不知道知道者聞道便能為道一切世間人作罪事易為福事難一切學士作福事易為道事難為道復易解道者難説道者易行之者難故言甚難甚難曰如来

衆經撰雜戒律法凡有八億四千万卷為（五至上字句短）
一切之良藥治人身口意療人生老
病死耳教衆生有二要何謂為二一
者作是得是二者不作是不得是如
佛所說三界五道罪垢苦惱不離於
作一切無橫非天授與亦非鬼神亦
非帝王亦非父母亦非沙門梵志授
與所作罪福如影隨形如響應聲不
失如毛髮者也
佛言昔者為蓋樓王有弘普之慈諸
墮罪獄者王盡現之王曰汝等何差
是閻罪人對曰我等死時不知如行諸
惡自然追逐送我來到是閻顛王哀
我赦除罪過王曰汝等皆作何惡罪
人對曰我等生時不孝父母殺盜婬欺
飲酒鬪亂持刀強弱侵易善人誹謗
聖道所作衆惡不可具說又信惡師
祠祀鬼神謂當有福烹殺三生禱賽
神靈我今自首悔所作惡王曰汝等在
世間時善遣五使者按行天下告語
汝曹汝曹何以不受其教諸罪人曰
我等生時實不見閻王曰諦聽當為
汝曹說五使者一曰世間母人懷妊

十月身為之病臨當產時日父母怖遽
既得免身從死得生乳哺懷抱推燥
居濕遲得長大憂慮萬端汝見之不
罪人曰見之王曰是吾一使者二曰
世間老人顏色壞敗頭白齒落目冥
耳聾肉韁皮緩傴僂而行汝見之不
罪人曰見之王曰是吾二使者三曰
世間病人困劣著牀百痛普至美食
為惡淩見之不罪人曰見之王曰是
吾三使者四曰世間死人刀風斷脉
拔其命根身體正直不滿十日肉壞
血流膖脹爛臭無可取者生時相愛
死皆相惡汝見之不罪人曰見之王
曰是吾四使者五曰世間犯罪縛束
送獄桁械鞭笞五毒普至戮之都市
或截手足火燒鉄質斬之梟棓五刑汝
見之不罪人曰見之王曰是吾五使
者王復告罪人曰汝見是已當自思
惟汝身亦更生更老更病更死汝犯逆
罪亦當如彼現受其殃汝何不孝順
父母謙敬長老慈仁為首心所不欲
亦勿施人世有賢明當從啓受歸命
三尊進心奉道節情止欲可得度苦

自汝所作今當受之吾不枉汝罪人自王我等生時實作苦劇不暇得為善告獄卒汝便將去到其劇處獄卒名傍牛頭人手兩脚牛蹄力壯排山持鋰鐵叉叉有三股一叉罪人數百千万內著鑊中其鑊縱廣等四十里自然制持令不墮落罪過未畢故令不死從口至底百歲乃至從底至上亦復百歲是名劇處諸罪人受罪更苦楚毒遍十八處中有罪畢當得出者王復現之曰汝等今去我當為人家作子生當念孝順報父母恩是年歲時當忍惡為善篤信三尊守戒奉道修諸功德莫復作惡還來入此大地獄者終不呼人善自思之諸罪人歡喜皆稱万歲

佛言諸有聞法乍信乍不信狐疑進退還入邪者皆從地獄來出受閻王教者信根淺少故令其然雖尒所作功德終不唐捐佛之弘慈亦不遺忘但劫數弥之耳久後亦當度世

尒時佛告阿難受是經與持諷誦讀廣為人說疾令時遠普法澤流布来

世阿難白佛言唯當受之今斯經典所号云何奉行

佛言阿難是經名淨除罪蓋娛樂佛法一名援無思議光菩薩道決當奉持之族姓子及族姓女盡其形壽供養如來隨之宜從其所安若以天華如須弥山用散佛上又以名香澤香雜香繒蓋幢幡講敬貢上

精進不懈不如族姓女受是經法奉持諷誦廣為人說遵修法行如是所教功德福祐過彼供養巨億萬倍佛言阿難常當以法供養如來若欲奉敬無上大聖當受斯經持諷誦為他人說及應法卷佛說如是無思議光菩薩賢者阿難一切衆會阿須倫世間人民聞佛所說莫不歡喜作礼而去

天上福已盡　墮為牛領蟲　譬如大田家
收入甚大豐　但食不復種　穀盡亦飢窮
食福亦如是　福盡墮罪中　人身甚難得
根具亦甚難　百劫復百劫　時乃得為人
失戒離人本　但坐着因緣　不知猒足故
受苦如弥連　蜎飛蠕動類　其神同一原

坐犯不與取　債負無還心　受寄而拒諍
持頭觸突人　展轉畜生中　其苦難縷陳
所說餓鬼苦　但有飢渴患　東西求飲食
不聞水穀聲　軀體一百旬　倮形髮繞身
但坐慳獨食　故墮黑繩城　鐵圍兩山間
窈窈何冥冥　識神墮其中　不覩日月精
展轉不相見　但聞叫呼聲　一切衆惡聲
苦痛傷人情　既得生爲人　當受身諸殃
盲聾瘖瘂病　跛躄不能行　雖有度世法
不得聽受聞　長夜受是苦　死轉如車輪
受身雖根具　端政辯聰明　邪見隨顛倒
不信有佛經　或行罟網獵　酒樂著情欲
沒身見閻王　羅至乃怖驚　逆地無義理
父子相嘆泣　室家更相責　爲人爲奴虜
恒畜給驅使　動靜加杖楚　雖得爲人形
畜生共同侶　世間純淋善　無有師法則
當生長壽天　無形但有識　壽命雖延長
三塗爲隣側　後作由蟒虫　泥沙爲飲食
以在八難處　難得復爲人　譬如海盲鱉
欲值浮木孔　先死隨須河　當來已過去
值法已沒盡　輒生佛故處　爲法船欲壞
思惟入甘露　精進諷爲勉　善知識爲師
精進爲大力　慧明踰日光　甘露消諸塵

亦能除五陰　若人已有信　住在佛教戒
便道道亦利　以開甘露門　甘露聲已出
三界邊分明　已開大要道　但當正意行
一心向在在　為道莫中止　人意譬如稱
常當攝枸牽　思惟止與觀　是為世間明
叉手持頭腦　三界皆禮佛

五苦章句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禪秘要法經卷上

後秦弘始年鳩摩羅什等於長安逍遙園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復有五百大德聲聞舍利弗大目揵連摩訶迦葉摩訶迦旃延等尒時王舍城中有一比丘名摩訶迦絺羅難陀聰慧多智来至佛所為佛作礼繞佛七帀尒時世尊入深禪定默然无言時迦絺羅難陀見佛入定即往舍利弗所頭面礼足白言大德舍利弗唯願為我廣說法要尒時舍利弗即便為說四諦分別義趣一遍乃至七遍時迦絺羅難陀心疑未寤如是乃至遍礼五百聲聞足請說法要諸聲聞等亦各七遍為轉四真諦法時迦絺羅難陀心亦不寤復還佛所為佛作礼尒時世尊從禪定起見迦絺羅難陀頂礼佛足淚如盛雨勸請世尊唯願為我轉正法輪尒時世尊復為廣說四真諦法一遍乃至七遍時迦絺羅難陀猶故未解五百天子聞佛

所說得法眼淨即持天華以供養佛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因迦絺羅難陀比丘快得法利見法如法成須陀洹時迦絺羅難陀聞諸天語心懷慚愧悲咽無言舉身投地如太山崩即於佛前四體布地向佛懺悔尒時阿難即從坐起整衣服偏袒右肩為佛作礼繞佛三帀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此迦絺羅難陀比丘有何因緣生而多智四眹陁論達世羈經日月星辰一切技藝無不通達復有何罪出家以来經歷多年於佛法味獨不得嘗如来世尊親為說法如生聾人無聞無得佛法大將隨順轉法輪者數有五百為其說法亦無有益唯願天尊為我分別說此比丘往昔因緣阿難問時佛即微笑有五色光從口中出繞佛七帀還從頂入告阿難言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分別解說阿難白佛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阿難此迦絺羅難陀比丘過去久遠無數劫時有佛世尊名曰然燈如来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

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彼佛法中有一比丘名阿祇難陀聡明多智以多智故憍慢放逸亦不修習四念處法身壞命終墮黑闇地獄從地獄出生龍象中五百身中恒作龍王五百身中恒作象王捨畜生身因前出家持戒力故得生天上天上命終來生人間前身讀誦三藏經故今得值佛由前放逸不修四念處是故今身不能覺寤尒時迦絺羅難陀聞佛此語即從坐起合掌長跪白佛言世尊唯願天尊教我繫念尒時佛告迦絺羅難陀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汝於今日快問如來滅乱心賊甘露正法三世諸佛治煩惱藥開閇一切諸放逸門普為人天開八正道汝好諦觀莫令心乱佛說此語時衆中有五十摩訶羅比丘亦白阿難世尊今者欲說除放逸法我等隨順欲學此事唯願尊者為我白佛說此語時佛告諸比丘非但為汝亦為不來諸放逸者我今於此迦蘭竹園為迦絺羅難陀比丘說繫念法佛告迦絺羅難

陀汝受我語慎莫忘失汝從今日修沙門法沙門法者應當靜處敷尼師壇結加趺坐齊整衣服正身端坐偏袒右肩左手著右手上閉目以舌拄腭定心令住不使分散先當繫念著左脚大指上諦觀指半節作泡起想諦觀極使明了然後作泡潰想見指半節極令白淨如有白光見此事已次觀一節令肉劈去見指一節極令明了如有白光佛告迦絺羅難陀如是名繫念法迦絺羅難陀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觀一節已次觀二節觀二節已次觀三節觀三節已心漸廣大當觀五節見脚五節如有白光白骨分明如是繫心諦觀五節不令馳散心若馳散攝令使還如前念半節念想成時舉身燸熅心下熱得此想時名繫心住心既住已復當起想令足趺肉兩向披見足趺骨極令了了見足趺骨白如珂雪此想成已次觀踝骨使肉兩向披亦見踝骨極令皎白次觀脛骨使肉褫落自見脛骨皎然大白次觀

膝骨亦使皎然分明次觀髖骨亦使極白次觀腸骨想肉從一一腸間兩向褫落但見腸骨白如珂雪乃至見於脊骨極令分明次觀肩骨想肩肉如以刀割從肩至肘從肘至腕從腕至掌從掌至指端皆令肉兩向披見半身白骨見半身白骨已次觀頭皮見頭皮已次觀薄皮觀薄皮已次觀膜觀膜已次觀腦觀腦已次觀肪觀肪已次觀咽喉觀咽喉已次觀肺腧觀肺腧已見心肺肝大腸小腸脾腎生藏熟藏四十戶虫在生藏中戶領八十億小虫一一虫從諸脈生孚乳產生凡有三億口含生藏一一虫有四十九頭其頭尾細猶如針鋒此諸虫等二十戶是火虫從火精生二十戶是風虫從風氣起是諸虫等出入諸脈遊戲自在火虫動風風虫動火更相呼吸以熟生藏上下往復凡有七叉此諸虫等各有七眼眼皆出火復有七身吸火動身以熟生藏生藏熟已各復還走入諸脈中復有四十戶虫戶領三億小虫身赤如火虫有

十二頭頭有四口口口含熱蟲脉閒流血皆觀令見見此事已又見諸虫從咽喉出又觀小腸肝肺脾腎皆令流注入大腸中從咽喉出墮於前地此想成已即見前地屎尿臭處及諸蚘虫更相纏縛諸虫口中流出膿血不淨盈滿此想成已自見已身如白雪人節節相拄若見黃黑當更悔過既悔過已自見已身骨上生皮皮悉褫落聚在前地漸漸長大如鉢多羅復更長大似如瓮堈乃至大如乾闥婆樓或大或小隨心自在又漸增長猶如大山而有諸虫唼食此山流出膿血有無數虫遊走膿裹復見皮山漸漸爛壞唯有少在諸虫競食有四夜叉忽從地出眼中出火舌如毒蛇而有六頭頭各異相一者如山二者如猫三者如虎四者如狼五者如狗六者如兒又其兩手猶如獼猴其十指端一一皆有四頭毒蛇一者雨水二者雨上三者雨石四者雨火又其左脚似鳩槃荼鬼右脚似於毗舍闍鬼現醜惡形甚可怖畏時四夜叉一一

苛負九種死屍隨次行列住行者前佛告迦絺羅難陁是名不淨想竟初境界佛告阿難汝持是語慎莫忘失為未來衆生數演廣說此甘露法三乘聖種時迦絺羅難陁聞佛說此語一一諦觀經九十日不移心想至七月十五日僧自恣竟時諸比丘礼世尊已各還所安於日後分次第修得四沙門果三明六通皆悉具足心大歡喜頂礼佛足白佛言世尊我於今日因思惟故因正受故依三昧故生分已盡不受後有知如道真必定得成清淨梵行世尊此法是甘露器受用此者食甘露味唯願天尊重為廣說尒時世尊告迦絺羅難陁汝今審實得此法者可隨汝意作十八變時迦絺羅難陁住立空中隨意自在作十八變時諸比丘見迦絺羅難陁我慢心多難能調伏隨順佛教繫心一處不隨諸根成阿羅漢尒時會中有千五百比丘亂心多者見此事已皆生歡喜即詣佛所次第受法尒時世尊因此憍慢比丘摩訶迦絺羅難陁

初制繫念法告諸四衆若比丘若比丘尼若優婆塞優婆夷自今以後欲求無爲道者應當繫念尊心一處若使此心馳騁六根猶如猨猴無有慙愧當知此人是旃陁羅非賢聖種心不調順阿鼻獄卒常使此人如是惡人於多劫中無由得度此乱心賊生三界種依因此心墮三惡道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告阿難汝今見此摩訶迦絺羅難陁比丘因不淨觀得解脫不汝好受持爲衆廣說阿難白佛唯然受教佛告阿難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第二觀者繫念額上諦觀額中如爪甲大愼莫移想如是觀額令心安住不生諸想唯想額上然後自觀頭骨見頭骨白如頗梨色如是漸見擧身白骨皎然白淨身體完全節節相拄復見前地諸不淨聚如上所說不淨想成時愼莫棄身當教易觀易觀法者想諸節間白光流出其明熾盛猶如雪山見此事已前不淨聚夜叉吸去復當想前作一骨人極令大白此想成已

次想第二骨人見二骨人已見三骨人見三骨人已見四骨人見四骨人已見五骨人如是乃至見十骨人見十骨人已見二十骨人見二十骨人已見三十骨人見三十骨人已見四十骨人見四十骨人已見一室內滿中骨人前後左右行列相向各舉右手向於行者是時行者漸漸廣大見一庭內滿中骨人行行相向白如珂雪各舉右手向於行者心復廣大見一頃地滿中骨人行行相向各舉右手向於行者心漸廣大見一由旬滿中骨人行行相向各舉右手向於行者見一由旬已乃至見百由旬滿中骨人行行相向各舉右手向於行者見百由旬已乃至見閻浮提滿中骨人行行相向各舉右手向於行者見一閻浮提已次見弗婆提滿中骨人行行相向各舉右手向於行者見弗婆提已次見瞿耶尼滿中骨人行行相向各舉右手向於行者見瞿耶尼已見欝單越滿中骨人行行相向各舉右手向於行者見四天下滿中骨

人已身心變偎纏綿備想心漸廣大見百閻浮提滿中骨人行行相向各舉右手向於行者見百閻浮提已見百弗婆提滿中骨人行行相向各舉右手向於行者見百弗婆提已次見百瞿耶尼滿中骨人行行相向各舉右手向於行者見百瞿耶尼已次見百鬱單越滿中骨人行行相向各舉右手向於行者見此事已身心驚戀無驚怖想心想剎及見娑婆世界滿中骨人皆舉兩手伸舒十指一切齊立向於行者于時行者見此事已出定入定恒見骨人山河石壁一切世事皆悉變化猶如骨人爾時行者見此事已於四方面見四大水其流注駛色白如乳見諸骨人隨流沉沒出想成時復更懺悔但絕見水湧住空中復當起想令水恬靜佛告阿難此名凡夫心想白骨白光湧出三昧亦名凡夫心海生死境界相我今　因緣締羅難陀為汝及未來一切眾生等說是白骨白光湧出三昧門為攝亂心渡生死海汝當受持慎勿忘失爾

時世尊說此語已即現白光三昧一一相貌皆令阿難悉得見之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此名白骨觀竟初境界佛告阿難此想成已更教餘想教餘想者當自觀身作一白骨人極使白淨令頭倒下入髖骨中澄心一處極使分明此想成已觀身四面周匝四方皆有骨人此想成已即於前地作一白骨人如似己身亦復倒頭入髖骨中想一成已次當想二想二成已次當想三想三成已次當想四想四成已次當想五想五成已乃至想十如是滿一房內見諸骨人皆悉倒頭入髖骨中見一房內已乃至見於百房之內是諸骨人皆悉倒頭入髖骨中見百房已見一由旬滿中骨人皆悉倒頭入髖骨中見一由旬已乃至見無量諸白骨人皆悉倒頭入髖骨中此想成已見諸骨人各各縱橫悉在前地或見頭破或見項折或見頭倒或見縮髖或見腰折或見伸腳或見縮腳或見腳骨分為二分或見頭骨倒入胸中或見頭骨髓

仰觀繩紛亂縱橫生一人於前迊圍而上
下滿一室內此想成已乃至見於無
量無邊諸白骨人紛亂縱橫或大或
小或破或完如此衆事皆當任心諦
觀極令分明佛告阿難是時行者見
此事已當自思惟前骨完具今者破
散縱橫紛亂不可記錄此白骨身猶
尚無定當知我身亦復求我諦觀是
已當自思惟所有縱橫諸雜亂骨何
處有我及與他身尒時行者怡懌無
我身意泰然安隱復繫佛告阿難此
想成已復當更教令心廣大使彼行
人見一閻浮提縱橫亂骨見諸骨外
周匝四面有大火起焰焰相次燒諸
乱骨見諸骨人節節火起如是火相
或有衆火猶如流水明炎熾盛流諸
骨間或有衆火猶如大山從四面來
此想成已極大驚怖出定之時身體
蒸熱還當攝心如前觀骨觀一白骨
人極令明了是時行者入定之時不
能自起還當彈指然後得起此想成
者當自起念而作是言我於前世無
數劫來造熾然業緣所牽故使今

者見此火起復當作念如此火者從四大有我身空寂四大無主此大猛火攢從空起我身他身悉皆亦空如此火者從妄想生為何所燒我身及火二皆無常佛告阿難行者應當至心諦觀如是等法觀空無火亦无衆骨作此觀者無有恐懼身意恬安倍勝於前介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此想成者名第二觀白骨竟佛告阿難觀第二白骨竟已復當更教繫念法繫念法者先當繫心著左足大指上一心諦觀足大指使肉青黑津膩猶如日光炙於肥肉漸漸至膝乃至於髖觀左足已觀其右足亦復如是觀右足已次當觀腰至背至頸至項至頭至面至胷舉身支節一切身分皆亦津黑猶如日光炙於肥肉不淨流溢如屎屎聚諦觀已身極使分明想一成已復當想二想二成已復當想三想三成已復當想四想四成已復當想五想五成已復當想十想十成已見一室內滿中津黑猶如日光炙於肥肉如屎屎聚諸不淨人行

列縱廣滿一室內見一室已復見二室見二室已乃至見無量衆多不淨人四維上下皆悉充滿娑婆世界此想成已行人自念我於前世貪婬愚癡不自覺知盛年放逸貪著情色無有慚愧隨逐色聲香味觸法今觀我身不淨流溢他身亦尒何可愛樂見此事已極自猒身慚愧自責出定之時見諸飲食如屎尿汁甚可惡猒次教易觀易觀法者當更起想念想念成時見其身外諸不淨聞周帀四面忽然炎起如熱時焰其色正白如野馬行映諸不淨尒時行者見此事已當大歡喜以歡喜故身心輕軟其心明朗快樂倍常佛告阿難是名第三慚愧自責觀尒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此想成者名第三澤膩想

慚愧觀竟

佛告阿難此想成已復當更教繫念住意左脚大指上令諦觀脚大指節起膖脹想見膖脹已起爛壞想見爛壞已起青黑赤白諸膿血想是諸膿血極使臭處難可堪忍如是漸漸至

膝至髖皆令膖脹爛潰不淨觀左脚已右脚亦然如是漸漸至腰至脊至頸至項至頭至面至胷舉身支節一切膖脹皆悉爛壞青黑赤白諸膿流出臭惡雜穢不可堪處想一成已復更想二想二成已復更想三想三成已復更想四想四成已復更想五想五成已乃至想十想十成已見一室內周匝上下諸膖脹人皆悉爛壞青黑赤白諸膿皆悉流出雜穢臭處不可堪忍復當更想一由旬想一由旬已乃至想百由旬想百由旬已乃至見三千大千世界周匝上下地及虛空一切彌滿膖脹爛壞青黑赤白諸膿流出雜穢充滿不可堪處佛告阿難介時行者見此事已自觀己身不淨充滿觀於他身亦復如是當作想念我此身者甚可患猒衆多不淨彌滿一切諦觀是已畏生死患其心堅固深信因果出定入定恒見不淨欲求猒離捨棄此身作此想時自見己身舉體皮肉如秋葉落見肉墮地在前地已即大動心心生驚怖身心震

掉不能自蓋身氣熱惱如熱病人為
渴所逼出定之時如人夏日行於曠
野渴乏無水身體疲極此想成已乃
至食時見所食物如癰死屍見所飲
漿猶如膿血此想成已極大猒身觀
於身內及於身外求淨不得佛告阿
難復當更教令其易想莫使棄身唐
無所得身觀法者當於遠處臭穢之
外作一淨物教其繫心想一淨物心
眼明了即欲往取如是漸漸所見廣
遠諸不淨外有諸淨地如瑠璃地見
此淨處即便欲往轉復廣遠意不能
達佛告阿難汝時當教如此行人而
作是言汝所見事是不淨想此不淨
想而雜穢物當知此想從顛倒起皆
由前世顛倒行故而得此身如此身
者種子根本皆為不淨汝今實見此
不淨不雖見不淨於外見淨當知此
淨及與不淨不可久停隨逐諸根懷
想見是此不淨身屬諸因緣緣合則
有緣離則無今所見事亦屬緣想想
成則有想壞則无如此想者從五情
出還入汝心諸欲因緣而有此想此

不淨想來無所從去无所至汝當一
一諦觀不淨求索彼我了不可得世
尊說我及他皆悉空寂何況不淨如
是種種呵責其心教令觀空見髮毛
爪齒一切悉無豁然捨諸不淨之物
如前係意還觀骨人佛告阿難汝持
是語慎莫忘失此不淨觀及易想法
尒時阿難聞佛此語歡喜奉行此想
成時名第四膖脹膿血及易想觀竟
佛告阿難此想成已次當更教繫念
一處端坐正受諦觀右脚大指上令
指上皮漸漸欲穿薄皮厚皮肉外映
徹其薄皮內有一薄膜亦當諦觀如
是漸漸至膝至髖左脚亦然至腰至
脊至頸至項至頭至面至胷舉身皆
尒薄皮厚皮內外映徹推漸欲穿如
被吹者其皮膖脹不可具說身諸毛
中一一毛孔百千无量諸膿雜汁猶
如雨滴從毛孔出疾於震雨內外俱
流膿血盈滿不淨之極難可堪忍猶
如膿池亦如血池諸蟲滿中此想成
已當觀胷囊舉身是蟲猶如蟲聚
復當更觀左脚大指膖脹膿潰青膿

黃膿赤膿黑膿紅膿綠膿白膿爛潰交横與屎尿雜復有諸虫遊戲其由穢惡臭處不可堪忍猒患此身不貪諸欲不樂受生此想成時見大夜叉身如大山頭髮蓬乱如棘刺林有六十眼猶如電光有四十口口有二牙皆悉上出猶如火幢舌似劒樹吐至于膝手捉鐵棒棒似刀山如欲打人如是衆多其數非一見此事時極大驚怖身心皆動如此相貌皆是前身毀犯禁戒諸惡根本無我計我无常計常不淨計淨放逸深著貪受諸欲於苦法中横生樂想於空法中起顛倒想於不淨身起於淨想邪命自活不計無常此想成時復當更教汝莫驚怖如此夜叉是汝惡心猛毒境界從六大起六大所成汝今應當諦觀六大此六大者地水火風識空如此一一汝當諦推汝身為是地耶為是水耶為是火耶為是風耶為是識耶為是空耶如是一一諦觀此身從何大起從何大散六大元主身亦無我汝今云何畏於夜叉如汝心想來无

所從去無所至想見夜叉亦復如是但安意坐設使夜叉又來打汝者歡喜忍受諦觀無我无我法中無驚怖想但當正心結加趺坐諦觀不淨及與夜叉作一成已復當作二如是漸漸乃至無量二諦觀皆令分明佛告阿難汝好受持觀薄皮不淨法慎莫忘失尒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此想成時名第五觀薄皮竟

佛告阿難此想成已復當更教繫念著右脚大指上當諦觀脚指使脚膖脹從脚至頭如吹皮囊膖脹津黑青瘀難堪滿中白虫如粳米粒虫有四頭蠢蠢相遂更相唼食肌肉骨髓皆生諸虫一切五藏虫皆食盡唯有厚皮在其骨外其皮厚薄猶如繒纊諸虫出入如穿竹葉內外推𢷬其皮欲穿眼中躁擾有無數虫穿眼欲出生眼瞼閒身分九孔亦復如是諸虫尒時從厚皮出入薄皮中皮遂穿盡虫皆落地其數衆多不可稱計作一大聚猶如虫山在行者前更相食噉或相纏繞尒時行者見衆多虫已復當

繫念諦觀一虫使此一虫噉諸虫盡
既噉虫已一虫獨在其心漸大見向
一虫大如狗許身體圓頰鼻曲如角
齅行者前其眼正赤如燒鐵丸見此
事已極大驚怖當自憶念我身云何
忽然乃尒作如此事先見諸虫更相
食噉乎見此虫形體醜惡何甚可畏
此想成時當自觀身我此諸虫本无
今有已有還無如此不淨從心想生
来無所從去无所至亦非是我亦非
是他如此身者六大和合因緣成之
六大散滅身亦無常向者諸虫衆無
所從去無所至我身虫聚當有何實
虫亦無主我亦無我作是思惟時所
見虫眼當漸漸小見此事已身心和
悅恬然安樂倍勝於前佛告阿難汝
好受持是厚皮虫聚觀法慎莫忘失
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此想成已
名第六厚皮虫聚觀竟
佛告阿難復當住意繫念一處諦觀
右脚大指上從足至頭好諦觀之當
使皮肉都盡腸胃腹肝肺心脾腎一
切五藏悉落墮地唯有筋骨共相連

持殘膜者骨其色極赤或如淤泥或如濁水作濁水想持用洗皮從足至頭皆使如是自觀已身極令分明觀已身已於現前地復作一身使在前立如已無異想一成已復當想二想二成已復當想三想三成已復當想四想四成已復當想五想五成已乃至想十想十成已見一室內周匝上下滿中皆是赤色骨人或有淤泥色者或有濁水色者以濁水洗皮如是衆多漸漸廣大滿一由旬想一由旬已想二由旬想二由旬已漸漸廣大想百由旬想百由旬已乃至見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赤色骨人或有淤泥色者或有濁水色者以濁水洗皮周匝上下縱横弥滿佛告阿難汝今諦觀此赤色相愼莫忘失尒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此想成時名第七極赤淤泥濁水洗皮雜想竟

佛告阿難復當更教繫心住意觀左脚大指從足至頭如新死人其色萎黄當觀已身亦復如是見萎黄已當令黄色變成青赤此想成時見於前

地有一新死人其色黄赤見一已見
二見二已見三見三已見四見四已
見五見五已心想利故恒見已身如新
死人如是想成見一切人滿閻浮提
如新死人此想成已轉復廣大見三
千大千世界滿中新死人自見已身
又以他身等無有異此想成時心意
惙然貪欲轉薄佛告阿難汝好諦觀
是新死想慎莫忘失尒時阿難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此想成時名第八新
死想竟

佛告阿難復當更教繫念住意諦觀
左脚大指上從足至頭使心不散見
身諸骨一一分明共相支拄亦相連
持無有破者毛髮爪齒皆悉具足皎
然大白見已身已往復反覆想令白
淨想一身已復想二身想二身已復
想三身想三身已復想四身想四身
已復想五身乃至於十想十身已見
一室內周匝上下悉是骨人毛髮爪
齒皆悉具足白中白如珂雪見一室
已復見百室見百室已見一閻浮提
見一閻浮提已乃至見三千大千世

界滿中骨人毛髮爪齒皆悉具足其
色極白如珂雪此想成時心意恬
安歡喜倍常佛告阿難汝好諦觀具
身骨想慎莫忘失介時阿難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此想成時名第九具身
想竟

佛告阿難復當更教繫心住意諦觀
右足大指兩節間令心專住無分散
意觀兩節使相離去唯角相拄觀兩
節已從足至頭皆令如是使節節解
唯角相拄從頭至足有三百六十三
解一一諦觀令節節各解若不足者
安心諦觀令節節各解唯角相拄觀
已身已當觀他身觀見一已觀見二
觀二已觀見三觀三已觀見四觀四
已觀見五觀五已乃至觀見無量諸
白骨人節節各解唯角相拄見此事
已復見四方眾多骨人亦復如是得
此觀時當自然見諸骨人外猶如大
海恬靜澄清其心明利見種種雜色
光圍繞四邊見此事已心意自然安
隱快樂身心清淨無有妄想佛告阿
難汝好諦觀此節節解想慎莫忘失

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得此觀者
名第十節節解觀竟
佛告阿難此想成已復當更教繫念
住意諦觀右脚大指兩節開令節相
離如三指許作白光想持用支柱若
夜坐時作月光想若晝坐時作日光
想連持諸骨莫令解散從足至頭三
百六十三解皆令相離如三指許以
白光持不令散落晝日坐時以日光
持若夜坐時以月光持觀諸節間皆
令白光出得此觀時當自然於日光
中見一丈六佛圓光一一尋左右上下
亦各一尋軀體金色舉身光明炎赤
端嚴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悉炳然
一一相好分明得見如佛在世等无
有異若見此時慎莫作礼但當安意
諦觀諸法當作是念佛說諸法無來
無去一切性相皆亦空寂諸佛如來
是解脫身解脫身者則是真如真如
法中無見無得作此想時自然當見
一切諸佛以見佛故心意泰然恬怕
快樂佛告阿難汝今諦觀是流光白
骨慎莫忘失尒時阿難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得此觀者名第十二白骨流光觀竟

佛告阿難得此觀已復當更教繫心住意諦觀脊骨於脊骨間以定心力作一高臺想自觀己身如白玉人結加趺坐以白骨光普照一切作此觀時極使分明坐此臺已如神通人住須弥山頂觀見四方無有障閡自見故身了了分明見諸骨人白如珂雪行行相向身體完具無一缺落滿於三千大千世界此名白光想成次見縱骨亦滿三千大千世界復見橫骨亦滿三千大千世界見青色骨人行行相向滿三千大千世界復見黑色骨人行行相向滿三千大千世界復見膖脹人行行相向滿一千大千世界復見膿爛人復見膿血塗身人滿三千大千世界復見爛壞舉身重蟲人滿三千大千世界復見薄皮覆身人滿三千大千世界復見皮骨相離人滿三千大千世界復見赤如血色人滿三千大千世界復見濁水色人滿三千大千世界復見淤泥色人滿

三千大千世界復見白骨人毛髮爪齒共相連持滿三千大千世界次見三百六十三節解唯角相拄如此骨人滿三千大千世界次見節節兩向解離相去三指許間有白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次見散白骨人唯有白光共相連持滿三千大千世界如是當見衆多白骨人數不可說得此觀時當起想念我此身者從四大起枝葉種子乃至如是不淨之甚極可患猒如此境界從我心起心想則成不想不見當知此想是假觀見從虛妄見屬諸因緣我今當觀諸法因緣云何名諸法因緣諸法因緣者從四大起四大者地水火風復當觀是風大從四方起一一風大猶如大虵各有四頭二上二下衆多耳中皆出是風此觀成時風變爲火一一毒虵吐諸火山其山高峻甚可怖畏有諸夜叉往火山中動身吸火毛孔出風如是變狀遍滿一室滿一室已復滿二室滿二室已漸漸廣大滿一由旬滿一由旬已滿二由旬滿二由旬已滿三

由旬滿三由旬已轉復廣大滿閻浮提見諸夜叉在火山中吸火負山毛孔出風周慞馳走遍閻浮提復驚夜叉以適行者見此事時心大驚怖求易觀法易觀法者先觀佛像於諸火光端各作一丈六佛像想此想成時火漸漸歇變成蓮華衆多火山如真金聚內外映徹諸夜叉鬼似白玉人唯有風大迴旋宛轉吹諸蓮華無數化佛住立空中放大光明如金剛山是時諸風靜然不動時四毒蛇口中吐水其水五色遍滿一牀滿一牀已復滿二牀滿二牀已次滿三牀如是乃至遍滿一室滿一室已次滿二室滿二室已次滿三室如是乃至遍滿十室水滿十室已見五色水色色之中各有白光如頗梨幢有十四重節節皆空白水涌出停住空中此想成時行者自見身內心中有一毒龍龍有六頭繞心七匝二頭吐水二頭吐火二頭吐石耳中出風身諸毛孔各生九十九毒蛇如是諸蛇二上二下諸龍吐水從足下出流入白水如是

漸漸滿一由旬皆見是事滿一由旬已復滿二由旬滿二由旬已滿三由旬如是乃至滿閻浮提滿閻浮提已是時毒龍從髆而出漸漸上向入於眼中從眼而出住於頂上尒時諸水中有一大樹枝葉四布遍覆一切如此毒龍不離已身吐舌樹上是龍舌上有八百鬼或有鬼神頭上戴山兩手如虵兩脚似狗復有鬼神頭似龍頭舉身毛孔有百千眼眼中火出齒如刀山宛轉在地復有諸鬼一一鬼形有九十九頭各有九十九手其頭形狀極為醜惡似狗野干似狸似猫似狐似鼠是諸鬼頭各負獮猴是諸惡鬼遊戲水中或有上樹騰躍透擲有夜叉鬼頭上火起是諸獮猴以水滅火不能制止遂使增長如是猛火從其水中頗梨幢邊忽然熾盛燒頗梨幢如融真金焰焰相次繞身十匝住行者上如真金蓋有諸羅網弥覆樹上此真金蓋足滿三重尒時地下忽然復有四大惡鬼有百千耳耳出水火身毛孔中雨諸微塵口中吐風

充滿世界有八万四千諸羅刹晃雙牙上出高一由旬身毛孔中霹靂火起如是衆多走戲水中復有虎狼師子豺豹鳥獸從火山出遊戲水中見是事時一一骨人滿娑婆界各舉右手時諸羅刹手執鐵叉擎諸骨人積聚一處尒時復有九色骨人行行相次来至行者所如是衆多百千境界不可具說佛告阿難此想成時名四大觀汝好受持慎勿忘失尒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此想成時名第十二地大觀火大觀風大觀水大觀亦名九十八使境界

佛告阿難此想成已復當更教繫念住意諦觀腰中脊骨想諸脊骨白如珂雪見脊骨已見舉身骨節節相拄轉復明淨白如頗梨見一一骨支節大小一一皆明如頗梨鏡火大風水地大是諸境界皆於一節中現此想成時見下方地從於牀下漸漸就開見一牀下地已復見二牀下地見二牀下地已復見三牀下地見三牀下地已漸見一室內見一室內已次見

二室內見二室內已漸見三室內見三室內已復見一庭中地漸漸就開見此事時應當諦觀乃至下方無有障閡下方風輪中有諸風起向諸夜叉皆吸此風吸此風已身諸毛孔生鳩槃茶一一鳩槃茶吐諸山火滿大千世界是諸山閒忽然復有无量妙女鼓樂絃歌至行者前羅刹復來爭取食之行者見已極大驚怖不自勝持出定之時恒患心痛頂骨欲破攝心入定如前悉見四大境界見此境界已四大定力故自見身體白如玉人節節上火起節節下水流耳中風出眼中雨石見此事已於其前地有十毒虵其身長大五百由旬有千二百足足似毒龍身出水火宛轉於地此想成時但當至心懺悔先罪出定之時不得多語於寂靜處一心繫念唯除食時復當懺悔服諸酥藥然後方當易此觀法佛告阿難此觀名為第二四大觀汝好受持慎勿忘失尒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此想成時名第十三結使根本觀竟

佛告阿難此想成已當更易觀易觀
法者火大動時應起山想當想諸山
猶如氷霜爲火所融如是猛火極大
熾盛火熾盛時身體蒸熱復更想龍
令雨諸石以掩猛火復當想石使碎
如塵龍復吐風聚諸微塵積至成山
無量林木荆棘蘩刺皆自然生尒時
白水五色具足流諸刺間如是諸水
住山頂上猶如積氷凝然不動此想
成已名第十四易觀法
佛告阿難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優婆夷三昧正受者當教是易觀
法愼勿忘失此四大觀若有得者佛
聽服食酥肉等藥其食肉時洗令無
味當如飢世食子肉想我今此身若
不食肉發狂而死是故佛於舍衛國
勅諸比丘爲修禪故得食三種清淨
之肉尒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告阿難敎易觀已復當更敎如前
繫念住意諦觀脊骨復使白淨過前
數倍於二節間以明淨故得見一切
諸穢惡事此想成時當自觀身作一
骨人節節之中白淨明顯如頗梨鏡

閻浮提中一切骨人及四大龍所有
境界皆於一節中現見此事已見諸
骨人從東方来向於行者行相次
數如微塵如是東方滿娑婆世界諸
白骨人皆行行相次来向行者南西
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復有青色
骨人行行相次来向行者滿閻浮提
漸漸廣大乃至東方滿娑婆世界南
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復有淤
泥色骨人行行相次来向行者滿閻
浮提漸漸廣大乃至東方滿娑婆世
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復
有濁水色骨人行行相次来向行者
滿閻浮提漸漸廣大乃至東方滿娑
婆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
是復有赤色骨人行行相次来向行
者滿閻浮提漸漸廣大乃至東方滿
娑婆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
如是復有紅色骨人行行相次来向
行者滿閻浮提漸漸廣大乃至東方
滿娑婆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
復如是復有膿血塗身骨人行行相
次来向行者滿閻浮提漸漸廣大乃

至東方滿娑婆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復有黃色骨人行行相次來向行者滿閻浮提漸漸廣大乃至東方滿娑婆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復有綠色骨人行行相次來向行者滿閻浮提漸漸廣大乃至東方滿娑婆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復有紫色骨人行行相次來向行者滿閻浮提漸漸廣大乃至東方滿娑婆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復有鄒利瘡色骨人於諸節間二節流出十六色諸惡雜膿行行相次來向行者滿閻浮提漸漸廣大乃至東方滿娑婆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此想成時行者驚怖見諸夜叉欲來取已尒時復當見諸骨人節節火起焰焰相次遍滿娑婆世界復見骨人頂上涌出諸水如頗梨幢復見骨人頭上一切衆火化為石山是時諸龍耳出諸風吹火動山是時諸山旋住空中如窯家輪而無分閡見此事已極大驚怖以驚怖故有一億鬼捲山吐

火形狀各異來至其所
佛告阿難若有比丘正念安住修不
放逸見此事時當教諸法空无我觀
出定之時亦當勸進令至智者所問
甚深空義聞空義已應當自觀我身
者依因父母不淨和合筋纏血塗三
十六物汙露不淨屬諸業緣從無明
起今觀此身無一可愛如朽敗物作
是思惟時諸骨人皆來逼己當伸右
手以指彈諸骨人而作是念如此骨
人從虛妄想強分別現我身亦尒從
四大生六入村落所共居止何况諸
骨從虛妄出作是念時諸白骨人碎
散如塵積聚在地如白雪山衆多雜
色骨人有一大虵忽然吞食於白雪
山上有一白玉人身體端嚴高二十
六由旬頸赤如火眼有白光時諸白
水并頗梨幢悉皆自然入白玉人頂
龍鬼虵虺獼猴師子狸猫之屬悉皆
驚走畏大火故尋樹上下身諸毛孔
九十九虵悉在樹上尒時毒龍宛轉
繞樹復見黑象在樹下立見此事時
應當深心六時懺悔不樂多語在空

閑處思諸法空諸法空中無地无水亦無風火色是顛倒從幻法生受是因緣從諸業生想為顛倒是不住法識為不見屬諸業緣生貪愛種如是種種諦觀此身地大者從空見有空見亦空云何為堅想地如是推析何者是地作是觀已名觀外地一一諦觀地大無主作是想時見白骨山復更碎壞猶如微塵唯骨人在於微塵間有諸白光共相連持於白光間復生種種四色光明於光明間復起猛火燒諸夜叉時諸夜叉為火所逼悉走上樹未至樹上黑象蹋蹴夜叉出火燒黑象腳黑象是時作聲鳴吼如師子吼音演說苦空無常无我亦說此身是敗壞法不久當滅黑象說已與夜叉戰夜叉以大鐵叉刺黑象心黑象復吼一房地動是時大樹根莖枝葉一時動搖龍亦吐火欲燒此樹諸虵驚張各申九十九頭以救此樹是時夜叉復更驚起手執大石欲擲黑象黑象即前以鼻受石擲置樹上石至樹上狀似刀山是夜叉奮身大

踊身諸毛孔出諸毒龍龍有四頭吐
諸烟焰甚可怖畏此想成時自見已
身身內心處深如坑井井中有蚖吐
毒上下現於井上有摩尼珠以十四
絲繫懸在虛空時彼毒蚖仰口吸珠
了不能得失捨辟地迷悶無知是時
口火還入頂中行者若見此事當起
懺悔乞適意食調和四大極令安隱
當坐密屋無鳥雀聲處佛告阿難若
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得此觀
者名得地大觀當勤繫念愼莫放逸
若修不放逸行疾於流水當得頂法
雖復懶惰已捨三塗惡道之處捨身
他世生兜率天值遇彌勒爲說苦空
無常等法豁然意解成阿那含果佛
告阿難汝今諦受地大觀法愼勿忘
失爲未來世一切衆生敷演廣說佛
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得此觀
者名第十四地大觀竟亦名分別四
大相貌復名見五陰麁相有智慧者
亦能自知結使多少四念處中名身
念處唯見身外來見身內身念處境
界四分之中此是最初得此觀者身

心悅樂少於諍訟
佛告阿難此想成已次當更觀身外
火從因緣有有緣則起緣離則滅如
此衆火来無所從来去無所至恍忽
變滅終不暫停作是思惟時外火即
滅更不復現復當思惟外諸水等江
河池流皆是龍力變化所成我今云
何横見此水此諸水等来無所從来
去無所至作是思惟時外水不現復
當起念此風風者與虚空合諸龍鳴乳
假因縁有如此想者亦不在内亦不
在外不在中間顛倒心故横見此事
作是思惟時外風不起復當更繫念
思惟身内脊骨見身内骨白如珂雪
一一節間三十六物穢悪不淨皆於
中現或見身皮猶如皮嚢盛諸不淨
無量瘭疽百千癰疾悉在其中諸膿
流出滴滴不絶當在骨人頭上極可
猒患或見身内五藏悉皆走入於大
腸中大腸膖脹爛潰難堪尒時行者
以定力故出定入定見一切人及與
已身同不淨聚見諸女人身如虫豹
穢悪不淨自然當得不貪色想佛告

阿難此想成時名第十四觀外四大亦名漸解學觀空佛告阿難汝持佛語慎勿忘失尒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告阿難此想成已復當更教繫念諦觀身內地大身內地大者骨齒爪髮膓胃腹肝心肺諸堅實物悉是地大精氣所成外地無常所以知之譬如大地二日出時大地焦枯三日出時江河池沼悉皆枯竭四日出時大海三分減二五日出時大海枯盡六日出時大地焰起七日出時大地然盡外地猶尒勢不支久況身內地當復堅牢尒時行者應自思惟今我此身髮是我耶爪是我耶骨是我耶身諸五藏爲是我耶如是諦觀身諸支節都無有我自觀諸骨一一諦觀此骨者從何處生父母和合赤白精時如乳時如泡時如是歌羅邏時如安浮陁時如是諸時何處有骨當知此骨本無今有已有還无此骨者同虛空相外地无常內地亦尒作是思惟時諦觀已身一刀諸骨自然破散

猶如微塵入定觀骨但見骨處不見骨指出定見身如前無異復當更觀身內諸火從外火有外火無常无有暫停我今身火何由久熱作是觀時觀諸骨上一切火光悉滅不現復當更觀身內諸水我此諸水因外水有外水無常勢不支久內水亦爾假緣而有何處有水及不淨聚外風無常勢不支久從因緣生還從緣滅今我身內所有諸風假為合成強為機關何處有風從妄想起是顛倒見作是思惟時不見身內諸龍耳中所有諸風悉滅不現如是種種諦自思惟何處有人及地水火風觀此地是敗壞法觀此火猶如幻又觀此風從顛倒起觀此水從虛妄想現作是觀時行者見身猶如芭蕉中無堅實或自見心如水上泡聞諸外聲猶如谷聲作是觀時見諸骨上一切火光見白光不見諸龍風悉在一處觀身靜寂不識身相身心安隱恬怕悅樂如此境界名第十五四大觀竟

禪秘要法經卷上

禪秘要法經卷中

詞

後秦弘始年鳩摩羅什等於長安逍遙園譯

佛告阿難汝今至心受持此四大觀法慎勿忘失為未来世一切衆生當廣演說尒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作此觀時以學觀空故身虛心勞應服酥及諸補藥於深禪定應作補想觀補想觀者先自觀身使皮皮相裹猶如芭蕉然後安心自開頂上想復當勸進釋梵護世諸天使持金瓶盛天藥釋提桓因在左護世諸天在右持天藥灌頂舉身盈滿晝夜六時恒作此想若出定時求諸補藥食好飲食恒坐安隱使樂倍常修是補身經三月已然後更念其餘境界禪定力故諸天歡喜時釋提桓因為說甚深空無我法讚歎行者頭面敬礼以服天藥故出定之時顏色和悅身體潤澤如膏油塗見此事者名第十六四大觀竟

佛告阿難此想成已復當更繫念住意令觀外色一切色者從何處生

作此觀時見外五色如五色光圍繞已身此想現時自觀身骨骨漸漸明淨如頗梨鏡明顯可愛復見外色一一衆色明如日光得此觀時四方自然生四黑象黑象大吼蹋衆色滅如是衆色在地者滅於虛空中玄黃可愛倍復過常尒時大象以鼻繞樹四象四邊欲拔此樹不能傾動復有四象以鼻繞樹亦不能動尒時行者見此事已出定之時應於靜處若在塚間若在樹下若阿練若處覆身令煖應當靜寂更求好藥以補已身如上修習補身藥法復經三月一心精進如救頭然心不放逸於所受戒不起犯心晝夜六時懺悔諸罪復更思惟身無我空如前境界一一諦觀極令明了此想成時骨漸明猶如神珠內外映徹心內毒虵復更踊身騰住空中口中有火欲吸摩尼珠了不能得如前失𢷬自撲於地身心迷悶望見四方尒時諸象復更奔競來至樹所時諸夜叉羅剎惡獸諸龍虵等俱時吐毒與黑象戰尒時黑象以鼻

繞樹聲吼而挽象挽樹時諸龍夜叉吐毒前戰不肯休息尒時地下有一師子兩眼明顯似如金剛忽然踊出與諸龍戰尒時諸龍踊住空中象故挽樹終不休息地漸漸動是時行者地動之時當觀此地從空而有非堅實法如此地者如乾闥婆城如野馬行從虛妄出何緣而動作是思惟時自見已身骨乃至面骨漸漸明淨見諸世間一切所有皆悉明了得此觀時如執明鏡自觀面像行者尒時見諸身外一切衆色及諸不淨亦見身內一切不淨此想成時名第十七身念處觀佛告阿難汝好受持此身念處灌頂章句慎勿忘失開甘露法門為未來世一切衆生當廣演說尒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告阿難此想成已復當更教繫念思惟諦觀面骨自見面骨如白玉鏡內外俱淨淨如明鏡漸漸廣大見舉身骨白如頗梨鏡內外俱淨一切衆色皆於中現須臾見身如白玉人復見澄清如瑠璃表裏俱空一切衆色

皆於中現復見已身如白銀人唯薄皮在皮極微薄薄於天劫貝內外映徹復見已身如閻浮檀那金人內外俱空復見已身如金剛人見此地時黑象倍多以鼻繞樹盡已身力不能令動尒時衆象吼聲震烈驚動大地大地動時有金剛山從下方地出住行者前尒時行者見巳四邊有金剛山復見前地猶如金剛復見諸龍尋樹上下吐金剛珠樹遂堅固象不能動唯五色水從樹上出仰流樹枝從於樹端下流葉閒乃至樹茎亦流金剛山閒布散弥漫滿於大地金剛地下乃至金剛山此五色水放五色光或上或下遊行無常尒時黑象從金剛山出欲吸此水諸龍吐毒與大象戰尒時諸虵入龍耳中并力作勢共黑象戰尒時黑象盡力蹴蹋亦不吞何見此事時諸水光明皆作伎樂或有變化狀如天女歌詠作伎甚可愛樂此女端正天上人閒無有比類其所作樂及妙音聲忉利天上亦無此比如是化女作諸技術數億千万不

可具說見此事時慎勿隨著應當繫
心念前不淨出定之時應詣智者問
甚深空義尒時智者應為行者說无
我空尒時行者復應繫念如前自
觀身骨自見骨骨明淨可愛一切
不淨皆於中現見此事已當自思惟
如我今者髮是我耶骨是我耶尒是
我耶齒是我耶色是我耶受是我耶
想是我耶識是我耶一一諦觀無明
是我耶行是我耶識是我耶名色是
我耶六入是我耶觸是我耶受是我
耶愛是我耶取是我耶有是我耶
生是我耶老死是我耶若死是我
者諸虫噉食散滅壞時我是何處
若生是我者念念不住於此生中無
常住想當知此生亦非是我若頭是
我頭骨八段解解各異腦中生虫觀
此頭中而實無我若眼是我眼中无
實地與水合假火為　明假風動轉
散滅壞時烏鵲等鳥皆來食之齋鉏
諸虫所共噉食諦觀此眼若心是我
風力所轉無覺停時亦有六龍舉此
心中有無量毒心為根本推此諸毒
及與心性皆從空有妄想名我如是

諸法地水火風色香味觸及十二緣一一諦推何處有我觀身無我云何有我所我所者為青色是我黃色是我赤色是我白色是我黑色是我此五色者從可愛有隨縛著生欲水所深從老死河生從恩愛賊起從癡惑見如此衆色實非是我惑著衆生橫言是我虛見衆生復稱我所一切如幻何處有我於幻法中豈有我所作是思惟時自見身骨明淨可愛一切世間所希見事皆於中現復見已身如毗琉璃人內外俱空如人戴琉璃幢仰看空中一切皆見尒時行者於自身內及與身外以觀空故學無我法自見已身兩足如琉璃筒亦見下方一切世間所希見事此想成時行者前地明淨可愛如毗琉璃極為映徹持戒具者見地清淨如梵王宮威儀不具雖見淨地猶如水精此想成時有無量百千無數夜叉羅刹皆從地出手執白羊角龜田　白石打金剛山復有諸鬼手執鐵搥打金剛山是時山上有五鬼神千頭千手千足執千鉤與羅刹

戰毒虵毒龍皆悉吐毒圍繞此山復有諸女作妓歌詠作諸變動護助此山若見此事當一心觀諸女現時當觀此女猶如畫瓶中盛臭處不淨之器從虛妄出來無所因去亦無處如此相貌是我宿世惡業罪緣故見此女此女人者是我妄想無數世時貪愛因緣從虛妄見應當至心觀无我法我身無我他身亦然今此所見屬諸因緣我不顧求我觀此身无常敗壞亦無我我所何處有人及與衆生作此思惟已一心諦觀空無我法觀无我時下方琉璃地際有四大鬼神自然來至負金剛山時諸夜叉羅剎亦助此鬼破金剛山時金剛山漸漸頹毀經於多時泯然都盡唯金剛地在尒時諸象及諸惡鬼并力挽樹樹堅難動見此事已復更歡喜懺悔諸罪懺悔罪已如前繫念觀琉璃入琉璃地上於四方面生四蓮華其華金色亦有千葉金剛爲臺有一金像結加趺坐身相具足光明無缺在於東方南西北方亦復如是復自見琉璃身

益更明淨內外洞徹無諸障㝵身內身外滿中化佛是諸化佛各放光明其光微妙如億千日顯赫端嚴遍滿一切三千大千世界滿中化佛一一化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一一相好各放千光其光明威如和合百千日月一一光間有無數佛如是漸漸復更增廣數不可知一一焰間復更倍有無數化佛是諸化佛迴旋宛轉入琉璃人身中介時自見己身如七寶山高顯可觀復更嚴顯如雜寶須彌山山眹顯在金剛地上時金剛地復更明顯如焰摩天紫紺摩尼珠身轉復明淨如無數諸佛光明化成寶臺亦入琉璃人頂復見前地在鐵圍山滿中諸佛結加趺坐處蓮華臺地及虛空中間無缺一一化佛身滿世界是諸化佛不相妨㝵復見鐵圍諸山淨如琉璃無障㝵想見閻浮提山河石壁樹木荊棘一切悉是諸妙化佛心漸廣大見三千大千世界虛空及地一切悉是微妙佛像是時行者但觀無我慎勿起心隨逐佛像

復當思惟我聞佛說諸佛如來有二種身一者生身二者法身今我所見既非法身又非生身是假想見從虛妄起諸佛不來我亦不去云何此處忽生佛像說是語時但當自觀已身無我慎勿隨逐諸化佛像復當諦觀今我此身前時不淨九孔膿流筋纏血塗生藏熟藏大小便利八万戶虫一一虫復有八十億小虫以為眷屬如此之身當有何淨作是思惟時自見己身猶如皮囊出定亦見身內無骨身皮如囊亦觀他身猶如皮囊見此事時當詣智者問諸苦法聞苦法已諦觀此身屬諸因緣當有生苦既受生已憂悲苦惱恩愛別離與怨憎會如是種種是世間苦法今我此身不久敗壞在苦網中屬生死種風刀諸賊隨從我身阿鼻地獄猛火熾然當焚燒我軀驢猪狗一切畜生及諸禽獸我悉當經受諸惡形如此諸苦名為外苦今我身內自有四大毒龍无數毒虵一一虵有九十九頭羅剎惡鬼及鳩槃荼諸惡鬼等集在我心如

此身心極為不淨是弊惡聚三界種子萌芽不斷云何我今於不淨中而生淨想於虛妄物作金剛想於無佛處作佛像想一切世間諸行性相悉皆無常不久磨滅如我此身如彈指頃亦當敗壞用此虛想於不淨中假偽見淨作是思惟時自見已身淨如琉璃皮囊諸相自然變滅觀身及我了不能得但見四方有諸黑象蹴蹹前地前地金剛一切摧碎見地樹莖乃至下方眾莖甚多不可稱數爾時黑象如前以鼻繞樹無量諸龍及諸夜叉與黑象共戰狂象蹴蹹是諸鬼神悶絕躃地於虛空中有諸鬼神其數眾多手捉刀輪佐助黑象欲拔此樹如是多時樹一根動此樹動時行者自見繩床下地自然震動日日如是滿九十日如是應當乞好美食及諸補藥以補身體安隱端坐復如前法如前所見從初境界一一諦觀往復反覆經十六反極令明淨既明淨已復還繫念觀身苦空无常無我悉亦皆空作是思惟時觀身不

見身觀我不見我觀心不見心尒時忽然見此大地山河石壁一切悉無出定之時如癡醉人應當至心懺悔法礼拜塗地放捨此觀礼拜之時未舉頭頃自然得見如來真影以手摩頭讚言法子善哉善哉汝今善觀諸佛空法以見佛影故心大歡喜還得醒悟尒時尊者摩訶賓頭盧與五百阿羅漢飛至其前廣為宣說甚深空法以見五百聲聞比丘故心大歡喜頭頂懺悔復見尊者舍利弗摩訶目揵羅夜鄰及千二百五十聲聞影尒時復見釋迦牟尼佛影見釋迦牟尼佛影已復得見過去六佛影是時諸佛影如頗梨鏡明顯可觀各伸右手摩行者頂諸佛如來自說名字第一佛言我是毗婆尸第二佛言我是尸棄第三佛言我是毗舍第四佛言我是拘樓孫第五佛言我是迦那含牟尼第六佛言我是迦葉毗第七佛言我是釋迦牟尼佛是汝和上汝觀空法我來為汝作證六佛世尊現前證知見佛說是語時見佛色身了了

分明亦見六佛了了分明尒時七佛

禪秘要法經巻中　第十六衆詞、

各放眉間白毫大人相光光明大感
照娑婆世界及琉璃身皆令明顯尒
時諸佛現此相時身諸毛孔放大光明
化佛無數遍滿三千大千世界地及
虛空純黄金色是諸世尊中有飛行
者中有作十八變者中有經行者中
有入深禪定者中有默然安住者中
有放大光明者唯大和上釋迦牟尼
佛為於行者説四真諦分别苦空無
常无我諸法空義過去六佛亦復分
別十二因緣亦復演説三十七道品
讃歎聖行尒時行者見佛聞法心生
歡喜應時自思惟諸佛世尊有二種
身今我所見見佛色身不見如來解
脫知見五分法身作是思惟時復更
懺悔懃懃不懈晝夜六時恒修三昧
應作是念此色身如幻如夢如焰如
旋火輪如乾闥婆城如呼聲響是故
佛説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
如電如是諸法等我今一一應當諦觀
極令了了作是觀時化佛不現若有
少在復更觀空以觀空故化佛即滅

唯七佛在爾時十佛與諸聲聞眷屬大衆廣爲行者說三十七助聖道法聞此法已身心歡喜復更諦觀苦空無常無我等法作是觀時狂象大吼撓樹令動樹初動時見一房地六變震動復有夜叉剌黑象煞衆多黑象死臥在地不久爛潰白膿黑膿青膿黃膿綠膿紫膿赤膿赤血流汙在地復有蟯蜋諸蟲遊集其上復有諸蟲眼中出火燒蟯蜋煞爾時下方金剛地際有五金剛輪有五金剛人在其輪間右手執金剛劒左手執金剛杵以杵擣地以劒斫樹見此事時大地漸動見城内地六種震動見一城已復見二城漸漸廣大見一踰闍那見一踰闍那已復更廣大普見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地動動時東踊西沒西踊東沒南踊北沒北踊南沒中踊邊沒邊踊中沒此地動時見大樹萎乃至金剛際時金剛人以刀斫之令樹萎絶樹萎絶時諸龍諸虵皆悉吐焰尋樹而上爾時復有衆多羅剎積薪樹上時金剛人以金剛杵擣樹枝折擣此樹時一杵

乃至八万四千枝樹枝方折尒時枝
端自然出火燒此樹盡唯有樹心如
金剛錐從三界頂下至金剛際不可
傾動是時行者得此觀時出定安樂
出定入定心恒静寂無憂喜想復懃
精進晝夜不息以精進故世尊釋迦
牟尼與過去六佛當現其前為說甚
深空三昧無願三昧無作三昧聞已
歡喜隨順佛教諦觀空法如大水流
不久當得阿羅漢道佛告阿難此不
淨想觀是大甘露滅貪婬欲能除衆
生結使心病汝好受持慎勿忘失若
佛滅度後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
夷聞此甘露灌頂聖法能攝諸根至
心繫念諦觀身分心不分散没心使
住經須臾間此人命終得生天上若
復有人隨順佛教繫念諦觀一爪一
指令心安住當知此人終不墮落三
悪道中若復有人繫念諦觀見擧身
白骨此人命終生兜率陁天值遇一
生補處菩薩号曰弥勒見彼天已隨
從受樂弥勒成佛冣初聞法得阿羅
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若復有人

觀此不淨得具足者於此身上見佛真影聞佛說法得盡諸苦尒時阿難即從坐起整衣服為佛作礼又手長跪白佛言世尊此法之要云何受持當何名此法佛告阿難此名觀身不淨雜穢想亦名破我法觀无我空汝好受持為未來世濁苦衆生貪婬多者當廣分別佛說是語時釋梵護世無數天子持天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而散佛上及諸大衆頂礼佛足讚歎佛言如来出世甚為希有乃能降伏驕慢邪見迦絺羅難陁亦為未来貪婬衆生說甘露藥增長天種不斷三寶善哉世尊快說是法龍神夜叉乾闥婆等亦同諸天讚歎於佛尊者阿難迦絺羅難陁及千比丘無量諸天八部之衆聞佛所說歡喜奉行礼佛而退得此觀者名十色不淨亦名分別諸虫境界是最初不淨門有十八方便諸境界性不可具說入三昧時當自然得此第十八一門觀竟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世尊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是時會中有一比丘名禪難提於深禪定久已通達成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即從坐起正衣服叉手長跪而白佛言如來今者現在世間利安一切佛滅度後佛不現在諸四部衆有業障者若繫念時境界不現在前如是煩惱及一切罪犯突吉羅乃至重罪欲懺悔者當云何滅是諸罪相若復有人煞生邪見欲修正念當云何滅邪見煞生惡煩惱障作是語已如大山崩五體投地頂礼佛足復白佛言唯願世尊為我解說令未来世一切衆生恒得正念不離賢聖尒時世尊猶如慈父安慰其子告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行慈心與慈俱生今具大悲無漏根力覺道成就汝於今日為未来世一切衆生問除罪法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尒時世尊即放頂光此光金色有五百化佛繞佛七匝照祇陁林亦作金色現此相已還從佛枕骨入尒時世尊告禪難提及勑阿難汝等當教未来衆生罪

業多者為除罪故教使念佛以念佛
故除諸業障報障煩惱障念佛者當

先端坐叉手閉眼舉舌向齶一心繫
念心心相注使不分散心既定已先
當觀像觀像者當起想念觀於前地極
使白淨取相長短竪方二丈益使明
淨猶如明鏡見前地已見左邊地亦
使明淨見右邊地亦使明淨及見後
地亦使明淨使四方地悉平如掌其
一一方各作二丈地想極使明淨地
既明已還當攝心觀於前地作蓮華
想其華千葉七寶莊嚴復當作一丈
六金像想令此金像結加趺坐坐蓮華
上見此像已應當諦觀頂上肉髻見
頂上肉髻髮紺青色一一髮舒長丈
三還放之時右旋宛轉有琉璃光住
佛頂上如是一一孔一一毛旋生觀八万
四千毛皆使了了見此事已次觀像
面像面圓滿如十五日月威光益顯
分齊分明復觀額廣平正眉間毫相
白如珂雪如頗梨珠右旋宛轉復觀
像鼻如鑄金鋌似鷹王嘴當于面門
復觀像口脣色赤好如頻婆羅菓次

觀像齒口四十齒方白齊平齒上有印印中出光如白真珠齒間紅色流出紅光次觀像頭如琉璃筒顯發金顏次觀像胷德字万字衆相印中極令分明印印出光五色具足次觀佛像臂如象王鼻柔軟可愛次觀像手十指參差不失其所手內外握手上生毛如琉璃光毛端上靡如赤銅爪爪上金色爪內紅色如赤銅山與紫金合次觀合曼掌猶如鵝王舒時則現似真珠網攝手不見觀像手已次觀像身方坐安隱如真金山不前不却中坐得所復觀像膛如鹿王膞膓直圓滿次觀足趺平滿安庠足下達華千輻具足足上生毛如紺琉璃毛皆上靡脚指齊整參差得中爪色赤銅於脚指端亦有千輻相輪脚指網間猶如羅文似鴈王脚如是諸事及與身光圓光項光光有化佛諸大比丘衆化菩薩如是化人如旋火輪旋遶光走如是逆觀者從足逆觀乃至頂髻順觀者從頂至足如是觀像使心分明專見一佛像見一像已復當更觀

行具二像見二佛像時使佛像身成定琉璃卅眾色光焰焰相次如燒金山化像無數見二像已復見三像見三像已復見四像見四像已復見五像見五像已乃至見十像見十像已心轉明利見閻浮提齊四海內凡夫心狹不得令廣若廣大者攝心令還齊四海內以鐵圍山為界見此海內滿中佛像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皆使分明一一相好有無數光若於眾光見二境界雜穢不淨從罪報得復應更起掃兜婆塗地造作淨籌謙卑下下修諸懺悔復當安心正念一處如前觀像不緣餘事諦觀像眉間觀像眉間已次第觀其餘諸相一一相好皆使分明若不分明更復懺悔作諸苦役然後攝心如前觀像見諸佛像身色端嚴三十二相皆悉具足滿四海內皆坐華上見坐像已復更作念世尊在世執鉢持錫入里乞食處處遊化以福度眾生我於今日但見坐像不見行像宿有何罪作是念已復更懺悔既懺悔已如前攝心繫念觀像觀像

時見諸坐像一切皆起巨身丈六方正不傾身相光明皆悉具足見像立已復見像行執鉢持錫威儀庠序諸天人衆皆亦圍繞復有衆像飛騰虛空放金色光滿虛空中猶如金雲復似金山相好無比復見衆像於虛空中作十八變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或現大身滿虛空中大復現小如芥子許履地如水履水如地於虛空中東踊西没西踊東没南踊北没北踊南没中踊邊没邊踊中没上踊下没下踊上没行住坐卧隨意自在見此事已復當作念世尊在世教諸比丘右脇而卧我今亦當觀諸像卧尋見諸像襞僧伽梨枕右肘右脇而卧脇下自然生金色牀金光栴檀種種雜色衆妙蓮華以爲敷具上有寶帳垂諸瓔珞佛放大光滿寶帳内猶如金華復似星月無量寶光猶如圓雲處空明顯中有化佛弥滿虛空見卧像已復當作念過去有佛名釋迦牟尼唯獨一身教化衆生住在此世四十九年入大涅槃而般涅槃猶如薪盡火滅

永滅無餘我今心想以想心故見是多像此多像者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從我心想妄見此耳作是念時漸漸消滅衆像皆盡唯見一像獨坐華臺結加趺坐諦觀此像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使明了見此像已名觀像法佛告禪難提及勅阿難佛滅度後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欲懺悔者欲滅罪者佛雖不在繫念諦觀形像者諸惡罪業速得清淨觀此像已復當更觀從像臍中便放一光其光金色分為五支一光照左一光照右一光照前一光照後一光照上如是五光光光之上皆有化佛佛相次第滿虛空中見此相時極使明了復見化佛上至梵世遍滿三千大千世界於三千大千世界中見金色光如紫金山內外無礙見此事時心意快然見前坐像如佛真影見佛影已復當作念此是影耳世尊威力智慧自在現作此事我今應當諦觀真佛命時尋見佛身微妙如淨琉璃內有金剛於金剛內有紫金光共相映發成聚

相好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猶如印文
炳然明顯微妙清淨不可具說手執
澡瓶住立空中瓶內盛水狀如甘露
其水五色五光清淨如琉璃珠柔軟
細滑灌行者頂滿於身中自見身內
水所觸處八十戶蟲漸漸萎落蟲既
萎已身體柔軟心意悅樂當自念言
如來慈父以此法水上味甘露而灌
我頂此灌頂法必定不虛尒時復當
更起想念唯願世尊為我說法罪
業除者聞佛說法佛說法者說四念
處說四正勤說四如意足五根五力說
七覺說八聖道此三十七法一一分
別為行者說說此法已復教觀苦空
無常無我教此法已以見佛故得聞
妙法心意開解如水順流不久亦成
阿羅漢道業障重者見佛動口不聞
說法猶如聾人無所聞知尒時復當
更行懺悔既懺悔已五體投地對佛
啼泣經歷多時修諸功德然後方聞
佛所說說法雖聞說法於義不了復見
世尊以澡瓶水灌行者頂水色變異
紺金剛色從頂上入其色各異青黃

赤白衆㡧雜相亦於中現水從頂上入直下身中從足跟出流入地中其地即時變為光明大如丈許下入地中如是漸深直到水際到水際已復當作意隨此光去復觀此水水下淳空復更當觀空下有紺琉璃地琉璃地下有金色地金色地下有金剛地金剛地下復見虛空見此虛空豁然大空都無所有見此事已復還攝心如前觀一佛像尒時彼佛光明益顯不可具說復持澡瓶水灌行者頂水相光明亦如上說如是七遍佛告禪難提此名觀像三昧亦名念佛定復名除罪業次名救破戒令毀禁戒者不失禪定佛告阿難汝好受持此觀佛三昧灌頂之法為未來世一切衆生當廣分別佛說是語時尊者禪難提及諸天衆千二百五十比丘皆作是言如來世尊於今日為諸衆生亂心多者說除罪法唯願世尊更開甘露令諸衆生於佛滅後得涅槃道禪難提比丘聞佛說此觀佛三昧身心歡喜應時即得無量三昧門豁然意

解成阿羅漢三明六通皆悉具足佛告阿難此想成者名第十九觀佛三昧亦名灌頂法汝好受持慎勿忘失為未來世一切衆生分別廣說佛說此語時諸比丘衆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告阿難貪婬多者雖得如此觀佛三昧於事無益不能獲得賢聖道果次當更教自觀己身令如前法還作骨人使皎然大白猶如雪山復當繫念住意在臍中或在腰中隨息出入一數二隨或二數三隨或三數四隨或四數五隨或五數六隨或六數七隨或七數八隨或八數九隨或九數十隨終而復始隨息往反至十復捨數而止尒時心意恬靜無為自見身皮猶如練囊見此事已不見身骨不知心處尒時復當更教起想還使身內心意身體支節如白玉人既見此已復當繫念在腰中脊骨大節上令心不散尒時復當自然見身上有一明相大如錢許漸漸廣大如摩伽大魚耳周遍雲集復似白雲於白雲內

有白光明如頗梨鏡光明澈威舉體明顯復有白光圓圓正等猶如車輪內外俱明明過於日見此事時復更如前一數二隨或二數三隨或三數四隨或四數五隨或五數六隨或六數七隨或七數八隨或八數九隨或九數十隨或單或複脩短隨意如是繫念在於齊處使心不散復當繫念如前更觀腰中大節觀大節時定心不動復自見身更益明盛勝前數倍如大錢許倍復精進遂更見身明倍增長如澡罐口世間明物無以為辟見此明已倍懃精進心不懈退復見此明當於胃前如明鏡許見此明時當懃精進如救頭然懃懃不止遂見此明益更增盛諸天寶珠無以為辟其明清淨無諸瑕穢有七種色光光七寶色從胃而出入於明中此相現時遂大歡喜自然悅樂心極安隱无物可辟復更精進心不懈息見光如雲繞身七匝其一一光化成光輪於光輪中自然當見十二因緣根本相貌若不精進懈怠懶惰犯於輕戒乃

至突吉羅罪見光即黑猶如墻壁或見此光猶如灰炭復見此光似敗故衲由意縱逸輕小罪故障蔽賢聖無漏光明佛告阿難此不淨觀灌頂法門諸賢聖種勑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若有欲修諸賢聖法諦觀諸法苦空無常无我因緣如學數息使心不亂當勤持戒一心攝持於小罪中應生慇重慚愧懺悔乃至小罪慎勿覆藏若覆藏罪見諸光明如朽敗木見此事時卽知犯戒者更慚愧懺悔自責掃兜婆塗地作諸苦役復當供養恭敬師長父母於師父母覶如佛想極生恭敬復從師父母求弘誓願而作是言我今供養師長父母以此功德願我世世恒得解脫如是慚愧修功德已如前數息還見此光明顯可愛如前无異復當更繫念諦觀腰中大節念心安定无分散意設有乱心復當自責慚愧懺悔既懺悔已復見臍光七色具足猶如七寶當令此光合為一光鮮白可愛見此事已如前還教繫念思惟觀白骨人白如

珂雪既見白骨人已復當更教繫念住意在骨人頂見骨人頂自然放光其光大盛似如火色長短麤細正共稍等從其頂上顛倒下垂入頂骨中從頂骨出入頸骨中從頸骨出入胷骨中從胷骨出還入臍中從臍中出即入脊骨大節中入大節中已光明即滅光明滅已應時即有一自然大光明雲衆寶莊嚴寶華清淨色中上者中有一佛名釋迦牟尼光相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一一相好放千光明此光大盛如億千万日明赫炎炎彼佛亦説四眞諦法光相炳然住行者前以手摩頭化佛復教言汝前身時貪欲瞋恚愚癡因縁隨逐諸惡無明覆故令汝世世受生死身汝今應當觀汝身内諸萎悴事身外諸火一切變滅作是語已如前還教不淨觀法觀身諸虫一切萎落見此事已復當起火燒諸虫熱虫既不死復自見身如白頗梨自然鮮白見白骨已從頭出光其光大小麁細如稍令長丈五復當作念使頭却

向復當作意使頭却向令身皆倒以頭拄脊骨對髖大節見此事已復當諦觀使白骨人與光同色既同色已見其光端有種種色葉見是葉已復見衆光從葉頭出有白色光其光大盛如白寶雲是諸骨人其色鮮白與光無異復見諸骨摧折墮落或有頭落地者或有骨節各各分散或有全身白骨猶如猛風吹於雨雪聚散不定辟如掣電隨現隨滅此諸骨人墮地成聚猶如推阜似腐木骨集聚一處行者自觀見於阜上有自然氣出至於虛空猶如烟雲其色鮮白彌滿虛空右旋宛轉復還雲集併在一處見此事時復當教作一骨人想見此骨人身有九色九畫分明一一畫中有九色骨人其色鮮明不可具說一一骨人復當皆使身體具足映顯前骨人中使不妨尋作是觀已復當自觀一一色中猶如琉璃無諸障蔽於其色中九十九色一一色復有九色衆多骨人是諸骨人有種種相其性不同不相妨尋見此事已應勤精

進滅一切惡見此事已前聚光明雲
猶如坏器來入其身從臍中入既入
臍已入脊骨中入脊骨已自見已身
與本無異平復如故出定入定以數
息故恒見上事見此事時復當還教
繫心住意在本膝光中不令心散尒
時心意極大安隱既安隱已復當自
學審諦分別諸聖解脫尒時復當見
過去七佛為其說法說法者說四真
諦說五受陰空無我所是時諸佛與
諸賢聖恒至行者前教種種法亦教
觀空無我無作無願三昧告言法子
汝今應當諦觀色聲香味觸皆悉無
常不得久立怳忽如電即時變滅亦
復如幻猶如野馬如熱時焰如乾闥
婆城如夢所見覺不知處如鑿石見
光須臾變滅如鳥飛空迹不可尋如
呼聲響無有應者汝今亦當作如是
觀三界如幻亦如變化於此即見一
切身內及與身外空無所有如鳥飛
空無所依止心超三界觀諸世間須
弥巨海皆不久停亦如幻化自觀已
身不見身相便作是念世界無常三

界不安一切都空何處有身及眼所對此諸色欲及諸女人從顛倒起橫見可愛實是速朽敗壞之法夫女色者猶如枷鎖勞人識神愚夫戀著不知厭足不能自拔不免杻械不絕枷鎖行者既識法相知法空寂此諸色欲猶如怨賊何可戀惜復似牢獄堅牢難捨我今觀空厭離三界觀見世間如水上泡斯須磨滅心無衆想復知世法是重患累凡夫迷惑至死不覺不知衆苦戀著難免縱情狂惑無所不至我今觀此狂惑女色如呼聲響亦似鏡像求覓叵得觀此女色為在何處妄見衰害欺諸凡夫為害滋多今觀此色猶如狂華隨風零落出无所從去亦無所至幻惑无實愚夫樂著今觀此色一切無常如癩病人良醫治差我今觀苦空無常見此色相皆無堅實念諸凡夫甚可愍傷愛著此色敬重無厭躭愚惑著甘樂無窮為諸恩愛而作奴僕欲猶刺已痛徹心髓恩愛枷鎖撿繫其身如是念已復觀一切都皆空寂此諸婬欲諸

色情欲皆從五陰四大而生五陰无主四大無我性相俱空何由而有作是觀時智慧明顯見身大明如摩尼珠无有好醜似金剛精青白明顯如虛空團圓得免獵師危害之苦觀於五陰性相皆淨觀六大如鳥高翔身無所寄以吞色鉤俛仰得度離諸女色更不起情自然超出諸婬欲海一切結使猶如衆魚覺走隨逐墮黑闇坑無明老死爲智慧火之所焚燒觀色雜穢陋惡不淨猶如幻戲無有斷停永離色染不爲色縛

佛告阿難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貪婬多者先教觀佛令離諸罪然後方當更教繫念令心不散心不散者所謂數息此數息法是貪婬藥無上法王之所行處汝好受持愼勿忘失此想成者名第二十數息觀竟

尒時尊者阿難及禪難提并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遊行教化至多羅聚落至聚落已與千二百

五人比丘入村乞食乞食還已止於樹下洗足訖收衣鉢敷尼師壇結加趺坐尒時衆中有一比丘名迦栴延有一弟子名睒直迦出家多時經八百日讀誦一偈不能通利晝夜六時恒誦此言止惡行善修不放逸但誦此語終不能得尒時尊者迦栴延盡其道力教授弟子不能令得即至佛所爲佛作礼繞佛三帀而白佛言如来出世多所利益利安天人普度一切唯我弟子獨未蒙潤唯願天尊爲我開悟令得解脫佛告迦栴延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如来今者當爲汝說往昔因緣迦栴延白言世尊願樂欲聞佛告迦栴延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世尊名毗婆尸如来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彼佛出世教化衆生度人周訖然般涅槃而取滅度佛滅度後有一比丘聡明多智讀誦三藏自恃憍慢散乱放逸有從學者不肯教授専愚貢高不修正念命終之後隨墮黑闇地獄經九十劫恒在闇

處愚蒙無智由前出家功德力故從地獄出得生天上雖生天上天宮光明及諸供具一切黑闇畢於諸天誦三藏故天上命終生閻浮提得值佛世因前貢高雖遇於佛不解法相我今當為說諸方便教繫念法尒時迦栴延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為此愚癡槃直迦比丘及未來世一切愚癡亂想衆生說正觀法佛告槃直迦汝從今日常止靜處一心端坐叉手閉目攝身口意慎勿放逸汝因放逸多劫之中久受勤苦汝隨我語諦觀諸法時槃直迦隨順佛語端坐繫心佛告槃直迦汝今應當諦觀脚大指節令心不移使指節上漸漸疱起復令膖脹復當以意令此膖脹漸大如豆復當以意使膖脹爛壞皮肉兩披黃膿流出於黃膿間血流滂滂一節之上肌膚爛盡唯見右脚指節白如珂雪見一節已從右脚漸漸廣大乃至半身膖脹爛壞黃膿流血令半身肌皮皆兩向披唯半身骨皎然大白見半身已復見全身一切膖脹都已爛

壞膿血可惡見諸雜虫遊戲其中如是種種亦如上者觀見一已復見二見二已復見三見三已復見四見四已復見五見五已乃至見十見十已心漸廣大見一房中見一房中已乃至見一天下見一天下已若廣者復攝令還如前觀一觀已復當移想繫念諦觀鼻頭觀鼻頭已心不分散若不分散如前觀骨復當自想身肉肌皮皆父母和合不淨精氣所共合成如此身者種子不淨復當次教繫念觀齒人身中唯此齒白我此身骨白如此齒心想利故見齒長大猶如身體尒時復當移想更觀額上使額上白骨白如珂雪若不白者復當易觀教作九想廣說如九想觀法作此觀時若鈍根者過一月已至九十日諦觀此事然後方見若利根者一念即見見此事已復更教觀腰中大節白骨見已即如前應觀種種色骨人此法不成復當教慈心觀慈心觀者廣說如慈三昧教慈心已復教更觀白骨若見餘事慎勿隨逐但令此心了了分

明見白骨人如白雪山若見餘物起心滅除當作是念如來世尊教我觀骨云何乃有餘想境界我今應當一心觀骨見白骨已令心澄靜無諸外想普見三千大千世界滿中骨人見此骨人已一一皆滅如前觀若尒時槃直迦比丘聞佛說此語一一諦觀心不分散了了分明應時即得阿羅漢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自念宿命所習三藏了了分明亦無錯謬尒時世尊因此愚癡賁高槃直迦比丘制此清淨觀白骨法佛告迦絺延此槃直迦愚癡比丘尚以繫念成阿羅漢何況智者而不修禪尒時世尊見此事已為說偈言

禪為甘露法　定心滅諸惡　慧熱諸愚癡
永不受後有　愚癡槃直迦　尚以定心得
何況諸智者　不勤修繫念

尒時世尊告迦絺延及勑阿難汝今應當受持佛語以此妙法普濟羣生若有後世愚癡衆生憍慢貢高邪惡衆生欲坐禪者從初迦絺羅難陁觀法及禪難提觀像之法復當學此槃

直迦比丘所觀之法然後自觀已身見諸白骨白如珂雪時諸骨人還来入身悉見白骨流光散滅見此事已行者自然心意和悅恬靜無為出定之時頂上温暖身毛孔中恒出諸香出定入定恒聞妙法續復自見身體温暖悅豫快樂顔貌熈怡恒少睡眠身無苦患得此暖法恒自覺知心下温暖心常安樂若後世人欲學禪者從初不淨乃至此法得此觀者名和暖法佛告阿難佛滅度後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於濁世中欲學正受思惟者從初繫念觀於不淨乃至此法是名暖法若得此法名第二十一暖法觀竟佛告阿難汝今持此迦絺延子所問暖法慎勿忘失尒時阿難白佛言世尊後世衆生若有能受持是三昧者一心安隱得於暖法此人云何當自覺知佛告阿難若有諦觀諸結使相從初不淨乃至此法自覺身心皆悉温暖心心相續無諸惱恚顔色和悅此名暖法復次阿難若有行者得暖法已次當更教繫

念在諸白骨間皆有白光見白光時
白骨散滅若餘境界現在前者復當
攝心還觀白光見諸白光炎炎相次
遍滿世界自觀己身復更明淨頗梨
雪山不得為比自見骨人各各離散
作此觀時定心令久心既久已當自
見頂上有大光明猶如火光從腦處
出佛告阿難若見此事便當更教從
頭至足反覆往復凡十四遍作此觀
已出定入定恒見頂上火出如真金
光身毛孔中亦出金光如散粟金身
心安樂如紫金光明還從頂入此名
頂法若有行者得此觀時能得頂觀
佛告阿難汝好受持是頂觀法廣為
未來一切衆生說尒時阿難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得此觀者名第二十二
觀頂法竟

佛告阿難此想成已復當更教繫念觀
諸白骨令諸散骨如風吹雪聚在一
處自然成積白如雪山若見此事得
道不難若有先身犯戒者今身犯戒者
見散骨積猶如灰土或於其上見諸
黑物復當懺悔向於智者自說已過

既懺悔已見骨積上有大白光乃至無色界出定入定恒得安樂本所愛樂漸漸微薄復當更觀如前覆尋九孔膿流不淨之物皆令了了心無疑悔復當如上骨間生火燒諸不淨不淨已盡金光流出還入於頂此光入頂時身體快樂無以為譬得此觀者名第二十三觀助頂法方便竟復當更教繫念住意自觀己身猶如草束出定之時亦見己身猶如芭蕉皮皮相裹復當自觀衆芭蕉葉猶如皮囊身內如氣亦不見骨出定入定恒見此事身體羸劣復當更教令自觀身還聚成一如乾草束見身堅強既見堅強復當服酥飲食調適然後觀身還似空囊有火從內燒此身盡燒身盡已入定之時恒見火光觀見火已見於四方一切火起出定入定身熱如火見此火大從支節起一切毛孔火從中出出定之時亦自見身如大火聚身體烝熱不能自持尒時四方有大火山皆來合集在行者前自見已身與衆火合此名火想復當令火燒

身都盡火既燒已入定之時觀身無身見身悉為火所燒盡火燒盡已自然得知身中無我一切結使皆悉同然不可具說此名火想真實火大第二十四火大觀竟

佛告阿難汝好受持是火大無我觀此火大觀名智慧火燒諸煩惱汝好受持為未來世一切衆生當廣敷演尒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佛告阿難若有行者得火大觀已復當更教繫念思惟令繫念自鼻端更觀此火從何處起觀此火時自觀己身悉無有我既無有我火自然滅復當作念我身無我四大無主此諸結使及使根本從顛倒起顛倒亦空云何於此空法之中横見身火作是觀時火及與我求竟無所此名火大無我觀佛告阿難汝好受持此火大觀為未來世一切衆生當廣分別敷演解說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是名第二十五觀竟

佛告阿難我見火滅時先從鼻滅然後身體一時俱滅身內心火八十八

結亦復得滅身中清涼調和得所深
自覺悟了了分明定定無我出定入
定恒知身中無有吾我此名滅無我
觀竟

佛告阿難復當更教觀灌頂法觀灌
頂者自見已身如琉璃光超出三界
見有真佛以澡瓶水從頂而灌弥滿
身中身弥滿已支節亦滿從臍中流
出在於前地佛常灌水尒時世尊灌
頂已即滅不現臍中水出猶如琉璃
其色如紺琉璃光光氣遍滿三千大
千世界水出盡已復當更教繫念額
佛世尊更為我灌頂尒時自然見身
如氣益大甚廣超出三界見水從頂
入見身麁大與水正等滿於水中復
自見臍猶如蓮華涌泉流出弥滿其
身繞身如池有諸蓮華一一蓮華七
色光明其光演說苦空無常无我等
法聲如梵音悅可耳根與相現時復
當更教叉手閉目一心端坐從於頂
上自觀身內不見骨想出定入定自
見已身如琉璃覺復當起念使自已
心四大毒龍想見已心內如毛孔開

有六種龍一一龍有六頭其頭吐毒猶如風火弥滿池中在蓮華上一一華光流入龍頂光入頂時龍毒自歇唯有大水滿其身内此想成時名觀七覺華雖見此想於深禪定猶未通達復當更教如上數息使心安隱恬然無念此想成時名四大相應觀佛告阿難汝好受持是七覺意四大相應觀慎莫忘失普為未來一切衆生當廣分別為諸四衆敷演解說尒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復當更教繫念住意諦觀水大從毛孔出弥滿其身出定入定見身如池其水緑色如此緑水似山頂泉從頂而出從頂而入見有七華純金剛色放金色光其金色光中有金剛人手執利劔斬前六龍復見衆火從龍口出遍身火然衆水枯竭火即滅盡水火滅盡已自見已身漸漸大白猶如金剛出定入定心意快樂猶如酥灌如服醍醐身心安樂復當更教繫念觀他觀外境界以外想故自然見有一樹生奇甘菓其菓四色四光具足如此菓樹如

琉璃樹弥漫一切見此樹已普見一切四生衆生飢火所逼一切來乞見已歡喜生憐愍心即起慈心見此乞者如已父母受大苦惱我今云何當救拔之作是念已即自觀身如前還為膿血復為肉叚持施飢者是諸餓鬼爭取食之食之既飽四散馳走

禪秘要法經卷中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禪秘要法經卷下

後秦弘始年鳩摩羅什等於長安逍遙園譯

爾時復當自觀已身及以他身我身他身從顛倒起實無我所若有我者云何忽然見此餓鬼來在我邊爾時復見無量餓鬼其身長大無量無邊頭如太山咽如絲髮飢火所逼叫喚求食見此事已當起慈心以身施鬼餓鬼得已噉食其體即便飽滿見是事已復當更教觀衆多餓鬼見諸餓鬼繞身四匝如前以身食諸餓鬼見此事已復教攝身使心不散自觀已身是不淨聚作是觀時尋自見身膿血諸肉皆段毀壞聚在前地見諸衆生爭取食之既見此事復當自觀其身從諸苦生從諸苦有是敗壞法不久磨滅餓鬼所食作是想時忽見身內心處有猛火燒前池上一切蓮華及諸餓鬼衆惡醜形及與池水泯然都盡見此事已復當更教諦觀已身如前完具身體平復復當更觀已身一切毛孔以慈心故血變成乳從毛

孔出在地如池泉乳盈滿復見衆多餓鬼至此池上以宿罪故不得乳飲尒時慈心視鬼如子欲令飲乳以鬼罪故乳變成膿斯須之間復更慈心以慈心故身毛孔中一切乳出勝前數倍念諸餓鬼飢苦所逼何不來飲尒時餓鬼其形長大數十由旬擧足下足如五百乘車聲來至行者前唱言飢飢尒時行者即以慈心施乳令飲餓鬼飲時至口變化為膿雖復為膿以行者慈心故即得飽滿見鬼飽已復自觀身即自見身足下火出燒前衆生及以諸樹泖然都盡尒時若見衆多異類復還繫念諦觀二身使心不動寂寞無念既無念想意發擅願願後世生不受後有不樂世間作此擅已尋見前地猶如琉璃見琉璃下有金色水自見已身與地正等與水色同其水溫暖水中生樹如七寶樹枝葉翁鬱上有四葉葉聲如鈴演說苦空無常無我聞此聲已見已身沒於水中往趣樹所諦自觀身頂上水出弥漫琉璃池中忽然之頃復

有火起火中生風猶如琉璃復見頂
上從頂堅強至乎腳足猶如金剛復
有火起燒金剛盡温水枯涸尋更觀
身我前見身内池中忽然有樹枝葉
具足樹端有葉其聲如鈴演說苦空
無常無我清淨之法如此妙葉有好
音聲香味具足我今宜食作此想已
即仰攀樹取葉食之纔得一葉甚味
甘美無物可譬既食葉已見樹乾枯
其餘三葉尚有光明食葉之後身心
恬澹無憂喜想自觀心識是敗壞法
從諸苦有諸苦根本識為因緣今觀
此識如水上泡無有暫停四大無主
身無有我識無依止如是諸法復七
七四十九遍諦觀心識是敗壞法尒
時自見已身白如珂雪節節相拄復
當更教自以右手摩觸此身見身如
塵骨奉如粉如粉塵地尋復更教觀
身如氣從數息有身如氣囊無有暫
停復當更教尋自觀身如前還為一
白骨人見骨人已自觀已身如前還
散猶如微塵如人以粉用塗於地尋
見地上有青色骨人復如前觀未此

青色骨人以用塗地復更觀身如青微塵塵變成骨人其骨盡黑復當如前以末塗地復自觀身猶如黑地見黑地中有四黑虵眼赤如火虵來逼身吐毒欲害不能為害即變為火自燒已身尒時空中有自然聲恒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見此事時一一毒虵八十八頭為火所焚見此事時空中自然有水灑毒虵身衆火盡滅八十八頭一切都消出定之時覺身安樂恬怕無為復當更教自觀已身無高大想尋復見身自然高大明顯可觀如七寶山自見已心如摩尼珠尒時復當如上觀空作觀空時自覺已身和悅柔軟使樂無比前蓮華上七寶色光流入已心在摩尼珠中滿足十過七支七色皆悉具足自觀身空亦無衆想尒時頂上有自然光似金色雲亦如寶蓋色復似銀從頂上入覆摩尼珠光上出定入定恒見此事見此事者自然不煞不盗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佛告阿難佛滅度後四部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作此觀者名第二十六正觀亦名得須陀洹道若得此觀要當審實使身自然離五種惡合修多羅不違毗尼隨順阿毗曇此名須陀洹果相亦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告阿難若有行者得此觀者宜當密藏勿妄宣傳但當一心勤行精進勤行精進已復當更教諦觀地大地大觀法亦如上說觀地大已次教觀水大觀水大者自觀己身身中諸水身如琉璃剛強難壞若見自身悉皆是水當教易觀若復見身盡成琉璃亦教易觀觀於地大使琉璃身猶如微氣見水從眼中現若見此事名細微四大觀復當更教從頭已上使水滿中見水從眼中出亦不墮地自見已眼如水上沫亦滿水中若見此事頭水不溫不冷調和得所水若溫者是假偽觀水色澄清不溫不涼次當更教觀腰已上水不溫不冷復觀咽喉如琉璃筒水入胃中次下至腹乃至髀膝莫令入髀使水澄清如頗梨精色若覺水溫乃是真觀此想成已

復教通徹四支諸節水皆滿中如琉璃器持用感水漸漸廣大見滿一牀外人亦見若見此水清冷乃是真水若見餘相不名真實入水光三昧漸漸廣大滿一室內水皆澄清如琉璃氣漸漸廣大遍滿三千大千世界見此事時當於靜處一心安坐勅諸同學皆使清淨不令憒鬧尒時復當見水上紫焰起當自憶想此水從何處起云何當盡若言我是水者我身无我前已觀無我令從無法中水從何起作是念時水性如氣漸漸從頂上没水稍稍盡唯身皮在自見己身極為微薄無物可譬如微塵草束復見身內忽然有火燒身都盡觀身無所求無有我我及衆生一切都無尒時此想成時名第二十七真無我觀亦行者心意恬怕極為微細無物可譬名滅水大想亦名向斯陁含其餘微細賢聖法界微妙難勝不可具說行者坐時修諸三昧得無我三昧時當自然見佛佛告阿難汝今好受持是真實水大微妙境界 廣為未來一切衆

生敎濆廣説尒時阿難聞佛所説歡
喜奉行
佛告阿難得此觀巳復當更敎水大
觀法此水大觀極為微細使此水大
與火大合見身如氣如琉璃影觀臍
四邊火焰俱起見於火焰猶如日映
若見臍上有火光起或有從鼻中出
或有從口中出耳眼隨意出入若見
此事見一切火從毛孔出火出之後
有淥色水尋從火後自見身中水上
火下火上水下觀身無身此想成時
見身水火不溫不冷身心寂尒安住
無尋此名斯陁含果亦名境界實相
見此事時出定入定恒不見身入定
之時外人亦見水火從毛孔出從毛
孔入貪婬多者見火從頂上入從身
根出然後遍滿身體水亦復然復當
自觀頭上火如閻浮檀那金光雲蓋
或見身下如七寶華心中恬靜安隱
快樂世間樂事無以為辟出定之時
身亦安樂令外衆生見巳禪定三昧
安隱金光金色帝釋諸天恭敬礼拜
並言大德汝今苦盡必定當成斯陁

舍果證已歡喜修身禪定心無繫導安隱快樂遊戲無我三昧中亦漸入空三昧門無願無作諸三昧等悉現在前如此微妙善勝境界行者坐時於禪定中自然分別若能根者大師世尊現前為說以見佛故聞法歡喜應時即得斯陁含道復當至心覆尋前觀經二十五反極令明利

佛告阿難汝好持此第二十九水大觀慎勿忘失得此觀者亦名斯陁含亦名善往來往宿世善根業因緣故遇善知識清淨法行汝乃當得此斯陁含道尒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告阿難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若得此微妙水大觀已復當更教安隱微妙最勝奇特火大觀法作此觀時自見臍中微妙火光狀如蓮華其色光明如和合百千万億閻浮檀那金見此事已復當更教觀身內火觀內火時自見心火常有光明過於百千万億明月神珠心光清淨亦復如是出定入定如人持明火珠行還恐他見唯自心中明了如是

他人不見漸漸大明見身猶如頗梨明鏡見心亦如明月神珠慿他人見他人其實不見此事入定之時以心明故見三千大千世界麁相見閻浮提須弥山及大海水悉皆了了復見大海水中摩尼珠王其摩尼珠王焰出諸火見此事已尒時見佛爲其廣說九次第定九次第定者九無閡八解脫如此等觀不須豫受佛現前故佛自爲說其利根者聞佛說法九無导道中應時即得阿羅漢道超越阿那含地如好白氎易染爲色若鈍根者復當更敎風大觀法風大觀法者見一切風極爲微細細中細者可以心眼見而不可具說風復雜火火復雜風水入火中風入水中火入風中風火水等各隨毛孔如意自在或復有風十色具足如十寶光從身毛孔出從頂上入從臍中出從足下入一切身分中出從眉間入從眉間出從一切身分入如此種種無量境界賢聖光明賢聖種子諸賢聖法皆從此風大中起從此風大中入此風大觀

具足相貌微妙境界唯阿羅漢能廣分別不可具說行者坐時當自然見若見此事纏諸煩惱成阿那含此風大觀名第三十阿那含相應境界相佛告阿難汝好受持是阿那含相應最勝境界風大觀法慎勿忘失尒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尒時尊者摩訶迦葉有一弟子是王舍大城苦得尼犍子兒名阿祇達多求尊者摩訶迦葉出家學道修行苦行具十二頭陀經歷五年得阿那含果不能增進成阿羅漢即從坐起至迦葉所整衣服叉手合掌頂礼摩訶迦葉白言和上我隨和上勤修精進如救頭然已經五年今得住於阿那含果身心疲懈不能增進無上解脫唯願和上為我速說尒時摩訶迦葉即入三昧觀比丘心知此比丘不盡諸漏從此命終生阿那含天從三昧起告言法子我今身心一切自在入自在三昧觀汝宿世所有業報於此身上

無緣得成羅漢道阿祇達多聞此語已悲泣雨淚白言和上如我今者不樂生天如困病人求無常力我畏生死亦復如是尒時迦葉告言法子善哉善哉善男子夫生死惡猶如猛火燒滅一切甚可猒患我觀汝根不得明審又復世尊與諸比丘在祇陁林我今與汝俱往佛所時彼比丘著衣持鉢隨迦葉後詣祇陁林到於佛所見佛世尊身如金山處大衆中威德自在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悉備足為佛作禮繞佛七匝却住一面胡跪合掌白言世尊我此弟子阿祇達多隨從我後修十二頭陁住深禪定至阿那含不能增進竭煩惱海唯願天尊為說甚深灌頂甘露淨解脫行尒時世尊告阿祇達言善哉善哉阿祇達使問是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諦聽善思乃往過去無央數世彼世有佛名大光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彼佛出世三種示現教化衆生度人周訖於像法中有一

大國名波羅柰王名梵摩達多王有
太子名忍辱鎧堅發甚深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心求一切種智自誓不
煞修十善業於六波羅蜜無疲猒心
時彼國中有一長者名日月音自在
無量唯有一子忽遇熱病風大入心
狂乱無智手執利刕走入巷陌煞害
衆生時彼長者愛念子故手擎香爐
至四城門外燒香散華發大誓願而
作是言世間若有神仙聖人醫師呪
師能救我子狂乱病者一切所有悉
用奉施尒時太子出城遊戲見大長
者修於慈心為子求願心生歡喜而
作是言此大長者勤修慈心普為一
切而長者子遇大重病願諸神仙必
興慈悲來至此處救長者子語頃即
有一大仙人從於雪山騰虛而至名
曰光味至長者所告長者言汝子所
患從熱病起因熱病故生大瞋恚心
脉悉開風大入心是故發狂如此病
者如仙經說風大動者當須無瞋善
男子心血以用塗身須善人髓服如
大豆可得除愈尒時長者聞仙人說

即於路中項札太子白言地天大仙人說我子所患當用慈心無瞋人血及以骨髓乃可得差我今正欲自刺我身出血食子破骨出髓持與令服唯願太子聽許此事

尒時太子告言長者我聞佛說若有衆生苦惱父母墮大地獄無有出期云何長者自破身體欲令子差且忍須臾當爲長者作大方便尒時長者聞太子勅心大歡喜札太子足還至家中象負其子送與太子太子見巳醍醐灌之

尒時仙人告太子言設以此藥灌此男子經九十日終不可差要得慈心無瞋人血尒時太子內自思惟除我身外其餘衆生皆當起瞋我今爲此救諸病苦濟生死命擔求佛道於未来世若得成佛亦當施此法身常命作此擔巳即刺身以血塗彼大長者子破骨出髓與之令服長者子服巳病得除愈是時太子以破骨故迷悶躃地尒時天地六種震動釋梵護世無數天子僉然俱下到太子所告太

子言汝今以身濟病衆生欲求何等為求帝釋魔王梵天轉輪聖王三界之中欲求何等

尒時太子白帝釋言我今所求亦不欲三界之中尊榮豪貴我所求者乃願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尒時帝釋聞此語已告太子言汝今刻身破骨出髓身體戰掉有慨恨不尒時太子即立誓願我從始剋身體乃至於今若無慨恨大如毛髮令我身體平復如故作此誓已身體平復如前無異尒時帝釋見此事已白太子言太子威德奇特無比有強大志必得成佛太子成佛時願先度我作此誓時太子默然而說偈言

願我成佛時　普度諸天人　身心無罣㝵
普慈愛一切　亦度於汝等　令諸衆生類
皆住大涅槃　永受於快樂

尒時太子說此偈已諸天雨華持以供養復雨無量百千珎寶積滿宮牆太子得已持用布施布施不止修諸波羅蜜皆悉滿足得成為佛佛告迦葉尒時波羅奈國王者今我父丁閱

頭檀是尒時月音長者今汝摩訶迦葉是尒時長者子今阿祇達比丘是尒時忍辱鎧太子者今我釋迦牟尼佛是尒時帝釋者今舍利弗是

佛告迦葉此阿祇達比丘乃往過去風大動故發狂無知是故今者入四大定於風定中心疑不行設使此人入風大定觀四大者頭破七分心裂而死當教此人修於慈心尒時世尊告阿祇達汝今當觀一切衆生悲為五苦之所逼切汝今應當生大慈心欲免衆苦觀色受想行識悉皆無常苦空無我阿祇達聞佛說此豁然意解應時即得阿羅漢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即於佛前踊身空中作十八變作十八變已從空中下頂礼佛足白言世尊如來今者為我宣說往昔因緣及說慈心廣演四諦我因佛力尋時即破三界結業成阿羅漢唯願天尊為未來世濁惡衆生惡業罪故生五濁世如此衆生若修頭陁行諸禪定得阿那含如我心疑停住不行當修何法得離苦際

佛告阿祇達諦聽諦聽當善思之如來今者因汝阿祇達普為未來世一切衆生廣說從阿那含至阿羅漢於其中間所有微細一切境界當自分別若風病多者入風大定時因風大故喜發狂病當教觀佛教觀佛者教觀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三念處法觀此法時自然得見無量色身微細妙相好或有諸佛飛騰空中作十八變或有諸佛一一相好普現無量百千變化見此事時當起恭敬供養之心作香華想普散諸佛然後復當自思惟言我今身中五陰四大皆悉無常生滅不住結使枝條及使根本皆悉無常我所念者念佛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大慈大悲如是功德莊嚴色身猶如寶瓶盛如意寶珠寶珠力故映飾此瓶珠無我所瓶亦無住但為衆生佛亦如是無有色性及與色像解脫清淨云何我今諦觀如來十力是處非處力乃至漏盡力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云何更見無量色像作此想已見

真金像滿娑婆世界行住坐臥四威
儀中皆說苦空無常無我雖見此事

復當起意想是諸佛皆是戒定慧解
脫解脫知見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
共法大慈大悲三念處如此功德所
共合成云何有色作此想時一一諦
觀令一切佛身心無㝵亦無色想自
見己身如空中雲觀五受陰无諸性
相豁然歡喜復還見身如蓮華聚周
匝遍滿三千大千世界見諸坐佛坐
已華上為說甚深空無我無願無作
聖賢十四境界門佛告阿祇達若有
行者見此事已當教慈心教慈心者
教觀地獄尒時行者即見十八地獄
火車鑪炭刀山劍樹受苦衆生皆是
已前身父母宗親眷屬或是師徒諸
善知識見一一人阿鼻地獄猛火燒
身或復有人節節火然或上劍樹或
蹈刀山或投鑊湯或入灰河或飲沸
屎或噉熱鐵丸或飲融銅或臥鐵牀
或抱銅柱或入劍林碎身無數或挑
眼無數持熱銅丸安眼眶中或見餓
鬼身形長大數十由旬噉火噉炭或

飲膿血變成融銅舉體火起足跟銅
流或見闇冥鐵圍山間滿中衆生狀
如羅刹更相食噉見諸夜叉裸形黑
瘦雙牙上出頭上火然首如牛頭角
端雨血復見世間虎狼師子諸惡禽
獸更相噉食復見一切諸畜生苦或
見阿修羅割截耳鼻受諸苦事復見
三界一切衆生為欲所使患受苦惱
觀無想天猶如電幻不久當墮大地
獄中舉要言之三界二十五有一切
衆生皆有三塗苦惱之業
尒時行者觀見三界受苦衆生其心
明了如觀掌中深起慈悲生憐愍心
見諸衆生宿行惡業故受惡報見此
事已悲泣雨淚欲生救護盡其心力
不能救濟尒時心中極生憐愍猒患
生死不願久處心生驚怖如人捉刀
欲來害已見此事已更起慈悲欲拔
苦者無柰之何尒時行者內自思惟
是諸衆生因於無明無明緣行行緣
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
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
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

尒時行者內自思惟此無明者從何處来乎乳産生遍滿三界觀此無明假於地大而得成長依於風大而得動揺因於地大體堅不壞火大照育水成衆性如是動作風性不住水性隨流火性炎盛地性堅鞕此四大性二上二下諸方亦二東方者成色陰性南方者成受陰性西方者成想陰性北方者成行陰性上方者成識陰性此五受陰依無明有從觸受生樂觸因緣生於諸受受因緣生愛取有有因緣故生於三界九十八使及諸結業纒縛衆生無有出期如是諸業從無明有依癡愛生此無明者本相所出從何而生遍布三界於諸衆生為大纒縛我今應觀無明識相從何處起此無明者為是地大為離地大為與地合為從地生為從地滅地性本空推地無主云何無明起癡愛想緣行而有而此諸行及愛取有為從風起為從水生為火所照如此四大一一諦觀此諸大者實無性相同如實際云何牽諸衆生纒在三界為大

煩惱之所燒然作此思惟已怖畏生死患生天樂觀諸天宮如夢如幻如露如電如呼聲響普見一切三界衆生猶如環旋受苦無窮見此事已愁憂不樂世間如駛水流求涅槃道刹那刹那須欲求解脫尒時復當更教數息一數二隨二數三隨三數四隨四數五隨五數六隨六數七隨七數八隨八數九隨九數十隨十數百隨百數千隨隨息多少攝氣令住

尒時自見已身如百千万億蓮華一切萎脆四面風來吹去萎華變成琉璃如琉璃器自見其心如大華樹從下方金剛際乃至三界頂上有四葉其葉微妙如如意珠有六種光遍照三千大千世界行者見此事時見金剛地際乃至上方三界之頂滿中諸佛與大弟子眷屬圍繞或有諸佛飛騰虛空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東踊西没西踊東没南踊北没北踊南没中踊邊没邊踊中没或現大身滿虛空中大復現小如芥子許變現自在隨意無㝵或見諸

聲聞入四大定身如火聚諸火焰端猶如金臺盛衆色水復見已身如彼入定尒時當教行者而作是言汝所見者雖是多佛及諸聲聞汝今應觀此諸世尊是無相身是大解脫是無學果應當善攝汝心如前數息此數息法有十六科不可具說

尒時行者既數息已心意恬怕寂然無見復當更教觀心蓮華猶如華樹樹上有菓如摩尼珠現六種光其光明顯從三界頂照於下方金剛地際見心華樹莖葉欲絕然深無量尒時當觀諸佛法身諸佛法身者因色身有色身者譬如金瓶法身者如摩尼珠應當諦觀色身之內十力四無所畏八不共法大慈大悲無㝵解脫神智無量絕妙境界非眼所見非心所念一切諸法無來無去不住不壞同如實際凡夫愚癡爲老死大賊之所追逐妄見顛倒以顛倒故墮落三塗愛欲河中爲駛水所漂沒溺三界我今云何同凡夫行妄想見佛我大和上釋迦牟尼佛往昔之時頭目髓腦國

城妻子持用布施百千苦行求解脫法今者已得超越生死住大涅槃寂滅究竟更不復生如過去佛法住常樂處亦無去來現在諸智身心不動恬怕無為如此智慧所成就身當有何想云何變動我今見者從妄想現屬諸因緣故是顛倒色相之法作是思惟時一切諸佛及諸賢聖寂然隱身更不復現唯一佛在有四大弟子以為侍者

尒時釋迦牟尼世尊為於行者更說四大清淨觀法告言法子過去三世諸賢聖等觀此行時自然皆觀風大觀法觀風大者先觀身內從心華樹生一微風如是微風漸漸增長遍滿身體滿身體已從毛孔出滿一房內滿一房已見此微風滿一庭內滿一庭已復見漸漸滿一頃地滿一頃已復更增廣滿一由旬滿一由旬已滿二由旬滿一由旬已滿三由旬已滿三由旬已滿四由旬滿四由旬已滿五由旬滿五由旬已如此漸漸廣大滿十由旬微風繞動漸漸廣大遍滿三

千大千世界上至於頂下至金剛際遍此諸處已還從頂入令其心樹一切華葉漸漸萎落自見已身如頗梨鏡表裏映徹爾時復當教觀水大觀水大者先觀身內心華樹端出一微水如琉璃氣漸漸增廣似白色雲遍滿身內滿身內已從六根出頂上涌出繞身七匝如白雲行滴滴雨水其水柔軟盈滿一牀滿一牀已漸漸廣大滿一房內滿一房已滿一庭中滿一庭已滿一城中滿一城已滿十頃地滿十頃已滿百頃地滿百頃已滿一由旬水色正白如白琉璃光其氣微細過於凡夫眼根境界漸漸廣大滿二由旬滿二由旬已滿三由旬滿三由旬已滿四由旬滿四由旬已滿五由旬滿五由旬已漸漸廣大滿十由旬滿十由旬已漸漸廣大滿百由旬滿百由旬已漸漸廣大滿一閻浮提滿一閻浮提已漸漸廣大遍滿三千大千世界上至三界頂下至金剛際如是水相其氣如雲還從頂入見此事已復更教觀火大觀火大者自觀

身內心華樹端諸華葉間有微細火猶如金光從心端出遍滿身內從毛孔出漸漸廣大遍滿一牀滿一牀已滿一房內滿一房已漸漸廣大滿一庭中滿一庭已滿一城中滿一城已滿十頃地滿十頃地已滿百頃地滿百頃地已滿一由旬火色變白如真珠光更復鮮白頗梨雪山不得為比紅光照錯以成文章漸漸廣大滿二由旬滿二由旬已滿三由旬滿三由旬已滿四由旬滿四由旬已滿五由旬滿五由旬已漸漸廣大滿百由旬滿百由旬已漸漸廣大滿閻浮提滿閻浮提已漸漸廣大遍滿三千大千世界上至三界頂下至金剛際還從頂入見此事已復當更教觀於地大觀地大者自見身內心樹諸華漸漸廣大如金剛雲遍滿身內滿身內已復滿一牀滿一牀已遍滿一房滿一房已遍滿一庭滿一庭已遍滿一城滿一城已漸漸廣大遍滿十頃滿十頃已遍滿百頃滿百頃已滿一由旬滿一由旬已其色變青漸漸廣大遍滿

二由旬滿二由旬已滿三由旬滿三由旬已滿四由旬已滿五由旬滿五由旬已漸漸廣大滿百由旬滿百由旬已漸漸廣大滿閻浮提滿閻浮提已漸漸廣大遍滿三千大千世界上至三界頂下至金剛際還從頂入見此事已復當更教還觀地大觀此地大如金剛雲難可摧碎當云何滅作此觀時見佛世尊釋迦牟尼坐金剛座與尊弟子眷屬五百坐行者前異口同音讚歎滅諦闍山語已當觀地大從因緣起無明所持無明無性癡愛無主虛偽因緣假名無明愛取有等皆屬此相作此思惟時見自心內衆華樹端漸漸火起燒金剛雲一一雲於諸菓間與火合體遍滿身內滿身內已地火俱動遍滿一牀滿一牀已遍滿一房滿一房已遍滿一庭滿一庭已遍滿一城滿一城已漸漸廣大遍滿十頃滿十頃已遍滿百頃滿百頃已滿一由旬滿一由旬已滿二由旬滿二由旬已滿三由旬滿三由旬已滿四由旬滿四由旬

已滿五由旬滿五由旬已漸漸廣大滿百由旬滿百由旬已漸漸廣大遍滿閻浮提地火二大其性各異更相鼓動遍滿三千大千世界上至三界頂下至金剛際還從頂入見此事已復嘗更教觀於風大觀風大者自觀身內心華樹間出紫色風水大隨入滅此風色同為水色風動水漏遍滿身內漸漸廣大遍滿一林滿一林已滿一房內滿一房已遍滿一庭滿一庭已遍滿一城滿一城已漸漸廣大遍滿一由旬滿一由旬已風水二性其性各異風吹此水如琉璃沫其色焰熾更相鼓動遍滿二由旬滿二由旬已滿三由旬滿三由旬已滿四由旬滿四由旬已滿五由旬滿五由旬已漸漸廣大滿百由旬滿百由旬已漸漸廣大遍滿閻浮提滿閻浮提已漸漸廣大遍滿三千大千世界上至三界頂下至金剛際見此事已自見已身身諸毛孔一切火起此火光炎遍滿三界界出三界外如真金華華上有菓菓菓相次彼菓光中演說四諦及

十二因緣度生死法復見身內一切水起其水溫潤從毛孔出流布三界無不遍滿水色出光照三界頂入火光菓中復見身內一切風起遍滿身內從毛孔出漸漸廣大駛速飄疾遍滿三界化為金雲入火光菓中復有地氣極為微薄弥滿四大見此事已復當更教諦觀五陰觀於色陰此色陰者依地大有地大不定從無明生無明因緣宴見名色觀此色相虛偽不真亦無生處假因緣現因緣性空色陰亦然受想行識性相皆空中无堅實觀此五陰實無因緣亦无受有如此四大云何增長遍滿三界作此思惟時見一切火從一切毛孔出遍滿三界還從一切毛孔入復見一切地大猶如金剛雲從一切毛孔出遍滿三界還從一切毛孔入復見水大猶如微塵從一切毛孔出遍滿三界還從一切毛孔入復見風大其勢羸劣從一切毛孔出遍滿三界還從一切毛孔入如是四大從毛孔出從毛孔入往復反覆經八百遍見此事已如

前數息已閉氣而住經一七日尒時自然見此大地漸漸空見一牀下漸漸空見一房漸漸空見一房已見一庭地漸漸空見一庭已見一城地漸漸空見一城已見十頃地漸漸空見十頃已見百頃地漸漸空見百頃已見一由旬地漸漸空見一由旬已見二由旬地漸漸空見二由旬已見三由旬地漸漸空見三由旬已見四由旬地漸漸空見四由旬已見五由旬地漸漸空見五由旬已乃至見十由旬地漸漸空見十由旬已乃至見百由旬地漸漸空見百由旬已乃至見閻浮提八千由旬地漸漸空見閻浮提已見弗婆提地十千由旬漸漸空見弗婆提已見瞿耶尼地三万由旬漸漸空見瞿耶尼已見欝單越地四万由旬漸漸空見欝單越已見須弥山四大海水山河石壁四天下中一切所有見堅鞕物一切悉皆漸漸空見四天下已心遂廣大遍滿三千大千世界諸堅鞕物大地山河石壁一切悉空心無所寄尒時自然見金剛際

有十四金剛輪從金剛輪下自然上踊
更相振觸至行者前尒時心樹諸妙
花端自然火起燒諸華菓樹上四果
墮行者頂從頂而入住於心中尒時
此心豁然明了見障外事復有六象
其色正黑蹹大地壞吸飲諸水風吹
象熱象耳出火燒象都盡四大毒虵
走上樹端見有一人似大力士拔此
大樹下至金剛際上至三界頂令樹
動搖行者心中四明珠果復出大火
燒樹莖絕是時大樹散如微塵行者
見已我今觀於水火風等及與水大
一切無常須臾變滅當自觀我身內
四大火起無窮地水風等亦復如是
此無明相空無所有假偽顛倒猶如
霜炎屬於三界緣於癡愛三十三億
念生法九百九十轉次第念處相結
使九十有八枝條種子弥覆三界為
是衆結受生無數或墮地獄猛火焚
身或為餓鬼吞飲融銅噉熱鐵丸百
千世中不聞水穀或為畜生駝驢猪
狗數不可知人中受苦衆難非一如
是衆多從癡愛得今觀癡愛性無所

有作是思惟時釋迦牟尼佛放金色光與諸聲聞眷屬圍繞告行者言汝今知不色相虛寂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汝今應當諦觀空無相无作無願三昧空三昧者觀色色性及一切諸法空無所有如是衆空名空三昧無願三昧者觀涅槃性寂滅無相觀生死相悉同如實際作此觀時不願生死不樂涅槃觀生死本際空寂觀涅槃性相皆悉入空無有和合是名无願三昧無作三昧者不見心不見身及諸威儀有所修作不見涅槃有起性相但見滅諦通達空無所有尒時行者聞佛世尊說是空無相无願三昧身心靜寂遊三空門猶如壯士屈申臂頃應聲即得超越九十億生死洞然之結成阿羅漢不受後有梵行已立知如道真豁然意解無復餘習漏盡慧通自然而得其餘五通要假修得六通義廣說如阿毗曇尒時世尊為阿祇達說是賢聖空相應心境界分別十一切入相已默然安隱入無諍三昧放衆色光普照世界是時會

中二百五十比丘心意開解成阿羅漢五十優婆塞破二十億洞然結成須陁洹天人大衆聞佛所說皆大歡喜尒時長老阿難即從坐起白佛言世尊如來初為迦絺羅難陁說不淨門為禪難提比丘說數息法為阿祇達說四大觀如是衆多微妙法門云何受持當以何名宣示後世佛告阿難此經名禪法秘要亦名白骨觀門亦名次第九想亦名雜想觀法亦名阿那般那方便亦名次第四果想亦名分別境界如是受持慎勿忘失

佛告阿難我滅度後若有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弥沙弥尼優婆塞優婆夷若有欲學三世佛法斷生死種度煩惱河竭生死海免愛種子斷諸使流猒五欲樂樂涅槃者學是觀此觀功德如須弥山流出衆光照四天下行此觀者具沙門果亦復如是

佛告阿難佛滅度後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欲學此法者當離四種惡何等為四一者淨持禁戒威儀不犯於五衆戒若有所犯應當至

心懺悔清淨戒清淨已名莊嚴梵行二者遠離憒閙獨處閑靜繫念一處樂少語法修行甚深十二頭陁心無疲猒如救頭然三者掃偷婆塗地施楊枝淨籌及諸苦役以除障罪四者晝夜六時常坐不卧不樂睡眠身倚側者樂常塚閒樹下阿練若處食若麁食死若塵死若有四衆行此四法者當知此人是苦行人如此苦行不久必得四沙門果

佛告阿難若有四衆修繫念法乃至觀見脚指端手指端一節少分白骨相極令明了若見一指若見一爪一切諸白骨當知此人以心利故命終之後必定得生兜率陁天滅三惡道一切苦惡雖未解脫不墮惡道當知此人功德不滅已得免離三塗苦難何況具足諸白骨人見此骨人者雖未解脫無漏功德當知此人已免一切三塗八難苦厄之患當知此人世世所生不離見佛於未來世值遇弥勒龍華初會必先聞法得證解脫

佛告阿難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優婆夷於佛法中為利養故貪求無厭為好名聞而假偽作惡實不坐禪身口放逸行放逸行貪利養故自言坐禪如此比丘犯偷蘭遮過時不說不自改悔經須臾間即犯十三僧殘若經一日至於二日當知此比丘是天人中賊羅刹魁膾必墮惡道犯大重罪若比丘尼媱冶邪媚欲求利養如猶伺鼠貪求無厭實不坐禪自言坐禪身口放逸行放逸行貪利養故自言坐禪如此比丘尼犯偷蘭遮過時不說不自改悔經須臾間即犯十三僧殘若經一日至於二日當知此比丘尼是天人中賊羅刹魁膾必墮惡道犯大重罪若比丘比丘尼實不見白骨自言見白骨乃至阿那般那是比丘比丘尼誑惑諸天龍鬼神等欺世間人此惡人輩是波旬種為妄語故自說言我得不淨觀乃至頂法此妄語人命終之後疾於雹雨必定當墮阿鼻地獄壽命一劫從地獄出墮餓鬼中八千歲中啖熱鐵丸從餓鬼出墮畜生中生恒負重死復剝皮

經五百身還生人中聾盲瘖瘂癃殘百病以為衣服如是經苦不可具說若優婆塞實不坐禪自言坐禪實不梵行自言梵行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淨有作不起墮落臭旃陀羅與惡為伴是朽敗種不生善芽貪利養故多求無猒經於一日乃至五日犯大妄語此大惡人設句所使是旃陀羅屠兒羅剎同類必定當墮三惡道中此優婆塞欲命終時十八地獄火車鑪炭變化惡事一時迎之必定當墮三惡趣中無有疑也若優婆塞實不得不淨觀乃至煖法於大眾中起增上慢唱如是言我得不淨觀乃至煖法當知此優婆塞是天人中賊欺誑世間天龍八部此優婆塞命終之後疾於雹雨必定當墮阿鼻地獄滿一大劫地獄壽盡生餓鬼中經八千歲敢熱鐵丸從餓鬼出墮畜生中生恒負重死復剝皮經五百身還生人中聾盲瘖瘂癃殘百病以為衣服如是經苦不可具說若優婆夷顯異惑眾實非坐禪謂言坐禪此優婆夷得失

意罪垢結不淨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臭旃陀羅此優婆夷與惡為伴是魔眷屬必定當墮三惡趣中是優婆夷過時不說不自改悔經須臾間一日乃至五日是優婆夷貪求無猒實非梵行自言梵行實非坐禪自言坐禪此大惡人必定當墮三惡趣中隨業受生若優婆夷實不得不淨觀乃至暖法於大衆中唱如是言起增上慢自言我得不淨觀乃至暖法此優婆夷是天人中賊命終之後疾於雹雨必定當墮阿鼻地獄滿一大劫地獄壽盡生餓鬼中經八千歲噉熱鐵丸從餓鬼出墮畜生中生恒負重死復剥皮經五百身還生人中聾盲瘖瘂癃殘百病以為衣服如是經苦不可具說

佛告阿難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繫念住意心不散乱端坐正受住意一處閉塞諸根此人安心念定力故雖無境界捨身他世生兜率天值遇弥勒與弥勒俱下生閻浮提龍華初會最先聞法悟解脫道復次阿

離佛滅度後濁惡世中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實修梵行行十二頭陀莊嚴身心行念定修白骨觀觀於不淨入深境界心眼明利通達禪法如此四衆為增長佛法故為法不滅故當密身口意猶如有人遇身心病良醫處方當服醍醐介時病者則詣國王求乞醍醐王慈愍故即以醍醐持用賜之因勑病人服醍醐法當於密屋無風塵處而取飲之飲已閉口調四大氣勿令失度若比丘比丘尼服此甘露灌頂藥者唯除知法教授之師不得妄向他人宣說若向他說即失境界亦犯十三僧殘之罪若諸白衣欲行禪定得五神通尚不應向他人宣說言我得神通仙呪術一切宜秘何況出家受具足戒若得不淨觀乃至煖法不得妄向他人宣說若向他說即滅境界使多衆生於佛法中生疑惑心是故我今於此衆中制諸比丘比丘尼若得不淨觀乃至煖法當密修行令心明利唯向智者教授師說不得廣傳向他人說若

向他說為利養心應時即犯十三僧殘過時不懺心無慚愧亦犯重罪如上所說

復次阿難佛滅度後現前無佛四部弟子求解脫者得不淨觀當密藏秘勿令他知辟如有人貧窮孤獨生濁惡世屬無道王彼貧窮人掘地求水宿世因緣忽遇伏藏大𧂐珎寶怖畏惡王密藏此寶不令他知但於屏處取此珎寶以供妻子密受快樂佛滅度後四部弟子得禪樂者亦復如是當密藏之不得廣說若廣說者犯大重罪復次阿難辟如長者獨有一子遇大重病鬚眉落盡尒時長者內自思惟我今褁禍唯此一子遇此重病當何處求覔良醫作此語已大出財寶募訪良醫長者宿福忽遇一醫多知經方長者白言唯願大師起大慈悲我有一子遇患多時唯願大師救療此患設得愈病令我家中大有財寶猶如北方毗沙門天王若子得差唯除我身一切奉上不敢違逆時彼良醫告長者言汝今能造七重闇室

極令深密然後可令汝子服藥服此藥已不得見人不向他說經四百日兒乃可老佛告阿難佛滅度後佛四部衆弟子若修禪定求解脫者如重病人隨良醫教當於靜處若塚間若林樹下若阿練若處修行甚深諸賢聖道當密身口於內心中修四梵行修四念處修四正勤修四如意足修五根修五力修七覺道修八聖道分修四禪修四無量心遊入甚深無量空三昧門乃至得六神通如是種種勝妙功德但當一心密而行之慎勿虛妄於多衆前自說得過人法若說得過人法如上所說必定當墮阿鼻地獄佛告阿難我般涅槃後初一百歲此不淨觀行閻浮提攝放逸者令觀四諦一日之中修無常觀得解脫者如我住世等無有異二百歲後此閻浮提四部弟子二分之中一分弟子修無常觀得解脫道三百歲時四部弟子四分之中一分弟子修無常觀得解脫道四百歲時四部弟子五分之中一分弟子修無常觀得解脫道

我涅槃後五百歲時四部弟子十分之中一分弟子修無常觀得解脫道六百歲時四部弟子百分之中一分弟子修無常觀得解脫道七百歲時四部弟子千分之中一分弟子修無常觀得解脫道八百歲時四部弟子万分之中一分弟子修無常觀得解脫道九百歲時四部弟子千万分中一分弟子修無常觀得解脫道千歲之時四部弟子億分之中十人百人修無常觀得解脫道過千歲已此无常觀雖復流行閻浮提中億億千万衆多弟子若一若兩修無常觀得解脫道千五百歲後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讃歎宣說無常苦空無我觀者多有衆生懷嫉妬心或以刀斫或以瓦礫打拍彼人罵言癡人世間何處有無常觀苦空無我身肌白淨無量云何反說身為不淨汝大惡人宜合驗擯此相現時百千人中無有一人修無常觀此相現時法幢崩慧日沒一切衆生盲无眼目釋迦牟尼佛雖有弟子所著袈裟如木頭

[illegible]自然變白諸比丘尼猶如婬女衒賣色以用自活諸優婆塞如旃陀羅煞生無度諸優婆夷邪婬無道欺誑百端此相現時釋迦牟尼無上正法永沒無餘佛告阿難汝持佛語為未來世四部弟子當廣宣說分別其義愼勿忘失復次阿難汝當為未來世諸衆生等當宣此言如來大法不久必沒汝等於佛法中應勤精進當觀苦空無常無我等法佛說此語時八千天子悟解無常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五百比丘即於座上不受諸法漏盡意解成阿羅漢尒時長者阿祇達并千二百五十比丘諸天龍神聞佛說此無常觀門心開意解皆悉達解苦空無常頂礼佛足歡喜奉行

禪秘要法經卷下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生經卷第一　　安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佛說那賴經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有族姓子棄家捐妻子捨諸眷屬行作沙門其婦端正殊好見夫捨家作沙門便復行嫁族姓子聞之心即生念與婦相娛樂時夫婦之禮戲笑放逸心常想此不去須臾念婦在前面類形貌坐起舉動愁憂憒惱不復慕樂淨脩梵行便歸其家諸比丘聞便往詣佛世尊應時遣人呼比丘來輙即受教比丘至皆為佛作礼却坐一面佛即為比丘蠲色欲念除癡愛失為說塵勞之穢樂少憂多多緣少成無有節限唯有佛及諸弟子明智之人分別是耳愛欲罪生不可稱限超越色慾休息衆想閑居講誦時族姓子尋時證明賢聖之法時諸比丘得未曾有各共議言且當觀此於是族姓子棄家牢獄鎖鐺相械想

著妻子而自繫縛不樂梵行於時世尊聞示如來章句諸通慧句有目章句化人賢聖時諸比丘白世尊曰我等觀察是族姓子棄捐家居信為沙門還念妻子形類舉動家事世尊為說愛欲之瑕法律之德生死之難無為之安使至聖證無著之界自非如來至真等正覺孰能尒乎佛告諸比丘此比丘者不但今世心常在慾迷惑情色不能自制志縛在慾無能制者獨佛勸化除其所惑愛慾之著耳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國王名方迹中宮婇女不可稱數顏貌端正色像難及與他人爭與嬉蕩女離于慈哀或與婢使或與童子而或鬬諍各各鬬諍不肯共和適鬬諍已便出宮去王方迹聞之恚諸臣吏求諸婇女不知所趣愁憂不樂啼泣悲哀念諸婦女戲笑娛樂夫婦之義本現前時諸作伎樂思念舉動坐起之法反益用愁不能自解於時有一仙人與五神通神足飛行威神無極名曰那賴(日晉)見方迹王為愛慾惑不能自解為

興慈哀欲為蠲除愛欲之患飛在空中而現神足忽然來下住王殿上時王即見尋起迎逆讓之在牀則便就坐問於王曰大王何故意在愛慾勞思多念思想情色不能自諫頓首賀然宮中婇女共爭尊卑上下之叙不能相和各馳捨去是以憂慼不能自解於是仙人為說愛慾之難離慾之德世人求慾不知猒足假使一人得一切欲無猒無足以偈頌曰

一切世間欲　非一人不猒　所有有危害
云何自喪已　一切諸衆流　悉皆歸于海
不以為滿足　所愛不猒余　假使得為梵
致尊豪難及　所欲復超彼　不以為猒足
假使閻浮提　樹木諸草葉　燒之不以猒
欲不足如是　設八萬男子　端正顏貌姝
一切加以欲　威力端正好　設為言增惡
毀欲於丈夫　不以輕為輕　未猒為用猒
大王當知此　設習愛欲事　恩愛轉增長
譬如飲鹹水　於時彼仙人　為王方迹講
為說辛苦偈　令意得開解

於時仙人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

修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衆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鄉賴仙人者則我身是尒時相遭今亦相遇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分衛比丘經第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有一比丘普行分衛一一次第入婬蕩家舍於時婬女見比丘入至其家舍歡喜踊躍即從座起尋而奉迎稽首足下請入就座又問比丘仁從何来比丘答曰吾主分衛故来乞匃於時女人即為施設餚饌衆味盛之滿鉢而奉上之比丘即受自退而去彼時比丘得是美食甘美豐足心中歡喜不能自勝數數往詣婬蕩女舍時女心念計此比丘守法難及頻為興設甘脆肥美之食而授與之往返不息學問未明所作不辦未伏諸根見婬蕩女顏色妙好婬意為動志在放逸著婬蕩女口出軟柔恩情之辭懷親附心與語周旋彼家日日不隱分衛

比丘觀其好色聽聞音聲婬意爲亂迷惑憒錯不能自覺而佛經曰目見好色婬意爲動又世尊曰雖觀女人長者如母中者如姊少者如妹如子如女當內觀身念皆惡露无可愛者外如畫瓶中滿不淨觀此四大地水火風因緣合成本無所有時彼比丘不曉空觀但作色視婬意則亂爲婬女人而說頌曰

淑女年幼童清淨　顏貌端正殊妙好
一一觀容无等倫　吾意志願共和同

時婬蕩女見此比丘所說如是吾本不知見惡貪婬反以清淨奉戒意待謂之仁賢喜意犯罪豈隨其來言當祈荅之即時以偈而報頌曰

當持飲食來　香華好衣服　若干種供養
尒乃與仁俱

於是比丘以偈荅女頌曰

吾無有財業　觀我行舉動　以无白而立
所得者相與

於是婬女以偈頌曰

假使卿身無財業　何爲立志求難致
如卿所作无著想　馳走促出離我家

時逐出比丘追至祇樹門諸比丘即

來詣佛啓白世尊具說本末佛言此比丘宿命曾作水鼈婬女曾作獼猴故亦相好志不得果還自侵欺不入正教增益惱患於今如是志願婬女願不從心遂見折辱慙愧而去佛言乃往過去無數世時大江水中鼈所居遊其江水邊樹木熾盛彼叢樹間有一獼猴止頓彼樹於時彼鼈從江水出還見樹木有此獼猴而與談語稍稍前行欲親近之數數往返相見有日日日如是覩之不厭則起婬意心為迷惑汙染纖濁不能自覺則時以偈而歎頌曰

顏貌赤黃眼而青　遊藂樹間戲枝格
吾今欲問毛滑澤　欲何志求何所存

獼猴以偈答曰

吾今具知辭本末　為國王子有聰即
今卿何故而問我　我聞此言懷狐疑

於是鼈復以偈答曰

吾心常存志在卿　心懷恩愛思想念
以是之故而相問　當以何法而得會

獼猴以偈報頌曰

鼈當知之我處樹　不應與君共合會
假使欲得與我俱　在藂樹間相供養
於是鼈復以偈荅曰
吾所服食以肉活　柔軟甘美勝果蓏
不當貪求不可獲　當為汝致衆㮈果
爾時獼猴以偈報曰
假使卿身不處樹　何為求我不可致
如今觀我无蓄懃　且自馳走不忍見
佛告諸比丘爾時獼猴今婬蕩女人是鼈者分衛比丘是彼時放逸而慕求之不得如願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和難經第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和難釋子多求眷屬不觀其人不察行跡有欲出家便除鬚髮而為沙門受成就戒不問本末何所從來父母姓字善惡好醜識與不識趣欲得人而下鬚髮授具足戒諸比丘呵不當為與趣有來人輙為沙門欲得眷屬不顧後患當問本末何所從來舉動安諦為見侵欺後悔無及和難

比丘都不受諫值得見人輒下鬚髮尒時之世有兇惡人慱掩之子遥聞和難釋家之子有无央數衣被鉢器好求眷屬趣得来學不問本末所從来處便下鬚髮其身飢凍无以自活欲往誑詐心豫設計詣和難所恭敬肅肅稽首為礼威儀法則坐起安詳无有卒暴和難釋子告其人曰沙門安隱无憂無患親近愛欲則非吉祥懈怠无行人不知者為慾所壞而習愛欲致無央數憒惱之害貪著愛慾不能得度其人荅曰我身不能棄捐愛慾而為沙門和難又問子何以故不為沙門沙門者多獲衆利子便降意出為沙門所學德行吾悉供給其人荅曰唯諸從命除諸憂患假使安隱便為沙門則除鬚髮受成就戒雖作沙門受教易使故自示現恭順無失精進勤脩未曾懈怠忍辱順教時和難見可信可保不觀內態不復狐疑信之如一以諸衣被及鉢震越諸供養具皆用託之出外遊行意中安隱不謂作態悉斂衣鉢諸供養具馳走

截亂獨在一處與慱掩子俱共飲食時和難聞彼新弟子所在即時速還覩其室中多所竊取周匝普問令為所湊權時不現但遥聞之彼慱掩子落度晃暴佯作沙門欲欺詐卿竊取財物衆人荅曰卿性倉卒不問本末便下鬚髮令所取物在於獨處慱掩子俱而共食飲以知在彼恐不禁制黙聲内惱諸比丘聞具足白佛於是大聖告諸比丘此慱掩子落度之人不但今世以異形貌閑居之像有所竊欺前世亦然和難比丘不刈續信之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王舍城有一賢人入婬蕩家與婬女俱飲食歌戲而相娛樂所有財業不久殫盡其財物被婬女人悉奪取之不復聽入其家婬女逐之數數發遣都不肯去時婬女人驅出其家去更求財尒乃来還求財不得用求財故到欝單國雖到彼國无所識知時欝單國有大尊者多財饒寶勢富无量佯現仁賢往詣尊者吾為賈客衆人之導從某國來多致財寶道遇惡賊悉見刧奪

皆失財業貧窮委厄無以自活纔得濟命盡力奔走令歸尊者給侍左右於時尊者見之如此威儀法則行步進止有威神德此則佳人吾為設計令興復故其人黠慧聰明辯才舉動應機志不懈怠意性易寤極可尊者而以自樂護慎其心未曾放逸所作成辦无事不成身行清淨口言柔軟无有麁獷工談美辭衆人見者莫不歡喜尊者眷屬家中大小悉共敬愛皆共讚譽尊者見然踊躍慰勞咸以為慶見其行迹无有漏失即時付信於時尊者觀其人德内外表裏不覩瑕短普勸助之其人所作有所成立第一恭敬未曾輕慢家見篤信如弟如兄等无差特戒定安諦无有欺誑稍稍付信以大財業即時竊取出之在外車載財寶諸好物還至王舍城與妖婬蕩女飲食相樂彼於異時其人不現普遍行索不知所湊觀察藏中亡財寶不可稱計見无財寶遍行求索不知所湊乃從人聞此人還至王舍城與婬女俱飲食此博擇子非

是長者非仁賢人尊者心念以走遠
近不可復得甚自瞋恨歎吒說偈

非是賢君子　外貌以好華　不可色信人
及柔軟美辞　觀察舉動行　外現如佳善
明者當遠害　共止當察試　乃知志性惡
博揜子揚聲　吾時不棄捨　譬如雜毒食
云何无反復　亦復薄恩情　智者不與俱
雖救令當捨　我時適見之　信故見欺侵
非賢現賢貌　竊財而亡走

佛告諸比丘尒時尊者今和難比丘
身是落度欺者今博揜子作沙門欺
和難者是前世相侵今世亦然佛說
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邪業自活經第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衆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
和難釋子為人說經論生活業但講
飲食衣被之具為人說經講福德事
報應之果未曾講論道誼之慧大獲
衣被飲食諸饌攝取此已立離賢聖
有若干事說俗經典世間飲食興起
種種非宜之說不演度世无極之慧
諸比丘見所行分衛在於人家但說

俗事衣食之供即時訶諫轉相告令衆學聞之即共追隨呵諫所為云何賢者世尊大聖已以聖通身寂正覺講世妙法難及難了玄普道教无念無想其心離名安隱无患明者所達從无央數億百千劫本從諸佛聽聞奉持皆安隱度諸比丘聞以家之信離家為道而反更說世俗經典多想多求興發諸事世俗飲食无益之義離聖賢迹乃復講論世俗之事時比丘往詣世尊佛告比丘是非沙門此非具足出家之業因法生活但求衣食未曾教導時佛世尊以无數事訶之所作非道法教告諸比丘和難釋子愚騃丈夫非但今世以衣食利世俗經典廣說法也欲自顯名令衆供養前世亦介乃往過去无數世時於異閑居多有神仙處在其中有一仙人愚冥无明心閉意塞為國王太子及諸臣吏唯但講說飲食諸饌衣服之具不論經道處知時節見乘車馬逆為說經或為迷者而往說經或處望导而為說經或為衣食世俗諮饌為

歎說經由是之故致美飲食諸供養
具時異學梵志見之如此為國王子
及諸大臣講說經典遥見乘騎詣
仙人往啓和上及餘仙人聞之如斯
皆共訶諫非之所為於時和上五通
仙人聞之菩薩即時呵譴不當如是
其有犯此非義之事若有誹謗計此
二人皆非善哉不為奇雅為說此經
離聖賢住不應典籍其聽受者亦慼
冝不則兩墮落於是和難以偈頌曰

兩俱不解誼　計之兩墮落　說法不得理
聽經不解義　於世俗難值　神仙講道誼
以俗衣食供　无知歎說此　服食粳米飯
上美肉全供　以依聖賢誼　欲論解典籍
遊志在閑居　飯食採果粮　是吾所歎樂
神仙歎此法　道德寂所歌　法利為梵志
威儀自調伏　無得樂非法　知節而少求
捨家行分衞　寧以此業活　無得違經典

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常以衣食諸
饌說法不論道者今和難釋子是也
淨諸梵行其和上者今比丘衆是五
通仙人我身是前世相遇今亦相值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是我所經第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今時有一尊長者財富无量金銀珍寶不可稱數勤苦治生飢渴寒熱觸冒諸難憂慼諸患不以道理積此財業難為財富不自衣食不能布施不能供養奉事二親不能給足妻子僕使無益中外家室親里安能布施為福德乎衣即麁衣食即惡食意中悋惜父母窮乏妻子裸凍家室內外不與交通各自兩隨常恐煩嬈有所求索所作慳貪悋惜如此少福无智第一矜矜無所齎持本治生時或能至誠或不至誠積累財寶不可稱計不能衣食於時壽終既無子姓所有財寶皆沒入官世尊告比丘且聽愚冥下士得微妙寶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子奴客万分之後無所復益而有減損比丘聞此具足啓佛唯然世尊有一長者名号曰某財富無量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子僕使不能布施一旦壽終財物沒入官佛告諸比丘今

與尊長者非但今世慳貪愛惜財寶前世亦然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香山生無央數草茇諸藥及胡椒樹華茇樹上時有一鳥名曰我所止頓其中假使春月藥果熟時人皆採取服食療疾時我所鳥嘆呼悲鳴此果我所汝等勿取吾心不欲令人採之雖叫嘆呼眾人續取不聽其聲彼鳥薄福愁憂叫呼聲不休絕緣是命過佛言如是如是比丘於是之間愚騃之子為下士治行求財或正或邪積累財寶一旦命盡財不隨身由如彼鳥名我所者見草茇樹及諸藥樹旦欲成熟叫嘆悲鳴皆是我所人遂採取不能禁制於時世尊則說頌曰

有鳥名我所　處在於香山　諸藥樹成熟
叫嘆是我所　聞彼叫嘆聲　餘鳥皆集會
眾人取藥去　我所鳥懊惱　如是假使人
積聚無量寶　既不念飲食　不施如斯鳥
縣官及盜賊　怨家水火子　奪之或燒沒
如我所藥果　不能好飲食　牀臥具亦尒
香花諸供養　所有皆如是　既致得人身
來歸於種類　命盡皆捨去　無一隨其身

是故當殖德　顧念于後世　人所作功德
後世且待人　无得臨壽終　心中懷湯火
吾前為放逸　故當造德本

佛告諸比丘欲知介時我所為者則今此尊長者是是故比丘當修學此不當慳惜除垢濁心常修清淨是諸佛教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野鷄經第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介時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叢樹大叢樹閑有野猫遊居在產經日不食飢餓欲極見樹王上有一野雞端正姝好既行慈心愍哀一切蚑行喘息人物之類於時野猫心懐毒害欲危雞命徐徐來前在於樹下以柔軟辭而說頌曰

意寂相異殊　食魚若好服　從樹來下地
當為汝作妻

於時野雞以偈報曰

仁者有四脚　我身有兩足　計鳥與野猫
不宜為夫妻

野猫以偈報曰

吾多所遊行　國邑及郡縣　不欲得餘人
唯意樂在仁　君身現端正　顏貌立第一
吾亦微妙好　行清淨童妄　當共相娛樂
如雞遊在外　兩人共等心　不亦快樂哉

時野雞以偈報曰

吾不識鄉耶　是誰何求耶　衆事未辦足
明者所不歎

野猫復以偈報曰

既得如此妻　反以杖擊頭　在中貪為亂
富者如雨實　親近於眷屬　大寶財無量
以親近家室　息心得堅固

野雞以偈荅曰

息意自從鄉　青眼如惡瘡　如是見纏繫
如閉在牢獄

青眼以偈報曰

不與我同心　言口如刺棘　會當用何致
愁憂當思想　吾身不真穢　流出戒德香
云何欲捨我　遠遊在州處

野雞以偈荅曰

汝欲遠牽挽　兇弊如虵虺　擾彼皮柔軟
尒乃得申叙

野猫以偈荅曰

速來下詣此　吾欲有所詣　并當語親里

及啓於父母

野雞復以偈答曰

吾有童女婦　顏正心性好　慎禁戒如法
護意不欲違

野猫以偈頌曰

於是以棘杖　在家順正教　家中有尊長
以法戒為益　楊柳樹在外　皆以時茂盛
衆共稽首仁　如梵志事火　吾家以勢力
奉事諸梵志　吉祥多生子　當令饒財寶

野雞以偈報曰

天當與汝願　以梵杖擊卿　於世何有法
云何欲食雞

野猫以偈答曰

我當不食肉　暴露修清淨　礼事諸天衆
吾為得此聟

野雞以偈答曰

未曾見聞此　野猫修淨行　卿欲有所滅
為賊欲噉雞　未與果各別　美辭佯喜笑
吾終不信卿　安得雞不噉　惡性而卒暴
觀面赤如血　其眼青如藍　卿當食鼠蛇
然不得雞食　何不行捕鼠　面赤眼正青
叫嘆言猫時　吾衣毛則竪　輙避自欲藏
世世欲離卿　何意今相振

於是猫復以偈荅曰

面色豈好乎　端正皆童耶　當問威儀則
及餘諸功德　諸行當具足　智慧有方便
曉了家居業　未曾有我比　我常好洗沐
令著好衣服　起舞歌聲音　乃尒愛敬我
又當洗仁足　為其梳頭髻　及當調譺戲
然後愛敬我

於是野雞以偈荅曰

吾非不自愛　令怨家梳頭　其與尒相親
終不得壽長

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野猫今調達比丘是也時雞者我身是也昔者相遇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前世諍女經第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尒時調達心念毒害誹謗如來自謂有道衆人呵之天龍鬼神釋梵四王忠共曉喻勿得懷害向於如來莫謗世尊佛為一切三界之尊有三達智無所罣㝵天上天下莫不歸命云何誹謗得罪無量卿欲毀佛由如舉手欲擲日月如以一塵欲翳須弥如持一毛度於虛空調

達聞之其心不毀時諸比丘具以啓佛調達有何重嫌懷結乃尒佛告諸比丘調達不但今世世世如是乃往久遠无數刧時有一梵志財富无數有一好女端正殊妙色像第一諸梵志法其勢姓者假使處女與明經者於時梵志請諸同學五百之衆供養三月察其所知時五百人中有一人最上智慧學於三經博達五典章句次第不失經義問者發遣无所疑難最處上座又年朽老面色醜陋不似類人兩眼復青父母愁憂女亦懊惱云何當爲此人作婦何異怨鬼當柰之何於時遠方有一梵志年既幼少顔貌殊好聰明智慧綜練三經通達五典上知天文下觀地理災變吉凶皆預能觀能知六情妖異蠱道懷姙男女産乳難易怨傷十方蜎飛蠕動鼓行喘息人物之類懷四等心慈悲喜護聞彼勢姓大富梵志請諸同學五百之衆供養三月欲盡於女尋時往詣一一難問諸梵志等咸皆窮之无辭以對五百之衆智皆不及年少

梵志則處上坐時女父母及女見之皆大歡喜吾求女聟其日甚久今乃獲願年尊梵志曰吾年既老久許我女以為妻婦且以假我所得賜遺恚用與卿可置此婦傷我年高勿相毀辱年少荅曰不可越法以從人情我應納之何為與卿三月畢竟即處女用與年少梵志其年老者心懷毒惡卿相毀辱而奪我婦世世所在與卿作怨或當危害或加毀辱終不相置年少梵志常行慈心彼獨懷害佛告諸比丘尒時年尊梵志今調達是年少梵志我身是也其女者瞿夷是前世之結于今不解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墮珠著海中經第八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一切大聖神通已達時諸比丘於講堂上坐共議言我等世尊從无數劫精進不懈不拘生死五道之患欲得佛道救濟一切用精進故超越九劫自致无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吾為蒙度以為橋梁時佛遥聞比丘所議起到講堂問之

何論比丘白曰我等共議世尊功德
巍巍無量從累劫來精進无猒不避
諸難勤苦求道欲濟一切不中墮落
自致得佛我等蒙度佛告比丘實如
所言誠無有異吾從無數劫以來精
進求道初无懈息愍傷衆生欲度脫
之用精進故自致得佛超越九劫出
弥勒前我念過去無數劫時見國中
人多有貧窮愍傷憐之以何方便而
令豐饒念當入海獲如意珠乃有所
救撾鼓搖鈴誰欲入海採求珎寶衆
人大會臨當上船更作教令欲捨父母
不惜妻子投身没命當共入海所以
者何海有三難一者大魚長二万八
千里二者鬼神羅刹欲飜其船三者
振山故作此令得無怨適更令已衆
人皆悔時五百人心獨堅固便望風
擧帆乘船入海詣海龍王從求頭上
如意之珠龍王見之用一切故勤勞
入海欲濟窮士即以珠與時諸賈客
各各採寶悉皆具足乘船來還海中
諸龍及諸鬼神悉共議言此如意珠
海中上寶非世俗人所當獲者云何

損海益閻浮利誠可惜之當作方計
還奪其珠不可失之至於人間時龍
鬼晝夜圍遶若干之匝欲奪其珠導
師德尊威神巍巍諸鬼神龍雖欲翻
船奪如意珠力所不任於時導師及
五百人安隱渡海菩薩踊躍住於海
邊住頭下手呪願海神珠繫在頭時海
龍神因緣得便使珠墮海導師感激
吾行入海乘船涉難勤苦無量乃得
此寶當救衆乏於今海神反令墮海
勑邊侍人捉持器來吾𢑱海水至於底
沒不得珠者終不休懈即器𢑱水以
精進力不避苦難不惜壽命水自然
趣悉入器中諸海龍神見之如是心
即懷懼此人威勢精進之力誠非世
有若今𢑱水不久竭海即持珠來辭
謝還之吾等聊試不爾精進力勢如
是天上天下無能勝君導師者獲寶
賫還國中觀寶求願使雨七寶以供
天下莫不安隱爾時導師則我身是
五百賈客諸弟子者是我所將導即
精進行入於大海還得寶珠救諸貧
窮于今得佛竭生死海智慧無量救

濟群生莫不得度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旃闍摩暴志謗佛經第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國王波斯匿請佛及比丘衆於中宮飯佛出祇樹與大比丘及諸菩薩天龍神鬼眷屬圍遶釋梵四王華香妓樂於上供養香汁灑地於時世尊與大衆俱入舍衛城欲詣王宮有比丘尼名曰暴志木盂繫腹似如懷姙因牽佛衣君為我夫從得有身不給衣食此事云何時諸大衆天人釋梵四王諸天鬼神及國人民莫不驚惶佛為一切三界之尊其心清淨過於摩尼智慧之明超於日月獨步三世無能逮者降伏諸邪九十六種莫不歸伏道德巍巍不可為喻虛空无形不可汙染佛心過彼无有等侶此比丘尼既佛弟子云何懷惡欲毀如来於是世尊見衆會心欲為決疑仰瞻上方時天帝釋尋時来下化作一小鼠齧齒繫盂繩盂即墮地衆會覩之瞋喜

交集恠之所以時國王瞋此比丘尼棄家遠業為佛弟子既不能暢歎譽如来無極功德反還懷妬誹謗大聖乎即勅侍者掘地為深坑欲倒埋之時佛解喻勿得尒也是吾宿罪非獨彼殃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賈客賣好真珠枚數甚多既圓明好時有一女詣欲買之向欲詣偶有一男子還益倍價獨得珠去女人不得心懷瞋恨又從請求復不肯與心感遂怒我前詣珠便來還奪又從請求復不肯與汝毀辱我在在所生當報汝怨所在毀辱悔无所及佛告諸比丘國王及諸比丘買珠男子則我身是其女身者則暴志是因彼懷恨所在生處常欲相謗佛說如是衆會疑解莫不歡喜

佛說鼈獼猴經第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時諸比丘會共議言有此暴志比丘尼者棄家遠業而行學道歸命三寶佛則為父法則為母諸比丘衆以為兄

弟本以道法而為沙門遵修道誼去三毒垢供侍佛法及比丘僧慇懃一切行四等心乃可得度而反懷惡謗佛謗尊輕毀衆僧甚可疑恠為未曾有時佛徹聽往問比丘屬何所論比丘具啓向所議意於時世尊告諸比丘此比丘乏不但今世念如來惡在在所生亦復如是吾自憶念乃往過去无數劫時有一獼猴王處在林樹食果飲水戀念一切鼓行喘息人物之類皆欲令度使至无為時與一鼈以為知友親親相敬初不相恃鼈數往來到獼猴所飲食言談說正義理其婦見之數出不在謂之於外婬蕩不節即問夫聟卿數出為何所至湊將無於外放逸无道其夫荅曰吾與獼猴結為親友聰明智慧又曉義理出輙往造共論經法但說快事无他放逸其婦不信謂為不然又瞋獼猴誘訹我夫數令出入當畜殺之吾夫乃休因便佯病困劣著牀其聟瞻勞醫藥療治竟不肯差謂其夫言何須勞意損其醫藥吾病甚重當得卿所

親親獼猴之所吾乃活耳其夫答曰是吾親友寄身託命終不相疑去何相畱用以活卿耶其婦答曰今為夫婦同共一體不念相濟反為獼猴誠非誼理其夫過婦又敬重之往請獼猴吾數往来到君所頼仁不枉屈詣我家門今欲相請到舍小食獼猴答曰吾處陸地卿在水中安得相從其鼈答曰吾當負卿亦可任儀獼猴便從負到中道謂獼猴言仁欲知不所以相請吾婦病困欲得仁肝服食除病獼猴報曰卿何以故不早相語吾肝挂樹不賫持来促還取肝乃相從耳便還樹上跳踉歡喜時鼈問曰卿當賫肝来到我家反更上樹跳踉踊躍為何所施獼猴答曰天下至愚无過於卿何所有肝而挂在樹共為親友寄身託命而還相畱欲危我命從今已往各自別行佛告比丘尒時鼈婦則暴志是鼈者則調達是獼猴王者則我身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五仙人經第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與大比丘

衆千二百五十人與諸菩薩倶佛告
諸會者乃往久遠无數劫時有五仙
人處於山藪四人為主一人給侍供
養奉事未曽失意採果汲水進以時
節一日遠行採果水漿懈廢眠寐不
以時還日以過中四人失食懷恨飢
恚謂其侍者卿給使令何得如是如
卿所行可為殑呪不宜族姓侍者聞
之憂慼難言退在樹下近水邊坐偏
翹一脚思惟自責執勞積久令遠四
仙時食之供既失道教不順四等遂
感而死其足常著七寶之屐翹足而
坐寶屐墮水而没一使命過之後即
生外道為殑呪子年十餘歳與其同
輩戲于路側時有梵志過見戲童人
數猥多適觀察之見殑呪子特有貴相
應為王者顏貌殊異於人中上梵志
命曰尒有王相不宜懊惱遊於衆內
童子荅曰吾殑呪子何有王相梵志
又曰如吾經典儀容形體與讖書符
合尒則應之深思吾語誠諦无欺斯
國之王當用某日某時覺殞必禪尒
位童子荅曰唯勿廣之恊令靜密設

如仁言當重念恩不敢自憍梵志言
畢尋遂遁走出之他國後日末幾王
薨絕嗣娉求賢士以為國胄羣臣議
曰國之無主如人之无首宜速發遣
使者勤求有德以時立之使者四布
遥見斯童有異人之姿輙尋遣人還
啓群臣唯嚴王制威儀法駕幸來奉
迎羣臣百寮莫不踊躍如使者所白
嚴駕奉迎香湯洗沐五時朝服寶冠
劒帶如先王之法前後導衛不遠國
與即位處殿南面稱制境土安寧民
庶踊悦

於時梵志仰瞻天文下察地理知已
嗣立即詣宮門求覲門監啓曰外有
梵志欲求覲尊王詔見之梵志進入
古謝呪願又白王曰如我所瞻令果
前誓寧審諦乎王曰誠哉道人神妙
蒙恩獲祚王曰道人豈欲半國分藏
珎寶乎婦女美人車馬侍使恣所欲
得梵志荅曰一無所欲唯求二願一
曰飲食進止衣服卧起與王一等相
須勿有前後二曰參議國事所決同
意莫自專也王曰善哉思嗣二願此

豈不易乎王修治國常以正法不枉
万民梵志受恩因自恃恣輕蔑重臣
羣臣忿然俱進諫曰王尊位高宜與
國臣耆舊參議偏信乞士遂令悠慢
欺侮羣職隣國聞之將為所嗤以致
寇難王曰吾少與之久有本誓安
可廢耶臣諫不止若王食饌但勿須
之則必致也王遂可之伺梵志出不
復須還則先之食梵志恚曰本要云
何今先獨食王曰雖吾先食卿出未
歸豫别案饌卿自来晚梵志罵曰咄
殟呪子不顧義理而違本誓羣臣聞
之臨臣毀君咸奏欲煞王詔羣臣以
何罪罪之各各進曰或云乾蒸之或云
煑之或云枝解或云臼擣或云五杌截
耳割舌挑目煞之王无所聽吾奉道法
慈心愍哀衆生之類不害蠕動況危
人命但給資粮驅令出國君臣奉詔
即給衣粮逐使出境獨涉遠路羸骨
寒暑疲極憔悴无所似類而到他國
詣異梵志家舊與親親又而問曰卿
何從来何所綜習業何經典能恚念
乎荅曰吾從遠来飢寒見逼忘所誦

習梵志心念此人所誦今已廢忘无所能化當令田作輙給奴子及犁牛耕見梵志耕種若役奴子酷令平地走使東西奴子无聊欲自投水往到河側則得一隻七寶之屐心自念言欲與大家大家无恩欲與父母必賣噉食梵志困我役使无賴吾當奉承以屐上之可獲寬恣則賣屐還用上梵志梵志欣豫心自念言此七寶屐其價難訾吾違王意以屐奉上愆咎前之罪疊願得原赦王曰善哉王即可解尋還王國以屐上王深自陳悔納之慯裏別座坐之會諸羣臣則詔之曰卿等寧見前所逐梵志不耶荅曰不見設使見者當如之何荅曰當斷其手足截其耳鼻斷頭斬腰五毒治之王曰設使見者能識之乎臣曰不審王出寶屐以示群臣命梵志出與臣相見致此異寶當共原之羣臣啓曰此梵志罪如山如海不可赦也獻屐一隻何所施補若獲一緉罪可除也王即可之重逐梵志令更求一隻梵志懊惱吾本呼嗟而轉加劇還故主

人主人問曰卿至何所而所從來梵志
還之不敢對說去偶行還則付犁牛
奴子使令耕種如前於時梵志問奴
子曰汝前寶屐本何從得奴子俱行
示得屐處至于水側遍覓求之不知
隻處奴子捨去梵志心念此之寶屐
必從上流來下行求之不得即逆流
上行見大蓮華順流迴波魚口銜之
其華甚大有千餘葉梵志心念雖不
得屐以此華上之儻可解過得復前
寵便復執華則見四仙人坐於樹下
前為作禮問訊起居聖體萬福仙人
曰然卿所從來荅曰吾失王意雖獻
一屐不足解過故逆流來求之未獲
仙人告曰卿為學人當知進退彼國
王者是吾等子存待愛敬同食坐起
余宜云何一旦罵之怒呪乎卿之罪
重當相誅害令不相問指示樹下則
王先身為侍者時供給仙時坐翅一脚
感結而終寶屐墮水一隻著脚便自
取去梵志取屐稽首謝過還到本國
續以上之王即歡喜君臣意解復其
寵位佛告諸比丘尒時王者則吾身

生經卷第一　第三十三張　安　壬達

是四仙人者拘留秦佛拘那含文尼佛迦葉佛弥勒佛是也其梵志者調達是也佛說尒時莫不歡喜

生經卷第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生經卷第二　　安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佛說舅甥經第十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佛告諸比丘乃昔過去無數劫時姊弟二人姊有一子與舅俱給官御府織金縷錦綾羅縠珍好異衣見帑藏中琦寶好物貪意爲動即共議言吾織作勤苦不懈知諸藏物好醜多少寧可共取用解貧乏乎夜人定後鑿作地窟盜取官物不可貲數明監藏者覺物減少以啓白王王詔之曰勿廣宣之令外人知舅甥盜者謂王多事不能覺察至于後日遂當慴怵必復重來且嚴警守以用待之得者收捉無令放逸藏監受詔即加守備其人久久則重來盜外甥教舅舅年尊體羸力少若爲守者所得不能自脫更從地窟却行而入如令見得我力强盛當濟免舅舅適入窟爲守者所執執者讙呼諸守人捉甥不制畏明日識輙截舅頭出

竊持歸晨曉藏監具以啓聞王又詔曰輦出其尸置四交路其有對哭取死尸者則是賊魁棄之四衢警守積日於時遠方有大賈來人馬車馳塡噎塞路奔突猥逼其人射關載兩車薪置其尸上守者明朝具以啓王王詔微伺伺不周密若有燒者收縛送來於是外甥將教僮豎執炬舞戲人衆捴閙以火投薪薪燃熾盛守者不覺具以啓王王又詔曰若已䩞維更增守者嚴伺其骨來取骨者則是原首甥又覺之兼猥釀酒特令醇厚詣守備者徼而酤之守者連昔飢渴見酒宗共酤飲飲酒過多皆共醉寐倂囚酒瓶受骨而去守者不覺明復啓王王又詔曰前後警守竟不級獲斯賊狡黠更當設謀王即出女莊嚴瓔珞珠璣寶飾安立房室於大水傍衆人侍衛伺察非妄必有利色來趣女者素教誡女得逆抱捉喚令衆人則可收執他日異夜甥尋竊來因水放株令順流下唱叫犇急守者驚趣謂有異人但見株杌如是連昔數數不

變守者翫習瞻眠不驚甥即乘株到
女室女則執衣甥告女曰用為牽衣
可捉我辟甥素見黠預持死人辟以
用授女女便放衣轉捉死辟而大稱叫
遲守者寤甥得脫走明具啓王王又
詔曰此人方便獨一無雙久捕不得
當奈之何女即懷姙十月生男男大
端正使乳母抱行周遍國中有人見
與有嗚噈者便縛送來抱兒終日无
嗚噈者甥為餅師住餅爐下小兒飢
啼乳母抱兒趣餅爐下市餅餔兒甥
既見兒即以餅與因而嗚之乳母還
白王曰兒行終日無來近者飢過
餅爐時賣餅者授餅乃嗚王又詔
曰何不縛送乳母荅曰小兒飢啼
餅師授餅因而嗚之不意是賊何
因因之王使乳母更抱兒出及諸
伺候見近兒者便縛將來甥酤美酒
呼請乳母及微伺者就于酒家勸酒
大醉眠臥便盜兒去醒悟失兒具以
啓王王又詔曰卿等頑騃貪嗜狂水
既不得賊復亡失兒甥時得兒抱至
他國前見國王占謝荅對引經說誼

王大歡喜轉賜祿位以為大臣而謂之曰吾之一國智慧方便无逮卿者欲以臣女若吾之女當以相配自恣所欲對曰不敢若王見哀其實欲索某國王女王曰善哉從所志願王即有名自以為子遣使者往往令求彼王女王即可之王心念言續是盜魁前後狡猾即遣使者欲迎吾女遣其太子五百騎乘皆使嚴整王即勅外疾嚴車騎甥為賊日即懷恐懼心自念言若到彼國王必被覺見執不疑便啟其王若王見遣當令人馬五百騎具衣服鞍勒一無差異乃可迎婦王然其言即往迎婦王令女飲食待客善相娛樂二百五十騎在前二百五十騎在後甥在其中跨馬不下女父自出屢觀察之王入騎中躬執甥出尒為是非前後方便捕何巨得稽首荅曰實尒是也王曰卿之聰喆天下无雙隨卿所願以女配之得為夫婦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甥者則吾身是女父王者舍利弗是也舅者調達是也女婦國王父輸頭檀是也母摩

耶是婦瞿夷是子羅云是也佛說是
時莫不歡喜

佛說閑居經第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拘留國轉遊與大
比丘衆五百人俱稍至城裏聚落有自
然好音佛須其中時彼聚落有梵志
長者與究竟數衆惡共普聞有大寂
志姓日瞿曇釋族姓子棄國轉遊城
裏聚落與大比丘五百人俱彼佛大
聖名稱普聞流遍十方莫不宣揚疑
者肅驚戦戦兢兢莫不欣戴号曰如
来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
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号佛世尊
則以加哀天上人間諸魔梵天沙門
梵志開化天人證以六通獨步三界
所說經法初語亦善中語亦善竟語
亦善分別其義微妙見諦淨修梵行
得覲如斯如来至真等正覺善哉蒙
慶若能稽首敬受道教功祚无量於
時梵志長者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却
坐一面敬問占謝又手白佛者謙讓
者遥見默者却住一面者於時世尊
告梵志長者假使有人来問汲者何

所沙門不當供養奉事荅曰不及唯佛說之佛言其有沙門梵志眼著妙色耳貪五音鼻慕好香口存美味身猗細滑志于諸法不捨於欲貪嫉恩愛志求無猒焚燒之痛如是之比沙門梵志不當供養奉　尊弟白佛言有來問者當以是荅乃合善義則應法化所以者何我等著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恩愛之著貪求無猒斯輩之類迷于五陰惑於六衰官爵俸祿財物富貴不以懸惓與俗無別以是之故不當奉供順此等類佛告梵志長者假使有人來問汝者當供事奉敬尊重何所沙門梵志當云何乎白世尊曰其不著念五陰六衰婬怒癡習濟色聲香味細滑之念斯等積德溫雅和順正當洪事如此之輩沙門梵志

佛告城裏聚落梵志長者汝等何故說此言乎寧有比類安知沙門梵志已離婬怒癡又教人離及色聲香味細滑恩愛之著心惱之熱諸情無猒荅佛言吾等數見沙門梵志端正殊好捨色聲香味細滑所欲處在閑居若

樹下坐塚間曠野棄諸瑕惡志无所
求燕居獨處彼則永除色痛想行識
諸法之念斷求念空常察此等沙門
梵志離婬怒癡亦教人離捨色聲香
味細滑之念聽聞如是以斯為樂恩
愛之者永以除盡可意色欲諸所慕
求燿然已離則以時節供事所樂五
陰六情亦復如是我觀此等沙門梵
志處在閑居若樹下坐塚間曠野獨
而燕處則已永除眼色耳聲鼻香口
味身受心法積衆德本恭順和雅如
是比像我等觀之沙門梵志離婬怒
癡及教人離我等今日自歸佛及法
僧奉受五戒為清信士佛說如是莫
不歡喜

佛說舍利弗般泥洹經第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迦蘭陁竹園
中尒時賢者舍利弗在那羅聚落得疾
困劣寢在于牀與諸賢者沙彌俱於
時舍利弗尋般泥洹侍者謢那供養
奉事如法已訖取鉢衣服就王舍城
到竹樹間已日昳時從燕處起取鉢
衣服至阿難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

諄郝沙弥白阿難曰唯然仁者欲得知不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我今責持和上舍利及鉢衣服賢者阿難報諄郝曰便與我俱往詣佛所敬事脩禮儻從世尊得聞要法諄郝荅曰唯然從命於時阿難與諄郝俱往詣佛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叉手白佛我身羸極无復力勢柔弱疲劣不能脩法所以者何諄郝晉言碎末沙弥来詣我所稽首足下為我說言仁者欲知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并責衣鉢及舍利佛告賢者阿難汝意諄郝念舍利弗比丘賚於戒品而滅度定品慧品解脫品度知見品而滅度乎又吾了是法致㝡正覺乃分別說及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聖道行佛所現信汝於今見舍利弗比丘又般泥洹而反愁慼涕泣悲哀不能自勝賢者白世尊曰舍利弗比丘不賚持戒定慧解度知見品而滅度也世尊以是分別斯法成㝡正覺分別說耳及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念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聖道行亦不

賣此而滅度也阿難白佛唯然世尊舍利弗比丘奉戒眞諦有妙辯才講法无猒其四部衆聽之不倦說之不懈多所勸助開化未解令心欣豫莫不奉命知節止足常志精進志常定止有大聖智无極之慧卒問對之言辭應機發遣博達能了尋音荅報一切能通智慧爲寶衆德具足舍利弗比丘巍巍如是以故我見舍利弗比丘取滅度去愁憂悲哀心懷慼慼不能自勝佛告阿難生者在世安可久存有諸思想緣起之法必當歸盡壞敗永没法當崩敗法應當壞欲使不尒終不可得

佛告阿難佛本自說一切恩愛皆當別離夫生有終物成有敗合則有散應當滅盡壞敗欲使不尒安得如意應當終没歸于无常離別之法欲使不散安得可獲乎佛語阿難舍利弗所遊之處佛心則安不以爲慮應當別離壞敗无常欲使不至安可獲乎法起有滅物成有敗人生有終興成必衰應當无常別離之法欲使不至

未可獲也辟如大寶之山嵩高之頂一旦崩摧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在衆僧中令取滅度如寶山崩无常壞敗別離之法欲使不至安得如意佛告阿難猶大寶樹根芽莖節枝葉華實具足茂好大飾卒墮則現缺減視之無戚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存在衆僧令取滅度衆僧威滅應當滅盡无常衰耗欲使不至豈可得乎是故阿難從今日往自修身行已求歸依以法為證歸命經典勿求餘歸云何比丘作是行乎於是比丘自觀身行內外非我當自觀察調御其心觀諸世間皆由无黠內觀痛痒觀外痛痒內外非我入于善哉調御其心察世无明內觀其心亦觀外心不得內外入于善哉自調其心觀世无黠觀上日月亦觀外法不猗內外入于善哉調御其心觀世无黠佛告阿難是為修其身行自求歸依處於法地歸命于法不處他地不歸餘人

佛告阿難其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從我受教自修其身自求歸依

處於法地歸於法地歸命于法不處他地不歸餘人出家比丘為佛弟子順此教者則順佛教佛說如是阿難及沙彌諸比丘衆聞經歡喜受教而退

佛說子命過經第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尒時舍衛城中有一異人息男命過父母愛重无不欲念視之无猒以子之憂狂乱失志奔走門户中庭街路求子願來見我當於何所得覩汝形於時是人隨其門路出舍衛城至祇樹給孤獨園往詣佛所默然立前佛問其人汝何以故本制其心今者諸根變没不常憔悴羸極其人白佛言用為問我諸根變異所以者何獨有一子舉家愛重莫不敬愛視之无猒今以命過以子之憂而發狂癡其心迷乱開軒窓及門户求索子願來見我何所求子佛言其人恩愛之著別離則憂啼泣悲哀憂惱之患合會有離適有所愛必致惱患尒時其人聞佛所語心中忽然了世无常三世如幻即受佛戒稽首而退

佛說比丘各言志經第十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越祇音聲蘩樹與尊比丘俱一切聖賢諸通已達皆忠耆年其名曰賢者舍利弗賢者大目連賢者迦葉賢者阿那律賢者離越賢者邠耨文陁弗賢者須菩提賢者迦旃延賢者憂波離賢者離垢賢者名聞賢者牛呞賢者羅云賢者阿難如是之比大比丘衆五百人尒時賢者大目揵連及大弟子天欲向明從坐起往詣賢者舍利弗所時舍利弗遥見諸大弟子相隨而来適覩此已至離越所而謂之曰離越且觀大聖衆来諸目連等賢者離越尋時往詣舍利弗所手執凉扇詣舍利弗所以者何今日旦當因舍利弗得聞講法與大弟子一時同心時舍利弗見大弟子尋以勞賀賢者阿難善来阿難能自枉屈為佛侍者親近世尊宣聖明教當問阿難心所懷疑音聲蘩樹為其樂乎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軟悦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蘩樹之間而現雅德阿難荅曰常以

時節修具足行分別其議成就微妙淨修梵行多所發起多所成就至於博聞曉了言教心意開解處于快見為諸四輩講說經典粗舉要言濟諸曠野深谷之患如是舍利弗比丘應在音聲蘩樹之間時舍利弗復問離越卿意云何賢者阿難所說辯慧猶師子吼令問離越仁者觀此音聲蘩樹為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軟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蘩樹之間而現雅德離越荅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閑居燕坐樂于獨處除去家想而无愛欲在於衆人而不放逸不樂輕戲憺怕定然其心不亂志在空行如是比丘應在音聲蘩樹之間則現雅德

又舍利弗復問賢者阿那律卿意云何在音聲蘩樹為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軟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蘩樹而現雅德阿那律荅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天眼徹視道眼清淨觀於天人三千大千佛之國土普見无㝵譬如假喻有眼之

人上高樓閣從上視下悉見所有人民行來出入進退居止屋舍如是舍利弗比丘天眼睹見三界无一罣㝵在於音聲藂樹之間則現奇雅舍利弗問大迦葉曰卿意云何在音聲藂樹為快樂不感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軟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藂樹而現雅德迦葉荅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自處閑居勸人閑居自修賢聖勸人賢聖自服弊衣勸人弊衣自知止足勸人止足自身少求勸人少求自身寂然勸人寂然自身精進勸人精進自身制心勸人制心自身定意勸人定意自身專修勸人專修自身戒具三昧智慧解脫度知見慧勸人亦然自身教化勸發衆人聽採法義開化說經於法无猒勸人亦然如是舍利弗比丘在於音聲藂樹之間則現奇雅又舍利弗問大目揵連卿意云何在音聲藂樹為快樂不感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軟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藂樹而現雅德目連荅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

得大神足威聖无量普尊自由於其神足所念自在於變化示現无央數形能變一身至不可計則還合一於與墻壁山藪谿谷通過无㝵出无閒入无孔入地復出辟如入水履水不溺若行陸地處於虛空結加趺坐若如飛鳥身出光焰如大火聚身中出水猶如流泉其身不濡令此日月威神光光照於天下從地舉手捫摸日月化大其身至于梵天如是舍利弗比丘在於音聲蘩樹之閒則現奇雅尒時目連問舍利弗曰卿意云何在音聲蘩樹為快樂不乎威神巍巍花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軟悅人云何比丘在音聲蘩樹而現雅德舍利弗荅曰假使比丘制心自在不隨身教自於其室三昧正受發意之頃明旦日中日冥定意一心人定夜半後夜自由所行常得自在无所罣㝵辟如長者若尊者子淨水洗沐著新好衣所有具足无所少乏隨其所欲欲得何衣衆寶瓔珞香花伎樂明晨日中向夜所欲止處衣裳服飾卧起牀榻悉

得自在如是目連制心不隨乱意明旦日中闇冥入定夜半後夜隨其所欲禪定三昧隨其所觀皆得自在比丘音聲蘘樹則現奇雅

尒時賢者舍利弗謂目揵連賢者已說吾等之類盡各言志隨其辯才各宣其意寧可俱往詣佛大聖啓說此事如佛所說吾當奉行目連荅曰唯命是從於是舍利弗前白世尊我等之類各演所知令故啓白得其理不於是世尊讚舍利弗賢者阿難善哉善哉阿難所說所以者何比丘博聞則持不忘若有說法初善中善竟善分別其義微妙具足淨修梵行能分別此如是像法博聞普達觀之自在其心清淨降伏諸根皆能曉了則為四輩粗略舉要演說經典各令得所善哉善哉離越若之所說所以者何假使比丘在於閑居其行寂然其心清淨分別空无善哉善哉阿那律尒之所說所以者何令御天眼覩見三千大千佛國如於高樓上察見在下善哉善哉迦旃延尒之所說所以者

何汝見四諦無復狐疑善哉善哉須菩提能解說空法以空為本善哉善哉牛呞尒之所說所以者何畏生死苦樂於泥洹善哉邠耨分別經義演說佛與善哉善哉優波離分別罪福奉修法律善哉善哉離垢去三毒罪得三脫門善哉善哉名聞清脩善德并化衆人善哉善哉羅云守護禁戒无所違犯善哉善哉大迦葉樂在閑居勸他閑居以十二事常自脩身亦勸他人善哉善哉目揵連得六神足无量大尊自在分一為万万還合一能捫摸日月身至梵天善哉善哉舍利弗明旦日中日入人定夜半後夜禪定三昧常得自在如長者子沐浴著衣以寶瓔珞晝夜三時恣意所服

佛告諸比丘汝等各說所知皆快順法无所違錯復聽吾言云何比丘在音聲叢樹為快樂乎咸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軟悅人在音聲樹而現雅德於是比丘明旦從其衣鉢入于聚落若在異國處在樹下於是明旦著衣持鉢入彼國邑若於聚

落護諸根門分衛始竟飯食畢訖藏去衣鉢洗其手足獨坐燕處結加趺坐正身直形安心在前則觀於世一切无常心自念言假使吾身漏盡意解乃從坐起輙如所言諸漏不盡不從坐起比丘如是在音聲叢樹則現奇雅於時世尊而說偈曰

愽聞持法微妙寂　分別經典解法義
爲无央數而講說　有志閑居樂獨處
内自觀身外勸化　執御樂禪身自行
遵修世尊愽聞教　有在燕處若樹下
其目清淨无所著　獨除身病四百四
觀見衆生若干種　燕處樹間德如斯
譬如師子由山居　獨處閑居猗寂靜
止足解脫隨類教　處在燕處德如斯
若在天上及梵宮　若揵沓恕及人間
音能至彼无所㝵　處在燕樹德如斯
淨妙智慧普解人　心得自在諸根定
一切知足棄諸惡　處在燕樹德如斯
如是上人說微妙　各各講法隨所知
所演善哉順上義　往詣世尊叙所説
其天中天无廢㝵　音聲如梵寂志尊
其諸神通普平等　尊師應時開慧門

彼時世尊曰除雲　因此興教聽吾言
如諸比丘所應行　燕處樹間志奇雅
貪諸微妙多少求　審勝分別其心行
善衣持鉢威儀則　其行如鳥遊虛空
其有能修如此妙　聖不興嫉无懷害
得至寂然去塵垢　處在燕樹德如斯
佛說如是諸大弟子天龍鬼神阿須倫聞經莫不歡喜

佛說迦旃延無常經第十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阿和提國介時賢者迦旃延告諸比丘諸賢者聽一切合會皆當離別雖復安隱會致疾病年少當老雖復長壽會當歸死如朝露花日出即墮世間无常亦復如是年少強健不可常存譬如日出照於天下不久則沒如是賢者合會有別人生有死興盛必衰一切萬物皆歸无常壞敗歸盡如樹果熟尋有墮憂萬物无常亦復如是合會有離興者必衰譬如陶家作諸瓦器生者熟者无不壞敗如是賢者合會有離興者必衰生者有死恩愛離別所求所慕不得如意介時則有惡應變怪現矣

其病見前諸相危熟身得疾病命轉向盡骨肉消減已失安隱得大困疾懊惱巨言體適困極水漿不下醫藥不治神呪不行假使解除无所復益醫見如是尋退捨去家後命盡至於鞭軌與于殑危若使為變命欲盡時則有六痛逼於苦毒鞭軌之惱衆患普集已所不欲自然来至轉向将氣或塞不通但有出氣无有入氣出息亦極入息亦極諸脉欲斷失於好顔卧起須人人常飲飼雖得醫藥糜粥舍之必復苦極不能消化欲捉虛空白汗流出聲如雷鳴悪露自出身卧其上歸於賤處命盡神去載出野田或火燒之身體臭腐无所識知飛鳥所食骨節支解頭項異處連筋斷節消為灰土一切無常當是之時身為所在頭足手脚為何所處初始死時出在冢間父母兄弟妻子皆共逐之親厚知識亦復如是啼哭愁憂悲哀呼嗟椎胷搵惆葬埋已訖各自還歸亦不能救身獨自當之棄捐在地猶如瓦石不聞聲香味細滑亦不見

色及與五欲无所識知以是之故知身无常孝順供養父母恭敬沙門諸道士布施持戒齋肅守禁修行起住迎逆稽首作礼叉手自歸令諸賢者諦省察此當念無常苦空非身於是說偈曰

已見如此大恐懼　計求人身甚難得
當行精進救頭火　除諸勤苦立大安
往古佛時值不聞　莫計吾我及放逸
得无遇此无量苦　生死之患地獄酷
志在愛欲無為惡　伏諸根本故說此
無得念惡及諸想　得至寂然如壞賊
无得念言是我所　於是无我亦無吾
无得不尊自謂勢　攝身諸事伏其心
常當著懃知身時　捐棄軀命无所著
无得長夜在惡趣　慎莫以為此遭是患
勿復往至閻羅界　常當孝順供二親
積累功德為後護　因是疾得賢聖路
勿求眾安而犯惡　无承邪教為卒暴
觀察此以常興施　棄捐愛欲諸瑕穢
然後當求於父母　妻子親屬及知友
常承佛教不違命　將无不值就後世
假使疾病求父母　妻子親屬及知友

欲令救護不能得　功德智慧復世明
賢者迦旃延為諸比丘說法如此比
丘歡喜則時受教

佛說和利長者問事經第十八

聞如是一時佛遊鄰鞞國波和桒樹
間與大比丘衆比丘五百人介時和
利長者往詣佛所稽首足下退坐一
面佛告長者吾欲問汝假使魔來及
魔官屬及无央數諸外異道問以所
答汝當諦聽善思念之唯然世尊願
樂欲聞於是長者與諸大衆受教而
聽佛告長者何謂大聖長者白曰唯
然世尊大聖有四何謂為四一曰地
種二曰水種三曰火種四曰風種是
曰四大聖佛言何謂地種答曰謂有
五事立堅强不柔麁蘧能往返者佛
言善哉善哉長者能解彼諸地種永
不現不長者答曰唯然世尊我身能知
地種滅没不可知佛言善哉復問何
謂水種答曰唯然世尊水有五事津
液通流細滑微碎无有形貌猶如羅
網遍至諸脈佛言善哉善哉長者汝
乃能知水種滅没不知處時答曰唯

然世尊知歸无常永不現也佛告長者何謂火種長者荅曰溫煽之類能令人熱有所消化而能焚燒光熖之類佛言善哉長者汝乃能知火種滅没不復現耶荅曰能知无常歸盡不現佛告長者何謂風種長者荅曰風有五事寒冷之類轉飃馳疾有所飃吹出入得通有諸響聲佛言善哉善哉令乃能知風種忽然没不復現耶荅曰唯然世尊能知風種自然歸盡佛言善哉善哉長者世尊又問豈不覩見其種寂聲荅曰唯然知其種聲平等如稱其四大魁為何所處荅曰猗欲飲食恩愛又問其四大魁為何所猗荅曰展轉相依又問為何所趣荅曰趣色諸入又問諸入為何所歸荅曰歸罪塵勞又問何因有罪塵勞荅曰唯然世尊其識及身各自別異而各離散又問命盡身壞為何所趣荅曰豈有所趣身无心意身識各別又問長者續以故識歸於所趣更得異識耶荅曰唯然世尊不貴故識歸於所趣不離故識亦无異識云何長者見於法乎

譬如世尊眼識非常耳識有異不共合同如是世尊没生死如是所見无猒而以存命佛言善哉善哉長者於今長者一切所問報答如應審實不虛寧是不實答曰不實所以者何如大聖說於是世間所與不實欲法悉虛我念世尊此世俗事皆以虛立未曾有法佛言善哉善哉長者假使有說世事皆虛悉未曾有則諸佛說所以者何世事悉虛无有一實於是世間皆未曾有佛說如是和利長者受教歡喜而退

佛說佛心揔持經第十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蒐櫃蒐國賓近大海之邊佛所行樹於師子座與无央數諸天眷屬圍遶而為說法彼時世尊告安詳摩夷亘天及淨居身天子諸天子當知有揔持名佛心之法過去如來至真等正覺所說為四部會亦於後世救攝擁護令得自歸普獲特勝所生到處護一切義為諸菩薩學大乘者令蒙法恩使得普至一切所為則有超異以故說耳今者諸賢

亦當受之持諷誦讀我滅度後冣後世時四輩眾會學大乘者聞其名者當分別說為他人講心懷忍辱心得自在聞其音難設致其名超異德性如來所說而復擁護已願冣上所見自在其有欲闘當為說之眾會對曰唯然世尊當受聖教如佛所言終不敢違使如來教普然具足眾會又問何謂世尊佛心捴持法乎世尊告曰今次第說无垢離垢造一切義皆已逮得所作諸德无有邊際三世平等一切十方具足諸慧示現一切諸所有藏諸法自在具足成就所作通達普了周匝除一切眼皆於三界普至十方寂然憺怕獲諸脫門分別法界究竟猗著皆念一切諸所作為超度餘心已得解脫除結縛法普於虛空本性清淨无垢勸化三處過去當來現在平等三世斷除无餘離於所有第一度證所行如言所作成就一切大慈而與大眾於一切人而無所度佛告天子是為佛心捴持法也為四輩說求菩薩乘其有諷誦懷在身心

諦曉了識持此經者壞諸思想辟若如來立在于頂思則得見其有能見若有聞者能說經法若有持者未曾有忘究竟於學當復得往於道所住說經寂然以故講經所持當持未曾忽疑以是之故能忍總持一切所聞所得如海遠不起法忍於一切法而得自在无所罣㝵至解脫門如意具足於現在法於我法教當受重任棄諸重擔此族姓子則為見佛若覩此等當　從聽受當觀其法莫察其形不當毀呰而輕易也摩夷亘天子白佛言唯然受教不敢違也普當宣傳如來之命然於後世以是經法為四輩說及菩薩衆當為分別若有誦得若有忘者當為開示族姓子決當令得見及使聽聞護如來所說言教我等亦當奉受如來所說此族姓子當成大義佛告摩夷亘天子衆當奉行如今所言是則佛教佛說如是摩夷亘天子淨居諸天一切衆會天龍鬼神世人阿須倫聞經歡喜

怨家像知識而强結親友諸王所行多

則至於土地　其國多大臣　而常興鬪諍

當為遣薛眼　於是說如是

跋飢梨尼　跋飽梨尼

師比丘　跋羅陁　蔔偈陁　沙瑜投

陁遏阿夷比兜波　睞瘴羝那旗　跋離

那波羅　翅提尼陁睒尼　尼披散尼

摩呵舁那党陁利那

其有於是於我空耗所有財寶令遠

得之若過去則以是神呪當以手授

重其手足擁護於膝重於臏常皆見

重為脇見重使下見重令頸見重使

心見重令四部衆皆使見重悉令平

等所從來處風散其華

遏那提奴　遏那提陁　遏弥提唇

遏提唇取拔韈陁　叱闍叱者

朱陁闍陁　波沙提　波沙檀尼耶醯迦

弥仇弥遮羅羝　朱羅鈴摩尼　阿提陁

浮弥美那伊俞羅頭　那羝祇禘弥

比闌禘弥　薩披那樓　弥檀光南摸

摩迦尼　阿禘比耶　令所祝吉　梵天

勸助

佛說護諸比丘呪經第二十

聞如是　一時世尊遊於摩竭羅閱祇

城東在於柰樹間梵志丘聚從是北上上鉀提山中天帝石室尒時无數比丘各各馳走忩忩不安如捕魚師布網捕魚魚覩馳散世尊遥見无數比丘各各馳散擾擾不安佛問比丘何為馳散擾動如斯若魚畏網比丘對曰我遭患所在不安遇諸賊盗鬼神羅剎諸鳥及龍餓鬼師子及諸妖魅鬼魅非人熊羆諸邪溝邊溷鬼蠱道巫呪佛告比丘當為汝說常當救濟一切擁護諦聽善思念之比丘荅曰唯然受教佛言何等為一切救濟擁護如是

阿軻弥　迦羅移　嗜鋉嗜鋉　般鉀
阿羅鉀　摩丘　披賴垝　呵頭沙
翅拘梨因提鋉者比丘披　遲羅須弥
者羅難棘在者羅
阿耆破耆　阿羅因阿羅耶　耶勿遮埵
鉀移阿鉀

若不解脫我當勸解為其擁護救濟令安吉祥无患若賊鬼神羅剎蠱道符呪護四百里周匝無敢嬈者其不恭順犯是呪者頭破七分所以者何

佛告比丘今吾普觀天上世間若如是呪呪願擁護終无恐懼衣毛不竪除其宿命不請南無世尊所呪者吉梵天勸助是呪

佛說吉祥呪經第二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城是名曰轉法輪莫能踰者是地廣普若有嬈者佛皆說之今當講說大人聖賢具足歸彼時佛告賢者阿難吾為汝說神呪之王汝當持之諸佛所說至誠行趣道行十二因緣行月行日行賢者行日月俱行諦聽善思念之阿難言受教而聽如是

休樓　烏樓　阿迦羅　錍羅　莫迦垣羅颰提　波羅鈴波埊阿尼呵　耶扗阿尼耶　提阿提耶提頻稀亦稀盧羅羅羅颰提　摩那羅羅波夷吒

無量總持諸印之王諸佛所說為至誠行為修道行平等跡行日行月行如日月行佛語阿難此總持句為佛之句為尊上句為學句聖賢之句得利義句所懐來句無兵仗句若族姓子族姓女若入此句入無數劫百千

之門能分別說佛告阿難雪山南脅
有大女神名設陁憐迦醯(晉名攝聲)有
五百子及諸眷屬彼聞此經即自
起往舉聲稱怨嗚呼痛哉嗚呼何以
剋乎吾身本時取若干百衆生人精
以為飲食害命服之於今不堪不能
復犯沙門瞿曇為四部衆而設擁護
所以者何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是神呪
童男童女入於郡國縣邑聚落持是
吉祥呪若諷誦說无能嬈者所以者
何今沙門瞿曇所說神呪遣逐非人
滅除衆患常住於此而現於魔宮諸
弊魔言天王欲知沙門瞿曇以空設
罥今者天王當共被鎧將諸群從輩
勒兵衆辟如菩薩初坐樹下魔被以
鎧甲及諸兵衆往詣佛所於是世尊告
阿難曰是大女神設陁羅迦醯止於
雪山之南與五百子俱還聞如來說
是神呪揔持印呪恐怖懷懅衣毛為
竪及於諸魔一切官屬及餘衆魔亦
時彼魔被其鎧鞥與眷屬俱往詣世
尊惡心欲詣沙門瞿曇彼時有菩薩
名曰降棄魔降魔及官屬還詣佛所

稽首聖足叉手歸佛白世尊言我巳
攝制於此弊魔及諸官屬發遣諸兵
并設陁迦醢大女神而制伏之不敢
為非亦不敢嬈比丘比丘尼清信士
清信女不敢中宮无所妨廢善哉世
尊願說總持法印為四輩衆令皆得
擁護使得安隱唯佛加哀普及人民令
得安隱於是世尊為是神呪應時欣
笑阿難問佛世尊何故笑笑當有意
佛告賢者阿難汝寧見降棄魔菩薩
道行殊特降魔官屬設頭迦醢大女
神技術皆以壞敗心懷憂慼於彼忽
然沒而不現到斯說是總持之印尒
時世尊思此總持印王攝伏一切諸
惡鬼神及諸妖魅除一切嬈伏鳩伏
鳩休浮休樓阿祇禔如是總持印王呪
其有鬼神女神鳩桓龍金翅鳥及諸弊
獸一切衆魅至意有意在道斷他懷
來為食為句跡甘嗜為月動搖善震
動意為心何況細微無不微也其大
德總持无擇無冥而無所斷其心誦
其十事讀於今笑當所作者亦无所
選佛告阿難是无擇句總持句無所
選句安隱句擁護句於諸衆人无所

嬈句無所害句禁制句諷誦者句為四部眾則設擁護人與非人不能犯也若臥出時所在寤寐无敢嬈者況佛所說其聞此呪莫不安隱佛說如是歡喜而去

生經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生經卷第三　　　　　　安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佛說揔持經第二十二

聞如是一時世尊遊於摩竭在法閑居佛之道樹初成道時與萬菩薩俱一切成就普賢菩薩行於無願其行無餘及空无菩薩蓮花藏菩薩寶藏菩薩行藏菩薩妙燿菩薩金剛藏菩薩方士藏菩薩無垢藏菩薩調定藏菩薩與一万菩薩俱與一佛世界三千大千塵數菩薩俱各各從異佛國而來會此所從方來化師子座稽首佛足在於佛前坐師子座於時此等菩薩大士不計吾我清淨無瑕各心念言於此何因不可思議諸佛世尊所有境界无能稱量諸佛世尊本之所願而有殊特何因諸佛如来感動何謂所為不可思議無無罣㝵行云何世尊無念無想致此殊特於時世尊尋知此等諸菩薩心之所念諸坐菩薩諸佛无處亦無不住欲問如来諸佛威神一切光明佛威神德精進无踰

而得皆立皆入諸佛諸揔持法廣大
聖覺是等所入殊特如此无所罣㝵
身之所入亦皆如此諸佛眷屬𧂐揖諸
瑕諸佛之法而不可獲而常安隱於時
蓮華藏菩薩入諸法所趣之心無所
罣㝵所念法門无諸弊㝵諸菩薩行
為普賢願合集等行正住於願入諸
佛法見十方佛加於大哀度於无極
降伏衆生休息悪趣一切菩薩諸三
昧定觀了本際諸佛之慧所行无盡
莫不歸伏趣諸道慧皆照揔持分別
諸度蓮花之藏其諸菩薩承佛聖旨
各自說言諸佛盡聽諸佛世尊所行
無量極大變化隨其本相曉了諸法一
切皆知諸佛超異都无陰蓋諸佛世
尊普逮法界入于法界諸佛世界有
無處所无所罣㝵何為十在兠術天
現盡壽命忽沒无能禁制亦无有處
入母腹中十月而生又棄捐家而樂
出外心常欣悅坐佛樹下積累一切
諸佛之法一時之頃普諸佛土示現
如來感動瑞應常轉法輪志殖德本
分別辭說當得佛時具成菩薩而以

法成諸佛世尊永无住處在在智慧而建立之是為佛子無有處所亦無所住

復次佛子諸世尊有十教曰何等十教化一切諸度無極皆除一切諸无智法常修大哀有十種力普轉法輪教化羣黎禁制衆生成平等覺開通萌類令无所住於此無行相法自歸巳得寂然亦教他人至覺滅度是為十

復次佛子復有十事疾見如来何等十適見諸佛則覩衆生便棄一切諸所歸趣取要言之速疾具足福德眷屬速受諸德之本即得清淨无所短乏之便除狐疑適見諸佛為衆生等示于大乘令無所畏尋得成就為不退轉適得逮見諸佛世尊疾求分别衆生之源而開度之便逮度世淨衆生根適得逮見諸佛世尊便无弊㝵是為十佛說如是諸菩薩聞經歡喜

佛說所欣釋經第二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所欣釋子多所遊至出入無節所詣門族不可稱計或晨或昃或冥或早入冥出

於時阿難優陁薄拘盧等合會一處謂所欣釋子曰賢者何為而多行来不知時節何不時出時入所詣之處不自節量所欣釋子尋罵衆賢出麁獷辞卿等无智擾擾搖動不能自安喧呼悪口卿等態怠不為衆僧有所興立吾今出入常為衆僧嚴辦所當卿等能任如是勞乎為諸衆僧有所辦耶勿得謂吾多有事理諸賢多務甚於吾身所欣釋子卿等且復有所合辦知何如吾辦衆僧事時諸比丘同共發意彼時三人言語柔軟威德殊妙依本福行多所獲致過踰於彼所欣釋子欽愚男子以卒暴決愚騃自用强有所求不得如志有一異天詣長者家得滿大甖若干供養賢者阿難詣他長者以柔軟辭宿德堅强為說經法令其家人歡喜踊躍從得分衛大獲供養隨意所施不强不求時諸比丘往詣佛具說本末佛告諸比丘於此四人不但今世諍功分衛唯有一人所獲薄少餘人得多阿難比丘衆人勸助一切所安往古久遠不

可計時於他異土時有四人以為親厚相敍聚會共止一處時有獵師射獵得鹿欲來入城各共議言吾等設計從其獵師當索鹿肉知誰獲多俱即發行一人陳辭出其麤言而高自畜咄卿男子當惠我肉欲得食之第二人曰唯兄施肉令弟得食第三人曰仁者可愛以肉相與吾思食之第四人曰親厚稍肉雅見乞施吾欲食之俱共飢渴時獵師察四人言辭各隨所言以偈報曰

卿辭甚麤麤　云何相與肉　其言如剌人
但以角相施

復以偈報第二人曰

此人為善哉　謂我以為兄　其辭如肢體
便持一脚與

復次第三人以偈報曰

可愛敬施我　而心懷慈哀　辭言如腹心
便以心肝與

復次第四人以偈報曰

以我為親厚　其身得同契　此言快善哉
以肉皆相施

於時獵師隨其所志言辭麤細各與

自分於時天頌曰
一切男子辤　柔軟歸其身　是故其義言
義利不離身
尒時佛告諸比丘第一麁辤則所欣
釋子第二人者嚴陁和梨第三黑優
陁第四阿難也天說偈者則吾身尒
時相遇令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國王五人經第二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
時諸尊比丘各發心言賢者舍利弗
賢者阿那律賢者阿難輸輪及諸弟
子五百之衆本俱一時棄家為道无
所貪慕不志世榮志為沙門時舍利
弗嗟歎智慧最為第一斷衆狐疑和
解鬪諍分別道義无所不通如冥中
有炬火多所炤曜時阿那律嗟歎巧
便為衆人匠多所成就現若干術令
人喜悅工巧第一於時阿難歎嗟端
正色像第一顏貌姝妙見莫不欣衆
人愛重一切尊敬歎為佛有三十二
相於時輸輪既勤修習未曾有懈嗟歎
精進世間無倫又能入海多所成辦

如来世尊現生釋種棄國捐王得成佛道端正無比色像第一如星中月光明超日體長丈六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其聲八部出万億音所講說法天龍鬼神人物之類各得開解皆得其所佛諸兄弟伯叔之子雖各自譽皆歸命佛以為弟子佛之功德不可稱限從无數百千億劫積累功德自致得佛為一切人示其道路俱往諸佛問其本末誰為第一我等聚會各各自歎已之所長佛告比丘此諸人等不但今世各自稱譽常歎已身第一無雙前世亦然生生所歸皆伏吾所吾尊無極所以者何乃往過去无數久遠世時有一國王名曰大般國土廣大羣僚大臣普亦具足其土豐熟人民熾盛王有五子第一智慧第二工巧第三端正第四精進第五福德各自嗟歎已之所長

其智慧者嗟歎智慧天下第一以偈頌曰

智慧最第一　能決衆狐疑　分別難解義
和解之怨結　能以權方便　令人得其所

衆庶觀歡喜　悉共等稱譽
第二者嗟歎工巧以偈頌曰
工巧有技術　多所能成就　機關作木人
正能似人形　舉動而屈伸　觀者莫不欣
皆共歸遺之　所技可依因
第三人嗟歎端正以偈頌曰
端正最第一　色像難比倫　衆人觀顏貌
遠近莫不聞　皆來尊敬之　慎事普慇懃
家人奉若天　如日出浮雲
第四人嗟歎精進以偈頌曰
精進為第一　精進入大海　能越諸患難
多致珎寶財　勇猛多所能　由是无所导
家業皆成辦　親里敬欣戴
第五人嗟歎福德以偈頌曰
福德為第一　所在得自然　富樂无有極
生生為福田　福為天帝釋　梵天轉輪王
亦得成佛道　具足道法王
各各自說己之所長各謂第一無能
決者各自立意不相為伏轉相謂言
吾等各當自試功德現丈夫之相遠
遊諸國詣他土地介乃別知殊異之
德誰為第一時智慧者入他國土推
問其國人民善惡穀米貴賤豪富下

劣聞其國中有兩長者豪富難及舊共親親中共相失衆人構狡鬪使成怨積有年歲无能和解者其智慧者設權方便賫好饍遺百種飲食詣長者門求索奉現長者即見進其所賫餽遺之具以其長者名辭謝問訐前者相失以意不及衆人構狡遂成怨結積年違曠不得言會思一待面叙其辛苦故遣飲食餽遺之物唯見納受无見譏責亦无父怨毋讎故遣吾來以相喻意其長者聞欣然大悅吾欲和解其曰久矣但無親親以相喻意乃復辱信枉屈相喻誠非所望同念厚意便順來旨不敢違命其智慧者解長者意懽然无疑辞出而退詣第二長者亦復如是解喻其意如前所言便共剋期共會其處聚合衆人和解仇怨應時醼飲作諸伎樂共相娛樂各各相問本末和解意乃知此人以善權和解兩怨令親如故各自念言吾久相失一國中人不能和解乃使此人遠來相聞和解其恩難量非辭所盡各出百千兩金而奉遺之

即持此寶與諸兄弟以偈頌曰

言辭所具足　辯能造經典　正士能博聞
安隱至究竟　觀我以智慧　致此若干寶
衣食自具足　并及布施人

時第二工巧者轉行至他國應時國王喜諸技術即以材木作機關木人形貌端正生人無異衣服顏色黠慧無比能工歌舞舉動如人辭言我子生若干年國中恭敬多所餽遺國王聞之命使作伎王及夫人升閣而觀作伎歌舞若干方便跪拜進止勝於生人王及夫人歡喜無量便角睔眼色視夫人王遥見之心懷忿怒促勑侍者斬其頭來何以睔眼視吾夫人謂有惡意色視不疑其父啼泣淚出五行長跪請命吾有一子甚重愛之坐起進退以解憂思愚意不及有是失耳假使殺者我共當死唯以加哀原其罪舋時王恚甚不肯聽之復白王言若不活者願自手殺勿使餘人王便可之則拔一肩楔機關解落碎散在地王乃驚愕吾身云何瞋於材木此人工巧天下無雙作此機關三

百六十節勝於生人即以賞賜億万
兩金即持金出與諸兄弟令飲食之
以偈頌曰
觀此工巧者　多所而成就　機關為木人
過踰於生者　歌舞現伎樂　令尊者歡喜
得賞若干寶　誰為最第一
第三端正者轉詣他國人民聞有端
正者從遠方来色像第一世間希有
人民皆往奉迎飲食百味金銀珍寶
用上遺之其人作伎衆庶益悅瞻戴
光顏如星中月驕貴之女多有財寶
衆藏爲滿獻致珍異无數億寶得此
寶已與諸兄弟以得頌曰
善哉色如花　端正顏貌足　女人所尊敬
又得常安隱　衆人所觀察　猶如星中月
令致若干寶　自食并施人
第四精進者轉詣他國到一江邊見一
栴檀樹隨流来下脫衣入水涸截接
取國王家急求栴檀即載送之金得
百万所得之寶不可稱計與諸兄弟
以偈頌曰
精進最第一　勇猛能入海　致於衆珍寶
以給家親屬　賴我浮江水　獲得妙栴檀

致金若干數　自食及施人

第五福德者轉詣大國時天暑熱卧于樹下日時昳中餘樹蔭移此人所卧樹蔭不動威神巍巍端正姝好猶如日月彼國王薨无有太子可嗣立者衆人議言當求賢士以爲國主募人四出選擇國內可應立者使者按行見一樹下有此一人於世希有卧於樹下樹蔭不移心自念言此非凡人應爲國主尋往遍啓國之大臣具說本末於時羣臣即嚴威儀導從騎乘印綬冠幘車駕衣服則往奉迎洗沐塗香衣冠被服佩帶畢訖皆拜謁稱臣昇車入宮南面立詔國　即太平風雨時節即時勅外詔有四人一者智慧二者工巧三者端正四者精進召至中閣一時俱集令在侍衛時福德王以偈頌曰

有福功德者　得爲天帝釋　帝王轉輪王
亦得爲梵王　智慧及工巧　端正并精進
皆詣福德門　侍立爲臣僕

時福德王遂以高位署諸兄弟各令得所佛告諸比丘尒時智慧者則舍

利弗是工巧者則阿那律是端正者則阿難是精進者則輸輪是福德王者即吾身是此等尒時各自稱歎已之所長以為第一於今亦然昔尒時世皆不如吾而各自嗟歎吾成佛道三界之尊今皆歸吾以為弟子依佛得度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蠱狐烏經第二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佛告諸比丘調達晃危橫見嗟歎者不得其理拘迦利比丘嗟歎調達調達亦復歎拘迦利比丘其彼二人橫相嗟歎无義無理諸比丘聞往白世尊唯然大聖觀拘迦利比丘因依正典緣法律敎以信出家而為沙門橫歎調達以非為是不得義理又彼調達嗟歎拘迦利比丘以非為是以是為非佛告諸比丘今此輩愚騃之等不但今世橫相嗟歎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前世亦然乃往過去久遠世時黃門命過親里即取棄樗樹間彼時蠱狐烏來食其肉時共相嗟嘆

樹間烏為孤說偈曰

君體如師子　其頭如仙人　脂猶鹿中王
善哉如好花

於時蠱狐即樹間以偈讚曰

誰尊在樹上　其慧第一最　其明炤十方
如積紫磨金

於時烏以偈報頌曰

君則大師子　欲見君故來　君脂如麞王
善哉得利義

蠱狐復以偈報頌曰

誠信實相知　俱相歎至誠　合積紫磨金
所問服食此

尒時去彼不遠有大仙人處於閑居淨修為道聞狐及烏轉共相譽心自念言彼等之類續相咨嗟彼言皆虛無一誠實以偈問曰

吾久見所興　至此俱兩舌　自藏於樹間
俱食於人肉

於時烏瞋恚以偈報仙人

師子及孔雀　共食於禽肉　於彼兔滅頭
次第而求活

仙人以偈荅曰

樓樹臭下極　一切鳥所惡　衆鹿所依因

棄死黃門身　淡薄下賤物　俱來聚會此
食於黃門身　自稱為上人
佛告諸比丘欲知今時蠱狐者調達
是烏者拘迦利是仙人者則菩薩是
今時俱共相歎以非為是以是為非
於今亦然
佛說比丘疾病經第二十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一
比丘疾病困篤獨自一身无有等類
无有視者亦无醫藥衣被飲食不能
起居惡露自出身卧其上四向顧視
無來救濟者便自歎息今日吾身无
救無護時阿難見往白佛嗟歎大聖
吾身今日得未曾有如來世尊大慈
大哀有苦比丘當念救濟吾乃往世
無數劫時救此比丘疾病之患於今
世亦然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於空閑
處多神仙五通學者在彼獨處各各
相勸轉相佐助各各取果以相給足
以作籌筭設使疾病轉相瞻療時有
摩納學志有所緩急常馳走趣有
一學志若有急緩疾病之厄初不視

瞻時彼學志有急緩時无有救者則自獨立無伴無侶彼於異時身得疾病无療瞻者亦无持果授與食者是時五通仙人見彼和上見之如是心自念言此人孤獨无有救護心懸念之即往到其所即問之曰摩納學志卿强健時頗有消息問訊不寧有親厚朋友乎即時報曰無也和上亦無俔友知識之厚我之父母家屬親里去此大遠又問曰此梵志共頓一處不與親友結為知識耶荅曰無也和上荅曰不結親友無有知識以何為人卿見餘人展轉相敬展轉相事卿獨不也今日孤獨無救護於時仙人扶接摩納使之令坐將詣自所頓處勸之安心將詣親厚而以療治則頌偈曰

棄捐于妻子　出家无所慕　卿和上為父
等類則兄弟　頓與梵志俱　而不相供視
得疾病困篤　孤獨无所依　察子見此已
梵行為親友　普行于恭敬　展轉相瞻視

時佛世尊往詣比丘而問之曰　今得疾病有瞻視醫藥牀臥具乎白曰孙

獨无瞻視者无醫無藥去家甚遠離於父母无有兄弟親里伴侶無供侍者世尊又問卿强健時頗瞻視問訊有疾者不荅曰不也世尊告曰卿强健時不瞻視人不問訊疾病誰當瞻視卿乎善惡有對罪福有報恩生往反義絶稀踈佛為一切三界之救救度五道當捨卿耶前世救卿今亦當然佛扶起之欲以水洗時天帝聞佛所言如伸臂頃忽然來下欲洗浴之佛言拘翼卿在天上香潔之中安能救洗穢濁臭處天帝釋荅曰向者世尊說此比丘本不瞻人不視疾病孤獨无救佛為十方一切之救功德具足无所乏少尚瞻視之況我罪福未斷而不興福耶時佛手洗天帝水灌還復卧之飲其醫藥即時除愈為說經法即時得道世尊以偈而讚之曰

人當瞻疾病　問訊諸危厄　善惡有報應
如種果獲實　世尊則為父　經法以為母
同學者兄弟　因是而得度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審裸形子經第二十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國王因梵志女而生一子名曰至誠外道異學審裸形子而爲作字其裸形子智慧聡明有超異之慧有所講說多所降伏於諸經典无所不愽普爲衆人共其國王愽達衆誼往詣世尊其足揵有四姊弟因梵志生敬樂異學一名饕餮二名與貪三名金誠四名誠雪時裸形子遣詣佛所欲試世尊皆受法則忠知經誼具來我說

爾時姊弟各相謂言吾等共詣沙門瞿曇所試其舉動行步進止取其長短便共往詣棄捐居家忠爲沙門受具足戒時佛世尊以往世喻而開化之導示本原諸根所從功德之本棄捐貢高除其憍慢皆得羅漢時裸形子問諸姊弟所試云何諸女則以无央數誼嘆歎世尊稱譽經典法律之妙不可勝限時裸形子不受女言汝等以家事往欲試亂道反爲世尊所見攝取迷惑誑詐辭如有人行入求

中洗去垢濁令身淨潔反溺水死汝等如是欲往試佛壞其道意視其舉動取其長短反為瞿曇所見迷惑没溺自失不得濟己辟如有人行入果樹欲採好果反為餓狼所食亡身不還汝等如是往試沙門瞿曇取其法則舉動長短以來語吾而反没溺為所問瞿曇所惑辟如虵虺弊毒兇惡之人尚可親近可信可樂可致吉祥安隱之法世尊瞿曇未是功德安隱之誼終不可得諸女荅曰世尊道德去人四虵瑕穢之毒令人安隱寂然虛空尚可有瑕如來世尊未曾有短男女見之莫不安隱時為我等說微妙誼荅歎道稱我等歡喜稽首歸命時比丘僧具足啓佛唯然世尊且觀外學裸形子有異語誹謗佛道反識諸女汝等何故歸命世尊觀其舉動當取長短而來語我反為迷惑沉溺其身不能自濟佛告諸比丘裸形子遣四女人欲來試佛取其長短世尊无瑕何從取闕佛尋開化皆令得度至无著證乃往古久遠世時有

一國王名曰迦隣與他國王結為怨仇欲往壞之即遣四女端正殊妙姿顏無雙而往試之取其長短為內匿賊詣阿脂王許時阿脂王有尊太后端正殊好无不尊敬威神巍巍殊德无量無有瑕穢柔和无鼗名稱遠聞安詳柔和迦隣王女嗟歎阿脂王功德世之希有名稱遠聞八方上下莫不宣揚我等父王諱為迦隣故相遣來以相給侍奉在左右我父王辭曰其王德殊微妙難及无有瑕垢安詳不暴忍辱无穢與人語言才辯殊異聞名輒伏我不受言其國屬阿脂王為大國主又國号曰虛空王所止處有一大臣名曰細鄉聰明智慧聖達難及卒慧尋荅為王輔臣時迦隣王不隨女言棄詣大國細鄉土界與大衆俱周匝園遶王問傍臣當柰之何吾自開門而捨去入此他門傍臣對曰无得恐懼天王自安辭如師子處於林間不畏樹木今往於此亦復如是城郭則安得護无患以偈頌曰

以自閉其門　又入此國界　阿蘭之大王

如師子林樹　安護而得護　自然无所畏
其欣踊國王　可以長安隱
人健論誼其言流溢阿貽王聞其迦
隣王以財利故及其名稱發意所趣
則歎頌曰
此事大佳　微妙難量　名德流布
無有衆惡　能堪住法　將無於此
有所誑詐
又問曰其此仙人天帝之神皆遊迦
隣國界咸神廣大彼聞我德即當得
勝其迦隣王便當破壞而自降伏時
阿貽王心自念曰彼諸仙人終不妄
語諸仙人曰吾當得勝功德无量所
說如此諸臣報曰唯然大王仙人至
誠終不虛言以偈頌曰
諸迦隣得勝　緣是而降伏　阿貽王失計
仙人說如是　善哉言質直　所興无所失
以何說此言　自然有聲音　天王當知之
言至誠于斯　所行无放逸　而當得勝法
又言阿貽王　而當復得勝　此云何至誠
更為我解說
大臣荅曰不曾聞乎失聖仙人剛强
難化手執利劒像貌可畏丈夫男子

以人民故承其德本而降伏之不言
自歸其阿貽王為大人夫方便挍計
亦復如是又其眷屬和順承教无有
異心志不離別所作无上威德巍巍
假使阿貽王不得勝者令顛天王目
自覩之以王勇猛計策方便權捐難
及終不破壞設不相信且自目見以
偈頌曰

方策尊雄計　知時强精進　勇猛有權略
察此則知勝　阿貽名德忍　開化諸瞋恚
阿貽王堪任　迦隣焉得勝

時王不用言興師起兵往詣阿貽國
其欣踊兵大臣輔佐聰明智慧勇猛
精進以無上心和不離別又阿貽王
身自勇健其力聖强應時得勝迦隣王
迦隣王伏自歸謁拜生捕取攝尋便
放之於是天帝釋以偈頌曰

賢聖歎忍辱　開化諸瞋恚　降伏迦隣王
阿貽王獨勝

佛告諸比丘欲知介時迦隣王者審
裸形子是阿貽王者則我身是欣踊
大臣則舍利弗是帝釋者阿難是介
時相隨以為伴黨義理相從上下相

承令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腹使經第二十八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其國米穀踊貴人民飢餓佛諸比丘各欲散去流遊諸國以為歲節賢者阿難博聞多智於法无猒辯才无导佛所說經為无數人護受經典精進難及心自念言假使世尊詣於餘國而造歲節處於他域无央數人失其德本坐具无所乏少假使如來止此舍衛而為歲節多所安隱為成德本於時世尊愍傷群黎欲救護之入舍衛城波斯匿王傍臣人民往詣國王阿難自往說此本末王波斯匿聞阿難言請佛三月及比丘衆若干種饌飲食具足病瘦給藥一切所安隨其所樂如是三月無所乏少佛比丘衆舍衛歲節時諸比丘心自念言賢者阿難功德難及得未曾有行權知時曉了誼理勸化國王波斯匿供養世尊及比丘衆歲節三月皆令安隱令比丘衆九十日中無有憂慮一切施

安所供无乏令比丘衆各自安隱不復遊馳至於他國時佛徹聽聞諸比丘共議此事尋即往到比丘衆所汝等向者何所講論諸比丘衆具足本末啓白如來佛告比丘賢者阿難非但今世行權知時前世亦然行權方便乃去往古久遠世時波羅柰國時有王名梵達王有大德名稱遠聞時國飢饉米穀踊貴人民飢餓乞者衆多无以可供王意施與四面來乞集之布施如是无有休息穀米遂貴天如浮雲十方皆至隨力所任而供給轉旱酷不復降雨所種不收人民飢困乞者日滋詣王宮門倉廩虛竭時諸臣吏各共議言今此國王數來乞者尋即施與不能逆人天旱不雨乞者遂甚米穀踊貴倉庫虛盡將欲壞國時諸大臣欲救護國往詣王所具足爲王啓說此議王所施與今可省息於法可依須後豈有尒乃復施王告之曰吾所施與不能懸止寡人有令志願布施焉違本心又來乞者何忍逆之其不來者乃无所施時諸羣

臣各共詣言吾等於宜當共作計令諸窮士不得来乞匃乃斷耳於時王施未曾懈廢心自顧言令諸倉穀莫使消減時諸法明吏告勅四遠不得令往從王乞匃敢有乞者皆受誅罸討棄命都市四遠乞者来詣其國聞此急教不敢行乞不得見王愁憂懊惱問諸大臣審有是命又問父母實有急教不得乞乎荅曰有之不得行乞乞者又問假令遠方有諸使吏東西南北皆足廣價穀粮飲食令此臣吏獨欲飲食故出惡教勅諸四遠諸貧窮乞士不得詣門從王乞匃假使乞者罪皆應死雖遠方使得見倉庫展轉傳語衆人皆知諸臣所建非王所為有一梵志飢窮經日欲行乞匃以救其命遍行求索給足妻子假使穀賤乞匃易得所獲无量設穀飢貴乞匃難獲馳走乞匃無所不至纔得活命心懷憂悴不可復言其婦於時謂梵志言汝遭勤苦乞匃遇患无所不至而不能得何不詣王從其乞匃本聞國王敢有乞者不逆人意梵志

荅婦汝不聞耶國王有令不得令人詣王乞匃唯遠方使乃得進見給其廩價餘人乞者皆當見斬梵志荅婦我身今日欲得求安反見危害既依仰他復見毀辱其婦荅曰如諸臣吏告勑四遠唯遠使得前不聽餘人卿自應云從遠使來欲見大王食乃得度於時梵志即受婦言執杖奉使著奉使冠詣王宮門門吏曰子所從來荅曰從遠使來門吏白王啓其本末即時現之乎所從來今十六國穀米飢貴各自守界何從自到從何國來吏具問是巳梵志荅曰聞服王德故被使來吏又問曰於是國界見彼國耶聚落墟聚足可達知假使為巳唯願天王獨為巳者所求易得欲見大王故來求見門吏問之其對如是王曰現之梵志即入王問之曰為誰使來梵志對曰求不恐懼唯見聽許乃敢啓王說所使來王告之曰便具自說原除恐懼王又問言與誰為使梵志啓曰大王欲知之我腹使來於時梵志即說頌曰

衆人求財利　或遇諸怨賊　我為腹使來
國主唯原恕　誰為寂尊勢　誰其第一先
我實為腹使　大王勿罪責　諸佛及緣覺
聲聞聖弟子　捨置寂然處　入城聚落乞
窮厄无所依　生身遭苦患　令我為腹使
唯人尊見恕

於時王愍傷之則以得報梵志曰

梵志當施卿　赤特牛千頭　乃與犢子俱
焉得不惠使　吾為諸使者　給與所飢乏
為使者作使　加施无恐懼

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梵志者阿難是也梵達王者波斯匿王是尒時阿難開化令悅戴仰无量於是阿難令世在國復化波斯匿王穀米飢饉供養世尊及比丘衆三月之中無所乏少是故比丘當學善言柔和之辭當作巧辭方便之語是諸佛教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弟子過命經第二十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異比丘有弟子志性温雅功德殊異意行仁賢至誠安隱身常侍從宿衛

和上恭順良謹精進難及順從法教不違師命於時短命宿世所鍾其壽薄少幼小亡沒即生天上在忉利宮適生天上則觀天上不久堅固但覩大火吾本所志不得如意不至究竟與善師友不能相守令捨善師友隨惡友於是違遠至尊和上及阿羡梨衆諸等類脩梵行者四輩弟子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有佛世尊普一切智其慧遍見号曰如來至真等正覺今悉違遠大聖世尊和上師友及諸同學无央數劫百千之數難值難見興于世間不可得遇講說經典深妙優奧難限未曾所念口不發言而為安隱皆關化之分別智慧說諸緣起各各解了所從有因无央數劫所未聞見悉為解決吾本遭遇和上可值此經典法律棄家為道得作沙門不至超異如是等類所當興立不得究竟今友當為放逸行乎今吾寧可先詣世尊諮受經義則自曉責感傷已身即以其夜威神光光明徹遠照往詣世尊稽首足下却住一面佛

見其心真正樂道純淑在法為說四諦苦集盡道即見四諦於是世尊如其本根而為分別得至果證歡喜踊躍受其嚴戒稽首佛足右三遶巳忽然不現於時和上心念弟子功德性行愁憂慼結泣涕雨淚不能自解等類諫喻不能究思於時比丘往啓世尊世尊告曰呼比丘来問之比丘何為憂惱不能自解比丘白曰弟子終沒佛言何故愁憂不能自解比丘白曰唯然世尊我彼弟子甚大良謹仁賢溫雅名德難量未有究竟而中夭沒以故憂悒不能自寬佛告比丘勿復愁憂所以者何卿之弟子巳至究竟得生天上今日夜半至於佛所威神巍巍光明遠照稽首足下却住一面吾為天子講說經法具足廣普分別聖諦於是天子即於座上成至聖法佛為比丘說此本末即時歡喜除其愁憂不復涕泣

於時世尊教彼比丘除憂惱患時諸比丘各心念言得未曾有大聖世尊以无上藥療此比丘憂惱之患於彼

弟子疾病命過愁憂懊惱无能解者見佛世尊衆患皆除眞爲如来至眞等正覺於億千劫歌頌佛德不可窮盡佛時遥聞諸比丘衆共議此事佛即往詣告諸比丘向者共會爲何所論比丘白佛唯然世尊向者共會歎佛功德聖尊无量度諸未度濟諸未脫滅諸未滅療治一切婬怒癡患爲无上醫常以法藥療諸心病向者獨除比丘憂患以是踊躍不能自勝佛告諸比丘如汝所云今此比丘見弟子終愁憂感結不能自解獨佛世尊前世宿命亦復如是乃去往古久遠世時有異閑居一鳥生子墮地未久其母終亡去彼不遠仙人所處有上威神功德具足志懷大哀遥見鳥子其母命終纔能舉足東西遊徉不能自活即時扶將詣所止頓飲之以水採果飼之彼時鳥子仁和賢善功德殊妙樂于義理莫得安隱无有憂患除諸衆惱

於時仙人卧起同處身形轉長衣毛鮮澤則以水漿供養仙人其好果蓏

然後自食往反慇懃奉侍不態彼時仙人愍哀爲子觀其德行愛之如子視之无猒敬之无極

時天帝釋則時發念令此仙人志在爲子猗念无猒令我寧可別令愁慼時天帝釋示現試之化使爲子忽然死亡死地而血流離仙人見之爲子死亡愁憂巨言涕泣橫流不能自解餘仙人聞來諫曉之不能除憂不復食飮時天帝釋自以其身住在虛空即爲仙人而說偈曰

仁者以棄家　至此无眷屬　諸仙人之法憂死非善哉　假使悲涕泣　能令死者生皆當聚憫泣　假啼哭不活　已習共頓止而與爲子俱　則有愍恩情　不得不愁憂死人哭於死　其有啼哭者　明智不懷憂

仙人慧何啼

時天帝釋令其仙人懷憂惱已即令爲子使活如故於時仙人見象子活尋大踊躍不能自勝不復愁憂時天帝釋即尋爲仙人而說頌曰

以拔娛憂惱　心所懷愁慼　於今仁无患而除子憂慼　令人離愁惱　及一切親屬

如卿今日歡　見爲子起放

時天帝釋以偈頌曰

吾愍傷卿故　欲除諸憂慼　故與此因緣

增益於塵勞　明者曉了斯　恩愛生苦患

則察其內外　无得興變化

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仙人者則

今此和上是時爲子者死弟子是

也天帝釋者則我身也尒時相遇今

亦如此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生經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生經卷第四

佛說水牛經第三十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佛告諸比丘乃昔去世有異曠野閑居彼時有水牛王頓止其中遊行食草而飲泉水時水牛王與衆眷屬有所至湊獨在其前顏貌姝好威神巍巍名德超異忍辱和雅行止安詳有一獼猴住在道邊彼見水牛之王與眷屬俱心生忿怒興于嫉妬便即揚塵瓦石以坋擲之輕慢毀辱水牛默然受之不報過至未久更有一部水牛之王尋從後而來獼猴見之亦復罵詈揚塵瓦石打擲後一部衆見前牛王默然不報效之忍辱其心和悅安詳雅步受其毀辱不以為恨是等眷屬過去未久又有一水牛犢尋從後來隨逐群牛於是獼猴逐之罵詈毀辱輕易是水牛犢懷恨不喜見前等類忍辱不恨亦復學效忍辱和

柔去道不遠大叢樹間時有樹神遊居其中見諸水牛雖被毀辱忍而不瞋問水牛王卿等何故覩此獼猴猥見罵詈揚塵瓦石而反忍辱默聲不應此義何趣有何等意又復以偈而問之曰

卿等何以故　忍放逸獼猴　過度於兇惡
等觀諸苦樂　後來亦仁和　坐起而安詳
皆能受忍辱　彼等尋過去　諸角默檛杖
建立衆墮落　又示恐懼義　默无加報首

水牛報曰以說偈言

以輕毀辱我　必當加他人　彼當加報之
尒乃得苦患

諸水牛過去未久有諸梵志大衆群輩仙人之等順道而來時彼獼猴亦復罵詈毀辱輕易揚塵瓦石以坋擲之諸梵志等即時捕捉以脚蹹煞之則便命過於是樹神即復頌曰

罪惡不腐朽　殃熟乃遭患　罪惡已滿足
諸殃不爛壞

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水牛王者即我身是為菩薩時墮罪為水牛為牛中王常行忍辱修四等心慈悲喜護自致得佛其餘水牛諸眷屬者諸比

丘是也水牛之犢及諸梵志仙人者則清信士居家學者其獼猴衆則得害尼揵師本末如是具足究竟各獲所行善惡不朽如影隨形響之應聲

佛說兔王經第三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佛告諸比丘昔有兔王遊在山中與羣輩俱飢食果蓏渴飲泉水行四等心慈悲喜護教諸眷屬悉令仁和勿爲衆惡畢脫此身得爲人形可受道教時諸眷屬歡喜從教不敢違命有一仙人處在林樹食衆果蓏而飲山水獨處修道未曾遊逸建四梵行慈悲喜護誦經念道音聲通利其音和雅聞莫不欣於時兔王往附近之聽其所誦經意中欣踊不以爲猒與諸眷屬共賫果蓏供養道人如是積日經月歷年時冬寒至仙人欲還到於人間兔王見之着衣取鉢及鹿皮囊并諸衣服愁憂不樂心懷戀恨不欲令捨來對之淚出問何所越在此日日相見以爲娛樂飢渴忘食如依父

母願一留意假止莫發仙人報曰吾有四大當慎將護今冬寒至果蓏巳盡山水氷凍又无巖窟可以居止適欲捨去依處人間分衛求食頓止精舍過冬寒巳當復相就勿以悒悒兎王答曰吾等眷屬當行求果遠近募索當相給足願一屈意愍傷見濟假使捨去憂慼之戀或不自全設使今日无有供具便以我身供上道人道人見之感惟哀念怨之至心當奈之何仙人事火前有生炭兎王心念道人可我是以默然便自舉身投於火中火大熾盛適墮火中道人欲救尋巳命過命過之後生兜術天於菩薩身功德特尊威神巍巍仙人見之為道德故不惜身命愍傷憐之亦自剋責絶穀不食尋時還神處兜率天佛告比丘欲知尒時兎王者則我身是諸眷屬者今諸比丘是其仙人者定光佛是吾為菩薩勤苦如是精進不懈以經道故不惜軀命積功累德无央數劫乃得佛道汝等精勤无得放逸无得懈怠斷除六情如救頭燃心

無所著當如飛鳥遊於虛空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無懼經第三十二

昔者有人作性仁賢修奉經戒精進守德每生自剋行无過惡一身遵行爲天下則行來四輩息意休穢行正不迷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无所悕望以法自衛行來同學无有異計若有法會輒往聽經不以厭惓念佛功德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爲佛世尊流布弘恩歎法之義唯志无爲法本柔潤法香普熏十方患聞去惡就善居家爲穢出家無弊志常思法以法爲務勤誦經法猶服甘露法爲道藥多所療治法爲橋梁通諸往返法爲舟船度諸未度法爲日月晝夜照明去諸窈冥陰蓋消除覩於无形又信聖衆衆中學者猶如衆流遊於大海聖衆之中或得道跡或得往來或獲不還或成无著緣覺果證或行菩薩至不退轉一生補處无上正真亦由是生此則無極至深道

海菩薩所奉周旋往來度脫一切靡不興載導道慧髙妙无所罣㝵其人每行出入四輩常宣三寶身自歸命并化一切常尊三事一曰興立功德修治佛寺二曰誦經念道宣布典教三曰一心定意而无放逸奉四等心慈悲喜護行空无想无願之法解了善權隨時化人使發道意其人年長命欲終時四輩衆學及諸親里五種諸家咸往問評將无恐怖安心勿懼其人即以偈荅衆人

吾棄捐衆惡　奉行諸功德　令身以是故
无一恐畏心　猶如有橋梁　柱强上下堅
如人乘牢舡　欲度至彼岸

衆人聞之忠共欣悅代之踊躍其人命盡壽終之後生兜術天稽首弥勒得不退轉與諸菩薩講經論法開化不遠

佛說五百幼童經第三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波羅柰國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及諸菩薩俱尒時五百幼童行步遊戲同心等意相結為伴日日共行一體無異一日不

見猶如百日甚相敬重彼時一日俱行遊戲近於江水興沙塔廟各自說言吾塔甚好卿效吾作其五百童雖有善心宿命福薄時於山中天大卒雨積水流行江水大漲流溢出外漂沒五百諸戲幼童水中溺死墮于隨流衆人見之莫不歎惜各心念言可憐可憐父母舉聲悲哀大哭不能自勝求索死喪不知所在益用悲酷時衆人往反諸比丘具白佛意佛告衆人各豫知之宿命不請呼諸父母告之莫恐此兒五百世宿命應然今雖壽終生兜術天皆同發心為菩薩行佛放威神顯其光明令其父母見子所在佛時還呼五百童來尋時皆來於虛空中散花供佛下稽首礼自歸命佛蒙世尊恩雖身喪亡得生天上見弥勒佛唯加慈澤化諸不逮佛言善哉卿等快計知道至真興立塔寺因是生天既得生天見於弥勒諮受法誨佛為說法咸然歡喜立不退轉各白父母勿復愁憂人各有命不可稽留努力精進以法自脩人在三界

猶如繫因得道度世乃得自由歸命三寶脫于三派發菩薩心乃得長久遊四使水度脫四瀆父母聞之悉從其教皆發道意時諸天子稽首足下遶佛三匝作礼而退忽然不現還兜率天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毒草經第三十四

昔者一國有大蘩樹木參天无折傷者中有樹神明達義理出入行節與衆不同四方来趣經歷樹木時樹神悅豫恣人所欲採果薪草不以為恨蔭凉泉水服者大安時有一鳥他方口含弊惡毒草飛過此樹因投其上適墮上枝毒侵其樹尋枯過半時蘩樹神心自念言此毒冣皃適墮樹上須臾之間令半樹枯日未至中未盡寘須如是悉枯未滿十日恐皆毀死此蘩樹木當柰之何去斯毒害時虛空中有天神曰如是不久有明人来歷遊道路過斯蘩樹鄉取樹間所藏金雇掘此毒樹盡其根株令无有餘尒乃永安設不尒者日未寘須毒樹盡枯悉及蘩樹樹神聞之因化人

形住於路側待之已到即語其人吾

有金藏當以相賜頗掘毒樹窮索其
根其人聞得重金藏寶即言唯諾便
前掘之盡其根原樹神喜悅尋與金
藏其人取去家居致富樹神歡然得
離毒難衆樹長安花果茂盛不處毒
患諸罪皆散佛言蘘樹者謂三界樹
神者謂發意菩薩也鳥從他方取毒
來者謂魔事衆想從无明致虛空神
者如來至真等正覺也教諸學者不
從魔法當順善友菩薩大士修同志
者乃拔三垢衆勞之厄掘樹盡根謂
消婬怒愚癡之冥設不尒者溺在三
處罪蓋自覆无有威勢拯濟衆生生
死之惱得賜藏者謂道法藏菩薩大
士展轉相助成猶萬川流合于大海
樹神欣然恚無憂患還處樹者以能
逮得无所從生大哀法忍因往三界
廣度一切得寶喜樂家居富者以得
捴持六度无極三十七品修四等心
四恩十力相好四无所畏諸根寂定
為无限寶道富无量還歸家者解歸
本淨真道之際也示現佛身處宣道

化開度十方靡不蒙恩

佛說鼈龜喻經第三十五

昔者有一鼈龜王遊行大海周旋往來以為娛樂時出海邊水際而臥其身廣長邊各六十里而在其上積時歷日穌息陸地而不轉移時有賈客從遠方来遥視見之謂是可依水邊好處高陸之地五百賈客車馬六畜有數千頭皆止頓上炊作飲食破薪燃火飼諸牛馬騾驢駱駝行来臥起於時鼈龜王身遭火燒欻作擾動因即移身馳入大海遊走東西火害不息賈人見之謂地為移海水流溢悲哀呼嗟令定死矣當柰之何鼈龜身苦痛不能復忍因没其身入大水中溺煞衆人牛馬六畜皆共併命菩薩時告諸弟子曰假喻引譬以解其意遠来估客謂三界人五百群衆謂五陰六衰諸入之難鼈龜身廣長各六十里者謂二六牽連十二因緣輪轉无際周流五趣无一憩息燃火炊作為食具者謂三毒熾盛情欲發興鼈龜馳走入大海水者謂犯十惡没溺三惡地獄餓鬼畜

生之中甚不可言是故如来降其聖德无極大慧往返生死救濟危厄罪所覆蓋盲冥不解顯示法燿令心開闓咸發无上正真道意

佛說菩薩曽為鼈王經第三十六

昔者菩薩曽為鼈王生長大海教化諸類子民群衆皆修仁德王自奉正行四等心慈悲喜護愍於衆生如母抱育愛于赤子遊行海中勸化不逮皆欲使安衣食充備不令飢寒其海深長邊際難限而悉周至靡不更歷以化危厄使衆罪索於時鼈王出海於外在邊卧息積有日月其背堅燥猶如陸地高燥之土賈人遠来見之高好因止其上破薪燃火炊作飲食繫其牛馬庄物積載車乗衆諸皆著其上鼈王見之被火焚燒焚炙其背車馬人從咸止其上困不可言欲趣入水畏害衆賈為墮不仁違失道意適欲强忍痛不可言便設權計入海淺水自漬其身除伏火毒不危衆賈雨使无違果如意念輙設方計衆賈恐怖謂海水漲潮水率至吾等定死

悲哀呼嗟歸命諸天釋梵四王日月神明願以威德唯見救濟鼈王見然心益愍之因報賈人慎莫恐怖吾被火焚故捨入水欲令痛息今當相安終不相危衆賈聞之自以欣慶知有活望俱時發聲言南无佛鼈與大慈還負衆賈移在岸邊衆人得脫靡不歡喜還拜鼈王而歎其德尊為橋梁多所過度行為大舟載越三界設得佛道當復救脫生死之厄鼈王報曰善哉善哉當如來言各自別去佛言時鼈王者我身是也五百賈人五百弟子舍利弗等是追識宿命為弟子說咸令修德

佛說毒喻經第三十七

昔者有一家家喜行毒一行毒已家中得富宿命罪福自令其然一國惡之不敢往來與其從事畏見危害一國遠之行求子婦無肯與者各各相令此行毒家世之㝡惡不順義理欲害人命設與婚姻行毒无處反來危人是故遠之猶離劇賊賊與人鬪手拳相加尚有强弱行毒之家默然以

與人人卒被此害命不可救咸共令知皆遠離之无與從事其人困極遍求子婦无肯與者因行他國千餘里外求其子婦其人家富既復豪貴婦家貧使且復不貴見彼家富貪與其女不行毒故益入財物尋迎婦来在家行礼威儀悉備不失婦礼出入應節時其家中耗損不諧當行毒害乃得富耳姑嫜勅婦令其行毒害煞其人吾家本業自應其然婦聞愁憂白姑嫜曰我家行慈初无加害不任行毒死死不犯姑嫜罵詈不肯受教因語毒神令取此婦不行毒藥以加害人而不肯從當棄之何毒神答曰吾當化之令不違教毒神便往化為毒虵来趣其婦其婦恐怖不知所至或現頭上食現其前飲現器中卧現牀上行歩逐後其婦恐怖不知所行毒藥乃相置耳窮困无計可之從到羸瘦骨立不能飲食毒神勅之令教于時本土比舍有人到此國邑見其女身羸瘦不安以用愕然何故如是女具語意還到我家宣白父母令

疾迎我不介載死人還具說父母聞之愁慼憒憒父嚴車馬疾行迎女到其鄉土具喻姑㛹女母悲泣夙夜思女故遣迎之當聽相見不久来還姑㛹聽去父載女還便語姑㛹鄉家行毒吾奪汝女不復相與設共諍者自有官法應得介此是滅門之憂不肯聽者棄行毒事乃相還婦夫婦共議此婦端正世之希有不可棄之寧棄毒業又官家聞便相危害便止毒業與其約誓不敢復犯遣棄毒神家中遂安其毒神者謂四魔行毒求富謂諸魔天惡鬼神輩日日迎婦國中人民不肯與者又謂其人不從魔教迎婦者行到他方求以為人便取得婦者謂深法教使行毒不從言者覺知魔不墮五陰使人還歸語父母者謂從般若善權之教父執將歸謂從本无令其女智止毒乃與安者謂去三毒衆妄想求應四等因六度无極善權方便一切得度三界至於正真无極之慧

佛說譳子經第三十八

昔者有人父早命過少小孤寡獨與母居未被教勅出入不節不拘礼教違失先聖典籍之誨不肯學問諮受經法唯以愚伴迷惑之衆以為徒類嗜酒博戲高抗華飾有表无裏放恣情慾嗤蚩天雅步不以孝順脩德經心當用立身犯衆惡口言麁麄心念毒害不念所生覲之遺教唯以非法乱行為業母甚患之因欲教勅示其至案威儀法節令改心行慎身護口奉先聖典脩其祖父所生之則敬受世尊无極之道因以慈意演出妙誨而告子曰

子常行柔和　結伴從善友　恒宣喜勸助
長脩正法化

子又問母曰

若常行柔和　以何為尒乎　設結善友者
何用為增益　假恒宣勸助　何為脩此義
長脩正法化　何所有加施

母告子曰

若常行柔和　衆人所愛敬　設結善友者
堅住无能動　恒宣勸助者　致獲大財富
長脩正法化　壽終生天上

子白母曰善哉親教其誨无上其法无限巍巍巍難量不可稱載吾之愚冥其日久矣背恩向僞不識至真迷於容色惑于種姓自謂才智不明謂明不達謂達不别尊卑親之明誨賤善貴惡不惟孝養慈親之徳捨厚就薄愚伴為侶遂使致是癡惑曰甚頼蒙親化顯以慈仁普流慇澤乳養之本轉令興隆通于十方啓受頂奉不敢遺忘子稽首謝修行親命終始无違子如法進常行柔和一國宗焉擇善為友无能侵焉恒行勸助合偶離别和合鬪諍大得供遺財寳无量稽首歸佛奉受五戒修行十善諸天衛護國主聞之召為大臣王告之曰朕聞徳行一國恱之故以相命國无良臣唯為良輔使土清寧四國歸徳尒乃顯榮其人曰諾不敢違聖唯恐薄徳不副切教為慙愧耳違負聖教黎庶怨望所以自難不敢順命王曰觀仁言行舉動進止果能辦之故相召耳其人默然立為大臣王復告曰某許國王本時與吾親親无二猶如一體有傳

口者兩頭相鬪。今身相失年月時久各尒廢㝵无能解者欲卿身躬自往和使如故當重相賜財寶重位其人曰諾因取家財供作美饌又賫寶物往詣彼國跪拜陳謝素自闇塞被蒙天潤為王所使遣此飲食金銀珎寶以貢大王前者謬誤舉動不當相失聖意從来闊別積累年載慙愧著恥踧踖无顔故遣貢遺願恕殃疊原其罪過其王聞之心中欣然亦返責已吾久有意欲得和解無能發者使彼與意先来相謝是吾不逮之所致也便手執筆作書報之惟別歷載不得言面每思舊好何日捨懷中閒隔絶不及所致不見忽損復遣賢臣美供瓌琦以相謝矣尅抱来意終始不忘願一同會及散久逈今寄珎琦是身所有貴致微心言面乃敘彼王得之歡然无量尅期會曰快共相娛寮奉所失蓋不足言傳者過差乃致此患以為比國友親意厚急纔相救自遣大臣名不可計寶增益其位阿難白佛言毋之至教莫能大焉佛言至哉復

問佛言將來之世皆承此教乎佛言有從不從所以者何將來之世人民悖乱貴惡賤善放逸情意自欲害君子弒二親弟子危師不念弘德乳養之恩欲令其没獨見奉事嫉妬其師猶如怨家罪莫大焉所以者何弟子後世在前陽供在後欲攻心不與同師出天下宣傳道化度脫一切反憎惡之罪中之罪不可為喻後世德人時時有耳天下樹多香樹希有香草尠生少少山地出金寶耳好人行德亦復如是惡人行時伴黨相隨識真者少弥勒佛時德人乃多貴善賤惡无有偏黨道德盈盈不可稱量脩德無上不為罪殃孝親敬君奉承師長帰命三寶三乘興隆三毒消索所度無量皆使得道阿難聞之悲喜交集將來末世乃有此患不如山野愚民癡人勝此輩者能知去就進退之宜稽首而退

佛說貧為牛者經第三十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及

衆菩薩時佛明旦著衣手執應器入城分衛時遠方民將一大牛肥盛有力賣與此城中人買以出之欲以殺之在城門中與佛相遇其主見牛既大多勢畏犇突故請十餘人將牛共行牛遥覩佛心中悲喜絶靷馳逝數十人救救不能制走趣如來如來則知億本宿命阿難見之前欲摶耳逐之一面恐觸如來一切衆人亦懷恐懼畏來傷佛佛告阿難聽之來勿得呵之牛徑前往趣佛屈前兩脚而鳴佛足淚出交横口自演言唯然世尊加以大哀救濟危厄令脫此難今是其時大聖難遭億世時有所以出者為衆生故唯垂弘慈一見濟拔佛言善哉甚可愍哀意之迷人乃值斯患阿難從天龍鬼神人民莫不愕然甚怪所以畜生之類自歸天尊阿難長跪前問聖尊此牛見佛何故自歸本末云何佛言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轉輪王王四天下千子七寶治以正法不枉萬民天下太平人民安寧五穀豊盈又有四德視民如子民奉

猶父沙門梵志長者人民莫不啓親身未曾病永得安寧四域宣德徹于十方時轉輪王遊觀四方還欲歸宮時見古世一親親人而為債主所見拘繫縛在著樹而不得去時轉輪王七寶侍從停住不進怪之所以遥見故舊為人所拘負五十兩金令不得去聖王報之解之令去當倍卿百兩金其人白曰吾復轉負某百兩金當以償之不能捨置聖王即勑諸臣下到宮與其百兩金臣下言諾即解債主得還歸家其人數數詣王宮門求金不得債主求之避不知處遂在生死周旋往来无數之刧不償所負至于今世墮此牛中所債所責數千兩金故来歸佛宿緣所牽佛語阿難時轉輪王則我身是其債主者此牛是佛為聖王保之為償責不與之故来歸佛求索債救佛告牛主佛為卿行分衛倍償牛主不肯還欲得牛佛復重告吾稱牛身斤兩輕重與若干斤金故不肯矣時釋梵天俱来下叉手白佛佛勿分衛所欲得金萬千億兩吾

等致之布兩牛皮釋梵四王積累金
寶滿兩牛皮尒乃各羅將牛到祇洹
中入其中門觀察佛身及聖衆形諸
菩薩德巍巍无量光光堂堂猶星中
月威神照遠不可稱計因時思惟念
佛法衆七日命盡忽生天上尋憶自
識宿命世尊功德来還人間散華供佛
報其恩德稽首佛足佛為說經即發
無上正真道意輙得立在不退轉地
從无生忍乃還天上

佛說光華梵志經第四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孫獨
園與大比丘衆俱千二百五十菩薩
无央數人于時衆人无央數千皆来
集會在於佛所悉下鬚髮行作沙門
各自與五百羣從修治道德精進不
觧成得神通生死根斷普獲道證周
旋十方濟度衆生阿難白佛此等衆
學宿有何行本修何德乃致此譽神
通之慧然為第一佛告阿難乃往過
去久遠世時經歷劫數九十有一維
衛佛時有一國王名曰旃頭城号旃
頭摩提尒時有一梵志名光華博學

衆經廣宣法典无義不違有五百衆

侍從啓受數數往詣維衛如来聽受經典誘化羣黎開發愚冥勸示正真行作沙門脩徳爲業時彼國中五百營從將五百人大臣羣僚亦作沙門有大長者化諸羣衆皆復捨家行作沙門奉行精進不犯禁戒命終之後得生天上天上壽盡来生人間如是上下終而復始九十一劫於此佛世皆作沙門悉會佛所爲佛作礼退坐一面諸天龍神乹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真陁羅摩休勒人與非人靡不来到會於佛所稽首足下還住一面佛時便笑阿難問佛何因縁笑至真世尊終不虚欣唯說其意佛告阿難見此衆人天龍鬼神来會者不荅曰已見佛告阿難維衛佛時有一大國名旃頭摩提王名旃頭皆奉大法歸命三寶時有梵志名光華総攝二達博綜衆經无義不達見維衛佛化於十方天上天下靡不啓親誘五百衆往詣佛所而作沙門咸受經戒時其國王棄國捐王與五百衆亦作沙門有大

長者亦化羣從五百之衆行作沙門普受道化進獲神通奉四等心慈悲喜護九十一劫不歸惡趣生天上人間今得人身志来會此亦普出家行作沙門啓受經戒皆得道證欲知尒時所行梵志豈異人乎勿作斯觀則吾身是國王人民及大長者之衆皆是維衛如来至真同時學者彼種此獲功不唐捐皆自得之佛說是時无央數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應時立不退轉地一生補處亦不可計得成羅漢亦復如是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佛說變悔喻經第四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尒時有一居士猒世苦患万物非常身之所有財物如幻寄居天地猶如過客无二可貪樂道真正永可常存因便出家行作沙門精進不懈志本不違則便入山中脩行夙夜不廢不惜身命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守志不動不得道證心欲變悔還作白衣學道積年勤務不休然心冥冥不知所趣本在

人間數蒙説議口舌流盈今在山中復无所獲進退无宜不知所湊不如脫衣還就吾業猶豫未定時山神樹神覩之惜其功夫方欲成就反欲還家志在瑕穢代之悵悵不可為喻因則化作比丘尼身冀化亂意欲發道心堅固其志其比丘尼身著珠寳面色光榮非世所有復現女人顔貌端正色像第一姿燿煒煒衆類无逮俱相謂言卿比丘尼何故身著寶瓔珞脣口妙好猶如赤真珠比丘尼曰實如幻化脣如彩畫端正踰膏有何可貪如卿今身色雖端正猶如春花身若果落不久著樹四大合散无有主唯心為本在三界中獨来獨去无一隨者禍福追身如影隨形三處皆空无一可頼為罪所覆五陰六蓋心閇意塞不解三昧比丘聞之心即覺了知審如言識別四大本因縁合貪身自害剖判本空猶如寄居觀十方人无有親疎則心了意解諸漏得盡生死已斷志無起分出入自由不著垢塵介乃逹知山樹有故化如除浮雲

樹神跪拜自陳辛苦周旋三界五陰所覆十二牽連忽始相因唯見愍哀救濟此覆即為說經使心開解奉受五戒修行十善塞惡三塗道心稍前遂至無極入佛正真於時世尊告諸比丘解其本末執心當堅无得後悔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馬喻經第四十二

昔有長者畜一好馬初得之時志操犇突不可御調適欲被騎舉前兩脚跳上遊邊四出横走不從徑路入於溝渠突樹牆壁其主長者甚懷瞋恨還歸在家鞭撾酷毒不與水草獨令窮困飢餓心惱而自尅責心中無計不知何施空中聲出則告之曰順從其主時无患難時馬心解明日長者故乘騎試以著鞍勒馬即受之不復跳踉騎上安住亦不為態牽東西南北行從而不違與穀飲之隨時消息令飽滿肥盛氣力後騎將行轉遂調柔日日成就後生二子至數歲長者乘之後不順從跳踉横走斷絕韁靽搏杖加之不以政行還歸餓之乃思已

殃食以臭草飲以濁泉自作已受何所復怨夜行見母長跪問言今者大家獨見憎毒不得水草撾鞭甚酷母獨高處不念親戚行來欣欣一身喜樂高望遠視猶若鴻鵠不惠子孫獨遇此酷其母荅曰是卿身過何所怨責長者授勒被鞁即便受騎汝隨順東西從之便見愛耳斯事極易而卿反之故獲此殃子聞母教明日即從長者試之安然順之騎之授身令行即行令住尋住長者大喜馬即調良飲食隨時與母无異假以為喻長者謂佛馬喻學人不受佛教放心恣意不從道化故為說法令知去就跳踉走行不可制者加以撾杖為演五戒十善生天人中罪者示以地獄餓鬼畜生勤苦之難三界之患從來輪轉無一可安設不犯惡五戒十善乃開化之四等六度神通之行住於十方諸佛共會三毒消除去諸陰蓋其子從母長跪問曰前聞其師所行法則師說深淺之行皆有意故五戒十善因為天人說空無相願六度无極四等四恩不

在生死不住滅度乃入正真勇果之
徒處神通乘周旋三界度脫一切

佛說比丘尼現變經第四十三

昔者舍衛之城城名拘薩國中有諸
蕩逸婬亂之衆專為凶惡不隨經路
一國患之以為酷　昔伴黨相追共為
惡逆官家求取馳走叵得於時國中
諸比丘尼俱共遊行樹下精專思惟
正道不捨心懷衆比丘尼智慧第一
名曰差摩神足第一名蓮華鮮各各
有德行威神巍巍時天小熱俱行欲
洗詣流水側凶衆遥見即生惡心婬
意隆崇欲以犯之使比丘尼適脫衣
被入水洗浴尋前掣衣持著遠處欲
牽犯之時比丘尼見發逆意意中愴
然愍之為愚因脫兩眼著其掌中以
示諸逆鄉所愛我唯愛面色今我以
盲何所可好復示腸胃身體五藏手
脚各異棄在一面謂凶衆言好為所
在逆凶見此忽然恐怖知世无常三
界如寄其身化成骨血不淨無可貪
者尋還衣被稽首悔過所作无狀反
逆无義願捨其殃長跪叉手各受五

戒將至佛所稽首于地自責其罪首寘无知遂來日久作惡不罷不覺世世當受禍危令家大聖垂恩救濟乃感比丘尼威德化眼去罪罪輕稍近無為佛言善哉惡趣已離轉當成就如樹花枝果實以茂行亦從斯諸人欣然求作沙門佛即聽之正心為本尋時出家守護諸根衆殃永除五蓋不存三毒消滅為佛子孫以斷生死自然神通介乃識別佛之大恩

佛說孤獨經第四十四

昔有一人幼少孤苦獨一身居種作廣田益有犁牛得収五穀乳酪醍醐衆果菜茹不可限量供給遠近諸食之者往來無與窮困名德流布普通十方時說衆喩解悟其意當得伴黨獨不可諧衆人咸來皆共居止在其人邊居家遂多更立城邑取婦生子子大衆多父轉年大教告諸子當可施行護身口意布恩施德子各違錯不從其教言父令已老何不寂然妄有所教誰當受之父得子惱心自念言吾本一身所豊廣施遠近下及不逮

今得諸子亂我身心不從其教不如
無子佛言人本立神一身清明能有所
益奉於正行强有所觀不解本无自
見有身因生五陰六衰之惑及爲所
迷不至正眞後解三界一切皆空五
陰悉除三毒自滅乃至无上正眞之
道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生經卷第四

癸卯歲高麗國
勅彫造

生經卷第五　　安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佛說梵志經第四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尒時世尊晨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次第求食即時轉行到梵志舍時彼梵志遥見世尊威神巍巍諸根寂定其心湛靜降伏諸根無復衰入如日之光出于山嵩如月盛滿衆星獨明如帝釋宫處於忉利如梵天王在諸梵中如高山上而大積雲現於四遠如樹華茂其心憺怕如水之清三十二相莊嚴其身八十種好遍布其體威神光光不可稱限覩之如日即從座起與眷屬俱前行奉迎稽首佛足請坐別牀佛便就坐時梵志梵志婦心懷踊躍若干種食香潔之饌手自斟酌供養无極飯食畢訖舉鉢洗手更取卑榻聽佛說經於時世尊即為梵志及妻子僕從下使講說經道開解其心分別其義諸佛之法隨其本源而

演分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應病與藥尋而心解若習盡道於時梵志妻子僕從即於座上逮四聖諦要言之則得天眼歸佛法衆奉受五戒於是梵志即從座起稽首佛足白世尊曰大聖弘恩得現利義今日所獲度於衆患皆是如來至真等正覺之所救濟猶如大雲周於虛空普雨天下多所潤澤世尊如是常以大哀無極之慈廣說大法佛告諸比丘汝等寧聞梵志今所宣揚口所說乎比丘對曰唯然世尊已見已聞佛言今此梵志與諸眷屬皆獲大利如是具足吾於異世今此梵志得獲廣普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波羅柰城有一尊者名曰所守是梵志億也黠慧聰明識解義理卒對之辭言柔美為王所敬常可王心其國多有葡萄酒漿飲食之具王及人民飲食快樂彼時梵志作異技術多所娛樂令王欣懌王大歡喜多所賜遺恣其所欲梵志白王我當歸家自問其婦欲何志求王即可之梵志便還到家問

婦我顯異術令王歡喜許我所願汝
何所求以誠告我為卿致衆婦問梵
志君何所願其夫荅曰我願一縣其
婦荅曰用縣邑求我願得百種瓔珞
莊飾辟釰步瑶之屬種種衣服奴婢
乳酪醍醐飲食於時梵志復問其子
汝何所求其子荅曰我之所願不用
步行得乘車馬與王太子大臣俱遊
於時梵志復問其女欲何志願其女
對曰我所求者欲得珠寶以自嚴身
上妙被服于女中央而獨姝好用餘
異願乎於時梵志又問奴婢欲何志
求奴言欲得犁牛覆[illegible]耕具婢曰欲
得碓磨舂票磑麵以安四大人不得
食則不悅喜元以自安於時梵志還
詣王所具足為王奉承說與妻子奴
婢所可求也復以偈重歎曰

夫王願聽之　所願各各異　我家心不同
婦索百瓔珞　男求車馬乘　女願珠寶飾
吾前嘉奴婢　求田及磑磨

於時王以偈荅曰

隨汝之所欲　則與不違心　應時使梵志
皆得歡喜悅　其王皆以賜　各各如志願

如意得具足　歡喜無一恨

佛告比丘欲知尒時國王者則吾身是尒時梵志則今梵志身是其妻者今梵志妻是子則子女則女奴則奴婢則婢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君臣經第四十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中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諸比丘心自興念承佛威神諸天感之得未曾有於是世尊常以慈愍調達而反害意向於如來佛以大哀弘意待之或復比丘而說此言往者世尊豈不察知調達兇惡心懷謟害而令捨家除其頭髮或有比丘各各議言佛已豫知調達兇惡心懷危謟或有議言誰令調達除頭鬚髮而作沙門佛遥聞之諸比丘衆共議此事便到其所告諸比丘調達兇惡不可稱量舉要言之言不可竟佛言如是如是其比丘調達者常以害心向於如來未曾和悅吾以慈心而降伏之昔者過去久遠世時已來難量從尒以來佛久知之調達兇惡心懷危謟吾以慈心而降

伏之續知如此故為沙門欲令建立
攝取善德以是為本由因出家緣得
救護欲計調達不但今世示吾之便
而懷害心吾常至真慈心弘普而降伏
之乃往過去久遠世時不可勝計波羅
柰城有國王號曰大猶以法治國不
枉万民王有大臣名蜜善財智慧聰
明無所不通名德超異與世不同其
性吉祥殊妙和雅安隱无患常懷慈
心多所愍哀志懷柔潤其王无愍釋
子哀心志不懷慈常伺人過欲得其
便心懷兇惡无一善快於時彼王與蜜
善財大臣俱大猶王告大臣人何所
食說何所言多所獲安不致危害而
得長益應時以偈而歌頌曰

食言少獲多　不忍得長大　忍辱致損過
蜜善財去何

蜜善財大臣以偈報王曰

大王是瞋種　恚恨心所為　無害无瞋怒
則正本所行

王復以偈問曰

以何得安隱　何行无恚惠　以何至一法
蜜行致善財　賢聖何所歎　至誠能不憂

誰能保此尊　除惡令无患

大臣以偈荅曰

棄瞋得安隱　除患无憂患　忿者尋之本
大王當知此　聖賢之所歎　緣此无憂患
以此義荅王　嗟歎忍辱行　毀呰于瞋恨
以此義荅之　分別令降伏　不雅得其便
兇惡不能加　立之平等德

佛告諸比丘衆欲知尒時國王大猶則調達是大臣蜜善財者則我身是以得佛道具演本末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拘薩羅國烏王經第四十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世尊明旦著衣持鉢入城分衛國王波斯匿有四大臣拜為四將合四部兵欲伐他方小國於時四日遙見世尊與衆僧俱即詣佛所稽首足下退住一面世尊問之諸仁者等欲何所湊諸臣對曰王波斯匿遣臣等行舉四部兵欲詣他國攻伐小國唯然世尊我等之身為此國王多所興立及餘衆勞常畏危命今當遠行行當戰鬪有所攻伐如是發行世尊讚

曰善哉善哉諸賢難及所作難及是爲報恩而有反復設行少有所作不失汝等之身受王俸祿所作當然此事佳善爲愼儀像則成正士報大神恩則有反復諸賢聽之不但今世爲此國王有所興立成就功勳所作難及昔者過去久遠世時沙竭之國大有諸鳥衆而來集會止頓其國彼有鳥王名曰甘蔗主八万鳥在中獨尊鳥王有婦名曰舊梨尼於時懷軀有阻惡食心念如是欲得鹿王肉食至誠白王欲得此食於令我身小發此念欲得善柔鹿王肉食乃活不尒者死沙竭國王欲得善柔鹿王肉而食噉之獵者亦募而行求之捕之將來於時鳥王聞其音聲合會鳥衆汝等當行沙竭國王有大善鹿王形貌名須具夜欲得其肉彼時四鳥應募吾等堪任取善柔肉用國王故不惜身命當辦此事无令餘鳥逐我後行於時四鳥數數往至大衆會所各自議言以何方便而得取之彼時其人國王使者往告太子說鳥數來則遣

守護所遊至處不得如願然後復遣大烏之衆求須臾之肉令現在此便遣隨彼即時取肉舉之而去時國王子見大烏衆恐懼馳走還白國王具說本末國王問之烏所從来乃至於此太子白曰我見四烏色像若斯數數来至於彼鹿苑吾亦數往然後四烏来到時沙竭王即勑外人令捕鳥師致鷹將来四烏見之畏在危命故往取来即時受教輙遣鳥師應往以若干變觀其所趣造立方便張羅捕烏輙以獲之生上國王於時沙竭國王問其四烏而呵罵之汝等何故數来至此犯吾境界四烏荅曰唯然大王非我所樂不願至此又有王名曰安住與八萬烏俱以為眷屬爲之尊師其婦舊梨尼懷妊受胎發此阻極而以惡食欲得食鹿須臾善柔鹿肉彼王遣来受其君教不惜身命自投沉没而奉謹教非吾所願時國王聞得未曾有愕然怪之彼自食心莫作此食自受王教作此方計不惜身命爲其君王投棄軀命令之所爲誠非所及於世希

有欲求俗人有此反覆受君父教尚不可得況鳥獸乎奉宜其命難及難及實未曾有於是諸烏為王說得言

唯願大國王　我止沙竭國　我等王安住
與八万衆俱　婦名舊梨昆　欲思善柔肉
是大王廐苑　具足為王食　我等國王使
奉命来至此　受君之教命　不敢自至此

於是國王心自念言此事難得為未曾有於時國王告諸烏曰赦汝罪過在汝所湊常得解脫勿有拘制佛告諸臣欲知尒時四烏身不令汝等四臣則是安住國王今波斯匿王是也今者國王諸兵臣吏卿等所將八万烏是尒時得脫不見危害令亦如是佛說如是四臣兵吏及比丘僧莫不歡喜

佛說蜜具經第四十八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給孤獨園與大比丘俱尒時梵志迷惑異道術不信佛法欲乱佛教行於城中遥見佛来惡不欲覩竊入他舍得元世尊瞿曇見我於時大聖敗傷憐之尋到

其所往於目前欲得避去永不能得又欲馳走不能自致來詣佛所彼時世尊為說經法尋時歡喜善心生焉輙歸命佛及法衆僧奉受戒禁遶佛三匝稽首而退還歸其家即取應器盛滿中蜜兩手擎之來詣佛所而欲奉上佛告諸比丘取是鉢蜜而布與衆僧時一鉢蜜佛及衆僧皆得滿足鉢滿如故即復授佛佛告梵志汝取是蜜投著大水无量之源梵志又問何故佛言具足水中蟲黿鼉魚鼈悉蒙其味梵志受教即投水中還至佛所或驚或疑踊躍悲喜於時世尊尋以欣笑五色光從口出上至梵天普照五道靡不周遍還遶身三匝授菩薩決光從頂入授緣覺決光從口入授聲聞決光從臂肘入說上天福光從臍入說受人身光從膝入說地獄餓鬼畜生光從足入於時阿難從座起整衣服右膝著地長跪叉手而白佛言佛不妄笑笑會有意佛告阿難汝見梵志以蜜奉佛布比丘僧餘蜜投水對曰唯然今此梵志然後來世

歷二十劫不墮惡趣過二十劫當得緣覺名曰蜜具諸比丘對曰唯然世尊吾等患見於此梵志以一鉢蜜多所饒益而得緣覺佛告比丘於是梵志非但今世以一鉢蜜多所饒益前世宿命亦復如是乃往過世不可稱計有一婆羅門往入閑居寂寞之處見有神仙多所博愛或有人説令此仙人往古難及當往啓受有人報言用為見此養身滿腹之種尒時有一仙人得五神通見心所念即於樹下閑居之處踊在空中住其人前其人見之歡喜踊躍善心生矣即還其家盛滿鉢蜜而奉授之時仙人受飛在虚空緣是施德後作國王名曰蜜具以政法治國治國積年壽終之後得生天上佛告比丘欲知尒時五通仙人則我身是尒時梵志今梵志是尒時施蜜受天人福緣是今世亦復施佛後致緣覺於是賢者阿難以偈讚佛

世尊多哀憐　自然至誠度　為諸天人世
壞衆獄繫著

故為諸天世間尊　於法自在雨法教
以歡悅心多所勸　出家上天无數千
勝令無利皆得利　其有悅心歸命佛
恭肅懇懃造少薩　臨命壽終見趣安
尒時世尊讚賢者阿難曰善哉善哉審如所云復次阿難造若干行乃成所立佛救一切如母念子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雜讚經第四十九（丹本此經為第五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俱尒時有一比丘尼子捨家為道喜詣家家與諸白衣雜錯麁獷行不純一母數訶之勿得尒也行有節限若有法會講經說義乃可行耳無得效進為俗間事父亦呵之亦不肯受父母之法教在於人閒家居造亂但與惡人不成就子共相追隨遇諸兇人共撾捶之加得手拳今欲投水中久乃置耳叫呼得脫捨去諸比丘聞而往救之得還歸家諸比丘衆而往白佛說其本末佛告比丘此人不但今世不隨家居教迷惑其行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諸烏巢

賔近家居人數喜探欲捕取之烏妻謂烏无得近人家作巢莫信於人得無取卿加之苦毒其烏聞之雖欲捨去心懷戀戀不能避去衆人數數共觸嬈之故不捨去衆人捕得盡拔其毛羽荊棘繫頸天時霖雨沮溺亘行又不能飛徐徐自曳歸到其巢妻時以偈歌頌問曰

誰皆拔毛羽　令天復陰雨　被荊棘為鎧
而立戶何謂

烏以偈荅婦曰

我身吉祥有所緣　於今天時大霖雨
汝促開戶无惱我　且持食來活我命

其婦以偈荅曰

我如所念如所造　卿所讒嘶多所貪
今遭凶危如得華　後方當更獲其賽
我之所頌亦可受　具足成酪致醍醐
値此勤苦衆惱已　當詣屏猥處閑居

去彼不遠有一神仙梵志道人遥聞其聲而歌頌曰

不覩惡罪果　緣是遭苦患　以故莫作罪
將无受大惱

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烏妻不乎今此

比丘尼是也其烏夫出家子為沙門被打撾者是也尒時仙人則吾是也昔日相遇今世相值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驢駝經第五十 丹本此經為第四十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尒時有一比丘新學遠來客至此國諸比丘欲求猗籌諸比丘聞不與猗籌令觀於子行不具足擧動不祥將無於此造損耗業尒時新學不得猗籌復詣餘處求索猗籌彼諸比丘不問本末遠授猗籌前比丘聞即往問言卿何以故不問本末便與猗籌比丘荅曰吾授猗籌有固不妄當奉事我供養以時有新比丘安詳雅步擧動不暴入出進退不失儀法類如佳人不似兇惡主比丘獨在不出新學比丘復取衣鉢取主比丘撾擂搒苦就地縛束猗繫其口將無所嘆人聞其聲即於其夜馳逝行去天欲向曉諸比丘衆適聞其聲皆來趣之解其繫縛則問其意時彼比丘本末為說語比丘當共分布行求索之使我還得衣鉢

諸比丘答曰吾等語卿莫得妄信勿與犄籌將无見枉自在放恣不用吾語所可作者今可自省時諸比丘具啓世尊佛言諸比丘此比丘者不但今世為是凡人所見侵枉不知夲未而妄信也所在相遇輙為所侵乃往過去有梵志名草驢馳載瓦器有持門户行於道路遥見一奴住於道傍遥覩梵志稍来近之心欲刼奪與之相見梵志信之此人見我来奉事我有所施與来親附我彼時梵志以得頌曰

婬處於四衢　顔貌有反覆　人来知夲末
不選擇觀察　其道人觀此　淨修行寂法
无有衆凶惡　當施供事我

尒時餘梵志道共侶行皆共謂言莫信此人將无欺卿擖奪財物以得偈曰

梵志无得趣見人　於四衢路莫妄信
揺動其目面无理　定將擖卿奪卿物

彼時梵志不信伴語反信賊奴未有所益佐助供養於時彼奴向於夜半人見斷絶即奔走前擖搥梵志破傷脚膝眼眩躃地奪其財物草驢馳梵志

亡失所有復破其膝蹄地啼泣猶如小兒稱怨呼嗟時有一天名淨修梵行以偈頌曰

其求財於利　而行於賢衆　儱悷而自用
不從尊師教　皆當得是患　如彼梵志苦
從愚不慎路　獲罪如梵志

佛告諸比丘尒時梵志草驢馳者今此比丘授新學比丘綺籌者是乾鈄惡數新比丘心懷惡儀綺籌緣是刼盜者是也彼時諸異梵志今諸比丘難彼比丘者是也尒時淨修梵行天者今吾身是尒時相遇今亦相值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孔雀經第五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諸比丘悉共集會皆共嗟歎心念世尊得未曾有一人與世號曰如來至真等正覺毀壞一切諸外異學忽然幽冥元復光曜未有佛時致妙供養衣被飲食床臥之具莫不恭事自歸之者佛現世間是等之類言譺不行佛以道耳還聽比丘所共講議即到其

所問諸比丘向者何論諸比丘具足
自啓說我等集會平等正覺適興于
世諸外異學便没不現忽然幽冥无
復光耀佛告諸比丘吾未興世外學
熾盛如无日月燭火為明日月適出
燭火无明令佛興世異學皆没无復
威耀獨佛慧明无所不炤不但令世
有殊異行也前世亦然未曾有法乃往
過去久遠世時有一大國在千北方邊
地之土号曰智幻智幻土人貴持烏
来至波遴梨國其土國界无有此烏
亦無異類奇妙之禽時彼國人見持
烏来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供養奉事
飲食果蓏日日月月而消息之遠方
之烏而覺見之皆来集會不可稱數
一國普共供養奉事貴敬无量於彼
異時有一賈人復從他國賷三孔雀
来時衆人見微妙姝好羽翼殊特行
步和雅所未曾有衆人共觀聽其音
聲心懷踊躍又加於前千億万倍皆
棄於烏不復供事烏无威曜忽然无
色如日之出燭火不現永無復心在
諸烏詳普悉愛敬於彼孔雀視之无

獻前所散養諸鳥之具皆以供養孔雀之形尊敬自歸諸鳥皆沒不知處所於時有天即歎頌曰

未見日光時　燭火獨為明　諸鳥本見事
水飲及果蓏　由音聲具足　日出止樹間
諸鳥所見供　於今悉永无　當觀此殊勝
无尊畀見事　尊上適興現　卑賤无敬事

於是賢者阿難緣世尊教心懷踊躍以頌讚曰

如佛不興出　導師不現世　外沙門梵志
皆普得供事　今佛具足音　明白講說法
諸外異學類　永失諸供養

佛告諸比丘欲知介時孔雀者我身是也烏者諸外異學也天者阿難也於時在世雖講經法未除三毒生老病死不能究竟除塵勞垢淨修梵行於今如來興于世間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天人師無上士道法御天人佛世尊於今說法具足究竟淨修梵行離諸塵垢除婬怒癡生老病死獨步三界而无所畏降伏諸邪衆外異學莫不歸伏一切衆度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佛說仙人撥劫經第五十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介時錦盡手長者至舍利弗所諷誦經法還歸其家默所居處下其鬚髮而為沙門未得羅漢一切所造皆已備足時諸比丘往見世尊令我等察錦盡手稽首覓聞說法律尋時出家而為沙門博聞多智講若干法言談雅麗庠序无獷興起禪思故復還家世尊如是隨其所應未得羅漢无根無著法以成就觀見生死周旋迴轉不得解脫如佛所教如來至真等正覺所獲安隱佛告諸比丘何足為怪吾成無上正真道為寂正覺錦盡手為舍利弗雖見教化度於四恩吾於異世以凡夫身廣說經法度諸勤苦乃為殊特往昔過去久遠世時有一仙人名曰撥劫得五神通時為國王所見奉事愛敬无量神足飛行往返王宮彼時國王供養仙人一切施安坐在王邊日日如是王奉仙人布鬚而行手自斟酌百種飲食積有年歲供養无限於時

彼王有小緣務王有一女端正姝好
於世希有王甚敬重之无量女未
出門王告女曰汝見吾不供養仙人
奉事慇懃不敢失意女則白曰唯然
已見王告之曰今吾有事當遠遊行
汝供養之亦當如我事莫失意時彼
仙人從空中飛下至王宮內王女見
来以手擧之坐著座上適以手擧觸
體柔軟即起欲意適起欲心愛欲興
盛尋失神足故不能飛行思惟經行
欲復神足故不能獲時彼仙人見國
王女貪欲意起不能從志步行出宮
如是所為其音暢溢莫不聞知時无
央數人皆来集會王行事畢還入其
宮聞其仙人失于無欲隨恩愛中失其
神足不能飛行王時夜至其宮獨竊
自行往見仙人稽首足下以偈頌曰

吾聞大梵志　卒暴皆貪欲　為從何所教
何因習色欲

時機劫仙人以偈荅王曰

吾實今大王　如聖之所聞　已墮於邪徑
以王遠吾故

王以偈問曰

不審慧所在　及善惡所念　假使發慾心
不能伏本淨
時撥劫仙人復以偈答王曰
愛慾失義利　婬心轉然熾　今日聞王語
便當捨愛慾
於時國王報告仙人仙人著慙剋心
自責宿夜精勤不久即獲還復神通
佛告諸比丘介時仙人撥劫今舍利
弗是國王者吾身是佛說如是莫
不歡喜

佛說清信士阿夷扇持父子經第五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有一清
信士有子聰明智慧辯才在在所興
无所不博能自竪立而无懈怠明了
殊絕又曉家業賈賣之利多獲財寶
供養父母佛咸神護諸天宿衛无央
數人所共愛敬不可父意不愛念之
常憎(德)見毆使出舍數加捶杖不能
復堪馳至他國在於異土賈作治生
方便計校興造時節不失不廢所業
多積財寶清信士聞多積財寶遣
人呼使來歸子不肯還清信士復遣

人行設使不來遺財物來慇懃諫曉都不肯遣其子報曰父困苦我不可復計至使令我不能發心所遣遺也復難自往時清信士對比丘衆自訟説意其子有病不順父母諸比丘具以啓佛世尊告曰此清信士不但今世與子不和前世亦然福德殊異有所造行無所違失不可其心比丘且觀於此其子智慧殊特德不可量不可其心不欲聞其聲復欲思得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人名曰阿耆扇持為獼猴師教於獼猴舉動法則技術戲笑多所悦豫於衆人民以此技術无央數人悉共愛敬遠近皆來觀其技術蒙是之恩多獲財利其阿耆扇持前後獼猴大得衆物檛撻搏蹹其人異日將彼獼猴入於城中縛著於柱檛撻毒痛毀辱折伏於時獼猴竊得黙出馳走入山閑居獨處近附仙人依之止頓採取果蓏供養仙人復自食之阿耆扇持聞之走在其處空閑山中而遣人使呼之來還獼猴不肯還報之曰吾今續念

前因毒我衆患難畢前時我父獼无過罪而見加毒毀辱亘言今故馳走來入山中阿羑扇持便自往謂獼猴言來歸還家默聲不肯仙人報曰亦可原置答仙人曰吾置之耳仙人報曰敢可强致小勸喻之然後將行假使强欲致之儻不能也其人答曰假使方便欲致之去不肯往者吾當作計即時以偈而歌頌曰

卿賢柔善子　譬如鹿就蔭　便從樹發下
得无飢渴死

爾時獼猴以偈答曰

不仁和尖我　我自知志性　從何所覩聞
獼猴為柔賢　我到諸方面　未有中間念
假使有那長　終不能制意　吾今續念之
君阿羑扇持　將我入城中　縛住加毒痛
於今不忘之　得捷我苦毒　我已得自在
不能就君困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阿羑扇持子今清信士子是也清信士者則今父也其仙人者我身是也如是具足當分別說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夫婦經第五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有清信士其婦端正面貌殊好威光巍巍威德无倫聰明智慧言語辯才多所悅豫衆人所敬於時夫智不敬重之憎惡不歡不欲見之反更敬愛不急妾媢僕使為妾而敬重之其婦見智心異不和志在下使便謂其夫假使卿心不相喜者儻當見聽出家為道作比丘尼數數如是智便聽之即便出家為道作比丘尼晝夜精進行道未久證得羅漢然於後時其清信士所敬女人婦非常沒時清信士便行求索得前時所妻為比丘尼呼之歸家比丘尼不肯隨之吾已出家則為他人更生異世罪福不同時比丘尼聞往白世尊說其本末佛告諸比丘是清信士前世毀辱此有德之人不但今世又此女人生生有德行殊特之志此人常壞亂之今比丘尼已入大路復欲毀之不得從願佛告比丘乃古無數世時有一梵志婦名蓮華端正殊好面顏殊妙色像第一於世希有

名德難及其梵志有一婢使而親近之順敬於婢不肯恭敬違諍之婦不喜見之反用婢語將婦出舍至于山間上優曇鉢樹擇諸熟果而取食之棄諸生果而用與婦其婦問曰君何故獨噉熟果生者棄下而持相與其夫荅曰欲得熟者何不上樹而自取之其婦荅曰卿不與我我不能得當從夫命婦即上樹夫見婦上樹尋時下樹以諸刺棘遶樹四面欲使不下置在樹上捨之而去欲令便死於時國王與諸大臣共行遊獵過彼樹下見其女人端正姝好顏貌殊異世所希有即問女人卿為何人為所從來其婦本末為彼國王說所變故王見女人女相具足无有衆瑕心自念言其彼梵志愚騃无智非是丈夫而不敬憙于此女人除棘載去至其宮內立為王后其后智慧辯才難及並用摴蒱及以六博書疏通利遠近女人來共博戲王后輙勝无能當者於時梵志遥聞彼王有后端正工於博戲其有來者王后得勝无不歸伏莫能勝者心

自念言且是我前婦非是異人其我前婦博戲第一又彼梵志亦工博戲欲詣王現其技術時王后聞一梵志形像如此及其顏貌長短好醜即心念言是我前夫於時梵志詣王宮門王即見之遷試博戲侍人名齒於時梵志以偈頌曰

鬚好長八尺　其眉若如畫　柔軟上第一
當念熟果蓏

於是王后以偈答曰

往時婢自在　其志好其所　敬重為第一
訪取為第一

時梵志復以偈答王后曰

詣閑居龍處　龍象常所遊　於彼相娛樂
當念熟熟蓏

王后以偈答梵志曰

獨自散熟果　生者棄與我　是吾宿因緣
梵志所劫取

於時梵志心中懷恨即自剋責悔无所及佛告諸比丘尒時梵志今清信士是其婦者今婦是彼國王者吾身是尒時起亂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譬喻經第五十五

過去无數劫時有獨母賣麻油膏蕎
萘時有比丘日日於是母許取麻油
膏為佛燃燈積有年數佛後授比丘
決汝後當作佛諸天國王人民悉往
賀比丘比丘言我受恩獨母聞比丘
授決便到佛所白言此比丘燃麻油
膏者我所有願佛復授我決佛言此
比丘作佛時汝當從其授決佛告舍
利弗是時比丘者提和竭佛是時獨
母我身是也

昔維耶離國有一長者聞佛來化即
詣佛所稽首礼足白佛言意欲請佛
一時三月佛默可之即攝衣持鉢就
長者家餘人請者不能復得皆興恚
意圖害長者便剋日興兵圍舍數重
長者怖懅至心於佛无復他想佛為
說法若干要語長者及眷屬皆逮不
起法忍佛從座起出解外人說恚害
之苦報歎和慈之福若干要言衆人
意解八万四千發無上正真道意諸
比丘白佛令此大會皃佛意解為是
遭時也為宿有因緣乎佛言今此衆

會一時度者皆宿與佛有因緣故比
丘白言願佛本末說之聞者增益功
德佛言昔有一國居近大海時王名
薩和達以慈治國視民如子國有大
災三年不雨人民飢餓王召梵志道
士問當雨不占者荅曰滿十年乃有
雨耳王聞是語恐人民死盡愁憂不
樂當作何計以濟國人乎復念曰唯
當身施以救衆生耳便齋戒清淨之
手向十方曰以我前後所作善行若
有福報者願生海中作大身魚以肉
供養衆復開口不食七日命終得生
爲魚身長四千里異識宿命便隨海
岸上正像黑山人民見山怪挪得有是
山皆往視之乃知大魚舉國皆往乃解
取食得免飢困國遂還復豐熟如故
告諸比丘尒時魚者我身是也尒時
食我肉者今維耶離國人是如来往
者以肉活衆生一世中耳今以道慧
救護識神還復本无長離三界衆苦
永藏矣菩薩勤苦具足三施何謂三
施外施內施大施是爲三施衣食珎
寶國土妻子是爲外施支體骨肉頭

目髓腦是為內施四等六度四諦
非常十二部經為眾生說是為大施
求道之法三施具足乃疾得佛佛說
是時無數眾生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首達者年尊教化五千人惟先年少
共智深遠行諸國土教化六萬人展
轉與首達共會首達弟子見惟先智
慧勇猛患欲往崇之首達謂諸學者
惟先年幼其慧薄少惟先竊聞其言
菩薩法者當相供養行諸國土現若
其夜默然而去其國土所以者何欲
令學者供養首達首達者用誹謗惟
先故墮摩呵涅犂六十劫既出得為
人無舌六十劫所以者何不制心口
意故而失菩薩法罪盡已後逮前功
德自致得佛號字釋迦文佛告諸學
者其首達者則吾身是惟先者今現
阿彌陀佛是其坐中一切皆忠言其
失小耳得罪甚大佛告諸會者身口
意不可不護其有信者奉行而得道
所作過惡能自覺改悔首其過可得
微輕昔無數劫時有一人大興布施

供養外道梵志无數千人數年之中諸梵志法知經多者得為上座中有梵志年耆多智會中第一時儒童菩薩亦在山中學諸經所无不博時來詣會坐其下頭次問所知展轉不如乃至上座問長老梵志所知亦不如儒童十二年向巳欲滿知經多者當以九種物以用施之九種物者金馬銀鞍勒及端正女金澡罐及金澡盤金銀牀席皆絶妙好如是之比有九種物長老梵志便自思惟吾十二年中无條我者而此年少欲乃勝吾人可羞恥物不足言失名不易便語儒童所施九物盡當相與卿小下我使吾在上儒童荅曰吾自以理不强在上若我知劣我自在下無所恨也梵志慎惱避座與之七寶挍飾極為精妙長老梵志因問儒童卿之學問何所求索荅言吾求阿惟三佛度脫萬姓長老梵志心毒恚生内譖願言吾當世世壞子之心令不得成若故作佛亦亂之不宜復念言善惡殊遠恐不相值唯當大修德念乃相遇耳

便行六度無極無修諸善恒无廢捨之意於是別去施主九物與諸梵志使各分之已各感一銀錢追與儒童不受九物使吾之等普分得之儒童受已各自別去菩薩道成調達恒與菩薩相隨俱生俱死共為兄弟恒懷菩薩尒時長者梵志調達是也儒童者釋迦文佛是以本誓故恒不相離是其本末也

師言學當有善知識昔有驢一頭其主恒令與馬相隨飲食行來常與馬俱馬行百里亦行百里馬行千里亦行千里衣毛鳴呼與馬相似後時與驢相隨飲食行來與驢共侶驢行百里亦行百里驢行千里亦行千里毛衣頭軀悉為似驢鳴呼哭病純為是驢遂至老死不復作馬學者亦如是隨善知識則日精進精進者得道駛隨惡知識則日懈怠懈怠者是為長沒也

昔者外國婆羅門事天作寺舍好作天像以金作頭時有盜賊登天像挽取其頭都不動便稱南無佛便得頭

去明日婆羅門失天頭天頭若去衆人聚會天神失頭是為无有神神者一婆羅門賊人取我頭不能得便稱南无佛諸天皆驚動是故得我頭諸婆羅門言天不如佛皆去事佛不復事天賊人稱南無佛得天頭去何況賢者稱南無佛十方尊神不敢當但精進勿得懈怠

昔有沙門晝夜誦經有狗伏牀下一心聽經不復念食如是積年命盡得人形生舍衛國中作女人長大見沙門分衛便走自持飯與歡喜如是後便追沙門去作比丘尼精進得應真道也

昔有國王於城外大作伎樂國中人民皆共觀之城中有一家其父有疾不能行步家室共扶將令強行出城便止樹下不能自致語家中言汝行觀來還乃將我歸時天帝釋作一道人過其邊便呼病人汝隨我去我能令汝病愈人聞大喜便起隨去釋遂將上天至天帝宮見金珎寶非世所有意中生念欲從求乞有人語言可從

求瓶病人便前詣釋言我欲去願乞此瓶釋便與之語之言此中有物在汝所願病人即持歸室家相對共探之輙得心中所欲金銀珎寶恣意皆因大會宗親諸家內外共相娛樂醉飽巳後因取瓶跳之我受汝恩令我富饒跳踉不止便墮地破之所求不能復得佛之經戒辟如寶瓶初聞精進所願必得後小懈慢忘經失戒辟如瓶破無所復得也

法家婦女著金銀珠環有四事上生天上一者著金銀珠環若有明經者聞經歡喜脫持布施是一福得生天上二者若見遠方沙門興起塔寺歡喜脫金銀布施勸助是二福得生天上三者若貧窮困厄人聞佛說布施第一行便解布施三福得生天上四者得疾病臨命終時脫持布施救助我命目自見施是人命盡歡喜不懼得上生天是以法家婦女有四事行著金銀寶環得生於天上

生經卷第五

佛說義足經卷上　八雙十六輩　宗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　譯

桀貪王經第一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梵志祇樹間有大稻田已熟在朝暮當收穫梵志晨起往到田上遥見禾穟心内歡喜自謂得願視禾不能捨去佛是時從諸比丘入城求食遥見梵志喜樂如是便謂諸比丘汝曹見是梵志不皆對言見佛默然入城食後各還精舍即日夜天雨大雹皆殺田中禾梵志有一女亦以夜死梵志以是故愁憒憂煩啼哭无能止者明日衆比丘持應器入城求食便聞梵志有是変害啼哭甚悲非沙門梵志及國人所能解其憂者比丘食竟還到佛所作礼白梵志意狀如是言適竟梵志啼哭來到佛所勞佛竟便坐佛邊佛知其本憂所念即謂梵志言世有五事不可得避亦无脱者何等為五當耗減法欲使不耗減是不可得當亡棄法欲使不亡棄是

不可得當病瘦法欲使不病瘦是不可得當老朽法欲使不老朽是不可得當死去法欲使不死去是不可得凡人无道無慧計見耗减亡棄老病死法来即生憂憒悲哀拍髀熱自耗身无益何以故坐不聞知諦當如是梵志我聞有抱諦者見耗減法亡棄老病死法来不以為憂何以故已聞知諦當如是不是獨我家耗世志亦介世與耗俱生我何從獨得離慧意諦計我今已耗至使憂之坐羸不食面目委色與我怨者快喜與我厚者代憂慘慼家事不修計耗不可復得已諦如是見耗減亡棄老病死法来終不復憂也佛以是因緣為梵志

說偈

不以憂愁悲聲　多少得前所亡
痛憂亦無所益　怨家意快生喜
至誠有慧諦者　不憂老病死亡
欲快者反生惱　見其華色悅好
飛嚮不及無常　珍寶求解不死
知去不復憂追　念行致勝世寶
諦知是不可追　世人我卿亦然

遠憂愁念正行　是世憂當何益
佛復為梵志極說經法次說布施持
戒現天經欲善其惡無堅固佛知梵
志意軟向正便見四諦梵志意解便
得第一溝港道如染淨繒受色即好
便起頭面著佛足叉手言我今見諦
如引鏡自照從今已後身歸佛歸法
歸比丘僧受我為清信士奉行五戒
盡形壽淨潔不犯戒便起繞佛三匝
而去衆比丘便白佛言快哉解洗梵
志意乃如是至便喜笑而去
佛語諸比丘不但是反解是梵志憂
過去久遠是閻浮利地有五王其一
王名曰槃貪治國不正大臣人民患
患王所為便共集議言我曹家家出
兵皆拔白到王前共謂王寧自知所
為不正施行貪害万姓不急出國去
不者必相害傷王聞大恐怖戰慄衣
毛悉竪以車騎而出國去窮厄織草
薪賣以自給大臣人民取王弟拜作
王便正治不枉万姓故王槃貪聞弟
興將為王即內歡喜計言我可從弟
有所乞可以自活便上書具自陳說

便從王乞一聚可以自給王即與之愍傷其厄得一聚便正治復乞兩聚四五至十聚二十三十四十五十至百聚二百至五百聚便復乞半國王即與之便正治如是久遠殊貪生念便興半國兵攻弟國即勝便自得故國復生念我今何不悉興一國兵攻二國三國四國便往攻悉得勝復正治四國復生念今我何不興四國兵攻第五國便往攻即復得勝是時陸地盡四海內皆屬王便改号自立為大勝王天帝釋便試之寧知猒足不便化作小童梵志姓駒來欲得見王被髮拄金杖持金瓶住宮門守門者白王王言外有梵志姓駒來欲見王王言大善便請前坐相勞問畢却謂王言我屬從海邊來見一大國豐樂人民熾盛多有珍寶可往攻之王審足復欲得是國王言我大欲得天王謂言可益裝船興兵相待却後七日當將王往適言天王便化去到其日便大興兵益裝船不見梵志來是時王愁憂不樂拍髀歎言怨哉我今以亡足

大國如得駒夷不堅獲如期亙不見
是時一國人民迴坐向王王帝亦帝
王憂亦憂王處憂未嘗止聞識經偈
便生意而說言

增念隨欲　已有復願　日感為喜
從得自在

王便為衆人說欲偈意有能解是偈
義者上金錢一千時坐中有少年名
日欝多欝多即白王言我能解是義
相假七日乃来對到七日白母言我
今欲到王所解王憂母謂子子且勿
行帝王難事如然火其教如利刀難
可親近子言母勿愁憂我力自能淹
王偈義當得重謝可以極自娛樂便
到王所言我今来對其義即說偈言

增念隨欲　已有復願　已放不制
如渴飲湯　悉以世地　滿馬金銀
悉得不猒　有黠正行　如角距生
日長取增　人生亦尒　不覺欲增
飢渴無盡　日日復有　金山拄天
狀若澒弥　悉得不猒　有黠正行
欲致痛寘　未嘗聞之　願聞遠欲
猒者以黠　猒欲為尊　欲漏難離

黠人覺苦　不隨愛欲　如作車輪
能使致堅　稍稍去欲　意稍得安
欲得道定　悉捨所欲
王言知意悉治世地盡四海內无不至
屬是亦可為猒乃復遠欲貪海外國
大勝王即謂欝多言
童子若善　以尊依世　說欲甚痛
慧計乃尒　汝說八偈　偈上千錢
願上大德　說義甚哀
欝多以偈報言
不用是寶　取可自給　寧後說偈
意遠欲樂　家母大王　身羸老年
念欲報母　與金錢千　令得自供
大勝王便上金錢一千使得供養老
母佛語諸比丘是時大勝者即種稻
梵志是也時童子欝多者則我身是
也我是時亦辯釋是梵志痛憂我今
亦一切斷是梵志痛憂已終不復著
若佛以是本因演是卷義令我後學
聞是說欲作偈句為後世作明令我
經法久住義足經
增念隨欲　已有復願　日增為喜
從得自在　有貪世欲　坐貪癡人

旣亡欲願　毒箭著身　是欲當遠
如附虵頭　違世所樂　當定行禪
田種珍寶　牛馬養者　坐女繫欲
癡行犯身　倒羸為強　坐服甚怒
次寘受痛　船破海中　故說攝意
遠欲勿犯　精進求度　載船至岸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歡喜

優塡王經第二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比丘在句叅國石閒土室中長鬚鬢爪被壞衣時優塡王欲出遊觀到我迹山侍者即勅治道槁還白王已治道王可出王但從美人婇女乘騎到我迹山下車步上有一美人經行山中從崎至崎顧見石閒土室中有一比丘長鬚髮爪衣服裂敗肤類如鬼便大聲呼天子是中有鬼是中有鬼王便遥問何所在美人言近在石閒土室中王即拔劒從之見比丘如是即問汝何等人對言我是沙門王問汝何等沙門曰我是釋迦沙門王言是應眞耶曰非也寧有四禪耶復言无有也寧三禪二禪耶復言

無有寧至一禪耶對曰言實一禪行
王便恚內不解顧謂侍者黃門以婬
意念是沙門凡俗人無真行奈何見
我美人便勅侍者急取斷絃截梁繫
是人侍者便去山神念是比丘無過
今當怨死我可擁護令脫是厄便化
作大猪身徐走王邊侍者即白王大
猪近在王邊王便捨比丘拔劒逐猪
比丘見王去遠便走出到舍衛祇樹
給孤獨園中為諸比丘說本末比丘
即白佛佛是時因是本變有義生命
我比丘悉知經卷出語為後世學作
明令我經道久住是時佛說義足經

繫舍多所願　住其邪所適　以適遠正道
欲念難可慧　坐可繫胞胎　繫色堅難解
不觀去來法　慧是亦斷本　貪欲以癡盲
不知邪利增　坐欲被痛悲　從是當何依
人生當覺是　世邪難可依　捨正不著念
命短死甚近　展轉是世苦　生死欲溪流
无時乃念怨　從欲証胎極　自可受痛身
流斷少水魚　以見斷身可　三世復何增
力欲於兩面　彼可覺莫著　莫行所自怨
見聞莫自汙　覺想觀度海　有我尊不計

力行拔未出　致使乃無疑
佛說是義足經比丘歡喜

須陀利經第三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爲國王大臣及理家所待敬事遇不懈飯食衣被臥牀疾藥供所當得是時梵志自坐其講堂共議言我曹本爲國王大臣人民理家所待遇今棄不復用志及事沙門瞿曇及諸弟子今我曹當共作方便敗之耳便共議令但當求我曹部伍中端正好女共煞之以其死屍埋於祇樹間尒乃毀傷沙門瞿曇及諸弟子令惡名遠聞侍遇者遠離不復敬之學者志不復得衣食皆當來事我曹我曹便當爲世尊棄瞿曇世无能勝我曹者加共行謂好首言汝寧知我曹今棄不復見用及以沙門瞿曇爲師汝寧能忿爲衆作利不好首言作利云何曰雖捨壽命死耳荅言我不能也曰汝不能尒者從今以後終不復內汝著數中也女聞大不樂即言諾是我職當也衆學言善哉便共教女言從今

以後朝暮到佛所數往祇樹間悉令万姓見知汝如是我曹共欲汝埋着祇樹間令瞿曇得毀辱不小女即承教數數往來沙門所令衆人知女如是便取女欲埋著祇樹間衆梵志便相聚會到王宮門稱怨言我曹學中有一女獨端正花色無雙今亡不知處王謂言女行來常在何所共對言常往來沙門瞿曇所王言尒者當於彼求便從王乞吏兵王即與之尋求行轉到祇樹間便掘出死屍著牀上共持於舍衛四道悉遍里巷稱怨言衆人觀沙門瞿曇釋家子常稱言德戒弘普无上如何私與女人通欲埋藏之如是當有何法何德何戒行乎食時衆比丘悉持應器入城乞食衆理家人民遥見便罵言是曹沙門自稱言有法德戒子曹所犯若此當有何善奈何復得衣食衆比丘聞如是持空應器出城洗手足藏藏應器到佛所作礼悉住不坐如事具說是時佛說偈言

無想故意妄語　衆聞被罷忍痛

聞九放善惡言　比丘忍無乱意

佛告比丘我被是妄謗不過七日耳是時有清信女字惟闍於城中間比丘求食忘空還甚鄙念佛及比丘僧便疾行到祇樹至佛所頭面作礼繞佛坐一邊佛爲廣說經法惟闍聞經竟起叉手白佛言願尊及比丘僧從我家飯七日佛默然受之惟闍便繞佛三匝而去至七日佛告阿難汝與衆比丘入城悉於里巷四徼街道說偈言

常欺冈邪冥　說作身不犯　重冥行欺具
自然到彼苦　脩地利分具　不守慾自賊
惡言截頭本　常聞守其門　當尊及興毀
尊空无戒人　從口內衆憂　嫉心衆不安
摶揣利人財　力欺亦可致　是悉皆可忍
是寂以言實　有慾於正人　世六餘有五
惡有道致彼　坐意行不正　欺嗟有十萬

阿難即受教俱入城於里巷四街道說如佛所言即時告衛人民及諸里家皆坐意言釋家子實无惡學在釋家終不有邪行是時衆異梵志自於講堂有所訟中有一人言露子書事

於外出聲言汝曹自共繫好首而恐佛及弟子乎大臣聞是聲便入啓王王即召衆梵志問汝曹自共繫好首不便言實尒王怒曰當重罰子曹柰何於我國界自稱為道而有繫害之心即勅傍臣悉收子曹遍徇舍衛城里巷匝遂出國界去佛以食時從諸比丘皆持應器入城時有清信士名阿須利遥見佛便往作礼揚聲白佛言間者不識四方名心甚悲所聞經法不能復誦聞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佛謂阿須利言不適有是宿命因緣佛便說偈言

亦毀於少言　多言亦得毀　亦毀於忠言
世惡無不毀　過去亦當来　現在亦无有
誰盡壽見毀　盡形尚敬難

佛廣為阿須利說經便到須達家直坐正座須達便為佛作礼叉手言我屬者悲身不識方面所聞經法不能復誦坐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佛是時說偈言

我如象行鬬　被瘡不著想　念我忍意尒
世人無喜念　我手无瘡瘍　以手把毒行

无癡毒從生 善行惡不成

佛廣爲須達說經便到維閻家直坐正座維閻作礼竟叉手言爲者我悲身不識方面所聞經法不能復誦聞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佛因爲維閻說偈言

無曉欲使惱 內淨外何汚 愚人怨自誤

向風揚細塵

維閻是時快飯食佛比丘僧竟澡水與下坐聽佛說經佛爲說守戒淨行悉見諸道便而去時國王波私匿具從車騎以王威法出城到祇樹欲前見佛故乘騎未到下車步入遙見佛便却蓋解冠卻諸侍從脫足金屣便前爲佛作礼就座叉手白佛言爲者甚悲身不識方面所聞經法不復誦聞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佛即爲王說偈言

邪念說彼短 辭意諦說善 口直次及尊

善惡捨不憂 以行當挪捨 棄世欲自在

抱至德不亂 制欲人所語

舍衛一國人民悉生念疑佛及比丘僧從何因緣致是惡名聲宛共視佛

威神甚大巍巍如星中月適无敢難
佛悉知其所念便說是義足經言

如有守戒行人　問不及先見演
有疑正非法道　欲来學且自淨
以止不拘是世　常自説著戒堅
是道法黠所信　不著結行教世
法不匿不朽言　毀尊我不喜恐
自見行無邪漏　不著想何瞋恚
所我有以轉捨　爲鮮明法正著持
求正利得必空　以想空法本空
不著餘无所有　行不願三界生
可瞋寘悉已斷　云何行有處所
所當有悉裂去　所道說無愛著
已不著亦可離　從行拔悉捨去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歡喜

摩竭梵志經第四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梵志字摩竭卒死講堂同學便著牀上共舁出於舍衛里巷四街道舉聲言見摩竭者悉得解脫令見死屍亦解脫後聞名者亦解脫諸比丘食時悉持應器入城求食時見梵志說摩竭功德如是食竟悉澡應器

還到佛所作礼竟皆就座即為佛本末說如是佛因是本演是卷令我弟子悉聞解廣為後世作明令我經道久住說是義足經

我見淨無有病　信見諦及自淨
有知是悉可度　苦斷習證前服
見好人以為淨　有慧行及離苦
黠除見見淨經　斷所見證至淨
從異道無得脫　見聞持戒行度
身不汙罪亦福　悉已斷不自譽
悉棄上莫念後　有是行度四海
直行去莫念苦　有所念意便縛
常覺意守戒行　在上行想彼苦
念本念稍入行　不犒言審有黠
一切法無有疑　至見聞亦所念
諦見聞行力根　誰作世是六衰
不念身不念尊　亦不願行至淨
恩愁斷無所著　斷世願無所著
无所有為梵志　聞見法便直取
婬不婬著汙婬　已無是當著淨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鏡面王經第五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眾比丘以食時持應器入城欲求食自念言今入城甚早我曹寧可到異梵志講堂與相勞徠便就坐是時諸梵志自共諍生結不解轉相謗怨我知是法汝知何法我所知合於道汝所知合何道我道法可猗行汝道法難可親當前說著後說當後說反前說多說法非與重擔不能舉為汝說義不能解汝定知法極無所有汝迫復何對以舌戟轉相中害被一毒報以三諸比丘聞子曹怨言如是亦不善子言亦不證子曹正各起座到舍衛求食食竟舉藏應器還到祇樹入園為佛作礼悉坐一面便如事具說念是曹梵志學自若何時當得解佛言是曹梵志非一世癡冥過去久遠是閻浮利地有王名曰鏡面時勑使者令行我國界无眼人悉將來至殿下使者受勑即行將諸无眼人到殿下以白王王勑大臣悉將是人去示其象臣即將到象廐一一示之令捉象有捉足者尾者尾本者腹者脇者背者耳者頭者牙者鼻者悉示已便

將詣王所王悉問　汝曹審見象不對
言我悉見王言何類中有得足者言
明王象如柱得尾者曰如掃箒得尾
本者言如杖得腹者言如壞得脊者
言如壁得背者言如高岸得耳者言
如大箕得頭者言如臼得牙者言如
角得鼻者言如索便復於王前共諍
訟象諦如我言王是時說偈言

今為无眼會　空諍自謂諦　見一言餘非
坐一象相怨

佛告諸比丘是時鏡面王者即我身
是時無眼人者即講堂梵志是是時
子曹無智坐空諍令子曹亦冥空諍
无所益佛是時生是義具撿此卷令
弟子悉解為後世作明　令我經道久
住說是義足經

自冥言是彼不及　著癡曰滿何時明
自無道謂學悉本　但亂無行何時解
常自覺得尊行　自聞見行無比
已墮繫世五宅　自可奇行勝彼
抱癡住雜致善　已邪學榮得度
所見聞諦受恩　雖持戒莫謂可
見世行莫悉脩　雖點念亦彼行

興行等亦於行　莫生想不及過
是已斷後亦盡　亦棄想獨行得
莫自知以致點　雖見聞但行觀
悉無願於兩面　貽亦貽捨遠離
亦兩處無所住　悉觀法得正止
意受行所見聞　所邪念小不想
慧觀法竟見意　從是得捨世空
自無有何法行　奈行法求義諦
但守戒求為諦　度死極眾不還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老少俱死經第六

聞如是佛在婆掃國城外安延樹下
時有一行車人出城來到安延樹車
轂道敗便下適一面悒愁而坐佛是
時持應器從阿難入城求食道見車
轂敗壞其主下道坐悒愁不樂即說
是優檀經

如行車於道　捨平就邪道　至邪致憂患
如是壞轂輪　遠法正亦尒　意著邪行痛
愚服死生苦　亦有壞轂憂

佛便入城城中時有一梵志死壽年
百二十死復有一長者子年七歲亦
死兩家俱送喪皆持五綵幡諸女弱

皆被髮親屬啼哭悲淚佛見因問阿難是何等人聚會悲哀聲甚痛阿難即如事對佛因是本有生是義今我弟子悉解捨是卷為後世作明令我經法久住時佛說是義足經

是身命甚短　減百年亦死　雖有過百年
老從何離死　坐可意生憂　有愛從得常
愛憎悲當別　見是莫樂家
死海無所不漂　宿所貪愛有我
慧願觀諦計是　是無我我無是
是世樂如見夢　有識寤亦何見
有貪世悉亦尒　識轉滅亦何見
聞是彼悉已去　善亦惡今不見
悲捨世到何所　識神去但名在
既悲憂轉相嫉　復不捨貪著愛
尊故斷愛棄可　遠恐怖見安處
比丘諦莫妄念　欲可遠身且壞
欲行止意觀意　已垂諦無止處
無止者亦尊行　愛不愛亦嫉行
在悲憂亦嫉行　無漏沾如蓮花
已不著亦不望　見聞邪吾不愛
亦不從求解脫　不汙婬亦何貪
不相貪如蓮花　生在水水不汙

尊及世亦尒行　所聞見如未生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悲歡喜

弥勒難經第七

聞如是佛在王舍國多烏竹園中時
衆老年比丘在講堂坐行内事轉相
問法承象子字舍利弗亦在座中聞
說内事律法難問聞不隨律言亦无
礼敬是時賢者大句私亦在座中便
謂舍利弗言无弟勿於老年比丘有
所疑隨所言恭敬先學廣為舍利弗
說定意經如有賢者子發道父在家
坐意復念淨法便除鬚髮已信捨世
專被法衣作沙門精進行附正離邪
已證為行自知已度時賢者弥勒到
舍利弗家舍利弗便為弥勒作礼便
就座弥勒即如法律難問舍利弗寘
於是事不能對弥勒便起去入城求
食竟盥澡藏應器還到佛所作礼畢
就座以伊問佛言

婬欲著女形　大道解癡根　願受尊所戒
得教行遠惡　意著婬女形　亡尊所教令
亡正致睡卧　是行失次第　本獨行求諦
後夏著色乱　失尊亡正道　不存皆正耶

坐值見尊敬　失行亡善名　見是諦計學
所婬遠捨離　且思色善惡　已犯當何致
聞慧所自戒　痛慙却自思　常行與慧合
寧獨莫乱俱　著色生邪乱　無勢亡勇猛
漏戒懷恐怖　受短為彼負　已著入羅網
便欺出姧聲　見犯因緣惡　莫取身自負
堅行獨來去　取明莫習癡　遠可獨自處
諦見為上行　有行莫自憍　无倚泥洹次
遠計念長行　不欲色不色　善說得度痛
惷世婬自食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戚辞梵志經第八

佛在舍衛國當留三月竟一時於祇樹給孤獨園中是時隨沙國諸長者子共賃一梵志名戚辞使之難佛取勝謝金錢五百梵志亦一時三月諷五百餘難難中有變自謂无勝已著佛三月竟從衆比丘欲到隨沙國轉行那縣說經次到隨沙猴猿溪邊高觀殿中諸長者子即聞佛衆比丘到國即相聚會合五百餘人梵志言佛已到吾國宜早窮難梵志即悉從長者子往到佛所相勞問便坐一面長

者子中有為佛作礼者向佛叉手者默然者悉就座梵志熟視佛威神甚大巍巍不可與言便內恐怖慴不能復語佛悉知梵志及長者子共議作便說是義足經

自說淨法無上　餘無法明及我
著所知極快樂　因緣諦住邪學
常在衆欲願勝　愚放言轉相燒
意念義志本語　轉說難慧所言
於衆中難合義　欲難義當竟句
在衆窮便瞋恚　所難解衆悉善
自所行便生疑　自計非後意悔
語稍疑忘意想　欲邪難正不助
悲憂痛所言短　坐不樂臥啼咋
本邪學致諍意　語不勝轉下意
已見是尚守口　急闘閉難從生
意在難見對生　出善譽為衆光
諍悅好生意喜　善歡喜彼自彼
自大可墮漏行　彼不學從何增
已學是莫空諍　不從是善解脫
多倚生痛行司　行求輩欲與諍
敵從來〻莫鬪　今當誰與汝議
抱真莊欲難曰　汝邪諍自守癡

汝行花不見果　所出語當求義
越邪度轉求明　法義同從相傷
於善法截何言　彼善惡受莫憂
行億到求到門　意所想去諦思
與大將俱議軍　比螢火上遍明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摩因提女經第九
佛在句留國縣名悉作法時有一梵
志字摩因提生女端正光世少雙前
後國王亦太子及大臣長者來求之
父皆不應得人類我女者乃與為婦
佛時持應器於縣求食食竟盪澡藏
應器出城到樹間閑靜處坐摩因提
食後出行園田道經樹間便見佛金
色身有三十二相如日月王自念言
持女比是大尊如此人比我女便還
家謂婦言見聟寧知得所願不令得
聟踰於女母聞亦喜即莊飾女衆寶
瓔珞父母俱將女出城母見佛行跡
文現分明謂父言寧知空出終不得
聟何故婦說偈言
婬人曳踵行　恚者斂指步　癡人足蹴地
是跡天人尊　地玪跐之蹉

父言癡人莫還為女作患女必得智
即將女到佛所左手持甓右手持瓶
因白佛今以女相惠可為妻女見佛
形狀端正無比以三十二相瓔珞其
身如明月珠便婬意繫著佛佛知其
意如火燃佛即時說是義足經言

我本見邪三女　尚不欲著邪婬
今奈何抱屎尿　以足觸尚不可
我所說婬不欲　無法行不內觀
雖聞惡不受猒　內不止不計苦
見外好筋皮裹　尊去何當愛是
內外行覺觀是　於黠邊說癡行
亦見聞不為黠　戒行具未為淨
不見聞亦不癡　不離行可自淨
有是想棄莫愛　有莫說守口行
彼五惱闓見棄　慧戒行莫婬淨
世所見莫行癡　無戒行彼想有
可我有質實法　以見可誰有淨
諦見聞尒可謂　諦意取可向道
往到彼少不想　今奈何口欺尊
等亦過亦不及　已著想便分別
不等三當何諍　患已斷不空計
有諦人當何言　已著空誰有諍

邪亦正念無有　從何言得其短
捨欲海度莫念　於鄙縣忍行黠
欲已空止念想　世邪毒伏不生
念遠世求敗苦　尊言離貪與俱
如水華淨無泥　重塵土不為婬
尊安今无所貪　於世俗無所著
亦不轉所念想　行如度不隨識
三不作墮行去　捨不教三世事
捨不想无有縛　從黠解終不懸
剃見想餘不取　便厭聲步三界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異學角飛經第十

聞如是佛在王舍國多鳥竹園中為國王大臣長者人民所敬事以飯食衣被臥牀疾藥共所當得時梵志六世尊不蘭迦葉俱舍摩訶梨子先跪鳩墮羅知子稀舍今陂梨羅謂娑加遮延尼馬若提子是六尊亦餘梵志共在講堂議言我曹本為世尊國王人民所待敬云何今棄不復見用悉反承事沙門瞿曇及弟子念是釋家子年尚少學日淺何能勝我曹但當與共試道〻知勝不耳至使瞿曇作

一變我曾作二唱偈疊作十六我曾作 安 奘
三十二轉倍之耳便共與頞沙王近
親大臣語重謝令達我曾所議變意
大臣即便冝白王如語王聞大瞋恚
數諫通語臣巳便還婦里舍衆梵志
忽見佛獨得待敬巍巍便行到王宮
門上書具說變意王即現所尊六人
向瞋恚大罵王巳見諦得果自證終
不信異學所為便謂旁臣急將是梵
志釋逐出我國界去梵志見逐便相
將到舍衛國佛於王舍國教授竟悉
從衆比丘轉到郡縣次還舍衛國祇
桓中梵志等不忍見佛得敬巍巍便
聚會六師從諸異學到波私匿王所
具說其變意王即聽之便乘騎到佛
所頭面著佛足竟一面坐叉手求願
諸世尊道德深妙可現變化使未聞
見者生信意巳聞見者意解使異學
无餘語佛語王言却後七日當作變
化王聞歡喜繞佛三匝而去至期日
便為作十万坐牀復為不蘭等作
十万坐牀息時舍衛人民悉空城出
觀佛出威神寵梵志等便各就座王

起白佛諸世尊可就座現威神是時般識鬼將軍適來礼佛聞梵志欲與佛捔道便作飄風雨吹其座復雨沙礫上至梵志膝者至髀者佛便出小威神使其座中悉火燃炎動八方不蘭等見佛座燃如是悉歡喜自謂道德使燃佛現神竟炎燃則滅梵志等乃知非其神所為便向内臺有悔意佛即起師子座中有一清信女有神足起叉手白佛言世尊不宜勞神我欲與異學俱現神佛言不須自就座吾自現神足貧賤清信士須達女作沙彌名專華色與目揵蘭俱往白佛世尊不宜勞威神我今願與之共捔道佛言不須且自還座我自現神足佛意欲使衆人得福安隱悉慈人天令得解脱復伏梵志等亦為後世學者作慧使我道於未來得住留佛時現大變神足即從師子座飛起往東方虚空中歩行亦箕坐犄右脇便著火定神足出五色光悉令作雜色下身出火上身出水上身出火下身出水即滅乃從南方来復滅乃從西方来復

滅乃從北方虛空中住變化所作亦如上說坐虛空中兩肩各出一百葉蓮花頭上出千葉華華上有佛坐禪光明悉照十方天人亦在空中散花佛上皆言善哉佛威神悉動十方佛即攝神足還師子座是時梵志等默然无言皆伍頭如鴉瞻時持和夷鐵便飛於虛空見炎炯燃可畏但使梵志等見耳適現子書便大恐怖戰慄衣毛皆竪各各走佛便為兩衆人賁說經法說布施持戒善見天徑薄說愛欲好誦說其实害著苦無堅固佛以慧意知衆人意濡住不轉便為說四諦中有身歸佛者歸法者歸比丘僧者有長跪者受戒者有得溝港者得頻來者得不還者是時人民皆共生意疑何因緣棄家為道復有闘諍佛即知子曹疑便化作一佛著前端正有三十二相衣法衣弟子亦能化作人化人語弟子亦語佛語化人嘿然化人語佛嘿然何以故正覺直度正所意故化佛即右膝著地向佛叉手以偈難問言

鬪訟變何從起
起妄語轉相毀
坐憂可起變訟
欲相毀起妄語
世可愛何從起
從置有不復欲
本所欲著世愛
不捨有從是起
隨世欲本何起
從何有起本末
亦是世所有無
見感色從何盡
所從欺有疑意
念從何學慧跡
所有无本從何
感亦滅悉一義
有亦無著細濡
感亦滅義從是
世細濡本從何
從何念不計著
名色接著細濡
寧度癡得解脫
從何得捨好色

致憂痛轉相疾
本從起願說佛
轉相嫉致憂痛
以相毀鬪訟本
轉世間何所貪
從不復轉行受
以利是轉行苦
以故轉後復有
從何得別善惡
所制法沙門說
是因緣便欲生
世人悉分別作
亦是法兩面受
願解法明學說
無所親從何滅
願說是解現本
去來滅無所有
解現賢本盡是
著世色從何起
何緣因著可色
本有有色便起
因緣色著細濡
從衆愛從何起

所著心寧悉盡　諦行知如解脫
不想想不色想　非無想不行想
一切斷不著者　因想本戲隨苦
我所問悉已解　今更問願復說
行濟悉成具足　設無不勝尊德
是極正有何邪　向徑神得果慧
尊行定諸林間　無有餘寂善說
知如是一心向　尊巳普不戒行
疾行問度世間　斷世捨是被身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佛說義足經卷上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義足經卷下　安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 譯

猛觀梵志經第十一

聞如是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從五百比丘悉應真所作已具已下重擔聞義已度所之生胎滅盡是時十方天下地神妙天來佛所欲見尊德及比丘僧是時梵四天王相謂言諸學人寧知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從五百真人復十方天地諸神妙天悉來礼佛欲見尊威神及諸比丘我今何不往見其威神四天王即從第七天飛下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來到佛邊去尊不遠便俱往礼佛及比丘僧各就座一梵就座便說偈言

今大會於樹間　來見尊皆神天
今我來欲聽法　願復見無極衆

二梵天適就座便說偈言

在是學當制意　直學行知身正
如御者善兩轡　護眼根行覺意

三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力斷七伏邪連　意著止如鐵根

捨世觀淨無垢　慧眼明意而攝

四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有以身歸明尊　終不生到邪冥
捨人形後轉生　受天身稍離患

是時坐中有梵志名為猛觀亦在大衆中意生疑信因緣佛知猛觀梵志所生疑是時便作一佛端正無類無比見者悉喜有三十二大人相金色復有光衣法衣衣亦如上說便向佛叉手以偈歎言

人各念彼亦知　各欲勝慧可說
有能知盡是法　遍行求莫隅解
取如是便生癡　蘇計彼我善慧
至誠言云為等　一切是善言說
不知彼有法无　冥無慧隨彼黠
是計念却行說　所念行悉彼有
冥一切痛遠黠　慧已淨意善念
是悉不望黠減　悉所念著意止
我不擇是悉上　愚可行轉相牽
自見謹謂可諦　自已癡復受彼
自說法度無及　以自空貪来益
已八冥轉相冥　學何故一不道
一諦盡二有无　知是諦不顛倒

謂不盡諦隨意　以故學一不說
何諦是餘不說　當信誰盡餘說
饒餘諦當何從　從何有生意識
識無餘何說餘　從異想分別擇
眼所見為著可　識若欺盡二法
聞見戒在意行　著欲黠變訟見
比挍計觀何著　是以癡復授彼
癡何從授與彼　彼綺可善黠我
便自署善說已　有訟彼便生怨
堅邪見望師事　邪黠酷滿綺異
常自恐語不到　我常戒見是辟
見彼諦邪懃藏　本自有懃藏黠
以恚知黠分別　癡恚無合黠行
是為諦住乃說　恚可淨自所法
如是取便亂變　自因緣痛著污
從異行得解淨　彼雖淨不至盡
是異學聞堅安　自貪俱我堅感
自已感堅防貪　有何癡為彼說
雖教彼法未淨　生計度自高妙
諦住釋自在作　雖上世亦有亂
棄一切所作念　妙不作有所作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恚歡喜

法觀梵志經第十二

聞如是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附五百比丘俱皆應真所作已具已下重擔以義自證會胎生盡介時十方天地神妙天亦來礼佛欲見尊德及比丘僧是時第七天四天王相謂言諸學人寧知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從五百真人復十方天地神妙天悉往礼欲見尊威神及比丘我曹今何不往見其威神四天王即從第七天飛下辟如壯士屈伸臂須來到佛邊去尊不遠便俱往礼佛及比丘僧各就座

一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今大會於樹間　來見尊皆神天
今我來亦聽法　願復見無勝衆

二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在是學當制意　直覺行知身正
如取者善持轡　護眼根行覺意

三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力斷七拔邪連　意著止如鐵想
捨世觀淨無垢　黠根明意服軟

四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有是身歸明尊　終不生到邪冥

捨人形轉後尊　受天身稍離患是時座中有梵志名法觀亦在大衆中因緣所計見於泥洹脫者有支體以故生意疑信因緣佛知法觀梵志所生疑是時便作一佛端正形類無比見者悲喜有三十二大人相金色復有光衣法大衣亦如上說便向佛叉手以偈歎言

如因緣見有言　如已取悲說善
一切彼我亦輕　亦或致在善緣
少自知有懃著　諍變本說兩果
見如是捨變本　頭觀安无變處
一切平亦如地　是未嘗當見等
夲不等從何同　見聞說莫作變
猗著是衆可惡　可見聞亦所念
兩出淨誰為明　愛未除身復身
以戒攝所犯淨　行諦祥已具從
從是寧經至淨　可愁世在善說
已離諦受求行　悲從罪因緣受
亦如說力求淨　自義失生死苦
行力求亦不說　眼如行亦思惟
死生無盡從是　如是慧亦如說
戒彼行一切捨　罪亦福捨遠去

淨亦始不念覺
脩是法度彼一
受如是便增變
自所法便稱具
无等行轉相怨
凡所說黠代恐
無慧衆異說淨
各尊法如開止
無法行但有言
言如是彼亦說
便自見怨所作
所攝著求便脫
夲所因在好說
觀世人見名色
欲見多少我有
有慧行累无有
見無過是法行
慧意到无所至
知閑閉制所著
尊斷世所受取
靜亦亂在觀捨
棄故成新不造
脫邪信勇猛度

無沾汙淨哀愛
說無行為遠欺
各因諦世邪刹
見彼法諂為漏
自見行不隨汚
無於法有所益
所繫著住各堅
演如辭自師說
彼所淨因一心
一所見從淨墮
坐勝慧自大說
念所信無所住
淨行在彼未除
以其智如愛知
不從是善淨有
知亦見正以取
度是亂不更受
不見堅識所覺
但行觀無取異
取與生不應堅
在是惡哀凡人
無所欲何所著
為已脫世非世

一切法無所疑　悉見聞亦何念
捨重擔尊正脫　不願過常来見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兜勒梵志經第十三

聞如是佛在王舍國於梨山中尒時七頭鬼將軍與鴟摩越鬼將軍共約言其有所治處生珎寶當相告語尒時鴟摩越鬼將軍所治處池中生一蓮華千葉其葉大如車輪皆黃金色鴟摩越鬼將軍便將五百鬼来到七頭鬼將軍所便謂七頭言賢者寧知我所治池中生千葉蓮花但葉大如車輪皆黃金色七頭鬼將軍即報言然賢者寧知我所治處亦生珎寶如来正覺行度三活所說悉使世人民得安雄坐無上法樂賢无比巳生寶何如賢者實復以月十五日說戒解罪鴟摩越鬼將軍報七頭言

今十五大淨　夜明如日光　求尊作何方
不著在何處　尊今在王舍　教授摩竭人
一切見斷苦　洞視是現法　從苦復苦生
斷苦不復生　徑聞八通道　無怨甘露欲
今往見礼敬　即是我所尊　行意學以作

一切有無止　寧有憎愛不　所念意乃隨
意堅於行住　已止無所有　憎愛无所在
念空无所隨
寧貪不與取　寧依無惱害　寧捨有真行
寧慧無所著　捨貪不與取　慇哀及蠕動
斷念不邪著　覺痛當何親　寧守口不欺
斷嫉无麁聲　守正不譏人　無念鬭乱彼
守口心不欺　不嫉麁聲斷　守行何譏人
悉空彼何乱　寧不染愛欲　意寧淨无穢
所著寧悉盡　在法寧慧計　寧度至三活
所行悉已淨　一切斷不著　寧至無胎世
三活諦已見　所行淨无垢　行法悉成就
從法自在止　尊德住悉善　身口意已止
尊行定樹間　俱往觀瞿曇　真人麁蹲腸
少食滅邪貪　族行問度法　斷痛從何脫
觀瞻如師子　恐怖悉无有　佛所頭面礼
七頭鬼將軍及鴟摩越等各從五百
鬼合為千眾俱到佛所皆頭面礼佛
住一面鴟摩越鬼將軍便白佛言
真人麁蹲腸　少食行等心　尊行定樹間
吾人問瞿曇　是痛從何滅　從何行脫痛
斷疑問現義　云何脫無苦　斷苦痛使滅
行是痛苦盡　捨疑妙說待　如義无有苦

誰造作是世　誰造作可著　誰造世所有
誰造為世苦　六造作是世　六造作可著
六造世所有　六造為世苦　誰得度是世
晝夜流不止　不著亦不懸　深淵誰不沒
一切從持具　從慧思想行　內念著意識
是德无極度　已離欲世想　色會亦不往
不著亦不懸　是乃无沒淵　從何還六向
何可無有可　誰痛亦想樂　無餘滅盡去
是六還六向　是生不復生　名滅已无色
已盡有何餘　大喜步往道
大將軍七頭　會當報重恩　開道現大尊
法施无有上　令鬼合千衆　悉能叉手住
一切身自歸　為世尊大師　今已辞求過
各還國政治　令悉礼正覺　念法歸尊法
尒時座中有梵志名兜勒亦在衆中
便生意於涅洹脫者支體因緣是
便意生疑佛即知兜勒意生所疑便
化作一佛端正形好无比見莫不喜
者形類過天身有三十二大人相
紫磨金色衣大法衣弟子亦作化人
化人適言弟子亦言弟子適言化人
亦言佛所作化人化人言佛默然佛
言化人默然何故一切制念度故化

佛便叉手偏袒以偈歎言

願問賢神俞曰　遠可請大喜足
從何見學得滅　恚不受世所有
卒是欲多現我　從一綺便恚亂
所可有內愛欲　從化壞常覺識
莫用是便自見　不及減若與等
雖見譽衆所稱　莫貢高蹤彼信
如所法為已知　若在內若在外
強力邊所在作　無所得取無有
且自守行求滅　學莫從彼求滅
以內行意著滅　亦不入從何有
在處如海中央　無潮波安平正
一切止住亦尒　覺莫增識與意
願作大慧眼視　已證法復現彼
願作光仁善怒　諸撿式從致定
且攝眼產若著　不受言聞閑聽
戒所味莫貪著　我無所世所有
身所有若麤細　莫還念作悲恩
所可念便生願　有來恐慧莫畏
所得粮及飲漿　所當用若衣被
取是止莫憂後　從是止餘莫貪
常行定樂樹閒　捨是理無戲犯
若在坐若在臥　閑靜處學力行

莫自怨捎睡臥　在學行常嚴尊
棄曉忽及戲譴　欲世好悉遠離
捨兵鎧曉解夢　莫觀宿善惡現
莫現慧於胞胎　悉莫鑒可天親
莫造作於賣買　莫於彼行欺利
莫作貪止縣國　莫從彼求欲利
莫樂行不誠說　悉莫行兩面辞
盡壽求慧所行　具持戒莫輕漏
揣來詰莫起恐　見尊敬莫大語
所貪棄不可嫉　捨兩舌恚悲法
所欲言學貪著　莫出聲麁邪漏
無著輙莫從學　所施行莫取怨
鬭競惡不善聲　從同學若凡人
善閑閑莫與同　慧又應不過身
知如來諦已正　不戲作著意作
從寡淨見已滅　不戲疑瞿曇教
自致慧不忘法　證法無數已見
常從慧如來學　好不著從是慧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蓮花色比丘尼經第十四

聞如是佛在忉利天上當竟夏月波利質多樹花適好盛坐濡軟石上欲為母說經及忉利天上諸天尒時天

王釋到佛所為佛作禮便白佛言令
當用何時待遇尊佛告天王用閻浮利
時待我天王得教即礼佛歡喜而去
尒時賢者摩訶目揵連亦在舍衛亦貴
夏月於祇樹給孤獨園中尒時四輩
悉到目揵連所比丘輩比丘尼清信
士清信女四輩悉礼目揵連各一面
住便共問目揵連今世正眼為在何
所竟是夏三月目揵連便告四輩令
佛在忉利天上當竟夏三月念母懷
妊勤苦故留說經及忉利諸天在波
利質花樹下濡軟石上樹高四千里
布枝二千里樹根下入二百八十里
所坐石按之即陷入四寸捨便還復
摩訶目揵連廣復為四輩說經法便黙
然諸四輩聞經歡喜著念便礼目揵
連悉去至竟夏三月復眾四輩皆悉
来到目揵連所頭面礼竟悉就座共
白目揵連善哉賢者學中獨多神足
願煩威神到佛所為人故礼佛足以
我人語白佛閻浮利四輩飢渴欲見
尊善哉佛慈念世間人願下閻浮利
目揵連聞如是黙然可四輩復以經

法戒四輩悉歡喜目揵連辞四輩悉起礼復起繞目揵連而去尒時目揵連便取定意如壯士屈伸臂頃從閻浮利滅便往天上去佛不遠是時佛在無央數天中央坐說經法目揵連便生想如来在天衆中辟如閻浮利佛即知目揵連意想所念告目揵連言不與世間等过去即便去欲使来即来去来隨我意所念目揵連白佛言是天衆多好甚樂天中有先世一心自歸於佛壽盡来生天上或有身歸法者或自歸僧者壽盡皆来生天上或有先世淨心樂道壽盡来生天上佛言目揵連如是是天中先世一心歸佛歸法歸僧心樂道壽盡皆来生天上尒時天王釋坐在佛前意尊佛語及目揵連所言即言賢者目揵連所說實如是先世有身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及淨心樂道皆来生天上是時有八万天坐在天王釋後諸天悉欲尊佛所言及目揵連亦其王所言便言賢者目揵連可所說者實如賢者言其有先世作人時身歸三正淨心

樂道壽盡皆來生天上尒時八万天因緣曰揵連各自陳我得滿港曰揵連便前作礼頭面著佛足便白佛言諾閻浮利四輩飢渴欲見佛善哉願尊愍念世間以時下到閻浮利佛便告目揵連汝且下語世間四輩佛却後七日當從天上来下安詳會於優曇滿樹下目揵連言諾受教便趣作礼繞佛三匝便取定意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便滅於忉利天即住閻浮利地上悉告世間人佛却後七日當從天上來下安詳會於優曇滿樹下佛於天上便取定意如力士屈伸臂頃佛於忉利天上至塩天為諸天說經滅於塩天即至兜術天復從兜術天滅即至不憍樂天化應聲天梵衆天梵輔天大梵天水行水微天無量水天水音天約淨天遍淨天淨明天守妙天玄妙天福德天德淳天近際天快見天无結愛天已說經悉使大歡悅便與天上色界俱下住須大施天從上下悉從二十四天上至第三天上住悉皆上有色天悉復皆有欲

天來至第二天須弥顛上住是時有天子墮彼還被王敎意便化作三階一者金二者銀三者琉璃佛從須弥顛下至琉璃階住梵天王及諸有色天悉從佛右面隨金階下天王釋及諸有欲天從佛左面隨銀階下佛及諸无數有色天釋亦諸无數有欲天悉下到閻浮利安諦會優曇滿樹下是使无數人民悉來會欲見佛欲聞法是時蓮花色比丘尼化作金輪王服七寶導前從衆力士兵飛來趣佛是大衆人民及長者帝王遥見金輪王悉下道不敢當前廣作徑路蓮花色比丘尼到佛所是時天亦見人人亦悉見天以佛威神天為下地為高人悉等天亦无貪意在人人亦无貪意在天時有人貪著樂金輪王是時有一比丘坐去佛不遠便箕坐直身意著撿戒比丘見天樂會亦人樂會自生念言是一切無常一切皆一切空一切非我何貪是何顛是已是何有比丘即在坐得溝港道已自證佛知人知天知彼比丘生意所念說

偈言

有利得人示　持戒得為天　於世獨為王
見諦是獨尊

是時蓮花色比丘尼適到佛前便稱神足七寶及兵衆悉滅不現獨住無髮衣法衣便頭面著佛足佛因到優曇滿樹下坐成布席坐適坐便為大衆人民廣說經法說布施持戒善現天經說欲五好痛說具惡佛知人意稍濡軟度便現苦諦習盡道諦中有身歸佛歸法歸比丘僧者中有隨力持戒者中有得溝港自證頻來至不還道自證是時賢者鶖自在座便起偏袒向佛叉手面於佛前以偈讚佛言

今恭礼雄遍觀　見諦現說被度
常慈哀見福想　然人天得何讚
度无極復道彼　捨恐怖就安樂
廣說法遍照世　聞辱樂不死安
尊戒海廣无度　義深大善行明
無穢淨垢不著　慧船大度三界
无缺傷無減增　尊不著已行捨
從戒尊三界師　從見世去无還

心住賢無過尊
明慧力致金色
師觀世兩衆會
意觀意无垢心
是世行拔後根
令神天服於尊
已無疑樂法堅
亦如行至歎心
自恣化在天下
意制念伏彼信
道德妙與誰雙
於三界獨步行
無綺類三界恐
慧在定明如日
著淨戒現淨行
住淨法現淨光
十五夜星中月
法悉照明人天
請復諦猛善說
釋家子獨見妙
言盛濡意无麁
聞尊語甜美法
取法尒有何非

自在定人天雄
何人天不礼尊
雖觀捨不著過
三界空尊所空
定至定趣甘露
悉叉手觀覺身
悉知識人天心
宴淨然愍苦橐
正真定收取易
天人世覺獨尊
觀尊形何時厭
戒義堅若寶山
捨嫉念无恩愛
無瑕穢夜月光
有淨慧善過淨
高山雪見照然
令觀尊人天雄
身相現絡真珠
自行致夲無師
慧千眼去瘡疣
出聲悲人天坐
渴飲飽如流海
審奉行到彼安

說議斷後不思　聞尊聲眼每滅

慧現徑直無邪　涉先迹致故成
願念後告冥者　如梵王患照空
神天尚念世人　神行義无所比
從法計捨世念　尊繫著无餘處

是時賢者舍利弗在衆中坐便起整偏袒叉手以偈歎曰

未嘗見有是者　未嘗聞有說者
尊如是感神天　從兜術來至是
天人世悉擁護　重愛俗如身眼
一切安不為轉　樂獨行著中央
無憂覺義善行　到上教復還世
饒心解壞欲身　惡行出有善義
若比丘有猒心　行有敗有空坐
在樹下若曠野　在深山于室中
若高處下牀卧　來恐怖危幾輩
行何從志不畏　或久後所行處
世幾輩彼來聲　若往來在方面
比丘處不著意　所止處寂无響
口已出善惡響　在行處當何作
持戒依行不捨　比丘學求安祥
云何學戒不漏　獨在行常無伴
欲洗冥求明目　欲鼓皷吹内始

佛謂舍利弗意有所猒惡及有所著

在空林卧行欲學如法令說令彼知聽

五恐怖慧不畏　至心學遠可欲

勤雖猛亦鋭壺　人惡聲四足獸

非身法意莫識　無色聲光無形

悉非我悉悉捨　莫聞善貪鄰縣

所被痛不可身　恐若合悉受行

是豐苦痛難忍　以精進作指拄

顛續想念莫隨　揔惡栽根拔止

著愛可若不可　有已過後莫望

存點想熟成善　越是去避麁聲

忍不樂坐在行　四可忍象悲法

常何止在何食　恐有痛云何止

有是想甚可悲　學遠棄行遠可

有來有苦樂苦　知其度取可止

聞關閉縣國行　麁惡聲應莫顧

搴眼人莫妄瞻　與禪會多莫卧

觀因緣意安祥　止安念疑想斷

取莫邪與無欺　慈哀視莫恐氣

如對見等心行　莫無明從求辭

被惡語莫增意　故怨語於同學

放聲言濡若水　愧慙法識莫想

若為彼見尊敬　有行意離莫受

若色聲若好味　香細滑是欲犢
於是法莫媟著　學制意善可脫
戒適觀等明法　行有一舊棄寘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子父共會經第十五

聞如是佛在釋國從千弟子梵志故道人皆老年悉得應真六達所求皆具佛從教授縣國轉到迦維羅衛城外尼拘類園中迦維羅衛諸釋聞佛從老年應真千比丘轉行教授已到是國近在城外園中便轉相告語先雞鳴悉當會自共議言諸賢者正使太子不樂道當作遮加越王我曹悉當為其民耳今棄七寶作道自致作佛我人令悉取長者家出一人亦從佛棄作沙門諸釋如是衆為復增便從迦維羅衛城出欲見尊德欲聞唄法諸釋女人亦復衆會俱到佛所欲聞明法尒時佛取神足定意適定便在空中步行尒時諸釋見佛步行虛空中悉歡喜生敬愛心尒時悅頭檀王便以頭稽著佛足作禮竟便一面住迦維羅衛民悉不平王為佛作禮

是何法以還禮子王即聞民悉不平已如是王便言諸賢者是太子生時地大動現大光明悉照一切生便行七步無所抱持便左右視出聲言三界甚苦何可樂者諸天於空中持白蓋復散摩尼花復鼓五百樂復雨香水與浴太子諸民尒時我第一為太子作禮諸賢者太子在園閻浮樹下晨起往坐便得卧樹枝葉悉在太子東作蔭禺中至晡樹枝葉悉復在西為太子作蔭樹尚不違太子身諸天尒時我第二為太子作禮王尒時說偈曰

今為三勇猛黠　以頭禮遍覲足
初生時動天地　坐樹蔭身不露

佛尒時攝神足下座比立僧前咸坐上諸釋及釋諸女人皆頭面禮佛各就座王亦就座即偈歎佛言

象馬駕金車　乘行臺閣閒　金足蹈遍地
足云何生胝　神足為我車　恣心無限度
乘是神妙車　丗車安可久　素被細軟衣
既服身形好　金露被身行　是服有何好
王法為我衣　念丗行教授　是服先學道

我已覺如來　本樂高殿舍　隨時是聞樸
今獨宿樹間　恐怖當何依　瞿曇世無怨
造仇婬已斷　脫欲念無憂　無仇當何恐
本食恣意味　金器食香美　今日乃得食
處惡有何樂　我先飯法味　棄舍從苦空
悉斷四飯平　哀世故行乞　浴尊以花香
伎女樂從行　起止山樹間　誰當浴羽者
樂法戒為河　淨點悉在中　闓樞往浴淨
游度不復還

尒時佛為王及諸釋女人廣說經法先現布施持戒現天徑微說善痛道其苦導現違世近親三十七品從可得安如佛以道意知悅頭禮王意滿喜已性濡無亂縛解可為說善度法便說苦諦習盡道諦佛說是四諦法王即在座開解三毒垢除於法中得諦眼譬如淨繒投於染中即受色好王亦入法知是尒時王見諦疑斷在法開解便起座向佛叉手自言已近已近已遠已遠今我身歸佛法及比丘僧受我為清信士盡形壽慈不殺已淨故釋中亦有身歸佛者歸法者歸僧者釋諸女人自歸亦如是守

有持不熱戒者持不盜戒持不婬戒持不欺戒中有遠酒不飲酒戒尒時悅頭檀王見法甚明見諦无疑在法勇猛便起座向佛叉手以是義足偈歎言

有戒具當何見　去說言從陰苦
願瞿曇解說此　問正意世雄生
先已行棄重恚　亦不著後來願
來現在亦不取　亦不受尊敬空
未来想不著受　久遠想亦不憂
行遠可捨細軟　邪見盡少无有
已去恐無畏怖　不可動信無疑
无嫉心樂彼與　行如是愛尊命
能自守不多望　自多得慧无嫉
不惡醜不嫫冶　不兩舌捨戲疑
意恚脫無所著　棄自見無綺妄
要庠行能解對　亦不欲斷欲想
不學求所樂欲　恚無有亦不憂
无慾恚捨愛欲　不為味所可使
不自高我无等　得對毀橫得敬
當行觀止意念　見善惡非次望
去所在無所止　觀向法當何著
欲色空亦無色　從黠計不欲脫

愛已滅乃已息　三界空無樂意
悉解離何從得　多從癡愛無憂
不顚生見有子　列地行願寶增
來不生去不到　欲何索從何得
悉無能說到處　衆學沙門遊心
悉令求所在處　如觸冒知如去
亦不嫉亦無貪　雖在高尊不樂
不樂中下不樂　從法生非法捨
是悉空亦无有　從不得亦不求
莫欲世邪樂人　意已止便到盡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與悅頭檀王及釋人民悉歡喜

維樓勒王經第十六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迦維羅衛諸釋新起大殿成未能久諸釋悉共言從今已後莫使沙門梵志釋中衣冠及長者子得先入是殿中先使佛次及比丘僧入餘人乃當從後入耳尒時舍衛國王子惟樓勒以事到釋國未及入城便至新成殿中宿明日入城所欲取竟便還其國諸釋聞太子惟樓勒在新殿中宿便大不樂瞋恚不解便出聲罵今奈

何令婢子先入是殿便共掘殿中土棄深七尺所更取淨土復其處便復取牛湩洗四殿惟樓勒太子聞諸釋不淨惡我掘殿中土七尺所更以新土復其處恚以湩洗四殿復罵我為婢子汚是新殿聞內結悲著心我後抱國政者當去耶治諸釋從是不久舍衛國王崩大臣集議徵太子琉璃為王樓勒王即問傍大臣者有不淨惡國王者其罪何至傍臣白言如是罪至死王言然諸釋不淨惡我諸釋是佛親家至使佛有恩愛在諸釋者棄世欲无恩愛在親屬欲治諸釋罪無不能得治子曹罪臣下即白言佛無所難王聞白如是即勅興四種兵爲馬車步兵出城引歸當攻迦維羅衛城佛以食時持應器入舍衛城求食食竟出城下道於釋樹下薄枝葉少蔭涼在其下望王與兵行大道遥見佛在薄蔭樹下坐即下車到佛所礼竟住一面白佛言諸令有餘大樹枝葉茂盛多蔭涼大樹名為迦旃迦維羅衛多優曇鉢尼拘類佛何以不

坐是蔭何為坐是小釋樹少枝葉蕪蔭樹下有何涼佛報言愛其名樂其涼故坐其下王自念言如是者佛續為有恩愛在諸釋續有助意即從其處而還兵歸其國佛教授舍衛人民生意欲到迦維羅衛國便從諸比丘即到釋國於尼拘類園中教授久須舍衛國王便復問旁臣左右言若有不淨惡國王者其罪何至諸臣對言如是罪至死王復言諸釋致惡我子曹皆是佛近親佛當有顧念在諸釋我終不得子曹勝臣下復白言我曹悉聞諸沙門言瞿曇婬欲已斷有何恩愛在近親王欲治其罪无以為難王聞諸臣下白如是即勑興四種兵引歸出城到諸釋國行至冥已近去釋城四十里所因止宿諸釋悉聞舍衛國王興四種兵欲舉攻是國近去城數十里恐明日來到即遣輕足上騎到佛所道是頭佛教我曹作何方便佛即告諸釋堅閉城門王終不能得勝閉門內者惟樓勒王即煞諸釋不疑是騎人聞佛教便礼佛上馬如

去是時賢者摩訶目揵連在佛後住便白佛言明慧莫以諸釋為憂我今欲舉一釋國移置異天地間若以鐵籠籠之患一天下共者當奈之何佛即告摩訶目揵連言耐能尒當奈其罪何目揵連言但說有所事无奈无所罪何佛尒時說偈言

作善惡終無腐　從福樂在冥哲
善惡栽向日出　久遠來身受止

舍衛國王即摩飾闘具俱便前當攻釋城諸釋患共興四種兵爲兵馬兵車兵步兵兵亦出城欲拒扞惟樓勒王諸釋亦復摩飾兵當與舍衛國王及兵共闘尚未相見諸釋便引弓以利刃箭射斷車當應亦射斷車軛亦射斷車轂亦截車軸射斷駐亦射斷人身珠寶无所傷害舍衛國王大恐怖顧問左右汝曹寧知諸釋已出城迎闘死我曹終不得其勝不如早還旁臣即白王言我曹先日聞諸釋皆持五戒盡形壽不犯生至使當死不敢有所傷害有所傷害為犯戒但前自可得其勝王即引兵而前突釋兵障

諸釋見王前甚進便入城開門尒時
舍衛王以遣人語諸釋男氏與我有
何仇怨而不開門小欲有所借入即出
城不久留諸釋中信佛所言奉行經
法无疑向道便言不須開門釋中未
淨心歸佛歸法歸比丘僧无諦有疑
便以為可開門復共言我人不得尒
恐是中有外對我曹悉坐耆老行籌
不受籌者為當不欲內王受籌者為
欲內王多者我又當隨適行籌悉受
不受者少耳眾人言當開門內王諸
釋便開門內惟樓勒王適入迦維羅
衛城便坐取諸釋當將出城煞之尒
時釋摩男白舍衛王願天子與我小
願王言將軍欲何願我願令沒是池
中須以其時令諸釋得出城走諸大
日白言王當與釋摩男願令在水中
能幾須王即與其所願釋摩男即沒
池中以髮繞樹根而死王怪在水甚
久便令使者按視釋摩男在水中何
等作如王言往按視之見釋摩男在
水底死便還白王天子寧知釋摩男
持髮繞樹根而死王即敕城中餘釋

復問所生得釋忠死未曰自言忠已
爲路然之王便從處還國佛以晡時
悉告諸比丘俱到逝心須加利講堂
所諸比丘忠言諸佛即與衆比丘俱
到逝心講堂道經過諸釋死處釋中
尚有能語者遥見佛舉聲稱究佛闓
諸釋悲哀甚痛佛即謂比丘愚癡人
惟樓勒所作罪不小佛便至諸釋地
中化出自然无數牀佛及比丘忠坐
佛爲諸釋廣說經法竟謂比丘言汝
曹意何趣屠者以是作是業以是生
活從是因緣寧可得樂乘聖爲神馬
七寶車不比丘對曰終不得佛言善
哉意亦如是不見不聞屠以是業自
立可得富樂何以故屠者元慈心哀
意觀占諸獸故佛復言比丘汝曹意
何趣漁獵者及屠牛者以是故作以
是業以是自生活寧得乘神爲聖馬
寶車恣意富樂不比丘對曰終不得
佛言善哉我亦不聞不見漁獵屠牛
是業自活可致富樂何以故子遭遠
哀無慈觀占獸以是遠樂奈何道此
愚癡人乃欲向道得果者傷害之乃

知是子亦遠善當生見其從是七日當爲水所漂比丘以故當慈心莫學傷害心至見燒炷亦莫生害意佛以是本以是因緣以是義生令弟子悉解爲曹卷語撿爲後世作明使我經道久住世間佛介時說是義足經

從無哀致恐怖　人世世從黠聽
今欲說義可傷　我所從捨畏怖
展轉苦皆世人　如乾水斷流魚
在苦生欲害意　代彼恐癡冥樂
一切世悉然燒　悉十方亂無安
自貢高不捨愛　不見故持癡意
莫作縛求冥苦　我悉觀意不樂
彼致苦痛見判　以止見難可忍
從判痛堅不違　懷判走悉適世
尊適見拔痛判　苦不念不復走
世亦有患莫受　邪亂本捨莫依
欲可厭一切度　學避苦越自成
住至誠莫妄舉　持直行空兩舌
滅恚火壞散貪　捨惱解黠見度
捨瞢瞢莫睡卧　遠無度莫與俱
諦可惡莫取住　著空念當盡滅
莫爲欺可棄捥　見色對莫爲服

彼綺身知莫著　戲著陰求解難
久故念捨莫思　亦無望當來親
見在亡不著憂　離四海疾事走
我說貪大猛弊　見流入乃制疑
從因緣意念繫　欲染壞難得離
捨欲力其輩寡　悉數世其終少
捨不沒亦不走　流已斷無縛結
乘諦力黠已駕　立到彼慧无憂
是胎危疾事護　勤力守可至安
已計遠是痛去　觀空法无所著
從直見廣平道　悉不著世所見
自不計是少身　彼無有當何計
以不可亦不在　非我有當何憂
本癡根拔為淨　後我至亦无養
已在中悉莫取　不須伴以棄仇
一切已棄名色　不著念有所取
已無有亦无處　一切世無與怨
悉已斷無想色　一切善悉與等
已從學說其教　所來問不恐對
不從一致是慧　所求是无可學
已厭捨无因緣　安隱至見滅盡
上不憍下不懼　住在平無所見
止淨處无怨嫉　離棄見故不憍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悲歡喜

佛說義足經卷下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